

笑傲江湖

全集

金庸
筆耕不休
止於至善

年輕金庸迷最推崇的一部小說

刻劃政治權謀與人性正邪的深刻鉅作

「金庸作品集」新序

小說是寫給人看的。小說的內容是人。

小說寫一個人、幾個人、一羣人、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。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，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，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。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《魯濱遜飄流記》，才只寫一個人，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，但寫到後來，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「星期五」。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，尤其是近代與現代的新小說，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、內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內心世界。有些小說寫動物、神仙、鬼怪、妖魔，但也把他們當作人來寫。

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、人物、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，也是寫人，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，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鬥爭。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。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，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與人物，《三國演義》與《水滸》一類小說敘述大羣人物的鬥爭經歷，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。

小說是藝術的一種，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廣義的、美學上的美。在小說，那是語言文筆之美、安排結構之美，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。甚麼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觀的敘述故事，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的表達。

讀者閱讀一部小說，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。同樣一部小說，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，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

倦。讀者的個性與感情，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，產生了「化學反應」。

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。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現一種情緒，用鋼琴、小提琴、交響樂、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畫家可以選擇油畫、水彩、水墨、或版畫的形式。問題不在採取甚麼形式，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讀者、聽者、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。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藝術，也有不好的藝術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，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。判斷美的標準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（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學上是否可能）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，政治上對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當然，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，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，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。

在中世紀的歐洲，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，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，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故事為題材，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，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。直到文藝復興之後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，所謂文藝復興，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、羅馬時代對「人」的描寫，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。

中國人的文藝觀，長期以來是「文以載道」，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，用「善或不善」的標準來衡量文藝。

《詩經》中的情歌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。陶淵明的〈閒情賦〉，司馬光、歐陽修、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，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。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，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。

我寫武俠小說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（中國古代的、沒有法治的、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）中的

遭遇。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。古代人的悲歡離合、喜怒哀樂，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。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夠成熟，描寫殊不深刻，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。無論如何，我不想載甚麼道。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，也寫政治評論，也寫與歷史、哲學、宗教有關的文字，那與武俠小說完全不同。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訴諸讀者理智的，對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斷，讀者或許同意，或許只部份同意，或許完全反對。

對於小說，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，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。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種感情，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。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藝術是創造，音樂創造美的聲音，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，小說是想創造人物、創造故事，以及人的內心世界。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，那麼有了錄音機、照相機，何必再要音樂、繪畫？有了報紙、歷史書、記錄電視片、社會調查統計、醫生的病歷紀錄、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，何必再要小說？

武俠小說雖說是通俗作品，以大眾化、娛樂性強為重點，但對廣大讀者終究是會發生影響的。我希望傳達的主旨，是：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，也尊重別人的國家民族；和平友好，互相幫助；重視正義和是非，反對損人利己；注重信義，歌頌純真的愛情和友誼；歌頌奮不顧身的為了正義而奮鬥；輕視爭權奪利、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為。武俠小說並不單是讓讀者在閱讀時做「白日夢」而沉緬在偉大成功的幻想之中，而希望讀者們在幻想之時，想像自己是個好人，要努力做各種各樣的好事，想像自己要愛國家、愛社會、幫助別人得到幸福，由於做了好事、作出積極貢獻，得到所愛之人的欣賞和傾心。

武俠小說並不是現實主義的作品。有不少批評家認定，文學上只可肯定現實主義一個流派，除此之外，全應否定。這等於是說：少林

派武功好得很，除此之外，甚麼武當派、崆峒派、太極拳、八卦掌、彈腿、白鶴派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柔道、西洋拳、泰拳等等全部應當廢除取消。我們主張多元主義，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學中的泰山北斗，而覺得別的小門派也不妨並存，它們或許並不比少林派更好，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創造。愛好廣東菜的人，不必主張禁止京菜、川菜、魯菜、徽菜、湘菜、維揚菜、杭州菜、法國菜、意大利菜等等派別，所謂「蘿蔔青菜，各有所愛」是也。不必把武俠小說提得高過其應有之份，也不必一筆抹殺。甚麼東西都恰如其份，也就是了。

撰寫這套總數三十六冊的《作品集》，是從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後約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長篇小說，兩篇中篇小說，一篇短篇小說，一篇歷史人物評傳，以及若干篇歷史考據文字。出版的過程很奇怪，不論在香港、臺灣、海外地區，還是中國大陸，都是先出各種各樣翻版盜印本，然後再出版經我校訂、授權的正版本。在中國大陸，在「三聯版」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家，是經我授權而出版了《書劍恩仇錄》。他們校印認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稅。我依足法例繳付所得稅，餘數捐給了幾家文化機構及支助圍棋活動。這是一個愉快的經驗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經授權的，直到正式授權給北京三聯書店出版。「三聯版」的版權合同到二〇〇一年年底期滿，以後中國內地的版本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，主因是地區鄰近，業務上便於溝通合作。

翻版本不付版稅，還在其次。許多版本粗製濫造，錯訛百出。還有人借用「金庸」之名，撰寫及出版武俠小說。寫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於充滿無聊打鬥、色情描寫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臺灣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筆名出版發行。我收到過無數讀者的來信揭露，大表憤慨。也有人未經我授權而自行點評，除馮其庸、嚴家炎、陳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、兼又認真其事，我深為拜嘉之外，其餘的點評大都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。好在現已停止出版，出版者正式道歉，糾紛已告結束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還說我和古龍、倪匡合出了一個上聯「冰比冰水冰」徵對，真正是大開玩笑了。漢語的對聯有一定規律，上聯的末一字通常是仄聲，以便下聯以平聲結尾，但「冰」字屬蒸韻，是平聲。我們不會出這樣的上聯徵對。大陸地區有許許多多讀者寄了下聯給我，大家浪費時間心力。

為了使得讀者易於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長、中篇小說書名的第一個字湊成一副對聯：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」。（短篇《越女劍》不包括在內，偏偏我的圍棋老師陳祖德先生說他最喜愛這篇《越女劍》。）我寫第一部小說時，根本不知道會不會再寫第二部；寫第二部時，也完全沒有想到第三部小說會用甚麼題材，更加不知道會用甚麼書名。所以這副對聯當然說不上工整，「飛雪」不能對「笑書」，「連天」不能對「神俠」，「白」與「碧」都是仄聲。但如出一個上聯徵對，用字完全自由，總會選幾個比較有意思而合規律的字。

有不少讀者來信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：「你所寫的小說之中，你認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歡哪一部？」這個問題答不了。我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一個願望：「不要重複已經寫過的人物、情節、感情，甚至是細節。」限於才能，這願望不見得能達到，然而總是朝著這方向努力，大致來說，這十五部小說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別注入了我當時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愛每部小說中的正面人物，為了他們的遭遇而快樂或惆悵、悲傷，有時會非常悲傷。至於寫作技巧，後期比較有些進步。但技巧並非最重要，所重視的是個性和感情。

這些小說在香港、臺灣、中國內地、新加坡曾拍攝為電影和電視連續集，有的還拍了三、四個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話劇、京劇、粵劇、音樂劇等。跟著來的是第二個問題：「你認為哪一部電影或電視劇改編演出得最成功？劇中的男女主角哪一個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」電影和電視的表現形式和小說根本不同，很難拿來比較。電視的篇幅長，較易發揮；電影則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閱讀小說有一個作者和

讀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過程，許多人讀同一部小說，腦中所出現的男女主角卻未必相同，因為在書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讀者自己的經歷、個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會在心中把書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或自己的情人融而為一，而每個不同讀者、他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電影和電視卻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觀眾沒有自由想像的餘地。我不能說那一部最好，但可以說：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壞、最自以為是，瞧不起原作者和廣大讀者。

武俠小說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長期傳統。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，應該是唐人傳奇的《虬髯客傳》、《紅線》、《聶隱娘》、《崑崙奴》等精彩的文學作品。其後是《水滸傳》、《三俠五義》、《兒女英雄傳》等等。現代比較認真的武俠小說，更加重視正義、氣節、捨己為人、鋤強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。讀者不必過份推究其中某些誇張的武功描寫，有些事實上不可能，只不過是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。聶隱娘縮小身體潛入別人的肚腸，然後從他口中躍出，誰也不會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聶隱娘的故事，千餘年來一直為人所喜愛。

我初期所寫的小說，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。到了後期，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，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。這在《天龍八部》、《白馬嘯西風》、《鹿鼎記》中特別明顯。韋小寶的父親可能是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中，主角陳家洛後來也對回教增加了認識和好感。每一個種族、每一門宗教、某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。有壞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壞的大官，也有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官。書中漢人、滿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.....都有好人壞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書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。有些讀者喜歡把人一分為二，好壞分明，同時由個體推論到整個羣體，那決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。宋遼之

際、元明之際、明清之際，漢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滿族等民族有激烈鬥爭；蒙古、滿人利用宗教作為政治工具。小說所想描述的，是當時人的觀念和心態，不能用後世或現代人的觀念去衡量。我寫小說，旨在刻畫個性，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。小說並不影射甚麼，如果有所斥責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陰暗的品質。政治觀點、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，人性卻變動極少。

在劉再復先生與他千金劉劍梅合寫的《父女兩地書》（共悟人間）中，劍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談話，李先生說，寫小說也跟彈鋼琴一樣，沒有任何捷徑可言，是一級一級往上提高的，要經過每日的苦練和積累，讀書不夠多就不行。我很同意這個觀點。我每日讀書至少四五小時，從不間斷，在報社退休後連續在中外大學中努力進修。這些年來，學問、知識、見解雖有長進，才氣卻長不了，因此，這些小說雖然改了三次，相信很多人看了還是要嘆氣。正如一個鋼琴家每天練琴二十小時，如果天份不夠，永遠做不了蕭邦、李斯特、拉赫曼尼諾夫、巴德魯斯基，連魯賓斯坦、霍洛維茲、阿胥肯那吉、劉詩昆、傅聰也做不成。

這次第三次修改，改正了許多錯字訛字、以及漏失之處，多數由於得到了讀者們的指正。有幾段較長的補正改寫，是吸收了評論者與研討會中討論的結果。仍有許多明顯的缺點無法補救，限於作者的才力，那是無可如何的了。讀者們對書中仍然存在的失誤和不足之處，希望寫信告訴我。我把每一位讀者都當成是朋友，朋友們的指教和關懷，自然永遠是歡迎的。

金庸

二〇〇二年・四月 於香港

【一】 滅門



那少年哈哈大笑，馬鞭在空中啪的一響，虛擊聲下，胯下白馬昂首長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衝了出去。一名漢子叫道：「史鏢頭，今兒再抬口野豬回來，大夥兒好飽餐一頓。」

和風薰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國春光漫爛季節。

福建省福州府西門大街，青石板路筆直的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門。一座建構宏偉的宅第之前，左右兩座石壇中各豎一根兩丈來高的旗桿，桿頂飄揚青旗。右首旗上黃色絲線繡著一頭張牙舞爪、神態威猛的雄獅，旗子隨風招展，顯得雄獅更加威武靈動。雄獅頭頂有一對黑絲線繡的蝙蝠展翅飛翔。左首旗上繡著「福威鏢局」四個黑字，銀鉤鐵劃，剛勁非凡。

大宅朱漆大門，門上茶杯大小的銅釘閃閃發光，門頂匾額寫著

「福威鏢局」四個金漆大字，下面橫書「總號」兩個小字。進門處兩排長凳，分坐著八名勁裝結束的漢子，個個腰板筆挺，顯出一股英悍之氣。

突然間後院馬蹄聲響，那八名漢子一齊站起，搶出大門。只見鏢局西側門中衝出五騎馬來，沿著馬道衝到大門之前。當先一匹馬全身雪白，馬勒腳蹬都是爛銀打就，鞍上一個錦衣少年，約莫十八九歲年紀，左肩上停著一頭獵鷹，腰懸寶劍，背負長弓，潑喇喇縱馬疾馳。身後跟隨四騎，騎者一色青布短衣。

一行五人馳到鏢局門口，八名漢子中有三個齊聲叫了起來：「少鏢頭又打獵去啦！」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馬鞭在空中啪的一響，虛擊聲下，胯下白馬昂首長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衝了出去。一名漢子叫道：「史鏢頭，今兒再抬口野豬回來，大夥兒好飽餐一頓。」那少年身後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笑道：「一條野豬尾巴少不了你的，可先別灌飽了黃湯。」眾人大笑聲中，五騎馬早去得遠了。

五騎馬出了城門，少鏢頭林平之雙腿輕夾，白馬四蹄翻騰，直搶出去，片刻間便將後面四騎遠遠拋離。他縱馬上了山坡，放起獵鷹，從林中趕了一對黃兔出來。他取下背上長弓，從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，彎弓搭箭，唰的一聲響，一頭黃兔應聲而倒，待要再射時，另一頭兔卻鑽入草叢中不見了。鄭鏢頭縱馬趕到，笑道：「少鏢頭，好箭法！」只聽得趙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：「少鏢頭，快來，這裏有野雞！」

林平之縱馬過去，見林中飛出一隻雉雞，林平之唰的一箭，那野雞對正了從他頭頂飛來，這一箭竟沒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勁力到處，波的一聲響，將那野雞打了下來，五色羽毛四散飛舞。五人齊聲大笑。史鏢頭道：「少鏢頭這一鞭，別說野雞，便大兀鷹也打下來了！」

五人在林中追逐鳥獸，史、鄭兩名鏢頭和趙子手白二、陳七湊少鏢頭的興，總是將獵物趕到他身前，自己縱有良機，也不下手。打了兩個多時辰，林平之又射了兩隻兔子，兩隻雉雞，只是沒打到野豬和獐子之類的大獸，興猶未足，說道：「咱們到前邊山裏再找找去。」

史鏢頭心想：「這一進山，非到天色全黑不可，咱們回去可又得聽夫人的埋怨。」便道：「天快晚了，山裏尖石多，莫要傷了白馬的蹄子，趕明兒咱們起個早，再去打大野豬。」這匹大宛名駒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陽重價覓來，兩年前他十七歲生日時送他的。果然一聽說怕傷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馬頭，道：「我這小雪龍聰明得緊，決不會踏到尖石，不過你們這四匹馬卻怕不行。好，大夥兒都回去吧，可別摔破了陳七的屁股。」

五人大笑聲中，兜轉馬頭。林平之縱馬疾馳，卻不沿原路回去，轉而向北，疾馳一陣，這才盡興，勒馬緩緩而行。只見前面路旁挑出一個酒招子。鄭鏢頭道：「少鏢頭，咱們去喝一杯怎麼樣？新鮮兔肉、野雞肉，正好炒了下酒。」林平之笑道：「你跟我出來打獵是假，喝酒才要緊。若不請你喝個夠，明兒便懶洋洋的不肯跟我出來了。」一勒馬，飄身下了馬背，緩步走向酒肆。

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搶出來接他手中馬韁：「少鏢頭今兒打了這麼多野味啊，當真箭法如神，當世少有！」這麼奉承一番。但此刻來到店前，酒店中卻靜悄悄地，只見酒爐旁有個青衣少女，頭束雙鬟，插著兩支荊釵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臉兒向裏，也不轉過身來。鄭鏢頭叫道：「老蔡呢，怎麼不出來牽馬？」白二、陳七拉開長凳，揮衣袖拂去灰塵，請林平之坐了。史鄭二位鏢頭在下首相陪，兩個趙子手另坐一桌。

內堂裏咳嗽聲響，走出一個白髮老人，說道：「客官請坐，喝酒麼？」說的是北方口音。鄭鏢頭道：「不喝酒，難道還喝茶？先打三斤竹葉青上來。老蔡那裏去啦？怎麼？這酒店換了老闆麼？」那老人

道：「是，是，宛兒，打三斤竹葉青。不瞞眾位客官說，小老兒姓薩，原是本地人氏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兒子媳婦都死了，心想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這才帶了孫女兒回故鄉來。那知離家四十多年，家鄉的親戚朋友全不在了。剛好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幹了，三十兩銀子賣了給小老兒。唉，總算回到故鄉啦，聽著人人說家鄉話，心裏就說不出的受用，慚愧得緊，小老兒自己可都不會說啦。」

那青衣少女低頭托著一隻木盤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將三壺酒放在桌上，又低著頭走開，始終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

林平之見這少女身形婀娜，膚色卻黑黝黝地甚是粗糙，臉上似有不少痘癍，容貌甚醜，想是她初做這賣酒勾當，舉止生硬，當下也不在意。

史鏢頭拿了一隻野雞、一隻黃兔，交給薩老頭道：「洗剝乾淨了，去炒兩大盆。」薩老頭道：「是，是！爺們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蠶豆、花生。」宛兒也不等爺爺吩咐，便將牛肉、蠶豆之類端上桌來。鄭鏢頭道：「這位林公子，是福威鏢局的少鏢頭，少年英雄，行俠仗義，揮金如土。你這兩盤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鏢頭的胃口，你那三十兩銀子的本錢，不用一兩個月便賺回來啦。」薩老頭道：「是，是！多謝，多謝！」提了野雞、黃兔去了。

鄭鏢頭在林平之、史鏢頭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，仰脖子一口喝乾，伸舌頭舐了舐嘴唇，說道：「酒店換了主兒，酒味倒沒變。」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兩乘馬自北邊官道上奔來。

兩匹馬來得好快，倏忽間到了酒店外，只聽一人道：「這裏有酒店，喝兩碗去！」史鏢頭聽話聲是川西人氏，轉頭張去，見兩個漢子身穿青布長袍，將坐騎繫在店前的大榕樹下，走進店來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即大刺刺的坐下。

這兩人頭上都纏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卻光著兩條腿，腳下赤足，穿著無耳麻鞋。史鏢頭知道川人大都如此裝束，頭上所纏白布，乃當年諸葛亮逝世，川人為他戴孝，武侯遺愛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，白布仍不去首。林平之卻不免希奇，心想：「這兩人文不文、武不武的，模樣兒可透著古怪。」

只聽那年輕漢子叫道：「拿酒來！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馬也累壞了。」

宛兒低頭走到兩人桌前，低聲問：「要甚麼酒？」聲音雖低，卻清脆動聽。那年輕漢子一怔，突然伸出右手，托向宛兒的下頰，笑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宛兒吃了一驚，急忙退後。另一名漢子笑道：「余兄弟，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張臉蛋嘛，卻是釘鞋踏爛泥，翻轉石榴皮，格老子好一張大麻皮。」那姓余的哈哈大笑。

林平之氣往上衝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說道：「甚麼東西！兩個不帶眼的狗崽子，卻到我們福州府來撒野！」

那姓余的年輕漢子笑道：「賈老二，人家在罵街哪，你猜這兔兒爺是在罵誰？」林平之相貌像他母親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消有那個男人向他擠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勢必一個耳光打了過去，此刻聽這漢子叫他「兔兒爺」，那裏還忍耐得住？提起桌上的一把錫酒壺，兜頭摔將過去。那姓余漢子一避，錫酒壺直摔到酒店門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濺了一地。史鏢頭和鄭鏢頭站起身來，搶到那二人身旁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「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還不成！」鄭鏢頭喝道：「這位是福威鏢局的林少鏢頭，你天大膽子，到太歲頭上動土？」這「土」字剛出口，左手一拳已向他臉上猛擊過去。那姓余漢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鄭鏢頭的脈門，回力一拖，鄭鏢頭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衝。那姓余漢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頓，撞在鄭鏢頭的後頸。喀喇喇一聲，鄭鏢頭撞垮板桌，連人帶桌的摔倒。

鄭鏢頭在福威鏢局之中雖算不得是好手，卻也不是膿包腳色，史鏢頭見他竟讓這人一招之間便即撞倒，足見對方頗有來頭，問道：「尊駕是誰？既是武林同道，難道就不將福威鏢局瞧在眼裏麼？」

那姓余漢子冷笑道：「福威鏢局？從來沒聽見過！那是幹甚麼的？」

林平之縱身而上，喝道：「專打狗崽子的！」左掌擊出，不等招術使老，右掌已從左掌底下穿出，正是祖傳「翻天掌」中的一招「雲裏乾坤」。那姓余的道：「小花旦倒還有兩下子。」揮掌格開，右手來抓林平之肩頭。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揮拳擊出。那姓余的側頭避開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張開，拳開變掌，直擊變成橫掃，一招「霧裏看花」，啪的一聲，打了他個耳光。姓余的大怒，飛腳向林平之踢來。林平之衝向右側，還腳踢出。

這時史鏢頭也已和那姓賈的動上了手，白二將鄭鏢頭扶起。鄭鏢頭破口大罵，上前夾擊那姓余的。林平之道：「幫史鏢頭，這狗賊我料理得了。」鄭鏢頭知他要強好勝，不願旁人相助，順手拾起地下的一條板桌斷腿，向那姓賈的頭上打去。

兩個趟子手奔到門外，一個從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長劍，一個提了一桿獵叉，指著那姓余的大罵。鏢局中的趟子手武藝平庸，但喊慣了鏢號，個個嗓子洪亮。他二人罵的是福州土話，那兩個四川人一句也不懂，但知總不會是好話。

林平之將父親親傳的「翻天掌」一招一式使將出來，只鬥得十餘招，便驕氣漸挫，驚覺對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不三不四：「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，準是個大姑娘喬裝改扮的。你這臉蛋兒又紅又白，給我香個面孔，格老子咱們不打了，好不好？」

林平之心下愈怒，斜眼瞧史、鄭二名鏢師時，見他二人雙鬥那姓

賈的，仍然落了下風。鄭鏢頭鼻子上給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滿是鮮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驀然間啪的一聲響，又打了那姓余的一個耳光，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「不識好歹的龜兒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逗著玩兒，龜兒子卻當真打起老子來！」拳法一變，驀然如狂風驟雨般直上直下的打來。兩人一路鬥到了酒店外。

林平之見對方一拳中宮直進，記起父親所傳的「卸」字訣，當即伸左手擋格，將他拳力卸開，不料這姓余的膂力甚強，這一卸竟沒卸開，砰的一拳，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領口已讓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將林平之的上身揪得彎了下去，跟著右臂使招「鐵門檻」，橫架在他後頸，狂笑說道：「龜兒子，你磕三個頭，叫我三聲好叔叔，這才放你！」

史鄭二鏢頭大驚，便欲撇下對手搶過來相救，但那姓賈的拳腳齊施，不容他二人走開。趙子手白二提起獵叉，向那姓余的後心戳來，叫道：「還不放手？你到底有幾個腦……」那姓余的左足反踢，將獵叉踢得震出數丈，右足連環反踢，將白二踢得連打七八個滾，半天爬不起來。陳七破口大罵：「烏龜王八蛋，他媽的小雜種，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！」罵一句，退一步，連罵八九句，退開了八九步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「大姑娘，你磕不磕頭！」臂上加勁，將林平之的頭直壓下去，越壓越低，額頭幾欲觸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擊他小腹，始終差了數寸，沒法打到，只覺頸骨奇痛，似欲折斷，眼前金星亂冒，耳中嗡嗡之聲大作。他雙手亂抓亂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，更不思索，隨手一拔，使勁向前送去，插入了那姓余漢子的小腹。

那姓余漢子大叫一聲，鬆開雙手，退後兩步，臉上現出恐怖之極的神色，只見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沒至柄。他臉朝西方，夕陽照在匕首黃金的柄上，閃閃發光。他張開了口想要說話，卻說不出

來，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卻又不敢。

林平之也嚇得一顆心似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，急退數步。那姓賈的和史鄭二鏢頭住手不鬥，驚愕異常的瞧著那姓余漢子。

只見他身子晃了幾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匕首離腹，登時鮮血直噴出數尺之外，旁觀數人大聲驚呼。那姓余漢子叫道：「賈……賈……跟爹爹說……給……給我報……」右手向後一揮，擲出匕首。那姓賈的叫道：「余兄弟，余兄弟！」急步搶過去。那姓余的撲地俯跌，身子抽搐了幾下，就此不動了。

史鏢頭低聲道：「抄傢伙！」奔到馬旁，取了兵刃在手。他江湖閱歷豐富，眼見鬧出了人命，那姓賈的非拚命不可。

那姓賈的向林平之瞪視半晌，搶過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馬旁，躍上馬背，不及解韁，匕首一揮，便割斷了韁繩，雙腿力夾，縱馬向北疾馳而去。

陳七走過去在那姓余的屍身上踢了一腳，踢得屍身翻了起來，只見傷口中鮮血兀自汨汨流個不住，說道：「你得罪咱們少鏢頭，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那才叫活該！」

林平之從沒殺過人，這時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，顫聲道：「史……史鏢頭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我本來……本來沒想殺他。」

史鏢頭心下尋思：「福威鏢局三代走鏢，江湖上鬥毆殺人，事所難免，但所殺傷的沒一個不是黑道人物，且這等兇鬥殺必是在山高林密之處，殺了人後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總不見劫鏢的盜賊會向官府告福威鏢局一狀？然而這次所殺的顯然不是盜賊，又近城郊，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，別說是鏢局子的少鏢頭，就算總督、巡按的公子殺了人，可也不能輕易了結。」皺眉道：「咱們快將屍首挪到酒店裏，這裏鄰近大道，莫讓人見了。」好在其時天色向晚，道上並無別人。

白二、陳七將屍身抬入店中。史鏢頭低聲道：「少鏢頭，身邊有銀子沒有？」林平之忙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將懷中帶著的二十幾兩碎銀子都掏了出來。

史鏢頭伸手接過，走進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薩老頭道：「薩老頭，這外路人調戲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鏢頭仗義相助，迫於無奈，這才殺了他。大家都親眼瞧見的。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鬧了出來，誰都脫不了干係。這些銀子你先使著，大夥兒先將屍首埋了，再慢慢兒想法子遮掩。」薩老頭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鄭鏢頭道：「咱們福威鏢局在外走鏢，殺幾個綠林盜賊，當真稀鬆平常。這兩隻川耗子，鬼頭鬼腦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盜，便是採花大賊，多半是到福州府來做案的。咱們少鏢頭招子明亮，才把這大盜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領賞，只是少鏢頭怕麻煩，不圖這個虛名。老頭兒，你這張嘴可得緊些，漏了口風出來，我們便說這兩個大盜是你勾引來的，你開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線是真。聽你口音，半點也不像本地人。否則為甚麼這二人遲不來，早不來，你一開酒店便來。天下的事情那有這門子巧法？」薩老頭連聲答應。

史鏢頭帶著白二、陳七，將屍首埋入酒店後面的菜園，又將店門前的血跡用鋤頭鋤得乾乾淨淨，覆到了土下。鄭鏢頭向薩老頭道：

「十天之內，我們要是沒聽到消息走漏，再送五十兩銀子來給你做棺材本。你若亂嚼舌根，哼哼，福威鏢局刀下殺的賊子沒一千，也有八百，再殺你一老一少，也不過是在你菜園子的土底再添兩具死屍。」

薩老頭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不敢說，不敢說！」

待得料理妥當，天已全黑。林平之心下略寬，忐忑不安的回到鏢局子中。一進大廳，只見父親坐在太師椅中，正自閉目沉思，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「爹！」

林震南面色甚愉，問道：「去打獵了？打到野豬沒有？」林平之

道：「沒有。」林震南舉起手中煙袋，突然向他肩頭擊下，笑喝：

「還招！」林平之知道父親常出其不意的考較自己功夫，如在平日，見他使出這招「辟邪劍法」第二十六招的「流星飛墮」，便會應以第四十六招「花開見佛」，但此刻他心神不定，只道小酒店中殺人之事已給父親知悉，是以用煙袋責打自己，竟不敢避，叫道：「爹！」

林震南的煙袋桿將要擊上兒子肩頭，在離他衣衫三寸處硬生生的凝招不下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江湖上如遇到了勁敵，應變竟也這等遲鈍，你這條肩膀還在麼？」話中雖含責怪之意，臉上卻仍帶著笑容。

林平之道：「是！」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個轉身，繞到了父親背後，順手抓起茶几上的雞毛帚，便向父親背心刺去，正是那招「花開見佛」。

林震南點頭笑道：「這才是了。」反手以煙袋格開，還了一招「江上弄笛」。林平之打起精神，以一招「紫氣東來」拆解。父子倆拆到五十餘招後，林震南煙袋疾出，在兒子左乳下輕輕一點，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覺右臂一酸，雞毛帚脫手落地。

林震南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這一個月來每天都有長進，今兒又拆多了四招！」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煙袋中裝上了煙絲，說道：「平兒，好教你得知，咱們鏢局子今兒得到了一個喜訊。」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，給父親點著了紙媒，道：「爹又接到一筆大生意？」林震南搖頭笑道：「只要咱們鏢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門？怕的倒是大生意來到門前，咱們沒本事接。」他長長的噴了口煙，說道：「剛才張鏢頭從湖南送了信來，說道川西青城派松風觀余觀主已收了咱們送去的禮物。」

林平之聽到「川西」和「余觀主」幾個字，心中突的一跳，道：「收了咱們的禮物？」

林震南道：「鏢局子的事，我向來不大跟你說，你也不明白。不

過你年紀漸漸大了，爹爹挑著的這副重擔子，終究要移到你肩上，此後也得多理會些局子裏的事才是。孩子，咱們三代走鏢，一來仗著你曾祖父當年闖下的威名，二來靠著咱們家傳的玩藝兒不算含糊，才有今日的局面，成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鏢局。江湖上提到『福威鏢局』四字，誰都要翹起大拇指，說一聲：『好福氣！好威風！』江湖上的事，名頭佔了兩成，功夫佔了兩成，餘下的六成，卻要靠黑白兩道的朋友們賞臉了。你想，福威鏢局的鏢車行走十省，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廝殺較量，那有這許多性命去拚？就算每一趟都打勝仗，常言道：『殺敵一千，自傷八百』，鏢師若有傷亡，單是給家屬撫卹金，所收的鏢銀便不夠使，咱們的家當還有甚麼剩的？所以嘛，咱們吃鏢行飯的，第一須得人頭熟，手面寬，這『交情』二字，倒比真刀真槍的功夫還要緊些。」

林平之應道：「是！」若在往日，聽得父親說鏢局的重擔終究要移上他肩頭，必定十分興奮，和父親談論不休，此刻心中卻似十五隻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只想著「川西」和「余觀主」那幾個字。

林震南又噴了一口煙，說道：「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，自是勝不過你曾祖父，也未必及得上你爺爺，然而這份經營鏢局子的本事，卻可說是強爺勝祖了。從福建往南到廣東，往北到浙江、江蘇，這四省的基業，是你曾祖闖出來的。山東、河北、兩湖、江西和廣西六省的天下，卻是你爹爹手裏創的。那有甚麼秘訣？說穿了，也不過是『多交朋友，少結冤家』八個字而已。福威，福威，『福』字在上，

『威』字在下，那是說福氣比威風要緊。福氣便從『多交朋友，少結冤家』這八個字而來，倘若改作了『威福』，那可就變成作威作福了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林平之陪著父親乾笑了幾聲，但笑聲中殊無歡愉之意。

林震南並未發覺兒子怔忡不安，又道：「古人說道：既得隴，復望蜀。你爹爹卻是既得鄂，復望蜀。咱們一路鏢自福建向西走，從江

西、湖南，到了湖北，那便止步啦，可為甚麼不溯江而西，再上四川呢？四川是天府之國，那可富庶得很哪。咱們走通了四川這一路，北上陝西，南下雲貴，生意少說也得再多做三成。只不過四川省是臥虎藏龍之地，高人著實不少，福威鏢局的鏢車要去四川，非得跟青城、峨嵋兩派打上交道不可。我打從三年前，每年春秋兩節，總是備了厚禮，專誠派人送去青城派的松風觀、峨嵋派的金頂寺，可是這兩派的掌門人從來不收。峨嵋派的金光上人，還肯接見我派去的鏢頭，謝上幾句，請吃一餐素齋，然後將禮物原封不動的退了回來。松風觀的余觀主哪，可就厲害了，咱們送禮的鏢頭只上到半山，就給擋了駕，說道余觀主閉門坐關，不見外客，觀中百物俱備，不收禮物。咱們的鏢頭別說見不到余觀主，連松風觀的大門是朝南朝北也說不上來。每一次派去送禮的鏢頭總是氣呼呼的回來，說道若不是我嚴加囑咐，不論對方如何無禮，咱們可必須恭敬，他們受了這肚子悶氣，還不媽天娘地、甚麼難聽的話也罵出來？只怕大架也早打過好幾場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十分得意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那知道這一次，余觀主居然收了咱們的禮物，還說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來回拜……」林平之道：「是四個？不是兩個？」林震南道：「是啊，四名弟子！你想余觀主這等隆重其事，福威鏢局可不是臉上光采之極？剛才我已派出快馬去通知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各處分局，對這四位青城派的上賓，可得好好接待。」

林平之忽問：「爹，四川人說話，是不是總是叫別人『龜兒子』，自稱『老子』？」林震南笑道：「四川粗人才這麼說話。普天下那裏沒粗人？這些人嘴裏自然就不乾不淨。你聽聽咱們局子裏趟子手賭錢之時，說的話可還好聽得了？你為甚麼問這話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沒甚麼。」林震南道：「那四位青城弟子來到這裏之時，你可得和他們多親近親近，學些名家弟子的風範，結交上這四位朋友，日後可是受用不盡。」

爺兒倆說了一會子話，林平之始終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該不該將殺

了人之事告知爹爹，終於心想還是先跟娘說了，再跟爹爹說。

吃過晚飯，林震南一家三口在後廳閒話，林震南跟夫人商量，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，該打點禮物送去了，可是要讓洛陽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東西，可還真不容易找。

說到這裏，忽聽得廳外人聲喧嘩，跟著幾個人腳步急促，奔了進來。林震南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沒點規矩！」只見奔進來的是三個趟子手，為首一人氣急敗壞的道：「總……總鏢頭……」林震南喝道：「甚麼事大驚小怪？」趟子手陳七道：「白……白二死了。」林震南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是誰殺的？你們賭錢打架，是不是？」心下好生著惱：「這些在江湖上闖慣了的漢子可真難以管束，動不動就出刀子，拔拳頭，這裏府城之地，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煩。」

陳七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剛才小李上茅廁，見到白二躺在茅廁旁的菜園裏，身上沒一點傷痕，全身卻已冰冷，可不知是怎麼死的。怕是生了甚麼急病。」林震南呼了口氣，心下登時寬了，道：「我去瞧瞧。」當即走向菜園。林平之跟在後面。

到得菜園中，只見七八名鏢師和趟子手圍成一團。眾人見到總鏢頭來到，都讓了開來。林震南看白二的屍身，見他衣裳已讓人解開，身上並無血跡，問站在旁邊的祝鏢頭道：「沒傷痕？」祝鏢頭道：「我仔細查過了，全身一點傷痕也沒有，看來也不是中毒。」林震南點頭道：「通知帳房董先生，叫他給白二料理喪事，給白二家送一百兩銀子去。」

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，林震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轉身回到大廳，向兒子道：「白二今天沒跟你去打獵嗎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去的，回來時還好端端的，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急病。」林震南道：「嗯，世上的好事壞事，往往都是突如其來。我總想要打開四川這條路子，只怕還得用上十年功夫，那料得到余觀主忽然心血來潮，收了我的禮不

算，還派了四名弟子，千里迢迢的來回拜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爹，青城派雖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，福威鏢局和爹爹的威名，在江湖上可也不弱。咱們年年去四川送禮，余觀主派人到咱們這裏，那也不過是禮尚往來。」

林震南笑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？四川省的青城、峨嵋兩派，立派數百年，門下英才濟濟，著實了不起，雖趕不上少林、武當，可是跟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、恆山這五嶽劍派，已算得上並駕齊驅。你曾祖遠圖公創下七十二路辟邪劍法，當年威震江湖，當真說得上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但傳到你祖父手裏，威名就不及遠圖公了。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。咱林家三代都是一線單傳，連師兄弟也沒一個。咱爺兒倆，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勢眾了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咱們十省鏢局中一眾英雄好漢聚在一起，難道還敵不過甚麼少林、武當、峨嵋、青城和五嶽劍派麼？」

林震南笑道：「孩子，你這句話跟爹爹說說，自然不要緊，倘若在外面一說，傳進了旁人耳中，立時便惹上麻煩。咱們十處鏢局，八十四位鏢頭各有各的玩藝兒，聚在一起，自然不會輸給了人。可是打勝了人家，又有甚麼好處？常言道和氣生財，咱們吃鏢行飯，更加要讓人家一步。自己矮著一截，讓人家去稱雄逞強，咱們又少不了甚麼。」

忽聽得有人驚呼：「啊哟，鄭鏢頭又死了！」

林震南父子同時一驚。林平之從椅中直跳起來，顫聲道：「是他們來報……」這「仇」字沒說出口，便即縮住。其時林震南已迎到廳口，沒留心兒子的話，只見趙子手陳七氣急敗壞的奔進來，叫道：

「總……總鏢頭，不好了！鄭鏢頭……鄭鏢頭又給那四川惡鬼索了……討了命去啦。」林震南臉一沉，喝道：「甚麼四川惡鬼，胡說八道。」

陳七道：「是，是！那四川惡鬼……這川娃子活著已這般強兇霸道，死了自然更加厲害……」他遇到總鏢頭怒目而視的嚴峻眼色，不敢再說下去，只是向林平之瞧去，臉上一副哀懇害怕的神氣。林震南道：「你說鄭鏢頭死了？屍首在那裏？怎麼死的？」

這時又有幾名鏢師、趟子手奔進廳來。一名鏢師皺眉道：「鄭兄弟死在馬廐裏，便跟白二一模一樣，身上也沒半點傷痕，七孔既不流血，臉上也沒甚麼青紫浮腫，莫非……莫非剛才隨少鏢頭出去打獵，真的撞了邪，沖……沖撞了甚麼邪神惡鬼。」

林震南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一生在江湖上闖蕩，可從來沒見過甚麼鬼。咱們瞧瞧去。」說著拔步出廳，走向馬廐。只見鄭鏢頭躺在地下，雙手抓住一個馬鞍，顯是他正在卸鞍，突然之間便即倒斃，絕無與人爭鬥廝打的跡象。

這時天色已黑，林震南教人提了燈籠在旁照著，親手解開鄭鏢頭的衣褲，前前後後仔細察看，連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，果然沒半點傷痕，手指骨也沒斷折一根。林震南素來不信鬼神，白二忽然暴斃，那也罷了，但鄭鏢頭又是一模一樣的死去，這其中便大有蹊蹺，若是黑死病之類的瘟疫，怎地全身渾沒黑斑紅點？心想此事多半與兒子今日出獵途中所遇有關，轉身問林平之：「今兒隨你去打獵的，除了鄭鏢頭和白二外，還有史鏢頭和他？」說著向陳七一指。林平之點了點頭，林震南道：「你們兩個隨我來。」吩咐一名趟子手：「請史鏢頭到東廂房說話。」

三人到得東廂房，林震南問兒子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林平之當下便將如何打獵回來在小酒店中喝酒；如何兩個四川人戲侮賣酒少女，因而言語衝突；又如何動起手來，那漢子揪住自己頭頸，要自己磕頭；如何在驚慌氣惱之中，拔出靴筒中的匕首，殺了那個漢子；又如何將他埋在菜園之中，給了銀兩，命那賣酒的老兒不可

洩漏風聲等情，一一照實說了。

林震南越聽越知事情不對，但跟人鬥毆，殺了個異鄉人，也不是天坍下來的大事。他不動聲色的聽兒子說完了，沉吟道：「這兩個漢子沒說是那個門派，或者是那個幫會的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沒有！」林震南問：「他們言語舉止之中，有甚麼特異之處？」林平之道：「也不見有甚麼古怪，那姓余的漢子……」一言未畢，林震南接口問道：「你殺的那漢子姓余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是！我聽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，可不知是人未余，還是人則俞。外鄉口音，卻也聽不準。」林震南搖搖頭，自言自語：「不會，不會這樣巧法。余觀主說要派人來，那有這麼快就到了福州府，又不是身上長了翅膀。」

林平之一凜，問道：「爹，你說這兩人會是青城派的？」林震南不答，伸手比劃，問道：「你用『翻天掌』這一式打他，他怎麼拆解？」林平之道：「他沒能拆得了，給我重重打了個耳光。」林震南一笑，連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很好！」廂房中本來一片肅然驚惶之氣，林震南這麼一笑，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，登時大為寬心。

林震南又問：「你用這一式打他，他又怎麼還擊？」仍一面說，一面比劃。林平之道：「當時孩兒氣惱頭上，也記不清楚，似乎這麼一來，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。」林震南顏色更和，道：「好，這一招原該如此打！他連這一招也拆架不開，決不會是名滿天下的青城派松風觀余觀主的子姪。」他連說「很好」，倒不是稱讚兒子的拳腳不錯，而是大為放心，四川一省姓余的不知有多少，這姓余的漢子為兒子所殺，武藝自然不高，跟青城派決扯不上甚麼干係。他伸出右手中指，在桌面上不住敲擊，又問：「他又怎地揪住了你腦袋？」林平之伸手比劃，怎生給他揪住了動彈不得。

陳七膽子大了些，插嘴道：「白二用鋼叉去搨那傢伙，給他反腳踢去鋼叉，又踢了個觔斗。」林震南心頭一震，問道：「他反腳將白二踢倒，又踢去了他手中鋼叉？那……那是怎生踢法的？」陳七道：

「好像是如此這般。」雙手揪住椅背，右足反腳一踢，身子一跳，左足又反腳一踢。這兩踢姿式拙劣，像是馬匹反腳踢人一般。

林平之見他踢得難看，忍不住好笑，說道：「爹，你瞧……」卻見父親臉上大有驚恐之色，便停了口。林震南道：「這兩下反踢，有些像青城派的絕技『無影幻腿』，孩兒，到底他這兩腿是怎樣踢的？」林平之道：「那時候我給他揪住了頭，看不見他反踢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是了，要問史鏢頭才行。」走出房門，叫道：「來人哪！史鏢頭呢？怎麼請了他這許久還不見人？」兩名趟子手聞聲趕來，說道到處找史鏢頭不到。

林震南在花廳中踱來踱去，心下沉吟：「這兩腳反踢倘若真是『無影幻腿』，那麼這漢子縱使不是余觀主的子姪，跟青城派總也有些干係。到底是甚麼人？非得親自去瞧一瞧不可。」說道：「請崔鏢頭、季鏢頭來！」

崔、季兩個鏢師向來辦事穩妥，老成持重，是林震南的親信。他二人見鄭鏢頭暴斃，史鏢頭又人影不見，早就等在廳外，聽候差遣，一聽林震南這麼說，當即走進廳來。

林震南道：「咱們去辦一件事。崔季二位，孩兒和陳七跟我來。」

五人騎了馬出城，一行向北。林平之縱馬在前領路。

不多時，五乘馬來到小酒店前，見店門已然關上。林平之上前敲門，叫道：「薩老頭，薩老頭，開門。」敲了好一會，店中竟沒半點聲息。崔鏢頭望著林震南，雙手作個撞門的姿勢。林震南點了點頭，崔鏢頭雙掌拍出，喀喇一聲，門門折斷，兩扇門板向後張開，隨即又自行合上，再向後張開，如此前後搖晃，發出吱吱聲響。

崔鏢頭一撞開門，便拉林平之閃在一旁，見屋中並無動靜，晃亮火摺，走進屋去，點著了桌上的油燈，又點了兩盞燈籠。幾個人裏裏外外的走了一遍，不見有人，屋中的被褥、箱籠等一干雜物卻均未搬走。

林震南點頭道：「老頭兒怕事，這裏殺傷了人命，屍體又埋在他菜園子裏，他怕受到牽連，就此一走了之。」走到菜園裏，指著倚在牆邊的一把鋤頭，說道：「陳七，把死屍掘出來瞧瞧。」陳七早認定是惡鬼作祟，只鋤得兩下，手足俱軟，直欲癱瘓在地。

季鏢頭道：「有個屁用？虧你是吃鏢行飯的！」一手接過鋤頭，將燈籠交在他手裏，舉鋤扒開泥土，鋤不多久，便露出死屍身上的衣服，又扒了幾下，將鋤頭伸到屍身下，用力一挑，挑起死屍。陳七轉過了頭，不敢觀看，卻聽得四人齊聲驚呼，陳七一驚之下，失手拋下燈籠，燭火熄滅，菜園中登時一片漆黑。

林平之顫聲道：「咱們明明埋的是那四川人，怎地……怎地……」林震南道：「快點燈籠！」他一直鎮定，此刻語音中也有了驚惶之意。崔鏢頭晃火摺點亮燈籠，林震南彎腰察看死屍，過了半晌，道：「身上也沒傷痕，一模一樣的死法。」陳七鼓起勇氣，向死屍瞧了一眼，尖聲大叫：「史鏢頭，史鏢頭！」

地下掘出來的竟是史鏢頭的屍身，那四川漢子的屍首卻已不知去向。

林震南道：「這姓薩的老頭兒定有古怪。」搶過燈籠，奔進屋中查看，從灶下的酒罈、鐵鑊，直到廳房中的桌椅都細細查了一遍，不見有異。崔季二鏢頭和林平之也分別查看。突然聽得林平之叫道：「咦！爹爹，你來看。」

林震南循聲過去，見兒子站在那少女房中，手中拿著一塊綠色帕子。林平之道：「爹，一個貧家女子，怎會有這種東西？」林震南接

過手來，一股淡淡幽香立時傳入鼻中，那帕子甚是軟滑，沉甸甸的，顯是上等絲緞，再一細看，見帕子邊緣以綠絲線圍了三道邊，一角上繡著一枝小小的紅色珊瑚枝，繡工甚為精緻。

林震南問：「這帕子那裏找出來的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掉在牀底下的角落裏，多半是他們匆匆離去，收拾東西時沒瞧見。」林震南提著燈籠俯身又到牀底照著，不見別物，沉吟道：「你說那賣酒的姑娘相貌甚醜，衣衫質料想來不會華貴，但是不是穿得十分整潔？」林平之道：「當時我沒留心，但不見得污穢，倘若很髒，她來斟酒之時我定會覺得。」

林震南向崔鏢頭道：「老崔，你以為怎樣？」崔鏢頭道：「我看史鏢頭、鄭鏢頭、與白二之死，定和這一老一少二人有關，說不定還是他們下的毒手。」季鏢頭道：「那兩個四川人多半跟他們是一路，否則他們幹麼要將他屍身搬走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那姓余的明明動手動腳，欺侮那個姑娘，否則我也不會罵他，他們不會是一路的。」崔鏢頭道：「少鏢頭有所不知，江湖上人心險惡，他們常布下了圈套等人去鑽。兩個人假裝打架，引得第三者過來勸架，那兩個正在打架的突然合力對付勸架之人，那是常常有的。」季鏢頭道：「總鏢頭，你瞧怎樣？」林震南道：「這賣酒的老頭和那姑娘，定是衝著咱們而來，只不知跟那兩個四川漢子是不是一路。」林平之道：「爹爹，你說松風觀余觀主派了四個人來，他們……他們不是一起四個人嗎？」

這一言提醒了林震南，他呆了一呆，沉吟道：「福威鏢局對青城派禮數有加，從來沒甚麼地方開罪了他們。余觀主派人來尋我晦氣，那為了甚麼？」

四個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半晌都說不出話來。隔了良久，林震南才道：「把史鏢頭的屍身先移到屋中再說。這件事回到局中之

後，誰也別提，免得驚動官府，多生事端。哼，姓林的對人客氣，不願開罪朋友，卻也不是任打不還手的懦夫。」季鏢頭大聲道：「總鏢頭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大夥兒奮力上前，總不能損了咱們鏢局的威名。」林震南點頭道：「是！多謝了！」

五人縱馬回城，將到鏢局，遠遠望見大門外火把照耀，聚集多人。林震南心中一動，催馬上前。好幾人說道：「總鏢頭回來啦！」林震南縱身下馬，只見妻子林夫人鐵青著臉，道：「你瞧！哼，人家這麼欺上門來啦。」

只見地下橫著兩段旗桿、兩面錦旗，正是鏢局子門前的大旗，連著半截旗桿，給人弄倒在地。旗桿斷截處甚是平整，顯是以寶刀利劍一下子就即砍斷。

林夫人身邊未帶兵刃，從丈夫腰間抽出長劍，嗤嗤兩聲響，將兩面錦旗沿著旗桿割了下來，搓成一團，拿著進了大門。林震南吩咐：「崔鏢頭，把這兩根半截旗桿索性都砍了！哼，要挑了福威鏢局，可沒這麼容易！」崔鏢頭道：「是！」季鏢頭罵道：「他媽的，狗賊就是沒種，乘著總鏢頭不在家，上門來偷偷摸摸的幹這等下三濫勾當！」林震南向兒子招招手，兩人回進局去，季鏢頭兀自在「狗強盜，臭雜種」的破口大罵。

父子兩人來到東廂房中，見林夫人已將兩面錦旗平鋪在兩張桌上，一面旗上所繡的那頭黃獅雙眼為人剝去，露出了兩個空洞，另一面旗上「福威鏢局」四字之中，那個「威」字也已給剝去。林震南便涵養再好，也已難以再忍，啪的一聲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喀喇一聲響，那張花梨木八仙桌的桌腿震斷了一條。

林平之顫聲道：「爹，都.....都是我不好，惹出了這麼大的禍事來！」林震南高聲道：「咱們姓林的殺了人便殺了，又怎麼樣？這種人倘若撞在你爹爹手裏，一般的也殺了。」林夫人問道：「殺了甚麼

人？」林震南道：「平兒，說給你母親知道。」

林平之於是將日間如何殺了那四川漢子、史鏢頭又如何死在那小酒店中等情一一說了。白二和鄭鏢頭暴斃之事，林夫人早已知道，聽說史鏢頭又離奇斃命，林夫人不驚反怒，拍案而起，說道：「大哥，福威鏢局豈能讓人這等上門欺辱？咱們邀集人手，上四川跟青城派評評這個理去。連我爹爹、我哥哥和兄弟都請了去。」林夫人自幼是一股霹靂火爆的脾氣，做閨女之時，動不動便拔刀傷人，她洛陽金刀門藝高勢大，誰都瞧在她父親金刀無敵王元霸的臉上讓她三分。她現下兒子這麼大了，當年火性仍然不減。

林震南道：「對頭是誰，眼下還拿不準，未必便是青城派。我看他們不會只砍倒兩根旗桿，殺了兩名鏢師，就此了事……」林夫人插口道：「他們還待怎樣？」林震南向兒子瞧了一眼，林夫人明白了丈夫的用意，心頭怦怦而跳，登時臉上變色。

林平之道：「這件事是孩兒做出來的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當，孩兒也……也不害怕。」他口中說不怕，其實不得不怕，話聲發顫，洩漏了內心的惶懼之情。

林夫人道：「哼，他們要想動你一根寒毛，除非先將你娘殺了。林家福威鏢局這桿鏢旗立了三代，可從未折過半點威風。」轉頭向林震南道：「這口氣倘若出不了，咱們也不用做人啦。」林震南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去派人到城裏城外各處查察，看有何面生的江湖道，再加派人手，在鏢局子內外巡查。你陪著平兒在這裏等我，別讓他出去亂走。」林夫人道：「是了，我理會得。」他夫婦心下明白，敵人下一步便會向兒子下手，敵暗我明，林平之只須踏出福威鏢局一步，立時便能有殺身之禍。

林震南來到大廳，邀集鏢師，分派各人探查巡衛。眾鏢師早已得訊，福威鏢局的旗桿給人砍倒，那是給每個人打上個老大耳光，人人

敵愾同仇，早已勁裝結束，攜帶兵刃，一得總鏢頭吩咐，便即出發。

林震南見局中上下齊心，合力抗敵，稍覺寬懷，回入內堂，向兒子道：「平兒，你母親這幾日身子不大舒服，又有大敵到來，你這幾晚便睡在咱們房外的榻上，保護母親。」林夫人笑道：「嘿，我要他……」話說得一半，猛地省悟，丈夫要兒子保護自己是假，實則是夫婦倆就近保護兒子，這寶貝兒子心高氣傲，要他依附於父母庇護之下，說不定他心懷不忿，自行出去向敵人挑戰，那便危險之極，當即改口道：「正是！平兒，媽媽這幾日發風濕，手足酸軟，你爹爹照顧全局，不能整天陪我，若有敵人侵入內堂，媽媽只怕抵擋不住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我陪著媽媽就是。」

當晚林平之睡在父母房外榻上。林震南夫婦打開了房門，將兵刃放在枕邊，連衣服鞋襪都不脫下，只身上蓋一張薄被，只待一有警兆，立即躍起迎敵。

這一晚卻太平無事。第二日天剛亮，有人在窗外低聲叫道：「少鏢頭，少鏢頭！」林平之半夜沒好睡，黎明時分睡得正熟，一時未醒。林震南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外面那人道：「少鏢頭的馬……那匹馬死啦。」這匹白馬林平之十分喜愛，負責照看的馬夫一見馬死，慌不迭來稟報。林平之矇矓矓矓中聽到了，翻身坐起，忙道：「我去瞧瞧。」林震南知事有蹊蹺，一起快步走向馬廄，只見那匹白馬橫臥在地，早已氣絕，身上卻也沒半點傷痕。

林震南問道：「夜裏沒聽到馬叫？有甚麼響動？」那馬夫道：「沒有。」林震南拉著兒子的手道：「不用可惜，爹爹叫人另行去設法買一匹駿馬給你。」林平之撫摸馬屍，怔怔的掉下淚來。

突然間趙子手陳七急奔過來，氣急敗壞的道：「總……總鏢頭不好……不好啦！那些鏢頭……鏢頭們，都給惡鬼討了命去啦。」林震南和林平之齊聲驚問：「甚麼？」

陳七只是道：「死了，都死了！」林平之怒道：「甚麼都死了？」伸手抓住他胸口，搖晃了幾下。陳七道：「少……少鏢頭……死了。」林震南聽他說「少鏢頭死了」，這不祥之言入耳，說不出的厭悶煩惡，但若由此斥罵，更著形跡。只聽得外面人聲嘈雜，有的說：「總鏢頭呢？快稟報他老人家。」有的說：「這惡鬼如此厲害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

林震南大聲道：「我在這裏，甚麼事？」兩名鏢師、三名趟子手聞聲奔來。為首一名鏢師道：「總鏢頭，咱們派出去的眾兄弟，一個也沒回來。」林震南先前聽得人聲，料到又有人暴斃，但昨晚派出去查訪的鏢師和趟子手共有二十二人之多，豈有全軍覆沒之理，忙問：「有人死了麼？多半他們還在打聽，沒來得及回來。」那鏢師搖頭道：「已發現了十七具屍體……」林震南和林平之齊聲驚道：「十七具屍體？」

那鏢師一臉驚恐之色，道：「正是，一十七具，其中有富鏢頭、錢鏢頭、施鏢頭。屍首停在大廳上。」林震南更不打話，快步來到大廳，只見廳上原來擺著的桌子椅子都已挪開，橫七豎八的停放著十七具屍首。

饒是林震南一生經歷過無數風浪，陡然間見到這等情景，雙手也禁不住劇烈發抖，膝蓋酸軟，幾乎站不直身子，問道：「為……為……為……」喉頭乾枯，發不出聲音。

只聽得廳外有人道：「唉，高鏢頭為人向來忠厚，想不到也給惡鬼索了命去。」只見四五名附近街坊，用門板抬了一具屍首進來。為首的一名中年人道：「小人今天打開門板，見到這人死在街上，認得是貴局的高鏢頭，想是發了瘟疫，中了邪，特地送來。」林震南拱手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向一名趟子手道：「這幾位高鄰，每位送三兩銀子，你到帳房去支來。」這幾名街坊見到滿廳屍首，不敢多留，領了銀子謝了自去。

過不多時，又有人送來三名鏢師的屍首，林震南核點人數，昨晚派出去二十二人，眼下已有二十一具屍首，只褚鏢頭的屍首尚未發現，然料想那也是轉眼間之事。

他回到東廂房中，喝了杯熱茶，心亂如麻，始終定不下神來，走出大門，見兩根旗桿已齊根截去，心下更是煩惱，直到此刻，敵人已下手殺了鏢局中二十餘人，卻始終沒露面，亦未正式叫陣，表明身分。他回過頭來，向著大門上那塊書著「福威鏢局」四字的金字招牌凝望半晌，心想：「福威鏢局在江湖上揚威數十年，想不到今日要敗在我手裏。」

忽聽得街上馬蹄聲響，一匹馬緩緩行來，馬背上橫臥著一人。林震南心中料到了三分，縱身過去，果見馬背上橫臥著一具死屍，正是褚鏢頭，自是在途中讓人殺了，將屍首放在馬上，這馬識得歸途，自行回來。

林震南長嘆一聲，眼淚滾滾而下，落在褚鏢頭身上，抱著他的屍身，走進廳去，說道：「褚賢弟，我若不給你報仇，誓不為人，只可惜……只可惜，唉，你去得太快，沒來得及說出仇人的姓名。」這褚鏢頭在鏢局子中也無過人之處，和林震南並無特別交情，林震南心情激盪之下，忍不住落淚，這些眼淚之中，其實氣憤猶多於傷痛。

只見林夫人站在廳口，左手抱著金刀，右手指著天井，大聲斥罵：「下三濫的狗強盜，就只會偷偷摸摸的暗箭傷人，倘若真是英雄好漢，就光明正大的到福威鏢局來，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。這般鬼鬼祟祟的幹這等鼠竊勾當，武林中有誰瞧得起你？」林震南低聲道：「娘子，瞧見了甚麼動靜？」一面將褚鏢頭的屍身放在地下。

林夫人大聲道：「就是沒見到動靜呀！這些狗賊，就怕了我林家七十二路辟邪劍法！」右手握住金刀刀柄，在空中虛削一圈，喝道：「也怕了老娘手中這口金刀！」忽聽得屋角上有人嘿嘿冷笑，嗤的一

聲，一件暗器激射而下，噹的一響，正打在金刀的刀背上。林夫人手臂一麻，拿捏不住，金刀脫手，餘勢不衰，那刀直滾到天井中去。

林震南一聲輕叱，青光閃動，已拔劍在手，雙足力點，上了屋頂，一招「掃蕩羣魔」，劍點如飛花般散了開來，疾向敵人發射暗器之處刺到。他受了極大悶氣，始終未見到敵人一面，這一招竭盡平生之力，絲毫沒留餘地。那知這一劍卻刺了個空，屋角邊空蕩蕩地，那裏有半個人影？他矮身躍到了東廂屋頂，仍不見敵人蹤跡。

林夫人和林平之手提兵刃，上來接應。林夫人暴跳如雷，大叫：「狗崽子，有種的便出來決個死戰，偷偷摸摸的，是那一門不要臉的狗雜種？」向丈夫連問：「狗崽子逃走了？是怎麼樣的傢伙？」林震南搖了搖頭，低聲道：「別驚動了旁人。」三個人又在屋頂尋覓一遍，這才躍入天井。林震南低聲問道：「是甚麼暗器打了你的金刀？」林夫人罵道：「這狗崽子！不知道！」三人在天井中一找，不見有何暗器，只見桂花樹下有無數極細的磚粒，散了一地，顯而易見，敵人是用一小塊磚頭打落了林夫人手中的金刀。

林夫人本在滿口「狗崽子，臭雜種」的亂罵，見到這些細碎的磚粒，氣惱之情不由得轉而為恐懼，呆了半晌，一言不發的走進廂房，待丈夫和兒子跟著進來，便即掩上了房門，低聲道：「敵人武功甚是了得，咱們不是敵手，那便如何……如何……」

林震南道：「向朋友求救！武林之中，患難相助，那也是尋常之事。」林夫人道：「咱們交情深厚的朋友固然不少，但武功高過咱夫妻的卻沒幾個。比咱倆還差一點的，邀來了也沒用處。」林震南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人眾主意多，邀些朋友來商量商量，也是好的。」林夫人道：「也罷！你說該邀那些人？」林震南道：「就近的先邀，咱們先把杭州、南昌、廣州三處鏢局中的好手調來，再把閩、浙、粵、贛四省的武林同道邀上些。」

林夫人皺眉道：「這麼事急求救，江湖上傳了開去，實是大大墮了福威鏢局的名頭。」林震南忽道：「娘子，你今年三十九歲罷？」林夫人啐道：「呸！這當兒還來問我年紀？我屬虎，你不知道我幾歲嗎？」林震南道：「我發帖子出去，便說是給你做四十歲的大生日……」林夫人道：「為甚麼好端端給我添上一歲年紀？我還老得不够快麼？」林震南搖頭道：「你幾時老了？頭上白髮也還沒一根。我說給你做生日，那麼請些至親好友，誰也不會起疑。等到客人來了，咱們只揀相好的暗中一說，那便跟鏢局子的名頭無損。」林夫人側頭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好罷，且由得你。那你送甚麼禮物給我？」林震南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送一份大禮，明年咱們再生個大胖兒子！」

林夫人呸的一聲，臉上一紅，啐道：「老沒正經的，這當兒還有心情說這些話。」林震南哈哈一笑，走向帳房，命人寫帖子去邀請朋友，其實他憂心忡忡，說幾句笑話，不過意在消滅妻子心中的驚懼而已，心下暗忖：「遠水難救近火，多半便在今晚，鏢局中又會有事發生，等到所邀的朋友們到來，不知世上還有沒有福威鏢局？」

他走到帳房門前，只見兩名男僕臉上神色十分驚恐，顫聲道：「總……總……鏢頭……這……這不好了。」林震南道：「怎麼啦？」一名男僕道：「剛才帳房先生叫林福去買棺材，他……他……出門剛走到東小街轉角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」林震南道：「有這等事？他人呢？」那男僕道：「便倒在街上。」林震南道：「去把他屍首抬來。」心想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敵人竟在鬧市殺人，當真膽大妄為之極。」那兩名男僕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」卻不動身。林震南道：「怎麼了？」一名男僕道：「請總鏢頭去看……看……」

林震南情知又出了古怪，哼的一聲，走向大門，只見門口三名鏢師、五名趟子手望著門外，臉色灰白，極是驚惶。林震南道：「怎麼了？」不等旁人回答，已知就裏，只見大門外青石板上，淋淋漓漓的鮮血寫著六個大字：「出門十步者死」。離門約莫十步之處，畫著一條寬約寸許的血線。

林震南問道：「甚麼時候寫的？難道沒人瞧見麼？」一名鏢師道：「剛才林福死在東小街上，大家擁了過去看，門前沒人，就不知誰寫了，開這玩笑！」林震南提高嗓子，朗聲說道：「姓林的活得不耐煩了，倒要看看怎地出門十步者死！」大踏步走出門去。

兩名鏢師同時叫道：「總鏢頭！」林震南將手一揮，逕自邁步跨過了血線，瞧那血字血線，兀自未乾，伸足將六個血字擦得一片模糊，這才回進大門，向三名鏢師道：「這是嚇人的玩意兒，怕他甚麼？三位兄弟，便請去棺材鋪走一趟，再到西城天寧寺，去請班和尚來作幾日法事，超度亡靈，驅除瘟疫。」

三名鏢師眼見總鏢頭跨過血線，安然無事，當下答應了，整一整身上兵刃，並肩走出門去。林震南望著他們過了血線，轉過街角，又待了一會，這才進內。

他走進帳房，向帳房黃先生道：「黃夫子，請你寫幾張帖子，是給夫人做壽的，邀請親友們來喝杯壽酒。」黃先生道：「是，不知是那一天？」忽聽得腳步聲急，一人奔將進來，林震南探頭出去，聽得砰的一聲，有人摔倒在地。林震南循聲搶過去，見是適才奉命去棺材鋪三名鏢頭中的狄鏢頭，身子尚在扭動。林震南伸手扶起，忙問：

「狄兄弟，怎樣了？」狄鏢頭道：「他們死了，我……我逃了回來。」林震南道：「敵人甚麼樣子？」狄鏢頭道：「不……不知……不知……」一陣痙攣，便即氣絕。

片刻之間，鏢局中人人俱已得訊。林夫人和林平之都從內堂出來，只聽得每個人口中低聲說的都是「出門十步者死」這六個字。林震南道：「我去把那兩位鏢師的屍首擡回來。」帳房黃先生道：

「總……總鏢頭……去不得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誰……誰去擡回屍首，賞三十兩銀子。」他說了三遍，卻無一人作聲。

林夫人突然叫道：「咦，平兒呢？平兒，平兒！」最後一聲已叫

得甚是惶急。眾人跟著都呼喊起來：「少鏢頭，少鏢頭！」

忽聽得林平之的聲音在門外響起：「我在這裏！」眾人大喜，奔到門口，只見林平之高高的身形正從街角轉將出來，雙肩上各負一具屍身，正是死在街上的那兩名鏢師。林震南和林夫人雙雙搶出，手中各挺兵刃，過了血線，護著林平之回來。

眾鏢師和趙子手齊聲喝采：「少鏢頭少年英雄，膽識過人！」

林震南和林夫人心下也十分得意。林夫人埋怨道：「孩子，做事便這麼莽撞！這兩位鏢頭雖是好朋友，然而總是死了，不值得冒這麼大的險。」

林平之笑了笑，心下說不出的難過：「都為了我一時忍不住氣，殺了一人，以致這許多人為我而死。我若再貪生怕死，何以為人？」

忽聽得後堂有人呼喚起來：「華師傅怎地好端端的也死了？」

林震南喝問：「怎麼啦？」局中的管事臉色慘白，畏畏縮縮的過來，說道：「總鏢頭，華師傅從後門出去買菜，卻死在十步之外。後門口也有這……這六個血字。」那華師傅是鏢局中的廚子，烹飪功夫著實不差，幾味冬瓜盅、佛跳牆、糟魚、肉皮餛飩，馳譽福州，是林震南結交達官富商的本錢之一。林震南心頭一震，尋思：「他只是尋常一名廚子，並非鏢師、趙子手。江湖道的規矩，劫鏢之時，車夫、轎夫、騾夫、挑夫，一概不殺。敵人下手卻如此狠辣，竟是要滅我福威鏢局滿門麼？」向眾人道：「大家休得驚慌。哼，這些狗強盜，就只會乘人不防下手。你們大家都親眼見到的，剛才少鏢頭和我夫婦明明走出了大門十步之外，那些狗強盜又敢怎樣？」

眾人唯唯稱是，卻也無一人敢再出門一步。林震南和林夫人愁眉相對，束手無策。

當晚林震南安排了眾鏢師守夜，那知自己仗劍巡查之時，見十多名鏢師竟自團團坐在廳上，沒一人在外把守。眾鏢師見到總鏢頭，都訕訕的站起身來，卻仍無一人移動腳步。林震南心想敵人實在太強，局中已死了這樣多人，自己始終一籌莫展，也怪不得眾人膽怯，當下安慰了幾句，命人送酒菜來，陪著眾鏢師在廳上喝酒。眾人心頭煩惱，誰也不多說話，只喝悶酒，過不多時，便已醉倒了數人。

次日午後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有幾騎馬從鏢局中奔了出去。林震南一查，原來是五名鏢師耐不住這局面，不告而別。他搖頭嘆道：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姓林的無力照顧眾位兄弟，大家要去便去罷。」餘下眾鏢師有的七張八嘴，指斥那五人太沒義氣；有幾人卻默不作聲，只是嘆氣，暗自盤算：「我怎麼不走？」

傍晚時分，五匹馬又馱了五具屍首回來。這五名鏢師意欲逃離險地，反先送了性命。

林平之悲憤難當，提著長劍衝出門去，站在那條血線的三步之外，朗聲說道：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，那姓余的四川人，是我林平之殺的，可跟旁人毫不相干。要報仇，儘管衝著林平之來好了，千刀萬剮，死而無怨，你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殺害良善，算是甚麼英雄好漢？我林平之在這裏，有本事儘管來殺！不敢現身便是無膽匪類，是烏龜忘八羔子！」他越叫越大聲，解開衣襟，袒露了胸膛，拍胸叫道：「堂堂男兒，死便死了，有種的便一刀砍過來，為甚麼連見我一面也不敢？沒膽子的狗崽子，賊畜生！」

他紅了雙眼，拍胸大叫，街上行人遠遠瞧著，又有誰敢走近鏢局觀看。

林震南夫婦聽到兒子叫聲，雙雙搶到門外。他二人這幾日來心中也憋得狠了，滿腔子的惱恨，真連肚子也要氣炸，聽得林平之如此向敵人叫陣，也即大聲喝罵。

眾鏢師面面相覷，都佩服他三人膽氣，均想：「總鏢頭英雄了得，夫人是女中丈夫，那也罷了。少鏢頭生得大姑娘似的，居然這般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向敵人喝罵。」

林震南等三人罵了半天，四下裏始終鴉雀無聲。林平之叫道：「甚麼出門十步者死，我偏偏再多走幾步，瞧你們又怎麼奈何我？」說著向外跨了幾步，橫劍而立，傲視四方。

林夫人道：「好啦，狗強盜欺善怕惡，便是不敢惹我孩兒。」拉著林平之的手，回進大門。林平之兀自氣得全身發抖，回入臥室之後再也忍耐不住，伏在榻上，放聲大哭。林震南撫著他頭，說道：「孩兒，你膽子不小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好男兒，敵人就是不敢露面，咱們又有甚麼法子？你且睡一陣。」

林平之哭了一會，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。吃過晚飯後，聽得父親和母親低聲說話，卻是局中有幾名鏢師異想天開，要從後園中挖地道出去，通過十步之外的血線逃生，否則困在鏢局子中，早晚送了性命。林夫人冷笑道：「他們要挖地道，且由得他們。只怕.....只怕.....哼！」林震南父子都明白她話中之意，那是說只怕便跟那五名騎馬逃命的鏢師一般，徒然提早送了性命。林震南沉吟道：「我去瞧瞧，倘若這是條生路，讓大夥兒走了也好。」他出去一會，回進房來，說道：「這些人只嘴裏說得熱鬧，可是誰也不敢真的動手挖掘。」

當晚三人一早便睡了。鏢局中人人都打著聽天由命的念頭，也沒人巡查守夜。

林平之睡到中夜，忽覺有人輕拍自己肩頭，他一躍而起，伸手去抽枕底長劍，卻聽母親的聲音說道：「平兒，是我。你爹出去了半天沒回來，咱們找找他去。」林平之吃了一驚：「爹到那裏去了？」林夫人道：「不知道！」

二人手提兵刃，走出房來，先到大廳外一張，只見廳中燈燭明亮，十幾名鏢師正在擲骰子賭博。大家提心吊膽的過了數日，都覺反正無能為力，索性將生死置之度外。林夫人打個手勢，轉身便去，母子倆到處找尋，始終不見林震南的影蹤，二人心中越來越驚，卻不敢聲張，局中人心惶惶之際，一聞總鏢頭失蹤，勢必亂得不可收拾。兩人尋到後進，林平之忽聽得左首兵器間發出喀的一聲輕響，窗格上又有燈光透出。他縱身過去，伸指戳破窗紙，往裏一望，喜呼：「爹爹，原來你在這裏。」

林震南本來彎著腰，臉朝裏壁，聞聲回過頭來。林平之見到父親臉上神情恐怖之極，心中一震，本來滿臉喜色登時僵住了，張大了嘴，發不出聲音。

林夫人推開室門，闖了進去，只見滿地是血，三張並列的長凳上臥著一人，全身赤裸，胸膛肚腹均已剖開，看這死屍之臉，認得是霍鏢頭，他日間和四名鏢頭一起乘馬逃走，卻讓馬匹馱了屍體回來。林平之也走進兵器間，反手帶上房門。林震南從死人胸膛中拿起了一顆血淋淋的人心，說道：「一顆心給震成了八九片，果然是……果然是……」林夫人接口道：「果然是青城派的『摧心掌』！」林震南點了點頭，默然不語。

林平之這才明白，父親原來是在剖屍查驗被害各人的死因。

林震南放回人心，將死屍裹入油布，拋在牆角，洗了手上血跡，和妻兒回入臥房，說道：「對頭確是青城派的高手。娘子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林平之氣憤憤的道：「此事由孩兒身上而起，孩兒明天再出去叫陣，和他決一死戰。倘若不敵，給他殺死也就是了。」林震南搖頭道：「此人一掌便將人心震成八九塊，死者身體外卻不留半點傷痕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就在青城派中，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，他要殺你，早

就殺了。我瞧敵人用心陰狠，決不肯爽爽快快地將咱一家三口殺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他要怎樣？」林震南道：「這狗賊是貓捉老鼠，要玩弄個夠，將老鼠嚇得心膽俱裂，自行嚇死，他方快心意。」林平之怒道：「哼，這狗賊竟將咱們福威鏢局視若無物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他確是將福威鏢局視若無物。」林平之道：「說不定他是怕了爹爹的七十二路辟邪劍法，否則為甚麼始終不敢明劍明槍的交手，只是乘人不備，暗中害人？」林震南搖頭道：「平兒，爹爹的辟邪劍法用以對付黑道的盜賊，那是綽綽有餘，但此人的摧心掌功夫，實遠遠勝過了你爹爹。我.....我向不服人，可是見了霍鏢頭的那顆心，卻是.....唉！」林平之見父親神情頹喪，和平時大異，不敢再說甚麼。

林夫人道：「既然對頭厲害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們便暫且避他一避。」林震南點頭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」林夫人道：「咱們連夜動身去洛陽，好在已知敵人來歷，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。」林震南道：「不錯！岳父交友遍天下，定能給咱們拿個主意。收拾些細軟，這便動身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咱們一走，丟下鏢局中這許多人沒人理會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林震南道：「敵人跟他們無冤無仇，咱們一走，鏢局中眾人反而太平無事了。」

林平之心道：「爹爹這話有理，敵人害死鏢局中這許多人，其實只為了我一人。我脫身一走，敵人決不會再跟這些不相干的鏢師、趟子手為難。」當下回到自己房中收拾。心想說不定敵人一把火便將鏢局燒個精光，看著一件件衣飾玩物，只覺這樣捨不得，那件丟不下，竟打了老大兩個包裹，兀自覺得留下東西太多，左手又取過案上一隻玉馬，右手捲了張豹皮，那是從他親手打死的花豹身上剝下來的，背負包裹，來到父母房中。

林夫人見了不禁好笑，說道：「咱們是逃難，可不是搬家，帶這許多勞什子幹麼？」林震南嘆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，心想：「我們雖

是武學世家，但兒子自小養尊處優，除了學過一些武功之外，跟尋常富貴人家的紈袴子弟也沒甚麼分別，今日猝逢大難，倉皇應變，卻也難怪得他。」不由得愛憐之心，油然而生，說道：「你外公家裏甚麼東西都有，不必攜帶太多物件。咱們只須多帶些黃金銀兩，值錢的珠寶也帶一些。此去到江西、湖南、湖北都有分局，還怕路上討飯麼？包裹越輕越好，身上輕一兩，動手時便靈便一分。」林平之無奈，只得將包裹放下。

林夫人道：「咱們騎馬從大門正大光明的衝出去，還是從後門悄悄溜出去？」

林震南坐在太師椅上，閉起雙目，將旱煙管抽得呼呼直響，過了半天，才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平兒，你去通知局中上下人等，大家收拾收拾，天明時一齊離去。叫帳房給大家分發銀兩。待瘟疫過後，大家再回來。」林平之應道：「是！」心下好生奇怪，怎地父親忽然又改變了主意。林夫人道：「你說要大家一闕而散？這鏢局子誰來照看？」林震南道：「不用看了，這座鬧鬼的凶宅，誰敢進來送死？再說，咱三人一走，餘下各人難道不走？」當下林平之出房傳訊，局中登時四下裏都亂了起來。

林震南待兒子出房，才道：「娘子，咱父子換上趟子手的衣服，你就扮作個僕婦，天明時一百多人一闕而散，敵人武功再高，也不過一兩個人，他又去追誰好？」林夫人拍掌讚道：「此計極高。」便去取了兩套趟子手的污穢衣衫，待林平之回來，給他父子倆換上，自己也換了套青布衣裳，頭上包了塊藍花布帕，除了膚色太過白皙，宛然便是個粗作僕婦。林平之只覺身上的衣衫臭不可當，心中老大不願意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黎明時分，林震南吩咐打開大門，向眾人說道：「今年我時運不利，局中疫鬼為患，大夥兒只好避一避。眾位兄弟倘若仍願幹保鏢這一行的，請到杭州府、南昌府去投咱們的浙江分局、江西分局，那邊

劉鏢頭、易鏢頭自不會怠慢了各位。咱們走罷！」當下一百餘人在院子中紛紛上馬，擁出大門。

林震南將大門上了鎖，一聲呼叱，十餘騎馬衝過血線，人多膽壯，大家已不如何害怕，都覺早一刻離開鏢局，便多一分安全。蹄聲雜沓，齊向北門奔去，眾人大都無甚打算，見旁人向北，便也縱馬跟去。

林震南在街角邊打個手勢，叫夫人和兒子留下，低聲道：「讓他們向北，咱們卻向南行。」林夫人道：「去洛陽啊，怎地往南？」林震南道：「敵人料想咱們必去洛陽，定在北門外攔截，咱們卻偏偏向南，兜個大圈子再轉而向北，叫狗賊攔一個空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爹！」林震南道：「怎麼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孩兒還是想出北門，這狗賊害死了咱們這許多人，不跟他拚個你死我活，這口惡氣如何咽得下去？」林夫人道：「這番大仇，自然是要報的，但憑你這點兒本領，抵擋得了人家的摧心掌麼？」林平之氣忿忿的道：「最多也不過像霍鏢頭那樣，給他一掌碎了心臟，也就是啦。」

林震南臉色鐵青，道：「我林家三代，倘若都似你這般逞那匹夫之勇，福威鏢局不用等人來挑，早就自己垮啦。」

林平之不敢再說，隨著父母逕向南行，出城後折向西南，過閩江後，到了南嶼。

這大半日奔馳，可說馬不停蹄，直到過午，才到路旁一家小飯鋪打尖。

林震南吩咐賣飯的漢子有甚麼菜餚，將就著弄來下飯，越快越好。那漢子答應著去了。可是過了半天全無動靜。林震南急著趕路，叫道：「店家，你給快些！」叫了兩聲，無人答應。林夫人也叫：「店家，店家……」仍沒應聲。

林夫人霍地站起，急忙打開包裹，取出金刀，倒提在手，奔向後堂，只見那賣飯的漢子摔在地下，門檻上斜臥著一個婦人，是那漢子的妻子。林夫人探那漢子鼻息，已無呼吸，手指碰到他嘴唇，尚覺溫暖。

這時林震南父子也已抽出長劍，繞著飯鋪轉了一圈。這家小飯鋪獨家孤店，靠山而築，附近是一片松林，並無鄰家。三人站在店前，遠眺四方，不見半點異狀。

林震南橫劍身前，朗聲說道：「青城派的朋友，林某在此領死，便請現身相見。」叫了幾聲，只聽得山谷回聲：「現身相見，現身相見！」餘音嫋嫋，此外更無聲息。三人明知大敵窺伺在側，此處便是他們擇定的下手之處，心下雖是惴惴，但知立即便有了斷，反而定下神來。林平之大聲叫道：「我林平之就在這裏，你們來殺我啊！臭賊，狗崽子，我料你就是不敢現身！鬼鬼祟祟的，正是江湖上下三濫毛賊的勾當！」

突然之間，松林中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，林平之眼睛一花，已見身前多了一人。他不及細看，長劍挺出，便是一招「直搗黃龍」，向那人胸口疾刺。那人側身避開。林平之橫劍疾削，那人嘿的一聲冷笑，繞到林平之左側。林平之左手反拍一掌，迴劍刺去。

林震南和林夫人各提兵刃，本已搶上，然見兒子連出數招，劍法井井有條，此番乍逢強敵，竟絲毫不亂，當即都退後兩步，見敵人一身青衫，腰間懸劍，一張長臉，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臉上滿是不屑的神情。

林平之蓄憤已久，將辟邪劍法使將開來，橫削直擊，全是奮不顧身的拚命打法。那人空著雙手，只是閃避，並不還招，待林平之刺出二十餘招劍，這才冷笑道：「辟邪劍法，不過如此！」伸指一彈，錚的一聲響，林平之只覺虎口劇痛，長劍落地。那人飛起一腿，將林平

之踢得連翻幾個筋斗。

林震南夫婦並肩一立，遮住了兒子。林震南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可是青城派的麼？」那人冷笑道：「憑你福威鏢局的這點兒玩藝，還不配問我姓名。不過今日是為報仇而來，須得讓你知道，不錯，老子是青城派的。」

林震南劍尖指地，左手搭在右手手背，說道：「在下對松風觀余觀主好生敬重，每年派遣鏢頭前赴青城，向來不敢缺了禮數，今年余觀主還遣派了四位弟子要到福州來。卻不知甚麼地方得罪了閣下？」那青年抬頭向天，嘿嘿冷笑，隔了半天才道：「不錯，我師父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州來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」林震南道：「那好得很啊，不知閣下高姓大名？」那青年似是不屑置答，又哼了一聲，這才說道：「我姓于，叫于人豪。」林震南點了點頭，道：「『英雄豪傑，青城四秀』，原來閣下是松風觀四大弟子之一，無怪摧心掌的造詣如此高明。殺人不見血，佩服，佩服！于英雄遠道來訪，林某未曾迎迓，好生失禮。」

于人豪冷冷的道：「那摧心掌嗎，嘿嘿……你沒曾迎接，你這位武藝高強的賢公子卻迎接過了，連我師父的愛子都殺了，也已不算怎麼失禮。」

林震南一聽，一陣寒意從背脊上直透下來，本想兒子誤殺之人若是青城派的尋常弟子，那麼挽出武林中大有面子之人出來調解說項，向對方道歉賠罪，或許尚有轉圜餘地，原來此人竟是松風觀觀主余滄海的親生愛子，那麼除了一拚死活之外，更無第二條路好走了。他長劍一擺，仰天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好笑，于少俠說笑話了。」于人豪白眼一翻，傲然道：「我說甚麼笑話？」林震南道：「久仰余觀主武術通神，家教謹嚴，江湖上無不敬佩。但犬子誤殺之人，卻是個在酒肆之中調戲良家少女的無賴，既為犬子所殺，武功平庸也就可想而知。似這等人，豈能是余觀主的公子，卻不是于少俠說笑麼？」

于人豪臉一沉，一時無言可答。忽然松林中有人說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：雙拳難敵四手。在那小酒店之中，林少鏢頭率領了福威鏢局二十四個鏢頭，突然向我余師弟圍攻……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走了出來，此人小頭小腦，手中搖著一柄摺扇，接著說道：「倘若明刀明槍的動手，那也罷了，福威鏢局縱然人多，老實說那也無用。可是林少鏢頭既在我余師弟的酒中下了毒，又放了一十七種餵毒暗器，嘿嘿，這龜兒子硬是這麼狠毒。我們一番好意前來拜訪，可料不到人家會突施暗算哪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敢，區區在下方人智。」

林平之拾起了長劍，怒氣勃勃的站在一旁，只待父親交代過幾句場面話，便要撲上去再鬥，聽得這方人智一派胡言，當即怒喝：「放你的屁！我跟他無冤無仇，從來沒見過面，根本便不知他是青城派的，害他幹甚麼？」

方人智搖頭晃腦的說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！好臭，好臭！你既跟我余師弟無冤無仇，為甚麼在小酒店外又埋伏了三十餘名鏢頭、趟子手？我余師弟見你調戲良家少女，路見不平，將你打倒，教訓你一番，饒了你性命，可是你不但不感恩圖報，為甚麼反而命那些狗鏢頭向我余師弟羣起而攻？」林平之氣得肺都要炸了，大聲叫道：「原來青城派都是些顛倒是非的潑皮無賴！」方人智笑嘻嘻的道：「龜兒子，你罵人！」林平之怒道：「我罵你便怎樣？」方人智點頭道：「你罵好了，不相干，沒關係。」

林平之一愕，他這兩句話倒大出自己意料之外，突然之間，只聽得呼的一聲，有人撲向身前。林平之左掌急揮，待要出擊，終於慢了一步，啪的一響，右頰上已重重吃了個耳光，眼前金星亂冒，幾欲暈去。方人智迅捷之極的打了一掌，退回原地，伸手撫摸自己右頰，怒道：「小子，怎麼你動手打人？好痛，好痛，哈哈！」

林夫人見兒子受辱，唰的一刀，便向那人砍去，一招「野火燒天」，出招既穩且勁，那人一閃身，刀鋒從他右臂之側砍下，相距不過四寸。那人吃了一驚，罵道：「好婆娘！」不敢再行輕敵，從腰間拔出長劍，待林夫人第二刀又再砍到，挺劍還擊。

林震南長劍一挺，道：「青城派要挑了福威鏢局，那是容易之極，但武林之中，是非自有公論。于少俠請！」于人豪一按劍鞘，噹啷一聲，長劍出鞘，道：「林總鏢頭請。」

林震南心想：「久聞他青城派松風劍法剛勁輕靈，兼而有之，說甚麼如松之勁，如風之輕。我只有佔得先機，方有取勝之望。」當下更不客氣，劍尖一點，長劍橫揮過去，正是辟邪劍法中的一招「羣邪辟易」。于人豪見他這一劍來勢甚兇，閃身避開。林震南一招未曾使老，第二招「鍾馗抉目」，劍尖直刺對方雙目。于人豪提足後躍。林震南第三劍跟著又已刺到，于人豪舉劍擋格，噹的一響，兩人手臂都是一震。

林震南心道：「還道你青城派如何了得，卻也不過如此。憑你這點功夫，難道便打得那麼厲害的摧心掌？那決無可能，多半他另有大援在後。」想到此處，心中不禁一凜。于人豪長劍圈轉，倏地刺出，銀星點點，劍尖連刺七個方位。林震南還招也是極快，奮力搶攻。兩人忽進忽退，二十餘招間竟難分上下。

那邊林夫人和方人智相鬥卻接連遇險，一柄金刀擋不住對方迅速之極的劍招。

林平之見母親大落下風，忙提劍奔向方人智，舉劍往他頭頂劈落。方人智斜身閃開，林平之勢如瘋漢，又即撲上，突然間腳下一個踉蹌，不知被甚麼絆了一下，登時跌倒，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躺下罷！」一隻腳重重踏在他身上，跟著背上有件尖利之物刺到。他眼中瞧出來的只是地下塵土，但聽得母親尖聲大叫：「別殺他，別殺

他！」又聽得方人智喝道：「你也躺下！」

原來正當林平之母子雙鬥方人智之時，一人從背後掩來，舉腳橫掃，將林平之絆倒，跟著拔出匕首，指住了他後心。林夫人本已不敵，心慌意亂之下，更加刀法鬆散，給方人智回肘撞出，登時摔倒。方人智搶將上去，點了二人穴道。那絆倒林平之的，便是在福州城外小酒店中與兩名鏢頭動手的姓賈漢子。

林震南見妻子和兒子都為敵人制住，心下驚惶，唰唰唰急攻數劍。于人豪一聲長笑，連出數招，盡數搶了先機。林震南心下大駭：「此人怎地知道我的辟邪劍法？」于人豪笑道：「我的辟邪劍法怎麼樣？」林震南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怎麼會使辟邪劍……」

方人智笑道：「你這辟邪劍法有甚麼了不起？我也會使！」長劍晃動，「羣邪辟易」、「鍾馗抉目」、「飛燕穿柳」，接連三招，全都是辟邪劍法。

霎時之間，林震南似乎見到了天下最可怖的情景，萬萬料想不到，自己的家傳絕學辟邪劍法，對方竟然也都會使，就在這茫然失措之際，鬥志全消。于人豪喝道：「著！」林震南右膝中劍，膝蓋酸軟，右腿跪倒。他立即躍起，于人豪長劍上挑，已指住他胸口。只聽賈人達大聲喝采：「于師哥，好一招『流星趕月』！」

這一招「流星趕月」，也正是辟邪劍法中的一招。

林震南長嘆一聲，拋下長劍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會使辟邪劍法……給咱們一個爽快的罷！」背心上一麻，已給方人智用劍柄撞了穴道，聽他說道：「哼，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？先人板板，姓林的龜兒、龜婆、龜孫子，你們一家三口，一起去見我師父罷。」

賈人達左手抓住林平之的背心，一把提起，左右開弓，重重打了他兩個耳光，罵道：「兔崽子，從今天起，老子每天打你十八頓，一

路打到四川青城山上，打得你一張花旦臉變成大花面！」林平之狂怒之下，一口唾沫向他吐了過去。兩人相距不過尺許，賈人達竟不及避開，啪的一聲，正中他鼻樑。賈人達怒極，將他重重往地下一摔，舉腳便向他背心上猛踢。方人智笑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踢死了他，師父面前怎麼交代？這小子大姑娘般的，可經不起你的三拳兩腳。」

賈人達武藝平庸，人品猥瑣，師父固對他素來不喜，同門師兄弟也誰都瞧他不起，聽方人智這麼說，倒也不敢再踢，只得在林平之身上連連吐涎，以洩怒火。

方于二人將林震南一家三口提入飯店，拋在地下。方人智道：「咱們吃一餐飯再走，賈師弟，勞你駕去煮飯罷。」賈人達道：「好。」于人豪道：「方師哥，可得防這三個傢伙逃了。這老的武功還過得去，你得想個計較。」方人智笑道：「那容易！吃過飯後，把三人手筋都挑斷了，用繩子穿在三個龜兒的琵琶骨裏，串做一串螃蟹，包你逃不了。」

林平之破口大罵：「有種的就趕快把老爺三人殺了，使這些鬼門道，那是下三濫的行徑！」方人智笑嘻嘻的道：「你這小雜種再罵一句，我便去找些牛糞狗屎來，塞在你嘴裏。」這句話倒真有效，林平之雖氣得幾欲昏去，卻登時閉口，再也不敢罵一句了。

方人智笑道：「于師弟，師父教了咱們這七十二路辟邪劍法，咱哥兒倆果然使得似模似樣，林鏢頭一見，登時便魂飛魄散，全身酸軟。林鏢頭，我猜你這時候一定在想：他青城派怎麼會使我林家的辟邪劍法。是不是啊？」

林震南這時心中的確在想：「他青城派怎麼會使我林家的辟邪劍法？」

【二】 聆秘



賣唱老者慢慢走到矮胖子身前，側頭瞧了他半晌。那矮胖子怒道：「老頭子幹甚麼？」那老者搖頭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！」轉身走開。矮胖子大怒，伸手往他後心抓去。

林平之只想掙扎起身，撲上去和方人智、于人豪一拚，但後心遭點了幾處穴道，下半身全然不能動彈，心想手筋如給挑斷，又再穿了琵琶骨，從此成為廢人，不如就此死了乾淨。突然之間，後面灶間裏傳來「啊啊」兩下長聲慘呼，卻是賈人達的聲音。

方人智和于人豪同時跳起，手挺長劍，衝向後進。大門口人影一閃，一人悄沒聲的竄了進來，一把抓住林平之的後領，提了起來。林平之「啊」的一聲低呼，見這人滿臉凹凹凸凸的盡是痘癍，正是因她而起禍的那賣酒醜女。

那醜女抓著他向門外拖去，到得大樹下繫馬之處，左手又抓住他後腰，雙手提著他放上一匹馬的馬背。林平之正詫愕間，見那醜女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，隨即白光閃動，那醜女揮劍割斷馬韁，又在馬臀上輕輕一劍。那馬吃痛，一聲悲嘶，放開四蹄，狂奔入林。

林平之大叫：「媽，爹！」心中記掛著父母，不肯就此獨自逃生，雙手在馬背上拚命一撐，滾下馬來，幾個打滾，摔入了長草之中。那馬卻毫不停留，遠遠奔馳而去。林平之拉住灌木上的樹枝，想要站起，雙足卻沒半分力氣，只撐起尺許，便即摔倒，跟著又覺腰間臀上同時劇痛，卻是摔下馬背時撞到了林中的樹根、石塊。

只聽得幾聲呼叱，腳步聲響，有人追了過來，林平之忙伏入草叢之中。但聽得兵刃交加聲大作，有幾人激烈相鬥，林平之悄悄伸頭，從草叢空隙向前瞧去，只見相鬥雙方一邊是青城派的于人豪與方人智，另一邊便是那醜女，還有一個男子，卻用黑布蒙住了臉，頭髮花白，是個老者。林平之一怔之間，便知是那醜女的祖父、那姓薩的老頭，尋思：「我先前只道這兩人也是青城派的，那知這姑娘卻來救我。唉，早知她武功了得，我又何必強自出頭，去打甚麼抱不平，沒來由的惹上這場大禍。」又想：「他們鬥得正緊，我這就去相救爹爹、媽媽。」可是背心上穴道未解，說甚麼也動彈不得。

方人智連聲喝問：「你……你到底是誰？怎地會使我青城派劍法？」那老者不答，驀地裏白光閃動，方人智手中長劍脫手飛起。方人智急忙後躍，于人豪搶上擋住。那蒙面老者急出數招。于人豪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語音顯得甚是驚惶，突然錚的一聲，長劍又給絞得脫手。那醜女搶上一步，挺劍疾刺。那蒙面老者揮劍擋住，叫道：「別傷他性命！」那醜女道：「他們好不狠毒，殺了這許多人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咱們走罷！」那醜女有些遲疑。那老者道：「別忘了師父的吩咐。」那醜女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便宜了他們。」縱身穿林而去。那蒙面老者跟在她身後，頃刻間便奔得遠了。

方于二人驚魂稍定，分別拾起自己長劍。于人豪道：「當真邪門！怎地這傢伙會使咱們的劍法？」方人智道：「他也只會幾招，不過.....不過這招『鴻飛冥冥』，可真使得.....唉！」于人豪道：「他們把那姓林的小子救去了.....」方人智道：「啊啣，可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。林震南夫婦！」于人豪道：「是！」兩人轉身飛步奔回。

過了一會，馬蹄聲緩緩響起，兩乘馬走入林中，方人智與于人豪分別牽了一匹。馬背上縛著的赫然是林震南和林夫人。林平之張口欲叫「媽！爹！」幸好立時硬生生的縮住，心知這時倘若發出半點聲音，非但枉自送了性命，也失卻了相救父母的機會。

離開兩匹馬數丈，一跛一拐的走著一人，卻是賈人達。他頭上纏的白布上滿是鮮血，口中不住咒罵：「格老子，入你的先人板板，你龜兒救了那兔兒爺去，這兩隻老兔兒總救不去了罷？老子每天在兩隻老兔兒身上割一刀，咱們挨到青城山，瞧他們還有幾條性命.....」方人智大聲道：「賈師弟，這對姓林的夫婦，是師父他老人家千叮萬囑要拿到手的，他們要是有了三長兩短，瞧師父剝你幾層皮下來？」賈人達哼了一聲，不敢再作聲了。

林平之耳聽得青城派三人擄劫了父母而去，心下反而稍感寬慰：「他們拿了我爹媽去青城山，這一路上又不敢太難為我爹媽。從福建到四川青城山，萬里迢迢，說甚麼也得想法子救爹媽出來。」又想：「到了分局子裏，派人趕去洛陽給外公送信。」

他在草叢中躺著靜靜不動，蚊蚋來叮，也沒法理會，過了好幾個時辰，天色已黑，背上遭封的穴道終於解開，這才掙扎著爬起，慢慢回到飯鋪之前，尋思：「我須得易容改裝，叫兩個惡人當面見到也認不出來，否則一下子便給殺了，那裏還救得到爹媽？」

走入飯店主人房中，打火點燃了油燈，想找一套衣服，豈知山鄉窮人窮得出奇，連一套替換的衣衫也無。只見飯鋪主人夫婦的屍首兀

自躺在地下，心道：「說不得，只好換上死人的衣服。」除下死人衣衫，拿在手中，但覺穢臭衝鼻，心想該當洗上一洗，再行換上，轉念又想：「我如為了貪圖一時清潔，耽誤得一時半刻，錯過良機，以致救不得爹爹媽媽，豈不成為千古大恨？」咬牙將全身衣衫脫得清光，穿上了死人衣衫。

點了一根火把，四下裏照視，見自己和父親的長劍、母親的金刀，都拋在地下。他拾起父親的長劍，包上一塊破布，插在背後衣內，走出店門，只聽得山澗中青蛙閣閣之聲隱隱傳來，突然間感到一陣淒涼，忍不住便要放聲大哭。他舉手擲出，火把在黑影中劃了一道紅弧，嗤的一聲，跌入了池塘，登時熄滅，四周又是一片黑暗。

他心道：「林平之啊林平之，你若不小心，稍不耐，再落入青城派惡賊手中，便如這火把跌入臭水池塘中一般。」舉袖擦了擦眼睛，衣袖碰到臉上，臭氣直衝，幾欲嘔吐，大聲道：「連這點臭氣也耐不了，枉自稱為男子漢大丈夫了。」當下拔足而行。

走不了幾步，腰間又劇痛起來，他咬緊牙關，反走得更快了。在山嶺間七高八低的亂走，也不知父母是否由此道而去。行到黎明，太陽光迎面照來，耀眼生花，林平之心中一凜：「那兩個惡賊押了爹爹媽媽去青城山，四川在福建之西，我怎麼反而東行？」急忙轉身，背著日光疾走，尋思：「爹媽已去了大半日，我又背道行了半夜，跟他們離得更加遠了，須得去買一匹坐騎才好，只不知要多少銀子。」一摸口袋，不由得連聲價叫苦，此番出來，金銀珠寶都放在馬鞍旁的皮囊中，林震南和林夫人身邊都有銀兩，他身上卻一兩銀子也無。他急上加急，頓足叫道：「那便如何是好？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呆了一陣，心想：「搭救父母要緊，總不成便餓死了。」邁步向嶺下走去。

到得午間，腹中已餓得咕咕直叫，見路旁幾株龍眼樹上生滿了青色的龍眼，雖然未熟，也可充飢。走到樹下，伸手便要去摘，隨即心想：「這些龍眼是有主之物，不告而取，便是作賊。林家三代幹的是

保護身家財產的行當，一直和綠林盜賊作對，我怎麼能作盜賊勾當？倘若給人見到，當著我爹爹之面罵我一聲小賊，教我爹爹如何做人？福威鏢局的招牌從此再也豎不起來了。」他幼稟庭訓，知大盜都由小賊變來，而小賊最初竊物，往往也不過一瓜一果之微，由小而多，終於積重難返，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片冷汗，立下念頭：「終有一日，爹爹和我重振福威鏢局的聲威，大丈夫須當立定腳跟做人，寧做乞兒，不作盜賊。」

邁開大步，向前急行，再不向道旁的龍眼樹多瞧一眼。行出數里，來到一個小村，他走向一家人家，囁囁嚅嚅的乞討食物。他一生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那裏曾向旁人乞求過甚麼？只說得三句話，已脹紅了臉。

那農家的農婦剛和丈夫嘔氣，給漢子打了一頓，滿肚子正沒好氣，聽得林平之乞食，便罵了他個狗血淋頭，提起掃帚，喝道：「你這小賊，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。老娘不見了一隻母雞，定是你偷去吃了，還想來偷雞摸狗。老娘便有米飯，也不施捨你這下流胚子。你偷了我家的雞，害得我家那天殺的大發脾氣，揍得老娘周身都是烏青……」

那農婦罵一句，林平之退一步。那農婦罵得興起，提起掃帚向林平之臉上拍來。林平之大怒，斜身一閃，舉掌便欲向她擊去，陡然動念：「我求食不遂，卻去毆打這鄉下蠢婦，豈不笑話？」硬生生將這一掌收轉，豈知用力大了，收掌不易，一個踉蹌，左腳踹上了一堆牛糞，腳下一滑，仰天便倒。那農婦哈哈大笑，罵道：「小毛賊，教你跌個好的！」一掃帚拍在他頭上，再在他身上吐了口唾涎，這才轉身回屋。

林平之受此羞辱，憤懣難言，掙扎著爬起，背上手上都是牛糞。正狼狽間，那農婦從屋中出來，拿著四枝煮熟的玉米棒子，交在他手裏，笑罵：「小鬼頭，這就吃吧！老天爺生了你這樣一張俊臉蛋，比

人家新媳婦還好看，偏就是不學好，好吃懶做，有個屁用？」林平之大怒，便要將玉米棒子摔出。那農婦笑道：「好，你摔，你摔！你有種不怕餓死，就把玉米棒子摔掉，餓死你這小賊。」林平之心想：

「要救爹爹媽媽，報此大仇，重振福威鏢局，今後須得百忍千忍，再艱難恥辱的事，也當咬緊牙關，狠狠忍住。給這鄉下女人羞辱一番，又算得甚麼？」便道：「多謝你了！」張口便往玉米棒子咬去。那農婦笑道：「我料你不肯摔。」轉身走開，自言自語：「這小鬼餓得這樣厲害，我那隻雞看來不是他偷的。唉，我家這天殺的，能有他一半好脾氣，也就好了。」

林平之一路乞食，有時則在山野間採摘野果充飢，好在這一年福建省年歲甚熟，五穀豐登，民間頗有餘糧，他雖然將臉孔塗得污穢，但面目俊秀，言語文雅，得人好感，求食倒也不難。沿路打聽父母的音訊，卻那裏有半點消息。

行得八九日後，已到了江西境內，他問明途徑，逕赴南昌，心想南昌有鏢局的分局，該當有些消息，至不濟也可取些盤纏，討匹快馬。

到得南昌城內，一問福威鏢局，那行人說道：「福威鏢局？你問來幹麼？鏢局子早燒成了一片白地，連累左鄰右舍數十人家都讓燒得精光。」林平之心中暗叫一聲苦，來到鏢局的所在，果見整條街都是焦木赤磚，遍地瓦礫。他悄立半晌，心道：「那自是青城派的惡賊們幹的。此仇不報，枉自為人。」在南昌更不耽擱，即日西行。

不一日來到湖南省會長沙，他料想長沙分局也必給青城派的人燒了。豈知問起福威鏢局出了甚麼事，幾個行人都茫然不知。林平之大喜，問明了所在，大踏步向鏢局走去。

來到鏢局門口，只見這湖南分局雖不及福州總局的威風，卻也是朱漆大門，門畔蹲著兩隻石獅，好生堂皇，林平之向門內一望，不見

有人，心下躊躇：「我如此襤褸狼狽的來到分局，豈不教局中的鏢頭們看小了？」

抬起頭來，只見門首那塊「福威鏢局湘局」的金字招牌竟然倒轉著懸掛，他好生奇怪：「分局的鏢頭們怎地如此粗心大意，連招牌也會倒掛？」轉頭去看旗桿上的旗子時，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，只見左首旗桿上懸著一對爛草鞋，右首旗桿掛著的竟是一條女子花褲，撕得破破爛爛的，卻兀自在迎風招展。

正錯愕間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局裏走出一人，喝道：「龜兒子在這裏探頭探腦的，想偷甚麼東西？」林平之聽他口音便和方人智、賈人達等一夥人相似，乃是川人，不敢向他瞧去，便即走開，突然屁股上一痛，已讓人踢了一腳。林平之大怒，回身便欲相鬥，但心念電轉：「這裏的鏢局定是給青城派佔了，我正可從此打探爹爹媽媽的訊息，怎地沉不住氣？」當即假裝不會武功，撲身摔倒，半天爬不起來。那人哈哈大笑，又罵了幾聲「龜兒子」。

林平之慢慢掙扎著起來，到小巷中討了碗冷飯吃了，尋思：「敵人便在身畔，可千萬大意不得。」更在地下找些煤灰，將一張臉塗得漆黑，在牆角落裏抱頭而睡。

等到二更時分，他取出長劍，插在腰間，繞到鏢局後門，側耳聽得牆內並無聲息，這才躍上牆頭，見牆內是個果園，輕輕躍下，挨著牆邊一步步掩將過去。四下裏黑沉沉地，既無燈火，又無人聲。林平之心中怦怦大跳，摸壁而行，唯恐腳下踏著柴草磚石，發出聲音，走過了兩個院子，見東邊廂房窗中透出燈光，走近幾步，便聽到有人說話。他極緩極緩的踏步，弓身走到窗下，屏住呼吸，一寸一寸的蹲低，靠牆而坐。

剛坐到地下，便聽得一人說道：「咱們明天一早，便將這龜兒鏢局一把火燒了，免得留在這兒現眼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不行！不能燒。」

皮師哥他們在南昌一把火燒了龜兒鏢局，聽說連累鄰居的房子也燒了幾十間，於咱們青城派俠義道的名頭可不大好聽。這一件事多半要受師父責罰。」林平之暗罵：「果然是青城派幹的好事，還自稱俠義道呢！好不要臉。」只聽先前那人道：「是，這可燒不得！那就好端端給他留著麼？」另一人笑道：「吉師弟，你想想，咱們倒掛了這狗賊的鏢局招牌，又給他旗桿上掛一條女人爛褲，福威鏢局的名字在江湖上可整個毀啦。這條爛褲掛得越久越好，又何必一把火給它燒了？」那姓吉的笑道：「申師哥說得是。嘿嘿，這條爛褲，真叫他福威鏢局倒足了霉，三百年也不得翻身。」

兩人笑了一陣。那姓吉的道：「咱們明日去衡山給劉正風道喜，得帶些甚麼禮物才好？禮物要是小了，青城派臉上可不大好看。」

那姓申的笑道：「禮物我早備下了，你放心，包你不丟青城派的臉。說不定劉正風這次金盆洗手的席上，咱們的禮物還要大出風頭呢。」那姓吉的喜道：「那是甚麼禮物？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？」那姓申的笑了幾聲，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咱們借花獻佛，可不用自己掏腰包。你瞧瞧，這份禮夠不夠光采？」只聽得房中簌簌有聲，當是在打開甚麼包裹。那姓吉的一聲驚呼，叫道：「了不起！申師哥神通廣大，那裏去弄來這麼貴重的東西？」

林平之真想探眼到窗縫中去瞧瞧，到底是甚麼禮物，但想一伸頭，窗上便有黑影，給敵人發現了可大事不妙，只得強自克制。只聽那姓申的笑道：「咱們佔這福威鏢局，難道是白佔的？這一對玉馬，我本來想孝敬師父的，眼下說不得，只好便宜了劉正風這老兒了。」林平之又是一陣氣惱：「原來他搶了我鏢局中的珍寶，自己去做人情，那不是盜賊的行徑麼？長沙分局自己那有甚麼珍寶，自然是給人家保的鏢了。這對玉馬必定價值不菲，倘若要不回來，還不是要爹爹設法張羅著去賠償東主。」

那姓申的又笑道：「這裏四包東西，一包孝敬眾位師娘，一包分

給眾位師兄弟，一包是你的，一包是我的。你揀一包罷！」那姓吉的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過得片刻，突然「嘩」的一聲驚呼，道：「都是金銀珠寶，咱們這可發了大財啦。龜兒子這福威鏢局，入他個先人板板，搜刮得可真不少。師哥，你從那裏找出來的？我裏裏外外找了十幾遍，差點兒給他地皮一塊塊撬開來，也只找到一百多兩碎銀子，你怎地不動聲色，格老子把寶藏搜了出來？」那姓申的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鏢局中的金銀珠寶，豈能隨隨便便放在尋常地方？這幾天我瞧你開抽屜，劈箱子，拆牆壁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早料到是瞎忙，只不過說了你也不信，反正也忙不壞你這小子。」

那姓吉的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！申師哥，你從那裏找出來的？」那姓申的道：「你倒想想，這鏢局子中有一樣東西很不合道理，那是甚麼？」姓吉的道：「不合道理？我瞧這龜兒子鏢局不合道理的東西多得很。他媽的功夫稀鬆平常，卻在門口旗桿之上，高高扯起一隻威風凜凜的大獅子。」那姓申的笑道：「大獅子給換上條爛褲子，那就挺合道理了。你再想想，這鏢局子裏還有甚麼希奇古怪的事兒？」那姓吉的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這些湖南驢子幹的邪門事兒太多。你想這姓張的鏢頭是這裏一局之主，他睡覺的房間隔壁屋裏，卻去放上一口死人棺材，豈不活該倒霉，哈哈！」姓申的笑道：「你得動動腦筋啊。他為甚麼在隔壁房裏放口棺材？難道棺材裏的死人是他老婆兒子，他捨不得嗎？恐怕不見得。是不是在棺材裏收藏了甚麼要緊東西，以便掩人耳目……」

那姓吉的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對，對！這些金銀珠寶，便就藏在棺材之中？妙極，妙極，他媽的，先人板板，走鏢的龜兒花樣真多。」又道：「申師哥，這兩包一般多少，我怎能跟你平分？你該多要些才是。」只聽得玎璫簌簌聲響，想是他從一包金銀珠寶之中抓了些，放入另一包中。那姓申的也不推辭，只笑了幾聲。那姓吉的道：「申師哥，我去打盆水來，咱們洗腳，這便睡了。」說著打了個呵欠，推門出來。

林平之縮在窗下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斜眼見那姓吉的漢子身材矮矮胖胖，多半便是那日間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的。

過了一會，這姓吉的端了一盆熱水進房，說道：「申師哥，師父這次派了咱們師兄弟幾十人出來，看來還是咱二人所得最多，托了你的福，連我臉上也有光采。蔣師哥他們去挑廣州分局，馬師哥他們去挑杭州分局，他們莽莽撞撞的，就算見到了棺材，也想不到其中藏有金銀財物。」那姓申的笑道：「方師哥、于師弟、賈人達他們挑了福州總局，虜獲想必比咱哥兒倆更多，只是將師娘寶貝兒子的一條性命送在福州，說來還是過大於功。」那姓吉的道：「攻打福威鏢局總局，是師父親自押陣的，方師哥、于師弟他們不過做先行官。余師弟喪命，師父多半也不會怎麼責怪方師哥他們照料不周。咱們這次大舉出動，大夥兒在總局和各省分局一起動手，想不到林家的玩藝兒徒有虛名，單憑方師哥他們三個先鋒，就將林震南夫妻捉了來。這一次，可連師父也走了眼啦。哈哈！」

林平之只聽得額頭冷汗涔涔而下，尋思：「原來青城派早就深謀遠慮，同時攻我總局和各省分局。倒不是因我殺了那姓余的而起禍。我即使不殺這姓余的惡徒，他們一樣要對我鏢局下手。余滄海還親自到了福州，怪不得那摧心掌如此厲害。但不知我鏢局甚麼地方得罪了青城派，他們竟下手這等狠毒？」一時自咎之情雖然略減，氣憤之意卻更直湧上來，若不是自知武功不及對方，真欲破窗而入，刃此二獠。

但聽得房內水響，兩人正自洗腳。又聽那姓申的道：「倒不是師父走眼，當年福威鏢局威震東南，似乎確有真實本事，辟邪劍法在武林中得享大名，不能全靠騙人。多半後代子孫不肖，沒學到祖宗的玩藝兒。」林平之黑暗中面紅過耳，大感慚愧。

那姓申的又道：「咱們下山之前，師父跟我們拆解辟邪劍法，雖然幾個月內難以學得周全，但我看這套劍法確是潛力不小，只不易發

揮罷了。吉師弟，你領悟到了多少？」那姓吉的笑道：「我聽師父說，連林震南自己也沒能領悟到劍法要旨，那我也懶得多用心思啦。申師哥，師父傳下號令，命本門弟子回到衡山取齊，那麼方師哥他們要押著林震南夫婦到衡山了。不知那辟邪劍法的傳人是怎樣一副德性？」

林平之聽到父母健在，卻給人押解去衡山，心頭大震之下，既感歡喜，又覺難受。

那姓申的笑道：「再過幾天，你就見到了，不妨向他領教領教辟邪劍法的功夫。」

突然喀的一聲，窗格推開。林平之吃了一驚，只道被他們發見了行跡，待要奔逃，突然間豁喇一聲，一盆熱水兜頭潑下，他險些驚呼出聲，跟著眼前一黑，房內熄了燈火。

林平之驚魂未定，只覺一條條水流從臉上淋下，臭烘烘地，才知是姓吉的將洗腳水從窗中潑將出來，淋了他一身。對方雖非故意，自己受辱卻也不小，但想既探知了父母的消息，別說是洗腳水，便是尿水糞水，淋得一身又有何妨？此刻萬籟俱寂，倘若就此走開，只怕給二人知覺，且待他們睡熟了再說。當下仍靠在窗下的牆上不動，過了好一會，聽得房中鼾聲響起，這才慢慢站起。

一回頭，猛見一個長長的影子映在窗上，一晃一晃的抖動，他惕然心驚，急忙矮身，見窗格兀自擺動，原來那姓吉的倒了洗腳水後沒將窗格門上。林平之心想：「報仇雪恨，正是良機！」右手拔出腰間長劍，左手輕輕拉起窗格，輕跨入房，放下窗格。月光從窗紙中透將進來，只見兩邊牀上各睡著一人。一人朝裏而臥，頭髮微禿，另一人仰天睡著，頰下生著一叢如亂茅草般的短鬚。牀前的桌上放著五個包裹，兩柄長劍。

林平之提起長劍，心想：「一劍一個，猶如探囊取物一般。」正

要向那仰天睡著的漢子頸中砍去，心下又想：「我此刻偷偷摸摸的殺此二人，豈是英雄好漢的行徑？他日我練成了家傳武功，再來誅滅青城羣賊，方是大丈夫所為。」當下慢慢將五個包裹提去放在靠窗桌上，輕輕推開窗格，跨了出來，將長劍插在腰裏，取過包裹，將三個負在背上縛好，雙手各提一個，一步步走向後院，生恐發出聲響，驚醒了二人。

他打開後門，走出鏢局，辨明方向，來到南門。其時城門未開，走到城牆邊的一個土丘之後，倚著土丘養神，唯恐青城派二人知覺，追趕前來，心中不住怦怦而跳。直等到天亮開城，他一出城門，立時發足疾奔，一口氣奔了十數里，這才心下大定，自離福州城以來，直至今刻，胸懷方得一暢。見前面道旁有家小麵店，進店去買碗麵吃，他仍不敢多有耽擱，吃完麵後，伸手到包裹中去取銀兩會鈔，摸到一小錠銀子付帳。店家將店中所有銅錢拿出來做找頭，兀自不足。林平之一路上低聲下氣，受人欺辱，這時候將手一擺，大聲道：「都收下罷，不用找了！」終於回復了大少爺、少鏢頭的豪闊氣概。

又行三十餘里後，來到一個大鎮，林平之到客店中開了間上房，門門關窗，打開五個包裹，見四個包裹中都是黃金白銀、珠寶首飾，第五個小包中是隻錦緞盒子，裝著一對五寸來高的羊脂玉馬，心想：「我鏢局一間長沙分局，便存有這許多財寶，也難怪青城派要生覬覦之心。」當下將一些碎銀兩取出放在身邊，將五個包裹併作一包，負在背上，到市上買了兩匹好馬，兩匹馬替換乘坐，每日只睡兩三個時辰，連日連夜的趕路。

不一日到了衡山，一進城，便見街上來來去去的甚多江湖漢子，林平之只怕撞到方人智等人，低下了頭，逕去投店。那知連問了數家，都已住滿了。店小二道：「再過兩天，便是劉大爺金盆洗手的好日子，小店住滿了賀客，你家到別處問問罷！」

林平之只得往僻靜的街道上找去，又找了三處客店，才尋得一間

小房，尋思：「我雖塗污了臉，但方人智那廝甚是機靈，只怕還是給他認了出來。」到藥店中買了三張膏藥，貼在臉上，把雙眉拉得垂了下來，又將左邊嘴角拉得翻了上去，露出半副牙齒，在鏡中一照，但見這副尊容說不出的猥蕪，自己也覺可憎之極；又將那裝滿金銀珠寶的大包裹貼肉縛好，再在外面罩上布衫，微微彎腰，登時變成了一個背脊隆起的駝子，心想：「我這麼一副怪模樣，便爹媽見了也認我不出，那就再也不用耽心了。」

吃了一碗排骨大麵，便到街上閒蕩，心想最好能撞到父母，否則只須探聽到青城派的一些訊息，也大有裨益。走了半日，忽然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。他在街邊買了個洪油斗笠，戴在頭上，眼見天邊黑沉沉地，殊無停雨之象，轉過一條街，見一間茶館中坐滿了人，便進去找了個座頭。茶博士泡了壺茶，端上一碟南瓜子、一碟蠶豆。

他喝了杯茶，咬著瓜子解悶，忽聽有人說道：「駝子，大夥兒坐坐行不行？」那人也不等林平之回答，大刺刺便坐將下來，跟著又有兩人打橫坐下。

林平之初時渾沒想到那人是對自己說話，一怔之下，才想到「駝子」乃是自己，忙陪笑道：「行，行！請坐，請坐！」只見這三人都身穿黑衣，腰間掛著兵刃。

這三條漢子自顧自的喝茶聊天，再也沒去理會林平之。一個年輕漢子道：「這次劉三爺金盆洗手，場面當真不小，離正日還有兩天，衡山城裏就已擠滿了賀客。」另一個瞎了一隻眼的漢子道：「那自然啦。衡山派本身已有多大威名，再加五嶽劍派聯手，聲勢浩大，那一個不想跟他們結交結交？再說，劉正風劉三爺武功了得，三十六手

『迴風落雁劍』，號稱衡山派第二把高手，只比掌門人莫大先生稍遜一籌。平時早有人想跟他套交情了。只是他一不做壽，二不娶媳，三不嫁女，沒甚麼交情好套。這一次金盆洗手的大喜事，武林羣豪自然聞風而集。我看明後兩日，衡山城中還有得熱鬧呢。」

另一個花白鬍子道：「若說都是來跟劉正風套交情，那倒不見得，咱哥兒三個就並非為此而來，是不是？劉正風金盆洗手，那是說從今而後再也不出拳動劍，決不過問武林中的是非恩怨，江湖上算是沒了這號人物。他既立誓決不使劍，他那三十六路『迴風落雁劍』的劍招再高，又有甚麼用處？一個會家子金盆洗手，便跟常人無異，再強的高手也如廢人了。旁人跟他套交情，又圖他個甚麼？」那年輕人道：「劉三爺今後雖不再出拳使劍，但他總是衡山派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。交上了劉三爺，便是交上了衡山派，也就是交上了五嶽劍派哪！」那花白鬍子冷笑道：「結交五嶽劍派，你配麼？」

那瞎子道：「彭大哥，話可不是這麼說。人在江湖，多一個朋友不多，少一個冤家不少。五嶽劍派雖然武藝高，聲勢大，人家可也沒將江湖上的朋友瞧低了。他們若真驕傲自大，不將旁人放在眼裏，怎麼衡山城中又有這許多賀客呢？」

那姓彭的花白鬍子哼了一聲，不再說話，過了一會，才輕聲道：「多半是趨炎附勢之徒，老子瞧著心頭有氣。」

林平之只盼這三人不停談下去，或許能聽到些青城派的訊息，那知這三人話不投機，各自喝茶，卻不再說話了。

忽聽得背後有人低聲說道：「王二叔，聽說衡山派這位劉三爺還只五十來歲，正當武功鼎盛的時候，為甚麼忽然要金盆洗手？那不是辜負了這副好身手嗎？」一個蒼老的声音道：「武林中人金盆洗手，原因很多。倘若是黑道上的大盜，一生作的孽多，洗手之後，這打家劫舍、殺人放火的勾當算是從此不幹了，那一來是改過遷善，給兒孫們留個好名聲；二來地方上如有大案發生，也好洗脫了自己嫌疑。劉三爺家財富厚，衡山劉家已發了幾代，這一節當然跟他沒干係。」另一人道：「是啊，那是全不相干。」

那王二叔道：「學武的人，一輩子動刀動槍，不免殺傷人命，多

結冤家。一個人臨到老來，想到江湖上仇家眾多，不免有點兒寢食不安，像劉三爺這般廣邀賓客，揚言天下，說道從今而後再也不動刀劍了，那意思是說，他的仇家不必耽心他再去報復，卻也盼他們別再來找他麻煩。」那年輕人道：「王二叔，我瞧這樣幹很是吃虧。」那王二叔道：「為甚麼吃虧？」那年輕人道：「劉三爺固然是不去找人家了，人家卻隨時可來找他。如有人要害他性命，劉三爺不動刀動劍，豈不是任人宰割，沒法還手麼？」那王二叔笑道：「後生家當真沒見識。人家真要殺你，又那有不還手的？再說，像衡山派那樣的聲勢，劉三爺那樣高的武功，他不去找人家麻煩，別人早已拜神還願、上上大吉了，那裏有人吃了獅子心、豹子膽，敢去找他老人家的麻煩？就算劉三爺他自己不動手，劉門弟子眾多，又有那一個是好惹的？你這可真叫做杞人憂天了。」

坐在林平之對面的花白鬍子自言自語：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能人之上更有能人。又有誰敢自稱天下無敵？」他說的聲音甚低，後面二人沒聽見。

只聽那王二叔又道：「還有些開鏢局子的，要是賺得夠了，急流勇退，乘早收業，金盆洗手，不再在刀頭上找這賣命錢，也算得是聰明見機之舉。」這幾句話鑽入林平之耳中，當真驚心動魄：「我爹爹倘若早幾年便急流勇退，金盆洗手，卻又如何？」

只聽那花白鬍子又在自言自語：「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上亡。可是當局者迷，這『急流勇退』四字，卻又談何容易？」那瞎子道：「是啊，因此這幾天我老聽人家說：『劉三爺的聲名正當如日中天，突然急流勇退，委實了不起，令人好生欽佩。』」

突然間左首桌上有個身穿綢衫的中年漢子說道：「兄弟日前在武漢三鎮，聽得武林中的同道說起，劉三爺金盆洗手，退出武林，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」那瞎子轉身道：「武漢的朋友們卻怎樣說，這位朋友可否見告？」那人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這種話在武漢說說不打緊，到

得衡山城中，就不能隨便亂說了。」

另一個矮胖子粗聲粗氣的道：「這件事知道的人著實不少，你又何必裝得莫測高深？大家都在說，劉三爺只因武功太高，人緣太好，這才不得不金盆洗手。」

他說話聲音很大，茶館中登時有許多眼光都射向他的臉上。好幾個人齊聲問道：「為甚麼武功太高，人緣太好，便須退出武林，這豈不奇怪？」

那矮胖漢子得意洋洋的道：「不知內情的人自然覺得奇怪，知道了卻毫不希奇了。」有人便問：「那是甚麼內情？」那矮胖子只微笑不語。隔著幾張桌子的一個瘦子冷冷的道：「你們多問甚麼？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就只信口胡吹。」那矮胖子受激不過，大聲道：「誰說我不知道？劉三爺金盆洗手，那是為了顧全大局，免得衡山派中發生門戶之爭。」

好幾人七張八嘴的道：「甚麼顧全大局？」「甚麼門戶之爭？」「難道他們師兄弟之間有意見麼？」

那矮胖子道：「外邊的人雖說劉三爺是衡山派的第二把高手，可是衡山派自己，上上下下卻都知道，劉三爺在這三十六路『迴風落雁劍』上的造詣，早已高出掌門人莫大先生很多。莫大先生一劍能刺落三頭大雁，劉三爺一劍卻能刺落五頭。劉三爺門下的弟子，個個又勝過莫大先生門下的。眼下形勢已越來越不對，再過得幾年，莫大先生的聲勢一定會給劉三爺壓了下去，聽說雙方在暗中已衝突過好幾次。劉三爺家大業大，不願跟師兄爭這虛名，因此要金盆洗手，以後便安安穩穩做他的富家翁了。」

好幾人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劉三爺深明大義，很難得啊！」又有人道：「那莫大先生可就不對了，他逼得劉三爺退出武林，豈不是削弱了自己衡山派的聲勢？」那身穿綢衫的中年漢子冷笑道：「天下

事情，那有面面都顧得周全的？我只要坐穩掌門人的位子，本派聲勢增強也好，削弱也好，那是管他娘的了。」

那矮胖子喝了幾口茶，將茶壺蓋敲得噹噹直響，叫道：「沖茶，沖茶！」又道：「所以哪，這明明是衡山派中的大事，各門各派都有賀客到來，可是衡山派自己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忽然門口咿咿呀呀的響起胡琴之聲，有人唱道：「嘆楊家，秉忠心，大宋……扶保……」嗓門拉得長長的，聲音甚是蒼涼。眾人一齊轉頭望去，只見一張板桌旁坐了個身材瘦長的老者，臉色枯槁，披一件青布長衫，洗得青中泛白，形狀落拓，顯是個唱戲討錢的。那矮胖子喝道：「鬼叫一般，嘈些甚麼？打斷了老子的話頭。」那老者立時放低了琴聲，口中仍哼著：「金沙灘……雙龍會……一戰敗了……」

有人問道：「這位朋友，剛才你說各門各派都有賀客到來，衡山派自己卻又怎樣？」那矮胖子道：「劉三爺的弟子們，當然在衡山城中到處迎客招呼。但除了劉三爺的親傳弟子之外，你們在城中可遇著了衡山派的其他弟子沒有？」眾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道：「是啊，怎麼一個也不見？這豈非太不給劉三爺面子嗎？」

那矮胖子向那身穿綢衫的漢子笑道：「所以哪，我說你膽小怕事，不敢提衡山派中的門戶之爭，其實有甚麼相干？衡山派的人壓根兒不會來，又有誰聽見了？」

忽然間胡琴之聲漸響，調門一轉，那老者唱道：「小東人，闖下了，滔天大禍……」一個年輕人喝道：「別在這裏惹厭了，拿錢去罷！」手一揚，一串銅錢飛將過去，咣的一聲，不偏不倚的正落在那老者面前，手法甚準。那老者道了聲謝，收起銅錢。

那矮胖子讚道：「原來老弟是暗器名家，這一手可帥得很哪！」那年輕人笑了笑，道：「不算得甚麼？這位大哥，照你說來，莫大先

生當然不會來了！」那矮胖子道：「他怎麼會來？莫大先生和劉三爺師兄弟倆勢成水火，一見面便要拔劍動手。劉三爺既然讓了一步，他也該心滿意足了。」

那賣唱老者忽然站起，慢慢走到他身前，側頭瞧了他半晌。那矮胖子怒道：「老頭子幹甚麼？」那老者搖頭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！」轉身走開。矮胖子大怒，伸手正要往他後心抓去，忽然眼前青光一閃，一柄細細的長劍晃向桌上，叮叮叮的響了幾下。

那矮胖子大吃一驚，縱身後躍，生怕長劍刺到他身上，卻見那老者緩緩將長劍從胡琴底部插入，劍身盡沒。原來這柄劍藏在胡琴之中，劍刃通入胡琴的把手，從外表看來，誰也不知這把殘舊的胡琴內竟會藏有兵刃。那老者又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！」緩緩走出茶館。眾人目送他背影在雨中消失，蒼涼的胡琴聲隱隱約約傳來。

忽然有人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叫道：「你們看，你們看！」眾人順著他手指所指之處瞧去，只見那矮胖子桌上放著的七隻茶杯，每一隻都給削去了半寸來高的一圈。七個瓷圈跌在茶杯之旁，茶杯卻一隻也沒傾倒。

茶館中的幾十個人都圍了攏來，紛紛議論。有人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劍法如此厲害？」有人道：「一劍削斷七隻茶杯，茶杯卻一隻不倒，當真神乎其技。」有人向那矮胖子道：「幸虧那位老先生劍下留情，否則老兄的頭頸，也和這七隻茶杯一模一樣了。」又有人道：「這老先生當然是位成名的高手，又怎能跟常人一般見識？」

那矮胖子瞧著七隻半截茶杯，只怔怔發呆，臉上已沒半點血色，對旁人的言語一句也沒聽進耳中。那身穿綢衫的中年人道：「是麼？我早勸你少說幾句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眼前衡山城中臥虎藏龍，不知有多少高人到了。這位老先生定是莫大先生的好朋友，他聽得你背後議論莫大先生，自然要教訓教訓你了。」

那花白鬍子忽然冷冷的道：「甚麼莫大先生的好朋友？他自己就是衡山派掌門、『瀟湘夜雨』莫大先生！」

眾人又都一驚，齊問：「甚麼？他……他便是莫大先生？你怎麼知道？」

那花白鬍子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莫大先生愛拉胡琴，一曲〈瀟湘夜雨〉，聽得人眼淚也會掉下來。『琴中藏劍，劍發琴音』這八字，是他老先生武功的寫照。各位既到衡山城來，怎會不知？這位兄台剛才說甚麼劉三爺一劍能刺五頭大雁，莫大先生卻只能刺得三頭。他便一劍削斷七隻茶杯給你瞧瞧。茶杯都能削斷，刺雁又有何難？因此他要罵你胡說八道了。」

那矮胖子兀自驚魂未定，垂頭不敢作答。那穿綢衫的漢子會了茶錢，拉了他便走。

茶館中眾人見到「瀟湘夜雨」莫大先生顯露了這一手驚世駭俗的神功，無不心寒，均想適才那矮胖子稱讚劉正風而對莫大先生頗有微詞，自己不免隨聲附和，說不定便此惹禍上身，各人紛紛會了茶錢離去，頃刻之間，一座鬧閶閶的茶館登時冷冷清清。除了林平之外，便只角落裏有兩個人伏在桌上打盹。

林平之瞧著七隻半截茶杯和從茶杯上削下來的七個瓷圈，尋思：「這老人模樣猥蕙，似乎伸一根手指便能將他推倒，那知他長劍一晃，便削斷了七隻茶杯。我若不出福州，焉知世上竟有這等人物？我在福威鏢局中坐井觀天，只道江湖上再厲害的好手，至多也不過和我爹爹在伯仲之間。唉！我若能拜得此人為師，苦練武功，或者尚能報得大仇，否則是終身無望了。」又想：「我何不去尋找這位莫大先生，苦苦哀懇，求他救我父母，收我為弟子？」剛站起身來，突然又想：「他是衡山派掌門人，五嶽劍派和青城派互通聲氣，他怎肯為我一個毫不相干之人去得罪朋友？」言念及此，復又頹然坐倒。

忽聽得一個清脆嬌嫩的聲音說道：「二師哥，這兩老是不停，濺得我衣裳快濕透了，在這裏喝杯茶去。」

林平之心中一凜，認得便是救了他性命的那賣酒醜女的聲音，急忙低頭。只聽另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好罷，喝杯熱茶暖暖肚。」兩個人走進茶館，坐在林平之斜對面的一個座頭。林平之斜眼瞧去，果見那賣酒少女一身青衣，背向著自己，打橫坐著的是那自稱姓薩、冒充少女祖父的老者，心道：「原來你二人是師兄妹，卻喬裝祖孫，到福州城來有所圖謀。卻不知他們又為甚麼要救我？說不定他們知道我爹娘的下落。」

茶博士收拾了桌上的殘杯，泡上茶來。那老者一眼見到旁邊桌上的七隻半截茶杯，不禁「咦」的一聲低呼，道：「小師妹，你瞧！」那少女也十分驚奇，道：「這一手功夫好了得，是誰削斷了七隻茶杯？」

那老者低聲道：「小師妹，我考你一考，一劍七出，砍金斷玉，這七隻茶杯，是誰削斷的？」那少女微嗔道：「我又沒瞧見，怎知是誰削……」突然拍手笑道：「我知道啦！我知道啦！三十六路迴風落雁劍，第十七招『一劍落九雁』，這是劉正風劉三爺的傑作。」那老者笑著搖頭道：「只怕劉三爺的劍法還不到這造詣，你只猜中了一半。」那少女伸出食指，指著他笑道：「你別說下去，我知道了。這……這……這是『瀟湘夜雨』莫大先生！」

突然間六七個聲音一齊響起，有的拍手，有的轟笑，都道：「師妹好眼力。」

林平之吃了一驚：「那裏來了這許多人？」斜眼瞧去，只見本來伏在桌上打瞌睡的兩人已站了起來，另有四人從茶館內堂走出來，有的是腳夫打扮，有個手拿算盤，是個做買賣的模樣，更有個肩頭蹲著頭小猴兒，似是耍猴兒戲的。

那少女笑道：「哈，一批下三濫的原來都躲在這裏，倒嚇了我一大跳！大師哥呢？」那耍猴兒的笑道：「怎麼一見面就罵我們是下三濫的？」那少女笑道：「偷偷躲起來嚇人，怎麼不是江湖上下三濫的勾當？大師哥怎的不跟你們在一起？」

那耍猴兒的笑道：「別的不問，就只問大師哥。見了面還沒說得兩三句話，就連問兩三句大師哥？怎麼又不問問你六師哥？」那少女頓足道：「呸！你這猴兒好端端的在這兒，又沒死，又沒爛，多問你幹麼？」那耍猴兒的笑道：「大師哥又沒死，又沒爛，你卻又問他幹麼？」那少女嗔道：「我不跟你說了。四師哥，只有你是好人，大師哥呢？」那腳夫打扮的人還未回答，已有幾個人齊聲笑道：「只有四師哥是好人，我們都是壞人了。老四，偏不跟她說。」那少女道：「希罕嗎？不說就不說。你們不說，我和二師哥在路上遇見一連串稀奇古怪的事兒，也別想我告訴你們半句。」

那腳夫打扮的人一直沒跟她說笑，似是個淳樸木訥之人，這時才道：「我們昨兒跟大師哥在衡陽分手，他叫我們先來。這會兒多半他酒也醒了，就會趕來。」那少女微微皺眉，道：「又喝醉了？」那腳夫打扮的人道：「是。」那手拿算盤的道：「這一會可喝得好痛快，從早晨喝到中午，又從中午喝到傍晚，少說也喝了二三十斤好酒！」那少女道：「這豈不喝壞了身子？你怎不勸勸他？」那手拿算盤的人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大師哥肯聽人勸，真是太陽從西邊出啦。除非小師妹勸他，他或許還這麼少喝一斤半斤。」眾人都笑了起來。

那少女道：「為甚麼又大喝起來？遇到了甚麼高興事麼？」那手拿算盤的道：「這可得問大師哥自己了。他多半知道到得衡山城，就可和小師妹見面，一開心，便大喝特喝起來。」那少女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但言下顯然頗為歡喜。

林平之聽著他們師兄妹說笑，尋思：「聽他們話中說來，這姑娘對她大師兄似乎頗有情意。然而這二師哥已這樣老，大師哥當然更加

老了，這姑娘不過十六七歲，怎麼去愛上個糟老頭兒？」轉念一想，登時明白：「啊，是了。這姑娘滿臉麻皮，相貌實在太過難看，誰也瞧她不上，因此只好去愛上一個老年喪偶的酒鬼。」

只聽那少女又問：「大師哥昨天一早便喝酒了？」

那耍猴兒的道：「不跟你說個一清二楚，反正你也不放過我們。昨兒一早，我們七個人正要動身，大師哥忽然聞到街上酒香撲鼻，一看之下，原來是個叫化子手拿葫蘆，一股勁兒的口對葫蘆喝酒。大師哥登時酒癮大發，上前和那化子攀談，讚他的酒好香，又問那是甚麼酒。那化子道：『這是猴兒酒！』大師哥道：『甚麼叫猴兒酒？』那化子說道：湘西山林中的猴兒會用果子釀酒。猴兒採的果子最鮮最甜，因此釀出來的酒也極好，那化子在山中遇上了，剛好猴羣不在，便偷了三葫蘆酒，還捉了一頭小猴兒，喏，就是這傢伙了。」說著指指肩頭上的猴兒。這猴兒的後腿給一根麻繩縛著，繫住在他手臂上，不住的摸頭搔腮，擠眉弄眼，神情甚是滑稽。

那少女瞧瞧那猴兒，笑道：「六師哥，難怪你外號叫作六猴兒，你和這隻小東西，真個是一對兄弟。」

那六猴兒板起了臉，一本正經的道：「我們不是親兄弟，是師兄弟。這小東西是我的師哥，我是老二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那少女笑道：「好啊，你敢繞了彎子罵大師哥，瞧我不告你一狀，他不踢你幾個筋斗才怪！」又問：「怎麼你兄弟又到了你手裏？」六猴兒道：「我兄弟？你說這小畜生嗎？唉，說來話長，頭痛頭痛！」那少女笑道：「你不說我也猜得到，定是大師哥把這猴兒要了來，叫你照管，盼這小東西也釀一葫蘆酒給他喝！」六猴兒道：「果真是一……」他似乎本想說「一屁彈著」，但只說了個「一」字，隨即忍住，轉口道：「是，是，你猜得對。」

那少女微笑道：「大師哥就愛搞這些古裏古怪的玩意兒。猴兒在山裏才會做酒，給人家捉住了，又怎肯去採果子釀酒？你放牠去採果子，牠怎不跑了？」她頓了一頓，笑道：「否則的話，怎麼又不見咱們的六猴兒釀酒呢？」

六猴兒板起臉道：「師妹，你不敬師兄，沒上沒下的亂說。」那少女笑道：「啊唷，這當兒擺起師兄架子來啦。六師哥，你還是沒說到正題，大師哥又怎地從早到晚喝個不停。」六猴兒道：「是了。當時大師哥也不嫌髒，就向那叫化子討酒喝，啊唷，這叫化子身上污垢足足有三寸厚，爛衫上白虱鑽進鑽出，眼淚鼻涕，滿臉都是，多半葫蘆中也有不少濃痰鼻涕……」那少女掩口皺眉，道：「別說啦，叫人聽得噁心。」六猴兒道：「你噁心，大師哥才不噁心呢！那化子說：三葫蘆猴兒酒，喝得只賸下這大半葫蘆，決不肯給人的。大師哥拿出一兩銀子來，說一兩銀子喝一口。」那少女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啐道：「饞嘴鬼！」

那六猴兒道：「那化子這才答允了，接過銀子，說道：『只許一口，多喝可不成！』大師哥道：『說好一口，自然是一口！』他把葫蘆湊到嘴上，張口便喝。那知他這一口好長，只聽得骨噹骨噹直響，一口氣可就把大半葫蘆酒都喝乾了。原來大師哥使出師父所授的氣功來，竟不換氣，猶似烏龍取水，把大半葫蘆酒喝得滴酒不賸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一齊哈哈大笑。

六猴兒又道：「小師妹，昨天你如在衡陽，親眼見到大師哥喝酒的這一路功夫，那真非叫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可。他『神凝丹田，息遊紫府，身若凌虛而超華嶽，氣如沖霄而撼北辰』，這門氣功當真使得出神入化，奧妙無窮。」

那少女笑得直打跌，罵道：「瞧你這貧嘴鬼，把大師哥形容得這般缺德。哼，你取笑咱們氣功的口訣，可小心些！」

六猴兒笑道：「我這可不是瞎說。這裏六位師兄師弟，大家都瞧見的。大師哥是不是使氣功喝那猴兒酒？」旁邊的幾人都點頭道：「小師妹，那確是真的。」

那少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功夫可有多難，大家都不會，偏他一個人會，卻拿去騙叫化子的酒喝。」語氣中似頗有憾，卻也不無讚譽之意。

六猴兒道：「大師哥喝得葫蘆底朝天，那化子自然不依，拉住他衣衫直嚷，說道明明只許喝一口，怎地將大半葫蘆酒都喝乾了。大師哥笑道：『我確實只喝一口，你瞧我透過氣沒有？不換氣，就是一口。咱們又沒說是一大口，一小口。其實我還只喝了半口，一口也沒喝足。一口一兩銀子，半口只值五錢。還我五錢銀子來！』」

那少女笑道：「喝了人家的酒，還賴人家錢？」

六猴兒道：「那叫化急得要哭了。大師哥道：『老兄，瞧你這麼著急，定是個好酒的君子！來來來，我做東道，請你喝個大醉。』便拉著他上了街旁的酒樓，兩人你一碗我一碗的喝個不停。我們等到中午，他二人還在喝。大師哥向那化子要了猴兒，交給我照看。等到午後，那叫化醉倒在地，爬不起來了，大師哥獨個兒還在自斟自飲，不過說話的舌頭也大了，叫我們先來衡山，他隨後便來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原來這樣。」她沉吟半晌，道：「那叫化子是丐幫中的麼？」那腳夫模樣的人搖頭道：「不是！他不會武功，背上也沒口袋。」

那少女向外面望了一會，見雨兀自淅瀝不停，自言自語：「倘若昨兒跟大夥一起來了，今日便不用冒雨趕路。」

六猴兒道：「小師妹，你說你和二師哥在道上遇到許多希奇古怪的事兒，這好跟咱們說了罷。」那少女道：「你急甚麼？待會見到大

師哥再說不遲，免得我又多說一遍。你們約好在那裏相會的？」六猴兒道：「沒約好。衡山城又沒多大，自然撞得到。好，你騙了我說大師哥喝猴兒酒的事，自己的事卻又不說了。」

那少女似乎有些心神不屬，道：「二師哥，請你跟六師哥他們說，好不好？」她向林平之的背影瞧了一眼，又道：「這裏耳目眾多，咱們先找客店，慢慢再說罷。」

另一個身材高高的人一直沒說話，此刻說道：「衡山城裏大大小小店棧都住滿了賀客，咱們又不願去打擾劉府，待會兒會到大師兄，大夥兒到城外寺廟祠堂歇足罷。二師哥，你說怎樣？」此時大師兄未至，這老者自成了眾同門的首領，他點頭說道：「好！咱們就在這裏等罷。」

六猴兒最是心急，低聲道：「這駝子多半是個顛子，坐在這裏半天了，動也不動，理他作甚？二師哥，你和小師妹到福州去，探到了甚麼？福威鏢局給青城派鏟了，那麼林家真的沒真實武功？」

林平之聽他們忽然說到自己鏢局，更加凝神傾聽。

那老者說道：「我和小師妹在長沙見到師父，師父他老人家叫我們到衡山城來，跟大師哥和眾位師弟相會。福州的事，且不忙說。莫大先生為甚麼忽然在這裏使這招『一劍落九雁』？你們都瞧見了，是不是？」六猴兒道：「是啊。」搶著將眾人如何議論劉正風金盆洗手、莫大先生如何忽然出現、驚走眾人的情形一一說了。

那老者「嗯」了一聲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江湖上都說莫大先生跟劉三爺不和，這次劉三爺金盆洗手，莫大先生卻又如此行蹤詭秘，真叫人猜想不透其中緣由。」那手拿算盤的人道：「二師哥，聽說泰山派掌門人天門真人親身駕到，已到了劉府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天門真人親身駕到？劉三爺好大的面子啊。天門真人既在劉府歇足，要是衡山派莫劉師兄弟當真內鬨，劉三爺有天門真人這樣一位硬手撐腰，莫

大先生就未必能討得了好去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二師哥，那麼青城派余觀主卻又幫誰？」

林平之聽到「青城派余觀主」六個字，胸口重重一震，便似被人當胸猛力搥了一拳。

六猴兒等紛紛道：「余觀主也來了？」「請得動他下青城可真不容易。」「這衡山城中可熱鬧啦，高手雲集，只怕要有一場龍爭虎鬥。」「小師妹，你聽誰說余觀主也來了？」

那少女道：「又用得著聽誰說？我親眼見到他來著。」六猴兒道：「你見到余觀主了？在衡山城？」那少女道：「不但在衡山城見到，在福建見到了，在江西也見到了。」

那手拿算盤的人道：「余觀主幹麼去福建？小師妹，你一定不知道的了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五師哥，你不用激我。我本來要說，你一激，我偏偏不說了。」六猴兒道：「這是青城派的事，就算給旁人聽去了也不打緊。二師哥，余觀主到福建去幹甚麼？你們怎麼見到他的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大師哥還沒來，雨又不停，左右無事，讓我從頭說起罷。大家知道了前因後果，日後遇上了青城派的人，也好心中有個底。去年臘月裏，大師哥在漢中打了青城派的侯人英、洪人雄……」

六猴兒突然「嘿」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那少女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甚麼好笑？」六猴兒笑笑道：「我笑這兩個傢伙妄自尊大，甚麼人英、人雄的，居然給江湖上叫做甚麼『英雄豪傑，青城四秀』，反不如我老老實實的叫做『陸大有』，甚麼事也沒有。」那少女道：「怎麼會甚麼事也沒有？你倘若不姓陸，不叫陸大有，在同門中恰好又排行第六，外號怎麼會叫做六猴兒呢？」陸大有笑道：「好，打從今兒

起，我改名為『陸大無』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你別打斷二師哥的話。」陸大有道：「不打斷就不打斷！」卻「嘿」的一聲，又笑了出來。那少女皺眉道：「又有甚麼好笑？你就愛搗亂！」

陸大有笑道：「我想起侯人英、洪人雄兩個傢伙給大師哥踢得連跌七八個筋斗，還不知踢他們的人是誰，更不知好端端的為甚麼挨打。原來大師哥只是聽到他們的名字就生氣，一面喝酒，一面大聲叫道：『狗熊野豬，青城四獸。』這侯洪二人自然大怒，上前動手，卻給大師哥從酒樓上直踢了下來，哈哈！」

林平之只聽得心懷大暢，對這個「大師哥」突然大生好感，他雖和侯人英、洪人雄素不相識，但這二人是方人智、于人豪的師兄弟，給這位「大師哥」踢得滾下酒樓，狼狽可知，正是代他出了一口惡氣。

那老者道：「大師哥打了侯洪二人，當時他們不知道大師哥是誰，事後自然查了出來。於是余觀主寫了封信給師父，措詞倒很客氣，說道自己管教弟子不嚴，得罪了貴派高足，特此馳書道歉甚麼的。」陸大有道：「這姓余的也當真奸猾得緊，他寫信來道歉，其實還不是向師父告狀？害得大師哥在大門外跪了一日一夜，眾師兄弟一致求情，師父才饒了他。」那少女道：「甚麼饒了他，還不是打了三十下棍子？」陸大有道：「我陪著大師哥，也挨了十下。嘿嘿，不過瞧著侯人英、洪人雄那兩個小子滾下樓去的狼狽相，挨十下棍子也值得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那高個子道：「瞧你這副德性，一點也沒悔改之心，這十棍算是白打了。」陸大有道：「我怎麼悔改啊？大師哥要踢人下樓，我還有本事阻得住他麼？」那高個子道：「但你從旁勸幾句也是好的。師父說的一點不錯：『陸大有嘛，從旁勸解是決計不會的，多半還是推波

助瀾的起鬨，打十棍！』哈哈，哈哈！」旁人跟著笑了起來。

陸大有道：「這一次師父可真冤枉了我。你想大師哥出腳可有多快，這兩位大英雄分從左右搶上，大師哥舉起酒碗，骨噏骨噏的只喝酒。我喊道：『大師哥，小心！』卻聽得啪啪兩響，跟著呼呼兩聲，兩位大英雄從樓梯上披星戴月、馬不停蹄，撲通、撲通的一股勁兒往下滾。我只想看得仔細些，也好學一學大師哥這一腳『豹尾腳』的絕招，可是我看也來不及看，那裏還來得及學？推波助瀾，更加不消提了。」

那高個子道：「六猴兒，我問你，大師哥叫嚷『狗熊野豬，青城四獸』之時，你有沒有跟著叫？你跟我老實說。」陸大有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大師哥既然叫開了，咱們做師弟的，豈有不隨聲附和、以壯聲勢之理？難道你叫我反去幫青城派來罵大師哥麼？」那高個子笑道：「這麼著，師父他老人家就一點也沒冤枉了你。」

林平之心道：「這六猴兒倒也是個好人，不知他們是那一派的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師父他老人家訓誡大師哥的話，大家須得牢記心中。師父說道：江湖上學武之人的外號甚多，個個都是過甚其辭，甚麼『威震天南』，又是甚麼『追風俠』、『草上飛』等等，你又怎管得了這許多？人家要叫『英雄豪傑』，你儘管讓他叫。他的所作所為倘若確是英雄豪傑行徑，咱們對他欽佩結交還來不及，怎能稍起仇視之心？但如他不是英雄豪傑，武林中自有公論，人人齒冷，咱們又何必理會？」眾人聽了，都點頭稱是。陸大有低聲道：「倒是我這『六猴兒』的外號好，包管沒人聽了生氣。」

那老者微笑道：「大師哥將侯人英、洪人雄踢下樓去，青城派視為奇恥大辱，自然絕口不提，連本派弟子也少有人知道。師父諄諄告誡，不許咱們風聲外洩，以免惹起不和。從今而後，咱們也別談論

了，提防給人家聽了去，傳揚開來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其實青城派的功夫嘛，我瞧也不過是徒有虛名，得罪了他們，老實說也不怎麼打緊……」他一言未畢，那老者喝道：

「六師弟，你別再胡說八道，小心我回去稟告師父，又打你十棍。大師哥以一招『豹尾腳』將人家踢下樓去，一來乘人不備，二來大師哥是我派出類拔萃的人物，非旁人可及。你有沒本事將人家踢下樓去？」

陸大有伸了伸舌頭，搖手道：「你別拿我跟大師哥比。」

那老者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青城派掌門余觀主，實是當今武林中的奇才怪傑，誰要小覷了他，那就非倒霉不可。小師妹，你是見過余觀主的，你覺得他怎樣？」

那少女道：「余觀主嗎？他出手毒辣得很。我……我見了他很害怕，以後我……我再也不願見他了。」語音微微發顫，似乎猶有餘悸。陸大有道：「那余觀主出手毒辣？你見到他殺了人嗎？」那少女身子縮了縮，不答他的問話。

那老者道：「那天師父收了余觀主的信，大怒之下，重重責打大師哥和六師弟，次日寫了封信，命我送上青城山去……」

幾名弟子都叫了起來：「原來那日你匆匆離山，是上青城去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是啊，當日師父命我不可向眾位師兄弟說起，以免旁生枝節。」陸大有問道：「那有甚麼枝節可生？師父只是做事把細而已。師父他老人家吩咐下來的事，自然大有道理，又有誰能不服了？」

那高個子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？二師哥倘若對你說了，你定會向大師哥多嘴。大師哥雖不敢違抗師命，但想些刁鑽古怪的事來再去跟青城派搗蛋，卻也大有可能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三師弟說得是。大師哥江湖上的朋友多，他真要幹甚麼事，也不一定要自己出手。師父跟我說，信中都是向余觀主道歉的話，說頑徒胡鬧，十分痛恨，本該逐出師門，只是這麼一來，江湖上都道貴我兩派由此生了嫌隙，反為不美，現下已將兩名頑徒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向陸大有瞟了一眼。

陸大有大有慍色，悻悻的道：「我也是頑徒了！」那少女道：「拿你跟大師哥並列，難道辱沒了你？」陸大有登時大為高興，叫道：「對！對！拿酒來，拿酒來！」

但茶館中賣茶不賣酒，茶博士奔將過來，說道：「哈你家，哈小店只有洞庭春、水仙、龍井、祁門、普洱、鐵觀音。哈你家，不賣酒，哈你家。」衡陽、衡山一帶之人，說話開頭往往帶個「哈」字，這茶博士尤其厲害。「你家」是「你老人家」的簡略，乃是尊稱。

陸大有道：「哈你家，哈你貴店不賣酒，哈我就喝茶不喝酒便了，哈你家！」那茶博士道：「是，是！哈你家！」在幾把茶壺中沖滿了滾水。

那老者又道：「師父信中說，現下已將兩名頑徒重重責打，原當命其親上青城，負荊請罪，只是兩名頑徒挨打後受傷甚重，難以行走，特命二弟子勞德諾前來領責。此番事端全由頑徒引起，務望余觀主看在青城、華山兩派素來交好份上，勿予介懷，日後相見，親自再向余觀主謝罪。」

林平之心道：「原來你叫勞德諾。你們是華山派，五嶽劍派之一。」想到信中說「兩派素來交好」，不禁慄慄心驚：「這勞德諾和醜姑娘見過我兩次，可別給他們認了出來。」

只聽勞德諾又道：「我到得青城，那侯人英倒還罷了，那洪人雄卻心懷不忿，幾番出言譏嘲，伸手要和我較量……」

陸大有道：「他媽的，青城派的傢伙這麼惡！二師哥，較量就較量，怕他甚麼了？料這姓洪的也不是你對手。」勞德諾道：「師父命我上青城山去道歉謝罪，可不是惹事生非去的。當下我隱忍不發，在青城山待了六日，直到第七日上，才由余觀主接見。」陸大有道：「哼，好大的架子！二師哥，這六日六夜的日子，恐怕不大好過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青城弟子的冷嘲熱諷，自然受了不少。好在我心中知道，師父所以派我去幹這件事，不是因我武功上有甚麼過人之長，只是我年紀大，比起眾位師弟來沉得住氣，我越能忍耐，越能完成師命。他們可沒料到，讓我在青城山松風觀中多留六日，於他們卻沒甚麼好處。」

「我住在松風觀裏，一直沒能見到余觀主，自是十分無聊，第三日上，一早便起身散步，暗中做些吐納功夫，以免將功課擱下荒疏了。我信步走到松風觀後練武場旁，只見青城派有幾十名弟子正在練把式。武林中觀看旁人練功，乃是大忌，我自然不便多看，當即掉頭回房。但便這麼一瞥之間，已引起了我老大疑心。這幾十名弟子人人使劍，顯而易見，是在練一路相同的劍法，各人都是新學乍練，因此出招之際都頗生硬，至於是甚麼劍招，這麼匆匆一瞥也瞧不清楚。我回房之後，越想越奇怪。青城派成名已久，許多弟子都是已入門一二十年，何況羣弟子入門有先有後，怎麼數十人同時起始學一路劍法？尤其練劍的數十人中，有號稱『青城四秀』的侯人英、洪人雄、于人豪和羅人傑四人在內。眾位師弟，你們要是見到這等情景，那便如何推測？」

那手拿算盤的人說道：「青城派或許是新得了一本劍法秘笈，又或許是余觀主新創了一路劍法，因此上傳授給眾弟子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那時我也這麼想，但仔細一想，卻又覺不對。以余觀主在劍法上的造詣修為，倘若新創劍招，這些新招自是非同尋常。如是新得劍法秘笈遺篇，那麼其中所傳劍法一定甚高，否則他也決計

瞧不上眼，要弟子習練，豈不練壞了本門劍法？既是高明的招數，那麼尋常弟子就沒法領悟，他多半是選擇三四名武功最高的弟子來傳授指點，決無四十餘人同時傳授之理。這倒似是教拳的武師開場子騙錢，那裏是名門正派的大宗師行徑？第二天早上，我又自觀前轉到觀後，經過練武場旁，見他們仍在練劍。我不敢停步，晃眼間一瞥，記住了兩招，想回來請師父指點。那時余觀主仍然沒接見我，我不免猜測青城派對我華山派大有仇視之心，他們新練劍招，說不定是為了對付我派之用，那就不得不防備一二。」

那高個子道：「二師哥，他們會不會在練一個新排的劍陣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那當然也大有可能。只是當時我見到他們都是作對兒拆解，攻的守的，使的都是一般招數，頗不像是練劍陣。到得第三天早上，我又散步經過練武場時，卻見場上靜悄悄地，竟一個人也沒有了。我知他們是故意避我，心中只有疑慮更甚。我這樣信步走過，遠遠望上一眼，又能瞧得見甚麼隱秘？看來他們果是為了對付本派而在練一門厲害劍法，否則何必對我如此顧忌？這天晚上，我睡在牀上思前想後，一直沒法入睡，忽聽得遠處傳來隱隱的兵刃撞擊之聲。我吃了一驚，難道觀中來了強敵？我第一個念頭便想：莫非大師哥受了師父責備，心中有氣，殺進松風觀來啦？他一個人寡不敵眾，我說甚麼也得出去相助。這次上青城山，我沒攜帶兵刃，倉卒間無處找劍，只得赤手空拳的前往……」

陸大有突然讚道：「了不起！二師哥，你好膽色啊！叫我就不敢赤手空拳的去迎戰青城派掌門、松風觀觀主余滄海！」

勞德諾怒道：「六猴兒你說甚麼死話？我又不是說赤手空拳去迎戰余觀主，只是我耽心大師哥遇險，明知危難，也只得挺身而出。難道你叫我躲在被窩裏做縮頭烏龜麼？」

眾師弟一聽，都笑了起來。陸大有扮個鬼臉，笑道：「我是佩服

你、稱讚你啊，你又何必發脾氣？」勞德諾道：「謝謝了，這等稱讚，聽著不見得怎麼受用。」幾名師弟齊聲道：「二師哥快說下去，別理六猴兒打岔。」

勞德諾續道：「當下我悄悄起來，循聲尋去，但聽得兵刃撞擊聲越來越密，我心中跳得越厲害，暗想：咱二人身處龍潭虎穴，大師哥武功高明，或許還能全身而退，我這可糟了。耳聽得兵刃撞擊聲是從後殿傳出，後殿窗子燈火明亮，我矮著身子，悄悄走近，從窗縫中向內一張，這才透了口大氣，險些兒失笑。原來我疑心生暗鬼，這幾日余觀主始終沒理我，我胡思亂想，總是往壞事上去想。這那裏是大師哥尋仇生事來了？只見殿中有兩對人在比劍，一對是侯人英和洪人雄，另一對是方人智和于人豪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嘿！青城派的弟子好用功啊，晚間也不閒著，這叫作臨陣磨槍，又叫作平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腳。」

勞德諾白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續道：「只見後殿正中，坐著一個身穿青色道袍的矮小道人，約莫五十來歲年紀，臉孔瘦削，瞧他這副模樣，最多不過七八十斤重。武林中都說青城掌門是個矮小道人，但若非親見，怎知他竟是這般矮法，又怎能相信他便是名滿天下的余觀主？四周站滿了數十名弟子，都目不轉睛的瞧著四名弟子拆劍。我看得幾招，便知這四人所拆的，正是這幾天來他們所學的新招。」

「我知當時處境十分危險，若讓青城派發覺了，不但我自身定會受重大羞辱，而傳揚了出去，於本派聲名也大有妨礙。大師哥一腳將位列『青城四秀』之首的侯人英、洪人雄踢下樓去，師父他老人家雖責打大師哥，說他不守門規，惹事生非，得罪了朋友，但在師父心中，恐怕也是歡喜的。畢竟大師哥為本派爭光，甚麼青城四秀，可擋不了本派大弟子的一腳。但如我偷窺人家隱秘，給人家拿獲，這可比偷人錢財還更不堪，回到山來，師父一氣之下，多半便會將我逐出門牆。」

「但眼見人家鬥得熱鬧，此事說不定和我派大有干係，我又怎肯掉頭不顧？我心中只說：『只看幾招，立時便走。』可是看了幾招，又是幾招。眼見這四人所使的劍法甚為希奇古怪，我生平可從來沒見過，但說這些劍招有甚麼大威力，卻又不像。我只是奇怪：『這劍法並不見得有甚麼驚人之處，青城派幹麼要日以繼夜的加緊修習？難道這路劍法，竟然便是我華山派劍法的剋星麼？看來也不見得。』又看得幾招，實在不敢再看下去了，乘著那四人鬥得正緊，當即悄悄回房。等到他四人劍招一停，止了聲息，那便無法脫身了。以余觀主這等高強的武功，我在殿外只須跨出一步，只怕立時便給他發覺。」

「那天晚上，劍擊聲雖不絕傳來，我卻不敢再去看了。其實，我若早知他們是在余觀主面前練劍，說甚麼也不敢去偷看，那也是陰錯陽差，剛好撞上而已。六師弟恭維我有膽色，這可受之有愧。那天晚上你要是見到我嚇得面無人色的那副德行，不罵二師哥是天下第一膽小鬼，我已多謝你啦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二師哥你最多是天下第二。不過如果換了我，倒也不怕給余觀主發覺。那時我嚇得全身僵硬，大氣不透，寸步難移，早就跟殭屍沒甚麼分別。余觀主本領再高，也決不會知道長窗之外，有我陸大有這麼一號英雄殭屍。」眾人盡皆絕倒。

勞德諾續道：「後來余觀主終於接見我了，他言語說得很客氣，說師父重責大師哥，未免太過見外了。華山、青城兩派素來交好，弟子們一時鬧著玩，就如小孩子打架一般，大人何必當真？當晚設筵請了我。次日清晨我向他告辭，余觀主還一直送到松風觀大門口。我是小輩，辭別時自須跪下磕頭。我左膝一跪，余觀主右手輕輕一托，就將我托了起來。他這股勁力當真了不起，我只覺全身虛飄飄地，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，他若要將我摔出十餘丈外，或者將我連翻七八個筋斗，當時我是連半點反抗餘地也沒有。他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『你大師哥比你入師門早了幾年？你是帶藝投師的，是不是？』我當時給他這麼一托，一口氣換不過來，隔了好半天才答：『是，弟子是帶藝投師

的。弟子拜入華山派時，大師哥已在恩師門下十二年了。』余觀主又笑了笑，說道：『多十二年，嗯，多十二年！』」

那少女問道：「他說『多十二年』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勞德諾道：「他當時臉上神氣挺古怪，依我猜想，當是說我武功平平，大師哥就算比我多練了十二年功夫，也未必能好得了多少。」那少女嗯了一聲，不再言語。

勞德諾續道：「我回到山上，向師父呈上余觀主的回書。那封信寫得禮貌周到，十分謙下，師父看後很高興，問起松風觀中的情狀。我將青城羣弟子夤夜練劍的事說了，師父命我照式試演。我只記得七八式，當即演了出來。師父一看之後，便道：『這是福威鏢局林家的辟邪劍法！』」

林平之聽到這句話，忍不住身子一顫。

【三】 救難



門帘掀處，一個小尼姑悄步走進花廳。但見她清秀絕俗，容色照人，身形婀娜，雖裹在一襲寬大緇衣之中，仍掩不住窈窕娉婷之態。她走到定逸身前，盈盈拜倒。

勞德諾又道：「當時我問師父：『林家這辟邪劍法威力很大麼？青城派為甚麼這麼用心修習？』師父不答，閉眼沉思半晌，才道：

『德諾，你入我門之前，已在江湖上闖蕩多年，可曾聽得武林之中，對福威鏢局總鏢頭林震南的武功，如何評論？』我道：『武林中朋友們說，林震南手面闊，交朋友夠義氣，大家都賣他的帳，不去動他的鏢。至於手底下真實功夫怎樣，卻不大清楚。』師父道：『是了！福威鏢局這些年來興旺發達，倒是江湖上朋友給面子的居多。你可曾聽說，余觀主的師父長青子少年之時，曾栽在林遠圖的辟邪劍下？』我道：『林……林遠圖？是林震南的父親？』

「師父道：『不，林遠圖是林震南的祖父，福威鏢局是他一手創辦的。當年林遠圖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開創鏢局，當真是打遍黑道無敵手。其時白道上英雄見他太過威風，也有去找他比試武藝的，長青子便因此而在他辟邪劍法下輸了幾招。』」我道：『如此說來，辟邪劍法果然厲害得很了？』師父道：『長青子輸招之事，雙方都守口如瓶，因此武林中都不知道。長青子前輩和你師祖是好朋友，曾對你師祖說起過，他自認這是他畢生的奇恥大辱，但自忖敵不過林遠圖，此仇終於難報。你師祖曾和他拆解辟邪劍法，想助他找出這劍法中的破綻，然而這七十二路劍法看似平平無奇，中間卻藏有許多旁人猜測不透的奧妙，突然之間會變得迅速無比，如鬼似魅，令人難防。兩人鑽研了數月，一直沒破解的把握。那時我剛入師門，還只是個十來歲的少年，在旁斟茶侍候，看得熟了，你一試演，我便知這是辟邪劍法。唉，歲月如流，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。』」

林平之自給青城派弟子打得毫無招架之功，對家傳武功早已信心全失，只盼另投明師，再報此仇，此刻聽得勞德諾說起自己曾祖林遠圖的威風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心道：「原來我家的辟邪劍法果然非同小可，當年青城派和華山派的首腦人物尚且敵不過。然則爹爹怎麼又鬥不過青城派的後生小子？多半是爹爹沒學到這劍法的奧妙厲害之處。」

只聽勞德諾道：「我問師父：『長青子前輩後來報了此仇沒有？』」師父道：『比武輸招，其實也算不得是甚麼仇怨。何況那時候林遠圖早已成名多年，是武林中眾所欽服的前輩英雄，長青子卻是個剛出道的小道士。後生小子輸在前輩手下，又算得了甚麼？你師祖勸解了他一番，此事也就不再提了。後來長青子在三十六歲上便即逝世，說不定心中放不開此事，以此鬱鬱而終。事隔數十年，余滄海忽然率領羣弟子一起練那辟邪劍法，那是甚麼緣故？德諾，你想那是甚麼緣故？』

「我說：『瞧著松風觀中眾人練劍情形，人人神色鄭重，難道余

觀主要是要大舉去找福威鏢局的晦氣，以報上代之仇？」師父點頭道：

『我也這麼想。長青子胸襟極狹，自視又高，輸在林遠圖劍底這件事，一定令他耿耿於懷，多半臨死時對余滄海有甚麼遺命。林遠圖比長青子先死，余滄海要報師仇，只有去找林遠圖的兒子林仲雄，但不知如何，直挨到今日才動手。余滄海城府甚深，謀定後動，這一次青城派與福威鏢局可要有一場大鬥了。』

「我問師父：『你老人家看來，這場爭鬥誰勝誰敗？』師父笑道：『余滄海的武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造詣已在長青子之上。林震南的功夫外人雖不知底細，卻多半及不上乃祖。一進一退，再加上青城派在暗而福威鏢局在明，還沒動上手，福威鏢局已輸了七成。倘若林震南事先得知訊息，邀得洛陽金刀王元霸相助，那麼還可鬥上一鬥。德諾，你想不想去瞧瞧熱鬧？』我自是欣然奉命。師父便教了我幾招青城派的得意劍法，以作防身之用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咦，師父怎地會使青城派劍法？啊，是了，當年長青子跟咱們師祖爺爺拆招，要用青城派劍法對付辟邪劍法，師父在旁邊都見到了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六師弟，師父他老人家武功的來歷，咱們做弟子的不必多加推測。師父又命我不可和眾同門說起，以免洩露了風聲。但小師妹畢竟機靈，卻給她探知訊息，纏著師父許她和我同行。我二人喬扮改裝，假作在福州城外賣酒，每日到福威鏢局去察看動靜。別的沒看到，就看到林震南教他兒子林平之練劍。小師妹瞧得直搖頭，跟我說：『這那裏是辟邪劍法了？這是邪辟劍法，邪魔一到，這位林公子便得辟易遠避。』」

在華山羣弟子鬨笑聲中，林平之滿臉通紅，羞慚得無地自容，尋思：「原來他二人早就到我局中來窺看多次，我們卻毫不知覺，也算得無能。」

勞德諾續道：「我二人在福州城外耽不了幾天，青城派的弟子們就陸續到了。最先來的是方人智和于人豪二人。他二人每天到鏢局中踹盤子，我和小師妹怕撞見他們，就沒再去。那一日也是真巧，這位林公子居然到我和師妹開設的大寶號來光顧，小師妹只好送酒給他們喝了。當時我們還耽心是給他瞧破了，故意上門來點穿的，但跟他一搭上口，才知他全然蒙在鼓裏。這紈袴弟子甚麼也不懂，跟白痴也差不了甚麼。便在那時，青城派中兩個最不成話的余人彥和賈人達，也到我們大寶號來光顧……」

陸大有鼓掌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和小師妹開設的大寶號，當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。你們在福建可發了大財哪！」

那少女笑道：「那還用說麼？二師哥早成了大財主，我托他大老闆的福，可也撈了不少油水。」眾人盡皆大笑。

勞德諾笑道：「別瞧那林少鏢頭武功稀鬆平常，給咱們小師妹做徒兒也還不配，倒是挺有骨氣。余滄海那不成材的小兒子余人彥瞎了眼睛，對小師妹動手動腳，口出調笑之言，那林公子居然伸手來打抱不平……」

林平之又慚愧，又憤怒，尋思：「原來青城派處心積慮，向我鏢局動手，是為了報上代敗劍之辱。來到福州的其實遠不止方人智等四人。我殺不殺余人彥，可說毫不相干。」他心緒煩擾，勞德諾述說他如何殺死余人彥，就沒怎麼聽進耳去，但聽得勞德諾一面說，眾人一面笑，顯是譏笑他武功甚低，所使招數全不成話。

只聽勞德諾又道：「當天晚上，我和小師妹又上福威鏢局去察看，見余觀主率領了侯人英、洪人雄等十多個大弟子都已到了。我們怕給青城派的人發覺，站得遠遠的瞧熱鬧，眼見他們將局中的鏢頭和趟子手一個個殺了，鏢局派出去求援的眾鏢頭，也都給他們治死了，一具具屍首送了回來，下的手可也真狠毒。當時我想，青城派上代長

青子和林遠圖比劍而敗，余觀主要報此仇，只須去跟林震南父子比劍，勝了他們，也就是了，卻何以下手如此狠毒？那定是為了給余人彥報仇。可是他們偏偏放過了林震南夫妻和林平之三人不殺，只將他們逼出鏢局。林家三口和鏢局人眾前腳出了鏢局，余觀主後腳就進去，大模大樣的往大廳正中太師椅上一坐，這福威鏢局算是教他青城派給佔啦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他青城派想接手開鏢局了，余滄海要做總鏢頭！」眾人都哈哈一笑。

勞德諾道：「林家三口喬裝改扮，青城派早就瞧在眼裏，方人智、于人豪、賈人達三人奉命追蹤擒拿。小師妹定要跟著去瞧熱鬧，於是我們兩個又跟在方人智他們後面。到了福州城南山裏的一家小飯鋪中，方人智、于人豪、賈人達三個露臉出來，將林家三口都擒住了。小師妹說：『林公子所以殺余人彥，是由我身上而起，咱們可不能見死不救。』我極力勸阻，說道咱們一出手，必定傷了青城、華山兩家和氣，何況余觀主便在福州，我二人別要鬧個灰頭土臉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二師哥上了幾歲年紀，做事自然把細穩重，那豈不掃了小師妹的興致？」勞德諾笑道：「小師妹興致勃勃，二師哥便要掃她的興，可也掃不掉。當下小師妹先到灶間去，將那賈人達打得頭破血流，哇哇大叫，引開了方于二人，她又繞到前面去救了林公子，放他逃生。」

陸大有拍手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我知道啦，小師妹可不是為了救那姓林的小子。她心中卻另有一番用意。很好，很好！」那少女道：「我另有甚麼用意？你又來胡說八道。」陸大有道：「我為了青城派而挨師父的棍子，小師妹心中氣不過，因此去揍青城派的人，為我報仇出氣，多謝啦……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向那少女深深一揖。那少女噗哧一笑，還了一禮，笑道：「六猴兒師哥不用多禮。」

那手拿算盤的人笑道：「小師妹揍青城弟子確是為人出氣。是不是為你，那可大有研究。挨師父棍子的，不見得只你六猴兒一個。」勞德諾笑道：「這一次六師弟說得對了，小師妹揍那賈人達，的的確確淨是為了給六師弟出氣。日後師父問起來，她也這麼說。」陸大有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個人情我可不敢領，別拉在我身上，教我再挨十下八下棍子。」

那高個兒問道：「那方人智和于人豪沒追來嗎？」

那少女道：「怎麼沒追？可是二師哥學過青城派的劍法，只一招『鴻飛冥冥』，便將他二人的長劍絞得飛上了天。只可惜二師哥當時用黑布蒙上了臉，方于二人到這時也不知是敗在我華山派手下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不知道最好，否則可又有老大一場風波。倘若只憑真實功夫，我也未必鬥得過方于二人，不過我突然使出青城派劍法，攻的又是他們劍法中的破綻，他哥兒倆大吃一驚，就這麼著，咱們又佔了一次上風。」

眾弟子紛紛議論，都說大師哥知道了這回事後，定然十分高興。

其時雨聲如洒豆一般，越下越大。只見一副餛飩擔從雨中挑來，到得茶館屋簷下，歇下來躲雨。賣餛飩的老人篤篤篤敲著竹片，鍋中水氣熱騰騰的上冒。

華山羣弟子早就餓了，見到餛飩擔，都臉現喜色。陸大有叫道：「喂，給咱們煮八碗餛飩，另加雞蛋。」那老人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揭開鍋蓋，將餛飩拋入熱湯中，過不多時，便煮好了五碗，熱烘烘的端了上來。

陸大有倒很守規矩，第一碗先給二師兄勞德諾，第二碗給三師兄梁發，以下依次奉給四師兄施戴子、五師兄高根明，第五碗本該他自己吃的，他端起放在那少女面前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先吃。」那少

女一直和他說笑，叫他六猴兒，但見他端過餛飩，卻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多謝師哥。」

林平之在旁偷眼相瞧，心想多半他們師門規矩甚嚴，平時雖可說笑，卻不能廢了長幼的規矩。勞德諾等都吃了起來，那少女卻等陸大有及其他兩個師兄都有了餛飩，這才同吃。

梁發問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剛才說到余觀主佔了福威鏢局，後來怎樣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小師妹救了林少鏢頭後，本想暗中掇著方人智他們，俟機再將林震南夫婦救出。我勸她說：余人彥當日對你無禮，林少鏢頭仗義出手，你感他的情，救他一命，已足以報答。青城派與福威鏢局是上代結下的怨仇，咱們又何必插手？小師妹依了。當下咱二人又回到福州城，只見十餘名青城弟子在福威鏢局前前後後嚴密把守。

「這可就奇了。鏢局中眾人早就一闕而散，連林震南夫婦也走了，青城派還忌憚甚麼？我和小師妹好奇心起，便想去察看。我們想青城弟子守得如此把細，夜裏進去可不大容易，傍晚時分，便在他們換班吃飯之時，閃進菜園子躲了起來。後來出來偷瞧，只見許多青城弟子到處翻箱倒篋，鑽牆挖壁，幾乎將偌大一座福威鏢局從頭至尾都翻了個身。鏢局中自有不少來不及攜去的金銀財寶，但這些人找到後隨手放在一旁，並不怎樣重視。我當時便想：他們是在找尋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，那是甚麼呢？」

三四個華山弟子齊聲道：「辟邪劍法的劍譜！」

勞德諾道：「不錯，我和小師妹也這麼想。瞧這模樣，顯然他們佔了福威鏢局之後，便即大抄而特抄。眼見他們忙得滿頭大汗，擺明了勞而無功。」陸大有問道：「後來他們抄到了沒有？」勞德諾道：「我和小師妹都想看個水落石出，但青城派這些人東找西抄，連茅廁

也不放過，我和小師妹實在無處可躲，只好溜走了。」

五弟子高根明道：「二師哥，這次余滄海親自出馬，你看是不是有點兒小題大作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余觀主的師父曾敗在林遠圖的辟邪劍下，到底林震南是不肖子孫，還是強爺勝祖，外人不知虛實。余觀主如單派幾名弟子來找回這個樑子，未免過於托大，他親自出馬，事先又督率眾弟子練劍，有備而發，倒也不算小題大作。不過我瞧他神情，此番來到福州，報仇倒是次要，主旨卻是在得那部劍譜。」

四弟子施戴子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在松風觀中見到他們齊練辟邪劍法，這路劍法他們既然已會使了，又何必再去找尋這劍法的劍譜？說不定是找別的東西。」

勞德諾搖頭道：「不會。以余觀主這等高人，除了武功秘訣之外，世上更有甚麼是他志在必得之物？後來在江西玉山，我和小師妹又見到他們一次。聽到余觀主在查問從浙江、廣東各地趕來報訊的弟子，問他們有沒有找到那東西，神色焦慮，看來大家都沒找到。」

施戴子仍是不解，搔頭道：「他們明明會使這路劍法，又去找這劍譜作甚？真是奇哉怪也！」勞德諾道：「四弟你倒想想，林遠圖當年既能打敗長青子，劍法自是極高明的了。可是長青子當時記在心中而傳下來的辟邪劍法固平平無奇，而余觀主今日親眼目睹，林氏父子的武功更殊不足道。這中間一定有甚麼不對頭的了。」施戴子問道：「甚麼不對頭？」勞德諾道：「那自然是林家的辟邪劍法之中，另有一套訣竅，劍法招式雖不過如此，威力卻極強大，這套訣竅，林震南就沒學到。」

施戴子想了一會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不過劍法口訣，都是師父親口傳授的。林遠圖死了幾十年啦，便找到他的棺材，翻出他死屍來，也沒用了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本派的劍訣是師徒口傳，不落文字，別家別派的武功卻未必都這樣。」

施戴子道：「二師哥，我還是不明白。倘若在從前，他們要找辟邪劍法的秘訣是有道理的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要勝過辟邪劍法，自須明白其中的竅訣所在。可是眼下青城派將林震南夫婦都已捉了去，福威鏢局總局分局，也一古腦兒給他們挑得一乾二淨，還有甚麼仇沒報？就算辟邪劍法之中真有秘訣，他們找了來又幹甚麼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四弟，青城派的武功，比之咱們五嶽劍派怎麼樣？」施戴子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過了一會，又道：「恐怕不及罷？」勞德諾道：「是了，恐怕有所不及。你想，余觀主是何等心高氣傲之人，豈不想在武林中揚眉吐氣，出人頭地？要是林家的確另有秘訣，能將招數平平的辟邪劍法變得威力奇大，那麼將這秘訣用在青城劍法之上，卻又如何？」

施戴子呆了半晌，突然伸掌在桌上大力一拍，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這才明白了！原來余滄海要使得青城劍法天下無敵！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街上腳步聲響，有一羣人奔來，落足輕捷，顯是武林中人。眾人轉頭向街外望去，只見急雨之中有十餘人迅速過來。

這些人身上都披了油布雨衣，奔近之時，看清楚原來是一羣尼姑。當先的老尼姑身材甚高，在茶館前一站，大聲喝道：「令狐冲，出來！」

勞德諾等一見此人，都認得這老尼姑道號定逸，是恆山白雲庵庵主，恆山派掌門定閒師太的師妹，不但在恆山派中威名甚盛，武林中也誰都忌憚她三分，當即站起，一齊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。勞德諾朗聲說道：「參見師叔。」

定逸師太眼光在眾人臉上掠過，粗聲粗氣的叫道：「令狐冲躲到那裏去啦？快給我滾出來。」聲音比男子漢還粗豪幾分。

勞德諾道：「啟稟師叔，令狐師兄不在這兒。弟子等一直在此相候，他尚未到來。」

林平之尋思：「原來他們說了半天的大師哥名叫令狐冲。此人也真多事，不知怎地，卻又得罪這老尼姑了。」

定逸目光在茶館中一掃，目光射到那少女臉上時，說道：「你是靈珊麼？怎地裝扮成這副怪相嚇人？」那少女笑道：「有惡人要跟我為難，只好裝扮了避他一避。」

定逸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華山派的門規越來越鬆了，你爹爹老是縱容弟子，在外面胡鬧，此間事情一了，我親自上華山來評這個理。」靈珊急道：「師叔，你可千萬別去。大師哥最近挨了爹爹三十下棍子，打得他路也走不動。你去跟爹爹一說，他又得挨六十棍，那不打死了他麼？」定逸道：「這畜生打死得愈早愈好。靈珊，你也來當面跟我撒謊！甚麼令狐冲路也走不動？他走不動路，怎地會將我的小徒兒擄了去？」

她此言一出，華山羣弟子盡皆失色。靈珊急得幾乎哭了出來，忙道：「師叔，不會的！大師哥再膽大妄為，也決不敢冒犯貴派的師姊。定是有人造謠，在師叔面前挑撥。」

定逸大聲道：「你還要賴？儀光，泰山派的人跟你說甚麼來？」

一個中年尼姑走上一步，說道：「泰山派的師兄們說，天松道長在衡陽城中，親眼見到令狐冲師兄，和儀琳師妹一起在一家酒樓上飲酒。那酒樓叫做甚麼迴雁樓。儀琳師妹顯然是受了令狐冲師兄的挾持，不敢不飲，神情……神情甚是苦惱。跟他二人在一起飲酒的，還有那個……那個……無惡不作的田……田伯光。」

定逸早已知道此事，此刻第二次聽到，仍一般的暴怒，伸掌在桌上重重拍落，兩隻餛飩碗跳將起來，噲啷啷數聲，在地下跌得粉碎。

華山羣弟子個個神色十分尷尬。靈珊只急得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，顫聲道：「他們定是撒謊，又不然……又不然，是天松師叔看錯了人。」

定逸大聲道：「泰山派天松道人是甚麼人，怎會看錯了人？又怎會胡說八道？令狐冲這畜生，居然去跟田伯光這等惡徒為伍，墮落得還成甚麼樣子？你們師父就算護犢不理，我可不能輕饒。這萬里獨行田伯光貽害江湖，老尼非為天下除此大害不可。只是我得到訊息趕去時，田伯光和令狐冲卻已挾制了儀琳去啦！我……我……到處找他們不到……」她說到後來，聲音已甚為嘶啞，連連頓足，嘆道：「唉，儀琳這孩子，儀琳這孩子！」

華山派眾弟子心頭怦怦亂跳，均想：「大師哥拉了恆山派門下的尼姑到酒樓飲酒，敗壞出家人的清譽，已然大違門規，再和田伯光這等人交結，那更是糟之透頂了。」隔了良久，勞德諾才道：「師叔，只怕令狐師兄和田伯光也只是邂逅相遇，並無交結。令狐師兄這幾日喝得醺醺大醉，神智迷糊，醉人幹事，作不得準……」

定逸怒道：「酒醉三分醒，這麼大一個人，連是非好歹也不分麼？」勞德諾道：「是，是！只不知令狐師兄到了何處，師姪等急盼找到他，責以大義，先來向師叔磕頭謝罪，再行稟告我師父，重重責罰。」

定逸怒道：「我來給你們管師兄的嗎？」突然伸手，抓住了靈珊的手腕。靈珊腕上便如套上一個鐵箍，「啊」的一聲，驚叫出來，顫聲道：「師……師叔！」

定逸喝道：「你們華山派擄了我儀琳去。我也擄你們華山派一個女弟子作抵。你們把我儀琳放出來還我，我便也放了靈珊！」一轉

身，拉了她便走。靈珊只覺上半身一片酸麻，身不由主，跌跌撞撞的跟著她走到街上。

勞德諾和梁發同時搶上，攔在定逸師太面前。勞德諾躬身道：「師叔，我大師兄得罪了師叔，難怪師叔生氣。不過這件事的確跟小師妹無關，還請師叔高抬貴手。」

定逸喝道：「好，我就高抬貴手！」右臂抬起，橫掠了出去。

勞德諾和梁發只覺一股極強的勁風逼將過來，氣為之閉，身不由主的向後直飛了出去。勞德諾背脊撞在茶館對面一家店鋪的門板上，喀喇一聲，將門板撞斷了兩塊。梁發卻向那餛飩擔飛了過去。

眼見他勢將把餛飩擔撞翻，鍋中滾水濺得滿身都是，非受重傷不可。那賣餛飩的老人伸出左手，在梁發背上一托，梁發登時平平穩穩的站定。

定逸師太回過頭來，向那賣餛飩的老人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那老人笑道：「不錯，是我！師太的脾氣也忒大了些。」定逸道：「你管得著麼？」

便在此時，街頭有兩個人張著油紙雨傘，提著燈籠，快步奔來，叫道：「這位是恆山派的神尼麼？」

定逸道：「不敢，恆山定逸在此。尊駕是誰？」

那二人奔到臨近，只見他們手中所提燈籠上都寫著「劉府」兩個紅字。當先一人道：「晚輩奉敝業師之命，邀請定逸師伯和眾位師姊，同到敝處奉齋。晚輩未得眾位來到衡山的訊息，不曾出城遠迎，恕罪，恕罪！」說著便躬身行禮。

定逸道：「不須多禮。兩位是劉三爺的弟子嗎？」那人道：

「是。晚輩向大年，這是我師弟米為義，向師伯請安。」說著和米為義二人又恭恭敬敬的行禮。定逸見向米二人執禮甚恭，臉色登和，說道：「好，我們正要到府上拜訪劉三爺。」

向大年向著梁發等道：「這幾位是？」梁發道：「在下華山派梁發。」向大年歡然道：「原來是華山派梁三哥，久慕英名，請各位同到敝舍。我師父囑咐我們到處迎接各路英雄好漢，實因來的人多，簡慢之極，得罪了朋友。各位請罷。」

勞德諾走將過來，說道：「我們本想會齊大師哥後，同來向劉三師叔請安道賀。」向大年道：「這位想必是勞二哥了。我師父常日稱道華山派岳師伯座下眾位師兄英雄了得，令狐師兄更是傑出的英才。令狐師兄既然未到，眾位先去也是一樣。」勞德諾心想：「小師妹給定逸師叔拉了去，看樣子是不肯放的了，我們只有陪她一起去。」便道：「打擾了。」向大年道：「眾位勞步來到衡山，那是給我們臉上貼金，怎麼還說這些客氣話？請！請！」

定逸指著那賣餛飩的人道：「這一位你也請麼？」

向大年朝那老人瞧了一會，突然有悟，躬身道：「原來雁蕩山何師伯到了，真是失禮，請，請何師伯駕臨敝舍。」他猜到這賣餛飩的老人是浙南雁蕩山高手何三七。此人自幼以賣餛飩為生，學成武功後，仍挑著副餛飩擔遊行江湖，這副餛飩擔可說是他的標記。他雖一身武功，但自甘淡泊，以小本生意過活，武林中人說起來都好生相敬。天下市巷中賣餛飩的何止千萬，但既賣餛飩而又是武林高人，那自是非何三七不可了。

何三七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正要打擾。」將桌上的餛飩碗收拾了。勞德諾道：「晚輩有眼不識泰山，何前輩莫怪。」何三七笑道：「不怪，不怪。你們來光顧我餛飩，是我衣食父母，何怪之有？八碗餛飩，十文錢一碗，一共八十文。」說著伸出了左掌。

勞德諾好生尷尬，不知何三七是否開玩笑。定逸道：「吃了餛飩就給錢啊，何三七又沒說請客。」何三七笑道：「是啊，小本生意，現銀交易，至親好友，賒欠免問。」勞德諾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卻也不敢多給，數了八十文銅錢，雙手恭恭敬敬的奉上。

何三七收了，轉身向定逸伸出手來，說道：「你打碎了我兩隻餛飩碗，兩隻調羹，一共十四文，賠來。」定逸一笑，道：「小氣鬼，連出家人也要訛詐。儀光，賠了給他。」儀光數了十四文，也雙手奉上。何三七接過，丟入餛飩擔旁直豎的竹筒之中，挑起擔子，道：「去罷！」

向大年向茶博士道：「這裏的茶錢，回頭再算，都記在劉三爺帳上。」那茶博士笑道：「哈，是劉三爺的客人，哈，我們請也請不到，哈，你家還算甚麼茶錢？」

向大年將帶來的雨傘分給眾賓，當先領路。定逸拉著華山派的少女靈珊，和何三七並肩而行。恆山派和華山派羣弟子跟在後面。

林平之心想：「我就遠遠的跟著，且看是否能混進劉正風家裏。」望見眾人轉過了街角，便即起身走到街角，見眾人向北行去，於是在大雨下挨著屋簷下走去。過了三條長街，見左首一座大宅，門口點著四盞大燈籠，十餘人手執火把，有的張著雨傘，正忙著迎客。定逸、何三七等一行人進去後，又有好多賓客從長街兩頭過來。

林平之大著膽子，走到門口。這時正有兩批江湖豪客由劉門弟子迎著進門，林平之一言不發的跟了進去。知賓的只道他也是賀客，笑臉迎人，道：「請進，奉茶。」

踏進大廳，只聽得人聲喧嘩，二百餘人分坐各處，分別談笑。林平之心中一定，尋思：「這裏這麼多人，誰也不會來留心我，只須找到青城派的那些惡徒，便能查知我爹爹媽媽的所在了。」在廳角暗處一張小桌旁坐下，不久便有家丁送上清茶、麵點、熱毛巾。

他放眼打量，見恆山羣尼圍坐在左側一桌，華山羣弟子圍坐在其旁另一桌，那少女靈珊也坐在那裏，看來定逸已放開了她。但定逸和何三七卻不在其內。林平之一桌桌瞧過去，突然心中一震，胸口熱血上湧，只見方人智、于人豪二人和一羣人圍坐在兩張桌旁，顯然都是青城派弟子，但他父親和母親卻不在其間，不知給他們囚在何處。

林平之又悲又怒，又甚耽心，深恐父母已遭了毒手，只想坐到附近的座位去，偷聽他們說話，但轉念又想，好容易混到了這裏，倘若稍有輕舉妄動，給方人智他們瞧出了破綻，不但全功盡棄，且有殺身之禍。

正在這時，忽然門口一陣騷動，幾名青衣漢子抬著兩塊門板，匆匆進來。門板上臥著兩人，身上蓋著白布，布上都是鮮血。廳上眾人一見，都搶近去看。聽得有人說道：「是泰山派的！」「泰山派的天松道人受了重傷，還有一個是誰？」「是泰山掌門天門真人的弟子，姓遲的，死了嗎？」「死了，你看這一刀從前胸砍到後背，那還不死？」

眾人喧擾聲中，一死一傷二人都抬進了後廳，便有許多人跟著進去。廳上眾人紛紛議論：「天松道人是泰山派好手，有誰這樣大膽，竟將他砍得重傷？」「能將天松道人砍傷，自然是武功比他更高的好手。藝高人膽大，便沒甚麼希奇！」

大廳上眾人議論紛紛之中，向大年匆匆出來，走到華山羣弟子圍坐的席上，向勞德諾道：「勞師兄，我師父有請。」勞德諾應道：「是！」站起身來，隨著他走向內堂，穿過一條長廊，來到一座花廳。

只見上首五張太師椅並列，四張倒是空的，只靠東一張上坐著個身材魁梧的紅臉道人，勞德諾知道這五張太師椅是為五嶽劍派的五位掌門人而設，嵩山、恆山、華山、衡山四劍派掌門人都沒到，那紅臉

道人是泰山派的掌門天門道人。兩旁坐著十九位武林前輩，恆山派定逸師太、青城派余滄海、浙南雁蕩山何三七都在其內。下首主位坐著個身穿醬色繭綢袍子、矮矮胖胖、猶如財主模樣的中年人，正是主人劉正風。勞德諾先向主人劉正風行禮，再向天門道人拜倒，說道：「華山弟子勞德諾，叩見天門師伯。」

那天門道人滿臉煞氣，似乎心中鬱積著極大的憤怒要爆炸出來，左手在太師椅的靠手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「令狐冲呢？」他這句話聲音極響，當真便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。

大廳上眾人遠遠聽到他這聲暴喝，盡皆聳然動容。

那少女靈珊驚道：「三師哥，他們又在找大師哥啦。」梁發點了點頭，並不說話，過了一會，低聲道：「大家定些！大廳上各路英雄畢集，別讓人小覷了我華山派。」

林平之心想：「他們又在找令狐冲啦。這令狐老兒，闖下的亂子也真不少。」

勞德諾給天門道人這一聲大喝震得耳中嗡嗡作響，在地下跪了片刻，才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啟稟師伯，令狐師兄和晚輩一行人在衡陽分手，約定在衡山城相會，同到劉師叔府上來道賀。他今天如不能到，明日定會來了。」

天門道人怒道：「他還敢來？他還敢來？令狐冲是你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，總算是名門正派的人物。他居然去跟那姦淫擄掠、無惡不作的採花大盜田伯光混在一起，到底幹甚麼了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據弟子所知，大師哥和田伯光素不相識。大師哥平日就愛喝上三杯，多半不知對方便是田伯光，無意間跟他湊在一起喝酒了。」

天門道人一頓足，站起身來，怒道：「你還在胡說八道，給令狐冲這狗崽子強辯。天松師弟，你……你說給他聽，你怎麼受的傷？令狐冲識不識得田伯光？」

兩塊門板停在西首地下，一塊板上躺的是具死屍，另一塊上臥著個長鬚道人，臉色慘白，鬚鬚上染滿了鮮血，低聲道：「今兒早上……我……我和遲師姪在衡陽……迴雁……迴雁樓頭，見到令狐冲……還有田伯光和一個小尼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已喘不過氣來。

劉正風道：「天松道兄，你不用再複述了，我將你剛才說過的話，跟他說便了。」轉頭向勞德諾道：「勞賢姪，你和令狐賢姪眾位同門遠道光臨向我道賀，我對岳師兄和諸位賢姪的盛情感激之至。只不知令狐賢姪如何跟田伯光那廝結識上了，咱們得查明真相，倘若真是令狐賢姪的不是，咱們五嶽劍派本是一家，自當好好勸他一番才是……」

天門道人怒道：「甚麼好好勸他！清理門戶，取其首級！」

劉正風道：「岳師兄自來門規極嚴。在江湖上華山派向來是一等一的聲譽，只是這次令狐賢姪卻太過份了些。」

天門道人怒道：「你還稱他『賢姪』？賢，賢，賢，賢他個屁！」他一句話出口，便覺在定逸師太這女尼之前吐言不雅，未免有失自己一派大宗師的身分，但說也說了，已無法收回，「波」的一聲，怒氣沖沖的重重噓了口氣，坐入椅中。

勞德諾道：「劉師叔，此事到底真相如何，還請師叔賜告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適才天松道兄說道：今日大清早，他和天門道兄的弟子遲百城賢姪上衡陽迴雁樓喝酒，上得酒樓，便見到三個人坐在樓上大吃大喝。這三個人，便是淫賊田伯光、令狐師姪，以及定逸師太的高足儀琳小師父。這三人天松道兄本來都不認得，只是從服色上得

知，一個是華山派弟子，一個是恆山派弟子。定逸師太莫惱，儀琳師姪為人強迫，身不由主，那是顯而易見的。天松道兄說，另外一人是個三十來歲的華服男子，也不知此人是誰，後來聽令狐師姪說道：

『田兄，你雖輕功獨步天下，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華蓋運，輕功再高，卻也逃不了。』他既姓田，又說輕功獨步天下，自必是萬里獨行田伯光了。天松道兄嫉惡如仇，他見這三人同桌共飲，自是心頭火起。」

勞德諾應道：「是！」心想：「迴雁樓頭，三人共飲，一個是惡名昭彰的淫賊，一個是出家的小尼姑，另一個卻是我華山派大弟子，確是不倫不類之至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他接著聽那田伯光道：『我田伯光獨往獨來，橫行天下，那裏能顧忌得這麼多？這小尼姑嘛，反正咱們見也見到了，且讓她在這裏陪著便是……』」

劉正風說到這裏，勞德諾向他瞧了一眼，又瞧瞧天松道人，臉上露出懷疑之色。劉正風登時會意，說道：「天松道兄重傷之餘，自沒說得這般清楚連貫，我給他補上一些，但大意不錯。天松道兄，是不是？」天松道：「正……正是，不錯，不……不錯！」

劉正風道：「當時遲百城賢姪便忍耐不住，拍桌罵道：『你是淫賊田伯光麼？武林中人人都要殺你而甘心，你卻在這裏大言不慚，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』拔出兵刃，上前動手，不幸竟給田伯光殺了。少年英雄命喪奸人之手，實在可惜。天松道兄隨即上前，他俠義為懷，殺賊心切，鬥了數百回合後，一不留神，竟給田伯光使卑鄙手段，在他胸口砍了一刀。其後令狐師姪卻仍和田伯光那淫賊一起坐著喝酒，未免有失我五嶽劍派結盟的義氣。天門道兄所以著惱，便是為此。」

天門道人怒道：「甚麼五嶽結盟的義氣，哼，哼！咱們學武之

人，這是非之際總得清楚明白，和這樣一個淫賊……這樣一個淫賊……」氣得臉如異血，似乎一叢長鬚中每一根都要豎將起來。

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有事啟稟。」天門道人聽得是徒兒聲音，便道：「進來！甚麼事？」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走進廳來，先向主人劉正風行禮，又向其餘眾前輩行禮，然後轉向天門道人說道：「師父，天柏師叔傳了訊來，他率領本門弟子在衡陽搜尋田伯光、令狐冲兩個淫賊，尚未見到蹤跡……」

勞德諾聽他居然將自己大師哥也歸入「淫賊」之列，大感臉上無光，但大師哥確是和田伯光混在一起，又有甚麼法子？

只聽那泰山派弟子續道：「但在衡陽城外，卻發現了一具屍體，小腹上插著一柄長劍，那口劍是令狐冲那淫賊的……」天門道人急問：「死者是誰？」那人的眼光轉向余滄海，說道：「是余師叔門下的一位師兄，當時我們都不識得，這屍首搬到了衡山城裏之後，才有人識得，原來是羅人傑羅師兄……」

余滄海「啊」的一聲，站了起來，驚道：「是人傑？屍首呢？」

只聽得門外有人接口道：「在這裏。」余滄海極沉得住氣，雖乍聞噩耗，死者又是本門「英雄豪傑」四大弟子之一的羅人傑，卻仍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煩勞賢姪，將屍首抬進來。」門外有人應道：

「是！」兩個人抬著一塊門板，走了進來。那兩人一個是衡山派弟子，一個是青城派弟子。

只見門板上那屍體的腹部插著一柄利劍。這劍自死者小腹插入，斜刺而上。一柄三尺長劍，留在體外的只餘數寸，劍尖已插到死者咽喉，這等自下而上的狠辣招數，武林中倒還真少見。余滄海喃喃的道：「令狐冲，哼，令狐冲，你……你好辣手。」

那泰山派弟子說道：「天柏師叔說道，他還在搜查兩名淫賊，最

好這裏的師伯、師叔們有一兩位前去相助。」定逸和余滄海齊聲道：「我去！」

便在此時，門外傳進來一個嬌嫩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回來啦！」

定逸臉色斗變，喝道：「是儀琳？快給我滾進來！」

眾人目光一齊望向門口，要瞧瞧這個公然與兩個萬惡淫賊在酒樓上飲酒的小尼姑，到底是怎麼一個人物。

門帘掀處，眾人眼前陡然一亮，一個小尼姑悄步走進花廳，但見她清秀絕俗，容色照人，實是一個絕麗的美人。她還只十六七歲年紀，身形婀娜，雖裹在一襲寬大緇衣之中，仍掩不住窈窕娉婷之態。她走到定逸身前，盈盈拜倒，叫道：「師父……」兩字一出口，突然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定逸沉著臉道：「你做……你做的好事？怎地回來了？」

儀琳哭道：「師父，弟子這一次……這一次，險些兒不能再見著你老人家了。」她說話的聲音十分嬌媚，兩隻纖纖小手抓住了定逸的衣袖，白得猶如透明一般。人人心中不禁都想：「這樣一個美女，怎麼去做了尼姑？」

余滄海只向她瞥了一眼，便不再看，一直凝視著羅人傑屍體上的那柄利劍，見劍柄上飄著青色絲穗，近劍柄處的鋒刃之上，刻著「華山令狐冲」五個小字。他目光轉處，見勞德諾腰間佩劍一模一樣，也是飄著青色絲穗，突然間欺身近前，左手疾伸，向他雙目插去，指風凌厲，剎那間指尖已觸到他眼皮。

勞德諾大驚，急使一招「舉火撩天」，高舉雙手去格。余滄海一聲冷笑，左手轉了個極小的圈子，已將他雙手抓在掌中，跟著右手伸

出，唰的一聲，拔出了他腰間長劍。勞德諾雙手入於彼掌，一掙之下，對方屹然不動，長劍的劍尖卻已對準了自己胸口，驚呼：「不……不關我事！」

余滄海看那劍刃，見上面刻著「華山勞德諾」五字，字體大小，與另一柄劍上的全然相同。他手腕一沉，將劍尖指著勞德諾的小腹，陰森森的道：「這一劍斜刺而上，是貴派華山劍法的甚麼招數？」

勞德諾額頭冷汗涔涔而下，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們華山劍法沒……沒這一招。」

余滄海尋思：「致人傑於死這一招，長劍自小腹刺入，劍尖直至咽喉，難道令狐冲俯下身去，自下而上的反刺？他殺人之後，又為甚麼不拔出長劍，故意留下證據？莫非有意向青城派挑釁？」忽聽得儀琳說道：「余師伯，令狐師兄這一招，多半不是華山劍法。」

余滄海轉過身來，臉上猶似罩了一層寒霜，向定逸師太道：「師太，你倒聽聽令高徒的說話，她叫這惡賊作甚麼？」

定逸怒道：「我沒耳朵麼？要你提醒。」她聽得儀琳叫令狐冲為「令狐師兄」，心頭早已有氣，余滄海只須遲得片刻說這句話，她已然開口大聲申斥，但偏偏他搶先說了，言語又這等無禮，她便反而轉過來迴護徒兒，說道：「她順口這麼叫，又有甚麼干係？我五嶽劍派結義為盟，五派門下，都是師兄弟、師姊妹，有甚麼希奇了？」

余滄海笑道：「好，好！」丹田中內息上湧，左手內力外吐，將勞德諾推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撞在牆上，屋頂灰泥登時簌簌而落，喝道：「你這傢伙難道是好東西了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窺探於我，存的是甚麼心？」

勞德諾給他這麼一推一撞，五臟六腑似乎都要翻了轉來，伸身在牆上強行支撐，只覺雙膝酸軟得猶如灌滿了黑醋一般，只想坐倒在

地，勉力強行撐住，聽得余滄海這麼說，暗暗叫苦：「原來我和小師妹暗中察看他們行跡，早就給這老奸巨猾的矮道士發覺了。」

定逸道：「儀琳，跟我來，你怎地失手給他們擒住，清清楚楚的給師父說。」說著拉了她手，向廳外走去。眾人心中都甚明白，這樣美貌無比的一個小尼姑，落入了田伯光這採花淫賊手中，那裏還能保得清白？其中經過情由，自不便在旁人之前吐露，定逸師太是要將她帶到無人之處，再行詳細查問。

突然間青影一晃，余滄海閃到門前，擋住了去路，說道：「此事涉及兩條人命，便請儀琳小師父在此間說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遲百城賢姪是五嶽劍派中人。五派門下，大家都是師兄弟，給令狐冲殺了，泰山派或許不怎麼介意。我這徒兒羅人傑，可沒資格跟令狐冲兄弟相稱。」

定逸性格剛猛，平日連大師姊定靜、掌門師姊定閒，也都容讓她三分，如何肯讓余滄海這般擋住去路，出言譏刺？聽了這幾句話後，兩條淡淡的柳眉登即向上豎起。

劉正風素知定逸師太脾氣暴躁，見她雙眉這麼一豎，料想便要動手。她和余滄海都是當今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兩人一交上手，事情可更鬧得大了，急忙搶步上前，一揖到地，說道：「兩位大駕光臨劉某舍下，都是在下的貴客，千萬衝著我這小小面子，別傷了和氣。都是劉某招呼不周，請兩位莫怪。」說著連連作揖。

定逸師太哈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劉三爺說話倒也好笑，我自生牛鼻子的氣，跟你有甚相干？他不許我走，我偏要走。他若不攔著我的路，要我留著，倒也可以。」

余滄海對定逸原也有幾分忌憚，和她交手，並無勝算，而且她師姊定閒雖為人隨和，武功之高，卻眾所周知，今日就算勝了定逸，她掌門師姊決不能撒下不管，何況恆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，五嶽劍派，

同榮共辱，這一得罪了恆山派，不免後患無窮，當即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貧道只盼儀琳小師父向大夥兒言明真相。余滄海是甚麼人，豈敢阻攔恆山派白雲庵主的道路？」說著身形一晃，歸位入座。

定逸師太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拉著儀琳的手，也回歸己座，問道：「那一天跟你失散後，到底後來事情怎樣？」她生怕儀琳年幼無知，將貽羞師門之事也都說了出來，忙加上一句：「只揀要緊的說，沒相干的就不用囉唆。」

儀琳應道：「是！弟子沒做甚麼有違師訓之事，只是田伯光這壞人，這壞人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定逸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你不用說了，我都知道。我定當殺田伯光和令狐冲那兩個惡賊，給你出氣……」

儀琳睜著清亮明澈的雙眼，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？他……他……」突然垂下淚來，嗚咽道：「他……他已經死了！」

眾人聽了，都是一驚。天門道人聽說令狐冲已死，怒氣登時消減，大聲問道：「他怎麼死的？是誰殺死他的？」

儀琳道：「就是這……這個青城派的……的壞人。」伸手指著羅人傑的屍體。

余滄海不禁滿意，心道：「原來令狐冲這惡棍竟是給人傑殺的。如此說來，他二人是拚了個同歸於盡。好，人傑這孩子，我早知他有種，果然沒墮了我青城派的威名。」他瞪視儀琳，冷笑道：「你五嶽劍派的都是好人，我青城派的便是壞人了？」

儀琳垂淚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我不是說你余師伯，我只是說他。」說著又向羅人傑的屍身一指。

定逸向余滄海道：「你惡狠狠的嚇唬孩子做甚麼？儀琳，不用怕，這人怎麼壞法，你都說出來好了。師父在這裏，有誰敢難為你？」說著向余滄海白了一眼。

余滄海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。小師父，你敢奉觀音菩薩之名，立一個誓嗎？」他怕儀琳受了師父的指使，將羅人傑的行為說得十分不堪，自己這弟子既已和令狐冲同歸於盡，死無對證，便只有聽儀琳一面之辭了。

儀琳道：「我對師父決計不敢撒謊。」跟著向外跪倒，雙手合什，垂眉說道：「弟子儀琳，向師父和眾位師伯叔稟告，決不敢有半句不盡不實的言語。觀世音菩薩神通廣大，垂憐鑒察。」

眾人聽她說得誠懇，又是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都對她心生好感。一個黑鬚書生一直在旁靜聽，一言不發，此時插口說道：「小師父既這般立誓，自是誰也信得過的。」定逸道：「牛鼻子聽見了嗎？聞先生都這般說，還有甚麼假的？」她知這書生姓聞，人人都叫他聞先生，叫甚麼名字，她卻不知，只知他是陝南人，一對判官筆出神入化，是點穴打穴的高手。

眾人目光都射向儀琳臉上，但見她秀色照人，恰似明珠美玉，純淨無瑕，連余滄海也想：「看來這小尼姑不會說謊。」花廳上寂靜無聲，只候儀琳開口說話。

只聽她說道：「昨日下午，我隨了師父和眾師姊去衡陽，行到中途，下起雨來，下嶺之時，我腳底一滑，伸手在山壁上扶了一下，手上弄得滿是泥濘青苔。到得嶺下，我去山溪裏洗手。突然之間，溪水中在我的影子之旁，多了個男子的影子。我吃了一驚，急忙站起，背心上一痛，已給他點中了穴道。我害怕得很，要呼叫師父來救我，但已叫不出聲來。那人將我身子提起，走了幾丈，放入一個山洞。我心裏害怕之極，偏偏動不了，又叫不出聲。過了好一會，聽得三位師姊

分在三個地方叫我：『儀琳，儀琳，你在那裏？』那人只是笑，低聲道：『她們倘若找到這裏，我一起都捉了！』三位師姊到處尋找，又走回了頭。

「隔了好一會，那人聽得我三位師姊已去遠了，便拍開了我的穴道。我當即向山洞外逃走，那知這人的身法比我快得多，我急步外衝，沒想到他早已擋在山洞口，我一頭撞在他胸口。他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你還逃得了麼？』我急忙後躍，抽出長劍，便想向他刺去，但想這人也沒傷害我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何苦傷他性命？我佛門中殺生是第一大戒，因此這一劍就沒刺出。我說：『你攔住我幹甚麼？你再不讓開，我這劍就要.....刺傷你了。』」

「那人只是笑，說道：『小師父，你良心倒好。你捨不得殺我，是不是？』我說：『我跟你無怨無仇，何必殺你？』那人道：『那很好啊，那麼坐下來談談。』我說：『師父師姊在找我呢，再說，師父不許我隨便跟陌生男人說話。』那人道：『你說都說了，多說幾句，少說幾句，又有甚麼分別？』我說：『快讓開罷，你知不知道我師父是很厲害的？她老人家見到你這般無禮，說不定把你兩條腿也打斷了。』他說：『你要打斷我兩條腿，我就讓你打。你師父嘛，她這麼老，我可沒胃口。』.....」

定逸喝道：「胡鬧！這些瘋話，你也記在心裏。」

眾人無不忍俊不禁，只是礙著定逸師太，誰也不敢露出半點笑容，人人苦苦忍住。

儀琳道：「他是這樣說的啊。」定逸道：「好啦，這些瘋話，無關要緊，不用提了，你只說怎麼撞到華山派的令狐冲。」

儀琳道：「是。那個人又說了許多話，只不讓我出去，說我.....我生得好看，要我陪他睡覺.....」定逸喝道：「住嘴！小孩子家口沒遮攔，這些話也說得的？」儀琳道：「是他說的，我可沒答應啊，也

沒陪他睡覺……」定逸喝聲更響：「住口！」

便在此時，抬著羅人傑屍身進來的那名青城派弟子再也忍耐不住，終於哈的一聲笑了出來。定逸大怒，抓起几上茶碗，一揚手，一碗熱茶便向他潑了過去，這一潑之中，使上了恆山派嫡傳內力，既迅且準，那弟子不及閃避，一碗熱茶都潑在臉上，只痛得哇哇大叫。余滄海怒道：「你的弟子說得，我的弟子便笑不得？好不橫蠻！」

定逸師太斜眼道：「恆山定逸橫蠻了幾十年啦，你今日才知？」說著提起那隻空茶碗，便欲向余滄海擲去。余滄海正眼也不向她瞧，反而轉過了身子。定逸師太見他一番有恃無恐的模樣，又素知青城派掌門人武功了得，倒也不敢造次，緩緩放下茶碗，向儀琳道：「說下去！那些沒要緊的話，別再囉唆。」

儀琳道：「是了，師父。我要從山洞中逃出來，那人卻一定攔著不放。眼看天色黑了，我心裏焦急得很，提劍便向他刺去。師父，弟子不敢犯殺戒，不是真的要殺他，不過想嚇他一嚇。我使的是一招『金針渡劫』，不料他左手伸了過來，抓向我……我身上，我吃了一驚，向旁閃避，手裏的長劍便給他奪了去。那人武功好厲害，右手拿著劍柄，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劍尖，只輕輕一扳，卡的一聲，便將我這柄劍扳斷了一寸來長的一截。」定逸道：「扳斷了一寸來長的一截？」儀琳道：「是！」

定逸和天門道人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那田伯光若將長劍從中折斷，自也毫不希奇，但以二指之力，扳斷一柄純鋼劍寸許一截，指力當真非同小可。」天門道人一伸手，從一名弟子腰間拔出一柄長劍，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劍尖，輕輕一扳，卜的一聲，扳斷了寸許長的一截，問道：「是這樣麼？」儀琳道：「是。原來師伯也會！」天門道人哼的一聲，將斷劍還入弟子的劍鞘，左手在几上一拍，一段寸許來長的斷劍頭平平嵌入了几面。

儀琳喜道：「師伯這一手好功夫，我猜那惡人田伯光一定不會了。」突然間神色黯然，垂下眼皮，輕輕嘆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唉，可惜師伯那時沒在，否則令狐師兄也不會身受重傷了。」天門道人道：「甚麼身受重傷？你不是說他已經死了麼？」儀琳道：「是啊，令狐師兄因為身受重傷，才會給青城派那惡人羅人傑害死。」

余滄海聽她稱田伯光為「惡人」，稱自己的弟子也是「惡人」，竟將青城門下與那臭名昭彰的淫賊相提並論，不禁又哼了一聲。

眾人見儀琳一雙妙目之中淚水滾來滾去，眼見便要哭出聲來，容色又可憐，又可愛，一時誰也不敢去問她。天門道人、劉正風、聞先生、何三七一千長輩，都不自禁的心生愛憐，倘若她不是出家的尼姑，好幾個人都想伸手去拍拍她背脊、摸摸她頭頂的加以慰撫了。

儀琳伸衣袖拭了拭眼淚，哽咽道：「那惡人田伯光只是逼我，伸手扯我衣裳。我反掌打他，兩隻手又都讓他捉住了。我大聲叫嚷，又罵了他幾句。師父，弟子不是膽敢犯戒，口出粗言，不過這人當真太也無禮。就在這時候，洞外忽然有人笑了起來，哈哈，笑三聲，停一停，又笑三聲。田伯光厲聲問道：『是誰？』外面那人又哈哈的連笑了三次。田伯光罵道：『識相的便給我滾得遠遠地。田大爺發作起來，你可沒命啦！』那人又哈哈的笑了三聲。田伯光不去理他，又來扯我衣裳，山洞外那人又笑了起來。那人一笑，田伯光就發怒，我真盼那人快來救我。可是那人知道田伯光厲害，不敢進洞，只在山洞外笑個不停。田伯光就破口罵人，點了我穴道，呼的一聲，竄了出去，但那人早就躲了起來。田伯光找了一會找不到，又回進洞來，剛走到我身邊，那人便在山洞外哈哈的笑了起來。我覺得有趣，忍不住也笑了出來。」

定逸師太橫了她一眼，斥道：「自己正在生死關頭，虧你還笑得出？」

儀琳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是，弟子也想不該笑的，不過當時不知怎的，竟然便笑了。田伯光伏下身子，悄悄走到洞口，只待他再笑，便衝了出去。可是洞外那人機警得很，卻也不發出半點聲息。田伯光一步步的往外移，我想那人倘若給他抓住，可就糟了，眼見田伯光正要衝出去，我便叫了起來：『小心，他出來啦！』那人在遠處哈哈的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『多謝你，不過他追不上我。他輕身功夫不行。』」

眾人均想，田伯光號稱「萬里獨行」，輕身功夫之了得，江湖上素來大大有名，那人居然說他「輕身功夫不行」，自是故意要激怒於他。

儀琳續道：「田伯光這惡人突然回身，在我臉上重重扭了一把，我痛得大叫，他便竄了出去，叫道：『狗賊，你我來比比輕身功夫！』那知道這一下他可上了當。原來那人早就躲在山洞旁邊，田伯光一衝出，他便溜了進來，低聲道：『別怕，我來救你。他點了你那裏的穴道？』我說：『是右肩和背心，好像是「肩貞」、「大椎」！你是那一位？』他說：『解了穴道再說。』便伸手替我在肩貞與大椎兩穴推宮過血。

「多半我說的穴位不對，那人雖用力推拿，始終解不開，耳聽得田伯光呼嘯連連，又追回來了。我說：『你快逃，他一回來，可要殺你了。』他說：『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。師妹有難，豈能不救？』」

定逸問道：「他也是五嶽劍派的？」

儀琳道：「師父，他就是令狐冲令狐師兄啊。」

定逸和天門道人、余滄海、何三七、聞先生、劉正風等都「哦」了一聲。勞德諾吁了口長氣。眾人中有些本已料到這人或許便是令狐冲，但總要等儀琳親口說出，方能確定。

儀琳道：「耳聽得田伯光嘯聲漸近，令狐師兄道：『得罪！』將我抱起，溜出山洞，躲在草叢裏。剛剛躲好，田伯光便奔進山洞，他找不到我，就大發脾氣，破口大罵，罵了許多難聽的話，我也不懂是甚麼意思。他提了我那柄斷劍，在草叢中亂砍，幸好這天晚上下雨，星月無光，他瞧不見我們，但他料想我們逃不遠，一定躲在附近，因此不停手的砍削。有一次險得不得了，一劍從我頭頂掠過，只差得幾寸。他砍了一會，嘴裏不住咒罵，說了很多粗話，我也記不得。他揮劍砍削，一路找了過去。」

「忽然之間，有些熱烘烘的水點一滴滴的落在臉上，同時我聞到一陣陣血腥氣。我吃了一驚，低聲問：『你受了傷麼？』令狐師兄伸手按住我嘴，過了好一會，聽得田伯光砍草之聲越去越遠，他才低聲道：『不礙事。』放開了手。可是流在我臉上的熱血越來越多。我說：『你傷得很厲害，須得止血才好。我有「天香斷續膠」。』他道：『別出聲，一動就給那廝發覺了！』伸手按住了自己傷口。過了一會，田伯光又奔了回來，叫道：『哈哈，原來在這裏，我瞧見啦。站起身來！』我聽得田伯光說已瞧見了我們，心中只是叫苦，便想站起，只是腿上動彈不得……」

定逸師太道：「你上了當啦，田伯光騙你們的，他可沒瞧見你。」儀琳道：「是啊。師父，當時你又不在那裏，怎麼知道？」定逸道：「那有甚麼難猜？他如真的瞧見了你們，過來一劍將令狐冲砍死便是，何必大叫大嚷？可見令狐冲這小子也沒見識。」

儀琳搖頭道：「不，令狐師兄也猜到了的。他一伸手便按住了我嘴，怕我驚嚇出聲。田伯光叫嚷了一會，不聽到聲音，又去砍草找尋。令狐師兄待他去遠，低聲道：『師妹，咱們若能再挨得半個時辰，你被封的穴道上氣血漸暢，我就可以給你解開。但田伯光那廝一定轉頭又來，這一次恐怕再難避過。咱們索性冒險，進山洞躲一躲。』」

儀琳說到這裏，聞先生、何三七、劉正風三人不約而同的都擊了一下手掌。聞先生道：「好，有膽，有識！」

儀琳道：「我聽說再要進山洞去，很是害怕，但那時我對令狐師兄已很欽佩，他既這麼說，總是不錯的，便道：『好！』他又抱起我竄進山洞，將我放落。我說：『我衣袋裏有天香斷續膠，是治傷的靈藥，請你……請你取出來敷上傷口。』」他道：『現在拿不大方便，等你手足能動之後再給我罷。』他拔劍割下了一幅衣袖，縛在左肩。這時我才明白，原來他為了保護我，躲在草叢中之時，田伯光一劍砍上他肩頭，他一動不動，一聲不哼，黑暗中田伯光竟沒發覺。我心裏難過，不明白取藥有甚麼不方便……」

定逸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令狐冲倒是個正人君子了。」

儀琳睜大了一雙明亮的妙目，露出詫異神色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自然是一等一的好人。他跟我素不相識，居然不顧自己安危，挺身而出，前來救我。」

余滄海冷冷的道：「你跟他雖素不相識，他可多半早就見過你的面了，否則焉有這等好心？」言下之意自是說，令狐冲為了她異乎尋常的美貌，這才如此的奮不顧身。

儀琳道：「不，他說從沒見過我。令狐師兄決不會對我撒謊，他決計不會！」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果決，聲音雖仍溫柔，卻大有斬釘截鐵之意。眾人為她一股純潔的堅信之意所動，無不深信。

余滄海心想：「令狐冲這廝大膽狂妄，如此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胡作非為，既非為了美色，那麼定是故意去和田伯光鬥上一鬥，好在武林中大出風頭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令狐師兄紮好自己傷口後，又在我肩頭和背心的穴道上給我推宮過血。過不多時，便聽得洞外唰唰唰的聲響越來越近，

田伯光揮劍在草叢中亂砍，走到了山洞門口。我的心怦怦大跳，只聽他走進洞來，坐在地下，一聲不響。我屏住了呼吸，連氣也不敢透一口。突然之間，我肩頭一陣劇痛，我出其不意，禁不住低呼了一聲。這一下可就糟了，田伯光哈哈大笑，大踏步向我走來。令狐師兄蹲在一旁，仍然不動。田伯光笑著說：『小綿羊，原來還是躲在山洞裏。』伸手來抓我，只聽得嗤的一聲響，他給令狐師兄刺中了一劍。

「田伯光一驚，斷劍脫手落地。可惜令狐師兄這一劍沒刺中他要害，田伯光向後急躍，拔出了腰間佩刀，便向令狐師兄砍去，嗤的一聲響，刀劍相交，兩個人便動起手來。他們誰也瞧不見誰，錚錚錚的拆了幾招，兩個人便都向後躍開。我只聽到他二人的呼吸之聲，心中怕得要命。」

天門道人插口問道：「令狐冲跟他鬥了多少回合？」

儀琳道：「弟子當時嚇得胡塗了，實在不知他二人鬥了多久。只聽得田伯光笑道：『啊哈，你是華山派的！華山劍法，非我敵手。你叫甚麼名字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，華山派也好，恆山派也好，都是你這淫賊的對頭……』他話沒說完，田伯光已攻了上去，原來他要引令狐師兄說話，好得知他處身的所在。兩人交手數合。令狐師兄『啊』的一聲叫，又受了傷。田伯光笑道：『我早說華山劍法不是我對手，便是你師父岳老兒親來，也鬥我不過。』令狐師兄卻不再睬他。

「先前我肩頭一陣劇痛，原來是肩上的穴道解了，這時背心的穴道又痛了幾下，我支撐著慢慢爬起，伸手想去摸地下那柄斷劍。令狐師兄聽到了聲音，喜道：『你穴道解開了，快走，快走。』我說：

『華山派的師兄，我和你一起跟這惡人拚了！』他說：『你快走！我們二人聯手，也打他不過。』田伯光笑道：『你知道就好！何必枉自送了性命？喂，我倒佩服你是條英雄好漢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你問我尊姓大名，本來說給你知，卻也不妨。但你如此無禮

詢問，老子睬也不來睬你。』師父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令狐師兄又不是他爹爹，卻自稱是他『老子』。」

定逸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是市井中的粗口俗語，又不是真的『老子』！」

儀琳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。令狐師兄道：『師妹，你快到衡山城去，咱們許多朋友都在那邊，諒這惡賊不敢上衡山城找你。』」我道：『我如出去，他殺死了你怎麼辦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他殺不了我的！我纏住他，你還不快走！啊啣！』乒乓兩聲，兩人刀劍相交，令狐師兄又受了一處傷，他心中急了，叫道：『你再不走，我可要開口罵你啦！』這時我已摸到了地下的斷劍，叫道：『咱們兩人打他一個。』田伯光笑道：『再好沒有！田伯光隻身單刀，會鬥華山、恆山兩派。』

「令狐師兄真的罵起我來，叫道：『不懂事的小尼姑，你簡直胡塗透頂，還不快逃！你再不走，下次見到你，我打你老大耳括子！』」田伯光笑道：『小尼姑捨不得我，她不肯走！』令狐師兄急了，叫道：『你到底走不走？』我說：『我不走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你再不走，我可要罵你師父啦！定靜這老尼姑是個老胡塗，教了你這小胡塗出來。』我說：『定靜師伯不是我師父。』他說：『好，那麼我就罵定閒師太！』我說：『定閒師伯也不是我師父。』他道：『呸！你仍然不走！我罵定逸這老胡塗……』」

定逸臉色一沉，模樣十分難看。儀琳忙道：「師父，你別生氣，令狐師兄是為我好，並不是真的要罵你。我說：『我自己胡塗，可不是師父教的！』突然之間，田伯光欺向我身邊，伸指向我點來。我在黑暗中揮劍亂砍，才將他逼退。」

「令狐師兄叫道：『我還有許多難聽的話，要罵你師父啦，你怕不怕？』我說：『你別罵！咱們一起逃罷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你站在

我旁邊，礙手礙腳，我最厲害的華山劍法使不出來，你一出去，我便將這惡人殺了。』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道：『你對這小尼姑倒是多情多義，只可惜她連你姓名也不知道。』我想這惡人這句話倒是不錯，便道：『華山派的師兄，你叫甚麼名字呢？我去衡山跟師父說，說是你救了我性命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快走，快走！怎地這等囉唆？老夫姓勞，名叫勞德諾！』」

勞德諾聽到這裏，不由得一怔：「怎麼大師哥冒我的名？」

聞先生點頭道：「這令狐冲為善而不居其名，原是咱們俠義道的本色。」

定逸師太向勞德諾望了一眼，自言自語：「這令狐冲好生無禮，膽敢罵我，哼，多半他怕我事後追究，便將罪名推在別人頭上。」向勞德諾瞪眼道：「喂，在那山洞中罵我老胡塗的，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」勞德諾忙躬身道：「不，不！弟子不敢。」

劉正風微笑道：「定逸師太，令狐冲冒他師弟勞德諾之名，是有道理的。這位勞賢姪帶藝投師，輩份雖低，年紀卻已不小，鬍子也這麼大把了，足可做得儀琳師姪的祖父。」

定逸登時恍然，才知令狐冲是為了顧全儀琳。其時山洞中一團漆黑，互不見面，儀琳脫身之後，說起救她的是華山派勞德諾，此人是這麼一個乾癟老頭子，旁人自無閒言閒語，這不但保全了儀琳的清白名聲，也保全了恆山派的威名，言念及此，不由得臉上露出了一絲笑意，點頭道：「很好，這小子想得週到。儀琳，後來怎樣？」

儀琳道：「那時我仍不肯走，我說：『勞師兄，你為救我而涉險，我又豈能遇難先遁？師父如知我如此沒同道義氣，定要將我殺了。師父平日時時教導，我們恆山派雖都是女流之輩，在這俠義份上可不能輸給了男子漢。』」

定逸拍掌叫道：「好，好，說得是！咱們學武之人，要是不顧江湖義氣，生不如死，不論男女，都是一樣。」

眾人見她說這幾句話時神情豪邁，均想：「這老尼姑的氣概，倒也真不減鬚眉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可是令狐師兄卻大罵起來，說道：『混帳王八蛋的小尼姑，你在這裏囉哩囉唆，教我施展不出華山派天下無敵的劍法來，我這條老命，注定是要送在田伯光手中了。原來你跟田伯光串通了，故意來陷害我。我勞德諾今天倒霉，出門遇見尼姑，而且是個絕子絕孫、絕他媽十八代子孫的混帳小尼姑，害得老子空有一身無堅不摧、威力奇大的絕妙劍法，卻怕凌厲劍風帶到這小尼姑身上，傷了她性命，以致不能使將出來。罷了，罷了，田伯光，你一刀砍死我罷，我老人家活了七八十歲，也算夠了，今日認命罷啦！』」

眾人聽得儀琳口齒伶俐，以清脆柔軟之音，轉述令狐冲這番粗俗無賴之言，無不為之莞爾。

只聽她又道：「我聽他這麼說，雖知他罵我是假，但想我武藝低微，幫不了他忙，在山洞中的確礙手礙腳，令得他施展不出精妙的華山劍法來……」定逸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小子胡吹大氣！他華山劍法也不過如此，怎能說是天下無敵？」

儀琳道：「師父，他是嚇唬嚇唬田伯光，好叫他知難而退啊。我聽他越罵越兇，只得說道：『勞師兄，我去了！我感激不盡，後會有期。』他罵道：『滾你媽的臭鴨蛋，給我滾得越遠越好！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，我老頭子以前從來沒見過你，以後也永遠不見你。老子生平最愛賭錢，再見你幹甚麼？』」

定逸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厲聲道：「這小子好不混蛋！那時你還不走？」

儀琳道：「我怕惹他生氣，只得走了，一出山洞，就聽得洞裏乒乒乓乓、兵刃相交之聲大作。我想倘若那惡人田伯光勝了，他又會來捉我，若是那位『勞師兄』勝了，他出洞來見到了我，只怕害得他『逢賭必輸』，於是我咬了咬牙，提氣疾奔，想追上你老人家，請你去幫著收拾田伯光那惡人。」定逸「嗯」的一聲，點了點頭。

儀琳突然問道：「師父，令狐師兄後來不幸喪命，是不是因為……因為見到了我，這才運氣不好？」

定逸怒道：「甚麼『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』，全是胡說八道的鬼話，怎信得的？這裏這許多人，都見到了我們師徒啦，難道他們一個個都會運氣不好？」

眾人聽了都臉露微笑，卻誰都不敢笑出聲來。

儀琳道：「是。我奔到天明時，已望見了衡陽城，心中略定，尋思多半可以在衡陽見到師父，那知就在此時，田伯光又追了上來。我一見到他，腳也軟了，奔不幾步，便給他抓住了。我想他既追到這裏，那位華山派姓勞的師兄定在山洞中給他害死了，心中說不出的難受。田伯光見道上行人很多，倒也不敢對我無禮，只說：『你乖乖的跟著我，我便不對你動手動腳。如果倔強不聽話，我即刻把你衣服剝個清光，教路上這許多人都笑話你。』我嚇得不敢反抗，只有跟著他進城。」

「來到那家酒樓迴雁樓前，他說：『小師父，你有沉魚……沉魚落雁之容。這家迴雁樓就是為你開的。咱們上去喝個大醉，大家快活快活罷。』我說：『出家人不用葷酒，這是我白雲庵的規矩。』他說：『你白雲庵的規矩多著呢，當真守得這麼多？待會我還要叫你大大的破戒。甚麼清規戒律，都是騙人的。你師父……你師父……』」她說到這裏，偷眼瞧了定逸一眼，不敢再說下去。

定逸道：「這惡人的胡說，不必提它，你只說後來怎樣？」儀琳

道：「是。後來我說：『你瞎三話四，我師父從來不躲了起來，偷偷的喝酒吃狗肉。』」

眾人一聽，忍不住都笑。儀琳雖不轉述田伯光的言語，但從這句答話之中，誰都知道田伯光定是誣指定逸「躲了起來，偷偷的喝酒吃狗肉」。

定逸將臉一沉，心道：「這孩子便是實心眼兒，說話不知避忌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這惡人伸手抓住我衣襟，說道：『你不上樓去陪我喝酒，我就扯爛你衣服。』我沒法子，只好跟他上去。這惡人叫了些酒菜，他也真壞，我說吃素，他偏偏叫的都是牛肉、豬肉、雞鴨、魚蝦這些葷菜。他說我如不吃，他要撕爛我衣服。師父，我說甚麼也不肯吃，佛門戒食葷肉，弟子決不能犯戒。這壞人要撕爛我衣服，雖然不好，卻不是弟子的過錯。」

「正在這時，一個人走上酒樓來，腰懸長劍，臉色蒼白，滿身都是血跡，便往我們那張桌旁一坐，一言不發，端起我面前碗中的酒，一口喝乾了。他自己斟了一碗酒，舉碗向田伯光道：『請！』向我道：『請！』又喝乾了。我一聽到他的聲音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原來他便是在山洞中救我的那位『勞師兄』。謝天謝地，他沒給田伯光害死，只是身上到處是血，他為了救我，受傷可著實不輕。」

「田伯光向他上上下下的打量，說道：『是你！』他說：『是我！』田伯光向他大拇指一豎，讚道：『好漢子！』他也向田伯光大拇指一豎，讚道：『好刀法！』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，一同喝了碗酒。我很是奇怪，他二人昨晚還打得這麼厲害，怎麼此刻忽然變了朋友？這人沒死，我很歡喜；然而他是田伯光這惡人的朋友，弟子又耽心起來啦。」

「田伯光道：『你不是勞德諾！勞德諾是個糟老頭子，那有你這

般年輕瀟灑？』我偷偷瞧這人，他不過二十來歲年紀，原來昨晚他說『我老人家活了七八十歲』甚麼的，都是騙田伯光的。那人一笑，說道：『我不是勞德諾。』田伯光一拍桌子，說道：『是了，你是華山令狐冲，是江湖上的一號人物。』

「令狐師兄這時便承認了，笑道：『豈敢！令狐冲是你手下敗將，見笑得緊。』田伯光道：『不打不相識，咱們便交個朋友如何？令狐兄既看中了這個美貌小尼姑，在下讓給你便是。重色輕友，豈是我輩所為？』」

定逸臉色發青，只道：「這惡賊該死之極，該死之極！」

儀琳泫然欲涕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令狐師兄忽然罵起我來啦。他說：『這小尼姑臉上全無血色，整日價只吃青菜豆腐，相貌決計好不了。田兄，我生平一見尼姑就生氣，恨不得殺盡天下的尼姑！』田伯光笑問：『那又為甚麼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不瞞田兄說，小弟生平有個嗜好，那是愛賭如命，只要瞧見了骨牌骰子，連自己姓甚麼也忘記了。可是只要一見尼姑，這一天就不用賭啦，賭甚麼輸甚麼，當真屢試不爽。不但是我一人，華山派的師兄師弟們個個都是這樣。因此我們華山派弟子，見到恆山派的師伯、師叔、師姊、師妹們，臉上雖然恭恭敬敬，心中卻無不大叫倒霉！』」

定逸大怒，反過手掌，啪的一聲，清清脆脆的打了勞德諾一個耳括子。她出手又快又重，勞德諾不及閃避，只覺頭腦一陣暈眩，險些便欲摔倒。

【四】 坐鬥

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尼姑，你盼我打勝呢，還是打敗？」儀琳答道：「自然盼你打勝。你坐著打，天下第二，決不能輸了給他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那麼你請罷！走得越快越好，越遠越好！」

劉正風笑道：「師太怎地沒來由生這氣？令狐師姪為了要救令高足，這才跟田伯光這般胡說八道，花言巧語，你怎地信以為真了？」定逸一怔，道：「你說他是為了救儀琳？」劉正風道：「我是這麼猜想。儀琳師姪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儀琳低頭道：「令狐師兄是好人，就是.....就是說話太過粗俗無禮。師父生氣，我不敢往下說了！」定逸喝道：「你說出來！一字不漏的說出來。我要知道他到底安的是好心，還是歹意。這傢伙倘若是個無賴浪子，便算死了，我也要跟岳老兒算帳。」儀琳囁嚅了幾句，不敢往下說。定逸道：「說啊，不許為他忌諱，是好是歹，難道咱們

還分辨不出？」

儀琳道：「是！令狐師兄又道：『田兄，咱們學武之人，一生都在刀尖上討生活，雖然武藝高強的佔便宜，但歸根結底，終究是在碰運氣，你說是不是？遇到武功差不多的對手，生死存亡，便講運道了。別說這小尼姑瘦得小雞也似的，提起來沒三兩重，就算真是天仙下凡，我令狐冲正眼也不瞧她。一個人畢竟性命要緊，重色輕友固然不對，重色輕生，那更是大傻瓜一個。這小尼姑啊，萬萬碰她不得。』」

「田伯光笑道：『令狐兄，我只道你是個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好漢子，怎麼一提到尼姑，便偏有這許多忌諱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嘿，我一生見了尼姑之後，倒的霉實在太多，可不由得我不信。你想，昨天晚上我還是好端端的，連這小尼姑的面也沒見到，只不過聽到了她說話的聲音，就給你在身上砍了三刀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這不算倒霉，甚麼才是倒霉？』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道：『這倒說得是。』」

「令狐師兄道：『田兄，我不跟尼姑說話，咱們男子漢大丈夫，喝酒便喝個痛快，你叫這小尼姑滾蛋罷！我良言相勸，你只消碰她一碰，你就交上了華蓋運，以後在江湖上到處都碰釘子，除非你自己出家去做和尚。這「天下三毒」，你怎不遠而避之？』」

「田伯光問道：『甚麼是「天下三毒」？』令狐師兄臉上現出詫異之色，說道：『田兄多在江湖上行走，見識廣博，怎地連天下三毒都不知？常言道得好：「尼姑砒霜青竹蛇，有膽無膽莫碰他！」這尼姑是一毒，砒霜又是一毒，青竹蛇又是一毒。天下三毒之中，又以尼姑居首。咱們五嶽劍派中的男弟子們，那是常常掛在口上說的。』」

定逸大怒，伸手在茶几上重重一拍，破口罵道：「放他娘的狗臭……」到得最後關頭，這個「屁」字終於忍住了不說。勞德諾吃過她的苦頭，本來就遠遠的避在一旁，見她滿臉脹得通紅，又退開一

步。

劉正風嘆道：「令狐師姪雖是一番好意，但如此信口開河，也未免過份了些。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跟田伯光這等大惡徒打交道，若非說得像煞有介事，可也真不易騙得他相信。」

儀琳問道：「劉師叔，你說那些言語，都是令狐師兄故意捏造出來騙那姓田的？」

劉正風道：「自然是了。五嶽劍派之中，那有這等既無聊、又無禮的說話？再過一日，便是劉某金盆洗手的大日子，我說甚麼也要圖個吉利，倘若大夥兒對貴派真有甚麼顧忌，劉某怎肯恭恭敬敬的邀請定逸師太和眾位賢姪光臨舍下？」

定逸聽了這幾句話，臉色略和，哼了一聲，罵道：「令狐冲這小子一張臭嘴，不知是那個缺德之人調教出來的。」言下之意，自是將令狐冲的師父華山掌門也給罵上了。

劉正風道：「師太不須著惱。田伯光那廝，武功是很厲害的。令狐師姪鬥他不過，眼見儀琳賢姪身處極大危難，只好編造些言語出來，盼能騙得這惡賊放過了她。想那田伯光走遍天下，見多識廣，豈能輕易受騙？世俗之人無知，對出家的師太們有些偏見，也是實情，令狐師姪便乘機而下說詞了。咱們身在江湖，行事說話，有時免不了要從權。令狐師姪若不是看重恆山派，華山派自岳先生而下，若不都是心中敬重佩服三位師太，他又怎肯如此盡心竭力的相救貴派弟子？」

定逸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多承劉三爺美言。」轉頭向儀琳道：「田伯光就因此而放了你？」

儀琳搖頭道：「沒有。令狐師兄又說：『田兄，你雖輕功獨步天下，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華蓋運，輕功再高，也逃不了。』田伯光一

時好似拿不定主意，向我瞧了兩眼，搖頭說道：『我田伯光獨往獨來，橫行天下，那裏能顧忌得這麼多？這小尼姑嘛，反正咱們見也見到了，且讓她在這裏陪著便是。』

「就在這時，鄰桌上有個青年男子突然拔出長劍，搶到田伯光面前，喝道：『你……你就是田伯光嗎？』田伯光道：『怎樣？』那年輕人道：『殺了你這淫賊！武林中人人都要殺你而甘心，你卻在這裏大言不慚，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』挺劍向田伯光刺去。看他劍招，是泰山派的劍法，就是這一位師兄。」說著手指躺在門板上的那具屍身。

天門道人點頭道：「遲百城這孩子，很好，很好！」

儀琳繼續道：「田伯光身子一晃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單刀，笑道：『坐下，坐下！喝酒，喝酒！』將單刀還入刀鞘。那位泰山派的師兄，卻不知如何胸口已中了他一刀，鮮血直冒，他眼睛瞪著田伯光，身子搖晃了幾下，倒向樓板。」

她目光轉向天松道人，說道：「這位泰山派的師伯，縱身搶到田伯光面前，連聲猛喝，出劍疾攻。這位師伯的劍招自是十分了得，但田伯光仍不站起身，坐在椅中，拔刀招架。這位師伯攻了二三十劍，田伯光擋了二三十招，一直坐著，沒站起身來。」

天門道人黑著臉，眼光瞧向躺在門板上的師弟，問道：「師弟，這惡賊的武功當真如此了得？」天松道人一聲長嘆，緩緩轉開了頭。

儀琳續道：「那時候令狐師兄便拔劍向田伯光疾刺。田伯光迴刀擋開，站起身來。」

定逸道：「這可不對了。天松道長接連刺他二三十劍，他都不起身，令狐冲只刺他一劍，田伯光便須站起來。令狐冲的武功又怎能高得過天松道長？」

儀琳道：「那田伯光是有道理的。他說：『令狐兄，我當你是朋友，你出兵刃攻我，我如仍然坐著不動，那就是瞧你不起。我武功雖比你高，心中卻敬你為人，因此不論勝敗，都須起身招架。對付這牛……牛鼻……卻又不同。』令狐師兄哼了一聲，道：『承你青眼，令狐冲臉上貼金。』嗤嗤嗤向他連攻三劍。師父，這三劍去勢凌厲得很，劍光將田伯光的上盤盡數籠罩住了……」

定逸點頭道：「這是岳老兒的得意之作，叫甚麼『太岳三青峯』，據說是第二劍比第一劍的勁道狠，第三劍又勝過了第二劍。那田伯光如何拆解？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接一招，退一步，連退三步，喝采道：『好劍法！』轉頭向天松師伯道：『牛鼻子，你為甚麼不上來夾攻？』令狐師兄一出劍，天松師伯便即退開，站在一旁。天松師伯冷冷的道：

『我是泰山派的正人君子，豈肯與淫邪之人聯手？』我忍不住了，說道：『你莫冤枉了這位令狐師兄，他是好人！』天松師伯冷笑道：

『他是好人？嘿嘿，他是和田伯光同流合污的大大好人！』突然之間，天松師伯『啊』的一聲大叫，雙手按住了胸口，臉上神色十分古怪。田伯光還刀入鞘，說道：『坐下，坐下！喝酒，喝酒！』

「我見天松師伯雙手指縫中不絕的滲出鮮血。不知田伯光使了甚麼奇妙的刀法，我全沒見到他伸臂揮手，天松師伯胸口已然中刀，這一刀當真快極。我嚇得只叫：『別……別殺他！』田伯光笑道：『小美人說不殺，我就不殺！』天松師伯按住傷口，衝下了樓梯。令狐師兄起身想追下去相救。田伯光拉住他，說道：『令狐兄，這牛鼻子驕傲得緊，寧死不會要你相幫，何苦自討沒趣？』令狐師兄苦笑著搖頭，喝了兩碗酒。師父，那時我想，咱們佛門五大戒，第五戒酒，令狐師兄雖不是佛門弟子，可是喝酒這麼喝個不停，終究不好。不過弟子自然不敢跟他說話，怕他罵我『一見尼姑』甚麼的。」

定逸道：「令狐冲這些瘋話，以後不可再提。」儀琳道：

「是。」定逸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說：『這牛鼻子武功不錯，我這刀砍得不算慢，他竟能及時縮了三寸，這一刀沒砍死他。泰山派的玩藝倒還有兩下子。令狐兄，這牛鼻子不死，今後你麻煩可就多了。剛才我存心要殺了他，免你後患，可惜這刀砍他不死。』」

「令狐師兄笑道：『我一生之中，麻煩天天都有，管他娘的，喝酒，喝酒。田兄，你這一刀如砍向我胸口，我武功不及天松師伯，那便避不了。』田伯光笑道：『剛才我出刀之時，確是手下留了情，那是報答你昨晚在山洞中不殺我的情誼。』我聽了好生奇怪，如此說來，昨晚山洞中兩人相鬥，倒還是令狐師兄佔了上風，饒了他性命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臉上都現出不以為然的神色，均覺令狐冲不該和這萬惡淫賊拉交情。

儀琳續道：「令狐師兄道：『昨晚山洞之中，在下已盡全力，藝不如人，如何敢說劍下留情？』田伯光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『當時你和這小尼姑躲在山洞之中，這小尼姑發出聲息，給我查覺，可是你卻屏住呼吸，我萬萬料不到另外有人窺伺在側。我拉住了這小尼姑，立時便要破了她的清規戒律。你只消等得片刻，待我魂飛天外、心無旁騖之時，一劍刺出，定可取了我的性命。令狐兄，你又不是十一二歲的少年，其間的輕重關節，豈有不知？我知你是堂堂丈夫，不願施此暗算，因此那一劍嘛，嘿嘿，只是在我肩頭輕輕這麼一刺。』」

「令狐師兄道：『我如多待得片刻，這小尼姑豈非受了你的污辱？我跟你說，我雖然見了尼姑便生氣，但恆山派總是五嶽劍派之一。你欺到我們頭上來，那可容你不得。』田伯光笑道：『話雖如此，然而你這一劍若再向前送得三四寸，我一條胳膊就此廢了，幹麼你這一劍刺中我後，卻又縮回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我是華山弟子，豈

能暗箭傷人？你先在我肩頭砍一刀，我便在你肩頭還了一劍，大家扯個直，再來交手，堂堂正正，誰也不佔誰的便宜。』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道：『好，我交了你這個朋友，來來來，喝一碗。』

「令狐師兄道：『武功我不如你，酒量卻是你不如我。』田伯光道：『酒量不如你嗎？那也未見得，咱們便來比上一比。來，大家先喝十大碗再說。』令狐師兄皺眉道：『田兄，我只道你也是個不佔人便宜的好漢，這才跟你賭酒，那知大謬不然，令我好生失望。』田伯光斜眼看他，問道：『我又如何佔你便宜了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你明知我討厭尼姑，一見尼姑便周身不舒服，胃口大倒，如何還能跟你賭酒？』

「田伯光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『令狐兄，我知你千方百計，只是要救這小尼姑，可是我田伯光愛色如命，既看上了這千嬌百媚的小尼姑，說甚麼也不放她走。你要我放她，唯有一個條件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好，你說出來罷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我令狐沖認命了，皺一皺眉頭，不算好漢。』田伯光笑嘻嘻的斟滿了兩碗酒，道：『你喝了這碗酒，我跟你說。』令狐師兄端起酒碗，一口喝乾，道：『乾！』田伯光也喝了那碗酒，笑道：『令狐兄，在下既當你是朋友，就當按照江湖上的規矩，朋友妻，不可戲。你若答應娶這小尼姑……小尼姑……』」

她說到這裏，雙頰暈紅如火，目光下垂，聲音越說越小，到後來已細不可聞。

定逸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越說越下流了。後來怎樣？」

儀琳細聲道：「那田伯光口出胡言，笑嘻嘻的道：『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你答應娶她……娶她為妻，我即刻放她，還向她作揖賠罪，除此之外，萬萬不能。』

「令狐師兄呸的一聲，道：『你要我倒足一世霉麼？此事再也休提。』田伯光那廝又胡說了一大篇，說甚麼留起頭髮，就不是尼姑，還有許多教人說不出口的瘋話，我掩住耳朵，不去聽他。令狐師兄道：『住嘴！你再開這等無聊玩笑，令狐冲當場給你氣死，那還有性命來跟你拚酒？你不放她，咱們便來決一死戰。』田伯光笑道：『講打，你是打我不過的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站著打，我不是你對手。坐著打，你便不是我對手。』」

眾人先前聽儀琳述說，田伯光坐在椅上一直沒站起身，卻擋架了泰山派好手天松道人二三十招凌厲的攻勢，則他善於坐鬥，可想而知，令狐冲說「站著打，我不是你對手；坐著打，你不是我對手」這句話，自是為了故意激惱他而說。何三七點頭道：「遇上了這等惡徒淫賊，先將他激得暴跳如雷，然後乘機下手，倒也不失為一條妙計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田伯光聽了，也不生氣，只笑嘻嘻的道：『令狐兄，田伯光佩服的，是你的豪氣膽識，可不是你的武功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令狐冲佩服你的，乃是你站著打的快刀，卻不是坐著打的刀法。』田伯光道：『你這個可知道了，我少年之時，腿上得過寒疾，有兩年時光我坐著練習刀法，坐著打正是我拿手好戲。適才我和那泰山派的牛……牛……道人拆招，倒不是輕視於他，只是我坐著使刀使得慣了，也就懶得站將起來。令狐兄，這一門功夫你是不如我的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田兄，你這個可知道了。你不過少年之時為了腿患寒疾，坐著練了兩年刀法，時候再多，也不過兩年。我別的功夫不如你，這坐著使劍，卻比你強。我天天坐著練劍。』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目光都向勞德諾瞧去，均想：「可不知華山派武功之中，有沒這樣一項坐著練劍的法門？」勞德諾搖頭道：「大師哥騙他的，敝派沒這一門功夫。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，說道：『當真有這回

事？在下這可是孤陋寡聞了，倒想見識見識華山派的坐……坐……甚麼劍法啊？」令狐師兄笑道：『這些劍法不是我恩師所授，是我自己創出來的。』田伯光一聽，登時臉色一變，道：『原來如此，令狐兄大才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』」

眾人均知田伯光何以動容。武學之中，要新創一路拳法劍法，當真談何容易，若非武功既高，又有過人的才智學識，決難別開蹊徑，另創新招。像華山派這等開山立派數百年的名門大派，武功的一招一式無不經過千錘百鍊，要將其中一招稍加變易，也已極難，何況另創一路劍法？勞德諾心想：「原來大師哥暗中創了一套劍法，怎地不跟師父說？」

只聽儀琳續道：「當時令狐師兄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『這路劍法臭氣沖天，有甚麼值得佩服之處？』田伯光大感詫異，問道：『怎地臭氣沖天？』我也好生奇怪，劍法最多是不高明，那會有甚麼臭氣？令狐師兄道：『不瞞田兄說，我每天早晨出恭，坐在茅廁之中，到處蒼蠅飛來飛去，好生討厭，於是我便提起劍來擊刺蒼蠅，初時刺之不中，久而久之，熟能生巧，出劍便刺到蒼蠅，漸漸意與神會，從這些擊刺蒼蠅的劍招之中，悟出一套劍法來。使這套劍法之時，一直坐著出恭，豈不是臭氣有點難聞麼？』

「他說到這裏，我忍不住便笑了出來，這位令狐師兄真滑稽，天下那有這樣練劍的。田伯光聽了，卻臉色鐵青，怒道：『令狐兄，我當你是個朋友，你出此言，未免欺人太甚，你當我田伯光是茅廁中的蒼蠅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便領教領教你這路……你這路……』」

眾人聽到這話都暗暗點頭，均知高手比武，倘若心意浮躁，可說已先自輸了三成，令狐冲這些言語顯然意在激怒對方，現下田伯光終於發怒，那是第一步已中計了。

定逸道：「很好！後來怎樣？」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笑嘻嘻的道：『在下練這路劍法，不過是為了好玩，絕無與人爭勝拚鬥之意。田兄千萬不可誤會，小弟決不敢將你當作是茅廁裏的蒼蠅。』我忍不住又笑了一聲。田伯光更加惱怒，抽出單刀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好，咱們便大家坐著，比上一比。』我見到他眼中露出兇光，很是害怕，他顯然已動殺機，要將令狐師兄殺了。」

「令狐師兄笑道：『坐著使刀使劍，你沒我功夫深，你是比不過我的。令狐冲今日新交了田兄這個朋友，又何必傷了兩家和氣？再說，令狐冲堂堂丈夫，不肯在自己最擅勝場的功夫上佔朋友便宜。』田伯光道：『這是田伯光自甘情願，不能說是你佔了我便宜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如此說來，田兄一定要比？』田伯光道：『一定要比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一定要坐著比！』田伯光道：『對了，一定要坐著比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好，既然如此，咱們得訂下一個規條，勝敗未決之時，那一個先站了起來，便算輸！』田伯光道：『不錯！勝敗未決之時，那一個先站起身，便算輸了。』

「令狐師兄又問：『輸了的便怎樣？』田伯光道：『你說如何便如何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待我想一想。有了，第一，比輸之人，今後見到這個小尼姑，不得再有任何無禮的言語行動，一見到她，便得上前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小師父，弟子田伯光拜見。」』田伯光道：『呸！你怎知定是我輸？要是你輸呢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我也一樣，是誰輸了，誰便得改投恆山派門下，做定逸老師太的徒孫，做這小尼姑的徒弟。』師父，你想令狐師兄說得滑稽不滑稽？他二人比武，怎地輸了要改投恆山派門下？我又怎能收他們做徒弟？」

她說到這裏，臉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她一直愁容不展，此刻微現笑靨，更增秀色。

定逸道：「這些江湖上的粗魯漢子，甚麼話都說得出，你又怎地當真了？這令狐冲存心是在激怒田伯光。」她說到這裏，抬起頭來，

微閉雙目，思索令狐冲用甚麼法子能夠取勝，倘若他比武敗了，又如何自食其言？想了一會，知道自己的智力跟這些無賴流氓相比實在差得太遠，不必徒傷腦筋，便問：「那田伯光卻又怎樣回答？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見令狐師兄說得這般有恃無恐，臉現遲疑之色，我料他有些耽心了，大概在想：莫非令狐冲坐著使劍，真有過人之長？令狐師兄又激他：『倘若你決意不肯改投恆山派門下，咱們也不用比了。』田伯光怒道：『胡說八道！好，就是這樣，輸了的拜這小尼姑為師！』我道：『我可不能收你們做徒弟，我功夫不配，再說，我師父也不許。我恆山派不論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個個都是女子，怎能夠……怎能夠……』

「令狐師兄將手一揮，說道：『我和田兄商量定的，你不收也得收，那由得你作主？』他轉頭向田伯光道：『第二，輸了之人，就得舉刀一揮，自己做了太監。』師父，不知道甚麼是舉刀一揮，自己做了太監？」

她這麼一問，眾人都笑了起來。定逸也忍不住好笑，嚴峻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，說道：「那些流氓的粗話，好孩子，你不懂就不用問，沒甚麼好事。」

儀琳道：「噢，原來是粗話。我本來想有皇帝就有太監，沒甚麼了不起。田伯光聽了這話後，斜眼向著令狐師兄問道：『令狐兄，你當真有必勝的把握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這個自然！站著打，我令狐冲在普天下武林之中，排名第八十九；坐著打，排名第二！』田伯光甚是好奇，問道：『你第二？第一是誰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那是魔教教主東方不敗！』」

眾人聽她提到「魔教教主東方不敗」八字，臉色都為之一變。

儀琳察覺到眾人神色突然間大變，既感詫異，又有些害怕，深恐自己說錯了話，問道：「師父，這話不對麼？」定逸道：「你別提這

人的名字。田伯光卻怎麼說？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點點頭，道：『你說東方教主第一，我沒異言，可是閣下自居排名第二，未免有些自吹自擂。難道你還勝得過尊師岳先生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我是說坐著打啊。站著打，我師父排名第八，我是八十九，跟他老人家可差得遠了。』田伯光點頭道：『原來如此！那麼站著打，我排名第幾？這又是誰排的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這是一個大秘密，田兄，我跟你言語投機，說便跟你說了，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，否則定要惹起武林中老大一場風波。三個月之前，我五嶽劍派五位掌門師尊在華山聚會，談論當今武林名手的高下。五位師尊一時高興，便將普天下眾高手排了一排。田兄，不瞞你說，五位師尊對你的人品罵得一錢不值，說到你的武功，大家認為還真不含糊，站著打，天下可以排到第十四。』」

天門道人和定逸師太齊聲道：「令狐冲胡說八道，那有此事？」

儀琳道：「原來令狐師兄是騙他的。田伯光也有些將信將疑，說道：『五嶽劍派掌門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高人，居然將田伯光排名第十四，那是過獎了。令狐兄，你是否當著五位掌門人之面，施展你那套臭不可聞的茅廁劍法，否則他們何以許你天下第二？』

「令狐師兄笑道：『這套茅廁劍法嗎？當眾施展太過不雅，如何敢在五位師尊面前獻醜？這路劍法姿勢難看，可是十分厲害。令狐冲和一些旁門左道的高手談論，大家認為除了東方教主之外，天下無人能敵。不過，田兄，話又得說回來，我這路劍法雖然了得，除了出恭時擊刺蒼蠅之外，卻沒實用。你想想，當真與人動手比武，又有誰肯大家坐著不動？就算我和你約好了非坐著比不可，等到你一輸，你自然老羞成怒，站起身來，你站著打天下第十四，輕而易舉，便能將我這坐著打的天下第二一刀殺了。因此啊，你這站著打天下第十四是真的，我這坐著打天下第二卻徒有虛名，毫不足道。』

「田伯光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『令狐兄，你這張嘴當真會說。你又怎知我坐著打一定會輸給你，又怎知我會老羞成怒，站起身來殺你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你如答允輸了之後不來殺我，那麼做太……太監之約，也可不算，免得你絕子絕孫，沒了後代。好罷，廢話少說，這就動手！』他手一掀，將桌子連酒壺、酒碗都掀得飛了出去，兩個人就面對面的坐著，一個手中提了把刀，一個手中拿了柄劍。

「令狐師兄道：『進招罷！是誰先站起身來，屁股離開了椅子，誰就輸了。』田伯光道：『好，瞧是誰先站起身來！』他二人剛要動手，田伯光向我瞧了一眼，突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令狐兄，我服了你啦。原來你暗中伏下人手，今日存心來跟田伯光為難。我和你坐著相鬥，誰都不許離開椅子，別說你的幫手一擁而出，單是這小尼姑在我背後動手動腳，說不定便逼得我站起身來。』

「令狐師兄也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只教有人插手相助，便算是令狐冲輸了。小尼姑，你盼我打勝呢，還是打敗？』我道：『自然盼你打勝。你坐著打，天下第二，決不能輸了給他。』令狐師兄道：

『好，那麼你請罷！走得越快越好，越遠越好！這麼一個光頭小尼姑站在我眼前，令狐冲不用打便輸了。』他不等田伯光出言阻止，唰的一劍，便向他刺去。

「田伯光揮刀擋開，笑道：『佩服，佩服！好一條救小尼姑脫身的妙計。令狐兄，你當真是個多……多情種子。只是這一場凶險，冒得忒也大了些。』我那時才明白，原來令狐師兄一再說誰先站起誰輸，是要我有機會逃走。田伯光身子不能離椅，自然沒法來捉我了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對令狐冲這番苦心都不禁讚嘆。他武功不及田伯光，除此之外，確無良策可讓儀琳脫身。

定逸道：「甚麼『多情種子』等等，都是粗話，以後嘴裏千萬不

可提及，連心裏也不許想。」儀琳垂目低眉，道：「是，原來那也是粗話，弟子知道了。」定逸道：「那你就該立即走路啊，倘若田伯光將令狐沖殺了，你便又難逃毒手。」

儀琳道：「是。令狐師兄一再催促，我只得向他拜了拜，說道：『多謝令狐師兄救命之恩。華山派的大恩大德，儀琳終身不忘。』轉身下樓，剛走到樓梯口，只聽得田伯光喝道：『中！』我一回頭，兩點鮮血飛了過來，濺上我的衣衫，原來令狐師兄肩頭中了一刀。」

「田伯光笑道：『怎麼樣？你這坐著打天下第二的劍法，我看也是稀鬆平常！』令狐師兄道：『這小尼姑還不走，我怎打得過你？那是我命中注定要倒大霉。』我想令狐師兄討厭尼姑，我留著不去，只怕真的害了他性命，只得急速下樓。一到酒樓之下，但聽樓上刀劍之聲相交不絕，田伯光又大喝一聲：『中！』」

「我大吃一驚，料想令狐師兄又給他砍中了一刀，但不敢再上樓去觀看，於是從樓旁攀援而上，到了酒樓屋頂，伏在瓦上，從窗子裏向內張望，只見令狐師兄仍持劍狠鬥，身上濺滿了鮮血，田伯光卻一處也沒受傷。」

「又鬥了一陣，田伯光又喝一聲：『中！』一刀砍在令狐師兄的左臂，收刀笑道：『令狐兄，我這一招是刀下留情！』令狐師兄笑道：『我自然知道，你落手稍重，我這條臂膀便給你砍下來啦！』師父，在這當口，他居然還笑得出來。田伯光道：『你還打不打？』令狐師兄道：『當然打啊！我又沒站起身來。』田伯光道：『我勸你認輸，站了起來罷。咱們說過的話不算數，你不用拜那小尼姑為師啦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說過的話，豈有不算數的？』田伯光道：『天下硬漢子我見過多了，令狐兄這等人物，田伯光今日第一次見到。好！咱們不分勝敗，兩家罷手如何？』」

「令狐師兄笑嘻嘻的瞧著他，並不說話，身上各處傷口中的鮮血

不斷滴向樓板，嗒嗒嗒的作聲。田伯光拋下單刀，正要站起，突然想到一站起身便算輸了，身子只這麼一晃，便又坐實，總算沒離開椅子。令狐師兄笑道：『田兄，你可機靈得很啊！』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都情不自禁「唉」的一聲，為令狐冲可惜。

儀琳繼續說道：「田伯光拾起單刀，說道：『我要使快刀了，再遲得片刻，那小尼姑便要逃得不知去向，追她不上了。』我聽他說還要追我，只嚇得渾身發抖，又耽心令狐師兄遭了他毒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忽地想起，令狐師兄所以拚命和他纏鬥，只是為了救我，唯有我去自刎在他二人面前，方能使令狐師兄不死。當下我拔出腰間斷劍，正要躡身躍入酒樓，突然間只見令狐師兄身子一晃，連人帶椅倒下地來，又見他雙手撐地，慢慢爬了開去，那隻椅子壓在他身上。他受傷甚重，一時掙扎著站不起來。

「田伯光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『坐著打天下第二，爬著打天下第幾？』說著站起身來。令狐師兄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『你輸了！』田伯光笑道：『你輸得如此狼狽，還說是我輸了？』令狐師兄伏在地下，問道：『咱們先前怎麼說來？』田伯光道：『咱們約定坐著打，是誰先站起身來，屁股離了椅子……便……便……便……』他連說了三個『便』字，再也說不下去，左手指著令狐師兄。原來這時他才醒悟已上了當。他已經站起，令狐師兄可兀自未曾起立，屁股也沒離開椅子，模樣雖然狼狽，依著約定的言語，卻算是勝了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忍不住拍手大笑，連聲叫好。

只余滄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無賴小子，跟田伯光這淫賊去耍流氓手段，豈不丟了名門正派的臉面？」定逸怒道：「甚麼流氓手段？大丈夫鬥智不鬥力。可沒見你青城派中有這等見義勇為的少年英俠？」她聽儀琳述說令狐冲奮不顧身、保全了恆山派的顏面，心下著實感激，先前怨怪令狐冲之意，早就丟到了九霄雲外。余滄海又哼了

一聲，道：「好一個爬在地下的少年英俠！」定逸厲聲道：「你青城派……」

劉正風怕他二人又起衝突，忙打斷話頭，問儀琳道：「賢姪，田伯光認不認輸？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怔怔的站著，一時拿不定主意。令狐師兄叫道：『恆山派的小師妹，你下來罷，恭喜你新收了一位高足啊！』原來我在屋頂窺探，他早就知道了。田伯光這人雖惡，說過了的話倒不抵賴，那時他本可上前一刀將令狐師兄殺了，回頭再來對付我，但他卻大聲叫道：『小尼姑，我跟你說，下次你再敢見我，我一刀便將你殺了。』我本來就不願收這惡人做徒弟，他這麼說，我正求之不得。田伯光說了這句話，將單刀往刀鞘裏一插，大踏步下了酒樓。我這才跳進樓去，扶起令狐師兄，取出天香斷續膠給他敷上傷口，我一數，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口，竟有十三處之多……」

余滄海忽然插口道：「定逸師太，恭喜恭喜！」定逸瞪眼道：「恭甚麼喜？」余滄海道：「恭喜你新收了一位武功卓絕、天下揚名的徒孫！」定逸大怒，一拍桌子，站起身來。天門道人道：「余觀主，這可是你的不對了。咱們玄門清修之士，豈可開這等無聊玩笑？」余滄海轉過了頭，只作沒聽見。

儀琳續道：「我給令狐師兄敷完了藥，扶他坐上椅子。令狐師兄不住喘氣，說道：『勞你駕，給斟一碗酒。』我斟了一碗酒遞給他。忽然樓梯上腳步聲響，上來了兩人，一個就是他。」伸指指著抬羅人傑屍身進來的那青城派弟子，又道：「另一個便是那惡人羅人傑。他們二人看看我，看看令狐師兄，眼光又轉過來看我，神色間甚是無禮。」

眾人均想，羅人傑他們乍然見到令狐冲滿身鮮血，和一個美貌尼姑坐在酒樓之上，而那小尼姑又斟酒給他喝，自然會覺得大大不以為

然，神色無禮，那也不足為奇了。

儀琳續道：「令狐師兄向羅人傑瞧了一眼，問道：『師妹，你可知青城派最擅長的是甚麼功夫？』」我道：『不知道，聽說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多得很。』令狐師兄道：『不錯，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很多，但其中最高明的一招，嘿嘿，免傷和氣，不說也罷。』說著向羅人傑又瞪了一眼。羅人傑搶將過來，喝道：『最高明的是甚麼？你倒說說看？』令狐師兄笑道：『我本來不想說，你一定要我說，是不是？那是一招「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」。』羅人傑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『胡說八道，甚麼叫做「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」，從來沒聽見過！』

「令狐師兄笑道：『這是貴派的看家招式，你怎地會沒聽見過？你轉過身來，我演給你瞧。』」羅人傑罵了幾句，出拳便向令狐師兄打去。令狐師兄站起來想避，但實在失血過多，半點力氣也沒有了，身子一晃，便即坐倒，給他這一拳打在鼻上，鮮血長流。

「羅人傑第二拳又待再打，我忙伸掌格開，道：『不能打！他身受重傷，你沒瞧見麼？你欺負受傷之人，算是甚麼英雄好漢？』」羅人傑罵道：『小尼姑見小賊生得瀟灑，動了凡心啦！快讓開。你不讓開，連你也打了。』我說：『你敢打我，我告訴你師父余觀主去。』他說：『哈哈，你不守清規，破了淫戒，天下人個個打得。』師父，他這可不是冤枉人嗎？他左手向我一探，我伸手格時，沒料到他這一下是虛招，突然間他右手伸出，在我左頰上捏了一把，還哈哈大笑。我又氣又急，連出三掌，卻都給他避開了。

「令狐師兄道：『師妹，你別動手，我運一運氣，那就成了。』」我轉頭瞧他，只見他臉上半點血色也沒有。就在那時，羅人傑奔將過去，握拳又要打他。令狐師兄左掌一帶，將他帶得身子轉了半個圈子，跟著飛出一腿，踢中了他的……他的後臀。這一腿又快又準，巧妙之極。那羅人傑站立不定，直滾下樓去。

「令狐師兄低聲道：『師妹，這就是他青城派最高明的招數，叫做「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」，屁股向後，是專門給人踢的，平沙落.....落.....雁，你瞧像不像？』我本想笑，可是見他臉色愈來愈差，很是耽心，勸道：『你歇一歇，別說話。』我見他傷口又流出血來，顯然剛才踢這一腳太過用力，又將傷口弄破了。」

「那羅人傑跌下樓後立即又奔了上來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劍，喝道：『你是華山令狐冲，是不是？』令狐師兄笑道：『貴派高手向我施展這招「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」的，閣下已是第三人，無怪.....無怪.....』說著不住咳嗽。我怕羅人傑害他，抽出劍來，在旁守護。羅人傑向他師弟道：『黎師弟，你對付這小尼姑。』這姓黎的惡人應了一聲，抽出長劍，向我攻來，我只得出劍招架。」

「只見羅人傑一劍又一劍向令狐師兄刺去，令狐師兄勉力舉劍招架，形勢甚是危急。又打幾招，令狐師兄的長劍跌了下來。羅人傑長劍刺出，抵在他胸前，笑道：『你叫我三聲青城派的爺爺，我便饒了你性命。』令狐師兄笑道：『好，我叫，我叫！我叫了之後，你傳不傳我貴派那招屁股向後平沙.....』他這句話沒說完，羅人傑這惡人長劍往前一送，便刺入了令狐師兄胸口，這惡人當真毒辣.....」

她說到這裏，晶瑩的淚水從面頰上滾滾流下，哽咽著繼續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我見到這等情狀，撲過去阻擋，但那羅人傑的利劍，已刺.....刺進了令狐師兄的胸膛。」

一時之間，花廳上靜寂無聲。

余滄海只覺射向自己臉上的許多眼光之中，都充滿著鄙夷和憤恨之意，說道：「你這番言語不盡不實。你說羅人傑已殺了令狐冲，怎地羅人傑又會死在他劍下？」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中了那劍後，卻笑了笑，向我低聲道：『小師妹，我.....我有個大秘密，說給你聽。那福.....福威鏢局的辟

邪……辟邪劍譜，是在……是在……』他聲音越說越低，我再也聽不見甚麼，只見他嘴唇在動……」

余滄海聽她提到福威鏢局的辟邪劍譜，登時心頭大震，不由自主的神色緊張，問道：「在甚麼……」他本想問「在甚麼地方」，但隨即想起，這句話萬萬不能當眾相詢，當即縮住，但心中撲通撲通的亂跳，只盼儀琳年幼無知，當場便說了出來，否則事後定逸師太一加詳詢，知道了其中的重大關連，便無論如何不會讓自己與聞機密了。

只聽儀琳續道：「羅人傑對那甚麼劍譜，好像十分關心，走將過來，俯低身子，要聽令狐師兄說那劍譜是在甚麼地方，突然之間，令狐師兄抓起掉在樓板上的那口劍，一抬手，刺入了羅人傑的小腹。這惡人仰天摔倒，手足抽搐了幾下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……原來……師父……令狐師兄是故意騙他走近，好殺他報仇。」

她述說完了這段往事，精神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晃了幾晃，暈了過去。定逸師太伸出手臂，攬住了她腰，向余滄海怒目而視。

眾人默然不語，想像迴雁樓頭那場驚心動魄的格鬥。在天門道人、劉正風、聞先生、何三七等高手眼中，令狐冲、羅人傑等人的武功自然都沒甚麼了不起，但這場鬥殺如此變幻慘酷，卻是江湖上罕見罕聞的淒厲場面，而從儀琳這樣一個秀美純潔的妙齡女尼口中說來，顯然並無半點誇大虛妄之處。

劉正風問那姓黎的青城弟子：「黎世兄，當時你也在場，這件事是親眼目睹的？」

那姓黎的青城弟子不答，眼望余滄海。眾人見了他神色，均知當時實情確是如此。否則儀琳只消有一句半句假話，他自必出言反駁。

余滄海目光轉向勞德諾，臉色鐵青，冷冷的問道：「勞賢姪，我青城派到底在甚麼事上得罪了貴派，以致令師兄一再無端生事，向我

青城派弟子挑釁？」勞德諾搖頭道：「弟子不知。那是令狐師哥和貴派羅兄私人間的爭鬥，和青城、華山兩派的交情絕不相干。」余滄海冷笑道：「好一個絕不相干！你倒推得乾乾淨淨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忽聽得豁喇一聲，西首紙窗為人撞開，飛進一個人來。廳上眾人都是高手，應變奇速，分向兩旁一讓，各出拳掌護身，還未看清進來的人是誰，豁喇一響，又飛進一個人來。這兩人摔在地下，俯伏不動。但見兩人都身穿青色長袍，是青城派弟子的服色打扮，袍上臀部之處，清清楚楚的各印著一個泥水的腳印。只聽得窗外一個蒼老粗豪的聲音朗聲道：「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！哈哈，哈哈！」

余滄海身子一晃，雙掌劈出，跟著身隨掌勢，竄出窗外，左手在窗格上一按，已借勢上了屋頂，左足站在屋簷，眼觀四方，但見夜色沉沉，雨絲如幕，更沒一個人影，心念一動：「此人決不能在這瞬息之間，便即逸去無蹤，定然伏在左近。」知道此人大是勁敵，伸手拔出長劍，展開身形，在劉府四周迅捷異常的遊走了一周。

其時只天門道人自重身分，仍坐在原座不動，定逸師太、何三七、聞先生、劉正風、勞德諾等都已躍上了屋頂，眼見一個身材矮小的道人提劍疾行，黑暗中劍光幻作了一道白光，在劉府數十間屋舍外繞行一圈，對余滄海輕身功夫之高，都暗暗佩服。

余滄海奔行雖快，但劉府四周屋角、樹木、草叢各處，沒一處能逃過他眼光，不見有任何異狀，當即又躍回花廳，只見兩名弟子仍伏在地下，屁股上那兩個清清楚楚的腳印，便似化成了江湖上千萬人的恥笑，正在譏嘲青城派丟盡了顏面。

余滄海伸手將一人翻過身來，見是弟子申人俊，另一個不必翻身，從他後腦已可見到一部鬍子，自是與申人俊焦孟不離的吉人通了。他伸手在申人俊脅下的穴道上拍了兩下，問道：「著了誰的道

兒？」申人俊張口欲語，卻發不出半點聲息。

余滄海吃了一驚，適才他這麼兩拍，只因大批高手在側，故意顯得輕描淡寫，渾不著力，其實已運上了青城派的上乘內力，但申人俊受封的穴道居然沒法解開。只得潛運功力，將內力自申人俊背心「靈台穴」中源源輸入。

過了好一會，申人俊才結結巴巴的叫道：「師……師父。」余滄海不答，又輸了一陣內力。申人俊道：「弟……弟子沒見到對手是誰。」余滄海道：「他在那裏下的手？」申人俊道：「弟子和吉師弟兩個同到外邊解手，弟子只覺後心一麻，便著了龜兒的道兒。」余滄海臉一沉，道：「人家是武林高手，不可胡言謾罵。」申人俊道：「是。」

余滄海一時想不透對方來歷，見天門道人臉色木然，對此事似是全不關心，尋思：「他五嶽劍派同氣連枝，人傑殺了令狐冲，看來連天門這廝也將我怪上了。」突然想起：「下手之人只怕尚在大廳。」向申人俊招了招手，快步走進廳中。

廳上眾人正紛紛議論，兀自在猜測一名泰山派弟子、一名青城派弟子死於非命，是誰下的毒手，突然見到余滄海進來，有的認得他是青城派掌門，不認得他的，見這人身高不逾五尺，卻自有一股武學宗匠的氣度，形貌舉止，不怒自威，登時都靜了下來。

余滄海的眼光逐一向眾人臉上掃去。廳上眾人都是武林中第二輩的人物，他雖所識者不多，但一看各人的服色打扮，十之八九便已知屬於何門何派，料想任何門派的第二代弟子之中，決無內力如此深厚的好手，此人若在廳上，必然與眾不同。他一個一個的看去，突然之間，兩道鋒銳如刀的目光停在一個人身上。

這人形容醜陋之極，臉上肌肉扭曲，又貼了幾塊膏藥，背脊高高隆起，是個駝子。

余滄海陡然憶起一人，不由得一驚：「莫非是他？聽說這『塞北明駝』木高峯素在塞外出沒，極少涉足中原，又跟五嶽劍派沒甚麼交情，怎會來參與劉正風的金盆洗手之會？但若不是他，武林中又那有第二個相貌如此醜陋的駝子？」

大廳上眾人的目光也隨著余滄海而射向那駝子，好幾個熟知武林情事的年長之人都驚噫出聲。劉正風搶上前去一揖，說道：「不知尊駕光臨，有失禮數，當真得罪了。」

其實這駝子，卻那裏是甚麼武林異人了？便是福威鏢局少鏢頭林平之。他深恐為人認出，一直低頭兜身，縮在廳角，若非余滄海逐一認人，誰也不會注意到他。這時眾人目光突然齊集，林平之登時大為窘迫，忙站起向劉正風還禮，連說：「不敢！」

劉正風知木高峯是塞北人士，但眼前此人說的卻是南方口音，年歲相差甚遠，不由得起疑，但素知木高峯行事神出鬼沒，不可以常理測度，仍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在下劉正風，不敢請教閣下高姓大名。」

林平之從未想到有人會來詢問自己姓名，囁嚅了幾句，一時不答。劉正風道：「閣下跟木大俠……」林平之靈機一動：「我姓『林』，拆了開來，不妨只用一半，便冒充姓『木』好了。」隨口道：「在下姓木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木先生光臨衡山，劉某當真臉上貼金。不知閣下跟『塞北明駝』木大俠如何稱呼？」他看林平之年歲甚輕，同時臉上那些膏藥，顯是在故意掩飾本來面貌，決不是那成名已數十年的「塞北明駝」木高峯。

林平之從未聽到過「塞北明駝木大俠」的名字，但聽得劉正風語氣之中對那姓木之人甚為尊敬，而余滄海在旁側目而視，神情不善，自己但須稍露行跡，只怕立時便會斃於他掌下，此刻情勢緊迫，只得隨口敷衍搪塞，說道：「塞北明駝木大俠嗎？那是……那是在下的長

輩。」他想那人既有「大俠」之稱，當然可以說是「長輩」。

余滄海見廳上更無別個異樣之人，料想弟子申吉二人受辱，定是此人下的手，當即冷冷的道：「青城派和塞北木先生素無瓜葛，不知甚麼地方開罪了閣下？」

林平之和這矮小道人面對面的站著，想起這些日子來家破人散，父母被擒，迄今不知生死，全是因這矮小道人而起，雖知他武功高過自己百倍，但胸口熱血上湧，忍不住便要拔出兵刃向他刺去。然而這些日來多歷憂患，已非復當日福州府那個鬥雞走馬的紈袴少年，當下強抑怒火，說道：「青城派好事多為，木大俠路見不平，自要伸手。他老人家古道熱腸，生平行俠仗義，最愛鋤強扶弱，又何必管你開罪不開罪於他？」

劉正風一聽，不由得暗暗好笑，塞北明駝木高峯武功雖高，人品卻頗低下，這「木大俠」三字，只是自己隨口叫上一聲，其實以木高峯為人，別說「大俠」兩字夠不上，連跟一個「俠」字也毫不相干。此人趨炎附勢，不顧信義，只是他武功高強，為人機警，若跟他結下了仇，卻防不勝防，武林中人對他忌憚畏懼則有之，卻無人真的對他有甚麼尊敬。劉正風聽林平之這麼說，更信他是木高峯的子姪，生怕余滄海出手傷了他，當即笑道：「余觀主，木兄，兩位既來到舍下，都是在下的貴客，便請瞧著劉某薄面，大家喝杯和氣酒，來人哪，酒來！」家丁們轟聲答應，斟上酒來。

余滄海對面前這年輕駝子雖不放在眼裏，然而想到江湖上傳說木高峯的種種陰毒無賴事跡，倒也不敢貿然破臉，見劉府家丁斟上酒來，卻不出手去接，要看對方如何行動。

林平之又恨又怕，但畢竟憤慨之情佔了上風，尋思：「說不定此刻我爹媽已遭這矮道人的毒手，我寧可給你一掌斃於當場，也決不能跟你共飲。」目光中盡是怒火，瞪視余滄海，也不伸手去取酒杯。

余滄海見他對自己滿是敵意，怒氣上沖，一伸手，便施展擒拿法抓住他手腕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衝著劉三爺的金面，誰也不能在劉府上無禮。木兄弟，咱們親近親近。」

林平之用力一掙，沒能掙脫，聽得他最後一個「近」字一出口，只覺手腕上一陣劇痛，腕骨格格作響，似乎立即便會給他捏得粉碎。余滄海凝力不發，要逼迫林平之討饒。那知林平之對他心懷深仇大恨，腕上雖痛入骨髓，卻哼也沒哼一聲。

劉正風站在一旁，眼見他額頭黃豆大的汗珠一滴滴滲將出來，但臉上神色傲然，絲毫不屈，對這青年人的硬氣倒也有些佩服，說道：「余觀主！」正想打圓場和解，忽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：「余觀主，怎地興致這麼好，欺侮起木高峯的孫子來著？」

眾人一齊轉頭，只見廳口站著一個肥肥胖胖的駝子，這人臉上生滿了白癍，卻又東一塊西一塊的都是黑記，再加上一個高高隆起的駝背，委實古怪醜陋之極。廳上眾人大都沒見過木高峯的廬山真面，這時聽他自報姓名，又見到這副怪相，無不聳然動容。

這駝子身材臃腫，行動卻敏捷無倫，眾人只眼睛一花，見這駝子已欺到了林平之身邊，在他肩頭拍了拍，說道：「好孫子，乖孫兒，你給爺爺大吹大擂，說甚麼行俠仗義，鋤強扶弱，爺爺聽在耳裏，可受用得很哪！」說著又在他肩頭拍了一下。

他第一次拍肩，林平之只感全身劇震，余滄海手臂上也是一熱，險些便放開了手，但隨即又運功力，牢牢抓住。木高峯一拍沒將余滄海的五指震脫，一面跟林平之說話，一面潛運內力，第二下拍在他肩頭之時，已使上了十成功力。林平之眼前一黑，喉頭髮甜，一口鮮血湧到了嘴裏。他強自忍住，骨嘟一聲，將鮮血吞入了腹中。

余滄海虎口欲裂，再也捏不住，只得放開了手，退了一步，心道：「這駝子心狠手辣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他為了震脫我手指，居然寧

可讓他孫子身受內傷。」

林平之勉力哈哈一笑，向余滄海道：「余觀主，你青城派的武功太也稀鬆平常，比之這位塞北明駝木大俠，那可差得遠了，我瞧你不如改投木大俠門下，請他點撥幾招，也可……也可……有點兒進……進益……」他身受內傷，說這番話時心情激盪，只覺五臟便如倒了轉來，終於支撐著說完，身子已搖搖欲墮。

余滄海道：「好，你叫我改投木先生的門下，學一些本事，余滄海正求之不得。你自己是木先生門下，本事一定挺高的了，在下倒要領教領教。」指明向林平之挑戰，卻要木高峯袖手旁觀，不得參預。

木高峯向後退了兩步，笑道：「小孫子，只怕你修為尚淺，不是青城派掌門的對手，一上去就給他斃了。爺爺難得生了你這樣一個又駝又俊的好孫子，可捨不得你給人殺了。你不如跪下向爺爺磕頭，請爺爺代你出手如何？」

林平之向余滄海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我若貿然上前跟這姓余的動手，他怒火大熾之下，只怕當真一招就將我殺了。命既不存，又談甚麼報父母之仇？可是我林平之堂堂男子，豈能平白無端的去叫這駝子作爺爺？我自己受他羞辱不要緊，連累爹爹也受此奇恥大辱，終身抬不起頭來。我若向他一跪，那擺明是托庇於『塞北明駝』宇下，再也不能自立了。」一時心神不定，全身微微發抖，伸左手扶在桌上。

余滄海道：「我瞧你就是沒種！要叫人代你出手，磕幾個頭，又打甚麼緊？」他已瞧出林平之和木高峯之間的關係有些特異，顯然木高峯並非真是他的爺爺，否則為甚麼林平之只稱他「前輩」，始終沒叫一聲「爺爺」？木高峯也不會在這當口叫自己的孫兒磕頭。他以言語相激，要林平之沉不住氣而親自出手，那便大有迴旋餘地。

林平之心念電轉，想起這些日來福威鏢局受到青城派的種種欺壓，一幕幕恥辱在腦海中紛至沓來的流過，尋思：「只須我日後真能

揚眉吐氣，今日受一些折辱又有何妨？」當即轉身，屈膝向木高峯跪倒，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爺爺，這余滄海濫殺無辜，搶劫財物，武林中人人得而誅之。請你主持公道，為江湖上除此大害。」

木高峯和余滄海都大出意料之外，這年輕駝子適才為余滄海抓住，以內力相逼，始終強忍不屈，可見頗有骨氣，那知他竟肯磕頭哀求，何況是在這大庭廣眾之間。羣豪都道這年輕駝子便是木高峯的孫子，便算不是真的親生孫兒，也是徒孫、姪孫之類。只木高峯才知此人與自己絕無半分瓜葛，而余滄海雖瞧出其中大有破綻，卻也猜測不到兩者真正干係，只知林平之這聲「爺爺」叫得甚為勉強，多半是為了貪生怕死而發。

木高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孫兒，乖孫兒，怎麼？咱們真的要玩玩嗎？」他口中在稱讚林平之，但臉孔正對著余滄海，那兩句「好孫兒，乖孫兒」，便似叫他一般。

余滄海更加憤怒，但知今日這一戰，不但關係到一己的生死存亡，更與青城一派的興衰榮辱大有關連，當下暗自凝神戒備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木先生有意在眾位朋友之前炫耀絕世神技，令咱們大開眼界，貧道只有捨命陪君子了。」適才木高峯這兩下拍肩震手，余滄海已知他內力深厚，兼且十分霸道，一旦正面相攻，定如雷霆疾發、排山倒海般的撲來，尋思：「素聞這駝子十分自負，他一時勝我不得，便會心浮氣躁的搶攻，我在最初一百招之中只守不攻，先立於不敗之地，到得一百招後，當能找到他的破綻。」

木高峯見這矮小道人身材便如孩童一般，提在手裏只怕還不到八十斤，然而站在當地，猶如淵停嶽峙，自有一派大宗師的氣度，顯然內功修為頗深，心想：「這小道士果然有些鬼門道，青城派歷代名手輩出，這牛鼻子為其掌門，決非泛泛之輩，駝子今日不可陰溝裏翻船，一世英名，付於流水。」

便在二人蓄勢待發之際，突然間呼的一聲響，兩個人從後飛了出來，砰的一聲，落在地下，直挺挺的俯伏不動。這兩人身穿青袍，臀部處各有一個腳印。只聽得一個女童的清脆聲音叫道：「這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領，『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』！」

余滄海大怒，一轉頭，不等看清是誰說話，循聲辨向，晃身飛躍過去，見一個綠衫女童站在席邊，一伸手便抓住了她手臂。那女童大叫一聲「媽呀！」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余滄海一驚，本來聽她口出侮辱之言，狂怒之下，不及細思，認定青城派兩名弟子又著了道兒，定是與她有關，這一抓手指上使力甚重，待得聽她哭叫，才想此人不過是一個小小女孩，如何可以下重手對待，當著天下英雄之前，豈不是大失青城掌門的身分？急忙放手。豈知那小姑娘越哭越響，叫道：「你抓斷了我骨頭，媽呀，我手臂斷啦！嗚嗚，好痛，好痛！嗚嗚！」

這青城派掌門身經百戰，應付過無數大風大浪，可是如此尷尬場面卻從來沒遇到過，眼見千百道目光都射向自己，而目光中均有責難甚至鄙視之色，不由得臉上發燒，手足無措，低聲道：「別哭，別哭，手臂沒斷，不會斷的。」那女童哭道：「已經斷了，你欺侮人，大人打小孩，好不要臉，哎唷好痛啊，嗚嗚嗚，嗚嗚嗚嗚！」

眾人見這女童約莫十三四歲年紀，穿一身翠綠衣衫，皮膚雪白，一張臉蛋清秀可愛，無不對她生出同情之意。幾個粗魯之人已喝了起來：「揍這牛鼻子！」「打死這矮道士！」

余滄海狼狽之極，心知犯了眾怒，不敢反唇相稽，低聲道：「小妹妹，別哭！對不起，我瞧瞧你的手臂，看傷了沒有？」說著便欲去捋她衣袖。那女童叫道：「不，不，別碰我。媽媽，媽媽，這矮道士打斷了我手臂！」

余滄海正感無法可施，人叢中走出一名青袍漢子，正是青城派中

最機靈的方人智。他向那女童道：「小姑娘裝假，我師父的手連你衣袖也沒碰到，怎會打斷了你的手臂？」那女童大叫：「媽媽，又有人來打我了！」

定逸師太在旁早已看得大怒，搶步上前，伸掌便向方人智臉上拍去，喝道：「大欺小，不要臉。」方人智伸臂欲擋，定逸右手疾探，抓住了他手掌，左手手臂一靠，壓向他上臂和小臂之間相交的手肘關節，這一下只教壓實了，方人智手臂立斷。余滄海迴手一指，點向定逸後心。定逸只得放開方人智，反手拍出。余滄海不欲和她相鬥，說聲：「得罪了！」躍開兩步。

定逸握住那小姑娘的手，柔聲道：「好孩子，那裏痛？給我瞧瞧，我給你治治。」一摸她的手臂，並未斷折，先放了心，拉起她的衣袖，只見一條雪白粉嫩的圓臂之上，清清楚楚的留下四條烏青的手指印。定逸大怒，向方人智喝道：「小子撒謊！你師父沒碰到她手臂，那麼這四個指印是誰捏的？」

那小姑娘道：「是烏龜捏的，是烏龜捏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指著余滄海的背心。

突然之間，羣雄轟然大笑，有的笑得口中茶水都噴了出來，有的笑彎了腰，大廳中盡是鬨笑之聲。

余滄海不知眾人笑些甚麼，心想這小姑娘罵自己是烏龜，不過是孩子家受了委屈，隨口詈罵，又有甚麼好笑了？只是人人對自己發笑，卻也不禁狼狽。方人智縱身而前，搶到余滄海背後，從他衣服上揭下一張紙來，隨手一團。余滄海接了過來，展開一看，卻見紙上畫著一隻大烏龜，自是那女童貼在自己背後的。余滄海羞憤之下，心中一凜：「這隻烏龜當然是早就繪好了的。別人要在我背心上作甚麼手腳，決無可能，定是那女童大哭大叫，乘我心慌意亂之際，便即貼上，如此說來，暗中定是有大人指使。」轉眼向劉正風瞧了一眼，心

想：「這女孩自是劉家的人，原來劉正風暗中在給我搗鬼。」

劉正風給他這麼瞧了一眼，立時明白，知他怪上了自己，當即走上前一步，向那女童道：「小妹妹，你是誰家的孩子？你爹爹媽媽呢？」這兩句問話，一來是向余滄海表白，二來自己確也起疑，要知道這小姑娘是何人帶來。

那女童道：「我爹爹媽媽有事走開了，叫我乖乖的坐著別動，說一會兒便有把戲瞧，有兩個人會飛出來躺著不動，說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領，叫甚麼『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』，果然好看！」說著拍起手來。她臉上晶瑩的淚珠兀自未曾拭去，這時卻笑得甚是燦爛。

眾人一見，不由得都樂了，明知那是陰損青城派的，眼見那兩名青城派弟子兀自躺著不動，屁股朝天，屁股上清清楚楚的各有一個腳印，大暴青城派之醜。

余滄海伸手到一名弟子身上拍了拍，發覺二人都給點了穴道，正與先前申人俊、吉人通二人所受一般無異，若要運內力解穴，殊非一時之功，不但木高峯在旁虎視眈眈，而且暗中還伏著大對頭，這時可不能為了替弟子解穴而耗損內力，當即低聲向方人智道：「先抬了下去。」方人智向幾名同門一招手，幾個青城派弟子奔了出來，將兩個同門抬了出廳。

那女童忽然大聲道：「青城派的人真多！一個人平沙落雁，有兩個人抬！兩個人平沙落雁，有四個人抬！三個人……」

余滄海鐵青著臉，向那女童道：「你爹爹姓甚麼？剛才這幾句話，是你爹爹教的麼？」他想這女童這兩句話甚是陰損，若不是大人所教，她小小年紀，決計說不出來，又想：「甚麼『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』，是令狐冲這小子胡謔出來的，多半華山派不忿令狐冲為人傑所殺，向我青城派找場子來啦。點穴之人武功甚高，難道……難道是華山派掌門岳不羣在暗中搗鬼？」想到岳不羣在暗算自己，不但這人

甚是了得，而且他五嶽劍派聯盟，今日要是一齊動手，青城派非一敗塗地不可。言念及此，不由得神色大變。

那女童不回答他的問話，笑著叫道：「二一得二，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，二四得八，二五得十……」不住口的背起九九乘數表來。余滄海道：「我問你啊！」聲音甚是嚴厲。那女童嘴一扁，哇的一聲，又哭了出來，將臉藏在定逸師太的懷裏。

定逸輕輕拍她背心，安慰她道：「別怕，別怕！乖孩子，別怕。」轉頭向余滄海道：「你這麼兇霸霸嚇唬孩子幹麼？」

余滄海哼了一聲，心想：「五嶽劍派今日一齊跟我青城派幹上了，可得小心在意。」

那女童從定逸懷中伸頭出來，笑道：「老師太，二二得四，青城派兩個人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四個人抬，二三得六，三個人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就六個人抬，二四得八……」沒再說下去，已格格的笑了起來。

眾人覺得這小姑娘動不動便哭，哭了之後隨即破涕為笑，如此忽哭忽笑，本來是七八歲孩童的事，這小姑娘看模樣已有十三四歲，身材還生得甚高，何況每一句話都在陰損余滄海，顯然不是天真爛漫的孩童之言，絕無可疑，定是暗中有人指使。

余滄海大聲道：「大丈夫行為光明磊落，那一位朋友跟貧道過不去的，儘可現身，這般鬼鬼祟祟的藏頭露尾，指使一個小孩子來說些無聊言語，算是那一門子英雄好漢？」

他身子雖矮，這幾句話發自丹田，中氣充沛，入耳嗡嗡作響。羣豪聽了，不由自主的肅然起敬，一改先前輕視的神態。他說完話後，大廳中一片靜寂，無人答話。

隔了好一會，那女童忽道：「老師太，他問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？他青城派是不是英雄好漢？」定逸是恆山派的前輩人物，雖對青城派不滿，不願公然詆毀整個門派，當下含糊其辭的答道：「青城派.....青城派上代，是有許多英雄好漢的。」那女童又問：「那麼現今呢？還有沒有一兩個英雄好漢剩下來？」定逸將嘴向余滄海一努，道：「你問這位青城派的掌門道長罷！」

那女童道：「青城派掌門道長，倘使人家受了重傷，動彈不得，卻有人上去欺侮他。你說那個乘人之危的傢伙，是不是英雄好漢？」

余滄海心頭怦的一跳，尋思：「果然是華山派的！」

先前在花廳中曾聽儀琳述說羅人傑刺殺令狐冲經過之人，也盡皆一凜：「莫非這小姑娘跟華山派有關？」勞德諾卻想：「這小姑娘說這番話，明明是為大師哥抱不平來著。她卻是誰？」他為了怕小師妹傷心，匆忙之間，尚未將大師兄的死訊告知同門。

儀琳全身發抖，心中對那小姑娘感激無比。這一句話，她早就想向余滄海責問，只是她生性溫和仁善，又素來敬上，余滄海說甚麼總是前輩，這句話便問不出口，此刻那小姑娘代自己說出了心頭的言語，忍不住胸口一酸，淚水便撲簌簌的掉了下來。

余滄海低沉著聲音問道：「這一句話，是誰教你問的？」

那女童道：「青城派有一個羅人傑，是道長的弟子罷？他見人家受了重傷，那受傷的又是個大大好人，為了相救旁人而受傷，這羅人傑不去救他，反而上去刺他一劍。你說這羅人傑是不是英雄好漢？這是不是道長教他的青城派俠義道本事？」這幾句話雖出於一個小姑娘之口，但她說得爽脆利落，大有咄咄逼人之意。

余滄海無言可答，又厲聲道：「到底是誰指使你來問我？你父親是華山派的是不是？」

那女童轉過了身子，向定逸道：「老師太，他答不出我的問話，老羞成怒，便兇霸霸的嚇我，是不是想打我呀？他這麼嚇唬小姑娘，算不算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？算不算英雄好漢？」定逸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個我可就說不上來了。」

眾人愈聽愈奇，這小姑娘先前那些話，多半是大人先行教定了的，但剛才這幾句問話，明明是抓住了余滄海的話柄而發問，譏刺之意十分辛辣，顯是她隨機應變，出於己口，瞧不出她小小年紀，竟這般厲害。

儀琳淚眼模糊之中，看到了這小姑娘苗條的背影，心念一動：「這個小妹妹我曾經見過的，是在那裏見過的呢？」側頭一想，登時記起：「是了，昨日迴雁樓頭，她也在那裏。」腦海之中，昨天的情景逐步自矇矓而清晰起來。

昨日早晨，她給田伯光威逼上樓，酒樓上本有七八張桌旁坐滿了酒客，後來泰山派的二人上前挑戰，田伯光砍死了一人，眾酒客嚇得一鬨而散，酒保也不敢再上來送菜斟酒。可是在臨街的一角之中，一張小桌旁坐著個身材高大之人，是個和尚，另一張小桌旁坐著二人，直到令狐冲被殺，自己抱著他屍體下樓，那和尚和那二人始終沒離開。當時她心中驚惶已極，諸種事端紛至沓來，那有心緒去留神那高大和尚和另外兩人，此刻見到那女童的背影，與腦海中殘留的影子一加印證，便清清楚楚的記得，昨日坐在小桌旁的二人之中，其中之一就是這小姑娘。她背向自己，因此只記得她的背影，昨日她穿的是淡黃衫子，此刻穿的卻是綠衫，若不是她此刻背轉身子，說甚麼也記不起來。

可是另外一人是誰呢？她只記得那是個男人，那是確定無疑的，是老是少，甚麼打扮，卻甚麼都記不得了。還有，記得當時見到那和尚模樣之人端起碗來喝酒，在田伯光給令狐冲騙得承認落敗之時，那和尚曾哈哈大笑。這小姑娘當時也笑了的，她清脆的笑聲，這時在耳

邊似乎又響了起來，對，是她，正是她！

那個和尚是誰？怎麼和尚會喝酒？

儀琳的心神全部沉浸在昨日的情景之中，眼前似乎又出現了令狐冲的笑臉：他在臨死之際，怎樣誘騙羅人傑過來，怎樣挺劍刺入敵入小腹。她抱著令狐冲的屍體跌跌撞撞的下樓，心中一片茫然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，胡裏胡塗的出了城門，胡裏胡塗的在道上亂走，只覺手中所抱的屍體漸漸冷了下去，她一點不覺沉重，也不知悲哀，更不知要將這屍體抱到甚麼地方。突然之間，她來到一個荷塘之旁，荷花開得十分鮮艷華美，她胸口似給一個大鎚撞了一下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連著令狐冲的屍體一齊摔倒，就此暈去……

等到慢慢醒轉，只覺日光耀眼，她急忙伸手去抱屍體，卻抱了個空。她一驚躍起，只見仍是在那荷塘之旁，荷花仍一般的鮮艷華美，可是令狐冲的屍身卻不見了。她十分驚惶，繞著荷塘奔了幾圈，屍體到了何處，找不到半點端倪。回顧自己身上衣衫血漬斑斑，顯然並不是夢，險些兒又再暈去，定了定神，四下裏又尋了一遍，這具屍體竟如生了翅膀般飛得無影無蹤。荷塘中塘水甚淺，她走下去掏了一遍，那有甚麼蹤跡？

這樣，她到了衡山城，問到了劉府，找到了師父，心中卻無時無刻不在思索：「令狐師兄的屍身那裏去了？有人路過搬了去麼？給野獸拖了去麼？」想到他為了相救自己而喪命，自己卻連他的屍身也不能照顧周全，如真是給野獸拖去吃了，自己實在不想活了。其實，就算令狐冲的屍身好端端地完整無缺，她也不想活了。

忽然之間，她心底深處隱隱冒出來一個念頭，那是她一直不敢去想的。這念頭在過去一天中曾出現過幾次，她立即強行壓下，心中只想：「我怎地如此不定心？怎會這般的胡思亂想？當真荒謬絕倫！不，決沒這會子事。」

可是這時候，這念頭她再也壓不住了，清清楚楚的出現在心中：「當我抱著令狐師兄的屍身之時，我心中十分平靜安定，甚至有一點兒歡喜，倒似乎是在打坐做功課一般，心中甚麼也不想，我似乎只盼一輩子抱著他身子，在一個人也沒有的道上隨意行走，永遠無止無休。我說甚麼也要將他的屍身找回來，那是為了甚麼？是不忍他的屍身給野獸吃了麼？不！不是的。我要抱著他的屍身在道上亂走，在荷塘邊靜靜的待著。我為甚麼暈去？真是該死！我不該這麼想，師父不許，菩薩也不容，這是魔念，我不該著了魔。可是，可是令狐師兄的屍身呢？」

她心頭一片混亂，一時似乎見到了令狐冲嘴角邊的微笑，那樣漫不在乎的微笑，一時又見到他大罵「倒霉的小尼姑」時那副鄙夷不屑的臉色。

她胸口劇痛起來，像是刀子在剝割一般.....

余滄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：「勞德諾，這小女孩是你們華山派的，是不是？」勞德諾道：「不是，這個小妹妹弟子今日也還是初見，她不是敝派的。」余滄海道：「好，你不肯認，也就算了。」突然間手一揚，青光閃動，一柄飛錐向儀琳射了過去，喝道：「小師父，你瞧這是甚麼？」

儀琳正在呆呆出神，沒想到余滄海竟會向自己發射暗器，心中突然感到一陣快意：「他殺了我最好，我本就不想活了，殺了我最好！」心中更沒半分逃生之念，眼見那飛錐緩緩飛來，好幾個人齊聲警告：「小心暗器！」不知為了甚麼，她反而覺得說不出的平安喜悅，只覺活在這世上苦得很，難以忍受的寂寞淒涼，這飛錐要殺了自己，正求之不得。

定逸將那女童輕輕一推，飛身而前，擋在儀琳身前，別瞧她老態龍鍾，這一下飛躍可快得出奇，那飛錐去勢雖緩，終究是件暗器，定

逸後發先至，居然能及時伸手去接。

眼見定逸師太一伸手便可將錐接住，豈知那鐵錐飛至她身前約莫兩尺之處，陡地下沉，啪的一聲，掉在地下。定逸伸手接了個空，那是在人前輸了一招，不由得臉上微微一紅，卻又不能就此發作。便在此時，只見余滄海又是手一揚，將一個紙團向那女童臉上擲了過去。這紙團便是繪著烏龜的那張紙搓成的。

定逸心念一動：「牛鼻子發這飛錐，原來是要將我引開，並非有意去傷儀琳。」眼見這小小紙團去勢勁急，比之適才那柄飛錐勢道還更凌厲，其中所含內力著實不小，擲在那小姑娘臉上，非教她受傷不可，其時定逸站在儀琳的身畔，這一下變起倉卒，已不及過去救援，只叫得一個「你」字，只見那女童矮身坐地，哭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人家要打死我啦！」

她這一縮甚是迅捷，及時避開紙團，明明身有武功，卻又這般撒賴。眾人都覺好笑。余滄海卻也覺得不便再行相逼，滿腹疑團，難以索解。

定逸師太見余滄海神色尷尬，暗暗好笑，心想青城派出的醜已著實不小，不願再和他多所糾纏，向儀琳道：「儀琳，這小妹妹的爹娘不知到那裏去了，你陪她找找去，免得沒人照顧，給人家欺侮。」

儀琳應道：「是！」走過去拉住了那女童的手。那女童向她笑了笑，一同走出廳去。

余滄海冷笑一聲，不再理會，轉頭去瞧木高峯。

【五】 治傷



令狐冲慢慢閉上了眼睛，漸漸呼吸低沉，入了夢鄉。儀琳守在令狐冲身旁，折了一根帶葉的樹枝，輕輕拂動，為他趕開蚊蠅小蟲。

儀琳和那女童到了廳外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貴姓，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女童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複姓令狐，單名一個冲字。」儀琳心頭怦的一跳，臉色沉了下來，道：「我好好問你，你怎地跟我開玩笑？」那女童笑道：「怎麼開你玩笑？難道只有你朋友叫得令狐冲，我便叫不得？」儀琳嘆了口氣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眼淚又掉了下來，道：「這位令狐師兄於我有救命大恩，終於為我而死，我……我不配做他朋友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只見兩個佝僂著背脊的人，匆匆從廳外廊上走過，正是塞北明駝木高峯和林平之。那女童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天下真有這般巧，有這麼個醜得怕人的老駝子，又有這麼個小駝子。」儀琳聽

她取笑旁人，心下正煩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自己去找你爹爹媽媽，好不好？我頭痛得很，身子不舒服。」

那女童笑道：「頭痛不舒服，都是假的，我知道，你聽我冒充令狐冲的名頭，心裏便不痛快。好姊姊，你師父叫你陪我的，怎能撇下我便不管了？要是我給壞人欺侮了，你師父非怪責你不可。」

儀琳道：「你本事比我大得多，心眼兒又靈巧，連余觀主那樣天下聞名的大人物，也都栽在你手下。你不去欺侮人家，人家已經謝天謝地啦，誰又敢來欺侮你？」那女童格格而笑，拉著儀琳的手道：

「你可在損我啦。剛才若不是你師父護著我，這牛鼻子早就打到我了。姊姊，我姓曲，名叫非煙。我爺爺叫我非非，你也叫我非非好啦。」

儀琳聽她說了真實姓名，心意頓和，只是奇怪她何以知道自己牽記著令狐冲，以致拿他名字來開玩笑？多半自己在花廳中向師父等述說之時，這精靈古怪的小姑娘躲在窗外偷聽去了，說道：「好，曲姑娘，咱們找你爹爹媽媽去罷，你猜他們到了那裏去啦？」

曲非煙道：「我知道他們到了那裏。你要找，自己找去，我可不去。」儀琳奇道：「怎地你自己不去？」曲非煙道：「我年紀這麼小，怎肯便去？你卻不同，你傷心難過，恨不得早早去了才是。」儀琳心下一凜，道：「你說你爹爹媽媽……」曲非煙道：「我爹爹媽媽早就給人害死啦。你要找他們，便得到陰世去。」儀琳心感不快，說道：「你爹爹媽媽既已去世，怎可拿這事來開玩笑？我不陪你啦。」

曲非煙抓住了她左手，央求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一個兒孤苦伶仃的，沒人陪我玩兒，你就陪我一會兒。」

儀琳聽她說得可憐，便道：「好罷，我就陪你一會兒，可是你不許再說無聊的笑話。我是出家人，你叫我姊姊，也不大對。」曲非煙笑道：「有些話你以為無聊，我卻以為有聊得緊，這是各人想法不

同。你比我年紀大，我就叫你姊姊，有甚麼對不對的？難道我還叫你妹子嗎？儀琳姊姊，你不如不做尼姑了，好不好？」

儀琳不禁愕然，退了一步。曲非煙也順勢放脫了她手，笑道：「做尼姑有甚麼好？魚蝦雞鴨不能吃，牛肉、羊肉也不能吃。姊姊，你生得這般美貌，剃了光頭便大大減色，倘若留起一頭烏油油的長髮，那才叫好看呢。」儀琳聽她說得天真，笑道：「我身入空門，四大皆空，那裏還管他皮囊色相的美惡。」

曲非煙側過了頭，仔細端相儀琳的臉，其時雨勢稍歇，烏雲推開，淡淡的月光從雲中斜射下來，在她臉上朦朦朧朧的鋪了一層銀光，更增秀麗之氣。曲非煙嘆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姊姊，你真美，怪不得人家這麼想念你呢。」儀琳臉色一紅，嗔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你開玩笑，我可要去了。」曲非煙笑道：「好啦，我不說了。姊姊，你給我些天香斷續膠，我要去救一個人。」儀琳奇道：「你去救誰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這個人要緊得很，這會兒可不能跟你說。」儀琳道：「你要傷藥去救人性命，本該給你，只是師父曾有嚴訓，這天香斷續膠調製不易，倘若受傷的是壞人，卻不能救他。」

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如果有人無禮，用難聽的話罵你師父和你恆山派，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？」儀琳道：「這人罵我師父，罵我恆山派，自然是壞人了，怎還好得了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這可奇了。有一個人張口閉口的說，見了尼姑就倒大霉，逢賭必輸。如果這樣的大壞人受了傷……」儀琳不等她說完，已臉色變了，回頭便走。曲非煙晃身攔在她身前，張開了雙手，只是笑，卻不讓她過去。

儀琳突然心念一動：「昨日迴雁樓頭，她和另一個男人一直坐著。直到令狐師兄死於非命，我抱著他屍首奔下酒家，似乎她還在那裏。這一切經過，她早瞧在眼裏了，也不用偷聽我說話。她會不會一直跟在我後面呢？」想要問她一句話，卻脹紅了臉，說不出口。

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我知道你想要問我：『令狐師兄的屍首到那裏去啦？』是不是？」儀琳道：「正是，姑娘若能見告，我.....我.....實在感激不盡。」

曲非煙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有一個人知道。這人身受重傷，性命危在頃刻。姊姊若能用天香斷續膠救活了他性命，他便能將令狐師兄屍首的所在跟你說。」儀琳道：「你自己真的不知？」曲非煙道：「我曲非煙如果得悉令狐冲死屍的所在，教我明天就死在余滄海手裏，讓他長劍在身上刺十七八個窟窿。」儀琳忙道：「我信了，不用發誓。那人是誰？」曲非煙道：「這個人哪，救不救在你。我們要去的方，也不是甚麼善地。」

為了尋到令狐冲的屍首，便刀山劍林，也去闖了，管他甚麼善地不善地，儀琳點頭道：「咱們這就去罷。」

兩人走到大門口，見門外兀自下雨，門旁放著數十柄油紙雨傘。儀琳和曲非煙各取了一柄，出門向東北角上行去。其時已是深夜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兩人走過，深巷中便有一兩隻狗兒吠了起來。儀琳見曲非煙一路走向偏僻狹窄的小街中，心中只掛念著令狐冲屍身的所在，也不去理會她帶著自己走向何處。

行了好一會，曲非煙閃身進了一條窄窄的弄堂，左邊一家門首挑著一盞小紅燈籠。曲非煙走過去敲了三下門。有人從院子中走出來，開門探頭出來。曲非煙在那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又塞了一件事在他手中。那人道：「是，是，小姐請進。」

曲非煙回頭招了招手。儀琳跟著她進門。那人臉上露出詫異之極的神色，搶在前頭領路，過了一個天井，掀開東廂房的門帘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師父，這邊請坐。」門帘開處，撲鼻一股脂粉香氣。

儀琳進門後，見房中放著一張大牀，牀上鋪著繡花的錦被和枕頭。湘繡馳名天下，大紅錦被上繡的是一對戲水鴛鴦，顏色燦爛，栩

栩欲活。儀琳自幼在白雲庵中出家，蓋的是青布粗被，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華麗的被褥，只看了一眼，便轉過了頭。只見几上點著一根紅燭，紅燭旁是一面明鏡，一隻梳妝箱子。牀前地下兩對繡花拖鞋，一對男的，一對女的，並排而置。儀琳心中突的一跳，抬起頭來，眼前出現了一張秀麗清雅的臉蛋，嬌羞靦腆，又帶著三分尷尬，三分詫異，正是自己映在鏡中的容顏。

背後腳步聲響，一個僕婦走了進來，笑咪咪的奉上海茶。這僕婦衣衫甚窄，妖妖嬈嬈地甚是風騷。儀琳越來越害怕，低聲問曲非煙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曲非煙笑了笑，俯身在那僕婦耳邊說了一句話，那僕婦應道：「是。」伸手抵住了嘴，嘻的一笑，扭扭捏捏的走了出去。儀琳心想：「這女人裝模作樣的，必定不是好人。」又問曲非煙：「你帶我來幹甚麼？這裏是甚麼地方？」曲非煙微笑道：「這地方在衡山城大大有名，叫做羣玉院。」儀琳又問：「甚麼羣玉院？」曲非煙道：「羣玉院是衡山城首屈一指的大妓院。」

儀琳聽到「妓院」二字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幾欲暈去。她見了這屋中的擺設排場，早就隱隱感到不妙，卻萬萬想不到竟是一所妓院。她雖不十分明白妓院到底是甚麼所在，卻聽同門俗家師姊說過，妓女是天下最淫賤的女子，任何男人只須有錢，便能叫妓女相陪。曲非煙帶了自己到妓院中來，卻不是要自己做妓女麼？心中一急，險些便哭了出來。

便在這時，忽聽得隔壁房中有個男子聲音哈哈大笑，笑聲甚是熟悉，正是那惡人「萬里獨行」田伯光。儀琳雙腿酸軟，騰的一聲，坐倒椅上，臉上已全無血色。

曲非煙一驚，搶過去看她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儀琳低聲道：「是那田……田伯光！」曲非煙嘻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認得他的笑聲，他是你的乖徒兒田伯光。」

田伯光在隔房大聲道：「是誰在提老子的名字？」

曲非煙道：「喂！田伯光，你師父在這裏，快快過來磕頭！」田伯光怒道：「甚麼師父？小娘皮胡說八道，我撕爛你臭嘴。」曲非煙道：「你在衡陽迴雁酒樓，不是拜了恆山派的儀琳小師太為師嗎？她就在這裏，快過來！」田伯光道：「她怎麼會在這種地方？咦，你.....你怎知道？你是誰？我殺了你！」聲音中頗有驚恐之意。

曲非煙笑道：「你來向師父磕了頭再說。」儀琳忙道：「不，不！你別叫他過來！」

田伯光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跟著啪的一聲，顯是從牀上跳到了地下。一個女子聲音道：「大爺，你幹甚麼？」

曲非煙叫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別逃走！你師父找你算帳來啦。」田伯光罵道：「甚麼師父徒兒，老子上了令狐冲這小子的當！這小尼姑過來一步，老子立刻殺了她。」儀琳顫聲道：「是！我不過來，你也別過來。」曲非煙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號人物，怎地說了話竟不算數？拜了師父不認帳？快過來，向你師父磕頭。」

田伯光哼了一聲不答。儀琳道：「我不要他磕頭，也不要見他，他.....他不是我徒弟。」田伯光忙道：「是啊！這位小師父根本就不見我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好，算你的。我跟你說，我們適才來時，有兩個小賊鬼鬼祟祟的跟著我們，你快去給打發了。我和你師父在這裏休息，你就在外守著，誰也不許進來打擾我們。你做好了這件事，你拜恆山派小師父為師的事，我以後就絕口不提。否則的話，我宣揚得普天下人人都知。」

田伯光突然提聲喝道：「小賊，好大膽子。」只聽得窗格子砰的一聲，屋頂上噹啷啷兩聲響，兩件兵刃掉在瓦上。跟著有人長聲慘呼，又聽得腳步聲響，一人飛快的逃走了。

窗格子又是砰的一響，田伯光已躍回房中，說道：「殺了一個，是青城派的小賊，另一個逃走了。」曲非煙道：「你真沒用，怎地讓他逃了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那個人我不能殺，是……是恆山派的女尼。」曲非煙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師伯，那自然不能殺。」儀琳卻大吃一驚，低聲道：「是我師姊？那怎麼好？」

田伯光問道：「小姑娘，你是誰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你不用問。你乖乖的不說話，你師父永遠不會來找你算帳。」田伯光果然就此更不作聲。

儀琳道：「曲姑娘，咱們快走罷！」曲非煙道：「那個受傷之人，還沒見到呢。你不是有話要跟他說嗎？你要是怕師父見怪，立刻回去，卻也不妨。」儀琳沉吟道：「反正已經來了，咱們……咱們便瞧瞧那人去。」曲非煙一笑，走到牀邊，伸手在東邊牆上一推，一扇門輕輕開了，原來牆上裝有暗門。曲非煙招招手，走了進去。

儀琳只覺這妓院更顯詭秘，幸好田伯光是在西邊房內，心想跟他離得越遠越好，當下大著膽子跟進。裏面又是一房，卻無燈火，借著從暗門中透進來的燭光，見到這房甚小，也有一張牀，帳子低垂，依稀似乎睡得有人。儀琳走到門邊，便不敢再進去。

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你用天香斷續膠給他治傷罷！」儀琳遲疑道：「他……他當真知道令狐師兄屍首的所在？」曲非煙道：「或許知道，或許不知道，我可說不上來。」儀琳急道：「你剛才說他知道的。」曲非煙笑道：「我又不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說過了的話不算數，可不可以？你如想一試，不妨便給他治傷。否則的話，你即刻掉頭便走，誰也不會攔你。」

儀琳心想：「無論如何要找到令狐師兄的屍首，就算只有一線機會，也不能放過了。」便道：「好，我給他治傷。」回到外房去拿了

燭台，走到內房牀前，揭開帳子，只見一人仰天而臥，臉上覆了一塊綠色錦帕，一呼一吸，錦帕便微微顫動。儀琳見不到他臉，心下稍安，回頭問道：「他甚麼地方受了傷？」

曲非煙道：「在胸口，傷口很深，差一點兒便傷到了心臟。」

儀琳輕輕揭開蓋在那人身上的薄被，見那人袒裸著胸膛，是個男子，胸口正中一個大傷口，血流已止，但傷口甚深，顯甚凶險。儀琳定了定神，心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得救活他性命。」將手中燭台交給曲非煙拿著，從懷中取出裝有天香斷續膠的木盒子，打開盒蓋，放在牀頭几上，伸手在那人創口四周輕輕按了按。曲非煙低聲道：「止血的穴道早點過了，否則怎能活得到這時候？」

儀琳點點頭，發覺那人傷口四處穴道早閉，且點得十分巧妙，遠非自己所能，於是緩緩抽出塞在他傷口中的棉花，棉花一取出，鮮血便即急湧。儀琳在師門曾學過救傷的本事，左手按住傷口，右手便將天香斷續膠塗到傷口之上，再將棉花塞入。這天香斷續膠是恆山派治傷聖藥，一塗上傷口，過不多時血便止了。儀琳聽那人呼吸急促，不知他是否能活，忍不住便道：「這位英雄，貧尼有一事請教，還望英雄不吝賜教。」

突然之間，曲非煙身子一側，燭台傾斜，燭火登時熄滅，室中一片漆黑。曲非煙叫了聲「啊喲」，道：「蠟燭熄了。」

儀琳伸手不見五指，心下甚慌，尋思：「這等地方，豈是出家人來得的？我及早問明令狐師兄屍身的所在，立時便得離去。」顫聲問道：「這位英雄，你現下痛得好些了嗎？」那人哼了一聲，並不回答。

曲非煙道：「他在發燒，你摸摸他額頭，燒得好生厲害。」儀琳還未回答，右手已讓曲非煙捉住，按到了那人額上。本來遮在他面上的錦帕已給曲非煙拿開，儀琳只覺觸手處猶如火炭，不由得心生惻

隱，道：「我還有內服傷藥，須得給他服下才好。曲姑娘，請你點亮了蠟燭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好，你在這裏等著，我去找火來點蠟燭。」儀琳聽她說要走開，心中急了，忙拉住她袖子道：「不，不，你別去，留了我一個兒在這裏，那怎麼辦？」曲非煙低低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把內服的傷藥摸出來罷。」

儀琳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，打開瓶塞，倒了三粒藥丸出來，托在掌中，道：「傷藥取出來啦。你給他吃罷。」曲非煙道：「黑暗中別把傷藥掉了，人命關天，可不是玩的。姊姊，你不敢留在這裏，那麼我在這裏待著，你出去點火。」儀琳聽得要她獨自在妓院中亂闖，更加不敢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！我不去。」曲非煙道：「送佛送到西，救人救到底。你把傷藥塞在他口裏，餵他喝幾口茶，不就得了？黑暗之中，他又見不到你是誰，怕甚麼啊？喏，這是茶杯，小心接著，別倒翻了。」

儀琳慢慢伸出手去，接過了茶杯，躊躇了一會，心想：「師父常道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就算此人不知道令狐師兄屍首的所在，既命在頃刻，我也當救他。」於是緩緩伸出右手，手背先碰到那人額頭，翻過手掌，將三粒內服治傷的「白雲熊膽丸」塞在那人嘴裏。那人張口含了，待儀琳將茶杯送到口邊時喝了幾口，含含糊糊的似是說了聲「多謝」。

儀琳道：「這位英雄，你身受重傷，本當安靜休息，只是我有一件急事請問。令狐冲令狐俠士為人所害，他屍身……」那人道：

「你……你問令狐冲……」儀琳道：「正是！閣下可知這位令狐冲英雄的遺體落在何處？」那人迷迷糊糊的道：「甚……甚麼遺體？」儀琳道：「是啊，閣下可知令狐冲令狐俠士的遺體落於何方？」那人含糊說了幾個字，但聲音極低，全然聽不出來。儀琳又問了一遍，將耳朵湊近那人的臉孔，只聽得那人呼吸甚促，要想說甚麼話，卻始終說不出來。

儀琳突然想起：「本門的天香斷續膠和白雲熊膽丸效驗甚著，藥性卻也極猛，尤其服了白雲熊膽丸後往往要昏暈半日，那正是療傷的要緊關頭，我如何在這時逼問於他？」她輕輕嘆了口氣，從帳子中鑽頭出來，扶著牀前一張椅子，便即坐倒，低聲道：「待他好一些後再問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這人性命無礙麼？」儀琳道：「但願他能痊愈才好，只是他胸前傷口實在太深。曲姑娘，這一位.....是誰？」

曲非煙並不答覆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爺爺說，你甚麼事情都看不開，是不能做尼姑的。」儀琳奇道：「你爺爺認得我？他.....他老人家怎知我甚麼事情都看不開？」曲非煙道：「昨日在迴雁樓頭，我爺爺帶著我，看你們和田伯光打架。」儀琳「啊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跟你在一起的，是你爺爺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是啊，你那個令狐師兄，一張嘴巴也真會說，他說他坐著打天下第二，那時我爺爺真的有些相信，還以為他真有一套甚麼出恭時練的劍法，還以為田伯光鬥不過他呢，嘻嘻！」黑暗之中，儀琳瞧不見她臉，想像起來，定然滿臉笑容。曲非煙愈笑得歡暢，儀琳心頭卻愈酸楚。

曲非煙續道：「後來田伯光逃走了，爺爺說這小子沒出息，既然答允輸了拜你為師，就應當磕頭拜師啊，怎地可以混賴？」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為了救我，不過使個巧計，卻也不是真的贏了他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你良心真好，田伯光這小子如此欺侮你，你還給他說好話。令狐冲給人刺死後，你抱著他的屍身亂走。我爺爺說：『這小尼姑是個多情種子，這一下只怕要發瘋，咱們跟著瞧瞧。』於是我們二人跟在你後面，見你抱著這個死人，一直不捨得放下。我爺爺說：『非非，你瞧這小尼姑多麼傷心，令狐冲這小子倘若不死，小尼姑非還俗嫁給他做老婆不可。』」

儀琳羞得滿臉通紅，黑暗中只覺耳根子和脖子都在發燒。

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我爺爺的話對不對？」儀琳道：「是我害死了人家。我真盼死的是我，而不是他。倘若菩薩慈悲，能叫我死了，

去換得令狐師兄還陽，我.....我.....我便墮入十八重地獄，萬劫不能超生，我也心甘情願。」這幾句話說得誠懇之極。

便在這時，牀上那人忽然輕輕呻吟。儀琳喜道：「他.....他醒轉了，曲姑娘，請你問他，可好些了沒有？」曲非煙道：「為甚麼要我去問！你自己沒生嘴巴！」

儀琳微一遲疑，走到牀前，隔著帳子問道：「這位英雄，你可.....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聽那人又呻吟了幾聲。儀琳尋思：「他此刻痛苦難當，我怎可煩擾他？」稍立片刻，聽得那人呼吸逐漸均勻，顯是藥力發作，又已入睡。

曲非煙低聲道：「姊姊，你為甚麼願意為令狐冲而死，你當真這麼喜歡他？」儀琳道：「不，不！曲姑娘，我是出家人，你別再說這等褻瀆佛祖的話。令狐師兄和我素不相識，卻為了救我而死。我.....我只覺萬分的對他不起。」曲非煙道：「要是他能活轉來，你甚麼事都肯為他做？」儀琳道：「不錯，我便為他死一千次，也毫無怨言。」

曲非煙突然提高聲音，笑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聽著，儀琳姊姊親口說了.....」儀琳怒道：「你開甚麼玩笑？」曲非煙繼續大聲道：「她說，只要你沒死，她甚麼事都肯答允你。」儀琳聽她語氣不似開玩笑，頭腦中一陣暈眩，心頭怦怦亂跳，只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」

只聽得咯咯兩聲，眼前一亮，曲非煙已打著了火，點燃蠟燭，揭開帳子，笑著向儀琳招了招手。儀琳慢慢走近，驀地裏眼前金星飛舞，向後便倒。曲非煙伸手在她背後一托，令她不致摔倒，笑道：「我早知你會大吃一驚，你看他是誰？」儀琳道：「他.....他.....」聲音微弱，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。

牀上那人雖雙目緊閉，但長方臉蛋，劍眉薄唇，正便是昨日迴雁樓頭的令狐冲。

儀琳伸手緊緊抓住了曲非煙的手臂，顫聲道：「他……他沒死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他現下還沒有死，但如你的傷藥無效，便要死了。」儀琳急道：「不會死的，他一定不會死的。他……他沒死！」驚喜逾恆，突然哭了出來。曲非煙奇道：「咦，怎麼他沒有死，你反而哭了？」儀琳再也支持不住，伏在牀前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好歡喜。曲姑娘，真多謝你啦。原來，原來是你救了……救了令狐師兄。」

曲非煙道：「是你自己救的，我可沒有這麼大的本事，我又沒天香斷續膠。」儀琳突然省悟，慢慢站起，拉住曲非煙的手，道：「是你爺爺救的，是你爺爺救的。」

忽然之間，外邊高處有人叫道：「儀琳，儀琳！」卻是定逸師太的聲音。

儀琳一驚，待要答應。曲非煙吐氣吹熄手中蠟燭，左掌翻轉，按住了儀琳的嘴，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別答應。」一霎時儀琳六神無主，她身在妓院之中，處境尷尬之極，但聽到師父呼喚而不答應，卻是一生中從所未有。

只聽得定逸又大聲叫道：「田伯光，快給我滾出來！你把儀琳放出來。」

只聽得西首房中田伯光哈哈大笑，笑了一陣，才道：「這位是恆山派白雲庵前輩定逸師太麼？晚輩本當出來拜見，只是身邊有幾個俏佳人相陪，未免失禮，這就兩免了。哈哈，哈哈！」跟著有四五個女子一齊吃吃而笑，聲音甚是淫蕩，自是妓院中的妓女，有的還嗲聲叫道：「好相公，別理她，再親我一下，嘻嘻，嘻嘻。」幾個妓女淫聲蕩語，越說越響，顯是受了田伯光的吩咐，意在氣走定逸。

定逸大怒，喝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再也不滾出來，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我不滾出來，你要將我碎屍萬段。我滾了出來，你也要將我碎屍萬段。那還是不滾出來罷！定逸師太，這種地方，你出家人是來不得的，還是及早請回的為妙。令高徒不在這裏，她是一位戒律精嚴的小師父，怎會到這裏來？你老人家到這種地方來找徒兒，豈不奇哉怪也？」

定逸怒叫：「放火，放火，把這狗窩子燒了，瞧他出不出來？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定逸師太，這地方是衡山城著名的所在，叫作『羣玉院』。你把它放火燒了不打緊，有分教：江湖上眾口喧傳，都道湖南省的煙花之地『羣玉院』，給恆山派白雲庵定逸師太一把火燒了。人家一定要問：『定逸師太是位年高德劭的老師太，怎地到這種地方去呀？』別人便道：『她是找徒弟去了！』人家又問：『恆山派的弟子怎會到羣玉院去？』這麼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於貴派的聲譽可大大不妙。我跟你說，萬里獨行田伯光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天下就怕令高足一人，一見到她，我遠而避之還來不及，怎麼還敢去惹她？」

定逸心想這話倒也不錯，但弟子回報，明明見到儀琳走入了這屋子，這弟子又為田伯光所傷，豈有假的？只氣得五竅生煙，將屋瓦踹得一塊塊粉碎，一時卻無計可施。

突然對面屋上一個冷冷的聲音道：「田伯光，我弟子彭人騏，可是你害死的？」卻是青城掌門余滄海到了。

田伯光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連青城派掌門也大駕光臨，衡山羣玉院從此名聞天下，生意滔滔，再也應接不暇了。有一個小子是我殺的，劍法平庸，有些像是青城派招數，至於是不是叫甚麼彭人騏，也沒工夫去問他。」

只聽得颼的一聲響，余滄海已穿入房中，跟著乒乒乓乓，兵刃相交聲密如聯珠，余滄海和田伯光已在房中交起手來。

定逸師太站在屋頂，聽著二人兵刃撞擊之聲，心下暗暗佩服：「田伯光那廝果然有點兒真門道，這幾下快刀快劍，竟跟青城掌門鬥了個勢均力敵。」

驀然間砰的一聲大響，兵刃相交聲登時止歇。

儀琳握著曲非煙的手，掌心中都是冷汗，不知田余二人相鬥到底誰勝誰敗，按理說，田伯光數次欺辱於她，該當盼望他給余滄海打敗才是，但她竟是盼望余滄海為田伯光所敗，最好余滄海快快離去，師父也快快離去，讓令狐冲在這裏安安靜靜的養傷。他此刻正在生死存亡的要緊關頭，倘若見到余滄海衝進房來，一驚之下，創口再裂，那就非死不可。

卻聽得田伯光的聲音在遠處響起，叫道：「余觀主，房中地方太小，手腳施展不開，咱們到曠地之上大戰三四百回合，瞧瞧到底是誰厲害。要是你打勝，這個千嬌百媚的小粉頭玉寶兒便讓給你，假如你輸了，這玉寶兒可是我的。」

余滄海氣得幾乎胸膛也要炸了開來，這淫賊這番話，竟說自己和他相鬥乃是爭風吃醋，為了爭奪「羣玉院」中一個妓女，叫作甚麼玉寶兒的。適才在房中相鬥，頃刻間拆了五十餘招，田伯光刀法精奇，攻守俱有法度，余滄海自忖對方武功實不在自己之下，就算再鬥三四百招，可也並無必勝把握。

一霎時間，四下裏一片寂靜。儀琳似乎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之聲，湊頭過去，在曲非煙耳邊輕輕問道：「他……他們會不會進來？」其實曲非煙的年紀比她輕著好幾歲，但當這情急之際，儀琳一切全沒了主意。曲非煙並不回答，伸手按住了她嘴。

忽聽得劉正風的聲音說道：「余觀主，田伯光這廝作惡多端，日後必無好死，咱們要收拾他，也不用忙在一時。這間妓院藏垢納污，兄弟早就有心將之搗了，這事待兄弟來辦。大年，為義，大夥進去搜

搜，一個人也不許走了。」劉門弟子向大年和米為義齊聲答應。接著聽得定逸師太急促傳令，吩咐眾弟子四周上下團團圍住。

儀琳心中惶急，只聽得劉門眾弟子大聲呼叱，一間間房查將過來。劉正風和余滄海在旁監督，向大年和米為義諸人將妓院中龜頭和鴿兒打得殺豬價叫。青城派羣弟子將妓院中的傢俬用具、茶杯酒壺，乒乒乓乓的打得落花流水。

耳聽得劉正風諸人轉眼便將過來，儀琳急得幾欲暈去，心想：「師父前來救我，我卻不出聲答應，在妓院之中，和令狐師兄深夜同處一室。雖然他身受重傷，但衡山派、青城派這許多男人一擁而進，我便有一百張嘴巴也分說不了。如此連累恆山派的清名，我……我如何對得起師父和眾位師姊？」伸手拔出佩劍，便往頸中揮去。

曲非煙聽得長劍出鞘之聲，已然料到，左手一翻，黑暗中抓住了她手腕，喝道：「使不得！我和你衝出去。」

忽聽得悉悉有聲，令狐冲在牀上坐了起來，低聲道：「點亮了蠟燭！」曲非煙道：「幹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叫你點亮了蠟燭！」聲音中頗含威嚴。曲非煙便不再問，取火刀火石打著了火，點燃了蠟燭。

燭光之下，儀琳見到令狐冲臉色白得猶如死人，忍不住低聲驚呼。

令狐冲指著牀頭自己的那件大氅，道：「給我披在……在身上。」儀琳全身發抖，俯身取了過來，披在他身上。令狐冲拉過大氅前襟，掩住了胸前的血跡和傷口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人，都睡在牀上。」曲非煙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好玩，好玩！」拉著儀琳，鑽入了被窩。

這時外邊諸人都已見到這間房中的燭火，紛紛叫道：「到那邊去

搜！」蜂擁而來。

令狐冲提一口氣，搶過去掩上了門，橫上門門，回身走到牀前，揭開帳子，道：「都鑽進被窩去！」儀琳道：「你.....你別動，小心傷口。」令狐冲伸出左手，將她的頭推入被窩中，右手卻將曲非煙的一頭長髮拉了出來，散在枕頭之上。只這麼一推一拉，自知傷口的鮮血又在不絕外流，雙膝一軟，坐在牀沿之上。

這時房門上已有人擂鼓般敲打，有人叫道：「狗娘養的，開門！」跟著砰的一聲，有人將房門踢開，三四個人同時搶將進來。

當先一人正是青城派弟子洪人雄。他一見令狐冲，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令狐.....是令狐冲.....」急退了兩步。向大年和米為義不識得令狐冲，但均知他已為羅人傑所殺，聽洪人雄叫出他的名字，都心頭一震，不約而同的後退。各人睜大了雙眼，瞪視著他。

令狐冲慢慢站起，道：「你們.....這許多人.....」洪人雄道：「令狐.....令狐冲，原來.....原來你沒死？」令狐冲冷冷的道：「那有這般容易便死？」

余滄海越眾而前，叫道：「你便是令狐冲了？好，好！」令狐冲向 he 瞧了一眼，並不回答。余滄海道：「你在這妓院裏，幹甚麼來著？」令狐冲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叫做明知故問。在妓院之中，還幹甚麼來著？」余滄海冷冷的道：「素聞華山派門規甚嚴，你是華山派掌門大弟子，『君子劍』岳先生的嫡派傳人，卻偷偷來嫖妓宿娼，好笑啊好笑！」令狐冲道：「華山派門規如何，是我華山派的事，用不著旁人來瞎操心。」

余滄海見多識廣，見他臉無血色，身子還在發抖，顯是身受重傷模樣，莫非其中有詐？心念一轉之際，尋思：「恆山派那小尼姑說這廝已為人傑所殺，其實並未斃命，顯是那小尼姑撒謊騙人。聽她說來，令狐師兄長，令狐師兄短，叫得脈脈含情，說不定他二人已結下

了私情。有人見到那小尼姑來到這妓院之中，此刻卻又影蹤全無，多半便是給這廝藏了起來。哼，他五嶽劍派自負是武林中的名門正派，瞧我青城派不起，我要是將那小尼姑揪出來，不但羞辱了華山、恆山兩派，連整個五嶽劍派也面目無光，叫他們從此不能在江湖上誇口說嘴。」目光四轉，不見房中更有別人，心想：「看來那小尼姑便藏在牀上。」向洪人雄道：「人雄，揭開帳子，咱們瞧瞧牀上有甚麼好把戲。」

洪人雄道：「是！」上前兩步，他吃過令狐冲的苦頭，情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，一時不敢再跨步上前。令狐冲道：「你活得不耐煩了？」洪人雄一窒，但有師父撐腰，也不如何懼他，唰的一聲，拔出了長劍。

令狐冲向余滄海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余滄海道：「恆山派走失了一名女弟子，有人見到她是在這座妓院中，咱們要查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事，也勞你青城派來多管閒事？」余滄海道：「今日之事，非查明白不可。人雄，動手！」洪人雄應道：「是！」長劍伸出，挑開了帳子。

儀琳和曲非煙互相摟抱，躲在被窩之中，將令狐冲和余滄海的對話，一句句都聽得清清楚楚，心頭只是叫苦，全身瑟瑟發抖，聽得洪人雄挑開帳子，更嚇得魂飛天外。

帳子一開，眾人目光都射到牀上，只見一條繡著雙鴛鴦的大紅錦被之中裹得有人，枕頭上舞著長長的萬縷青絲，錦被不住顫動，顯然被中人十分害怕。

余滄海一見到枕上的長髮，好生失望，顯然被中之人並非那光頭小尼姑，原來令狐冲這廝果然是在宿娼。

令狐冲冷冷的道：「余觀主，你雖是出家人，但聽說青城派道士不禁婚娶，你大老婆、小老婆著實不少。你既這般好色如命，想瞧妓

院中光身赤裸的女子，幹麼不爽爽快快的揭開被窩，瞧上幾眼？何必藉口甚麼找尋恆山派的女弟子？」

余滄海喝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」右掌呼的一聲劈出，令狐冲側身一閃，避開了掌風，重傷之下，轉動不靈，余滄海這一掌又劈得凌厲，還是給他掌風邊緣掃中了，站立不定，一交倒在牀上。他用力支撐，又即站起，一張嘴，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，身子搖晃兩下，又噴出一口鮮血。

余滄海欲待再行出手，忽聽得窗外有人叫道：「以大欺小，好不要臉！」這叫聲尾音未絕，余滄海已右掌轉回，劈向窗格，身隨掌勢，到了窗外。房內燭光照映出來，只見一個醜臉駝子正欲往牆角邊逃去。余滄海喝道：「站住了！」

那駝子正是林平之所扮。他在劉正風府中與余滄海朝相之後，乘著曲非煙出現，余滄海全神注視到那女童身上，便即悄悄溜出。

他躲在牆角邊，一時打不定主意，實不知如何，才能救得爹娘，沉吟半晌，心道：「我假裝駝子，大廳中人人都已見到了，再遇上青城派的人，非死不可。是不是該當回復本來面目？」回思適才給余滄海抓住，全身登時酸軟，更無半分掙扎之力，怎地世上竟有如此武功高強之人？心頭思潮起伏，只呆呆出神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有人在他駝背上輕輕一拍。林平之大驚，急忙轉身，眼前一人背脊高聳，正是那正牌駝子「塞北明駝」木高峯，聽他笑道：「假駝子，幹麼你要冒充是我徒子徒孫？」

林平之情知此人性子兇暴，武功又極高，稍一對答不善，便是殺身之禍，但適才在大廳中向他磕過頭，又說他行俠仗義，並未得罪於他，只須繼續如此說，諒來也不致惹他生氣，便道：「晚輩曾聽許多人言道：『塞北明駝』木大俠英名卓著，最喜急人之難，扶危解困。晚輩一直好生仰慕，是以不知不覺便扮成木大俠的模樣，萬望恕

罪。」

木高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甚麼急人之難，扶危解困？當真胡說八道。」他明知林平之撒謊，但這些話總是聽來甚為入耳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是那一個的門下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晚輩其實姓林，無意之間冒認了前輩的姓氏。」木高峯冷笑道：「甚麼無意之間？你只是想拿你爺爺的名頭來招搖撞騙。余滄海是青城掌門，伸一根手指頭也立時將你斃了。你這小子居然敢衝撞於他，膽子當真不小。」林平之一聽到余滄海的名字，胸口熱血上湧，大聲道：「晚輩但教有一口氣在，定須手刃了這奸賊。」

木高峯奇道：「余滄海跟你有甚麼怨仇？」林平之略一遲疑，尋思：「憑我一己之力，難以救得爹爹媽媽，索性再拜他一拜，求他援手。」當即雙膝跪倒，磕頭道：「晚輩父母落入這奸賊之手，懇求前輩仗義相救。」木高峯皺起眉頭，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沒好處之事，木駝子向來不做。你爹爹是誰？救了他於我有甚麼得益？」

正說到這裏，忽聽門邊有人壓低了聲音說話，語氣緊急，說道：「快稟報師父，在羣玉院妓院中，青城派又有一人給人殺了，恆山派有人受了傷逃回來。」

木高峯低聲道：「你的事慢慢再說，眼前有一場熱鬧好看，你想開眼界便跟我同去。」林平之心想：「只須陪在他身邊，便有機會求他。」當即道：「是，是。老前輩去那裏，晚輩自當追隨。」木高峯道：「咱們把話說在頭裏，木駝子不論甚麼事，總須對自己有好處才幹。你若想單憑幾頂高帽子，便叫你爺爺去惹麻煩上身，這種話少提為妙。」

林平之唯唯否否，含糊答應。忽聽得木高峯道：「他們去了，跟著我來。」只覺右腕一緊，已讓他抓住，跟著騰身而起，猶似足不點地般在衡山街上奔馳。

到得羣玉院外，木高峯和他挨在一株樹後，窺看院中眾人動靜。余滄海和田伯光交手、劉正風等率人搜查、令狐冲挺身而出等情，他二人都一一聽在耳裏。待得余滄海又欲擊打令狐冲，林平之再也忍耐不住，將「以大欺小，好不要臉」這八個字叫了出來。

林平之叫聲出口，自知魯莽，轉身便欲躲藏，那知余滄海來得快極，一聲「站住了！」力隨聲至，掌力已將林平之全身籠住，只須一發，便能震得他五臟碎裂，骨骼齊折，待見到他形貌，一時含力不發，冷笑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眼光向林平之身後丈許之外的木高峯射去，說道：「木駝子，你幾次三番指使小輩來和我為難，是何用意？」

木高峯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人自認是我小輩，木駝子卻沒認他。他自姓林，我自姓木，這小子跟我有甚麼干係？余觀主，木駝子不是怕你，只犯不著做冤大頭，給一個無名小輩做擋箭牌。要是做做擋箭牌有甚麼好處，金銀財寶滾滾來，木駝子權衡輕重，這算盤打得響，做便做了。可是眼前這場全無進益的蝕本買賣，卻決計不做。」

余滄海一聽，心中一喜，便道：「此人既跟木兄並無干係，乃冒充招搖之徒，貧道不必再顧你的顏面了。」積蓄在掌心中的力道正欲發出，忽聽窗內有人說道：「以大欺小，好不要臉！」余滄海回過頭來，見一人憑窗而立，正是令狐冲。

余滄海怒氣更增，但「以大欺小，好不要臉」這八個字，卻正是說中了要害，眼前這二人顯然武功遠不如己，若欲殺卻，原只一舉手之勞，但「以大欺小」那四個字，卻無論如何逃不過了，既是「以大欺小」，那下面「好不要臉」四字便也順理成章了。但若如此輕易饒了二人，這口氣如何便嚥得下去？他冷笑一聲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你的事，以後我找你師父算帳。」回頭向林平之道：「小子，你到底是那個門派的？」

林平之怒叫：「狗賊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此刻還來問我？」

余滄海心下奇怪：「我幾時識得你這醜八怪了？甚麼害得你家破人亡，這話卻從那裏說起？」但四下裏耳目眾多，不欲細問，回頭向洪人雄道：「人雄，先宰了這小子，再擒下了令狐冲。」是青城派弟子出手，便說不上「以大欺小」。洪人雄應道：「是！」拔劍上前。

林平之伸手去拔佩劍，甫一提手，洪人雄的長劍寒光森然，已直指到了胸前。林平之叫道：「余滄海，我林平之……」余滄海一驚，左掌急速拍出，掌風到處，洪人雄的長劍給震得一偏，從林平之右臂外掠過。余滄海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我林平之做了厲鬼，也會找你索命。」余滄海道：「你……你是福威鏢局的林平之？」

林平之既知已無法隱瞞，索性堂堂正正的死個痛快，雙手撕下臉上膏藥，朗聲道：「不錯，我便是福州福威鏢局的林平之。你兒子調戲良家姑娘，是我殺的。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爹爹媽媽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將他們關在那裏？」

青城派一舉挑了福威鏢局之事，江湖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。長青子早年敗在林遠圖劍下，武林中並不周知，人人都說青城派志在劫奪林家辟邪劍法的劍譜。令狐冲正因聽了這傳聞，才在迴雁樓頭以此引得羅人傑俯身過來，挺劍殺卻。木高峯也已得知訊息，此刻聽得眼前這假駝子是「福威鏢局的林平之」，眼見余滄海一聽到他自報姓名，便忙不迭的將洪人雄長劍格開，神情緊張，看來確是想著落在這年輕人身上得到辟邪劍譜。

其時余滄海左臂長出，手指已抓住林平之的右腕，手臂一縮，便要將他拉過去。木高峯喝道：「且慢！」飛身而出，伸手抓住了林平之的左腕，向後一拉。

林平之雙臂分別為兩股大力前後拉扯，全身骨骼登時格格作響，

痛得幾欲暈去。

余滄海知道自己若再使力，非將林平之登時拉死不可，當即右手長劍遞出，向木高峯刺去，喝道：「木兄，撒手！」

木高峯左手一揮，噹的一聲響，格開長劍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青光閃閃的彎刀。

余滄海展開劍法，嗤嗤聲響不絕，片刻間向木高峯連刺了八九劍，說道：「木兄，你我無冤無仇，何必為這小子傷了兩家和氣？」左手仍抓住林平之右腕不放。

木高峯揮動彎刀，將來劍一一格開，說道：「適才大庭廣眾之間，這小子已向我磕過了頭，叫了我『爺爺』，這是眾目所見、眾耳所聞之事。在下和余觀主雖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但你將一個叫我爺爺之人捉去殺了，未免太不給我臉面。做爺爺的不能庇護孫子，以後還有誰肯再叫我爺爺？」兩人一面說話，兵刃相交聲叮噹不絕，越打越快。

余滄海怒道：「木兄，此人殺了我的親生兒子，殺子之仇，豈可不報？」木高峯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好，衝著余觀主的面，就替你報仇便了。來來來，你向前拉，我向後拉，一二三，咱們將這小子拉為兩片！」他說完這句話後，又叫：「一，二，三！」這「三」字一出口，掌上力道加強，林平之全身骨骼格格之聲更響。

余滄海一驚，報仇並不急在一時，劍譜尚未得手，卻決不能便傷了林平之性命，當即鬆手。林平之立時便給木高峯拉了過去。

木高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余觀主當真夠朋友，夠交情，衝著木駝子的臉面，連殺子大仇也肯放過了。江湖上如此重義之人，還真的沒第二位！」余滄海冷冷的道：「木兄知道了就好。這一次在下相讓一步，以後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。」木高峯笑嘻嘻的

道：「那也未必。說不定余觀主義薄雲天，第二次又再容讓呢。」

余滄海哼了一聲，左手一揮，道：「咱們走！」率領本門弟子，便即退走。

這時定逸師太急於找尋儀琳，早已與恆山派羣尼向西搜了下去。劉正風率領眾弟子向東南方搜去。青城派一走，羣玉院外便只賸下木高峯和林平之二人。

木高峯笑嘻嘻的道：「你非但不是駝子，原來還是個長得挺俊的小子。小子，你也不用叫我爺爺。駝子挺喜歡你，收你做了徒弟如何？」

林平之適才給二人各以上乘內力拉扯，全身疼痛難當，兀自沒喘過氣來，聽木高峯這麼說，心想：「這駝子的武功高出我爹爹十倍，余滄海對他也頗為忌憚，我要復仇雪恨，拜他為師便有指望。可是他眼見那青城弟子使劍殺我，本來毫不理會，一聽到我的來歷，便即出手和余滄海爭奪。此刻要收我為弟子，顯是不懷好意。」

木高峯見他神色猶豫，又道：「寒北明駝的武功聲望，你是知道的了。迄今為止，我還沒收過一個弟子。你拜我為師，為師的把一身武功傾囊相授，那時別說青城派的小子們決不是你對手，假以時日，要打敗余滄海亦有何難？小子，怎麼你還不磕頭拜師？」

他越說得熱切，林平之越起疑：「他如當真愛惜我，怎地剛才抓住我手，用力拉扯，全無絲毫顧忌？余滄海這惡賊得知我是他的殺子大仇之後，反而不想就此拉死我了，自然是為了辟邪劍譜。五嶽劍派中儘多武功高強的正直之士，我欲求明師，該找那些前輩高人才是。這駝子心腸毒辣，武功再高，我也決不拜他為師。」

木高峯見他仍然遲疑，怒氣漸增，但仍笑嘻嘻道：「怎麼？你嫌駝子的武功太低，不配做你師父麼？」

林平之見木高峯霎時間滿面烏雲，神情猙獰可怖，但怒色一現即隱，立時又顯得和藹可親，情知處境危險，若不拜他為師，說不定他怒氣發作，立時便將自己殺了，當即道：「木大俠，你肯收晚輩為徒，晚輩求之不得。只是晚輩學的是家傳武功，倘若另投明師，須得家父允可，這一來是家法，二來也是武林中的規矩。」

木高峯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話倒也有理。不過你這一點玩藝兒，壓根兒說不上是甚麼功夫，你爹爹想來武功也是有限。我老人家今日心血來潮，一時興起要收你為徒，以後我未必再有此興致了。機緣可遇不可求，你這小子瞧來似乎機伶，怎地如此胡塗？這樣罷，你先磕頭拜師。然後我去跟你爹爹說，諒他也不敢不允。」

林平之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木大俠，晚輩的父母落在青城派手中，生死不明，求木大俠去救了出來。那時晚輩感恩圖報，木大俠有甚麼囑咐，自當遵從。」

木高峯怒道：「甚麼？你向我討價還價？你這小子有甚麼了不起，我非收你為徒不可？你居然來向我要挾，豈有此理！」隨即想到余滄海肯在眾目睽睽之下讓步，不將殺子大仇人撕開兩片，自是另有重大圖謀，像余滄海這樣的人，那會輕易上當？多半江湖上傳言不錯，他林家那辟邪劍譜確然非同小可，只要收了這小子為徒，這部武學寶笈遲早便能到手，說道：「快磕頭，三個頭磕下去，你便是我徒弟了。徒弟的父母，做師父的焉有不關心之理？余滄海捉了我徒弟的父母，我去向他要人，名正言順，他怎敢不放？」

林平之救父母心切，心想：「爹爹媽媽落在奸人手中，渡日如年，說甚麼也得儘快將他們救了出來。我一時委屈，拜他為師，只須他救出我爹媽，天大的難事也擔當了。」當即屈膝跪倒，便要磕頭。木高峯怕他反悔，伸手往他頭頂按落，揪將下去。

林平之本想磕頭，但給他這麼使力一揪，心中反感陡生，自然而

然的頭頸一硬，不讓他按下去。木高峯怒道：「嘿，你不磕頭嗎？」手上加了一分勁道。林平之本來心高氣傲，做慣了少鏢頭，平生只有受人奉承，從未遇過屈辱，此番為了搭救父母，已然決意磕頭，但木高峯這麼伸手一揪，弄巧反拙，激發了他的倔強本性，大聲道：「你答允救我父母，我便答允拜你為師，此刻要我磕頭，卻萬萬不能。」

木高峯道：「萬萬不能？咱們瞧瞧，果真是萬萬不能？」手上又加了一分勁力。林平之腰板力挺，想站起身來，但頭頂便如有千斤大石壓住了，卻那裏站得起來？他雙手撐地，用力掙扎，木高峯手上勁力又加了一分。林平之只聽得自己頸中骨頭格格作響。木高峯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磕不磕頭？我手上再加一分勁道，你的頭頸便折斷了。」

林平之的頭給他一寸一寸的按落，離地面已不過半尺，奮力叫道：「我不磕頭，偏不磕頭！」木高峯道：「瞧你磕不磕頭？」手一沉，林平之的額頭又給他按低了兩寸。

便在此時，林平之忽覺背心上微微一熱，一股柔和的力道傳入體內，頭頂的壓力斗然間輕了，雙手在地下一撐，便即站起。

這一下固然大出林平之意料之外，而木高峯更大吃一驚，適才衝開他手上勁道的這股內力，似乎是武林中盛稱的華山派「紫霞功」，聽說這門內功初發時若有若無，綿如雲霞，然而蓄勁極韌，到後來更鋪天蓋地，勢不可當，「紫霞」二字由此而來。

木高峯驚詫之下，手掌又迅即按上林平之頭頂，掌心剛碰到林平之頭頂，他頂門上又是一股柔韌的內力升起，兩者一震，木高峯手臂發麻，胸口也隱隱作痛。他退後兩步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是華山派的岳兄嗎？怎地悄悄躲在牆角邊，開駝子玩笑？」

牆角後一人縱聲大笑，一個青衫書生踱了出來，輕袍緩帶，右手搖著摺扇，神情瀟灑，笑道：「木兄，多年不見，丰采如昔，可喜可

賀。」

木高峯眼見此人果然便是華山派掌門「君子劍」岳不羣，心中向來對他頗為忌憚，此刻自己正出手欺壓一個武功平平的小輩，恰好給他撞見，且出手相救，不由得有些尷尬，當即笑嘻嘻的道：「岳兄，你越來越年輕了，駝子真想拜你為師，學一學這門『採陰補陽』之術。」岳不羣「呸」的一聲，笑道：「駝子越來越無聊。故人見面，不敘契闊，卻來胡說八道。小弟又懂甚麼這種邪門功夫了？」木高峯笑道：「你說不會採補功夫，誰也不信，怎地你快六十歲了，忽然返老還童，瞧起來倒像是駝子的孫兒一般。」

林平之當木高峯的手一鬆，便已跳開幾步，眼見這書生頰下五柳長鬚，面如冠玉，一臉正氣，心中景仰之情，油然而生，知道適才是他出手相救，聽得木高峯叫他為「華山派的岳兄」，心念一動：「這位神仙般的人物，莫非便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？只是他瞧上去不過四十來歲，年紀不像。那勞德諾是他弟子，可比他老得多了。」待聽木高峯讚他駐顏有術，登時想起：曾聽母親說過，武林中高手內功練到深處，不但能長壽不老，簡直真能返老還童，這位岳先生多半有此功夫，不禁更是欽佩。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木兄一見面便不說好話。木兄，這少年是個孝子，又頗具俠氣，原堪造就，怪不得木兄喜愛。他今日種種禍患，全因當日在福州仗義相救小女靈珊而起，小弟實在不能袖手不理，還望木兄瞧著小弟薄面，高抬貴手。」

木高峯臉上現出詫異神色，道：「甚麼？憑這小子這一點兒微末道行，居然能去救靈珊姪女？只怕這話要倒過來說，是靈珊賢姪女慧眼識玉郎……」岳不羣知這駝子粗俗下流，接下去定然沒好話，便截住他話頭，說道：「江湖上同道有難，誰都該當出手相援，粉身碎骨是救，一言相勸也是救，倒也不在乎武藝的高低。木兄，你如決意收他為徒，不妨讓這少年稟明了父母，再來投入貴派門下，豈不兩全其

美？」

木高峯眼見岳不羣插手，今日之事已難如願，便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駝子一時興起，要收他為徒，此刻卻已意興索然，這小子便再磕我一萬個頭，我也不收了。」說著左腿忽起，啪的一聲，將林平之踢了個筋斗，摔出數丈。這一下卻也大出岳不羣的意料之外，全沒想到他抬腿便踢，事先竟沒半點朕兆，渾不及出手阻攔。好在林平之摔出後立即躍起，似乎並未受傷。

岳不羣道：「木兄，怎地跟孩子們一般見識？我說你倒是返老還童了。」木高峯笑道：「岳兄放心，駝子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得罪了這位……你這位……哈哈……我也不知道是你這位甚麼，再見，再見，真想不到華山派如此赫赫威名，對這《辟邪劍譜》卻也會眼紅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拱手退開。

岳不羣搶上一步，大聲道：「木兄，你說甚麼話來？」突然之間，臉上滿布紫氣，只是那紫氣一現即隱，頃刻間又回復了白淨面皮。

木高峯見到他臉上紫氣，心中打了個突，尋思：「果然是華山派的『紫霞功』！岳不羣這廝劍法高明，又練成了這神奇內功，駝子倒得罪他不得。」當下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也不知《辟邪劍譜》是甚麼東西，只是見青城余滄海不顧性命的想搶奪，隨口胡謔幾句，岳兄不必介意。」說著掉轉身子，揚長而去。

岳不羣瞧著他的背影在黑暗中隱沒，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：「武林中似他這等功夫，那也是很難得了，可就偏生自甘……」下面「下流」兩字，忍住了不說，卻搖了搖頭。

突然間林平之奔將過來，雙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不住磕頭，說道：「求師父收錄門牆，弟子恪遵教誨，嚴守門規，決不敢有絲毫違背師命。」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若收了你為徒，不免給木駝子背後說嘴，說我跟他搶奪徒弟。」林平之磕頭道：「弟子一見師父，說不出的欽佩仰慕，那是弟子誠心誠意的求懇。」說著連連磕頭。岳不羣笑道：「好罷，我收你不難，只是你還沒稟明父母呢，也不知他們是否允可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弟子得蒙恩師收錄，家父家母歡喜都還來不及，決無不允之理。家父家母為青城派眾惡賊所擒，尚請師父援手相救。」

岳不羣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起來罷！好，咱們這就去找你父母。」回頭叫道：「德諾、阿發、珊兒，大家出來！」

只見牆角後走出一羣人來，正是華山派的羣弟子。原來這些人早就到了，岳不羣命他們躲在牆後，直到木高峯離去，這才現身，以免人多難堪，令他下不了台。勞德諾等都歡然道賀：「恭喜師父新收弟子。」岳不羣笑道：「平之，這幾位師哥，在那小茶館中，你早就都見過了，你向眾師哥見禮。」

老者是二師兄勞德諾，身形魁梧的漢子是三師兄梁發，腳夫模樣的是四師兄施戴子，手中拿著個算盤的是五師兄高根明，六師兄六猴兒陸大有，那是誰都一見就不會忘記的人物，此外七師兄陶鈞、八師兄英白羅是兩個年輕弟子。林平之一一拜見了。

忽然岳不羣身後一聲嬌笑，一個清脆的聲音道：「爹爹，我算是師姊，還是師妹？」

林平之一怔，認得說話的是當日那個賣酒少女、華山門下人人叫她作「小師妹」的，原來她竟是師父的女兒。只見岳不羣的青袍後面探出半邊雪白的臉蛋，一隻圓圓的左眼骨溜溜地轉了幾轉，打量了他一眼，又縮回岳不羣身後。林平之心道：「那賣酒少女容貌醜陋，滿臉都是麻皮，怎地變了這副模樣？」她乍一探頭，便即縮回，又在夜晚，月色朦朧，沒法看得清楚，但這少女容顏俏麗，卻絕無可疑。又

想：「她說她喬裝改扮，到福州城外賣酒，定逸師太又說她裝成一副怪模怪樣。那麼她的醜樣，自然是故意裝成的了。」

岳不羣笑道：「這裏個個人入門比你遲，卻都叫你小師妹。你這師妹命是坐定了的，那自然也是小師妹了。」那少女笑道：「不行，從今以後，我可得做師姊了。爹爹，林師弟叫我師姊，以後你再收一百個弟子、兩百個弟子，也都得叫我師姊了。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笑，從岳不羣背後轉了出來，濛濛月光下，林平之依稀見到一張秀麗的瓜子臉蛋，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射向他臉。林平之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岳師姊，小弟今日方蒙恩師垂憐收錄門下。先入門者為大，小弟自然是師弟。」

岳靈珊大喜，轉頭向父親道：「爹，是他自願叫我師姊的，可不是我強逼他。」岳不羣笑道：「人家剛入我門下，你就說到『強逼』兩字。他只知道我門下個個似你一般，以大壓小，豈不嚇壞了他？」說得眾弟子都笑了起來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，大師哥躲在這地方養傷，又給余滄海那臭道士打了一掌，只怕十分凶險，快去瞧瞧他。」岳不羣雙眉微蹙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戴子、根明，你二人去把大師哥抬出來。」施戴子和高根明齊聲應諾，從窗口躍入房中，但隨即聽到他二人說道：「師父，大師哥不在這裏，房裏沒人。」跟著窗中透出火光，他二人已點燃了蠟燭。

岳不羣眉頭皺得更加緊了，他不願身入妓院這等污穢之地，向勞德諾道：「你進去瞧瞧。」勞德諾道：「是！」走向窗口。

岳靈珊道：「我也去瞧瞧。」岳不羣反手抓住她手臂，道：「胡鬧！這種地方你去不得。」岳靈珊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，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大師哥身受重傷……只怕他有性命危險。」岳不羣低聲道：「不用耽心，他敷了恆山派的『天香斷續膠』，死不了。」岳靈

珊又驚又喜，道：「爹，你.....你怎知道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低聲，別多嘴！」

令狐冲重傷之餘，再給余滄海掌風帶到，創口劇痛，又嘔了幾口血，但神智清楚，耳聽得木高峯和余滄海爭執，眾人逐一退去，又聽得師父到來。他向來天不怕、地不怕，便只怕師父，一聽到師父和木高峯說話，心想自己這番胡鬧到了家，不知師父會如何責罰，一時忘了創口劇痛，轉身向牀，悄聲道：「大事不好，我師父來了，咱們快逃。」立時扶著牆壁，走出房去。

曲非煙拉著儀琳，悄悄從被窩中鑽出，跟了出去，只見令狐冲搖搖晃晃，站立不定，兩人忙搶上扶住。令狐冲咬著牙齒，穿過了一條走廊，心想師父耳目何等靈敏，只要一出去，立時便給他知覺，眼見右首是間大房，當即走了進去，道：「將.....將門窗關上。」曲非煙依言帶上了門，又將窗子關了。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，斜躺牀上，喘氣不止。

三個人不作一聲，過了良久，才聽得岳不羣的聲音遠遠說道：「他不在這裏了，咱們走罷！」令狐冲吁了口氣，心下大寬。

又過一會，忽聽得有人躡手躡腳的在院子中走來，低聲叫道：「大師哥，大師哥。」卻是陸大有。令狐冲心道：「畢竟還是六猴兒跟我最好。」正想答應，忽覺牀帳簌簌抖動，卻是儀琳聽到有人尋來，害怕起來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我這一答應，累了這位小師父的清譽。」當下便不作聲，耳聽得陸大有從窗外走過，一路「大師哥，大師哥」的呼叫，漸漸遠去，再沒聲息。

曲非煙忽道：「喂，令狐冲，你會死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怎麼能死？我如死了，大損恆山派的令譽，太對不住人家了。」曲非煙奇道：「為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恆山派的治傷靈藥，給我既外敷，又內服，倘若仍然治不好，令狐冲豈非大大的對不住.....對不住這位恆

山派的師妹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對，你要是死了，太也對不住人家了。」

儀琳見他傷得如此厲害，兀自在說笑話，既佩服他的膽氣，又稍為寬心，道：「令狐師兄，那余觀主又打了你一掌，我再瞧瞧你傷口。」令狐冲支撐著要坐起身來。曲非煙道：「不用客氣啦，你這就躺著罷。」令狐冲全身乏力，實在坐不起身，只得躺在牀上。

曲非煙剔亮了蠟燭。儀琳見令狐冲衣襟都是鮮血，當下顧不得嫌疑，輕輕揭開他長袍，取過臉盆架上掛著的一塊洗臉手巾，為他抹淨了傷口上的血跡，將懷中所藏的天香斷續膠盡數抹在他傷口上。令狐冲笑道：「這麼珍貴的靈藥，浪費在我身上，未免可惜。」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為我受此重傷，別說區區藥物，就是.....就是.....」說到這裏，只覺難以措詞，囁嚅一會，續道：「連我師父她老人家，也讚你是見義勇為的少年英俠，因此和余觀主吵了起來呢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讚倒不用了，師太她老人家只要不罵我，已經謝天謝地啦。」儀琳道：「我師父怎.....怎會罵你？令狐師兄，你只須靜養十二個時辰，傷口不再破裂，那便無礙了。」又取出三粒白雲熊膽丸，餵著他服了。

曲非煙道：「姊姊，你在這裏陪著他，提防壞人又來加害。爺爺等著我呢，我這可要去啦。」儀琳急道：「不！你不能走。我一個人怎能就在這裏？」曲非煙笑道：「令狐冲不好端端在這裏麼？你又不是一個人。」說著轉身便走。儀琳大急，縱身上前，一把抓住她左臂，情急之下，使上了恆山派擒拿手法，牢牢抓住她臂膀，道：「你別走！」曲非煙笑道：「哎喲，動武嗎？」儀琳臉一紅，放開了手，央求道：「好姑娘，請你陪我。」曲非煙笑道：「好，好！我陪你便是。令狐冲又不是壞人，你幹麼這般怕他？」

儀琳稍稍放心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曲姑娘，我抓痛了你沒有？」曲

非煙道：「我倒不痛。令狐冲卻好像痛得很厲害。」儀琳一驚，揭開帳子看時，見令狐冲雙目緊閉，已自沉沉睡去。她伸手探他鼻息，覺呼吸勻淨，正感寬慰，忽聽得曲非煙格的一笑，窗格聲響。儀琳急忙轉身，只見她已從窗中跳了出去。

儀琳大驚失色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走到牀前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令狐師兄，她.....她走了。」但其時藥力正在發作，令狐冲昏昏迷迷的，並不答話。儀琳全身發抖，說不出的害怕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過去將窗格拉上，心想：「我快快走罷，令狐師兄倘若醒轉，跟我說話，那怎麼辦？」轉念又想：「他受傷如此厲害，此刻便一個小童過來，隨手便能制他死命，我豈能不加照護，自行離去？」黑夜之中，只聽到遠處深巷中偶然傳來幾下犬吠之聲，此外一片靜寂，妓院中諸人早已逃之夭夭，似乎這世界上除了帳中的令狐冲外，更無旁人。

她坐在椅上，一動也不敢動，過了良久，四處雞啼聲起，天將黎明。儀琳又著急起來：「天一亮，便有人來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她自幼出家，一生全在定逸師太照料之下，全無處世應變的經歷，此刻除了焦急之外，想不出半點法子。正惶亂間，忽聽得腳步聲響，有三四人從巷中過來，四下俱寂之中，腳步聲特別清晰。這幾人來到羣玉院門前，便停住了，只聽一人說道：「你二人搜東邊，我二人搜西邊，倘若見到令狐冲，要拿活的。他身受重傷，抗拒不了。」

儀琳初時聽到人聲，驚惶萬分，待聽到那人說要來擒拿令狐冲，心中立時閃過一個念頭：「說甚麼也要保得令狐師兄周全，決不能讓他落入壞人手裏。」這主意一打定，驚恐之情立去，登時頭腦清醒了起來，搶到牀邊，拉起墊在褥子上的被單，裹住令狐冲身子，抱了起來，吹滅燭火，輕輕推開房門，溜了出去。

這時也不辨東西南北，只朝著人聲來處的相反方向快步而行，片刻間穿過一片菜圃，來到後門。只見門戶半掩，原來羣玉院中諸人匆

匆逃去，打開了後門便沒關上。她橫抱著令狐冲走出後門，從小巷中奔了出去。不一會便到了城牆邊，暗忖：「須得出城才好，衡山城中令狐師兄的仇人太多。」沿著城牆疾行，到得城門口時，天已破曉，城門已開，便急竄而出。

一口氣奔出七八里，只往荒山中急鑽，到後來更無路徑，到了一處山坳之中，四下無人。她心神略定，低頭看看令狐冲時，見他已經醒轉，臉露笑容，正注視著自己。

她突然見到令狐冲的笑容，心中一慌，雙手發顫，失手便將他身子掉落。她「啊喲」一聲，急使一招「敬捧寶經」，俯身伸臂，將他托住，總算這一招使得甚快，沒將他摔著，但自己下盤不穩，一個踉蹌，向前急搶了幾步這才站住，說道：「對不住，你傷口痛嗎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還好！你歇一歇罷！」

儀琳適才為了逃避青城羣弟子的追拿，一心一意只想如何才能使令狐冲不致遭到對方毒手，全沒念及自己的疲累，此刻一定下來，只覺全身四肢都欲散了開來一般，勉力將令狐冲輕輕放上草地，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喘氣不止。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只顧急奔，卻忘了調勻氣息，那是學武……學武之人的大忌，這樣挺容易……容易受傷。」儀琳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多謝令狐師兄指點。師父本來也教過我，一時心急便忘了。」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你傷口痛得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已不怎麼痛，略略有些麻癢。」儀琳大喜，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，傷口麻癢是痊愈之象，想不到竟好得這麼快。」

令狐冲見她喜悅無限，心下也有些感動，笑道：「那是貴派靈藥之功。」忽然嘆了口氣，恨恨的道：「只可惜我身受重傷，致受鼠輩之侮，適才倘若落入了青城派那幾個小子手中，死倒不打緊，只怕還得飽受一頓折辱。」

儀琳道：「原來你都聽見了？」想起自己抱著他奔馳了這麼久，也不知他從何時起便睜著眼睛在瞧自己，不由得臉如飛霞。

令狐冲不知她忽然害羞，只道她奔跑過久，耗力太多，說道：「師妹，你打坐片刻，以貴派本門心法，調勻內息，免得受了內傷。」

儀琳道：「是。」當即盤膝而坐，以師授心法運動內息，但心意煩躁，始終沒法寧靜，過不片刻，便睜眼向令狐冲瞧一眼，看他傷勢有何變化，又看他是否在瞧自己，看到第四眼時，恰好和令狐冲的目光相接。她嚇了一跳，急忙閉眼，令狐冲卻哈哈大笑。

儀琳雙頰暈紅，忸怩道：「為.....為甚麼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甚麼。你年紀小，坐功還淺，一時定不下神來，就不必勉強。定逸師伯一定教過你，練功時過份勇猛精進，會有大礙，這等調勻內息，更須心平氣和才是。」他休息片刻，又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元氣已在漸漸恢復，青城派那些小子們再追來，咱們不用怕他，叫他們再摔一個.....摔一個屁股向後.....向後.....」儀琳微笑道：「摔一個青城派的平沙落雁式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不錯，妙極！甚麼屁股向後，說起來不雅，咱們就稱之為『青城派的平沙.....落雁式』！」說到最後幾個字，已有些喘不過氣來。

儀琳道：「你別多說話，再好好兒睡一忽罷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師父也到了衡山城。我恨不得立時起身，到劉師叔家瞧瞧熱鬧去。」

儀琳見他口唇發焦，眼眶乾枯，知他失血不少，須得多喝水才是，便道：「我去找些水給你喝。一定口乾了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見來路之上，左首田裏有許多西瓜。你去摘幾個來罷。」儀琳道：「好。」站起身來，一摸身邊，卻一文也無，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身邊有錢沒有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做甚麼？」儀琳道：「去買西

瓜呀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買甚麼？順手摘來便是。左近又沒人家，種西瓜的人一定住得很遠，卻向誰買去？」儀琳囁嚅道：「不予而取，那是偷……偷盜了，這是五戒中的第二戒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倘若沒錢，向他們化緣，討一個西瓜，想來他們也肯的。」

令狐冲有些不耐煩了，道：「你這小……」他本想罵她「小尼姑好胡塗」，但想到她剛才出力相救，說到這「小」字便即停口。

儀琳見他臉色不快，不敢再說，依言向左首尋去。走出二里有餘，果見數畝瓜田，纍纍的生滿了西瓜，樹顛蟬聲鳴響，四下裏卻一個人影也無，尋思：「令狐師兄要吃西瓜。可是這西瓜是有主之物，我怎可隨便偷人家的？」快步又走出里許，站到一個高岡之上，四下眺望，始終不見有人，連農舍茅屋也不見一間，只得又退了回來，站在瓜田之中，踟躕半晌，伸手待去摘瓜，又縮了回來，想起師父諄諄告誡的戒律，決不可偷盜他人之物，欲待退去，腦海中又出現了令狐冲唇乾舌燥的臉容，咬一咬牙，雙手合什，暗暗祝禱：「菩薩垂鑒，弟子非敢有意偷盜，實因令狐師兄……令狐師兄要吃西瓜。」轉念一想，又覺「令狐師兄要吃西瓜」這八個字，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理由，心下焦急，眼淚已奪眶而出，雙手捧住一個西瓜，向上一提，瓜蒂便即斷了，心道：「人家救你性命，你便為他墮入地獄，永受輪迴之苦，卻又如何？一人作事一身當，是我儀琳犯了戒律，這與令狐師兄無干。」捧起西瓜，回到令狐冲身邊。

令狐冲於世俗的禮法教條，從來不瞧在眼裏，聽儀琳說要向人化緣討西瓜，只道這小尼姑年輕不懂事，渾沒想到她為了採摘這個西瓜，心頭有許多交戰，受了這樣多委屈，見她摘了西瓜回來，心頭一喜，讚道：「好師妹，乖乖的小姑娘。」

儀琳驀地聽到他這麼稱呼自己，心頭一震，險些將西瓜摔落，忙抄起衣襟兜住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幹麼這等慌張？你偷西瓜，有人要捉你麼？」儀琳臉上又是一紅，道：「不，沒人捉我。」緩緩坐了下來。

來。

其時天色新晴，太陽從東方升起，令狐冲和她所坐之處是在山陰，日光照射不到，滿山樹木為雨水洗得一片青翠，山中清新之氣撲面而來。

儀琳定了定神，拔出腰間斷劍，見到劍頭斷折之處，心想：「田伯光這惡人武功如此了得，當日若不是令狐師兄捨命相救，我此刻怎能太太平平的仍坐在這裏？」一瞥眼見令狐冲雙目深陷，臉上沒半點血色，自忖：「為了他，我便再犯多大惡業，也始終無悔，偷一個西瓜，卻又如何？」言念及此，犯戒後心中的不安登時盡去，用衣襟將斷劍抹拭乾淨，便將西瓜剖了開來，一股清香透出。

令狐冲嗅了幾下，叫道：「好瓜！」又道：「師妹，我想起了一個笑話。今年元宵，我們師兄妹相聚飲酒，靈珊師妹出了個燈謎，說是：『左邊一隻小狗，右邊一個傻瓜』，打一個字。那時坐在她左邊的，是我六師弟陸大有，便是昨晚進屋來尋找我的那個師弟。我是坐在她右首。」儀琳微笑道：「她出這個謎兒，是取笑你和這位陸師兄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這個謎兒倒不難猜，便是我令狐冲的這個『狐』字。她說是個老笑話，從書上看來的。只難得剛好六師弟坐在她左首，我坐在她右首。也真湊巧，此刻在我身旁，又是這邊一隻小狗，這邊一隻大瓜。」說著指指西瓜，又指指她，臉露微笑。

儀琳微笑道：「好啊，你繞彎兒叫我小狗。」將西瓜剖成一片一片，剔去瓜子，遞了一片給他。令狐冲接過咬了一口，只覺滿口香甜，幾口便吃完了。儀琳見他吃得歡暢，心下甚喜，又見他仰臥著吃瓜，襟前汁水淋漓，便將第二片西瓜切成一小塊、一小塊的遞在他手裏，一口一塊，汁水便不再流到衣上。見他吃了幾塊，每次伸手來接，總不免引臂牽動傷口，心下不忍，便將一小塊一小塊西瓜餵在他口裏。

令狐冲吃了小半隻西瓜，才想起儀琳卻一口未吃，說道：「你自己也吃些。」儀琳道：「等你吃夠了我再吃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夠了，你吃罷！」

儀琳早覺得口渴，又餵了令狐冲幾塊，才將一小塊西瓜放入自己口中，眼見令狐冲目不轉睛的瞧著自己，害羞起來，轉過身子，將背脊向著他。

令狐冲忽然讚道：「啊，真好看！」語氣之中，充滿了激賞之意。儀琳大羞，心想他怎麼忽然讚我好看，登時便想站起身來逃走，可是一時卻又拿不定主意，只覺全身發燒，羞得連頭頸中也紅了。

只聽得令狐冲又道：「你瞧，多美！見到了麼？」儀琳微微側身，見他伸手指著西首，順著他手指望去，只見遠處一道彩虹，從樹後伸了出來，七彩變幻，艷麗無方，這才知他所說「真好看」，乃是指這彩虹而言，適才是自己會錯了意，不由得又是一陣羞慚。只是這時的羞慚中微含失望，和先前又是忸怩、又是暗喜的心情卻頗有不同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仔細聽，聽見了嗎？」儀琳側耳細聽，但聽得彩虹處隱隱傳來有流水之聲，說道：「好像是瀑布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，連下了幾日雨，山中一定到處是瀑布，咱們過去瞧瞧。」儀琳道：「你.....你還是安安靜靜的多躺一會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地方都是光禿禿的亂石，沒一點風景好看，還是去看瀑布的好。」

儀琳不忍拂他之意，便扶著他站起，突然之間，臉上又是一陣紅暈掠過，心想：「我曾抱過他兩次，第一次當他已經死了，第二次是危急之際逃命。這時他雖然身受重傷，但神智清醒，我怎麼能再抱他？他一意要到瀑布那邊去，莫非.....莫非要我.....」

正猶豫間，卻見令狐冲已拾了一根斷枝，撐在地下，慢慢向前走去，原來自己又會錯了意。

儀琳忙搶了過去，伸手扶住令狐冲的臂膀，心下自責：「我怎麼了？令狐師兄明明是個正人君子，今日我怎地心猿意馬，老是往歪路上想。總是我單獨和一個男子在一起，心下處處提防，其實他和田伯光雖同是男子，卻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，怎可相提並論？」

令狐冲步履雖然不穩，卻儘自支撐得住。走了一會，見到一塊大石，儀琳扶著他過去，坐下休息，道：「這裏也不錯啊，你一定要過去看瀑布麼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說這裏好，我就陪你在這裏瞧一會。」儀琳道：「好罷。那邊風景好，你瞧著心裏歡喜，傷口也好得快些。」令狐冲微微一笑，站起身來。

兩人緩緩轉過了個山坳，便聽得轟轟的水聲，又行了一段路，水聲愈響，穿過一片松林後，只見一條白龍也似的瀑布，從山壁上傾瀉下來。令狐冲喜道：「我華山的玉女峯側也有一道瀑布，比這還大，形狀倒差不多。靈珊師妹常和我到瀑布旁練劍。她有時頑皮起來，還鑽進瀑布中去呢。」

儀琳聽他第二次提到「靈珊師妹」，突然醒悟：「他重傷之下，一定要到瀑布旁來，不見得真是為了觀賞風景，卻是在想念他的靈珊師妹。」不知如何，心頭猛地一痛，便如給人重重一擊一般。只聽令狐冲又道：「有一次在瀑布旁練劍，她失足滑倒，險些摔入下面的深潭之中，幸好我一把拉住了她，那一次可真危險。」

儀琳淡淡問道：「你有很多師妹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華山派共有七個女弟子，靈珊師妹是師父的女兒，我們都管她叫小師妹。其餘六個都是師母收的弟子。」儀琳道：「嗯，原來她是岳師伯的小姐。她……她……她和你很談得來罷？」令狐冲慢慢坐了下來，道：「我是個沒爹沒娘的孤兒，十五年前蒙恩師和師母收錄門下，那時小師妹

還只三歲，我比她大得多，常抱了她出去採野果、捉兔子。我和她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。師父師母沒兒子，待我猶似親生兒子一般，小師妹便等如是我的妹子。」

儀琳應了一聲：「嗯。」過了一會，道：「我也是個沒爹沒娘的孤兒，自幼便蒙恩師收留，從小就出了家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儀琳轉頭向著他，目光中露出疑問神色。令狐冲道：「你如不是已在定逸師伯門下，我就可求師母收你為弟子，我們師兄弟姊妹人數很多，二十幾個人，大家很熱鬧的。功課一做完，各人結伴遊玩，師父師母也不怎麼管。你見到我小師妹，一定喜歡她，會和她做好朋友的。」儀琳道：「可惜我沒這好福氣。不過我在白雲庵裏，師父、師姊們都待我很好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也很快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是，我說錯了。定逸師伯劍法通神，我師父師母說到各家各派的劍法時，對你師父她老人家是很佩服的。恆山派那裏不及我華山派了？」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，那日你對田伯光說，站著打，田伯光是天下第十四，岳師伯是第八，那麼我師父是天下第幾？」令狐冲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是騙騙田伯光的，那裏有這回事了？武功的強弱，每日都有變化，有的人長進了，有的人年老力衰退步了，那裏真能排天下第幾？」儀琳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倘若真要排名，我師父如是天下第八，那你師父是天下第六罷。」儀琳奇道：「難道我師父勝過了你師父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師娘曾說，恆山派的師伯們雖是女流，劍法只怕還勝過我師父。」儀琳很是歡喜，道：「下次我跟師父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田伯光這傢伙武功是高的，但說是天下第十四，卻也不見得。我故意把他排名排得高些，引他開心。」

儀琳道：「原來你是騙他的。」望著瀑布出了會神，問道：「你常常騙人麼？」令狐冲嘻嘻一笑，道：「那得看情形，不會是『常常』罷！有些人可以騙，有些人不能騙。師父師母問起甚麼事，我自

然不敢相欺。」

儀琳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那麼你同門的師兄弟、師姊妹呢？」她本想問：「你騙不騙你的靈珊師妹？」但不知如何，竟不敢如此直截了當的相詢。令狐冲笑道：「那要看是誰，又得瞧是甚麼事。我們師兄弟們常鬧著玩，說話不騙人，又有甚麼好玩？」儀琳終於問道：「連靈珊姊姊，你也騙她麼？」

令狐冲從未想過這件事，皺了皺眉頭，沉吟半晌，想起這一生之中，從未在甚麼大事上騙過她，便道：「若是要緊事，那決不會騙她。玩的時候，哄哄她，說些笑話，自然是有的。」

儀琳在白雲庵中，師父不苟言笑，戒律嚴峻，眾師姊個個冷口冷面的，雖然大家互相愛護關顧，但極少有人說甚麼笑話，鬧著玩之事更難得之極。定靜、定閒兩位師伯門下倒有不少年輕活潑的俗家女弟子，但也極少和出家的同門說笑。她整個童年便在冷靜寂寞之中渡過，除了打坐練武之外，便是敲木魚唸經，這時聽到令狐冲說及華山派眾同門的熱鬧處，不由得悠然神往，尋思：「我若能跟著他到華山去玩玩，豈不有趣。」但隨即想起：「這一次出庵，遇到這樣的大風波，看來回庵之後，師父再也不許我出門了。甚麼到華山去玩玩，那豈不是痴心妄想？」又想：「就算到了華山，他整日價陪著他的小師妹，我甚麼人也不識，又有誰來陪我玩？」心中忽然一陣淒涼，眼眶一紅，險些掉下淚來。

令狐冲卻全沒留神，瞧著瀑布，說道：「我和小師妹正在鑽研一套劍法，借著瀑布水力的激盪，施展劍招。師妹，你可知那有甚麼用？」儀琳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她聲音已有些哽咽，令狐冲仍沒覺察到，繼續道：「咱們和人動手，對方倘若內功深厚，兵刃和拳掌中往往附有厲害內力，無形有質，能將我們的長劍盪了開去。我和小師妹在瀑布中練劍，就當水力中的沖激是敵人內力，不但要將敵人的內力擋開，還得借力打力，引對方的內力去打他自己。」

儀琳見他說得興高采烈，問道：「你們練成了沒有？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自創一套劍法，談何容易？再說，我們也創不出甚麼劍招，只不過想法子將師父所傳的本門劍法，在瀑布中擊刺而已。就算有些新花樣，那也是鬧著玩的，臨敵時沒半點用處。否則的話，我又怎會給田伯光這廝打得全無還手之力？」他頓了一頓，伸手緩緩比劃了一下，喜道：「我又想到了一招，等得傷好後，回去可和小師妹試試。」

儀琳輕輕的道：「你們這套劍法，叫甚麼名字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本來說，這不能另立名目。但小師妹一定要給取個名字，她說叫做『冲靈劍法』，因為那是我和她兩個一起試出來的。」

儀琳輕輕的道：「冲靈劍法，冲靈劍法。嗯，這劍法中有你的名字，也有她的名字，將來傳到後世，人人都知道是你們.....你們兩位合創的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小師妹小孩兒脾氣，才這麼說的，憑我們這一點兒本領火候，那有資格自創甚麼劍法？你可千萬不能跟旁人說，要是給人知道了，豈不笑掉了他們的大牙？」

儀琳道：「是，我決不會對旁人說。」她停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「你自創劍法的事，人家早知道了。」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是麼？是靈珊師妹跟人說的？」儀琳笑了笑，道：「是你自己跟田伯光說的。你不是說自創了一套坐著刺蒼蠅的劍法麼？」令狐冲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對他胡說八道，虧你都記在心裏。」

令狐冲這麼放聲一笑，牽動傷口，眉頭皺了起來。儀琳道：「啊，都是我不好，累得你傷口吃痛。快別說話了，安安靜靜的睡一會兒。」

令狐冲閉上了眼睛，但只過得一會，便又睜了開來，道：「我只道這裏風景好，但到得瀑布旁邊，反而瞧不見彩虹了。」儀琳道：「瀑布有瀑布的好看，彩虹有彩虹的好看。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道：

「你說得不錯，世上那有十全十美之事。一個人千辛萬苦的去尋求一件物事，等得到了手，也不過如此，而本來拿在手上的物事，卻反而拋掉了。」儀琳微笑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這幾句話，隱隱含有禪機，只可惜我修為太淺，不明白其中道理。倘若師父聽了，定有一番解釋。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甚麼禪機不禪機，我懂得甚麼？唉，好倦！」慢慢閉上了眼睛，漸漸呼吸低沉，入了夢鄉。

儀琳守在他身旁，折了一根帶葉的樹枝，輕輕拂動，為他趕開蚊蠅小蟲，坐了一個多時辰，自己也有些倦了，迷迷糊糊的合上眼想睡，忽然心想：「待會他醒來，一定肚餓，這裏沒甚麼吃的，我再去採幾個西瓜，既能解渴，也可以充飢。」於是快步奔向西瓜田，又摘了兩個西瓜來。她生怕離開片刻，有人或野獸來侵犯令狐冲，急急匆匆的趕回，見他兀自安安穩穩的睡著，這才放心，輕輕坐在他身邊。

令狐冲睜開眼來，微笑道：「我以為你回去了。」儀琳奇道：「我回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師父、師姊們不是在找你麼？她們一定掛念得很。」儀琳一直沒想到這事，聽他這麼一說，登時焦急起來，又想：「明兒見到師父，不知他老人家會不會責怪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師妹，多謝你陪了我半天，我的命已給你救活啦，你還是早些回去罷。」儀琳搖頭道：「不，荒山野嶺，你獨個兒就在這裏，沒人服侍照料，那怎麼行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到得衡山城劉師叔家裏，悄悄跟我的師弟們一說，他們就會過來照料我。」儀琳心中一酸，暗想：「原來他是要他的小師妹相陪，只盼我越快去叫她來越好。」再也忍耐不住，淚珠兒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。

令狐冲見她忽然流淚，大為奇怪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為甚麼哭了？怕回去給師父責罵麼？」儀琳搖了搖頭。令狐冲又道：「啊，是了，你怕路上又撞到田伯光。不用怕，從今而後，他見了你便逃，再也不敢見你的面了。」儀琳又搖了搖頭，淚珠兒落得更多了。

令狐冲見她哭得更厲害了，心下大感不解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是我說錯了話，我跟你陪不是啦。小師妹，你別生氣。」

儀琳聽他言語溫柔，心下稍慰，但轉念又想：「他說這幾句話，這般的低聲下氣，顯然是平時向他小師妹陪不是慣了的，這時候卻順口說了出來。」突然間「哇」的一聲，哭了起來，頓足道：「我又不是你小師妹，你.....你.....你心中便是記著你那個小師妹。」這句話一出口，立時想起，自己是出家人，怎可跟他說這等言語，未免大是忘形，不由得滿臉紅暈，忙轉過了頭。

令狐冲見她忽然臉紅，而淚水未絕，便如瀑布旁濺滿了水珠的小紅花一般，嬌艷之色，難描難畫，心道：「原來她竟生得這般好看，似乎比靈珊妹子更美呢。唉，她是出家人，我怎可拿她來跟小師妹比美。令狐冲，你這人真無聊.....」怔了一怔，柔聲道：「你年紀比我小得多，咱們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，大家都是師兄弟姊妹，你自然也是我的小師妹啦。我甚麼地方得罪了你，你跟我說，好不好？」

儀琳道：「你也沒得罪我。我知道了，你要我快快離開，免得瞧在眼中生氣，連累你倒霉。你說過的，一見尼姑，逢賭.....」說到這裏，又哭了起來。

令狐冲不禁好笑，心想：「原來她要跟我算迴雁樓頭這筆帳，那確是非賠罪不可。」便道：「令狐冲當真該死，口不擇言。那日在迴雁樓頭胡說八道，可得罪了貴派全體上下啦，該打，該打！」提起手來，啪啪兩聲，便打了自己兩個耳光。

儀琳急忙轉身，說道：「別.....別打.....我.....不是怪你。我.....我只怕連累了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該打之至！」啪的一聲，又打了自己一個耳光。

儀琳急道：「我不生氣了，令狐師兄，你.....你別打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說過不生氣了？」儀琳搖了搖頭。令狐冲道：「你笑也不

笑，那不是還在生氣麼？」

儀琳勉強笑了一笑，但突然之間，也不知為甚麼傷心難過，悲從中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淚水從臉頰上流了下來，忙又轉過了身子。

令狐冲見她哭泣不止，當即長嘆一聲。儀琳慢慢止住了哭泣，幽幽的道：「你……你又為甚麼嘆氣？」

令狐冲心下暗笑：「畢竟她是個小姑娘，也上了我這個當。」他自幼和岳靈珊相伴，岳靈珊時時使小性兒，生了氣不理他，千哄萬哄，總是哄不好，不論跟她說甚麼，她都不瞅不睬，令狐冲便裝模作樣，引起她的好奇，反過來相問。儀琳一生從未和人鬧過別扭，自是一試便靈，落入了他的圈套。令狐冲又長嘆一聲，轉過了頭不語。

儀琳問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生氣了麼？剛才是我得罪你，你……你別放在心上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沒有，你沒得罪我。」儀琳見他仍然面色憂愁，那知他肚裏正在大覺好笑，這副臉色是假裝的，著急起來，道：「我害得你自己打了自己，我……我打還了賠你。」說著提起手來，啪的一聲，在自己右頰上打了一掌。第二掌待要再打，令狐冲急忙仰身坐起，伸手抓住了她手腕，但這麼一用力，傷口劇痛，忍不住輕哼了一聲。儀琳急道：「啊啣！快……快躺下，別弄痛了傷口。」扶著他慢慢臥倒，一面自怨自艾：「唉，我真蠢，甚麼事情總做得不對，令狐師兄，你……你痛得厲害麼？」

令狐冲的傷處痛得倒也真厲害，若在平時，他決不承認，這時心生一計：「只有如此如此，方能逗她破涕為笑。」便皺起眉頭，大哼了幾聲。儀琳甚是惶急，道：「但願不……不再流血才好。」伸手摸他額頭，幸喜沒發燒，過了一會，輕聲問道：「痛得好些了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還是很痛。」

儀琳愁眉苦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令狐冲嘆道：「唉，好痛！六……六師弟在這裏就好啦。」儀琳道：「怎麼？他有止痛藥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他一張嘴巴就是止痛藥。以前我也受過傷，痛得十分厲害。六師弟最會說笑話，我聽得高興，就忘了傷處的疼痛。他要是在這裏就好了，哎唷……怎麼這樣痛……這樣痛……哎唷，哎唷！」

儀琳為難之極，定逸師太門下，人人板起了臉誦經念佛、坐功練劍，白雲庵中只怕一個月裏也難得聽到一兩句笑聲，要她說個笑話，那真是要命了，心想：「那位陸大有師兄不在這裏，令狐師兄要聽笑話，只有我說給他聽了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一個笑話也不知道。」突然之間，靈機一動，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，笑話我是不會說，不過我在藏經閣中看過一本經書，倒挺有趣的，叫做《百喻經》，你看過沒有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我甚麼書都不讀，更加不讀佛經。」儀琳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我真傻，問這等蠢話。你又不是佛門弟子，自然不會讀經書。」頓了一頓，繼續說道：「那部《百喻經》，是天竺國一位高僧伽斯那作的，裏面有許多有趣的故事。」

令狐冲忙道：「好啊，我最愛聽有趣的故事，你說幾個給我聽。」

儀琳微微一笑，那《百喻經》中的無數故事，一個個在她腦海中流過，便道：「好，我說那個『以犁打破頭喻』。從前，有個禿子，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，他是天生的禿頭。這禿子和一個種田人不知為甚麼爭吵起來。那種田人手中正拿著一張耕田的犁，便舉起犁來，打那禿子，打得他頭頂破損流血。可是那禿子只默然忍受，並不避開，反而發笑。旁人見了奇怪，問他為甚麼不避，反而發笑。那禿子笑道：『這種田人是個傻子，見我頭上無毛，以為是塊石頭，於是用犁來撞石頭。我如逃避，豈不是教他變得聰明了？』」

她說到這裏，令狐冲大笑起來，讚道：「好故事！這禿子當真聰

明得緊，就算要給人打死，那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避開的。」

儀琳見他笑得歡暢，心下甚喜，說道：「我再說個『醫與王女藥，令率長大喻』。從前，有個國王，生了個公主。這國王很性急，見嬰兒幼小，盼她快些長大，便叫了御醫來，要他配一服靈藥給公主吃，令她立即長大。御醫奏道：『靈藥是有的，不過搜配各種藥材，再加煉製，很費功夫。現下我把公主請到家中，同時加緊製藥，請陛下不可催逼。』國王道：『很好，我不催你就是。』御醫便抱了公主回家，每天向國王稟報，靈藥正在採集製煉。過了十二年，御醫稟道：『靈藥製煉已就，今日已給公主服下。』於是帶領公主來到國王面前。國王見當年的小小嬰兒已長成為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心中大喜，稱讚御醫醫道精良，一服靈藥，果然能令我女快高長大，命左右賞賜金銀珠寶，不計其數。」

令狐冲又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說這國王性子急，其實一點也不性急，他不是等了十二年嗎？要是我作那御醫哪，只須一天工夫，便將那嬰兒公主變成個十七八歲、亭亭玉立、美麗非凡的妙齡公主。」

儀琳睜大了眼睛，問道：「你用甚麼法子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

「外搽天香斷續膠，內服白雲熊膽丸。」儀琳笑道：「那是治療金創之傷的藥物，怎能令人快高長大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治不治得金創，我也不理，只須你肯挺身幫忙便是了。」儀琳笑道：「要我幫忙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我把嬰兒公主抱回家後，請四個裁縫……」儀琳更是奇怪，問道：「請四個裁縫幹甚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趕製新衣服啊。我要他們度了你的身材，連夜趕製公主衣服一襲。第二日早晨，你穿了起來，頭戴玲瓏鳳冠，身穿百花錦衣，足登金繡珠履，這般儀態萬方、娉娉婷婷的走到金鑾殿上，三呼萬歲，躬身下拜，叫道：『父王在上，孩兒服了御醫令狐冲的靈丹妙藥之後，一夜之間，便長得這般高大了。』那國王見到這樣一位美麗可愛的公主，心花怒放，那裏還來問你真假。我這御醫令狐冲，自

是重重有賞了。」

儀琳不住口的格格嘻笑，直聽他說完，已笑得彎下了腰，伸不直身子，過了一會，才道：「你果然比那《百喻經》中的御醫聰明得多，只可惜我……我這麼醜怪，半點也不像公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倘若你醜怪，天下便沒美麗的人了。古往今來，公主成千成萬，卻那有一個似你這般好看？」儀琳聽他直言稱讚自己，芳心竊喜，笑道：

「這成千成萬的公主，你都見過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在夢中一個個都見過。」儀琳笑道：「你這人，怎麼做夢老是夢見公主？」令狐冲嘻嘻一笑，道：「日有所思……」但隨即想起，儀琳是個天真無邪的妙齡女尼，陪著自己說笑，已犯她師門戒律，怎可再跟她肆無忌憚的胡言亂語？言念及此，臉色登時一肅，假意打個呵欠。

儀琳道：「啊，令狐師兄，你倦了，閉上眼睡一忽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你的笑話真靈，我傷口果然不痛了。」他要儀琳說笑話，本是要哄得她破涕為笑，此刻見她言笑晏晏，原意已遂，便緩緩閉上了眼睛。

儀琳坐在他身旁，又再輕輕搖動樹枝，趕開蠅蚋。只聽得遠處山溪中傳來一陣陣蛙鳴，猶如催眠的樂曲一般，儀琳到這時實在倦得很了，只覺眼皮沉重，再也睜不開來，終於也迷迷糊糊的入了睡鄉。

睡夢之中，似乎自己穿了公主的華服，走進一座輝煌的宮殿，旁邊一個英俊青年攜著自己的手，依稀便是令狐冲，跟著足底生雲，兩個人輕飄飄的飛上半空，說不出的甜美歡暢。忽然間一個老尼橫眉怒目，仗劍趕來，卻是師父。儀琳吃了一驚，只聽得師父喝道：「小畜生，你不守清規戒律，居然大膽去做公主，又跟這浪子在一起廝混！」一把抓住她手臂，用力拉扯。霎時之間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令狐冲不見了，師父也不見了，自己在黑沉沉的烏雲中不住往下翻跌。儀琳嚇得大叫：「令狐師兄，令狐師兄！」只覺全身酸軟，手足無法動彈，半分掙扎不得。

叫了幾聲，一驚而醒，卻是一夢，只見令狐冲睜大了雙眼，正瞧著自己。

儀琳暈紅了雙頰，忸怩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做了夢麼？」儀琳臉上又是一紅，道：「也不知是不是？」一瞥眼間，見令狐冲臉上神色十分古怪，似在強忍痛楚，忙道：「你.....你傷口痛得厲害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還好！」但聲音發顫，過得片刻，額頭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滲了出來，疼痛之劇，不問可知。

儀琳甚是惶急，只說：「那怎麼好？那怎麼好？」從懷中取出塊布帕，為他抹去額上汗珠，小指碰到他額頭時，猶似火炭。她曾聽師父說過，一人受了刀劍之傷後，倘若發燒，情勢十分凶險，情急之下，不由自主的唸起經來：

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。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，由是菩薩威神力故。若為大水所漂，稱其名號，即得淺處.....」

她唸的是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》，初時聲音發顫，唸了一會，心神逐漸寧定。令狐冲聽儀琳語音清脆，越唸越冲和安靜，顯是對經文的神通充滿了信心，只聽她繼續唸道：

「若復有人臨當被害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彼所持刀杖，尋段段壞，而得解脫。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，欲來惱人，聞其稱觀世音名者，是諸惡鬼，尚不能以惡眼視之，況復加害？設復有人，若有罪、若無罪，扭械枷鎖檢繫其身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皆憑斷壞，即得解脫.....」

令狐冲越聽越好笑，終於「嘿」的一聲笑了出來。儀琳奇道：「甚.....甚麼好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學甚麼武功？如有惡人仇人要來殺我害我，我.....我只須口稱觀世音菩薩之名，惡人的刀杖斷成一段一段，豈不是平安.....平安大吉。」

儀琳正色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休得褻瀆了菩薩，心念不誠，唸經便無用處。」她繼續輕聲唸道：

「若惡獸圍繞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觀音力，疾走無邊方。蟒蛇及蜈蚣，氣毒煙火然，念彼觀音力，尋聲自迴去。雲雷鼓掣電，降雹澍大雨，念彼觀音力，應時得消散。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遍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.....」

令狐冲聽她唸得虔誠，聲音雖低，卻顯是全心全意的在向觀世音菩薩求救，似乎整個心靈都在向菩薩呼喊哀懇，要菩薩顯大神通，解脫自己的苦難，好像在說：「觀世音菩薩，求求你免除令狐師兄身上痛楚，把他的痛楚都移到我身上。我變成畜生也好，身入地獄也好，只求菩薩解脫令狐師兄的災難.....」到得後來，令狐冲已聽不到經文的意義，只聽到一句句祈求禱告的聲音，是這麼懇摯，這麼熱切。不知不覺，令狐冲眼中充滿了眼淚，他自幼沒了父母，師父師母雖待他恩重，畢竟他太過頑劣，總是責打多而慈愛少；師兄弟姊妹間，人人以他是大師兄，一向尊敬，不敢拂逆；靈珊師妹雖和他交好，但從來沒對他如此關懷過，只有這個恆山派的儀琳師妹，竟這般寧願把世間千萬種苦難都放到自己身上，只是要他平安喜樂。

令狐冲不由得胸口熱血上湧，眼中望出來，這小尼姑似乎全身隱隱發出聖潔的光輝。

儀琳誦經的聲音越來越柔和，在她眼前，似乎真有一個手持楊枝、遍洒甘露、救苦救難的白衣大士，每一句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都是在向菩薩為令狐冲虔誠祈求。

令狐冲心中既感激，又安慰，在那溫柔虔誠的唸佛聲中入了睡鄉。

【六】 洗手



劉正風臉露微笑，捲起了衣袖，伸出雙手，便要放入金盆，忽聽得大門外有人厲聲喝道：「且住！」劉正風微微一驚，雙手便不入水，側身抬頭，要看喝止自己的竟是何人。

岳不羣收錄林平之於門牆後，休息了一天，第二日率領眾弟子逕往劉府拜會。劉正風得到訊息，又驚又喜，武林中鼎鼎大名的「君子劍」華山掌門居然親身駕到，忙迎了出來，沒口子的道謝。岳不羣甚是謙和，滿臉笑容的致賀，和劉正風攜手走進大門。天門道人、定逸師太、余滄海、聞先生、何三七等也都降階相迎。

余滄海心懷鬼胎，尋思：「華山掌門親自到此，諒那劉正風也沒這般大的面子，必是為我而來。他五嶽劍派雖人多勢眾，我青城派可也不是好惹的，岳不羣倘若口出不遜之言，我先問他令狐冲嫖妓宿娼，是甚麼行徑。當真說翻了臉，也只好動手。」那知岳不羣見到他

時，一般的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余觀主，多年不見，神清氣旺，好了不起！」余滄海作揖還禮，說道：「岳先生，你好。岳先生神功了得，可越來越年輕了。」

各人寒暄得幾句，劉府中又有各路賓客陸續到來。這天是劉正風「金盆洗手」的正日，到得巳時二刻，劉正風便返入內堂，由門下弟子接待客人。

將近午時，五六百位遠客流水般湧到。丐幫副幫主張金鰲，鄭州六合門夏老拳師率領了三個女婿，川鄂三峽神女峯鐵姥姥，東海海砂幫幫主潘吼，曲江二友神刀白克、神筆盧西思等人先後到來。這些人有的互相熟識，有的只慕名而從沒見過面，一時大廳上招呼引見，喧聲大作。

天門道人和定逸師太分別在廂房中休息，不去和眾人招呼，均想：「今日來客之中，有的固然在江湖上頗有名聲地位，有的卻顯是不三不四之輩。劉正風是衡山派高手，怎地這般不知自重，如此濫交，豈不墮了我五嶽劍派的名頭？」岳不羣名字雖叫作「不羣」，卻十分喜愛朋友，來賓中許多藉藉無名、或名聲不甚清白之徒，只要過來和他說話，岳不羣一樣跟他們有說有笑，絲毫不擺華山派掌門、高人一等的架子。

劉府的眾弟子指揮廚伙僕役，裏裏外外擺設了二百來席。劉正風的親戚、門客、帳房，和劉門弟子向大年、米為義等肅請眾賓入席。依照武林中的地位聲望，以及班輩年紀，泰山派掌門天門道人該坐首席，只是五嶽劍派結盟，天門道人和岳不羣、定逸師太等有一半是主人身分，不便上坐，一眾前輩名宿便羣相退讓，誰也不肯坐首席。

忽聽得門外砰砰兩聲銃響，跟著鼓樂之聲大作，又有鳴鑼喝道的聲音，顯是甚麼官府來到門外。羣雄一怔之下，只見劉正風穿著嶄新熟羅長袍，匆匆從內堂奔出。羣雄歡聲道賀。劉正風略一拱手，便走

向門外，過了一會，見他恭恭敬敬的陪著一個身穿公服的官員進來。羣雄都感奇怪：「難道這官兒也是個武林高手？」眼見他雖衣履皇然，但雙眼昏昏然，一臉酒色之氣，顯非身具武功。

岳不羣等人則想：「劉正風是衡山城大紳士，平時免不了要結交官府，今日是他大喜的好日子，地方上的官員來敷衍一番，那也不足為奇。」

卻見那官員昂然直入，居中一站，身後的衙役右腿跪下，雙手高舉過頂，呈上一隻用黃緞覆蓋的托盤，盤中放著一個卷軸。那官員躬著身子，接過了卷軸，朗聲道：「聖旨到，劉正風聽旨。」

羣雄一聽，都吃了一驚：「劉正風金盆洗手，封劍歸隱，那是江湖上的事情，與朝廷有甚麼相干？怎麼皇帝下起聖旨來？難道劉正風有逆謀大舉，給朝廷發覺了，那可是殺頭抄家誅九族的大罪啊。」各人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這一節，登時便都站起，沉不住氣的便去抓身上兵刃，料想這官員既來宣旨，劉府前後左右一定已密布官兵，一場大廝殺已難避免，自己和劉正風交好，決不能袖手不理，再說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自己既來劉府赴會，自是逆黨中人，縱欲置身事外，又豈可得？只待劉正風變色喝罵，眾人白刃交加，頃刻間便要將那官員斬為肉醬。

那知劉正風竟鎮定如恆，雙膝一屈，便跪了下來，向那官員連磕了三個頭，朗聲道：「微臣劉正風聽旨，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羣雄一見，無不愕然。

那官員展開卷軸，唸道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據湖南省巡撫奏知，衡山縣庶民劉正風，急公好義，功在桑梓，弓馬嫻熟，才堪大用，著實授參將之職，今後報效朝廷，不負朕望，欽此。」

劉正風又磕頭道：「微臣劉正風謝恩，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站起身來，向那官員彎腰道：「多謝張大人栽培提拔。」那官員撚鬚

微笑，說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劉將軍，此後你我一殿為臣，卻又何必客氣？」劉正風道：「小將本是一介草莽匹夫，今日蒙朝廷授官，固是皇上恩澤廣被，令小將光宗耀祖，卻也是當道恩相、巡撫周大人和張大人的逾格栽培。」那官員笑道：「那裏，那裏。」劉正風轉頭向他妹夫方千駒道：「方賢弟，奉敬張大人的禮物呢？」方千駒道：「早就預備在這裏了。」轉身取過一隻圓盤，盤中是個錦袱包裹。

劉正風托過圓盤，笑道：「些些微禮，不成敬意，請張大人賞臉哂納。」那張大人笑道：「自己兄弟，劉將軍卻又這般多禮。」使個眼色，身旁的差役便接了過去。那差役接過盤子時，雙臂向下一沉，顯然盤中之物份量著實不輕，並非白銀而是黃金。那張大人眉花眼笑，道：「小弟公務在身，不克久留，來來來，斟三杯酒，恭賀劉將軍今日封官授職，不久又再陞官晉爵，皇上恩澤，綿綿加被。」早有左右斟過酒來。張大人連盡三杯，拱拱手，轉身出門。劉正風滿臉笑容，直送到大門外。只聽鳴鑼喝道之聲響起，劉府又放禮銃相送。

這一幕大出羣雄意料之外，人人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各人臉色又尷尬，又詫異。

來到劉府的一眾賓客雖然並非黑道中人，也不是犯上作亂之徒，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，均是自視甚高的人物，對官府向來不瞧在眼中，此刻見劉正風趨炎附勢，給皇帝封個「參將」那樣芝麻綠豆的小小武官，便感激涕零，作出種種肉麻的神態來，更且公然行賄，心中都瞧他不起，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。年紀較大的來賓均想：「看這情形，他這頂官帽定是用金銀買來的，不知他花了多少黃金白銀，才買得巡撫的保舉。劉正風向來為人正派，怎地臨到老來，利祿薰心，竟不擇手段的買個官來過癮？」

劉正風走到羣雄身前，滿臉堆歡，揖請各人就座。無人肯坐首席，居中那張太師椅便任其空著。左首是年壽最高的六合門夏老拳師，右首是丐幫副幫主張金鰲。張金鰲本人雖無驚人藝業，但丐幫是

江湖上第一大幫，丐幫幫主解風武功及名望均高，人人都敬他三分。

羣雄紛紛坐定，僕役上來獻菜斟酒。米為義端出一張茶几，上面鋪了錦緞。向大年雙手捧著一隻金光燦爛、徑長尺半的黃金盆子，放上茶几，盆中已盛滿了清水。只聽得門外砰砰砰放了三聲銃，跟著砰咣、砰咣的連放了八響大爆竹。在後廳、花廳坐席的一眾後輩子弟，都擁到大廳來瞧熱鬧。

劉正風笑嘻嘻的走到廳中，抱拳團團一揖。羣雄都站起還禮。

劉正風朗聲說道：「眾位前輩英雄，眾位好朋友，眾位年輕朋友。各位遠道光臨，劉正風當真臉上貼金，感激不盡。兄弟今日金盆洗手，從此不過問江湖上的事，各位想必已知其中原因。兄弟已受朝廷恩典，做一個小小官兒。常言道：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江湖上行事講究義氣；國家公事，卻須奉公守法，以報君恩。這兩者如有衝突，叫劉正風不免為難。從今以後，劉正風退出武林，也不算是衡山派的弟子了。我門下弟子如願意改投別門別派，各任自便。劉某邀請各位到此，乃是請眾位好朋友作個見證。以後各位來到衡山城，自然仍是劉某人的好朋友，不過武林中的種種恩怨是非，劉某卻恕不過問、也不參預了。」說著又抱拳團團為揖。

羣雄早料到有這一番說話，均想：「他一心只想做官，人各有志，也勉強不來。反正他也沒得罪我，從此武林中就算沒了這號人物便是。」有的則想：「此舉實在有損衡山派光采，想必衡山掌門莫大先生十分惱怒，是以竟沒到來。」更有人想：「五嶽劍派近年來在江湖上行俠仗義，好生得人欽仰，劉正風卻做出這等事來。人家當面不敢說甚麼，背後卻不免齒冷。」也有人幸災樂禍，尋思：「說甚麼五嶽劍派是俠義門派，一遇到升官發財，還不是巴巴的向官員磕頭？還提甚麼『俠義』二字？」

羣雄各懷心事，一時之間，大廳上鴉雀無聲。本來在這情景之

下，各人應紛紛向劉正風道賀，恭維他甚麼「福壽全歸」、「急流勇退」、「大智大勇」等等才是，可是一千餘人濟濟一堂，竟誰也不開口說話。

劉正風轉身向外，朗聲說道：「弟子劉正風蒙恩師收錄門下，授以武藝，未能張大衡山派門楣，甚是慚愧。好在本門有莫師哥主持，劉正風庸庸碌碌，多劉某一人不多，少劉某一人不少。從今而後，劉某人金盆洗手，專心仕宦，卻也決計不用師傳武藝，以求陞官進爵，至於江湖上的恩怨是非，門派爭執，劉正風更加決不過問。若違是言，有如此劍。」右手一翻，從袍底抽出長劍，雙手一扳，啪的一聲，將劍鋒扳得斷成兩截。他折斷長劍，順手將兩截斷劍揮落，嗤嗤兩聲輕響，斷劍插入了青磚。

羣雄一見，盡皆駭異，自這兩截斷劍插入青磚的聲音中聽來，這口劍顯是砍金斷玉的利器，以手勁折斷一口尋常鋼劍，以劉正風這等人物自毫不希奇，但如此舉重若輕、毫不費力的折斷一口寶劍，則手指上功夫之純，實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的造詣。瞧他養尊處優，便似是一位面團團的富家翁模樣，真料不到武功如此了得。聞先生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也不知他是可惜這口寶劍，還是可惜劉正風這樣一位高手，竟甘心去投靠官府。

劉正風臉露微笑，捲起了衣袖，伸出雙手，便要放入金盆，忽聽得大門外有人厲聲喝道：「且住！」

劉正風微微一驚，雙手便不入水，側身抬頭，要看喝止自己的竟是何人。只見大門口走進四個身穿黃衫的漢子，這四人一進門，分往兩邊一站，又有一名身材甚高的黃衫漢子從四人之間昂首直入。這人手中高舉一面五色錦旗，旗上綴滿珍珠寶石，一展動處，發出燦爛寶光。許多人認得這面旗子的，心中都是一凜：「五嶽劍派盟主的令旗到了！」

那人走到劉正風身前，舉旗說道：「劉師叔，奉五嶽劍派左盟主旗令：劉師叔金盆洗手大事，請暫行押後。」劉正風躬身說道：「但不知盟主此令，是何用意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弟子奉命行事，實不知盟主的意旨，請劉師叔恕罪。」

劉正風微笑道：「不必客氣。賢姪是千丈松史賢姪吧？」他臉上雖露笑容，但語音已微微發顫，顯然這件事來得十分突兀，以他如此多歷陣仗之人，也不免大為震動。

那漢子正是嵩山派門下的弟子千丈松史登達，他聽得劉正風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外號，心中不免得意，微微躬身，道：「弟子史登達拜見劉師叔。」他搶上幾步，又向天門道人、岳不羣、定逸師太等人行禮，道：「嵩山門下弟子，拜見眾位師伯、師叔。」其餘四名黃衣漢子同時躬身行禮。

定逸師太甚為歡喜，一面欠身還禮，說道：「你師父出來阻止這件事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我說呢，咱們學武之人，俠義為重，在江湖上逍遙自在，去做甚麼勞什子的官兒？只是我見劉賢弟一切早已安排妥當，決不肯聽老尼姑的勸，也不想多費一番唇舌了。」

劉正風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當年我五嶽劍派結盟，約定攻守相助，維護武林中的正氣，遇上跟五派有關之事，大夥兒須得聽盟主號令。這面五色令旗是我五派所共製，見令旗如見盟主，原是不錯。不過在下今日金盆洗手，是劉某的私事，既沒違背武林的道義規矩，更與五嶽劍派並不相干，那便不受盟主旗令約束。請史賢姪轉告尊師，劉某不奉旗令，請左師兄恕罪。」說著走向金盆。

史登達身子一晃，搶著攔在金盆之前，右手高舉錦旗，說道：「劉師叔，我師父千叮萬囑，務請師叔暫緩金盆洗手。我師父言道，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，大家情若兄弟。我師父傳此旗令，既是顧全五嶽劍派的情誼，亦為了維護武林中的正氣，同時也是為劉師叔的

好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我這可不明白了。劉某金盆洗手喜筵的請柬，早已恭恭敬敬的派人送上嵩山，另有長函稟告左師兄。左師兄倘若真有這番好意，何以事先不加勸止？直到此刻才發旗令攔阻，那不是明著要劉某在天下英雄之前出爾反爾，叫江湖上好漢恥笑於我？」

史登達道：「我師父囑咐弟子，言道劉師叔是衡山派鐵錚錚的好漢子，義薄雲天，武林中同道向來對劉師叔甚為敬仰，我師父心下也十分欽佩，要弟子萬萬不可有絲毫失禮，否則嚴懲不貸。劉師叔大名播於江湖，這一節卻不必過慮。」

劉正風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是左盟主過獎了，劉某焉有這等聲望？」

定逸師太見二人僵持不決，忍不住又插口道：「劉賢弟，這事便攔一攔又有何妨。今日在這裏的，個個都是好朋友，又會有誰來笑話於你？就算有一二不知好歹之徒，妄肆譏評，縱然劉賢弟不和他計較，貧尼就先放他不過。」說著眼光在各人臉上一掃，大有挑戰之意，要看誰有這麼大膽，來得罪她五獄劍派中的同道。

劉正風點頭道：「既然定逸師太也這麼說，在下金盆洗手之事，延至明日午時再行。請各位好朋友誰都不要走，在衡山多盤桓一日，待在下向嵩山派的眾位賢姪詳加討教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後堂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：「喂，你這是幹甚麼？我愛跟誰在一起玩兒，你管得著麼？」羣雄一怔，聽她口音便是早一日和余滄海大抬其槓的少女曲非煙。

又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道：「你給我安安靜靜的坐著，不許亂說亂動，過得一會，我自然放你走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咦，這倒奇了，這是你的家嗎？我喜歡跟劉家姊姊到後園子去，為甚麼你攔著不許？」

那人道：「好罷！你要去，自己去好了，請劉姑娘在這裏耽一會兒。」曲非煙道：「劉姊姊說見到你便討厭，你快給我走得遠遠地。劉姊姊又不認得你，誰要你在這裏纏七纏八。」只聽得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妹妹，咱們去罷，別理他。」那男子道：「劉姑娘，請你在這裏稍待片刻。」

劉正風愈聽愈氣，尋思：「那一個大膽狂徒到我家來撒野，竟敢向我菁兒無禮？」

劉門二弟子米為義聞聲趕到後堂，只見師妹和曲非煙手攜著手，站在天井之中，一個黃衫青年張開雙手，攔住了她二人。米為義一見那人服色，認得是嵩山派的弟子，不禁心中有氣，咳嗽一聲，大聲道：「這位師兄是嵩山派門下罷，怎不到廳上坐地？」

那人傲然道：「不用了。奉盟主號令，要看住劉家的眷屬，不許走脫了一人。」

這幾句話聲音並不甚響，但說得驕矜異常，大廳上羣雄人人聽見，無不為之變色。

劉正風大怒，向史登達道：「這是從何說起？」史登達道：「萬師弟，出來罷，說話小心些。劉師叔已答應不洗手了。」後堂那漢子應道：「是！那就再好不過。」說著從後堂轉了來，向劉正風微一躬身，道：「嵩山門下弟子萬登平，參見劉師叔。」

劉正風氣得身子微微發抖，朗聲說道：「嵩山派來了多少弟子，大家一齊現身罷！」

他一言甫畢，猛聽得屋頂上、大門外、廳角落、後院中，前後左右，數十人齊聲應道：「是，嵩山派弟子參見劉師叔！」幾十人的聲音同時叫了出來，聲既響亮，又是出其不意，羣雄都吃了一驚。但見屋頂上站著十餘人，一色的身穿黃衫。大廳中諸人卻各樣打扮都有，

顯是早就混了進來，暗中監視著劉正風，在一千餘人之中，誰都沒發覺。

定逸師太第一個沉不住氣，大聲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甚麼意思？太欺侮人了！」

史登達道：「定逸師伯恕罪。我師父傳下號令，說甚麼也得勸阻劉師叔，不可讓他金盆洗手，深恐劉師叔不服號令，因此上多有得罪。」

便在此時，後堂又走出十幾個人來，卻是劉正風的夫人，他的兩個幼子，以及劉門的七名弟子，每一人身後都有一名嵩山弟子，手中都持匕首，抵住了劉夫人等人後心。

劉正風朗聲道：「眾位朋友，非是劉某一意孤行，今日左師兄竟然如此相脅，劉某若為威力所屈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？左師兄不許劉某金盆洗手，嘿嘿，劉某頭可斷，志不可屈。」說著上前一步，雙手便往金盆中伸去。

史登達叫道：「且慢！」令旗一展，攔在他身前。劉正風左手疾探，兩根手指往他眼中插去。史登達雙臂向上擋格，劉正風左手縮回，右手兩根手指又插向他雙眼。史登達無可招架，只得後退。劉正風兩招將他逼開，雙手又伸向金盆。只聽得背後風聲颯然，有兩人撲將上來，劉正風更不回頭，左腿反彈而出，砰的一聲，將一名嵩山弟子遠遠踢了出去，右手辨聲抓出，抓住另一名嵩山弟子的胸口，順勢提起，向史登達擲去。他左腿反踢，右手反抓，便如背後生了眼睛一般，部位既準，動作又快得出奇，確是內家高手，大非尋常。

嵩山羣弟子一怔之下，一時沒人再敢上來。站在他兒子身後的嵩山弟子叫道：「劉師叔，你不住手，我可要殺你公子了。」

劉正風回過頭來，向兒子望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天下英雄在

此，你膽敢動我兒一根寒毛，你數十名嵩山弟子盡皆身為肉泥。」此言倒非虛聲恫嚇，這嵩山弟子倘若當真傷了他幼子，定會激起公憤，羣起而攻，嵩山弟子那就難逃公道。他一回身，雙手又向金盆伸去。

眼見這一次再也沒人能加阻止，突然銀光閃動，一件細微的暗器破空而至。劉正風退後兩步，只聽得叮的一聲輕響，那暗器打在金盆邊緣。金盆傾側，掉下地來，噹啷一聲響，盆子翻轉，盆底向天，滿盆清水都潑在地下。

同時黃影晃動，屋頂上躍下一人，右足一起，往金盆底踹落，一隻金盆登時變成平平的一片。這人四十來歲，中等身材，瘦削異常，上唇留了兩撇鼠鬚，拱手說道：「劉師兄，奉盟主號令，你不可金盆洗手！」

劉正風識得此人是嵩山派掌門左冷禪的第四師弟費彬，一套大嵩陽手武林中赫赫有名，瞧情形嵩山派今日前來對付自己的，不僅第二代弟子而已。金盆既已為他踹爛，金盆洗手之舉已不可行，眼前之事是盡力一戰，還是暫且忍辱？霎時間心念電轉：「嵩山派雖執五嶽盟旗，但如此咄咄逼人，難道這裏千餘位英雄好漢，誰都不挺身出來說一句公道話？」當下拱手還禮，說道：「費師兄駕到，如何不來喝一杯水酒，卻躲在屋頂，受那日晒之苦？嵩山派多半另外尚有高手到來，一齊都請現身罷。單是對付劉某，費師兄一人已綽綽有餘，若要對付這裏許多英雄豪傑，嵩山派只怕尚嫌不足。」

費彬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劉師兄何須出言挑撥離間？就算單是和劉師兄一人為敵，在下也抵擋不了適才劉師兄這一手『小落雁式』。嵩山派決不敢和衡山派有甚麼過不去，決不敢得罪了此間那一位英雄，甚至連劉師兄也不敢得罪了，只是為了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，前來相求劉師兄不可金盆洗手。」

此言一出，廳上羣雄盡皆愕然，均想：「劉正風是否金盆洗手，

怎麼會和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相關？」

果然聽得劉正風接口道：「費師兄此言，未免太也抬舉小弟了。劉某只是衡山派中一介庸手，兒女俱幼，門下也只收了這麼八九個不成材的弟子，委實無足輕重之至。劉某一舉一動，怎能涉及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？」

定逸師太又插口道：「是啊。劉賢弟金盆洗手，去做那芝麻綠豆官兒，老實說，貧尼也大大的不以為然，可是人各有志，他愛陞官發財，只要不害百姓，不壞了武林同道的義氣，旁人也不能強加阻止啊。我瞧劉賢弟也沒這麼大的本領，居然能害到許多武林同道。」

費彬道：「定逸師太，你是佛門中有道之士，自然不明白旁人的鬼蜮伎倆。這件大陰謀倘若得逞，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計其數的同道，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會大受毒害。各位請想一想，衡山派劉三爺是江湖上名頭響亮的英雄豪傑，豈肯自甘墮落，去受那些骯髒狗官的齷齪氣？劉三爺家財萬貫，那裏還貪圖陞官發財？這中間自有不可告人的原因。」

羣雄均想：「這話倒也有理，我早在懷疑，以劉正風的為人，去做這麼一個小小武官，實在太過不倫不類。」

劉正風不怒反笑，說道：「費師兄，你要血口噴人，也要看說得像不像。嵩山派別的師兄們，便請一起現身罷！」

只聽得屋頂上東邊西邊同時各有一人應道：「好！」黃影晃動，兩個人已站到了廳口，這輕身功夫，便和剛才費彬躍下時一模一樣。站在東首的是個胖子，身材魁偉，定逸師太等認得他是嵩山派掌門人的二師弟托塔手丁勉，西首那人卻極高極瘦，是嵩山派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仙鶴手陸柏。這二人同時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劉三爺請，眾位英雄請。」

丁勉、陸柏二人在武林中俱大有威名，羣雄都站起身來還禮，眼見嵩山派的好手陸續到來，各人心中都隱隱覺得，今日之事不易善罷，只怕劉正風非吃大虧不可。

定逸氣忿忿的道：「劉賢弟，你不用耽心，天下事抬不過一個『理』字。別瞧人家人多勢眾，難道咱們泰山派、華山派、恆山派的朋友，都是來睜眼吃飯不管事的不成？」

劉正風苦笑道：「定逸師太，這件事說起來當真好生慚愧，本來是我衡山派內裏的門戶之事，卻勞得諸位好朋友操心。劉某此刻心中已清清楚楚，想必是我莫師哥到嵩山派左盟主那裏告了我一狀，說了我種種不是，以致嵩山派的諸位師兄來大加問罪，好好好，是劉某對莫師哥失了禮數，由我向莫師哥認錯賠罪便是。」

費彬的目光在大廳上自東而西的掃射一周，他眼睛眯成一線，但精光燦然，顯得內功深厚，說道：「此事怎地跟莫大先生有關了？莫大先生請出來，大家說個明白。」他說了這幾句話後，大廳中寂靜無聲，過了半晌，卻不見「瀟湘夜雨」莫大先生現身。

劉正風苦笑道：「我師兄弟不和，武林朋友眾所周知，那也不須相瞞。小弟仗著先人遺蔭，家中較為寬裕。我莫師哥卻家境貧寒。本來朋友都有通財之誼，何況是師兄弟？但莫師哥由此見嫌，絕足不上小弟之門，我師兄弟已有數年沒來往、不見面，莫師哥今日自是不會光臨了。在下心中所不服者，是左盟主只聽了我莫師哥的一面之辭，便派了這麼多位師兄來對付小弟，連劉某的老妻子女，也都成為階下之囚，那……那未免是小題大做了。」

費彬向史登達道：「舉起令旗。」史登達道：「是！」高舉令旗，往費彬身旁一站。費彬森然說道：「劉師兄，今日之事，跟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沒半分干係，你不須牽扯到他身上。左盟主吩咐了下來，要我們向你查明：劉師兄跟魔教教主東方不敗暗中有甚麼勾結？

設下了甚麼陰謀，來對付我五嶽劍派以及武林中一眾正派同道？」

此言一出，羣雄登時聳然動容，不少人都驚噫一聲。魔教和白道中的英俠勢不兩立，雙方結仇已逾百年，纏鬥不休，互有勝敗。這廳上千餘人中，少說也有半數曾身受魔教之害，有的父兄遭戮，有的師長受戕，一提到魔教，誰都切齒痛恨。五嶽劍派所以結盟，最大的原因便是為了對付魔教。魔教人多勢眾，武功高強，名門正派雖各有絕藝，卻往往不敵，魔教教主東方不敗更有「當世第一高手」之稱，他名字叫做「不敗」，果真是藝成以來，從未敗過一次，實是非同小可。羣雄聽得費彬指責劉正風與魔教勾結，此事確與各人身家性命有關，本來對劉正風同情之心立時消失。

劉正風道：「在下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魔教教主東方不敗一面，所謂勾結，所謂陰謀，卻是從何說起？」

費彬側頭瞧著三師兄陸柏，等他說話。陸柏細聲細氣的道：「劉師兄，這話恐怕有些不盡不實了。魔教中有一位護法長老，名字叫作曲洋的，不知劉師兄是否相識？」

劉正風本來十分鎮定，但聽到他提起「曲洋」二字，登時變色，口唇緊閉，並不答話。

那胖子丁勉自進廳後從未出過一句聲，這時突然厲聲問道：「你識不識得曲洋？」他話聲洪亮之極，這七個字吐出口來，人人耳中嗡嗡作響。他站在那裏一動不動，身材本已魁梧奇偉，在各人眼中看來，似乎更突然高了尺許，顯得威猛無比。

劉正風仍不置答，數千道眼光都集中在他臉上。各人都覺劉正風答與不答，都是一樣，他既然答不出來，便等於默認了。過了良久，劉正風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曲洋曲大哥，我不但識得，而且是我生平唯一知己，最要好的朋友。」

霎時之間，大廳中嘈雜一片，羣雄紛紛議論。劉正風這幾句話大出眾人意料之外，各人猜到他若非抵賴不認，也不過承認和這曲洋曾有一面之緣，萬沒想到他竟然會說這魔教長老是他的知交朋友。

費彬臉上微現笑容，道：「你自己承認，那是再好也沒有，大丈夫一人作事一身當。劉正風，左盟主定下兩條路，憑你抉擇。」

劉正風宛如沒聽到費彬的說話，神色木然，緩緩坐下，右手提起酒壺，斟了一杯，舉杯就唇，慢慢喝了下去。羣雄見他綢衫衣袖筆直下垂，不起半分波動，足見他定力奇高，在這緊急關頭居然仍能絲毫不動聲色，那是膽色與武功兩者俱臻上乘，方克如此，兩者缺一不可，各人無不暗暗佩服。

費彬朗聲說道：「左盟主言道：劉正風乃衡山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一時誤交匪人，入了歧途，倘若能深自悔悟，我輩均是俠義道中的好朋友，豈可不與人為善，給他一條自新之路？左盟主吩咐兄弟轉告劉師兄：你若選擇這條路，限你一個月之內，殺了魔教長老曲洋，提頭來見，那麼過往一概不究，今後大家仍是好朋友、好兄弟。」

羣雄均想：正邪不兩立，魔教的旁門左道之士，和俠義道人物一見面就拚你死我活，左盟主要劉正風殺了曲洋自明心跡，那也不算是過份的要求。

劉正風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淒涼的笑容，說道：「曲大哥和我一見如故，傾蓋相交。他和我十餘次聯牀夜話，偶然涉及門戶宗派的異見，他總是深自歎息，認為雙方如此爭鬥，殊屬無謂。我和曲大哥相交，只研討音律。他是七絃琴高手，我喜愛吹簫，二人相見，大多時候總是琴簫相和，武功一道，從來不談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微微一笑，續道：「各位或者並不相信，然當今之世，劉正風以為撫琴奏樂，無人及得上曲大哥，而按孔吹簫，在下也不作第二人想。曲大哥雖是魔教中人，但自他琴音之中，我深知他性行高潔，大有光風霽月的襟

懷。劉正風不但對他欽佩，抑且仰慕。劉某雖是一介鄙夫，卻決計不肯加害這位君子。」

羣雄愈聽愈奇，萬料不到他和曲洋相交，竟然由於音樂，欲待不信，又見他說得十分誠懇，實無半分作偽之態，均想江湖上奇行特立之士甚多，自來聲色迷人，劉正風耽於音樂，也非異事。知道衡山派底細的人又想：衡山派歷代高手都喜音樂，當今掌門人莫大先生外號「瀟湘夜雨」，一把胡琴不離手，有「琴中藏劍，劍發琴音」八字外號，劉正風由吹簫而和曲洋相結交，自也大有可能。

費彬道：「你與曲魔頭由音律而結交，此事左盟主早已查得清清楚楚。左盟主言道：魔教包藏禍心，知我五嶽劍派近年來好生興旺，魔教難以對抗，便千方百計的想從中破壞，挑撥離間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或動以財帛，或誘以美色。劉師兄素來操守謹嚴，那便設法投你所好，派曲洋來從音律入手。劉師兄，你須得清醒些，魔教過去害死過咱們多少人，怎地你受了人家鬼蜮伎倆的迷惑，竟然毫不醒悟？」

定逸師太道：「是啊，費師弟此言不錯。魔教的可怕，倒不在武功陰毒，還在種種詭計令人防不勝防。劉師弟，你是正人君子，上了卑鄙小人的當，那有甚麼關係？你儘快把曲洋這魔頭一劍殺了，乾淨爽快之極。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，千萬不可受魔教奸人的挑撥，傷了同道的義氣。」

天門道人點頭道：「劉師弟，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人所共知，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只須殺了那姓曲的魔頭，俠義道中人，誰都會翹起大拇指，說一聲：『衡山派劉正風果然是個善惡分明的好漢子。』我們做你朋友的，也都面上有光。」

劉正風並不置答，目光射到岳不羣臉上，道：「岳師兄，你是位明辨是非的君子，這裏許多位武林高人都逼我出賣朋友，你卻怎麼說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劉賢弟，倘若真是朋友，我輩武林中人，就為朋友兩脅插刀，也不會皺一皺眉頭。但魔教中那姓曲的，顯然是笑裏藏刀，口蜜腹劍，設法來投你所好，那是最最陰毒的敵人。他旨在害得劉賢弟身敗名裂，家破人亡，包藏禍心之毒，不可言喻。這種人倘若也算是朋友，豈不是污辱了『朋友』二字？古人大義滅親，親尚可滅，何況這種算不得朋友的大魔頭、大奸賊？」

羣雄聽他侃侃而談，都喝起采來，紛紛說道：「岳先生這話說得再也明白不過。對朋友自然要講義氣，對敵人卻是誅惡務盡，那有甚麼義氣好講？」

劉正風嘆了口氣，待人聲稍靜，緩緩說道：「在下與曲大哥結交之初，早就料到有今日之事。最近默察情勢，猜想過不多時，我五嶽劍派和魔教便有一場大火拚。一邊是同盟的師兄弟，一邊是知交好友，劉某沒法相助那一邊，因此才出此下策，今日金盆洗手，想要遍告天下同道，劉某從此退出武林，再也不與聞江湖上的恩怨仇殺，只盼置身事外，免受牽連。去捐了這個芝麻綠豆大的武官來做做，原是自污，以求掩人耳目。那想到左盟主神通廣大，劉某這一步棋，畢竟瞞不過他。」

羣雄一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心中均道：「原來他金盆洗手，暗中含有這等深意，我本來說嘛，這樣一位衡山派高手，怎麼會甘心去做這等芝麻綠豆小官？」劉正風一加解釋，人人都發覺自己果然早有先見之明。

費彬和丁勉、陸柏三人對視一眼，均感得意：「若不是左師兄識破了你的奸計，及時攔阻，便給你得逞了。」

劉正風續道：「魔教和我俠義道百餘年來爭鬥仇殺，是是非非，一時也說之不盡。劉某只盼退出這腥風血雨的鬥毆，從此歸老林泉，吹簫課子，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，自忖這份心願，並不違犯本門門

規和五嶽劍派的盟約。」

費彬冷笑道：「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，危難之際，臨陣脫逃，豈不是便任由魔教橫行江湖，為害人間？你要置身事外，那姓曲的魔頭卻又如何不置身事外？」

劉正風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曲大哥早已當著我的面，向他魔教祖師爺立下重誓，今後不論魔教和白道如何爭鬥，他一定置身事外，決不插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！」

費彬冷笑道：「好一個『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』！倘若咱們白道中人去犯了他呢？」

劉正風道：「曲大哥言道：他當盡力忍讓，決不與人爭強鬥勝，而且竭力彌縫雙方的誤會嫌隙。曲大哥今日早晨還派人來跟我說，華山派弟子令狐冲為人所傷，命在垂危，是他出手給救活了的。」

此言一出，羣雄又羣相聳動，尤其華山派、恆山派以及青城派諸人，更交頭接耳的議論了起來。華山派的岳靈珊忍不住問道：「劉師叔，我大師哥在那裏？真的是……是那位姓曲的……姓曲的前輩救了他性命麼？」

劉正風道：「曲大哥既這般說，自非虛假。日後見到令狐賢姪，你可親自問他。」

費彬冷笑道：「那有甚麼奇怪？魔教中人拉攏離間，甚麼手段不會用？他能千方百計的來拉攏你，自然也會千方百計的去拉攏華山派弟子。說不定令狐冲也會由此感激，要報答他的救命之恩，咱們五嶽劍派之中，又多一個叛徒了。」轉頭向岳不羣道：「岳師兄，小弟這話只是打個比方，請勿見怪。」岳不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不怪！」

劉正風雙眉一軒，昂然問道：「費師兄，你說又多一個叛徒，這

個『又』字，是甚麼用意？」費彬冷笑道：「啞子吃餛飩，心裏有數，又何必言明。」劉正風道：「哼，你直指劉某是本派叛徒了。劉某結交朋友，乃是私事，旁人卻也管不著。劉正風不敢欺師滅祖，背叛衡山派本門，『叛徒』二字，原封奉還。」

他本來恂恂有禮，便如一個財主鄉紳，有些小小的富貴之氣，又有些土氣，但這時突然顯出勃勃英氣，與先前大不相同。羣雄眼見他處境十分不利，卻仍與費彬針鋒相對的論辯，絲毫不讓，都不禁佩服他的膽量。

費彬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劉師兄第一條路是不肯走的了，決計不願誅妖滅邪，殺那大魔頭曲洋了？」

劉正風道：「左盟主若有號令，費師兄不妨就此動手，殺了劉某全家！」

費彬道：「你不須有恃無恐，只道天下的英雄好漢在你家裏作客，我五嶽劍派便有所顧忌，不能清理門戶。」伸手向史登達一招，說道：「過來！」史登達應道：「是！」走上三步。費彬從他手中接過五色令旗，高高舉起，說道：「劉正風聽者：左盟主有令，你若不應允在一月之內殺了曲洋，則五嶽劍派只好立時清理門戶，以免後患，斬草除根，決不容情。你再想想罷！」

劉正風慘然一笑，道：「劉某結交朋友，貴在肝膽相照，豈能殺害朋友，以求自保？左盟主既不肯見諒，劉正風勢孤力單，又怎能與左盟主相抗？你嵩山派早就布置好一切，只怕連劉某的棺材也給買好了，要動手便即動手，又等何時？」

費彬將令旗一展，朗聲道：「泰山派天門師兄，華山派岳師兄，恆山派定逸師太，衡山派諸位師兄師姪，左盟主有言吩咐：自來正邪不兩立，魔教和我五嶽劍派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。劉正風結交匪人，歸附仇敵，凡我五嶽同門，出手共誅之。接令者請站到左首。」

天門道人站起身來，大踏步走到左首，更不向劉正風瞧上一眼。天門道人的師父當年命喪魔教一名女長老之手，是以他對魔教恨之入骨。他一走到左首，門下眾弟子都跟了過去。

岳不羣起身說道：「劉賢弟，你只須點一點頭，岳不羣負責為你料理曲洋如何？你說大丈夫不能對不起朋友，難道天下便只曲洋一人才是你朋友，我們五嶽劍派和這裏許多英雄好漢，便都不是你朋友了？這裏千餘位武林同道，一聽到你要金盆洗手，都千里迢迢的趕來，滿腔誠意的向你祝賀，總算夠交情了罷？難道你全家老幼的性命，五嶽劍派師友的恩誼，這裏千百位同道的交情，一併加將起來，還及不上曲洋一人？」

劉正風緩緩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岳師兄，你是讀書人，當知大丈夫有所不為。你這番良言相勸，劉某甚為感激。人家逼我殺害曲洋，此事萬萬不能。正如倘若有人逼我殺害你岳師兄，或者要我加害這裏任何那一位好朋友，劉某縱然全家遭難，卻也決計不會點一點頭。曲大哥是我至交好友，那不錯，但岳師兄又何嘗不是劉某的好友？曲大哥倘若有一句提到，要暗害五嶽劍派中劉某那一位朋友，劉某便鄙視他的為人，再也不當他是朋友了。」他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，羣雄不由得為之動容，武林中義氣為重，劉正風這般顧全與曲洋的交情，這些江湖漢子雖不以為然，卻禁不住暗自讚嘆。

岳不羣搖頭道：「劉賢弟，你這話可不對了。劉賢弟顧全朋友義氣，原本令人佩服，卻未免不分正邪，不問是非。魔教作惡多端，殘害江湖上的正人君子、無辜百姓。劉賢弟只因一時琴簫投緣，便將全副身家性命都交了給他，可將『義氣』二字誤解了。」

劉正風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岳師兄，你不喜音律，不明白小弟的意思。言語文字可以撒謊作偽，琴簫之音卻是心聲，萬萬裝不得假。小弟和曲大哥相交，以琴簫唱和，心意互通。小弟願意以全副身家性命擔保，曲大哥是魔教中人，卻沒半點分毫魔教的邪惡之氣。」

岳不羣長嘆一聲，走到了天門道人身側。勞德諾、岳靈珊、陸大有等眾弟子也都隨著過去。

定逸師太望著劉正風，問道：「從今而後，我叫你劉賢弟，還是劉正風？」劉正風臉露苦笑，道：「劉正風命在頃刻，師太以後也不會再叫我了。」

定逸師太合什唸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緩緩走到岳不羣之側，說道：「魔深孽重，罪過，罪過！」座下弟子也都跟了過去。

費彬道：「這是劉正風一人之事，跟旁人並不相干。衡山派的眾弟子只要不甘附逆，都站到左首去。」

大廳中寂靜片刻，一名年輕漢子說道：「劉師伯，弟子們得罪了。」便有三十餘名衡山派弟子走到恆山派羣尼身側，這些都是劉正風的師姪輩，並非劉正風的弟子。衡山派第一代的人物都沒到來。

費彬又道：「劉門親傳弟子，也都站到左首去。」

向大年朗聲道：「我們受師門重恩，義不相負，劉門弟子，和恩師同生共死。」

劉正風熱淚盈眶，道：「好，好！大年，你說這番話，已很對得起師父了。你們都過去罷。師父自己結交朋友，跟你們可沒干係。」

米為義唰的一聲，拔出長劍，說道：「劉門一系，自非五嶽劍派之敵，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。那一個要害我恩師，先殺了姓米的。」說著便在劉正風身前一站，擋住了他。

丁勉左手一揚，嗤的一聲輕響，一絲銀光電射而出。劉正風一驚，伸手在米為義右膀上一推，內力到處，米為義向左撞出，那銀光便向劉正風胸口射來。向大年護師心切，縱身而上，只聽他大叫一

聲，那銀針正好射中心臟，立時氣絕身亡。

劉正風左手將他屍體抄起，探了探他鼻息，回頭向丁勉道：「丁老二，是你嵩山派先殺了我弟子！」丁勉森然道：「不錯，是我們先動手，卻又怎樣？」

劉正風提起向大年的屍身，運力便要向丁勉擲去。丁勉見他運勁的姿式，素知衡山派的內功大有獨到之處，劉正風是衡山派中的一等高手，這一擲之勢非同小可，當即暗提內力，準備接過屍身，立時再向他反擲回去。那知劉正風提起屍身，明明是要向前擲出，突然間身子往斜裏竄出，雙手微舉，卻將向大年的屍身送到費彬胸前。這一下來得好快，費彬出其不意，只得雙掌豎立，運勁擋住屍身，便在此時，雙脅之下一麻，已給劉正風點了穴道。

劉正風一招得手，左手搶過他手中令旗，右手拔劍，橫架在他咽喉，左肘連撞，封了他背心三處穴道，任由向大年的屍身落在地下。這幾下兔起鶻落，變化快極，待得費彬受制，五嶽令旗遭奪，眾人這才省悟，劉正風所使的正是衡山派絕技，叫做「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」。眾人久聞其名，這一次才算是大開眼界。

岳不羣當年曾聽師父說過，這一套「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」乃衡山派上代一位高手所創。這位高手以走江湖變戲法賣藝為生。那走江湖變戲法，仗的是聲東擊西，虛虛實實，幻人耳目。到得晚年，他武功愈高，變戲法的技能也是日增，竟然將內家功夫使用到戲法之中，街頭觀眾一見，無不稱賞，後來更是一變，反將變戲法的本領滲入了武功，五花八門，層出不窮。這位高手生性滑稽，當時創下這套武功遊戲自娛，不料傳到後世，竟成為衡山派的三大絕技之一。只是這套功夫變化雖然極奇，但臨敵之際，卻也並無太大用處，高手過招，人人嚴加戒備，全身門戶無不守備綦謹，這些幻人耳目的花招多半使用不上，因此衡山派對這套功夫也不如何看重，如見徒弟是飛揚佻脫之人，便不傳授，以免他專務虛幻，於紮正根基的踏實功夫反而

欠缺了。

劉正風一向深沉寡言，在師父手上學了這套功夫，平生從未一用，此刻臨急而使，一擊奏功，竟將嵩山派中這個大名鼎鼎、真實功夫決不在他之下的「大嵩陽手」費彬制服。他左手舉著五嶽劍派的盟旗，右手長劍架在費彬咽喉之中，沉聲道：「丁師兄、陸師兄，劉某斗膽奪了五嶽令旗，也不敢向兩位要脅，只是向兩位求情。」

丁勉與陸柏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費師弟受了他暗算，只好且聽他有何話說。」丁勉道：「求甚麼情？」劉正風道：「求兩位轉告左盟主，准許劉某全家歸隱，從此不參預武林中的任何事務。劉某與曲洋曲大哥從此不再相見，與眾位師兄朋友，也……也就此分手。劉某攜帶家人弟子，遠走高飛，隱居海外，有生之日，絕足不履中原一寸土地。」

丁勉微一躊躇，道：「此事我和陸師弟可作不得主，須得歸告左師哥，請他示下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這裏泰山、華山兩派掌門在此，恆山派有定逸師太，也可代她掌門師姊作主，此外，眾位英雄好漢，俱可作個見證。」他眼光向眾人臉上掃過，沉聲道：「劉某向眾位朋友求這個情，讓我顧全朋友義氣，也得保家人弟子的周全。」

定逸師太外剛內和，脾氣雖然暴躁，心地卻極慈祥，首先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也免得傷了大家的和氣。丁師兄、陸師兄，咱們答應了劉賢弟罷。他既不再跟魔教中人結交，又遠離中原，等如世上沒了這人，又何必定要多造殺業？」天門道人點頭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岳賢弟，你以為如何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劉賢弟言出如山，他既這般說，大家都信得過的。來來來，咱們化干戈為玉帛，劉賢弟，你放了費賢弟，大夥兒喝一杯解和酒，明兒一早，你帶了家人弟子，便離開衡山城罷！」

陸柏卻道：「泰山、華山兩派掌門都這麼說，定逸師太更竭力為劉正風開脫，我們又怎敢違抗眾意？但費師弟刻下遭受劉正風的暗算，我們倘若就此答允，江湖上勢必人人言道，嵩山派是受了劉正風的脅持，不得不低頭服輸，如此傳揚開去，嵩山派臉面何存？」

定逸師太道：「劉賢弟是在向嵩山派求情，又不是威脅逼迫，要說『低頭服輸』，低頭服輸的是劉正風，不是嵩山派。何況你們又已殺了一名劉門弟子。」

陸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狄修，預備著。」嵩山派弟子狄修應道：「是！」手中短劍輕送，抵進劉正風長子背心的肌肉。陸柏道：「劉正風，你要求情，便跟我們上嵩山去見左盟主，親口向他求情。我們奉命差遣，可作不得主。你即刻把令旗交還，放了我費師弟。」

劉正風慘然一笑，向兒子道：「孩兒，你怕不怕死？」劉公子道：「孩兒聽爹爹的話，孩兒不怕！」劉正風道：「好孩子！」陸柏喝道：「殺了！」狄修短劍往前一送，自劉公子的背心直刺入他心窩，短劍跟著拔出。劉公子俯身倒地，背心創口中鮮血泉湧。

劉夫人大叫一聲，撲向兒子屍身。陸柏又喝道：「殺了！」狄修手起劍落，又是一劍刺入劉夫人背心。

定逸師太大怒，呼的一掌，向狄修擊了過去，罵道：「禽獸！」丁勉搶上前來，也擊出一掌。雙掌相交，定逸師太退了三步，胸口一甜，一口鮮血湧到了嘴中，她要強好勝，硬生生將這口血咽入口腹中。丁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承讓！」

定逸師太原本不以掌力見長，何況適才這一掌擊向狄修，以長攻幼，本就未使全力，也不擬這一掌擊死了他，不料丁勉突然出手，他那一掌卻凝聚了十成功力。雙掌陡然相交，定逸師太欲待再催內力，已然不及，丁勉的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壓到，定逸師太受傷嘔血，大怒之下，第二掌待再擊出，一運力間，只覺丹田中痛如刀割，心知受傷

已然不輕，眼前無法與抗，一揮手，怒道：「咱們走！」大踏步向門外走去，門下羣尼都跟了出去。

陸柏喝道：「再殺！」兩名嵩山弟子推出短劍，又殺了兩名劉門弟子。陸柏道：「劉門弟子聽著，若要活命，此刻跪地求饒，指斥劉正風之非，便可免死。」

劉正風的女兒劉菁怒罵：「奸賊，你嵩山派比魔教奸惡萬倍！」陸柏喝道：「殺了！」萬登平提起長劍，一劍劈下，從劉菁右肩直劈至腰。史登達等嵩山弟子一劍一個，將早已點了穴道制住的劉門親傳弟子都殺了。

大廳上羣雄雖然都是畢生在刀槍頭上打滾之輩，見到這等屠殺慘狀，也不禁心驚肉跳。有些前輩英雄本想出言阻止，但嵩山派動手實在太快，稍一猶豫之際，廳上已然屍橫遍地。各人又想：自來正邪不兩立，嵩山派此舉並非出於對劉正風的私怨，而是為了對付魔教，雖然出手未免殘忍，卻也未可厚非。再者，其時嵩山派已控制全局，連恆山派的定逸師太亦已鎩羽而去，眼見天門道人、岳不羣等高手都不作聲，這是他五嶽劍派之事，旁人倘若多管閒事，強行出頭，勢不免惹下殺身之禍，自以明哲保身的為是。

殺到這時，劉門徒弟子女已只賸下劉正風最心愛的十五歲幼子劉芹。陸柏向史登達道：「問這小子求不求饒？若不求饒，先割了他鼻子，再割耳朵，再挖眼珠，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。」史登達道：「是！」轉向劉芹，問道：「你求不求饒？」

劉芹臉色慘白，全身發抖。劉正風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哥哥姊姊何等硬氣，死就死了，怕甚麼？」劉芹顫聲道：「可是……爹，他們要……要割我鼻子，挖……挖我眼睛……」劉正風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到這地步，難道你還想他們放過咱們麼？」劉芹道：「爹爹，你……你就答允殺了曲……曲伯伯……」劉正風大怒，喝道：「放

屁！小畜生，你說甚麼？」

史登達舉起長劍，劍尖在劉芹鼻子前晃來晃去，道：「小子，你再不跪下求饒，我一劍削下來了。一……二……」他那「三」字還沒說出口，劉芹身子顫抖，跪倒在地，哀求道：「別……別殺我……」陸柏笑道：「很好，饒你不難。但你須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劉正風的不是。」劉芹雙眼望著父親，目光中盡是哀求之意。

劉正風一直甚是鎮定，雖見妻子兒女死在他的眼前，臉上肌肉亦毫不牽動，這時卻憤怒難以遏制，大聲喝道：「小畜生，你對得起你娘麼？」

劉芹眼見母親、哥哥、姊姊的屍身躺在血泊之中，又見史登達的長劍不斷在臉前晃來晃去，已嚇得心膽俱裂，向陸柏道：「求求你饒了我，饒了……饒了我爹爹。」陸柏道：「你爹爹勾結魔教中的惡人，你說對不對？」劉芹低聲道：「不……不對！」陸柏道：「這樣的人，該不該殺？」劉芹低下了頭，不敢答話。陸柏道：「這小子不說話，一劍把他殺了。」

史登達道：「是！」知道陸柏這句話意在恫嚇，舉起了劍，作勢砍下。

劉芹忙道：「該……該殺！」陸柏道：「很好！從今而後，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，也不是劉正風的兒子，我饒了你性命。」劉芹跪在地下，嚇得雙腿都軟了，竟站不起身。

羣雄瞧著這等模樣，忍不住為他羞慚，有的轉過了頭，不去看他。

劉正風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姓陸的，是你贏了！」左手一揮，將五嶽令旗向他擲去，右足一抬，把費彬踢開，朗聲道：「劉某自求了斷，也不須多傷人命了。」右手橫過長劍，便往自己頸中刎去。

便在這時，簷頭突然掠下一個黑衣人影，行動如風，伸臂抓住了劉正風的右腕，喝道：「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，走！」右手向後舞了一個圈子，拉著劉正風向外急奔。

劉正風驚道：「曲大哥……你……」

羣雄聽他叫出「曲大哥」三字，知這黑衣人便是魔教長老曲洋，盡皆心頭一驚。

曲洋叫道：「不用多說！」足下加勁，只奔得三步，丁勉、陸柏二人四掌齊出，分向他二人後心拍來。曲洋向劉正風喝道：「快走！」出掌在劉正風背上一推，同時運勁於背，硬生生受了丁勉、陸柏兩大高手的併力一擊。砰的一聲響，曲洋身子向外飛出去，跟著一口鮮血急噴而出，回手連揮，一叢黑針如雨般散出。

丁勉叫道：「黑血神針，快避！」忙向旁閃開。羣雄見到這叢黑針，久聞魔教黑血神針的威名，無不驚心，你退我閃，亂成一團，只聽得「哎唷！」「不好！」十餘人齊聲叫嚷。廳上人眾密集，黑血神針又多又快，畢竟還是有不少人中了毒針。

混亂之中，曲洋與劉正風已逃得遠了。

【七】 授譜



山石後轉出三個人影，浮雲遮月，夜色朦朧，依稀可見三人二高一矮，高的是兩個男子，矮的是個女子。兩個男子走到一塊大巖石旁，坐了下來。

令狐冲所受劍傷及掌力震傷雖重，但得恆山派治傷聖藥天香斷續膠外敷、白雲熊膽丸內服，兼之他年輕力壯，內功又已有相當火候，在瀑布旁睡了一天一晚後，創口已然愈合。這一天一晚中只以西瓜為食。令狐冲求儀琳捉魚射兔，她卻說甚麼也不肯，說道令狐冲得能死裏逃生，全憑觀世音菩薩保佑，最好吃一兩年長素，向觀世音菩薩感恩，要她破戒殺生，那是萬萬不可。令狐冲笑她迂腐無聊，可也沒法勉強，只索罷了。

這日傍晚，兩人背倚石壁，望著草叢間流螢飛來飛去，點點星火，煞是好看。

令狐冲道：「前年夏天，我曾捉了幾千隻螢火蟲兒，裝在十幾隻紗囊之中，掛在房裏，當真有趣。」儀琳心想，憑他的性子，決不會去縫製十幾隻紗囊，問道：「你小師妹叫你捉的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當真聰明，一猜就好準，怎知是小師妹叫我捉的？」儀琳微笑道：「你性子這麼急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會有這般好耐心，去捉幾千隻螢火蟲來玩。」又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師妹拿來掛在她帳子裏，說滿牀晶光閃爍，像是睡在天上雲端裏，一睜眼，前後左右都是星星。」儀琳道：「你小師妹真會玩，偏你這個師哥也真肯湊趣，她就是要你去捉天上的星星，只怕你也肯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捉螢火蟲，原是為捉天上的星星而起。那天晚上我跟她一起乘涼，看到天上星星燦爛，小師妹忽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『可惜過一會兒，便要去睡了，我真想睡在露天，半夜裏醒來，見到滿天星星都在向我眨眼，那多有趣。但媽媽一定不會答允。』我就說：『咱們捉些螢火蟲來，放在你蚊帳裏，不就像星星一樣嗎？』」

儀琳輕聲道：「原來還是你想的主意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師妹說：『螢火蟲飛來飛去，撲在臉上身上，那可討厭死了。有了，我去縫些紗布袋兒，把螢火蟲裝在裏面。』就這麼，她縫袋子，我捉飛螢，忙了整整一天一晚，可惜只看得一晚，第二晚螢火蟲全都死了。」

儀琳一震，顫聲道：「幾千隻螢火蟲，都給害死了？你們.....你們怎地如此.....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說我們殘忍得很，是不是？唉，你是佛門子弟，良心特別好。其實螢火蟲兒一到天冷，還是會都凍死的，只不過早死幾天，那又有甚麼干係？」

儀琳隔了半晌，才幽幽的道：「其實世上每個人也都這樣，有的人早死，有的人遲死，或早或遲，終歸要死。無常，苦，我佛說人人

都不免生老病死之苦。但大徹大悟，解脫輪迴，卻又談何容易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因此你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規戒律，甚麼不可殺生，不可偷盜。佛祖要是每一件事都管，可真忙壞了他。」

儀琳側過了頭，不知說甚麼好，便在此時，左首山側天空中一個流星疾掠而過，在天空劃成了一道長長的火光。儀琳道：「儀淨師姊說，有人看到流星，如在衣帶上打一個結，同時心中許一個願，只要在流星隱沒之前先打好結，又許完願，那麼這個心願便能得償。你說是不是真的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我不知道。咱們不妨試試，只不過恐怕手腳沒這麼快。」說著拈起了衣帶，道：「你也預備啊，慢得一忽兒，便來不及了。」

儀琳拈起了衣帶，怔怔望著天邊。夏夜流星甚多，片刻間便有一顆流星劃過長空，但流星一瞬即逝，儀琳的手指只一動，流星便已隱沒。她輕輕「啊」了一聲，又再等待。第二顆流星自西至東，拖曳甚長，儀琳動作敏捷，竟爾打了個結。

令狐冲喜道：「好，好！你打成了！觀世音菩薩保佑，一定教你得償所願。」儀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只顧著打結，心中卻甚麼也沒想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那你快些先想好了罷，在心中先默念幾遍，免得到時顧住了打結，卻忘了許願。」

儀琳拈著衣帶，心想：「我許甚麼願好？我許甚麼願好？」向令狐冲望了一眼，突然暈紅雙頰，忙轉開了頭。

這時天上連續劃過了幾顆流星，令狐冲大呼小叫，不住的道：「又是一顆，咦，這顆好長，你打了結沒有？這次又來不及嗎？」

儀琳心亂如麻，內心深處，隱隱有一個渴求的願望，可是這願望自己想也不敢想，更不用說向觀世音菩薩祈求了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

只覺說不出的害怕，卻又是說不出的喜悅。只聽令狐冲又問：「想好了心願沒有？」儀琳心底輕輕的說：「我要許甚麼願？我要許甚麼願？」眼見一顆顆流星從天邊劃過，她仰起了頭瞧著，竟是痴了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便猜上一猜。」儀琳急道：「不，不，你不許說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那有甚麼打緊？我猜三次，且看猜不猜得中。」儀琳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你再說，我可要走了。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，我不說。就算你心裏想做恆山派掌門，那也沒甚麼可害臊的。」儀琳一怔，心道：「他……他猜我想做恆山派掌門？我可從來沒這麼想過。我又怎做得來掌門人？」

忽聽得遠處傳來錚錚幾聲，似乎有人彈琴。令狐冲和儀琳對望了一眼，都大感奇怪：「怎地這荒山野嶺之中有人彈琴？」琴聲不斷傳來，甚是優雅，過得片刻，有幾下柔和的簫聲夾入琴韻之中。七絃琴的琴音和平中正，夾著清幽的洞簫，更是動人，琴韻簫聲似在一問一答，同時漸漸移近。令狐冲湊身過去，在儀琳耳邊低聲道：「這音樂來得古怪，只怕於我們不利，不論有甚麼事，你千萬別出聲。」儀琳點了點頭，只聽琴音漸漸高亢，簫聲卻慢慢低沉下去，但簫聲低而不斷，有如遊絲隨風飄盪，卻連綿不絕，更增迴腸盪氣之意。

只見山石後轉出三個人影，其時月亮為一片浮雲遮住了，夜色朦朧，依稀可見三人二高一矮，高的是兩個男子，矮的是個女子。兩個男子緩步走到一塊大巖石旁，坐了下來，一個撫琴，一個吹簫，那女子站在撫琴者的身側。令狐冲縮身石壁之後，不敢再看，生恐給那三人發見。只聽琴簫悠揚，甚是和諧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瀑布便在旁邊，但流水轟轟，竟然掩不住柔和的琴簫之音，看來撫琴吹簫的二人內功著實不淺。嗯，是了，他們所以到這裏吹奏，正是為了這裏有瀑布聲響，那麼跟我們是不相干的。」便放寬了心。

忽聽瑤琴中突然發出鏘鏘之音，似有殺伐之意，但簫聲仍溫雅婉轉。過了一會，琴聲也轉柔和，兩音忽高忽低，驀地裏琴韻簫聲陡變，便如有七八具瑤琴、七八支洞簫同時在奏樂一般。琴簫之聲雖極盡繁複變幻，每個聲音卻又抑揚頓挫，悅耳動心。令狐冲只聽得血脈賁張，忍不住便要站起身來，又聽了一會，琴簫之聲忽然又變，簫聲變成了主調，七絃琴只玎玎啞啞的伴奏，但簫聲卻愈來愈高。令狐冲心中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陣酸楚，側頭看儀琳時，只見她淚水正涔涔而下。突然間錚的一聲急響，琴音立止，簫聲也即住了。霎時間四下裏一片寂靜，唯見明月當空，樹影在地。

只聽一人緩緩說道：「劉賢弟，你我今日畢命於此，那也是大數使然，只愚兄未能及早出手，累得你家眷弟子盡數殉難，愚兄心下實是不安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我肝膽相照，還說這些話幹麼……」

儀琳聽到他的口音，心念一動，在令狐冲耳邊低聲道：「是劉正風師叔。」他二人於劉正風府中所發生大事，絕無半點知聞，忽見劉正風在這曠野中出現，另一人又說甚麼「你我今日畢命於此」，甚麼「家眷弟子盡數殉難」，自都驚訝不已。

只聽劉正風續道：「人生莫不有死，得一知己，死亦無憾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劉賢弟，聽你簫中之意，卻猶有遺恨，莫不是為了令郎臨危之際，貪生怕死，羞辱了你的令名？」劉正風長嘆一聲，道：「曲大哥猜得不錯，芹兒這孩子我平日太過溺愛，少了教誨，沒想到竟是個沒半點氣節的軟骨頭。」曲洋道：「有氣節也好，沒氣節也好，百年之後，均歸黃土，又有甚麼分別？愚兄早已伏在屋頂，本該及早出手，只是料想賢弟不願為我之故，與五嶽劍派的故人傷了和氣，又想到愚兄曾為賢弟立下重誓，決不傷害俠義道中人士，是以遲遲不發，又誰知嵩山派為五嶽盟主，下手竟如此毒辣。」

劉正風半晌不語，長長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此輩俗人，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量雅致？他們以常情忖度，料定你我結交，必將大

不利於五嶽劍派與俠義道。唉，他們不懂，須也怪他們不得。曲大哥，你是大椎穴受傷，震動了心脈？」

曲洋道：「正是，嵩山派內功果然厲害，沒料到我背上挺受了這一擊，內力所及，居然將你的心脈也震斷了。早知賢弟也仍不免，那一叢黑血神針倒也不必再發了，多傷無辜，於事無補。幸好針上並沒餵毒。」

令狐冲聽得「黑血神針」四字，心頭一震：「難道他竟是魔教中的高手？劉師叔又怎會跟他結交？」

劉正風輕輕一笑，說道：「但你我卻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，從今而後，世上再也無此琴簫之音了。」曲洋一聲長嘆，說道：「昔日嵇康臨刑，撫琴一曲，嘆息〈廣陵散〉從此絕響。嘿嘿，〈廣陵散〉縱然精妙，又怎及得上咱們這一曲〈笑傲江湖〉？只是當年嵇康的心情，卻也和你我一般。」劉正風笑道：「曲大哥剛才還甚達觀，卻又如何執著起來？你我今晚合奏，將這一曲〈笑傲江湖〉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世上已有過了這一曲，你我已奏過了這一曲，人生於世，夫復何恨？」

曲洋輕輕拍掌道：「賢弟說得不錯。」過得一會，卻又嘆了口氣。劉正風道：「大哥卻又為何嘆息？啊，是了，定然是放心不下非非。」

儀琳心念一動：「非非，就是那個非非？」果然聽得曲非煙的聲音說道：「爺爺，你和劉公公慢慢養好了傷，咱們去將嵩山派的惡徒一個個斬盡殺絕，為劉婆婆他們報仇！」

猛聽得山壁後傳來一聲長笑。笑聲未絕，山壁後竄出一個黑影，青光閃動，一人站在曲洋與劉正風身前，手持長劍，正是嵩山派的大嵩陽手費彬，嘿嘿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女娃子好大的口氣，將嵩山派斬盡殺絕，世上可有這等稱心如意之事？」

劉正風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費彬，你已殺我全家，劉某中了你兩位師兄的掌力，也已命在頃刻，你還想幹甚麼？」

費彬哈哈一笑，傲然道：「這女娃子說要斬盡殺絕，在下便是來斬盡殺絕啊！女娃子，你先過來領死罷！」

儀琳在令狐冲耳邊道：「你是非非和她爺爺救的，咱們怎生想個法子，也救他們一救才好？」令狐冲不等她出口，早已在盤算如何設法解圍，以報答他祖孫的救命之德，但一來對方是嵩山派高手，自己縱在未受重傷之時，也就遠不是他對手，二來此刻已知曲洋是魔教中人，華山派一向與魔教為敵，如何可以反助對頭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。

只聽劉正風道：「姓費的，你也算是名門正派中有頭有臉的人物，曲洋和劉正風今日落在你手中，要殺要剮，死而無怨，你去欺侮一個女娃娃，那算是甚麼英雄好漢？非非，你快走！」曲非煙道：「我陪爺爺和劉公公死在一塊，決不獨生。」劉正風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我們大人的事，跟你孩子有甚麼相干？」

曲非煙道：「我不走！」唰唰兩聲，從腰間拔出兩柄短劍，搶過去擋在劉正風身前，叫道：「費彬，先前劉公公饒了你不殺，你反而來恩將仇報，你要不要臉？」

費彬陰森森的道：「你這女娃娃說過要將我們嵩山派斬盡殺絕，你這可不是來斬盡殺絕了麼？難道姓費的袖手任你宰割，還是掉頭逃走？」

劉正風拉住曲非煙的手臂，急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但他受了嵩山派內力劇震，心脈已斷，再加適才演奏了這一曲〈笑傲江湖〉，心力交瘁，手上已無內勁。曲非煙輕輕一掙，掙脫了劉正風的手，便在此時，眼前青光閃動，費彬的長劍已刺到面前。

曲非煙左手短劍一擋，右手劍跟著遞出。費彬嘿的一聲笑，長劍圈轉，啪的一聲，擊在她右手短劍上。曲非煙右臂酸麻，虎口劇痛，右手短劍登時脫手。費彬長劍斜晃反挑，啪的一聲響，曲非煙左手短劍又給震脫，飛出數丈之外。費彬的長劍已指住她咽喉，向曲洋笑道：「曲長老，我先把你孫女的左眼刺瞎，再割去她鼻子，再割了她兩隻耳朵……」

曲非煙大叫一聲，向前縱躍，往長劍上撞去。費彬長劍疾縮，左手食指點出，曲非煙翻身栽倒。費彬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邪魔外道，作惡多端，便要死卻也沒這麼容易，還是先將你的左眼刺瞎了再說。」提起長劍，便要往曲非煙左眼刺落。

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：「且住！」費彬大吃一驚，急速轉身，揮劍護身。他不知令狐冲和儀琳早就隱伏在山石之後，一動不動，否則以他功夫，決不致有人欺近而竟不察覺。月光下只見一個青年漢子雙手叉腰而立。

費彬喝問：「你是誰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姪華山派令狐冲，參見費師叔。」說著躬身行禮，身子一晃一晃，站立不定。費彬點頭道：「罷了！原來是岳師兄的大弟子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姪為青城派弟子所傷，在此養傷，有幸拜見費師叔。」

費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來得正好。這女娃子是魔教中的邪魔外道，該當誅滅，倘若由我出手，未免顯得以大欺小，你把她殺了罷。」說著伸手向曲非煙指了指。

令狐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女娃娃的祖父和衡山派劉師叔結交，攀算起來，她比我還矮著一輩，小姪如殺了她，江湖上也道華山派以大壓小，傳揚出去，名聲甚是不雅。再說，這位曲前輩和劉師叔都已身負重傷，在他們面前欺侮他們的小輩，決非英雄好漢行徑，這種事情，我華山派是決計不會做的。尚請費師叔見諒。」言下之意甚

是明白，華山派所不屑做之事，嵩山派倘若做了，那麼顯然嵩山派是大大不及華山派了。

費彬雙眉揚起，目露凶光，厲聲道：「原來你和魔教妖人也在暗中勾結。是了，適才劉正風言道，這姓曲的妖人曾為你治傷，救了你性命，沒想到你堂堂華山弟子，這麼快也投了魔教。」手中長劍顫動，劍鋒上冷光閃動，似是挺劍便欲向令狐冲刺去。

劉正風道：「令狐賢姪，你跟此事毫不相干，不必來趕這淌渾水，快快離去，免得將來讓你師父為難。」

令狐冲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劉師叔，咱們自居俠義道，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，這『俠義』二字，是甚麼意思？欺辱身負重傷之人，算不算俠義？殘殺無辜幼女，算不算俠義？要是這種事情都幹得出，跟邪魔外道又有甚麼分別？」

曲洋嘆道：「這種事情，我們日月教也是不做的。令狐兄弟，你自己請便罷，嵩山派愛幹這種事，且由他幹便了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我才不走呢。大嵩陽手費大俠在江湖上大名鼎鼎，是嵩山派中數一數二的英雄好漢，他不過說幾句嚇嚇女娃兒，那能當真做這等不要臉之事。費師叔決不是那樣的人。」說著雙手抱胸，背脊靠上一株松樹的樹幹。

費彬殺機陡起，獰笑道：「你以為用言語僵住我，便能逼我饒了這三個妖人？嘿嘿，當真痴心夢想。你既已投了魔教，費某殺三人是殺，殺四人也是殺。」說著踏上了一步。

令狐冲見到他獰惡的神情，不禁吃驚，暗自盤算解圍之策，臉上卻絲毫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費師叔，你連我也要殺了滅口，是不是？」

費彬道：「你聰明得緊，這話一點不錯。」說著又向前逼近一步。

突然之間，山石後又轉出一個妙齡女尼，說道：「費師叔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你眼下只有做壞事之心，真正的壞事還沒做，懸崖勒馬，猶未為晚。」這人正是儀琳。令狐冲囑她躲在山石之後，千萬不可讓人瞧見了，但她眼見令狐冲處境危殆，不及多想，還想以一片良言勸得費彬罷手。

費彬卻也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是恆山派的，是不是？怎麼鬼鬼祟祟躲在這裏？」

儀琳臉上一紅，囁嚅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」

曲非煙給點中穴道，躺在地下，動彈不得，口中卻叫了出來：「儀琳姊姊，我早猜到你和令狐大哥在一起。你果然醫好了他的傷，只可惜.....只可惜咱們都要死了。」

儀琳搖頭道：「不會的，費師叔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英雄豪傑，怎會真的去傷害身受重傷之人和你這樣的小姑娘？」曲非煙嘿嘿冷笑，道：「他真是大英雄、大豪傑麼？」儀琳道：「嵩山派是五嶽劍派的盟主，江湖上俠義道的領袖，不論做甚麼事，自當顧及俠義之道。」

她這幾句話出自一片誠意，在費彬耳中聽來，卻全成了譏嘲之言，尋思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今日但教走漏了一個活口，費某從此聲名受污，雖然殺的是魔教妖人，但誅戮傷俘，非英雄豪傑之所為，勢必讓人瞧得低了。」長劍一挺，指著儀琳道：「你既非身受重傷，也不是動彈不得的小姑娘，我總殺得你了罷？」

儀琳大吃一驚，退了幾步，顫聲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我？你為甚麼要殺我？」

費彬道：「你和魔教妖人勾勾搭搭，姊妹相稱，也已成了妖人一路，自然容你不得。」說著踏上一步，挺劍要向儀琳刺去。

令狐冲急忙搶過，攔在儀琳身前，叫道：「師妹快走，去請你師父來救命。」他自知遠水難救近火，所以要儀琳去討救兵，只不過支使她開去，逃得性命。

費彬長劍晃動，劍尖向令狐冲右側刺到。令狐冲斜身急避。費彬唰唰唰連環三劍，攻得他險象環生。儀琳大急，忙抽出腰間斷劍，向費彬肩頭刺去，叫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身上有傷，快快退下。」

費彬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尼姑動了凡心啦，見到英俊少年，自己命也不要了。」揮劍直斬，噹的一聲響，雙劍相交，儀琳手中斷劍登時脫手而飛。費彬長劍挑起，指向她心口。費彬眼見要殺的有五人之多，雖個個無甚抵抗之力，但夜長夢多，只須走脫了一個，便有無窮後患，是以出手便下殺招。

令狐冲和身撲上，左手雙指插向費彬眼珠。費彬雙足急點，向後躍開，長劍拖回時乘勢一帶，在令狐冲左臂上劃了長長一道口子。

令狐冲拚命撲擊，救得儀琳的危難，卻也已喘不過氣來，身子搖搖欲墜。儀琳搶上去扶住，哽咽道：「讓他把咱們一起殺了！」令狐冲喘息道：「你……你快走……」

曲非煙笑道：「傻子，到現在還不明白人家的心意，她要陪你一塊兒死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費彬長劍送出，刺入了她心窩。

曲洋、劉正風、令狐冲、儀琳齊聲驚呼。

費彬臉露獰笑，向著令狐冲和儀琳緩緩踏上一步，跟著又踏前了一步，劍尖上鮮血一滴滴的滴落。

令狐冲腦中一片混亂：「他.....他竟將這小姑娘殺了，好不狠毒！我這也就要死了。儀琳師妹為甚麼要陪我一塊死？我雖救過她，但她也救了我，已補報了欠我之情。我跟她以前素不相識，不過同是五嶽劍派的師兄妹，雖有江湖上的道義，卻用不著以性命相陪啊。沒想到恆山派門下弟子，竟如此顧全武林義氣，定逸師太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嘿，是這個儀琳師妹陪著我一起死，卻不是我那靈珊小師妹。她.....她這時候在幹甚麼？」眼見費彬獰笑的臉漸漸逼近，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嘆了口氣，閉上了眼睛。

忽然間耳中傳入幾下幽幽的胡琴聲，琴聲淒涼，似是嘆息，又似哭泣，跟著琴聲顫抖，發出瑟瑟瑟斷續之音，猶如一滴滴小雨落在樹葉。令狐冲大為詫異，睜開眼來。

費彬心頭一震：「瀟湘夜雨莫大先生到了。」但聽胡琴聲越來越淒苦，莫大先生卻始終不從樹後出來。費彬叫道：「莫大先生，怎不現身相見？」

琴聲突然止歇，松樹後一個瘦瘦的人影走了出來。令狐冲久聞「瀟湘夜雨」莫大先生之名，但從未見過他面，這時月光之下，只見他骨瘦如柴，雙肩拱起，真如一個時時刻刻便會倒斃的癆病鬼，沒想到大名滿江湖的衡山派掌門，竟是這樣一個形容猥蕙之人。莫大先生左手握著胡琴，雙手向費彬拱了拱，說道：「費師兄，左盟主好。」

費彬見他並無惡意，又素知他和劉正風不睦，便道：「多謝莫大先生，俺師哥好。貴派的劉正風和魔教妖人結交，意欲不利我五嶽劍派。莫大先生，你說該當如何處置？」

莫大先生慢吞吞的向劉正風走近兩步，森然道：「該殺！」這「殺」字剛出口，寒光陡閃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長劍，猛地反刺，直指費彬胸口。這一下出招快極，抑且如夢如幻，正是「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」中的絕招。費彬在劉府曾著了劉正風這門武功

的道兒，此刻再度中計，大駭之下，急向後退，嗤的一聲，胸口已給利劍割了一道長長的口子，衣衫盡裂，胸口肌肉也給割傷了，受傷雖不重，卻已驚怒交集，銳氣大失。

費彬立即還劍相刺，但莫大先生一劍既佔先機，後著綿綿而至，一柄薄劍猶如靈蛇，顫動不絕，在費彬的劍光中穿來插去，只逼得費彬連連倒退，半句喝罵也叫不出口。

曲洋、劉正風、令狐冲三人眼見莫大先生劍招變幻，猶如鬼魅，無不心驚神眩。劉正風和他同門學藝，做了數十年師兄弟，卻也萬料不到師兄的劍術竟一精至斯。

一點點鮮血從兩柄長劍間濺了出來，費彬騰挪閃躍，竭力招架，始終脫不出莫大先生的劍光籠罩，鮮血漸漸在二人身周濺成了一個紅圈。猛聽得費彬長聲慘呼，高躍而起。莫大先生退後兩步，將長劍插入胡琴，轉身便走，一曲〈瀟湘夜雨〉在松樹後響起，漸漸遠去。

費彬躍起後便即摔倒，胸口一道血箭如湧泉般向上噴出，適才激戰，他運起了嵩山派內力，胸口中劍後內力未消，將鮮血逼得從傷口中急噴而出，既詭異，又可怖。

儀琳扶著令狐冲的手臂，只嚇得心中突突亂跳，低聲問道：「你沒受傷罷？」

曲洋嘆道：「劉賢弟，你曾說你師兄弟不和，沒想到他在你臨危之際，出手相救。」劉正風道：「我師哥行為古怪，教人好生難解。我和他不睦，決不是為了甚麼貧富之見，只是說甚麼也性子不投。」曲洋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他劍法如此之精，但所奏胡琴一味淒苦，引人下淚，未免太也俗氣，脫不了市井味兒。」劉正風道：「是啊，師哥奏琴往而不復，曲調又是儘量往哀傷的路上走。好詩好詞講究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好曲子何嘗不是如此？我一聽到他的胡琴，就想避而遠之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二人愛音樂入了魔，在這生死關頭，還在研討甚麼哀而不傷，甚麼風雅俗氣。幸虧莫大師伯及時趕到，救了我們性命。」

只聽劉正風又道：「但說到劍法武功，我卻萬萬不及了。平日我對他頗失恭敬，此時想來，委實好生慚愧。」曲洋點頭道：「衡山掌門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挺身要救我孫女，英風俠骨，當真難得。我另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能答允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可惜曲姑娘還是給費彬害了！前輩但有所命，自當遵從。」

曲洋向劉正風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我和劉賢弟醉心音律，以數年之功，創製了一曲〈笑傲江湖〉，自信此曲之奇，千古所未有。今後縱然世上再有曲洋，不見得又有劉正風，有劉正風，不見得又有曲洋。就算又有曲洋、劉正風一般的人物，二人又未必生於同時，相遇結交。要兩個既精音律，又精內功之人，志趣相投，修為相若，一同創製此曲，實是千難萬難了。此曲絕響，我和劉賢弟在九泉之下，不免時發浩嘆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從懷中摸出一本冊子來，說道：「這是〈笑傲江湖曲〉的琴譜簫譜，請小兄弟念著我二人一番心血，將這琴譜簫譜攜至世上，覓得傳人。」

劉正風道：「這〈笑傲江湖曲〉倘能流傳於世，我和曲大哥死也瞑目了。」

令狐冲躬身從曲洋手中接過曲譜，放入懷中，說道：「二位放心，晚輩自當盡力。」他先前聽說曲洋有事相求，只道是十分艱難危險之事，更耽心去辦理此事，只怕要違犯門規，得罪正派中的同道，但在當時情勢之下卻又不便不允，那知只不過是要他找兩個人來學琴學簫，登時大為寬慰，輕輕吁了口氣。

劉正風道：「令狐賢姪，這曲子不但是我二人畢生心血之所寄，

還關聯到一位古人。這〈笑傲江湖曲〉中間的一大段琴曲，是曲大哥依據晉人嵇康的〈廣陵散〉而改編的。」

曲洋對此事甚是得意，微笑道：「自來相傳，嵇康死後，〈廣陵散〉從此絕響，你可猜得到我卻又何處得來？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音律之道，我一竅不通，何況你二人行事大大的與眾不同，我又怎猜得到。」便道：「尚請前輩賜告。」

曲洋笑道：「嵇康這個人，是很有點意思的，史書上說他『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』，這性子很對我的脾胃。鍾會當時做大官，慕名去拜訪他，嵇康自顧自打鐵，不予理會。鍾會討了個沒趣，只得離去。嵇康問他：『何所聞而來，何所見而去？』鍾會說：『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』鍾會這傢伙，也算得是個聰明才智之士了，就可惜胸襟太小，為了這件事心中生氣，向司馬昭說嵇康的壞話，司馬昭便把嵇康殺了。嵇康臨刑時撫琴一曲，的確很有氣度，但他說『廣陵散從此絕矣』，這句話卻未免把後世之人都看得小了。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。他是西晉時人，此曲就算西晉之後失傳，難道在西晉之前也沒有了嗎？」

令狐冲不解，問道：「西晉之前？」曲洋道：「是啊！我對他這句話挺不服氣，便去發掘西漢、東漢兩朝皇帝和大臣的墳墓，一連掘了二十九座古墓，終於在蔡邕的墓中覓到了〈廣陵散〉的曲譜。」說罷呵呵大笑，甚是得意。

令狐冲心下駭異：「這位前輩為了一首琴曲，竟致去連掘二十九座古墓。」

只聽曲洋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正教中的名門大弟子，我本來不該託你，只是事在危急，迫不得已的牽累於你，莫怪，莫怪。這〈廣陵散〉琴曲，說的是聶政刺韓王的故事。全曲甚長，我們這曲〈笑傲江湖〉，只引了他曲中最精妙的一段。劉兄弟所加簫聲那一段，譜的

正是聶政之姊收葬弟屍的情景。聶政、荊軻這些人，慷慨重義，是我等的先輩，我託你傳下此曲，也是為了看重你的俠義心腸。」

令狐冲躬身道：「不敢當！」

曲洋笑容收斂，神色黯然，轉頭向劉正風道：「兄弟，咱們這就可以去了。」劉正風道：「是！」伸出手來，兩人雙手相握，齊聲長笑，內力運處，迸斷內息主脈，二人閉目而逝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前輩、劉師叔。」伸手去探二人鼻息，已無呼吸。

儀琳驚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都死了？」令狐冲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師妹，咱們趕快將四個人的屍首埋了，免得再有人尋來，另生枝節。費彬為莫大先生所殺之事，千萬不可洩漏半點風聲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此事倘若洩漏了出去，莫大先生自然知道是咱們兩人說出去的，禍患那可不小。」儀琳道：「是。如師父問起，我說不說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跟誰都不能說。你一說，莫大先生來跟你師父鬥劍，豈不糟糕？」儀琳想到適才所見莫大先生的劍法，忍不住打了個寒噤，忙道：「我不說。」

令狐冲慢慢俯身，拾起費彬的長劍，一劍又一劍的在費彬的屍體上戳了十七八個窟窿。儀琳心中不忍，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他人人都死了，何必還這般恨他，糟蹋他的屍身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莫大先生的劍刃又窄又薄，行家一看到費師叔的傷口，便知是誰下的手。我不是糟蹋他屍身，是將他身上每一個傷口都通得亂七八糟，教誰也看不出線索來。」

儀琳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江湖上偏有這許多機心，真……真是難得很了。」見令狐冲拋下長劍，拾起石塊，往費彬的屍身上拋去，忙道：「你別動，坐下來休息，我來。」拾起石塊，輕輕放在費彬屍身上，倒似死屍尚有知覺，生怕壓痛了他一般。

她執拾石塊，將劉正風等四具屍體都掩蓋了，向著曲非煙的石墳道：「小妹子，你若不是為了我，也不會遭此危難。但盼你升天受福，來世轉為男身，多積功德福報，終於能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……」

令狐冲倚石而坐，想到曲非煙於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小小年紀，竟無辜喪命，心下也甚傷感。他素不信佛，但忍不住跟著儀琳唸了幾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

歇了一會，令狐冲傷口疼痛稍減，從懷中取出〈笑傲江湖〉曲譜，翻了開來，只見全書滿是古古怪怪的奇字，竟一字不識。他所識文字本就有限，不知七弦琴的琴譜本來都是奇形怪字，還道譜中文字古奧艱深，自己沒讀過，隨手將冊子往懷中一揣，仰起頭來，吁了口長氣，心想：「劉師叔結交朋友，將全副身家性命都為朋友而送了，雖結交的是魔教長老，但兩人肝膽義烈，都不愧為鐵錚錚的好漢子，委實令人欽佩。劉師叔今天金盆洗手，要退出武林，卻不知如何竟和嵩山派結下了冤仇，當真奇怪。」

正想到此處，忽見西北角上青光閃了幾閃，劍路縱橫，一眼看去甚是熟悉，似是本門高手和人鬥劍，他心中一凜，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在這裏等我片刻，我過去一會兒便回來。」儀琳兀自在堆砌石墳，沒看到那青光，還道他是要解手，便點了點頭。

令狐冲撐著樹枝，走了十幾步，拾起費彬的長劍插在腰間，向著青光之處走去。走了一會，已隱隱聽到兵刃撞擊之聲，密如聯珠，鬥得甚是緊迫，尋思：「莫非是師父在和人動手？居然鬥得這麼久，顯然對方也是高手了。」

他伏低了身子，慢慢移近，耳聽得兵刃相交聲相距不遠，當即躲在一株大樹之後，向外張望，月光下只見一個儒生手執長劍，端立當地，正是師父岳不羣，一個矮小道人繞著他快速無倫的旋轉，手中長

劍疾刺，每繞一個圈子，便刺出十餘劍，正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。

令狐冲陡然間見到師父和人動手，對手又是青城派掌門，不由得大是興奮，但見師父氣度閒雅，余滄海每一劍刺到，他總是隨手一格，余滄海轉到他身後，他並不跟著轉身，只揮劍護住後心。余滄海出劍越來越快，岳不羣卻只守不攻。令狐冲心下佩服：「師父在武林中人稱『君子劍』，果然蘊藉儒雅，與人動手過招也是毫無霸氣。」又看了一會，再想：「師父不動火氣，只因他不但風度高，更由於武功甚高之故。」

岳不羣極少和人動手，令狐冲往常見到他出手，只是和師母過招，向門人弟子示範，那只是假打，此番真鬥自是大不相同；又見余滄海每劍之出，都發出極響的嗤嗤之聲，足見劍力強勁。令狐冲心下暗驚：「我一直瞧不起青城派，那知這矮道士竟如此了得，就算我沒受傷，也決不是他對手，下次撞到，倒須小心在意，還是儘早遠而避之的為妙。」

又瞧了一陣，只見余滄海愈轉愈快，似乎化作一圈青影，繞著岳不羣轉動，雙劍相交聲實在太快，上一聲和下一聲已連成一片，再不是叮叮噹噹，而是化成了連綿的長聲。令狐冲心道：「倘若這幾十劍都是向我身上招呼，只怕我一劍也擋不掉，全身要給他刺上幾十個透明窟窿了。這矮道士比之田伯光，似乎又要高出半籌。」眼見師父仍不轉攻勢，不由得暗暗擔憂：「這矮道士的劍法當真了得，師父可別一個疏神，敗在他劍下。」猛聽得錚的一聲大響，余滄海如一枝箭般向後平飛丈餘，隨即站定，不知何時已將長劍入鞘。令狐冲吃了一驚，看師父時，見他長劍也已入鞘，一聲不響的穩站當地。這一下變故來得太快，令狐冲竟沒瞧出誰勝誰敗，不知有否那一人受了內傷。

二人凝立半晌，余滄海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好，後會有期！」身形飄動，便向右側奔去。岳不羣大聲道：「余觀主慢走！那林震南夫婦怎麼樣了？」說著身形一晃，追了下去，餘音未了，兩人身影皆已杳

然。

令狐冲從兩人語意之中，已知師父勝過了余滄海，心中暗喜，他重傷之餘，這番勞頓，甚感吃力，心忖：「師父追趕余滄海去了。他兩人展開輕功，在這片刻之間，早已在數里之外！」他撐著樹枝，想走回去和儀琳會合，突然間左首樹林中傳出一下長聲慘呼，聲音淒厲。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向樹林走了幾步，見樹隙中隱隱現出一堵黃牆，似是一座廟宇。他耽心是同門師弟妹和青城派弟子爭鬥受傷，快步向那黃牆處行去。

離廟尚有數丈，只聽得廟中一個蒼老而尖銳的聲音說道：「那辟邪劍譜此刻在那裏？你只須老老實實的跟我說了，我便給你誅滅青城派全派，為你夫婦報仇。」令狐冲在羣玉院牀上，隔窗曾聽到過這人說話，知道是塞北明駝木高峯，尋思：「師父正在找尋林震南夫婦的下落，原來這兩人卻落入了木高峯手中。」

只聽一個男子聲音說道：「我不知有甚麼辟邪劍譜。我林家的辟邪劍法世代相傳，都是口授，並無劍譜。」令狐冲心道：「說這話的，自必是林師弟的父親，福威鏢局總鏢頭林震南。」又聽他說道：「前輩肯為在下報仇，自是感激不盡。青城派余滄海多行不義，日後必無好報，就算不為前輩所誅，也必死於另一位英雄好漢的刀劍之下。」

木高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不肯說的了。『塞北明駝』的名頭，或許你也聽見過。」林震南道：「木前輩威震江湖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？」木高峯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威震江湖，倒也不見得，但姓木的下手狠辣，從來不發善心，想來你也聽到過。」林震南道：「木前輩意欲對林某用強，此事早在意料之中。莫說我林家並無辟邪劍譜，就算真的有，不論別人如何威脅利誘，那也決計不說。林某自遭青城派擒獲，無日不受酷刑，林某武功雖低，幾根硬骨頭卻還是有的。」木高峯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

令狐冲在廟外聽著，尋思：「甚麼『是了，是了』？嗯，是了，原來如此。」

果然聽得木高峯續道：「你自誇有硬骨頭，熬得住酷刑，不論青城派的矮鬼牛鼻子如何逼迫於你，你總是堅不吐露。倘若你林家根本就無辟邪劍譜，那麼你不吐露，只不過是無可吐露，談不上硬骨頭不硬骨頭。是了，你辟邪劍譜是有的，就是說甚麼也不肯交出來。」過了半晌，嘆道：「我瞧你實在蠢得厲害。林總鏢頭，你為甚麼死也不肯交出劍譜？這劍譜於你半分好處也沒有。依我看啊，這劍譜上所記劍法多半平庸之極，否則你為甚麼連青城派的幾名弟子也鬥不過？這等武功，不提也罷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是啊，木前輩說得不錯，別說我沒辟邪劍譜，就算真的有，這等稀鬆平常的三腳貓劍法，連自己身家性命也保不住，木前輩又怎會瞧在眼裏？」

木高峯笑道：「我只不過好奇，那矮鬼牛鼻子如此興師動眾，苦苦逼你，料來其中必有古怪之處。說不定那劍譜中所記的劍法倒是高的，只因你資質魯鈍，領悟不到，這才辱沒了你林家祖上的英名。你快拿出來，給我老人家看上一看，指出你林家辟邪劍法中的妙處，教天下英雄盡皆知曉，豈不是於你林家的聲名大有益處？」

林震南道：「木前輩的好意，在下只有心領了。你不妨在我全身搜搜，且看是否有那辟邪劍譜。」木高峯道：「那倒不用。你遭青城派擒獲，已有多日，只怕他們在你身上沒搜過十遍，也搜過八遍。林總鏢頭，我覺得你愚蠢得緊，你明不明白？」林震南道：「在下確是愚蠢得緊，不勞前輩指點，在下早有自知之明。」木高峯道：「不對，你沒明白。或許林夫人能夠明白，也未可知。愛子之心，慈母往往勝過嚴父。」

林夫人尖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那跟我平兒又有甚麼干係？平兒怎

麼了？他……他在那裏？」木高峯道：「林平之這小子聰明伶俐，老夫一見就很喜歡，這孩子倒也識趣，知道老夫功夫厲害，便拜在老夫門下了。」林震南道：「原來我孩子拜了木前輩為師，那真是他的造化。我夫婦遭受酷刑，身受重傷，性命已在頃刻之間，盼木前輩將我孩兒喚來，和我夫婦見上一面。」木高峯道：「你要孩子送終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此事不難。」林夫人道：「平兒在那兒？木前輩，求求你，快將我孩子叫來，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」木高峯道：「好，這我就去叫，只是木高峯素來不受人差遣，我去叫你兒子來，那是易如反掌，你們卻須先將辟邪劍譜的所在，老老實實的跟我說。」

林震南嘆道：「木前輩當真不信，那也無法。我夫婦命如懸絲，只盼和兒子再見一面，眼見已難如願。如真有甚麼辟邪劍譜，你就算不問，在下也會求前輩轉告我孩兒。」

木高峯道：「是啊，我說你愚蠢，就是為此。你心脈已斷，我不用在你身上加一根小指頭兒，你也活不上一時三刻了。你死也不肯說劍譜的所在，那為了甚麼？自然是為了要保全林家的祖傳功夫。可是你死了之後，林家只賸下林平之一個孩兒，倘若連他也死了，世上徒有劍譜，卻無林家的子孫去練劍，這劍譜留在世上，對你林家又有甚麼用處？」

林夫人驚道：「我孩兒……我孩兒安好吧？」木高峯道：「此刻自然是安好無恙。你們將劍譜的所在說了出來，我取到之後，保證交給你的孩兒，他看不明白，我還可從旁指點，免得像林總鏢頭一樣，鑽研了一世辟邪劍法，臨到老來，還是莫名其妙，一竅不通。那不是比之將你孩兒一掌劈死為高麼？」跟著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，顯是他一掌將廟中一件大物劈得垮了下來。

林夫人驚問：「你怎……怎麼要將我孩兒一掌劈死？」木高峯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林平之是我徒兒，我要他活，他便活著，要他死，他便死了。我喜歡甚麼時候將他一掌劈死，便提掌劈將過去。」喀喇、

喀喇幾聲響，他又以掌力擊垮了甚麼東西。

林震南道：「娘子，不用多說了。咱們孩兒不會是在他手中，否則的話，他怎地不將他帶來，在咱們面前威迫？」

木高峯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說你蠢，你果然蠢得厲害。『塞北明駝』要殺你兒子，有甚麼難？就算此刻他不在我手中，我如決意去找他來殺，難道還辦不到？」

林夫人低聲道：「相公，倘若他真要找我們孩兒晦氣……」木高峯接口道：「是啊，你們說了出來，即使你夫婦性命難保，留下了林平之這孩子一脈香煙，豈不是好？」

林震南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夫人，倘若我們將辟邪劍譜的所在說了給他聽，這駝子第一件事，便是去取劍譜；第二件事，便是殺咱們的孩兒。倘若我們不說，這駝子要得劍譜，非保護平兒性命周全不可，平兒一日不說，這駝子便一日不敢傷他，此中關竅，不可不知。」

林夫人道：「不錯！駝子，你快把我們夫婦殺了罷。」

令狐冲聽到此處，心想木高峯已然大怒，再不設法將他引開，林震南夫婦性命難保，當即朗聲道：「木前輩，華山派弟子令狐冲奉業師之命，恭請木前輩移駕，有事相商。」

木高峯狂怒之下，舉起了手掌，正要往林震南頭頂擊落，突然聽得令狐冲在廟外朗聲說話，不禁吃了一驚。他生平甚少讓人，但對華山掌門岳不羣卻確有忌憚，尤其在羣玉院外親身領略過岳不羣「紫霞神功」的厲害。他向林震南夫婦威逼，這種事情自為名門正派所不齒，岳不羣師徒多半已在廟外竊聽多時，心道：「岳不羣叫我出去有甚麼事情相商？還不是明著好言相勸，實則是冷嘲熱諷，損我一番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及早溜開的為是。」當即說道：「木某另有要事，

不克奉陪。便請拜上尊師，何時有暇，請到塞北來玩玩，木某人掃榻恭候。」說著雙足一登，從殿中竄到天井，左足在地下輕輕一點，已上了屋頂，跟著落於廟後，唯恐給岳不羣攔住質問，一溜煙般走了。

令狐冲聽得他走遠，心下大喜，尋思：「這駝子原來對我師父如此怕得要死。他倘若真的不走，要向我動粗，倒也凶險得緊。」當下撐著樹枝，走進土地廟中，殿中黑沉沉地並無燈燭，但見一男一女兩個人影，半坐半臥的倚傍在一起，當即躬身說道：「小姪是華山派門下令狐冲，現與平之師弟已有同門之誼，拜上林伯父、林伯母。」

林震南喜道：「少俠多禮，太不敢當。老朽夫婦身受重傷，難以還禮，還請恕罪。我那孩兒，確是拜在華山派岳大俠的門下了嗎？」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語音已然發顫。岳不羣的名氣在武林中比余滄海要響得多。林震南為了巴結余滄海，每年派人送禮，但岳不羣等五嶽劍派的掌門人，林震南自知不配結交，連禮也不敢送，眼見木高峯凶神惡煞一般，但一聽到華山派的名頭，立即逃之夭夭，自己兒子居然有幸拜入華山派門中，實是不勝之喜。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那駝子木高峯想強收令郎為徒，令郎執意不允，那駝子正欲加害，我師父恰好經過，出手救了。令郎苦苦相求，要投入我門，師父見他意誠，又為可造之材，便答允了。適才我師父和余滄海鬥劍，將他打得服輸逃跑，我師父追了下去，要查問伯父、伯母的所在。想不到兩位竟在這裏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但願……但願平兒即刻到來才好，遲了……遲了可來不及啦。」

令狐冲見他說話出氣多而入氣少，顯是命在頃刻，說道：「林伯父，你且莫說話。我師父和余滄海算了帳後，便會前來找你，他老人家必有醫治你的法子。」

林震南苦笑了一下，閉上了雙目，過了一會，低聲道：「令狐賢

弟，我……我……是不成的了。平兒得在華山派門下，我委實大喜過望，求……求你日後多……多加指點照料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伯父放心，我們同門學藝，便如親兄弟一般，小姪自當照顧林師弟。」林夫人插口道：「令狐少俠的大恩大德，我夫婦便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必時時刻刻記得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請兩位凝神靜養，不可說話。」

林震南呼吸急促，斷斷續續的道：「請……請你告訴我孩子，福州向陽巷老宅中的物事，是……我林家祖傳之物，須得……須得好好保管，但……但他曾祖遠圖公留有遺訓，凡我子孫，千萬不得翻看，否則有無窮禍患，要……要他好好記住了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好，這幾句話我傳到便是。」

林震南道：「多……多……多……」一個「謝」字始終沒說出口，已然氣絕。他先前苦苦支撐，只盼能見到兒子，說出心中這句要緊言語，此刻得令狐冲應允傳話，又知兒子得了極佳的歸宿，大喜之下，更無牽掛，便即撒手而逝。

林夫人道：「令狐少俠，盼你叫我孩兒不可忘了父母的深仇。」側頭向廟中柱子的石階上用力撞去。她本已受傷不輕，這麼一撞，便亦斃命。

令狐冲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余滄海和木高峯逼他吐露辟邪劍譜的所在，他寧死不說，到此刻自知大限已到，才不得不託我轉言。但他終於怕我去取了他林家的劍譜，說甚麼『千萬不得翻看，否則有無窮禍患』。嘿嘿，你當令狐冲是甚麼人了，會來覬覦你林家的劍譜？當真以小人之心……」此時疲累已極，當下靠柱坐地，閉目養神。

過了良久，只聽廟外岳不羣的聲音說道：「咱們到廟裏瞧瞧。」令狐冲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岳不羣喜道：「是冲兒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扶著柱子慢慢站起身來。

這時天將黎明，只見岳不羣率同七弟子陶鈞、八弟子英白羅走進

廟中，岳不羣見到林氏夫婦的屍身，皺眉道：「是林總鏢頭夫婦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當下將木高峯如何逼迫、自己如何以師父之名將他嚇走、林氏夫婦如何不支逝世等情一一說了，將林震南最後的遺言也悄聲稟告了師父。

岳不羣沉吟道：「嗯，余滄海一番徒勞，作下的罪孽也真不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師父，余矮子向你賠了罪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余觀主腳程快極，我追了好久，沒能追上，反越離越遠。他青城派的輕功，確是勝我華山一籌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余矮子的劍法，可比師父差得遠了，鬥到後來，他只好三十六著。青城派屁股向後、逃之夭夭的功夫，原比別派為高。」岳不羣臉一沉，責道：「冲兒，你就是口齒輕薄，說話沒點正經，怎能作眾師弟、師妹的表率？」令狐冲轉過了頭，向陶鈞和英白羅伸了伸舌頭，應道：「是！」陶英二人見師父在旁，想笑又不敢笑。

岳不羣道：「你答應便答應，怎地要伸一伸舌頭，豈不是其意不誠？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他自幼由岳不羣撫養長大，情若父子，雖對師父敬畏，卻也並不如何拘謹，笑問：「師父，你怎知我伸了伸舌頭？」岳不羣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耳下肌肉牽動，不是伸舌頭是甚麼？你無法無天，這一次可吃了大虧啦！傷勢可好了些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好得多了。」又道：「吃一次虧，學一次乖！」

岳不羣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早已乖成精了，還不夠乖？」從懷中取出一枚火箭炮來，走到天井之中，晃火摺點燃了藥引，向上擲出。

火箭炮衝天飛上，砰的一聲響，爆上半天，幻成一把銀白色的長劍，在半空中停留了好一會，這才緩緩落下，下降十餘丈後，化為滿天流星。這是華山掌門召集門人的信號火箭。

過不到一頓飯時分，便聽得遠處有腳步聲響，向著土地廟奔來，不久高根明在廟外叫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在這裏麼？」岳不羣道：

「我在廟裏。」高根明奔進廟來，躬身叫道：「師父！」見到令狐冲在旁，喜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身子安好？聽到你受了重傷，大夥兒可真耽心得緊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總算命大，這一次沒死。」

說話之間，隱隱又聽到了遠處腳步之聲，這次來的是勞德諾和陸大有。陸大有一見令狐冲，也不及先叫師父，衝上去就一把抱住，大叫大嚷，喜悅無限。跟著三弟子梁發和四弟子施戴子先後進廟。又過了一盞茶功夫，岳不羣之女岳靈珊，以及方入門的林平之一同到來。

林平之見到父母的屍身，撲上前去，伏在屍身上放聲大哭。眾同門無不慘然。

岳靈珊見到令狐冲無恙，本是驚喜不勝，但見林平之如此傷痛，卻也不便即向令狐冲說甚麼歡喜的話，走近身去，輕輕一握他的右手，低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沒事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事！」

這幾日來，岳靈珊為大師哥耽足了心事，此刻乍然相逢，數日來積蓄的激動再也難以抑制，突然拉住他衣袖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令狐冲輕拍她肩頭，低聲道：「小師妹，怎麼啦？有誰欺侮你了，我去給你出氣！」岳靈珊不答，就只哭泣，哭了一會，心中舒暢，拉起令狐冲的衣袖來擦了擦眼淚，道：「你沒死，你沒死！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沒死！」岳靈珊道：「聽說你又給青城派那余滄海打了一掌，這人的摧心掌殺人不見血，我親眼見他殺過不少人，只嚇得我……嚇得我……」想起這幾日中柔腸百結、心神煎熬之苦，忍不住眼淚簌簌流下。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幸虧他那一掌沒打中我。剛才師父打得余滄海沒命價飛奔，那才教好看呢，就可惜你沒瞧見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這件事大家可別跟外人提起。」令狐冲等眾弟子齊聲答應。

岳靈珊淚眼模糊的瞧著令狐冲，見他容顏憔悴，更沒半點血色，心下甚為憐惜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這次.....你這次受傷可真不輕，回山後可須得好好將養才是。」

岳不羣見林平之兀自伏在父母屍身上哀哀痛哭，說道：「平兒，別哭了，料理你父母的後事要緊。」林平之站起身來，應道：

「是！」眼見母親頭臉滿是鮮血，忍不住眼淚又簌簌而下，哽咽道：「爹爹、媽媽去世，連最後一面也見我不到，也不知.....也不知他們有甚麼話要對我說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林師弟，令尊令堂去世之時，我是在這裏。他二位老人家要我好好照料你，那是該做的事，倒也不須多囑。令尊另外有兩句話，要我向你轉告。」

林平之躬身道：「大師哥.....我爹爹、媽媽去世之時，有你相伴，不致身旁連一個人也沒有，小弟.....小弟實在感激不盡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令尊令堂為青城派的惡徒狂加酷刑，逼問辟邪劍譜的所在，兩位老人家絕不稍屈，以致給震斷了心脈。後來那木高峯又逼迫他二位老人家。木高峯本是無行小人，那也罷了。余滄海枉為一派宗師，這等行為卑污，實為天下英雄所不齒。」

林平之咬牙切齒的道：「此仇不報，林平之禽獸不如！」挺拳重重擊在柱子之上。他武功平庸，但因心中憤激，這一拳打得甚是有力，只震得樑上灰塵四散落下。

岳靈珊道：「林師弟，此事可說由我身上起禍，你將來報仇，做師姊的決不會袖手。」林平之躬身道：「多謝師姊。」

岳不羣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華山派向來的宗旨是『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』，除了跟魔教是死對頭之外，與武林中各門各派均無嫌隙。但自今而後，青城派.....青城派.....唉，既已身涉江湖，要想事

事都不得罪人，那可談何容易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林師弟，這樁禍事，倒不是由於你打抱不平而殺了余滄海的兒子，全因余滄海覬覦你林家的家傳辟邪劍譜而起。當年青城派掌門長青子敗在林師弟曾祖遠圖公的辟邪劍法之下，那時就已種下禍根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不錯，武林中爭強好勝，向來難免，一聽到有甚麼武林秘笈，也不理會是真是假，便都拚了命的去搶奪。其實，以余觀主、塞北明駝那樣武功高強的好手，原不必更去貪圖你林家的劍譜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家裏實在沒甚麼辟邪劍譜。這七十二路辟邪劍法，我爹爹手傳口授，要弟子用心記憶，倘若真有甚麼劍譜，我爹爹就算不向外人吐露，卻決無向弟子守秘之理。」岳不羣點頭道：「我原不信另有甚麼辟邪劍譜，否則的話，余滄海就不是你爹爹的對手，這件事再明白也沒有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林師弟，令尊的遺言說道：福州向陽巷……」

岳不羣擺手道：「這是平兒令尊的遺言，你單獨告知平兒便了，旁人不必要知曉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岳不羣道：「德諾、根明，你二人到衡山城中去買兩具棺木來。」

收殮林震南夫婦後，僱了人伕將棺木抬到水邊，一行人乘了一艘大船，向北進發。

到得豫西，改行陸道。令狐冲躺在大車之中養傷，傷勢日漸痊愈。

不一日到了華山玉女峯下。山高峯險，林震南夫婦的棺木暫厝在峯側的小廟之中，再行擇日安葬。高根明和陸大有先行上峯報訊，華山派其餘二十多名弟子都迎下峯來，拜見師父。林平之見這些弟子年紀大的已過三旬，年幼的不過十五六歲，其中有六名女弟子，一見到

岳靈珊，便都咕咕咯咯的說笑不休。勞德諾為林平之一一引見。華山派規矩以入門先後為序，因此就算是年紀最幼的舒奇，林平之也得稱他一聲師兄。只勞德諾年紀實在太老，入門雖然較遲，若叫舒奇等十幾歲的孩子做師兄，畢竟不稱，岳不羣便派了他做二師兄；岳靈珊是岳不羣的女兒，沒法排列入門先後之序，也只好按年紀稱呼，比她大的叫她師妹。她本來比林平之小著一二歲，但一定爭著要做師姊，岳不羣既不阻止，林平之便以「師姊」相稱。

五嶽之中，華山形勢最為險峭，好在各人均有武功，倘若換作常人，便上山也難。林平之跟在眾師兄師姊之後，也攀了大半天，這才上峯。但見山勢險峻，樹木清幽，鳥鳴嚶嚶，流水淙淙，一處平地上，四五座粉牆大屋依著山坡或高或低的構築。

一個中年美婦緩步走近，岳靈珊飛奔著過去，撲入她懷中，叫道：「媽，我又多了個師弟。」一面笑，一面伸手指著林平之。

林平之早聽師兄們說過，師娘岳夫人寧中則和師父本是同門師兄妹，劍術之精不在師父之下，忙上前叩頭，說道：「弟子林平之叩見師娘。」

岳夫人笑吟吟的道：「很好！起來，起來。」向岳不羣笑道：「你下山一次，若不搜羅幾件寶貝回來，一定不過癮。這一次衡山大會，我猜想你至少要收三四個弟子，怎麼只收一個？」岳不羣笑道：「你常說兵貴精不貴多，你瞧這一個怎麼樣？」岳夫人笑道：「就是生得太俊了，不像是練武的胚子。不如跟著你念四書五經，將來去考秀才、中狀元罷。」林平之臉上一紅，心想：「師娘見我生得文弱，便有輕視之意。我非努力用功不可，決不能趕不上眾位師兄，教人瞧不起。」岳不羣笑道：「那也好啊。華山派中出了個狀元郎，倒是千古佳話。」

岳夫人向令狐冲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又跟人打架受了傷，是不

是？怎地臉色這麼難看？傷得重不重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已經好得多了，這一次倘若不是命大，險些兒便見不著師娘了。」岳夫人又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好教你得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輸得服氣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田伯光那廝的快刀，冲兒抵擋不了，正要請師娘指點。」

岳夫人聽他說是傷在田伯光手下，登時臉有喜色，點頭道：「原來是跟田伯光這惡賊打架，那好得很啊，我還道你又去惹事生非的闖禍呢。他的快刀怎麼樣？咱們好好琢磨一下，下次跟他再打過。」一路上途中，令狐冲曾數次向師父請問破解田伯光快刀的法門，岳不羣始終不說，要他回華山向師娘討教，果然岳夫人一聽，便即興高采烈。

一行人走進岳不羣所居的「有所不為軒」中，互道別來種種遭遇。六個女弟子聽岳靈珊述說在福州與衡山所見，大感艷羨。陸大有則向眾師弟大吹大師哥如何力鬥田伯光，如何手刃羅人傑，加油添醬，倒似田伯光為大師哥打敗、而不是大師哥給他打得一敗塗地一般。眾人吃過點心，喝了茶，岳夫人便要令狐冲比劃田伯光的刀法，又問他如何拆解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田伯光這廝的刀法當真了得，當時弟子只瞧得眼花繚亂，拚命抵擋也不成，那裏還說得上拆解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你這小子既然抵擋不了，那必定是耍無賴、使詭計，混蒙了過去。」令狐冲自幼是她撫養長大，他的性格本領，豈有不知？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微笑道：「那時在山洞內相鬥，恆山派那位師妹已經走了，弟子心無牽掛，便跟田伯光這廝全力相拚。那知鬥不多久，他便使出快刀刀法來。弟子只擋了兩招，心中便暗暗叫苦：『此番性命休矣！』當即哈哈大笑。田伯光收刀不發，問道：『有甚麼好

笑？你擋得了我這「飛沙走石」十三式刀法麼？」弟子笑道：『原來大名鼎鼎的田伯光，竟然是我華山派的棄徒，料想不到，當真料想不到！是了，定是你操守惡劣，給本派逐出了門牆。』田伯光道：『甚麼華山派棄徒，胡說八道。田某武功另成一家，跟你華山派有個屁相干？』

「弟子笑道：『你這路刀法，共有一十三式，是不是？甚麼「飛沙走石」，自己胡亂安上個好聽名稱。我便曾經見師父和師娘拆解過。那是我師娘在繡花時觸機想出來的，我華山有座玉女峯，你聽見過沒有？』田伯光道：『華山有玉女峯，誰不知道，那又怎樣？』我說：『我師娘創的是劍法，叫做「玉女金針十三劍」，其中一招「穿針引線」，一招「天衣無縫」，一招「夜繡鴛鴦」。』弟子一面說，一面屈指計數，繼續說道：『是了，你剛才那兩招刀法，是從我師娘所創的第八招「織女穿梭」中化出來的。你這樣雄赳赳的一條大漢，卻學我師娘嬌怯怯的模樣，好似那如花如玉的天上織女，坐在布機旁織布，玉手纖纖，將梭子從這邊擲過去，又從那邊擲過來，千嬌百媚，豈不令人好笑……』」他一番話沒說完，岳靈珊和一眾女弟子都已格格格的笑了起來。

岳不羣莞爾而笑，斥道：「胡鬧，胡鬧！」岳夫人「呸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要亂嚼舌根，甚麼不好說，卻把你師娘給拉扯上了？當真該打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師娘你不知道，那田伯光甚為自負，聽得弟子將他比作女子，又把他這套神奇的刀法說成是師娘所創，他非辯個明白不可，決不會當時便將弟子殺了。果然他將那套刀法慢慢的一招招使了出來，使一招，問一句：『這是你師娘創的麼？』弟子故作神秘，沉吟不語，心中暗記他的刀法，待他一十三式使完，才道：『你這套刀法，和我師娘所創雖然小異，卻大致相同。你如何從華山派偷師學得，可真奇怪得很了。』田伯光怒道：『你擋不了我這套刀法，便花言巧語，拖延時刻，想瞧明白我這套刀法的招式，我豈有不知？你說

華山派也有這套刀法，那便施展出來，好令田某開開眼界。』」

「弟子說道：『敝派使劍不使刀，再說，我師娘這套「玉女金針劍」只傳女弟子，不傳男弟子。咱們堂堂男子漢大丈夫，卻來使這等姐兒腔的劍法，豈不令武林中的朋友恥笑？』田伯光更加惱怒，說道：『恥笑也罷，不恥笑也罷，今日定要你承認，華山派其實並沒這樣一套武功。勞兄，田某佩服你是個好漢，才沒使快刀殺了你，你不該如此信口開河，戲侮於我。』」

岳靈珊插口道：「這等無恥惡賊，誰希罕他來佩服了？戲弄他一番，原是活該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但瞧他當時情景，我若不將這套杜撰的『玉女金針劍』試演一番，立時便有性命之憂，只得依著他的刀法，胡亂加上些扭扭捏捏的花招，演了出來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你這些扭扭捏捏的花招，可使得像不像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平時瞧你使劍使得多了，又怎能不像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啊，你笑人家使劍扭扭捏捏，我三天不睬你。」

岳夫人一直沉吟不語，這時才道：「珊兒，你將佩劍給大師哥。」岳靈珊拔出長劍，倒轉了劍把，交給令狐冲，笑道：「媽要瞧你扭扭捏捏使劍的那副鬼模樣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冲兒，別理珊兒胡鬧，當時你是怎生使來？」

令狐冲知道師娘要看的是田伯光的刀法，當下接過長劍，向師父、師娘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弟子試演田伯光的刀招。」岳不羣點了點頭。

陸大有向林平之道：「林師弟，咱們門中規矩，小輩在尊長面前使拳動劍，須得先行請示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是。多謝六師哥指點。」

只見令狐冲臉露微笑，懶洋洋的打個呵欠，雙手軟軟的提起，似乎要伸個懶腰，突然間右腕陡振，接連劈出三劍，當真快似閃電，嗤嗤有聲。眾弟子都吃了一驚，幾名女弟子不約而同的「啊」了一聲。

令狐冲長劍使了開來，恍似雜亂無章，但在岳不羣與岳夫人眼中，數十招盡皆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見每一劈刺、每一砍削，無不既狠且準。倏忽之間，令狐冲收劍而立，向師父、師娘躬身行禮。

岳靈珊微感失望，道：「這樣快？」岳夫人點頭道：「須得這樣快才好。這一十三式快刀，每式有三四招變化，在這頃刻之間便使了四十幾招，當真是世間少有的快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田伯光那廝使出之時，比弟子還快得多了。」岳夫人和岳不羣對望了一眼，心下均有驚嘆之意。

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怎地你一點也沒扭扭捏捏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這些日來，我時時想著這套快刀，使出時自是迅速了些。當日在荒山之中向田伯光試演，卻沒這般敏捷，而且既要故意與他的刀法似是而非，又得加上許多裝模作樣的女人姿態，那就更加慢了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你怎生搔首弄姿？快演給我瞧瞧！」

岳夫人側過身來，從一名女弟子腰間拔出一柄長劍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使快刀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嗤的一聲，長劍繞過了岳夫人的身子，劍鋒向她後腰勾了轉來。岳靈珊驚呼：「媽，小心！」岳夫人彈身縱出，更不理會令狐冲從後削來的一劍，手中長劍逕取令狐冲胸口，也是快捷無倫。岳靈珊又是驚呼：「大師哥，小心！」令狐冲也不擋架，反劈一劍，說道：「師娘，他還要快得多。」岳夫人唰唰唰連刺三劍，令狐冲同時還了三劍。兩人以快打快，盡是進手招數，並無一招擋架防身。瞬息之間，師徒倆已拆了二十餘招。

林平之只瞧得目瞪口呆，心道：「大師哥說話行事瘋瘋顛顛，武功卻恁地了得，我以後須得片刻也不鬆懈的練功，才不致給人小看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岳夫人嗤的一劍，劍尖已指住了令狐冲咽喉。令狐冲無法閃避，說道：「他擋得住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好！」手中長劍抖

動，數招之後，又指住了令狐冲的心口。令狐冲仍道：「他擋得住。」意思說我雖擋不住，但田伯光的刀法快得多，這兩招都能擋住。

二人越鬥越快，令狐冲到得後來，已無暇再說「他擋得住」，每逢給岳夫人一劍制住，只搖頭示意，表明這一劍仍不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。岳夫人長劍使得興發，突然間一聲清嘯，劍鋒閃爍不定，圍著令狐冲身周疾刺，銀光飛舞，眾人看得眼都花了。猛地裏她一劍挺出，直刺令狐冲心口，當真是捷如閃電，勢若奔雷。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師娘！」其時長劍劍尖已刺破他衣衫。岳夫人右手向前疾送，長劍護手已碰到令狐冲的胸膛，眼見這一劍是在他身上對穿而過，直沒至柄。

岳靈珊驚呼：「娘！」只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，一片片寸來長的斷劍掉在令狐冲腳邊。岳夫人哈哈一笑，縮回手來，只見她手中的長劍已只賸下一個劍柄。

岳不羣笑道：「師妹，你內力精進如此，卻連我也瞞過了。」他夫婦是同門結褵，年輕時叫慣了，成婚後仍是師兄妹相稱。

岳夫人笑道：「大師兄過獎，雕蟲小技，何足道哉！」

令狐冲瞧著地下一截截斷劍，心下駭然，才知師娘這一劍刺出時使足了全力，否則內力不到，出劍難以如此迅捷，但劍尖一碰到肌膚，立即把這一股渾厚的內力縮了轉來，將直勁化為橫勁，劇震之下，登時將一柄長劍震得寸寸斷折，這中間內勁的運用之巧，實已臻於化境，嘆服之餘，說道：「田伯光刀法再快，也決計逃不過師娘這一劍。」

林平之見他一身衣衫前後左右都是窟窿，全是給岳夫人長劍刺破了的，心想：「世間竟有如此高明的劍術，我只須學得幾成，便能報得父母之仇。」又想：「青城派和木高峯都貪圖得到我家的辟邪劍

譜，其實我家的辟邪劍法和師娘的劍法相比，相去天差地遠！」

岳夫人甚是得意，道：「冲兒，你既說這一劍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，你好好用功，我便傳了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多謝師娘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媽，我也要學。」岳夫人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內功還不到火候，這一劍是學不來的。」岳靈珊呶起了小嘴，心中老大不願意，說道：「大師哥的內功比我也好不了多少，怎麼他能學，我便不能學？」岳夫人微笑不語。岳靈珊拉住父親衣袖，道：「爹，你傳我一門破解這一劍的功夫，免得大師哥學會這一劍後儘來欺侮我。」

岳不羣搖頭笑道：「你娘這一劍叫做『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』，天下無敵，我怎有破解的法門？」

岳夫人笑道：「你胡謔甚麼？給我頂高帽戴不打緊，要是傳了出去，可給武林同道笑掉了牙齒。」岳夫人這一劍乃臨時觸機而創出，其中包含了華山派內功、劍法的絕詣，又加上她自己的巧心慧思，確是厲害無比，但臨時創制，自無甚麼名目。岳不羣本想給取個名字叫作「岳夫人無敵劍」，但轉念一想，夫人心高氣傲，即是成婚之後，仍喜歡武林同道叫她作「寧女俠」，不喜歡叫她作「岳夫人」，要知「寧女俠」三字是恭維她自身的本領作為，「岳夫人」三字卻不免有依傍一個大名鼎鼎的丈夫之嫌。她口中嗔怪丈夫胡說，心裏對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這八個字卻著實喜歡，暗讚丈夫畢竟是讀書人，給自己這一劍取了這麼個好聽名稱，當真是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，你幾時也來創幾招『無比無敵，岳家十劍』，傳給女兒，好和大師哥比拚比拚。」岳不羣搖頭笑道：「不成，爹爹不及你媽聰明，創不出甚麼新招！」岳靈珊將嘴湊到父親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你不是創不出，你是怕老婆，不敢創！」岳不羣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她臉頰上輕輕一扭，笑道：「胡說八道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珊兒，別儘纏住爹胡鬧了。德諾，你去安排香燭，讓林師弟參拜本派列代祖師的靈位。」勞德諾應道：「是！」

片刻間安排已畢，岳不羣引著眾人來到後堂。林平之見樑間一塊匾上寫著「以氣御劍」四個大字，堂上布置肅穆，兩壁懸著一柄柄長劍，劍鞘黝黑，劍穗陳舊，料想是華山派前代各宗師的佩劍，尋思：「華山派今日在武林中這麼大的聲譽，不知道曾有多少奸邪惡賊，喪生在這些前代宗師的長劍之下。」

岳不羣在香案前跪下磕了四個頭，禱祝道：「弟子岳不羣，今日收錄福州林平之為徒，願列代祖宗在天之靈庇祐，教林平之用功向學，潔身自愛，恪守本派門規，不墮了華山派的聲譽。」林平之聽師父這麼說，忙恭恭敬敬跟著跪下。

岳不羣站起身來，森然道：「林平之，你今日入我華山派門下，須得恪守門規，若有違反，按情節輕重處罰，罪大惡極者立斬不赦。本派立足武林數百年，武功上雖然也能和別派互爭雄長，但一時的強弱勝敗，殊不足道。真正要緊的是，本派弟子人人愛惜師門令譽，這一節你須好好記住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是，弟子謹記師父教訓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令狐冲，背誦本派門規，好教林平之得知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林師弟，你聽好了。本派首戒欺師滅祖，不敬尊長。二戒恃強欺弱，擅傷無辜。三戒奸淫好色，調戲婦女。四戒同門嫉妒，自相殘殺。五戒見利忘義，偷竊財物。六戒驕傲自大，得罪同道。七戒濫交匪類，勾結妖邪。這是華山七戒，本門弟子，一體遵行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是，小弟謹記大師哥所揭示的華山七戒，努力遵行，不敢違犯。」

岳不羣微笑道：「好了，就是這許多。本派不像別派那樣，有許

許多多清規戒律。你只須好好遵行這七戒，時時記得仁義為先，做個正人君子，師父師娘就歡喜得很了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是！」又向師父師娘叩頭，向眾師兄師姊跪拜行禮。

岳不羣道：「平兒，咱們先給你父母安葬了，讓你盡了人子的心事，這才傳授本門的基本功夫。」林平之熱淚盈眶，拜倒在地，道：「多謝師父、師娘。」岳不羣伸手扶起，溫言道：「本門之中，大家親如家人，不論那一個有事，人人都是休戚相關，此後不須多禮。」

他轉過頭來，向令狐冲上上下下的打量，過了好一會才道：「冲兒，你這次下山，犯了華山七戒的多少戒條？」

令狐冲心中一驚，知道師父平時對眾弟子十分親和慈愛，但若那一個犯了門規，卻是嚴責不貸，當即在香案前跪下，道：「弟子知罪了，弟子不聽師父、師娘的教誨，犯了第六戒驕傲自大，得罪同道的戒條，在衡陽迴雁樓上，殺了青城派的羅人傑。」岳不羣哼了一聲，臉色甚是嚴峻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，那是羅人傑來欺侮大師哥的。當時大師哥和田伯光惡鬥之後，身受重傷，羅人傑乘人之危，大師哥豈能束手待斃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要你多管閒事。這件事還是由當日冲兒足踢兩名青城弟子而起。若無以前的嫌隙，那羅人傑好端端地，又怎會來乘冲兒之危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足踢青城弟子，你已打了他三十棍，責罰過了，前帳已清，不能再算。大師哥身受重傷，不能再挨棍子了。」

岳不羣向女兒瞪了一眼，厲聲道：「此刻是論究本門戒律，你是華山弟子，休得胡亂插嘴。」岳靈珊極少見父親對自己如此疾言厲色，心中大受委屈，眼眶一紅，便要哭了出來。若在平時，岳不羣縱然不理，岳夫人也要溫言慰撫，但此時岳不羣是以掌門人身分，究理

門戶戒律，岳夫人也不便理睬女兒，只當作沒瞧見。

岳不羣向令狐冲道：「羅人傑乘你之危，大加折辱，你寧死不屈，原是男子漢大丈夫義所當為，那也罷了。可是你怎地出言對恆山派無禮，說甚麼『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』？又說連我也怕見尼姑？」岳靈珊噗哧一聲笑，叫道：「爹！」岳不羣向她搖了搖手，卻也不再峻色相對了。

令狐冲說道：「弟子當時只想要恆山派的那個師妹及早離去。弟子自知不是田伯光的對手，沒法相救恆山派那個師妹，可是她顧念同道義氣，不肯先退，弟子只得胡說八道一番，這種言語聽在恆山派的師伯、師叔們耳中，確是極為無禮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你要儀琳師姪離去，用意雖然不錯，可是甚麼話不好說，偏偏要口出傷人之言？總是平素太過輕浮。這一件事，五嶽劍派中已然人人皆知，旁人背後定然說你不是正人君子，責我管教無方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弟子知罪。」

岳不羣又道：「你在羣玉院中養傷，還可說迫於無奈，但你將儀琳師姪和魔教中那個小魔女藏在被窩裏，對青城派余觀主說道是衡山的煙花女子，此事冒著多大危險？倘若事情敗露，我華山派聲名掃地，還在其次，累得恆山派數百年清譽毀於一旦，咱們又怎對得住人家？」令狐冲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顫聲道：「這件事弟子事後想起，也是捏著偌大一把冷汗。原來師父早知道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魔教的曲洋將你送至羣玉院養傷，我是事後方知，但你命那兩個小女孩鑽入被窩之時，我已在窗外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幸好師父知道弟子並非無行的浪子。」岳不羣森然道：「倘若你真在妓院中宿娼，我早已取下你項上人頭，焉能容你活到今日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

岳不羣臉色愈來愈嚴峻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明知那姓曲的少

女是魔教中人，何不一劍將她殺了？雖說她祖父於你有救命之恩，然而這明明是魔教中人沽恩市義、挑撥我五嶽劍派的手段，你又不是傻子，怎會不知？人家救你性命，其實內裏伏有一個極大陰謀。劉正風何等精明能幹，卻也不免著了道兒，到頭來鬧得身敗名裂，家破人亡。魔教這等陰險毒辣的手段，是你親眼所見。可是咱們從衡山來到華山，一路之上，我沒聽到你說過一句譴責魔教的言語。冲兒，我瞧人家救了你一命之後，你於正邪忠奸之分這一點上，已十分胡塗了。此事關涉到你今後安身立命的大關節，我華山第七戒，所戒者便是在此，這中間可半分含糊不得。」

令狐冲回想那日荒山之夜，傾聽曲洋和劉正風琴簫合奏，若說曲洋是包藏禍心，故意陷害劉正風，那是萬萬不像。

岳不羣見他臉色猶豫，顯然對自己的話並未深信，又問：「冲兒，此事關係到我華山一派的興衰榮辱，也關係到你一生的安危成敗，你不可對我有絲毫隱瞞。我只問你，今後見到魔教中人，是否嫉惡如仇，格殺無赦？」

令狐冲怔怔的瞧著師父，心中一個念頭不住盤旋：「日後我若見到魔教中人，是不是不問是非，拔劍便殺？倘若曲老前輩和曲非煙這小姑娘沒死，我是不是見了便殺？」他自己實在不知道，師父這個問題當真無法回答。

岳不羣注視他良久，見他始終不答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時就算勉強要你回答，也是無用。你此番下山，大損我派聲譽，但你勇救恆山派的儀琳師姪，算是一件功勞，將功折罪，罰你面壁一年，將這件事從頭至尾的好好想一想。」

令狐冲躬身道：「是，弟子恭領責罰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面壁一年？那麼這一年之中，每天面壁幾個時辰？」岳不羣道：「甚麼幾個時辰？每日自朝至晚，除了吃飯睡覺之

外，使得面壁思過。」岳靈珊急道：「那怎麼成？豈不是將人悶也悶死了？難道連大小便也不許？」岳夫人喝道：「女孩兒家，說話沒半點斯文！」岳不羣道：「面壁一年，有甚麼希罕？當年你祖師犯過，便曾在這玉女峯上面壁三年另六個月，不曾下峯一步。」

岳靈珊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那麼面壁一年，還算是輕的了？其實大師哥說『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』，全是出於救人的好心，又不是故意罵人！」

岳不羣道：「正因為出於好心，這才罰他面壁一年，要是出於歹意，我不打掉他滿口牙齒、割了他的舌頭才怪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珊兒不要囉唆爹爹啦。大師哥在玉女峯上面壁思過，你可別去跟他聊天說話，否則爹爹成全他的一番美意，可全教你給毀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罰大師哥在玉女峯上坐牢，還說是成全哪！不許我去跟他聊天，那麼大師哥寂寞之時，有誰給他說話解悶？這一年之中，誰陪我練劍？」岳夫人道：「你跟他聊天，他還面甚麼壁、思甚麼過？這山上多少師兄師姊，誰都可和你切磋劍術。」

岳靈珊側頭想了一會，又問：「那麼大師哥吃甚麼呢？一年不下峯，豈不餓死了他？」岳夫人道：「你不用耽心，自會有人送飯菜給他。」

【八】 面壁



令狐冲情急之下，伸手便拉住她左手袖子。岳靈珊怒道：「放手！」用力一掙，嗤的一聲，登時將那衣袖扯了下來，露出雪白的大半條手膀。

當日傍晚，令狐冲拜別了師父、師娘，與眾師弟、師妹作別，攜了一柄長劍，自行到玉女峯絕頂的一個危崖之上。

危崖上有個山洞，是華山派歷代弟子犯規後囚禁受罰之所。崖上光禿禿地寸草不生，更沒一株樹木，除一個山洞之外，一無所有。華山本來草木清華，景色極幽，這危崖卻是例外，自來相傳是玉女髮釵上的一顆珍珠。當年華山派的祖師以此危崖為懲罰弟子之所，主要便因此處無草無木，無蟲無鳥，受罰的弟子在面壁思過之時，不致為外物所擾，心有旁騖。

令狐冲進得山洞，見地下有塊光溜溜的大石，心想：「數百年來，我華山派不知有多少前輩曾在這裏坐過，以致這塊大石頭竟坐得這等滑溜。令狐冲是今日華山派第一搗蛋鬼，這塊大石我不來坐，由誰來坐？師父直到今日才派我來坐石頭，對我可算是寬待之極了。」伸手拍了拍大石，說道：「石頭啊石頭，你寂寞了多年，今日令狐冲又來跟你相伴了。」

坐上大石，雙眼離石壁不過尺許，只見石壁左側刻著「風清揚」三個大字，是以利器所刻，筆劃蒼勁，深有半寸，尋思：「這位風清揚是誰？多半是本派的一位前輩，曾受罰在這裏面壁的。啊，是了，師父是『不』字輩，我祖師爺是『清』字輩，這位風前輩是我的太師伯或是太師叔。這三字刻得這麼勁力非凡，他武功一定十分了得，師父、師娘怎地從來沒提到過？想必這位前輩早不在人世了。」

閉目行了大半個時辰坐功，站起來鬆散半晌，又回入石洞，面壁尋思：「我日後見到魔教中人，是否不問是非，拔劍便將他們殺了？難道魔教之中當真便沒一個好人？但若他是好人，為甚麼又入魔教？就算一時誤入歧途，也當立即抽身退出才是，既不退出，便是甘心和妖邪為伍、禍害世人了。」

霎時之間，腦海中湧現許多情景，都是平時聽師父、師娘以及江湖上前輩所說魔教中人如何行兇害人的惡事：江西于老拳師一家二十三口遭魔教擒住了，活活的釘在大樹之上，連三歲孩兒也是不免，于老拳師的兩個兒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；濟南府龍鳳刀掌門人趙登魁娶兒媳婦，賓客滿堂之際，魔教中人闖將進來，將新婚夫婦的首級雙雙割下，放在筵前，說是賀禮；漢陽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壽，各路好漢齊來祝壽，不料壽堂下給魔教埋了炸藥，點燃藥引，突然爆炸，英雄好漢炸死炸傷不計其數，泰山派的紀師叔便在這一役中斷送了一條膀子，這是紀師叔親口所言，自然絕無虛假。想到這裏，又記起兩年前在鄭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孫師叔，他雙手雙足齊遭截斷，兩眼也給挖出，不住大叫：「魔教害我，定要報仇，魔教害我，定要報仇！」

那時嵩山派已有人到來接應，但孫師叔傷得這麼重，如何又能再治？令狐冲想到他臉上那兩個眼孔，兩個窟窿中不住淌出鮮血，不由得打了個寒噤，心想：「魔教中人如此作惡多端，曲洋祖孫出手救我，定然不安好心。師父問我，日後見到魔教中人是否格殺不論，那還有甚麼猶豫的？當然是拔劍便殺。」

想通了這一節，心情登時十分舒暢，一聲長嘯，倒縱出洞，在半空輕輕巧巧一個轉身，向前縱出，落下地來，站定腳步，這才睜眼，只見雙足剛好踏在危崖邊上，與崖緣相距只不過兩尺，適才縱起時倘若用力稍大，落下時超前兩尺，那便墮入萬丈深谷，化為肉泥了。他這一閉目轉身，原是事先算好了的，既已打定了主意，見到魔教中人出手便殺，心中更無煩惱，便來行險玩上一玩。

他正想：「我膽子畢竟還不夠大，至少該得再踏前一尺，那才好玩。」忽聽得身後有人拍手笑道：「大師哥，好得很啊！」正是岳靈珊的聲音。令狐冲大喜，轉過身來，只見岳靈珊手中提著一隻飯籃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大師哥，我給你送飯來啦。」放下飯籃，走進石洞，轉身坐在大石上，說道：「你這下閉目轉身，十分好玩，我也來試試。」

令狐冲心想玩這遊戲可危險萬分，自己來玩也是隨時準擬陪上一條性命，岳靈珊武功遠不及自己，力量稍一拿捏不準，那可糟了，但見她興致甚高，也便不阻止，當即站在峯邊。

岳靈珊一心要賽過大師哥，心中默念力道部位，雙足一點，身子縱起，也在半空這麼輕輕巧巧一個轉身，跟著向前竄出。她只盼比令狐冲落得更近峯邊，竄出時運力便大了些，身子落下之時，突然害怕起來，睜眼一看，只見眼前便是深不見底的深谷，嚇得大叫起來。令狐冲一伸手，拉住她左臂。岳靈珊落下地來，只見雙足距崖邊約有一尺，確是比令狐冲更前了些，她驚魂略定，笑道：「大師哥，我比你落得更遠。」

令狐冲見她已駭得臉上全無血色，在她背上輕輕拍了拍，笑道：「這玩意下次可不能再玩了，師父、師娘知道了，非大罵不可，只怕要罰我多面壁一年。」

岳靈珊定了定神，退後兩步，笑道：「那我也得受罰，咱兩個就在這兒一同面壁，豈不好玩？天天可以比賽誰跳得更遠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天天一同在這兒面壁？」向石洞瞧了一眼，不由得心頭一蕩：「我若得和小師妹在這裏日夕不離的共居一年，豈不是連神仙也不如我快活？唉，那有此事！」說道：「就只怕師父叫你在正氣軒中面壁，一步也不許離開，那麼咱們就一年不能見面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那不公平，為甚麼你可以在這裏玩，卻將我關在正氣軒中？」但想父母決不會讓自己日夜在這崖上陪伴大師哥，便轉過話頭道：「大師哥，媽媽本來派六猴兒每天給你送飯，我對六猴兒說：『六師哥，每天在思過崖間爬上爬下，雖然你是猴兒，畢竟也很辛苦，不如讓我來代勞罷，可是你謝我甚麼？』六猴兒說：『師娘派給我做的功夫，我可不敢偷懶。再說，大師哥待我最好，給他送一年飯，每天見上他一次，我心中才喜歡呢，有甚麼辛苦？』大師哥，你說六猴兒壞不壞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他說的倒也是實話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六猴兒還說：『平時我想向大師哥多討教幾手功夫，你一來到，便過來將我趕開，不許我跟大師哥多說話。』大師哥，幾時有這樣的事啊？六猴兒當真胡說八道。他又說：『今後這一年之中，可只有我能上思過崖去見大師哥，你卻見不到他了。』我發起脾氣來，他卻不理我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後來你拔劍嚇他？」岳靈珊搖頭道：「不是，後來我氣得哭了，六猴兒才過來央求我，讓我送飯來給你。」令狐冲瞧著她的小臉，見她雙目微微腫起，果然是哭過來的，不禁甚是感動，暗

想：「她待我如此，我便為她死上百次千次，也所甘願。」

岳靈珊打開飯籃，取出兩碟菜餚，又將兩副碗筷取出，放在大石之上。令狐冲道：「兩副碗筷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我陪你一塊吃，你瞧，這是甚麼？」從飯籃底下取出一個小小的酒葫蘆來。令狐冲嗜酒如命，一見有酒，站起來向岳靈珊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謝你了！我正發愁，只怕這一年之中沒酒喝呢。」岳靈珊拔開葫蘆塞子，將葫蘆送到令狐冲手中，笑道：「便是不能多喝，我每日只能偷這麼一小葫蘆給你，再多只怕給娘知覺了。」

令狐冲慢慢將一小葫蘆酒喝乾了，這才吃飯。華山派規矩，門人在思過崖上面壁之時戒葷茹素，因此廚房中給令狐冲所煮的只是一大碗青菜、一大碗豆腐。岳靈珊想到自己正在和大師哥共經患難，卻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兩人吃過飯後，岳靈珊又和令狐冲有一搭、沒一搭的說了半個時辰，眼見天色已黑，這才收拾碗筷下山。

自此每日黃昏，岳靈珊送飯上崖，兩人共膳。次日中午令狐冲便吃昨日賸下的飯菜。

令狐冲雖在危崖獨居，倒也不感寂寞，一早起來，便打坐練功，溫習師授的氣功劍法，更默思田伯光的快刀刀法，以及師娘所創的那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。這「寧氏一劍」雖只一劍，卻蘊蓄了華山派氣功和劍法的絕詣。令狐冲自知修為尚未到這境界，如勉強學步，只有弄巧成拙，是以每日裏加緊用功。這麼一來，他雖受罰面壁思過，其實壁既未面，過亦不思，除了傍晚和岳靈珊聊天說話以外，每日心無旁騖，只是練功。

如此過了兩個多月，華山頂上一日冷似一日。又過了些日子，岳夫人為令狐冲新縫一套棉衣，命陸大有送上峯來給他。這天一早北風怒號，到得午間，便下起雪來。

令狐冲見天上積雲如鉛，這場雪勢必不小，心想：「山道險峻，

這雪下到傍晚，地下便十分滑溜，小師妹不該再送飯來了。」可是沒法向下邊傳訊，甚是焦慮，只盼師父、師娘得知情由，出言阻止，尋思：「小師妹每日代六師弟給我送飯，師父、師娘豈有不知，只是不加理會而已。今日若再上崖，一個失足，便有性命之憂，料想師娘定然不許她上崖。」眼巴巴等到黃昏，每過片刻便向崖下張望，眼見天色漸黑，岳靈珊果然不來了。令狐冲心下寬慰：「到得天明，六師弟定會送飯來，只求小師妹不要冒險。」

正要入洞安睡，忽聽得上崖的山路上腳步簌簌聲響，岳靈珊在大聲呼叫：「大師哥，大師哥……」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搶到崖邊，鵝毛般大雪飄揚之下，只見岳靈珊一步一滑的走上崖來。令狐冲以師命所限，不敢下崖一步，只伸長了手去接她，直到岳靈珊的左手碰到他右手，令狐冲抓住她手，將她凌空提上崖來。暮色朦朧中只見她全身是雪，連頭髮也都白了，左額上卻撞破了老大一塊，像個小雞蛋般高高腫起，鮮血兀自在流。令狐冲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岳靈珊小嘴一扁，似欲哭泣，道：「摔了一交，將你的飯籃掉到山谷裏去啦，你……你今晚可要挨餓了。」

令狐冲又感激，又憐惜，提起衣袖在她傷口上輕輕按了數下，柔聲道：「小師妹，山道這樣滑溜，你實在不該上來。」岳靈珊道：

「我掛念你沒飯吃，再說……再說，我要見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倘若你因此掉下了山谷，教我怎對得起師父、師娘？」岳靈珊微笑道：

「瞧你急成這副樣子！我可不是好端端的麼？就可惜我不中用，快到崖邊時，卻把飯籃和酒葫蘆都摔掉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只求你平安，我便十天不吃飯也不打緊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上峯上到一半時，地下滑得不得了，我提氣縱躍了幾下，居然躍上了五株松旁的那個陡坡，那時我真怕掉到了下面谷中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小師妹，你答允我，以後你千萬不可為我冒險，倘若你掉了下去，我一定非陪著你也跳下去不可。」

岳靈珊雙目中流露出喜悅無限的光芒，道：「大師哥，其實你不用著急，我為你送飯而失足，是自己不小心，你又何必心中不安？」

令狐冲緩緩搖頭，說道：「不是為了心中不安。倘若送飯的是六師弟，他因此而掉入谷中送了性命，我會不會也跳下谷去陪他？」說著仍緩緩搖頭，說道：「我當盡力奉養他父母，照料他家人，卻不會因此而跳崖殉友。」岳靈珊低聲道：「但如是我死了，你便不想活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小師妹，那不是為了你給我送飯，如果你是給旁人送飯，因而遇到凶險，我也決計不能活了。」

岳靈珊緊緊握住他雙手，心中柔情無限，低低叫了聲「大師哥」。令狐冲想張臂將她摟入懷中，卻是不敢。兩人四目交投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一動也不動，大雪繼續飄下，逐漸，逐漸，似乎將兩人堆成了兩個雪人。

過了良久，令狐冲才道：「今晚你自己一個人可不能下去。師父、師娘知道你上來麼？最好能派人來接你下去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爹爹今早突然收到嵩山派左盟主來信，說有要緊事商議，已和媽媽趕下山去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麼有人知道你上崖來沒有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二師哥、三師哥、四師哥和六猴兒四個人跟了爹爹媽媽去嵩山，沒人知道我上崖來會你。否則的話，六猴兒定要跟我爭著送飯，那可麻煩啦。啊！是了，林平之這小子見我上來的，但我吩咐了他，不許多嘴多舌，否則明兒我就揍他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哎呀，師姊的威風好大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擺擺架子，豈不枉了？不像是你，個個都叫你大師哥，那就沒甚麼希罕。」

兩人笑了一陣。令狐冲道：「那你今晚是不能回去的了，只好在石洞裏躲一晚，明天一早下去。」當下攜了她手，走入洞中。

石洞窄小，兩人僅可容身，已無多大轉動餘地。兩人相對而坐，東拉西扯的談到深夜，岳靈珊說話越來越含糊，終於合眼睡去。

令狐冲怕她著涼，解下身上棉衣，蓋在她身上。洞外雪光映射進來，朦朦朧朧的看到她的小臉，令狐冲心中默念：「小師妹待我如此情重，我便為她粉身碎骨，也心甘情願。」支頤沉思，自忖從小沒了父母，全蒙師父師母撫養長大，對待自己猶如親生愛子一般，自己是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，入門固然最早，武功亦非同輩師弟所能及，他日勢必要承受師父衣鉢，執掌華山一派，而小師妹更待我如此，師門厚恩，實所難報，只是自己天性跳盪不羈，不守規矩，時時惹得師父師母生氣，有負他二位的期望，此後須得痛改前非才是，否則不但對不起師父師母，連小師妹也對不起了。

他望著岳靈珊微微飛動的秀髮，正自出神，忽聽得她輕輕叫了一聲：「姓林的小子，你不聽話！過來，我揍你！」令狐冲一怔，見她雙目兀自緊閉了，側個身，又即呼吸勻淨，知道她剛才是說夢話，不禁好笑，心想：「她一做師姊，神氣得了不得，這些日子中，林師弟定然給她呼來喝去，受飽了氣。她在夢中也不忘罵人。」

令狐冲守護在她身旁，直到天明，始終不曾入睡。岳靈珊前一晚勞累得很了，睡到辰牌時分，這才醒來，見令狐冲正微笑著注視自己，當下打了個呵欠，報以一笑，道：「你一早便醒了。」令狐冲沒說一晚沒睡，笑道：「你做了個甚麼夢？林師弟挨了你打麼？」

岳靈珊側頭想了片刻，笑道：「你聽到我說夢話了，是不是？林平之這小子倔得緊，便是不聽我的話，嘻嘻，我白天罵他，睡著了也罵他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他怎麼得罪你了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我夢見叫他陪我去瀑布中練劍，他推三阻四的不肯去，我騙他走到瀑布旁，一把將他推了下去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哎喲，那可使不得，這可不鬧出人命來嗎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這是做夢，又不是真的，你耽心甚麼？還怕我真的殺了這小子麼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你白天裏定然真的想殺了林師弟，想啊想的，晚上便做起夢來。」

岳靈珊小嘴一扁，道：「這小子不中用得很，一套入門劍法練了三個月，還是沒半點樣子，偏生用功得緊，日練夜練，教人瞧著生氣。我要殺他，用得著想嗎？提起劍來，手一揮就殺了。」說著右手橫著一掠，作勢使出一招華山劍法。令狐冲笑道：「『白雲出岫』，姓林的人頭落地！」岳靈珊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我要是真的使這招『白雲出岫』，可真非教他人頭落地不可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做師姊的，師弟劍法不行，你該點撥點撥他才是，怎麼動不動揮劍便殺？以後師父再收弟子，都是你的師弟。師父收一百個弟子，給你幾天之中殺了九十九個，那怎麼辦？」岳靈珊扶住石壁，笑得花枝招展，說道：「你說得真對，我可只殺九十九個，非留下一個不可。要是都殺光了，誰來叫我師姊啊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要是殺了九十九個師弟，第一百個也逃之夭夭了，你還是做不成師姊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那時我就逼你叫我師姊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叫師姊不打緊，不過你殺我不殺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聽話就不殺，不聽話就殺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小師姊，求你劍下留情。」

令狐冲見大雪已止，生怕師弟師妹們發覺不見了岳靈珊，若有風言蜚語，那可大大對不起小師妹了，說笑了一陣，便催她下崖。岳靈珊兀自戀戀不捨，道：「我要在這裏多玩一會兒，爹爹媽媽都不在家，悶也悶死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乖師妹，這幾日我又想出了幾招冲靈劍法，等我下崖之後，陪你到瀑布中去練劍。」說了好一會，才哄得她下崖。

當日黃昏，高根明送飯上來，說道岳靈珊受了風寒，發燒不退，臥病在牀，卻記掛著大師哥，命他送飯之時，最要緊別忘了帶酒。令狐冲吃了一驚，極是耽心，知她昨晚摔了那一交，受了驚嚇，恨不得奔下崖去探望她病勢。他雖餓了兩天一晚，但拿起碗來，竟然喉嚨哽住了，難以下咽。高根明知道大師哥和小師妹兩情愛悅，一聽到她有病，便焦慮萬分，勸道：「大師哥卻也不須太過耽心，昨日天下大雪，小師妹定是貪著玩雪，以致受了些涼。咱們都是修習內功之人，

一點小小風寒，礙得了甚麼，服一兩劑藥，那便好了。」

豈知岳靈珊這場病卻生了十幾天，直到岳不羣夫婦回山，以內功為她驅除風寒，這才漸漸痊愈，到得她又再上崖，卻是二十餘日之後了。

兩人隔了這麼久見面，均是悲喜交集。岳靈珊凝望他臉，驚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也生了病嗎？怎地瘦得這般厲害？」令狐冲搖搖頭，道：「我沒生病，我……我……」岳靈珊陡地醒悟，突然哭了出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記掛著我，以致瘦成了這個樣子。大師哥，我現下全好啦。」令狐冲握著她手，低聲道：「這些日來，我日日夜夜望著這條路，就只盼著這一刻的時光，謝天謝地，你終於來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我卻時時見到你的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你時時見到我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啊，我生病之時，一合眼，便見到你了。那一日發燒發得最厲害，媽說我老說囈語，儘是跟你說話。大師哥，媽知道了那天晚上我來陪你的事。」

令狐冲臉一紅，心下有些驚惶，問道：「師娘有沒生氣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媽沒生氣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雙頰飛紅，不說下去了。令狐冲道：「不過怎樣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不說。」令狐冲見她神態忸怩，心中一蕩，忙鎮定心神，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大病剛好了點兒，不該這麼早便上崖來。我知道你身子漸漸安好了，五師弟、六師弟給我送飯的時候，每天都說給我聽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那你為甚麼還這樣瘦？」令狐冲笑了笑，道：「你病一好，我即刻便胖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你跟我說實話，這些日子中到底你每餐吃幾碗飯？六猴兒說你只喝酒，不吃飯，勸你也不聽，大師哥，你……為甚麼不自己保重？」說到這裏，眼眶兒又紅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胡說，你莫只聽他。不論說甚麼事，六猴兒都愛加

上三分虛頭，我那裏只喝酒不吃飯了？」說到這裏，一陣寒風吹來，岳靈珊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。其時正當嚴寒，危崖四面受風，並無樹木遮掩，華山之巔本已十分寒冷，這崖上更加冷得厲害。令狐冲心中憐惜，伸臂便想將她摟在懷裏，但隨即想到師父師娘，便即縮回手臂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你身子還沒大好，這時候千萬不能再著涼了，快快下崖去罷，等那一日出大太陽，你又十分健壯了，再來瞧我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不冷。這幾天不是颳風，便是下雪，要等大太陽，才不知等到幾時呢。」令狐冲急道：「你再生病，那怎麼辦？我……我……」

岳靈珊見他形容憔悴，心想：「我倘若真的再病，他也非病倒不可。在這危崖之上，沒人服侍，那不是要了他命嗎？」只得道：「好，那麼我去了。你千萬保重，少喝些酒，每餐吃三大碗飯。我去跟爹爹說，你身子不好，該得補一補才是，不能老吃素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我可不敢犯戒吃葷。我見到你病好了，心裏歡喜，過不了三天，馬上便會胖起來。好妹子，你下崖去罷。」

岳靈珊目光中含情脈脈，雙頰暈紅，低聲道：「你叫我甚麼？」令狐冲頗感不好意思，道：「我衝口而出，小師妹，你別見怪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怎會見怪？我喜歡你這樣叫。」令狐冲心口一熱，又想張臂將她摟在懷裏，但隨即心想：「她這等待我，我當敬她重她，豈可冒瀆了她？」忙轉過了頭，柔聲道：「你下崖時一步步的慢慢走，累了便歇一會，可別像平時那樣，一口氣奔下崖去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是！」慢慢轉過身子，走到崖邊。

令狐冲聽到她腳步聲漸遠，回過頭來，見岳靈珊站在崖下數丈之處，怔怔的正瞧著他。兩人這般四目交投，凝視良久。令狐冲道：「你慢慢走，這該去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是！」這才真的轉身下崖。

這一天中，令狐冲感到了生平從未經歷過的歡喜，坐在石上，忍

不住自己笑出聲來，突然間縱聲長嘯，山谷鳴響，這嘯聲中似乎在叫喊：「我好歡喜，我好歡喜！」

第二日天又下雪，岳靈珊果然沒再來。令狐冲從陸大有口中得知她復原甚快，一天比一天壯健，不勝之喜。

過了二十餘日，岳靈珊提了一籃粽子上崖，向令狐冲臉上凝視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「你沒騙我，果真胖得多了。」令狐冲見她臉頰上隱隱透出血色，也笑道：「你也太好了，見到你這樣，我真開心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我天天吵著要來給你送飯，可是媽說甚麼也不許，又說天氣冷，又說濕氣重，倒好似一上思過崖來，便會送了性命一般。我說大師哥日日夜夜都在崖上，又不見他生病。媽說大師哥內功高強，我怎能和他相比。媽背後讚你呢，你高興不高興？」令狐冲笑著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常想念師父、師娘，兩位老人家都好罷？只盼能早點見到他兩位一面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昨兒我幫媽裹了一日粽子，心裏想，我要拿幾隻粽子來給你吃就好啦。那知道今日媽沒等我開口，便說：『這籃粽子，你拿去給冲兒吃。』當真意想不到。」

令狐冲喉頭一酸，心想：「師娘待我真好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粽子剛煮好，還是熱的，我剝兩隻給你吃。」提著粽子走進石洞，解開粽繩，剝開了粽箬。

令狐冲聞到一陣清香，見岳靈珊將剝開了的粽子遞過來，便接過咬了一口。粽子雖是素餡，但草菇、香菌、腐衣、蓮子、豆瓣等物混在一起，滋味鮮美。岳靈珊道：「這草菇，小林子和我前日一起去採來的……」令狐冲問：「小林子？」岳靈珊笑了笑，道：「啊，是林師弟，最近我一直叫他小林子。前天他來跟我說，東邊山坡的松樹下有草菇，陪我一起去採了半天，卻只採了小半籃兒。雖然不多，滋味卻好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當真鮮得緊，我險些連舌頭也吞了下

去。小師妹，你不再罵林師弟了嗎？」

岳靈珊道：「為甚麼不罵？他不聽話便罵。不過近來他乖了些，我便少罵他幾句。他練劍用功，有進步時，我也誇獎他幾句：『喏，喏，小林子，這一招使得還不錯，比昨天好得多了，就是還不夠快，再練，再練。』嘻嘻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在教他練劍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嗯！他說的福建話，師兄師姊們都聽不大懂，我去過福州，懂得他話，爹爹就叫我閒時指點他。大師哥，我不能上崖來瞧你，悶得緊，反正沒事，便教他幾招。小林子倒也不笨，學得很快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師姊兼做了師父，他自然不敢不聽你的話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當真聽話，卻也不見得。昨天我叫他陪我去捉山雞，他便不肯，說那兩招『白虹貫日』和『天紳倒懸』還沒學好，要加緊練練。」

令狐冲微感詫異，道：「他上華山來還只幾個月，便練到『白虹貫日』和『天紳倒懸』了？小師妹，本派劍法須得按部就班，可不能躁進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你別耽心，我才不會亂教他呢。小林子要強好勝得很，日也練，夜也練，要跟他閒談一會，他總是說不了三句，便問到劍法上來。旁人要練三個月的劍法，他只半個月便學會了。我拉他陪我玩兒，他總是不肯爽爽快快的陪我。」

令狐冲默然不語，突然之間，心中湧現了一股說不出的煩擾，一隻粽子只吃了兩口，手中拿著半截粽子，只感一片茫然。

岳靈珊拉了拉他衣袖，笑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把舌頭吞下肚去了嗎？怎地不說話了？」令狐冲一怔，將半截粽子送到口中，粽子清香鮮美，但黏在嘴裏，竟沒法下咽。岳靈珊指住了他，格格嬌笑，道：「吃得這般性急，黏住了牙齒。」令狐冲臉現苦笑，努力把粽子吞下咽喉，心想：「我慥地傻！小師妹愛玩，我又不能下崖，她便拉林師

弟作伴，那也尋常得很，我竟這等小氣，為此介意！」言念及此，登時心平氣和，笑道：「這隻粽子定是你裹的，裹得也真黏，可將我牙齒和舌頭都黏在一起啦。」岳靈珊哈哈大笑，隔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可憐的大師哥，在這崖上坐牢，饞成了這副樣子。」

這次她過了十餘日才又上崖，酒飯之外又有一隻小小竹籃，盛著半籃松子、栗子。

令狐冲早盼得頭頸也長了，這十幾日中，向送飯來的陸大有問起小師妹，陸大有神色總有些古怪，說話不大自然。令狐冲心下起疑，卻又問不出半點端倪，問得急了，陸大有便道：「小師妹身子很好，每日裏練劍用功得很，想是師父不許她上崖來，免得打擾了大師哥的功課。」他日等夜想，陡然見到岳靈珊，如何不喜？只見她神采奕奕，比生病之前更顯得嬌艷婀娜，心中不禁湧起一個念頭：「她身子早已大好了，怎地隔了這許多日子才上崖來？難道是師父、師娘不許？」

岳靈珊見到令狐冲眼光中困惑的神色，臉上突然一紅，道：「大師哥，這麼多天沒來看你，你怪我不怪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怎會怪你？定是師父、師娘不許你上崖來，是不是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啊，媽教了我一套新劍法，說這路劍法變化繁複，我倘若上崖來跟你聊天，便分心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劍法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倒猜猜？」令狐冲道：「『養吾劍』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不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『希夷劍』？」岳靈珊搖頭道：「再猜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難道是『淑女劍』？」岳靈珊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這是媽的拿手本領，我可沒資格練『淑女劍』。跟你說了罷，是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！」言下甚是得意。

令狐冲微感吃驚，喜道：「你起始練『玉女劍十九式』了？嗯，那的確是十分繁複的劍法。」言下登時釋然，這套「玉女劍」雖只十九式，但每一式都變化繁複，倘若記不清楚，連一式也不易使全。

他曾聽師父說：「這玉女劍十九式主旨在於變幻奇妙，跟本派著重以氣馭劍的法門頗有不同。女弟子膂力較弱，遇上勁敵之時，可憑此劍法以巧勝拙，但男弟子便不必學了。」因此令狐冲也沒學過。

憑岳靈珊此時的功力，似乎還不該練此劍法。當日令狐冲和岳靈珊以及其他幾個師弟妹同看師父、師娘拆解這套劍法，師父連使各家各派的不同劍法進攻，師娘始終以這「玉女劍十九式」招架，一十九式玉女劍，居然跟十餘門劍法的數百招高明劍招鬥了個旗鼓相當。當時眾弟子瞧得神馳目眩，大為驚歎，岳靈珊便央著母親要學。岳夫人道：「你年紀還小，一來功力不夠，二來這套劍法太過傷腦勞神，總得到了二十歲再學。再說，這劍法專為剋制別派劍招之用，如單是由本門師兄師姊跟你拆招，練來練去，變成專門剋制華山劍法了。冲兒的雜學很多，記得許多外家劍法，等他將來跟你拆招習練罷。」這件事過去已近兩年，此後一直沒提起，不料師娘竟教了她。

令狐冲道：「難得師父有這般好興致，每日跟你拆招。」這套劍法重在隨機應變，決不可拘泥於招式，一上手練便得拆招。華山派中，只岳不羣和令狐冲博識別家劍法，岳靈珊要練「玉女劍十九式」，勢須由岳不羣親自出馬，每天跟他餵招。

岳靈珊臉上又微微一紅，忸怩道：「爹才沒功夫呢，是小林子每天跟我餵招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林師弟？他懂得許多別家劍法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他只懂得一門他家傳的辟邪劍法。爹說，這辟邪劍法威力雖不強，但變招奇幻，大有可以借鏡之處，我練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，不妨由對抗辟邪劍法起始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不高興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有！我會不高興？你修習本門的一套上乘劍法，我為你高興還來不及呢，怎會不高興了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可是我見你臉上神氣，明明不高興。」令狐冲強顏一笑，問道：「你練到第幾式了？」

岳靈珊不答，過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本來娘說過叫你幫我餵招的，現今要小林子餵招，因此你不願意了，是不是？可是，大師哥，你在崖上一時不能下來，我又心急著想早些練劍，因此不能等你了。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又來說孩子話了。同門師兄妹，誰給你餵招都一樣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寧可要林師弟給你餵招，不願要我陪你。」岳靈珊臉上又是一紅，道：「胡說八道！小林子的本領和你相比，那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，要他餵招有甚麼好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林師弟入門才幾個月，就算他當真絕頂聰明，能有多大氣候？」說道：「要他餵招自然大有好處。你每一招都殺得他沒法還手，豈不快活得很？」

岳靈珊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憑他的三腳貓辟邪劍法，還想還手嗎？」

令狐冲素知小師妹甚為要強好勝，料想她跟林平之拆招，這套新練的劍法自然使來得心應手，招招都佔上風，此人武功低微，確是最好的對手，當下鬱悶之情立去，笑道：「那麼讓我來給你過幾招，瞧瞧你的『玉女劍十九式』練得怎樣了。」

岳靈珊大喜，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我今天.....今天上崖來就是想.....」含羞一笑，拔出了長劍。令狐冲道：「你今天上崖來，便是要將新學的劍法試給我看，好，出手罷！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大師哥，你劍法一直強過我，可是等我練成了這路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，就不會受你欺侮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幾時欺侮過你了？當真冤枉好人。」岳靈珊長劍一立，道：「你還不拔劍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且不忙！」左手擺個劍訣，右掌迭地竄出，說道：「這是青城派的松風劍法，這一招叫做『松濤如雷』！」以掌作劍，向岳靈珊肩頭刺了過去。

岳靈珊斜身退步，揮劍往他手掌上格去，叫道：「小心了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不用客氣，我擋不住時自會拔劍。」岳靈珊嗔道：「你竟敢用空手鬥我的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現下你還沒練成。練成之後，我空手便不能了。」

岳靈珊這些日子中苦練「玉女劍十九式」，自覺劍術大進，縱與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，也已不輸於人，是以十幾日不上崖，便是要不洩露了風聲，好得一鳴驚人，讓令狐冲大為佩服，不料他竟不加重視，只以一雙肉掌來接自己的「玉女劍十九式」，當下臉孔一板，說道：「我劍下如傷了你，你可莫怪，也不能跟爹爹媽媽說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盡力施展好了，如劍底留情，便顯不出真本領了。」說著左掌突然呼的一聲劈了出去，喝道：「小心了！」

岳靈珊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怎……怎麼？你左手也是劍？」

令狐冲剛才這一掌若劈得實了，岳靈珊肩頭已然受傷，他迴力不發，笑道：「青城派有些人使雙劍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對！我曾見到有些青城弟子佩帶雙劍，這可忘了。看招！」回了一劍。

令狐冲見她這一劍來勢飄忽，似是「玉女劍」的上乘招數，讚道：「這一劍很好，就是還不夠快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還不夠快？再快，可割下你的膀子啦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倒割割看。」右手成劍，削向她左臂。

岳靈珊心下著惱，運劍如風，將這數日來所練的「玉女劍十九式」一式式使出來。這一十九式劍法，她記到的還只九式，而這九式之中真正能用的不過六式，但單是這六式劍法，已頗具威力，劍鋒所指之處，確讓令狐冲不能過分逼近。令狐冲繞著她身子遊鬥，每逢向

前搶攻，總給她以凌厲的劍招逼了出來，有一次向後急躍，背心竟在一塊凸出的山石上重重撞了一下。岳靈珊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還不拔劍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再等一會兒。」引著她將「玉女劍」一招招的使將出來，又鬥片刻，眼見她翻來覆去，所能使的只是六式，心下已經了然，突然間一個踏步上前，右掌劈出，喝道：「松風劍的煞手，小心了！」掌勢頗為沉重。岳靈珊見他手掌向自己頭頂劈到，忙舉劍上撩。這一招正在令狐冲的意中，左手疾伸而前，中指彈出，噹的一聲，彈中長劍的劍身。岳靈珊虎口劇痛，把握不定，長劍脫手飛出，滴溜溜的向山谷中直墮下去。

岳靈珊臉色蒼白，呆呆的瞪著令狐冲，一言不發，上顎牙齒緊緊咬住下唇。

令狐冲叫聲「啊喲！」忙衝到崖邊，那劍早已落入了下面千丈深谷，無影無蹤。突然之間，只見山崖邊青影閃動，似是一片衣角，令狐冲定神看時，再也見不到甚麼，一顆心怦怦而跳，暗道：「我怎麼了？我怎麼了？跟小師妹比劍過招，不知已有過幾千百次，我向來讓她，從沒一次如今日的出手不留情。我做事可越來越荒唐了。」

岳靈珊轉頭向山谷瞧了一眼，叫道：「這把劍，這把劍！」令狐冲又是一驚，知道小師妹的長劍是一口斷金削鐵的利器，叫做「碧水劍」，三年前師父在浙江龍泉得來，小師妹一見之下愛不釋手，向師父連求數次，師父始終不給，直至今年她十八歲生日，師父才給了她當生日禮物，這一下墮入了深谷，再也難以取回，今次當真是鑄成大錯了。

岳靈珊左足在地下蹬了兩下，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，轉身便走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小師妹！」岳靈珊更不理睬，奔下崖去。令狐冲追到崖邊，伸手待要拉她手臂，手指剛碰到她衣袖，又自縮回，眼見

她頭也不回的去。

令狐冲悶悶不樂，尋思：「我往時對她甚麼事都儘量容讓，怎地今日一指便彈去了她的寶劍？難道師娘傳了她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，我便起了妒忌的念頭麼？不，不會，決無此事。『玉女劍十九式』本是華山派女弟子的功夫，何況小師妹學的本領越好，我只有越高興。唉，總是獨個兒在崖上過得久了，脾氣暴躁。只盼她明日又再上崖來，我好好給她賠不是，最好再來比劍，我讓她施展高招，在我手臂上劃上一劍。只要出血多了，她就會不好意思，不生我的氣了。」

這一晚說甚麼也睡不著，盤膝坐在大石上練了一會氣功，只覺心神難以寧定，便不敢勉強練功。月光斜照進洞，射在石壁之上。令狐冲見到壁上「風清揚」三個大字，伸出手指，順著石壁上凹入的字跡，一筆一劃的寫了起來。

突然之間，眼前微暗，一個影子遮住了石壁，令狐冲一驚之下，順手搶起身畔長劍，不及拔劍出鞘，反手便即向身後刺出，劍到中途，陡地喜叫：「小師妹！」硬生生凝力不發，轉過身來，卻見洞口丈許之外站著一個男子，身形瘦長，穿一襲青袍。

這人身背月光，臉上蒙了塊青布，只露出一雙眼睛，瞧身形顯是從來沒見過的。令狐冲喝問：「閣下是誰？」隨即縱出石洞，拔出了長劍。

那人不答，伸出右手，向右前方連劈兩下，竟然便是岳靈珊日間所使「玉女劍十九式」中的兩招。令狐冲大奇，敵意登時消了大半，問道：「閣下是本派前輩嗎？」

突然之間，一股疾風直撲而至，逕襲臉面，令狐冲不及思索，揮劍削出，便在此時，左肩頭微微一痛，已給那人手掌擊中，只是那人似乎未運內勁。令狐冲駭異之極，忙向左滑開幾步。那人卻不追擊，以掌作劍，頃刻之間，將「玉女十九劍」中那六式的數十招一氣呵成

的使了出來，這數十招便如一招，手法之快，直是匪夷所思。每一招都是岳靈珊日間曾跟令狐冲拆過的，令狐冲這時在月光下瞧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怎麼能將數十招劍法使得猶如一招相似？一時開大了口，全身猶如僵了一般。

那人長袖一拂，轉身走入崖後。

令狐冲隔了半晌，大叫：「前輩，前輩！」追向崖後，但見遍地清光，那裏有人？

令狐冲倒抽一口涼氣，尋思：「他是誰？似他這般使『玉女十九劍』，別說我萬萬彈不了他手中長劍，他每一招都能把我手掌削了下來。不，豈僅削我手掌而已，要刺我那裏便刺那裏，要斬我那裏便那裏。在這六式『玉女十九劍』之下，令狐冲惟有聽由宰割的份兒。原來這套劍法竟有偌大威力。」轉念又想：「那顯然不是在於劍招的威力，而是他使劍的法子。這等使劍，不論如何平庸的招式，我都對付不了。這人是誰？怎麼會在華山之上？」

思索良久，不得絲毫端倪，但想師父、師娘必會知道這人來歷，明日小師妹上崖來，要她去轉問師父、師娘便是。

可是第二日岳靈珊並沒上崖，第三日、第四日仍沒上來。直過了十八天，她才和陸大有一同上崖。令狐冲盼望了十八天、十八晚才見到她，有滿腔言語要說，偏偏陸大有在旁，沒法出口。

吃過飯後，陸大有明白令狐冲的心意，說道：「大師哥、小師妹，你們多日不見了，在這裏多談一會，我把飯籃子先提下去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六猴兒，你想逃麼？一塊兒來一塊兒去。」說著站了起來。令狐冲道：「小師妹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好罷，大師哥有話說，六猴兒你也站著，聽大師哥教訓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

「我不是教訓。你那口『碧水劍』……」岳靈珊搶著道：「我跟媽說過了，說是練『玉女劍十九式』時，一個不小心，脫手將劍掉入了山

谷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我哭了一場，媽非但沒罵我，反而安慰我，說下次再設法找一口好劍給我。這件事早過去了，又提他作甚？」說著雙手一伸，笑了一笑。

她愈是不當一回事，令狐冲愈是不安，說道：「我受罰期滿，下崖之後，定到江湖上去尋一口好劍來還你。」岳靈珊微笑道：「自己師兄妹，老是記著一口劍幹麼？何況那劍確是我自己失手掉下山谷的，那只怨我學藝不精，又怪得誰來？大家『蛋幾寧施，個必踢米』罷了！」說著格格格的笑了起來。令狐冲一怔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啊，你不知道，這是小林子常說的『但盡人事，各憑天命』，他口齒不正，我便這般學著取笑他，哈哈，『蛋幾寧施，個必踢米』！」

令狐冲微微苦笑，突然想起：「那日小師妹使『玉女劍十九式』，我為甚麼要用青城派的松風劍法跟她對拆。莫非我心中存了對付林師弟的辟邪劍法之心？他林家福威鏢局家破人亡，全傷在青城派手中，我是故意的譏刺於他？我何以這等刻薄小氣？」轉念又想：

「那日在衡山羣玉院中，我險些使命喪余滄海的掌力之下，全憑林師弟不顧自身安危，喝一聲『以大欺小，好不要臉』，余滄海這才留掌不發。說起來林師弟實可說於我有救命之恩。」言念及此，不由得好生慚愧，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林師弟資質聰明，又肯用功，這幾個月來得小師妹指點劍法，想必進境迅速。可惜這一年中我不能下崖，否則他有恩於我，我該當好好助他練劍才是。」

岳靈珊秀眉一軒，道：「小林子怎地有恩於你了？我可從來不曾聽他說起過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他自己自然不會說。」於是將當日情景詳細說了。

岳靈珊出了會神，道：「怪不得爹爹讚他為人有俠氣，因此在『塞北明駝』的手底下救了他出來。我瞧他傻呼呼的，原來他對你也

曾挺身而出，這麼大喝一聲。」說到這裏，禁不住嗤的一聲笑，道：「憑他這一點兒本領，居然救過華山派的大師兄，曾為華山掌門的女兒出頭而殺了青城掌門的愛子，單就這兩件事，已足以在武林中轟傳一時了。只是誰也料想不到，這樣一位愛打抱不平的大俠，嘿嘿，林平之林大俠，武功卻如此稀鬆平常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武功是可以練的，俠義之氣卻是與生俱來，人品高下，由此而分。」岳靈珊微笑道：「我聽爹爹和媽媽談到小林子時，也這麼說。大師哥，除了俠氣，還有一樣氣，你和小林子也不相上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還有一樣氣？脾氣麼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是傲氣，你兩個都驕傲得緊。」

陸大有突然插口道：「大師哥是一眾師弟妹的首領，有點傲氣是應該的。那姓林的是甚麼東西，憑他也配在華山耍他那一份傲氣？」語氣中竟對林平之充滿了敵意。令狐冲一愕，問道：「六猴兒，林師弟甚麼時候得罪你了？」陸大有氣憤憤的道：「他可沒得罪我，只是師兄弟們大夥兒瞧不慣他那副德性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六師哥怎麼啦？你老是跟小林子過不去。人家是師弟，你做師哥的該當包涵點兒才是。」陸大有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他安份守己，那就罷了，否則我姓陸的第一個便容他不得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他到底怎麼不安份守己了？」陸大有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說了三個「他」字便不說下去了。岳靈珊道：「到底甚麼事啊？這麼吞吞吐吐。」陸大有道：「但願六猴兒走了眼，看錯了事。」岳靈珊臉上微微一紅，就不再問。陸大有嚷著要走，岳靈珊便也和他一同下崖。

令狐冲站在崖邊，怔怔的瞧著他二人背影，直至二人轉過山坳。突然之間，山坳後面飄上來岳靈珊清亮的歌聲，曲調甚是輕快流暢。令狐冲和她自幼一塊兒長大，曾無數次聽她唱歌，這首曲子可從來沒聽見過。岳靈珊過去所唱都是陝西小曲，尾音吐得長長的，在山谷間

悠然搖曳，這一曲卻猶似珠轉水濺，字字清圓。令狐冲傾聽歌詞，依稀只聽到：「姊妹，上山採茶去」幾個字，但她發音古怪，十分之八九只聞其音，不辨其義，心想：「小師妹幾時學了這首新歌，好聽得很啊，下次上崖來請她從頭唱一遍。」

突然之間，胸口忽如受了鐵鎚的重重一擊，猛地省悟：「這是福建山歌，是林師弟教她的！」

這一晚心思如潮，令狐冲再也沒法入睡，耳邊便是響著岳靈珊那輕快活潑、語音難辨的山歌聲。幾番自怨自責：「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往日何等瀟灑自在，今日只為了一首曲子，心裏卻如此擺脫不開，枉自為男子漢大丈夫了。」

儘管自知不該，岳靈珊那福建山歌的音調卻總是在耳邊繚繞不去。他心頭痛楚，提起長劍，向著石壁亂砍亂削，但覺丹田中一股內力湧將上來，挺劍刺出，運力姿式，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，嚓的一聲，長劍竟爾插入石壁之中，直沒至柄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自忖就算這幾個月功力再進步得快，也決無可能一劍刺入石壁，直沒至柄，那要何等精純渾厚的內力貫注於劍刃之上，才能使劍刃入石，如刺朽木，縱然是師父、師娘，也未必有此能耐。他呆了一呆，向外一拉，拔出劍刃，手上登時感到，那石壁其實只薄薄的一層，隔得兩三寸便是空處，石壁彼端竟是空洞。

他好奇心起，提劍又是一刺，啪的一聲，一口長劍斷為兩截，原來這一次內勁不足，連兩三寸的石板也沒法穿透。他罵了一句，到石洞外拾起一塊斗大石頭，運力向石壁上砸去，石頭相擊，石壁後隱隱有回聲傳來，顯然其後有很大的空曠之處。他運力再砸，突然間砰的一聲響，石頭穿過石壁，落在彼端地下，但聽得砰砰之聲不絕，石頭不住滾落。

他發現石壁後別有洞天，霎時間便將滿腔煩惱拋在九霄雲外，又

去拾了石頭再砸，砸不到幾下，石壁上破了一個洞孔，腦袋已可從洞中伸入。他將石壁上的洞孔再砸得大些，點了個火把，鑽將進去，只見裏面是一條窄窄的孔道，低頭看時，突然間全身出了一陣冷汗，只見便在自己足旁，伏著一具骷髏。

這情景實在太過出於意料之外，他定了定神，尋思：「難道這是前人的墳墓？但這具骸骨怎地不仰天躺臥，卻如此俯伏？瞧這模樣，這窄窄的孔道也不是墓道。」俯身看那骷髏，見他身上衣著已腐朽成為塵土，露出皚皚白骨，骷髏身旁放著兩柄大斧，在火把照耀下兀自燦然生光。

他提起一柄斧頭，入手沉重，無虞四十來斤，舉斧往身旁石壁砍去，嚙的一聲，登時落下一大塊石頭。他又是一怔：「這斧頭如此鋒利，大非尋常，定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兵器。」又見石壁上斧頭斫過處十分光滑，猶如刀切豆腐一般，旁邊也都是利斧砍過的一片片切痕，微一凝思，不由得呆了，舉火把一路向下走去，滿洞都是斧削的痕跡，心下驚駭無已：「原來這條孔道竟是這人用利斧砍出來的。是了，他遭人囚禁在山腹之中，於是用利斧砍山，意圖破山而出，可是功虧一簣，離出洞只不過數寸，就此灰心，力盡而死。這人命運不濟，一至於此。」走了十餘丈，孔道仍未到盡頭，又想：「這人開鑿了如此長的山道，毅力之堅，武功之強，當真千古罕有。」不由得對他好生欽佩。

又走幾步，只見地下又有兩具骷髏，一具倚壁而坐，一具蜷成一團，令狐冲尋思：「原來給囚在山腹中的，不止一人。」又想：「此處是我華山派根本重地，外人不易到來，難道這些骷髏，都是我華山派犯了門規的前輩，給囚死在此地的麼？」

再行數丈，順著甬道轉而向左，眼前出現了個極大的石洞，足可容得千人之眾，洞中又有七具骸骨，或坐或臥，身旁均有兵刃。一對鐵牌，一對判官筆，一根鐵棍，一根銅棒，一具似是雷震擋，另一件

則是生滿狼牙的三尖兩刃刀，更有一件兵刃似刀非刀、似劍非劍，從來沒見過。令狐冲尋思：「使這些外門兵刃和那利斧之人，決不是本門弟子。」不遠處地下拋著十來柄長劍，他走過去俯身拾起一柄，見那劍較常劍為短，劍身卻闊了一倍，入手沉重，心道：「這是泰山派的用劍。」其餘長劍，有的輕而柔軟，是恆山派的兵刃；有的劍身彎曲，是衡山派所用三種長劍之一；有的劍刃不開鋒，只劍尖極為尖利，知是嵩山派中某些前輩喜用的兵刃；另有三柄劍，長短輕重正是本門的常規用劍。他越來越奇：「這裏拋滿了五嶽劍派的兵刃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

舉起火把往山洞四壁察看，只見右首山壁離地數丈處突出一塊大石，似是個平台，大石之下石壁上刻著十六個大字：「五嶽劍派，無恥下流，比武不勝，暗算害人。」每四字一行，一共四行，每個字都有尺許見方，深入山石，是用極鋒利的兵刃刻入，深達數寸。十六個字稜角四射，大有劍拔弩張之態。又見十六個大字之旁更刻了無數小字，都是些「卑鄙無賴」、「可恥已極」、「低能」、「懦弱」等等詛咒字眼，滿壁盡是罵人的語句。令狐冲甚是氣惱，心想：「原來這些人是給我五嶽劍派擒住了囚禁在此，滿腔氣憤，無可發洩，便在石壁上刻些罵人的話，這等行徑才卑鄙無恥。」又想：「卻不知這些是甚麼人？既與五嶽劍派為敵，自不是甚麼好人了。」

舉起火把更往石壁上照看時，只見一行字刻著道：「范松趙鶴破恆山劍法於此。」這一行之旁是無數人形，每兩個人形一組，一個使劍而另一個使斧，粗略一計，少說也有五六百個人形，顯然是使斧的人形在破解使劍人形的劍法。

在這些人形之旁，赫然出現一行字跡：「張乘風張乘雲盡破華山劍法。」令狐冲勃然大怒，心道：「無恥鼠輩，大膽狂妄已極。華山劍法精微奧妙，天下能擋得住的已屈指可數，有誰膽敢說得上一個『破』字？更有誰膽敢說是『盡破』？」回手拾起泰山派的那柄重劍，運力往這行字上砍去，噹的一聲，火花四濺，那個「盡」字給他

砍去了一角，但便從這一砍之中，察覺石質甚是堅硬，要在這石壁上繪圖寫字，雖有利器，卻也十分不易。

一凝神間，看到那行字旁一個圖形，使劍人形雖只草草數筆，線條甚為簡陋，但從姿形之中可以明白看出，那正是本門基本劍法的一招「有鳳來儀」，劍勢飛舞而出，輕盈靈動。與之對拆人形手中持著一條直線形的兵刃，不知是棒棍還是槍矛，但見這件兵刃之端直指對方劍尖，姿式異常笨拙。令狐冲嘿嘿一聲冷笑，尋思：「本門這招『有鳳來儀』，內藏五個後著，豈是這一招笨招所能破解？」

但再看那圖中那人的身形，笨拙之中卻含著有餘不盡、綿綿無絕之意。「有鳳來儀」這一招儘管有五個後著，可是那人這一條棒棍之中，隱隱似乎含有六七種後著，大可對付得了「有鳳來儀」的諸般後著。

令狐冲凝視著這個寥寥數筆的人形，不勝駭異，尋思：「本門這一招『有鳳來儀』招數本極尋常，但後著卻威力極大，敵手知機的便擋格閃避，倘若犯難破拆，非吃大虧不可，可是對方這一棍，委實便能破了我們這招『有鳳來儀』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漸漸的自驚奇轉為欽佩，內心深處，更不禁大有惶恐之情。

他呆呆凝視這兩個人形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突然之間，右手上覺得一陣劇烈疼痛，卻是火把燃到盡頭，燒到了手上。他甩手拋開火把，心想：「火把一燒完，洞中便黑漆一團。」忙奔到前洞，拿了十幾根用以燒火取暖的松柴，奔回後洞，在即將燒盡的火把上點著了，仍瞧著這兩個人形，心想：「這使棍的如功力和本門劍手相若，本門劍手便有受傷之虞；如對方功力稍高，則兩招相逢，本門劍手立時便得送命。我們這招『有鳳來儀』……確確實實是給人家破了，不管用了！」

他側頭再看第二組圖形時，見使劍的所使是本門一招「蒼松迎

客」，登時精神一振，這一招他當年足足花了一個月時光才練得純熟，已成為他臨敵時的絕招之一。他興奮之中微感惶恐，只怕這一招又為人所破，看那使棍的人形時，卻見他手中共有五條棍子，分擊使劍人形下盤五個部位。他登時一怔：「怎地有五條棍子？」但一看使棍人形的姿式，便即明白：「這不是五條棍子，是他在一剎那間連續擊出五棍，分取對方下盤五處。可是他快我也快，他未必來得及連出五棍。這招『蒼松迎客』畢竟破解不了。」正自得意，忽然一呆，終於想到：「他不是連出五棍，而是在這五棍的方位中任擊一棍，我卻如何躲避？」

他拾起一柄本門的長劍，使出「蒼松迎客」那一招來，再細看石壁上圖形，想像對方一棍擊來，倘若知道他定從何處攻出，自有對付之方，但他那一棍可以從五個方位中任何一個方位擊至，那時自己長劍已刺在外門，勢必不及收回，除非這一劍先行將他刺死，否則自己下盤必遭擊中，但對方既屬高手，豈能期望一劍定能制彼死命？眼見敵人沉肩滑步的姿式，定能在間不容髮的情勢下避過自己這一劍，這一劍既給避過，反擊之來，自己可就避不過了。這麼一來，華山派的絕招「蒼松迎客」豈不又給人破了？

令狐冲回想過去三次曾以這一招「蒼松迎客」取勝，倘若對方見過這石壁上的圖形，知道以此反擊，則對方不論使棍使槍、使棒使矛，如此還手，自己非死即傷，只怕今日世上早已沒有令狐冲這個人了。他越想越心驚，額頭冷汗涔涔而下，自言自語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！要是『蒼松迎客』真有此法可以破解，師父怎會不知？怎能不向我警告？」但他對這一招的精要訣竅確實所知甚稔，眼見使棍人形這五棍之來，凌厲已極，雖只石壁上短短的五條線，每一線卻都似重重打在他腿骨、脛骨上一般。突然之間，大腿一陣抽痛，不自禁的坐倒在地。

慢慢起身，再看下去，石壁上所刻劍招皆是本門絕招，而對方均以巧妙無倫、狠辣之極的招數破去，令狐冲越看越心驚，待看到一招

「無邊落木」時，見對方棍棒的還招軟弱無力，純係守勢，不由得吁了口長氣，心道：「這一招你畢竟破不了啦。」

記得去年臘月，師父見大雪飛舞，興致甚高，聚集了一眾弟子講論劍法，最後施展了這招「無邊落木」出來，但見他一劍快似一劍，每一劍都閃中了半空中飄下來的一朵雪花，連師娘都鼓掌喝采，說道：「師哥，這一招我可服你了，華山派確該由你做掌門人。」師父笑道：「執掌華山一派門戶，憑德不憑力，未必一招劍法使得純熟些，便能做掌門人了。」師娘笑道：「羞不羞？你那一門德行比我高了？」師父笑了笑，便不再說。師娘極少服人，常愛和師父爭勝，連她都服，則這招「無邊落木」的厲害可想而知。後來師父講解，這一招的名字取自一句唐詩，就叫做「無邊落木」甚麼的，師父當時唸過，可不記得了，好像是說千百棵樹木上的葉子紛紛飄落，這招劍法也要如此四面八方的都照顧到。

再看那使棍人形，但見他縮成一團，姿式極不雅觀，一副招架無方的挨打神態，令狐冲正覺好笑，突然之間，臉上笑容僵硬了起來，背上一陣冰涼，寒毛直豎。他目不轉瞬的凝視那人手中所持棍棒，越看越覺得這棍棒所處方位委實巧妙到了極處。「無邊落木」這一招中刺來的九劍、十劍、十一劍、十二劍.....每一劍勢必都刺在這棍棒之上，這棍棒驟看之下似是極拙，卻乃極巧，形似奇弱，實則至強，當真到了「以靜制動，以拙御巧」的極詣。

霎時之間，他對本派武功信心全失，只覺縱然學到了如師父一般爐火純青的劍術，遇到這使棍棒之人，那也是縛手縛腳，絕無抗禦的餘地，那麼這門劍術學下去更有何用？難道華山派劍術當真如此不堪一擊？眼見洞中這些骸骨腐朽已久，少說也有三四十年，何以五嶽劍派至今仍稱雄江湖，沒聽說那一派劍法真的能為人所破？但若說壁上這些圖形不過紙上談兵，卻又不然，嵩山等派劍法是否為人所破，他雖不知，但他爛熟華山劍法，深知倘若陡然間遇上對方這等高明之極的招數，定非一敗塗地不可。

他便如給人點中了穴道，呆呆站著不動，腦海之中，一個個念頭卻層出不窮的閃過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只聽得有人在大叫：「大師哥，大師哥，你在那裏？」

令狐冲一驚，急從石洞中轉身而出，急速穿過窄道，鑽過洞口，回入自己的山洞，只聽得陸大有正向著崖外呼叫。令狐冲從洞中縱出，轉到後崖一塊大石之後，盤膝坐好，叫道：「我在這裏打坐。六師弟，有甚麼事？」

陸大有循聲過來，喜道：「大師哥在這裏啊！我給你送飯來啦。」令狐冲從黎明起始凝視石壁上的招數，心有專注，不知時刻之過，此時竟然已是午後。他居住的山洞是靜居思過之處，陸大有不敢擅入，那山洞甚淺，一瞧不見令狐冲在內，便到崖邊尋找。

令狐冲見他右頰上敷了一大片草藥，血水從青綠的草藥糊中滲將出來，顯是受了不輕的創傷，忙問：「咦！你臉上怎麼了？」陸大有道：「今早練劍不小心，迴劍時劃了一下，真蠢！」令狐冲見他神色間氣憤多於慚愧，料想必有別情，便道：「六師弟，到底是怎生受的傷？難道你連我也瞞麼？」

陸大有氣憤憤的道：「大師哥，不是我敢瞞你，只是怕你生氣，因此不說。」令狐冲問：「是給誰刺傷的？」心下奇怪，本門師兄弟素來和睦，從沒打架相鬥之事，難道是山上來了外敵？陸大有道：

「今早我和林師弟練劍，他剛學會了那招『有鳳來儀』，我一個不小心，給他劃傷了臉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師兄弟們過招，偶有失手，平常得很，那也不用生氣。林師弟初學乍練，收發不能自如，須怪不得他。只是你未免太大意了。這招『有鳳來儀』威力不小，該當小心應付才是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啊，可是我怎料得到這.....這姓林的入門沒幾個月，便練成了『有鳳來儀』？我是拜師後第五年上，師父才要你傳我

這一招的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心想林師弟入門數月，便學成這招「有鳳來儀」，進境確是太過快速，若非天縱聰明而有過人之能，那便根基不穩，邇等以求速成，於他日後練功反而大有妨礙，不知師父何以這般快的傳他。

陸大有又道：「當時我乍見之下，吃了一驚，便給他劃傷了。小師妹還在旁拍手叫好，說道：『六猴兒，你連我的徒弟也打不過，以後還敢在我面前逞英雄麼？』那姓林的小子自知不合，過來給我包紮傷口，卻給我踢了個筋斗。小師妹怒道：『六猴兒，人家好心給你包紮，你怎地打不過人家，便老羞成怒了？』大師哥，原來是小師妹偷偷傳給他的。」

剎那之間，令狐冲心頭感到一陣強烈的酸苦，這招「有鳳來儀」甚是難練，五個後著變化繁複，又有種種訣竅，小師妹教會林師弟這招劍法，定是花了無數心機、不少功夫，這些日子中她不上崖來，原來整日便和林師弟在一起。岳靈珊生性好動，極不耐煩做細磨功夫，為了要強好勝，自己學劍尚有耐心，要她教人，卻極難望其能悉心指點，現下居然將這招變化繁複的「有鳳來儀」教會了林平之，則對這師弟的關心愛護可想而知。他過了好一陣，心頭較為平靜，才淡淡的道：「你怎地去和林師弟練劍了？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昨日我和你說了那幾句話，小師妹聽了很不樂意，下峯時一路跟我嘮叨，今日一早便拉我去跟林師弟拆招。我毫無戒心，拆招便拆招。那知小師妹暗中教了姓林的小子好幾手絕招。我出其不意，中了他暗算。」

令狐冲越聽越明白，定是這些日子中岳靈珊和林平之甚為親熱，陸大有和自己交好，看不過眼，不住的冷言譏刺，甚至向林平之辱罵生事，也不出奇，便道：「你罵過林師弟好幾次了，是不是？」

陸大有氣憤憤的道：「這卑鄙無恥的小白臉，我不罵他罵誰？他見到我怕得很，我罵了他，從來不敢回嘴，一見到我，轉頭便即避開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這小子竟這般陰毒。哼！憑他能有多大氣候，若不是師妹背後撐腰，這小子能傷得了我？」

令狐冲心頭湧上一股難以形容的苦澀滋味，隨即想起後洞石壁上那招專破「有鳳來儀」的絕招，從地下拾起一根樹枝，隨手擺了個姿式，便想將這一招傳給陸大有，但轉念一想：「六師弟對那姓林的小子惱恨已極，此招既出，定然令他重傷，師父師娘追究起來，我們二人定受重責，這事萬萬不可。」便道：「吃一次虧，學一次乖，以後別再上當，也就是了。自己師兄弟，過招時的小小勝敗，也不必在乎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。可是大師哥，我能不在乎，你……你也能不在乎嗎？」

令狐冲知他說的是岳靈珊之事，心頭感到一陣劇烈痛楚，臉上肌肉也扭曲了起來。

陸大有一言既出，便知這句話大傷師哥之心，忙道：「我……我說錯了。」令狐冲握住他手，緩緩的道：「你沒說錯。我怎能不在乎？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隔了半晌，道：「六師弟，這件事咱們此後再也別提。」陸大有道：「是！大師哥，那招『有鳳來儀』，你教過我的。我一時不留神，才著了那小子的道兒。我一定好好去練，用心去練，要教這小子知道，到底大師哥教的強，還是小師妹教的強。」

令狐冲慘然一笑，說道：「那招『有鳳來儀』，嘿嘿，其實也算不了甚麼。」

陸大有見他神情落寞，只道小師妹冷淡了他，以致他心灰意懶，當下也不敢再說甚麼，陪著他吃過了酒飯，收拾了自去。

令狐冲閉目養了會神，點了個松明火把，又到後洞去看石壁上的劍招。初時總是想著岳靈珊如何傳授林平之劍術，說甚麼也不能凝神細看石壁上的圖形，壁上寥寥數筆勾勒成的人形，似乎一個個都幻化為岳靈珊和林平之，一個在教，一個在學，神態親密。他眼前晃來晃去，都是林平之那俊美的相貌，不由得嘆了口長氣，心想：「林師弟相貌比我俊美十倍，年紀又比我小得多，只比小師妹大一兩歲，兩人自然容易說得來。」

突然之間，瞥見石壁上圖形中使劍之人刺出一劍，運勁姿式，劍招去路，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，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師娘這招明明是她臨時自創的，怎地石壁上早就刻下了？這可奇怪之極了。」

仔細再看圖形，才發覺石壁上這一劍和岳夫人所創的劍招之間，實有頗大不同，石壁上的劍招更加渾厚有力，更為樸實無華，顯然出於男子之手，一劍之出，真正便只一劍，不似岳夫人那一劍暗藏無數後著，只因更為單純，也就更為凌厲。令狐冲暗暗點頭：「師娘所創的這一劍，原來暗合前人劍意。其實也並不奇怪，兩者都是從華山劍法的基本道理中變化出來的，只消兩人的功力和悟性相差不遠，自然會有大同小異的創製。」又想：「如此說來，這石壁上的種種劍招，有許多是連師父和師娘都不知道了。難道師父於本門的高深劍法竟沒學全麼？」但見對手那一棍也是逕自直點，以棍端對準劍尖，一劍一棍，聯成了一條直線。

令狐冲看到這一條直線，情不自禁的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手中火把落地，洞中登時全黑。他心中出現了極強的懼意，只說：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

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，一棍一劍既針鋒相對，棍硬劍柔，雙方均以全力點出，則長劍非從中折斷不可。這一招雙方的後勁都綿綿不絕，棍棒不但會乘勢直點過去，而且劍上後勁還會反擊自身，委實無

法可解。

跟著腦海中又閃過了一個念頭：「當真無法可解？卻也不見得。兵刃既斷，對方棍棒疾點過來，這當兒還可拋去斷劍，身子向前疾撲，便能消解了棍上之勢。可是像師父、師娘這等大有身分的劍術名家，能使這般姿式麼？那自然是寧死不辱的了。唉，一敗塗地！一敗塗地！」

稍立良久，取火刀火石打著了火，點起火把，向石壁再看下去，只見壁上所刻劍招愈出愈奇，越來越精，最後數十招直是變幻難測，奧秘無方，但不論劍招如何厲害，對方的棍棒必有更加厲害的剋制之法。華山派劍法圖形盡處，刻著使劍者拋棄長劍，俯首屈膝，跪在使棍者的面前。令狐冲胸中憤怒早已盡消，只餘一片沮喪之情，雖覺使棍者此圖形未免驕傲刻薄，但華山派劍法為其盡破，再也沒法與之爭雄，卻也是千真萬確，絕無可疑。

這一晚間，他在後洞來來回回的不知繞了幾千百個圈子，他一生之中，從未受過這般巨大的打擊。心中只想：「華山派名列五嶽劍派，是武林中享譽已久的名門大派，豈知本派武功竟如此不堪一擊。石壁上的劍招，至少有百餘招是連師父、師娘也不知道的，但即使練成了本門的最高劍法，連師父也遠遠不及，卻又有何用？只要對方知曉了破解之法，本門的最強高手還是要棄劍投降。倘若不肯服輸，便只有自殺了。」

徘徊來去，焦慮苦惱，這時火把早已熄了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又點燃火把，看著那跪地投降的人形，愈想愈氣惱，提起劍來，便要往石壁上削去，劍尖將要及壁，突然動念：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輸便是輸，贏便是贏，我華山派技不如人，有甚麼話可說？」拋下長劍，長嘆了一聲。

再去看石壁上的其餘圖形時，只見嵩山、衡山、泰山、恆山四派

的劍招，也全讓對手破盡破絕，其勢無可挽救，最後也均跪地投降。令狐冲在師門日久，見聞廣博，於嵩山等派的劍招雖不能明其精深之處，但大致要義卻都聽人說過，眼見石壁上所刻四派劍招，沒一招不是十分高明凌厲之作，但每一招終是為對方所破。

他驚駭之餘，心中充滿了疑竇：「范松、趙鶴、張乘風、張乘雲這些人，到底是甚麼來頭？怎地花下如許心思，在石壁上刻下破我五嶽劍派的劍招之法，他們自己在武林中卻沒沒無聞？而我五嶽劍派居然又得享大名至今？」

心底隱隱覺得，五嶽劍派今日在江湖上揚威立萬，實不免頗有點欺世盜名，至少也是僥倖之極。五家劍派中數千名師長弟子，所以得能立足於武林，全仗這石壁上的圖形未得洩漏於外，心中忽又生念：

「我何不提起大斧，將石壁上的圖形砍得乾乾淨淨，不在世上留下絲毫痕跡？那麼五嶽劍派的令名便可得保了。只當我從未發見過這個後洞，那便是了。」

他轉身去提起大斧，回到石壁之前，但看到壁上種種奇妙招數，這一斧始終砍不下去，沉吟良久，終於大聲說道：「這等卑鄙無恥的行徑，豈是令狐冲所為？」

突然之間，又想起那個青袍蒙面客來：「這人劍術如此高明，多半和這洞裏的圖形大有關連。這人是誰？這人是誰？」

回到前洞想了半日，又到後洞去察看壁上圖形，這等忽前忽後，也不知走了多少次，眼見天色向晚，忽聽得腳步聲響，岳靈珊提了飯籃上來。令狐冲大喜，急忙迎到崖邊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！」聲音也發顫了。

岳靈珊不應，上得崖來，將飯籃往大石上重重一放，一眼也不向他瞧，轉身便行。令狐冲大急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，小師妹，你怎麼了？」岳靈珊哼了一聲，右足一點，縱身便即下崖，任由令狐冲一再

叫喚，她始終不應一聲，也始終不回頭瞧他一眼。令狐冲心情激盪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打開飯籃，但見一籃白飯，兩碗素菜，卻沒了那一小葫蘆酒。他痴痴的瞧著，不由得呆了。

他幾次三番想要吃飯，但只吃得一口，便覺口中乾澀，食不下咽，終於停箸不食，尋思：「小師妹倘若惱了我，何以親自送飯來給我？倘若不惱我，何以一句話不說，眼角也不向我瞧一眼？難道是六師弟病了，以致要她送飯來？可是六師弟不送，五師弟、七師弟、八師弟他們都能送飯，為甚麼小師妹卻要自己上來？」思潮起伏，推測岳靈珊的心情，卻把後洞石壁的武功置之腦後了。

次日傍晚，岳靈珊又送飯來，仍一眼也不向他瞧，一句話也不向他說，下崖之時，卻大聲唱起福建山歌來。令狐冲更加心如刀割，尋思：「原來她是故意氣我來著。」

第三日傍晚，岳靈珊又這般將飯籃在石上重重一放，轉身便走，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，留步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岳靈珊轉過身來，道：「有話請說。」令狐冲見她臉上猶如罩了一層嚴霜，竟沒半點笑意，喃喃的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岳靈珊道：「我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他平時瀟灑倜儻，口齒伶俐，但這時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岳靈珊道：「你沒話說，我可要走了。」轉身便行。

令狐冲大急，心想她這一去，要到明晚再來，今日不將話問明白了，這一晚心情煎熬，如何能挨得過去？何況瞧她這等神情，說不定明晚便不再來，甚至一個月不來也不出奇，情急之下，伸手便拉住她左手袖子。岳靈珊怒道：「放手！」用力一掙，嗤的一聲，登時將那衣袖扯了下來，露出雪白的大半條手膀。

岳靈珊又羞又急，只覺一條裸露的手膀無處安放，她雖是學武之人，於小節不如尋常閨女般拘謹，但突然間裸露了這一大段臂膀，卻

也狼狽不堪，叫道：「你.....大膽！」令狐冲忙道：「小師妹，對.....對不起，我.....我不是故意的。」岳靈珊將右手袖子翻起，罩在左膀之上，厲聲道：「你到底要說甚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便是不明白，為甚麼你對我這樣？當真是我得罪了你，小師妹，你.....你.....拔劍在我身上刺十七八個窟窿，我.....我也死而無怨。」

岳靈珊冷笑道：「你是大師兄，我們怎敢得罪你啊？還說甚麼刺十七八個窟窿呢，我們是你師弟師妹，你不加打罵，大夥兒已謝天謝地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苦苦思索，當真想不明白，不知那裏得罪了師妹。」岳靈珊氣虎虎的道：「你不明白！你叫六猴兒在爹爹、媽媽面前告狀，你就明白得很了。」令狐冲大奇，道：「我叫六師弟向師父、師娘告狀了？告.....告你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明知爹爹媽媽疼我，告我也沒用，偏生這麼鬼聰明，去告了.....告了.....哼哼，還裝腔作勢，你難道真的不知道？」

令狐冲心念一動，登時雪亮，卻愈增酸苦，道：「六師弟和林師弟比劍受傷，師父師娘知道了，因而責罰了林師弟，是不是？」心想：「只因師父師娘責罰了林師弟，你便如此生我的氣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師兄弟比劍，一個失手，又不是故意傷人，爹爹卻偏袒六猴兒，狠狠罵了小林子一頓，又說小林子功力未到，不該學『有鳳來儀』這等招數，不許我再教他練劍。好了，是你贏啦！可是.....可是.....我.....我再也不來理你，永遠永遠不睬你！」這「永遠永遠不睬你」七字，原是平時她和令狐冲鬧著玩時常說的言語，但以前說時，眼波流轉，口角含笑，那有半分「不睬你」之意？這一次卻神色嚴峻，語氣中也充滿了當真割絕的決心。

令狐冲踏進一步，道：「小師妹，我.....」他本想說：「我確實沒叫六師弟去向師父師娘告狀。」但轉念又想：「我問心無愧，並沒

做過此事，何必為此向你哀懇乞憐？」說了一個「我」字，便沒接口說下去。

岳靈珊道：「你怎樣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不怎麼樣！我只是想，就算師父師娘不許你教林師弟練劍，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又何必惱我到這等田地？」

岳靈珊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便是惱你，我便是惱你！你心中儘打壞主意，以為我不教林師弟練劍，便能每天來陪你了。哼，我永遠永遠不睬你。」右足重重一蹬，下崖去了。

這一次令狐冲不敢再伸手拉扯，滿腹氣苦，耳聽得崖下又響起了她清脆的福建山歌。走到崖邊，向下望去，只見她苗條的背影正在山坳邊轉過，依稀見到她左膀攏在右袖之中，不禁耽心：「我扯破了她的衣袖，她如去告知師父師娘，他二位老人家還道我對小師妹輕薄無禮，那……那……那便如何是好？這件事傳了出去，連一眾師弟師妹也都要瞧我不起了，我令狐冲還能做人麼？」隨即心想：「我又不是真的對她輕薄。人家愛怎麼想，我管得著麼？」

但想到她只是為了不能對林平之教劍，竟如此惱恨自己，實不禁心中大為酸楚，初時還可自己寬慰譬解：「小師妹年輕好動，我既在崖上思過，沒人陪她說話解悶，她便找上了年紀和她相若的林師弟作個伴兒，其實又豈有他意？」但隨即又想：「我和她一同長大，情誼何等深重？林師弟到華山來還不過幾個月，可是親疏厚薄之際，竟能這般不同。」言念及此，卻又氣苦。

這一晚，他從洞中走到崖邊，又從崖邊走到洞中，來來去去，不知走了幾千百次，次日又是如此，心中只是想著岳靈珊，對後洞石壁上的圖形，以及那晚突然出現的青袍人，盡皆置之腦後了。

到得傍晚，卻是陸大有送飯上崖。他將飯菜放在石上，盛好了

飯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用飯。」令狐冲嗯了一聲，拿起碗筷扒了兩口，實是食不下咽，向崖下望了一眼，緩緩放下了飯碗。陸大有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臉色不好，身子不舒服麼？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沒甚麼。」陸大有道：「這草菇是我昨天去給你採的，你試試味道看。」令狐冲不忍拂他之意，挾了兩隻草菇來吃了，道：「很好。」其實草菇滋味雖鮮，他何嘗感到了半分甜美之味？

陸大有笑嘻嘻的道：「大師哥，我跟你說一個好消息，師父師娘打從前兩天起，不許小林子跟小師妹學劍啦。」令狐冲冷冷的道：「你鬥劍鬥不過林師弟，便向師父師娘哭訴去了，是不是？」陸大有跳了起來，道：「誰說我鬥他不過了？我.....我是為.....」說到這裏，立時住口。

令狐冲早已明白，雖然林平之憑著一招「有鳳來儀」出其不意的傷了陸大有，但畢竟陸大有入門日久，林平之無論如何不是他對手。他所以向師父師娘告狀，實則是為了自己。令狐冲突然心想：「原來一眾師弟師妹，心中都在可憐我，都知小師妹從此不跟我好了。只因六師弟和我交厚，這才設法幫我挽回。哼哼，大丈夫豈受人憐？」

突然之間，他怒發如狂，拿起飯碗菜碗，一隻隻的都投入了深谷之中，叫道：「誰要你多事？誰要你多事？」

陸大有吃了一驚，他對大師哥素來敬重佩服，不料竟激得他如此惱怒，心下甚是慌亂，不住倒退，只道：「大師哥，大.....師哥。」令狐冲將飯菜盡數拋落深谷，餘怒未息，隨手拾起一塊塊石頭，不住投入深谷之中。陸大有道：「大師哥，是我不好，你.....打我好。」

令狐冲手中正舉起一塊石頭，聽他這般說，轉過身來，厲聲道：「你有甚麼不好？」陸大有嚇得又退了一步，囁嚅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我不知道！」令狐冲一聲長嘆，將手中石頭遠遠投了出去，走

過去拉住陸大有雙手，溫言道：「六師弟，對不起，是我自己心中發悶，可跟你毫不相干。」

陸大有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下去再給你送飯來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，不用了，我不想吃。」陸大有見大石上昨日飯籃中的飯菜兀自完整不動，不由得臉有憂色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昨天也沒吃飯？」令狐冲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不用管，這幾天我胃口不好。」

陸大有不敢多說，次日還不到未牌時分，便即提飯上崖，心想：「今日弄到了一大壺好酒，又煮了兩味好菜，無論如何要勸大師哥多吃幾碗飯。」上得崖來，卻見令狐冲睡在洞中石上，神色憔悴。他心中微驚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瞧這是甚麼？」提起酒葫蘆晃了幾晃，拔開葫蘆上的塞子，登時滿洞都是酒香。

令狐冲當即接過，一口氣喝了半壺，讚道：「這酒可不壞啊。」陸大有甚是高興，道：「我給你裝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，這幾天不想吃飯。」陸大有道：「只吃一碗罷。」說著給他滿滿裝了一碗。令狐冲見他一番好心，只得道：「好，我喝完了酒再吃飯。」

可是這一碗飯，令狐冲畢竟沒吃。次日陸大有再送飯上來時，見這碗飯仍滿滿的放在石上，令狐冲卻躺在地下睡著了。陸大有見他雙頰潮紅，伸手摸他額頭，觸手火燙，竟是在發高燒，不禁耽心，低聲道：「大師哥，你病了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酒，酒，給我酒！」陸大有雖帶了酒來，卻不敢給他，倒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口邊。令狐冲坐起身來，將一大碗水喝乾了，叫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仰天重重睡倒，兀自喃喃的叫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

陸大有見他病勢不輕，甚是憂急，偏生師父師娘這日一早又有事下山去了，當即飛奔下崖，去告知了勞德諾等眾師兄。岳不羣雖有嚴訓，除了每日一次送飯外，不許門人上崖和令狐冲相見，眼下他既有病，上去探病，諒亦不算犯規。但眾門人仍不敢一同上崖，商量了大

夥兒分日上崖探病，先由勞德諾和梁發兩人上去。

陸大有又去告知岳靈珊，她餘憤兀自未息，冷冷的道：「大師哥內功精湛，怎會有病？我才不上這當呢。」

令狐冲這場病來勢著實兇猛，接連四日四晚昏睡不醒。陸大有向岳靈珊苦苦哀求，請她上崖探視，差點便要跪在她面前。岳靈珊才知不假，也著急起來，和陸大有同上崖去，只見令狐冲雙頰深陷，蓬蓬的鬍子生得滿臉，渾不似平時瀟灑倜儻的模樣。岳靈珊心下歉仄，走到他身邊，柔聲道：「大師哥，我來探望你啦，你別再生氣了，好不好？」

令狐冲神色漠然，睜大了眼睛向她瞧著，眼光中流露出迷茫之色，似乎並不相識。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是我啊。你怎麼不睬我？」令狐冲仍呆呆瞪視，過了良久，閉眼睡著了，直至陸大有和岳靈珊離去，他始終沒再醒來。

這場病直生了一個多月，這才漸漸痊可。這一個多月中，岳靈珊曾來探視了三次。第二次上令狐冲神智已復，見到她時十分欣喜。第三次她再來探病時，令狐冲已可坐起身來，吃了幾塊她帶來的點心。

但自這次探病之後，她卻又絕足不來。令狐冲自能起身行走之後，每日之中，倒有大半天是在崖邊等待這小師妹的情影，可是每次見到的，若非空山寂寂，便是陸大有佝僂著身子快步上崖的形相。

【九】 邀客



令狐冲順手摸到腰間劍鞘，身子一矮，沉腰坐腿，將劍鞘對準了岳夫人的來劍，聯成一線，但聽得嚓的一聲響，岳夫人的長劍直插入劍鞘之中。

這日傍晚，令狐冲又在崖上凝目眺望，卻見兩個人形迅速異常的走上崖來，前面一人衣裙飄飄，是個女子。他見這二人輕身功夫甚高，在危崖峭壁之間行走如履平地，凝目看時，竟是師父和師娘。他大喜之下，縱聲高呼：「師父、師娘！」片刻之間，岳不羣和岳夫人雙雙縱上崖來，岳夫人手中提著飯籃。依照華山派歷來相傳門規，弟子受罰在思過崖上面壁思過，同門師兄弟除了送飯，不得上崖與之交談，即是受罰者的徒弟，也不得上崖叩見師父。那知岳不羣夫婦居然親自上崖，令狐冲不勝之喜，搶上拜倒，抱住了岳不羣的雙腿，叫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可想煞我了。」

岳不羣眉頭微皺，他素知這個大弟子率性任情，不善律己，那正是修習華山派上乘氣功的大忌。夫婦倆上崖之前早已問過病因，眾弟子雖未明言，但從各人言語之中，已推測到此病是因岳靈珊而起，待得叫女兒來細問，見她言詞吞吐閃爍，神色忸怩尷尬，知道得更清楚了。這時眼見他真情流露，顯然在思過崖上住了半年，自律功夫絲毫也沒長進，心下頗為不懌，哼了一聲。

岳夫人伸手扶起令狐冲，見他容色憔悴，大非往時神采飛揚的情狀，不禁心生憐惜，柔聲道：「冲兒，你師父和我剛從關外回來，聽到你生了一場大病，現下可大好了罷？」令狐冲胸口一熱，眼淚險些奪眶而出，說道：「已全好了。師父、師娘兩位老人家一路辛苦，你們今日剛回，卻便上來……上來看我。」說到這裏，心情激動，話聲哽咽，轉過頭去擦了擦眼淚。

岳夫人從飯籃中取出一碗參湯，道：「這是關外野山人參熬的參湯，於身子大有補益，快喝了罷。」令狐冲想起師父、師娘萬里迢迢的從關外回來，攜來的人參第一個便給自己服食，心下感激，端起碗時右手微顫，竟將參湯潑了少許出來。岳夫人伸手過去，要將參湯接過來餵他。令狐冲忙大口將參湯喝完了，道：「多謝師父、師娘。」

岳不羣伸指過去，搭他脈搏，只覺弦滑振速，以內功修為而論，比之以前反而大大退步了，心中更加不快，淡淡的道：「病是好了！」過了片刻，又道：「冲兒，你在思過崖上這幾個月，到底在幹甚麼？怎地內功非但沒長進，反而後退了？」令狐冲俯首道：「是，師父、師娘恕罪。」岳夫人微笑道：「冲兒生了一場大病，現下還沒全好，內力自然不如從前。難道你盼他越生病，功夫越強麼？」

岳不羣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查考他的不是身子強弱，而是內力修為，這跟生不生病無關。本門氣功與別派不同，只須勤加修習，縱在睡夢中也能不斷進步。何況冲兒修練本門氣功已逾十年，若非身受外傷，本就不該生病，總之……總之是七情六欲不善控制之故。」

岳夫人知丈夫所說不錯，向令狐冲道：「冲兒，你師父向來諄諄告誡，要你用功練氣練劍，罰你在思過崖上獨修，其實也並非真的責罰，只盼你不受外事所擾，在這一年之內，不論氣功和劍術都有突飛猛進，不料……不料……唉……」

令狐冲大是惶恐，低頭道：「弟子知錯了，今日起便當好好用功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武林之中，變故日多。我和你師娘近年來四處奔波，眼見所伏禍胎難以消解，來日必有大難，心下實是不安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是本門大弟子，我和你師娘對你期望甚殷，盼你他日能為我們分任艱巨，抵擋禍患，光大華山一派。但你牽纏於兒女私情，不求上進，荒廢武功，可令我們失望得很了。」

令狐冲見師父臉上憂色甚深，更加愧懼交集，當即拜伏於地，說道：「弟子……弟子該死，辜負了師父、師娘的期望。」

岳不羣伸手扶他起來，微笑道：「你既已知錯，那便是了。半月之後，再來考較你的劍法。」說著轉身便行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師父，有一件事……」想要稟告後洞石壁上圖形和那青袍人之事。岳不羣揮一揮手，下崖去了。

岳夫人低聲道：「這半月務須用功，熟習劍法。此事與你將來一生大有關連，千萬不可輕忽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師娘……」又待再說石壁劍招和青袍人之事，岳夫人笑著向岳不羣背影指了指，搖一搖手，轉身下崖，快步追上了丈夫。

令狐冲自忖：「為甚麼師娘說練劍一事與我將來一生大有關連，千萬不可輕忽？又為甚麼師娘要等師父先走，這才暗中叮囑我？莫非……莫非……」登時想到了一件事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雙頰發燒，再也不敢細想下去，內心深處，浮上了一個指望：「莫非師父師娘知道我是為小師妹生病，竟肯將小師妹許配給我？只是我必須好好用

功，不論氣功、劍術，都須能承受師父的衣鉢。師父不便明言，師娘當我是親兒子一般，卻暗中叮囑我，否則的話，還有甚麼事能與我將來一生大有關連？」

想到此處，登時精神大振，提起劍來，將師父所授劍法中最艱深的幾套練了一遍，可是後洞石壁上的圖形已深印腦海，不論使到那一招，心中自然而然的浮起了種種破解之法，使到中途，凝劍不發，尋思：「後洞石壁上這些圖形，這次沒來得及跟師父師娘說，半個月後他二位再上崖來，細觀之後，必能解開我的種種疑竇。」

岳夫人這番話雖令他精神大振，可是這半個月中修習氣功、劍術，卻無多大進步，整日裏胡思亂想：「師父師娘如將小師妹許配於我，不知她自己是否願意？要是我真能和她結為夫婦，不知她對林師弟是否能夠忘情？其實，林師弟不過初入師門，向她討教劍法，平時陪她說話解悶而已，兩人又不是真有情意，怎及得我和小師妹一同長大，十餘年來朝夕共處的情誼？那日我險些遭余滄海一掌擊斃，全蒙林師弟出言解救，這件事我可終身不能忘記，日後自當善待於他。他若遇危難，我縱然捨卻性命，也當挺身相救。」

半個月晃眼即過，這日午後，岳不羣夫婦又連袂上崖，同來的還有施戴子、陸大有與岳靈珊三人。令狐冲見到小師妹也一起上來，在口稱「師父、師娘」之時，聲音也發顫了。

岳夫人見他精神健旺，氣色比之半個月前大不相同，含笑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珊兒，你給大師哥裝飯，讓他先吃得飽飽地，再來練劍。」岳靈珊應道：「是。」將飯籃提進石洞，放在大石上，取出碗筷，滿滿裝了一碗白米飯，笑道：「大師哥，請用飯罷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多.....多謝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怎麼？你還在發冷發熱？怎地說起話來聲音打顫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.....沒甚麼。」心道：「倘若此後朝朝暮暮，我吃飯時你能常在身畔，這一生令狐冲更

無他求。」這時那裏有心情吃飯，三扒二撥，便將一碗飯吃完。岳靈珊道：「我再給你添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多謝，不用了。師父、師娘在外邊等著。」

走出洞來，只見岳不羣夫婦並肩坐在石上。令狐冲走上前去，躬身行禮，想要說甚麼，卻覺得甚麼話都說來不妥。陸大有向他眨了眨眼睛，臉上大有喜色。令狐冲心想：「六師弟定是得到了訊息，在代我歡喜呢。」

岳不羣的目光在他臉上轉來轉去，過了好一刻才道：「根明昨天從長安來，說道田伯光在長安做了好幾件大案。」令狐冲一怔，道：「田伯光到了長安？幹的多半不是好事了。」岳不羣道：「那還用說？他在長安城一夜之間連盜七家大戶，這也罷了，卻在每家牆上寫上九個大字：『萬里獨行田伯光借用』。」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怒道：「長安城便在華山近旁，他留下這九個大字，明明是要咱們華山派的好看。師父，咱們……」岳不羣道：「怎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只是師父、師娘身分尊貴，不值得叫這惡賊來污了寶劍。弟子功夫卻還不夠，不是這惡賊的對手，何況弟子是有罪之身，不能下崖去找這惡賊，卻讓他在華山腳下如此橫行，當真可惱可恨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倘若你真有把握誅了這惡賊，我自可准你下崖，將功贖罪。你將師娘所授那一招『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』練來瞧瞧。這半年之中，想來也已領略到了七八成，請師娘再加指點，未始便真的鬥不過那姓田的惡賊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心想：「師娘這一劍可沒傳我啊。」但一轉念間，已然明白：「那日師娘試演此劍，雖然沒正式傳我，但憑著我對本門功夫的造詣修為，自該明白劍招中的要旨。師父估計我在這半年之中，琢磨修習，該當學得差不多了。」

他心中翻來覆去的說著：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！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！」額頭上不自禁滲出汗珠。他初上崖時，確是時時想著這一劍的精妙之處，也曾一再試演，但自從見到後洞石壁上的圖形，發覺華山派的任何劍招都能為人所破，那一招「寧氏一劍」更敗得慘不可言，自不免對這招劍法失了信心，一句話幾次到了口邊，卻又縮回：「這一招並不管用，會給人家破去的。」但當著施戴子和陸大有之面，可不便指摘師娘這招十分自負的劍法。

岳不羣見他神色有異，說道：「這一招你沒練成麼？那也不打緊。這招劍法是我華山派武功的極詣，你氣功火候未足，原也練不到家，假以時日，自可慢慢補足。」

岳夫人笑道：「冲兒，還不叩謝師父？你師父答允傳你『紫霞功』的心法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凜，道：「是！多謝師父。」便要跪倒。

岳不羣伸手阻住，笑道：「紫霞功是本門最高的氣功心法，我所以不加輕傳，倒不是有所吝惜，只因一練此功之後，必須心無雜念，勇猛精進，中途不可有絲毫耽擱，否則於練功者實有大害，往往走火入魔。冲兒，我要先瞧瞧你近半年來功夫進境如何，再決定是否傳你這紫霞功的口訣。」

施戴子、陸大有、岳靈珊三人聽得大師哥將得傳「紫霞功」，都露出了豔羨之色。他三人均知「紫霞功」威力極大，自來有「華山九功，第一紫霞」的說法，他們雖知本門中武功之強，無人及得上令狐冲項背，日後必是他承受師門衣鉢，接掌華山派門戶，但料不到師父這麼快便將本門的第一神功傳他。陸大有道：「大師哥用功得很，我每日送飯上來，見到他不是打坐練氣，便是勤練劍法。」岳靈珊橫了他一眼，偷偷扮個鬼臉，心道：「你六猴兒當面撒謊，只是想幫大師哥。」

岳夫人笑道：「冲兒，出劍罷！咱師徒三人去鬥田伯光。臨時抱佛腳，上陣磨槍，比不磨總要好些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師娘，你說咱們三人去鬥田伯光？」岳夫人笑道：「你明著向他挑戰，我和你師父暗中幫你。不論是誰殺了他，都說是你殺的，免得武林同道說我和你師父失了身分。」岳靈珊拍手笑道：「那好極了。既有爹爹媽媽暗中相幫，女兒也敢向他挑戰，殺了這壞人後，說是女兒殺的，豈不是好？」

岳夫人笑道：「你眼紅了，想來撿這現成便宜，是不是？你大師哥出死入生，曾和田伯光這廝前後相鬥數百招，深知對方虛實，憑你這點功夫，那裏能夠？再說，你好好一個女孩兒家，連嘴裏也別提這惡賊的名字，更不要說跟他見面動手了。」突然間嗤的一聲響，一劍刺到了令狐冲胸口。

她正對著女兒笑吟吟的說話，豈知剎那之間，已從腰間拔出長劍，直刺令狐冲的要害。令狐冲應變也是奇速，立即拔劍擋開，嗤的一聲響，雙劍相交，令狐冲左足向後退了一步。岳夫人唰唰唰唰唰唰，連刺六劍，噹噹噹噹噹噹，響了六響，令狐冲一一架開。岳夫人喝道：「還招！」劍法陡變，舉劍直砍，快劈快削，卻不是華山派劍法。

令狐冲當即明白，師娘是在施展田伯光的快刀，以便自己從中領悟到破解之法，誅殺強敵。眼見岳夫人出招越來越快，上一招與下一招之間已無連接的蹤跡可尋，岳靈珊向父親道：「爹，媽這些招數，快是快得很了，只不過還是劍法，不是刀法。只怕田伯光的快刀不會是這樣子的。」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田伯光武功了得，要用他的刀法出招，談何容易？你娘也不是真的模仿他刀法，只是將這個『快』字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要除田伯光，要點不在如何破他刀法，而在設法剋制他刀招的迅速。你瞧，好！『有鳳來儀』！」他見令狐冲左肩微沉，左

手劍訣斜引，右肘一縮，跟著便是一招「有鳳來儀」，這一招用在此刻，實是恰到好處，心頭一喜，便大聲叫了出來。

不料這「儀」字剛出口，令狐冲這一劍卻刺得歪斜無力，不能穿破岳夫人的劍網而前。岳不羣輕輕嘆了口氣，心道：「這一招可使糟了。」岳夫人手下毫不留情，嗤嗤嗤三劍，只逼得令狐冲手忙腳亂。

岳不羣見令狐冲出招慌張，不成章法，隨手抵禦之際，十招之中倒有兩三招不是本門劍術，不由得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只是令狐冲的劍法雖雜亂無章，卻還是把岳夫人凌厲的攻勢擋住了。他退到山壁之前，已無退路，漸漸展開反擊，忽然間得個機會，使出一招「蒼松迎客」，劍花點點，向岳夫人眉間鬢邊滾動閃擊。

岳夫人噹的一劍格開，急挽劍花護身，她知這招「蒼松迎客」含有好幾個厲害後著，令狐冲對這招習練有素，雖不會真的刺傷了自己，但也著實不易抵擋，是以轉攻為守，凝神以待，不料令狐冲長劍斜擊，來勢既緩，勁道又弱，竟絕無威脅之力。岳夫人叱道：「用心出招，你在胡思亂想甚麼？」呼呼呼連劈三劍，眼見令狐冲跳躍避開，叫道：「這招『蒼松迎客』成甚麼樣子？一場大病，生得將劍法全都還給了師父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臉現愧色，還了兩劍。

施戴子和陸大有見師父的神色越來越不善，心下均有惴惴之意，忽聽得風聲獵獵，岳夫人滿場遊走，一身青衫化成了一片青影，劍光閃爍，再也分不出劍招。令狐冲腦中卻混亂一片，種種念頭此去彼來：「我若使『野馬奔馳』，對方有以棍橫擋的精妙招法可破，我若使那招斜擊，卻非身受重傷不可。」他每想到本門的一招劍法，不自禁的便立即想到石壁上破解這一招的法門，先前他使「有鳳來儀」和「蒼松迎客」都半途而廢，沒使得到家，便因想到了這兩招的破法之故，心生懼意，自然而然的縮劍回守。

岳夫人使出快劍，原是想引他用那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來破

敵建功，可是令狐冲隨手拆解，非但心神不屬，簡直是一副膽戰心驚、魂不附體的模樣。她素知這徒兒膽氣極壯，自小便生就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格，目下這等拆招，卻是從所未見，不由得大是惱怒，叫道：「還不使那一劍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提劍直刺，運勁之法、出劍招式，宛然正便是岳夫人所創那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。岳夫人叫道：「好！」知道這一招凌厲絕倫，不敢正撓其鋒，斜身閃開，迴劍疾挑。令狐冲心中卻是在想：「這一招不成的，沒有用，一敗塗地。」突然間手腕劇震，長劍脫手飛起。令狐冲大吃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岳夫人隨即挺劍直出，劍勢如虹，嗤嗤之聲大作，正是她那一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。此招之出，比之那日初創時威力又大了許多，她自創成此招後，心下甚是得意，每日裏潛心思索，如何發招更快，如何內勁更強，務求一擊必中，敵人難以抵擋。她見令狐冲使這一招自己的得意之作，初發時形貌甚似，劍至中途，實質竟然大異，當真是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，將一招威力奇強的絕招，使得猥猥蕙蕙，拖泥帶水，十足膿包模樣。她一怒之下，便將這一招使了出來。她雖絕無傷害徒兒之意，但這一招威力實在太強，劍刃未到，劍力已將令狐冲全身籠罩住了。

岳不羣眼見令狐冲已無法閃避，無可擋架，更加難以反擊，當日岳夫人長劍甫觸令狐冲之身，便以內力震斷己劍，此刻這一劍的勁力卻盡數集於劍尖，實是使得性發，收手不住。暗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忙從女兒身邊抽出長劍，踏上一步，岳夫人的長劍只要再向前遞得半尺，他便要搶上出劍擋格。他師兄妹功夫相差不遠，岳不羣雖然稍勝，但岳夫人既佔機先，是否真能擋開，也殊無把握，只盼令狐冲所受創傷較輕而已。

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，令狐冲順手摸到腰間劍鞘，身子一矮，沉腰坐腿，將劍鞘對準了岳夫人的來劍。這一招式，正是後洞石

壁圖形中所繪，使棍者將棍棒對準對方來劍，棍劍聯成一線，雙方內力相對，長劍非斷不可。令狐冲長劍受震脫手，跟著便見師娘勢若雷霆的攻將過來，他心中本已混亂之極，腦海中來來去去的盡是石壁上的種種招數，岳夫人這一劍他無可抗禦，為了救命，自然而然的便使出石壁上那一招來。來劍既快，他拆解亦速，這中間實無片刻思索餘地，又那有餘暇去找棍棒？隨手摸到腰間劍鞘，便將劍鞘對準岳夫人長劍，聯成一線。別說他隨手摸到的是劍鞘，即令是一塊泥巴，一根稻草，他也會使出這個姿式來，將之對準長劍，聯成一線。

此招一出，臂上內勁自然形成，但聽得噉的一聲響，岳夫人的長劍直插入劍鞘之中。原來令狐冲驚慌之際，來不及倒轉劍鞘，一握住劍鞘，便和來劍相對，不料對準來劍的乃劍鞘之口，沒能震斷岳夫人長劍，那劍卻插入了鞘中。

岳夫人大吃一驚，虎口劇痛，長劍脫手，竟給令狐冲用劍鞘奪去。令狐冲這一招中含了好幾個後著，其時已然管不住自己，自然而然的劍鞘挺出，點向岳夫人咽喉，而指向她喉頭要害的，正是岳夫人所使長劍的劍柄。

岳不羣又驚又怒，長劍揮出，擊在令狐冲的劍鞘之上。這一下他使上了「紫霞功」，令狐冲只覺全身一熱，騰騰騰連退三步，一交坐倒。那劍鞘連著鞘中長劍，都斷成了三四截，掉在地下，便在此時，白光一閃，空中那柄長劍落將下來，插在土中，直沒至柄。施戴子、陸大有、岳靈珊三人只瞧得目為之眩，盡皆呆了。

岳不羣搶到令狐冲面前，伸出右掌，啪啪連聲，接連打了他兩個耳光，怒聲喝道：「小畜生，幹甚麼來著？」

令狐冲頭暈腦脹，身子晃了晃，跪倒在地，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弟子該死！」岳不羣惱怒已極，喝道：「這半年之中，你在思過崖上思甚麼過？練甚麼功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……弟子沒……沒練甚麼

功。」岳不羣厲聲又問：「你對付師娘這一招，卻是如何胡思亂想而來的？」令狐冲囁嚅道：「弟子.....弟子想也沒想，眼見危急，隨手.....隨手便使了出來。」岳不羣嘆道：「我料到你是想也沒想，隨手使出，正因如此，我才這等惱怒。你可知自己已經走上了邪路，眼見便會難以自拔麼？」令狐冲俯首道：「請師父指點。」

岳夫人過了良久，這才心神寧定，見令狐冲給丈夫擊打之後，雙頰高高腫起，全成青紫之色，憐惜之情油然而生，說道：「你起來罷！這中間的關鍵所在，你本來不知。」轉頭向丈夫道：「師哥，冲兒資質太過聰明，這半年中不見到咱二人，自行練功，以致走上了邪路。如今迷途未遠，及時糾正，也尚未晚。」

岳不羣點點頭，向令狐冲道：「起來。」令狐冲站起身來，瞧著地下斷成了三截的長劍和劍鞘，心頭迷茫一片，不知何以師父和師娘都說自己練功走上了邪路。

岳不羣向施戴子等人招了招手，道：「你們都過來。」施戴子、陸大有、岳靈珊三人齊聲應道：「是。」走到他身前。

岳不羣在石上坐下，緩緩的道：「二十五年之前，本門功夫本來分為正邪兩途。」令狐冲等都大為奇怪，均想：「華山派武功便是華山派武功了，怎地又有正邪之分？怎麼以前從來不曾聽師父說起過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爹爹，咱們所練的，當然都是正宗功夫了。」岳不羣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難道明知是旁門左道功夫，還會去練？只不過左道的一支，卻自認是正宗，說咱們一支才是左道。但日子一久，正邪自辨，旁門左道的一支終於煙消雲散，二十五年來，不復存在於這世上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怪不得我從來沒聽見過。爹爹，這旁門左道的一支既已消滅，那也不用理會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？所謂旁門左道，也並非真的邪魔外道，那還是本門功夫，只是練功的著重點不同。我傳授你們功夫，最

先教甚麼？」說著眼光盯在令狐冲臉上。

令狐冲道：「最先傳授運氣的口訣，從練氣功開始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是啊。華山一派功夫，要點是在一個『氣』字，氣功一成，不論使拳腳也好，動刀劍也好，便都無往而不利，這是本門練功正途。可是本門前輩之中另有一派人物，卻認為本門武功要點在『劍』，劍術一成，縱然內功平平，也能克敵致勝。正邪之間的分歧，主要便在於此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爹爹，女兒有句說話，你可不能著惱。」岳不羣道：「甚麼話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想本門武功，氣功固然要緊，劍術可也不能輕視。單是氣功厲害，倘若劍術練不到家，也顯不出本門功夫的威風。」岳不羣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誰說劍術不要緊了？要點在於主從不同。到底是氣功為主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最好是氣功劍術，兩者都是主。」岳不羣怒道：「單是這句話，便已近魔道。兩者都為主，那便是說兩者都不是主。所謂『綱舉目張』，甚麼是綱，甚麼是目，務須分得清清楚楚。當年本門正邪之辨，曾鬧得天覆地翻。你這句話如在三十年前說了出來，只怕過不了半天，便已身首異處了。」

岳靈珊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說錯一句話，便要叫人身首異處，那有這麼強兇霸道的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我在少年之時，本門氣劍兩宗之爭勝敗未決。你這句話如果在當時公然說了出來，氣宗固然要殺你，劍宗也要殺你。你說氣功與劍術兩者並重，不分軒輊，氣宗自然認為你抬高了劍宗的身分，劍宗則說你混淆綱目，一般的大逆不道。」岳靈珊道：「誰對誰錯，那有甚麼好爭的？一加比試，豈不是非立判！」

岳不羣嘆了口氣，緩緩的道：「五十多年前，咱們氣宗是少數，劍宗中的師伯、師叔們佔了大多數。再者，劍宗功夫易於速成，見效

極快。大家都練十年，定是劍宗佔上風；各練二十年，那是各擅勝場，難分上下；要到二十年之後，練氣宗功夫的才漸漸的越來越強；到得三十年時，練劍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望氣宗之項背了。然而要到二十餘年之後，才真正分出高下，這二十餘年中雙方爭鬥之烈，可想而知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到得後來，劍宗一支認錯服輸，是不是？」

岳不羣搖頭不語，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他們死硬到底，始終不肯服輸，雖然在玉女峯上大比劍時一敗塗地，卻大多數.....大多數橫劍自盡。剩下不死的則悄然歸隱，再也不在武林中露面了。」

令狐冲、岳靈珊等都「啊」的一聲，輕輕驚呼。岳靈珊道：「大家是同門師兄弟，比劍勝敗，打甚麼緊！又何必如此看不開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武學要旨的根本，那也不是師兄弟比劍的小事。當年五嶽劍派爭奪盟主之位，說到人材之盛，武功之高，原以本派居首，只以本派內爭激烈，玉女峯上大比劍，死了二十幾位前輩高手，劍宗固然大敗，氣宗的高手卻也損折不少，這才將盟主之席給嵩山派奪了去。推尋禍首，實是由於氣劍之爭而起。」令狐冲等都連連點頭。

岳不羣道：「本派不當五嶽劍派的盟主，那也罷了；華山派威名受損，那也罷了；最關重大的，是派中師兄弟內鬩，自相殘殺。同門師兄弟本來親如骨肉，結果你殺我，我殺你，慘酷不堪。今日回思當年華山上人人自危的情景，兀自心有餘悸。」說著眼光轉向岳夫人。

岳夫人臉上肌肉微微一動，想是回憶起本派高手相互屠戮的往事，不自禁的害怕。

岳不羣緩緩解開衣衫，袒裸胸膛。岳靈珊驚呼一聲：「啊哟，爹爹，你.....你.....」只見他胸口橫過一條兩尺來長的傷疤，自左肩斜

伸右胸，傷疤雖愈合已久，仍作淡紅之色，想見當年受傷極重，只怕差一點便送了性命。令狐冲和岳靈珊都是自幼伴著岳不羣長大，但直到今日，才知他身上有這樣一條大傷疤。岳不羣掩上衣襟，扣上鈕扣，說道：「當日玉女峯大比劍，我給本門師叔斬上了一劍，昏暈在地。他只道我已經死了，沒再加理會。倘若他隨手補上一劍，嘿嘿！」

岳靈珊笑道：「爹爹固然沒有了，今日我岳靈珊更加不知道在那裏。」

岳不羣笑了笑，臉色隨即十分鄭重，說道：「這是本門的大機密，誰也不許洩漏出去。別派人士，雖然都知華山派在一日之間傷折了二十餘位高手，但誰也不知真正的原因。我們只說是猝遇瘟疫侵襲，決不能將這件貽羞門戶的大事讓旁人知曉。其中的前因後果，今日所以不得不告知你們，實因此事關涉太大。冲兒倘若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，不出三年，那便是『劍重於氣』的局面，委實危險萬分，不但毀了你自己，毀了當年無數前輩用性命換來的本門正宗武學，連華山派也給你毀了。」

令狐冲只聽得全身冷汗，俯首道：「弟子犯了大錯，請師父、師娘重重責罰。」

岳不羣喟然道：「本來嘛，你原是無心之過，不知者不罪。但想當年劍宗的諸位師伯、師叔們，也都是存著一番好心，要以絕頂武學光大本門，只不過一經誤入歧途，陷溺既深，到後來便難以自拔了。今日我若不給你當頭棒喝，以你的資質性子，極易走上劍宗那條抄近路、求速成的邪途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

岳夫人道：「冲兒，你適才用劍鞘奪我長劍這一招，是怎生想出來的？」令狐冲慚愧無地，道：「弟子只求擋過師娘這凌厲之極的一擊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……」

岳夫人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氣宗與劍宗的高下，此刻你已必然明白。你這一招固然巧妙，但一碰到你師父的上乘氣功，再巧的招數也無能為力。當年玉女峯上大比劍，劍宗的高手招式變幻，層出不窮，但你師祖憑著練得了紫霞功，以拙勝巧，以靜制動，盡敗劍宗的十餘位高手，奠定本門正宗武學千載不拔的根基。今日師父的教誨，大家須得深思體會。本門功夫以氣為體，以劍為用；氣是主，劍為從；氣是綱，劍是目。練氣倘若不成，劍術再強，總歸無用。」令狐冲、施戴子、陸大有、岳靈珊一齊躬身受教。

岳不羣道：「冲兒，我本想今日傳你紫霞功的入門口訣，然後帶你下山，去殺了田伯光那惡賊，這件事眼下可得擱一擱了。這兩個月中，你好好修習我以前傳你的練氣功夫，將那些旁門左道、古靈精怪的劍法盡數忘記，待我再行考核，瞧你是否真有進益。」說到這裏，突然聲色俱厲的道：「倘若你執迷不悟，繼續走劍宗的邪路，嘿嘿，重則取你性命，輕則廢去你全身武功，逐出門牆，那時再來苦苦哀求，卻是晚了。可莫怪我事先沒跟你說明白！」

令狐冲額頭冷汗涔涔而下，說道：「是，弟子決計不敢。」

岳不羣轉向女兒道：「珊兒，你和大有二人，也都是性急鬼，我教訓你大師哥這番話，你二人也當記住了。」陸大有道：「是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和六師哥雖然性急，卻沒大師哥這般聰明，自己創不出劍招，爹爹儘可放心。」岳不羣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自己創不出劍招？你和冲兒不是創了一套冲靈劍法麼？」

令狐冲和岳靈珊霎時間都滿臉通紅。令狐冲道：「弟子胡鬧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時我還小，甚麼也不懂，和大師哥鬧著玩的。爹爹怎麼也知道了呢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我門下弟子要自創劍法，自立門戶，做掌門人的倘若矇然不知，豈不胡塗。」岳靈珊拉著父親袖子，笑道：「爹爹，你還在取笑人家！」令狐冲見師父的語氣神色之中絕無絲毫說笑之意，不禁心中又是一凜。

岳不羣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本門功夫練到深處，飛花摘葉，俱能傷人。旁人只道華山派以劍術見長，那未免小覷咱們了。」說著左手衣袖一捲，勁力到處，陸大有腰間的長劍從鞘中躍出。岳不羣右手袖子跟著拂出，掠上劍身，喀喇一聲響，長劍斷為兩截。令狐冲等無不駭然。岳夫人瞧著丈夫的眼光之中，盡是傾慕敬佩之意。

岳不羣道：「走罷！」與夫人首先下崖，岳靈珊、施戴子等跟隨其後。

令狐冲瞧著地下的兩柄斷劍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尋思：「原來本門武學如此厲害，任何一招劍法在師父手底下施展出來，又有誰能破解得了？」又想：「後洞石壁上刻了種種圖形，註明五嶽劍法的絕招盡數可破。但五嶽劍派卻得享大名至今，始終巍然存於武林，原來各劍派都有上乘氣功為根基，劍招上倘若附以渾厚內力，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破去了。這道理本也尋常，只是我想得鑽入了牛角尖，竟爾忽略了，其實同是一招『有鳳來儀』，在林師弟劍下使出來，又或是在師父劍下使出來，豈能一概而論？石壁上使棍之人能破林師弟的『有鳳來儀』，卻破不了師父的『有鳳來儀』。」

想通了這一節，數月來的煩惱一掃而空，雖然今日師父未以「紫霞功」相授，更沒有出言將岳靈珊許配，他卻絕無沮喪之意，反因對本門武功回復信心而大為欣慰，想到這半月來痴心妄想，以為師父、師娘要將女兒許配於己，不由得面紅耳赤，暗自慚愧。

次日傍晚，陸大有送飯上崖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師父、師娘今日一早上陝北去啦。」令狐冲微感詫異，道：「上陝北？怎地不去長安？」陸大有道：「田伯光那廝在延安府又做了幾件案子，原來這惡賊不在長安啦。」

令狐冲「哦」了一聲，心想師父、師娘出馬，田伯光定然伏誅；內心深處，卻不禁微感惋惜，覺得田伯光好淫貪色，為禍世間，自是

死有餘辜，但此人武功可也真高，與自己兩度交手，磊落豪邁，不失男兒漢的本色，只可惜專做壞事，成為武林公敵。

此後兩日之中，令狐冲勤練氣功，別說不再去看石壁上的圖形，連心中每一憶及，也立即將那念頭逐走，避之唯恐不速，常想：「幸好師父及時喝阻，我才不致誤入歧途，成為本門罪人，當真凶險之極。」

這日傍晚，吃過飯後，打坐了一個多更次，忽聽得遠遠有人走上崖來，腳步迅捷，來人武功著實不低，他心中一凜：「這人不是本門中人，他上崖來幹甚麼？莫非是那蒙面青袍人嗎？」忙奔入後洞，拾起一柄本門的長劍，懸在腰間，再回到前洞。片刻之間，那人已然上崖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兄，故人來訪。」語音熟悉，竟然便是「萬里獨行」田伯光，令狐冲一驚，心想：「師父、師娘正下山追殺你，你卻如此大膽，上華山來幹甚麼？」走到洞口，笑道：「田兄遠道過訪，當真意想不到。」

只見田伯光肩頭挑著副擔子，放下擔子，從兩隻竹籬中各取出一隻大罈子，笑道：「聽說令狐兄在華山頂上坐牢，嘴裏一定淡出鳥來，小弟在長安謫仙酒樓的地窖之中，取得兩罈一百三十年的陳酒，來和令狐兄喝個痛快。」

令狐冲走近幾步，月光下只見兩隻極大的酒罈之上，果然貼著「謫仙酒樓」的金字紅紙招牌，招紙和罈上篋箍均已陳舊，確非近物，忍不住一喜，笑道：「將這一百斤酒挑上華山絕頂，這份人情可大得很啦！來來來，咱們便來喝酒。」從洞中取出兩隻大碗。田伯光將罈上的泥封開了，一陣酒香直透出來，醇美絕倫。酒未沾唇，令狐冲已有醺醺之意。

田伯光提起酒罈倒了一碗，道：「你嘗嘗，怎麼樣？」令狐冲舉碗喝了一大口，大聲讚道：「真好酒也！」將一碗酒喝乾，大拇指一

翹，道：「天下名酒，世所罕有！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我曾聽人言道，天下名酒，北為汾酒，南為紹酒。最好的汾酒不在山西而在長安，而長安醇酒，又以當年李太白時時去喝得大醉的『謫仙樓』為第一。當今之世，除了這兩大罈酒之外，再也沒第三罈了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難道『謫仙樓』的地窖之中，便只剩下這兩罈了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我取了這兩罈酒後，見地窖中尚有二百餘罈，心想長安城中的達官貴人、凡夫俗子，只須腰中有錢，便能上『謫仙樓』去喝到這樣的美酒，又如何能顯得華山派令狐大俠的矯矯不羣，與眾不同？因此上乒乒乓乓，希里花拉，地窖中酒香四溢，酒漲及腰。」

令狐冲又吃驚，又好笑，道：「田兄竟把二百餘罈美酒都打了個稀巴爛？」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天下只此兩罈，這份禮才有點貴重啊，哈哈！」令狐冲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又喝了一碗，說道：

「其實田兄將這兩大罈酒從長安城挑上華山，何等辛苦麻煩，別說是天下名釀，縱是兩罈清水，令狐冲也挺見你的情。」

田伯光豎起右手拇指，大聲道：「大丈夫，好漢子！」令狐冲問道：「田兄如何稱讚小弟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田某是個無惡不作的淫賊，曾把你砍得重傷，又在華山腳邊犯案纍纍，華山派上下無不想殺之而後快。今日擔得酒來，令狐兄卻坦然而飲，竟不怕酒中下了毒，也只有如此胸襟的大丈夫，才配喝這天下名酒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取笑了。小弟與田兄交手兩次，深知田兄品行不端，但暗中害人之事卻不屑為。再說，你武功比我高得多，要取我性命，拔刀相砍便是，有何難處？」

田伯光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令狐兄說得甚是。但你可知道這兩大罈酒，卻不是逕從長安挑上華山的。我挑了這一百斤美酒，到陝北去做了兩件案子，又到陝東去做兩件案子，這才上華山來。」令狐冲一

驚，心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略一凝思，便已明白，道：「原來田兄不斷犯案，故意引開我師父、師娘，以便來見小弟，使的是個調虎離山之計。田兄如此不嫌煩勞，不知有何見教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令狐兄且請猜上一猜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猜！」斟了一大碗酒，說道：「田兄，你來華山是客，荒山無物奉敬，借花獻佛，你喝一碗天下第一美酒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多謝。」將一碗酒喝乾了。令狐冲陪了一碗。兩人舉著空碗一照，哈哈一笑，一齊放下碗來。令狐冲突然右腿飛出，砰砰兩聲，將兩大罈酒都踢入了深谷，隔了良久，谷底才傳上來兩下悶響。

田伯光驚道：「令狐兄踢去酒罈，卻為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我道不同不相為謀，田伯光，你作惡多端，濫傷無辜，武林之中，人人切齒。令狐冲敬你落落大方，不算是卑鄙猥屑之徒，才跟你喝了三大碗酒。見面之誼，至此而盡。別說兩大罈美酒，便是將普天下珍寶都堆在我面前，難道便能買得令狐冲做你朋友嗎？」唰的一聲，拔出長劍，叫道：「田伯光，在下今日再領教你快刀高招。」

田伯光卻不拔刀，搖頭微笑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貴派劍術是極高的，只是你年紀還輕，火候未到，此刻要動刀動劍，畢竟還不是田某對手。」

令狐冲略一沉吟，點點頭，道：「此言不錯，令狐冲十年之內，沒法殺得了田兄。」啪的一聲，將長劍還入劍鞘。

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！」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不過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，田兄不辭辛勞的來到華山，想來不是為了取我頸上人頭。你我是敵非友，田兄有何所命，在下一概不允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你還沒聽到我的說話，便先拒卻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不論你叫我做甚麼事，我都決不照辦。可是我又打你不過，在下腳底抹油，這可要逃了。」說著身形一晃，轉到

了崖後。他知這人號稱「萬里獨行」，腳下奇快，他刀法固然了得，武林中勝過他的畢竟也為數不少，但他十數年來作惡多端，俠義道幾次糾集人手，大舉圍捕，始終沒能傷到他一根寒毛，便因他為人機警、輕功絕佳之故。是以令狐冲這一發足奔跑，立時使出全力。

不料他轉得快，田伯光比他更快，令狐冲只奔出數丈，便見田伯光已攔在面前。令狐冲立即轉身，想要從前崖躍落，只奔了十餘步，田伯光又已追上，在他面前伸手一攔，哈哈大笑。令狐冲退了三步，叫道：「逃不了，只好打。我可要叫幫手了，田兄莫怪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尊師岳先生倘若到來，只好輪到田某腳底抹油。可是岳先生與岳夫人此刻尚在陝東五百里外，來不及趕回相救。令狐兄的師弟、師妹人數雖多，叫上崖來，卻仍不是田某敵手，男的枉自送了性命，女的……嘿嘿，嘿嘿！」這幾下「嘿嘿」之聲，笑得大是不懷好意。

令狐冲心中一驚，暗道：「思過崖離華山總堂甚遠，我就算縱聲大呼，師弟師妹們也沒法聽見。這人是出名的採花淫賊，倘若小師妹給他見到……啊啣，好險！剛才我幸虧沒能逃走，否則田伯光必到華山總堂去找我，小師妹定會給他撞見。小師妹這等花容月貌，落入了這萬惡淫賊眼中，我……我可萬死莫贖了。」眼珠一轉，已打定了主意：「眼下只有跟他敷衍，拖延時光，既難力敵，便當智取，只須拖到師父、師娘回山，便平安無事了。」說道：「好罷，令狐冲打是打你不過，逃又逃不掉，叫不到幫手……」雙手一攤，作個無可奈何之狀，意思是說你要如何便如何，我只有聽天由命了。

田伯光笑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千萬別會錯了意，只道田某要跟你為難，其實此事於你有大大好處，將來你定會重重謝我。」令狐冲搖手道：「你惡事多為，聲名狼藉，不論這件事對我有多大好處，令狐冲潔身自愛，決不跟你同流合污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田某是聲名狼藉的採花大盜，令狐兄卻是武林中第一正人君子岳先生的得意弟子，自不能跟我同流合污。只是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叫做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在衡陽迴雁樓頭，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桌共飲之誼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向來好酒如命，一起喝幾杯酒，何足道哉？」田伯光道：「在衡山羣玉院中，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院共嫖之雅。」令狐冲呸的一聲，道：「其時令狐冲身受重傷，為人所救，暫在羣玉院中養傷，怎說得上一個『嫖』字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可是便在那羣玉院中，令狐兄卻和兩位如花似玉的少女，曾有同被共眠之樂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震，大聲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口中放乾淨些！令狐冲聲名清白，那兩位姑娘更加冰清玉潔。你這般口出污言穢語，我要不客氣了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你今日對我不客氣有甚麼用？你要維護華山派的清白令名，當時對那兩位姑娘就該客氣尊重些，卻為甚麼當著青城派、衡山派、恆山派眾英雄之前，和這兩個小姑娘大被同眠，上下其手，無所不為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大怒，呼的一聲，出拳向他猛擊過去。

田伯光笑著避過，說道：「這件事你要賴也賴不掉啦，當日你若不是在牀上被中，對這兩個小姑娘大肆輕薄，為甚麼她們今日會對你苦害相思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人是個無恥之徒，甚麼話也說得出口，跟他這般莫名其妙的纏下去，不知他將有多少難聽的話說出來，那日在衡陽迴雁樓頭，他中了我的詭計，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，唯有以此塞他之口。」當下不怒反笑，說道：「我道田兄千里迢迢的到華山幹甚麼來著，卻原來是奉了你師父儀琳小尼姑之命，送兩罈美酒給我，以報答我代她收了這樣一個乖徒弟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田伯光臉上一紅，隨即寧定，正色道：「這兩罈酒是田某自己的一番心意，但田某來到華山，倒確與儀琳小師父有關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師父便是師父，怎還有甚麼大師父、小師父之分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難道你想不認帳麼？儀琳師妹是恆山派的名門高弟，你拜上了這樣一位師父，真是你的造化，哈哈！」

田伯光大怒，手按刀柄，便欲拔刀，但隨即忍住，冷冷的道：「令狐兄，你手上的功夫不行，嘴頭的功夫倒很厲害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刀劍拳腳既不是田兄對手，只好在嘴頭上找點兒便宜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嘴頭上輕薄，田伯光甘拜下風。令狐兄，這便跟我走罷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去！殺了我也不去！」

田伯光道：「你可知我要你上那裏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知道！上天也好，入地也好，田伯光到那裏，令狐冲總之不去。」

田伯光緩緩搖頭，道：「我是來請令狐兄去見一見儀琳小師父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儀琳師妹又落入你這惡賊之手麼？你忤逆犯上，膽敢對自己師父無禮！」田伯光怒道：「田某師尊另有其人，已於多年之前歸天，此後休得再將儀琳小師父牽扯在一起。」他神色漸和，又道：「儀琳小師父日思夜想，便是牽掛著令狐兄，在下當你是朋友，從此不敢對她再有半分失敬，這一節你倒可放心。咱們走罷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去！一千個不去，一萬個不去！」

田伯光微微一笑，卻不作聲。令狐冲道：「你笑甚麼？你武功勝過我，便想開硬弓，將我拿下山去嗎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田某對令狐兄並無敵意，原不想得罪你，只是既乘興而來，便不想敗興而歸。」令

狐冲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刀法甚高，要殺我傷我，確然不難，可是令狐冲可殺不可辱，最多性命送在你手，要想擒我下山，卻萬萬不能。」

田伯光側頭向他斜睨，說道：「我受人之託，請你去和儀琳小師父一見，實無他意，你又何必拚命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願做的事，別說是你，便是師父、師娘、五嶽盟主、皇帝老子，誰也沒法勉強。總之是不去，一萬個不去，十萬個不去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你既如此固執，田某只好得罪了。」唰的一聲，拔刀在手。

令狐冲怒道：「你存著拿我之心，早已得罪我了。這華山思過崖，便是今日令狐冲畢命之所。」說著一聲清嘯，拔劍在手。

田伯光退了一步，眉頭微皺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你我無怨無仇，何必性命相搏？咱們不妨再打一個賭。」令狐冲心中一喜：「要打賭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，我倘若輸了，還可強詞奪理的抵賴。」口中卻道：「打甚麼賭？我贏了固然不去，輸了也是不去。」田伯光微笑道：「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，對田伯光的快刀刀法怕得這等厲害，連三十招也不敢接。」令狐冲怒道：「怕你甚麼？大不了給你一刀殺了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令狐兄，非是我小覷了你，只怕我這快刀，你三十招也接不下。只須你擋得住我快刀三十招，田某拍拍屁股，立即走路，再也不敢向你囉唆。但若田某僥倖在三十招內勝了你，你只好跟我下山，去和儀琳小師父會上一會。」

令狐冲心念電轉，將田伯光的刀法想了一遍，暗忖：「自從和他兩番相鬥之後，將他刀法的種種凌厲殺著，早已想過無數遍，又曾請教過師父、師娘。我只求自保，難道連三十招也擋不住？」喝道：

「好，便接你三十招！」唰的一劍，向他攻去。這一出手便是本門劍法的殺著「有鳳來儀」，劍刃顫動，嗡嗡有聲，登時將田伯光的上盤盡數籠罩在劍光之下。

田伯光讚道：「好劍法！」揮刀格開，退了一步。令狐冲叫道：「一招了！」跟著一招「蒼松迎客」，又攻了過去。田伯光又讚道：「好劍法！」知道這一招之中，暗藏後著甚多，不敢揮刀相格，斜身滑步，閃了開去。這一下避讓其實並非一招，但令狐冲喝道：「兩招！」手下毫不停留，又攻了一招。

他連攻五招，田伯光或格或避，始終沒反擊，令狐冲卻已數到了「五」字。待得他第六招長劍自下而上的反挑，田伯光大喝一聲，舉刀硬劈，刀劍相撞，令狐冲手中長劍登時沉了下去。田伯光喝道：「第六招、第七招、第八招、第九招、第十招！」口中數一招，手上砍一刀，連數五招，鋼刀砍了五下，招數竟然並無變化，每一招都是當頭硬劈。

這幾刀一刀重似一刀，到得第六刀再下來時，令狐冲只覺全身都為對方刀上勁力所脅，連氣也喘不過來，奮力舉劍硬架，錚的一聲巨響，刀劍相交，手臂麻酸，長劍落下地來。田伯光又是一刀砍落，令狐冲雙眼一閉，不再理會。

田伯光哈哈一笑，問道：「第幾招？」令狐冲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你刀法固然比我高，膂力內勁，也都遠勝於我，令狐冲不是你對手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這就走罷！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去！」田伯光臉色一沉，道：「令狐兄，田某敬你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言而有信，三十招內令狐兄既然輸了，怎麼又來反悔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本來不信你能在三十招內勝我，現下是我輸了，可是我並沒說輸招之後便跟你去。我說過沒有？」田伯光心想這句話原是自己說的，令狐冲倒確沒說過，當下將刀一擺，冷笑道：「你姓名中有個『狐』，果然名副其實。你沒說過便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適才在下輸招，是輸在力不如你，心中不服，待我休息片刻，咱們再比過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好罷，要你輸得口服心服。」坐在石上，雙手掙腰，笑嘻嘻的瞧著他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這惡賊定要我隨他下山，不知有何奸計，說甚麼去見儀琳師妹，定非實情。他又不是儀琳師妹的真徒弟，何況儀琳師妹一見他便嚇得魂不附體，又怎會和他去打甚麼交道？只是我眼下給他纏上了，卻如何脫身才是？」想到適才他向自己連砍這六刀，刀法平平，勢道卻沉猛無比，實不知該當如何拆解。

突然間心念一動：「那日荒山之夜，莫大先生殺了大嵩陽手費彬，衡山劍法靈動難測，以此對敵田伯光，定然不輸於他。後洞石壁之上，刻得有衡山劍法的種種絕招，我去學得三四十招，便可和田伯光拚上一拚了。」又想：「衡山劍法精妙無比，頃刻間豈能學會，終究是我的胡思亂想。」

田伯光見他臉色瞬息間忽愁忽喜，忽又悶悶不樂，笑道：「令狐兄，破解我這刀法的詭計，可想出來了麼？」

令狐冲聽他將「詭計」二字說得特別響亮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大聲道：「要破你刀法，又何必使用詭計？你在這裏囉哩囉唆，吵鬧不堪，令我心亂意煩，難以凝神思索，我要到山洞裏好好想上一想，你可別來滋擾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你去苦苦思索便是，我不來吵你。」令狐冲聽他將「苦苦」二字又說得特別響亮，低低罵了一聲，走進山洞。

令狐冲點燃蠟燭，鑽入後洞，逕到刻著衡山派劍法的石壁前去觀看，但見一路路劍法變幻無方，若非親眼所見，真不信世間有如此奇變橫生的劍招，心想：「片刻之間要真的學會甚麼劍法，決無可能，我只揀幾種最為希奇古怪的變化，記在心中，出去跟他亂打亂鬥，說不定可以攻他一個措手不及。」當下邊看邊記，雖見每一招衡山派劍法均為敵方所破，但想田伯光決不知此種破法，此點不必顧慮。

他一面記憶，一面手中比劃，學得二十餘招變化後，已花了大半個時辰，只聽得田伯光的聲音在洞外傳來：「令狐兄，你再不出來，我可要衝進來了。」令狐冲提劍躍出，叫道：「好，我再接你三十招！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這一次令狐兄若再敗了，那便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也不是第一次敗了。多敗一次，又有何妨？」說這句話時，手中長劍已如狂風驟雨般連攻七招。這七招都是他從後洞石壁上新學來的，果是極盡變幻之能事。

田伯光沒料到他華山派劍法中竟有這般變化，倒給他鬧了個手足無措，連連倒退，到得第十招上，心下暗暗驚奇，呼嘯一聲，揮刀反擊。他刀上勢道雄渾，令狐冲劍法中的變化便不易施展，到得第十九招上，兩人刀劍一交，令狐冲長劍又遭震飛。

令狐冲躍開兩步，叫道：「田兄只是力大，並非在刀法上勝我。這一次仍輸得不服，待我去再想三十招劍法出來，跟你重新較量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令師此刻尚在五百里外，正在到處找尋田某的蹤跡，十天半月之內未必能回華山。令狐兄施這推搪之計，只怕無用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要靠我師父來收拾你，那又算甚麼英雄好漢？我大病初愈，力氣不足，給你佔了便宜，單比招數，難道連你三十招也擋不住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是刀法勝你也好，是膂力勝你也好，輸便是輸，贏便是贏，口舌上爭勝，又有何用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好！你等著我，是男兒漢大丈夫，可別越想越怕，就此逃走下山，你輕功太高，令狐冲可追你不上！」田伯光哈哈大笑，退了兩步，坐在石上。

令狐冲回入後洞，尋思：「田伯光傷過泰山派的天松道長、鬥過恆山派的儀琳師妹，適才我又以衡山派劍法和他相鬥，但嵩山派的武功他未必知曉。」尋到嵩山派劍法的圖形，學了十餘招，心道：「衡

山派的絕招剛才還有十來招沒使，我給他夾在嵩山派劍法之中，再突然使幾招本門劍招，說不定便能搞得他頭暈眼花。」不等田伯光相呼，便出洞相鬥。

他劍招忽而嵩山，忽而衡山，中間又將華山派的幾下絕招使了出來。田伯光連叫：「古怪，古怪！」但拆到二十二招時，終究還是將刀架在令狐冲頸中，逼得他棄劍認輸。

令狐冲道：「第一次我只能接你五招，動腦筋想了一會，便接得你十八招，再想一會，已接得你二十一招。田兄，你怕不怕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我怕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斷潛心思索，再想幾次，便能接得你三十招了。又多想幾次，便能反敗為勝了，那時我就算不殺你，你豈非糟糕之極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田某浪蕩江湖，生平所遇對手之中，以令狐兄最為聰明多智，只可惜武功和田某還差著一大截，就算你進步神速，要想在幾個時辰之中便能勝過田某，天下決無此理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浪蕩江湖，生平所遇對手之中，以田兄最為膽大妄為，眼見得令狐冲越戰越強，居然並不逃走，難得啊難得。田兄，少陪了，我再進去想想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請便。」

令狐冲慢慢走入洞中，他嘴上跟田伯光胡說八道，似乎漫不在乎，心中其實越來越擔憂：「這惡徒來到華山，決不存好心。他明知師父、師娘正在追殺他，又怎有閒情來跟我拆招比武？將我制住之後，縱然不想殺我，也該點了我穴道，令我動彈不得，卻何以一次又一次的放我？到底是何用意？」

料想田伯光來到華山，實有個恐怖之極的陰謀，但到底是甚麼陰謀，卻全無端倪可尋，尋思：「倘若是要絆住了我，好讓旁人收拾我一眾師弟、師妹，又何不直截了當的殺我？那豈不乾脆容易得多？」

思索半晌，一躍而起，心想：「今日之事，看來我華山派是遇上了極大危難。師父、師娘不在山上，令狐冲是本門之長，這副重擔是我一個人挑了。不管田伯光有何圖謀，我須當竭盡心智，和他纏鬥到底，只要有機可乘，便即一劍將他殺了。」心念已決，又去觀看石壁上的圖形，這一次卻只揀最狠辣的殺著用心記憶。

待得步出山洞，天色已明，令狐冲已存了殺人之念，臉上卻笑嘻嘻地，說道：「田兄，你駕臨華山，小弟沒盡地主之誼，當真萬分過意不去。這場比武之後，不論誰輸誰贏，小弟當請田兄嘗一嘗本山的土釀名產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多謝了！」令狐冲道：「他日又在山下相逢，你我卻是決生死的拚鬥，不能再如今日這般，客客氣氣的數著招數賭賽了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像令狐兄這般朋友，殺了實在可惜。只是我如不殺你，你武功進展神速，他日劍法比我為強之時，你卻不肯饒我這採花大盜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，如今日這般切磋武功，實是機會難得。田兄，小弟進招了，請你多多指教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不敢，令狐兄請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小弟越想越覺不是田兄的對手。」一言未畢，挺劍刺了過去，劍尖將到田伯光身前三尺之處，驀地裏斜向左側，猛然迴刺。田伯光舉刀擋格。令狐冲不等劍鋒碰到刀刃，忽地從他下陰挑了上去。這一招陰狠毒辣，凌厲之極。田伯光吃了一驚，縱身急躍。令狐冲乘勢直進，唰唰唰三劍，每一劍都竭盡平生之力，攻向田伯光的要害。田伯光失了先機，登處劣勢，揮刀東擋西格，只聽得嗤的一聲響，令狐冲長劍從他右腿之側刺過，將他褲管刺穿一孔，劍勢奇急，與他腿肉相去不及一寸。

田伯光左手砰的一拳，將令狐冲打了個觔斗，怒道：「你招招要取我性命，這是切磋武功的打法麼？」令狐冲躍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反正不論我如何盡力施為，終究傷不了田兄的一根寒毛。你左手拳的勁道可真不小啊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得罪了。」令狐冲笑嘻嘻的走上前去，說道：「似乎已打斷了我兩根肋骨。」越走越近，突然間劍交左

手，反手刺出。

這一劍當真匪夷所思，卻是恆山派的一招殺著。田伯光大驚之下，劍尖離他小腹已不到數寸，百忙中一個打滾避過。令狐冲居高臨下，連刺四劍，只攻得田伯光狼狽不堪，眼見再攻數招，便可將他一劍釘在地下，不料田伯光突然飛起左足，踢上他手腕，跟著鴛鴦連環，右足又已踢出，正中他小腹。令狐冲長劍脫手，向後仰跌出去。

田伯光挺身躍起，撲上前去，將刀刃架上他咽喉，冷笑道：「好狠辣的劍法！田某險些命送你手，這一次服了嗎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當然不服。咱們說好比劍，你卻連使拳腳。又出拳，又出腿，這招數如何算法？」

田伯光放開了刀，冷笑道：「便是將拳腳合併計算，也沒足三十之數。」令狐冲站起身來，怒道：「你在三十招內打敗了我，算你武功高強，那又怎樣？你要殺便殺，何以恥笑於我？你要笑便笑，卻何以要冷笑？」田伯光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令狐兄責備得對，是田某錯了。」一抱拳，說道：「田某這裏誠意謝過，請令狐兄恕罪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萬沒想到他大勝之餘，反肯賠罪，當下抱拳還禮，道：「不敢！」尋思：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圖。他對我如此敬重，不知有何用意？」苦思不得，索性便開門見山的相詢，說道：「田兄，令狐冲心中有一事不明，不知田兄是否肯直言相告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田伯光事無不可對人言。奸淫擄掠、殺人放火之事，旁人要隱瞞抵賴，田伯光做便做了，何賴之有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田兄倒是個光明磊落的好漢子。」田伯光道：「『好漢子』三字，可不敢當，總算得還是個言行如一的真小人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嘿嘿，江湖之上，如田兄這等人物，倒也罕有。請問田兄，你深謀遠慮，將我師父遠遠引開，然後來到華山，一意要我隨你同去，到底要我去那裏？有何圖謀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田某早對令

狐兄說過，是請你去和儀琳小師父一見，以慰她相思之苦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此事太過怪誕離奇，令狐冲又非三歲小兒，豈能相信？」

田伯光怒道：「田某敬你是英雄好漢，你卻當我是下三濫的無恥之徒。我的話你如何不信？難道我說的不是人話，卻是大放狗屁麼？田某若有虛言，連豬狗也不如。」

令狐冲見他說得十分真誠，實不由得不信，不禁大奇，問道：「田兄拜那小師父為師之事，只是一句戲言，原當不得真，卻何以為了她，千里迢迢的來邀我下山？」田伯光神色頗為尷尬，道：「其中當然另有別情。憑她這點微末本事，怎能做得我師父？」令狐冲心念一動，暗忖：「莫非田伯光對儀琳師妹動了真情，一番慾念，竟爾化成了愛意麼？」說道：「田兄是否對儀琳小師太一見傾心，心甘情願的聽她指使？」田伯光搖頭道：「你不要胡思亂想，那有此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到底其中有何別情，還盼田兄見告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這是田伯光倒霉之極的事，你何必苦苦追問？總而言之，田伯光要是請不動你下山，一個月之後，便會死得慘不堪言。」

令狐冲一驚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道：「天下那有此事？」

田伯光捋起衣衫，袒裸胸膛，指著雙乳之下的兩枚錢大紅點，說道：「田伯光給人在這裏點了死穴，又下了劇毒，被迫來邀你去見那小師父。倘若請你不到，這兩塊紅點在一個月後便腐爛化膿，逐漸蔓延，從此無藥可治，終於全身都化為爛肉，要到三年六個月後，這才爛死。」他神色嚴峻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田某跟你實說，不是盼你垂憐，乃是要你知道，不管你如何堅決拒卻，我是非請你去不可的。你當真不去，田伯光甚麼事都做得出來。我平日便已無惡不作，在這生死關頭，更有甚麼顧忌？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看來此事非假，我只須設法能不隨他下山，一個

月後他身上毒發，這個為禍世間的惡賊便除去了，倒不須我親手殺他。」當下笑吟吟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高手如此惡作劇，給田兄出了這樣一個難題？田兄身上所中的卻又不知是何種毒藥？不管是如何厲害的毒藥，也總有解救的法門。」

田伯光氣憤憤的道：「點穴下毒之人，那也不必提了。要解此死穴奇毒，除了下手之人，天下只怕惟有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一人，可是他又怎肯給我解救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田兄善言相求，或是以刀相迫，他未必不肯解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你別儘說風涼話，總而言之，我要是真請你不動，田某固然活不成，你也難以平安大吉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田兄只須打得我口服心服，令狐冲念你如此武功得來不易，隨你下山走一趟，也未始不可。田兄稍待，我可又要進洞去想想了。」

他走進山洞，心想：「那日我曾和他數度交手，未必每一次都拆不上三十招，怎地這一次反而退步了，說甚麼也接不到他三十招？」沉吟片刻，已得其理：「是了，那日我為了救儀琳師妹，跟他性命相撲，管他拆的是三十招，還是四十招。眼下我口中不斷數著一招、兩招、三招，心中想著的只是如何接滿三十招，這般分心，劍法上自不免大打折扣。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怎如此胡塗？」想明白了這一節，精神一振，又去鑽研石壁上的武功。

這一次看的卻是泰山派劍法。泰山劍招以厚重沉穩見長，一時三刻，無論如何學不到其精髓所在，而其規矩謹嚴的劍路也非他性之所喜。看了一會，正要走開，一瞥眼間見到圖形中以短槍破解泰山劍法的招數，卻十分輕逸靈動。他越看越著迷，不由得沉浸其中，忘了時刻已過，直到田伯光等得實在不耐煩，呼他出去，兩人這才又動手相鬥。

這一次令狐冲學得乖了，再也不去數招，一上手便劍光霍霍，向田伯光急攻。田伯光見他劍招層出不窮，每進洞去思索一會，出來時

便大有新意，卻也不敢怠慢。兩人以快打快，瞬息之間，已拆了不知若干招。突然間田伯光踏進一步，伸手快如閃電，已扣住了令狐冲的手腕，扭轉他手臂，將劍尖指向他咽喉，只須再使力一送，長劍便在他喉頭一穿而過，喝道：「你輸了！」

令狐冲手腕奇痛，口中卻道：「是你輸了！」田伯光道：「怎地是我輸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是第三十二招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三十二招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第三十二招！」田伯光道：「你口中又沒數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口中不數，心中卻數著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這是第三十二招。」其實他心中又何嘗數了？三十二招云云，只是信口胡吹。

田伯光放開他手腕，說道：「不對！你第一劍這麼攻來，我便如此反擊，你如此招架，我又這樣砍出，那是第二招。」他一刀一式，將適才相鬥的招式從頭至尾的複演一遍，數到伸手抓住令狐冲的手腕時，卻只二十八招。令狐冲見他記心如此了得，兩人拆招這麼快捷，他卻每一招每一式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次序絲毫不亂，實是武林中罕見的奇才，不由得好生佩服，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田兄記心驚人，原來是小弟數錯了，我再去想過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且慢！這山洞中到底有甚麼古怪，我要進去看看。洞裏是不是藏得有甚麼武學秘笈？為甚麼你進洞一次，出來後便多了許多古怪招式？」說著便走向山洞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倘若給他見到石壁上的圖形，那可大大不妥。」臉上卻露出喜色，隨即又將喜色隱去，假裝出一副十分擔憂的神情，雙手伸開攔住，說道：「這洞中所藏，是敝派武學秘本，田兄非我華山派弟子，可不能入內觀看。」

田伯光見他臉上喜色一現即隱，其後的憂色顯得甚是誇張，多半是假裝出來的，心念一動：「他聽到我要進山洞去，為甚麼當即喜動

顏色？其後卻又假裝憂愁，顯是要掩飾內心真情，只盼我闖進洞去。山洞之中，必有對我大大不利的物事，多半是甚麼機關陷阱，或是他養馴了的毒蛇怪獸，我可不上這個當。」說道：「原來洞內有貴派武學秘笈，田某倒不便進去觀看了。」令狐冲搖了搖頭，顯得頗為失望。

此後令狐冲進洞數次，又學了許多奇異招式，不但有五嶽劍派各派絕招，而破解五派劍法的種種怪招也學了不少，只倉卒之際難以融會貫通，現炒現賣，高明有限，始終沒法擋得住田伯光快刀的三十招。田伯光見他進洞去思索一會，出來後便怪招紛呈，精采百出，雖無大用，克制不了自己，但招式之妙，平生從所未睹，實令人歎為觀止，心中固然越來越不解，卻也亟盼和他鬥得越久越好，俾得多見識一些匪夷所思的劍法。

眼見天色過午，田伯光又一次將令狐冲制住後，驀地想起：「這一次他所使劍招，似乎大部份是嵩山派的，莫非山洞之中，竟有五嶽劍派的高手聚集？他每次進洞，便有高手傳他若干招式，叫他出來和我相鬥。啊喲，幸虧我沒貿然闖進洞去，否則怎鬥得過五嶽劍派的一眾高手？」他心有所思，隨口問道：「他們怎麼不出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誰不出來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洞中教你劍法的那些前輩高手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已明其意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些前輩，不……不願與田兄動手。」

田伯光大怒，大聲道：「哼，這些人沽名釣譽，自居清高，不屑和我淫賊田伯光過招。你叫他們出來，只消是單打獨鬥，他名氣再大，也未必便是田伯光的對手。」

令狐冲搖搖頭，笑道：「田兄倘若有興，不妨進洞向這十一位前輩領教領教。他們對田兄的刀法，言下倒也頗為看重呢。」他知田伯光在江湖上作惡多端，樹敵極眾，平素行事向來十分謹慎小心，他既

猜想洞內有各派高手，那便說甚麼也不會激得他闖進洞去，他不說十位高手，偏偏說個十一位的畸零數字，更顯得實有其事。

果然田伯光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甚麼前輩高手？只怕都是些浪得虛名之徒，否則怎地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傳你種種招式，始終連田某的三十招也擋不過？」他自負輕功了得，心想就算那十一個高手一擁而出，我雖然鬥不過，逃總逃得掉，何況既是五嶽劍派的前輩高手，他們自重身分，決不會聯手對付自己。

令狐冲正色道：「那是由於令狐冲資質愚魯，內力膚淺，學不到這些前輩武功的精要。田兄嘴裏可得小心些，莫要惹怒了他們。任是那一位前輩出手，田兄不等一月後毒發，轉眼便會在這思過崖上身首異處了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你倒說說看，洞中到底是那幾位前輩。」令狐冲神色詭秘，道：「這幾位前輩歸隱已久，早已不預聞外事，他們在這裏聚集，更和田兄毫不相干。別說這幾位老人家名號不能外洩，就是說了出來，田兄也不會知道。不說也罷，不說也罷！」

田伯光見他臉色古怪，顯是在極力掩飾，說道：「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恆山四派之中，或許還有些武功不凡的前輩高人，可是貴派之中，卻沒甚麼耆宿留下來了。那是武林中眾所週知之事。令狐兄信口開河，難入人信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華山派中，確無前輩高人留存至今。當年敝派不幸為瘟疫侵襲，上一輩的高手凋零殆盡，華山派元氣大傷，否則的話，也決不能讓田兄單槍匹馬的闖上山來，打得我華山派全無招架之力。田兄之言甚是，山洞之中，的確並無敝派高手。」

田伯光既然認定他是在欺騙自己，他說東，當然是西，他說華山派並無前輩高手留存，那麼一定是有，思索半晌，猛然間想起一事，一拍大腿，叫道：「啊！我想起來了！原來是風清揚風老前輩！」

令狐冲登時想起石壁上所刻的那「風清揚」三個大字，忍不住一

聲驚噫，這一次倒非作假，心想這位風前輩難道此時還沒死？不管怎樣，連忙搖手，道：「田兄不可亂說。風……風……」他想「風清揚」的名字中有個「清」字，那是比師父「不」字輩高了一輩的人物，接著道：「風太師叔歸隱多年，早不知去向，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尚在人世，怎麼會到華山來？田兄不信，最好自己到洞中去看看，那便真相大白了。」

田伯光越見他力邀自己進洞，越不肯上當，心想：「他如此驚慌，果然我所料不錯。聽說華山派前輩當年一夕之間盡數暴斃，只風清揚一人其時不在山上，逃過了這場劫難，原來尚在人世，但說甚麼也該有七八十歲了，武功再高，終究精力已衰，一個糟老頭子，我怕他個屁？」說道：「令狐兄，咱們已鬥了一日一晚，再鬥下去，你終究是鬥我不過的，雖有你風太師叔不斷指點，終歸無用。你還是乖乖的隨我下山去罷。」

令狐冲正要答話，忽聽得身後有人冷冷的道：「倘若我當真指點幾招，難道還收拾不下你這小子？」

【十】 傳劍



那老者點點頭，嘆了口氣，慢慢走到大石之前，坐了下來。田伯光喝道：「看刀！」揮刀向令狐冲砍了過來。令狐冲側身閃避，長劍還刺。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回過頭來，見山洞口站著一個白鬚青袍老者，神氣抑鬱，臉如金紙。令狐冲心道：「這老先生莫非便是那晚的蒙面青袍人？他是從那裏來的？怎地站在我身後，我竟沒半點知覺？」心下驚疑不定，只聽田伯光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便是風老先生？」

那老者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難得世上居然還有人知道風某的名字。」

令狐冲心念電轉：「本派中還有一位前輩，我可從來沒聽師父、師娘說過，倘若他是順著田伯光之言隨口冒充，我如上前參拜，豈不

令天下好漢恥笑？再說，事情那裏真有這麼巧法？田伯光提到風清揚，便真有一個風清揚出來。」

那老者搖頭嘆道：「令狐冲你這小子，實在也太不成器！我來教你。你先使一招『白虹貫日』，跟著便使『有鳳來儀』，再使一招『金雁橫空』，接下來使『截手式』……」一口氣滔滔不絕的說了三十招招式。

那三十招招式令狐冲都曾學過，但出劍和腳步方位，卻無論如何連不在一起。那老者道：「你遲疑甚麼？嗯，三十招一氣呵成，憑你眼下修為，的確有些不易，你倒先試演一遍看。」他嗓音低沉，神情蕭索，似含有無限傷心，但語氣之中自有一股威嚴。令狐冲心想：「便依言一試，卻也無妨。」當即使一招「白虹貫日」，劍尖朝天，第二招「有鳳來儀」便接不下去，不由得一呆。

那老者道：「唉，蠢才，蠢才！無怪你是岳不羣的弟子，拘泥不化，不知變通。劍術之道，講究如行雲流水，任意所之。你使完那招『白虹貫日』，劍尖向上，難道不會順勢拖下來嗎？劍招中雖沒這招式，難道你不會別出心裁，隨手配合麼？」

這一言登時將令狐冲提醒，他長劍一勒，自然而然的便使出「有鳳來儀」，不等劍招變老，已轉「金雁橫空」。長劍在頭頂劃過，一勾一挑，輕輕巧巧的變為「截手式」，轉折之際，天衣無縫，心下甚是舒暢。當下依著那老者所說，一招一式的使將下去，使到「鐘鼓齊鳴」收劍，堪堪正是三十招，突然之間，只感到說不出的歡喜。

那老者臉色間卻無嘉許之意，說道：「對是對了，可惜斧鑿痕跡太重，也太笨拙。不過和高手過招固然不成，對付眼前這小子，只怕也將就了。上去試試罷！」

令狐冲雖尚不信他便是自己太師叔，但此人是武學高手，卻絕無可疑，當即長劍下垂，深深躬身為禮，說道：「多謝指點。」轉身向

田伯光道：「田兄請！」

田伯光道：「我已見你使了這三十招，再跟你過招，還打個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田兄不願動手，那也很好，這就請便。在下要向這位老前輩多多請教，無暇陪伴田兄了。」田伯光大聲道：「那是甚麼話？你不隨我下山，田某一條性命難道便白白送在你手裏？」轉面向那老者道：「風老前輩，田伯光是後生小子，不配跟你老人家過招，你若出手，未免有失身分。」那老者點點頭，嘆了口氣，慢慢走到大石之前，坐了下來。

田伯光大為寬慰，喝道：「看刀！」揮刀向令狐冲砍了過來。

令狐冲側身閃避，長劍還刺，使的便是適才那老者所說的第四招「截手式」。他一劍既出，後著源源傾瀉，劍法輕靈，所用招式有些是那老者提到過的，有些卻在那老者所說的三十招之外。他既領悟了「行雲流水，任意所之」這八字精義，劍術登時大進，翻翻滾滾的和田伯光拆了一百餘招。突然間田伯光一聲大喝，舉刀直劈，令狐冲眼見難以閃避，一抖手，長劍指向他胸膛。田伯光迴刀削劍，噹的一聲，刀劍相交，他不等令狐冲抽劍，放脫單刀，縱身而上，雙手扼住了他喉頭。令狐冲登時為之窒息，長劍也即脫手。

田伯光喝道：「你不隨我下山，老子扼死你。」他本來和令狐冲稱兄道弟，言語甚是客氣，但這番百餘招的劇鬥一過，打得性發，牢牢扼住他喉頭後，居然自稱起「老子」來。令狐冲滿臉紫脹，搖了搖頭。田伯光咬牙道：「一百招也好，二百招也好，老子贏了，便要你跟我下山。他媽的三十招之約，老子不理了。」令狐冲想要哈哈一笑，可是給他十指扼住了喉頭，無論如何笑不出聲。

忽聽那老者道：「蠢才！手指便是劍。那招『金玉滿堂』，定要用劍才能使嗎？」

令狐冲腦海中如電光一閃，右手五指疾刺，正是一招「金玉滿

堂」，中指和食指戳在田伯光胸口「膻中穴」上。田伯光悶哼一聲，委頓在地，抓住令狐冲喉頭的手指登時鬆了。

令狐冲沒想到自己隨手這麼一戳，竟將這個名動江湖的「萬里獨行」田伯光輕輕易易的便點倒在地。他伸手摸摸自己給田伯光扼得十分疼痛的喉頭，只見這快刀高手蜷縮在地，不住輕輕抽搐，雙眼翻白，已暈了過去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霎時之間，對那老者欽佩到了極點，搶到他身前，拜伏在地，叫道：「太師叔，請恕徒孫先前無禮。」說著連連磕頭。

那老者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你不再疑心我是招搖撞騙了麼？」令狐冲磕頭道：「萬萬不敢！徒孫有幸，得能拜見本門前輩風太師叔，實為萬千之喜。」

那老者風清揚道：「你起來。」令狐冲又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，這才站起，眼見那老者滿面病容，神色憔悴，道：「太師叔，你肚子餓麼？徒孫洞裏藏得有些乾糧。」說著便欲去取。風清揚搖頭道：「不用！」眯著眼向太陽望了望，輕聲道：「日頭好暖和啊，可有好久沒晒太陽了。」令狐冲好生奇怪，卻不敢問。

風清揚向縮在地下的田伯光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他給你戳中了膻中穴，憑他功力，一個時辰後便會醒轉，那時仍會跟你死纏。你再將他打敗，他便只好乖乖的下山去了。你制服他後，須得逼他發下毒誓，關於我的事決不可洩漏一字半句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徒孫適才取勝，不過是出其不意，僥倖得手，劍法上畢竟不是他敵手，要制服他……制服他……」

風清揚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你是岳不羣的弟子，我本不想傳你武功。但我當年……當年……曾立下重誓，有生之年，決不再與人當真動手。那晚試你劍法，不過讓你知道，華山派『玉女十九劍』倘若使得對了，又怎能讓人彈去手中長劍？我若不假手於你，難以逼得這田

伯光立誓守秘，你跟我來。」說著走進山洞，鑽過了孔穴，來到後洞。令狐冲跟了進去。

風清揚指著石壁說道：「壁上這些華山派劍法的圖形，你大都已经看過記熟，只是使將出來，卻全不是那一回事。唉！」說著搖了搖頭。令狐冲尋思：「我在這裏觀看圖形，原來太師叔早已瞧在眼裏。想來每次我都瞧得出神，以致全然沒發覺洞中另有旁人，倘若……倘若太師叔是敵人……嘿嘿，倘若他是敵人，我就算發覺了，也難道能逃得性命？」

只聽風清揚續道：「岳不羣那小子，當真狗屁不通。你本是塊大好的材料，卻給他教得變成了蠢牛木馬。」令狐冲聽得他辱及恩師，心下氣惱，當即昂然道：「太師叔，我不要你教了，我出去逼田伯光立誓不可洩漏太師叔之事就是。」

風清揚一怔，已明其理，淡淡的道：「他要是不肯呢？你這就殺了他？」令狐冲躊躇不答，心想田伯光數次得勝，始終不殺自己，自己怎能一佔上風，便即殺他？風清揚道：「你怪我罵你師父，好罷，以後我不提他便是，他叫我師叔，我稱他一聲『小子』，總稱得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太師叔不罵我恩師，徒孫自當恭聆教誨。」風清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倒是我來求你學藝了。」令狐冲躬身道：「徒孫不敢，請太師叔恕罪。」

風清揚指著石壁上華山派劍法的圖形，說道：「這些招數，確是本派劍法的絕招，其中泰半已經失傳，連岳……岳……嘿嘿……連你師父也不知道。只是招數雖妙，一招招的分開來使，終究能給旁人破了……」

令狐冲聽到這裏，心中一動，隱隱想到了一層劍術的至理，不由得臉現狂喜之色。風清揚道：「你明白了甚麼？說給我聽聽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太師叔是不是說，要是各招渾成連綿，敵人便沒法可破？」

風清揚點了點頭，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我原說你資質不錯，果然悟性極高。這些魔教長老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指著石壁上使棍棒的人形。令狐冲道：「這是魔教中的長老？」風清揚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這十具骸骨，便是魔教十長老了。」說著手指地下一具骸骨。令狐冲奇道：「怎麼這魔教十長老都死在這裏？」風清揚道：「再過一個時辰，田伯光便醒轉了，你儘問這些陳年舊事，還有時刻學武功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是，請太師叔指點。」

風清揚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些魔教長老，也確都是了不起的聰明才智之士，竟將五嶽劍派中的高招破得如此乾淨徹底。只不過他們不知道，世上最厲害的招數，不在武功之中，而是陰謀詭計、機關陷阱。倘若落入了別人巧妙安排的陷阱，憑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數，那也全然用不著了……」說著抬起了頭，眼光茫然，顯是想起了無數舊事。

令狐冲見他說得甚是苦澀，神情間更有莫大憤慨，便不敢接口，心想：「莫非我五嶽劍派果然是『比武不勝，暗算害人』？風太師叔雖是五嶽劍派中人，卻對這些卑鄙手段似乎頗不以為然。但對付魔教人物，使些陰謀詭計，似乎也不能說不對。」

風清揚又道：「單以武學而論，這些魔教長老們也不能說真正已窺上乘武學之門。他們不懂得，招數是死的，發招之人卻是活的。死招數破得再妙，遇上了活招數，免不了縛手縛腳，只有任人屠戮。這個『活』字，你要牢牢記住了。學招時要活學，使招時要活使。倘若拘泥不化，便練熟了幾千幾萬手絕招，遇上了真正高手，終究還是給人家破得乾乾淨淨。」

令狐冲大喜，他生性飛揚跳脫，風清揚這幾句話當真說到了他心坎裏去，連稱：「是，是！須得活學活使。」

風清揚道：「五嶽劍派中各有無數蠢才，以為將師父傳下來的劍

招學得精熟，自然而然便成高手，哼哼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！熟讀了人家詩句，做幾首打油詩是可以的，但若不能自出機杼，能成大詩人麼？」他這番話，自然是連岳不羣也罵在其中了，但令狐冲一來覺得這話十分有理，二來他並未直提岳不羣的名字，也就沒加抗辯。

風清揚道：「活學活使，只是第一步。要做到出手無招，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。你說『各招渾成連綿，敵人便沒法可破』，這句話還只說對了一小半。不是『渾成』，而是根本無招。你的劍招使得再渾成，只要有跡可尋，敵人便有隙可乘。但如你根本並無招式，敵人如何來破你的招式？」

令狐冲一顆心怦怦亂跳，手心發熱，喃喃的道：「根本無招，如何可破？根本無招，如何可破？」斗然之間，眼前出現了一個生平從所未見、連做夢也想不到的新天地。

風清揚道：「要切肉，總得有肉可切；要斬柴，總得有柴可斬；敵人要破你劍招，你須得有劍招給人家來破才成。一個從未學過武功的常人，拿了劍亂揮亂舞，你見聞再博，也猜不到他下一劍要刺向那裏，砍向何處。就算是劍術至精之人，也破不了他的招式，只因並無招式，『破招』二字，便談不上了。只是不曾學過武功之人，雖無招式，卻會給人輕而易舉的打倒。真正上乘的劍術，則是能制人而決不能為人所制。」他拾起地下的一根死人腿骨，隨手以一端對著令狐冲，道：「你如何破我這一招？」

令狐冲不知他這一下是甚麼招式，一怔之下，便道：「這不是招式，因此破解不得。」

風清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學武之人使兵刃，動拳腳，總是有招式的，你只須知道破法，一出手便能破招制敵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要是敵人也沒招式呢？」風清揚道：「那麼他也是

一等一的高手了，二人打到如何便如何，說不定是你高些，也說不定是他高些。」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當今之世，這等高手是難找得很了，只要能僥倖遇上一兩位，那是你畢生的運氣，我一生之中，也只遇上過三位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是那三位？」

風清揚向他凝視片刻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岳不羣的弟子之中，居然有如此多管閒事、不肯專心學劍的小子，好極，妙極！」令狐冲臉上一紅，忙躬身道：「弟子知錯了。」風清揚微笑道：「沒有錯，沒有錯！你這小子心思活潑，很對我的脾胃。只是現下時刻不多了，你將這華山派的三四十招融合貫通，設想如何一氣呵成，然後全部將它忘了，忘得乾乾淨淨，一招也不可留在心中。待會便以甚麼招數也沒有的華山劍法，去跟田伯光打。」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應道：「是！」凝神觀看石壁上的圖形。

過去數月之中，他早已將石壁上的本門劍法記得甚熟，這時也不必再花時間學招，只須將許多毫不連貫的劍招設法串成一起就是。風清揚道：「一切須當順其自然。行乎其不得，止乎其不得不，倘若串不成一起，也就罷了，總之不可有半點勉強。」令狐冲應了，只須順乎自然，那便容易得緊，串得巧妙也罷，笨拙也罷，那三四十招華山派的絕招，片刻間便聯成了一片，不過要融成一體，其間全無起迄轉折的刻劃痕跡可尋，可就十分為難了。他提起長劍左削右劈，心中半點也不去想石壁圖形中的劍招，像也好，不像也好，只隨意揮灑，有時使到順溜處，亦不禁暗暗得意。

他從師練劍十餘年，每一次練習，總是全心全意的打醒精神，不敢有絲毫怠忽。岳不羣課徒極嚴，眾弟子練拳使劍，舉手提足間只要稍離了尺寸法度，他便立加糾正，每一個招式總要練得十全十美，沒半點錯誤，方能得到他點頭認可。令狐冲是開山門的大弟子，又生來要強好勝，為了博得師父、師娘讚許，練習招式時加倍的嚴於自律。不料風清揚教劍全然相反，要他越隨便越好，這正投其所好，使劍時

心中暢美難言，只覺比之痛飲數十年的美酒還要滋味無窮。

正使得如痴如醉之時，忽聽得田伯光在外叫道：「令狐兄，請你出來，咱們再比。」

令狐冲一驚，收劍而立，向風清揚道：「太師叔，我這亂揮亂削的劍法，能擋得住他的快刀麼？」風清揚搖頭道：「擋不住，還差得遠呢！」令狐冲驚道：「擋不住？」風清揚道：「要擋，自然擋不住，可是你何必要擋？」

令狐冲一聽，登時省悟，心下大喜：「不錯，他為了求我下山，不敢殺我。不管他使甚麼刀招，我不必理會，只管自行進攻便了。」當即仗劍出洞。

只見田伯光橫刀而立，叫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得風老前輩指點訣竅之後，果然劍法大進，不過適才給你點倒，乃一時疏忽，田某心中不服，咱們再來比過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！」挺劍歪歪斜斜的刺去，劍身搖搖晃晃，沒半分勁力。

田伯光大奇，說道：「你這是甚麼劍招？」眼見令狐冲長劍刺到，正要揮刀擋格，卻見令狐冲突然間右手後縮，向空處隨手刺了一劍，跟著劍柄疾收，似乎要撞上他自己胸膛，跟著手腕立即反抖，這一撞便撞向右側空處。田伯光更加奇怪，向他輕輕試劈一刀。令狐冲不避不讓，劍尖一挑，斜刺對方小腹。田伯光叫道：「古怪！」回刀反擋。

兩人拆得數招，令狐冲將石壁上數十招華山劍法使了出來，只攻不守，便如自顧自練劍一般。田伯光給他逼得手忙腳亂，叫道：「我這一刀你如再不擋，砍下了你的臂膀，可別怪我！」令狐冲笑道：

「可沒這麼容易。」唰唰唰三劍，全是從希奇古怪的方位刺削而至。田伯光仗著眼明手快，一一擋過，正待反擊，令狐冲忽將長劍向天空拋了上去。田伯光仰頭看劍，砰的一聲，鼻上已重重吃了一拳，登時

鼻血長流。

田伯光一驚之間，令狐冲以手作劍，疾刺而出，又戳中了他膻中穴。田伯光身子慢慢軟倒，臉上露出十分驚奇、又十分憤怒的神色。

令狐冲回過身來，風清揚招呼他走入洞中，道：「你又多了一個半時辰練劍，他這次受創較重，醒過來時沒第一次快。只不過下次再鬥，說不定他會拚命，未必肯再容讓，須得小心在意。你去練練衡山派的劍法。」

令狐冲得風清揚指點後，劍法中有招如無招，但存招式之意，而無招式之形，衡山派的絕招本已變化莫測，似鬼似魅，這一來更無絲毫跡象可尋。田伯光醒轉後，鬥得七八十招，又讓他打倒。

眼見天色已晚，陸大有送飯上崖，令狐冲將點倒了的田伯光放在巖石之後，風清揚則在後洞不出。令狐冲道：「這幾日我胃口大好，六師弟明日多送些飯菜上來。」陸大有見大師哥神采飛揚，與數月來鬱鬱寡歡的情形大不相同，心下甚喜，又見他上身衣衫都汗濕了，只道他在苦練劍法，說道：「好，明兒我提一大籃飯上來。」

陸大有下崖後，令狐冲解開田伯光穴道，邀他和風清揚及自己一同進食。風清揚只吃小半碗飯便飽了。田伯光憤憤不平，食不下咽，一面扒飯，一面罵人，突然間左手使勁太大，啪的一聲，竟將一隻瓦碗捏成十餘塊，碗片飯粒，跌得身上地下都是。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田兄何必跟一隻飯碗過不去？」

田伯光怒道：「他媽的，我是跟你過不去。只因為我不想殺你，咱們比武，你這小子只攻不守，這才佔盡了便宜，你自己說，這公道不公道？倘若我不讓你哪，三十招之內便砍下了你腦袋。哼！哼！他媽的那小尼……小尼……」他顯是想罵儀琳那小尼姑，但不知怎的，話到口邊，沒再往下罵了，站起身來，拔刀在手，叫道：「令狐冲，

有種的再來鬥過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好！」挺劍而上。

令狐冲又施故技，對田伯光的快刀並不拆解，自行另以巧招相刺。不料田伯光這次出手甚狠，拆得二十餘招後，唰唰兩刀，一刀砍中令狐冲大腿，一刀在他左臂上劃了一道口子，但畢竟還是刀下留情，所傷不重。令狐冲又驚又痛，劍法散亂，數招後便給田伯光踢倒。

田伯光將刀架在他喉頭，喝道：「還打不打？打一次便在你身上砍幾刀，縱然不殺你，也要你肢體不全，流乾了血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自然再打！就算令狐冲鬥你不過，難道我風太師叔袖手不理，任你橫行？」田伯光道：「他是前輩高人，不會跟我動手。」說著收起單刀，心下畢竟也甚惴惴，生怕將令狐冲砍傷了，風清揚一怒出手，看來這人雖老得很了，糟卻半點不糟，神氣內斂，眸子中英華隱隱，顯然內功著實了得，劍術之高更不用說了，他也不必揮劍殺人，只須將自己逐下華山，那便糟糕之極。

令狐冲撕下衣襟，裹好了兩處創傷，走進洞中，搖頭苦笑，說道：「太師叔，這傢伙改變策略，當真砍殺啦！如給他砍中了右臂，使不得劍，這可就難以勝他了。」風清揚道：「好在天色已晚，你約他明晨再鬥。今晚你不要睡，咱們窮一晚之力，我教你三招劍法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三招？」心想只三招劍法，何必花一晚時光來教。

風清揚道：「我瞧你人倒挺聰明的，也不知是真聰明，還是假聰明，倘若真的聰明，那麼這一個晚上，或許能將這三招劍法學會了。要是資質不佳，悟心平常，那麼……那麼……明天早晨你也不用再跟他打了，自己認輸，乖乖的跟他下山去罷！」

令狐冲聽太師叔如此說，料想這三招劍法非比尋常，定然十分難學，不由得激發了要強好勝之心，昂然道：「太師叔，徒孫要是不能

在一晚間學會這三招，寧可給他一刀殺了，決不投降屈服，隨他下山。」

風清揚笑了笑，道：「那也很好。」抬起了頭，沉思半晌，道：「一晚之間學會三招，未免強人所難，第二招暫且用不著，咱們只學第一招和第三招。不過……不過……第三招中的許多變化，是從第二招而來，好，咱們把有關的變化都略去，且看是否管用。」自言自語，沉吟一會，卻又搖頭。

令狐冲見他如此顧慮多端，不由得心癢難搔，一門武功越難學，自然威力越強，只聽風清揚又喃喃的道：「第一招中的三百六十種變化如果忘記了一變，第三招便會使得不對，這倒有些為難了。」

令狐冲聽得單是第一招便有三百六十種變化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只見風清揚屈指起手指，數道：「歸妹趨無妄，無妄趨同人，同人趨大有。甲轉丙，丙轉庚，庚轉癸。子丑之交，辰巳之交，午未之交。風雷是一變，山澤是一變，水火是一變。乾坤相激，震兌相激，離巽相激。三增而成五，五增而成九……」越數越是憂色重重，嘆道：「冲兒，當年我學這一招，花了三個月時光，要你在一晚之間學會兩招，那是開玩笑了，你想：『歸妹趨無妄……』」說到這裏，便住了口，顯是神思不屬，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剛才我說甚麼來著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太師叔剛才說的是歸妹趨無妄，無妄趨同人，同人趨大有。」風清揚雙眉一軒，道：「你記性倒不錯，後來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太師叔說道：『甲轉丙，丙轉庚，庚轉癸……』」一路背誦下去，竟然背了一小半，後面的便記不得了。

風清揚大奇，問道：「這獨孤九劍的總訣，你曾學過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徒孫沒學過，不知這叫做『獨孤九劍』。」風清揚問道：「你沒學過，怎麼會背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剛才聽得太師叔這麼唸過。」

風清揚滿臉喜色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這就有法子了。一晚之間雖然學不全，然而可以硬記，第一招不用學，第三招只學小半招好了。你記著。歸妹趨無妄，無妄趨同人，同人趨大有……」一路唸將下去，足足唸了三百餘字，才道：「你試背一遍。」令狐冲早就在全神記憶，當下依言背誦，只錯了十來個字。風清揚糾正了，令狐冲第二次再背，只錯了七個字，第三次便沒再錯。

風清揚甚是高興，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又傳了三百餘字口訣，待令狐冲記熟後，又傳三百餘字。那「獨孤九劍」的總訣足足有三千餘字，而且內容不相連貫，饒是令狐冲記性特佳，卻也不免記得了後面，忘記了前面，直花了一個多時辰，經風清揚一再提點，這才記得一字不錯。風清揚要他從頭至尾連背三遍，見他確已全部記住，說道：「這總訣是獨孤九劍的根本關鍵，你此刻雖記住了，只是為求速成，全憑硬記，不明其中道理，日後甚易忘記。從今天起，須得朝夕唸誦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

風清揚道：「九劍的第一招『總訣式』，有種種變化，用以體演這篇總訣，現下且不忙學。第二招是『破劍式』，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門各派劍法，現下也不忙學。第三招『破刀式』，用以破解單刀、雙刀、柳葉刀、鬼頭刀、大砍刀、斬馬刀種種刀法。田伯光使的是單刀中的快刀法，今晚只學專門對付他刀法的這一部份。」

令狐冲聽得獨孤九劍的第二招可破天下各門各派劍法，第三招可破種種刀法，驚喜交集，說道：「這九劍如此神妙，徒孫直是聞所未聞。」興奮之下，說話聲音也顫抖了。

風清揚道：「獨孤九劍的劍法你師父沒見識過，這劍法的名稱，他倒聽見過的。只不過他不肯跟你們提起罷了。」令狐冲大感奇怪，問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風清揚不答他此問，說道：「這第三招『破刀式』講究以輕御重，以快制慢。田伯光那廝的快刀是快得很了，你卻要比他更快。似你這等少年，和他比快，原也可以，只是或輸或贏，

並無必勝把握。至於我這等糟老頭子，卻也要比他快，唯一的法子便是比他先出招。你料到他要出甚麼招，卻搶在他頭裏。敵人手還沒提起，你長劍已指向他要害，他再快也沒你快。」

令狐冲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是，是！想來這是教人如何料敵機先。」

風清揚拍手讚道：「對，對！孺子可教。『料敵機先』這四個字，正是這劍法的精要所在，任何人一招之出，必定有若干朕兆。他下一刀要砍向你左臂，眼光定會瞧向你左臂，如果這時他的單刀正在右下方，自然會提起刀來，劃個半圓，自上而下的斜向下砍。」於是將這第三劍中剋破快刀的種種變化，一項項詳加剖析。令狐冲只聽得心曠神怡，便如一個鄉下少年忽地置身於皇宮內院，目之所接，耳之所聞，莫不新奇萬端，而又莫不華麗輝煌。

這第三招變化繁複之極，令狐冲於一時之間，所能領會的也只不过二三，其餘的便都硬記在心。一個教得起勁，一個學得用心，竟不知時刻之過，猛聽得田伯光在洞外大叫：「令狐兄，天光啦，睡醒了沒有？」

令狐冲一呆，低聲道：「啊，天亮了。」風清揚嘆道：「只可惜時刻太過迫促，但你學得極快，已遠過我的指望。這就出去跟他打罷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閉上眼睛，將這一晚所學大要，默默存想了一遍，突然睜開眼來，道：「太師叔，徒孫尚有一事未明，何以這種種變化，盡是進手招數，只攻不守？」

風清揚道：「獨孤九劍，有進無退！招招都是進攻，攻敵之不得不守，自己當然不用守了。創制這套劍法的獨孤求敗前輩，名字叫做『求敗』，他老人家畢生想求一敗而不可得，這劍法施展出來，天下無敵，又何必守？如有人攻得他老人家迴劍自守，他老人家真要心花

怒放，喜不自勝了。」

令狐冲喃喃的道：「獨孤求敗，獨孤求敗。」想像當年這位前輩仗劍江湖，無敵於天下，連找一個對手來逼得他迴守一招都不可得，委實令人可驚可佩。

只聽田伯光又在呼喝：「快出來，讓我再砍你兩刀。」令狐冲叫道：「我來也！」

風清揚皺眉道：「此刻出去和他接戰，有一事大是凶險，他如上來一刀便將你右臂或右腕砍傷，那只有任他宰割，更無反抗之力了。這件事可真叫我耽心。」

令狐冲意氣風發，昂然道：「徒孫盡力而為！無論如何，決不能辜負了太師叔這一晚盡心教導。」提劍出洞，立時裝出一副委靡之狀，打了個呵欠，又伸了個懶腰，揉了揉眼睛，說道：「田兄起得好早，昨晚沒好睡嗎？」心中卻在盤算：「我只須挨過眼前這個難關，再學幾個時辰，便永遠不怕他了。」

田伯光一舉單刀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在下確實無意傷你，但你太也固執，說甚麼也不肯隨我下山。這般鬥將下去，逼得我要砍你十刀廿刀，令得你遍體鱗傷，豈不是十分對你不住？」令狐冲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倒也不須砍上十刀廿刀，你只須一刀將我右臂砍斷，要不然砍傷了我右手，叫我使不得劍。那時候你要殺要擒，豈不是悉隨尊便？」田伯光搖頭道：「我只不過要你服輸，何必傷你右手右臂？」令狐冲心中大喜，臉上卻裝作深有憂色，說道：「只怕你口中雖這麼說，輸得急了，到頭來還是甚麼野蠻的毒招都使將出來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你不用以言語激我。田伯光一來跟你無怨無仇，二來敬你是條有骨氣的漢子，三來真的傷你重了，只怕旁人要跟我為難。出招罷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好！田兄請。」田伯光虛晃一刀，第二刀跟著斜劈

而出，刀光映日，勢道甚為猛惡。令狐冲待要使用「獨孤九劍」中第三劍的變式予以破解，那知田伯光的刀法實在太快，甫欲出劍，對方刀法已轉，終於慢了一步。他心中焦急，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新學的劍法竟然完全用不上，太師叔一定在罵我蠢才。」再拆數招，額頭汗水已涔涔而下。

豈知自田伯光眼中看出來，卻見他劍法凌厲之極，每一招都是自己刀法的剋星，心下也吃驚不小，尋思：「他這幾下劍法，明明已可將我斃了，卻為甚麼故意慢了一步？是了，他是手下留情，要叫我知難而退。可是我雖然『知難』，苦在不能『而退』，非硬挺到底不可。」他心中這麼想，單刀劈出時勁力便不敢使足。兩人互相忌憚，均小心翼翼的拆解。

又鬥一會，田伯光刀法漸快，令狐冲應用獨孤氏第三劍的變式也漸趨純熟，刀劍光芒閃爍，交手越來越快。驀地裏田伯光大喝一聲，右足飛起，踹中令狐冲小腹。令狐冲身子向後跌出，心念電轉：「我只須再有一日一夜的時刻，明日此時定能制他。」當即摔劍脫手，雙目緊閉，凝住呼吸，假作暈死之狀。

田伯光見他暈去，吃了一驚，但深知他狡譎多智，不敢俯身去看，生怕他暴起襲擊，敗中求勝，當下橫刀身前，走近幾步，叫道：「令狐兄，怎麼了？」叫了幾聲，才見令狐冲悠悠醒轉，氣息微弱，顫聲道：「咱們……咱們再打過。」支撐著要站起身來，左腿一軟，又摔倒在地。田伯光道：「你是不行的了，不如休息一日，明兒隨我下山去罷。」

令狐冲不置可否，伸手撐地，意欲站起，口中不住喘氣。

田伯光更無懷疑，踏上一步，抓住他右臂，扶了他起來，但踏上這一步時若有意、若無意的踏住了令狐冲落在地下的長劍，右手執刀護身，左手又正抓在令狐冲右臂的穴道之上，叫他沒法行使詭計。令

狐冲全身重量都掛在他左手之上，顯得全然虛弱無力，口中卻兀自怒罵：「誰要你討好？他奶奶的。」一跛一拐，回入洞中。

風清揚微笑道：「你用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，竟不費半點力氣，只不過有點兒卑鄙無恥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對付卑鄙無恥之徒，說不得，只好用點卑鄙無恥的手段。」風清揚正色道：「要是對付正人君子呢？」令狐冲一怔，道：「正人君子？」一時答不出話來。

風清揚雙目炯炯，瞪視著令狐冲，森然問道：「要是對付正人君子，那便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，倘若想要殺我，我也不能甘心就戮，到了不得已的時候，卑鄙無恥的手段，也只好用上這麼一點半點了。」風清揚大喜，朗聲道：「好，好！你說這話，便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。大丈夫行事，愛怎樣便怎樣，行雲流水，任意所之，甚麼武林規矩，門派教條，全都是放他媽的狗臭屁！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風清揚這幾句話當真說到了他心坎中去，聽來說不出的痛快，可是平素師父諄諄叮囑，寧可性命不要，也決計不可違犯門規，不守武林規矩，以致敗了華山派清譽，太師叔這番話是不能公然附和的；何況「假冒為善的偽君子」云云，似乎是在譏刺他師父那「君子劍」的外號，當下只微微一笑，並不接口。

風清揚伸出乾枯的手指撫摸令狐冲頭髮，微笑道：「岳不羣門下，居然有你這等人才，這小子眼光是有的，倒也不是全無可取。」他所說的「這小子」，自是指岳不羣了。

他拍拍令狐冲的肩膀，說道：「小娃子很合我心意，來來來，咱們把獨孤大俠的第一劍和第三劍再練上一些。」當下又將獨孤氏的第一劍擇要講述，待令狐冲領悟後，再將第三劍中的有關變化，連講帶比，細加指點。後洞中所遺長劍甚多，兩人都以華山派的長劍比劃演式。令狐冲用心記憶，每逢不明，便即詢問。這一日時候充裕，學劍

時不如前晚之迫促，一劍一式均能闡演周詳。晚飯之後，令狐冲睡了兩個時辰，又再學招。

次日清晨，田伯光只道他早一日受傷不輕，竟然並不出聲索戰。令狐冲樂得在後洞繼續學劍，到得午未未初，獨孤式第三劍的種種變化已盡數學全。風清揚道：「今日倘若仍然打他不過，也不要緊。再學一日一晚，無論如何，明日必勝。」

令狐冲應了，倒提本派前輩所遺下的一柄長劍，緩步走出洞來，見田伯光在崖邊眺望，假作驚異之色，說道：「咦，田兄，怎麼你還不走？」田伯光道：「在下恭候大駕。昨日得罪，今日好得多了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也不見得好，腿上給田兄所砍的這一刀，痛得甚是厲害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當日在衡陽相鬥，令狐兄傷勢可比今日重得多了，卻也不曾出過半句示弱之言。我深知你鬼計多端，你這般裝腔作勢，故意示弱，想攻我一個出其不意，在下可不會上當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這當已經上了，此刻就算醒覺，也來不及啦！田兄，看招！」劍隨聲出，直刺其胸。田伯光舉刀急擋，卻擋了個空。令狐冲第二劍又已刺了過來。田伯光讚道：「好快！」橫刀封架。令狐冲第三劍、第四劍又已刺出，口中說道：「還有快的。」第五劍、第六劍跟著刺出，攻勢既發，竟一劍連著一劍，一劍快似一劍，渾成一體，連綿不絕，當真學到了這獨孤劍法的精要，「獨孤九劍，有進無退」，每一劍全是攻招。

十餘劍一過，田伯光膽戰心驚，不知如何招架才是，令狐冲刺一劍，他便退一步，刺得十餘劍，他已退到了崖邊。令狐冲攻勢絲毫不緩，唰唰唰唰，連刺四劍，全是指向他要害之處。田伯光奮力擋開了兩劍，第三劍無論如何擋不開了，左足後退，卻踏了個空。他知道身後是萬丈深谷，這一跌下去勢必粉身碎骨，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猛力一刀砍向地下，借勢穩住身子。令狐冲的第四劍已指在他咽喉之上。田伯光臉色蒼白，令狐冲也一言不發，劍尖始終不離他咽喉。過

了良久，田伯光怒道：「要殺便殺，婆婆媽媽作甚？」

令狐冲右手一縮，向後縱開數步，道：「田兄一時疏忽，給小弟佔了機先，不足為憑，咱們再打過。」田伯光哼了一聲，舞動單刀，猶似狂風驟雨般攻將過來，叫道：「這次由我先攻，可不能讓你佔便宜了。」

令狐冲眼見他鋼刀猛劈而至，長劍斜挑，逕刺他小腹，自己上身一側，已避開了他的刀鋒。田伯光見他這一劍來得峻急，疾迴單刀，往他劍上砸去，自恃力大，只須刀劍相交，準能將他長劍砸飛。令狐冲只一劍便搶到了先著，第二劍、第三劍源源不絕的發出，每一劍都是既狠且準，劍尖始終不離對手要害。田伯光擋架不及，只得又再倒退，十餘招過去，竟重蹈覆轍，又退到了崖邊。令狐冲長劍削下，逼得他提刀護住下盤，左手伸出，五指虛抓，正好搶到空隙，五指指尖離他胸口膻中穴已不到兩寸，凝指不發。

田伯光曾兩次給他以手指點中膻中穴，這一次若再點中，身子委倒時不再是暈在地下，卻要跌入深谷之中了，眼見他手指虛凝，顯是有意容讓。兩人僵持半晌，令狐冲又再向後躍開。

田伯光坐在石上，閉目養了會神，突然間一聲大吼，舞刀搶攻，一口鋼刀直上直下，勢道威猛之極。這一次他看準了方位，背心向山，心想縱然再給你逼得倒退，也是退入山洞之中，說甚麼也要決一死戰。

令狐冲此刻於單刀刀招的種種變化，已盡數了然於胸，待他鋼刀砍至，側身向右，長劍便向他左臂削去。田伯光迴刀相格，令狐冲的長劍早已改而刺他左腰。田伯光左臂與左腰相去不到一尺，但這一迴刀，守中帶攻，含有反擊之意，力道甚勁，鋼刀直盪了出去，急切間已不及收刀護腰，只得向右讓了半步。令狐冲長劍起處，刺向他左頰。田伯光舉刀擋架，劍尖忽地已指向左腿。田伯光沒法再擋，再向

右踏出一步。令狐冲一劍連著一劍，盡是攻他左側，逼得他一步又一步的向右退讓，十餘步一跨，已將他逼向右邊石崖的盡頭。

該處一塊大石壁阻住了退路，田伯光背心靠住巖石，舞起七八個刀花，再也不理令狐冲長劍如何來攻，耳中只聽得嗤嗤聲響，左手衣袖、左邊衣衫、左足褲管已讓長劍接連劃中了六劍。這六劍均是只破衣衫，不傷皮肉，但田伯光心中雪亮，這六劍的每一劍都能教自己斷臂折足，破肚開膛，到這地步，霎時間只覺萬念俱灰，哇的一聲，張嘴噴出一大口鮮血。

令狐冲接連三次將他逼到了生死邊緣，數日之前，此人武功還遠勝於己，此刻竟是生殺之權操於己手，而且勝來輕易，大是行有餘力，臉上不動聲色，心下卻已大喜若狂，待見他大敗之後口噴鮮血，不由得歉疚之情油然而生，說道：「田兄，勝敗乃是常事，何必如此？小弟也曾敗在你手下多次！」

田伯光拋下單刀，搖頭道：「風老前輩劍術如神，當世無人能敵，在下永遠不是你的對手了。」令狐冲拾起單刀，雙手遞過，說道：「田兄說得不錯，小弟僥倖得勝，全憑風太師叔的指點。風太師叔想請田兄答允一件事。」田伯光不接單刀，慘然道：「田某命懸你手，有甚麼好說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風太師叔隱居已久，不預世事，不喜俗人煩擾。田兄下山之後，請勿對人提起他老人家的事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

田伯光冷冷的道：「你只須這麼一劍刺將過來，殺人滅口，豈不乾脆？」令狐冲退後兩步，還劍入鞘，說道：「當日田兄武藝遠勝於我之時，倘若一刀將我殺了，焉有今日之事？在下請田兄不向旁人洩露我風太師叔的行蹤，乃是相求，不敢有絲毫脅迫之意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好，我答允了。」令狐冲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謝田兄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我奉命前來請你下山。這件事田某幹不了，可是事

情沒完。講打，我這一生一世是打你不過的了，卻未必便此罷休。田某性命攸關，只好爛纏到底，你可別怪我不是好漢子的行徑。令狐兄，再見了。」說著一抱拳，轉身便行。

令狐冲想到他身中劇毒，此番下山，不久便毒發身亡，和他惡鬥數日，不知不覺間已對他生出親近之意，一時衝動，脫口便想叫將出來：「我隨你下山便了。」但隨即想起，自己受罰在崖上思過，不奉師命，決不能下崖一步，何況此人是個作惡多端的採花大盜，這一隨他下山，變成了跟他同流合污，將來身敗名裂，禍患無窮，話到口邊，終於縮住。

眼見他下崖而去，當即回入山洞，向風清揚拜伏在地，說道：「太師叔不但救了徒孫性命，又傳了徒孫上乘劍術，此恩此德，永難報答。」

風清揚微笑道：「上乘劍術，上乘劍術，嘿嘿，還差得遠呢。」他微笑之中，大有寂寞淒涼的味道。令狐冲道：「徒孫斗膽，求懇太師叔將獨孤九劍的劍法盡數傳授。」風清揚道：「你要學獨孤九劍，將來不會懊悔麼？」

令狐冲一怔，心想將來怎麼會懊悔？一轉念間，心道：「是了，這獨孤九劍並非本門劍法，太師叔是說只怕師父知道之後會見責於我。但師父本來不禁我涉獵別派劍法，曾說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再者，我從石壁的圖形之中，已學了不少恆山、衡山、泰山、嵩山各派的劍法，連魔教十長老的武功也已學了不少。這獨孤九劍如此神妙，實是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絕世妙技，我得蒙本門前輩指點傳授，正是莫大的機緣。」當即拜道：「這是徒孫的畢生幸事，將來只有感激，決無懊悔。」

風清揚道：「好，我便傳你。這獨孤九劍我若不傳你，過得幾年，世上便永遠沒這套劍法了。」說時臉露笑容，顯是深以為喜，說

完之後，神色卻轉淒涼，沉思半晌，這才說道：「田伯光決不會就此甘心，但縱然再來，也必在十天半月之後。你武功已勝於他，陰謀詭計又勝於他，永遠不必怕他了。咱們時候大為充裕，須得從頭學起，紮好根基。」於是將獨孤九劍第一劍的「總訣式」依著口訣次序，一句句的解釋，再傳以種種附於口訣的變化。

令狐冲先前硬記口訣，全然未能明白其中含意，這時得風清揚從容指點，每一刻都領悟到若干上乘武學的道理，每一刻都學到幾項奇巧奧妙的變化，不由得歡喜讚嘆，情難自己。

一老一少，便在這思過崖上傳習獨孤九劍的精妙劍法，自「總訣式」、「破劍式」、「破刀式」以至「破槍式」、「破鞭式」、「破索式」、「破掌式」、「破箭式」而學到了第九劍「破氣式」。那

「破槍式」包括破解長槍、大戟、蛇矛、齊眉棍、狼牙棒、白蠟桿、禪杖、方便鏟種種長兵刃之法。「破鞭式」破的是鋼鞭、鐵錘、點穴槲、拐子、蛾眉刺、匕首、板斧、鐵牌、八角鎚、鐵椎等等短兵刃，

「破索式」破的是長索、軟鞭、三節棍、鏈子槍、鐵鏈、漁網、流星飛鎚等等軟兵刃。雖只一劍一式，卻變化無窮，學到後來，前後式融會貫通，更是威力大增。

最後這三劍更加難學。「破掌式」破的是拳腳指掌上的功夫，對方既敢以空手來鬥自己利劍，武功上自有極高造詣，手中有無兵器，相差已是極微。天下的拳法、腿法、指法、掌法繁複無比，這一劍

「破掌式」，將長拳短打、擒拿點穴、鷹爪虎爪、鐵沙神掌，諸般拳腳功夫盡數包括在內。「破箭式」這個「箭」字，則總羅諸般暗器，練這一劍時，須得先學聽風辨器之術，不但要能以一柄長劍擊開敵人發射來的種種暗器，還須借力反打，以敵人射來的暗器反射傷敵。

至於第九劍「破氣式」，風清揚只傳以口訣和修習之法，說道：「此式是為對付身具上乘內功的敵手而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一心。獨孤前輩當年挾此劍橫行天下，欲求一敗而不可得，那是他老人家已將

這套劍法使得出神入化之故。同是一門華山劍法，同是一招，使出來時威力強弱大不相同，這獨孤九劍自也一般。你縱然學得了劍法，倘若使出時劍法不純，畢竟還是敵不了當世高手。此刻你已得到了門徑，要想多勝少敗，再苦練二十年，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較短長了。」

令狐冲越學得多，越覺這九劍之中變化無窮，不知要有多少時日，方能探索到其中全部奧秘，聽太師叔要自己苦練二十年，絲毫不覺驚異，再拜受教，說道：「徒孫倘能在二十年之中，通解獨孤前輩當年創製這九劍的遺意，領會太師叔所授的心法，那是大喜過望了。」

風清揚道：「你倒也不可妄自菲薄。獨孤大俠是絕頂聰明之人，學他的劍法，要旨在一個『悟』字，決不在死記硬記。等到通曉了這九劍的劍意，則無所施而不可，便是將全部變化盡數忘記，也不相干，臨敵之際，更是忘記得越乾淨徹底，越不受原來劍法的拘束。你資質甚好，正是學練這套劍法的材料。何況當今之世，真有甚麼了不起的英雄人物，嘿嘿，只怕也未必。以後自己好好用功，我可要去了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太師叔，你.....你上那裏去？」風清揚道：「我本在這後山居住，已住了數十年，日前一時心喜，出洞來授了你這套劍法，只是盼望獨孤前輩的絕世武功不遭滅絕而已。怎麼還不回去？」令狐冲喜道：「原來太師叔便在後山居住，那再好沒有了。徒孫正可朝夕侍奉，以解太師叔的寂寞。」

風清揚厲聲道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見華山派門中之人，連你也不例外。」見令狐冲神色惶恐，便語氣轉和，說道：「冲兒，我跟你既有緣，亦復投機。我暮年得有你這樣一個佳子弟傳我劍法，實是大暢老懷。你如心中有我這樣一個太師叔，今後別來見我，以致令我為難。」令狐冲心中酸楚，道：「太師叔，那為甚麼？」風清揚搖頭，說道：「你見到我的事，連對你師父也不可說起。」令狐冲含淚

道：「是，自當遵從太師叔吩咐。」

風清揚輕輕撫摸他頭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」轉身下崖。令狐冲跟到崖邊，眼望他瘦削的背影飄飄下崖，在後山隱沒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，俯首墮淚。

令狐冲和風清揚相處十餘日，雖聽他所談論指教的只是劍法，但於他議論風範，不但欽仰敬佩，更覺親近之極，說不出的投機。風清揚是高了他兩輩的太師叔，但令狐冲內心，卻隱隱有一份平輩知己、相見恨晚的交誼，比之恩師岳不羣，似乎反而親切得多，心想：「太師叔年輕之時，只怕性子和我不差，也是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、任性行事的性格。他教我劍法時，總說是『人使劍法，不是劍法使人』，總說『人是活的，劍法是死的，活人不可給死劍法所拘』。這道理千真萬確，卻為何師父從來不說？」

他微一沉吟，便想：「這道理師父豈有不知？他知我性子太過隨便，跟我一說了這道理，只怕我得其所哉，亂來一氣，練劍時便不能循規蹈矩。等到我將來劍術有了小成，師父自會給我詳加解釋。師弟師妹們武功未夠火候，自然更加不能明白這上乘劍理，跟他們說了也是白說。」又想：「太師叔的劍術自己出神入化，只可惜他老人家從來沒顯一下身手，令我大開眼界。比之師父，太師叔的劍法當然又高一籌了。」

回想風清揚臉帶病容，尋思：「這十幾天中，他有時輕聲嘆息，顯然有甚麼重大的傷心事，不知為了甚麼？」嘆了口氣，提了長劍，出洞便練了起來。

練了一會，順手使出一劍，竟是本門劍法的「有鳳來儀」。他一呆之下，搖頭苦笑，自言自語：「錯了！」跟著又練，過不多時，順手一劍，又是「有鳳來儀」，不禁發惱，尋思：「我只因本門劍法練得純熟，在心中已印得根深蒂固，使劍時稍一滑溜，便將練熟了的本

門劍招夾了進去，卻不是獨孤劍法了。」突然間心念一閃，心道：

「太師叔叫我使劍時須當心無所滯，順其自然，那麼使本門劍法，有何不可？甚至便將衡山、泰山諸派劍法、魔教十長老的武功夾在其中，又有何不可？倘若硬要劃分，某種劍法可使，某種劍法不可使，那便是有所拘泥了。」

此後便即任意發招，倘若順手，便將本門劍法、以及石壁上種種招數摻雜其中，頓覺樂趣無窮。但五嶽劍派的劍法固然各不相同，魔教十長老更似出自六七個不同門派，要將這許多不同路子的武學融為一體，幾乎絕無可能。他練了良久，始終沒法融合，忽想：「融不成一起，那又如何？又何必強求？」

當下再也不去分辨是甚麼招式，一經想到，便隨心所欲的混入獨孤九劍之中，但使來使去，總是那一招「有鳳來儀」使得最多。又使一陣，隨手一劍，又是一招「有鳳來儀」，心念一動：「要是小師妹見到我將這招『有鳳來儀』如此使法，不知會說甚麼？」

他凝劍不動，臉上現出溫柔的微笑。這些日子來全心全意的練劍，便在睡夢之中，想到的也只是獨孤九劍的種種變化，這時驀地裏想起岳靈珊，不由得相思之情難以自己。跟著又想：「不知她是否暗中又在偷偷教林師弟學劍？師父命令雖嚴，小師妹卻向來大膽，恃著師娘寵愛，說不定又在教劍了。就算不教劍，朝夕相見，兩人必定越來越好。」漸漸的，臉上微笑轉成了苦笑，再到後來，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了。

他心意沮喪，慢慢收劍，忽聽得陸大有聲音叫道：「大師哥，大師哥！」叫聲甚為惶急。令狐冲一驚：「啊啲不好！田伯光那廝敗退下山，說道心有不甘，要爛纏到底，莫非他打我不過，竟把小師妹擄劫了去，向我挾持？」忙搶到崖邊，只見陸大有提著飯籃，氣急敗壞的奔上來，叫道：「大……大師哥……大……師哥，大……事不妙。」

令狐冲更加焦急，忙問：「怎麼？小師妹怎麼了？」陸大有縱上崖來，將飯籃在大石上一放，道：「小師妹？小師妹沒事啊。糟糕，我瞧事情不對。」令狐冲聽得岳靈珊無事，已放了一大半心，問道：「甚麼事情不對？」陸大有氣喘喘的道：「師父、師娘回來啦。」令狐冲心中一喜，斥道：「呸！師父、師娘回山來了，那不是好得很麼？怎麼叫做事情不對？胡說八道！」

陸大有道：「不，不，你不知道。師父、師娘一回來，剛坐定還沒幾個時辰，就有好幾個人拜山，嵩山、衡山、泰山三派中，都有人在內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五嶽劍派聯盟，嵩山派他們有人來見師父，那也平常得緊哪。」陸大有道：「不，不.....你不知道，還有三個人跟他們一起上來，說是咱們華山派的，師父卻不叫他們師兄、師弟。」

令狐冲微感詫異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那三個人怎生模樣？」

陸大有道：「一個人焦黃面皮，說是姓封，叫甚麼封不平。還有一個是個道士，另一個則是矮子，都叫『不』甚麼的，倒真是『不』字輩的人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或許是本門叛徒，早就給清出了門戶的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啊！大師哥料得不錯。師父一見到他們，就很不高興，說道：『封兄，你們三位早已跟華山派沒有瓜葛，又上華山來作甚？』那封不平道：『華山是你岳師兄買下來的？就不許旁人上山？是皇帝老子封給你的？』師父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『各位要上華山遊玩，當然聽便，可是岳不羣卻不是你師兄了，「岳師兄」三字，原封奉還。』那封不平道：『當年你師父行使陰謀詭計，霸佔了華山一派，這筆舊帳，今日可得算算。你不要我叫「岳師兄」，哼哼，算帳之後，你便跪在地下哀求我再叫一聲，也難求得動我呢。』」

令狐冲「哦」了一聲，心想：「師父可真遇上了麻煩。」

陸大有又道：「咱們做弟子的聽得都十分生氣，小師妹第一個便喝罵起來，不料師娘這次卻脾氣忒也溫和，竟不許小師妹出聲。師父顯然沒將這三人放在心上，淡淡的道：『你要算帳？算甚麼帳？要怎樣算法？』那封不平大聲道：『你氣宗篡奪華山派掌門之位，已二十多年啦，到今天還做不夠？應該讓位了罷？』師父笑道：『各位大動陣仗的來到華山，卻原來想奪在下這掌門之位。那有甚麼希罕？封兄如自忖能當這掌門，在下自當奉讓。』那封不平道：『當年你師父憑著陰謀詭計，篡奪了本派掌門之位，現下我已稟明五嶽盟主左盟主，奉得旗令，來執掌華山一派。』說著從懷中掏出一支小旗，展將開來，果然便是五嶽令旗。」

令狐冲怒道：「左盟主管得未免太寬了，咱們華山派本門之事，可用不著他來管閒事。他有甚麼資格能廢立華山派的掌門？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啊，師娘當時也就這麼說。可是嵩山派那姓陸的老頭仙鶴手陸柏，就是在衡山劉師叔府上見過的那老傢伙，卻極力給那封不平撐腰，說道華山派掌門該當由那姓封的來當，和師娘爭執不休。泰山派、衡山派那兩人，說來氣人，也都和封不平做一夥兒。他們三派聯羣結黨，來跟華山派為難來啦。就只恆山派沒人參預。大……大師哥，我瞧著情形不對，趕緊來給你報訊。」

令狐冲叫道：「師門有難，咱們做弟子的只教有一口氣在，說甚麼也要給師父賣命。六師弟，走！」陸大有道：「對！師父見你是為他出力，一定不會怪你擅自下崖。」令狐冲飛奔下崖，說道：「師父就算見怪，也不打緊。師父是彬彬君子，不喜和人爭執，說不定真的將掌門人之位讓給了旁人，那豈不糟糕……」說著展開輕功疾奔。

令狐冲正奔之間，忽聽得對面山道上有人叫道：「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在那兒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誰叫我？」跟著幾個聲音齊聲問道：「你是令狐冲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！」

突然間兩個人影一晃，擋在路心。山道狹窄險陡，一邊更下臨萬丈深谷，這二人突如其來的在山道上現身，突兀無比，令狐冲奔得正急，險些撞在二人身上，急忙止步，和那二人相去已不過尺許。只見這二人臉上盡是凹凹凸凸，又滿是皺紋，甚為可怖，一驚之下，轉身向後縱開丈餘，喝問：「是誰？」

卻見背後也是兩張極其醜陋的臉孔，也是凹凹凸凸，滿是皺紋，這兩張臉和他相距更不到半尺，兩人的鼻子幾乎要碰到他鼻子，令狐冲這一驚更加非同小可，向旁踏出一步，只見山道臨谷處又站著二人，這二人的相貌與先前四人頗為相似。陡然間同時遇上這六個怪人，令狐冲心中怦怦大跳，一時手足無措。

在這霎息之間，令狐冲已給這六個怪人擠在不到三尺見方的一小塊山道之中，前面二人的呼吸直噴到他臉上，而後頸熱呼呼地，顯是後面二人的呼吸。他忙伸手去拔劍，手指剛碰到劍柄，六個怪人各自跨上半步，往中間一擠，登時將他擠得絲毫沒法動彈。只聽得陸大有在身後大叫：「喂，喂，你們幹甚麼？」

饒是令狐冲機變百出，在這剎那之間，也不由得嚇得沒了主意。這六人如鬼如魅，似妖似怪，容顏固然可怖，行動更是詭異。令狐冲雙臂向外力振，要想推開身前二人，但兩條手臂給那二人擠住，卻那裏推得出去？他心念電閃：「定是封不平他們一夥的惡徒。」驀地裏全身一緊，幾乎氣也喘不過來，四個怪人加緊擠攏，只擠得他骨骼格格有聲。令狐冲不敢與面前怪人眼睜睜的相對，忙閉住了雙眼，只聽得有個尖銳的聲音說道：「令狐冲，我們帶你去見小尼姑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啊喲，原來是田伯光這廝的一夥。」叫道：「你們不放開我，我便拔劍自殺！令狐冲寧死……」突覺雙臂已遭兩隻手牢牢握住，兩隻手掌直似鐵鉗。令狐冲空自學了獨孤九劍，卻半點施展不出，心中只是叫苦。

只聽得又一人道：「乖乖小尼姑要見你，聽話些，你也是乖孩子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死了不好，你如自殺，我整得你死去活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他死都死了，你還整得他死去活來幹麼？」又一人道：「你要嚇他，便不可說給他聽。給他一聽見，便嚇不倒了。」先一人道：「我偏要嚇，你又待怎樣？」另一人道：「我說還是勸他聽話的好。」先一人道：「我說要嚇，便是要嚇。」另一人道：「我喜歡勸。」兩人竟爾互相爭執不休。

令狐冲又驚又惱，聽他二人這般瞎吵，心想：「這六個怪人武功雖高，卻似乎蠢得厲害。」當即叫道：「嚇也沒用，勸也沒用，你們不放我，我可要自己咬斷舌頭自殺了。」突覺臉頰上一痛，已給人伸手捏住了雙頰。

只聽另一個聲音道：「這小子倔強得緊，咬斷了舌頭，不會說話，小尼姑可不喜歡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咬斷舌頭便死了，豈但不會說話而已！」另一人道：「未必便死。不信你倒咬咬看。」先一人道：「我說要死，因此不咬，你倒咬咬看。」另一人道：「我為甚麼要咬自己舌頭？有了，叫他來咬。」

只聽得陸大有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顯是給那些怪人捉住了，只聽一人喝道：「你咬斷自己舌頭來試試看，死還是不死？快咬，快咬！」陸大有叫道：「我不咬，咬了一定要死。」一人道：「不錯，咬斷舌頭定然要死，連他也這麼說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他又沒死，這話作不得準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他沒咬斷舌頭，自然不死。一咬，便死！」

令狐冲運勁雙臂，猛力一掙，手腕登時疼痛入骨，卻那裏掙得動分毫？突然間情急智生，大叫一聲，假裝暈了過去。六個怪人齊聲驚呼，捏住令狐冲臉頰的人立時鬆手。一人道：「這人嚇死啦！」又一人道：「嚇不死的，那會如此沒用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就算是死了，也不是嚇死的。」先一人道：「那麼是怎生死的？」

陸大有只道大師哥真的給他們弄死了，放聲大哭。

一個怪人道：「我說是嚇死的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抓得太重，是抓死的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到底是怎生死的？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我自閉經脈，自殺死的！」

六怪聽他突然說話，都嚇了一跳，隨即齊聲大笑，都道：「原來沒死，他是裝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是裝死，我死過之後，又活轉來了。」一怪道：「你當真會自閉經脈？這功夫可難練得緊，你教教我。」另一怪道：「這自閉經脈之法高深得很，這小子不會的，他是騙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說我不會？我倘若不會，剛才又怎會自閉經脈而死？」那怪人搔了搔頭，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可有點兒奇了。」

令狐冲見這六怪武功雖然甚高，頭腦果然魯鈍之至，便道：「你們再不放開我，我可又要自閉經脈啦，這一次死了之後，可就活不轉了。」抓住他手腕的二怪登時鬆手，齊道：「你死不得，你要死了，大大的不妙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要我不死也可以，你們讓開路，我有要事去辦。」擋在他身前的二怪同時搖頭，一齊搖向左，又一齊搖向右，齊聲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你得跟我去見小尼姑。」

令狐冲睜眼提氣，身子縱起，便欲從二怪頭頂飛躍而過，不料二怪跟著躍高，動作快得出奇，兩個身子便如一堵飛牆，擋在他身前。令狐冲和二怪身子一撞，便又掉下。他身在半空之時，已伸手握住劍柄，手臂向外一掠，便欲抽劍，突然間肩頭一重，在他身後的二怪各伸一掌，分按他雙肩，他長劍只離鞘一尺，便抽不出來。按在他肩頭的兩隻手掌上各有數百斤力道，他身子登時矮了下去，別說拔劍，連站立也已有所不能。

二怪將他按倒後，齊聲笑道：「抬了他走！」站在他身前的二怪各伸一手，抓住他足踝，便將他抬了起來。

陸大有叫道：「喂，喂！你們幹甚麼？」一怪道：「這人噤哩咕嚕，殺了他！」舉掌便要往他頭頂拍落。令狐冲大叫：「殺不得，殺不得！」那怪人道：「好，聽你這小子的，不殺便不殺，點了他啞穴。」竟不轉身，反手一指，嗤的一聲響，已點了陸大有的啞穴。陸大有正在大叫，但那「啊」的一聲突然從中斷絕，恰如有人拿一把剪刀將他的叫聲剪斷了一般，身子跟著縮成一團。令狐冲見他這點穴手法認穴之準，勁力之強，生平實所罕見，不由得大為欽佩，喝采道：「好功夫！」

那怪人大為得意，笑道：「那有甚麼希奇，我還有許多好功夫呢，這就試演幾種給你瞧瞧。」若在平時，令狐冲原欲大開眼界，只是此刻掛念師父的安危，心下大為焦慮，叫道：「我不要吃！」那怪人怒道：「你為甚麼不看？我偏要你看。」縱身躍起，從令狐冲和抓著他的四名怪人頭頂飛越而過，身子從半空橫過時平掠而前，有如輕燕，姿式美妙已極。令狐冲不由得脫口又讚：「好功夫！」那怪人輕輕落地，微塵不起，轉過身來時，一張長長的馬臉上滿是笑容，道：「這不算甚麼，還有更好的呢。」此人年紀少說也有四五十歲，但性子恰似孩童一般，得人稱讚一句，便欲賣弄不休，武功之高明深厚，與性格之幼稚淺薄，恰是兩個極端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師父、師娘正受困於大敵，對手有嵩山、泰山諸派好手相助，我便趕了去，那也無濟於事，何不騙這幾個怪人前去，以解師父、師娘之厄？」當即搖頭道：「你們這點功夫，到這裏來賣弄，那可差得遠了。」那人道：「甚麼差得遠？你不是給我們捉住了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是華山派的無名小卒，要捉住我還不容易？眼前山上聚集了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各派好手，你們又豈敢去招惹？」那人道：「要招惹便去招惹，有甚不敢？他們在那裏？」另一人道：「我們打賭贏了小尼姑，小尼姑就叫我們來抓令狐冲，可沒叫我去惹甚麼嵩山、泰山派的好手。贏一場，只做一件事，做得多了，太不上算。這就走罷。」

令狐冲心下寬慰：「原來他們是儀琳小師妹差來的？那麼倒不是我對頭。看來他們是打賭輸了，不得不來抓我，卻要強好勝，自稱贏了一場。」當下笑道：「對了，那個嵩山派的好手說道，他最瞧不起那六個橘子皮的馬臉老怪，一見到便要伸手將他們一個個像捏螞蟻般捏死了。只可惜那六個老怪一聽到他聲音，便即遠遠逃去，說甚麼也找他們不到。」

六怪一聽，立時氣得哇哇大叫，抬著令狐冲的四怪將他身子放下，你一言我一語的道：「這人在那裏？快帶我們去，跟他們較量較量。」「甚麼嵩山派、泰山派，桃谷六仙不將他們放在眼裏。」「這人活得不耐煩了，膽敢要將桃谷六仙像捏螞蟻般捏死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們自稱桃谷六仙，他口口聲聲的卻說桃谷六鬼，有時又說桃谷六小子。六仙哪，我勸你們還是遠而避之的為妙，這人武功厲害得很，你們打他不過的。」

一怪大叫：「不行，不行！這就去打個明白。」另一怪道：「我瞧情形不妙，這嵩山派的高手既口出大言，必有驚人藝業。他叫我們桃谷六小子，定是我們的前輩，想來一定鬥他不過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們快回去罷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六弟最是膽小，打都沒打，怎知鬥他不過？」那膽小怪人道：「倘若當真給他像捏螞蟻般捏死了，豈不倒霉？打過之後，已經給他捏死，又怎生逃法？」

令狐冲暗暗好笑，說道：「是啊，要逃就得趕快，倘若給他得知訊息，追將過來，你們就逃不掉了。」

那膽小怪人一聽，飛身便奔，一晃之間便沒了蹤影。令狐冲吃了一驚：「這人輕身功夫竟如此了得。」卻聽一怪道：「六弟怕事，讓他逃走好了，咱們卻要去鬥鬥那嵩山派的高手。」其餘四怪都道：「去，去！桃谷六仙天下無敵，怕他何來？」

一個怪人在令狐冲肩上輕輕一拍，說道：「快帶我們去，且看他

怎生將我們像捏螞蟻般捏死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帶你們去是可以的，但我令狐冲堂堂男子，決不受人脅迫。我不過聽那嵩山派的高手對你們六位大肆嘲諷，心懷不平，又見到你們六位武功高強，心下好生佩服，這才有意仗義帶你們去找他們算帳。倘若你們仗著人多勢眾，硬要我做這做那，令狐冲死就死了，決不依從。」

五個怪人同時拍手，叫道：「很好，你挺有骨氣，又有眼光，看得出我們六兄弟武功高強，我兄弟們也很佩服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帶你們去，只是見到他之時，不可胡亂說話，胡亂行事，免得武林中英雄好漢恥笑桃谷六仙淺薄幼稚，不明世務。一切須聽我吩咐，否則的話，你們大大丟我的臉，大夥兒都面上無光了。」他這幾句話原只意存試探，不料五怪聽了之後，沒口子的答應，齊聲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咱們決不能讓人家再說桃谷六仙淺薄幼稚，不明世務。」看來「淺薄幼稚，不明世務」這八字評語，桃谷六仙早就聽過許多遍，心下深以為恥，令狐冲這話正打中了他們心坎。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好，各位請跟我來。」當下快步順著山道走去，五怪隨後跟去。

行不到數里，只見那膽小怪人在山巖後探頭探腦的張望，令狐冲心想此人須加激勵，便道：「嵩山派那老兒的武功比你差得遠了，不用怕他。咱們大夥兒去找他算帳，你也一起去罷。」那人大喜，道：「好，我也去。」但隨即又問：「你說那老兒的武功和我差得遠，到底是我高得多，還是他高得多？」此人既然膽小，便十分的謹慎小心。令狐冲笑道：「當然是你高得多。剛才你脫身飛奔，輕功高明之極，那嵩山派的老兒無論如何追你不上。」那人大為高興，走到他身旁，不過兀自不放心，問道：「倘若他當真追上了我，那便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和你寸步不離，他如膽敢追上了你，哼哼！」手拉長劍劍柄，出鞘半尺，啪的一聲，又推入了鞘中，道：「我便一劍將他

殺了。」那人大喜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你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數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過他如追你不上，我便不殺他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是啊，他追我不上，便由得他去。」

令狐冲暗暗好笑，心想：「你一發足奔逃，要想追上你可真不容易。」又想：「這六個怪人生性純樸，不是壞人，倒可交交。」說道：「在下久聞六位的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。」

六個怪人那想得到此言甚是不通，一聽到他說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個個便心花怒放。一人道：「我是大哥，叫做桃根仙。」另一人道：「我是二哥，叫做桃幹仙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我不知是三哥還是四哥，叫做桃枝仙。」指著一怪人道：「他不知是三哥還是四哥，叫做桃葉仙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你們誰是三哥四哥，怎麼連自己也不知道？」

桃枝仙道：「不是我二人不知道，是我爹爹媽媽忘了。」桃葉仙插口道：「你爹娘生你之時，如忘了生過你，你當時一個小娃娃，怎知道世上有沒有你這個人？」令狐冲忍笑點頭，說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，幸虧我爹娘記得生過我這個人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可不是嗎？」令狐冲問道：「怎地是你們爹媽忘了？」桃葉仙道：「爹爹媽媽生我們兩兄弟之時，是記得誰大誰小的，過得幾年便忘記了，因此也不知到底誰是老三，誰是老四。」指著桃枝仙道：「他定要爭作老三，我不叫他三哥，他便要和我打架，只好讓了他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你們是兩兄弟。」桃枝仙道：「是啊，我們是六兄弟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有這樣的胡塗父母，難怪生了這樣胡塗的六個兒子來。」向其餘二人道：「這兩位卻又怎生稱呼？」膽小怪人道：「我來說，我是六弟，叫做桃實仙。我五哥叫桃花仙。」令狐冲忍不住啞然失笑，心想：「桃花仙相貌這般醜陋，和『桃花』二字無論如何不相稱。」桃花仙見他臉有笑容，喜道：「六兄弟之中，以我的名

字最好聽，誰都及不上我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桃花仙三字，當真好聽，但桃根、桃幹、桃枝、桃葉、桃實，五個名字也都好聽得緊。妙極，妙極！要是我也有這樣美麗動聽的名字，我可要歡喜死了。」

桃谷六仙無不心花怒放，手舞足蹈，只覺此人實是天下第一好人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咱們這便去罷。請那一位桃兄去解開我師弟的穴道。你們的點穴手段太高，簡直神妙無比，我是說甚麼也解不開的。」

桃谷六仙又各得一頂高帽，立時擁將過去，爭先恐後的給陸大有解開了穴道。

從思過崖到華山派的正氣堂，山道有十一里之遙，除陸大有外，餘人腳程均快，片刻間便到。

一到正氣堂外，便見勞德諾、梁發、施戴子、岳靈珊、林平之等數十名師弟、師妹都站在堂外，憂形於色，各人見到大師哥到來，都大為欣慰。

勞德諾迎了上來，悄聲道：「大師哥，師父和師娘在裏面見客。」

令狐冲回頭向桃谷六仙打個手勢，叫他們站著不可作聲，低聲道：「這六位是我朋友，不必理會。我想去瞧瞧。」走到客廳的窗縫中向內張望。本來岳不羣、岳夫人見客，弟子決不會在外窺探，但此刻本門遇上重大危難，眾弟子對令狐冲此舉誰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妥。

【十一】 聚氣



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覺胸口煩惡，全身氣血倒轉，說不出的難受，過了良久，神智漸復，只覺身子似乎在一隻火爐中燒烤，忍不住呻吟出聲，聽得有人喝道：「別作聲！」

令狐冲向廳內瞧去，只見賓位上首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，右手執著五嶽劍派令旗，料來是嵩山派的仙鶴手陸柏。他下首坐著一個中年道人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，從服色瞧來，分別屬於泰山、衡山兩派，更下首又坐著三人，都是五六十歲年紀，腰間所佩長劍均是華山派的兵刃，第一人滿臉戾氣，一張黃焦焦的面皮，想必是陸大有所說的那個封不平。師父和師娘坐在主位相陪。桌上擺了清茶和點心。

只聽那衡山派的老者說道：「岳兄，貴派門戶之事，我們外人本來不便插嘴。只是我五嶽劍派結盟聯手，共榮共辱，要是有一派處事

不當，為江湖同道所笑，其餘四派共蒙其羞。適才岳夫人說道，我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不該多管閒事，這句話未免不對了。」這老者一雙眼睛黃澄澄地，倒似生了黃膽病一般。

令狐冲心下稍寬：「原來他們仍在爭執這件事，師父並未屈服讓位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魯師兄這麼說，那是咬定我華山派處事不當，連累貴派的名聲了？」

衡山派這姓魯的老者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素聞華山派寧女俠是太上掌門，往日在下也還不信，今日一見，才知果然名不虛傳。」岳夫人怒道：「魯師兄來到華山是客，今日我可不便得罪。只不過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卻會這般胡言亂語，下次見到莫大先生，倒要向他請教。」那姓魯老者冷笑道：「只因在下是客，岳夫人才不能得罪，倘若這裏不是華山，岳夫人便要揮劍斬我人頭了，是也不是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這卻不敢，我華山派怎敢來理會貴派門戶之事？貴派高手和魔教勾結，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，不用敝派插手。」

衡山派劉正風和魔教長老曲洋雙雙死於衡山城外，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殺。她提及此事，一來揭衡山派的瘡疤，二來譏刺這姓魯老者不念本門師兄弟遭殺之仇，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來跟自己夫婦為難。那姓魯老者臉色大變，厲聲道：「古往今來，那一派中沒不肖弟子？我們今日來到華山，正是為了主持公道，相助封大哥清理門戶中的奸邪之輩。」

岳夫人手按劍柄，森然道：「誰是奸邪之輩？拙夫岳不羣外號人稱『君子劍』，閣下的外號叫作甚麼？」

那姓魯老者臉上一紅，一雙黃澄澄的眼睛對著岳夫人怒目而視，

卻不答話。

這老者雖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，與莫大先生、劉正風同輩，在江湖上卻無多大名氣，令狐冲不知他來歷，回頭問勞德諾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匪號叫作甚麼？」他知勞德諾帶藝投師，拜入華山派之前在江湖上歷練已久，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軼事。勞德諾果然知道，低聲道：「這老兒叫魯正榮，正式外號叫作『金眼鵬』。但他多嘴多舌，惹人討厭，武林中人背後都管他叫『金眼烏鴉』。」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這不雅的外號雖沒人敢當面相稱，但日子久了，總會傳入他耳裏。師娘問他外號，他自然明白指的決不會是『金眼鵬』而是『金眼烏鴉』。」

只聽得魯正榮大聲道：「哼，甚麼『君子劍』？『君子』二字之上，只怕得再加上一個『偽』字。」令狐冲聽他如此當面侮辱師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叫道：「瞎眼烏鴉，有種的給我滾出來！」

岳不羣早聽得門外令狐冲和勞德諾的對答，心道：「怎地冲兒下峯來了？」當即斥道：「冲兒，不得無禮。魯師伯遠來是客，你怎可沒上沒下的亂說？」

魯正榮氣得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華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鬧的事，他是聽人說過的，當即罵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這個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！華山派門下果然人才濟濟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結識的婊子姓魯，是你家的女人！」

岳不羣怒喝：「你……你還在胡說八道！」令狐冲聽得師父動怒，不敢再說，但廳上陸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臉露微笑。

魯正榮倏地轉身，左足一抬，砰的一聲，將一扇長窗踢得飛了出去。他不認得令狐冲，指著華山派羣弟子喝道：「剛才說話的是那一隻畜生？」華山羣弟子默然不語。魯正榮又罵：「他媽的，剛才說話

的是那一隻畜生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剛才是你自己在說話，我怎知是甚麼畜生？」魯正榮怒不可遏，大吼一聲，便向令狐冲撲去。

令狐冲見他來勢兇猛，向後躍開，突然間人影一閃，廳堂中飄出一個人來，銀光閃爍，錚錚有聲，已和魯正榮鬥在一起，正是岳夫人。她出廳、拔劍、擋架、還擊，一氣呵成，姿式又復美妙之極，雖然極快，旁人瞧在眼中卻不見其快，但見其美。

岳不羣道：「大家是自己人，有話不妨慢慢的說，何必動手？」緩步走到廳外，順手從勞德諾腰邊抽出長劍，一遞一翻，將魯正榮和岳夫人兩柄長劍壓住。魯正榮運勁於臂，向上力抬，不料竟然紋絲不動，臉上一紅，又再運氣。

岳不羣笑道：「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，便如自家人一般，魯師兄不必和小孩子們一般見識。」回過頭來，向令狐冲斥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，還不快向魯師伯賠禮？」

令狐冲聽了師父吩咐，只得上前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魯師伯，弟子瞎了眼，不知輕重，便如臭烏鴉般啞啞亂叫，污衊了武林高人的聲譽，當真連畜生也不如。你老人家別生氣，我可不是罵你。臭烏鴉亂叫亂噪，是畜生叫嚷，咱們只當他是放屁！」他臭烏鴉長、臭烏鴉短的說個不休，誰都知他又是在罵魯正榮，旁人還可忍住，岳靈珊已咕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岳不羣感到魯正榮接連運了三次勁，微微一笑，收起長劍，交還給勞德諾。魯正榮劍上壓力陡然消失，手臂向上急舉，只聽得噹噹兩聲響，兩截斷劍掉在地下，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賸下了半截斷劍。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羣相拚，這時運勁正猛，半截斷劍向上疾挑，險些劈中了自己額角，幸好他膂力甚強，這才及時收住，但已鬧得手忙腳亂，面紅耳赤。

他嘶聲怒喝：「你.....你.....兩個打一個！」但隨即想到，岳夫

人的長劍也給岳不羣以內力壓斷，眼見陸柏、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廳觀鬥，人人都看得出來，岳不羣只是勸架，請二人罷手，卻無偏袒。妻子的長劍為丈夫壓斷並無干係，魯正榮這一下卻無論如何受不了。他又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右足重重一頓，握著半截斷劍，頭也不回的急衝下山。

岳不羣壓斷二人長劍之時，便已見到站在令狐冲身後的桃谷六仙，覺這六人形相非常，心感詫異，拱手道：「六位光臨華山，未曾遠迎，還望恕罪。」桃谷六仙瞪眼瞧著他，既不還禮，也不說話。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是我師父，華山派掌門岳先生……」

他一句話沒說完，封不平插口道：「是你師父，那是不錯，是不是華山派掌門，卻要走著瞧了。岳師兄，你露的這手紫霞神功可帥得很啊，可是單憑這手氣功，卻未必便能執掌華山門戶。誰不知華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，劍派劍派，自然是以劍為主。你一味練氣，那是走入魔道，修習的可不是本門正宗心法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封兄此言未免太過。五嶽劍派都使劍，那固然不錯，可是不論那一門、那一派，都講究『以氣馭劍』之道。劍術是外學，氣功是內學，須得內外兼修，武功方克得有小成。以封兄所言，倘若只勤練劍術，遇上了內家高手，便不免相形見絀。」

封不平冷笑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天下最佳之事，莫如九流三教、醫卜星相、四書五經、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事事皆精，刀法也好，槍法也好，無一不是出人頭地。可是世人壽命有限，那能容得你每一門都去練上一練？一個人專練劍法，尚且難精，又怎能分心去練別的功夫？我不是說練氣不好，只不過咱們華山派的正宗武學乃是劍術。你要涉獵旁門左道的功夫，有何不可，去練魔教的『吸星大法』，旁人也還管你不著，何況練氣？但尋常人貪多務得，練壞了門道，不過是自作自受，你眼下執掌華山一派，這般走上了歪路，那可是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。」

令狐冲心中猛地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風太師叔只教我練劍，他……他多半是劍宗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學劍，這……這可錯了嗎？」霎時間毛骨悚然，背上滿是冷汗。

岳不羣微笑道：「『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』，卻也不見得。」

封不平身旁那矮子突然大聲道：「為甚麼不見得？你教了這麼一大批沒個屁用的弟子出來，還不是『貽禍子弟，流毒無窮』？封師兄說你所練的功夫是旁門左道，不配做華山派掌門人，這話一點兒不錯。你到底是自動退位呢，還是吃硬不吃軟，要叫人拉下位來？」

這時陸大有已趕到廳外，見大師哥瞧著那矮子，臉有疑問之色，便低聲道：「先前聽他們跟師父對答，這矮子名叫成不憂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成兄，你們『劍宗』一支，二十五年前早已離開本門，自認不再是華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來生事？倘若你們自認功夫了得，不妨自立門戶，在武林中揚眉吐氣，將華山派壓了下來，岳某自也佩服。今日這等嚙唆不清，除了徒傷和氣，更有何益？」

成不憂大聲道：「岳師兄，在下跟你無怨無仇，原本不必傷這和氣。只是你霸佔華山派掌門之位，卻教眾弟子練氣不練劍，以致我華山派聲名日衰，你終究卸不了罪責。成某既是華山弟子，終不能袖手旁觀，置之不理。再說，當年『氣宗』排擠『劍宗』，所使的手段實在不明不白，殊不光明正大，我『劍宗』弟子沒一個服氣。我們已隱忍了二十五年，今日該得好好算一算這筆帳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本門氣宗劍宗之爭，由來已久。當日兩宗玉女峯上比劍，勝敗既決，是非亦分。事隔二十五年，三位再來舊事重提，復有何益？」

成不憂道：「當日比劍勝敗如何，又有誰見來？我們三個都是『劍宗』弟子，就一個也沒見著。總而言之，你這掌門之位得來不清

不楚，不明不白，否則左盟主身為五嶽劍派的首領，怎麼他老人家也會頒下令旗，要你讓位？」岳不羣搖頭道：「我想其中必有蹊蹺。左盟主向來見事極明，依情依理，決不會突然頒下令旗，要華山派更易掌門。」成不憂指著五嶽劍派的令旗道：「難道這令旗是假的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令旗是不假，只不過令旗是啞巴，不會說話。」

陸柏一直旁觀不語，這時終於插口：「岳師兄說五嶽令旗是啞巴，難道陸某也是啞巴不成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敢！茲事體大，在下當面謁左盟主後，再定行止。」陸柏陰森森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岳師兄畢竟是信不過陸某的言語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敢！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，他老人家也不能單憑一面之辭，便傳下號令，總也得聽聽在下的言語才是。再說，左盟主身為五嶽劍派盟主，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。至於泰山、恆山、衡山、華山四派自身的門戶之事，自有本派掌門人作主。」

成不憂道：「那有這麼許多嚕唆的？說來說去，你這掌門人之位是不肯讓的了，是也不是？」他說了「不肯讓的了」這五個字後，唰的一聲，已拔劍在手，待說那「是」字時便刺出一劍，說「也」字時刺出一劍，說「不」字時刺出一劍，說到最後一個「是」字時又刺出一劍，「是也不是」四個字一口氣說出，便已連刺了四劍。

這四劍出招固然迅捷無倫，四劍連刺更是四下凌厲之極的不同招式，極盡變幻之能事。第一劍穿過岳不羣左肩上衣衫，第二劍穿過他右肩衣衫，第三劍刺他左脅之旁的衣衫，第四劍刺他右脅旁衣衫。四劍均是前後一通而過，在他衣衫上刺了八個窟窿，劍刃都是從岳不羣身旁貼肉掠過，相去不過半寸，卻沒傷到他絲毫肌膚，這四劍招式之妙，出手之快，拿捏之準，勢道之勁，無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風範。

華山羣弟子除令狐冲外盡皆失色，均想：「這四劍都是本派劍法，卻從來沒見師父使過。『劍宗』高手，果然不凡。」

但陸柏、封不平卻對岳不羣更加佩服。眼見成不憂連刺四劍，每一劍都是狠招殺著，劍劍能致岳不羣的死命，但岳不羣始終臉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，這養氣功夫卻尤非常人所能。成不憂等人來到華山，擺明了要奪掌門之位，岳不羣人再厚道，也不能不防對方暴起傷人，可是他不避不讓，漫不在乎的受了四劍，自是胸有成竹，只須成不憂一有加害之意，他便有剋制之道。在這間不容髮的瞬息之間，他竟能隨時出手護身克敵，則武功遠比成不憂為高，自可想而知。他雖未出手，但懾人之威，與出手致勝已殊無二致。

令狐冲見成不憂所刺這四劍，正是後洞石壁所刻華山派劍法中的一招招式，他將之一化為四，略加變化，似乎四招截然不同，其實也只一招，心想：「劍宗的招數再奇，終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圖形的範圍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成兄，拙夫瞧著各位遠來是客，一再容讓。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劍，再不知趣，華山派再尊敬客人，總也有個止境。」

成不憂道：「甚麼遠來是客，一再容讓？岳夫人，你只須破得我這四招劍法，成某立即乖乖下山，再也不敢上玉女峯一步。」他雖自負劍法了得，然見岳不羣如此不動聲色，倒也不敢向他挑戰，心想岳夫人在華山派中雖也名聲不小，終究是女流之輩，適才見到自己這四劍便有駭然色變之態，只須激得她出手，定能將她制住，那時岳不羣或者心有所忌，就此屈服，或者章法大亂，便易為封不平所乘了，說著長劍一立，大聲道：「寧女俠乃華山氣宗高手，天下知聞。劍宗成不憂今日領教寧女俠的氣功。」他這麼說，竟揭明了要重作華山劍氣二宗的比拚。

岳夫人雖見成不憂這四劍招式精妙，自己並無必勝把握，但他這等咄咄逼人，如何能就此忍讓？唰的一聲，拔出了長劍。

令狐冲搶著道：「師娘，劍宗練功的法門誤入歧途，豈是本門正

宗武學之可比？先讓弟子和他鬥鬥，倘若弟子的氣功沒練得到家，再請師娘來打發他不遲。」他不等岳夫人允可，已縱身攔在她身前，手中卻握著一柄順手在牆邊撿起來的破掃帚。他將掃帚一晃一晃，向成不憂道：「成師傅，你已不是本門中人，甚麼師伯師叔的稱呼，只好免了。你如迷途知返，要重投本門，也不知我師父肯不肯收你。就算我師父肯收，本門規矩，先入師門為大，你也得叫我一聲師兄了，請請！」倒轉了掃帚柄，向他一指。

成不憂大怒，喝道：「臭小子，胡說八道！你只須擋得住我適才這四劍，成不憂拜你為師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可不收你這個徒弟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成不憂已叫道：「拔劍領死！」令狐冲道：「真氣所至，草木皆是利劍。對付成兄這幾招不成氣候的招數，又何必用劍？」成不憂道：「好，是你狂妄自大，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！」

岳不羣和岳夫人情知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，一柄掃帚管得甚用？以空手擋他利劍，凶險殊甚，當下齊聲喝道：「冲兒退開！」

但見白光閃處，成不憂已挺劍向令狐冲刺出，果然便是適才曾向岳不羣刺過的那一招。他不變招式，一來這幾招正是他生平絕學，二來有言在先，三來自己舊招重使，顯得是讓對方有所準備，雙方各有所利，扯了個直，並非單是自己在兵刃上佔了便宜。

令狐冲向他挑戰之時，早已成竹在胸，想好了拆招之法，後洞石壁上所刻圖形，均是以奇門兵刃破劍，自己倘若使劍，此刻獨孤九劍尚未練成，並無必勝之方，這柄破掃帚卻正好當作雷震擋，眼見成不憂長劍刺來，破掃帚便往他臉上掃了過去。

令狐冲這一下卻也干冒極大凶險，雷震擋乃精鋼所鑄，掃上了不死也必受傷，如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擋，這一掃妙到顛毫，對方自須

迴劍自救，但這把破掃帚卻又有甚麼脅敵之力？他內力平常，甚麼「真氣所至，草木即是利劍」云云，全是信口胡吹，這一掃帚便掃在成不憂臉上，最多也不過劃出幾條血絲，有甚大礙？可是成不憂這一劍，卻在他身上穿膛而過了。只是他料想對手乃前輩名宿，決不願自己這柄沾滿了雞糞泥塵的破掃帚在他臉面掃上一下，縱然一劍將自己殺了，也難雪破帚掃臉之恥。

果然眾人驚呼聲中，成不憂偏臉閃開，迴劍去斬掃帚。

令狐冲破帚一擦，避開了這劍。成不憂給他一招之間即逼得迴劍自救，不由得臉上一熱，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掃帚這一掃，其實是魔教十餘位高手長老，不知花了多少時光，共同苦思琢磨，才創出來剋制他這一招的妙著，實是嘔心瀝血、千錘百鍊的力作，還道令狐冲亂打誤撞，竟破解了自己這一招。他惱怒之下，第二劍又已刺出，這一劍可並非按著原來次序，卻是本來刺向岳不羣腋下的第四劍。

令狐冲一側身，帚交左手，似是閃避他這一劍，那破帚卻如閃電般疾穿而出，指向成不憂前胸。帚長劍短，帚雖後發，卻是先至，成不憂的長劍尚未圈轉，掃帚上的幾根竹絲已然戳到了他胸口。令狐冲叫道：「著！」嗤的一聲響，長劍已將破帚的帚頭斬落。但旁觀眾高手人人看得明白，這一招成不憂已然輸了，倘若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，而是鋼鐵所鑄的雷震擋、九齒釘耙、月牙鏟之類武器，成不憂胸口已受重傷。

對方若是一流高手，成不憂只好撒劍認輸，不能再行纏鬥，但令狐冲明明只是個二代弟子，自己敗在他一柄破掃帚下，顏面何存？當下唰唰唰連刺三劍，盡是華山派的絕招，三招之中，倒有兩招是後洞石壁上所刻。另一招令狐冲雖未見過，但他自從學了獨孤九劍的「破劍式」後，於天下諸種劍招的破法，心中都已有了些頭緒，閃身避開對方一劍，跟著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劍之法，以掃帚柄當作棍棒，一棍將成不憂的長劍擊歪，跟著挺棍向他劍尖撞了過去。

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鐵棍鐵棒，則棍堅劍柔，長劍為雙方勁力所撞，立即折斷，使劍者更無解救之道。不料他在危急中順手使出，沒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，以竹棍遇利劍，並非勢如破竹，而是勢乃破竹，嚓的一聲響，長劍插進了帚棍，直沒至劍柄。令狐冲念頭轉得奇快，右手順勢一掌橫擊帚柄，那掃帚挾著長劍，斜刺裏飛了出去。

成不憂又羞又怒，左掌疾翻，喀的一聲，正擊在令狐冲胸口。他是數十年的修為，令狐冲不過熟悉劍招變化，拳腳功夫如何是他對手，身子立時翻倒，口中鮮血狂噴。

突然間人影閃動，成不憂雙手雙腳給人提了起來，只聽他一聲慘呼，滿地鮮血內臟，一個人竟給拉成了四塊，兩隻手兩隻腳分持在四個形貌奇醜的怪人手裏，正是桃谷四仙將他活生生的分屍四片。

這一下變起俄頃，眾人都嚇得呆了。岳靈珊見到這血肉模糊的慘狀，眼前一黑，登時暈倒。饒是岳不羣、陸柏等皆是武林中見多識廣的大高手，卻也都駭然失措。

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憂的同時，桃花仙與桃實仙已搶起躺在地下的令狐冲，一個抱身，一個抬腳，迅捷異常的向山下奔去。岳不羣和封不平雙劍齊出，向桃幹仙和桃葉仙二人背心刺去。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鐵棒，錚錚兩響，同時格開。桃谷四仙展開輕功，頭也不回的去。

瞬息之間，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見蹤影。

陸柏和岳不羣、封不平等人面面相覷，眼見這六個怪人去得如此快速，再也追趕不上，各人瞧著滿地鮮血和成不憂分成四塊的肢體，既覺驚懼，又感慚愧。

隔了良久，陸柏搖了搖頭，封不平也搖了搖頭。

令狐冲遭成不憂一掌打得重傷，隨即給桃谷二仙抬著下山，過不多時，便已昏暈過去，醒轉來時，眼前只見兩張馬臉、兩對眼睛凝視著自己，臉上充滿著關切之情。

桃花仙見令狐冲睜開眼睛，喜道：「醒啦，醒啦，這小子死不了啦。」桃實仙道：「當然死不了，給人輕輕的打上一掌，怎麼會死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你倒說得稀鬆平常，這一掌打在你身上，自然傷不了你，但打在這小子身上，或許便打死了他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他明明沒死，你怎麼說打死了他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我不是說一定死，我是說：或許會死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他既活轉，就不能再說『或許會死』了。」桃花仙道：「我說都說了，你待怎樣？」桃實仙道：「那就證明你眼光不對，也可說你根本沒有眼光。」桃花仙道：「你既有眼光，知道他決計死不了，剛才又為甚麼唉聲嘆氣，滿臉愁容？」桃實仙道：「第一，我剛才唉聲嘆氣，不是耽心他死，是怕小尼姑為他耽心。第二，咱們打賭贏了小尼姑，說好要到華山來請令狐冲去見她，現下請了這麼一個半死不活的令狐冲去，只怕小尼姑不答應。」桃花仙道：「你既知他一定不會死，就可告訴小尼姑不用耽心，小尼姑既然不耽心，你又耽心些甚麼？」桃實仙道：「第一，我叫小尼姑不耽心，她未必就聽我話，就算她聽了我話，假裝不耽心，其實還是在耽心。第二，這小子雖然死不了，傷勢可著實不輕，說不定難好，我自然也有點耽心。」

令狐冲聽他兄弟二人辯個不休，雖然聽著可笑，但顯然他二人對自己的生死實深關切，不禁感激，又聽他二人口口聲聲說到「小尼姑為自己耽心」，想必那「小尼姑」便是恆山派的儀琳小師妹了，當下微笑道：「兩位放心，令狐冲死不了。」

桃實仙大喜，對桃花仙道：「你聽，他自己說死不了，你剛才還說或許會死。」桃花仙道：「我說那句話之時，他還沒開口說話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他既睜開了眼睛，當然就會開口說話，誰都料想得到。」

令狐冲心想二人這麼爭辯下去，不知幾時方休，笑道：「我本來是要死的，不過聽見兩位盼望我不死，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聲威，江湖上何等……何等的……咳咳……大名望，你們要我不死，我怎敢再死？」

桃花仙、桃實仙二人一聽，登時大喜，齊聲道：「對，對！這人的話十分有理！咱們跟大哥他們說去。」二人奔了出去。

令狐冲這時只覺自己是睡在一張板牀之上，頭頂帳子陳舊破爛，也不知是在甚麼地方，輕輕轉頭，便覺胸口劇痛難當，只得躺著不動。

過不多時，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進房來。六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個不休，有的自誇功勞，有的稱讚令狐冲不死的好，更有人說當時救人要緊，無暇去跟嵩山派那老狗算帳，否則將他也拉成四塊，瞧他身子變成四塊之後，還能不能將桃谷六仙像捏螞蟻般捏死。令狐冲強提精神，對他們大讚了幾句，隨即又暈了過去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覺胸口煩惡，全身氣血倒轉，說不出的難受，過了良久，神智漸復，只覺身子似乎在一隻大火爐中燒烤，忍不住呻吟出聲，聽得有人喝道：「別作聲！」

令狐冲睜開眼來，見桌上一燈如豆，自己全身赤裸，躺在地下，雙手雙腳分別給桃谷四仙抓住，另有二人，一個伸掌按住他小腹，一個伸掌按在他腦門的「百會穴」上。令狐冲駭異之下，但覺有一股熱氣從左足足心向上游去，經左腿、小腹、胸口、右臂，而至右手掌心，另有一股熱氣則從左手掌心向下游去，經左臂、胸口、心腹、右腿，而至右足足心。兩股熱氣交互盤旋，只蒸得他大汗淋漓，炙熱難當。

他知桃谷六仙正在以上乘內功為自己療傷，心中感激，暗暗運起師父所授的華山派內功心法，以便加上一份力道，不料一股內息剛從

丹田中升起，小腹間便突然劇痛，恰如一柄利刃插進了肚中，登時哇哇一聲，鮮血狂噴。桃谷六仙齊聲驚呼：「不好了！」桃葉仙反手一掌，擊在令狐冲頭上，立時將他打暈。

此後令狐冲一直在昏迷之中，身子一時冷，一時熱，那兩股熱氣也不斷在四肢百骸間來回游走，有時更有數股熱氣相互衝突激盪，越發的難當難熬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終於頭腦間突然清涼了一陣，只聽得桃谷六仙正自激辯，他睜開眼來，聽桃幹仙說道：「你們瞧，他大汗停了，眼睛也睜開了，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？我這股真氣從中瀆而至風市、環跳，在他淵液之間來回，必能治好他的內傷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你還在胡吹大氣呢，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，以真氣游走他足厥陰肝經諸經脈，這小子早死定了，那裏還輪得你今日在他淵液之間來回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不錯，不過大哥的法子縱然將他內傷治好了，他雙足不能行走，總是美中不足，還是我的法子好。這小子的內傷屬於心包絡，須得以真氣通他腎絡三焦。」桃根仙怒道：「你又沒鑽進過他身子，怎知他的內傷一定屬於心包絡？當真胡說八道！」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爭執不休。

桃葉仙忽道：「這般以真氣在他淵液之間來回，我看不大妥當，還是先治他的足少陰腎經為是。」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，立即伸手按住令狐冲左膝的陰谷穴，一股熱氣從穴道中透了進去。桃幹仙大怒，喝道：「嘿！你又來跟我搗蛋啦。咱們便試一試，到底誰說得對。」當即催動內力，加強真氣。

令狐冲又想作嘔，又想吐血，心裏連珠價不住叫苦：「糟了，糟了！這六人一片好心，要救我性命，但六兄弟意見不同，各憑己法醫治，我令狐冲這次可真倒足大霉了。」他想出聲抗辯，叫六仙住手，苦在開口不得。

只聽桃根仙道：「他胸口中掌，受了內傷，自然當以治他手太陰肺經為主。我用真氣貫注他中府、尺澤、孔最、列缺、太淵、少商諸穴，最是對症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大哥，別的事情我佩服你，這以真氣療傷的本領，卻是你不及我了。這小子全身發高燒，乃陽氣太旺的實症，須得從他手陽明大腸經入手。我決意通他商陽、合谷、手三里、曲池、迎香諸處穴道。」桃枝仙搖頭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，錯之極矣！」桃幹仙怒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？為甚麼說我錯之極矣？」桃根仙卻十分高興，笑道：「究竟三弟醫理明白，知道是我對，二弟錯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二哥固然錯了，大哥卻也沒對。你們瞧，這小子雙眼發直，口唇顫動，偏偏不想說話……」（令狐冲心中暗罵：「我怎地不想說話？給你們用真氣內力在我身上亂通亂鑽，我怎還說得出話來？」）桃葉仙續道：「……那自然是頭腦發昏，心智胡塗，須得治他足陽明胃經。」（令狐冲暗罵：「你才頭腦發昏，心智胡塗！」）桃葉仙一聲甫畢，令狐冲便覺眼眶下凹陷處的四白穴上一痛，口角旁的地倉穴上一酸，跟著臉頰上大迎、頰車，以及頭上頭維、下關諸穴一陣劇痛，又是一陣酸癢，只攪得他臉上肌肉不住跳動，自是桃葉仙在治他的足陽明胃經。

桃實仙道：「你整來整去，他還是不會說話，我看倒不是他腦子有病，只怕乃舌頭發強，這是裏寒上虛的病症，我用內力來治他的隱白、太白、公孫、商丘、地機諸處穴道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倘若治不好，你們可不要怪我。」桃幹仙道：「治不好，人家性命也給你送了，怎可不怪你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但如放手不治，你明知他是舌頭發強，不治他足太陰脾經，豈非見死不救？」桃枝仙道：「倘若治錯了，可糟糕得很了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治錯了糟糕，治不好也糟糕。咱們治了這許多時候始終治不好，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，須得從手少陰心經著手。可見少海、通里、神門、少衝四個穴道，乃關竅之所在。」桃實仙道：

「昨天你說該當治他足少陽膽經，今天卻又說手少陰心經了。少陽是

陽氣初盛，少陰是陰氣甫生，一陰一陽，二者截然相反，到底是那一種說法對？」桃花仙道：「由陰生陽，此乃一物之兩面，乃一分為二之意。太極生兩儀，兩儀復合而為太極，可見有時一分為二，有時合二而一，少陽少陰，互為表裏，不能一概而論者也。」

令狐冲暗暗叫苦：「你們在這裏強辭奪理，胡說八道，卻是將我的性命來當兒戲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試來試去，總是不行，我是決心一意孤行的了。」桃幹仙、桃枝仙等五人齊聲道：「怎麼一意孤行？」桃根仙道：「這顯然是一門奇症，既是奇症，便須從經外奇穴入手。我要以凌虛點穴之法，點他印堂、金律、玉液、魚腰、百勞和十二井穴。」桃幹仙等齊道：「大哥，這個使不得，那可太過凶險。」

只聽得桃根仙大喝：「甚麼使不得？再不動手，這小子性命不保。」令狐冲便覺印堂、金律等諸處穴道之中，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戳了進去，痛不可當，到後來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處穴道中劇痛。他張嘴大叫，卻呼喚不出半點聲音。便在此時，一道熱氣從足太陰脾經諸處穴道中急劇流轉，跟著手少陰心經的諸處穴道中也出現熱氣，兩股真氣相互激盪。過不多時，又有三道熱氣分從不同經絡的各穴道中透入。

令狐冲內心氣苦，身上更難熬無比，此前桃谷六仙在他身上胡亂醫治，他昏迷中懵然不知，那也罷了，此刻苦在神智清醒，於六人的胡鬧卻全然無能為力。只覺六道真氣在自己體內亂衝亂撞，肝、膽、腎、肺、心、脾、胃、大腸、小腸、膀胱、心包、三焦、五臟六腑，到處成了六兄弟真力激盪之所，內功比拚之場。令狐冲怒極，心中大喝：「我此次若得不死，日後定將你這六個狗賊碎屍萬段！」他內心深處自知桃谷六仙純是一片好意，而且這般以真氣助他療傷，實是大耗內力，若不是有與眾不同的交情，輕易決不施為，可是此刻經歷如湯如沸、如煎如烤的折磨，痛楚難當，倘若他能張口作聲，天下最惡

毒的言語也都罵出來了。

桃谷六仙一面各運真氣、各憑己意為令狐冲療傷，一面兀自爭執不休，卻不知這些時日之中，早已將令狐冲體內經脈攪得亂七八糟，全然不成模樣。令狐冲自幼研習華山派上乘內功，修為雖不深湛，所學卻是名門正宗的內家功夫，根基紮得極厚，幸虧尚有這一點兒底子，才得苟延殘喘，沒給桃谷六仙的胡攪亂治立時送了性命。

桃谷六仙運氣多時，但見令狐冲心跳微弱，呼吸越來越沉，轉眼便要氣絕身亡，都不禁耽心。桃實仙道：「我不幹啦，再幹下去，弄死了他，這小子變成冤鬼，老是纏著我，可不嚇死了我？」手掌便從令狐冲的穴道上移開。桃根仙怒道：「要是這小子死了，第一個就怪你。他變成冤鬼，陰魂不散，總之是纏住了你。」桃實仙大叫一聲，越窗而走。

桃幹仙、桃枝仙諸人次第縮手，有的皺眉，有的搖頭，均不知如何是好。

桃葉仙道：「看來這小子不行啦，那怎麼辦？」桃幹仙道：「你們去對小尼姑說，他給那個矮傢伙拍了一掌，抵受不住，因此死了。咱們為他報仇，已將那矮傢伙撕成了四塊。」桃根仙道：「說不說咱們以真氣為他醫傷之事？」桃幹仙道：「這個萬萬說不得！」桃根仙道：「但如小尼姑又問，咱們為甚麼不設法給他治傷，那便如何？」桃幹仙道：「那咱們只好說，醫是醫過了，只不過醫不好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小尼姑豈不要怪桃谷六仙全無屁用，還不如六條狗子。」桃幹仙大怒，喝道：「小尼姑罵咱們是六條狗子，太也無理！」桃根仙道：「小尼姑又沒罵，是我說的。」桃幹仙怒道：「她既沒罵，你怎麼知道？」桃根仙道：「她說不定會罵的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也說不定不會罵。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？」桃根仙道：「這小子一死，小尼姑大大生氣，多半要罵。」桃幹仙道：「我說小尼姑一定放聲大哭，卻不會罵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小尼姑挺可愛的，我寧可她罵咱們是六條狗

子，不願見她放聲大哭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她也未必會罵咱們是六條狗子。」桃根仙問：「那罵甚麼？」桃幹仙道：「咱們六兄弟像狗子麼？我看一點也不像。說不定罵咱們是六條貓兒。」桃葉仙插嘴：「為甚麼？難道咱們像貓兒麼？」桃花仙加入戰團：「罵人的話，又不必像。咱們六兄弟是人，小尼姑要是說咱們六個是人，就不是罵了。」桃枝仙道：「她如罵我們六個都是蠢人、壞人，那還是罵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這總比六條狗子好。」桃枝仙道：「如果那六條狗子是聰明狗、能幹狗、威風狗、英雄好狗、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？到底是人好還是狗好？」

令狐冲奄奄一息的躺在牀上，聽得他們如此爭執不休，忍不住好笑，不知如何，一股真氣上沖，忽然竟能出聲：「六條狗子也比你們好得多！」

桃谷五仙盡皆一愕，還未說話，卻聽得桃實仙在窗外問道：「為甚麼六條狗子也比我們好？」桃谷五仙齊聲問道：「是啊，為甚麼六條狗子也比我們好？」

令狐冲只想破口大罵，卻實在半點力氣也無，斷斷續續道：「你……你們送我……送我回華山去，只……只有我師父能救……救我性命……」桃根仙道：「甚麼？只有你師父能救你性命？難道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？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張大了口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桃葉仙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？你師父有甚麼了不起？難道比我們桃谷六仙還要厲害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哼，叫他師父來跟我們比拚比拚！」桃幹仙道：「咱們四人抓住他師父的兩隻手，兩隻腳，喀的一聲，撕成他四塊。」桃實仙跳進房來，說道：「連華山上所有男男女女，一個個都撕成了四塊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連華山上的狗子貓兒、豬羊雞鴨、烏龜魚蝦，一隻隻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塊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魚蝦有甚麼四肢？怎麼抓住四肢？」桃花仙一愕，

道：「抓其頭尾，上下魚鰭，不就成了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魚頭就不是魚的四肢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那有甚麼干係？不是四肢就不是四肢。」桃枝仙道：「當然大有干係，既然不是四肢，那就證明你第一句話說錯了。」桃花仙明知給他抓住了痛腳，兀自強辯：「甚麼我第一句話說錯了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你說，『連華山上的狗子貓兒、豬羊雞鴨、烏龜魚蝦，一隻隻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塊。』你沒說過嗎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我說過的。可是這句話，卻不是我的第一句話。今天我已說過幾千幾百句話，怎麼你說我這句話是第一句話？如果從我出娘胎算起，我不知說過幾萬萬句了，這更加不是第一句話。」桃枝仙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。

桃幹仙道：「你說烏龜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不錯，烏龜有前腿後腿，自然有四肢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但咱們分抓烏龜的前腿後腿，四下一拉，怎麼能將之撕成四塊？」桃花仙道：「為甚麼不能？烏龜有甚麼本事，能擋得住咱們四兄弟的一撕？」桃幹仙道：「將烏龜的身子撕成四塊，那是容易，可是牠那張硬殼呢？你怎麼能抓住烏龜的四肢，連牠硬殼也撕成四塊？倘若不撕硬殼，那就成為五塊，不是四塊。」桃花仙道：「硬殼是一張，不是一塊，你說五塊，那就錯了。」桃根仙道：「烏龜殼背上共有十三塊格子，說四塊是錯，說五塊也錯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我說的是撕成五塊，又不是說烏龜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塊。你怎地如此纏夾不清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你只將烏龜的身子撕成四塊，卻沒撕及烏龜的硬殼，只能說『撕成四塊，再加一張撕不開的硬殼』，所以你說『撕成五塊』云云，大有語病。不但大有語病，而且根本錯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大哥，你這可又不對了。大有語病，就不是根本錯了。根本錯了，就不是大有語病。這兩者截然不同，豈可混為一談？」

令狐冲聽他們刺刺不休的爭辯，若不是自己生死懸於一線，當真要大笑一場，這些人言行可笑已極，自己卻越聽越煩惱。但轉念一

想，這一下居然與這六個天地間從所未有的怪人相遇，也算是難得之奇，造化弄人，竟有這等滑稽之作，而自己躬逢其盛，人生於世，也算不枉了，真當浮一大白。言念及此，不禁豪興大發，叫道：

「我……我要喝酒！」

桃谷六仙一聽，立時臉現喜色，都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他要喝酒，那就死不了。」

令狐冲呻吟道：「死得了也……也好……死……死不了也好。總之先……先喝……喝個痛快再說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是，是！我去打酒來。」過不多時，便提了一大壺酒進房。

令狐冲聞到酒香，精神大振，道：「你餵我喝。」桃枝仙將酒壺嘴插在他口中，慢慢將酒倒入。令狐冲將一壺酒喝得乾乾淨淨，腦子更加機靈了，說道：「我師父……平時常說：天下……大英雄，最厲害的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」桃谷六仙心癢難搔，齊問：「天下大英雄最厲害的是桃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……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」六仙齊聲道：「桃谷六仙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我師父又說，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幾杯酒，交個朋友，再請他六位……六位大……大……」桃谷六仙齊聲道：「六位大英雄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再請他六位大英雄在眾弟子之前大獻身手，施展……施展絕技……」

桃谷六仙你一言，我一語：「那便如何？」「你師父怎知我們本事高強？」「華山派掌門是個大大的好人哪，咱們可不能動華山的一草一木。」「那個自然，誰要動了華山的一草一木，決不能和他干休。」「我們很願意跟你師父交個朋友，這就上華山去罷！」

令狐冲當即接口：「對，這就上華山去罷！」

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冲動身。走了半天，桃根仙突然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對！小尼姑要咱們帶這小子去見她，怎麼帶他去華山？不帶這小子去見小尼姑，咱們豈不是又.....又.....又那個贏了一場？連贏兩場，不大好意思罷？」桃幹仙道：「這一次大哥說對了，咱們還是帶他先見了小尼姑，再上華山，免得又多贏一場。」六人轉過身來，又向南行。

令狐冲大急，問道：「小尼姑要見的是活人呢，還是死人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當然要見活小子，不要見死小子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們不送我上華山，我立即自絕經脈，再也不活了。」桃實仙喜道：「好啊，自絕經脈的高深內功如何練法，正要請教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一練成這功夫，自己登時就死了，那有甚麼練頭？」令狐冲氣喘吁吁的道：「那也是有用的，若是為人.....為人脅迫，生不如死，苦惱不堪，還不如自絕經脈來得.....來得痛快。」

桃谷六仙一齊臉色大變，道：「小尼姑要見你，決無惡意。咱們也不是脅迫於你。」令狐冲嘆道：「六位雖是一片好心，但我不稟明師父，得到他老人家的允可，那是寧死也不從命。再說，我師父、師娘一直想見見六位.....六位.....當世.....當世.....無敵的.....大.....大.....大.....」桃谷六仙齊聲道：「大英雄！」令狐冲點了點頭。

桃根仙道：「好！咱們送你回華山一趟便是。」

幾個時辰之後，一行七人又上了華山。

華山弟子見到七人，飛奔回去報知岳不羣。岳氏夫婦聽說這六個怪人擄了令狐冲後去而復回，不禁一驚，當即率領羣弟子迎了出來。桃谷六仙來得好快，岳氏夫婦剛出正氣堂，便見這六人已從青石路上走來。其中二人抬著一個擔架，令狐冲躺在架上。

岳夫人忙搶過去察看，只見令狐冲雙頰深陷，臉色蠟黃，伸手搭

他脈搏，更覺脈象散亂，性命便在呼吸之間，驚叫：「冲兒，冲兒！」令狐冲睜開眼來，低聲道：「師……師……師娘！」岳夫人眼淚盈眶，道：「冲兒，師娘與你報仇。」唰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便欲向抬著擔架的桃花仙刺去。

岳不羣叫道：「且慢！」拱手向桃谷六仙說道：「六位大駕光臨華山，不曾遠迎，還乞恕罪。不知六位尊姓大名，是何門派。」

桃谷六仙一聽，登時大為氣惱，又大為失望。他們聽了令狐冲的言語，只道岳不羣真的對他六兄弟十分仰慕，那知他一出口便詢問姓名，顯然對桃谷六仙一無所知。桃根仙道：「聽說你對我們六兄弟十分欽仰，難道並無其事？如此孤陋寡聞，太也豈有此理！」桃幹仙道：「你曾說天下大英雄中，最厲害的便是桃谷六仙。啊哈，是了！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卻不知我們便是桃谷六仙，倒也怪不得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二哥，他說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幾杯酒，交個朋友。此刻咱六兄弟上得山來，他卻既不顯得歡天喜地，又不像想請咱們喝酒，原來是徒聞六仙之名，卻不識六仙之面。哈哈！好笑啊好笑！」

岳不羣只聽得莫名其妙，冷冷的道：「各位自稱桃谷六仙，岳某凡夫俗子，沒敢和六位仙人結交。」

桃谷六仙登時臉現喜色。桃枝仙道：「那也無所謂。我們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，跟你交個朋友那也不妨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你武功雖然低微，我們也不會看你不起，你放心好啦。」桃花仙道：「你武藝上有甚麼不明白的，儘管問好了，我們自會點撥於你。」

岳不羣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個多謝了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多謝是不必的。我們桃谷六仙既然當你是朋友，自然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我這就施展幾手，讓你們華山派上下，大家一齊大開眼界如何？」

岳夫人自不知這六人天真爛漫，不明世務，這些話純是一片好意，但聽他們言語放肆，早就憤怒之極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長劍一起，劍尖指向桃實仙胸口，叱道：「好，我來領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」桃實仙笑道：「桃谷六仙跟人動手，極少使用兵刃，你既說仰慕我們的武功，此節如何不知？」

岳夫人只道他這句話又是辱人之言，道：「我便是不知！」長劍陡地刺出。

這一劍出手既快，劍上氣勢亦凌厲無比。桃實仙對她沒半分敵意，全沒料到她說刺便刺，劍尖在瞬息之間已刺到了他胸口，他如要抵禦，以他武功，原也來得及，只是他膽子實在太小，霎時間目瞪口呆，只嚇得動彈不得，噗的一聲，長劍透胸而入。

桃枝仙急搶而上，一掌擊在岳夫人肩頭。岳夫人身子一晃，退後兩步，脫手鬆劍，那長劍插在桃實仙胸中，兀自搖晃。桃根仙等五人齊聲大呼。桃枝仙抱起桃實仙，急忙退開。餘下四仙倏地搶上，迅速無倫的抓住了岳夫人雙手雙足，提了起來。

岳不羣知道這四人跟著便是往四下一分，將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塊，饒是他臨事鎮定，當此情景之下，長劍向桃根仙和桃葉仙分刺之時，手腕竟也發顫。

令狐冲身在擔架，眼見師娘處境凶險無比，急躍而起，大叫：「不得傷我師娘，否則我便自絕經脈！」這兩句話一叫出，口中鮮血狂噴，立時暈去。

桃根仙避開了岳不羣的一劍，叫道：「小子要自絕經脈，這可使不得，饒了婆娘！」四仙放下岳夫人，牽掛著桃實仙的性命，追趕桃枝仙和桃實仙而去。

岳不羣和岳靈珊同時趕到岳夫人身邊，待要伸手相扶，岳夫人已

一躍而起，驚怒交集之下，臉上更沒半點血色，身子不住發顫。岳不羣低聲道：「師妹不須惱怒，咱們定當報仇。這六人大是勁敵，幸好你已殺了其中一人。」

岳夫人想起當日成不憂給這桃谷六仙分屍的情景，一顆心反跳得更加厲害了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身子發抖，竟爾說不出話來。

岳不羣知妻子受驚著實不小，對女兒道：「珊兒，你陪媽媽進房去休息。」再去看令狐冲時，只見他臉上胸前全是鮮血，呼吸低微，已是出氣多、入氣少，眼見難活了。

岳不羣伸手按住他後心靈台穴，欲以深厚內力為他續命，甫一運氣，突覺他體內幾股詭奇之極的內力反擊出來，險些將自己手掌震開，不禁大為駭異，隨即又發覺，這幾股古怪內力在令狐冲體內竟也自行互相撞擊，衝突不休。

再伸掌按到令狐冲胸口膻中穴上，掌心又劇烈一震，竟帶得自己胸口隱隱生疼，這一下岳不羣驚駭更甚，但覺令狐冲體內這幾股真氣逆衝斜行，顯是旁門中十分高明的內功。每一股真氣雖較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遜，但只須兩股合而為一，或是分進合擊，自己便抵擋不住，再仔細辨認，察覺他體內真氣共分六道，每一道都甚為怪誕。岳不羣不敢多按，撤掌尋思：「這真氣共分六道，自是那六個怪人注入冲兒體內的了。這六怪用心險惡，竟將各人內力分注六道經脈，要冲兒吃盡苦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」皺眉搖了搖頭，命高根明和陸大有將令狐冲抬入內室，自去探視妻子。

岳夫人受驚不小，坐在牀沿握住女兒之手，兀自臉色慘白，怔忡不安，一見岳不羣，便問：「冲兒怎樣？傷勢有礙嗎？」岳不羣將他體內有六道旁門真氣互鬥的情形說了。岳夫人道：「須得將這六道旁門真氣一一化去才是，只不知還來得及嗎？」岳不羣抬頭沉吟，過了

良久，道：「師妹，你說這六怪如此折磨冲兒，是甚麼用意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想是他們要冲兒屈膝認輸，又或是逼問我派的甚麼機密。冲兒當然寧死不屈，這六個醜八怪便以酷刑相加。」岳不羣點頭道：「照說該是如此。可是我派並沒甚麼機密，這六怪和咱夫婦也素不相識。他們擒了冲兒而去，又再回來，為了甚麼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只怕是……」隨即覺得自己的想法難以自圓其說，搖頭道：「不對的。」

夫婦倆相視不語，各自皺起眉頭思索。

岳靈珊插嘴道：「我派雖沒隱秘，但華山武功天下知名。這六個怪人擒住了大師哥，或許是逼問我派氣功和劍法的精要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此節我也曾想過，但冲兒內力修為，並不高明，這六怪內功甚深，一試便知。至於外功，六怪武功的路子和華山劍法沒絲毫共通之處，更不會由此而大費周章的來加逼問。再說，若要逼問，就該遠離華山，慢慢施刑相迫，為甚麼又帶他回山？」岳夫人聽他語氣越來越肯定，和他多年夫婦，知他已解開疑團，便問：「那到底是甚麼緣故？」

岳不羣臉色鄭重，緩緩的道：「借冲兒之傷，耗我內力。」

岳夫人跳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不錯！你為了要救冲兒之命，勢必以內力替他化去這六道真氣，待得大功將成之際，這六個醜八怪突然現身，以逸待勞，便能制咱們的死命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幸好現下只賸五怪了。師哥，適才他們明明已將我擒住，何以聽得冲兒一喝，便又放了我？」想到先前的險事，兀自心有餘悸，不由得語音發顫。

岳不羣道：「我便是由這件事而想到的。你殺了他們一人，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？但他們竟怕冲兒自絕經脈，便即放你。你想，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圖謀，這六怪又何愛於冲兒的一條性命？」

岳夫人喃喃的道：「陰險之極！毒辣之極！」尋思：「這四個怪物撕裂成不憂，下手之狠，武林中罕見罕聞，這兩天想起來便心中怦怦亂跳。他們這麼一擾，封不平要奪掌門之位的事是擱下了，隨同陸柏等掃興下山，這六怪倒為華山派暫時擋去了一樁麻煩，那想到他們又上華山來生事挑釁。師哥所料，必是如此。」說道：「你不能以內力給冲兒療傷。我內力雖遠不如你，但盼能暫且助他保住性命。」說著便走向房門。

岳不羣叫道：「師妹！」岳夫人回過頭來。岳不羣搖頭道：「不行的，沒用。這六怪的旁門真氣甚是了得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，是不是？那怎麼辦？」岳不羣道：「眼下只有見一步，行一步，先給冲兒吊住一口氣再說，那也不用耗費多少內力。」

三人走進令狐冲躺臥的房中。岳夫人見他氣若游絲，忍不住掉下眼淚來，伸手欲去搭他脈搏。岳不羣伸出手去，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，搖了搖頭，再放開她手，以雙掌抵住令狐冲雙掌掌心，將內力緩緩送將過去。內力與令狐冲體內的真氣一碰，岳不羣全身劇震，臉上紫氣大盛，退開了一步。

令狐冲忽然開口說話：「林……林師弟呢？」岳靈珊奇道：「你找小林子幹麼？」令狐冲雙目仍然緊閉，道：「他父親……臨死之時，有句話要我轉……轉告他。我……我一直沒時候跟他說……我是不成的了，快……快找他來。」岳靈珊眼中淚水滾來滾去，掩面奔出。

華山派羣弟子都守在門外。林平之一聽岳靈珊傳言，當即進房走到令狐冲榻前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保重身子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是……是林師弟麼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小弟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令……令尊逝世之時，我在他……他身邊，要我跟……跟你說……說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息漸微。各人屏住呼吸，房中更無半點聲音。過了好一會，令狐冲緩過一口氣來，說道：「他說福州向陽……向陽

巷.....老宅.....老宅中的物事，要.....要你好好照看。不過.....不過千萬不可翻.....翻看，否則.....否則禍患無窮.....」

林平之奇道：「向陽巷老宅？那邊早就沒人住了，沒甚麼要緊物事的。爹叫我不可翻看甚麼東西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爹爹.....就是這麼兩句話.....這麼兩句話.....要我轉告你，別的話沒有了.....他們就.....就死了.....」聲音又低了下去。

四人等了半晌，令狐冲始終不再說話。岳不羣嘆了口氣，向林平之和岳靈珊道：「你們陪著大師哥，他傷勢倘若有變，立即來跟我說。」林岳二人答應了。

岳不羣夫婦回入自己房中，想起令狐冲傷勢難治，都心下黯然。過了一會，岳夫人兩道淚水，從臉頰上緩緩流下。

岳不羣道：「你不用難過。冲兒之仇，咱們非報不可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這六怪既伏下了這條毒計，定然去而復來，咱們倘若硬拚，未必便輸.....」岳不羣搖頭道：「『未必便輸』四字，談何容易？以我夫婦敵他三人，最多不過打個平手，敵他四人，多半要輸。他五人齊上.....」說著緩緩搖頭。

岳夫人本來也知自己夫婦並非這五怪敵手，但知丈夫近年來練成紫霞神功後功力大進，總還存著個僥倖之心，這時聽他如此說，登時大為焦急，道：「那.....那怎麼辦？難道咱們便束手待斃不成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你可別喪氣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勝負之數，並非決於一時，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。」岳夫人道：「你說咱們逃走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不是逃走，是暫時避上一避。敵眾我寡，咱夫婦只有二人，如何敵得過他們五人聯手？何況你已殺了一怪，咱們其實已佔上風，暫且避開，並不墮了華山派威名。再說，只要咱們誰也不

說，外人也未必知道此事。」

岳夫人哽咽道：「我雖殺了一怪，但冲兒性命難保，也只……也只扯了個直。冲兒……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就依你的話，咱們帶了冲兒一同走，慢慢設法為他治傷。」

岳不羣沉吟不語。岳夫人急道：「你說不能帶了冲兒一起走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冲兒傷勢極重，帶了他趲程急行，不到半個時辰便送了他性命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當真沒法子救他了麼？」岳不羣嘆道：「唉，那日我已決意傳他紫霞神功，豈知他竟會胡思亂想，誤入劍宗的魔道。當時他如習了這部秘笈，就算只練得一二頁，此刻也已能自行調氣療傷，不致為這六道旁門真氣所困了。」

岳夫人立即站起，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立即去將紫霞神功傳他，就算他在重傷之下，無法全然領悟，總也勝於不練。要不然，將紫霞秘笈留給他，讓他照書修習。」

岳不羣拉住她手，柔聲道：「師妹，我愛惜冲兒，和你毫無分別。可是你想，他此刻傷得這般厲害，又怎能聽我傳授口訣和練功的法門？我如將紫霞秘笈交了給他，讓他神智稍清時照書自練，這五個怪物轉眼便找上山來，冲兒無力自衛，咱華山派這部鎮山之寶的內功秘笈，豈不一轉手便落入五怪手中？這些旁門左道之徒，得了我派的正宗內功心法，如虎添翼，為禍天下，再也不可復制，我岳不羣可真成為千古罪人了。」

岳夫人心想丈夫之言甚是有理，不禁怔怔的又流下淚來。

岳不羣道：「這五個怪物行事飄忽，人所難測，事不宜遲，咱們立即動身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咱們難道將冲兒留在這裏，任由這五個怪人折磨？我留下保護他。」此言一出，立知那是一時衝動的尋常婦人之見，與

自己「華山女俠」的身分殊不相稱，自己留下，徒然多送一人性命，又怎保護得了令狐冲？何況自己倘若留下，丈夫與女兒又怎肯自行下山？又著急，又傷心，不禁淚如泉湧。

岳不羣搖了搖頭，長嘆一聲，翻開枕頭，取出一隻扁扁的鐵盒，打開鐵盒蓋，取出一本錦面冊子，將冊子往懷中一揣，推門而出。

只見岳靈珊便就在門外，說道：「爹爹，大師哥似乎……似乎不成了。」岳不羣驚道：「怎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他口中胡言亂語，神智越來越不清了。」岳不羣問道：「他胡言亂語些甚麼？」岳靈珊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也不明白他胡言亂語些甚麼？」

原來令狐冲體內受桃谷六仙六道真氣的交攻煎逼，迷迷糊糊中見岳靈珊站在眼前，衝口而出的便道：「小師妹，我……我想得你好苦！你是不是愛上了林師弟，再也不理我了？」岳靈珊萬不料他竟會當著林平之的面問出這句話來，不由得雙頰飛紅，忸怩之極，只聽令狐冲又道：「小師妹，我和你自幼一塊兒長大，一同遊玩，一同練劍，我……我實在不知甚麼地方得罪了你，你惱了我，要打我罵我，便是……便是用劍在我身上刺幾個窟窿，我也沒半句怨言。只是你對我別這麼冷淡，不理睬我……」這一番話，幾個月來在他心中不知已翻來覆去的想了多少遍，若在神智清醒之時，縱然只和岳靈珊一人獨處，也決計不敢說出口。此時全無自制之力，盡數吐露了心底言語。

林平之甚是尷尬，低聲道：「我出去一會兒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不，不！你在這裏瞧著大師哥。」奪門而出，奔到父母房外，正聽到父母談論以「紫霞神功」療傷之事，不敢衝進去打斷了父母話頭，便候在門外。

岳不羣道：「你傳我號令，大家在正氣堂上聚集。」岳靈珊應道：「是，大師哥呢？誰照料他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你叫大有照料。」岳靈珊應了，即去傳令。

片刻之間，華山羣弟子都已在正氣堂上按序站立。

岳不羣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下，岳夫人坐在側位。岳不羣一瞥，見羣弟子除令狐冲、陸大有二人外，均已到齊，便道：「我派上代前輩之中，有些人練功時誤入歧途，一味勤練劍法，忽略了氣功。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，無不以氣功為根基，倘若氣功練不到家，劍法再精，終究不能登峯造極。可嘆這些前輩們執迷不悟，自行其是，居然自成一宗，稱為華山劍宗，而指我正宗功夫為華山氣宗。氣宗和劍宗之爭，綿延數十年，大大阻撓了我派的發揚光大，實堪浩嘆。」他說到這裏，長長嘆了口氣。

岳夫人心道：「那五個怪人轉眼便到，你卻在這裏慢條斯理的述說舊事。」向丈夫橫了一眼，卻不敢插嘴，順眼又向廳上「正氣堂」三字匾額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我當年初入華山派練劍，這堂上的匾額是『劍氣沖霄』四個大字。現下改作了『正氣堂』，原來那塊匾可不知給丟到那裏去了。唉，那時我還是個十三歲的小丫頭，如今……」

岳不羣道：「但正邪是非，最終必然分明。二十五年前，劍宗一敗塗地，退出了華山一派，由你們師祖執掌門戶，再傳到為師手裏。不料前數日竟有本派的棄徒封不平、成不憂等人，不知使了甚麼手段，竟騙信了五嶽劍派的盟主左盟主，手持令旗，來奪華山掌門之位。為師接任我派掌門多年，俗務紛紜，五派聚會，更是口舌甚多，早想退位讓賢，以便靜下心來，精研我派上乘氣功心法，有人肯代我之勞，原也求之不得。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

高根明道：「師父，劍宗封不平這些棄徒早已入了魔道，跟魔教教徒不相上下。他們便要再入我門，也必萬萬不許，怎能任由他們痴心妄想的來接掌本派門戶？」勞德諾、梁發、施戴子等都道：「決不容這些大膽狂徒的陰謀得逞。」

岳不羣見眾弟子羣情激昂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做不做掌門，小

事一件。只是劍宗的左道之士倘若統率了我派，華山一派數百年來博大精純的武學毀於一旦，咱們死後有何面目去見本派的列代先輩？而華山派的名頭，從此也將在江湖上為人所不齒了。」

勞德諾等齊道：「是啊，是啊！那怎麼成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單是封不平等這幾個劍宗棄徒，那也殊不足慮，但他們既請到了五嶽劍派的令旗，又勾結了嵩山、泰山、衡山各派的人物，倒也不可小覷了。因此上……」他目光向眾弟子一掃，說道：

「咱們即日動身，上嵩山去見左盟主，跟他評一評理。」

眾弟子都是一凜。嵩山派乃五嶽劍派之首，嵩山掌門左冷禪更是當今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，武功固出神入化，為人尤富智計，機變百出，江湖上一提到「左盟主」三字，無不惕然。武林中說到評理，可並非單是「評」一「評」就算了事，一言不合，往往繼之以動武。眾弟子均想：「師父武功雖高，未必是左盟主對手，何況嵩山派左盟主的師弟共有十餘人，武林中號稱『嵩山十三太保』，大嵩陽手費彬雖然失蹤，也還剩下一十二人。這一十二人無一不是武功卓絕的高手，決非華山派的第二代弟子所能對敵。咱們貿然上嵩山去生事，豈非太也鹵莽？」羣弟子雖這麼想，但誰也不敢開口說話。

岳夫人一聽丈夫之言，立時暗暗叫好，心想：「師哥此計大妙，咱們為了逃避桃谷五怪，捨卻華山根本之地而遠走他方，江湖上日後必知此事，咱華山派顏面何存？但若上嵩山評理，旁人得知，反欽佩咱們的膽識了。左盟主並非蠻不講理之人，上得嵩山，未必便須拚死，儘有迴旋餘地。」當即說道：「正是。封不平他們持了五嶽劍派的令旗，上華山來囉唆，焉知這令旗不是偷來的盜來的？就算令旗真是左盟主所頒，咱們華山派自身門戶之事，他嵩山派也管不著。嵩山派雖人多勢眾，左盟主武功蓋世，咱們華山派卻也寧死不屈。那一個膽小怕死，就留在這裏好了。」

羣弟子誰肯自承膽小怕死，都道：「師父師娘有命，弟子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事不宜遲，大夥兒收拾收拾，半個時辰之內，立即下山。」

當下她又去探視令狐冲，見他氣息奄奄，命在頃刻，心下甚為悲痛，但桃谷五怪隨時都會重來，決不能為了令狐冲一人而令華山一派盡數覆滅，當即命陸大有將令狐冲移入後進小舍之中，好生照料，說道：「大有，我們為了本派百年大計，要上嵩山去向左盟主評理，此行大是凶險，只盼在你師父主持之下，得以伸張正義，平安而歸。冲兒傷勢甚重，你好生照看。若有外敵來侵，你們儘量忍辱避讓，不必枉自送了性命。」陸大有含淚答應。

陸大有在山口送了師父、師娘和一眾師兄弟下山，棲棲遑遑的回到令狐冲躺臥的小舍，偌大一個華山絕頂，此刻只賸下一個昏沉沉的大師哥，孤另另的一個自己，眼見暮色漸深，不由得心生驚懼。

他到廚下去煮了一鍋粥，盛了一碗，扶起令狐冲來喝了兩口。喝到第三口時，令狐冲將粥噴了出來，白粥變成了粉紅之色，卻是連腹中鮮血也噴出來了。陸大有甚是惶恐，扶著他重行睡倒，放下粥碗，望著窗外黑沉沉的天空便只發呆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但聽得遠處傳來幾下貓頭鷹的夜啼，心下恐懼更甚。

忽聽得上山的路上，傳來一陣輕輕的腳步聲，陸大有忙吹熄燈火，拔出長劍，守在令狐冲牀頭。腳步聲漸近，竟是直奔這小舍而來，陸大有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脖子中跳將出來，暗道：「敵人竟知大師哥在此養傷，那可糟糕之極，我怎生護得大師哥周全？」

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低聲叫道：「六猴兒，你在屋裏嗎？」竟是岳靈珊的口音。

陸大有大喜，忙道：「是小師妹麼？我.....我在這裏。」忙晃火摺點亮了油燈，興奮之下，竟將燈盞中的燈油潑了一手。

岳靈珊推門進來，道：「大師哥怎麼了？」陸大有道：「又吐了好多血。」

岳靈珊走到牀邊，伸手摸了摸令狐冲的額頭，只覺著手火燙，皺眉問道：「怎麼又吐血了？」令狐冲突然說道：「小.....小師妹，是你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，大師哥，你身上覺得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也.....也沒.....怎麼樣。」

岳靈珊從懷內取出一個布包，低聲道：「大師哥，這是《紫霞秘笈》，爹爹說道.....」令狐冲道：「紫霞秘笈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正是，爹爹說，你身上中了旁門高手的內力，須得以本派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來予以化解。六猴兒，你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給大師哥聽，你自己可不許練，否則給爹爹知道了，哼哼，你自己知道會有甚麼後果。」

陸大有大喜，忙道：「我是甚麼胚子，怎敢偷練本門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？小師妹儘管放心好啦。恩師為了救大師哥之命，不惜破例以秘笈相授，大師哥這可有救了。」岳靈珊低聲道：「這事你對誰也不許說。這部秘笈，我是從爹爹那裏偷出來的。」陸大有驚道：「你偷師父.....師父的內功秘笈？他老人家發覺了那怎麼辦？」岳靈珊道：「甚麼怎麼辦？難道還能將我殺了？至多不過罵我幾場，打我一頓。倘若由此救了大師哥，爹爹媽媽一定歡喜，甚麼也不計較了。」陸大有道：「是，是！眼前是救命要緊。」

令狐冲忽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帶回去，還.....還給師父。」

岳靈珊奇道：「為甚麼？我好不容易偷到秘笈，黑夜裏幾十里山道趕了回來，你為甚麼不要？這又不是偷學功夫，這是救命啊。」陸大有也道：「是啊，大師哥，你也不用練全，練到把六怪的邪氣化除

了，便將秘笈繳還給師父，那時師父多半便會將秘笈傳你。你是我派掌門大弟子，這部紫霞秘笈不傳你，又傳誰了？只不過是遲早之分，打甚麼緊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.....我寧死不違師命。師父說過的，我不能.....不能學練這紫霞神功。小.....小師妹.....」一口氣接不上來，又暈了過去。

岳靈珊探他鼻下，雖然呼吸微弱，仍有氣息，嘆了口氣，向陸大有道：「我趕著回去，要是天光時回不到廟裏，爹爹媽媽可要急死了。你勸勸大師哥，要他無論如何得聽我的話，修習這部紫霞秘笈。別.....別辜負了我.....」說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這一夜奔波的辛苦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我一定勸他。小師妹，師父他們住在那裏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們今晚在白馬廟住。」陸大有道：「嗯，白馬廟離這兒是三十里的山道，小師妹，這來回六十里的黑夜奔波，大師哥永不會忘記。」岳靈珊眼眶一紅，哽咽道：「我只盼他能復元，那就好了。這件事他記不記得，有甚麼相干？」說著雙手捧了《紫霞秘笈》，放在令狐冲牀頭，向他凝視片刻，奔了出去。

又隔了一個多時辰，令狐冲這才醒轉，眼沒睜開，便叫：

「小.....師妹，小師妹。」陸大有道：「小師妹已經走了。」令狐冲大叫：「走了？」突然坐起，一把抓住了陸大有胸口。陸大有嚇了一跳，道：「是，小師妹下山去了，她說，要是不能在天光之前回去，怕師父師娘耽心。大師哥，你躺下歇歇。」令狐冲對他的話聽而不聞，說道：「她.....她走了，她和林師弟一起去了？」陸大有道：「她是和師父師娘在一起。」

令狐冲雙眼發直，臉上肌肉抽搐。陸大有低聲道：「大師哥，小師妹對你關心得很，半夜三更從白馬廟回山來，她一個小姑娘家，來

回奔波六十里，對你這番情義可重得緊哪。她臨去時千叮萬囑，要你無論如何，須得修習這部紫霞秘笈，別辜負了她……她對你的一番心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她這樣說了？」陸大有道：「是啊，難道我還敢向你說謊？」

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，仰後便倒，砰的一聲，後腦重重撞在炕上，卻也不覺疼痛。

陸大有又嚇了一跳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我讀給你聽。」拿起那部《紫霞秘笈》，翻開第一頁來，讀道：「天下武功，以練氣為正。浩然正氣，原為天授，惟常人不善培養，反以性伐氣。武夫之患，在性暴、性驕、性酷、性賊。暴則神擾而氣亂，驕則真離而氣浮，酷則仁喪而氣失，賊則心狠而氣促。此四事者，皆為截氣之刀鋸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在讀些甚麼？」陸大有道：「那是紫霞秘笈的第一章。下面寫著……」他繼續讀道：「舍爾四性，返諸柔善，制汝暴酷，養汝正氣。鳴天鼓，飲玉漿，蕩華池，叩金梁，據而行之，當有小成。」

令狐冲怒道：「這是我派不傳之秘，你胡亂誦讀，大犯門規，快快收起。」陸大有道：「大師哥，大丈夫事急之際，須當從權，豈可拘泥小節？眼前咱們是救命要緊。我再讀給你聽。」他接著讀下去，便是上乘氣功練法的詳情，如何「鳴天鼓，飲玉漿」，又如何「蕩華池，叩金梁」。令狐冲大聲喝道：「住口！」

陸大有一呆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甚麼地方不舒服？」令狐冲怒道：「我聽著你讀師父的……內功秘笈，周身都不舒服。你要叫我成為一個……不忠不義之徒，是不是？」陸大有愕然道：「不，不，那怎麼會不忠不義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部紫霞秘笈，當日師父曾攜到思過崖上，想要傳我，但發覺我練功的路子固然不合，資質……資質也不對，這才改變了主意……主意……」說到

這裏，氣喘吁吁，很是辛苦。陸大有道：「這一次卻是為了救命，又不是偷練武功，那.....那是全然不同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做弟子的，是自己性命要緊，還是師父的旨意要緊？」陸大有道：「師父師娘要你活著，那是最最要緊的事了，何況.....何況，小師妹黑夜奔波，這一番情意，你如何可以辜負了？」

令狐冲胸口一酸，淚水便欲奪眶而出，說道：「正因為是她.....是她拿來給我的.....我令狐冲堂堂丈夫，豈受人憐？」他這一句話一出口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心道：「我令狐冲向來不是拘泥不化之人，為了救命，練一練師門內功又打甚麼緊？原來我不肯練這紫霞神功，是為了跟小師妹賭氣，原來我內心深處，是在怨恨小師妹和林師弟相好，對我冷淡。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如何這等小氣？」但想到岳靈珊一到天明，便和林平之會合，遠去嵩山，一路上並肩而行，途中不知將說多少言語，不知將唱多少山歌，胸中酸楚，眼淚終於流了下來。

陸大有道：「大師哥，你這可是想左了，小師妹和你自幼一起長大，你們.....你們便如是親兄妹一般。」令狐冲心道：「我便不要和她如親兄妹一般。」只是這句話難以出口，卻聽陸大有續道：「我再讀下去，你慢慢聽著，一時記不住，我便多讀幾遍。天下武功，以練氣為正。浩然正氣，原為天授.....」令狐冲厲聲道：「不許讀！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，是，大師哥，為了盼你迅速痊愈，今日小弟只好不聽你的話了。違背師令的罪責，全由我一人承當。你說甚麼也不肯聽，我陸大有卻偏偏說甚麼也要讀。這部紫霞秘笈，你一根手指頭都沒碰過，秘笈上所錄的心法，你一個字也沒瞧過，你有甚麼罪過？你是臥病在牀，這叫做身不由主，是我陸大有強迫你練的。天下武功，以練氣為正。浩然正氣，原為天授.....」跟著便滔滔不絕的讀了下去。

令狐冲待要不聽，可是一個字一個字鑽入耳來。他突然大聲呻吟。陸大有驚問：「大師哥，覺得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將我.....

我枕頭.....枕頭墊一墊高。」

陸大有道：「是。」伸出雙手去墊他枕頭。令狐冲一指倏出，凝聚力氣，正戳在他胸口的膻中穴上。陸大有哼也沒哼一聲，便軟軟的垂在炕上。

令狐冲苦笑道：「六師弟，這可對不住你了。你且在炕上躺幾個時辰，穴.....穴道自解。」他慢慢掙扎著起牀，向那部《紫霞秘笈》凝神瞧了半晌，嘆了一口氣，走到門邊，提起倚在門角的門門，當作拐杖，支撐著走了出去。

陸大有大急，叫道：「大.....大.....到.....到.....到.....那.....那.....去.....」本來膻中穴當真給人點中了，說一個字也是不能，但令狐冲氣力微弱，手指這一戳只能令陸大有手足麻軟，並沒教他全身癱瘓。

令狐冲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六師弟，令狐冲要離得這部《紫霞秘笈》越遠越好，別讓旁人見到我的屍身橫在秘笈之旁，說我偷練神功，未成而死.....別讓林師弟瞧我不起.....」說到這裏，哇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出。

他不敢再稍有耽擱，只怕從此氣力衰敗，再也沒法離去，撐著門門，喘幾口氣，再向前行，憑著一股強悍之氣，終於慢慢遠去。

【十二】 圍攻



那一十五名蒙面客半步半步的慢慢逼近，三十隻眼睛在面幕洞孔中炯炯生光，便如是一對對猛獸的眼睛，充滿了兇惡殘忍之意。

令狐冲挨得十餘丈，便拄門喘息一會，奮力挨了小半個時辰，已行了半里有餘，只覺眼前金星亂冒，天旋地轉，便欲摔倒，忽聽得前面草叢中有人大聲呻吟。令狐冲一凜，問道：「誰？」那人大聲道：「是令狐兄麼？我是田伯光。哎唷！哎唷！」顯是身上劇烈疼痛。令狐冲驚道：「田……田兄，你……怎麼了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快死啦！令狐兄，請你做做好事，哎唷……哎唷……快將我殺了。」他說話時夾雜著大聲呼痛，但語音仍十分洪亮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受了傷麼？」雙膝一軟，便即摔倒，滾在路旁。

田伯光驚道：「你也受了傷麼？哎唷，哎唷，是誰害你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一言難盡。田……兄，卻又是誰傷了你？」田伯光道：

「唉，不知道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正在道上行走，忽然之間，兩隻手兩隻腳給人抓住，凌空提了起來，我也瞧不見是誰有這樣的神通……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又是桃谷六仙……啊，田兄，你不是跟他們作一路麼？」田伯光道：「甚麼作一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來邀我去見儀……儀琳小師妹，他……他們也來邀我去見……她……」說著喘氣不已。

田伯光從草叢中爬了出來，搖頭罵道：「他媽的，當然不是一路。他們上華山來找一個人，問我這人在那裏。我問他們找誰。他們說，他們已抓住了我，該他們問我，不該我問他們。如是我抓住了他們，那就該我問他們，不是他們問我。他們……哎唷……他們說，我倘若有本事，不妨將他們抓了起來，那……那就可以問他們了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笑得兩聲，氣息不暢，便笑不下去了。田伯光道：「我身子凌空，臉朝地下，便有天大本事，也不能將他們抓起啊，真他奶奶的胡說八道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說：『我又不想問你們，是你們自己在問我。快放我下來。』其中一人說：『既將你抓了起來，如不將你撕成四塊，豈不損了我六位大英雄的威名？』另一人道：『撕成四塊之後，他還會說話不會？』」他罵了幾句，喘了一會氣。

令狐冲道：「這六人強辭奪理，纏夾不清，田兄也不必……不必再說了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哼，他奶奶的。一人道：『撕成了四塊之人，當然不會說話。咱六兄弟撕成四塊之人，沒一千，也有八百。幾時聽到過撕開之後，又會說話？』又一人道：『撕成了四塊之人所以不說話，因為我們不去問他。倘若有事問他，諒他也不敢不答。』另一人道：『他既已給撕成四塊，還怕甚麼？還有甚麼敢不敢的？難道還怕咱們

將他撕成八塊？」先前一人道：『撕成八塊，這門功夫非同小可，咱們以前是會的，後來大家都忘了。』」田伯光斷斷續續說來，虧他重傷之下，居然還能將這些胡說八道的話記得清清楚楚。

令狐冲嘆道：「這六位仁兄，當真世間罕見，我.....我也是給他們害苦了。」田伯光驚道：「原來令狐兄也是傷在他們手下？」令狐冲嘆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！」

田伯光道：「我身子凌空吊著，不瞞你說，可真害怕。我大聲道：『要是將我撕成四塊，我是一定不會說話的了，就算口中會說，我心裏氣惱，也決計不說。』」一人道：『將你撕成四塊之後，你的嘴巴在一塊上，心又在另一塊上，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說，又怎能聯在一起？』我當下也給他們來個亂七八糟，叫道：『有事快問，再拉住我不放，我可要大放毒氣了。』」一人問道：『甚麼大放毒氣？』我說：『我的屁臭不可當，聞到之後，三天三晚吃不下飯，還得將三天之前吃的飯盡數嘔將出來。警告在先，莫謂言之不預也！』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幾句話，只怕有點道理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是啊，那四人一聽，不約而同的大叫一聲，將我重重往地下一摔，跳了開去。我躍將起來，只見六個古怪之極的傢伙各自伸手掩鼻，顯是怕了我的屁臭不可當。令狐兄，你說這六個人叫甚麼桃谷六仙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唉，可惜我沒田兄聰明，當時沒施這臭屁.....之計，將他們嚇退。田兄這路空屁計，不輸於當年.....當年諸葛亮嚇退司馬懿的空城計。」

田伯光乾笑兩聲，罵了兩句「他奶奶的」，說道：「我知這六個傢伙不好惹，偏生兵刃又丟在你那思過崖上了，當下腳底抹油，便想溜開，不料這六人手掩鼻子，像一堵牆似的排成一排，擋在我面前，嘿嘿，可誰也不敢站在我身後。我一見衝不過去，立即轉身，那知這

六人猶似鬼魅，也不知怎的，竟已轉將過來，擋在我身前。我連轉幾次，閃避不開，當即一步一步後退，終於碰到了山壁。這六個怪物高興得緊，呵呵大笑，又問：『他在那裏？這人在那裏？』

「我問：『你們要找誰？』六個人齊聲道：『我們圍住了你，你無路逃走，必須回答我們的話。』其中一人道：『若是你圍住了我們，教我們無路逃走，那就由你來問我們，我們只好乖乖的回答了。』另一人道：『他只有一個人，怎能圍得住我們六人？』先前那人道：『假如他本領高強，以一勝六呢？』另一人道：『那也只是勝過我們，而不是圍住我們。』先一人道：『但如將我們堵在一個山洞之中，守住洞門，不讓我們出來，那不是圍住了我們嗎？』另一人道：『那是堵住，不是圍住。』先一人道：『但如他張開雙臂，將我們一齊抱住，豈不是圍了？』另一人道：『第一，世上沒如此長臂之人；第二，就算世上真有，至少眼前此人就沒如此長臂；第三，就算他將我們六人一把抱住，那也是抱住，不是圍住。』先一人愁眉苦臉，無可辯駁，卻偏又不肯認輸，呆了半晌，突然大笑，說道：『有了，他如大放臭屁，教我們不敢奔逃，以屁圍之，難道不是圍？』其餘四人一齊拍手，笑道：『對啦，這小子有法子將我們圍住。』

「我靈機一動，撒腿便奔，叫道：『我.....我要圍你們啦。』料想他們怕我臭屁，不會再追，那知這六個怪物出手快極，我沒奔得兩步，已給他們揪住，立即將我按著坐在一塊大石之上，牢牢按住，令我就算真的放屁，臭氣也不致外洩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但笑得幾聲，便覺胸口熱血翻湧，再也笑不下去了。

田伯光續道：「這六怪按住我後，一人問道：『屁從何出？』另一人道：『屁從腸出，自然屬於陽明大腸經，點他商陽、合谷、曲池、迎香諸穴。』他說了這話，隨手便點了我這四處穴道，出手之快，認穴之準，田某生平少見，當真令人好生佩服。他點穴之後，六

個怪物都吁了口長氣，如釋重負，都道：『這臭……臭……臭屁蟲再也放不出臭屁了。』那點穴之人又問：『喂，那人究竟在那裏？你如不說，我永遠不給你解穴，叫你有屁難放，脹不可當。』我心裏想，這六個怪物武功如此高強，來到華山，自不會是找尋泛泛之輩。令狐兄，尊師岳先生夫婦其時不在山上，就算已經回山，自是在正氣堂中居住，一找便著。我思來想去，六怪所要找尋的，定是你太師叔風老前輩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震，忙問：「你說了沒有？」田伯光大是不悅，悻然道：「呸，你當我是甚麼人了？田某既已答允過你，決不洩漏風老前輩的行蹤，難道我堂堂男兒，說話如同放屁嗎？」令狐冲道：

「是，是，小弟失言，田兄莫怪。」田伯光道：「你如再瞧我不起，咱們一刀兩斷，從今而後，誰也別當誰是朋友。」

令狐冲默然，心想：「你是武林中眾所不齒的採花淫賊，誰又將你當朋友了？只是你數次可以殺我而沒下手，總算我欠了你的情。」

黑暗之中，田伯光瞧不見他臉色，只道他已然默諾，續道：「那六怪不住問我，我大聲道：『我知道這人的所在，可就偏偏不說；這華山山嶺連綿，峯巒洞谷，不計其數，我倘若不說，你們一輩子也休想找得到他。』那六怪大怒，對我痛加折磨，我從此就給他們來個不理不睬。令狐兄，這六怪的武功怪異非常，你快去稟告風老前輩，他老人家劍法雖高，卻也須得提防才是。」

田伯光輕描淡寫的說一句「六怪對我痛加折磨」，令狐冲卻知道這「痛加折磨」四字之中，不知包括了多少毒辣苦刑，多少難以形容的煎熬。六怪對自己是一番好意的治傷，自己此刻尚自身受其酷，他們逼迫田伯光說話，則手段之厲害可想而知，心下好生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你寧死不洩漏我風太師叔的行藏，真乃天下信人。不過……不過這桃谷六仙要找的是我，不是我風太師叔。」

田伯光全身一震，道：「要找你？他們找你幹甚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他們和你一般，也是受了儀琳小師妹之託，來找我去見……見她。」

田伯光張大了口，說不出話來，不絕發出「嗬嗬」之聲。

過了好一會，田伯光才道：「早知這六個怪人找的是你，我實該立即說與他們知曉，這六怪將你請了去，我跟隨其後，也不致劇毒發作，葬身於華山了。咦，你既落入六怪手中，他們怎地沒將你抬了去見那小師太？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總之一言難盡。田兄，你說會劇毒發作，葬身於華山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早就跟你說過，我給人點了死穴，下了劇毒，命我一月之內將你請去，和那小師太相會，便給我解穴解毒。眼下我請你請不動，打又打不過，還給六個怪物整治得遍體鱗傷，屈指算來，離毒發之期也不過十天了。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儀琳小師妹在那裏？從此處去，不知有幾日之程？」田伯光道：「你肯去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曾數次饒我不殺，雖然你行為不端，令狐冲卻也不能眼睜睜的瞧著你為我毒發而死。當日你恃強相逼，我自是寧折不屈，但此刻情勢卻又大不相同了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小師太在山西，唉……倘若咱二人身子安健，騎上快馬，六七天功夫也趕到了。這時候兩個都傷成這等模樣，那還有甚麼好說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反正我在山上也是等死，便陪你走一遭。也說不定老天爺保佑，咱們在山下僱到輕車快馬，十天之間便抵達山西呢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田某生平作孽多端，不知已害死了多少好人，老天爺為甚麼要保佑我？除非老天爺當真瞎了眼睛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老天爺瞎眼之事……嘿嘿，那……那也是有的。反正左右是死，試試那也不妨。」

田伯光拍手道：「不錯，我死在道上和死在華山之上，又有甚麼

分別？下山去找些吃的，最是要緊，我給乾擱在這裏，每日只撿生栗子吃，嘴裏可真淡出鳥來了。你能不能起身？我來扶你。」

他口說「我來扶你」，自己卻掙扎不起。令狐冲要伸手相扶，臂上又那有半點力氣？二人掙扎了好半天，始終無用，突然之間，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。

田伯光道：「田某縱橫江湖，生平無一知己，與令狐兄一齊死在這裏，倒也開心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日後我師父見到我二人屍身，定道我二人一番惡鬥，同歸於盡。誰也料想不到，我二人臨死之前，居然還曾稱兄道弟一番。」

田伯光伸出手去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咱們握一握手再死。」

令狐冲不禁遲疑，田伯光此言，明是要與自己結成生死之交，但他是個聲名狼藉的採花大盜，自己是名門高徒，如何可以和他結交？當日在思過崖上數次勝他而不殺，還可說是報他數度不殺之德，到今日再和他一起廝混，未免太也說不過去，言念及此，一隻右手伸了一半，便伸不過去。

田伯光還道他受傷實在太重，連手臂也難以動彈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兄，田伯光交上了你這個朋友。你倘若傷重先死，田某決不獨活。」

令狐冲聽他說得誠摯，心中一凜，尋思：「這人倒很夠朋友。」當即伸出手去，握住他右手，笑道：「田兄，你我二人相伴，死得倒不寂寞。」

他這句話剛出口，忽聽得身後陰惻惻的一聲冷笑，跟著有人說道：「華山派氣宗首徒，墮落到這步田地，竟去跟江湖下三濫的淫賊

結交。」

田伯光喝問：「是誰？」令狐冲心中暗暗叫苦：「我傷重難治，死了也不打緊，卻連累師父的清譽，當真糟糕之極了。」

黑暗之中，只見朦朦朧朧的一個人影，站在身前，那人手執長劍，光芒微閃，只聽他冷笑道：「令狐冲，你此刻尚可反悔，拿這把劍去，將這姓田的淫賊殺了，便沒人能責你和他結交。」撲的一聲，將長劍插入地下。

令狐冲見這劍劍身闊大，是嵩山派的用劍，問道：「尊駕是嵩山派那一位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眼力倒好，我是嵩山派狄修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原來是狄師兄，一向少會。不知尊駕來到敝山，有何貴幹？」狄修道：「掌門師伯命我到華山巡查，要看華山派的弟子們，是否果如外間傳言這般不堪，嘿嘿，想不到一上華山，便聽到你和這淫賊相交的肺腑之言。」

田伯光罵道：「狗賊，你嵩山派有甚麼好東西了？自己不加檢點，卻來多管閒事。」狄修提起足來，砰的一聲，在田伯光頭上重重踢了一腳，喝道：「你死到臨頭，嘴裏還在不乾不淨！」田伯光卻兀自「狗賊、臭賊、直娘賊」的罵個不休。

狄修若要取他性命，自是易如探囊取物，只是他要先行折辱令狐冲一番，冷笑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和他臭味相投，是決計不殺他的了？」令狐冲大怒，朗聲道：「我殺不殺他，管你甚麼事？你有種便一劍把令狐冲殺了，要是沒種，給我乖乖的夾著尾巴，滾下華山去罷。」狄修道：「你決計不肯殺他，決計當這淫賊是朋友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管我跟誰交朋友，總之好過跟你交朋友。」

田伯光大聲喝采：「說得好，說得妙！」

狄修道：「你想激怒了我，讓我一劍把你二人殺了，天下可沒這

般便宜事。我要將你二人剝得赤赤條條地綁在一起，然後點了你二人啞穴，拿到江湖上示眾，說道一個大鬍子，一個小白臉，正在行那苟且之事，給我手到擒來。哈哈，你華山派岳不羣假仁假義，裝出一副道學先生的模樣來唬人，從今而後，他還敢自稱『君子劍』麼？」

令狐冲一聽，登時氣得暈了過去。田伯光罵道：「直娘賊……」狄修一腳踢中他腰間穴道，嘿嘿一笑，伸手便去解令狐冲的衣衫。

忽然身後一個嬌嫩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喂，這位大哥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狄修一驚，回過頭來，微光朦朧中只見一個女子身影，便道：「你又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田伯光聽到那女子聲音正是儀琳，大喜叫道：「小……小師父，你來了，這可好啦。這直娘賊要……要害你的令狐師兄。」他本來想說：「直娘賊要害我」，但隨即轉念，這一個「我」，在儀琳心中毫無份量，當即改成了「你的令狐師兄」。

儀琳聽得躺在地下的那人竟然是令狐冲，如何不急，忙縱身上前，叫道：「令狐師兄，是你嗎？」

狄修見她全神貫注，對自己半點也不防備，左臂一屈，食指便往她脅下點去。手指正要碰到她衣衫，突然間後領陡緊，身子已讓人提起，離地數尺，狄修大駭，右肘向後撞去，卻撞了個空，跟著左足後踢，又踢了個空。他更加驚駭，雙手反過去擒拿，便在此時，咽喉中已給一隻大手扼住，登時呼吸維艱，全身再沒半點力氣。

令狐冲悠悠醒轉，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在焦急呼喚：「令狐師兄，令狐師兄！」依稀似是儀琳的聲音。他睜開眼來，星光朦朧之下，眼前是一張雪白秀麗的瓜子臉，卻不是儀琳是誰？

只聽得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：「琳兒，這病鬼便是令狐冲麼？」令狐冲循聲向上瞧去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只見一個極肥胖、極高大的

和尚，鐵塔也似的站在當地。這和尚身高少說也有七尺，左手平伸，將狄修凌空提起。狄修四肢軟垂，一動不動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儀琳道：「爹，他……他便是令狐師兄，可不是病夫。」她說話之時，雙目仍凝視著令狐冲，眼光中流露出愛憐橫溢的神情，似欲伸手去撫摸他面頰，卻又不敢。

令狐冲大奇，心道：「你是個小尼姑，怎地叫這大和尚做爹？和尚有女兒，已駭人聽聞，女兒是個小尼姑，更奇上加奇了。」

那胖大和尚呵呵笑道：「你日思夜想，掛念著這個令狐冲，我只道是個怎生高大了得的英雄好漢，卻原來是躺在地下裝死、受人欺侮不能還手的小膿包。這病夫，我可不要他做女婿。咱們別理他，這就走罷。」

儀琳又羞又急，嗔道：「誰日思夜想了？你……你就是胡說八道。你要走，你自己走好了。你不要……不要……」下面這「不要他做女婿」這幾字，終究出不了口。

令狐冲聽他既罵自己是「病夫」，又罵「膿包」，大是惱怒，說道：「你走就走，誰要你理了？」田伯光急叫：「走不得，走不得！」令狐冲道：「為甚麼走不得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的死穴要他來解，劇毒的解藥也在他身上，他如一走，我豈不嗚呼哀哉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怕甚麼？我說過陪你一起死，你毒發身亡，我立即自刎便是。」

那胖大和尚哈哈大笑，聲震山谷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原來這小子倒是個挺有骨氣的好漢子。琳兒，他很對我胃口。不過，有一件事咱們還得問個明白，他喝酒不喝？」儀琳還未回答，令狐冲已大聲道：「當然喝，為甚麼不喝？老子朝也喝，晚也喝，睡夢中也喝。你見了我喝酒的德性，包管氣死了你這戒葷、戒酒、戒殺、戒撒謊的大和尚！」

那胖大和尚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琳兒，你跟他說，爹爹的法名叫作甚麼。」

儀琳微笑道：「令狐師兄，我爹爹法名『不戒』。他老人家雖身在佛門，但佛門種種清規戒律，一概不守，因此法名叫作『不戒』。你別見笑，他老人家喝酒吃葷，殺人偷錢，甚麼事都幹，而且還.....還生了.....生了個我。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朗聲道：「這樣的和尚，才教人.....才教人瞧著痛快。」說著想掙扎站起，總是力有未逮。儀琳忙伸手扶他起身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老伯，你既然甚麼都幹，何不索性還俗，還做和尚幹甚麼？」不戒道：「這個你就知道了。我正因為甚麼都幹，這才做和尚的。我就像你這樣，愛上了一個美貌尼姑.....」儀琳插口道：「爹，你又來隨口亂說了。」說這句話時，滿臉通紅，幸好黑夜之中，旁人瞧不清楚。不戒道：「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做就做了，人家笑話也好，詛罵也好，我不戒和尚堂堂男子，又怕得誰來？」

令狐冲和田伯光齊聲喝采，道：「正是！」

不戒聽得二人稱讚，大為高興，說道：「我愛上的那個美貌尼姑，便是她媽媽了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儀琳小師妹的爹爹是和尚，媽媽是尼姑。」

不戒繼續道：「那時候我是個殺豬屠夫，愛上了她媽媽，她媽媽睬也不睬我，我無計可施，只好去做和尚。當時我心裏想，和尚尼姑是一家人，尼姑不愛屠夫，多半會愛和尚。」儀琳啐道：「爹爹，你一張嘴便是沒遮攔，年紀這樣大了，說話卻還是像孩子一般。」

不戒道：「難道我的話不對？不過我當時沒想到，做了和尚，不能跟女人相好啦，連尼姑也不行，要跟她媽媽相好，反而更加難

了，於是就不想做和尚啦。不料我師父偏說我有甚麼慧根，是真正的佛門子弟，不許我還俗。她媽媽也胡裏胡塗的為我真情感動，就這麼生了個小尼姑出來。冲兒，你今日方便啦，要同我女兒小尼姑相好，不必做和尚。」

令狐冲大是尷尬，心想：「儀琳師妹其時為田伯光所困，我路見不平，拔劍相助。她是恆山派清修的女尼，如何能和俗人有甚情緣瓜葛？她遣了田伯光和桃谷六仙來邀我相見，只怕是生了誤會。我務須儘快避開，若損及華山、恆山兩派的清譽，我雖死了，師父師娘也仍會怪責，靈珊小師妹會瞧我不起。」

儀琳甚為忸怩不安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令狐師兄早就……早就有了意中人，如何會將旁人放在眼裏，你……你……今後再也別提這事，沒的教人笑話。」

不戒怒道：「這小子另有意中人？氣死我也，氣死我也！」右臂一探，一隻蒲扇般的大手往令狐冲胸口抓去。令狐冲站也站不穩，如何能避，給他一把抓住，提了起來。不戒和尚左手抓住狄修後頸，右手抓住令狐冲胸口，雙臂平伸，便如挑擔般挑著兩人。

令狐冲本就動彈不得，給他提在半空，便如是一隻破布袋般，軟軟垂下。

儀琳急叫：「爹爹，快放令狐師兄下來，你不放，我可要生氣啦。」

不戒一聽女兒說到「生氣」兩字，登時怕得甚麼似的，立即放下令狐冲，口中兀自喃喃：「他又中意那一個美貌小尼姑了？真正豈有此理！」他自己愛上了美貌尼姑，便道世間除了美貌尼姑之外，別無可愛之人。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的意中人，是他的師妹岳小姐。」

不戒大吼一聲，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響，喝道：「甚麼姓岳的姑娘？他媽的，不是美貌小尼姑嗎？那有甚麼可愛了？下次給我見到，一把捏死了這臭丫頭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這不戒和尚是個魯莽匹夫，跟那桃谷六仙倒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只怕他說得出，做得到，真要傷害小師妹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儀琳心中焦急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令狐師兄受了重傷，你快設法給他治好了。另外的事，慢慢再說不遲。」

不戒對女兒之言奉命唯謹，道：「治傷就治傷，那有甚麼難處？」隨手將狄修向後一拋，大聲問令狐冲：「你受了甚麼傷？」狄修早給他閉了穴道，悶聲不響的從山坡上滾了下去。

令狐冲道：「我給人胸口打了一掌，那倒不要緊……」不戒道：「胸口中掌，定是震傷了任脈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我給桃谷……」不戒道：「任脈之中，並沒甚麼桃谷。你華山派內功不精，不明其理。人身諸穴中雖有合谷穴，但那屬於手陽明大腸經，在拇指與食指的交界處，跟任脈全無干係。好，我給你治任脈之傷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不，不，那桃谷六……」不戒道：「甚麼桃谷六、桃谷七？全身諸穴，只有手三里、足三里、陰陵泉、絲竹空，那裏有桃谷六、桃谷七了？你不可胡言亂語。」隨手點了他的啞穴，說道：「我以精純內功，通你任脈的承漿、天突、膻中、鳩尾、巨闕、中脘、氣海、石門、關元、中極諸穴，包你力到傷愈，休息七八日，立時變成個鮮龍活跳的小夥子。」

伸出兩隻蒲扇般的大手，右手按在他下顎承漿穴上，左手按在他小腹中極穴上，兩股真氣，從兩處穴道中透了進去，突然之間，這兩股真氣和桃谷六仙所留下的六道真氣一碰，雙手險遭震開。不戒大吃一驚，大聲叫了出來。儀琳忙問：「爹，怎麼樣？」不戒道：「他身

體內有幾道古怪真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共有四道，不對，又有一道，一共是五道，這五道真氣.....啊哈，又多了一道。他媽的，居然有六道之多！我這兩道真氣，就跟你他媽的六道真氣鬥上一鬥！看看到底是誰厲害。只怕還有，哈哈，這可熱鬧之極了！好玩，好玩！再來好了，哼，沒有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六道，我不戒和尚他奶奶的又怕你這六隻狗賊何來？」

他雙手緊緊按住令狐冲的兩處穴道，自己頭上漸漸冒出白氣，初時還大呼小叫，到後來內勁越運越足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其時天色漸明，但見他頭頂白氣愈來愈濃，直如一團濃霧，將他一個大腦袋圍在其中。

過了良久良久，不戒雙手一起，哈哈大笑，突然間笑聲中絕，咕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儀琳大驚，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。」忙搶過去將他扶起，但不戒身子實在太重，只扶起一半，兩人又一起坐倒。不戒全身衣褲都已為大汗濕透，口中不住喘氣，顫聲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他媽的.....我.....我.....他媽的.....」

儀琳聽他罵出聲來，這才稍稍放心，問道：「爹，怎麼啦？你累得很麼？」不戒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小子身體內有六道狗賊的真氣，想跟老子.....老子鬥法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催動真氣，將這六道邪門怪氣都給壓了下去，嘿嘿，你放心，這小子死不了。」儀琳芳心大慰，回過臉去，果見令狐冲慢慢站起身來。

田伯光笑道：「大和尚的真氣當真厲害，便這麼片刻之間，就治愈了令狐兄的重傷。」

不戒聽他一讚，甚是歡喜，道：「你這小子作惡多端，本想一把捏死了你，總算你找到了令狐冲這小子，有點兒功勞，饒你一命，乖乖的給我滾罷。」

田伯光大怒，罵道：「甚麼叫做乖乖的給我滾罷？他媽的狗和

尚，你說的是人話不是？你說一個月之內給你找到令狐冲，便給我解開死穴，再給解藥解毒，這時候卻又來賴了。你不給解穴解毒，便是豬狗不如的下三濫臭和尚。」

田伯光如此狠罵，不戒倒也並不惱怒，笑道：「瞧你這臭小子，怕死怕成這等模樣，生怕我不戒大師說話不算數，不給解藥。他媽的混小子，解藥給你。」說著伸手入懷，去取解藥，但適才使力過度，一隻手不住顫抖，將瓷瓶拿在手中，幾次又掉在身上。儀琳伸手過去拿起，拔去瓶塞。不戒道：「給他三粒，服一粒後隔三天再服一粒，再隔六天後服第三粒，有效無效，到時方知。這九天中你若給人殺了，可不干大和尚的事。」

田伯光從儀琳手中取過解藥，說道：「大和尚，你逼我服毒，現下又給解藥，我不罵你已算客氣了，謝是不謝的。我身上的死穴呢？」不戒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點你的穴道，七天之後早就自行解開了。大和尚如當真點了你死穴，你這小子還能活到今日？」

田伯光早就察知身上穴道已解，聽了不戒這幾句話，登時大為寬慰，又笑又罵：「他奶奶的，臭和尚騙人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和小師太一定有些言語要說，我去了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說著一拱手，轉身走向下山的大路。

令狐冲道：「田兄且慢。」田伯光道：「怎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田兄，令狐冲數次承你手下留情，交了你這朋友。有一件事我可要良言相勸。你若不改，咱們這朋友可做不長。」田伯光笑道：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你勸我從此不可再幹奸淫良家婦女的勾當。好，田某聽你的話，天下蕩婦淫娃，所在多有，田某貪花好色，出錢也能買到，不必定要去逼迫良家婦女，傷人性命。哈哈，令狐兄，衡山羣玉院中的風光，不是妙得緊麼？」

令狐冲和儀琳聽他提到衡山羣玉院，都不禁臉上一紅。田伯光哈

哈哈大笑，邁步又行，腳下一軟，一個筋斗，骨碌碌的滾出老遠。他掙扎著坐起，取出一粒解藥吞入腹中，霎時間腹痛如絞，坐在地下，一時動彈不得。他知這是解治劇毒的應有之象，倒也並不驚恐，反因解藥有效而暗喜。

適才不戒和尚將兩道強勁之極的真氣注入令狐冲體內，壓制了桃谷六仙的六道真氣，令狐冲只覺胸口煩惡盡去，腳下勁力暗生，甚是歡喜，走上前去，向不戒恭恭敬敬的一揖，說道：「多謝大師，救了晚輩一命。」

不戒笑嘻嘻的道：「謝倒不用，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，你是我女婿，我是你丈人老頭，又謝甚麼？」

儀琳滿臉通紅，道：「爹，你.....你又來胡說了。」不戒奇道：「咦！為甚麼胡說？你日思夜想的記掛著他，難道不是想嫁給他做老婆？就算嫁不成，難道不想跟他生個美貌的小尼姑？」儀琳啐道：「老沒正經，誰又.....誰又.....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山道上腳步聲響，兩人並肩上山，正是岳不羣和岳靈珊父女。令狐冲一見又驚又喜，忙迎將上去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小師妹，你們又回來啦！師娘呢？」

岳不羣突見令狐冲精神健旺，渾不似昨日奄奄一息的模樣，甚是歡喜，一時無暇詢問，向不戒和尚一拱手，問道：「這位大師上下如何稱呼？光降敝處，有何見教？」

不戒道：「我叫做不戒和尚，光降敝處，是找我女婿來啦。」說著向令狐冲一指。他是屠夫出身，不懂文謫謫的客套，岳不羣謙稱「光降敝處」，他也照樣說「光降敝處」。

岳不羣不明他底細，又聽他說甚麼「找女婿來啦」，只道有意戲侮自己，心下惱怒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淡淡的道：「大師說笑了。」

見儀琳上來行禮，說道：「儀琳師姪，不須多禮。你來華山，是奉了師尊之命麼？」

儀琳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不是。我……我……」

岳不羣不再理她，轉向田伯光，意存詢問。田伯光拱手道：「岳先生，在下田伯光！」岳不羣怒道：「田伯光，哼！你好大膽子！」田伯光道：「我跟你徒弟令狐冲很說得來，挑了兩擔酒上山，跟他喝個痛快，那也用不著多大膽子。」岳不羣臉色愈益嚴峻，道：「酒呢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早在思過崖上跟他喝得乾乾淨淨了。」

岳不羣轉向令狐冲，問道：「此言不虛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師父，此中原委，說來話長，待徒兒慢慢稟告。」岳不羣道：「田伯光來到華山，已有幾日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約莫有半個月。」岳不羣道：「這半個月中，他一直便在華山之上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岳不羣厲聲道：「何以不向我稟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時師父師娘不在山上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我和你師娘到那裏去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到長安附近，去追殺田君。」

岳不羣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田君，哼，田君！你既知此人積惡如山，怎地不拔劍殺他？就算鬥他不過，也當給他殺了，何以貪生怕死，反和他結交？」

田伯光坐在地下，始終無法掙扎起身，插嘴道：「是我不想殺他，他又有甚麼法子？難道他鬥我不過，便拔劍自殺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也有你說話的餘地？」向令狐冲道：「去將他殺了！」

岳靈珊忍不住插口道：「爹，大師哥身受重傷，怎能與人爭鬥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難道人家便沒傷？你耽甚麼心，明擺著我在這裏，豈能容這惡賊傷我門下弟子？」他素知令狐冲狡譎多智，生平嫉惡如仇，不久之前又曾在田伯光刀下受傷，若說竟去和這大淫賊結交為友，那是決計不會，料想他是鬥力不勝，便欲鬥智，眼見田伯光身受重傷，多半便是這個大弟子下的手，因此雖聽說令狐冲和這淫賊結交，倒也並不真怒，只是命他過去將之殺了，既為江湖上除一大害，也成孺子之名，料得田伯光重傷之餘，縱然能與令狐冲相抗，卻抵擋不住自己的一劍。

不料令狐冲卻道：「師父，這位田兄已答允弟子，從此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做污辱良家婦女的勾當。弟子知他言而有信，不如……」

岳不羣厲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怎知他言而有信？跟這等罪該萬死的惡賊，也講甚麼言而有信，言而無信？他這把刀下，曾傷過多少無辜人命？這種人不殺，我輩學武，所為何來？珊兒，將佩劍交給大師哥。」岳靈珊應道：「是！」拔出長劍，將劍柄向令狐冲遞去。

令狐冲好生為難，他從來不敢違背師命，但先前臨死時和田伯光這麼一握手，已算結交為友，何況他確已答應改過遷善，這人過去為非作歹，說過了的話卻必定算數，此時殺他，未免不義。他從岳靈珊手中接過劍來，轉身搖搖晃晃的向田伯光走去，走出十幾步，假裝重傷之餘突然間兩腿無力，左膝一曲，身子向前直撲出去，撲的一聲，長劍插入自己左邊的小腿。

這一下誰也意料不到，不禁都驚呼出聲。儀琳和岳靈珊同時向他奔去。儀琳只跨出一步，便即停住，心想自己是佛門弟子，如何可以當眾向一個青年男子這等情切關心？岳靈珊卻奔到了令狐冲身旁，叫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怎麼了？」令狐冲閉目不答。岳靈珊握住劍柄，拔起長劍，創口中鮮血直噴。她隨手從懷中取出本門金創藥，敷在令狐冲腿上創口，一抬頭，猛見儀琳俏臉全無血色，滿臉是關注已極的神氣。岳靈珊心頭一震：「這小尼姑對大師哥竟這等關懷！」她提劍站

起，道：「爹，讓女兒去殺了這惡賊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你殺此惡賊，沒的壞了自己名頭。將劍給我！」田伯光淫賊之名，天下皆知，將來江湖傳言，都說田伯光死於岳家小姐之手，定有不肖之徒加油添醬，說甚麼強姦行暴之類的言語。岳靈珊聽父親這般說，當即將劍柄遞過。

岳不羣卻不接劍，右袖一拂，裹住了長劍。不戒和尚見狀，叫道：「使不得！」除下兩隻鞋子在手。但見岳不羣袖力揮出，一柄長劍向著十餘丈外的田伯光激飛過去。不戒已然料到，雙手力擲，兩隻鞋子也分從左右激飛而出。

劍重鞋輕，長劍又先揮出，但說也奇怪，不戒的兩隻僧鞋竟後發先至，更兜了轉來，搶在頭裏，分從左右勾住了劍柄，硬生生拖轉長劍，又飛出數丈，這才力盡，插在地下。兩隻僧鞋兀自掛在劍柄之上，隨著劍身搖晃不已。

不戒叫道：「糟糕，糟糕！琳兒，爹爹今日為你女婿治傷，大耗內力，這把長劍竟飛了一半便掉將下來。本來該當飛到你女婿的師父面前兩尺之處落下，嚇他一大跳，唉！你和尚爹爹這一回丟臉之極，難為情死了。」

儀琳見岳不羣臉色不善，低聲道：「爹，別說啦。」快步過去，在劍柄上取下兩隻僧鞋，拔起長劍，心下躊躇，知道令狐冲之意是不欲刺殺田伯光，倘若將劍交還給岳靈珊，她又去向田伯光下手，豈不是傷了令狐冲之心？

岳不羣以袖功揮出長劍，滿擬將田伯光一劍穿心而過，萬不料不戒和尚這兩隻僧鞋上竟有如許力道，而勁力又巧妙異常。這和尚大叫大嚷，對小尼姑自稱爹爹，叫令狐冲為女婿，胡言亂語，顯是個瘋僧，但武功可當真了得，他還說適才給令狐冲治傷，大耗內力，若非如此，豈不更加厲害？雖然自己適才這衣袖一拂之中未使上紫霞神

功，否則未必便輸於和尚，但名家高手，一擊不中，怎能再試？他雙手一拱，說道：「佩服，佩服。大師既一意迴護這個惡賊，在下今日倒不便下手了。大師意欲如何？」

儀琳聽他說今日不會再殺田伯光，當即雙手橫捧長劍，走到岳靈珊身前，微微躬身，道：「姊姊，你……」岳靈珊哼的一聲，抓住劍柄，眼睛瞧也不瞧，順手嚓的一聲，便即還劍入鞘，手法乾淨利落之極。

不戒和尚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好姑娘，這一下手法可帥得很哪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小女婿兒，這就走罷。你師妹俊得很，你跟她在一塊兒，我可不大放心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師愛開玩笑，只是這等言語有損恆山、華山兩派令譽，還請住口。」不戒愕然道：「甚麼？好容易找到你，救活了你性命，你又不肯娶我女兒了？」令狐冲正色道：「大師相救之德，令狐冲終身不敢或忘。儀琳師妹恆山派門規精嚴，大師再說這等無聊笑話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臉上須不好看。」不戒搔頭道：「琳兒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個女婿兒到底是怎麼搞的？這……這不是莫名其妙麼？」

儀琳雙手掩面，叫道：「爹，別說啦，別說啦！他自是他，我自是我，有……有……有甚麼干係了？」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向山下疾奔而去。

不戒和尚更加摸不著頭腦，呆了一會，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見不到他時，拚命要見。見到他時，卻又不要見了。就跟她媽媽一模一樣，小尼姑的心事，當真猜想不透。」眼見女兒越奔越遠，當即追了下去。

田伯光支撐著站起，向令狐冲道：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！」轉過身來，踉蹌下山。

岳不羣待田伯光去遠，才道：「冲兒，你對這惡賊倒挺有義氣啊，寧可自刺一劍，也不肯殺他。」令狐冲臉有慚色，知師父目光銳利，適才自己這番做作瞞不過他，只得低頭道：「師父，此人行止雖十分不端，但一來他已答應改過遷善，二來他曾數次將弟子制住，卻始終留情不殺。」岳不羣冷笑道：「跟這種狼心狗肺的賊子也講道義，你一生之中，苦頭有得吃了。」

他對這個大弟子一向鍾愛，見他居然重傷不死，心下早已十分歡喜，剛才他假裝跌倒，自刺其腿，明知是詐，只是此人從小便十分狡猾，岳不羣知之已稔，也不深究，再加令狐冲對不戒和尚這番言語應對得體，頗洽己意，田伯光這樁公案，暫且便擱下了，伸手說道：「書呢？」

令狐冲見師父和師妹去而復返，便知盜書事發，師父回山追索，此事正求之不得，說道：「在六師弟那裏。小師妹為救弟子性命，一番好意，師父請勿怪責。但未奉師父之命，弟子便有天大膽子，也不敢伸手碰那秘笈一碰，秘笈上所錄神功，更是隻字不敢入眼。」

岳不羣臉色登和，微笑道：「原當如此。我也不是不肯傳你，只是本門面臨大事，時機緊迫，無暇從容指點，但若任你自習，只怕誤入歧途，反有不測之禍。」頓了一頓，續道：「那不戒和尚瘋瘋顛顛，內功倒甚高明，是他給你化解了身體內的六道邪氣麼？現下覺得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體內煩惡盡消，種種炙熱冰冷之苦也除去了，不過周身沒半點力氣。」岳不羣道：「重傷初愈，自是乏力。不戒大師的救命之恩，咱們該當圖報才是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

岳不羣回上華山，一直耽心遇上桃谷六仙，此刻不見他們蹤跡，心下稍定，但也不願多所逗留，道：「咱們會齊大有，一齊去嵩山罷。冲兒，你能不能長途跋涉？」令狐冲大喜，連聲道：「能，能，能！」

師徒三人來到正氣堂旁的小舍外。岳靈珊快步在前，推門進內，突然間「啊」的一聲尖叫出來，聲音中充滿了驚怖。

岳不羣和令狐冲同時搶上，向內望時，只見陸大有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不動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師妹勿驚，是我點倒他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倒嚇了我一跳，幹麼點倒了六猴兒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也是一番好意，見我不肯觀看秘笈，便唸誦秘笈上的經文給我聽，我阻止不住，只好點倒了他，他怎麼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岳不羣「咦」的一聲，俯身一探陸大有鼻息，又搭了搭他脈搏，驚道：「他怎麼……怎麼會死了？冲兒，你點了他甚麼穴道？」

令狐冲聽說陸大有竟然死了，這一下嚇得魂飛天外，身子晃了幾晃，險些暈去，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伸手去摸陸大有的臉頰，觸手冰冷，已然死去多時，忍不住哭出聲來，叫道：「六……六師弟，你當真死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書呢？」

令狐冲淚眼模糊的瞧出來，不見了那部《紫霞秘笈》，也道：「書呢？」忙伸手到陸大有屍身的懷裏一搜，並無影蹤，說道：「弟子點倒他時，記得見到那秘笈翻開了攤在桌上，怎麼會不見了？」

岳靈珊在炕上、桌旁、門角、椅底，到處找尋，卻那裏有紫霞秘笈的蹤跡？

這是華山派內功的無上典籍，突然失蹤，岳不羣如何不急？他細查陸大有屍身，並無一處致命的傷痕，再在小舍前後與屋頂踏勘一遍，也無外人到過的絲毫蹤跡，尋思：「既無外人來過，那決不是桃谷六仙或不戒和尚取去的了。」厲聲問道：「冲兒，你到底點的是甚麼穴道？」

令狐冲雙膝一曲，跪在師父面前，道：「弟子生怕重傷之餘，手

上無力，是以點的是膻中要穴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竟然失手害死了六師弟。」一探手，拔出陸大有腰間的長劍，便往自己頸中刎去。

岳不羣伸指彈出，長劍遠遠飛開，說道：「便是要死，也得先找到了紫霞秘笈。你到底把秘笈藏到那裏去了？」

令狐冲心下一片冰涼，心想：「師父竟然疑心我藏起了紫霞秘笈。」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秘笈定是為人盜去，弟子說甚麼也要追尋回來，一頁不缺，歸還師父。」

岳不羣心亂如麻，說道：「要是給人抄錄了，或是背熟了，縱然一頁不缺的得回原書，本門的上乘武功，也從此不再是獨得之秘了。」他頓了一頓，溫言說道：「冲兒，倘若是你取去的，你交了出來，師父不責備你便是。」

令狐冲呆呆的瞧著陸大有的屍身，大聲道：「師父，弟子今日立下重誓，世上若有人偷窺了師父的紫霞秘笈，有十個弟子便殺他十個，有一百個便殺他一百個。師父如仍疑心是弟子偷了，請師父舉掌打死便是。」

岳不羣搖頭道：「你起來！你既說不是，自然不是了。你和大有向來交好，當然不是故意殺他。那麼這部秘笈，到底是誰偷了去呢？」眼望窗外，呆呆出神。

岳靈珊垂淚道：「爹，都是女兒不好，我……我自作聰明，偷了爹爹的秘笈，盼望治好大師哥的內傷，那知道大師哥決意不看，反而害了六師哥性命。女兒……女兒說甚麼也要去找回秘笈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咱們四下再找一遍。」這一次三人將小舍中每一處都細細找過了，秘笈固然不見，也沒見到半點可疑的線索。岳不羣對女兒道：「此事不可聲張，除了我跟你娘說明之外，向誰也不能提及。咱們葬了大有，這就下山去罷。」

令狐冲見到陸大有屍體的臉孔，忍不住又悲從中來，尋思：「同門諸師弟之中，六師弟對我情誼最深，那知我一個失手，竟會將他點斃。這件事實在萬萬料想不到，就算我毫沒受傷，這樣一指也決不會送了他性命，莫非因我體內有了桃谷六仙的邪門真氣，指力便即異乎尋常麼？就算如此，那紫霞秘笈卻何以又會不翼而飛？這中間的蹊蹺，當真猜想不透。師父對我起疑，辯白也是無用，說甚麼也要將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，那時再行自刎以謝六師弟便了。」他拭了眼淚，找把鋤頭，挖坑埋葬陸大有的屍體，直累得全身大汗，氣喘不已，還是岳靈珊在旁相助，才安葬完畢。

三人來到白馬廟，岳夫人見令狐冲性命無礙，隨伴前來，自不勝之喜。岳不羣悄悄告知陸大有身亡、紫霞秘笈失蹤的訊息，岳夫人又淒然下淚。紫霞秘笈失蹤雖是大事，但在她想來，丈夫早已熟習，是否保有秘笈，已殊不相干。可是陸大有在華山派門下已久，為人隨和，一旦慘亡，自是傷心難過。眾弟子不明緣由，但見師父、師娘、大師哥和小師妹四人都神色鬱鬱，誰也不敢大聲談笑。

當下岳不羣命勞德諾僱了兩輛大車，一輛由岳夫人和岳靈珊乘坐，另一輛由令狐冲躺臥其中養傷，一行向東，朝嵩山進發。

這日行至韋林鎮，天已將黑，鎮上只一家客店，已住了不少客人，華山派一行有女眷，借宿不便。岳不羣道：「咱們再趕一程路，到前面鎮上再說。」那知行不到三里路，岳夫人所乘的大車脫了車軸，沒法再走。岳夫人和岳靈珊只得從車中出來步行。

施戴子指著東北角道：「師父，那邊樹林中有座廟宇，咱們過去借宿可好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就是女眷不便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戴子，你過去問一聲，倘若廟中和尚不肯，那就罷了，不必強求。」施戴子應了，飛奔而去。不多時便奔了回來，遠遠叫道：「師父，是座破廟，沒有和尚。」眾人大喜。陶鈞、英白羅、舒奇等年幼弟子當先奔去。

岳不羣、岳夫人等到得廟外時，只見東方天邊烏雲一層層的堆將上來，霎時間天色便已昏黑。岳夫人道：「幸好這裏有座破廟，要不然途中非遇大雨不可。」走進大殿，見殿上供的是一座青面神像，身披樹葉，手持枯草，是嘗百草的神農氏藥王菩薩。

岳不羣率領眾弟子向神像行了禮，還沒打開鋪蓋，電光連閃，半空中忽喇喇的打了個霹靂，跟著黃豆大的雨點洒將下來，只打得瓦上唼唼直響。

那破廟到處漏水，眾人鋪蓋也不打開了，各尋乾燥之地而坐。梁發、高根明和三名女弟子自去做飯。岳夫人道：「今年春雷響得好早，只怕年成不好。」

令狐冲在殿角中倚著鐘架而坐，望著簷頭雨水傾倒下來，宛似一張水簾，心想：「倘若六師弟健在，大家有說有笑，那就開心得多了。」心下不禁悲傷。

這一路上他極少和岳靈珊說話，有時見她和林平之在一起，更加避得遠遠的，心中常想：「小師妹拚著給師父責罵，盜了紫霞秘笈來給我治傷，足見對我情義深厚。我只盼她一生快樂。我決意找到秘笈之後，便自刎以謝六師弟，豈可再去招惹於她？她和林師弟正是一對璧人，但願她將我忘得乾乾淨淨，我死之後，她眼淚也不流一滴。」心中雖這麼想，可是每當見到她和林平之並肩同行、娓娓而談之際，胸中總是酸楚難當。

這時藥王廟外大雨傾盆，眼見岳靈珊在殿上走來走去，幫著燒水做飯，她目光每次和林平之相對，兩人臉上都露出一絲微笑。這情景他二人只道旁人全沒注意，可是每一次微笑，從沒逃過令狐冲的眼去。他二人相對一笑，令狐冲心中便一陣難受，想要轉過了頭不看，但每逢岳靈珊走過，他的眼光總又情不自禁的向她跟了過去。

用過晚飯後，各人分別睡臥。那雨一陣大，一陣小，始終不止，

令狐冲既煩亂，又傷心，一時難以入睡，聽得大殿上鼻息聲此起彼落，各人均已沉沉睡去。

突然東南方傳來一片馬蹄聲，約有十餘騎，沿著大道馳來。令狐冲一凜：「黑夜之中，怎地有人冒雨奔馳？難道是衝著我們來麼？」他坐起身來，只聽岳不羣低聲喝道：「大家別作聲。」過不多時，那十餘騎在廟外奔了過去。這時華山派諸人已全都醒轉，各人手按劍柄防敵，聽得馬蹄聲越過廟外，漸漸遠去，各人鬆了口氣，正欲重行臥倒，卻聽得馬蹄聲又兜了轉來。十餘騎馬來到廟外，一齊停住。

只聽得一個清亮的聲音叫道：「華山派岳先生在廟裏麼？咱們有事請教。」

令狐冲是本門大弟子，向來由他出面應付外人，當即走到門邊，打開廟門，說道：「夤夜之際，那一路朋友過訪？」望眼過去，但見廟外一字排開十五騎人馬，有六七人手中提著孔明燈，齊往令狐冲臉上照來。

黑暗之中六七盞燈同時迎面照來，不免耀眼生花，此舉極是無禮，只這麼一照，已顯得來人充滿了敵意。令狐冲睜大了眼，卻見來人個個頭上戴了黑布罩子，只露出一對眼睛，心中一動：「這些人若不是跟我們相識，便是怕給我們記得了相貌。」只聽左首一人說道：「請岳不羣岳先生出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閣下何人？請示知尊姓大名，以便向敝派師長稟報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們是何人，你也不必多問。你去跟你師父說，聽說華山派得到了福威鏢局的辟邪劍譜，要想借來一觀。」令狐冲氣往上衝，說道：「華山派自有本門武功，要別人的劍譜何用？別說我們沒得到，就算得到了，閣下如此無禮強索，還將華山派放在眼裏麼？」

那人哈哈大笑，其餘十四人也跟著大笑，笑聲從曠野中遠遠傳

了開去，聲音洪亮，顯然每一個人都內功不弱。令狐冲暗暗吃驚：「今晚又遇上了勁敵，這一十五個人看來人人都是好手，卻不知是甚麼來頭？」

眾人大笑聲中，一人朗聲說道：「聽說福威鏢局姓林的那小子，已投入華山派門下。素仰華山派君子劍岳先生劍術神通，獨步武林，對那辟邪劍譜自是不值一顧。我們是江湖上無名小卒，斗膽請岳先生賜借一觀。」那十四人的笑聲呵呵不絕，但這一人的說話仍清晰洪亮，未為嘈雜之聲所掩，足見此人內功比之餘人又勝了一籌。

令狐冲道：「閣下到底是誰？你……」這幾個字卻連自己也沒法聽見，心中一驚，隨即住口，暗忖：「難道我十多年來所練內功，竟一點也沒贖下？」他自下華山之後，曾數度按照本門心法修習內功，但稍一運氣，體內便雜息奔騰，沒法調御，越要控制，越是氣悶難當，若不立停內息，登時便會暈去。練了數次，均是如此，便向師父請教，但岳不羣只冷冷的瞧了他一眼，並不置答。令狐冲當時即想：「師父定然疑心我吞沒紫霞秘笈，私自修習。那也不必辯白。反正我已命不久長，又去練這內功作甚？」此後便不再練。不料此刻提氣說話，竟給對方的笑聲壓住了，一點聲音也傳不出去。

卻聽得岳不羣清亮的聲音從廟中傳出：「各位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怎地自謙是無名小卒？岳某素來不打誑語，林家辟邪劍譜不在我們這裏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運上了紫霞神功，夾在廟外十餘人的大笑聲中，廟裏廟外，眾人仍皆聽得清清楚楚，他說得輕描淡寫，跟平時談話殊無分別，比之那人力運中氣的大聲說話，顯得遠為自然。

只聽得另一人粗聲說道：「你自稱不在你這裏，卻到那裏去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閣下憑甚麼問這句話？」那人道：「天下之事，天下人管得。」岳不羣冷笑一聲，並不答話。那人大聲道：「姓岳的，你到底交不交出來？可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你不交出來，咱們只好動粗，要進來搜了。」

岳夫人低聲道：「女弟子們站在一塊，背靠著背，男弟子們，拔劍！」唰唰唰唰聲響，眾人都拔出了長劍。

令狐冲站在門口，手按劍柄，還未拔劍，已有兩人一躍下馬，向他衝來。令狐冲身子一側，待要拔劍，只聽一人喝道：「滾開！」抬腿將他踢了個筋斗，遠遠摔了出去。

令狐冲直飛出數丈之外，跌入灌木叢中。他頭腦中一片混亂，心道：「他這一踢力道也不如何厲害，怎地我下盤竟輕飄飄的沒半點力氣？」掙扎著待要坐起，突然胸腹間熱血翻湧，七八道真氣盤旋來去，在體內相互衝突碰撞，令他便要移動一根手指也是不能。

令狐冲大驚，張嘴大叫，卻叫不出半點聲息，這情景便如著了夢魘，腦子甚是清醒，可就絲毫動彈不得。耳聽得兵器碰撞之聲錚錚不絕，師父、師娘、二師弟等人已衝到廟外，和七八個蒙面人鬥在一起，另有幾個蒙面人卻闖進了廟內，一陣陣叱喝之聲從廟門中傳出來，還夾著幾下女子的呼叱聲音。

這時雨勢又已轉大，幾盞孔明燈拋在地下，發出淡淡黃光，映著劍光閃爍，人影亂晃。過不多時，只聽得廟中傳出一聲女子的慘呼，令狐冲更是焦急，敵人都是男子，這聲女子慘呼，自是師妹之中有人受了傷，眼見師父舞動長劍，以一敵四，師娘則在和兩個敵人纏鬥。他知師父師娘劍術極精，雖以少敵多，諒必不致落敗。二師弟勞德諾大聲叱喝，也是以一擋二，他兩個敵人均使單刀，從兵器撞碰聲中聽來，顯是膂力沉雄，時候一長，勞德諾勢難抵擋。

眼見己方三人對抗八名敵人，形勢已甚險惡，廟內情景只怕更加凶險。師弟師妹人數雖眾，卻無一好手，耳聽得慘呼之聲連連，多半已有幾人遭了毒手。他越焦急，越使不出半分力氣，不住暗暗禱祝：「老天爺保佑，讓我有半個時辰恢復力道，令狐冲只須進得廟中，自當力護小師妹周全，我便給敵人碎屍萬段，身遭無比酷刑，也所心甘

情願。」

他強自掙扎，又運內息，陡然間六道真氣一齊衝向胸口，跟著又有兩道真氣自上而下，將六道真氣壓了下去，登時全身空盪盪地，似乎五臟六腑全都不知去向，肌膚血液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他心頭登時一片冰冷，暗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原來如此。」

這時他方才明白，桃谷六仙競以真氣為他療傷，六道真氣分從不同經脈中注入，內傷固然並未治好，而這六道真氣卻停留在他體內，鬱積難宣。偏又遇上了內功甚高而性子極躁的不戒和尚，強行以兩道真氣將桃谷六仙的真氣壓了下去，一時之間，似乎他內傷已愈，實則是他體內更多了兩道真氣，相互均衡抵制，使得他舊習內功半點也不留存，竟然成了廢人。他胸口一酸，心想：「我遭此不測，等於是廢去了我全身武功，今日師門有難，我竟出不了半分力氣。令狐冲身為華山派大弟子，眼睜睜的躺在地下，聽憑師父、師娘受人欺辱，師弟、師妹為人宰割，當真枉自為人了。好，我去和小師妹死在一塊。」

他知道只稍稍一運氣，牽動體內八道真氣，全身便沒法動彈，當下氣沉丹田，絲毫不運內息，果然便能移動四肢，當下慢慢站起，緩緩抽出長劍，一步一步走進廟中。

一進廟門，撲鼻便聞到一陣血腥氣，神壇上亮著兩盞孔明燈，但見梁發、施戴子、高根明諸師弟正自和敵人浴血苦戰，幾名師弟、師妹躺在地下，不知死活。岳靈珊和林平之正並肩和一個蒙面敵人相鬥。

岳靈珊長髮披散，林平之左手持劍，顯然右手已為敵人所傷。那蒙面人手持一根短槍，槍法矯夭靈活，林平之連使三招「蒼松迎客」，才擋住了他攻勢，苦在所學劍法有限，只見敵人短槍一起，槍上紅纓抖開，耀眼生花，噗的一聲，林平之右肩中槍。岳靈珊急刺兩

劍，逼得敵人退開一步，叫道：「小林子，快去裏傷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要緊！」刺出一劍，腳步已然踉蹌。那蒙面人一聲長笑，橫過槍柄，啪的一聲響，打在岳靈珊腰間。岳靈珊右手撒劍，痛得蹲下身去。

令狐冲大驚，當即持劍搶上，提氣挺劍刺出，劍尖只遞出一尺，內息上湧，右臂登時軟軟的垂了下來。那蒙面人眼見劍到，本待側身閃避，然後還他一槍，那知他這一劍刺不到一尺，手臂便即垂下。那蒙面人微感詫異，一時不加細想，左腿橫掃，將令狐冲從廟門中踢了出去。

砰的一聲，令狐冲摔入了廟外的水潭。大雨兀自滂沱，他口中、眼中、鼻中、耳中全是泥漿，一時沒法動彈，但見勞德諾已為人點倒，本來和他對戰的兩敵已分別去圍攻岳不羣夫婦。過不多時，廟中又擁出兩個敵人，變成岳不羣獨鬥七人，岳夫人力抗三敵的局面。

只聽得岳夫人和一個敵人齊聲呼叱，兩人腿上同時受傷。那敵人退了下去，岳夫人眼前雖少了一敵，但腿上給狠狠砍了一刀，受傷著實不輕，又拆得幾招，肩頭為敵人刀背擊中，委頓在地。兩個蒙面人哈哈大笑，在她背心上點了幾處穴道。

這時廟中羣弟子相繼受傷，一一為人制服。來攻之敵顯是另有圖謀，只將華山羣弟子打倒擒獲，或點其穴道，卻不傷性命。

十五人團團圍在岳不羣四周，八名好手分站八方，與岳不羣對戰，餘下七人手中各執孔明燈，將燈火射向岳不羣雙眼。華山派掌門內功雖深，劍術雖精，但對戰的八人均屬好手，七道燈光迎面直射，更令他難以睜眼。他知今日華山派已然一敗塗地，不免在這藥王廟中全軍覆沒，但仍揮劍守住門戶，氣力悠長，劍法精嚴，燈火射到之時，他便垂目向下，八個敵人一時倒也奈何他不得。

一名蒙面人高聲叫道：「岳不羣，你投不投降？」岳不羣朗聲

道：「岳某寧死不辱，要殺便殺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不投降，我先斬下你夫人的右臂！」說著提起一柄厚背薄刃的鬼頭刀，在孔明燈照射之下，刀刃上發出幽幽藍光，刀鋒對住了岳夫人肩頭。

岳不羣微一遲疑：「難道聽憑師妹斷去一臂？」但隨即心想：「倘若棄劍投降，一般的受他們欺凌虐待，我華山派數百年令名，豈可在我手中葬送？」突然間吸一口氣，臉上紫氣大盛，揮劍向左首的漢子劈去。那漢子舉刀擋格，豈知岳不羣這一劍伴附著紫霞神功，力道強勁，那刀竟然為長劍逼回，一刀一劍，同時砍上他右臂，將他右臂砍下了兩截，鮮血四濺。那人大叫一聲，摔倒在地。

岳不羣一招得手，嗤的一劍，又插入了另一名敵人左腿，那人破口大罵，退了下去。和他對戰的少了二人，但情勢並不稍緩，驀地裏撲的一聲，背心中了一記鏈子錘，他連攻三劍，才驅開敵人，忍不住一口鮮血噴出。眾敵齊聲歡呼：「岳老兒受了傷，累也累死了他！」和他對戰的六人眼見勝算在握，放開了圈子，這一來，岳不羣更無可乘之機。

蒙面敵人一共一十五人，其中三人為岳不羣夫婦所傷，只一個遭斬斷手臂的傷得極重，其餘二人傷腿，並無大礙，手中提著孔明燈，不住口的向岳不羣嘲罵。

岳不羣聽他們口音南北皆有，武功更雜，顯然並非一個門派，但趨退之餘，相互間又默契甚深，並非臨時聚集，到底是甚麼來歷，委實猜想不透，最奇的是，這一十五人無一是弱者，以自己在江湖上見聞之博，不該一十五名武功好手竟連一個也認不出來，但偏偏便摸不著半點頭腦。他拿得定這些人從未和自己交過手，絕無仇冤，難道真是為了《辟邪劍譜》，才如此大舉來和華山派為難？

他心中思忖，手上卻絲毫不懈，紫霞神功施展出來，劍尖末端隱隱發出光芒，十餘招後又有一名敵人肩頭中劍，手中鋼鞭跌落在地。

圈外另一名蒙面人搶了過來，替了他出去，這人手持鋸齒刀，兵刃沉重，刀頭有一彎鉤，不住去鎖拿岳不羣手中長劍。岳不羣內力充沛，精神愈戰愈長，突然間左手反掌，打中一人胸口，喀喇一聲響，打斷了他兩根肋骨，那人雙手所持的鑲鐵懷杖登時震落在地。

不料這人勇悍絕倫，肋骨一斷，奇痛徹心，反激起了狂怒，著地滾進，張開雙臂便抱住了岳不羣左腿。岳不羣一驚，揮劍往他背心劈落，旁邊兩柄單刀同時伸過來格開。岳不羣長劍未能砍落，右腳便往他頭上踢去。那人是個擒拿好手，左臂長出，連他右腿也抱住了，跟著滾轉。岳不羣武功再強，也已沒法站定，登時摔倒。傾刻之間，單刀、短槍、鏈子錘、長劍，諸般兵刃同時對準了他頭臉喉胸諸處要害。

岳不羣一聲嘆息，鬆手撤劍，閉目待死，只覺腰間、脅下、喉頭、左乳各處，都給人以重手點了穴道，跟著兩個蒙面人拉著他站起。

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君子劍岳先生武功卓絕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我們合十五人之力對付你一人，還鬧得四五人受傷，這才將你擒住，嘿嘿，佩服，佩服！老朽跟你單打獨鬥，那是鬥不過你的了。不過話得說回來，我們有十五人，你們卻有二十餘人，比較起來，還是你華山派人多勢眾。我們今晚以少勝多，打垮了華山派，這一仗也算勝得不易，是不是？」其餘蒙面人都道：「是啊，勝來著實不易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岳先生，我們跟你無冤無仇，今晚冒昧得罪，只不過想借那辟邪劍譜一觀。這劍譜嗎，本來也不是你華山派的，你千方百計的將福威鏢局的林家少年收入門下，自然是在圖謀這部劍譜了。這件事太也不夠光明正大，武林同道聽了，人人憤怒。老朽好言相勸，你還是獻了出來罷！」

岳不羣大怒，說道：「岳某既落入你手，要殺便殺，說這些廢話

作甚？岳不羣為人如何，江湖上眾皆知聞，你殺岳某容易，想要壞我名譽，卻是作夢！」

一名蒙面人哈哈大笑，大聲道：「壞你名譽不容易麼？你的夫人、女兒和幾個女弟子都相貌不錯，我們不如大夥兒分了，當作了小老婆！哈哈，這一下，你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大名鼎鼎了。」其餘蒙面人都跟著大笑，笑聲中充滿了淫猥之意。

岳不羣只氣得全身發抖。只見幾名蒙面人將一眾男女弟子從廟中推了出來。眾弟子都給點中了穴道，有的滿臉鮮血，有的一到廟外便即跌倒，顯是腿腳受傷。

那蒙面老者說道：「岳先生，我們的來歷，或許你已經猜到了三分，我們並不是武林中甚麼白道上的英雄好漢，沒甚麼事做不出來。眾兄弟有的好色成性，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愛，於你面上可不大光彩。」

岳不羣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閣下既然不信，儘管在我們身上搜索便是，且看有甚麼辟邪劍譜！」

一名蒙面人笑道：「我勸你還是自己獻出來的好。一個個搜將起來，搜到你老婆、閨女身上，未必有甚麼好看。」

林平之大聲叫道：「一切禍事，都是由我林平之身上而起。我跟你們說，我福建林家，壓根兒便沒甚麼辟邪劍譜，信與不信，全由你們了。」說著從地下拾起一根給震落的鑲鐵懷杖，猛力往自己額頭擊落。只是他雙臂已遭點了穴道，出手無力，嗒的一聲，懷杖雖擊在頭上，只擦損了一些油皮，連鮮血也無。但他此舉用意，旁人都十分明白，他意欲犧牲一己性命，表明並沒甚麼劍譜落在華山派手中。

那蒙面老者笑道：「林公子，你倒挺夠義氣。我們跟你死了的爹爹有交情，岳不羣害死你爹爹，吞沒你家傳的辟邪劍譜，我們今天是

打抱不平來啦。你師父徒有君子之名，卻無君子之實。不如你改投在我門下，包你學成一身縱橫江湖的好功夫。」

林平之叫道：「我爹娘是給青城派余滄海與塞北明駝木高峯害死的，跟我師父有甚麼相干？我是堂堂華山派門徒，豈能臨到危難便貪生怕死？」

梁發叫道：「說得好！我華山派……」一名蒙面人喝道：「你華山派便怎樣？」橫揮一刀，將梁發的腦袋砍了下來，鮮血直噴。華山羣弟子中，八九個人齊聲驚呼。

岳不羣腦海中種種念頭此起彼落，卻始終想不出這些人是甚麼來頭，聽那老者的話，多半是黑道上的強人，或是甚麼為非作歹的幫會匪首，可是秦晉川豫一帶白道黑道上的成名人物，自己就算不識，也必早有所聞，絕無那一個幫會、山寨擁有如此眾多的好手。那人一刀便砍了梁發的腦袋，下手之狠，實所罕見。江湖上動武爭鬥，殺傷人命原屬常事，但既已將對方擒住，絕少這般隨手一刀，便斬人首級。

那人一刀砍死梁發後，縱聲狂笑，走到岳夫人身前，將那柄染滿鮮血的鋼刀在半空中虛劈幾刀，在岳夫人頭頂掠過，相距不過半尺。岳靈珊尖聲叫喚：「別……別傷我媽！」便暈了過去。岳夫人卻是女中豪傑，毫不畏懼，心想他若將我一刀殺了，免受其辱，正是求之不得之事，昂首罵道：「膿包賊，有種便將我殺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東北角上馬蹄聲響，數十騎馬奔馳而來。蒙面老者叫道：「甚麼人？過去瞧瞧！」兩名蒙面人應道：「是！」上馬迎了上去。卻聽得蹄聲漸近，跟著乒乒乓乓幾下兵刃碰撞，有人叫道：「啊啣！」顯是來人和那兩名蒙面人交上了手，有人受傷。

岳不羣夫婦和華山羣弟子知是來了救星，無不大喜，模模糊糊的燈光之下，只見三四十騎馬沿著大道，濺水衝泥，急奔而至，頃刻間在廟外勒馬，團團站定。馬上一人叫道：「是華山派的朋友。咦！這

不是岳兄麼？」

岳不羣往那說話之人臉上瞧去，不由得大是尷尬，原來此人便是數日前持了五嶽令旗、來到華山絕頂的嵩山派第二太保仙鶴手陸柏。他右首一人高大魁偉，認得是嵩山派大太保托塔手丁勉。站在他左首的，赫然是華山派棄徒劍宗的封不平。那日來到華山的泰山派和衡山派好手也均在內，只是比之其時上山的更多了不少人。孔明燈的黯淡光芒之下，影影綽綽，一時也認不得那許多。只聽陸柏道：「岳兄，那天你不接左盟主的令旗，左盟主甚是不快，特令我丁師哥、湯師弟奉了令旗，再上華山奉訪。不料深夜之中，竟會在這裏相見，可當真料不到了。」岳不羣默然不答。

那蒙面老者抱拳說道：「原來是嵩山派丁二俠、陸三俠、湯七俠三位到了。當真幸會，幸會。」嵩山派第六太保湯英鶚道：「不敢，閣下尊姓大名，如何不肯以真面目相示？」蒙面老者道：「我們眾兄弟都是黑道上的無名小卒，幾個難聽之極的匪號說將出來，沒的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。衝著各位的金面，大夥兒對岳夫人和岳小姐是不敢無禮的了，只是有一件事，卻要請各位主持武林公道。」

湯英鶚道：「是甚麼事，不妨說出來大家聽聽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這位岳不羣先生，有個外號叫作君子劍，聽說平日說話，向來滿口仁義道德，最講究武林規矩，可是最近的行為卻有點兒大大的不對頭了。福州福威鏢局給人挑了，總鏢頭林震南夫婦給人害了，各位想必早已知聞。」

湯英鶚道：「是啊，聽說那是四川青城派幹的。」那老者連連搖頭，道：「江湖上雖這般傳言，實情卻未必如此。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人人都知道，福威鏢局林家有一部祖傳的辟邪劍譜，載有精微奧妙的劍法，練得之後，可以天下無敵。林震南夫婦所以遭害，便因於有人對這部辟邪劍譜眼紅之故。」湯英鶚道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林震南夫婦到底是給誰害死的，外人不知詳情。咱們只聽說，這位君子劍暗使詭計，騙得林震南的兒子死心塌地的投入了華山派門下，那部劍譜，自然也帶入了華山派門中。大夥兒一推敲，都說岳不羣工於心計，強奪不成，便使巧取之計。想那姓林的小子有多大的年紀？能有多大見識？投入華山派門中之後，還不是讓那老狐狸玩弄於掌股之上，乖乖的將辟邪劍譜雙手獻上。」

湯英鶚道：「那恐怕不見得罷。華山派劍法精妙，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獨步武林，乃是最神奇的一門內功，如何會去貪圖別派的劍法？」

那老者仰天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湯老英雄這是以君子之心，去度小人之腹了。岳不羣有甚麼精妙劍法？他華山派氣劍兩宗分家之後，氣宗霸佔華山，只講究練氣，劍法平庸幼稚之極。江湖上震於『華山派』三字的虛名，還道他們真有本領，其實呢，嘿嘿，嘿嘿……」他冷笑了幾聲，續道：「按理說，岳不羣既是華山派掌門，劍術自必不差，可是眾位親眼目睹，眼下他是為我們幾個無名小卒所擒。我們一不使毒藥，二不用暗器，三不是以多勝少，乃是憑著真實本領，硬打硬拚，將華山派眾師徒收拾了下來。華山派氣宗的武功如何，那也可想而知了。岳不羣當然有自知之明，他是急欲得到辟邪劍譜之後，精研劍法，以免徒負虛名，一到要緊關頭，就此露乖出醜。」

湯英鶚點頭道：「這幾句話倒也在理。」

那老者又道：「我們這些黑道上的無名小卒，說到功夫，在眾位名家眼中看來，原是不值一笑，對那辟邪劍譜也不敢起甚麼貪心。不過以往十幾年中，承蒙福威鏢局的林總鏢頭瞧得起，每年都贈送厚禮，他的鏢車經過我們山下，眾兄弟衝著他面子，誰也不去動他一動。這次聽說林總鏢頭為了這部劍譜，鬧得家破人亡，大夥兒不由得動了公憤，因此上要和岳不羣算一算這個帳。」他說到這裏，頓了一

頓，環顧馬上眾人，說道：「今晚駕到的，個個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漢，更有與華山結盟的五嶽劍派高手在內，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置，聽憑眾位吩咐，在下無有不遵。」

湯英鶚道：「這位兄台很夠朋友，我們領了這份交情。丁師哥、陸師哥，你們瞧這件事怎麼辦？」

丁勉道：「華山派掌門人之位，依左盟主說，該當由封先生執掌，岳不羣今日又做出這等無恥卑鄙的事來，便由封先生自行清理門戶罷！」

馬上眾人齊聲說道：「丁二俠斷得再明白也沒有了。華山派之事，該由華山派掌門人自行處理，也免得江湖上朋友說咱們多管閒事。」

封不平躍下馬來，向眾人團團一揖，說道：「眾位給在下這個面子，當真感激不盡。岳不羣竊居敝派掌門之位，搞得天怒人怨，江湖上聲名掃地，今日更做出殺人之父、奪人劍譜、勒逼收徒，種種無法無天的事來。在下無德無能，本來不配執掌華山派門戶，只是念著敝派列祖列宗創業艱難，實不忍華山一派在岳不羣這不肖門徒手中灰飛煙滅，只得勉為其難，還盼眾位朋友今後時時指點督促。」說著又抱拳作個四方揖。

這時馬上乘客中已有七八人點起火把，霖雨未歇，但已成為絲絲小雨。火把上光芒射到封不平臉上，顯得神色得意非凡。他繼續說道：「岳不羣罪大惡極，無可寬赦，須當執行門規，立即處死！叢師弟，你為本派清理門戶，將叛徒岳不羣夫婦殺了。」

一名五十來歲的漢子應道：「是！」拔出長劍，走到岳不羣身前，獰笑道：「姓岳的，你敗壞本派，今日當有此報。」

岳不羣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劍宗為了爭奪掌門之位，居

然設下這條毒計。叢不棄，你今日殺我，日後在陰世有何面目去見華山派的列祖列宗？」

叢不棄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自己幹下了這許多罪行，我若不殺你，你勢必死於外人之手，那反而不美了。」封不平喝道：「叢師弟，多說無益，殺！」

叢不棄道：「是！」提起長劍，手肘一縮，火把上紅光照到劍刃之上，忽紅忽碧。

岳夫人叫道：「且慢！那辟邪劍譜到底是在何處？捉賊捉贓，你們如此含血噴人，如何能令人心服？」

叢不棄道：「好一個捉賊捉贓！」向岳夫人走上兩步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那部辟邪劍譜，多半便藏在你身上，我可要搜上一搜了，也免得你說我們含血噴人。」當年同門學劍之時，叢不棄便已覬覦師妹寧中則的美色，此時得到機會，伸出左手，便要往岳夫人懷中摸去。

岳夫人腿上受傷，又給點中了兩處穴道，眼看叢不棄一隻骨節稜稜的大手往自己身上摸來，若給他手指碰到了肌膚，實是奇恥大辱，大叫一聲：「嵩山派丁師兄！」

丁勉沒料到她突然會呼叫自己，問道：「怎樣？」岳夫人道：「令師兄左盟主是五嶽劍派盟主，為武林表率，我華山派也托庇於左盟主旗下，你卻任由這等無恥小人來辱我婦道人家，那是甚麼規矩？」丁勉道：「這個？」沉吟不語。

岳夫人又道：「那惡賊一派胡言，說甚麼並非以多勝少。這兩個華山派的叛徒，倘若單打獨鬥能勝得我丈夫，咱們將掌門之位雙手奉讓，死而無怨，否則須難塞武林中千萬英雄好漢的悠悠之口。」說到這裏，突然呸的一聲，一口唾沫向叢不棄臉上吐去。

叢不棄和她相距甚近，這一下又來得突然，竟不及避讓，正中在雙目之間，大罵：「你奶奶的！」

岳夫人怒道：「你劍宗叛徒，武功低劣之極，不用我丈夫出手，便是我一個女流之輩，若不是給人暗算點了穴道，要殺你也易如反掌。」

丁勉道：「好！」雙腿一夾，胯下黑馬向前邁步，繞到岳夫人身後，倒轉馬鞭，向前俯身戳出，鞭柄戳中了岳夫人背上三處穴道。她只覺全身一震，受點的兩處穴道登時解了。

岳夫人四肢一得自由，知道丁勉是要自己與叢不棄比武，眼前這一戰不但攸關一家三口的生死，也將決定華山一派的盛衰興亡，自己如能將叢不棄打敗，雖然未必化險為夷，至少是個轉機，自己倘若落敗，那就連話也沒得說了，當即從地下拾起自己先前給擊落的長劍，橫劍當胸，立個門戶，便在此時，左腿一軟，險些跪倒。她腿上受傷著實不輕，稍一用力，便難支持。

叢不棄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你又說是婦道人家，又假裝腿上受傷，那還比甚麼劍？就算勝了你，也沒甚麼光采！」岳夫人不願跟他多說一句，叱道：「看劍！」唰唰唰三劍，疾刺而出，劍刃上帶著內力，嗤嗤有聲，這三劍一劍快似一劍，全是指向對方的要害。叢不棄退了兩步，叫道：「好！」岳夫人本可乘勢逼進，但她不敢移動腿腳，站著不動。叢不棄提劍又上，反擊過去，錚錚錚三聲，火光飛迸，這三劍攻得甚是狠辣。岳夫人一一擋開，第三劍隨即轉守為攻，疾刺敵人小腹。

岳不羣站在一旁，眼見妻子腿傷之餘，力抗強敵，叢不棄劍招精妙，靈動變化，顯是遠在妻子之上。二人拆到十餘招後，岳夫人下盤呆滯，華山氣宗本來擅於內力克敵，但她受傷後氣息不勻，劍法上漸漸為叢不棄所制。岳不羣心中大急，見妻子劍招越使越快，更加擔

憂：「他劍宗所長者在劍法，你卻以劍招與他相拆，以己之短，抗敵之長，非輸不可。」

這中間的關竅，岳夫人又何嘗不知，只是她腿上傷勢不輕，而且中刀之後，不久便給點中穴道，始終沒能緩出手來裹傷，此刻兀自流血不止，這時全仗著一股精神支持，劍招上雖絲毫不懈，勁力卻已迅速減弱。十餘招一過，叢不棄已覺察到對方弱點，心中大喜，當下並不急切求勝，只嚴密守住門戶。

令狐冲眼睜睜瞧著兩人相鬥，見叢不棄劍路縱橫，純是使招不使力的打法，與師父所授全然不同，心道：「怪不得本門分為氣宗、劍宗，兩宗武功所尚，果然完全相反。」他慢慢支撐著站起，伸手摸到地下一柄長劍，心想：「今日我派一敗塗地，但師娘和師妹清白的名聲決不能為奸人所污，看來師娘非此人之敵，待會我先殺了師娘、師妹，然後自刎，以全華山派的聲名。」

只見岳夫人劍法漸亂，突然之間長劍急轉，呼的一聲刺出，正是她那招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。這一劍勢道凌厲，雖然在重傷之餘，刺出時仍虎虎有威。

叢不棄吃了一驚，向後急縱，僥倖躲開。岳夫人若雙腿完好，乘勢追擊，敵人必難倖免，此刻卻臉上全無血色，以劍拄地，喘息不已。

叢不棄笑道：「怎麼？岳夫人，你力氣打完啦，可肯給我搜一搜麼？」說著左掌箕張，一步步逼近，岳夫人待要提劍而刺，但右臂便如有千斤之重，說甚麼也提不起來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且慢！」邁步走到岳夫人身前，叫道：「師娘！」便欲出劍將她刺死，以保她清白。

岳夫人目光中露出喜色，點頭道：「好孩子！」再也站立不住，

一交坐入泥濘。

叢不棄喝道：「滾開！」挺劍向令狐冲咽喉挑去。

令狐冲眼見劍到，自知手上沒半分力氣，倘若伸劍相格，立時會給他將長劍擊飛，當下更不思索，提劍也向他喉頭刺去，那是個同歸於盡的打法，這一劍出招並不迅捷，但部位卻妙到顛毫，正是「獨孤九劍」中「破劍式」的絕招。

叢不棄大吃一驚，萬不料這個滿身泥污的少年突然會使出這麼一招，情急之下，著地打了個滾，直滾出丈許之外，才得避過，卻已驚險萬分。

旁觀眾人見他狼狽不堪，躍起身來時，頭上、臉上、手上、身上，全是泥水淋漓，有的人忍不住笑出聲來，但稍加思索，都覺除了這麼一滾之外，實無其他妙法可拆解此招。

叢不棄聽到笑聲，羞怒更甚，連人帶劍，向令狐冲直撲過去。

令狐冲已打定了主意：「我不可運動絲毫內息，只以太師叔所授的劍法與他拆招。」那「獨孤九劍」他本未練熟，原不敢貿然以之抗禦強敵，但當此生死繫於一線之際，腦筋突然清明異常，「破劍式」中種種繁複神奇的拆法，霎時間盡皆清清楚楚的湧現，眼見叢不棄勢如瘋虎的拚撲而前，早已看到他招式中的破綻，劍尖斜挑，指向他小腹。

叢不棄這般撲將過去，對方如不趨避，便須以兵刃擋架，因此自己小腹雖是空門，卻不必守禦。豈知令狐冲不避不格，只是劍尖斜指，候他自己將小腹撞到劍上去。叢不棄身子躍起，雙足尚未著地，已然看到自己陷入險境，忙揮劍往令狐冲長劍上斬去。令狐冲早料到此著，右臂輕提，長劍提起了兩尺，劍尖一抬，指向叢不棄胸前。

叢不棄這一劍斬出，原盼與令狐冲長劍相交，便能借勢躍避，萬不料對方突然會在這要緊關頭轉劍上指，他一劍斬空，身子在半空中無可迴旋，口中哇哇大叫，便向令狐冲劍尖上直撞過去。封不平縱身而起，伸手往叢不棄背心抓去，終於遲了一步，但聽得撲的一聲響，劍尖從叢不棄肩胛一穿而過。

封不平一抓不中，拔劍已斬向令狐冲後頸。按照劍理，令狐冲須得向後急躍，再乘機還招，但他體內真氣雜沓，內息混亂，半分內勁也沒法運使，絕難後躍相避，無可奈何之中，長劍從叢不棄肩頭抽出，便又使出「獨孤九劍」中的招式，反劍刺出，指向封不平的肚臍。這一招似乎又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，但他的反手劍部位奇特，這一劍先刺入敵人肚臍，敵人的兵器才刺到他身上，相距雖不過瞬息之間，這中間畢竟有了先後之差。

封不平見自己這一劍敵人已絕難擋架，那知這少年隨手反劍，竟會刺向自己小腹，凶險之極，立即後退，吸一口氣，登時連環七劍，一劍快似一劍，如風如雷般攻上。

令狐冲早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心中所想，只是風清揚所指點的種種劍法，有時腦中一閃，想到了後洞石壁上的劍招，也即順手使出，揮洒如意，與封不平片刻間便拆了七十餘招，兩人長劍始終沒相碰一下，攻擊守禦，全是精微奧妙之極的劍法。旁觀眾人瞧得目為之眩，無不暗暗喝采，各人都聽到令狐冲喘息沉重，顯然力氣不支，但劍上的神妙招數始終層出不窮，變幻無方。封不平每逢招數上沒法抵擋，便以長劍硬砍硬劈，情知對方不會與自己鬥力而以劍擋劍，這麼一來，便得解脫窘境。

旁觀諸人中眼見封不平的打法跡近無賴，有的忍不住心中不滿。泰山派的一個道士說道：「氣宗的徒兒劍法高，劍宗的師叔內力強，這到底怎麼搞的？華山派的氣宗、劍宗，這可不是顛倒來玩了麼？」

封不平臉上一紅，一柄長劍更使得猶如疾風驟雨一般。他是當今華山派劍宗第一高手，劍術確是了得。令狐冲無力移動身子，勉強支撐，方能站立，失卻了不少可勝的良機，而初使「獨孤九劍」，便即遭逢大敵，不免心有怯意，劍法又不純熟，是以兩人酣鬥良久，一時仍勝敗難分。

再拆三十餘招後，令狐冲發覺自己倘若隨手亂使一劍，對方往往難以抵擋，手忙腳亂；但如在劍招中用上了本門華山派劍法，或是後洞石壁上所刻的嵩山、衡山、泰山等派劍法，封不平卻乘勢反擊，將自己劍招破去。有一次封不平長劍連劃三個弧形，險些將自己右臂齊肩斬落，委實凶險之極。危急之中，風清揚的一句話突然在腦海中響起：「你劍上無招，敵人便沒法可破，無招勝有招，乃劍法之極詣。」

其時他與封不平拚鬥已逾二百招，對「獨孤九劍」中的精妙招式領悟越來越多，不論封不平以如何凌厲狠辣的劍法攻來，總是一眼便看到他招式中的破綻所在，隨手出劍，便迫得他非迴劍自保不可，再鬥一會，信心漸增，待得想到風清揚所說「以無招破有招」的要訣，輕吁一口長氣，斜斜刺出一劍，這一劍不屬於任何招式，甚至也不是獨孤九劍中「破劍式」的劍法，出劍全然無力，但劍尖歪斜，連自己也不知指向何方。

封不平一呆，心想：「這是甚麼招式？」一時不知如何拆解才好，只得舞劍護住了上盤。令狐冲出劍原無定法，見對方護住上盤，劍尖輕顫，便刺向他腰間。封不平料不到他變招如此奇特，大驚之下，向後躍開三步。令狐冲無力跟他縱躍，適才鬥了良久，雖不曾動用半分真氣內息，但提劍劈刺，畢竟頗耗力氣，不由得左手撫胸，喘息不已。

封不平見他並不追擊，如何肯就此罷手？隨即縱上，唰唰唰唰四劍，向令狐冲胸、腹、腰、肩四處連刺。令狐冲手腕一抖，挺劍向他

左眼刺去。封不平驚叫一聲，又向後躍開了三步。

泰山派那道人又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這人的劍法，當真令人好生佩服。」旁觀眾人均有同感，都知他所佩服的「這人的劍法」，自不是封不平的劍法，必是令狐冲的劍法。

封不平聽在耳裏，心道：「我以劍宗之長，圖入掌華山一派，倘若在劍法上竟輸了給氣宗的一個徒兒，做華山派掌門的雄圖固然從此成為泡影，勢必又將入山隱居，再也沒臉在江湖上行走了。」言念及此，暗叫：「到這地步，我再能隱藏甚麼？」仰天一聲清嘯，斜行而前，長劍橫削直擊，迅捷無比，未到五六招，劍勢中已發出隱隱風聲。

他出劍越來越快，風聲也是漸響。這套「狂風快劍」，是封不平在中條山隱居十五年而創製出來的得意劍法，劍招一劍快似一劍，所激起的風聲也越來越強。他胸懷大志，不但要執掌華山一派，還想成了華山派掌門人之後，更進而為五嶽劍派盟主，所憑持的便是這套一百零八式「狂風快劍」。這項看家本領本不願貿然顯露，一顯之後，便露了底，此後再和一流高手相鬥，對方先已有備，便難收出奇制勝之效。但此刻勢成騎虎，若不將令狐冲打敗，便即顏面無存，實逼處此，也只好施展了。

這套「狂風快劍」果然威力奇大，劍鋒上所發出一股勁氣漸漸擴展，旁觀眾人只覺寒氣逼人，臉上、手上給疾風刮得隱隱生疼，不由自主的後退，圍在相鬥兩人身周的圈子漸漸擴大，竟有四五丈方圓。

此刻縱是嵩山、泰山、衡山諸派高手，以及岳不羣夫婦，對封不平也已不敢再稍存輕視之心，均覺他劍法不但招數精奇，且劍上氣勢凌厲，並非徒以劍招取勝，此人在江湖上無籍籍之名，不料劍法竟如此了得。

馬上眾人所持火把的火頭為劍氣逼得向外飄揚，劍上所發的風聲尚有漸漸增大之勢。

在旁觀眾人的眼中看來，令狐冲便似是百丈洪濤中的一葉小舟，狂風怒號，駭浪如山，一個又一個的滔天白浪向小舟撲去，小舟隨波上下，卻始終不讓波濤吞沒。

封不平攻得越急，令狐冲越領略到風清揚所指點的劍學精義，每鬥一刻，便多了幾分體會。他於劍法上種種招數明白得越透徹，自信越強，當下並不急於求勝，只凝神觀看對方劍招中的種種變化。

「狂風快劍」委實快極，一百零八招片刻間便已使完，封不平見始終奈何對方不得，心下焦躁，連聲怒喝，長劍斜劈直斫，猛攻過去，非要對方出劍擋架不可。令狐冲眼見他勢如拚命，倒也有些膽怯，不敢再行纏鬥，長劍抖動，嗤嗤嗤嗤四聲輕響，封不平左臂、右臂、左腿、右腿上各已中劍，噹的一聲，長劍落地。令狐冲手上無力，這四劍刺得甚輕。

封不平霎時間臉色蒼白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回身向丁勉、陸柏、湯英鶚三人拱手道：「嵩山派三位師兄，請你們拜上左盟主，說在下對他老人家的盛意感激不盡。只是……只是技不如人，無顏……無顏……」又一拱手，向外疾走，奔出十餘步後，突然站定，叫道：「那位少年，你劍法好生了得，在下拜服。但這等劍法，諒來岳不羣也不如你。請教閣下尊姓大名，劍法是那一位高人所授？也好叫封不平輸得心服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在下令狐冲，是恩師岳先生座下大弟子。承蒙前輩相讓，僥倖勝得一招半式，何足道哉！」

封不平一聲長嘆，聲音中充滿了淒涼落魄的況味，緩步走入了黑暗之中。叢不棄右手按住肩胛傷口，跟隨其後。

丁勉、陸柏和湯英鶚三人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以劍法而論，自己多半及不上封不平，當然更非令狐冲之敵，倘若一擁而上，亂劍分屍，立即便可將他殺了。但此刻各派好手在場，說甚麼也不能幹這等事。」三人心意相同，都點了點頭。丁勉朗聲道：「令狐賢姪，你劍法高明，教人大開眼界，後會有期！」

湯英鶚道：「大夥兒這就走罷！」左手一揮，勒轉了馬頭，雙腿一夾，縱馬直馳而去，其餘各人也都跟隨其後，片刻間均已奔入黑暗之中，但聽得蹄聲漸遠漸輕。藥王廟外除了華山派眾人，便是那些蒙面客了。

那蒙面老者乾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令狐少俠，你劍術高明，大家都是佩服的。岳不羣的功夫和你差得太遠，照理說，早就該由你來當華山派掌門人才是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續道：「今晚見識了閣下的精妙劍法，原當知難而退，只是我們得罪了貴派，日後禍患無窮，今日須得斬草除根，欺侮你身上有傷，只好以多為勝了。」說著一聲呼嘯，其餘十四名蒙面人團團圍了上來。

當丁勉等一行人離去時，火把隨手拋在地下，一時未熄，但只照得各人下盤明亮，腰圍以上便瞧不清楚，十五個蒙面客的兵刃閃閃生光，一步步向令狐冲逼近。

令狐冲適才酣鬥封不平，雖未耗內力，亦已全身大汗淋漓。他所以得能勝過這華山派劍宗高手，全仗學過獨孤九劍，在招數上著著佔了先機。但這十五個蒙面客所持的是諸般不同兵刃，所使的是諸般不同招數，同時攻來，如何能一一拆解？他內力全無，便想直縱三尺，橫躍半丈，也已無能為力，怎能在這十五名好手的分進合擊之下突圍而出？

他長嘆一聲，眼光向岳靈珊望去，知道這是臨死時最後一眼，只盼能從岳靈珊的神色中得到一些慰藉，果見她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

己，眼光中流露出十分焦慮關切之情。令狐冲心中一喜，火光中卻見她一隻纖纖素手垂在身邊，竟是和一隻男子的手相握，一瞥眼間，那男子正是林平之。令狐冲胸口一酸，更無鬥志，當下便想拋下長劍，聽由宰割。

那一十五名蒙面客憚於他適才惡鬥封不平的威勢，誰也不敢搶先發難，半步半步的慢慢逼近。

令狐冲緩緩轉身，只見這一十五人三十隻眼睛在面幕洞孔中炯炯生光，便如是一對對猛獸的眼睛，充滿了兇惡殘忍之意。突然之間，他心中如電光石火般閃過了一個念頭：「獨孤九劍第八劍『破箭式』專破暗器。任憑敵人千箭萬弩射將過來，或是數十人以各種各樣暗器同時攢射，只須使出這一招，便能將千百件暗器同時擊落。」

只聽得那蒙面老者喝道：「大夥兒齊上，亂刀分屍！」

令狐冲更無餘暇再想，長劍倏出，使出「獨孤九劍」的「破箭式」，劍尖顫動，向十五人的眼睛點去。

只聽得「啊！」「哎唷！」「啊啣！」慘呼聲不絕，跟著叮噹、嗒啷、乒乓，諸般兵刃紛紛墮地。十五名蒙面客的三十隻眼睛，在一瞬之間全讓令狐冲以迅捷無倫的手法盡數刺中。

獨孤九劍「破箭式」那一招擊打千百件暗器，千點萬點，本有先後之別，但出劍實在太快，便如同時發出一般。這路劍招須得每刺皆中，只消疏漏了一刺，敵人的暗器便射中了自己。令狐冲這一式本未練熟，但刺人緩緩移近的眼珠，畢竟遠較擊打紛飛急射的暗器為易，刺出三十劍，三十劍便刺中了三十隻眼睛。

他一刺之後，立即從人叢中衝出，左手扶住了門框，臉色慘白，身子搖晃，跟著「噹」的一聲響，手中長劍落地。

但見那十五名蒙面客各以雙手按住眼睛，手指縫中不住滲出鮮血。有的蹲在地下，有的大聲號叫，更有的在泥濘中滾來滾去。

十五名蒙面客眼前突然漆黑，雙眼疼痛難當，驚駭之下，只知按住眼睛大聲呼號，若能稍一鎮定，繼續羣起而攻，令狐冲非給十五人的兵刃斬成肉醬不可。但任他武功再高，驀然間雙目為人刺瞎，又如何鎮定得下來？又怎能繼續向敵人進攻？這一十五人便似沒頭蒼蠅一般，亂闖亂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令狐冲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居然一擊成功，大喜過望，但看到這十五人的慘狀，卻不禁又感害怕，又惻然生憫。

岳不羣驚喜交集，大聲道：「冲兒，將他們挑斷了腳筋，慢慢拷問。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」俯身撿拾長劍，那知適才使這一招時牽動了內力，全身便只顫抖，說甚麼也沒法抓起長劍，雙腿一軟，坐倒在地。

那蒙面老者叫道：「大夥兒右手拾起兵刃，左手拉住同伴腰帶，跟著我去！」

十四名蒙面客正自手足無措，聽得那老者的呼喝，一齊俯身在地下摸索，不論碰到甚麼兵刃，便隨手拾起，也有人摸到兩件而有人一件也摸不到的，各人左手牽住同伴的腰帶，連成一串，跟著那老者，七高八低，在雨中踐踏泥濘而去。

華山派眾人除岳夫人和令狐冲外，個個給點中了穴道，動彈不得。岳夫人雙腿受傷，難以移步。令狐冲又全身脫力，軟癱在地。眾人眼睜睜瞧著這一十五名蒙面客明明已全無還手之力，卻沒法將之留住。

【十三】 學琴



令狐冲依著綠竹翁所教，試奏琴曲〈碧霄吟〉，雖有數音不準，指法生澀，但琴韻中洋洋然自有青天一碧、萬里無雲的空闊氣象。

一片寂靜中，惟聞眾男女弟子粗重的喘息之聲。岳不羣忽然冷冷的道：「令狐冲令狐大俠，你還不解開我的穴道，當真要大夥兒向你哀求不成？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師父，你.....你怎地跟弟子說笑？我.....我立即給師父解穴。」掙扎著爬起，搖搖晃晃的走到岳不羣身前，問道：「師.....師父，解甚麼穴？」

岳不羣惱怒之極，想起先前令狐冲在華山上裝腔作勢的自刺一劍，說甚麼也不肯殺田伯光，眼下自又是老戲重演，既放走那十五名蒙面客，又故意拖延，不即為自己解穴，怕自己去追殺那些蒙面惡

徒，怒道：「不用你費心了！」繼續暗運紫霞神功，衝盪被封的諸處穴道。他自給敵人點了穴道後，一直以強勁內力衝擊不休，只是點他穴道之人所使勁力著實厲害，而受點的又是玉枕、膻中、大椎、肩貞、志室等幾處要緊大穴，經脈運行在這幾處要穴中受阻，紫霞神功威力大減，一時竟衝解不開。

令狐冲只想儘快為師父解穴，卻半點力道也使不出來，數次勉力想提起手臂，總是眼前金星亂舞，耳中嗡嗡作響，差一點便即暈去，只得躺在岳不羣身畔，靜候他自解穴道。

岳夫人伏在地下，適才氣惱中岔了真氣，全身脫力，竟抬不起手來按住腿上傷口。

眼見天色微明，雨也漸漸住了，各人面目慢慢由朦朧變為清楚。岳不羣頭頂白霧瀰漫，臉上紫氣大盛，忽然一聲長嘯，全身穴道盡解。他一躍而起，雙手或拍或打，或點或捏，頃刻間將各人被封的穴道全解開了，然後以內力輸入岳夫人體內，助她順氣。岳靈珊忙給母親包紮腿傷。

眾弟子回思昨晚死裏逃生的情景，當真恍如隔世。施戴子、高根明等看到梁發身首異處的慘狀，都潸然落淚，幾名女弟子更放聲大哭。眾人均想：「幸虧大師哥擊敗了這批惡徒，否則委實不堪設想。」高根明見令狐冲兀自躺在泥濘之中，過去將他扶起。

岳不羣淡淡的道：「冲兒，那十五個蒙面人是甚麼來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.....弟子不知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你識得他們嗎？交情如何？」令狐冲駭然道：「弟子在此以前，從未見過其中任何一人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為甚麼我命你留他們下來仔細查問，你卻聽而不聞，置之不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.....弟子.....實在全身乏力，半點力氣也沒有了，此刻.....此刻.....」說著身子搖晃，顯然單是站立也頗艱難。

岳不羣哼的一聲，道：「你做的好戲！」令狐冲額頭汗水涔涔而下，雙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弟子自幼孤苦，承蒙師父師娘大恩大德，收留撫養，看待弟子便如親生兒子一般。弟子雖不肖，也決不敢違背師父意旨，有意欺騙師父師娘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你不敢欺騙我和你師娘？那你這些劍法，哼哼，是從那裏學來的？難道真是夢中神人所授，突然從天上掉下來不成？」令狐冲叩頭道：「請師父恕罪，傳授劍法這位前輩曾要弟子答應，無論如何不可向人吐露劍法的來歷，即是對師父、師娘，也不得稟告。」

岳不羣冷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武功到了這地步，怎麼還會將師父、師娘瞧在眼裏？我們華山派這點點兒微末功力，如何能當你神劍之一擊？那蒙面老者不說過麼？華山派掌門一席，早該由你接掌才是。」

令狐冲不敢答話，只是磕頭，心中思潮起伏：「我若不吐露風太師叔傳授劍法的經過，師父師娘終究不能見諒。但男兒漢須當言而有信，田伯光一個採花淫賊，在身受桃谷六仙種種折磨之時，尚且決不洩漏風太師叔的行蹤。令狐冲受人大恩，決不能有負於他。我對師父師娘之心，天日可表，暫受一時委屈，又算得甚麼？」說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不是弟子膽敢違抗師命，實是有難言的苦衷。日後弟子去求懇這位前輩，請他准許弟子向師父、師娘稟明經過，那時自然不敢有絲毫隱瞞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好，你起來罷！」令狐冲又叩兩個頭，待要站起，雙膝一軟，又即跪倒。林平之正在他身畔，伸手將他拉起。

岳不羣冷笑道：「你劍法高明，做戲的本事更加高明。」令狐冲不敢回答，心想：「師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今日錯怪了我，日後終究會水落石出。此事太也蹊蹺，那也難怪他老人家心中生疑。」他雖受委屈，倒無絲毫怨懟之意。

岳夫人溫言道：「昨晚若不是憑了冲兒的神妙劍法，華山派全軍覆沒，固然不用說了，我們娘兒們只怕還難免慘受凌辱。不管傳授冲兒劍法那位前輩是誰，咱們所受恩德，總之實在不淺。至於那一十五個惡徒的來歷，日後總能打聽得出。冲兒怎麼跟他們會有交情？他們不是要將冲兒亂刀分屍、冲兒又都刺瞎了他們眼睛麼？」

岳不羣抬起了頭呆呆出神，於岳夫人這番話似一句也沒聽進耳去。

眾弟子有的生火做飯，有的就地掘坑，掩埋了梁發的屍首。用過早飯後，各人從行李中取出乾衣，換了身上濕衣。大家眼望岳不羣，聽他示下，均想：「是不是還要到嵩山去跟左盟主評理？封不平既敗於大師哥劍底，該沒臉來爭這華山派掌門之位了。」

岳不羣向岳夫人道：「師妹，你說咱們到那裏去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嵩山是不必去了。但既然出來了，也不必急急的就回華山。」她害怕桃谷六仙，不敢便即回山。岳不羣道：「左右無事，四下走走那也不錯，也好讓弟子們增長些閱歷見聞。」

岳靈珊大喜，拍手道：「好極，爹爹……」但隨即想到梁發師哥剛死，登時便如此歡喜，實是不合，只拍了一下手，便即停住。岳不羣微笑道：「提到遊山玩水，你最高興了。爹爹索性順你的性，珊兒，你說咱們到那裏去玩的好？」說著眼瞧林平之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爹，既然說玩，那就得玩個痛快，走得越遠越好。咱們大家到小林子家裏玩兒去。我跟二師哥去過福州，只可惜那次扮了個醜丫頭，不想在外面多走動，甚麼也沒見到。福建龍眼又大又甜，還有福橘、榕樹、水仙花……」

岳夫人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從這裏到福建，萬里迢迢，咱們那有這許多盤纏？莫不成華山派變了丐幫，一路乞食討飯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咱們沒幾天便入河南省境，弟子外婆家是在洛陽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嗯，你外祖父金刀無敵王元霸是洛陽人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弟子父母雙亡，很想去拜見外公、外婆，稟告詳情。師父、師娘和眾位師哥、師姊如肯賞光，到弟子外祖家盤桓數日，我外公、外婆必定大感榮寵。然後咱們再慢慢遊山玩水，到福建舍下去走走。弟子在長沙分局中，從青城派手裏奪回了不少金銀珠寶，盤纏一節……倒不必掛懷。」

岳夫人自從刺了桃實仙一劍之後，每日裏只耽心給桃谷四仙抓住四肢，登時全身麻木，沒法動彈，更想到成不憂給撕成四塊、遍地臟腑的慘狀，當真心膽俱裂，已不知做了多少惡夢。她見丈夫注目林平之後，林平之便邀請眾人赴閩，心想逃難自然逃得越遠越好，自己和丈夫生平從未去過南方，到福建一帶走走倒也不錯，便笑道：「師哥，小林子管吃管住，咱們去不去吃他的白食啊？」

岳不羣微笑道：「平之的外公金刀無敵王老爺子威震中原，我一直好生相敬，只緣慳一面。福建泉州是南少林所在地，自來便多武林高手。咱們便到洛陽、福建走一遭，如能結交到幾位說得來的朋友，也就不虛此行了。」

眾弟子聽得師父答應去福建遊玩，無不興高采烈。林平之和岳靈珊相視而笑，心花怒放。

這中間只令狐冲一人黯然神傷，尋思：「師父、師娘甚麼地方都不去，偏偏先要去洛陽會見林師弟的外祖父，再萬里迢迢的去福建作客，不言而喻，自是要將小師妹許配給他了。到洛陽是去見他家長輩，說定親事；到了福建，多半便在他林家完婚。我是個沒爹沒娘、無親無戚的孤兒，怎能和他分局遍天下的福威鏢局相比？林師弟去洛陽叩見外公、外婆，我跟了去卻又算甚麼？」見眾師弟、師妹個個笑逐顏開，將梁發慘死一事丟到了九霄雲外，更是不愉，尋思：「今晚投宿之後，我不如黑夜裏一個人悄悄走了。難道我竟能隨著大家，吃

林師弟的飯，使林師弟的錢？再強顏歡笑，恭賀他和小師妹舉案齊眉，白頭偕老？」

眾人啟程後，令狐冲跟隨在後，神困力乏，越走越慢，和眾人相距也越來越遠。行到中午時分，他坐在路邊一塊石上喘氣，卻見勞德諾快步回來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身子怎樣？走得很累罷？我等等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有勞你了。」勞德諾道：「師娘已在前邊鎮上僱了輛大車，這就來接你。」

令狐冲心中感到一陣暖意：「師父雖然對我起疑，師母仍待我極好。」過不多時，一輛大車由騾子拉著馳來。令狐冲上了大車，勞德諾在旁相陪。

這日晚上，投店住宿，勞德諾便和他同房。如此一連兩日，勞德諾竟跟他寸步不離。令狐冲見他顧念同門義氣，照料自己有病之身，頗為感激，心想：「勞師弟是帶藝投師，年紀比我大得多，平時跟我話也不多說幾句，想不到我此番遭難，他竟如此盡心待我，當真是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別的師弟們見師父對我神色不善，便不敢來跟我多說話。唉，倘若六師弟尚在，那便大大不同了。」

第三日晚上，他正在炕上合眼養神，忽聽得小師弟舒奇在房門口輕聲說話：「二師哥，師父問你，今日大師哥有甚異動？」勞德諾噓的一聲，低聲道：「別作聲，出去！」只聽了這兩句話，令狐冲心下已一片冰涼，才知師父對自己的疑忌實是非同小可，竟然派了勞德諾在暗中監視自己。

只聽得舒奇躡手躡腳的走了開去。勞德諾來到炕前，察看他是真的睡著。令狐冲心下大怒，登時便欲跳起身來，直斥其非，但轉念一想：「此事跟他又有甚麼相干？他是奉師命辦事，身不由己。」當下強忍怒氣，假裝睡熟。勞德諾輕步出房。

令狐冲知他必是去向師父稟報自己動靜，暗自冷笑：「我又沒做

絲毫虧心事，你們就有十個、一百個對我日夜監視，令狐冲光明磊落，又有何懼？」胸中憤激，牽動了內息，只感氣血翻湧，極是難受，伏在枕上大聲喘息，隔了好半天，這才漸漸平靜。坐起身來，披衣穿鞋，心道：「師父既已不當我弟子看待，便似防賊一般提防，我留在華山派中還有甚麼意味，不如一走了之。將來師父明白我也罷，不明白也罷，一切由他去罷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窗外有人低聲說道：「伏著別動！」另一人低聲道：「好像大師哥起身下地。」這二人說話聲音極低，但這時夜闌人靜，令狐冲耳音又好，竟聽得清清楚楚，認出是兩名年輕師弟，顯是伏在院子中，防備自己逃走。令狐冲雙手抓拳，只捏得骨節格格直響，心道：「我此刻一走，反顯得作賊心虛。好！我偏不走，任憑你們如何對付我便了。」突然大叫：「店小二，店小二，拿酒來。」

叫了好一會，店小二才答應了送上酒來。令狐冲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。次日早晨由勞德諾扶入大車，還兀自叫道：「拿酒來，我還要喝！」

數日後，華山派眾人到了洛陽，在一家大客店投宿了。林平之單身到外祖父家去。岳不羣等眾人都換了乾淨衣衫。

令狐冲自那日藥王廟外夜戰後，所穿那件泥濘長衫始終沒換，這日仍是滿身污穢，醉眼乜斜。岳靈珊拿了一件長袍，走到他身前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換上這件袍子，好不好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師父的袍子，幹麼給我穿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待會小林子請咱們到他家去，你換上爹爹的袍子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到他家去，非穿漂亮衣服不可嗎？」說著向她上下打量。

只見她上身穿一件翠綢緞子薄皮襖，下面是淺綠緞裙，臉上薄施脂粉，一頭青絲梳得油光烏亮，鬢邊插著一朵珠花，令狐冲記得往日只過年之時她才如此刻意打扮，心中一酸，待要說幾句負氣話，又

想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何以如此小氣？」便忍住不說。

岳靈珊給他銳利的目光看得忸怩不安，說道：「你不愛著，那也不用換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慣穿新衣，還是別換了罷！」岳靈珊不再跟他多說，拿著長袍出房。

只聽得門外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：「岳大掌門遠道光臨，在下未曾遠迎，可當真失禮之極哪！」

岳不羣知是金刀無敵王元霸親自來客店相會，和夫人對視一笑，心下甚喜，當即雙雙迎了出去。

只見那王元霸已有七十來歲，滿面紅光，顎下一叢長長的白鬚飄在胸前，精神矍鑠，左手嗒唧唧的轉著兩枚鵝蛋大小的金膽。武林中人手玩鐵膽，甚是尋常，但均是鑲鐵或純鋼所鑄，王元霸手中所握的卻是兩枚黃澄澄的金膽，比之鐵膽固重了一倍有餘，而且大顯華貴之氣。他一見岳不羣，便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幸會，幸會！岳大掌門名滿武林，小老兒十多年來無日不在思念，今日來到洛陽，當真是中州武林的大喜事。」說著握住了岳不羣的右手連連搖晃，歡喜之情，甚是真誠。

岳不羣笑道：「在下夫婦帶了徒兒出外遊歷訪友，以增見聞，第一位要拜訪的，便是中州大俠、金刀無敵王老爺子。咱們這幾十個不速之客，可來得鹵莽了。」

王元霸大聲道：「『金刀無敵』這四個字，在岳大掌門面前誰也不許提。誰要提到了，那不是捧我，而是損我王元霸來著。岳先生，你收容我的外孫，恩同再造，咱們華山派和金刀門從此便是一家，哥兒倆再也休分彼此。來來來，大家到我家去，不住他一年半載的，誰也不許離開洛陽一步。岳大掌門，我老兒親自給你背行李去。」

岳不羣忙道：「這個可不敢當。」

王元霸回頭向身後兩個兒子道：「伯奮、仲強，快向岳師叔、岳師母叩頭。」王伯奮、王仲強齊聲答應，屈膝下拜。岳不羣夫婦忙跪下還禮，說道：「咱們平輩相稱，『師叔』二字，如何克當？就從平之身上算來，咱們也是平輩。」王伯奮、王仲強二人在鄂豫一帶武林中名頭甚響，對岳不羣雖素來佩服，但向他叩頭終究不願，只是父命不可違，勉強跪倒，見岳不羣夫婦叩頭還禮，心下甚喜。四人交拜了站起。

岳不羣看二人時，見兄弟倆都身材甚高，只王仲強要肥胖得多。兩人太陽穴高高鼓起，手上筋骨突出，顯然內功外功造詣都甚了得。岳不羣向眾弟子道：「大家過來拜見王老爺子和二位師叔。金刀門武功威震中原，咱們華山派的上代祖師，向來對金刀門便極推崇。今後大家得王老爺子和二位師叔指點，一定大有進益。」

眾弟子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登時在客店的大堂中跪滿了一地。

王元霸笑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王伯奮、王仲強各還了半禮。

林平之站在一旁，將華山羣弟子一一向外公通名。王元霸手面豪闊，早就備下每人一份四十兩銀子的見面禮，由王氏兄弟逐一分派。

林平之引見到岳靈珊時，王元霸笑嘻嘻的向岳不羣道：「岳老弟，你這位令愛真是一表人才，可對了婆家沒有啊？」岳不羣笑道：「女孩兒年紀還小，再說，咱們學武功的人家，大姑娘家整日價也是動刀掄劍，甚麼女紅烹飪可都不會，又有誰家要她這樣的野丫頭？」王元霸笑道：「老弟說得太謙了，將門虎女，尋常人家的子弟自不敢高攀了。不過女孩兒家，學些閨門之事也是好的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放低了，頗為喟然。岳不羣知他是想起了在湖南逝世的女兒，當即收起笑容，應道：「是！」

王元霸為人爽朗，喪女之痛隨即克制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令愛

這麼才貌雙全，要找一位少年英雄來配對兒，可還真不容易。」

勞德諾到店房中扶了令狐冲出來。令狐冲腳步踉蹌，見了王元霸與王氏兄弟也不叩頭，只深深作揖，說道：「弟子令狐冲，拜見王老爺子、兩位師叔。」

岳不羣皺眉道：「怎麼不磕頭？」王元霸早聽得外孫稟告，知令狐冲身上有傷，笑道：「令狐賢姪身子不適，不用多禮了。岳老弟，你華山派內功向稱五嶽劍派中第一，酒量必定驚人，來，我和你喝十大碗去。」說著挽了岳不羣的手，走出客店。

岳夫人、王伯奮、王仲強以及華山眾弟子在後相隨。

一出店門，外邊車輛坐騎早已預備妥當。女眷坐車，男客乘馬，車輛帷幄華麗，牲口鞍轡鮮明。自林平之去報訊到王元霸客店迎賓，還不到一個時辰，倉卒之間，車馬便已齊備，單此一節，便知金刀王家在洛陽的聲勢。

到得王家，但見房舍高大，朱紅漆的大門，門上兩個大銅環，擦得晶光雪亮，八名壯漢垂手在大門外侍候。一進大門，見樑上懸著一塊黑漆大匾，寫著「見義勇為」四個金字，下面落款是河南省的巡撫某人。

這一晚王元霸大排筵席，宴請岳不羣師徒，不但廣請洛陽武林中知名之士相陪，賓客之中還有不少的士紳名流、富商大賈。

令狐冲是華山派大弟子，遠來男賓之中，除岳不羣外便以他居長。眾人見他衣衫襤褸，神情萎靡，均暗暗納罕。但武林中獨特異行之士甚多，丐幫的首領高手便個個穿得破破爛爛，眾賓客心想此人既是華山派首徒，自非尋常，都對他甚為客氣。

令狐冲坐在第二席上，由王伯奮作主人相陪。酒過三巡，王伯奮

見他神情冷漠，問他三句，往往只答一句，顯是對自己老大瞧不在眼裏，又想起先前在客店之中，這人對自己父子連頭也不曾磕一個，四十兩銀子的見面禮倒是老實不客氣的收了，不由得暗暗生氣，談到武功上頭，便旁敲側擊，提了幾個疑難向他請教考問。

令狐冲唯唯否否，全不置答。他倒不是對王伯奮有何惡感，只是見王家如此豪奢，自己一個窮小子和之相比，當真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。林平之一到外公家，便即換上蜀錦長袍，他本來相貌俊美，這一穿戴，越發顯得富貴都雅，丰神如玉。令狐冲一見之下，更不由得自慚形穢，尋思：「莫說小師妹在山上時便已跟他相好，就算她始終對我如昔，跟了我這窮光蛋，一世又有甚麼出息？」他一顆心來來回回，盡是在岳靈珊身上纏繞，不論王伯奮跟他說甚麼話，自然都聽而不聞了。

王伯奮在中州一帶武林之中，人人對他趨奉唯恐不及，這一晚卻連碰了令狐冲這年輕人幾個釘子，依著他平時心性，早就要發作，只是一來念著死去了的姊姊，二來見父親對華山派甚是尊重，當下強抑怒氣，接連向令狐冲敬酒。令狐冲酒到杯乾，不知不覺已喝了四十來杯。他本來酒量甚宏，便百杯以上也不會醉，但此時內力已失，大大打了個折扣，兼之酒入愁腸，加倍易醉，喝到四十餘杯時已大有醺醺之意。王伯奮心想：「你這小子太也不通人情世故，我外甥是你師弟，你就該當稱我一聲師叔或是世叔。你一聲不叫，那也罷了，對我竟不理不睬。你當我王伯奮是甚麼人？好，今日灌醉了你，叫你在眾人之前大大的出個醜。」

眼見令狐冲醉眼惺忪，酒意已有八分了，王伯奮笑道：「令狐老弟華山首徒，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，武功高，酒量也高。來人哪，換上大碗，給令狐少爺倒酒。」

王家家人轟聲答應，上來倒酒。令狐冲一生之中，人家給他斟酒，那可從未拒卻過，當下酒到碗乾，又喝了五六大碗，酒氣湧將上

來，將身前的杯筷都拂到了地下。

同席的人都道：「令狐少俠醉了。喝杯熱茶醒醒酒。」王伯奮笑道：「人家華山派掌門弟子，那有這麼容易醉的？令狐老弟，乾了！」又跟他斟滿了一碗酒。

令狐冲道：「那.....那裏醉了？乾了！」舉起酒碗，骨噉骨噉的喝下，倒有半碗酒倒在衣襟之上，突然間身子一晃，張嘴大嘔，腹中酒菜淋淋漓漓的吐滿了一桌，酒汁殘菜，四散熏人。同席之人一齊驚避，王伯奮卻不住冷笑。

令狐冲這麼一嘔，大廳上數百對眼光都向他射來。岳不羣夫婦皺起了眉頭，心想：「這孩子便是上不得檯盤，在這許多貴賓之前出醜。」

勞德諾和林平之同時搶過來扶住令狐冲。林平之道：「大師哥，我扶你歇歇去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我.....我沒醉，我還要喝酒，拿酒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是，是，快拿酒來。」令狐冲醉眼斜睨，道：

「你.....你.....小林子，怎地不去陪小師妹？拉著我幹麼？多事！」勞德諾低聲道：「大師哥，咱們歇歇去，這裏人多，別亂說話！」令狐冲怒道：「我亂說甚麼了？師父派你來監視我、看牢我，你.....你找到了甚麼憑據？就算沒有，也好假造些去討好師父啊！」勞德諾生怕他醉後更加口不擇言，和林平之二人左右扶持，硬生生將他架入後進廂房中休息。

岳不羣聽到他說「師父派你來監視我，你找到了甚麼憑據」這句話，饒是他修養極好，也忍不住變色。王元霸笑道：「岳老弟，後生家酒醉後胡言亂語，理他作甚？來來來，喝酒！」岳不羣強笑道：

「鄉下孩子沒見過世面，倒教王老爺子見笑了。」

筵席散後，岳不羣囑咐勞德諾此後不可跟隨令狐冲，只暗中留神便是。

當晚王元霸叫來兩子，關上了書房門，與岳不羣夫婦談論福威鏢局給青城派挑散、女兒女婿為余滄海及木高峯害死、今後如何報仇雪恨之事。岳不羣慨然直言，青城派人多勢眾，五嶽劍派內部又有紛爭，此刻起釁，未必能佔上風，日後如須出一份力，華山派上下義不容辭。王元霸父子和林平之齊向岳不羣夫婦道謝，兩家直說到深夜方散。

令狐冲這一醉，直到次日午後才醒，昨晚自己說過些甚麼，卻一句也不記得了。只覺頭痛欲裂，見自己獨睡一房，臥具甚是精潔。他踱出房來，眾師弟一個也不見，一問下人，原來是在後面講武廳上，和金刀門王家的子姪、弟子切磋武藝。令狐冲心道：「我跟他們混在一塊幹甚麼？不如到外面逛逛去。」當即揚長出門。

洛陽是數朝都城，規模宏偉，市肆卻不甚繁華。令狐冲識字不多，於古代史事所知有限，見到洛陽城內種種名勝古蹟，茫然不明來歷，看得毫無興味。信步走進一條小巷，見七八名無賴正在一家小酒店中賭骰子。他擠身進去，摸出王元霸昨日所給的見面禮封包，取出銀子，便和他們呼么喝六的賭了起來。到得傍晚，在這家小酒店中喝得醺醺而歸。

一連數日，他便和這羣無賴賭錢喝酒，頭幾日手氣不錯，贏了幾兩，第四日上卻一敗塗地，四十幾兩銀子輸得乾乾淨淨。那些無賴便不許他再賭。令狐冲怒火上衝，只管叫酒喝，喝得幾壺，店小二道：「小夥子，你輸光了錢，這酒帳怎麼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欠一欠，明日來還。」店小二搖頭道：「小店本小利薄，至親好友，概不賒欠！」令狐冲大怒，喝道：「你欺侮小爺沒錢麼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不管你是小爺、老爺，有錢便賣，無錢不賒。」

令狐冲回顧自身，衣衫襤褸，原不似是個有錢人模樣，除了腰間一口長劍，更無他物，當即解下劍來，往桌上一拋，說道：「給我去當舖裏當了。」

一名無賴還想贏他的錢，忙道：「好！我給你去當。」捧劍而去。

店小二便又端了兩壺酒上來。令狐冲喝乾了一壺，那無賴已拿了幾塊碎銀子回來，道：「一共當了三兩四錢銀子。」將銀子和當票都塞了給他。令狐冲一掂銀子，連三兩也不到，當下也不多說，又和眾無賴賭了起來。賭到傍晚，連喝酒帶輸，二兩餘銀子又不知去向。

令狐冲向身旁一名無賴陳歪嘴道：「借三兩銀子來，贏了加倍還你。」陳歪嘴笑道：「輸了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輸了？明天還你。」陳歪嘴道：「諒你這小子家裏也沒銀子，輸了拿甚麼來還？賣老婆麼？賣妹子麼？」令狐冲大怒，反手便是一記耳光，這時酒意早有了八九分，順手便將他身前的幾兩銀子都搶了過來。陳歪嘴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這小子是強盜。」眾無賴本是一夥，一擁而上，七八個拳頭齊往令狐冲身上招呼。

令狐冲手中無劍，又力氣全失，給幾名無賴按在地下，拳打足踢，片刻間便給打得鼻青目腫。忽聽得馬蹄聲響，有幾騎馬經過身旁，馬上有人喝道：「閃開，閃開！」揮起馬鞭，將眾無賴趕散。令狐冲俯伏在地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一個女子聲音突然叫道：「咦，這不是大師哥麼？」正是岳靈珊。另一人道：「我瞧瞧去！」卻是林平之。他翻身下馬，扳過令狐冲的身子，驚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怎麼啦？」令狐冲搖搖頭，苦笑道：「喝醉啦！賭輸啦！」林平之忙將他抱起，扶上馬背。

除了林平之、岳靈珊二人外，另有四騎馬，馬上騎的是王伯奮的兩個女兒和王仲強的兩個兒子，是林平之的表兄弟姊妹。他六人一早便出來在洛陽各處寺觀中遊玩，直到此刻才盡興而歸，那料到竟在這小巷之中見令狐冲給人打得如此狼狽。那四人都大為訝異：「他華山派位列五嶽劍派，爺爺平日提起，好生讚揚，前數日和他們眾弟子切

磋武功，也確各有不凡功夫。這令狐冲是華山派首徒，怎地連幾個流氓地痞也打不過？」眼見他給打得鼻孔流血，又不是假的，這可真奇了？

令狐冲回到王元霸府中，將養了數日，這才漸漸康復。岳不羣夫婦聽說他跟無賴賭博，輸了錢打架，甚是氣惱，也不來看他。

到第五日上，王仲強的小兒子王家駒興沖沖的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令狐大哥，我今日給你出了一口惡氣。那日打你的七個無賴，我都已找了來，狠狠的給抽了一頓鞭子。」

令狐冲對這件事其實並不介懷，淡淡的道：「那也不必了。那日是我喝醉了酒，本來是我的不是。」

王家駒道：「那怎麼成？你是我家的客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金刀王家的客人，怎能在洛陽城中教人打了不找回場子？這口氣倘若不出，人家還能把我金刀王家瞧在眼裏麼？」

令狐冲內心深處，對「金刀王家」本就頗有反感，又聽他左一個「金刀王家」，右一個「金刀王家」，倒似「金刀王家」乃武林中權勢薰天的豪門一般，忍不住脫口而出：「對付幾個流氓混混，原用得著金刀王家。」他話一出口，已然後悔，正想致歉，王家駒臉色已沉了下來，道：「令狐兄，你這是甚麼話？那日若不是我和哥哥趕散了這七個流氓混混，你今日還有命在麼？」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是啊！原要多謝兩位的救命之恩。」

王家駒聽他語氣，知他說的乃是反話，更加有氣，大聲道：「你是華山派掌門大弟子，連洛陽城中幾個流氓混混也對付不了，嘿嘿，旁人不知，豈不是要說你浪得虛名？」

令狐冲百無聊賴，甚麼事都不放在心上，說道：「我本就連虛名也沒有，『浪得虛名』四字，卻也談不上了。」

便在這時，房門外有人說道：「兄弟，你跟令狐兄在說甚麼？」門帷一掀，走進一個人來，卻是王仲強的長子王家駿。

王家駿氣憤憤的道：「大哥，我好意為他出氣，將那七個痞子找齊了，每個人都狠狠給抽了一頓鞭子，不料這位令狐大俠卻怪我多事呢。」王家駿道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適才我聽得岳師妹說道，這位令狐兄真人不露相，那日在陝西藥王廟前，以一柄長劍，只一招便刺瞎了一十五位一流高手的雙眼，當真是劍術如神，天下罕有，哈哈！」他這一笑神氣間頗為輕浮，顯然對岳靈珊之言全然不信。王家駿跟著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想來那一十五位一流高手，比之咱們洛陽城中的流氓，武藝卻還差了這麼老大一截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也不動怒，嘻嘻一笑，坐在椅上抱住了右膝，輕輕搖晃。

王家駿這一次奉了伯父和父親之命，前來盤問令狐冲。王伯奮、仲強兄弟本來叫他善言套問，不可得罪了客人，但他見令狐冲神情傲慢，全不將自己兄弟瞧在眼裏，漸漸的氣往上衝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小弟有一事請教。」聲音說得甚響。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」王家駿道：「聽平之表弟言道，我姑丈姑母逝世之時，就只令狐兄一人在他二位身畔送終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王家駿道：「我姑丈姑母的遺言，是令狐兄帶給了我平之表弟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。」王家駿道：「那麼我姑丈的辟邪劍譜呢？」

令狐冲一聽，霍地站起，大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王家駿防他暴起動手，退了一步，道：「我姑丈有一部辟邪劍譜，託你交給平之表弟，怎地你至今仍未交出？」令狐冲聽他信口誣衊，只氣得全身發抖，顫聲道：「誰……誰說有一部辟……辟邪劍譜，託……託……託我交給林師弟？」王家駿笑道：「倘若並無其事，你又何必作賊心虛，說起話來也膽戰心驚？」令狐冲強抑怒氣，說道：「兩位王兄，令狐冲在府上是客，你說這等話，是令祖、令尊

之意，還是兩位自己的意思？」

王家駿道：「我不過隨口問問，又有甚麼大不了的事？跟我爺爺、爹爹可全不相干。不過福州林家的辟邪劍法威震天下，武林中眾所知聞，林姑丈突然之間逝世，他隨身珍藏的辟邪劍譜又不知去向，我們既是至親，自不免要查問查問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小林子叫你問的，是不是？他自己為甚麼不來問我？」

王家駿嘿嘿嘿的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平之表弟是你師弟，他又怎敢開口問你？」令狐冲冷笑道：「既有你洛陽金刀王家撐腰，嘿嘿，你們現下可以一起逼問我啦。那麼去叫林平之來罷。」王家駿道：「閣下是我家客人，『逼問』二字，可擔當不起。我兄弟不過心懷好奇，這麼問上一句，令狐兄肯答當然甚好，不肯答呢，我們自也無法可施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我不肯答！你們無法可施，這就請罷！」

王氏兄弟面面相覷，沒料到他乾淨爽快，一句話就將門封住了。

王家駿咳嗽一聲，另找話頭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你一劍刺瞎了十五位高手的雙眼，這手劍招如此神奇，多半是從辟邪劍譜中學來的罷？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全身出了一陣冷汗，雙手忍不住發顫，登時心下一片雪亮：「師父、師娘和眾師弟、師妹不感激我救了他們性命，反而人人大有疑忌之意，我始終不明白是甚麼緣故。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原來他們都認定我吞沒了林震南的辟邪劍譜。他們既從來沒見過獨孤九劍，我又不肯洩露風太師叔傳劍的祕密，眼見我在思過崖上住了數月，突然之間劍術大進，連劍宗封不平那樣的高手都敵我不過，若不是從辟邪劍譜中學到了奇妙高招，這劍法又從何處學來？風

太師叔傳劍之事太過突兀，沒人能料想得到，而林震南夫婦逝世之時又只我一人在側，人人自然都會猜想，那部武林高手大生覬覦之心的辟邪劍譜，必定是落入了我手中。旁人這般猜想，並不希奇。但師父師母撫養我長大，師妹和我情若兄妹，我令狐冲是何等樣人，居然也信我不過？嘿嘿，可真將人瞧得小了！」思念及此，臉上自然而然露出了憤慨不平之意。

王家駿甚為得意，微笑道：「我這句話猜對了，是不是？那辟邪劍譜呢？我們也不想瞧你的，只是物歸原主，你將劍譜還了給林家表弟，也就是啦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從來沒見過甚麼辟邪劍譜。林總鏢頭夫婦曾先後為青城派和塞北明駝木高峯所擒，他身上倘若有甚麼劍譜，旁人早已搜了出來。」王家駿道：「照啊，那辟邪劍譜何等寶貴，我姑丈姑母怎會隨身攜帶？自然是藏在一個萬分隱秘的所在。他們臨死之時，這才請你轉告平之表弟，那知道……那知道……嘿嘿！」王家駿道：「那知道你悄悄去找了出來，就此吞沒！」

令狐冲越聽越怒，本來不願多辯，但此事關連太過重大，不能蒙此污名，說道：「林總鏢頭要是真有這麼一部神妙劍譜，他自己該當無敵於世了，怎麼連幾個青城派的弟子也敵不過，竟然為他們所擒？」

王家駿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一時張口結舌，無言以對。王家駿卻能言善辯，說道：「天下之事，無獨有偶。令狐兄學會了辟邪劍法，劍術通神，可是連幾個流氓地痞也敵不過，竟然為他們所擒，那是甚麼緣故？哈哈，這叫做真人不露相。可惜哪，令狐兄，你做得未免也太過份了些，堂堂華山派掌門大弟子，給洛陽城幾個流氓打得全無招架之力。這番做作，任誰也難以相信。既是絕不可信，其中自然有詐。令狐兄，我勸你還是認了罷！」

按著令狐冲平日的性子，早就反唇相稽，只是此事太也湊巧，自己身處嫌疑之地，甚麼「金刀王家」，甚麼王氏兄弟，他半點也沒放

在心上，卻不能讓師父、師娘、師妹三人對自己起了疑忌之心，當即莊容道：「令狐冲生平從沒見過甚麼辟邪劍譜。福州林總鏢頭的遺言，我也已一字不漏的傳給了林師弟知曉。令狐冲若有欺騙隱瞞之事，罪該萬死，不容於天地之間。」說著叉手而立，神色凜然。

王家駿微笑道：「這等關涉武林祕笈的大事，假使隨口發了一個誓，便能混蒙了過去，令狐兄未免把天下人都當作傻子啦。」令狐冲強忍怒氣，道：「依你說該當如何？」王家駿道：「我兄弟斗膽，要在令狐兄身邊搜上一搜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就算那日令狐兄給那七個流氓擒住了，動彈不得，他們也會在你身上裏裏外外的大搜一陣。」令狐冲冷笑道：「你們要在我身上搜檢，哼，當我令狐冲是小賊麼？」

王家駿道：「不敢！令狐兄既說沒取辟邪劍譜，又何必怕人搜檢？搜上一搜，倘若身上並無劍譜，從此洗脫了嫌疑，豈不是好？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好！你去叫林師弟和岳師妹來，好讓他二人作個證人。」

王家駿生怕自己一走開，兄弟落了單，立刻便為令狐冲所乘，倘若二人同去，他自然會將辟邪劍譜收了起來，再也搜檢不到，說道：「要搜便搜，令狐兄若不是心虛，又何必這般諸多推搪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容你們搜查身子，只不過要在師父、師娘、師妹三人面前證明自己清白，你二人信得過我也好，信不過也好，令狐冲理會作甚？小師妹若不在場，豈容你二人的獸爪子碰一碰我身子？」當下緩緩搖頭，說道：「憑你二位，只怕還不配搜我！」

王氏兄弟越是見他不讓搜檢，越認定他身上藏了辟邪劍譜，一來要在伯父與父親面前領功，二來素聞辟邪劍法好生厲害，這劍譜既是自己兄弟搜查出來，林表弟不能不借給自己兄弟閱看。王家駿日前眼見他給幾個無賴按在地下毆打，無力抗拒，料想他只不過劍法了得，

拳腳功夫卻甚平常，此刻他手中無劍，正好乘機動手，當下向兄弟使個眼色，說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大家破了臉，卻沒甚麼好看。」兩兄弟說著便逼將過來。

王家駒挺起胸膛，直撞過去。令狐冲伸手一擋。王家駒大聲道：「啊喲，你打人麼？」刁住他手腕，往下便是一壓。他想令狐冲是華山派首徒，終究不可小覷了，這一刁一壓，使上了家傳的擒拿手法，更運上了十成力道。

令狐冲臨敵應變經驗極為豐富，見他挺胸上前，便知他不懷好意，右手這一擋原本藏了不少後著，給對方刁住了手腕，本當轉臂斜切，轉守為攻，豈知自己內力全失之後，雖照式轉臂，卻發不出半點力道，只聽得喀喇一聲響，右臂一麻，手肘關節已給他扭脫了臼，這才覺到徹骨之痛。

王家駒下手極是狠辣，一壓脫令狐冲右臂，跟著一抓一扭，將他左臂齊肩的關節也扭脫了臼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快搜！」王家駿伸出左腿，攔在令狐冲雙腿之前，防他飛腿傷人，伸手到他懷中，將各種零星物事一件件掏了出來，突然摸到一本薄薄的書冊，當即取出。二人同聲歡叫：「在這裏啦，在這裏啦，搜到了林姑丈的辟邪劍譜！」

王氏兄弟忙不迭的揭開那本冊子，只見第一頁上寫著「笑傲江湖之曲」六個篆字。王氏兄弟只粗通文墨，這六個字如是楷書，倒也認得，既作篆體，那便一個也不識得了。再翻過一頁，但見一個個均是奇文怪字，他二人不知這是琴簫曲譜，心中既已認定是辟邪劍譜，自然更無懷疑，齊聲大叫：「辟邪劍譜，辟邪劍譜！」

王家駿道：「給爹爹瞧去。」拿了那部琴簫曲譜，急奔出房。王家駒在令狐冲腰裏重重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不要臉的小賊！」又在他臉上吐了口唾沫。

令狐冲初時氣得幾乎胸膛也要炸了，但轉念一想：「這兩個小子

無知無識，他祖父和父親卻不致如此粗鄙，待會得知這是琴譜簫譜，非來向我賠罪不可。」只是雙臂脫臼，一陣陣疼痛難當，又想：「我內功全失，遇到街上的流氓無賴也毫無抵抗之力，已成廢人一個，活在世上，更有何用？」他躺在牀上，額頭不住冒汗，傷心之際，忍不住眼淚簌簌流下，但想王氏兄弟定然轉眼便回，不可示弱於人，當即拭乾了眼淚。

過了好一會，聽得腳步聲響，王氏兄弟快步回來。王家駿冷笑道：「去見我爺爺！」

令狐冲怒道：「不去！你爺爺不來向我賠罪，我去見他幹麼？」王氏兄弟哈哈大笑。王家駒道：「我爺爺向你這小賊賠罪？發你的春秋大夢了！去，去！」兩人抓住令狐冲腰間衣服，將他從牀上提了起來，走出房外。令狐冲罵道：「金刀王家還自誇俠義道呢，卻如此狂妄欺人，當真卑鄙之極。」王家駿反手一掌，打得他滿口是血。

令狐冲仍然罵聲不絕，給王氏兄弟提到後面花廳之中。

只見岳不羣夫婦和王元霸分賓主而坐，王伯奮、仲強二人坐在王元霸下首。令狐冲兀自大罵：「金刀王家，卑鄙無恥，武林中從未見過這等污穢骯髒的人家！」

岳不羣臉一沉，喝道：「冲兒，住口！」

令狐冲聽到師父喝斥，這才止聲不罵，向著王元霸怒目而視。

王元霸手中拿著那部琴簫曲譜，淡淡的道：「令狐賢姪，這部辟邪劍譜，你是從何處得來的？」

令狐冲仰天大笑，笑聲半晌不止。岳不羣斥道：「冲兒，尊長問你，便當據實稟告，何以膽敢如此無禮？甚麼規矩？」令狐冲道：

「師父，弟子重傷之後，全身無力，你瞧這兩個小子怎生對付我，嘿

嘿，這是江湖上待客的規矩嗎？」

王仲強道：「倘若是朋友佳客，我們王家說甚麼也不敢得罪。但你負人所託，將這部辟邪劍譜據為己有，這是盜賊之行，我洛陽金刀王家是清白人家，豈能再當他是朋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祖孫三代口口聲聲的說這是辟邪劍譜。你們見過辟邪劍譜沒有？怎知這便是辟邪劍譜？」王仲強一怔，道：「這部冊子從你身上搜了出來，岳師兄又說這不是華山派的武功書譜，卻不是辟邪劍譜是甚麼？」

令狐冲氣極反笑，說道：「你既說是辟邪劍譜，便算是辟邪劍譜好了。但願你金刀王家依樣照式，練成天下無敵的劍法，從此洛陽王家在武林中號稱刀劍雙絕，哈哈！」

王元霸道：「令狐賢姪，小孫一時得罪，你也不必介意。人孰無過，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既把劍譜交了出來，衝著你師父面子，咱們還能追究麼？這件事，大家此後誰也別提。我先給你接上了手膀再說。」說著下座走向令狐冲，伸手去抓他左掌。

令狐冲退後兩步，厲聲道：「且慢！令狐冲可不受你買好。」

王元霸愕然道：「我向你買甚麼好？」

令狐冲怒道：「我令狐冲又不是木頭人，我的手臂你們愛折便折，愛接便接！」向左兩步，走到岳夫人面前，叫道：「師娘！」

岳夫人嘆了口氣，將他雙臂給扭脫的關節都給接上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師娘，這明明是一本七絃琴的琴譜、洞簫的簫譜，他王家目不識丁，硬說是辟邪劍譜，天下居然有這等大笑話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王老爺子，這本譜兒，給我瞧瞧成不成？」王元霸道：「岳夫人請看。」將曲譜遞了過去。岳夫人翻了幾頁，也不明所

以，說道：「琴譜簫譜我是不懂，劍譜卻曾見過一些，這部冊子卻不像是劍譜。王老爺子，府上可有甚麼人會奏琴吹簫？不妨請他來看看，便知端的。」

王元霸心下猶豫，只怕這真是琴譜簫譜，這個人可丟得夠瞧的，一時沉吟不答。王家駒卻是個草包，大聲道：「爺爺，咱們帳房裏的易師爺會吹簫，去叫他來瞧瞧便是。這明明是辟邪劍譜，怎麼會是甚麼琴譜簫譜？」王元霸道：「武學秘笈的種類極多，有人為了守秘，怕人偷窺，故意將武功圖譜寫成曲譜模樣，那也是有的。這並不足為奇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府上既有一位師爺會得吹簫，那麼這到底是劍譜，還是簫譜，請他來一看便知。」王元霸無奈，只得命王家駒去請易師爺來。

那易師爺是個瘦瘦小小、五十來歲的漢子，頰下留著一部稀稀疏疏的鬍子，衣履甚是整潔。王元霸道：「易師爺，請你瞧瞧，這是不是尋常的琴譜簫譜？」

易師爺打開琴譜，看了幾頁，搖頭道：「這個，晚生可不大懂了。」再看到後面的簫譜時，雙目登時一亮，口中低聲哼了起來，左手兩根手指不住在桌上輕打節拍。哼了一會，卻又搖頭，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」跟著又哼了下去，突然之間，聲音拔高，忽又變啞，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世上決無此事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晚生實在難以明白。」

王元霸臉有喜色，問道：「這部書中是否大有可疑之處？是否與尋常簫譜大不相同？」

易師爺指著簫譜，說道：「東翁請看，此處宮調，突轉變徵，實在大違樂理，而且簫中也吹不出來。這裏忽然又轉為角調，再轉羽調，那也是從所未見的曲調。洞簫之中，無論如何是奏不出這等曲子

的。」

令狐冲冷笑道：「是你不會吹，未見得別人也不會吹奏！」

易師爺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，不過世上如果當真有人能吹奏這樣的調子，晚生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！除非是……除非是東城……」

王元霸打斷他話頭，問道：「你說這不是尋常的簫譜？其中有些調子，壓根兒沒法在簫中吹奏出來？」易師爺點頭道：「是啊，大非尋常，大非尋常，晚生是決計吹不出。除非是東城……」

岳夫人問道：「東城有那一位名師高手，能夠吹這曲譜？」

易師爺道：「這個……晚生可也不能擔保，只是……只是東城的綠竹翁，他既會撫琴，又會吹簫，或許能吹得出也不一定。他吹奏的洞簫，可比晚生要高明得多，實在是高明得太多，不可同日而語，不可同日而語！」

王元霸道：「既然不是尋常簫譜，這中間當然大有文章了。」

王伯奮在旁一直靜聽不語，忽然插口道：「爹，鄭州八卦刀的那套四門六合刀法，不也是記在一部曲譜之中麼？」

王元霸一怔，隨即會意，便知兒子是在信口開河，鄭州八卦刀的掌門人莫星與洛陽金刀王家是數代姻親，他八卦刀門中可並沒甚麼四門六合刀法，但料想華山派只專研劍法，別派中有沒有這樣一門刀法，岳不羣縱然淵博，也未必能盡曉，當即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幾年前莫親家還提起過這件事。曲譜中記以刀法劍法，那是常有之事，一點也不足為奇。」

令狐冲冷笑道：「既然不足為奇，那麼請教王老爺子，這兩部曲

譜中所記的劍法，卻是怎麼一副樣子？」

王元霸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唉，我女婿既已逝世，這曲譜中的秘奧，世上除了老弟一人之外，只怕再也沒第二人明白了。」

令狐冲若要辯白，原可說明〈笑傲江湖〉一曲的來歷，但這一來可牽涉重大，不得不說到衡山派莫大先生如何殺死大嵩陽手費彬，師父若知此曲與魔教長老曲洋有關，勢必將之毀去，那麼自己受人所託，便不能忠人之事了，當下強忍怒氣，說道：「這位易師爺說道，東城有一位綠竹翁精於音律，何不拿這曲譜去請他品評一番。」

王元霸搖頭道：「這綠竹翁為人古怪之極，瘋瘋顛顛的，這種人的話，怎能信得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此事終須問個水落石出，冲兒是我們弟子，平之也是我們弟子，我們不能有所偏袒，到底誰是誰非，不妨去請那位綠竹翁評評這個道理。」她不便說這是令狐冲和金刀王家的爭執，而將爭端的一造換作了林平之，又道：「易師爺，煩你派人用轎子去接了這位綠竹翁來如何？」

易師爺道：「這老人家脾氣古怪得緊，別人有事求他，倘若他不願過問的，便上門磕頭，也休想得他理睬，但如他要插手，便推也推不開。」

岳夫人點頭道：「這倒是我輩中人，想來這位綠竹翁是武林中的前輩了。師哥，咱們可孤陋寡聞得緊。」

王元霸笑道：「那綠竹翁是個篾匠，只會編竹籃，打篾席，那裏是武林中人了？只是他彈得好琴，吹得好簫，又會畫竹，很多人出錢來買他的畫兒，算是個附庸風雅的老匠人，因此地方上對他倒也有幾分看重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如此人物，來到洛陽可不能不見。王老爺子，便請勞動你大駕，咱們同去拜訪一下這位風雅的篋匠如何？」

眼見岳夫人之意甚堅，王元霸不能不允，只得帶同兒孫，和岳不羣夫婦、令狐冲、林平之、岳靈珊等人同赴東城。

易師爺在前領路，經過幾條小街，來到一條窄窄的巷子之中。巷子盡頭，好大一片綠竹叢，迎風搖曳，雅致天然。

眾人剛踏進巷子，便聽得琴韻丁冬，有人正在撫琴，小巷中一片清涼寧靜，和外面的洛陽城宛然是兩個世界。岳夫人低聲道：「這位綠竹翁好會享清福啊！」

便在此時，錚的一聲，一根琴絃忽爾斷絕，琴聲也便止歇。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貴客枉顧蝸居，不知有何見教。」易師爺道：

「竹翁，有一本奇怪的琴譜簫譜，要請你老人家的法眼鑒定鑒定。」綠竹翁道：「有琴譜簫譜要我鑒定？嘿嘿，可太瞧得起老篋匠啦。」

易師爺還未答話，王家駒搶著朗聲說道：「金刀王家王老爺子過訪。」他抬了爺爺的招牌出來，料想爺爺是洛陽城中響噹噹的腳色，一個老篋匠非立即出來迎接不可。那知綠竹翁冷笑道：「哼，金刀銀刀，不如我老篋匠的爛鐵刀有用。老篋匠不去拜訪王老爺，王老爺也不用來拜訪老篋匠。」王家駒大怒，大聲道：「爺爺，這老篋匠是個不明事理的渾人，見他作甚？咱們不如回去罷！」

岳夫人道：「既然來了，請綠竹翁瞧瞧這部琴譜簫譜，卻也不妨。」

王元霸「嘿」了一聲，將曲譜遞給易師爺。易師爺接過，走入了綠竹叢中。

只聽綠竹翁道：「好，你放下罷！」易師爺道：「請問竹翁，這

真的是曲譜，還是甚麼武功秘訣，故意寫成了曲譜模樣？」綠竹翁道：「武功秘訣？虧你想得出！這當然是琴譜了。嗯……」接著只聽得琴聲響起，幽雅動聽。

令狐冲聽了片刻，記得這正是當日劉正風與曲洋所奏的曲子，人亡曲在，不禁淒然。

彈不多久，突然間琴音高了上去，越響越高，聲音尖銳之極，錚的一聲響，斷了一根琴絃，再高了幾個音，錚的一聲，琴絃又斷了一根。綠竹翁「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這琴譜好生古怪，令人難以明白。」

王元霸祖孫五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臉上均有得色。

只聽綠竹翁道：「我試試這簫譜。」跟著簫聲便從綠竹叢中傳了出來，初時悠揚動聽，情致纏綿，但後來簫聲愈轉愈低，幾不可聞，再吹得幾個音，簫聲便即啞了，波波波的十分難聽。綠竹翁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易老弟，你是會吹簫的，這樣的低音如何能吹奏出來？這琴譜、簫譜未必是假，但撰曲之人卻在故弄玄虛，跟人開玩笑。你且回去，讓我仔細推敲推敲。」易師爺道：「是。」從綠竹叢中退了出來。

王仲強道：「那劍譜呢？」易師爺道：「劍譜？啊！綠竹翁要留著，說是要仔細推敲推敲。」王仲強急道：「快去拿回來，這是珍貴無比的劍譜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搶奪，如何能留在不相干之人手中？」易師爺應道：「是！」正要轉身再入竹叢，忽聽得綠竹翁叫道：「姑姑，怎麼你出來了？」

王元霸低聲問道：「綠竹翁多大年紀？」易師爺道：「七十幾歲，快八十了罷！」眾人心想：「一個八十老翁居然還有姑姑，這位老婆婆怕沒一百多歲？」

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低低應了一聲。綠竹翁道：「姑姑請看，這部琴譜可有些古怪。」那女子又嗯了一聲，琴音響起，調了調絃，停了一會，似是在將斷了的琴絃換去，又調了調絃，便奏了起來。初時所奏和綠竹翁相同，到後來越轉越高，那琴韻竟然履險如夷，舉重若輕，毫不費力的便轉了上去。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依稀記得便是那天晚上所聽到曲洋所奏的琴韻。

這一曲時而慷慨激昂，時而溫柔雅致，令狐冲雖不明樂理，但覺這位婆婆所奏，和曲洋所奏的曲調雖同，意趣卻大有差別。這婆婆所奏的曲調平和中正，令人聽著只覺音樂之美，卻無曲洋所奏熱血如沸的激奮。奏了良久，琴韻漸緩，似乎樂音在不住遠去，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數十丈之遙，又走到數里之外，細微幾不可再聞。

琴音似止未止之際，卻有一二下極低極細的簫聲在琴音旁響了起來。迴旋婉轉，簫聲漸響，恰似吹簫人一面吹，一面慢慢走近。簫聲清麗，忽高忽低，忽輕忽響，低到極處之際，幾個盤旋之後，又再低沉下去，雖極低極細，每個音節仍清晰可聞。漸漸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躍，清脆短促，此伏彼起，繁音漸增，先如鳴泉飛濺，繼而如羣卉爭艷，花團錦簇，更夾著間關鳥語，彼鳴我和，漸漸的百鳥離去，春殘花落，但聞雨聲蕭蕭，一片淒涼肅殺之象，細雨綿綿，若有若無，終於萬籟俱寂。

簫聲停頓良久，眾人這才如夢初醒。王元霸、岳不羣等雖都不懂音律，卻也不禁心馳神醉。易師爺更猶如喪魂落魄一般。

岳夫人嘆了口氣，衷心讚佩，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！冲兒，這是甚麼曲子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叫做〈笑傲江湖之曲〉，這位婆婆當真神乎其技，難得是琴簫盡皆精通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這曲子譜得固然奇妙，但也須有這位婆婆那樣的琴簫絕技，才奏得出來。如此美妙的音

樂，想來你也是生平首次聽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！弟子當日所聞，卻比今日更為精采。」岳夫人奇道：「那怎麼會？難道世上更有比這位婆婆撫琴吹簫還要高明之人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比這位婆婆更加高明，倒不見得。只不過弟子聽到的是兩個人琴簫合奏，一人撫琴，一人吹簫，奏的便是這〈笑傲江湖之曲〉……」

他這句話未說完，綠竹叢中傳出錚錚錚三響琴音，那婆婆的語音極低極低，隱隱約約似乎聽得她說：「琴簫合奏，世上那裏找這一個人去？」

只聽綠竹翁朗聲道：「易師爺，這確是琴譜、簫譜，我姑姑適才奏過了，你拿回去罷！」易師爺應道：「是！」走入竹叢，雙手捧著曲譜出來。綠竹翁又道：「這曲譜中所記樂曲之妙，世所罕有，此乃神物，不可落入俗人手中。你不會吹奏，千萬不得痴心妄想的硬學，否則於你無益有損。」易師爺道：「是，是！在下萬萬不敢！」將曲譜交給王元霸。

王元霸親耳聽了琴韻簫聲，知道更無虛假，當即將曲譜還給令狐冲，訕訕的道：「令狐賢姪，這可得罪了！」

令狐冲冷笑一聲接過，待要說幾句譏刺的言語，岳夫人向他搖了搖頭，令狐冲便忍住不說。王元霸祖孫五人面目無光，首先離去。岳不羣等跟著也去。

令狐冲卻捧著曲譜，呆呆的站著不動。

岳夫人道：「冲兒，你不回去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多耽一會便回去。」岳夫人道：「早些回去休息。你手臂剛脫過臼，不可使力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

一行人去後，小巷中靜悄悄地一無聲息，偶然間風動竹葉，發出沙沙之聲。令狐冲看著手中那部曲譜，想起那日晚上劉正風和曲洋琴

簫合奏，他二人得遇知音，創了這部神妙的曲譜出來。綠竹叢中這位婆婆雖能撫琴吹簫，曲盡其妙，可惜她只能分別吹奏，那綠竹翁便不能和她合奏，只怕這琴簫合奏的〈笑傲江湖之曲〉從此便音斷響絕，更無第二次得聞了。

又想：「劉正風師叔和曲長老，一是正派高手，一是魔教長老，兩人正邪殊途，勢如水火，但論到音韻，卻心意相通，結成知交，合創了這曲神妙絕倫的〈笑傲江湖〉。他二人攜手同死之時，顯是心中絕無遺憾，遠勝於我孤另另的在這世上，為師父所疑，為師妹所棄，而一個敬我愛我的師弟，卻又為我親手所殺。」不由得悲從中來，眼淚一滴滴的落在曲譜之上，忍不住哽咽出聲。

綠竹翁的聲音又從竹叢中傳了出來：「這位朋友，為何哭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自傷身世，又想起撰作此曲的兩位前輩之死，不禁失態，打擾老先生了。」說著轉身便行。綠竹翁道：「小朋友，我有幾句話請教，請進來談談如何？」

令狐冲適才聽他對王元霸說話時傲慢無禮，不料對自己一個無名小卒卻這等客氣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便道：「不敢，前輩有何垂詢，晚輩自當奉告。」緩步走進竹林。

只見前面有五間小舍，左二右三，均以粗竹子架成。一個老翁從右邊小舍中走出來，笑道：「小朋友，請進來喝茶。」

令狐冲見這綠竹翁身子略形佝僂，頭頂稀稀疏疏的已無多少頭髮，大手大腳，精神卻十分矍鑠，當即躬身行禮，道：「晚輩令狐冲，拜見前輩。」

綠竹翁呵呵笑道：「老朽不過痴長幾歲，不用多禮，請進來，請進來！」

令狐冲隨著他走進小舍，見桌椅几榻無一而非竹製，牆上懸著一

幅墨竹，筆勢縱橫，墨跡淋漓，頗有森森之意。桌上放著一具瑤琴，一管洞簫。

綠竹翁從一把陶茶壺中倒出一碗碧綠清茶，說道：「請用茶。」令狐冲雙手接過，躬身謝了。綠竹翁道：「小朋友，這部曲譜，不知你從何處得來？是否可以見告？」

令狐冲一怔，心想這部曲譜的來歷之中包含著許多隱秘，是以連師父、師娘也未稟告。但當日劉正風和曲洋將曲譜交給自己，用意是要使此曲傳之後世，不致湮沒，這綠竹翁和他姑姑妙解音律，他姑姑更將這一曲奏得如此神韻俱顯，他二人年紀雖老，但除他二人之外，世上又怎再找得到第三個人來傳授此曲？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的解人，自己命不久長，未必能有機緣遇到。他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撰寫此曲的兩位前輩，一位精於撫琴，一位善於吹簫，這二人結成知交，共撰此曲，可惜遭逢大難，同時逝世。二位前輩臨死之時，將此曲交於弟子，命弟子訪覓傳人，免致此曲湮沒無聞，從此散失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適才弟子得聆前輩這位姑姑的琴簫妙技，深慶此曲已逢真主，便請前輩將此曲譜收下，奉交婆婆，弟子得以不負撰作此曲者的付託，完償了一番心願。」說著雙手恭恭敬敬的將曲譜呈上。

綠竹翁卻不便接，說道：「我得先行請示姑姑，不知她肯不肯收。」

只聽得左邊小舍中傳來那位婆婆的聲音道：「令狐先生高義，慨以妙曲見惠，咱們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只不知那兩位撰曲前輩的大名，可能見告否？」聲音卻也並不如何蒼老。令狐冲道：「前輩垂詢，自當稟告。撰曲的兩位前輩，一位是劉正風劉師叔，一位是曲洋曲長老。」那婆婆「啊」的一聲，顯得十分驚異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他二人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前輩認得劉曲二位麼？」那婆婆並不逕答，沉吟半

响，說道：「劉正風是衡山派中高手，曲洋卻是魔教長老，雙方乃是世仇，如何會合撰此曲？此中原因，令人好生難以索解。」

令狐冲雖未見過那婆婆之面，但聽了她彈琴吹簫之後，只覺她是位清雅慈和的前輩高人，決不會欺騙出賣了自己，聽她言及劉曲來歷，顯是武林同道，當即源源本本的將劉正風如何金盆洗手，嵩山派左盟主如何下旗令阻止，劉曲二人如何中了嵩山派高手的掌力，如何荒郊合奏，二人臨死時如何委託自己尋覓知音傳曲等情，一一照實說了，只略去了莫大先生殺死費彬一節。那婆婆一言不發的傾聽。

令狐冲說完，那婆婆問道：「這明明是曲譜，那金刀王元霸卻何以說是武功秘笈？」

令狐冲當下又將林震南夫婦如何為青城派及木高峯所傷致命，如何臨終時請其轉囑林平之，王氏兄弟如何起疑等情說了。

那婆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她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此中情由，你只消跟你師父師娘說了，豈不免去許多無謂的疑忌？我是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，何以你反而對我直言無隱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弟子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。想是聽了前輩雅奏之後，對前輩高風大為傾慕，更無絲毫猜疑之意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麼你對你師父師娘，反有猜疑之意麼？」令狐冲心中一驚，道：「弟子萬萬不敢。只是……恩師心中，對弟子卻大有疑意，唉，這也怪恩師不得。」那婆婆道：「我聽你說話，中氣大是不足，少年人不該如此，卻是何故？最近是生了大病呢，還是曾受重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受了極重的內傷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竹賢姪，你帶這位少年到我窗下，待我搭一搭脈。」綠竹翁道：「是。」引令狐冲走到左邊小舍窗邊，命他將左手從細竹窗簾下伸將進去。那竹簾之內，又障了一層輕紗，令狐冲只隱隱約約的見到有個人影，五官面貌卻一點也沒法見到，只覺有三根冷

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脈。

那婆婆只搭得片刻，便驚噫了一聲，道：「奇怪之極！」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請換右手。」她搭完兩手脈搏後，良久無語。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前輩不必為弟子生死擔憂。弟子自知命不久長，一切早已置之度外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何以自知命不久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誤殺師弟，遺失了師門的紫霞秘笈，我只盼早日找回秘笈，繳奉師父，便當自殺以謝師弟。」那婆婆道：「紫霞秘笈？那也未必是甚麼了不起的物事。你又怎地誤殺了師弟？」令狐冲當下又將桃谷六仙如何為自己治傷，如何六道真氣在體內交戰，如何師妹盜了師門秘笈來為自己治傷，如何自己拒絕而師弟陸大有強自誦讀，如何自己將之點倒，如何下手太重而致其死命等情一一說了。

那婆婆聽完，說道：「你師弟不是你殺的。」令狐冲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不是我殺的？」那婆婆道：「你真氣不純，點那處穴道，決計殺不了他。你師弟是旁人殺的。」令狐冲喃喃的道：「那是誰殺了陸師弟？」那婆婆道：「偷盜秘笈之人，雖然不一定便是害你師弟的兇手，但兩者多少會有些牽連。」

令狐冲吁了口長氣，胸口登時移去了一塊大石。他當時原也已經想到，自己輕輕點了陸大有的膻中穴，怎能制其死命？只內心深處隱隱覺得，就算陸大有不是自己點死，卻也是為了自己而死，男子漢大丈夫豈可推卸罪責，尋些藉口來為自己開脫？這些日子來岳靈珊和林平之親密異常，他傷心失望之餘，早感全無生趣，一心只往一個

「死」字上去想，此刻經那婆婆一提，立時心生莫大憤慨：「報仇！報仇！必當為陸師弟報仇！」

那婆婆又道：「你說體內有六道真氣相互交迸，可是我覺你脈象之中，卻有八道真氣，那是何故？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將不戒和尚為自己治病的情由說了。

那婆婆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閣下性情開朗，脈息雖亂，並無衰歇之象。我再彈琴一曲，請閣下品評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眷顧，弟子衷心銘感。」

那婆婆嗯了一聲，琴韻又再響起。這一次的曲調卻柔和之至，宛如一人輕輕歎息，又似是朝露暗潤花瓣，曉風低拂柳梢。

令狐冲聽不多時，眼皮便越來越沉重，心中只道：「睡不得，我在聆聽前輩撫琴，倘若睡著了，豈非大大不敬？」但雖竭力凝神，卻終於難以抗拒睡魔，不久眼皮合攏，再也睜不開來，身子軟倒在地，便即睡著了。睡夢之中，仍隱隱約約聽到柔和的琴聲，似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撫摸自己頭髮，像是回到了童年，在師娘的懷抱之中，受她親熱憐惜一般。

過了良久良久，琴聲止歇，令狐冲便即驚醒，忙爬起身來，不禁大是慚愧，說道：「弟子該死，不專心聆聽前輩雅奏，卻竟爾睡著了，當真好生惶恐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不用自責。我適才奏曲，原有催眠之意，盼能為你調理體內真氣。你倒試試自運內息，煩惡之情，可減少了些麼？」

令狐冲大喜，道：「多謝前輩。」當即盤膝坐地，潛運內息，只覺那八股真氣仍相互衝突，但以前那股胸口立時熱血上湧、嘔吐難忍的情景卻已大減，可是只運息片刻，又已頭暈腦脹，身子一側，倒在地下。綠竹翁忙趨前扶起，將他扶入房中。

那婆婆道：「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師功力深厚，所種下的真氣，非我淺薄琴音所能調理，反令閣下多受痛楚，甚是過意不去。」

令狐冲忙道：「前輩說那裏話來？得聞此曲，弟子已大為受益。」

綠竹翁提起筆來，在硯池中蘸了些墨，在紙上寫道：「懇請傳授此曲，終身受益。」令狐冲登時省悟，說道：「弟子斗膽求請前輩傳授此曲，以便弟子自行慢慢調理。」綠竹翁臉現喜色，連連點頭。

那婆婆並不即答，過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你琴藝如何？可否撫奏一曲？」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弟子從未學過，一竅不通，要從前輩學此高深琴技，實深冒昧，還請恕過弟子狂妄。」當下向綠竹翁長揖到地，說道：「弟子這便告辭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閣下慢走。承你慨贈妙曲，愧無以報，閣下傷重難愈，亦令人思之不安。竹姪，你明日以奏琴之法傳授令狐少君，倘若他有耐心，能在洛陽久留，那麼……那麼我這一曲〈清心普善咒〉便傳了給他，亦自不妨。」最後兩句話語聲細微，幾不可聞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便來小巷竹舍中學琴。綠竹翁取出一張焦尾桐琴，授以音律，說道：「樂律十二律，是為黃鐘、大呂、太簇、夾鐘、姑洗、中呂、蕤賓、林鐘、夷則、南呂、無射、應鐘。此是自古已有，據說當年黃帝命伶倫為律，聞鳳凰之鳴而製十二律。瑤琴七絃，具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一絃為黃鐘，三絃為宮調。五調為慢角、清商、宮調、慢宮、及蕤賓調。」當下依次詳加解釋。

令狐冲雖於音律一竅不通，但天資聰明，一點便透。綠竹翁甚是歡喜，當即授以指法，教他試奏一曲極短的〈碧霄吟〉。令狐冲學得幾遍，彈奏出來，雖有數音不準，指法生澀，但心中想著「碧霄」二字，卻洋洋然自有青天一碧、萬里無雲的空闊氣象。

一曲既終，那婆婆在隔舍聽了，輕嘆一聲，道：「令狐少君，你學琴如此聰明，多半不久便能學〈清心普善咒〉了。」綠竹翁道：

「姑姑，令狐兄弟今日初學，但彈奏這曲〈碧霄吟〉，琴中意象已比姪兒為高。琴為心聲，想是因他胸襟豁達之故。」令狐冲謙謝道：

「前輩過獎了，不知要到何年何月，弟子才能如前輩這般彈奏那〈笑傲江湖之曲〉。」

那婆婆失聲道：「你.....你也想彈奏那〈笑傲江湖之曲〉麼？」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道：「弟子昨日得聆前輩琴簫雅奏，心下甚是羨慕，那當然是痴心妄想，連綠竹前輩尚且不能彈奏，弟子又怎夠得上？」

那婆婆不語，過了半晌，低聲道：「倘若你能彈琴，自是大佳.....」語音漸低，隨後是輕輕的一聲嘆息。

如此一連二十餘日，令狐冲一早便到小巷竹舍中來學琴，直至傍晚始歸，中飯也在綠竹翁處吃，雖是青菜豆腐，卻比王家的大魚大肉吃得更有滋味，更妙在每餐都有好酒。綠竹翁酒量雖不甚高，備的酒卻是上佳精品。他於酒道所知極多，於天下美酒不但深明來歷，而且年份產地，一嘗即辨。令狐冲聽來聞所未聞，不但跟他學琴，更向他學酒，深覺酒中學問，比之劍道琴理，似也不遑多讓。

有幾日綠竹翁出去販賣竹器，便由那婆婆隔著竹簾教導。到得後來，令狐冲於琴中所提的種種疑難，綠竹翁常自無法解答，須得那婆婆親自指點。

但令狐冲始終未見過那婆婆一面，只是聽她語音輕柔，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，那像陋巷貧居的一個老婦？料想她雅善音樂，自幼深受薰冶，因之連說話的聲音也好聽了，至老不變。

一日令狐冲問道：「婆婆，我曾聽曲前輩言道，那一曲〈笑傲江湖〉，是從嵇康所彈的〈廣陵散〉中變化出來，而〈廣陵散〉則是抒寫聶政刺韓王之事。之前聽婆婆奏這〈笑傲江湖曲〉，卻多溫雅輕快之情，似與聶政慷慨決死的情景頗不相同，請婆婆指點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曲中溫雅之情，是寫聶政之姊的心情。他二人姊弟情深，聶政死後，他姊姊前去收屍，使其弟名垂後世。你能體會到琴韻中的差別，足見於音律頗有天份。」頓了一頓，聲音低了下來，說道：「你我如能相處時日多些，少君日後當能學得會這首〈笑傲江湖之曲〉，不過……那要瞧緣份了。」

令狐冲這些日子在綠竹巷中學琴，常聽著那婆婆溫雅親切的言談，想到婆婆年老，自己壽命也不久長，這等緣份不知何日便盡，心中一酸，說道：「但願婆婆健康長壽，弟子性命亦得多延時日，便可多得婆婆教誨。」

那婆婆嘆了口氣，溫言道：「人生無常，機緣難言。這〈笑傲江湖之曲〉，跟〈廣陵散〉的確略有不同。聶政奮刀前刺之時，音轉肅殺，聶政刺死韓王，其後為武士所殺，琴調轉到極高，再轉上去琴絃便斷；簫聲沉到極低，低到我那竹姪吹不出來，那便是聶政的終結。此後琴簫更有大段輕快跳躍的樂調，意思是說：俠士雖死，豪氣長存，花開花落，年年有俠士俠女笑傲江湖。人間俠氣不絕，也因此後段的樂調便繁花似錦。據史事云，聶政所刺的不是韓王，而是俠累，那便不足深究了。」

令狐冲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婆婆，您說得真好。弟子能得婆婆這般開導，再受十倍冤屈挫折，也不算甚麼。」

那婆婆不再言語，琴韻響起，又是奔放跳盪的樂音。

又過數日，那婆婆傳授了一曲〈有所思〉，這是漢時古曲，節奏宛轉。令狐冲聽了幾遍，依法撫琴。他不知不覺想起當日和岳靈珊兩小無猜、同遊共樂的情景，又想到瀑布中練劍，思過崖上送飯，小師妹對自己的柔情密意，後來無端來了個林平之，小師妹對待自己竟一日冷淡過一日。他心中淒楚，突然之間，琴調一變，竟爾出現了幾下福建山歌的曲調，正是岳靈珊那日下崖時所唱。他一驚之下，立時住

手不彈。

那婆婆溫言道：「這一曲〈有所思〉，你本來奏得極好，意與情融，深得曲理，想必你心中想到了往昔之事。只是忽然出現閩音，曲調似是俚歌，令人大為不解，卻是何故？」

令狐冲生性本來開朗，這番心事在胸中鬱積已久，那婆婆這二十多天來又對他極好，忍不住便吐露自己苦戀岳靈珊的心情。他只說了個開頭，便再難抑止，竟原原本本的將種種情由盡行說了，便將那婆婆當作自己的祖母、母親，或是親姊姊、妹妹一般，待得說完，這才大感慚愧，說道：「婆婆，弟子的無聊心事，嘮嘮叨叨的說了這半天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」

那婆婆輕聲道：「『緣』之一事，不能強求。古人道得好：『各有因緣莫羨人』。令狐少君，你今日雖然失意，他日未始不能另有佳耦。」

令狐冲大聲道：「弟子也不知能再活得幾日，室家之想，那是永遠不會有的了。」

那婆婆不再說話，琴音輕輕，奏了起來，卻是那曲〈清心普善咒〉。令狐冲聽得片刻，便已昏昏欲睡。那婆婆止了琴音，說道：「現下我起始授你此曲，大概有十日之功，便可學完。此後每日彈奏，往時功力雖不能盡復，多少總會有些好處。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那婆婆當即傳了曲譜指法，令狐冲用心記憶。

如此學了四日，第五日令狐冲又要到小巷去學琴，勞德諾忽然匆匆過來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師父吩咐，咱們明日要走了。」令狐冲一怔，道：「明日便走了？我……我……」想要說「我的琴曲還沒學全呢」，話到口邊，卻又縮回。勞德諾道：「師娘叫你收拾收拾，明兒

一早動身。」

令狐冲答應了，當下快步來到綠竹小舍，向婆婆道：「弟子明日要告辭了。」那婆婆一怔，半晌不語，隔了良久，才輕輕道：「去得這麼急！你……你這一曲還沒學全呢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弟子也這麼想。只是師命難違。再說，我們異鄉為客，也不能在人家家中久居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當下傳授曲調指法，與往日無異。

令狐冲與那婆婆相處多日，雖然從未見過她一面，但從琴音說話之中，知她對自己頗為關懷，無異親人。只是她性子淡泊，偶然說了一句關切的話，立即雜以他語，顯是不想讓他知道心意。這世上對令狐冲最關心的，本來是岳不羣夫婦、岳靈珊與陸大有四人，現今陸大有已死，岳靈珊全心全意放在林平之身上，師父師母對他又有了疑忌之意，他覺得真正的親人，倒只有綠竹翁和那婆婆二人了。這一日中，他幾次三番想跟綠竹翁陳說，要在這小巷中留居，既學琴簫，又學竹匠之藝，不再回歸華山派，但一想到岳靈珊的倩影，終究割捨不下，心想：「小师妹就算不理睬我，我每日只見她一面，縱然只見到她的背影，聽到一句她的說話聲音，也是好的。何況她又沒不睬我？」

傍晚臨別之際，對綠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戀之情，走到婆婆窗下，跪倒拜了幾拜，依稀見竹簾之中，那婆婆卻也跪倒還禮，聽她說道：「我傳你琴技，乃是報答你贈曲之德，令狐少君為何行此大禮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前輩眷顧，豈僅傳琴而已？弟子中心銘感，永不敢忘。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日得能再聆前輩雅奏。令狐冲但教不死，定當再來拜訪婆婆和竹翁。」心中忽想：「他二人年紀老邁，不知還有幾年可活，下次我來洛陽，未必再能見到。」言下想到人生如夢如露，

不由得聲音便哽咽了。

那婆婆道：「令狐少君，臨別之際，我有一言相勸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，前輩教誨，令狐冲不敢或忘。」

但那婆婆始終不說話，過了良久良久，才輕聲說道：「江湖風波險惡，少君性情仁厚，多多保重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心中一酸，躬身向綠竹翁告別。只聽得左首小舍中琴聲響起，奏的正是那〈有所思〉古曲。

次日岳不羣等一行向王元霸父子告別，坐舟沿洛水北上。王元霸祖孫五人直送到船上，盤纏酒菜，致送得十分豐盛。

自從那日王家駿、王家駒兄弟折斷了令狐冲的手臂，令狐冲和王家祖孫三代不再交言，此刻臨別，他也是翻起了一雙白眼，對他五人漠然而視，似乎眼前壓根兒便沒這個「金刀王家」一般。岳不羣對這個大弟子甚感頭痛，知他生性倔強，倘若硬要他向王元霸行禮告別，他當時師命難違，勉強順從，事後多半會去向王家尋仇搗蛋，反而多生事端，是以他自行向王元霸一再稱謝，於令狐冲的無禮神態只作不見。

令狐冲冷眼旁觀，見王家大箱小箱，大包小包，送給岳靈珊的禮物極多。一名名僕婦走上船來，呈上禮物，說道這是老太太送給岳姑娘路上吃的，又說這是大奶奶送給姑娘路上穿的，二奶奶送給姑娘船中戴的，簡直便將岳靈珊當作了親戚一般。岳靈珊歡然道謝，說道：「啊喲，我怎穿得了這許多，吃得了這許多？」

正熱鬧間，忽然一名敝衣老者走上船頭，叫道：「令狐少君！」令狐冲見是綠竹翁，不由得一怔，忙迎上躬身行禮。綠竹翁道：「我姑姑命我將這件薄禮送給令狐少君。」說著雙手奉上一個長長的包

裏，包袱布是印以白花的藍色粗布。令狐冲躬身接過，說道：「前輩厚賜，弟子拜領。」說著連連作揖。

王家駿、王家駒兄弟見他對一個身穿粗布衣衫的老頭兒如此恭敬，而對名滿江湖的金刀無敵王家爺爺卻連正眼也不瞧上一眼，自是十分有氣，若非礙著岳不羣夫婦和華山派眾師兄弟姊妹的面子，二人又要將令狐冲拉了出來，狠狠打他一頓，方出胸中惡氣。

眼見綠竹翁交了那包裹後，從船頭踏上跳板，要回到岸上，兩兄弟使個眼色，分從左右向綠竹翁擠了過去。二人一挺左肩，一挺右肩，只消輕輕一撞，這糟老頭兒還不摔下洛水之中？雖然岸邊水淺淹不死他，卻也大大削了令狐冲的面子。令狐冲見了，忙叫：「小心！」正要伸手去抓二人，陡然想起自己功力全失，別說這一下抓不住王氏兄弟，就算抓上了也全無用處。他只一怔之間，眼見王氏兄弟已撞到了綠竹翁身上。

王元霸叫道：「不可！」他在洛陽是有家有業之人，與尋常武人大不相同。他兩個孫兒年輕力壯，若將這個衰翁一下子撞死了，官府查究起來那可後患無窮。偏生他坐在船艙之中，正和岳不羣說話，來不及出手阻止。

但聽得波的一聲響，兩兄弟的肩頭已撞上了綠竹翁，驀地裏兩條人影飛起，撲通撲通兩響，王氏兄弟分從左右摔入洛水。那老翁便如是個鼓足了氣的大皮囊一般，王氏兄弟撞將上去，立即彈出。老翁自己卻渾若無事，仍顛巍巍的一步步從跳板走到岸上。

王氏兄弟一落水，船上登時一陣大亂，立時便有水手跳下水去，救了二人上來。此時方當春寒，洛水中雖已解凍，河水卻仍極冷。王氏兄弟不識水性，早已喝了好幾口河水，只凍得牙齒打戰，狼狽之極。王元霸正驚奇間，一看之下，更大吃一驚，只見兩兄弟的四條胳膊，都在左臂肩關節和右臂肘關節處脫了臼，便如當日二人折斷令狐

冲的胳膊一模一樣。兩人一面呼痛，一面破口大罵，四條手臂卻軟垂垂的懸在身邊。

王仲強見二子吃虧，縱身躍上岸去，搶在綠竹翁面前，攔住了他去路。

綠竹翁仍弓腰曲背，低著頭慢慢走去。王仲強喝道：「何方高人，到洛陽王家顯身手來著？」綠竹翁便如不聞，繼續前行，慢慢走到王仲強身前。

舟中眾人的眼光都射在二人身上。但見綠竹翁一步步上前，王仲強微張雙臂，擋在路心。漸漸二人越來越近，相距自一丈而五尺，自五尺而至三尺，綠竹翁又踏前一步，王仲強喝道：「去罷！」伸出雙手，往他背上猛力抓落。

眼見他雙手手指剛要碰到綠竹翁背脊，突然之間，他一個高大的身形騰空而起，飛出數丈。眾人驚呼聲中，他在半空中翻了半個筋斗，穩穩落地。倘若二人分從遠處急速奔至，相撞時有一人如此飛了出去，倒也不奇，奇在王仲強站著不動，而綠竹翁緩緩走近，卻陡然間將他震飛，即連岳不羣、王元霸這等高手，也瞧不出這老翁使了甚麼手法，竟這般將人震得飛出數丈之外。王仲強落下時身形穩實，絕無半分狼狽之態，不會武功之人還道他是自行躍起，顯了一手輕功。眾家丁轎夫拍手喝采，大讚王家二老爺武功了得。但跟著便見他臉色一變，額頭冒汗，雙臂顯然軟軟的下垂，便不敢再叫好了。

王元霸初見綠竹翁不動聲色的將兩個孫兒震得四條手臂脫臼，心下已十分驚訝，自忖這等本事自己雖然也有，但使出之時定然十分威猛霸道，決不能如這老頭兒那麼舉重若輕，也決不能如此迅捷，待見他又將兒子震飛卸臂，心下已非驚異，而是大為駭然。他知次子已得自己武功真傳，一手單刀固然使得沉穩狠辣，而拳腳上功夫和內功修為，也已不弱於自己壯年之時，但二人一招未交，便給對方震飛，更

不知不覺間給卸脫了雙臂關節，那是生平從所未見之事，眼見兒子吃了虧，忙叫道：「仲強，過來！」

王仲強忍住疼痛，勉力躍上船頭，吐了口唾沫，倖倖罵道：「這臭老兒，多半會使妖法！」王元霸喀喀兩聲，給兒子接上了關節，低聲問道：「身上覺得怎樣？沒受內傷麼？」王仲強搖了搖頭。王元霸心下盤算，憑自己本事，恐怕對付不了這老人，若要岳不羣出手相助，勝了也不光采，索性不提此事，含糊過去。眼見綠竹翁緩緩遠去，心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，尋思：「這老兒自是令狐冲的朋友，只因孫兒折斷了令狐冲兩條胳膊，他便來震斷他父子三人的胳膊還帳，再加上些利息。我在洛陽稱雄一世，難道到得老來，反要摔個大觔斗麼？」

這時王伯奮已將兩個姪兒關節脫臼處接上。兩乘轎子將兩個濕淋淋的少年抬回府去。

王元霸眼望岳不羣，說道：「岳先生，這人是甚麼來歷？老朽老眼昏花，可認不出這位高人。」岳不羣道：「冲兒，他是誰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便是綠竹翁。」

王元霸和岳不羣同時「哦」的一聲。那日他們雖曾同赴小巷，卻未見綠竹翁之面，而唯一識得綠竹翁的易師爺，在府門口送別後沒到碼頭來送行，是以誰都不識此人。

岳不羣指著那藍布包裹，問道：「他給了你些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打開包裹，露出一具短琴，琴身陳舊，顯是古物，琴尾刻著兩個篆字「燕語」；另有一本冊子，封面上寫著「清心普善咒」五字。令狐冲胸口一熱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岳不羣凝視著他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位前輩不但給了我一張瑤琴，還抄了琴譜給我。」翻開琴譜，但見每一頁都寫滿了簪花小楷，除了以琴字書明曲調之外，還詳細列明指法、絃法，以

及撫琴的種種關竅，紙張墨色，均是全新，顯是那婆婆剛寫就的。令狐冲想到這位前輩對自己如此眷顧，心下感動，眼中淚光瑩然，差點便掉下淚來。

王元霸和岳不羣見這冊子上所書確然全是撫琴之法，其中有些怪字，顯然也與那本《笑傲江湖之曲》中的怪字相似，雖然心下疑竇不解，卻也無話可說。岳不羣道：「這位綠竹翁真人不露相，原來是武林中一位高手。冲兒，你可知他是那一家那一派的？」他料想令狐冲縱然知道，也不會據實以答，只是這人武功太高，若不問明底細，心下終究不安。果然令狐冲說道：「弟子只跟隨這位前輩學琴，實不知他身負武功。」

當下岳不羣夫婦向王元霸和王伯奮、仲強兄弟拱手作別，起篙解纜，大船北駛。王元霸意興索然，心下惴惴，惟恐綠竹翁再來尋釁。

坐船駛出十餘丈，華山派眾弟子便紛紛議論。有的說那綠竹翁武功深不可測，有的為了討好林平之和岳靈珊，卻說這老兒未必有甚麼本領，王氏兄弟自己不小心才摔入洛水之中，王仲強只是不願跟這又老又貧的老頭子一般見識，這才躍起相避。但他為何在半空中自卸雙臂關節，可就難以解釋了。

令狐冲坐在後梢，也不去聽眾師弟師妹談論，自行翻閱琴譜，按照書上所示，以指按捺琴絃，生怕驚吵了師父師娘，只虛指作勢，不敢彈奏出聲。

岳夫人眼見坐船順風，行駛甚速，想到綠竹翁的詭異形貌、高強武功，心中思潮起伏，走到船頭，觀賞風景。看了一會，忽聽得丈夫的聲音在耳畔說道：「你瞧那綠竹翁是甚麼門道？」這句話正是她要問丈夫的，他雖先行問起，岳夫人仍然問道：「你瞧他是甚麼門道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這老兒行動詭異，手不動，足不抬，便將王家父子三人震得離身數丈，多半不是正派武功。他將王家父子的雙臂關節

卸脫，跟那日冲兒被卸關節的部位全然相同，擺明是為冲兒報仇來著。」

岳夫人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他對冲兒似乎甚好，不過也不像真的要對金刀王家生事。」

岳不羣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願此事就此了結，否則王老爺子一生英名，只怕未必有好結果呢。」隔了半晌，又道：「咱們雖然走的是水道，大家仍小心點的好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你說會有人上船來生事？」

岳不羣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咱們一直給蒙在鼓裏，到底那晚這十五名蒙面客是甚麼路道，還是不明所以。咱們在明，而敵人在暗，前途未必會很太平呢。」他自執掌華山一派以來，從未遇到過甚麼重大挫折，近月來卻深覺前途多艱，但到底敵人是誰，有甚麼圖謀，卻半點摸不著底細，正因為愈是無著力處，愈是心事重重。

他夫婦倆叮囑弟子日夜嚴加提防，但坐船自鞏縣附近入河，順流東下，竟沒半點意外。離洛陽越遠，眾人越放心，提防之心也漸漸懈了。

【十四】 論杯



祖千秋伸手入懷，掏了一隻酒杯出來，光潤柔和，竟是一隻羊脂白玉杯，只見他一隻又一隻，不斷從懷中取出酒杯。

這一日將到開封，岳不羣夫婦和眾弟子談起開封府的武林人物。岳不羣道：「開封府雖是大都，但武風不盛，像華老鏢頭、海老拳師、豫中三英這些人，武功和聲望都並沒甚麼了不起。咱們在開封看看名勝古蹟便是，不必拜客訪友，免得驚動人家。」

岳夫人微笑道：「開封府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，師哥怎地忘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大大有名？你說是……是誰？」岳夫人笑道：「『醫一人，殺一人。殺一人，醫一人。醫人殺人一樣多，賺錢蝕本都不做。』那是誰啊？」岳不羣微笑道：「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，那自是大大有名。不過這人脾氣太怪，咱們便去拜訪，他也未必肯見。」岳夫人道：「是啊，否則冲兒一直內傷難愈，咱們又來到了開

封，該當去求這位殺人名醫瞧瞧才是。」

岳靈珊奇道：「媽，甚麼叫做『殺人名醫』？既會殺人，又怎會是名醫？」

岳夫人微笑道：「這位平老先生，是武林中的一個怪……一位奇人，醫道高明之極，當真是著手成春，據說不論多麼重的疾病傷勢，只要他肯醫治，便決沒治不好的。不過他有個古怪脾氣。他說世上人多人少，老天爺和閻羅王心中自然有數。如他醫好許多人的傷病，死的人少了，難免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，對不起閻羅王。日後他自己死了之後，就算閻羅王不加工理會，判官小鬼定要跟他為難，只怕在陰間日子很不好過。」眾弟子聽著都笑了起來。

岳夫人續道：「因此他立下誓願，只要救活了一個人，便須殺一個人來抵數。又如他殺了一人，必定要救活一個人來補數。聽說他醫寓中掛著一幅大中堂，寫明：『醫一人，殺一人。殺一人，醫一人。醫人殺人一樣多，賺錢蝕本都不做。』他說這麼一來，老天爺不會怪他殺傷人命，閻羅王也不會怨他搶了陰世地府的生意。」眾弟子又都大笑。

岳靈珊道：「這位平一指大夫倒有趣得緊。怎麼他又取了這樣一個奇怪名字？他只有一根手指麼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好像不是一根手指的。師哥，你可知他為甚麼取這名字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平大夫十指俱全，他自稱『一指』，意思說：殺人醫人，俱只一指。要殺人，點人一指便死了，要醫人，也只用一根手指搭脈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。那麼他的點穴功夫定然厲害得很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那就不大清楚了，當真和這位平大夫動過手的，只怕也沒幾個。武林中的好手都知他醫道高明之極，人生在世，誰也難保沒三長兩短，說不定有一天會上門去求他，因此誰也不敢得罪了他。但若非迫不得已，也不敢貿然請他治病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為

甚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武林中人請他治病療傷，他定要那人先行立下重誓，病好傷愈之後，須得依他吩咐，去殺一個他所指定之人，這叫做一命抵一命。倘若他要殺的是個不相干之人，倒也罷了，要是他指定去殺的，竟是求治者的至親好友，甚或是父兄妻兒，那豈不是為難之極？」

眾弟子均道：「這位平大夫，可邪門得緊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這麼說來，你的傷是不能去求他治的了。」

令狐冲一直倚在後梢艙門邊，聽師父師娘述說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的怪癖，聽小師妹這麼說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是啊！只怕他治好我傷之後，叫我來殺了我的小師妹。」

華山羣弟子都笑了起來。

岳靈珊笑道：「這位平大夫跟我無冤無仇，為甚麼要你殺我？」她轉過頭去，問父親道：「爹，這平大夫到底是好人呢還是壞人？」岳不羣道：「聽說他行事喜怒無常，亦正亦邪，說不上是好人，也不能算壞人。說得好些，是個奇人，說得壞些，便是個怪人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只怕江湖上傳言，誇大其事，也是有的。到得開封府，我倒想去拜訪拜訪這位平大夫。」岳不羣和岳夫人齊聲喝道：

「千萬不可胡鬧！」岳靈珊見父親和母親的臉色都十分鄭重，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你想惹禍上身麼？這種人都見得的？」岳靈珊道：「見上一見，也會惹禍上身了？我又不是去求他治病，怕甚麼？」岳不羣臉一沉，說道：「咱們出來是遊山玩水，可不是惹事生非。」岳靈珊見父親動怒，便不敢再說了，但對這「殺人名醫平一指」卻充滿了好奇之心。

次日辰牌時分，舟至開封，但到府城尚有一段路程。

岳不羣笑道：「離這裏不遠有個地方，是咱岳家當年大出風頭之所，倒不可不去。」岳靈珊拍手笑道：「好啊，知道啦，那是朱仙鎮，是岳鵬舉岳爺爺大破金兀朮的地方。」凡學武之人，對抗金衛國的岳飛無不極為敬仰，朱仙鎮是昔年岳飛大破金兵之地，自是誰都想去瞧瞧。

岳靈珊第一個躍上碼頭，叫道：「咱們快去朱仙鎮，再趕到開封城中吃中飯。」

眾人紛紛上岸，令狐冲卻坐在後梢不動。岳靈珊叫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不去麼？」

令狐冲自失了內力之後，一直倦怠困乏，懶於走動，心想各人上岸遊玩，自己正好乘機學彈〈清心普善咒〉，又見林平之站在岳靈珊身畔，神態親熱，更是心冷，便道：「我沒力氣，走不動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好罷，你就在船裏歇歇。我到開封給你打幾斤好酒來。」

令狐冲見她和林平之並肩而行，快步走在眾人前頭，心中一酸，只覺那〈清心普善咒〉學會之後，即使真能治好自己內傷，卻又何必去治？這琴又何必去學？望著黃河中濁流滾滾東去，一霎時間，只覺人生悲苦，亦如流水滔滔無盡，這一牽動內力，丹田中立時大痛。

岳靈珊和林平之並肩而行，指點風物，細語喁喁，卻另是一般心情。

岳夫人扯了扯丈夫的衣袖，低聲道：「珊兒和平兒年輕，這般男女同行，在山野間渾沒要緊，到了大城市中卻是不妥，咱們二老陪陪他們罷。」岳不羣一笑，道：「你我年紀已經不輕，男女同行便渾沒要緊了。」岳夫人哈哈一笑，搶上幾步，走到女兒身畔。四人向行人問明途徑，逕向朱仙鎮而去。

將到鎮上，只見路旁有座大廟，廟額上寫著「楊將軍廟」四個金

字。岳靈珊道：「爹，我知道啦，這是楊再興楊將軍的廟，他誤走小商河，給金兵射死的。」岳不羣點頭道：「正是。楊將軍為國捐軀，令人好生敬仰，咱們進廟去瞻仰遺容，叩拜英靈。」見其餘眾弟子相距尚遠，四人不得等齊，先行進廟。

只見楊再興的神像粉面銀鎧，英氣勃勃，岳靈珊心道：「這位楊將軍生得好俊！」轉頭向林平之瞧了一眼，心下暗生比較之意。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廟外有人說道：「我說楊將軍廟供的一定是楊再興。」岳不羣夫婦聽得聲音，臉色均是一變，同時伸手按住劍柄。卻聽得另一人道：「天下姓楊的將軍甚多，怎麼一定是楊再興？說不定是後山金刀楊老令公，又說不定是楊六郎、楊七郎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單是楊家將，也未必是楊令公、楊六郎、楊七郎，或許是楊宗保、楊文廣呢？」另一人道：「為甚麼不能是楊四郎？」先一人道：「楊四郎投降番邦，決不會起一座廟來供他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譏刺我排行第四，就會投降番邦，是不是？」先一人道：「你排行第四，跟楊四郎有甚相干？」另一人道：「你排行第五，楊五郎五台山出家，你又為甚麼不去做和尚？」先一人道：「我如做和尚，你便得投降番邦。」

岳不羣夫婦聽到最初一人說話，便知是桃谷諸怪到了，當即打個手勢，和女兒及林平之一齊躲入神像之後。他夫婦躲在左首，岳靈珊和林平之躲在右首。

只聽得桃谷諸怪在廟外不住口的爭辯，卻不進來看個明白。岳靈珊暗暗好笑：「那有甚麼好爭的，到底是楊再興還是楊四郎，進來瞧瞧不就是了？」

岳夫人仔細分辨外面話聲，只是五人，心想餘下那人果然是給自己刺死了，自己和丈夫遠離華山躲避這五個怪物，防他們上山報仇，不料狹路相逢，還是在這裏碰上了，雖然尚未見到，但別的弟子轉眼

便到，如何能逃得過？心下好生擔憂。

只聽五怪愈爭愈烈，終於有一人道：「咱們進去瞧瞧，到底這廟供的是甚麼臭菩薩？」五人一擁而進。一人大聲叫了起來：「啊哈，你瞧，這裏不明明寫著『楊公再興之神』，這當然是楊再興了。」說話的是桃枝仙。

桃幹仙搔了搔頭，說道：「這裏寫的是『楊公再』，又不是『楊再興』。原來這個楊將軍姓楊，名字叫公再。唔，楊公再，楊公再，好名字啊，好名字。」桃枝仙大怒，大聲道：「這明明是楊再興，你胡說八道，怎麼叫做楊公再？」桃幹仙道：「這裏寫的明明是『楊公再』，可不是『楊再興』。」桃根仙道：「那麼『興之神』三個字是甚麼意思？」桃葉仙道：「興，就是高興，興之神，是精神很高興的意思。楊公再這姓楊的小子，死了有人供他，精神當然很高興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！」

桃花仙道：「我說這裏供的是楊七郎，果然不錯，我桃花仙大有先見之明。」桃枝仙怒道：「是楊再興，怎麼是楊七郎了？」桃幹仙也怒道：「是楊公再，又怎麼是楊七郎了？」

桃花仙道：「三哥，楊再興排行第幾？」桃枝仙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桃花仙道：「楊再興排行第七，是楊七郎。二哥，楊公再排行第幾？」桃幹仙道：「從前我知道的，現下忘了。」桃花仙道：

「我倒記得，他排行也是第七，因此是楊七郎。」桃根仙道：「這神像倘若是楊再興，便不是楊公再；如果是楊公再，便不是楊再興。怎麼又是楊再興，又是楊公再？」桃葉仙道：「大哥你有所不知。這個『再』字，是甚麼意思？『再』，便是再來一個之意，一定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，因此既是楊公再，又是楊再興。」餘下四人都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

突然之間，桃枝仙說道：「你說名字中有個『再』字，便要再來

一個，那麼楊七郎有七個兒子，那是眾所周知之事！」桃根仙道：「然則名字中有個千字，便生一千個兒子，有個萬字，便生一萬個兒子？」五人越扯越遠。岳靈珊幾次要笑出聲來，卻都強自忍住。

桃谷五怪又爭了一會，桃幹仙忽道：「楊七郎啊楊七郎，你只要保佑咱們六弟不死，老子向你磕幾個頭也是不妨。我這裏先磕頭了。」說著跪下磕頭。

岳不羣夫婦一聽，互視一眼，臉上均有喜色，心想：「聽他言下之意，那怪人雖中了一劍，卻並沒死。」這桃谷六仙莫名奇妙，他夫婦實不願結上這不知所云的冤家。

桃枝仙道：「倘若六弟死了呢？」桃幹仙道：「我便把神像打得稀巴爛，再在爛泥上撒泡尿。」桃花仙道：「就算你把楊七郎的神像打得稀巴爛，又撒上一泡尿，就算再拉上一堆屎，卻又怎地？六弟死都死了，你磕了頭，總之是吃了虧啦！」桃枝仙道：「言之有理，這頭且不忙磕，咱們去問個清楚，到底六弟的傷治得好呢，還是治不好。治得好再來磕頭，治不好便來拉尿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倘若治得好，不磕頭也治得好，這頭便不用磕了。倘若治不好，不拉尿也治不好，這尿便不用拉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六弟治不好，咱們大家便不拉尿？不拉尿，豈不是要脹死？」桃幹仙突然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六弟要是活不成，大夥兒不拉尿便不拉尿，脹死便脹死。」其餘四人也都大哭起來。

桃枝仙忽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六弟倘若不死，咱們白哭一場，豈不吃虧？去去去，問個明白，再哭不遲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這句話大有語病。六弟倘若不死，『再哭不遲』這四字，使用不著了。」五人一面爭辯，快步出廟。

岳不羣見五怪離去，向岳夫人道：「那人到底死活如何，事關重大，我去探個虛實。師妹，你和珊兒他們在這裏等我回來。」岳夫人

道：「你孤身犯險，沒有救應，我和你同去。」說著搶先出廟。岳不羣過去每逢大事，總是夫婦聯手，此刻聽妻子這麼說，知道拗不過她，也不多言。

兩人出廟後，遙遙望見桃谷五怪從一條小路轉入一個山坳。兩人不敢太過逼近，只遠遠跟著，好在五人爭辯之聲甚響，雖相隔甚遠，仍聽到五人的所在。沿著那條山路，經過十幾株大柳樹，只見一條小溪畔有幾間瓦屋，五怪的爭辯聲直響入瓦屋之中。

岳不羣輕聲道：「從屋後繞過去。」夫婦倆展開輕功，遠遠向右首奔出，又從里許之外兜了轉來。瓦屋後又是一排柳樹，兩人隱身柳樹之後。

猛聽得桃谷五怪齊聲怒叫：「你殺了六弟啦！」「怎……怎地剖開了他胸膛？」「要你這狗賊抵命。」「把你胸膛也剖了開來。」

「啊喲，六弟，你死得這麼慘，我……我們永遠不拉尿，跟著你一起脹死。」

岳不羣夫婦大驚：「怎麼有人剖了他們六弟的胸膛？」兩人打個手勢，彎腰走到窗下，從窗縫向屋內望去。

只見屋內明晃晃的點了七八盞燈，屋子中間放著一張大牀。牀上仰臥著一個全身赤裸的男子，胸口已讓人剖開，鮮血直流，雙目緊閉，似已死去多時，瞧他面容，正是那日在華山頂上身中岳夫人一劍的桃實仙。桃谷五怪圍在牀邊，指著一個矮胖子大叫大嚷。

這矮胖子腦袋極大，生一撇鼠鬚，搖頭晃腦，形相滑稽。他雙手都是鮮血，右手持著一柄雪亮的短刀，刀上也染滿了鮮血。他雙目直瞪桃谷五怪，過了一會，才沉聲道：「放屁放完了沒有？」桃谷五怪齊聲道：「放完了，你有甚麼屁放？臭不臭？」那矮胖子道：「這個活死人胸口中劍，你們給他敷了金創藥，千里迢迢的抬來求我救命。你們路上走得太慢，創口結疤，經脈都對錯了。要救他性命是可以

的，不過經脈錯亂，救活後武功全失，而且下半身癱瘓，沒法行動。這樣的廢人，醫好了又有甚麼用處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雖是廢人，總比死人好些。」那矮胖子怒道：「我要就不醫，要就全部醫好。醫成一個廢人，老子顏面何在？不醫了，不醫了！你們把這死屍抬去罷，老子決心不醫了。氣死我也，氣死我也！」

桃根仙道：「你說『氣死我也』，怎麼又不氣死？」那矮胖子雙目直瞪著他，冷冷的道：「我早就給你氣死了。你怎知我沒死？」桃幹仙道：「你既沒醫好我六弟的本事，幹麼又剖開了他胸膛？」那矮胖子冷冷的道：「我的外號叫作甚麼？」桃幹仙道：「你的狗屁外號有道是『殺人名醫』！」

岳不羣夫婦心中一凜，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原來這個形相古怪的矮胖子，居然便是大名鼎鼎的『殺人名醫』。不錯，普天下醫道之精，江湖上都說以這平一指為第一，那怪人身受重傷，他們來求他醫治，原在情理之中。」

只聽平一指冷冷的道：「我既號稱『殺人名醫』，殺個把人，又有甚麼希奇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殺人有甚麼難？我難道不會？你只會殺人，不會醫人，枉稱了這『名醫』二字。」平一指道：「誰說我不會醫人？我將這活死人的胸膛剖開，經脈重行接過，醫好之後，內外武功和沒受傷時一模一樣，這才是殺人名醫的手段。」

桃谷五怪大喜，齊聲道：「原來你能救活我們六弟，那可錯怪你了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你怎……怎麼還不動手醫治？六弟的胸膛給你剖開了，一直流血不止，再不趕緊醫治，便來不及了。」平一指道：

「殺人名醫是你還是我？」桃根仙道：「自然是你，那還用問？」平一指道：「既然是我，你怎知來得及來不及？再說，我剖開他胸膛後，本來早就在醫治，你們五個討厭鬼來囉唆不休，我怎麼醫法？我

叫你們去楊將軍廟玩上半天，再到牛將軍廟、張將軍廟去玩玩，為甚麼這麼快便回來了？」桃幹仙道：「快動手治傷罷，是你自己在囉唆，還說我們囉唆呢。」

平一指又瞪目向他凝視，突然大喝一聲：「拿針線來！」

他這麼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，桃谷五仙和岳不羣夫婦都吃了一驚，只見一個高高瘦瘦的婦人走進房來，端著一隻木盤，一言不發的放在桌上。這婦人四十來歲年紀，方面大耳，眼睛深陷，臉上全無血色。

平一指道：「你們求我救活這人，我的規矩，早跟你們說過了，是不是？」桃根仙道：「是啊。我們也早答允了，誓也發過了。不論要殺甚麼人，你吩咐下來好了，我們六兄弟無不遵命。」平一指道：「那就是了，現下我還沒想到要殺那一個人，等得想到了，再跟你們說。你們通統給我站在一旁，不許出一句聲，只要發出半點聲息，我立即停手，這人是死是活，我可再也不管了。」

桃谷六兄弟自幼同房而睡，同桌而食，從沒片刻停嘴，在睡夢中也常自爭辯不休。這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個個都滿腹言語，須得一吐方快，但想到只須說一個字，便送了六弟性命，唯有竭力忍住，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，又唯恐一不小心，放一個屁。

平一指從盤裏取過一口大針，穿上了透明的粗線，將桃實仙胸口的剖開處縫了起來。他十根手指又粗又短，便似十根胡蘿蔔一般，豈知動作竟靈巧之極，運針如飛，片刻間將一條九寸來長的傷口縫上了，隨即反手從許多磁瓶中取出藥粉、藥水，紛紛敷上傷口，又撬開桃實仙的牙根，灌下幾種藥水，然後用濕布抹去他身上鮮血。那高瘦婦人一直在旁相助，遞針遞藥，動作也極熟練。

平一指向桃谷五仙瞧了瞧，見五人唇動舌搖，個個急欲說話，便道：「此人還沒活，等他活了過來，你們再說話罷。」五人張口結

舌，神情尷尬之極。平一指「哼」了一聲，坐在一旁。那婦人將針線刀圭等物移了出去。

岳不羣夫婦躲在窗外，屏息凝氣，此刻屋內鴉雀無聲，窗外只須稍有動靜，屋內諸人立時便會察覺。

過了良久，平一指站起身來，走到桃實仙身旁，突然伸掌在桃實仙頭頂「百會穴」上重重一擊。六個人「啊」的一聲，同時驚呼出來。這六個人中五個是桃谷五仙，另一個竟是躺臥在牀、一直昏迷不醒的桃實仙。

桃實仙一聲呼叫，便即坐起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為甚麼打我頭頂？」平一指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老子不用真氣通你百會穴，你能好得這麼快麼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老子好得快好得慢，跟你又有甚麼相干？」平一指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好得慢了，豈非顯得我『殺人名醫』的手段不夠高明？你老是躺在我屋裏，豈不討厭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討厭我，老子走好了，希罕麼？」一骨碌站起身來，邁步便行。

桃谷五仙見他說走就走，好得如此迅速，都又驚又喜，跟隨其後，出門而去。

岳不羣夫婦心下駭然，均想：「平一指醫術果然驚人，而他內力也非同小可，適才在桃實仙頭頂百會穴上這一拍，定是以渾厚內力注入其體，這才能令他立時甦醒。」二人微一猶豫，見桃谷六仙已去得遠了，平一指站起身來，走向另一間屋中。

岳不羣向妻子打個手勢，兩人立即輕手輕腳的走開，直到離那屋子數十丈處，這才快步疾行。岳夫人道：「那殺人名醫內功好生了得，瞧他行事，又委實邪門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桃谷六怪既在這裏，這開封府就勢必是非甚多，咱們儘早離去罷，不用跟他們歪纏了。」岳夫人哼的一聲，畢生之中，近幾個月來所受委屈特多，丈夫以五嶽劍

派一派掌門之尊，居然不得不東躲西避，天下雖大，竟似無容身之所。他夫婦間無話不談，話題一涉及此事，卻都避了開去，以免同感尷尬。此刻想到桃實仙終得不死，心頭都如放下了一塊大石。

兩人回到楊將軍廟，只見岳靈珊、林平之和勞德諾等諸弟子均在後殿相候。岳不羣道：「回船去罷！」眾人均已得知桃谷五怪便在當地，誰也沒多問，便即匆匆回舟。

正要吩咐船家開船，忽聽得桃谷五仙齊聲大叫：「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在那裏？」

岳不羣夫婦及華山羣弟子臉色一齊大變，只見六個人匆匆奔到碼頭邊，桃谷五仙之外，另一個便是平一指。桃谷五仙認得岳不羣夫婦，遠遠望見，便即大聲歡呼，五人縱身躍起，齊向船上跳來。

岳夫人立即拔出長劍，運勁向桃根仙胸口刺去。岳不羣也已長劍出手，噹的一聲，將妻子的劍刃壓下，低聲囑咐：「不可魯莽！」只覺船身微微一沉，桃谷五仙已站在船頭。

桃根仙大聲道：「令狐冲，你躲在那裏？怎地不出來？」

令狐冲大怒，叫道：「我怕你們麼？為甚麼要躲？」

便在這時，船身微晃，船頭又多了一人，正是殺人名醫平一指。岳不羣暗自吃驚：「我和師妹剛回舟中，這矮子跟著也來了，莫非發現了我二人在窗外偷窺的蹤跡？桃谷五怪已極難對付，再加上這個厲害人物，岳不羣夫婦的性命，今日只怕要送在開封了。」

只聽平一指問道：「那一位是令狐兄弟？」言辭居然甚為客氣。令狐冲慢慢走到船頭，道：「在下令狐冲，不知閣下尊姓大名，有何見教。」

平一指向他上下打量，說道：「有人託我來治你之傷。」伸手抓住他手腕，一根食指搭上他脈搏，突然雙眉一軒，「咦」的一聲，過了一會，眉頭慢慢皺了攏來，又是「啊」的一聲，仰頭向天，左手不住搔頭，喃喃的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隔了良久，伸手去搭令狐冲另一隻手的脈搏，突然打了個噴嚏，說道：「古怪得緊，老夫生平從所未遇。」

桃根仙忍不住道：「那有甚麼奇怪？他心經受傷，我早已用內力真氣給他治過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還在說他心經受傷，明明是肺經不妥，若不是我用真氣通他肺經諸穴，這小子又怎活得到今日？」桃枝仙、桃葉仙、桃花仙三人也紛紛大發謬論，各執一辭，自居大功。

平一指突然大喝：「放屁，放屁！」桃根仙怒道：「是你放屁，還是我五兄弟放屁？」平一指道：「自然是你們六兄弟放屁！令狐兄弟體內，有兩道較強真氣，似乎是不戒和尚所注，另有六道較弱真氣，多半是你們六個大傻瓜的了。」

岳不羣夫婦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平一指果然了不起，他一搭脈搏，察覺冲兒體內有八道不同真氣，那倒不奇，奇在他居然說得出來歷，知道其中兩道來自不戒和尚。」

桃幹仙怒道：「為甚麼我們六人的較弱，不戒賊禿的較強？明明是我們的強，他的弱！」平一指冷笑道：「好不要臉！他一個人的兩道真氣，壓住了你們六個人的，難道還是你們較強？不戒和尚這老混蛋，武功雖強，卻毫無見識，他媽的，老混蛋！」

桃花仙伸出一根手指，假意也去搭令狐冲右手的脈搏，道：「以我搭脈所知，乃是桃谷六仙的真氣，將不戒和尚的真氣壓得沒法動……」突然間大叫一聲，那根手指猶如給人咬了一口，急縮不迭，叫道：「哎唷，他媽的！」

平一指哈哈大笑，十分得意。眾人均知他是以上乘內功借著令狐

冲的身子傳力，狠狠的將桃花仙震了一下。

平一指笑了一會，臉色一沉，道：「你們都給我在船艙裏等著，誰都不許出聲！」

桃葉仙道：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們為甚麼要聽你的話？」平一指道：「你們立過誓，要給我殺一個人，是不是？」桃枝仙道：「是啊，我們只答允替你殺一個人，卻沒答允聽你的話。」平一指道：

「聽不聽話，原在你們。但如我叫你們去殺了桃谷六仙中的桃實仙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桃谷五仙齊聲大叫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剛救活了他，怎麼又叫我們去殺他？」

平一指道：「你們五人，向我立過甚麼誓？」桃根仙道：「我們答允了你，倘若你救活了我們的兄弟桃實仙，你吩咐我們去殺一個人，不論要殺的是誰，都須照辦，不得推托。」平一指道：「不錯。我救活了你們的兄弟沒有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救活了！」平一指道：

「桃實仙是不是人？」桃葉仙道：「他當然是人，難道還是鬼？」平一指道：「好了，我叫你們去殺一個人，這個人便是桃實仙！」

桃谷五仙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覺此事太也匪夷所思，卻又難以辯駁。

平一指道：「你們倘若真的不願去殺桃實仙，那也可以通融。你們到底聽不聽我的話？我叫你們到船艙裏去乖乖的坐著，誰都不許亂說亂動。」桃谷五仙連聲答應，一晃眼間，五人均已雙手按膝，端莊而坐，要有多規矩便有多規矩。

令狐冲道：「平前輩，聽說你給人治病救命，有個規矩，救活之後，要那人去為你殺一人。」平一指道：「不錯，確是有這規矩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不願為你殺人，因此你也不用給我治病。」

平一指聽了這話，「哈」的一聲，又自頭至腳的向令狐冲打量了

一番，似在察看一件希奇古怪的物事一般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第一，你的病很重，我治不好。第二，就算治好了，自有人答應給我殺人，不用你親自出手。」

令狐冲自從岳靈珊移情別戀之後，雖已覺了無生趣，但忽然聽得這位號稱有再生之能的名醫斷定自己傷病已沒法治愈，心中卻也不禁感到一陣淒涼。

岳不羣夫婦又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甚麼人這麼大的面子，居然請得動『殺人名醫』到病人處來出診？這人跟冲兒又有甚麼交情？」

平一指道：「令狐兄弟，你體內有八道異種真氣，驅不出、化不掉、降不服、壓不住，是以為難。我受人之託，給你治病，不是我不願盡力，實在你的病因與真氣有關，非針灸藥石所能奏效，在下行醫以來，從未遇到過這等病象，無能為力，十分慚愧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倒出十粒朱紅色的丸藥，說道：「這十粒『鎮心理氣丸』，多含名貴藥材，製煉不易，你每十天服食一粒，可延百日之命。」

令狐冲雙手接過，說道：「多謝。」平一指轉過身來，正欲上岸，忽然又回頭道：「瓶裏還有兩粒，索性都給了你罷。」令狐冲不接，說道：「前輩如此珍視，這藥丸自有奇效，不如留著救人。晚輩多活十日八日，於人於己，都沒甚麼好處。」

平一指側頭又瞧了令狐冲一會，說道：「生死置之度外，確是大丈夫本色。原來如此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唉，可惜，可惜！慚愧，慚愧！」一顆大頭搖了幾搖，一躍上岸，快步而去。

他說來便來，說去便去，竟對華山派掌門人岳不羣全不理睬，視若無物。

岳不羣好生有氣，只船艙中還坐著五個要命的瘟神，如何打發，

可煞費周章。只見桃谷五仙坐著一動也不動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便如老僧入定一般。若命船家開船，勢必將五個瘟神一齊帶走，若不開船，不知他五人坐到甚麼時候，又不知是否會暴起傷人，以報岳夫人刺傷桃實仙的一劍之仇？

勞德諾、岳靈珊等都親眼見過他們撕裂成不憂的兇狀，此刻思之猶有餘悸，各人面面相覷，誰都不敢向五人瞧去。

令狐冲回身走進船艙，說道：「喂，你們在這裏幹甚麼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乖乖的坐著，甚麼也不幹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們要開船了，你們請上岸罷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平一指叫我們在船艙中乖乖的坐著，不許亂說亂動，否則便要我們去殺了我們兄弟。因此我們便乖乖的坐著，不敢亂說亂動。」令狐冲忍不住好笑，說道：「平大夫早就上岸去了，你們可以亂說亂動了！」桃花仙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萬一他瞧見我們亂說亂動，那可大事不妙。」

忽聽得岸上有個嘶啞的聲音叫道：「五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東西在那裏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他是在叫我們。」桃幹仙道：「為甚麼是叫我們？我們怎會是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？」那人又叫道：「這裏又有一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東西，平大夫剛給他治好了傷，你們要不要？如果不要，我就丟下黃河去餵大王八了。」

桃谷五仙一聽，呼的一聲，五個人並排從船艙中縱了出去，站在岸邊。只見那個相助平一指縫傷的中年婦人筆挺站著，左手平伸，提著個擔架，桃實仙便躺在架上。這婦人滿臉病容，力氣卻也真大，一隻手提了個百來斤的桃實仙再加上木製擔架，竟全沒當一回事。

桃根仙忙道：「當然要的，為甚麼不要？」桃幹仙道：「你為甚麼要說我們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？」

桃實仙躺在擔架之上，說道：「瞧你相貌，比我們更加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。」原來桃實仙經平一指縫好了傷口，服下靈丹妙藥，又給他在頂門一拍，輸入真氣，立時起身行走，但畢竟失血太多，行不多時，便又暈倒，給那中年婦人提了轉去。他受傷雖重，嘴頭上仍決不讓人，忍不住要和那婦人頂撞幾句。

那婦人冷冷的道：「你們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甚麼？」桃谷六仙齊道：「不知道，他怕甚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他最怕老婆！」桃谷六仙哈哈大笑，齊聲道：「他這麼一個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人，居然怕老婆，哈哈，可笑啊可笑！」那婦人冷冷的道：「有甚麼可笑？我就是他老婆！」桃谷六仙立時不作一聲。那婦人道：「我有甚麼吩咐，他不敢不聽。我要殺甚麼人，他便會叫你們去殺。」桃谷六仙齊道：「是，是！不知平夫人要殺甚麼人？」

那婦人的眼光向船艙中射去，從岳不羣看到岳夫人，又從岳夫人看到岳靈珊，逐一瞧向華山派羣弟子，每個人都給她看得心中發毛，各人都知道，只要這個形容醜陋、全無血色的婦人向誰一指，桃谷五仙立時便會將這人撕了，縱是岳不羣這樣的高手，只怕也難逃毒手。

那婦人的眼光慢慢收了回來，又轉向桃谷六仙臉上瞧去，六兄弟也是心中怦怦亂跳。那婦人「哈」的一聲，桃谷六仙齊道：「是，是！」那婦人又「哼」的一聲，桃谷六仙又一齊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此刻我還沒想到要殺之人。不過平大夫說道，這船中有一位令狐冲令狐公子，是他十分敬重的。你們須得好好服侍他，直到他死為止。他說甚麼，你們便聽甚麼，不得有違！」桃谷六仙皺眉道：「服侍到他死為止？」平夫人道：「不錯，服侍他到死為止。不過他已不過百日之命，在這一百天中，你們須得事事聽他吩咐。」

桃谷六仙聽說令狐冲已不過再活一百日，登時都高興起來，都道：「服侍他一百天，倒也不是難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平前輩一番美意，晚輩感激不盡。只是晚輩不敢勞動桃谷六仙照顧，便請他們上岸，晚輩這可要告辭了。」

平夫人臉上冷冰冰的沒半點喜怒之色，說道：「平大夫言道，令狐公子的內傷，是這六個混蛋害的，不但送了令狐公子一條性命，而且使得平大夫沒法醫治，大失面子，不能向囑託他的人交代，非重重責罰這六個混蛋不可。平大夫本來要他們依據誓言，殺死自己一個兄弟，現下從寬處罰，要他們服侍令狐公子。」她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這六個混蛋若不聽令狐公子的話，平大夫知道了，立即取他六人中一人的性命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令狐兄的傷既是由我們而起，我們服侍他一下，何足道哉？這叫做大丈夫恩怨分明。」桃枝仙道：「男兒漢為朋友雙脅插刀，尚且不辭，何況照料一下他的傷勢？」桃實仙道：「我的傷勢本來需人照料，我照料他，他照料我，有來有往，大家便宜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何況只服侍一百日，時日甚是有限。」桃根仙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古人聽得朋友有難，千里赴義，我六兄弟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……」平夫人白了白眼，逕自去了。

桃枝仙和桃幹仙抬了擔架，躍入船中。桃根仙等跟著躍入，叫道：「開船，開船！」

令狐冲見其勢無論如何不能拒卻他六人同行，便道：「六位桃兄，你們要隨我同行，那也未始不可，但對我師父師母必須恭敬有禮，這是我第一句吩咐。你們如不聽，我便不要你們服侍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桃谷六仙本來便是彬彬君子，天下知名，別說是你的師父師母，就算是你的徒子徒孫，我們也一般的禮敬有加。」

令狐冲聽他居然自稱是「彬彬君子」，忍不住好笑，向岳不羣道：「師父，這六位桃兄想乘咱們坐船東行，師父意下如何？」

岳不羣心想，這六人目前已不致向華山派為難，雖同處一舟，不

免是心腹之患，但瞧情形也沒法將他們攆走，好在這六人武功雖強，為人卻瘋瘋顛顛，若以智取，未始不能對付，便點頭道：「好，他們要乘船，那也不妨，只是我生性愛靜，不喜聽他們爭辯不休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岳先生此言錯矣，人生在世，幹甚麼有一張嘴巴？這張嘴除了吃飯之外，是還須說話的。又幹甚麼有兩隻耳朵？那自是聽人說話之用。你如生性愛靜，便辜負了老天爺造你一張嘴巴、兩隻耳朵的美意。」

岳不羣知道只須和他一接上口，他五兄弟的五張嘴巴一齊加入，不知要嘈到甚麼地步，打架固然打他們不過，辯論也辯他們不贏，當即微微一笑，提聲說道：「船家，開船！」

桃葉仙道：「岳先生，你要船家開船，便須張口出聲，倘若當真生性愛靜，該當打手勢叫他開船才是。」桃幹仙道：「船家在後梢，岳先生在中艙，他打手勢，船家看不見，那也枉然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他難道不能到後梢去打手勢麼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倘若船家不懂他的手勢，將『開船』誤作『翻船』，豈不糟糕？」

桃谷六仙爭辯聲中，船家已拔錨開船。

岳不羣夫婦不約而同的向令狐冲望了一眼，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，又互相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心中所想的是同一件事：「平一指說受人之託來給冲兒治病，從他話中聽來，那個託他之人在武林中地位甚高，以致他雖將華山派掌門人沒瞧在眼裏，對華山派的一個弟子卻偏偏十分客氣。到底是誰託了他給冲兒治病？他罵不戒和尚為『他媽的老混蛋』，自不會是受了不戒和尚之託。」

若在往日，他夫婦早就將令狐冲叫了過來，細問端詳，但此刻師徒間不知不覺已生出許多隔閡，二人均知還不是向令狐冲探問的時候。岳夫人想到江湖上第一名醫平一指也治不了令狐冲的傷，說他已只有百日之命，心下難過，禁不住掉下淚來。

順風順水，舟行甚速，這晚停泊處離蘭封已不甚遠。船家做了飯菜，各人正要就食，忽聽得岸上有人朗聲說道：「借問一聲，華山派諸位英雄，是乘這艘船的麼？」

岳不羣還沒答話，桃枝仙已搶著說道：「桃谷六仙和華山派的諸位英雄好漢都在船上，有甚麼事？」

那人歡然道：「這就好了，我們在這裏已等了一日一夜。快，快，拿過來。」

十多名大漢分成兩行，從岸旁的一個茅棚中走出，每人手中都捧著一隻朱漆匣子。一個空手的藍衫漢子走到船前，躬身說道：「敝上得悉令狐少俠身子欠安，甚是掛念，本當親來探候，只是實在來不及趕回，飛鴿傳書，特命小人奉上一些菲禮，請令狐少俠賞收。」一眾大漢走上船頭，將十餘隻匣子放在船上。

令狐冲奇道：「貴上不知是那一位？如此厚賜，令狐冲愧不敢當。」那漢子道：「令狐少俠福澤深厚，定可早日康復，還請多多保重。」說著躬身行禮，率領一眾大漢逕自去了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也不知是誰給我送禮，可真希奇古怪。」

桃谷五仙早就忍耐不住，齊聲道：「先打開瞧瞧。」五人七手八腳，將一隻隻朱漆匣子的匣蓋揭開，只見有的匣中裝滿了精致點心，有的是薰雞火腿之類的下酒物，更有人參、鹿茸、燕窩、銀耳一類珍貴滋補的藥材。最後兩盒卻裝滿了小小的金錠銀錠，顯是以備令狐冲路上花用，說是「菲禮」，為數可著實不菲。

桃谷五仙見到糖果蜜餞、水果點心，便抓起來塞入口中，大叫：「好吃，好吃！」

令狐冲翻遍了十幾隻匣子，既無信件名刺，亦無花紋表記，到底

送禮之人是誰，實無半分線索可尋，向岳不羣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弟子可真摸不著半點頭腦。這送禮之人既不像是有惡意，也不似是開玩笑。」說著捧了點心，先敬師父師娘，再分給眾師弟師妹。

岳不羣見桃谷六仙吃了食物，一無異狀，瞧模樣這些食物也不似下了毒藥，問令狐冲道：「你有江湖上的朋友是住在這一帶的麼？」令狐冲沉吟半晌，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八乘馬沿河馳來，有人叫道：「華山派令狐少俠是在這裏麼？」

桃谷六仙歡然大叫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！有甚麼好東西送來？」

那人叫道：「敝幫幫主得知令狐少俠來到蘭封，又聽說令狐少俠喜歡喝上幾杯，命小人物色到十六罈陳年美酒，專程趕來，請令狐少俠船中飲用。」八乘馬奔到近處，果見每一匹馬的鞍上都掛著兩罈酒。酒罈上有的寫著「極品貢酒」，有的寫著「陳年佳汾」，更有的寫著「紹興狀元紅」，十六罈酒竟似各不相同。

令狐冲見了這許多美酒，那比送甚麼給他都要歡喜，忙走上船頭，拱手說道：「恕在下眼拙，不知貴幫是那一幫？兄台尊姓大名？」

那漢子笑道：「敝幫幫主再三囑咐，不得向令狐少俠提及敝幫之名。他老人家言道，這一點小小禮物實在太過菲薄，再提敝幫的名字，實在不好意思。」他左手一揮，馬上乘客便將一罈罈美酒搬下，放上船頭。

岳不羣在船艙中凝神看這八名漢子，見個個身手矯捷，一手提一隻酒罈，輕輕一躍便上了船頭，這八人都沒甚麼了不起的武功，但顯然八人並非同一門派，看來同是一幫的幫眾，倒是不假。八人將十六罈酒送上船頭後，躬身向令狐冲行禮，便即上馬而去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可真奇怪了，不知是誰跟弟子開這個玩笑，送了這許多罈酒來。」岳不羣沉吟道：「莫非是田伯光？又莫非是不戒和尚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這兩人行事古裏古怪，或許是他們也未可知。喂！桃谷六仙，有大批好酒在此，你們喝不喝？」桃谷六仙笑道：「喝啊！喝啊！豈有不喝之理？」桃根仙、桃幹仙二人捧起兩罈酒來，拍去泥封，倒在碗中，果然香氣撲鼻。六人也不和令狐冲客氣，便即骨嘟嘟的喝酒。

令狐冲也去倒了一碗，捧到岳不羣面前，道：「師父，你請嘗嘗，這酒著實不錯。」岳不羣微微皺眉，「嗯」的一聲。勞德諾道：「師父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這酒不知是誰送來，焉知酒中沒古怪。」岳不羣點點頭，道：「冲兒，還是小心些兒的好。」

令狐冲一聞到醇美的酒香，那裏還忍耐得住，笑道：「弟子已命不久長，這酒中有毒無毒，也沒多大分別。」雙手捧碗，幾口喝了個乾淨，讚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

只聽得岸上也有人大聲讚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令狐冲舉目往聲音來處望去，只見柳樹下有個衣衫襤褸的落魄書生，右手搖著一柄破扇，仰頭用力嗅著從船上飄去的酒香，說道：「果然是好酒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位兄台，你並沒品嚐，怎知此酒美惡？」那書生道：「你一聞酒氣，便該知道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鍋頭汾酒，豈有不好之理？」

令狐冲自得綠竹翁悉心指點，於酒道上的學問已著實不凡，早知這是六十年左右的三鍋頭汾酒，但要辨出不多不少恰好是六十二年，卻所難能，料想這書生多半是誇張其辭，笑道：「兄台若是不嫌，便請過來喝幾杯如何？」

那書生搖頭晃腦的道：「你我素不相識，萍水相逢，一聞酒香，已是干擾，如何再敢叨兄美酒，那是萬萬不可，萬萬不可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聞兄之言，知是酒國前輩，在下正要請教，便請下舟，不必客氣。我師父岳先生、師娘岳夫人也都在舟中。」

那書生慢慢踱將過來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原來是華山派眾位英傑，請了！晚生姓祖，祖宗之祖。當年祖逖聞雞起舞，那便是晚生的遠祖了。晚生雙名千秋，千秋者，百歲千秋之意。不敢請教兄台尊姓大名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複姓令狐，單名一個冲字。」那祖千秋道：「姓得好，姓得好，這名字也好！當年唐朝令狐楚、令狐綯，都是做過宰相的大人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從跳板走上船頭。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我請你喝酒，便甚麼都好了。」當即斟了一碗酒，遞給祖千秋，道：「請喝酒！」只見他五十來歲年紀，焦黃面皮，一個酒糟鼻，雙眼無神，疏疏落落的幾根鬍子，衣襟上一片油光，兩隻手伸了出來，十根手指甲中都是黑黑的污泥。他身材瘦削，卻挺著個大肚子。

祖千秋見令狐冲遞過酒碗，卻不便接，說道：「令狐兄雖有好酒，卻無好器皿，可惜啊可惜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旅途之中，只有些粗碗粗盞，祖先生將就著喝些。」祖千秋搖頭道：「萬萬不可，萬萬不可！你對酒具如此馬虎，於飲酒之道，顯是未明其中三昧。飲酒須得講究酒具，喝甚麼酒，使用甚麼酒杯。喝汾酒當用玉杯，唐人有詩云：『玉碗盛來琥珀光。』可見玉碗玉杯，能增酒色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

祖千秋指著一罈酒，說道：「這一罈關外白酒，酒味是極好的，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氣，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飲，那就醇美無比，須知玉杯增酒之色，犀角杯增酒之香，古人誠不我欺。」

令狐冲在洛陽曾聽綠竹翁談論講解，於天下美酒的來歷、氣味、釀酒之道、窖藏之法，已十知八九，但對酒具卻一竅不通，此刻聽祖千秋侃侃而談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。

只聽他又道：「至於飲葡萄酒嘛，當然要用夜光杯了。古人詩云：『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』要知葡萄美酒作艷紅之色，我輩鬚眉男兒飲之，未免豪氣不足。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後，酒色便與鮮血一般無異，飲酒有如飲血。岳武穆詞云：『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』，豈不壯哉！」

令狐冲連連點頭，他讀書甚少，聽得祖千秋引證詩詞，於文義不甚了了，只是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一句，確是豪氣干雲，令人胸懷大暢。

祖千秋指著一罈酒道：「至於這高粱美酒，乃是最古之酒。夏禹時儀狄作酒，禹飲而甘之，那便是高粱酒了。令狐兄，世人眼光短淺，只道大禹治水，造福後世，殊不知治水甚麼的，那也罷了，大禹真正的大功，你可知道麼？」

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齊聲道：「造酒！」祖千秋道：「正是！」八人一齊大笑。

祖千秋又道：「飲這高粱酒，須用青銅酒爵，始有古意。至於那米酒呢，上佳米酒，其味雖美，失之於甘，略稍淡薄，當用大斗飲之，方顯氣概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在下草莽之人，少了學問。不明白這酒漿和酒具之間，竟有這許多講究。」

祖千秋拍著一隻寫著「百草美酒」字樣的酒罈，說道：「這百草美酒，乃採集百草，浸入美酒，故酒氣清香，如行春郊，令人未飲先醉。飲這百草酒須用古藤杯。百年古藤彫而成杯，以飲百草酒則大增

芳香之氣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百年古藤，倒是很難得的。」祖千秋正色道：「令狐兄言之差矣，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，可就更為難得。你想，百年古藤，儘可求之於深山野嶺，但百年美酒，人人想飲，一飲之後，便沒有了。一隻古藤杯，就算飲上千次萬次，還是好端端的一隻古藤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在下無知，承先生指教。」

岳不羣一直在留神聽那祖千秋說話，聽他言辭誇張，卻又非無理，眼見桃枝仙、桃幹仙等捧起了那罈百草美酒，倒得滿桌淋漓，全沒當是十分珍貴的美酒。岳不羣雖不嗜飲，卻聞到酒香撲鼻，甚是醇美，情知那確是上佳好酒，桃谷六仙如此糟蹋，未免可惜。

祖千秋又道：「飲這紹興狀元紅須用古瓷杯，最好是北宋瓷杯，五代瓷杯當然更好，吳越國龍泉哥窯弟窯青瓷最佳，不過那太難得。南宋瓷杯勉強可用，但已有衰敗氣象，至於元瓷，則不免粗俗了。飲這罈梨花酒呢？那該當用翡翠杯。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：『紅袖織綾誇柿蒂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』你想，杭州酒家在西湖邊上賣這梨花酒，酒家旁一株柿樹，花蒂垂謝，有如胭脂，酒家女穿著綾衫，紅袖當爐，玉顏勝雪，映著酒家所懸滴翠也似的青旗，這嫣紅翠綠的顏色，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。至於飲這玉露酒，當用琉璃杯。玉露酒中有如珠細泡，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飲，方可見其佳處。」

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嘟嘟嘟，吹法螺！」說話之人正是岳靈珊，她伸著右手食指，刮自己右頰。岳不羣道：「珊兒不可無理，這位祖先生說的大有道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甚麼大有道理？喝幾杯酒助助興，那也罷了，成日成晚的喝酒，又有這許多講究，豈是英雄好漢之所為？」

祖千秋搖頭晃腦的道：「這位姑娘言之差矣。漢高祖劉邦，是不是英雄？當年他若不是大醉之後劍斬白蛇，如何能成漢家數百年基業？樊噲是不是好漢？那日鴻門宴上，樊將軍盾上割肉，大斗喝酒，豈非壯士哉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先生既知此是美酒，又說英雄好漢，非酒不歡，卻何以不飲？」

祖千秋道：「我早說過，若無佳器，徒然糟蹋了美酒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你胡吹大氣，說甚麼翡翠杯、夜光杯，世上那有這等酒杯？就算真的有，也不過一兩隻，又有誰能一起齊備了的？」祖千秋道：「講究品酒的雅士，當然具備。似你們這等牛飲驢飲，自然甚麼粗杯粗碗都能用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你是不是雅士？」祖千秋道：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三分風雅是有的。」桃葉仙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那麼喝這八種美酒的酒杯，你身上帶了幾隻？」祖千秋道：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每樣一隻是有的。」

桃谷六仙齊聲叫嚷：「牛皮大王，牛皮大王！」

桃根仙道：「我跟你打個賭，你如身上有這八隻酒杯，我一隻一隻都吃下肚去。你要是沒有，那又如何？」祖千秋道：「就罰我將這些酒杯酒碗，也一隻隻都吃下肚去！」

桃谷六仙齊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且看他怎生……」

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祖千秋伸手入懷，掏了一隻酒杯出來，光潤柔和，竟是一隻羊脂白玉杯。桃谷六仙吃了一驚，便不敢再說下去，只見他一隻又一隻，不斷從懷中取出酒杯，果然是翡翠杯、犀角杯、古藤杯、青銅爵、夜光杯、琉璃杯、古瓷杯無不具備。他取出八隻酒杯後，還繼續不斷取出，金光燦爛的金杯、鏤刻精致的銀杯、花紋斑斕的石杯，此外更有象牙杯、虎齒杯、牛皮杯、竹筒杯、紫檀杯等等，或大或小，種種不一。

眾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誰也料想不到這窮酸懷中，竟然藏了這許多珍貴酒杯。

祖千秋得意洋洋的向桃根仙道：「怎樣？」

桃根仙臉色慘然，道：「我輸了，我吃八隻酒杯便是。」拿起那隻古藤杯，格的一聲，咬成兩截，將小半截塞入口中，咕咕咯咯的一陣咀嚼，便吞下肚中。

眾人見他說吃當真便吃，將半隻古藤杯嚼得稀爛，吞下肚去，無不駭然。

桃根仙一伸手，又去拿那隻犀角杯，祖千秋左手撩出，去切他脈門。桃根仙右手一沉，反拿他手腕，祖千秋中指彈向他掌心，桃根仙愕然縮手，道：「你不給我吃了？」祖千秋道：「在下服了你啦，我這八隻酒杯，就算你都已吃下了肚去便是。你有這股狠勁，我可捨不得了。」眾人又都大笑。

岳靈珊初時對桃谷六仙甚是害怕，但相處時刻既久，見他們不露兇悍之氣，而行事說話滑稽可親，便大著膽子向桃根仙道：「喂，這隻古藤杯的味道好不好？」

桃根仙舐唇咂舌，嗒嗒有聲，說道：「苦極了，有甚麼好吃？」

祖千秋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給你吃了一隻古藤杯，可壞了我的大事。唉，沒了古藤杯，這百草酒用甚麼杯來喝才是？只好用一隻木杯來將就將就了。」他從懷中掏出一塊手巾，拿起半截給桃根仙咬斷的古藤杯抹了一會，又取過檀木杯，裏裏外外的拭抹不已，只是那塊手巾又黑又濕，不抹倒也罷了，這麼一抹，顯然越抹越髒。他抹了半天，才將木杯放在桌上，八隻一列，將其餘金杯、銀杯等都收入懷中，然後將汾酒、葡萄酒、紹興酒等八種美酒，分別斟入八隻杯裏，吁了一口長氣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令狐仁兄，這八杯酒，你逐一喝下，然後我陪你喝八杯。咱們再來細細品評，且看和你以前所喝之酒，有何不同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好！」端起木杯，將酒一口喝下，只覺一股辛辣之氣直鑽入腹中，不由得心中一驚，尋思道：「這酒味怎地如此古怪？」

祖千秋道：「我這些酒杯，實是飲者至寶。只是膽小之徒，嘗到酒味有異，喝了第一杯後，第二杯便不敢再喝了。古往今來，能連飲八杯者，絕無僅有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就算酒中有毒，令狐冲早就命不久長，給他毒死便毒死便了，何必輸這口氣？」當即端起酒杯，又連飲兩杯，只覺一杯極苦而另一杯甚澀，決非美酒之味，再拿起第四杯酒時，桃根仙忽然叫道：「啊啣，不好，我肚中發燒，有團炭火。」

祖千秋笑道：「你將我半隻古藤酒杯吃下肚中，豈有不肚痛之理？這古藤堅硬如鐵，在肚子裏是化不掉的，快些多吃瀉藥，瀉了出來，倘若瀉不出，只好去請殺人名醫平大夫開肚剖腸取出來了。」

令狐冲心念一動；「他這八隻酒杯之中必有怪異。桃根仙吃了那隻古藤杯，就算古藤堅硬不化，也不過肚中疼痛，那有發燒之理？嘿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他的毒藥越毒越好。」一仰頭，又喝了一杯。

岳靈珊忽道：「大師哥，這酒別喝了，酒杯之中說不定有毒。你刺瞎了那些人的眼睛，可須防人暗算報仇。」

令狐冲淒然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位祖先生是個豪爽漢子，諒他也不會暗算於我。」內心深處，似乎反盼望酒中有毒，自己飲下即死，屍身躺在岳靈珊眼前，也不知她是否有點兒傷心？當即又喝了兩杯。這第六杯酒又酸又鹹，更有些臭味，別說當不得「美酒」兩字，便連這「酒」字，也加不上去。他吞下肚中之時，不由得眉頭微微一皺。

桃幹仙見他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忍不住也要試試，說道：「這兩杯給我喝罷。」伸手去取第七杯酒。祖千秋揮扇往他手背擊落，笑道：

「慢慢來，輪著喝，每個人須得連喝八杯，方知酒中真味。」桃幹仙見他扇子一擊之勢極是沉重，若給擊中了，只怕手骨也得折斷，一翻身便去抓他扇子，喝道：「我偏要先喝這杯，你待怎地？」

祖千秋的扇子本來摺成一條短棍，為桃幹仙手指抓到之時，突然間呼的一聲張開，扇緣便往他食指上彈去。這一下出其不意，桃幹仙險遭彈中，急忙縮手，食指上已微微一麻，啊啊大叫，向後退開。祖千秋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快些將這兩杯酒喝了……」

令狐冲更不多想，將餘下的兩杯酒喝了。這兩杯酒臭倒不臭，卻是一杯刺喉有如刀割，一杯藥氣沖鼻，這那裏是酒，比之最濃冽的草藥，藥氣還更重了三分。

桃谷六仙見他臉色怪異，都極感好奇，問道：「八杯酒喝下之後，味道怎樣？」

祖千秋搶著道：「八杯齊飲，甘美無窮。古書上是有得說的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胡說八道，甚麼古書？」突然之間，也不知他使了甚麼古怪暗號，四人同時搶上，分別抓住了祖千秋的四肢。桃谷六仙抓人手足的手法既怪且快，突如其來，似鬼似魅，饒是祖千秋武功了得，還是給桃谷四仙抓住手足，提將起來。

華山派眾人見過桃谷四仙手撕成不憂的慘狀，忍不住齊聲驚呼。

祖千秋心念電閃，立即大呼：「酒中有毒，要不要解藥？」

抓住祖千秋手足的桃谷四仙都已喝了不少酒，聽得「酒中有毒」四字，都是一怔。

祖千秋所爭的正是四人這片刻之間的猶豫，突然大叫：「放臭屁，放臭屁了！」桃谷四仙只覺手中一滑，登時便抓了個空，跟著

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船篷頂上穿了個大孔，祖千秋破篷而遁，不知去向。桃根仙和桃枝仙兩手空空，桃花仙和桃葉仙手中，卻分別多了一隻臭襪，一隻沾滿了爛泥的臭鞋。

桃谷五仙身法也是快極，一晃之下，齊到岸上，祖千秋卻已影蹤不見。五人正要展開輕功去追，忽聽得長街盡頭有人呼道：「祖千秋你這壞蛋臭東西，快還我藥丸來，少了一粒，我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！」那人大聲呼叫，迅速奔來。桃谷五仙聽到有人大罵祖千秋，深合我意，都要瞧瞧這位如此夠朋友之人是怎樣一號人物，當即停步不追，往那人瞧去。

但見一個肉球氣喘吁吁的滾來，越滾越近，才看清楚這肉球居然是個活人。此人極矮極胖，說他是人，實在頗為勉強。此人頭頸是決計沒有，一顆既扁且闊的腦袋安在雙肩之上，便似初生下地之時，給人重重當頭一鎚，打得他腦袋擠下，臉頰口鼻全都向橫裏扯了開去。眾人一見，無不暗暗好笑，均想：「那平一指也是矮胖子，但和此人相比，卻是全然小巫見大巫了。」平一指不過矮而橫闊，此人卻腹背俱厚，兼之手足短到了極處，似乎只有前臂而無上臂，只有大腹而無小腹。

此人來到船前，雙手一張，老氣橫秋的問道：「祖千秋這臭賊躲到那裏去了？」桃根仙笑道：「這臭賊逃走了，他腳程好快，你這麼慢慢滾啊滾的，定然追他不上。」

那人睜著圓溜溜的小眼向他一瞪，哼了一聲，突然大叫：「我的藥丸，我的藥丸！」雙足一彈，一個肉球衝入船艙，嗅了幾嗅，抓起桌上一隻空著的酒杯，移近鼻端聞了一下，登時臉色大變。他臉容本就十分難看，這一變臉，更是奇形怪狀，難以形容，委實是傷心到了極處。他將餘下七杯逐一拿起，嗅一下，說一句：「我的藥丸！」說了八句「我的藥丸」，哀苦之情更是不忍卒睹，忽然往地下一坐，放聲大哭。

桃谷五仙更加好奇，一齊圍在身旁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哭？」
「是祖千秋欺侮你嗎？」「不用難過，咱們找到這臭賊，把他撕成四塊，給你出氣。」

那人哭道：「我的藥丸給他和酒喝了，便殺.....殺了這臭賊，也.....也.....沒用啦。」令狐冲心念一動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藥丸？」

那人垂淚道：「我前後足足花了一十二年時光，採集千年人參、伏苓、靈芝、鹿茸、首烏、靈脂、熊膽、三七、麝香種種珍貴之極的藥物，九蒸九晒，製成八顆起死回生的『續命八丸』，卻給祖千秋這天殺的偷了去，混酒喝了。」

令狐冲大驚，問道：「你這八顆藥丸，味道可是相同？」那人道：「當然不同。有的極臭，有的極苦，有的入口如刀割，有的辛辣如火炙。只要吞服了這『續命八丸』，不論多大的內傷外傷，定然起死回生。」

令狐冲一拍大腿，叫道：「糟了，糟了！這祖千秋將你的續命八丸偷了來，不是自己吃了，而是.....而是.....」那人問道：「而是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而是混在酒裏，騙我吞下了肚中。我不知酒中有珍貴藥丸，還道他是下毒呢。」

那人怒不可遏，罵道：「下毒，下毒！下你奶奶個毒！當真是你吃了我這續命八丸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祖千秋在八隻酒杯之中，裝了美酒給我飲下，確是有的極苦，有的甚臭，有的猶似刀割，有的好似火炙。甚麼藥丸，我可沒瞧見。」那人瞪眼向令狐冲凝視，一張胖臉上的肥肉不住跳動，突然一聲大叫，身子彈起，便向令狐冲撲去。

桃谷五仙見他神色不善，早有提防，他身子剛縱起，桃谷四仙出手如電，已分別拉住他四肢。

令狐冲忙叫：「別傷他性命！」

可是說也奇怪，那人雙手雙足給桃谷四仙拉住了，四肢反而縮攏，更似一個圓球。桃谷四仙大奇，一聲呼喝，將他四肢拉了開來，但見這人的四肢越拉越長，手臂大腿，都從身體中伸展出來，便如一隻烏龜的四隻腳給人從殼裏拉了出來一般。

令狐冲又叫：「別傷他性命！」

桃谷四仙手勁稍鬆，那人四肢立時縮攏，又成了一個圓球。桃實仙躺在擔架之上，大叫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這是甚麼功夫？」桃谷四仙使勁向外一拉，那人的手足又長了尺許。岳靈珊等女弟子瞧著，無不失笑。

桃根仙道：「喂，我們將你身子手足拉長，可俊得多啦。」

那人大叫：「啊哟，不好！」桃谷四仙一怔，齊道：「怎麼？」手上勁力略鬆。那人四肢猛地一縮，從桃谷四仙手中滑了出來，砰的一聲響，船底已給他撞破一個大洞，從黃河中逃走了。

眾人齊聲驚呼，只見河水不絕從破洞中冒將上來。

岳不羣叫道：「各人取了行李物件，躍上岸去。」

船底撞破的大洞有四尺方圓，河水湧進極快，過不多時，船艙中水已齊膝。好在那船泊在岸邊，各人都上了岸。船家愁眉苦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不用發愁，這船值得多少銀子，加倍賠你便是。」心中好生奇怪：「我和那祖千秋素不相識，為甚麼他要盜了如此珍貴的藥物來騙我服下？」微一運氣，只覺丹田中一團火熱，但體內的八道真氣仍衝突來去，不能聚集。

【十五】 灌藥



枕上躺著一張更沒半點血色的臉蛋，一頭三尺來長的頭髮散在布被之上，稀疏淡黃。那姑娘約莫十七八歲年紀，面貌倒也清秀，低聲叫道：「爹！」卻不睜眼。

當下勞德諾去另僱一船，將各物搬了上去。令狐冲拿了幾錠不知是誰所送的銀子，賠給那撞穿了船底的船家。岳不羣覺當地異人甚多，來意不明，希奇古怪之事層出不窮，當以儘早離開這是非之地為宜，只天色已黑，河水急湍，不便夜航，只得在船中歇了。

桃谷五仙兩次失手，先後給祖千秋和那肉球人逃走，實是生平罕有之事，六兄弟自吹自擂，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，但不論如何自圓其說，必有人挑眼。六人喝了一會悶酒，也就睡了。

岳不羣躺在船艙中，耳聽河水拍岸，思湧如潮。過了良久，迷迷

糊糊中忽聽得岸上腳步聲響，由遠而近，當即翻身坐起，從船窗縫中向外望去。月光下見兩個人影迅速奔來，其中一人突然右手一舉，兩人都在數丈外站定。

岳不羣知這二人倘若說話，語音必低，當即運起「紫霞神功」，登時耳目加倍靈敏，聽覺視力均可及遠，只聽一人道：「就是這艘船，稍早華山派那老兒僱了船後，我已在船篷上做了記號，不會弄錯的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好，咱們就去回報諸師伯。師哥，咱們『百藥門』幾時跟華山派結上了樑子啊？為甚麼諸師伯要這般大張旗鼓的截攔他們？」

岳不羣聽到「百藥門」三字，吃了一驚，微微打個寒噤，略一疏神，紫霞神功的效力便減，只聽得先一人說道：「……不是截攔……諸師伯是受人之託，欠了人家的情，打聽一個人……倒不是……」那人說話的語音極低，斷斷續續的聽不明白，待得再運神功，卻聽得腳步聲漸遠，二人已然走了。

岳不羣尋思：「我華山派怎地會跟『百藥門』結下了樑子？那個甚麼諸師伯，多半便是『百藥門』的掌門人諸草仙了。此人外號『毒不死人』，據說他下毒的本領高明之極，下毒而毒死人，人人都會，毫不希奇，這人下毒之後，遭毒者卻並不斃命，只是身上或如千刀萬剮，或如蟲鑽蟻噬，總之是生不如死，卻又是求死不得，除了受他擺布之外，更無別條道路可走。江湖上將『百藥門』與雲南『五仙教』並稱為武林中兩大毒門，雖然『百藥門』比之『五仙教』聽說還頗不如，究竟也非同小可。這姓諸的要大張旗鼓的來跟我為難，『受人之託』，受了誰的託啊？」想來想去，只有兩個緣由：其一，百藥門是由劍宗封不平等人邀了來和自己過不去；其二，令狐冲所刺瞎的一十五人之中，有百藥門的朋友在內。

忽聽得岸上有一個女子聲音低聲問道：「到底你家有沒有甚麼辟邪劍譜啊？」正是女兒岳靈珊，不必聽第二人說話，另一人自然是林

平之了，不知何時，他二人竟爾到了岸上。岳不羣心下恍然，女兒和林平之近來情愫日增，白天為防旁人恥笑，不敢太露形跡，卻在深宵中到岸上相聚。只因發覺岸上來了敵人，這才運功偵查，否則運這紫霞功頗耗內力，等閒不輕運用，不料除了查知敵人來歷之外，還發覺了女兒的秘密。

只聽林平之道：「辟邪劍法是有的，我早練給你瞧過了幾次，劍譜卻真的沒有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那為甚麼你外公和兩位舅舅，總疑心大師哥吞沒了你的劍譜？」林平之道：「這是他們疑心，我可沒疑心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哼，你倒是好人，讓人家代你疑心，你自己卻一點也不疑心。」林平之嘆道：「倘若我家真有甚麼神妙劍譜，我福威鏢局也不致給青城派如此欺侮，鬧得家破人亡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這話也有道理。那麼你外公、舅舅對大師哥起疑，你怎麼又不為他分辯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到底爹爹媽媽說了甚麼遺言，我沒親耳聽見，要分辯也無從辯起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心裏畢竟是有點疑心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千萬別說這等話，要是給大師哥知道了，豈不傷了同門義氣？」岳靈珊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偏你便有這許多做作！疑心便疑心，不疑心便不疑心，換作是我，早就當面去問大師哥了。」她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的脾氣和爹爹倒也真像，兩人心中都對大師哥犯疑，猜想他暗中拿了你家的劍譜……」林平之插口問道：「師父也在犯疑？」岳靈珊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你自己若不犯疑，何以用上這個『也』字？我說你和爹爹的性格兒一模一樣，就只管肚子裏做功夫，嘴上卻一句不提。」

突然之間，華山派坐船旁的一艘船中傳出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喝道：「不要臉的狗男女！胡說八道。令狐冲是英雄好漢，要你們甚麼狗屁劍譜？你們背後說他壞話，老子第一個容不得！」他這幾句話聲聞十數丈外，不但河上各船乘客均從夢中驚醒，連岸上樹頂宿鳥也都紛紛叫噪。跟著那船中躍起一個巨大人影，疾向林平之和岳靈珊處撲

去。

林岳二人上岸時並未帶劍，忙展開拳腳架式，以備抵禦。

岳不羣一聽那人呼喝，便知此人內功了得，而他這一撲一躍，更顯得外功也頗為深厚，眼見他向女兒攻去，情急之下，大叫：「手下容情！」縱身破窗而出，也向岸上躍去，身在半空之時，見那巨人一手一個，已抓住林平之和岳靈珊後領，向前奔出。岳不羣大驚，右足一落地，立即提氣縱前，手中長劍一招「白虹貫日」，向那人背心刺去。

那人身材既極魁梧，腳步自也奇大，邁了一步，岳不羣這劍便刺了個空，當即又一招「中平劍」向前遞出。那巨人正好大步向前，這一劍又刺了個空。岳不羣一聲清嘯，叫道：「留神了！」一招「清風送爽」，急刺而出。眼見劍尖離他背心已不過一尺，突然間勁風起處，有人自身旁搶近，兩根手指向他雙眼插到。

此處正是河街盡頭，一排房屋遮住了月光，岳不羣立即側身避過，斜揮長劍削出，未見敵人，先已還招。敵人一低頭，欺身直進，舉手扣他肚腹的「中脘穴」。岳不羣飛腳踢出，那人的溜溜打個轉，攻他背心。岳不羣更不回身，反手劍疾刺而出。那人又已避開，縱身拳打胸膛。岳不羣見這人好生無禮，竟敢以一雙肉掌對他長劍，而且招招進攻，心下惱怒，長劍圈轉，倏地挑上，刺向對方額頭。那人急忙伸指在劍身上一彈。岳不羣長劍微歪，乘勢改刺為削，嗤的一聲響，將那人頭上帽子削落，露出個光頭。那人竟是個和尚。他頭頂鮮血直冒，已然受傷。

那和尚雙足力登，向後疾射而出。岳不羣見他去路恰和那擄去岳靈珊的巨人相反，便不追趕。岳夫人提劍趕到，忙問：「珊兒呢？」岳不羣左手一指，道：「追！」夫婦二人向那巨人去路追了出去，不多時便見道路交叉，不知敵人走的是那一條路。

岳夫人大急，連叫：「怎麼辦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擄劫珊兒那人是冲兒的朋友，想來不至於……不至於加害珊兒。咱們去問冲兒，便知端的。」岳夫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那人大聲叫嚷，說珊兒、平兒污蔑冲兒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還是跟辟邪劍譜有關。」

夫婦倆回到船邊，見令狐冲和眾弟子都站在岸上，神情甚是關切。岳不羣和岳夫人走進中艙，正要叫令狐冲來問，只聽得岸上遠處有人叫道：「有封信送給岳不羣。」

勞德諾等幾名男弟子拔劍上岸，過了一會，勞德諾回入艙中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塊布用石頭壓在地下，送信的人早走了。」說著呈上一塊布片。岳不羣接過一看，見是從衣衫上撕下的一片碎布，用手指蘸了鮮血歪歪斜斜的寫著：「五霸岡上，還你的臭女兒。」

岳不羣將布片交給夫人，淡淡的道：「是那和尚寫的。」岳夫人急問：「他……他用誰的血寫字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別耽心，是我削傷了他頭皮。」問船家道：「這裏去五霸岡，有多少路？」那船家道：「明兒一早開船，過銅瓦廂、九赫集，便到東明。五霸岡在東明集東面，挨近荷澤，是河南和山東兩省交界之地。爺台倘若要去，明日天黑，也就到了。」

岳不羣嗯了一聲，心想：「對方約我到五霸岡相會，此約不能不去，可是前去赴會，對方不知有多少人，珊兒又在他們手中，那注定了是有敗無勝的局面。」正自躊躇，忽聽得岸上有人叫道：「他媽巴羔子的桃谷六鬼，我鍾馗爺爺捉鬼來啦。」

桃谷六仙聽了，如何不怒？桃實仙躺著不能動彈，口中大呼小叫，其餘五人一齊躍上岸去。只見說話之人頭戴尖帽，手持白旛。那人轉身便走，大叫：「桃谷六鬼膽小如鼠，決計不敢跟來！」桃根仙等怒吼連連，快步急追。這人的輕功也甚了得，前奔後追，幾個人頃刻間便隱入了黑暗之中。

岳不羣等這時都已上岸。岳不羣叫道：「這是敵人調虎離山之計，大家上船。」

眾人剛要上船，岸邊一個圓圓的人形忽然滾將過來，一把抓住了令狐冲的胸口，叫道：「跟我去！」正是那個肉球一般的矮胖子。令狐冲為他抓住，全無招架之力。

忽然呼的一聲響，屋角邊又有一人衝了出來，飛腳向肉球人踢去，卻是桃枝仙。原來他追出十餘丈，想到兄弟桃實仙留在船上，可別給那他媽的甚麼「鍾馗爺爺」捉了去，當即奔回守護，待見肉球人擒了令狐冲，便挺身來救。

肉球人立即放下令狐冲，身子一晃，已鑽入船艙，躍到桃實仙牀前，右足伸出，作勢往他胸膛上踏去。桃枝仙大驚，叫道：「勿傷我兄弟！」肉球人道：「老頭子愛傷便傷，你管得著嗎？」桃枝仙如飛般縱入船艙，連人帶牀板，將桃實仙抱在手中。

那肉球人其實只是要將他引開，反身上岸，又已將令狐冲抓住，抗在肩上，飛奔而去。桃枝仙立即想到，平一指吩咐他們五兄弟照料令狐冲，他給人擒去，日後如何交代？平大夫非叫他們殺了桃實仙不可。但如放下桃實仙不顧，又怕他傷病之中無力抗禦來襲敵人，當即雙臂將他橫抱，隨後追去。

岳不羣向妻子打個手勢，說道：「你照料眾弟子，我瞧瞧去。」岳夫人點了點頭。二人均知眼下強敵環伺，倘若夫婦同去追敵，只怕滿船男女弟子都會傷於敵手。

肉球人的輕功本來遠不如桃枝仙，但他將令狐冲抗在肩頭，全力奔跑，桃枝仙卻惟恐碰損桃實仙的傷口，雙臂橫抱了他，穩步疾行，便追趕不上。岳不羣展開輕功，漸漸追上，只聽得桃枝仙大呼小叫，要肉球人放下令狐冲，否則決計不和他善罷干休。

桃實仙身子雖動彈不得，一張嘴可不肯閒著，不斷和桃枝仙爭辯，說道：「三哥啊，大哥他們不在這裏，你就是追上了這肉球，也沒法奈何得了他，那麼決不和他善罷干休甚麼的，也不過虛聲恫嚇而已。」桃枝仙道：「就算虛聲恫嚇，也有嚇阻敵人之效，總之比不嚇為強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我看這肉球奔跑迅速，腳下絲毫沒慢了下來，『嚇阻』二字中這個『阻』字，未免不大妥當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他眼下還沒慢，過得一會，便慢下來啦。」桃實仙道：「那麼是拖慢了他，而不是阻擋他，因此是『嚇拖』不是『嚇阻』。」桃枝仙道：「總之這『嚇』字便不錯。」

他手中抱著人，嘴裏爭辯不休，腳下竟絲毫不緩。

三人一條線般向東北方奔跑，道路漸漸崎嶇，走上了一條山道。岳不羣突然想起：「別要這肉球人在山裏埋伏高手，引我入伏，大舉圍攻，那可凶險得緊。」停步微一沉吟，只見肉球人已抱了令狐冲走向山坡上一間瓦屋，越牆而入。岳不羣四下察看，又即追上。

桃枝仙抱著桃實仙也即越牆而入，驀地裏一聲大叫，顯是中伏受困。

岳不羣欺到牆邊，只聽桃實仙道：「我早跟你說，叫你小心些，你瞧，現下給人家用漁網縛了起來，像是一條大魚，有甚麼光采？」桃枝仙道：「第一，是兩條大魚，不是一條大魚。第二，你幾時叫過我小心些？」桃實仙道：「小時候我一起和你去偷人家院子裏樹上的石榴，我叫你小心些，難道你忘了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跟眼前的事有甚相干？」桃實仙道：「當然相干。那一次你不小心，摔了下去，給人家捉住了，揍了一頓，後來大哥、二哥、四哥他們趕到，才將那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。這一次你又不小心，又給人家捉住了。」桃枝仙道：「那有甚麼要緊？最多大哥、二哥他們一齊趕到，又將這家人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那肉球人冷冷的道：「你桃谷二鬼轉眼便死，還在這裏想殺人。不許說話，好讓我耳根清淨些。」只聽得啪啪兩響，聲音清脆，似是肉球人打了桃枝仙和桃實仙重重一個耳光，嚇得他二人暫且不敢出聲，免吃眼前虧。

岳不羣側耳傾聽，牆內好半天沒聲息，繞到圍牆之後，見牆外有株大棗樹，輕輕躍上棗樹，向牆內望去，見裏面是間小小瓦屋，和圍牆相距約有一丈。他想桃枝仙躍入牆內即給漁網縛住，多半這一丈的空地上裝有機關埋伏，當下隱身在棗樹枝葉濃密之處，運起「紫霞神功」，凝神傾聽。

那肉球人將令狐冲放在椅上，低沉著聲音問道：「你到底是祖千秋那老賊的甚麼人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祖千秋這人，今兒我還是第一次見到，他是我甚麼人了？」肉球人怒道：「事到如今，還在撒謊！你已落入我的掌握，我要你死得慘不堪言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的靈丹妙藥給我無意中吃在肚裏，你自然要大發脾氣。只不過你的丹藥實在不見得有甚麼靈妙，我服了之後，不生半點效驗。」肉球人怒道：「見效那有這樣快的？常言道病來似山倒，病去如抽絲。這藥力須得在十天半月之後，這才慢慢見效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麼咱們過得十天半月，再看情形罷！」肉球人怒道：

「看你媽的屁！你偷吃了我的『續命八丸』，老頭子非立時殺了你不可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即刻殺我，我的命便沒有了，可見你的『續命八丸』毫無續命之功。」肉球人道：「是我殺你，跟『續命八丸』全不相干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你要殺我，儘管動手，反正我全身無力，毫無抗禦之能。」

肉球人道：「哼，你想痛痛快快的死，可沒這麼容易！我先得問個清楚。他奶奶的，祖千秋是我老頭子幾十年的老朋友，這一次居然

賣友，其中定然別有原因。你華山派在我『黃河老祖』眼中，不值半文錢，他當然並非為了你是華山派的弟子，才盜了我的『續命八丸』給你。當真奇哉怪也！」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頓足有聲，怒氣沖天。

令狐冲道：「閣下的外號原來叫作『黃河老祖』，失敬啊失敬。」肉球人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我一個人怎做得來『黃河老祖』？」令狐冲問道：「為甚麼一個人做不來？」肉球人道：「『黃河老祖』一個姓老，一個姓祖，當然是兩個人了。連這個也不懂，真是蠢才。我老爺老頭子，祖宗祖千秋，我們兩人居於黃河沿岸，合稱『黃河老祖』。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怎麼一個叫老爺，一個叫祖宗？」肉球人道：「你孤陋寡聞，不知世上有姓老、姓祖之人。我姓老，單名一個『爺』字，字『頭子』，人家不是叫我老爺，便叫我老頭子……」令狐冲忍不住笑出聲來，問道：「那個祖千秋，便姓祖名宗了？」

肉球人老頭子道：「是啊。」頓了一頓，奇道：「咦！你不知祖千秋的名字，如此說來，或許真的跟他沒甚麼相干。啊喲，不對，你是不是祖千秋的兒子？」令狐冲更是好笑，說道：「我怎麼會是他兒子？他姓祖，我複姓令狐，怎拉扯得上一塊？」

老頭子喃喃自語：「真是古怪。我費了無數心血，偷搶拐騙，才配製成了這『續命八丸』，原是要用來治我寶貝乖女兒之病的，你既不是祖千秋的兒子，他幹麼要偷了我這丸藥給你服下？」

令狐冲這才恍然，說道：「原來老先生這些丸藥，是用來治令愛之病的，卻給在下誤服了，當真萬分過意不去。不知令愛患了甚麼病，何不請『殺人名醫』平大夫設法醫治？」

老頭子呸呸連聲，說道：「『世上有人病難治，就須求教平一指。』老頭子身在開封，豈有不知？他有個規矩，治好一人，須得殺一人抵命。我怕他不肯治我女兒，先去將他老婆家中一家五口盡數殺

了，他才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悉心為我女兒診斷，查出我女兒在娘胎之中便已有了這怪病，於是開了這張『續命八丸』的藥方出來。否則我怎懂得採藥製煉的法子？」

令狐冲愈聽愈奇，道：「前輩既去請平大夫醫治令愛，又怎能殺了他岳家的全家？」

老頭子道：「你這人笨得要命，不點不透。平一指仇家本來不多，這幾年來又早讓他的病人殺得精光了。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岳母，只因他怕老婆，不便親自殺他岳母，也不好意思派人代殺。老頭子跟他是鄉鄰，大家武林一脈，怎不明白他心意？於是由我出手代勞。我殺了他岳母全家之後，平一指十分歡喜，這才悉心診治我女兒之病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其實前輩的丹藥雖靈，對我的疾病卻不對症。不知令愛病勢現下如何，重新再覓丹藥，可還來得及嗎？」

老頭子怒道：「我女兒最多再拖得一年半載，便一命嗚呼了，又怎來得及去再覓這等靈丹妙藥？現下無可奈何，只有死馬當作活馬醫了。」

他取出幾根繩索，將令狐冲的手足牢牢縛在椅上，撕爛他衣衫，露出了胸口肌膚。令狐冲問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老頭子寧笑道：「不用心急，待會便知。」將他連人帶椅抱起，穿過兩間房，揭起棉帷，走進一間房中。

令狐冲一進房便覺悶熱異常。但見那房的窗縫都用綿紙糊住，密不通風，房中生著兩大盆炭火，牀上布帳低垂，滿房都是藥氣。

老頭子將椅子在牀前一放，揭開帳子，柔聲道：「不死好孩兒，今天覺得怎樣？」

令狐冲心下大奇：「甚麼？老頭子的女兒芳名『不死』，豈不叫作『老不死』？啊，是了，他說他女兒在娘胎中便得了怪病，想來他生怕女兒死了，便給她取名『不死』，到老不死，是大吉大利的好口彩。她是『不』字輩，跟我師父是同輩。」越想越覺好笑。

只見枕上躺著一張更沒半點血色的臉蛋，一頭三尺來長的頭髮散在布被之上，頭髮也是稀疏淡黃。那姑娘約莫十七八歲年紀，面貌倒也清秀，雙眼緊閉，睫毛甚長，低聲叫道：「爹！」卻不睜眼。

老頭子道：「不兒，爹爹給你煉製的『續命八丸』已經大功告成，今日便可服用了，你吃了之後，毛病便好，就可起牀玩耍。」那少女嗯的一聲，似乎並不怎麼關切。

令狐冲見到那少女病勢如此沉重，心下更是過意不去，又想：「老頭子對他女兒十分愛憐，無可奈何之中，只好騙騙她了。」

老頭子扶著女兒上身，道：「你坐起一些好吃藥，這藥得來不易，可別糟蹋了。」那少女慢慢坐起，老頭子拿了兩個枕頭墊在她背後。那少女睜眼見到令狐冲，十分詫異，眼珠不住轉動，瞧著令狐冲，問道：「爹，他……他是誰？」

老頭子微笑道：「他麼？他不是人，他是藥。」那少女茫然不解，道：「他是藥？」老頭子道：「是啊，他是藥。那『續命八丸』藥性太過猛烈，我兒服食不宜，因此先讓這人服了，再刺他之血供我兒服食，最為適當。」那少女道：「刺他的血？他會痛的，那……那不大好。」老頭子道：「這人是個蠢才，不知道痛的。」那少女「嗯」的一聲，閉上了眼。

令狐冲又驚又怒，正欲破口大罵，轉念一想：「我吃了這姑娘的救命靈藥，雖非有意，總之是我壞了大事，害了她性命。何況我本就不想活了，以我之血，救她性命，贖我罪愆，有何不可？」當下淒然一笑，並不說話。

老頭子站在他身旁，只待他一出聲叫罵，立即點他啞穴，豈知他竟神色泰然，不以為意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他怎知令狐冲自岳靈珊移情別戀之後，本已心灰意懶，這晚聽得那大漢大聲斥責岳靈珊和林平之，罵他二人說自己壞話，又親眼見到岳林二人在岸上樹底密約相會，更覺了無生趣，於自己生死早已全不掛懷。

老頭子問道：「我要刺你心頭熱血，為我女兒治病了，你怕不怕？」令狐冲淡淡的道：「那有甚麼可怕？」老頭子側目凝視，見他果然毫無懼怕神色，說道：「刺出你心頭之血，你便性命不保了，我有言在先，可別怪我沒告知你。」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每個人到頭來終於要死的，早死幾年，遲死幾年，也沒多大分別？我的血能救得姑娘之命，那是再好不過，勝於我白白的死了，對誰都沒好處。」他猜想岳靈珊得知自己死訊，只怕非但毫不悲戚，說不定還要罵聲：「活該！」不禁大生自憐自傷之意。

老頭子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這等不怕死的好漢，當真難得！只可惜我女兒若不飲你的血，便難活命，否則的話，真想就此饒了你。」

他到灶下端了一盆熱氣騰騰的沸水出來，右手執了尖刀，左手用手巾在熱水中浸濕了，敷在令狐冲心口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得祖千秋在外面叫道：「老頭子，快開門，我有些好東西送給你的不死姑娘。」老頭子眉頭一皺，右手刀子一劃，將那熱手巾割成兩半，將一半塞在令狐冲口中，說道：「甚麼好東西了？」放下刀子，出去開門，讓祖千秋進屋。

祖千秋道：「老頭子，這一件事你如何謝我？當時事情緊急，又找你不到。我只好取了你的『續命八丸』，騙他服下。倘若你自己知道了，也必會將這些靈丹妙藥送去，可是他就未必肯服。」老頭子怒道：「胡說八道……」

祖千秋將嘴巴湊到他的耳邊，低聲說了幾句話。老頭子突然跳起，大聲道：「有這等事？你……你……可不是騙我？」祖千秋道：「騙你作甚？我打聽得千真萬確。老頭子，咱們是幾十年的交情了，知己之極，我辦這件事，可合了你心意罷？」老頭子頓足叫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該死，該死！」

祖千秋奇道：「怎地又是不錯，又是該死？」老頭子道：「你不錯，我該死！」祖千秋更加奇了，道：「你為甚麼該死？」

老頭子一把拖了他手，直入女兒房中，向令狐冲納頭便拜，叫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令狐爺爺，小人豬油蒙了心，今日得罪了你。幸好祖千秋及時趕到，如我一刀刺死了你，便將老頭子全身肥肉熬成脂膏，也贖不了我罪愆的萬一。」說著連連叩頭。

令狐冲口中塞著半截手巾，啞啞作聲，說不出話來。

祖千秋忙將手巾從他口中挖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怎地到了這裏？」令狐冲忙道：「老前輩快快請起，這等大禮，我可愧不敢當。」老頭子道：「小老兒不知令狐公子和我大恩人有這等淵源，多多冒犯，唉，唉，該死，該死！胡塗透頂！就算我有一百個女兒，個個都要死，也不敢讓令狐公子流半點鮮血救她們的狗命。」

祖千秋睜大了眼，問道：「老頭子，你將令狐公子綁在這裏幹甚麼？」老頭子道：「唉，總之是我倒行逆施，胡作非為，你少問一句行不行？」祖千秋又問：「這盆熱水和這把尖刀放在這裏，又幹甚麼來著？」只聽得啪啪啪幾聲，老頭子舉起手來，力批自己雙頰。他臉頰本就肥得有如南瓜，這幾下著力擊打，登時更加腫脹不堪。

令狐冲道：「種種情事，晚輩胡裏胡塗，實不知半點因由，還望兩位前輩明示。」老頭子和祖千秋匆匆忙忙解開他身上綁縛，說道：「咱們一面喝酒，一面詳談。」令狐冲向牀上的少女望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令愛的病勢，不致便有變化麼？」

老頭子道：「沒有，不會有變化。就算有變化，唉，這個.....那也是.....」他口中嘮嘮叨叨的，也不知說些甚麼，將令狐冲和祖千秋讓到廳上，倒了三碗酒，又端出一大盤肥豬肉來下酒，恭恭敬敬的舉起酒碗，敬了令狐冲一碗。令狐冲一口飲了，只覺酒味淡薄，平平無奇，但比之在祖千秋酒杯中盛過的酒味，卻又好上十倍。

老頭子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老朽胡塗透頂，得罪了公子，唉，這個.....真是.....」一臉惶恐之色，不知說甚麼話才能表達心中歉意。祖千秋道：「令狐公子大人大量，也不會怪你。再說，你這『續命八丸』倘若有些效驗，對令狐公子的身子真有補益，那麼你反有功勞了。」老頭子道：「這個.....功勞是不敢當的，祖賢弟，還是你功勞大。」祖千秋笑道：「我取了你這八顆丸藥，只怕於不死姪女身子有妨，這一些人參給她補一補罷。」說著俯身取過一隻竹簍，打開蓋子，掏出一把把人參來，有粗有細，看來就沒十斤，也有八斤。

老頭子道：「從那裏弄來這許多人參？」祖千秋笑道：「自然是從藥材鋪中借來的。」老頭子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劉備借荊州，不知何日還。」

令狐冲見老頭子雖強作歡容，卻掩不住眉間憂愁，說道：「老先生，祖先生，你兩位想要醫我之病，雖是一番好意，但一個欺騙在先，一個擄綁在後，未免太不將在下瞧在眼裏了。」老祖二人一聽，當即站起，連連作揖，齊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老朽罪該萬死。不論公子如何處罰，老朽二人都罪有應得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我有一事不明，須請直言相告。請問二位到底是衝著誰的面子，才對我這等相敬？」

老祖二人相互瞧了一眼。老頭子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.....這個嗎？」祖千秋道：「公子爺當然知道。那一位的名字，恕我們不敢提及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的的確確不知。」暗忖：「是風太師叔麼？是不戒大師麼？是田伯光麼？是綠竹翁麼？可是似乎都不像。風太師叔雖有這等本事面子，但他老人家隱居不出，不許我洩露行蹤，他怎會下山來幹這等事？不戒大師、田伯光、綠竹翁他們性子直爽，做事也不會如此隱秘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公子爺，你問的這件事，我和老兄二人是決計不敢答的，你就殺了我們，也不會說。你公子爺心中自然知道，又何必定要我們說出口來？」

令狐冲聽他語氣堅決，顯是不論如何逼問都決計不說的了，便道：「好，你們既然不說，我心中怒氣不消。老先生，你剛才將我綁在椅上，嚇得我魂飛魄散，我也要綁你二人一綁，說不定我心中不開心，一尖刀把你們的心肝都挖了出來。」

老祖二人又對望一眼，齊道：「公子爺要綁，我們自然不敢反抗。」老頭子端過兩隻椅子，又取了七八條粗索來。兩人先用繩索將自己雙足在椅腳上牢牢縛住，然後雙手放在背後，說道：「公子請綁。」均想：「這少年未必真要綁我們出氣，多半是開開玩笑。」

那知令狐冲取過繩索，當真將二人雙手反背牢牢縛住，提起老頭子的尖刀，說道：「我內力已失，不能用手指點穴，又怕你們運力掙扎，只好用刀柄敲打，封了你二人的穴道。」當下倒轉尖刀，用刀柄在二人的環跳、天柱、少海等處穴道中用力敲擊，封住了二人穴道。老頭子和祖千秋面面相覷，大為詫異，不自禁生出恐懼之情，不知令狐冲用意何在。只聽他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等一會。」轉身出廳。

令狐冲握著尖刀，走到那少女的房外，咳嗽一聲，說道：

「老……唔，姑娘，你身子怎樣？」他本待叫她「老姑娘」，但想這少女年紀輕輕，雖然姓老，稱之為「老姑娘」總不大妥當。那少女「嗯」的一聲，並不回答。

令狐冲掀開棉帷，走進房去，只見她兀自坐著，靠在枕墊之上，半睡半醒，雙目微睜。令狐冲走近兩步，見她臉上肌膚便如透明一般，淡黃的肌肉下現出一條條青筋，似乎可見到血管中血液隱隱流動。房中寂靜無聲，風息全無，好似她體內鮮血正在一滴滴的凝結成膏，她呼出來的氣息，呼出一口便少了一口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這姑娘本來可活，卻給我誤服丹藥而害了她。我反正是要死了，多活幾天，少活幾天，又有甚麼分別？」取過一隻瓷碗放在几上，伸出左腕，右手舉刀在腕脈上橫斬一刀，鮮血泉湧，流入碗中。他見老頭子先前取來的那盆熱水仍在冒氣，當即放下尖刀，右手抓些熱水淋上傷口，使得傷口鮮血不致迅速凝結。頃刻間鮮血已注滿了大半碗。

那少女迷迷糊糊中聞到一陣血腥氣，睜開眼來，突然見到令狐冲手腕上鮮血直淋，一驚之下，大叫了一聲。

令狐冲見碗中鮮血將滿，端到那姑娘牀前，就在她嘴邊，柔聲道：「快喝了，血中含有靈藥，能治你的病。」那姑娘道：「我……我怕，我不喝。」令狐冲流了一碗血後，只覺腦中空盪盪地，四肢軟弱無力，心想：「她害怕不喝，這血豈不是白流了？」左手抓過尖刀，喝道：「你不聽話，我便一刀殺了你。」將尖刀刀尖直抵到她喉頭。

那姑娘怕了起來，只得張嘴將一碗鮮血一口口的都喝了下去，幾次煩惡欲嘔，看到令狐冲的尖刀閃閃發光，竟嚇得不敢作嘔。

令狐冲見她喝乾了一碗血，自己腕上傷口鮮血漸漸凝結，心想：「我服了老頭子的『續命八丸』，從血液中進入這姑娘腹內的，只怕還不到十分之一，待我大解小解之後，不免所失更多，須得儘早再餵她幾碗鮮血，直到我不能動彈為止。」當下再割右手腕脈，放了大半碗鮮血，又去餵那姑娘。

那姑娘皺起了眉頭，求道：「你.....你別逼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行也得行，快喝，快。」那姑娘勉強喝了幾口，喘了一會氣，說道：「你.....你為甚麼這樣？你這樣做，好傷自己身子。」令狐冲苦笑道：「我傷身子打甚麼緊，我只要你好。」

桃枝仙和桃實仙給老頭子所裝的漁網所縛，越出力掙扎，漁網收得越緊，到得後來，兩人手足便想移動數寸也已有所不能。兩人身不能動，耳目卻仍靈敏，口中更爭辯不休。當令狐冲將老祖二人縛住後，桃枝仙猜他定要將二人殺了，桃實仙則猜他一定先來釋放自己兄弟。那知二人白爭了一場，所料全然不中，令狐冲卻走進了那姑娘房中。

那姑娘的閨房密不通風，二人在房中說話，只隱隱約約的傳了一些出來。桃枝仙、桃實仙、岳不羣、老頭子、祖千秋五人內力都甚了得，但令狐冲在那姑娘房中幹甚麼，五人只好隨意想像，突然間聽得那姑娘尖聲大叫，五人臉色登時都為之大變。

桃枝仙道：「令狐冲一個大男人，走到人家閨女房中去幹甚麼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你聽！那姑娘害怕之極，說道：『我.....我怕！』」令狐冲說：『你不聽話，我便一刀殺了你。』他說『你不聽話』，令狐冲要那姑娘聽甚麼話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那還有甚麼好事？自然是強迫那姑娘做他老婆。」桃實仙道：「哈哈，可笑之極！那矮冬瓜胖皮球的女兒，當然也是矮冬瓜胖皮球，令狐冲為甚麼要逼她做老婆？」桃枝仙道：「蘿蔔青菜，各人所愛！說不定令狐冲特別喜歡肥胖女子，一見肥女，便即魂飛天外。」桃實仙道：「啊喲！你聽，你聽！那肥女求饒了，說甚麼『你別逼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』」桃枝仙道：「不錯。令狐冲這小子卻霸王硬上弓，說道：『不行也得行，快，快！』」

桃實仙道：「為甚麼令狐冲叫她快些，快甚麼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你沒娶過老婆，是童男之身，自然不懂！」桃實仙道：「難道你就

娶過了，不害臊！」桃枝仙道：「你明知我沒娶過，幹麼又來問我？」桃實仙大叫：「喂，喂，老頭子，令狐冲在逼你女兒做老婆，你幹麼見死不救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你管甚麼閒事？你怎知那肥女要死，世上有多少女人做了老婆，她們又不死？她女兒名叫『老不死』，怎麼會死？」

老頭子和祖千秋給縛在椅上，又給封了穴道，聽得房中老姑娘驚呼和哀求之聲，二人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二人心下本已起疑，聽得桃谷二仙在院子中大聲爭辯，更無懷疑。

祖千秋道：「老兄，這件事非阻止不可，沒想到令狐公子如此好色，只怕要闖大禍。」老頭子道：「唉，糟蹋了我不死孩兒，那還罷了，卻.....卻太也對不起人家。」祖千秋道：「你聽，你聽。你的不死姑娘對他生了情意，她說：『你這樣做，好傷自己身子。』令狐冲說甚麼？你聽到沒有？」老頭子道：「他說：『我傷身子打甚麼緊？我只要你好！』他奶奶的，這兩個小傢伙。」

祖千秋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兄，恭喜，恭喜！」老頭子怒道：「恭你奶奶個喜！」祖千秋笑道：「你何必發怒？恭喜你得了個好女婿！」老頭子大叫一聲，喝道：「別胡說！這件事傳揚出去，你我還有命麼？」他說這兩句話時，聲音中含著極大驚恐。祖千秋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聲音卻也打顫了。

岳不羣身在牆外樹上，隔得更遠，雖運起了「紫霞神功」，也只聽到一鱗半爪，最初一聽到令狐冲強迫那姑娘，便想衝入房中阻止，但轉念一想，這些人連令狐冲在內，個個詭秘怪異，不知有甚圖謀，還是不可魯莽，以靜觀其變為是，當下運功繼續傾聽。桃谷二仙和老祖二人的說話不絕傳入耳中，只道令狐冲當真乘人之危，對那姑娘大肆非禮，後來再聽老祖二人的對答，心想令狐冲瀟灑風流，那姑娘多半與乃父相像，是個胖皮球般的醜女，則失身之後對其傾倒愛慕，亦毫不出奇，不禁連連搖頭。

忽聽得那姑娘又尖叫道：「別.....別.....這麼多血，求求你.....」

突然牆外有人叫道：「老頭子，桃谷四鬼給我撇掉啦。」波的一聲輕響，有人從牆外躍入，推門進內，正是那個手持白旛去逗引桃谷四仙的漢子。

他見老頭子和祖千秋都給綁在椅上，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怎麼啦！」右手一翻，掌中已多了一柄精光燦然的匕首，手臂幾下揮舞，已將兩人手足上所綁的繩索割斷。

房中那姑娘又尖聲驚叫：「你.....你.....求求你.....不能再這樣了。」

那漢子聽她叫得緊急，驚道：「是老不死姑娘！」向房門衝去。

老頭子一把拉住了他手臂，喝道：「不可進去！」那漢子一怔之下，停住了腳步。

只聽得院子中桃枝仙道：「我想矮冬瓜得了令狐冲這樣一個女婿，定然歡喜得緊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令狐冲快要死了，一個半死半活的女婿，得了有甚麼歡喜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他女兒也快死了，一對夫妻一般的半死半活。」桃實仙問道：「那個死？那個活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那還用問？自然是令狐冲死。老不死姑娘名叫老不死，怎麼會死？」桃實仙道：「這也未必。難道名字叫甚麼，便真的是甚麼？如果天下人個個叫老不死，便個個都老而不死了？咱們練武功還有甚麼用？」

兩兄弟爭辯聲中，猛聽得房中砰的一聲，甚麼東西倒在地下。老姑娘又叫了起來，聲音雖然微弱，卻充滿了驚惶之意，叫道：「爹，爹！快來！」

老頭子聽得女兒呼叫，搶進房去，只見令狐冲倒在地下，一隻瓷碗合在胸口，上身全是鮮血，老姑娘斜倚在牀，嘴邊也都是血。祖千秋和那漢子站在老頭子身後，望望令狐冲，望望老姑娘，滿腹都是疑竇。

老姑娘道：「爹，他.....他在自己手上割了許多血出來，逼我喝了兩碗.....他.....他還要割.....」

老頭子這一驚更加非同小可，忙俯身扶起令狐冲，只見他雙手腕脈處各有傷口，鮮血兀自汨汨流個不住。老頭子急衝出房，取了金創藥來，心慌意亂之下，雖在自己屋中，還是額頭在門框邊上撞得腫起了一個大瘤，門框卻給他撞塌了半邊。

桃枝仙聽到碰撞聲響，只道他在毆打令狐冲，叫道：「喂，老頭子，令狐冲是桃谷六仙的好朋友，你可不能再打。要是打死了他，桃谷六仙非將你全身肥肉撕成一條條不可。」桃實仙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！」桃枝仙道：「甚麼錯了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他若是全身瘦肉，自可撕成一條一條，但他全是肥肉，一撕便成一團一塌胡塗的肥膏，如何撕成一條一條？」

老頭子將金創藥在令狐冲手腕上傷口處敷好，再在他胸腹間幾處穴道上推拿良久，令狐冲這才悠悠醒轉。老頭子驚魂略定，心下感激無已，顫聲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.....這件事當真叫咱們粉身碎骨，也是.....唉.....也是.....」祖千秋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老頭子剛才縛住了你，全是一場誤會，你怎地當真了？豈不令他無地自容？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在下的內傷非靈丹妙藥所能醫治，祖前輩一番好意，取了老前輩的『續命八丸』來給在下服食，實在是躑躅了.....但願這位姑娘的病得能痊可.....」他說到這裏，因失血過多，一陣暈眩，又昏了過去。

老頭子將他抱起，走出女兒閨房，放在自己房中牀上，愁眉苦臉

的道：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祖千秋道：「令狐公子失血極多，只怕性命已在頃刻之間，咱三人便以畢生修為，將內力注入他體內如何？」老頭子道：「自該如此。」輕輕扶起令狐冲，右掌心貼上他背心大椎穴，甫一運氣，便全身一震，喀喇一聲響，所坐的木椅給他壓得稀爛。

桃枝仙哈哈大笑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冲的內傷，便因咱六兄弟以內力給他療傷而起，這矮冬瓜居然又來學樣，令狐冲豈不是傷上加傷，傷之又傷，傷之不已！」桃實仙道：「你聽，這喀喇一聲響，定是矮冬瓜給令狐冲的內力震了出來，撞壞了甚麼東西。令狐冲的內力，便是我們的內力，矮冬瓜又吃了桃谷六仙一次苦頭！妙哉！妙哉！」

老頭子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令狐公子倘若傷重不醒，我老頭子只好自殺了。」

那漢子突然放大喉嚨叫道：「牆外棗樹上的那一位，可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嗎？」

岳不羣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原來我的行跡早就給他見到了。」只聽那漢子又叫：「岳先生，遠來是客，何不進來見面？」岳不羣極為尷尬，只覺進去固是不妙，其勢又不能老是坐在樹上不動。那漢子道：「令高足令狐公子暈了過去，請你一起參詳參詳。」

岳不羣咳嗽一聲，縱身飛躍，越過了院子中丈餘空地，落在滴水簷下的走廊。老頭子已從房中走了出來，拱手道：「岳先生，請進。」岳不羣道：「在下掛念小徒安危，可來得魯莽了。」老頭子道：「那是在下該死。唉，倘若……倘若……」

桃枝仙大聲道：「你不用耽心，令狐冲死不了的。」老頭子大喜，問道：「你怎知他不會死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他年紀比你小得多，也比我小得多，是不是？」老頭子道：「是啊。那又怎樣？」桃枝仙道：「年紀老的人先死呢，還是年紀小的人先死？自然是老的先死

了。你還沒死，我也沒死，令狐冲又怎麼會死？」老頭子本道他有獨得之見，豈知又來胡說一番，只有苦笑。桃實仙道：「我倒有個挺高明的主意，咱們大夥兒齊心合力，給令狐冲改個名字，叫作『令狐不死』……」

岳不羣走入房中，見令狐冲暈倒在牀，心想：「我若不露一手紫霞神功，可教這幾人輕視我華山派了。」當下暗運神功，臉向裏牀，以便臉上紫氣顯現之時無人瞧見，伸掌按到令狐冲背心大椎穴上。他早知令狐冲體內真氣運行的情狀，當下並不用力，只以少些內力緩緩輸入，覺到他體內真氣生出反激，手掌便和他肌膚離開了半寸，停得片刻，又將手掌按了上去。果然過不多時，令狐冲便即悠悠醒轉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……老人家來了。」

老頭子等三人見岳不羣毫不費力的便將令狐冲救轉，都大為佩服。

岳不羣尋思：「此處是非之地，不能多耽，又不知舟中夫人和眾弟子如何。」拱手說道：「多承諸位對我師徒禮敬有加，愧不敢當，這就告辭。」

老頭子道：「是，是！令狐公子身子違和，咱們本當好好接待才是，眼下卻是不便，實在失禮之至，還請兩位原恕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不用客氣。」黯淡的燈光之下，見那漢子一雙眸子炯炯發光，心念一動，拱手道：「這位朋友尊姓大名？」祖千秋笑道：「原來岳先生不識得咱們的夜貓子『無法可施』計無施。」岳不羣心中一凜：「夜貓子計無施？聽說此人天賦異稟，目力特強，行事忽善忽惡，或邪或正，雖然名叫計無施，其實卻詭計多端，是個極厲害的人物。他竟也跟老頭子等人攪在一起。」忙拱手道：「久仰計師傅大名，當真如雷貫耳，今日有幸得見。」

計無施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咱們今日見了面，明日還要在五霸岡

再見面啊。」

岳不羣又是一凜，雖覺初次見面，不便向人探詢詳情，但女兒遭擄，甚為關心，說道：「在下不知甚麼地方得罪了這裏武林朋友，想必是路過貴地，未曾拜候，委實禮數不周。小女和一個姓林的小徒，不知給那一位朋友召了去，計先生可能指點一二麼？」

計無施微笑道：「是麼？這個可不大清楚了。」

岳不羣向計無施探詢女兒下落，本已大大委屈了自己掌門人身分，聽他不置可否，雖又惱又急，其勢已不能再問，當下淡淡的道：「深夜滋擾，甚以為歉，這就告辭了。」扶起令狐冲，伸手欲抱。

老頭子從他師徒之間探頭上來，將令狐冲搶著抱了過去，道：「令狐公子是在下請來，自當由在下恭送回去。」抓了張薄被蓋在令狐冲身上，大踏步往門外走出。

桃枝仙叫道：「喂，我們這兩條大魚，放在這裏，成甚麼樣子？」老頭子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」心想縛虎容易縱虎難，若將他兩兄弟放了，他桃谷六仙前來生事尋仇，可真難以抵擋。否則的話，有這兩個人質在手，另外那四人便心有所忌。

令狐冲知他心意，道：「老前輩，請你將他們二位放了。桃谷二仙，你們以後也不可向老祖二位尋仇生事，大家化敵為友如何？」桃枝仙道：「單是我們二位，也沒法向他們尋仇生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自是桃谷六仙一起在內了。」

桃實仙道：「不向他們尋仇生事，那是可以的；說到化敵為友，卻是不行，殺了我頭也不行。」老頭子和祖千秋都哼了一聲，心下均想：「我們不過衝著令狐公子的面子，才不來跟你們計較，難道當真怕了你桃谷六仙不成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桃實仙道：「桃谷六仙跟他們黃河老祖本來無怨無仇，根本不是敵人，既非敵人，這『化敵』便如何化起？所以啊，要結成朋友，倒也不妨，要化敵為友，可無論如何化不來了。」眾人一聽，都哈哈大笑。

祖千秋俯下身去，解開了漁網的活結。這漁網乃用人髮、野蠶絲、純金絲所絞成，堅韌異常，寶刀利劍亦不能斷，陷身入內後若非得人解救，則越是掙扎，勒得越緊。

桃枝仙站起身來，拉開褲子，便在漁網上撒尿。祖千秋驚問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不在這臭網上撒一泡尿，難消老子心頭之氣。」

當下七人回到河邊碼頭。岳不羣遙遙望見勞德諾和高根明二弟子仗劍守在船頭，知道眾人無恙，當即放心。老頭子將令狐冲送入船艙，恭恭敬敬的一揖到地，說道：「公子爺義薄雲天，老朽感激不盡。此刻暫且告辭，不久便當再見。」

令狐冲在路上一震，迷迷糊糊的又欲暈去，也不知他說些甚麼話，只嗯了一聲。

岳夫人等見這肉球人前倨後恭，對令狐冲如此恭謹，無不大為詫異。

老頭子和祖千秋深怕桃根仙等回來，不敢逗留，向岳不羣一拱手，便即告辭。

桃枝仙向祖千秋招招手，道：「祖兄慢去。」祖千秋道：「幹甚麼？」桃枝仙道：「幹這個！」曲膝矮身，突然挺肩向他懷中猛力撞去。這一下出其不意，來勢快極，祖千秋不及閃避，只得急運內勁，霎時間氣充丹田，肚腹已堅如鐵石。只聽得喀喇、噼啪、玎玎、錚錚十幾種聲音齊響，桃枝仙已倒退在數丈之外，哈哈大笑。

祖千秋大叫：「啊唷！」探手入懷，摸出無數碎片來，或瓷或玉，或竹或木，他懷中所藏的二十餘隻珍貴酒杯，在這麼一撞之下多數粉碎，金杯、銀杯、青銅爵之類也都給壓得扁了。他既痛惜，又惱怒，手一揚，數十片碎片向桃枝仙激射過去。

桃枝仙早就有備，閃身避開，叫道：「令狐冲叫咱們化敵為友，他的話可不能不聽。咱們須得先成敵人，再做朋友。」

祖千秋窮數十年心血搜羅來的這些酒杯，給桃枝仙一撞之下盡數損毀，如何不怒？本來還待追擊，聽他這麼一說，當即止步，乾笑幾聲，道：「不錯，化敵為友，化敵為友！」和老頭子、計無施二人轉身而行。

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，還是掛念著岳靈珊的安危，說道：「桃枝仙，你請他們不可.....不可害我岳師妹。」桃枝仙應道：「是。」大聲說道：「喂！喂！老頭子、夜貓子、祖千秋幾位朋友聽了，令狐冲說，叫你們不可傷害他的寶貝師妹。」

計無施等本已走遠，聽了此言，當即停步。老頭子回頭大聲道：「令狐公子有命，自當遵從。」三人低聲商量的片刻，這才離去。

岳不羣剛向夫人述說得幾句在老頭子家中的見聞，忽聽得岸上大呼小叫，桃根仙等四人回來了。

桃谷四仙滿嘴吹噓，說那手持白旛之人給他們四兄弟擒住，已撕成了四塊。桃實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！四位哥哥端的了得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你們將那人撕成了四塊，可知他叫甚麼名字？」桃幹仙道：「他死都死了，管他叫甚麼名字？難道你便知道？」桃枝仙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他姓計，名叫計無施，還有個外號，叫作夜貓子。」桃葉仙拍手道：「這姓固然姓得好，名字也取得妙，原來他倒有先見之明，知道日後給桃谷六仙擒住之後，定是無法可施，逃不了給撕成四塊的命運，因此上預先取下了這個名字。」

桃實仙道：「這夜貓子計無施，功夫當真出類拔萃，世所罕有！」桃根仙道：「是啊，他功夫實在了不起，倘若不是遇上桃谷六仙，憑他的輕身功夫，在武林中也可算得是一把好手。」桃實仙道：「輕身功夫倒也罷了，給撕成四塊之後，他居然能自行拼起，死後還魂，行動如常。剛才還到這裏來說了一會子話呢。」

桃根仙等才知謊話拆穿，四人也不以為意，臉上都假裝驚異之色。桃花仙道：「原來計無施還有這等奇門功夫，那倒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佩服啊，佩服！」桃幹仙道：「將撕成四塊的身子自行拼湊，片刻間行動如常，聽說叫做『化零為整大法』，這功夫失傳已久，想不到這計無施居然學會了，確是武林異人，下次見到，可以跟他交個朋友。」

岳不羣和岳夫人相對發愁，愛女被擄，連對頭是誰也不知道，想不到華山派名震武林，卻在黃河邊上栽了這麼個大筋斗，只是怕眾弟子驚恐，半點不露聲色。夫婦倆也不商量種種疑難不解之事，只心中暗自琢磨。大船之中，便是桃谷六仙胡說八道之聲。

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天色將曙，忽聽得岸上腳步聲響，不多時有兩乘轎子抬到岸邊。當先一名轎夫朗聲說道：「令狐冲公子吩咐，不可驚嚇了岳姑娘。敝上多有冒昧，還請令狐冲公子恕罪。」四名轎夫將轎子放下，向船上行了一禮，便即轉身而去。

只聽得轎中岳靈珊的聲音叫道：「爹，媽！」

岳不羣夫婦又驚又喜，躍上岸去掀開轎帷，果見愛女好端端的坐在轎中，只腿上給點了穴道，行動不得。另一頂轎中坐的，正是林平之。岳不羣伸手在女兒環跳、脊中、委中幾處穴道上拍了幾下，解開了她受封的穴道，問道：「那大個子是誰？」

岳靈珊道：「那個又高又大的大個子，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小嘴一扁，忍不住要哭。岳夫人輕輕將她抱起，走入船艙，低聲問道：

「可受了委屈嗎？」岳靈珊給母親一問，索性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岳夫人大驚，心想：「那些人路道不正，珊兒落在他們手裏，有好幾個時辰，不知是否受了凌辱？」忙問：「怎麼了？跟媽說不要緊。」岳靈珊只哭個不停。

岳夫人更是驚惶，船中人多，不敢再問，將女兒橫臥於榻，拉過被子，蓋在她身上。

岳靈珊忽然大聲哭道：「媽，這大個子罵我，嗚！嗚！」

岳夫人一聽，如釋重負，微笑道：「給人家罵幾句，便這麼傷心。」岳靈珊哭道：「他舉起手掌，還假裝要打我、嚇我。」岳夫人笑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！下次見到，咱們罵還他，嚇還他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又沒說大師哥壞話，小林子更加沒說。那大個子強兇霸道，他說平生最不喜歡的事，便是聽到有人說令狐冲的壞話。我說我也不喜歡。他說，他一不喜歡，便要把人煮來吃了。媽，他說到這裏，便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嚇我。嗚嗚嗚！」

岳夫人道：「這人真壞。冲兒，那大個子是誰啊？」

令狐冲神智未曾十分清醒，迷迷糊糊的道：「大個子嗎？我……我……」

這時林平之也已得師父解開穴道，走入船艙，插口道：「師娘，那大個子跟那和尚當真是吃人肉的，倒不是空言恫嚇。」岳夫人一驚，問道：「他二人都吃人肉？你怎知道？」林平之道：「那和尚問我辟邪劍譜的事，盤問了一會，從懷中取出一塊東西來嚼，咬得嗒嗒出聲，津津有味，還拿到我嘴邊，問我要不要咬一口嚐嚐滋味。卻原來……卻原來是一隻人手。」岳靈珊驚叫一聲，道：「你先前怎地不說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我怕你受驚，不敢跟你說。」

岳不羣忽道：「啊，我想起來了。這是『漠北雙熊』。那大個兒

皮膚很白，那和尚卻皮膚很黑，是不是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啊。爹，你認得他們？」岳不羣搖頭道：「我不認得。只聽人說過，塞外漠北有兩名劇盜，一個叫白熊，一個叫黑熊。白熊是大個兒，黑熊是和尚。倘若事主自己攜貨而行，漠北雙熊不過搶了財物，也就算了，倘若有鏢局子保鏢，那麼雙熊往往將保鏢的煮來吃了，還道練武之人肌肉結實，吃起來加倍的有咬口。」岳靈珊又「啊」的一聲尖叫。

岳夫人道：「師哥你也真是的，甚麼『吃起來加倍的有咬口』，這種話也說得出口，不怕人作嘔。」岳不羣微微一笑，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從沒聽說漠北雙熊進過長城，怎地這一次到黃河邊上來啦？冲兒，你怎會認得漠北雙熊的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漠北雙雄？」他沒聽清楚師父前半截的話，只道「雙雄」二字定是英雄之雄，卻不料是熊羆之熊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不認得啊。」

岳靈珊忽問：「小林子，那和尚要你咬那隻手掌，你咬了沒有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我自然沒咬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不咬就罷了，倘若咬過一口，哼哼，瞧我以後還睬不睬你？」

桃幹仙在外艙忽然說道：「天下第一美味，莫過於人肉。小林子一定偷吃過了，只不肯承認而已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他若沒吃，先前為甚麼不說，到這時候才拚命抵賴？」

林平之自遭大變後，行事言語均十分穩重，聽他二人這麼說，一怔之下，無以對答。

桃花仙道：「這就是了。他不聲不響，便是默認。岳姑娘，這種人吃了人肉不認，為人極不誠實，豈可嫁給他做老婆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你與他成婚之後，他日後必定與第二個女子勾勾搭搭，回家來你若問他，他定然死賴，決計不認。」桃葉仙道：「更有一樁危險萬分之一事，他吃人肉吃出癮來，他日你和他同牀而眠，睡到半夜，忽然手指

奇痛，又聽得喀喇、喀喇的咀嚼之聲，一查之下，你道是甚麼？卻原來這小林子在吃你的手指。」桃實仙道：「岳姑娘，一個人連腳趾在內，也不過二十根。這小林子今天吃幾根，明天吃幾根，好容易便將你十根手指、十根腳趾都吃了個精光。」

桃谷六仙自在華山絕頂與令狐冲結交，便已當他是好朋友。六兄弟雖好辯成性，卻也不是全無腦筋，令狐冲和岳靈珊之間落花有意、流水無情的情狀，他六人早就瞧在眼裏，此時捉到林平之的一點岔子，竟爾大肆挑撥離間。

岳靈珊伸手指塞在耳朵，叫道：「你們胡說八道，我不要聽，我不要聽！」

桃根仙道：「岳姑娘，你喜歡嫁給這小林子做老婆，倒也不妨，不過有一門功夫，卻不可不學。這門功夫跟你一生干係極大，倘若錯過了機會，日後定是追悔無及。」

岳靈珊聽他說得鄭重，問道：「甚麼功夫，有這麼要緊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那個夜貓子計無施，有一門『化零為整大法』，日後你的耳朵、鼻子、手指、腳趾，都給小林子吃在肚裏，只消你身具這門功夫，那也不懼，儘可剖開他肚子，取了出來，拼在身上，化零為整。」

【十六】 注血



小舟艙中躍出一個女子，站在船頭，身穿藍布印白花衫褲，自胸至膝圍一條繡花圍裙，色彩燦爛，金碧輝煌。那女子臉帶微笑，瞧她裝束，絕非漢家女子。

桃谷六仙胡說八道聲中，坐船解纜拔錨，向黃河下游駛去。其時曙色初現，曉霧未散，河面上一團團白霧罩在滾滾濁流之上，放眼不盡，令人胸懷大暢。

過了小半個時辰，太陽漸漸升起，照得河水中金蛇亂舞。忽見一艘小舟張起風帆，迎面駛來。其時吹的正是東風，那小舟的青色布帆吃飽了風，溯河而上。青帆上繪著一隻白色的人腳，再駛近時，但見帆上人腳纖纖美秀，顯是一隻女子的素足。

華山羣弟子紛紛談論：「怎地在帆上畫一隻腳，這可奇怪之極

了！」桃枝仙道：「這多半是漠北雙熊的船。啊唷，岳夫人、岳姑娘，你們娘兒們可得小心，這艘船上的人講明要吃女人腳。」岳靈珊啐了一口，心中卻也不由得有些驚惶。

小船片刻間便駛到面前，船中隱隱有歌聲傳出。歌聲輕柔，曲意古怪，沒一字可辨，但音調濃膩無方，簡直不像是歌，既似歎息，又似呻吟。歌聲一轉，更像是男女歡好之音，喜樂無限，狂放不禁。華山派一眾青年男女登時忍不住面紅耳赤。

岳夫人罵道：「那是甚麼妖魔鬼怪？」

小舟中忽有一個女子聲音膩聲道：「華山派令狐冲公子可在船上？」岳夫人低聲道：「冲兒，別理她！」那女子說道：「咱們好想見見令狐公子的模樣，行不行呢？」聲音嬌柔宛轉，蕩人心魄。

只見小舟艙中躍出一個女子，站在船頭，身穿藍布印白花衫褲，自胸至膝圍一條繡花圍裙，色彩燦爛，金碧輝煌，耳上垂一對極大的黃金耳環，足有酒杯口大小。那女子約莫廿三四歲年紀，肌膚微黃，雙眼極大，黑如點漆，腰中一根彩色腰帶為疾風吹而向前，雙腳卻是赤足。這女子風韻雖也甚佳，但聞其音而見其人，卻覺聲音之嬌美，遠過於其容貌了。那女子臉帶微笑，瞧她裝束，絕非漢家女子。

頃刻之間，華山派坐船順流而下，和那小舟便要撞上，那小舟一個轉折，掉過頭來，風帆跟著卸下，便和大船並肩順流下駛。

岳不羣陡然想起一事，朗聲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可是雲南五仙教藍教主屬下嗎？」

那女子格格一笑，柔聲道：「你倒有眼光，只不過猜對了一半。我是雲南五仙教的，卻不是藍教主屬下。」

岳不羣站到船頭，拱手道：「在下岳不羣，請教姑娘貴姓，河上

枉顧，有何見教？」那女子笑道：「苗家女子，不懂你拋書袋的說話，你再說一遍。」岳不羣道：「請問姑娘，你姓甚麼？」那女子笑道：「你早知道我姓甚麼了，又來問我。」岳不羣道：「在下不知姑娘姓甚麼，這才請教。」那女子笑道：「你這麼大年紀啦，鬍子也這麼長了，明明知道我姓甚麼，偏偏又要賴。」這幾句話頗為無禮，不過言笑晏晏，神色可親，不含絲毫敵意。岳不羣道：「姑娘取笑了。」那女子笑道：「岳掌門，你姓甚麼啊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姑娘知道在下姓岳，卻又明知故問。」岳夫人聽那女子言語輕佻，低聲道：「別理睬她。」岳不羣左手伸到自己背後，搖了幾搖，示意岳夫人不可多言。

桃根仙道：「岳先生在背後搖手，那是甚麼意思？嗯，岳夫人叫他不可理睬那個女子，岳先生卻見那女子既美貌，又風騷，偏偏不聽老婆的話，非理睬她不可。」

那女子笑道：「多謝你啦！你說我既美貌，又風甚麼的，我們苗家女子，那有你們漢人的小姐太太們生得好看？」似乎她不懂「風騷」二字中含有污衊之意，聽人讚她美貌，登時容光煥發，十分歡喜，向岳不羣道：「你知道我姓甚麼了，為甚麼卻又明知故問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岳先生不聽老婆的話，有甚麼後果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後果必定不妙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岳先生人稱『君子劍』，原來也不是真的君子，早知道人家姓甚麼了，偏偏明知故問，沒話找話，跟人家多對答幾句也是好的。」

岳不羣給桃谷六仙說得甚是尷尬，心想這六人口沒遮攔，不知更將有多少難聽的話說出來，給一眾男女弟子聽在耳中，算甚麼樣子？可又不能和他們當真，當即向那女子拱了拱手，道：「便請拜上藍教主，說道華山岳不羣請問他老人家安好。」

那女子睜著一對圓圓的大眼，眼珠骨溜溜的轉了幾轉，滿臉詫異

之色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叫我『老人家』，難道我已經很老了嗎？」

岳不羣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姑娘.....你.....你便是五仙教.....藍教主.....」

他知五仙教是個極為陰毒狠辣的教派，「五仙」云云，只是美稱，江湖中人背後提起，都稱之為五毒教。其實百餘年前，這教派的真正名稱便叫作五毒教，創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，都是雲貴川湘一帶的苗人。後來有幾個漢人入了教，說起「五毒」二字不雅，這才改為「五仙」。這五仙教善於使瘴、使蠱、使毒，與「百藥門」南北相稱。五仙教中教眾以苗人為多，使毒的心計不及百藥門，然而詭異古怪之處，卻尤為匪夷所思。江湖中人傳言，百藥門使毒，雖使人防不勝防，可是中毒之後，細推其理，終於能恍然大悟。但中了五毒教的毒後，即使下毒者細加解釋，往往還是令人難以相信，其詭秘奇特，實非常理所能測度。

那女子笑道：「我便是藍鳳凰，你不早知道了麼？我跟你說，我是五仙教的，可不是藍教主的屬下。五仙教中，除了藍鳳凰自己，又有那一個不是藍鳳凰的屬下？」說著格格格的笑了起來。

桃谷六仙拊掌大笑，齊道：「岳先生真笨，人家明明跟他說了，他還是纏夾不清。」

岳不羣只知五仙教的教主姓藍，聽她這麼說，才知叫做藍鳳凰，瞧她一身花花綠綠的打扮，的確便如是一頭鳳凰似的。其時漢人士族女子，閨名深加隱藏，直到結親下聘，夫家行「問名」之禮，纔能告知。武林中雖不如此拘泥，卻也決沒將姑娘家的名字隨口亂叫的。這苗家女子竟在大河之上當眾自呼，絲毫無忸怩之態，只是她神態雖落落大方，語音卻仍嬌媚之極。然她不過二十多歲年紀，竟能是一個知名大教的教主，未免令人驚詫。

岳不羣拱手道：「原來是藍教主親身駕臨，岳某多有失敬，不知

藍教主有何見教？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我瞎字不識，教你甚麼啊？除非你來教我。瞧你這副打扮模樣，倒真像是位教書先生，你想教我讀書，是不是？我笨得很，你們漢人鬼心眼兒多，我可學不會。」

岳不羣心道：「不知她是裝傻，還是真的不懂『見教』二字。瞧她神情，似乎不是裝模作樣。」便道：「藍教主，你有甚麼事？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令狐冲是你師弟呢，還是你徒弟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是在下的弟子。」藍鳳凰道：「嗯，我想瞧瞧他成不成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小徒正在病中，神智未曾清醒，大河之上，不便拜見教主。」

藍鳳凰睜大了一雙圓圓的眼睛，奇道：「拜見？我不是要他拜見我啊，他又不是我五仙教屬下，幹麼要他拜我？再說，他是人家……嘻嘻……人家的好朋友，他就是要拜我，我也不敢當啊。聽說他割了兩大碗自己的血，去給老頭子的女兒喝，救那姑娘的性命。這樣有情有義之人，咱們苗家女子最是佩服，因此我要見見。」

岳不羣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藍鳳凰道：「他身上有傷，我是知道的，又割出了這許多血。不用叫他出來了，我自己過來罷。」岳不羣忙道：「不敢勞動教主大駕。」藍鳳凰格格一笑，說道：「甚麼大駕小駕？」輕輕一躍，縱身上了華山派坐船的船頭。

岳不羣見她身法輕盈，卻也不見得有如何了不起的武功，當即退後兩步，擋住了船艙入口，心下好生為難。他素知五仙教十分難纏，施毒妙技神出鬼沒，跟這等邪教拚鬥，不能全仗真實武功，一上來他對藍鳳凰十分客氣，便是為此；又想起昨晚那兩名百藥門門人的說話，說他們跟蹤華山派是受人之託，物以類聚，多半便是受了五毒教之託。五毒教卻為甚麼要跟華山派過不去？五毒教是江湖上一大教派，聲勢浩大，教主親臨，在理不該阻擋，可是如讓這樣一個周身都是千奇百怪毒物之人進入船艙，可也真的放心不下。他並不讓開，叫

道：「冲兒，藍教主要見你，快出來見過。」心想叫令狐冲出來在船頭一見，最為妥善。

令狐冲大量失血，神智兀自未復，雖聽得師父大聲呼叫，只輕聲答應：「是！是！」身子動了幾下，竟坐不起來。

藍鳳凰道：「聽說他受傷甚重，怎麼出來？河上風大，再受了風寒可不是玩的。我進去瞧瞧他。」說著邁步便向艙門口走去。她走上幾步，離岳不羣已不過四尺。岳不羣聞到一陣極濃冽的花香，只得身子微側，藍鳳凰已走進船艙。

外艙中桃谷五仙盤膝而坐，桃實仙臥在牀上。藍鳳凰笑道：「你們是桃谷六仙嗎？我是五仙教教主，你們是桃谷六仙。大家都是仙，是自家人啊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不見得，我們是真仙，你是假仙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就算你也是真仙。我們是六仙，比你多了一仙。」藍鳳凰笑道：「要比你們多一仙，那也容易。」桃葉仙道：「怎麼能多上一仙？你的教改稱七仙教麼？」藍鳳凰道：「我們只有五仙，沒有七仙。可是叫你們桃谷六仙變成四仙，不就比你們多了一仙麼？」桃花仙怒道：「叫桃谷六仙變成四仙，你要殺死我們二人？」藍鳳凰笑道：「殺也可以，不殺也可以。聽說你們是令狐公子的朋友，那就不殺好了，不過你們不能吹牛皮，說比我五仙教還多一仙。」桃幹仙叫道：「偏要吹牛皮，你又怎樣？」

一瞬之間，桃根、桃幹、桃葉、桃花四人已同時抓住了她手足，剛要提起，突然四人齊聲驚呼，鬆手不迭。每人都攤開手掌，呆呆的瞧著掌中之物，臉上神情恐怖異常。

岳不羣一眼見到，不由得全身發毛，背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。但見桃根仙、桃幹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條綠色大蜈蚣，桃葉仙、桃花仙二人掌中各有一隻花紋斑斕的大蜘蛛。四隻毒蟲身上都生滿長毛，令人一見便欲作嘔。這四隻毒蟲只微微抖動，並未咬嚙桃谷四仙，倘若已

經咬了，事已如此，倒也不再令人生懼，正因將咬未咬，卻制得桃谷四仙不敢稍動。

藍鳳凰隨手一拂，四隻毒蟲都給她收了去，霎時不見，也不知給她藏在身上何處。她不再理會桃谷六仙，又向前行。桃谷六仙嚇得魂飛魄散，再也不敢多口。

令狐冲和華山派一眾男弟子都在中艙。這時中艙和後艙之間的隔板已然拉上，岳夫人和眾女弟子都回入了後艙。

藍鳳凰的眼光在各人臉上打了個轉，走到令狐冲牀前，低聲叫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令狐公子！」聲音溫柔之極，旁人聽在耳裏，只覺迴腸盪氣，似乎她叫的便是自己，忍不住便要出聲答應。她這兩聲一叫，一眾男弟子倒有一大半面紅過耳，全身微顫。

令狐冲緩緩睜眼，低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藍鳳凰柔聲說道：「我是你好朋友的朋友，因此也是你的朋友。」令狐冲「嗯」的一聲，又閉上了眼睛。藍鳳凰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失血雖多，但不用怕，不會死的。」令狐冲昏昏沉沉，並不答話。

藍鳳凰伸手到令狐冲被中，將他右手拉了出來，搭他脈搏，皺了皺眉頭，忽然探頭出艙，一聲唢哨，噤哩咕嚕的說了好幾句話，艙中諸人均不明其意。

過不多時，四個苗女走了進來，都是十八九歲年紀，穿的一色是藍布染花衣衫，腰中縛一條繡花腰帶，手中都拿著一隻八寸見方的竹織盒子。

岳不羣微微皺眉，心想五仙教門下所持之物，那裏會有甚麼好東西，單是藍鳳凰一人，身上已是蜈蚣、蜘蛛，藏了不少，而且盡皆形色可怖，這四個苗女公然捧了盒子進船，只怕要天下大亂了，可是對方未曾露出敵意，卻又不便出手阻攔。

四名苗女走到藍鳳凰身前，低聲說了幾句。藍鳳凰一點頭，四名苗女便打開了盒子。眾人心下都十分好奇，急欲瞧瞧盒中藏的是甚麼古怪物事，只有岳不羣適才見過桃谷四仙掌中的生毛毒蟲，心想這盒中物事，最好是今生永遠不要見到。

便在頃刻之間，奇事陡生。

只見四個苗女各自捲起衣袖，露出雪白的手臂，跟著又捲起褲管，直至膝蓋以上。華山派一眾男弟子無不看得目瞪口呆，怦怦心跳。

岳不羣暗叫：「啊哟，不好！這些邪教女子要施邪術，以色慾引誘我門下弟子。這藍鳳凰的話聲已如此淫邪，再施展妖法，眾弟子定力不夠，必難抵禦。」不自禁的手按劍柄，心想這些五仙教教徒倘若解衣露體，施展邪法，說不得只好出劍對付。

四名苗女捲起衣袖褲管後，藍鳳凰也慢慢捲起了褲管。

岳不羣連使眼色，命眾弟子退到艙外，以免為邪術所惑，但只勞德諾和施戴子二人退了出去，其餘各人或呆立不動，或退了幾步，又再走回。岳不羣氣凝丹田，運起紫霞神功，臉上紫氣大盛，心想五毒教盤踞天南垂二百年，惡名決非倖致，必有狠毒厲害之極的邪法，此時其教主親身施法，更加非同小可，若不以神功護住心神，只怕稍有疏虞，便著了她道兒。這些苗女赤身露體，不知羞恥為何物，自己著邪中毒後喪了性命，也還罷了，怕的是心神被迷，當眾出醜，華山派和君子劍聲名掃地，可就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了。

只見四名苗女各從竹盒之中取出一物，蠕蠕而動，果是毒蟲。四名苗女將毒蟲放在自己赤裸的臂上腿上，毒蟲便即附著，並不跌落。岳不羣定睛看去，認出原來並非毒蟲，而是水中常見的吸血水蛭，只是比尋常水蛭大了一倍有餘。四名苗女取了一隻水蛭，又是一隻。藍鳳凰也到苗女的竹盒中取了一隻隻水蛭出來，放在自己臂上腿上，不

多一會，五個人臂腿上爬滿了水蛭，總數少說也有一百餘條。

眾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知這五人幹的是甚麼古怪玩意。岳夫人本在後艙，聽得中艙中眾人你一聲「啊」，他一聲「噫」，充滿了詫異之情，忍不住輕輕推開隔板，眼見這五個苗女如此情狀，不由得也「啊」的一聲驚呼。

藍鳳凰微笑道：「不用怕，咬不著你的。你.....你是岳先生的老婆嗎？聽說你的劍法很好，是不是？」

岳夫人勉強笑了笑，並不答話，她問自己是不是岳先生的老婆，出言太過粗俗，又問自己是否劍法很好，此言若是另一人相詢，對方縱含惡意，也當謙遜幾句，可是這藍鳳凰顯然不大懂得漢人習俗，如說自己劍法很好，未免自大，如說劍法不好，說不定她便信以為真，小覷了自己，還是以不答為上。

藍鳳凰也不再問，只安安靜靜的站著。岳不羣全神戒備，只待這五個苗女一有異動，擒賊擒王，先制住了藍鳳凰再說。船艙中一時誰也不再說話。只聞到華山派眾男弟子粗重的呼吸之聲。過了良久，只見五個苗女臂上腿上的水蛭身體漸漸腫脹，隱隱現出紅色。

岳不羣知道水蛭一遇人獸肌膚，便以口上吸盤牢牢吸住，吮吸鮮血，非得吸飽，決不肯放。水蛭吸血之時，被吸者並無多大知覺，僅略感麻癢，農夫在水田中耕種，往往給水蛭釘在腿上，吸去不少鮮血而不自知。他暗自沉吟：「這些妖女以水蛭吸血，不知是何用意？多半五仙教徒行使邪法，須用自己鮮血。看來這些水蛭一吸飽血，便是她們行法之時。」

卻見藍鳳凰輕輕揭開蓋在令狐冲身上的棉被，從自己手臂上拔下一隻吸滿了八九成鮮血的水蛭，放上令狐冲頸中的血管。

岳夫人生怕她傷害令狐冲，急道：「喂，你幹甚麼？」拔出長

劍，躍入中艙。

岳不羣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忙，等一下。」

岳夫人挺劍而立，目不轉睛的瞧著藍鳳凰和令狐冲二人。

只見令狐冲頸上那水蛭咬住了他血管，又再吮吸。藍鳳凰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拔開瓶塞，伸出右手小指的尖尖指甲，從瓶中挑了些白色粉末，洒了一些在水蛭身上。四名苗女解開令狐冲衣襟，捲起他衣袖褲管，將自己身上的水蛭一隻隻拔下，轉放在他胸腹臂腿各處血管上。片刻之間，一百多隻水蛭盡已附著在令狐冲身上。藍鳳凰不斷挑取藥粉，在每隻水蛭身上分別洒上少些。

說也奇怪，這些水蛭附在五名苗女身上時越吸越脹，這時卻漸漸縮小。

岳不羣恍然大悟，長長舒了口氣，心道：「原來她所行的是轉血之法，以水蛭為媒介，將她們五人身上的鮮血轉入冲兒體內。這些白色粉末不知是何物所製，竟能逼令水蛭倒吐鮮血，當真神奇之極。」他想明白了這一點，緩緩放鬆了本來緊握著劍柄的手指。

岳夫人也輕輕還劍入鞘，本來繃緊著的臉上現出了笑容。

船艙中雖仍寂靜無聲，但和適才惡鬥一觸即發的氣勢卻已大不相同。更加難得的是，居然連桃谷六仙也瞧得驚詫萬分，張大了嘴巴，合不攏來。六張嘴巴既然都張大了合不攏，自然也無法議論爭辯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，一條吐乾了腹中血液的水蛭掉在船板上，扭曲了幾下，便即僵死。一名苗女拾了起來，從窗口拋入河中。水蛭一條條投入河中，不到一頓飯時分，水蛭拋盡，令狐冲本來焦黃的臉孔上卻微微有了些血色。那一百多條水蛭所吸而轉注入令狐冲體內的鮮血，總數當逾一大碗，雖不能補足他所失之血，卻已

令他轉危為安。

岳不羣和岳夫人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苗家女子以一教之尊，居然不惜以自身鮮血補入冲兒體內。她和冲兒素不相識，決非對他有了情意。她自稱是冲兒好朋友的朋友，冲兒幾時又結識下這樣大有來頭的一位朋友？」

藍鳳凰見令狐冲臉色好轉，再搭他脈搏，察覺振動加強，心下甚喜，柔聲問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令狐冲於一切經過雖非全部明白，卻也知這女子是在醫治自己，但覺精神已好得多，說道：「多謝姑娘，我.....我好得多了。」藍鳳凰道：「你瞧我老不老？是不是很老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誰說你老了？你自然不老。要是你不生氣，我就叫你一聲妹子啦。」藍鳳凰大喜，臉色便如春花初綻，大增嬌艷之色，微笑道：「你真好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，這個不把天下男子瞧在眼裏的人，對你也會這樣好，所以啦.....唉.....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倘若真的說我好，幹麼不叫我『令狐大哥』？」藍鳳凰臉上微微一紅，叫道：「令狐大哥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好妹子，乖妹子！」

他生性倜儻，不拘小節，與素以「君子」自命的岳不羣大不相同。他神智略醒，便知藍鳳凰喜歡別人道她年輕美貌，聽她直言相詢，眼見她年紀和自己相若，卻也張口叫她「妹子」，心想她出力相救自己，該當讚上幾句，以資報答。果然藍鳳凰一聽之下，十分開心。

岳不羣和岳夫人都不禁皺起眉頭，均想：「冲兒這傢伙浮滑無聊，當真難以救藥。平一指說他已不過百日之命，此時連一百天也沒有了，一隻腳已踏進了棺材，剛清醒得片刻，便和這等淫邪女子胡言調笑。」

藍鳳凰道：「大哥，適才這轉血之法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，有些人的血沒法轉到你身上，那水蛭一咬到血，便即掉下，可轉不進去。我們五人都是幾百人中挑選出來的，我們身上的血，轉給誰都行。大哥，你想吃甚麼？我去拿些點心給你吃，好不好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點心倒不想吃，只是想喝酒。」藍鳳凰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們有自釀的『五寶花蜜酒』，你倒試試看。」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苗語。

兩名苗女應命而去，從小舟取過八瓶酒來，開了其中一瓶，登時滿船花香酒香。

令狐冲道：「好妹子，你這酒嘛，花香太重，蓋住了酒味，那是女人家喝的酒。」藍鳳凰笑道：「花香非重不可，否則有毒蛇的腥味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酒中有毒蛇腥味？」藍鳳凰道：「是啊。我這酒叫作『五寶花蜜酒』，自然要用『五寶』了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甚麼叫『五寶』？」藍鳳凰道：「五寶是我們教裏的五樣寶貝，你瞧瞧罷。」說著端過兩隻空碗，倒轉酒瓶，將瓶中的酒倒了出來，只聽得咚咚輕響，有幾條小小物事隨酒落入碗中。

好幾名華山弟子見到，登時駭聲而呼。

她將酒碗拿到令狐冲眼前，只見酒色極清，純白如泉水，酒中浸著五條小小毒蟲，一是青蛇，一是蜈蚣，一是蜘蛛，一是蝎子，另有一隻小蟾蜍。令狐冲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酒中為甚麼放這……這種毒蟲？」藍鳳凰呸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是五寶，別毒蟲……毒蟲的亂叫。令狐大哥，你敢不敢喝？」令狐冲苦笑道：「這……五寶，我可有些害怕。」

藍鳳凰拿起酒碗，喝了一大口，笑道：「我們苗人的規矩，倘若請朋友喝酒吃肉，朋友不喝不吃，那朋友就不是朋友啦。」

令狐冲接過酒碗，骨噹骨噹的將一碗酒都喝下肚中，連那五條毒

蟲也一口吞下。他膽子雖大，卻也不敢去咀嚼其味了。

藍鳳凰大喜，伸手摟住他頭頸，便在他臉頰上親了兩親，她嘴唇上搽的胭脂在令狐冲臉上印了兩個紅印，笑道：「這才是好哥哥呢。」

令狐冲一笑，一瞥眼間見到師父嚴厲的眼色，心中一驚，暗道：「糟糕，糟糕！我大膽妄為，在師父師娘跟前這般胡鬧，非給師父痛罵一場不可。小師妹可又更加瞧我不起了。」

藍鳳凰又開了一瓶酒，斟在碗裏，連著酒中所浸的五條小毒蟲，送到岳不羣面前，笑道：「岳先生，我請你喝酒。」

岳不羣見到酒中所浸蜈蚣、蜘蛛等一千毒蟲，已然噁心，跟著便聞到濃冽的花香之中隱隱混著難以言宣的腥臭，忍不住便欲嘔吐，左手伸出，便往藍鳳凰持碗的手推去。不料藍鳳凰竟並不縮手，眼見自己手指便要碰到她手背，急忙縮回。藍鳳凰笑道：「怎地做師父的反沒徒兒大膽？華山派的眾位朋友，那一個喝了這碗酒？喝了可大有好處。」

霎時之間舟中寂靜無聲。藍鳳凰一手舉著酒碗，卻沒人接口。藍鳳凰嘆了口氣道：「華山派中除了令狐冲外，再沒第二個英雄好漢了？」

忽聽得一大聲道：「給我喝！」卻是林平之。他走上幾步，伸手便要去接酒碗。

藍鳳凰雙眉一軒，笑道：「原來……」岳靈珊叫道：「小林子，你吃了這髒東西，就算不毒死，以後也別想我再來睬你。」藍鳳凰將酒碗遞到林平之面前，笑道：「你喝了罷！」林平之囁嚅道：

「我……我不喝了。」聽得藍鳳凰長聲大笑，不由得脹紅了臉，道：「我不喝這酒，可……可不是怕死。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你是怕這美貌姑娘從此不睬你。你不是膽小鬼，你是多情漢子，哈哈，哈哈！」走到令狐冲身前，說道：「大哥，回頭見。」將酒碗在桌上一放，一揮手。四個苗女拿了餘下的六瓶酒，跟著她走出船艙，縱回小舟。

只聽得甜膩的歌聲飄在水面，順流向東，漸遠漸輕，那小舟搶在頭裏，遠遠的去了。

岳不羣皺眉道：「將這些酒瓶酒碗都摔入河中。」林平之應道：「是！」走到桌邊，手指剛碰到酒瓶，只聞奇腥衝鼻，身子一晃，站立不定，忙伸手扶住桌邊。岳不羣登時省悟，叫道：「酒瓶上有毒！」衣袖拂出，勁風到處，將桌上的酒瓶酒碗，一古腦兒送出窗去，摔在河裏；驀地裏胸口一陣煩惡，強自運氣忍住，卻聽得哇的一聲，林平之已大吐起來。

跟著這邊廂哇的一聲，那邊廂又是哇的一響，人人都捧腹嘔吐，連桃谷六仙和船梢的船公水手也均不免。岳不羣強忍了半日，終於再也忍耐不住，也便嘔吐起來。各人嘔了良久，雖已將胃中食物吐了個乾乾淨淨，再無剩餘，嘔吐卻仍不止，不住的嘔出酸水。到後來連酸水也沒有了，仍覺喉癢心煩，肚裏悶惡，難過之極，均覺腹中倘若有物可吐，反比這等空嘔舒服得多。

船中前前後後數十人，只令狐冲一人不嘔。

桃實仙道：「令狐冲，那妖女對你另眼相看，給你服了解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沒服解藥啊。難道那碗毒酒便是解藥？」桃根仙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那妖女見你生得俊，喜歡了你啦。」桃枝仙道：「我說不是因為他生得俊，而是因為他讚那妖女年輕貌美，又叫她好妹子。早知這樣，我也叫她幾聲，又不吃虧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那也要他有膽量喝那毒酒，吞了那五條毒蟲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他雖不嘔，焉知不是腹中有了五條毒蟲之後，中毒更深？」桃幹仙道：「啊喲，不得

了！令狐冲喝那碗毒酒，咱們沒加阻攔，倘若因此斃命，平一指追究起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桃根仙道：「平一指說他本來就快死的，早死了幾天，有甚麼要緊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令狐冲不要緊，我們就要緊了。」桃實仙道：「那也不要緊，咱們高飛遠走，那平一指身矮腿短，諒他也追咱們不著。」桃谷六仙不住作嘔，卻也不捨得少說幾句。

岳不羣眼見駕船的水手作嘔不止，座船在大河中東歪西斜，甚是危險，當即縱到後梢，把住了舵，將船向南岸駛去。他內功深厚，運了幾次氣，胸中煩惡之意漸消。

座船慢慢靠岸，岳不羣縱到船頭，提起鐵錨摔到岸邊。這隻鐵錨無慮二百來斤，要兩名水手才抬得動。船夫見岳不羣是個文弱書生，不但將這大鐵錨一手提起，而且一拋數丈，不禁為之咋舌，不過咋舌也沒多久，跟著又張嘴大嘔。

眾人紛紛上岸，跪在水邊喝滿了一腹河水，又嘔將出來，如此數次，這才嘔吐漸止。

這河岸是個荒僻所在，但遙見東邊數里外屋宇鱗比，是個市鎮。岳不羣道：「船中餘毒未淨，乘坐不得的了。咱們到那鎮上再說。」桃幹仙揹著令狐冲，桃枝仙揹著桃實仙，眾人齊往那市鎮行去。

到得鎮上，桃幹仙和桃枝仙當先走進一家飯店，將令狐冲和桃實仙往椅上一放，叫道：「拿酒來，拿菜來，拿飯來！」

令狐冲一瞥間，見店堂中端坐著一個矮小道人，正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，不禁一怔。

這青城掌門顯是身處重圍。他坐在一張小桌旁，桌上放著酒壺筷子，三碟小菜，一柄閃閃發光的出鞘長劍。圍著那張小桌的卻是七條長凳，每條凳上坐著一人。這些人有男有女，貌相都頗兇惡，各人凳

上均置有兵刃。七人一言不發，凝視余滄海。那青城掌門甚為鎮定，左手端起酒杯飲酒，衣袖竟沒絲毫顫動。

桃根仙道：「這矮道人心中在害怕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他當然在害怕，七個打一個，他非輸不可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他如不怕，幹麼左手舉杯，不用右手？當然是要空著右手，以備用劍。」余滄海哼了一聲，將酒杯從左手交到右手。桃花仙道：「他聽到二哥的說話，可是眼睛不敢向二哥瞄上一瞄，那就是害怕。他倒不是怕二哥，而是怕一個疏神，七個敵人同時進攻，他就得給分成七塊。」桃枝仙道：「錯了，七個人出刀出劍，矮道人分成八塊，不是七塊。」桃葉仙格的一笑，說道：「這矮道人本就矮小，分成八塊，豈不是更加矮小？」

令狐冲對余滄海雖大有芥蒂，但眼見他強敵環伺，不願乘人之危，說道：「六位桃兄，這位道長是青城派的掌門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是青城派掌門便怎樣？是你的朋友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不敢高攀，不是我的朋友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不是你朋友便好辦。咱們有一場好戲看。」桃花仙拍桌叫道：「快拿酒來！老子要一面喝酒，一面瞧人把矮道人切成九塊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剛才說八塊，怎麼又是九塊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你瞧那頭陀使兩柄虎頭彎刀，他一個人要多切一塊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也不見得，這些人有的使狼牙錘，有的使金拐杖，那又怎麼切法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家別說話，咱們兩不相幫，可是也別分散了青城派掌門余觀主的心神。」桃谷六仙不再說話，笑嘻嘻、眼睜睜的瞧著余滄海。令狐冲卻逐一打量圍住他的七人。

只見一個頭陀長髮垂肩，頭上戴著個閃閃發光的銅箍，束著長髮，身邊放著一對彎成半月形的虎頭戒刀。他身旁是個五十來歲的婦人，頭髮花白，滿臉晦氣之色，身畔放的是一柄兩尺來長的短刀。再過去是一僧一道，僧人身披血也似紅的僧衣，身邊放著一鉢一鉢，均是純鋼所鑄，鋼鉢的邊緣鋒銳異常，顯是一件厲害武器；那道人身材

高大，長凳上放的是個八角狼牙錘，看上去斤兩不輕。道人右側的長凳上箕踞著一個中年化子，頭頸和肩頭盤了兩條青蛇，蛇頭作三角之形，長信伸縮不已。其餘二人是一男一女，男的瞎了左眼，女的瞎了右眼，兩人身邊各倚一條拐杖，杖身燦然發出黃澄澄之色，杖身甚粗，倘若真是黃金所鑄，份量著實沉重，這一男一女都是四十來歲年紀，服飾情狀便是江湖上尋常的落魄男女，卻攜了如此貴重的拐杖，透著說不出的詭異。

只見那頭陀目露兇光，緩緩伸出雙手，握住了一對戒刀的刀柄。那乞丐從頸中取下一條青蛇，盤在臂上，蛇頭對準了余滄海。那和尚拿起了鋼鉞。那道人提起了狼牙錘。那中年婦人也將短刀拿在手中。眼見各人便要同時進襲。

余滄海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倚多為勝，原是邪魔外道的慣技，我余滄海又有何懼？」

那眇目男子忽道：「姓余的，我們並不想殺你。」那眇目女子道：「不錯，你只須將辟邪劍譜乖乖交了出來，我們便客客氣氣的放你走路。」

岳不羣、令狐冲、林平之、岳靈珊等聽她突然提到《辟邪劍譜》，都是一怔，沒料想到這七人圍住了余滄海，竟是要向他索取辟邪劍譜。四人你向我瞧一眼，我向你瞧一眼，均想：「難道辟邪劍譜是落在余滄海手中？」

那中年婦人冷冷的道：「跟這矮子多說甚麼，先宰了他，再搜他身上。」眇目女子道：「說不定他藏在甚麼隱僻之處，宰了他而搜不到劍譜，豈不糟糕？」那中年婦人嘴巴一扁，道：「搜不到便搜不到，也不見得有甚麼糟糕。」她說話時含糊不清，大為漏風，原來滿口牙齒已落了大半。

眇目女子道：「姓余的，我勸你好好的獻了出來。這劍譜又不是

你的，在你手中已有這許多日子，你讀也讀熟了，背也背得出了，死死的霸著，又有何用？」

余滄海一言不發，氣凝丹田，全神貫注。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門外有人哈哈的笑了幾聲，走進一個眉花眼笑的人來。

這人身穿繭綢長袍，頭頂半禿，卻禿得晶光滑溜，一部黑鬚，肥肥胖胖，滿臉紅光，神情和藹可親，左手拿著個翡翠鼻煙壺，右手則是一柄尺來長的摺扇，衣飾華貴，是個富商模樣。他進店後見到眾人，一怔之下笑容立斂，但立即哈哈的笑了起來，拱手道：「幸會，幸會！想不到當世的英雄好漢，都聚集到這裏了。當真三生有幸。」

這人向余滄海道：「甚麼好風把青城派余觀主吹到河南來啊？久聞青城派『松風劍法』是武林中一絕，今日咱們多半可以大開眼界了。」余滄海全神運功，不加理睬。

這人向眇目的男女拱手笑道：「好久沒見『桐柏雙奇』在江湖上行走了，這幾年可發了大財哪。」那眇目男子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那裏有游大老闆發的財大。」這人哈哈連笑三聲，道：「兄弟是空場面，左手來，右手去，單是兄弟的外號，便可知兄弟只不過面子上好看，內裏卻空虛得很。」

桃枝仙忍不住問道：「你的外號叫甚麼？」那人向桃枝仙瞧去，見桃谷六仙形貌奇特，卻認不出他六人來歷，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兄弟名叫游迅，有個挺難聽的外號，叫作『滑不留手』。大家說兄弟愛結交朋友，為了朋友，兄弟是千金立盡，毫不吝惜，雖然賺得錢多，金銀卻在手裏留不住。」那眇目男子道：「這位游朋友，好像另外還有一個外號。」游迅笑道：「是麼？兄弟怎地不知？」

突然有個冷冷的聲音說道：「油浸泥鰍，滑不留手。」聲音漏風，自是那少了一半牙齒的婦人在說話了。

桃花仙叫道：「那不得了，泥鰍已滑溜之極，再用油來一浸，又有誰能抓得他住？」

游迅笑道：「這是江湖上朋友抬愛，稱讚兄弟的輕功造詣不差，好像泥鰍一般敏捷，其實慚愧得緊，這一點微末功夫，實在不足掛齒。張夫人，你老人家近來清健。」說著深深一揖。那中年婦人張夫人白了他一眼，喝道：「油腔滑調，給我走開些。」這游迅脾氣極好，一點也不生氣，向那乞丐道：「雙龍神丐嚴兄，你那兩條青龍可越來越矯捷活潑了。」那乞丐名叫嚴三星，外號本來叫作「雙蛇惡乞」，但游迅卻隨口將他叫作「雙龍神丐」，嚴三星本來極為兇悍，一聽之下，臉上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。

游迅也認得長髮頭陀仇松年、僧人西寶、道人玉靈，隨口捧了幾句。他嘻嘻哈哈，片刻之間，便將劍拔弩張的局面弄得和緩了不少。

忽聽得桃葉仙叫道：「喂，油浸泥鰍，你卻怎地不讚我六兄弟武功高強，本事了得？」游迅笑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自然要讚的……」豈知他一句話沒說完，雙手雙腳已給桃根、桃幹、桃枝、桃葉四仙抓在手中，將他提了起來，卻沒使勁拉扯。

游迅急忙讚道：「好功夫，好本事，如此武功，古今罕有！」桃谷四仙聽得游迅接連大讚三句，自不願便將他撕成了四塊。桃根仙、桃枝仙齊聲問道：「怎見得我們的武功古今罕有？」游迅道：「兄弟的外號叫作『滑不留手』，老實說，本來是誰也抓不到的。可是四位一伸手，便將兄弟手到擒來，一點不滑，一點不溜，四位手上功夫之厲害，當真是古往今來，罕見罕聞。兄弟此後行走江湖，定要將六位高人的名號到處宣揚，以便武林中個個知道世上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。」桃根仙等大喜，當即將他放下。

張夫人冷冷的道：「滑不留手，名不虛傳。這一回，豈不是又叫人抓住再放了？」游迅道：「這是六位高人的武功太過了得，令人大為敬仰，只可惜兄弟孤陋寡聞，不知六位前輩名號如何稱呼？」桃根仙道：「我們兄弟六人，名叫『桃谷六仙』。我是桃根仙，他是桃幹仙。」將六兄弟的名號逐一說了。游迅拍手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這『仙』之一字，和六位的武功再配合沒有，若非如此神乎其技、超凡入聖的功夫，那有資格稱到這一個『仙』字？」桃谷六仙大喜，齊道：「你這人有腦筋，有眼光，是個大大的好人。」

張夫人瞪視余滄海，喝道：「那辟邪劍譜，你到底交不交出來？」余滄海仍不理會。

游迅說道：「啊喲，你們在爭辟邪劍譜？據我所知，這劍譜可不在余觀主手中啊。」張夫人問道：「那你知道是在誰的手中？」游迅道：「此人大大的有名，說將出來，只怕嚇壞了你。」頭陀仇松年大聲喝道：「快說！你倘若不知，便走開些，別在這裏礙手礙腳！」游迅笑道：「這位師父遮莫多吃了些燒豬烤羊，偌大火氣。兄弟武功平平，消息卻十分靈通。江湖上有甚麼秘密訊息，要瞞過兄弟的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可不大容易。」

桐柏雙奇、張夫人等均知此言倒是不假，這游迅好管閒事，無孔不入，武林中有甚麼他所不知道的事確實不多，眇目女子道：「你賣甚麼關子？快說！」張夫人道：「辟邪劍譜到底是在誰手中？」

游迅笑嘻嘻的道：「各位知道兄弟的外號叫作『滑不留手』，錢財左手來，右手去，這幾天實在窮得要命。各位都是大財主，拔一根寒毛，也比兄弟的腿子粗。兄弟好容易得到一個要緊消息，正是良機千載難逢。常言道得好，寶劍贈烈士，紅粉贈佳人，好消息嘛，自當賣給財主。兄弟所賣的不是關子，而是消息。」

張夫人道：「好，咱們先把余滄海殺了，再逼這游泥鰍說話。上

罷！」她「上罷」二字一出口，只聽得叮叮噹噹幾下兵刃迅速之極的相交。張夫人等七人一齊離開了長凳，各挺兵刃和余滄海拆了幾招。七人一擊即退，仍團團圍住了余滄海。只見西寶和尚與頭陀仇松年腿上鮮血直流，余滄海長劍交在左手，右肩上道袍破碎，不知是給誰重重的擊中了一下。

張夫人叫道：「再上！」七人又一齊攻上，叮叮噹噹的響了一陣，七人又再後退，仍將余滄海圍在垓心。

只見張夫人臉上中劍，左邊自眉心至下頰，劃了一道長長口子。余滄海左臂上卻給砍了一刀，左手已沒法使劍，將長劍又再交到右手。玉靈道人一揚狼牙錘，朗聲說道：「余觀主，咱二人是三清一派，勸你投降了罷！」余滄海哼了一聲，低聲咒罵。

張夫人也不去抹臉上鮮血，提起短刀，對準了余滄海，叫道：「再……」

張夫人一個「上」字尚未出口，忽聽得有人喝道：「且慢！」一人幾步搶進圈中，站在余滄海身邊，說道：「各位以七對一，未免太不公平，何況那位游老闆說過，辟邪劍譜確實不在余滄海手中。」這人正是林平之。他自見到余滄海後，目光始終沒離開過他片刻，眼見他雙臂受傷，張夫人等七人這次再行攻上，定然將他亂刀分屍，自己與這人仇深似海，非得手刃此獠不可，決不容旁人將他殺了，當即挺身而出。

張夫人厲聲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要陪他送死不成？」林平之道：「陪他送死倒不想。我見這事太過不平，要出來說句公道話。大家不用打了罷。」仇松年道：「將這小子一起宰了。」玉靈道人道：「你是誰？如此膽大妄為，給人強出頭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在下華山派林平之……」

桐柏雙奇、雙蛇惡乞、張夫人等齊聲叫道：「你是華山派的？令狐公子呢？」

令狐冲抱拳道：「在下令狐冲，山野少年，怎稱得上『公子』二字？各位識得我的一個朋友麼？」一路之上，許多高人奇士對他尊敬討好，都說是由於他的一個朋友之故，令狐冲始終猜想不出，到底甚麼時候交上了這樣一位神通廣大的朋友，聽這七人如此說，料想又是衝著這位神奇朋友而賣他面子了。

果然張夫人等七人一齊轉身，向令狐冲恭恭敬敬的行禮。玉靈道人說道：「我們七人得到訊息，日夜不停的趕來，便是要想一識尊範。得在此處拜見，真好極了。」

余滄海受傷著實不輕，眼見挺身而出替他解圍的居然是林平之，不禁大為奇怪，但隨即便明白了他用意，見圍住自己的七人都在跟令狐冲說話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，他腿上並未受傷，突然倒縱而出，搶入小飯店後進，從後門飛也似的走了。

嚴三星和仇松年齊聲呼叫，卻顯然已追趕不及。

「滑不留手」游迅走到令狐冲面前，笑道：「兄弟從東方來，聽得不少江湖朋友提到令狐公子的大名，心下好生仰慕。兄弟得知幾十位教主、幫主、洞主、島主要在五霸岡上和公子相會，這就忙不迭的趕來湊熱鬧，想不到運氣真好，卻搶先見到了公子。放心，不要緊，這次帶上五霸岡的靈丹妙藥，沒一百種也有九十九種，公子所患的小小疾患，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哈哈，很好，很好！」拉住了令狐冲的手連連搖晃，顯得親熱無比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甚麼數十位教主、幫主、洞主、島主？又是甚麼一百種靈丹妙藥？在下可全不明白了。」

游迅笑道：「令狐公子不必過慮，這中間的原由，兄弟便有天大

膽子也不敢信口亂說。公子爺儘管放心，哈哈，兄弟要是胡說八道，就算公子爺不會見怪，落在旁人耳中，姓游的有幾個腦袋？游迅再滑上十倍，這腦袋瓜子終於也非給人揪下來不可。」

張夫人陰沉沉的道：「你說不敢胡說八道，卻又儘提這事作甚？五霸岡上有甚麼動靜，待會令狐公子自能親眼見到。我問你，那辟邪劍譜，到底是在誰的手裏？」

游迅佯作沒聽見，轉頭向著岳不羣夫婦，笑嘻嘻道：「在下一進門來，見到兩位，心中一直嘀咕：這位相公跟這位夫人相貌清雅，氣度不凡，卻是那兩位了不起的武林高人？兩位跟令狐公子在一起，那必是華山派掌門、大名鼎鼎的『君子劍』岳先生夫婦了。」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不敢。」

游迅道：「常言道：有眼不識泰山。小人今日是有眼不識華山。最近岳先生一劍刺瞎一十五名強敵，名震江湖，小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好劍法！好劍法！」他說得真切，有如親眼目睹。岳不羣哼了一聲，臉上閃過一陣陰雲。游迅又道：「岳夫人寧女俠……」

張夫人喝道：「你囉裏囉唆的，有個完沒有？快說！是誰得了辟邪劍譜？」她聽到岳不羣夫婦的名字，竟似渾不在意下。

游迅笑嘻嘻的伸出手來，說道：「給一百兩銀子，我便說給你聽。」

張夫人呸的一聲，道：「你前世就沒見過銀子？甚麼都是要錢，要錢，要錢！」

桐柏雙奇的眇目男子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，向游迅投了過去，道：「一百兩只多不少，快說！」游迅接過銀子，在手中掂了掂，說道：「這就多謝了。來，咱們到外邊去，我跟你說。」那眇目男子

道：「為甚麼到外邊去？你就在這裏說好了，好讓大家聽聽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是啊，是啊！幹麼鬼鬼祟祟的？」游迅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我要一百兩銀子，是每人一百兩，可不是將這個大消息只賣一百兩銀子。如此大賤賣，世上焉有此理？」

那眇目男子右手一擺，仇松年、張夫人、嚴三星、西寶僧等都圍將上來，霎時間將游迅圍在垓心，便如適才對付余滄海一般。張夫人冷冷的道：「這人號稱滑不留手，對付他可不能用手，大家使兵刃。」玉靈道人提起八角狼牙錘，在空中呼的一聲響，劃了個圈子，說道：「不錯，瞧他的腦袋是不是滑不留錘。」眾人瞧瞧他錘上的狼牙尖銳鋒利，閃閃生光，再瞧瞧游迅的腦袋細皮白肉，油滋烏亮，都覺他的腦袋不見得前程遠大。

游迅道：「令狐公子，適才貴派一位少年朋友，片言為余觀主解圍，公子卻何以對游某人身遭大難，猶似不聞不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如不說辟邪劍譜的所在，在下也只好插手要對老兄不大客氣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心中一酸，情不自禁的向岳靈珊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連你，也冤枉我取了小林子的劍譜。」

張夫人等七人齊聲歡呼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請令狐公子出手。」

游迅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好，我說就是，你們各歸各位啊，圍著我幹甚麼？」張夫人道：「對付滑不留手，只好加倍小心些。」游迅嘆道：「這叫做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游迅為甚麼不等在五霸岡上看熱鬧，卻自己到這裏送死？」張夫人道：「你到底說不說？」

游迅道：「我說，我說，我為甚麼不說？咦，東方教主，你老人家怎地大駕光臨？」他最後這兩句說得聲音極響，同時目光向著店外西首直瞪，臉上充滿了不勝駭異之情。

眾人一驚之下，都順著他眼光向西瞧去，只見長街上一人慢慢走近，手中提了一隻菜簍子，乃是個市井菜販，怎麼會是威震天下的東方不敗東方教主？眾人回過頭來，游迅卻已不知去向，這才知道是上了他的大當。張夫人、仇松年、玉靈道人都破口大罵，情知他輕功了得，為人又極精靈，既已脫身，就再難捉得他住。

令狐冲大聲道：「原來那辟邪劍譜是游迅得了去，真料不到是在他手中。」眾人齊問：「當真？是在游迅手中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當然是在他手中了，否則他為甚麼堅不吐實，卻又拚命逃走？」他說得聲音極響，到後來已感氣衰力竭。

忽聽得游迅在門外大聲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幹麼要冤枉我？」隨即走進門來。

張夫人等大喜，立即又將他圍住。玉靈道人笑道：「你中了令狐公子的計也！」游迅愁眉苦臉，道：「不錯，倘若這句話傳將出去，說道游迅得了辟邪劍譜，游某人今後那裏還有一天安寧日子好過？江湖之上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找游某的麻煩。我便有三頭六臂，也抵擋不住。令狐公子，你真了得，只一句話，便將滑不留手捉了回來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道：「我有甚麼了得？只不過我也曾給人這麼冤枉過而已。」不禁又向岳靈珊瞧去。岳靈珊也正在瞧他。兩人目光相接，都臉上一紅，迅速轉頭。

張夫人道：「游老兄，剛才你是去將辟邪劍譜藏了起來，免得給我們搜到，是不是？」游迅叫道：「苦也，苦也！張夫人，你這麼說，存心是要游迅的老命了。各位請想，那辟邪劍譜若是在我手中，游迅必定使劍，而且一定劍法極高，何以我身上一不帶劍，二不使劍，三來武功又是奇差呢？」眾人一想，此言倒也不錯。

桃根仙道：「你得到辟邪劍譜，未必便有時候去學；就算學了，也未必學得會。你身上沒帶劍，或許是給人偷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

手中那柄扇子，便是一柄短劍，剛才你這麼一指，就是辟邪劍譜中的劍招。」桃枝仙道：「是啊，大家瞧，他摺扇斜指，明是辟邪劍法第五十九招『指打奸邪』，劍尖指著誰，便是要取誰性命。」

這時游迅手中的摺扇正好指著仇松年。這莽頭陀虎吼一聲，雙手戒刀便向游迅砍過去。游迅身子一側，叫道：「他是說笑，喂！喂！喂！你可別當真！」噹噹噹噹四聲響，仇松年左右雙刀各砍了兩刀，都給游迅撥開。聽聲音，他那柄摺扇果是純鋼所鑄。他肥肥白白，一副養尊處優的模樣，身法竟甚敏捷，而摺扇輕輕一撥，仇松年的虎頭彎刀便給盪開在數尺之外，足見武功在那頭陀之上，只身陷包圍之中，不敢反擊而已。

桃花仙叫道：「這一招是辟邪劍法中第三十二招『烏龜放屁』，嗯，這一招架開一刀，是第二十五招『甲魚翻身』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游先生，那辟邪劍譜倘若不是在你手中，那麼是在誰的手中？」

張夫人、玉靈道人等都道：「是啊，快說。是在誰手中？」

游迅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所以不說，只是想多賣幾千兩銀子，你們這等小氣，定要省錢，好，我便說了，只不過你們聽在耳裏，卻癢在心裏，半點也無可奈何。那辟邪劍譜倘若為旁人所得，也還有幾分指望，現下偏偏是在這一位主兒手中，那就……咳咳，這個……」眾人屏息凝氣，聽他述說劍譜得主的名字。

忽聽得馬蹄聲急，夾著車聲辘辘，從街上疾馳而來，游迅乘機住口，側耳傾聽，道：「咦，是誰來了？」玉靈道人道：「快說，是誰得到了劍譜？」游迅道：「我當然是要說的，卻又何必性急？」

只聽車馬之聲到得飯店之外，倏然而止，有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令狐公子在這裏嗎？敝幫派遣車馬，特來迎接大駕。」

令狐冲急欲知道辟邪劍譜的所在，以便消除師父、師娘、眾師弟、師妹對自己的疑心，卻不答覆外面的說話，向游迅道：「有外人到來，快快說罷！」游迅道：「公子鑒諒，有外人到來，這可不便說了。」

忽聽得街上馬蹄聲急，又有七八騎疾馳而至，來到店前，也即止住，一個雄偉的聲音道：「黃老幫主，你是來迎接令狐公子的嗎？」那老人道：「不錯。司馬島主怎地也來了？」那雄偉的聲音哼了一聲，接著腳步聲沉重，一個魁梧之極的大漢走進店來，大聲道：「那一位是令狐公子？小人司馬大，前來迎接公子去五霸岡上和羣雄相見。」

令狐冲只得拱手說道：「在下令狐冲，不敢勞動司馬島主大駕。」那司馬島主道：「小人名叫司馬大，只因小人自幼生得身材高大，因此父母給取了這一個名字。令狐公子叫我司馬大好了，要不然便叫阿大，甚麼島主不島主，阿大可不敢當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」伸手向著岳不羣夫婦道：「這兩位是我師父、師娘。」司馬大抱拳道：「久仰。」隨即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小人迎接來遲，公子勿怪。」

岳不羣身為華山派掌門十餘年，向來極受江湖中人敬重，可是這司馬大以及張夫人、仇松年、玉靈道人等一千人，全都對令狐冲十分恭敬，而對自己這華山派掌門顯然絲毫不以為意，就算略有敬意，也完全瞧在令狐冲臉上，這等神情流露得十分明顯。這比之當面斥罵，令他尤為恚怒。但岳不羣修養極好，沒顯出半分惱怒之色。

這時那姓黃的幫主也已走了進來。這人已有八十來歲年紀，一部白鬚，直垂至胸，精神卻甚矍鑠。他向令狐冲微微彎腰，抱拳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小人幫中的兄弟們，就在左近一帶討口飯吃，這次沒好好接待公子，當真罪該萬死。」

岳不羣心頭一震：「莫非是他？」他早知黃河下游有個天河幫，幫主黃伯流是中原武林中的一位前輩耆宿，只是他幫規鬆懈，幫眾良莠不齊，作奸犯科之事所在難免，這天河幫的聲名就不見得怎麼高明。但天河幫人多勢眾，幫中好手也著實不少，是齊魯豫鄂之間的一大幫會，難道眼前這個老兒，便是號令萬餘幫眾的「銀髯蛟」黃伯流？假若是他，又怎會對令狐冲這個初出道的少年如此恭敬？

岳不羣心中的疑團只存得片刻，便即打破，只聽雙蛇惡乞嚴三星道：「銀髯老蛟，你是地頭蛇，對咱們這些外來朋友，可也得招呼招呼啊。」

這白鬚老者果然便是「銀髯蛟」黃伯流，他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若不是託了令狐公子的福，又怎請得動這許多位英雄好漢的大駕？眾位來到豫東魯西，都是天河幫的嘉賓，自然是要接待的。五霸岡上敝幫已備了酒席，令狐公子和眾位朋友這就動身如何？」

令狐冲見小小一間飯店之中擠滿了人，這般聲音嘈雜，游迅決不會吐露機密，好在適才大家這麼一鬧，師父、師妹他們對自己的懷疑之意當可大減，日後終究能水落石出，倒也不急欲洗刷，便向岳不羣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去不去？請你示下。」

岳不羣心想：「聚集在五霸岡上的，顯然沒一個正派之士，如何可跟他們混在一起？這些人頗似欲以恭謹之禮，誘引冲兒入夥。衡山派劉正風前車之轍，一與邪徒接近，終不免身敗名裂。可是在眼前情勢之下，這『不去』二字，又如何說得出口？」

游迅道：「岳先生，此刻五霸岡上可熱鬧得緊哩！好多位洞主、島主，都是十幾年、二三十年沒在江湖上露臉了。大夥兒都是為令狐公子而來。你調教了這樣一位文武全才、英雄了得的少俠出來，岳先生當真臉上大有光采。那五霸岡嗎，當然是要去的囉。岳先生大駕不去，豈不叫眾人大為掃興？」

岳不羣尚未答話，司馬大和黃伯流二人已將令狐冲半扶半抱的擁了出去，扶入一輛大車之中。仇松年、嚴三星、桐柏雙奇、桃谷六仙等紛紛一擁而出。

岳不羣和岳夫人相對苦笑，均想：「這一千人只是要冲兒去。咱們去不去，他們渾不放在心上。」

岳靈珊甚為好奇，說道：「爹，咱們也瞧瞧去，看那些怪人跟大師哥到底在耍甚麼花樣。」她想到那吃人肉的黑白雙熊，兀自心驚，但想他們既衝著大師哥的面子放了自己，總不會再來咬自己的手指頭，不過到得五霸岡上，可別離爹爹太遠了。

岳不羣點了點頭，走出門外，適才大嘔了一場，未進飲食，落足時竟然虛飄飄地，真氣不純，不由得暗驚：「那五毒教藍鳳凰的毒藥當真厲害。」

黃伯流和司馬大等眾人騎來許多馬匹，當下讓給岳不羣、岳夫人、張夫人、仇松年、桃谷六仙等一千人乘坐。華山派的幾名男弟子無馬可騎，便與天河幫的幫眾、長鯨島司馬大島主的部屬一同步行，向五霸岡進發。

【注】

現代醫學輸血需辨血型，凡○型者之血，可輸於任何人。藍鳳凰其時無此知識，但憑長期經驗，知自己血型為○型，又從百餘女教眾中挑出○型者數人，為令狐冲輸血，非○型之教眾則不參與。

【十七】 傾心



令狐冲看水中倒影，見到伏在自己背上那姑娘的半邊臉蛋，雙目緊閉，睫毛甚長，容貌秀麗絕倫，不過十七八歲年紀。

五霸岡正當魯豫兩省交界處，東臨山東荷澤定陶，西接河南東明。這一帶地勢平坦，甚多沼澤，遠遠望去，那五霸岡也不甚高，只略有山嶺而已。一行車馬向東疾馳，行不數里，便有數騎馬迎來，馳到車前，乘者翻身下馬，高聲向令狐冲致意，言語禮數甚是恭敬。

將近五霸岡時，來迎的人愈多。這些人自報姓名，令狐冲也記不得這許多。大車停在一座高岡之前，只見岡上黑壓壓一片大松林，一條山路曲曲折折上去。

黃伯流將令狐冲從大車中扶了出來。早有兩名大漢抬了一乘軟轎，在道旁相候。令狐冲心想自己坐轎，而師父、師娘、師妹卻都步

行，心中不安，道：「師娘，你坐轎罷，弟子自己能走。」岳夫人笑道：「他們迎接的只是令狐公子，可不是你師娘。」展開輕功，搶步上岡。岳不羣、岳靈珊父女也快步走上岡去。令狐冲無奈，只得坐入轎中。

轎子抬入岡上松林間的一片空地，但見東一簇，西一堆，人頭踴踴，這些人形貌神情，都是三山五嶽的草莽漢子。

眾人一窩蜂般擁過來。有的道：「這位便是令狐公子嗎？」有的道：「這是小人祖傳的治傷靈藥，頗有起死回生之功。」有的道：

「這是在下二十年前在長白山中挖到的老年人參，已然成形，請令狐公子收用。」有一人道：「這七個是魯東六府中最有本事的名醫，在下都請了來，讓他們給公子把把脈。」這七個名醫都給粗繩縛住了手，連成一串，愁眉苦臉，神情憔悴，那裏有半分名醫的模樣？顯是給這人硬捉來的，「請」之一字，只是說得好聽而已。又有一人挑著兩隻大竹籬，說道：「濟南府城裏的名貴藥材，小人每樣都拿了一些來。公子要用甚麼藥材，小人這裏備得都有，以免臨時湊手不及。」

令狐冲見這些人大都裝束奇特，神情悍惡，對自己卻顯是一片誠摯，絕無可疑，不由得大為感激。他近來迭遭挫折，死活難言，更易受感觸，胸口一熱，竟爾流下淚來，抱拳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令狐冲一介無名小子，竟承各位……各位如此眷顧，當真……當真無……無法報答……」言語哽咽，難以卒辭，便即拜了下去。

羣雄紛紛說道：「這可不敢當！」「快快請起。」「折殺小人了！」也都跪倒還禮。

霎時之間，五霸岡上千餘人一齊跪倒，便只餘下華山派岳不羣師徒與桃谷六仙。

岳不羣師徒不便在羣豪之前挺立，都側身避開，免有受禮之嫌。桃谷六仙卻指著羣豪嘻嘻哈哈，胡言亂語。

令狐冲和羣豪對拜了數拜，站起來時，臉上熱淚縱橫，心下暗道：「不論這些朋友此來是何用意，令狐冲今後為他們粉身碎骨，萬死不辭。」

天河幫幫主黃伯流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請到前邊草棚中休息。」引著他和岳不羣夫婦走進一座草棚。那草棚乃是新搭，棚中桌椅俱全，桌上放了茶壺、茶杯。黃伯流一揮手，便有部屬斟上酒來，又有人送上乾牛肉、火腿等下酒之物。

令狐冲端起酒杯，走到棚外，朗聲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令狐冲和各位初見，須當共飲結交。咱們此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這杯酒，算咱們好朋友大夥兒一齊喝了。」說著右手一揚，將一杯酒向天潑了上去，登時化作千萬顆酒滴，四下飛濺。羣豪歡聲雷動，都道：「令狐公子說得不錯，大夥兒此後跟你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

岳不羣皺起了眉頭，尋思：「冲兒行事好生魯莽任性，不顧前，不顧後，眼見這些人對他好，便跟他們說甚麼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這些人中只怕沒一個是規規矩矩的人物，盡是田伯光一類的傢伙。他們奸淫擄掠，打家劫舍，你也跟他們有福同享？我正派之士要剿滅這些惡徒，你便跟他們有難同當？」

令狐冲又道：「眾位朋友何以對令狐冲如此眷顧，在下半點不知。不過知道也好，不知也好，眾位有何為難之事，便請明示。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只須有用得著令狐冲處，在下刀山劍林，決不敢辭。」他想這些人素不相識，卻對自己這等結交，自必有一件大事求己相助，反正總是要答允他們的，當真辦不到，也不過一死而已。

黃伯流道：「令狐公子說那裏話來？眾位朋友得悉公子駕臨，大家心中仰慕，都想瞻仰丰采，因此上不約而同的聚在這裏。又聽說公子身子不大舒服，這才或請名醫，或覓藥材，對公子卻決無所求。咱

們這些人並非一夥，相互間大都只是聞名，有的還不大和睦呢。只是公子既說今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大家就算不是好朋友，也要做好朋友了。」

羣豪齊道：「正是！黃幫主的話一點不錯。」

那牽著七個名醫之人走將過來，說道：「公子請到草棚之中，由這七個名醫診一診脈如何？」令狐冲心想：「平一指先生如此大本領，尚且說我的傷患已無藥可治，你這七個醫生又瞧得出甚麼來？」礙於他一片好意，不便拒卻，只得走入草棚。

那人將七個名醫如一串田雞般拉進棚來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兄台便請放了他們罷，諒他們也逃不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公子說放，就放了他們。」啪啪啪七聲響過，拉斷了麻繩，喝道：「倘若治不好令狐公子，把你們的頭頸也都這般拉斷了。」一個醫生道：

「小……小人盡力而為，不過天下……天下可沒包醫之事。」另一個道：「瞧公子神完氣足，那定是藥到病除。」幾個醫生搶上前去，便給他搭脈。

忽然棚口有人喝道：「都給我滾出去，這等庸醫，有個屁用？」

令狐冲轉過頭來，見是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到了，喜道：「平先生，你也來啦，我本想這些醫生沒甚麼用。」

平一指走進草棚，左足一起，砰的一聲，將一個醫生踢出草棚，右足一起，砰的一聲，又將一個醫生踢出草棚。那捉了醫生來的漢子對平一指甚是敬畏，喝道：「當世第一大名醫平大夫到了，你們這些傢伙，還膽敢在這裏獻醜！」砰砰兩聲，也將兩名醫生踢了出去，餘下三名醫生不等大腳上臀，連跌帶爬的奔出草棚。那漢子躬身陪笑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平大夫，在下多有冒昧，你老……」平一指左足一抬，砰的一聲，又將那漢子踢出了草棚。這一下大出令狐冲的意料之外，不禁愕然。

平一指一言不發，坐了下來，伸手搭住他右手脈搏，再過良久，又去搭他左手脈搏，如此轉換不休，皺起眉頭，閉了雙眼，苦苦思索。

令狐冲說道：「平先生，凡人生死有命，令狐冲傷重難治，先生已兩番費心，在下感激不盡。先生也不須再勞心神了。」

只聽得草棚外喧嘩大作，鬥酒猜拳之聲此起彼伏，顯是天河幫已然運到酒菜，供羣豪暢飲。令狐冲神馳棚外，只盼去和羣豪大大熱鬧一番，可是平一指交互搭他手上脈搏，似乎永無止歇之時，他暗自尋思：「這位平大夫名字叫做平一指，自稱治人只用一指搭脈，殺人也只用一指點穴，可是他此刻和我搭脈，豈只一指？幾乎連十根手指也都用上了。」

豁喇一聲，一個人探頭進來，正是桃幹仙，說道：「令狐冲，你怎地不來喝酒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就來了，你等著我，可別自己搶著喝飽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好！平大夫，你趕快些罷。」說著將頭縮了出去。

平一指緩緩縮手，閉著眼睛，右手食指在桌上輕輕敲擊，顯是困惑難解，又過良久，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體內有七種真氣，相互衝突，既不能宣洩，亦不能降服。這不是中毒受傷，更不是風寒濕熱，因此非針灸藥石之所能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平一指道：「自從那日在朱仙鎮上給公子瞧脈之後，在下已然思得一法，圖個行險僥倖，要邀集七位內功深湛之士，同時施為，將公子體內這七道不同真氣一舉消除。今日在下已邀得三位同來，羣豪中再請兩位，毫不為難，加上尊師岳先生與在下自己，便可施治了。可是適才給公子搭脈，察覺情勢又有變化，更加複雜異常。」令狐冲「嗯」了一聲。

平一指道：「過去數日之間，又生四種大變。第一，公子服食了

數十種大補的燥藥，其中有人參、首烏、靈芝、伏苓等等珍奇藥物。這些補藥的製煉之法，卻是用來給純陰女子服食的。」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前輩神技，當真古今罕有。」平一指道：「公子何以去服食這些補藥？想必是為庸醫所誤了，可恨可惱。」令狐冲心想：「祖千秋偷了老頭子的『續命八丸』來給我吃，原是一番好意，他那裏知道補藥有男女之別？如說了出來，平大夫定然責怪於他，還是為他隱瞞的為是。」說道：「那是晚輩自誤，須怪不得別人。」平一指道：「你身子並不氣虛，恰恰相反，乃是真氣太多，突然間又服了這許多補藥下去，那可如何得了？便如長江水漲，本已成災，治水之人不謀宣洩，反將洞庭湖、鄱陽湖之水倒灌入江，豈有不釀成大災之理？只有先天不足、虛弱無力的少女服這等補藥，才有益處。偏偏是公子服了，唉，大害，大害！」令狐冲心想：「只盼老頭子的女兒老不死姑娘喝了我的血後，身子能夠痊可。」

平一指又道：「第二個大變，是公子突然大量失血。依你目下的病體，怎可再和人爭鬥動武？如此好勇鬥狠，豈是延年益壽之道？唉，人家對你這等看重，你卻不知自愛。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，又何必逞快於一時？」說著連連搖頭。他說這些話時，臉上現出大不以為然的神色，倘若他所治的病人不是令狐冲，縱然不是一巴掌打將過去，那也是聲色俱厲、破口大罵了。令狐冲道：「前輩指教得是。」

平一指道：「單是失血，那也罷了，這也不難調治，偏偏你又去跟雲南五毒教的人混在一起，飲用了他們的五仙大補藥酒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是五仙大補藥酒？」平一指道：「這五仙大補藥酒，是五毒教祖傳秘方所釀，所釀的五種小毒蟲珍奇無匹，據說每一條小蟲都要十多年才培養得成，酒中另外又有數十種奇花異草，中間頗具生剋之理。服了這藥酒之人，百病不生，諸毒不侵，陡增十餘年功力，原是當世最神奇的補藥。老夫心慕已久，恨不得一見。聽說藍鳳凰這女子守身如玉，從來不對任何男子假以辭色，偏偏將她教中如此珍貴的藥酒給你服了。唉，風流少年，到處留情，豈不知反而自受其害！」

令狐冲只有苦笑，說道：「藍教主和晚輩只在黃河舟中見過一次，蒙她以五仙藥酒相贈，此外更無其他瓜葛。」

平一指向他瞪視半晌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藍鳳凰給你喝這五仙大補藥酒，那也是衝著人家的面子了。可是這一來補上加補，那便是害上加害。又何況這酒雖能大補，亦有大毒。哼，他媽的亂七八糟！他五毒教只不過仗著幾張祖傳的古怪藥方，藍鳳凰這小妞兒又懂甚麼狗屁醫理、藥理了？他媽的攪得一塌胡塗！」

令狐冲聽他如此亂罵，覺此人性子太也暴躁，但見他臉色慘淡，胸口不住起伏，顯是對自己傷勢關切之極，心下又覺歉仄，說道：

「平前輩，藍教主也是一番好意……」平一指怒道：「好意，好意！哼，天下庸醫殺人，那一個不是好意？你知不知道，每天庸醫害死的人數，比江湖上死於刀下的人可多得多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也大有可能。」平一指道：「甚麼大有可能？確確實實是如此。我平一指醫過的人，她藍鳳凰憑甚麼又來加一把手？你此刻血中含有劇毒，若要一一化解，便和那七道真氣大起激撞，只怕三個時辰之內便送了你性命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血中含有劇毒，倒不一定是飲了那五仙藥酒之故。藍教主和那四名苗女給我注血，用的是她們身上之血。這些人日夕和奇毒之物為伍，飲食中也含有毒物，血中不免有毒，只是她們長期習慣了，不傷身體。這事可不能跟平前輩說，否則他脾氣更大了。」說道：「醫道藥理，精微深奧，原非常人所能通解。」

平一指嘆了口氣道：「倘若只不過是誤服補藥，大量失血，誤飲藥酒，我還是有辦法可治。這第四個大變，卻當真令我束手無策了。唉，都是你自己不好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都是我自己不好。」平一指道：「這數日之中，你何以心灰意懶，不想再活？到底受了甚麼重大委屈？上次在朱仙鎮我跟你搭脈，察覺你傷勢雖重，病況雖奇，但你心脈旺盛，胸懷開朗，有一股勃勃生機。我先延你百日之命，然後

在這百日之中，無論如何要設法治愈你的怪病。當時我並無十足把握，也不忙給你明言，可是現下卻連這一股生機也沒有了，卻是何故？」

聽他問及此事，令狐冲不由得悲從中來，心想：「先前師父疑心我吞沒小林子的辟邪劍譜，那也沒甚麼，大丈夫心中無愧，此事總有水落石出之時，可是……可是連小師妹竟也對我起疑，為了小林子，心中竟將我糟蹋得一錢不值，那我活在世上，更有甚麼意味？」

平一指不等他回答，接著道：「搭你脈象，這又是情孽牽纏。其實天下女子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，脾氣乖張，性情暴躁，最好是遠而避之。倘若命運不濟，真正是上天入地，沒法躲避，才只有極力容忍，虛與委蛇。你怎地如此想不通，反而對她們日夜想念？這可大大的不是了。雖然，雖然那……唉，可不知如何說起？」說著連連搖頭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你的夫人固然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，脾氣乖張，性情暴躁，你上天入地，沒法躲避，但天下女子卻並非個個如此。你以己之妻，將天下女子一概論之，當真好笑。倘若小師妹確是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……」

桃花仙雙手拿了兩大碗酒，走到竹棚口，說道：「喂，平大夫，怎地還沒治好？」平一指臉一沉，道：「治不好的了！」桃花仙一怔，道：「治不好，那你怎麼辦？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不如出來喝酒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！」平一指怒道：「不許去！」桃花仙嚇了一跳，轉身便走，兩碗酒潑得滿身都是。

平一指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這傷勢要徹底治好，就算大羅金仙，只怕也難以辦到，但要延得數月以至數年之命，也未始不能。可是必須聽我的話，第一須得戒酒；第二必須收拾起心猿意馬，女色更萬萬沾染不得，別說沾染不得，連想也不能想；第三不能跟人動武。這戒

酒、戒色、戒鬥三件事若能做到，那麼或許能多活一二年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。平一指怒道：「有甚麼可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會當暢情適意，連酒也不能喝，女人不能想，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，還做甚麼人？不如及早死了，來得爽快。」平一指厲聲道：「我一定要你戒，否則我治不好你的病，豈不聲名掃地？」

令狐冲伸出手去，按住他右手手背，說道：「平前輩，你一番美意，晚輩感激不盡。只是生死有命，前輩醫道雖精，也難救必死之人，治不好我的病，於前輩聲名絲毫無損。」語意甚是誠摯。

豁喇一聲，又有一人探頭進來，卻是桃根仙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冲，你的病治好了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平大夫醫道精妙，已把我治好了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」進來拉住他袖子，說道：「喝酒去，喝酒去！」令狐冲向平一指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謝前輩費心。」

平一指也不還禮，愁眉緊鎖，口中低聲喃喃自語。

桃根仙道：「我原說一定治得好的。他是『殺人名醫』，他醫好一人，要殺一人，倘若醫不好一人，那又怎麼辦？豈不是搞不明白了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兩人手臂相挽，走出草棚。

四下裏羣豪聚集轟飲。令狐冲一路走過去，有人斟酒過來，便即酒到杯乾。

羣豪見他逸興遄飛，放量喝酒，談笑風生，心下無不歡喜，都道：「令狐公子果是豪氣干雲，令人心折。」

令狐冲接著連喝了十來碗酒，忽然想起平一指來，斟了一大碗酒，口中大聲唱歌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……」走進竹棚，說道：「平前輩，我敬你一碗酒。」

燭光搖晃之下，只見平一指神色大變。令狐冲一驚，酒意登時醒了三分。細看他時，本來的一頭烏髮竟已變得雪白，臉上更是皺紋深陷，幾個時辰之中，恰似老了一二十年。只聽他喃喃說道：「醫好一人，要殺一人，醫不好人，我怎麼辦？」

令狐冲熱血上湧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冲一條命又值得甚麼？前輩何必老是掛在心上？」

平一指道：「醫不好人，那便殺我自己，否則叫甚麼『殺人名醫』？」突然站起身來，身子晃了幾下，噴出幾口鮮血，撲地倒了。

令狐冲大驚，忙去扶他時，只覺他呼吸已停，竟然死了。令狐冲將他抱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耳聽得竹棚外轟飲之聲漸低，心下一片淒涼。稍立良久，不禁掉下淚來。平一指的屍身手中越來越重，無力再抱，於是輕輕放在地下。

忽見一人悄步走進草棚，低聲道：「令狐公子！」令狐冲見是祖千秋，淒然道：「祖前輩，平大夫死了。」祖千秋對這事竟不怎麼在意，低聲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倘若有人問起，請你說從沒見過祖千秋之面，好不好？」令狐冲一怔，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祖千秋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咳，再見，再見！」

他前腳走出竹棚，跟著便走進一人，卻是司馬大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在下有個說不出口的……不大說得出的這個……倘若有人問起，有那些人在五霸岡上聚會，請公子別提在下的名字，那就感激不盡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這卻是為何？」司馬大神色忸怩，便如孩童做錯了事，忽然給人捉住一般，囁嚅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既不配做閣下的朋友，自是從此不敢高攀的了。」司馬大臉色一變，突然雙膝一屈，拜了下去，說道：「公子說這等話，可坑殺俺了。俺求你別提來到五霸岡上的事，只為免得惹人

生氣，公子忽然見疑，俺剛才說過的話，只當是司馬大放屁！」令狐冲忙伸手扶起，道：「司馬島主何以行此大禮？請問島主，你到五霸岡上見我，何以會令人生氣？此人既對令狐冲如此痛恨，儘管衝著在下一人來好了……」司馬大連連搖手，微笑道：「公子越說越不成話了。這人對公子疼愛還來不及，那裏有甚麼痛恨之理？唉，小人粗胚一個，實在不會說話，再見，再見。總而言之，司馬大交了你這個朋友，以後你有甚麼差遣，只須傳個訊來，火裏火裏去，水裏水裏去，司馬大只要皺一皺眉頭，祖宗十八代都是烏龜王八蛋！」說著一拍胸口，大踏步走出草棚。

令狐冲好生奇怪，心想：「此人對我一片血誠，絕無可疑。卻何以他上五霸岡來見我，會令人生氣？而生氣之人偏偏又不恨我，居然還對我極好，天下那有這等怪事？倘若當真對我極好，這許多朋友跟我結交，他該當歡喜才是。」突然想起一事：「啊，是了，此人定是正派中的前輩，對我甚為愛護，卻不喜我結交這些旁門左道之輩。難道是風太師叔？其實像司馬島主這等人乾脆爽快，甚麼地方不好了？」

只聽得竹棚外一人輕輕咳嗽，低聲叫道：「令狐公子。」令狐冲聽得是黃伯流的声音，說道：「黃幫主，請進來。」黃伯流走進棚來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有幾位朋友要俺向公子轉言，他們身有急事，須得立即趕回去料理，不及向公子親自告辭，請你原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用客氣。」果然聽得棚外喧聲低沉，已走了不少人。

黃伯流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咳，當真是我們做得魯莽了，大夥兒一來是好奇，二來是想獻殷勤，想不到……本來嘛，人家臉皮子薄，不願張揚其事，我們這些莽漢粗人，誰都不懂。藍教主又是苗家姑娘，這個……」

令狐冲聽他前言不對後語，半點摸不著頭腦，問道：「黃幫主是不是要我不可對人提及五霸岡上之事？」黃伯流乾笑幾聲，神色極是

尷尬，說道：「別人可以抵賴，黃伯流是賴不掉的了。天河幫在五霸岡上款待公子，說甚麼也只好承認。」令狐冲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請我喝一杯酒，也不見得是甚麼十惡不赦的大罪。男子漢大丈夫，有甚麼賴不賴的？」

黃伯流忙陪笑道：「公子千萬不可多心。唉，老黃生就一副茅包脾氣，倘若事先問問俺兒媳婦，要不然問問俺孫女兒，也就不會得罪了人家，自家還不知道。唉，俺這粗人十七歲上就娶了媳婦，只怪俺媳婦命短，死得太早，連累俺對女人家的心事摸不上半點邊兒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怪不得師父說他們旁門左道，這人說話當真顛三倒四。他請我喝酒，居然要問他兒媳婦、孫女兒，又怪他老婆死得太早。」

黃伯流又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就是這樣了。公子，你說早就認得老黃，跟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對，就說和我已有八九年交情，你十五六歲時就跟老黃一塊兒賭錢喝酒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在下四歲那一年，就跟你擲過骰子，喝過老酒，你怎地忘了？到今日可不是整整二十年的交情？」

黃伯流一怔，隨即明白他說的乃是反話，苦笑道：「公子恁地說，自然是再好不過。只是.....只是黃某二十年前打家劫舍，做的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，公子又怎會跟俺交朋友？嘿嘿.....這個.....」令狐冲道：「黃幫主直承其事，足見光明磊落，在下非在二十年前交上你這位好朋友不可。」黃伯流大喜，大聲道：「好，好，咱們是二十年前的老朋友。」回頭一望，放低聲音道：「公子保重，你良心好，眼前雖然有病，終能治好，何況聖.....聖.....神通廣大.....啊喲！」大叫一聲，轉頭便走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甚麼聖.....聖.....神通廣大？當真莫名其妙。」

只聽得馬蹄聲漸漸遠去，喧嘩聲盡數止歇。他向平一指的屍身呆

望半晌，走出棚來，猛地裏吃了一驚，岡上靜悄悄地，竟沒一個人影。他本來只道羣豪就算不再鬧酒，又有人離岡他去，卻也不會片刻間便走得乾乾淨淨。他提高嗓子叫道：「師父，師娘！」卻無人答應。他再叫：「二師弟，四師弟，小師妹！」仍無人答應。

眉月斜照，微風不起，偌大一座五霸岡上，竟便只他一人。眼見滿地都是酒壺、碗碟，此外帽子、披風、外衣、衣帶等四下散置，羣豪去得匆匆，連東西也不及收拾。他更加奇怪：「他們走得如此倉促，倒似有甚麼洪水猛獸突然掩來，非趕快逃走不可。這些漢子本來似乎都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忽然間變得膽小異常，當真令人難以索解。師父、師娘、小師妹他們，卻又到那裏去了？要是此間真有甚麼凶險，怎地又不招呼我一聲？」

驀然間心中一陣淒涼，只覺天地雖大，卻沒一人關心自己安危，便在不久之前，有這許多人競相跟他結納討好，此刻雖以師父、師娘之親，也對他棄之如遺。

心口一酸，體內幾道真氣便湧將上來，身子晃了晃，一交摔倒。掙扎著要想爬起，呻吟了幾聲，半點使不出力道。他閉目養神，休息片刻，第二次又再支撐著想爬起身來，不料這一次使力太大，耳中嗡的一聲，眼前一黑，便即暈去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迷迷糊糊中聽到幾下柔和的琴聲，神智漸復，琴聲優雅緩慢，入耳之後，激盪的心情便即平復，正是洛陽城那位婆婆所彈的〈清心普善咒〉。令狐冲恍如漂流於茫茫大海之中，忽然見到一座小島，精神一振，便即站起，聽琴聲是從草棚中傳出，便一步一步的走過去，見草棚之門已然掩上。

他走到草棚前六七步處便即止步，心想：「聽這琴聲，正是洛陽城綠竹巷中那位婆婆到了。在洛陽之時，她不願我見她面目，此刻我若不得她許可，如何可以貿然推門進去？」當下躬身說道：「令狐冲

參見前輩。」

琴聲丁東丁東的響了幾下，戛然而止。令狐冲只覺這琴音中似乎充滿了慰撫之意，聽來說不出的舒服，明白世上畢竟還有一人關懷自己，感激之情霎時充塞胸臆。

忽聽得遠處有人說道：「有人彈琴！那些旁門左道的邪賊還沒走光。」

又聽得一個十分宏亮的聲音說道：「這些妖邪淫魔居然敢到河南來撒野，還把咱們瞧在眼裏麼？」他說到這裏，更提高嗓子，喝道：「是那些混帳王八羔子，在五霸岡上胡鬧，通統給我報上名來！」他中氣充沛，聲震四野，極具威勢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難怪司馬大、黃伯流、祖千秋他們嚇得立時逃走，確是有正派中的高手前來挑戰。」隱隱覺得，司馬大、黃伯流等人忽然溜得一乾二淨，未免太沒男子漢氣概，但來者既能震懾羣豪，自必是武功異常高超的前輩，心想：「他們問起我來，倒也難以對答，不如避一避的為是。」當即走到草棚之後，又想：「棚中那位老婆婆，料他們也不會和她為難。」這時棚中琴聲也已止歇。

腳步聲響，三個人走上岡來。三人上得岡後，都「咦」的一聲，顯是對岡上寂靜無人的情景大為詫異。

那聲音宏亮的人道：「王八羔子們都到那裏去了？」一個細聲細氣的人道：「他們聽說少林派的二大高手上來除奸驅魔，自然都夾了尾巴逃走啦。」另一人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那多半是仗了崑崙派譚兄的聲威。」三人縱聲大笑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兩個是少林派的，一個是崑崙派的。少林派自唐初以來，向是武林領袖，單是少林一派，聲威便比我五嶽劍派聯盟為高，實力恐亦較強。少林派掌門人方證大師更為武林中眾所欽

佩。師父常說崑崙派劍法獨樹一幟，兼具沉雄輕靈之長。這兩派聯手，確是厲害，多半他們三人只是前鋒，後面還有大援。可是師父、師娘卻又何必避開？」轉念一想，便即明白：「是了，我師父是名門正派的掌門人，和黃伯流這些聲名不佳之人混在一起，見到少林、崑崙的高手，未免尷尬。」

只聽那崑崙派姓譚的道：「適才還聽得岡上有彈琴之聲，那人卻又躲到那裏去了？辛兄、易兄，這中間只怕另有古怪。」那聲音宏大的人道：「正是，還是譚兄細心，咱們搜上一搜，揪他出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辛師哥，我到草棚中去瞧瞧。」令狐冲聽了這話，知道這人姓易，那聲音宏大之人姓辛，是他師兄。聽得那姓易的向草棚走去。

棚中一個清亮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賤妾一人獨居，夤夜之間，男女不便相見。」

那姓辛的道：「是個女的。」姓易的道：「剛才是你彈琴麼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姓易的道：「你再彈幾下聽聽。」那婆婆道：「素不相識，豈能逕為閣下撫琴？」那姓辛的道：「哼，有甚麼希罕？諸多推搪，草棚中定然另有古怪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姓易的道：「你說是孤身女子，半夜三更的，卻在這五霸岡上幹甚麼？十之八九，便跟那些左道妖邪是一路。咱們進來搜了。」說著大踏步便向草棚門走去。

令狐冲從隱身處閃出，擋在草棚門口，喝道：「且住！」

那三人沒料到突然會有人閃出，都微微一驚，但見是個單身少年，亦不以為意。那姓辛的大聲喝道：「少年是誰？鬼鬼祟祟的躲在黑處，幹甚麼來著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在下華山派令狐冲，參見少林、崑崙派的前輩。」說著向三人深深一揖。

那姓易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是華山派的？你到這裏幹甚麼來啦？」令狐冲見這姓辛的身子倒不如何魁梧，只胸口凸出，有如一鼓，無怪說話聲音如此響亮。另一個中年漢子和他穿著一式的醬色長袍，自是他同門姓易之人。那崑崙派姓譚的背懸一劍，寬袍大袖，神態頗為瀟灑。那姓易的不待他回答，又問：「你既是正派中弟子，怎地會在五霸岡上？」

令狐冲先前聽他們王八羔子的亂罵，心頭早就有氣，這時更聽他言詞頗不客氣，說道：「三位前輩也是正派中人，卻不也在五霸岡上？」那姓譚的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說得好，你可知草棚中彈琴的女子卻是何人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是一位年高德劭、與世無爭的婆婆。」那姓易的斥道：「胡說八道！聽這女子聲音，顯然年紀不大，甚麼婆婆不婆婆了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這位婆婆說話聲音好聽，那有甚麼稀奇？她姪兒也比你要老上二三十歲，別說婆婆自己了。」姓易的道：「讓開！我們自己進去瞧瞧。」

令狐冲雙手一伸，道：「婆婆說道，夤夜之間，男女不便相見。她跟你們素不相識，沒來由的又見甚麼？」

姓易的袖子一拂，一股勁力疾捲過來，令狐冲內力全失，毫無抵禦之能，撲地摔倒。姓易的沒料到他竟全無武功，倒是一怔，冷笑道：「你是華山派弟子？只怕吹牛！」說著走向草棚。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臉上已給地下石子擦出了一條血痕，說道：「婆婆不願跟你們相見，你怎可無禮？在洛陽城中，我曾跟婆婆說了好幾日話，卻也沒見到她一面。」那姓易的道：「這小子，說話沒上沒下，你再不讓開，是不是想再摔一大交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少林派是武林中聲望最高的名門大派，兩位定是少林派中的俗家高手。這位想來也必是崑崙派中赫赫有名之輩，黑夜之中，卻來欺侮一個年老婆婆，豈不教江湖上好漢笑話？」

那姓易的喝道：「偏有你這麼多廢話！」左手突出，啪的一聲，在令狐冲左頰上重重打了一掌。

令狐冲內力雖失，但見他右肩微沉，便知他左手要出掌打人，急忙閃避，卻腰腿不由使喚，這一掌終於沒法避開，身子打了兩個轉，眼前一黑，坐倒在地。

那姓辛的道：「易師弟，這人不會武功，不必跟他一般見識，妖邪之徒早已逃光，咱們走罷！」那姓易的道：「魯豫之間的左道妖邪突然都到五霸岡上聚集，頃刻間又散得乾乾淨淨。聚得固然古怪，散得也挺希奇。這件事非查個明白不可。在這草棚之中，多半能找到些端倪。」說著伸手便去推草棚門。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長劍，說道：「易前輩，草棚中這位婆婆於在下有恩，我只須有一口氣在，決不許你冒犯她老人家。」

那姓易的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憑甚麼？便憑手中這口長劍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武藝低微，怎能是少林派高手之敵？只不過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你要進這草棚，先得殺了我。」

那姓辛的道：「易師弟，這小子倒挺有骨氣，是條漢子，由他去罷。」那姓易的笑道：「聽說你華山派劍法頗有獨得之秘，還有甚麼劍宗、氣宗之分。你是劍宗呢，還是氣宗？又還是甚麼屁宗？哈哈，哈哈！」他這麼一笑，那姓辛的、姓譚的跟著也大笑起來。

令狐冲朗聲道：「恃強逞暴，叫甚麼名門正派？你是少林派弟子？只怕吹牛！」

那姓易的大怒，右掌一立，便要向令狐冲胸口拍去。眼見這一掌拍落，令狐冲便要立斃當場，那姓辛的說道：「且住！令狐冲，若是

名門正派的弟子，便不能跟人動手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既是正派中人，每次出手，總得說出個名堂。」

那姓易的緩緩伸出手掌，道：「我說一二三，數到三字，你再不讓開，我便打斷你三根肋骨。一！」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打斷三根肋骨，何足道哉！」那姓易的大聲數道：「二！」那姓辛的道：「小朋友，我這個師弟，說過的話一定算數，你快快讓開吧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我這張嘴巴，說過的話也一定算數。令狐冲既還沒死，豈能讓你們對婆婆無禮？」說了這句話後，知道那姓易的一掌便將擊到，暗自運了口氣，將力道貫到右臂之上，但胸口登感劇痛，眼前只見千千萬萬顆金星亂飛亂舞。

那姓易的喝道：「三！」左足踏上一步，眼見令狐冲背靠草棚板門，嘴角邊微微冷笑，毫無讓開之意，右掌便即拍出。

令狐冲只感呼吸一窒，對方掌力已然襲體，手中長劍遞出，對準了他掌心。這一劍方位時刻，拿捏得妙到顛毫，那姓易的右掌拍出，竟來不及縮手，嗤的一聲輕響，跟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長劍劍尖已從他掌心直通而過。他急忙縮臂回掌，又是嗤的一聲，將手掌從劍鋒上拔了出去。這一下受傷極重，他急躍退開數丈，左手從腰間拔出長劍，驚怒交集，叫道：「賊小子裝傻，原來武功好得很啊！我……我跟你拚了。」

辛、易、譚三人都是使劍的好手，眼見令狐冲長劍一起，並未遞劍出招，單是憑著方位和時刻的拿捏，即令對方手掌自行送到他劍尖之上，劍法上的造詣，實已到了高明之極的境界。那姓易的雖氣惱之極，卻也已不敢輕敵，左手持劍，唰唰唰連攻三劍，卻都是試敵的虛招，每一招劍至中途，便即縮回。

那晚令狐冲在藥王廟外連傷一十五名好手的雙目，當時內力雖然亦已失卻，終不如目前這般又連續受了幾次大損，幾乎抬臂舉劍亦已

有所不能。眼見那姓易的連發三下虛招，劍尖不絕顫抖，顯是少林派上乘劍法，更不願與他為敵，說道：「在下絕無得罪三位前輩之意，只須三位離此他去，在下……在下願意誠心賠罪。」

那姓易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此刻求饒，已然遲了。」長劍疾刺，直指令狐冲的咽喉。

令狐冲行動不便，知這一劍無可躲避，當即挺劍刺出，後發先至，噗的一聲響，正中他左手手腕要穴。

那姓易的五指一張，長劍落地。其時東方曙光已現，他眼見自己手腕上鮮血一點點的滴在地下綠草之上，竟不信世間有這等事，過了半晌，才長嘆一聲，掉頭便走。

那姓辛的本就不想與華山派結仇，又見令狐冲這一劍精妙絕倫，自己也決非對手，掛念師弟傷勢，叫道：「易師弟！」隨後趕去。

那姓譚的側目向令狐冲凝視片刻，問道：「閣下當真是華山弟子？」令狐冲身子搖搖欲墜，道：「正是！」那姓譚的瞧出他已身受重傷，雖然劍法精妙，但只須再挨得片刻，不用相攻，他自己便會支持不住，眼前正有個大便宜可撿，心想：「適才少林派的兩名好手一傷一走，栽在華山派這少年手下。我如將他打倒，擒去少林寺，交給掌門方丈發落，不但給了少林派一個極大人情，且崑崙派在中原也大大露臉。」當即踏上一步，微笑道：「少年，你劍法不錯，跟我比一下拳掌上的功夫，你瞧怎樣？」

令狐冲一見他神情，便已測知他的心思，心想這人好生奸猾，比少林派那姓易的更加可惡，挺劍便往他肩頭刺去。豈知劍到中途，手臂已然無力，噹的一聲響，長劍落地。那姓譚的大喜，呼的一掌，重重拍正在令狐冲胸口。

令狐冲哇的一聲，噴出一大口鮮血。兩人相距甚近，這口鮮血對

準了這姓譚的，直噴在他臉上，更有數滴濺入了他口中。那姓譚的嘴裏嘗到一股血腥味，也不在意，深恐令狐冲拾劍反擊，右掌一起，又欲拍出，突然間一陣昏暈，摔倒在地。

令狐冲見他忽在自己垂危之時摔倒，既感奇怪，又自慶幸，見他臉上顯出一層黑氣，肌肉不住扭曲顫抖，模樣詭異可怖，說道：「你用錯了真力，只好怪自己了！」

游目四顧，五霸岡上更無一個人影，樹梢百鳥聲喧，地下散滿了酒肴兵刃，種種情狀，說不出的古怪。他伸袖抹拭口邊血跡，說道：「婆婆，別來福體安康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公子此刻不可勞神，請坐下休息。」令狐冲確已全身更無半分力氣，當即依言坐下。

只聽得草棚內琴聲輕輕響起，宛如一股清泉在身上緩緩流過，又緩緩注入了四肢百骸，令狐冲全身輕飄飄地，更無半分著力處，便似飄上了雲端，置身於棉絮般的白雲之上。過了良久良久，琴聲越來越低，終於細不可聞而止。

令狐冲精神一振，站起身來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多謝婆婆雅奏，令晚輩大得補益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捨命力抗強敵，讓我不致受辱於僇徒，該我謝你才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說那裏話來？此是晚輩義所當為。」

那婆婆半晌不語，琴上發出輕輕的仙翁、仙翁之聲，似是手撥琴絃，暗自沉吟，有甚麼事好生難以委決，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這要上那裏去？」

令狐冲登時胸口熱血上湧，只覺天地雖大，卻無容身之所，不由得連聲咳嗽，好容易咳嗽止息，才道：「我……我無處可去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不去尋你師父、師娘？不去尋你的師弟、師……師妹他們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不知到那裏去了，我傷勢

沉重，尋不著他們。就算尋著了，唉！」一聲長嘆，心道：「就算尋著了，卻又怎地？他們也不要我了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受傷不輕，何不去風物佳勝之處，登臨山水，以遣襟懷？卻也強於徒自悲苦。」令狐冲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婆婆說得是，令狐冲於生死之事，本來也不怎麼放在心上。晚輩這就別過，下山遊玩去也！」說著向草棚一揖，轉身便走。

他走出三步，只聽那婆婆道：「你……你這便去了嗎？」令狐冲站住了道：「是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傷勢不輕，孤身行走，旅途之中，乏人照料，可不大妥當。」令狐冲聽得那婆婆言語之中頗為關切，心頭又是一熱，說道：「多謝婆婆掛懷。我的傷是治不好的了，早死遲死，死在那裏，也沒多大分別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嗯，原來如此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你走了之後，倘若那兩個少林派的惡徒又來囉唆，卻不知如何是好？這崑崙派的譚迪人一時昏暈，醒來之後，只怕又會找我的麻煩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，你要去那裏？我護送你一程如何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本來甚好，只是中間有個極大難處，生怕連累了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的性命是婆婆所救，有甚麼連累不連累的？」

那婆婆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有個厲害對頭，尋到洛陽綠竹巷來跟我為難，我避到了這裏，但朝夕之間，他又會追蹤到來。你傷勢未愈，不能跟他動手，我只想找個隱僻所在暫避，等約齊了幫手再跟他算帳。要你護送我罷，一來你身上有傷，二來你一個鮮龍活跳的少年，陪著我這老太婆，豈不悶壞了你？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道婆婆有甚麼事難以委決，卻原來是如此區區小事。你要去那裏，我送你到那裏便是，不論天涯海角，只要我還沒死，總是護送婆婆前往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如此生受你了。當真是天涯海角，你都送我去？」語音中大有歡喜之意。令狐冲道：

「不錯，不論天涯海角，令狐冲都隨婆婆前往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這可另有一個難處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卻是甚麼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我的相貌十分醜陋，不管是誰見了，都會嚇壞了他，因此我說甚麼也不願給人見到。否則的話，剛才那三人要進草棚來，見他們一見又有何妨？你得答允我一件事，不論在何等情景之下，都不許向我看上一眼，不能瞧我的臉，不能瞧我的身子手足，也不能瞧我的衣服鞋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尊敬婆婆，感激婆婆對我關懷，至於婆婆容貌如何，那有甚麼干係？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既不能答允此事，那你便自行去罷。」令狐冲忙道：「好，好！我答允就是。晚輩不論在何等情景之下，決不向婆婆看上一眼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連我的背影也不許看。」令狐冲心想：

「難道連你的背影也醜陋不堪？世上最難看的背影，若非侏儒，便是駝背，那也沒甚麼。我和你一同長途跋涉，連背影也不許看，只怕有些不易。」

那婆婆聽他遲疑不答，問道：「你辦不到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辦得到，辦得到。要是我瞧了婆婆一眼，我剝了自己眼睛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可要記著才好。你先走，我跟在你後面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邁步向岡下走去，只聽得腳步之聲細碎，那婆婆在後面跟了上來。走出數丈，那婆婆遞了一根樹枝過來，說道：「你把這樹枝當作拐杖撐著走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撐著樹枝，慢慢下岡。走了一程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婆婆，那崑崙派姓譚的，你知道他名字？」那婆婆道：「嗯，這譚迪人是崑崙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，劍法上學到了他師父的六七成功夫，比起他大師兄、二師兄來，卻還差得遠。那少林

派的大個子辛國樑，劍法還比他強些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原來那大喉嚨漢子叫做辛國樑，這人倒似乎還講道理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他師弟叫做易國梓，那就無賴得緊了。你一劍穿過他右掌，一劍刺傷他左腕，這兩劍可帥得很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是出於無奈，唉，這一下跟少林派結了樑子，不免後患無窮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少林派便怎樣？咱們未必便鬥他們不過。我可沒想到那譚迪人會用掌打你，更沒想到你會吐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，你都瞧見了？那譚迪人不知如何會突然暈倒？」那婆婆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藍鳳凰和手下的四名苗女給你注血，她們日日夜夜跟毒物為伍，血中含毒，那不用說了。那五仙酒更劇毒無比。譚迪人口中濺到你的毒血，自然抵受不住。」

令狐冲恍然大悟，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反抵受得住，也真奇怪。我跟那藍教主無冤無仇，不知她何以要下毒害我？」那婆婆道：「誰說她要害你了？她是對你一片好心，哼，妄想治你的傷來著。要你血中有毒而你性命無礙，原是她五毒教的拿手好戲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我原想藍教主並無害我之意。平一指大夫說她的藥酒是大補之物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她當然不會害你，要對你好也來不及呢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又問：「不知那譚迪人會不會死？」那婆婆道：「那要瞧他的功力如何了。不知有多少毒血濺入了他口中。」

令狐冲想起譚迪人中毒後臉上的神情，不由得打了個寒噤，又走出十餘丈後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叫道：「啊，婆婆，請你在這兒等我一等，我得回上岡去。」那婆婆問道：「幹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平大夫的遺體在岡上尚未掩埋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不用回去啦，我已把他屍體化了，埋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啊，原來婆婆已將平大夫安葬了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也不是甚麼安葬。我是用藥將他屍體化了。在那草棚之中，難道叫我整晚對著一具屍首？平一指活著的時候已沒甚麼好看，變了屍首，這副模樣，你自己想想罷。」

令狐冲「嗯」了一聲，只覺這位婆婆行事在在出人意表，平一指對自己有恩，他身死之後，該當好好將他入土安葬才是，但這婆婆卻用藥化去他的屍體，越想越不安，可是用藥化去屍體有甚麼不對，卻又說不上來。

行出數里，已到了岡下平陽之地。那婆婆道：「你張開手掌！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心下奇怪，不知她又有甚麼花樣，當即依言伸出手掌，張了開來，只聽得撲的一聲輕響，一件細物從背後拋將過來，投入掌中，乃是一顆黃色藥丸，約有小指頭大小。

那婆婆道：「你吞了下去，到那棵大樹下坐著歇歇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將藥丸放入口中，吞了下去。那婆婆道：「我是要仗著你的神妙劍法護送脫險，這才用藥物延你性命，免得你突然身死，我便少了個衛護之人。可不是對你……對你有甚麼好心，更不是想要救你性命，你記住了。」

令狐冲又應了一聲，走到樹下，倚樹而坐，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暖烘烘的湧將上來，似有無數精力送入全身各處臟腑經脈，尋思：

「這顆藥丸明明於我身子大有補益，婆婆偏不承認對我有甚麼好心，只說不過是利用我而已。世上只有利用別人而不肯承認的，她卻為甚麼要說這等反話？」又想：「適才她將藥丸擲入我手掌，能使藥丸入掌而不彈起，顯是使上了極高內功中的一股沉勁。她武功比我強得多，又何必要我衛護？唉，她愛這麼說，我便聽她這麼辦就是。」

他坐得片刻，便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咱們走罷。婆婆，你累不累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我倦得緊，再歇一忽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心想：「上了年紀之人，憑她多高的武功，精力總不如少年。我只顧自己，可太不體卹婆婆了。」當下重行坐倒。

又過了好半晌，婆婆才道：「走罷！」令狐冲應了，當先而行，那婆婆跟在後面。

令狐冲服了藥丸，步履登覺輕快得多，依著那婆婆的指示，儘往荒僻的小路上走。行了將近十里，山道漸覺崎嶇，行走時已有些氣喘。那婆婆道：「我走得倦了，要歇一忽兒。」令狐冲應道：

「是。」坐了下來，心想：「聽她氣息沉穩，一點也不累，明明是要我休息，卻說是她自己倦了。」

歇了一盞茶時分，起身又行，轉過了一個山坳，忽聽得有人大聲說道：「大夥兒趕緊吃飯，儘快離開這是非之地。」數十人齊聲答應。令狐冲停住腳步，只見山澗邊的一片草地之上，數十條漢子圍坐著正自飲食。便在此時，那些漢子也已見到了令狐冲，有人說道：

「是令狐公子！」令狐冲依稀認了出來，這些人昨晚都曾到過五霸岡上，正要出聲招呼，突然之間，數十人鴉雀無聲，一齊瞪眼瞧著他身後。

這些人的臉色都古怪之極，有的顯然甚是驚懼，有的則是惶惑失措，似乎驀地遇上了一件難以形容、無法應付的怪事一般。令狐冲一見這等情狀，登時便想轉頭，瞧瞧自己身後到底有甚麼事端，令得這數十人在霎時之間便變得泥塑木彫一般，但腦袋只轉得一半，立即驚覺：這些人所以如此，是由於見到了那位婆婆，自己曾答允過她，決計不向她瞧上一眼。

他急忙扭過頭來，使力過巨，連頭頸也扭得痛了，好奇之心大起：「為甚麼他們一見婆婆，便這般驚惶？難道婆婆當真形相怪異之極，人世所無？」

忽見一名漢子提起割肉的匕首，對準自己雙眼刺了兩下，登時鮮血長流。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那漢子大聲道：

「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，早已甚麼東西也瞧不見了。」又有兩名漢子拔出短刀，自行刺瞎了雙眼，都道：「小人瞎眼已久，甚麼都瞧不見了。」令狐冲驚奇萬狀，眼見其餘的漢子紛紛拔出匕首鐵錐之屬，要刺瞎自己眼睛，忙叫：「喂，喂！且慢。有話好說，可不用刺

瞎自己啊，那……那到底是甚麼緣故？」

一名漢子慘然道：「小人本想立誓，決不敢有半句多口，只是生怕難以取信。」

令狐冲叫道：「婆婆，你救救他們，叫他們別刺瞎自己眼睛了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好，我信得過你們。東海中有座蟠龍島，可有人知道麼？」一個老者道：「福建泉州東南一百多里海中，有座蟠龍島，聽說人跡罕至，甚為荒涼。」那婆婆道：「正是這座小島，你們立即動身，到蟠龍島上去玩玩罷。過得了七年八年，再回中原罷。」

數十名漢子齊聲答應，臉上均現喜色，說道：「咱們即刻便走。」有人又道：「咱們一路之上，決不跟外人說半句話。」那婆婆冷冷的道：「你們說不說話，關我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是，是！小人胡說八道。」提起手來，在自己臉上用力擊打。那婆婆道：「去罷！」數十名大漢發足狂奔。三名刺瞎了眼的漢子則由旁人摻扶，頃刻之間，走得一個不賸。

令狐冲心下駭然：「這婆婆單憑一句話，便將他們發配去東海荒島，七年八年不許回來。這些人反而歡天喜地，如得大赦，可真教人不懂了。」他默不作聲的行走，心頭思潮起伏，只覺身後跟隨著的這位婆婆實是生平從所未聞的怪人，思忖：「只盼一路前去，別再遇見五霸岡上的朋友。他們一番熱心，為治我的病而來，倘若給婆婆撞見了，不是刺瞎雙目，便得罰去荒島充軍，豈不冤枉？這樣看來，黃幫主、司馬島主、祖千秋要我說從來沒見過他們，五霸岡上羣豪片刻間散得乾乾淨淨，都是因為怕了這婆婆。她……她到底是怎麼一個可怖的大魔頭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由自主的連打兩個寒噤。

又行得七八里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大聲叫道：「前面那人便是令狐冲。」這人叫聲響亮之極，一聽便知是少林派那辛國樑到了。那婆婆

道：「我不想見他，你跟他敷衍一番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只聽得簌的一聲響，身旁灌木一陣搖晃，那婆婆鑽入了樹叢之中。

只聽辛國樑說道：「師叔，那令狐冲身上有傷，走不快的。」其時相隔尚遠，但辛國樑的話聲實在太過宏亮，雖是隨口一句話，令狐冲也聽得清清楚楚，心道：「原來他還有個師叔同來。」婆婆既躲在附近，便索性不走，坐在道旁相候。

過了一會，來路上腳步聲響，幾人快步走來，辛國樑和易國梓都在其中，另有兩個僧人，一個中年漢子。兩個僧人一個年紀甚老，滿臉皺紋，另一個三十來歲，手持方便鏟。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華山派晚輩令狐冲，參見少林派諸位前輩，請教前輩上下怎生稱呼。」易國梓喝道：「小子……」那老僧道：「老衲法名方生。」那老僧一說話，易國梓立時住口，但怒容滿臉，顯是對適才受挫之事氣憤已極。令狐冲躬身道：「參見大師。」方生點了點頭，和顏悅色的道：「少俠不用多禮。尊師岳先生可好？」

令狐冲初時聽得他們來勢洶洶的追到，心下甚是惴惴，待見方生和尚說話神情是個有道高僧模樣，又知「方」字輩僧人是當今少林寺的第一代人物，與方丈方證大師是師兄弟，料想他不會如易國梓這般蠻不講理，心中登時一寬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多謝大師垂詢，敝業師安好。」

方生道：「這四個都是我師姪。這僧人法名覺月，這是黃國柏師姪，這是辛國樑師姪，這是易國梓師姪。辛易二人，你們曾會過面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令狐冲參見四位前輩。晚輩身受重傷，行動不便，禮數不周，請眾位前輩原諒。」易國梓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身受重傷！」方生道：「你當真身上有傷？國梓，是你打傷他的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一時誤會，算不了甚麼。易前輩以袖風摔了晚輩一

交，又擊了晚輩一掌，好在晚輩一時也不會便死，大師卻也不用深責易前輩了。」他一上來便說自己身受重傷，又將全部責任推在易國梓身上，料想方生是位前輩高僧，決不能再容這四個師姪跟自己為難，又道：「種種情事，辛前輩在五霸岡上都親眼目睹。既是大師佛駕親臨，晚輩已有了好大面子，決不在敝業師面前提起便是。大師放心，晚輩雖傷重難愈，此事卻不致引起五嶽劍派和少林派的糾葛。」這麼一說，倒像自己傷重難愈，全是易國梓的過失。

易國梓怒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胡說八道，你本來就已身受重傷，跟我有甚干係？」

令狐冲嘆了口氣，淡淡的道：「這句話，易前輩，你可是說不得的。倘若傳了出去，豈不於少林派清譽大大有損。」

辛國樑、黃國柏和覺月三人都微微點了點頭。各人心下明白，少林派「方」字輩的僧人輩份甚尊，雖說與五嶽劍派門戶各別，但上輩敘將起來，比之五嶽劍派各派的掌門人還長了一輩，因此辛國樑、易國梓等人的輩份也高於令狐冲。易國梓和令狐冲動手，本已有以大壓小之嫌，何況他少林派有師兄弟二人在場？更何況令狐冲在動手之前已然受傷？少林派門規綦嚴，易國梓倘若當真將華山派一個受了傷的後輩打死，縱不處死抵命，那也是非廢去武功、逐出門牆不可。易國梓念及此節，不由得臉都白了。

方生道：「少俠，你過來，我瞧瞧你的傷勢。」令狐冲走近身去。方生伸出右手，握住令狐冲的手腕，手指在他「大淵」、「經渠」兩處穴道上一搭，登時覺得他體內生出一股希奇古怪的內力，一震之下，便將手指彈開。方生心中一凜，他是當今少林寺第一代高僧中有數的好手，竟會給這少年的內力彈開手指，當真匪夷所思。他明知令狐冲體內已蓄有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七人的真氣，他武功雖強，但在絕無防範之下，究竟也擋不住這七個高手的合力。他「哦」的一聲，雙目向令狐冲瞪視，緩緩的道：「少俠，你不是華山派的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確是華山派弟子，是敝業師岳先生所收的第一個門徒。」方生問道：「那麼後來你又怎地跟從旁門左道之士，練了一身邪派武功？」

易國梓插口道：「師叔，這小子使的確是邪派武功，半點不錯，他賴也賴不掉。剛才咱們還見到他身後跟著一個女子，怎麼躲起來了？鬼鬼祟祟的，多半不是好東西。」

令狐冲聽他出言辱及那婆婆，怒道：「你是名門弟子，怎地出言無禮？婆婆她老人家就是不願見你，免得生氣。」易國梓道：「你叫她出來，是正是邪，我師叔法眼無訛，一見便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我爭吵，便是因你對我婆婆無禮而起，這當兒還在胡說八道。」覺月接口道：「令狐少俠，適才我在山岡之上，望見跟在你身後的那女子步履輕捷，不似是年邁之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婆婆是武林中人，自然步履輕捷，那有甚麼希奇？」

方生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覺月，咱們是出家人，怎能強要拜見人家的長輩女眷？令狐少俠，此事中間疑竇甚多，老衲一時也參詳不透。你果然身負重傷，但內傷怪異，決不是我易師姪出手所致。咱們今日在此一會，也是有緣，盼你早日痊愈。你身上的內傷著實不輕，我這裏有兩顆藥丸，給你服了罷，就只怕治不了……」說著伸手入懷。

令狐冲心下敬佩：「少林高僧，果然氣度不凡。」躬身道：「晚輩有幸得見大師……」

一語未畢，突然間唰的一聲響，易國梓長劍出鞘，喝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連人帶劍，撲入那婆婆藏身的灌木叢中。方生叫道：「易師姪，休得無禮！」只聽得呼的一聲，易國梓從灌木叢中又飛身出來，一躍數丈，啪的一聲響，直挺挺的摔在地下，仰面向天，手足抽搐了幾下，便不再動了。方生等都大吃一驚，只見他額頭一個傷口，鮮血

汨汨流出，手中兀自抓著那柄長劍，卻早已氣絕。

辛國樑、黃國柏、覺月三人齊聲怒喝，各挺兵刃，縱身撲向灌木叢去。方生雙手一張，僧袍肥大的衣袖伸展開來，一股柔和的勁風將三人一齊擋住，向著灌木叢朗聲說道：「是黑木崖那一位道兄在此？」但見數百株灌木中一無動靜，更沒半點聲息。方生又道：「敝派跟黑木崖素無糾葛，道兄何以對敝派易師姪驟施毒手？」灌木中仍無人答話。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：「黑木崖？黑木崖是魔教總舵的所在，難道.....難道這位婆婆竟是魔教中的前輩？」

方生大師又道：「老衲昔年和東方教主也曾有一面之緣。道友既出手殺了人，雙方是非，今日須作了斷。道友何不現身相見？」

令狐冲又心頭一震：「東方教主？他說的是魔教的教主東方不敗？此人號稱當世第一高手，那麼.....那麼這位婆婆果然是魔教中人？」

那婆婆藏身灌木叢中，始終不理。方生道：「道友一定不肯賜見，恕老衲無禮了！」說著雙手向後一伸，兩隻袍袖中登時鼓起勁氣，跟著向前推出，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，數十株灌木從中折斷，枝葉紛飛。便在此時，呼的一聲響，一個人影從灌木中躍出。

令狐冲滿心想瞧瞧那婆婆的模樣，總是記著諾言，急忙轉身，只聽得辛國樑和覺月齊聲呼叱，兵刃撞擊之聲如暴雨洒窗，既密且疾，顯是那婆婆與方生等已鬥了起來。

其時正當巳牌時分，日光斜照，令狐冲為守信約，心下雖又焦慮，又好奇，卻也不敢回頭去瞧四人相鬥的情景，只見地下黑影晃動，方生等四人將那婆婆圍在垓心。方生手中並無兵刃，覺月使的是方便鎗，黃國柏使刀，辛國樑使劍，那婆婆使的是一對極短的兵刃，

似是匕首，又似是蛾眉刺，那兵刃既短且薄，又似透明，單憑日影，認不出是何種兵器。那婆婆和方生都不出聲，辛國樑等三人卻大聲吆喝，聲勢威猛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有話好說，你們四個大男人，圍攻一位年老婆婆，成甚麼樣子？」

黃國柏冷笑道：「年老婆婆！嘿嘿，這小子睜著眼睛說夢話。她……」一語未畢，只聽得方生叫道：「國柏，留神！」黃國柏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似是受傷不輕。

令狐冲心下駭然：「這婆婆好厲害的武功！適才方生大師以袖風擊斷樹木，內力強極，可是那婆婆以一敵四，居然還佔到上風。」跟著覺月也一聲大叫，方便鏟脫手飛出，越過令狐冲頭頂，落在數丈之外。地下晃動的黑影這時已少了兩個，黃國柏和覺月都已倒下，只方生和辛國樑二人仍在和那婆婆相鬥。

方生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你下手如此狠毒，連殺我師姪三人。老衲不能再手下留情，只好全力和你周旋一番了。」啪啪啪幾下急響，顯是方生大師已使上了兵刃，似是木棒木棍之屬。令狐冲覺得背後的勁風越來越凌厲，逼得他不斷向前邁步。

方生大師一用到兵刃，果然非同小可，戰局當即改觀。令狐冲隱隱聽到那婆婆的喘息之聲，似乎已有些內力不濟。方生大師道：「拋下兵刃！我也不來難為你，你隨我去少林寺，稟明方丈師兄，請他發落。」那婆婆不答，向辛國樑急攻數招。辛國樑抵擋不住，跳出圈子。待方生大師接過，辛國樑定了定神，舞動長劍，又攻了上去。

又鬥片刻，但聽得兵刃撞擊之聲漸緩，勁風卻越來越響。方生大師說道：「你內力非我之敵，我勸你快拋下兵刃，跟我去少林寺，再支持得一會，你非受沉重內傷不可。」那婆婆哼了一聲，突然「啊」的一聲呼叫，令狐冲後頸中覺得有些水點濺了過來，伸手一摸，只見

手掌中血色殷然，濺到頭頸中的竟是血滴。方生大師又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已受了傷，更加支撐不住了。我一直手下留情，你該當知道。」辛國樑怒道：「這婆婆是邪魔妖女，師叔快下手斬妖，給三位師弟報仇。對付妖邪，豈能慈悲？」

耳聽得那婆婆呼吸急促，腳步踉蹌，隨時都能倒下，令狐冲心道：「婆婆叫我隨伴，原是要我保護她，此時她身遭大難，我豈可不理？雖然方生大師是位有道高僧，那姓辛的也是個直爽漢子，終不成讓婆婆傷在他們的手下？」唰的一聲，抽出了長劍，朗聲說道：「方生大師，辛前輩，請你們住手，否則晚輩可要得罪了。」

辛國樑喝道：「妖邪之輩，一併誅卻！」呼的一劍，向令狐冲背後刺來。令狐冲生怕見到婆婆，不敢轉身，只往旁一讓。那婆婆叫道：「小心！」令狐冲這麼一側身，辛國樑的長劍跟著也斜刺而至。猛聽得辛國樑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身子飛了起來，從令狐冲左肩外斜斜向外飛出，摔在地下，也是一陣抽搐，便即斃命，不知如何，竟遭了那婆婆的毒手。

便在此時，砰的一聲響，那婆婆中了方生大師一掌，向後摔入灌木叢中。

令狐冲大驚，叫道：「婆婆，婆婆，你怎麼了？」那婆婆在灌木叢中低聲呻吟。令狐冲知她未死，稍覺放心，側身挺劍向方生刺去，這一劍的去勢方位巧妙已極，逼得方生向後躍開。令狐冲跟著又是一劍，方生舉兵刃一擋，令狐冲縮回長劍，已和方生面對著面，見他所用兵刃原來是根三尺來長的舊木棒。他心頭一怔：「沒想到他的兵刃只是這麼一根短木棒。這位少林高僧內力太強，我若不以劍術將他制住，婆婆無法活命。」當即上刺一劍，下刺一劍，跟著又上刺兩劍，都是風清揚所授的劍招。

方生大師登時臉色大變，說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」令狐冲不敢稍

有停留，自己沒絲毫內力，只要有半點空隙給對方的內力攻來，自己固然立斃，那婆婆也會給他擒回少林寺處死，當下心中一片空明，將「獨孤九劍」諸般奧妙變式，任意所之的使了出來。

這「獨孤九劍」劍法精妙無比，令狐冲雖內力已失，而劍法中的種種精微之處亦尚未全部領悟，但饒是如此，也已逼得方生大師不住倒退。令狐冲只覺胸口熱血上湧，手臂酸軟難當，使出去的劍招越來越弱。

方生猛地裏大喝一聲：「撤劍！」左掌按向令狐冲胸口。

令狐冲此時精疲力竭，一劍刺出，劍到中途，手臂便即下沉。他長劍下沉，仍刺了出去，去勢卻已略慢，方生大師左掌飛出，已按中他胸口，勁力不吐，問道：「你這獨孤九劍……」便在此時，令狐冲長劍劍尖也已刺入他胸口。

令狐冲對這位少林高僧甚是敬仰，但覺劍尖和對方肌膚相觸，急忙用力一收，將劍縮回，這一下用力過巨，身子後仰，坐倒在地，口噴鮮血。

方生大師按住胸膛傷口，微笑道：「好劍法！少俠如不是劍下留情，老衲的性命早已不在了。」他卻不提自己掌下留情，說了這句話後不住咳嗽。令狐冲雖及時收劍，長劍終於還是刺入了他胸膛寸許，受傷不輕。令狐冲道：「冒……冒犯了……前輩。」

方生大師道：「沒想到華山風清揚前輩的劍法，居然世上尚有傳人。老衲當年曾受過風前輩的大恩，今日之事，老衲……老衲沒法自作主張。」慢慢伸手到僧袍中摸出一個紙包，打了開來，裏面有兩顆龍眼大小的丸藥，說道：「這是少林寺的療傷靈藥，你服下一丸。」微一遲疑，又道：「另一丸給了那女子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的傷治不好啦，還服甚麼藥！另一顆大師你自

己服罷。」

方生大師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用。」將兩顆藥丸放在令狐冲身前，瞧著覺月、辛國樑等四具屍體，神色淒然，舉起手掌，輕聲誦唸「往生咒」，漸漸的容色轉和，到後來臉上竟似籠罩了一層聖光，當真唯有「大慈大悲」四字，方足形容。

令狐冲只覺頭暈眼花，實難支持，於是拾起兩顆藥丸，服了一顆。

方生大師唸畢經文，向令狐冲道：「少俠，風前輩『獨孤九劍』的傳人，決不會是妖邪一派，你俠義心腸，按理不應橫死。只是你身上內傷十分怪異，非藥石可治，須當修習高深內功，方能保命。依老衲之見，你隨我去少林寺，由老衲懇求掌門師兄，將少林派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相授，當能療你內傷。」他咳嗽了幾聲，又道：「修習這門內功，講究緣法，老衲卻於此無緣。少林派掌門師兄胸襟廣大，或能與少俠有緣，傳此心法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多謝大師好意，待晚輩護送婆婆到達平安的所在，倘若僥倖未死，當來少林寺拜見大師和掌門方丈。」方生臉現詫色，道：「你.....你叫她婆婆？少俠，你是名門正派高弟，不可和妖邪一流為伍。老衲好言相勸，少俠還須三思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男子漢一言既出，豈能失信於人？」

方生大師嘆道：「好！老衲在少林寺等候少俠到來。」向地下四具屍體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四具臭皮囊，葬也罷，不葬也罷，離此塵世，一了百了。」轉身緩緩邁步而去。

令狐冲坐在地下只是喘息，全身酸痛，動彈不得，道：「婆婆，你.....你還好罷？」

只聽得身後簌簌聲響，那婆婆從灌木叢中出來，說道：「死不

了！你跟這老和尚去罷。他說能療你內傷，少林派內功心法當世無匹，你為甚麼不去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說過護送婆婆，自然護送到底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身上有傷，還護送甚麼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也有傷，大家走著瞧罷！」那婆婆道：「我是妖邪外道，你是名門弟子，跟我混在一起，沒的敗壞了你名門弟子的令譽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本來就沒名譽，管他旁人說甚短長？婆婆，你待我極好，令狐冲可不是不知好歹之人。你此刻身受重傷，我倘若捨你而去，還算是人麼？」

那婆婆道：「倘若我此刻身上無傷，你便捨我而去了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一怔，笑道：「婆婆倘若不嫌我後生無知，要我相伴，令狐冲便在你身畔談談說說。就只怕我這人生性粗魯，任意妄為，過不了幾天，婆婆便不願跟我說話了。」那婆婆嗯了一聲。

令狐冲迴過手臂，將方生大師所給的那顆藥丸遞了過去，說道：「這位少林高僧當真了不起，婆婆，你殺他門下弟子四人，他反而省下治傷靈藥給你，寧可自己不服。他剛才跟你相鬥，只怕也未出全力。」那婆婆怒道：「呸！他未出全力，怎地又將我打傷了？這些人自居名門正派，假惺惺的冒充好人，我才不瞧在眼裏呢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，你把這顆藥服下罷。我服了之後，確是覺得胸腹間舒服了些。」那婆婆應了一聲，卻不來取。

令狐冲道：「婆婆……」那婆婆道：「眼前只有你我二人，怎地『婆婆，婆婆』的叫個不休？少叫幾句成不成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是。少叫幾句，有甚麼不成？你怎麼不服藥丸？」那婆婆道：「你既說少林派的療傷靈丹好，說我給你的傷藥不好，那你何不將老和尚這顆藥丸一併吃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啊啲，我幾時說過你的傷藥不好，那不是冤枉人嗎？再說，少林派的傷藥好，正是要你服了，可以早些有力氣走路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嫌陪著我氣悶，是不是？那你自己儘管走啊，我又沒留著你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怎地婆婆此刻脾氣這樣大，老是跟我鬧別扭？是了，她受傷不輕，身子不適，脾氣自然大了，原也怪她不得。」笑道：「我此刻是半步也走不動了，就算想走，也走不了。何況……何況……哈哈……」那婆婆怒道：「何況甚麼？又哈哈甚麼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哈哈就是哈哈，何況，我就算能走，也不想走，除非你跟我一起走。」他本來對那婆婆說話甚為恭謹有禮，但她亂發脾氣，不講道理，他也就放肆起來。豈知那婆婆卻不生氣，突然一言不發，不知在想甚麼心事。令狐冲道：「婆婆……」

那婆婆道：「又是婆婆！你一輩子沒叫過人『婆婆』，是不是？這等叫不厭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從此之後，我不叫你婆婆了，那我叫你甚麼？」

那婆婆不語，過了一會，道：「便只咱二人在此，又叫甚麼了？你一開口，自然就是跟我說話，難道還會跟第二人說話不成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有時候我喜歡自言自語，你可別誤會。」那婆婆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說話沒點正經，難怪你小師妹不要你。」

這句話可刺中了令狐冲心中的創傷，他胸口一酸，不自禁的想到：「小師妹不喜歡我而喜歡林師弟，只怕當真為了我說話行事沒點正經，以致她不願以終身相托？是了，林師弟循規蹈矩，確是個正人君子，跟我師父再像也沒有了。別說小師妹，倘若我是女子，也會喜歡他而不要我這沒點正經的無行浪子令狐冲。唉，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喝酒胡鬧，不守門規，委實不可救藥。我跟採花大盜田伯光結交，在衡山妓院中睡覺，小師妹一定大大的不高興。」

那婆婆聽他不說話了，問道：「怎麼？我這句話傷了你嗎？你生氣了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生氣。你說得對，我說話沒點正經，行事也沒點正經，難怪小師妹不喜歡我，師父、師娘也都不喜歡我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不用難過，你師父、師娘、小師妹不喜歡你，

難道.....難道世上便沒旁人喜歡你了？」這句話說得甚是溫柔，充滿了慰藉之意。

令狐冲大是感激，胸口一熱，喉頭似是塞住了，說道：「婆婆，你待我這麼好，就算世上再沒別人喜歡我，也.....也沒有甚麼！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就是一張嘴甜，說話教人高興。難怪連五毒教藍鳳凰那樣的人物，也對你讚不絕口。好啦，你走不動，我也走不動，今天只好在那邊山崖之下歇宿，也不知今日會不會死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今日不死，也不知明日會不會死，明日不死，也不知後日會不會死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少說廢話。你慢慢爬過去，我隨後過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如不服老和尚這顆藥丸，我恐怕一步也爬不動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又來胡說八道了。我不服藥丸，為甚麼你便爬不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半點也不是胡說。你不服藥，身上的傷就不易好，沒精神彈琴，我心中一急，那裏還會有力氣爬過去？別說爬過去，連躺在這裏也沒力氣。」那婆婆嗤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躺在這裏也得有力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！這裏是一片斜坡，我若不使力氣，登時滾了下去，摔入下面的山澗，就不摔死，也淹死了。」

那婆婆嘆道：「你身受重傷，朝不保夕，偏偏還有這麼好興致來說笑。如此憊懶傢伙，世所罕有。」令狐冲將藥丸輕輕向後一拋，道：「你快吃了罷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哼，凡是自居名門正派之徒，就沒一個好東西，我吃了少林派的藥丸，沒的污了我嘴。」

令狐冲「啊哟」一聲大叫，身子向左一側，順著斜坡，骨碌碌的便向山澗滾了下去。那婆婆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令狐冲繼續向下滾動，這斜坡並不甚陡，但卻甚長，令狐冲滾了好一會才滾到澗邊，手腳力撐，便止住了。

那婆婆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你怎麼啦？」令狐冲臉上、手上給地下尖石割得鮮血淋漓，忍痛不作聲。那婆婆叫道：「好啦，我吃老和尚的臭藥丸便了，你.....你上來罷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說過了的話，可不能不算。」其時二人相距已遠，令狐冲中氣不足，話聲不能及遠。那婆婆隱隱約約的只聽到一些聲音，卻不知他說些甚麼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」氣喘不已。那婆婆道：「快上來！我答應你吃藥丸便是。」

令狐冲顫巍巍的站起身來，想要爬上斜坡，但順勢下滾甚易，再爬將上去，委實難如登天，只走得兩步，腿上一軟，一個踉蹌，撲通一聲，當真摔入了山澗。

那婆婆在高處見到他摔入山澗，心中一急，便也順著斜坡滾落，滾到令狐冲身畔，左手抓住了他左足踝。她喘息幾下，伸右手抓住他背心，將他濕淋淋的提起。

令狐冲已喝了好幾口澗水，眼前金星亂舞，定了定神，只見清澈的澗水之中，映上來兩個倒影，一個妙齡姑娘正抓著自己背心。

他一呆之下，突然聽得身後那姑娘「哇」的一聲，吐出一大口鮮血，熱烘烘的都吐在他頸中，同時伏在他背上，便如癱瘓了一般。

令狐冲感到那姑娘柔軟的軀體，又覺她一頭長髮拂在自己臉上，不由得心下一片茫然。再看水中倒影時，見到那姑娘的半邊臉蛋，雙目緊閉，睫毛甚長，雖然倒影瞧不清楚，但顯然容貌秀麗絕倫，不過十七八歲年紀。

他奇怪之極：「這姑娘是誰？怎地忽然有這樣一個姑娘前來救我？」

水中倒影，背心感覺，都在跟他說這姑娘已然暈了過去，令狐冲

想要轉過身來，將她扶起，但全身軟綿綿地，連抬一根手指的力氣也無。他猶似身入夢境，看到清溪中秀美的容顏，恰又如身在仙境，只想：「我是死了嗎？這已經升了天嗎？」

過了良久，只聽得背後那姑娘嚶嚶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到底是嚇我呢，還是真的……真的不想活了？」

令狐冲一聽到她說話之聲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這聲音便和那婆婆一模一樣，他駭異之下，身子發顫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那姑娘道：「你甚麼？我偏不吃老和尚的臭藥丸，你尋死給我看啊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，原來你是個……是個挺美麗的小……小姑娘。」

那姑娘驚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你……你這說話不算數的小子，你偷看過了？」一低頭，見到山澗中自己清清楚楚的倒影，正依偎在令狐冲背上，登時羞不可抑，忙掙扎著站起，剛站直身子，膝間一軟，又摔在他懷中，支撐了幾下，又欲暈倒，只得不動。

令狐冲心中奇怪之極，說道：「你為甚麼裝成個老婆婆來騙我？冒充長輩，害得我……害得我……」那姑娘道：「害得你甚麼？」

令狐冲的目光和她臉頰相距不到一尺，只見她肌膚白得便如透明一般，隱隱透出來一層暈紅，說道：「害得我婆婆長、婆婆短的一路叫你。哼，真不害羞，你做我妹子也還嫌小，偏想做人家婆婆！要做婆婆，再過八十年啦！」

那姑娘噗哧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幾時說過自己是婆婆了？一直是你自己叫的。你不住口的叫『婆婆』，剛才我還生氣呢，叫你不要叫，你偏要叫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心想這話倒也不假，但給她騙了這麼久，自己成了個大傻瓜，心下總是不忿，道：「你不許我看你臉，就是存心騙人。倘若我跟你面對面，難道我還會叫你婆婆不成？你在洛陽就在騙我啦，串通

了綠竹翁那老頭子，要他叫你姑姑。他都這麼老了，你既是他姑姑，我豈不是非叫你婆婆不可？」那姑娘笑道：「綠竹翁的師父，叫我爸爸做師叔，那麼綠竹翁該叫我甚麼？」令狐冲一怔，遲疑疑的道：「你當真是綠竹翁的姑姑？」那姑娘道：「綠竹翁這小子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我為甚麼要冒充他姑姑？做姑姑有甚麼好？」

令狐冲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！我真傻，其實早該知道了。」

那姑娘笑問：「早該知道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說話聲音這麼好聽，世上那有八十歲的婆婆，話聲是這般清脆嬌嫩的？」那姑娘笑道：「我聲音又粗糙，又嘶嘎，就像是烏鴉一般，難怪你當我是個老太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的聲音像烏鴉？唉，時世大不同了，今日世上的烏鴉，原來叫聲比黃鶯兒還好聽。」

那姑娘聽他稱讚自己，臉上一紅，心中大樂，笑道：「好啦，令狐公公，令狐爺爺。你叫了我這麼久婆婆，我也叫還你幾聲。這可不吃虧、不生氣了罷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是婆婆，我是公公，咱兩個公公婆婆，豈不是……」他生性不羈，口沒遮攔，正要說「豈不是一對兒」，突見那姑娘雙眉一蹙，臉有怒色，急忙住口。

那姑娘怒道：「你胡說八道些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說咱兩個做了公公婆婆，豈不是……豈不是都成為武林中的前輩高人？」

那姑娘明知他是故意改口，卻也不便相駁，只怕他越說越難聽。她倚在令狐冲懷中，聞到他身上強烈的男子氣息，心中煩亂已極，要想掙扎著站起身來，說甚麼也沒力氣，紅著臉道：「喂，你推我一把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推你一把幹甚麼？」那姑娘道：「咱們這樣子……這樣子……成甚麼樣子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公公婆婆，那便是這個樣子了。」

那姑娘哼的一聲，厲聲道：「你再胡言亂語，瞧我不殺了你！」

令狐冲一凜，想起她迫令數十名大漢自刎雙目、往東海蟠龍島上充軍之事，不敢再跟她說笑，隨即想起：「她小小年紀，一舉手間便殺了少林派的四名弟子，武功如此高強，行事又這等狠辣，真令人難信就是眼前這個嬌滴滴的姑娘。」

那姑娘聽他不出聲，說道：「你又生氣了，是不是？堂堂男子漢，氣量恁地窄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是生氣，我是心中害怕，怕給你殺了。」那姑娘笑道：「你以後說話規規矩矩，誰來殺你了？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生來就是個不能規規矩矩的脾氣，這叫做無可奈何，看來命中注定，非給你殺了不可。」那姑娘一笑，道：

「你本來叫我婆婆，對我恭恭敬敬地，那就很乖很好，以後仍是那樣便了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成！我既知你是個小姑娘，便不能再當你是婆婆了。」那姑娘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」說了兩個「你」字，忽然臉上一紅，不知心中想到了甚麼，便住口不說了。

令狐冲低下頭來，見到她嬌羞之態，嬌美不可方物，心中一蕩，便湊過去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。那姑娘吃了一驚，突然生出一股力氣，反過手來，啪的一響，在令狐冲臉上重重打了個巴掌，跟著躍起身來。但她這一躍之力甚是有限，身在半空，力道已洩，隨即摔下，又跌在令狐冲懷中，全身癱軟，再也沒法動彈了。

她生怕令狐冲再肆輕薄，心下焦急，說道：「你再這樣.....這樣無禮，我立刻.....立刻宰了你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宰我也好，不宰我也好，反正我命不長了。我偏偏再要無禮。」那姑娘大急，道：

「我.....我.....我.....」卻無法可施。

令狐冲奮起力氣，輕輕扶起她肩頭，自己側身向旁滾了開去，笑道：「你便怎樣？」說了這句話，連連咳嗽，咳出好幾口血來。他一時情動，吻了那姑娘一下，心中便即後悔，給她打了一掌後，更加自

知不該，雖仍嘴硬，卻再也不敢和她相偎相依了。

那姑娘見他自行滾遠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見他用力之後又再吐血，內心暗暗歉仄，只是臉嫩，難以開口說幾句道歉的話，柔聲問道：「你……你胸口很痛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胸口倒不痛，另一處卻痛得厲害。」那姑娘問道：「甚麼地方很痛？」語氣甚是關懷。令狐冲撫著剛才被她打過的臉頰，道：「這裏。」那姑娘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要我賠不是，我就向你賠個不是好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我不好，婆婆，請您別見怪。」那姑娘聽他又叫自己「婆婆」，忍不住格格嬌笑。

令狐冲問道：「老和尚那顆臭藥丸呢？你始終沒吃，是不是？」那姑娘道：「來不及撿了。」伸指向斜坡上一指，道：「還在上面。」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我依你的。待會上去拾來吃下便是，不管他臭不臭的了。」

兩人躺在斜坡下，若在平時，飛身即上，此刻卻如是萬仞險峯一般，高不可攀。兩人向斜坡瞧了一眼，低下頭來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同聲嘆了口氣。

那姑娘道：「我靜坐片刻，你莫來吵我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只見她斜倚澗邊，閉上雙目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三根手指捏了個法訣，定在那裏便一動也不動了，心道：「她這靜坐的方法也是與眾不同，並非盤膝而坐。」

待要定下心來也休息片刻，卻是氣息翻湧，說甚麼也靜不下來，忽聽得閣閣閣幾聲叫，一隻肥大的青蛙從澗畔跳了過來。令狐冲大喜，心想折騰了這半日，早就餓得很了，這送到口邊來的美食，當真再好不過，伸手便向青蛙抓去，豈知手上酸軟無力，一抓之下，竟抓了個空。那青蛙嗒的一聲，跳了開去，閣閣大叫，似是十分得意，又似嘲笑令狐冲無用。令狐冲嘆了口氣，偏生澗邊青蛙甚多，跟著又跳

來兩隻，令狐冲仍沒法捉住。忽然腰旁伸過來一隻纖纖素手，輕輕一挾，便捉住了一隻青蛙，卻是那姑娘靜坐半晌，便能行動，雖仍乏力，捉幾隻青蛙可輕而易舉。

令狐冲喜道：「妙極！咱們有一頓蛙肉吃了。」那姑娘微微一笑，一伸手便是一隻，頃刻間捕了二十餘隻。令狐冲道：「夠啦！請你去拾些枯枝來生火，我來洗剝青蛙。」那姑娘依言去拾枯枝，令狐冲拔劍將青蛙斬首除腸。

那姑娘道：「古人殺雞用牛刀，今日令狐大俠以獨孤九劍殺青蛙。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獨孤大俠九泉有靈，得知傳人如此不肖，當真要活活氣……」說到這個「氣」字立即住口，心想獨孤求敗逝世已久，怎說得上「氣死」二字？

那姑娘道：「令狐大俠……」令狐冲手中拿著一隻死蛙，連連搖晃，說道：「大俠二字，萬萬不敢當。天下那有殺青蛙的大俠？」那姑娘笑道：「古時有屠狗英雄，今日豈可無殺蛙大俠？你這獨孤九劍神妙得很哪，連那少林派的老和尚也鬥你不過。他說傳你這劍法之人姓風那位前輩，是他的恩人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傳我劍法那位師長，是我華山派的前輩。」那姑娘道：「這位前輩劍術通神，怎地江湖上不聞他的名頭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我答允過他老人家，決不洩漏他的行跡。」那姑娘道：「哼，希罕麼？你就跟我說，我還不愛聽呢。你可知我是甚麼人？是甚麼來頭？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我連姑娘叫甚麼名字也不知道。」那姑娘道：「你把事情隱瞞了不跟我說，我也不跟你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雖不知，卻也猜到了八九成。」那姑娘臉上微微變色，道：「你猜到了？怎麼猜到的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現在還不知道，到得晚上，那便清清楚楚啦。」那姑娘更是驚奇，問道：「怎地到得晚上便清清楚楚？」令狐冲道：

「我抬起頭來看天，看天上少了那一顆星，便知姑娘是甚麼星宿下凡了。姑娘就像天仙一般，凡間那有這樣的人物？」

那姑娘臉上一紅，「呸」的一聲，心中卻甚歡喜，低聲道：「又來胡說八道了。」

這時她已將枯枝生了火，把洗剝了的青蛙串在一根樹枝之上，在火堆上燒烤，蛙油落在火堆之中，發出嗤嗤之聲，香氣一陣陣的冒出。她望著火堆中冒起的青煙，輕輕的道：「我名字叫做『盈盈』。說給你聽了，也不知你以後會不會記得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盈盈，這名字好聽得很哪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叫作盈盈，便決不會叫你婆婆了。」盈盈道：「為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盈盈二字，明明是個小姑娘的名字，自然不是老婆婆。」盈盈笑道：「我將來真的成為老婆婆，又不會改名，仍然叫作盈盈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不會成為老婆婆的，你這樣美麗，到了八十歲，仍然是個美得不得了的小姑娘。」

盈盈笑道：「那不變成了妖怪嗎？」隔了一會，正色道：「我把名字跟你說了，可不許你隨便亂叫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為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不許就不許，我不喜歡。」

令狐冲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這個也不許，那個也不許，將來誰做了你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見她沉下臉來，當即住口。盈盈哼的一聲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為甚麼生氣？我說將來誰做了你的徒弟，可有得苦頭吃了。」他本來想說「丈夫」，但一見情勢不對，忙改說「徒弟」。盈盈自然知道原意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既不正經，又不老實，三句話中，倒有兩句顛三倒四。我……我不會強要人家怎麼樣，人家愛聽我的話就聽，不愛聽呢，也由得他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愛聽你的話。」這句話中也帶有三分調笑之意。盈盈秀眉一蹙，似要發作，但

隨即滿臉暈紅，轉過了頭。

一時之間，兩人誰也不作聲。忽然聞到一陣焦臭，盈盈一聲「啊喲」，卻原來手中一串青蛙燒得焦了，嗔道：「都是你不好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該說虧得我逗你生氣，才烤了這樣精采的焦蛙出來。」取下一隻燒焦了的青蛙，撕下一條腿，放入口中一陣咀嚼，連聲讚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如此火候，才恰到好處，甜中帶苦，苦盡甘來，世間除此之外，更無這般美味。」盈盈給他逗得格格而笑，也吃了起來。令狐冲搶著將最焦的蛙肉自己吃了，把並不甚焦的部分都留了給她。

二人吃完了烤蛙，和暖的太陽照在身上，大感困倦，不知不覺間都合上眼睛睡著了。

二人一晚未睡，又受了傷，這一覺睡得甚是沉酣。令狐冲在睡夢之中，忽覺正和岳靈珊在瀑布中練劍，突然多了一人，卻是林平之，跟著便和林平之鬥劍。但手上沒半點力氣，拚命想使獨孤九劍，偏偏一招也想不起來，林平之一劍又一劍的刺在自己心口、腹上、頭上、肩上，又見岳靈珊在哈哈大笑。他又驚又怒，大叫：「小師妹，小師妹！」

叫了幾聲，便驚醒過來，聽得一個溫柔的聲音道：「你夢見小師妹了？她對你怎樣？」令狐冲兀自心中酸苦，說道：「有人要殺我，小師妹不睬我，還……還笑呢！」盈盈嘆了口氣，輕輕的道：「你額頭上都是汗水。」

令狐冲伸袖拂拭，忽然一陣涼風吹來，不禁打了個寒噤，但見繁星滿天，已是中夜。

令狐冲神智一清，便即坦然，正要說話，突然盈盈伸手按住了他嘴，低聲道：「有人來了。」令狐冲凝神傾聽，果然聽得遠處有三人

的腳步聲傳來。

又過一會，聽得一人說道：「這裏還有兩個死屍。」令狐冲認出說話的是祖千秋。另一人道：「啊，這是少林派中的和尚。」卻是老頭子發現了覺月的屍身。

盈盈慢慢縮轉了手，只聽得計無施道：「這三人也都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，怎地都死在這裏？咦，這人是辛國樑，他是少林派的好手。」祖千秋道：「是誰這樣厲害，一舉將少林派的四名好手殺了？」老頭子囁嚅道：「莫非……莫非是黑木崖上的人物？甚至是東方教主自己？」計無施道：「瞧來倒也甚像。咱們趕緊把這四具屍體埋了，免得給少林派中人瞧出蹤跡。」祖千秋道：「倘若真是黑木崖人物下的手，他們也就不怕給少林派知道。說不定故意遺屍於此，向少林派示威。」計無施道：「若要示威，不會將屍首留在這荒野之地。咱們若非湊巧經過，這屍首給鳥獸吃了，就也未必會發現。日月神教如要示威，多半便將屍首懸在通都大邑，寫明是少林派的弟子，這才教少林派面上無光。」祖千秋道：「不錯，多半是黑木崖人物殺了這四人後，又去追敵，來不及掩埋屍首。」跟著便聽得一陣挖地之聲，三人用兵刃掘地，掩埋屍體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這三人和黑木崖東方教主定然大有淵源，否則不會費這力氣。」

忽聽得祖千秋「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這是甚麼？一顆丸藥？」計無施嗅了幾嗅，說道：「這是少林派的治傷靈藥，大有起死回生之功，定是這幾個少林弟子的衣袋裏掉出來的。」祖千秋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計無施道：「許多年前，我曾在一個少林老和尚處見過。」祖千秋道：「既是治傷靈藥，那可妙極。老兄，你拿去給你那不死姑娘服了，治她的病。」老頭子道：「我女兒的死活，也管不了這許多，咱們趕緊去找令狐公子，送給他服。」

令狐冲心頭一陣感激，尋思：「這是盈盈掉下的藥丸。怎地去向老頭子要回來，給她服下？」一轉頭，淡淡月光下只見盈盈微微一笑，扮個鬼臉，一副天真爛漫的模樣，笑容說不出的動人，真不信她便在不多久之前，曾連殺四名少林好手。

但聽得一陣拋石搬土之聲，三人將死屍埋好。老頭子道：「眼下有個難題，夜貓子，你幫我想想。」計無施道：「甚麼難題？」老頭子道：「這當兒令狐公子一定是和.....和聖姑她在一起。我送這顆藥丸去，非撞到聖姑不可。聖姑生氣把我殺了，也沒甚麼，只是這麼一來，定要沖撞了她，惹得她生氣，可就大大不妙。」

令狐冲向盈盈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原來他們叫你聖姑，又對你怕成這個樣子。你為甚麼動不動便殺人？」

計無施道：「今日咱們在道上見到的那三個瞎子，倒有用處。咱們明日一早追到那三個瞎子，要他們將藥丸送去給令狐公子。他們眼睛是盲的，就算見到聖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，也沒殺身之禍。」祖千秋道：「我卻在疑心，只怕這三人所以剝去眼睛，便是因為見到聖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之故。」老頭子一拍大腿，道：「不錯！若非如此，怎地三個人好端端的都壞了眼睛？這四名少林弟子只怕也是運氣不好，無意中撞見了聖姑和令狐公子。」

三人半晌不語。令狐冲心中疑團愈多，只聽得祖千秋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只盼令狐公子傷勢早愈，聖姑儘早和他成為神仙眷屬。他二人一日不成親，江湖上總是難得安寧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偷眼向盈盈瞧去，夜色朦朧中隱隱可見她臉上暈紅，目光中卻射出了惱怒之意。令狐冲生怕她躍出去傷害了老頭子等三人，伸出右手，輕輕握住她左手，但覺她全身都在顫抖，也不知是氣惱，還是害羞。

祖千秋道：「咱們在五霸岡上聚集，聖姑竟然會生這麼大的氣。」

其實男歡女愛，理所當然。像令狐公子那樣瀟灑仁俠的豪傑，也只有聖姑那樣美貌的姑娘才配得上。為甚麼聖姑如此了不起的人物，卻也像世俗女子那般扭扭捏捏？她明明心中喜歡令狐公子，卻不許旁人提起，更不許人家見到，這不是……不是有點不近情理嗎？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卻不知此言是真是假？」突然覺到掌中盈盈那隻小手一摔，要將自己手掌甩脫，忙用力握住，生怕她一怒之下，立時便將祖千秋等三人殺了。

計無施道：「聖姑雖是黑木崖上了不起的人物，便東方教主，也從來對她沒半點違拗，但她畢竟是個年輕姑娘。世上的年輕姑娘初次喜歡了一個男人，縱然心中愛煞，臉皮子總是薄的。咱們這次拍馬屁拍在馬腳上，雖是一番好意，還是惹得聖姑發惱，只怪大夥兒都是粗魯漢子，不懂得女孩兒家的心事。來到五霸岡上的姑娘大嫂，本來也有這麼幾十個，偏偏她們的性子粗粗魯魯，跟男子漢可也沒多大分別。五霸岡羣豪聚會，拍馬屁聖姑生氣。這一回書傳了出去，可笑壞了名門正派中那些狗崽子們。」

老頭子朗聲道：「聖姑於大夥兒有恩，眾兄弟感恩報德，只盼能治好了她心上人的傷。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，有甚麼錯了？那一個狗崽子敢笑話咱們，老子抽他的筋，剝他的皮。」

令狐冲這時方才明白：一路上羣豪如此奉承自己，原來都是為了這個閨名叫作盈盈的聖姑，而羣豪突然在五霸岡上一鬩而散，也為了聖姑不願旁人猜知她的心事，在江湖上大肆張揚，因而生氣。他轉念又想：聖姑以一個年輕姑娘，能令這許多英雄豪傑來討好自己，自是魔教中一位驚天動地的大人物，聽計無施說，連號稱「武功天下第一」的東方不敗，對她也從不違拗。我令狐冲只是武林中一個無名小卒，和她相識，只不過在洛陽小巷中隔簾傳琴，說不上有半點情愫，是不是綠竹翁誤會其意，傳言出去，以致讓聖姑大大生氣呢？

只聽祖千秋道：「老頭子的話不錯，聖姑於咱們有大恩大德，只要能成就這段姻緣，讓她一生滿意喜樂，大家就算粉身碎骨，那也死而無悔。在五霸岡上碰一鼻子灰，又算得甚麼？只是.....只是令狐公子乃華山派首徒，和黑木崖勢不兩立，要結成這段美滿姻緣，恐怕這中間阻難重重。」

計無施道：「我倒有一計在此。咱們何不將華山派的掌門人岳不羣抓了來，以死相脅，命他主持這樁婚姻？」祖千秋和老頭子齊聲道：「夜貓子此計大妙！事不宜遲，咱們立即動身，去抓岳不羣。」計無施道：「只是那岳先生乃一派掌門，內功劍法俱有極高造詣。咱們對他動粗，第一難操必勝，第二就算擒住了他，他寧死不屈，卻又如何？」老頭子道：「那麼咱們只好綁架他老婆、女兒，加以威逼。」祖千秋道：「不錯！但此事須當做得隱秘，不可令人知曉，掃了華山派的顏面。令狐公子如得知咱們得罪了他師父，定然不快。」三人當下計議如何去擒拿岳夫人和岳靈珊。

盈盈突然朗聲道：「喂，三個膽大妄為的傢伙，快滾得遠遠地，別惹姑娘生氣！」

令狐冲聽她忽然開口說話，嚇了一跳，使力抓住她手。

計無施等三人自是更加吃驚。老頭子道：「是，是，小人.....小人.....小人.....」連說了三聲「小人」，驚慌過度，再也接不下去。計無施道：「是，是！咱們胡說八道，聖姑可別當真。咱們明日便遠赴西域，再也不回中原來了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一來，又是三個人給充了軍。」

盈盈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誰要你們到西域去？我有一件事，你們三個給我辦一辦。」計無施等三人大喜，齊聲應道：「聖姑但請吩咐，小人自當盡心竭力。」盈盈道：「我要殺一個人，一時卻找他不到。你們傳下話去，那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殺了此人，我重重酬謝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酬謝是決不敢當，聖姑要取此人性命，我兄弟三人便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尋到了他。只不知這賊子是誰，竟敢得罪了聖姑？」盈盈道：「單憑你們三人，耳目不廣，須當立即傳言出去。」三人齊聲道：「是！是！」盈盈道：「你們去罷！」祖千秋道：「是。請問聖姑要殺的，是那一個大膽惡賊。」

盈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此人複姓令狐，單名一個冲字，乃華山派門下弟子。」

此言一出，令狐冲、計無施、祖千秋、老頭子四人都大吃一驚，誰都不作聲。

過了好半天，老頭子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.....」盈盈厲聲道：「這個甚麼？你們怕了五嶽劍派，不敢動華山門下的弟子，是不是？」計無施道：「給聖姑辦事，別說五嶽劍派，便是玉皇大帝、閻羅老子，也敢得罪了。咱們設法去把令狐.....令狐冲擒了來，交給聖姑發落。老頭子，祖千秋，咱們去罷。」老頭子心想：「定是令狐公子在言語上得罪了聖姑，年輕人越相好，越易鬧別扭，當年我跟不死她媽好得蜜裏調油，可又不是天天吵嘴打架？唉，不死這孩子胎裏帶病，還不是因為她媽懷著她時，我在她肚子上狠狠擂了一拳，傷了胎氣？說不得，只好去將令狐公子請了來，由聖姑自己對付他。」

他正在胡思亂想，那知聽得盈盈怒道：「誰叫你們去擒他了？這令狐冲倘若活在世上，於我清白的名聲有損。早一刻殺了他，我便早一刻出了心中惡氣。」祖千秋吞吞吐吐的道：「聖姑.....」盈盈道：「好，你們跟令狐冲有交情，不願為我辦這件事，那也不妨，我另行遣人傳言便是。」

三人聽她說得認真，只得一齊躬身說道：「謹遵聖姑台命！」

老頭子卻想：「令狐公子是個大仁大義之人，老頭子今日奉聖姑之命，不得不去殺他，殺了他後，老頭子也當自刎以殉。」從懷中取

出那顆傷藥，放在地下。

三人轉身離去，漸漸走遠。

令狐冲向盈盈瞧去，見她低了頭沉思，心想：「她為保全自己名聲，要取我性命，那又是甚麼難事了？」說道：「你要殺我，自己動手便是，又何必勞師動眾？要不然，我立刻自刎，那也不妨。」緩緩拔出長劍，倒轉劍柄，遞了過去。

盈盈接過長劍，微微側頭，凝視著他。令狐冲哈哈一笑，將胸膛挺了挺。盈盈道：「你死在臨頭，還笑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因為死在臨頭，所以要笑。」

盈盈提起長劍，手臂一縮，作勢便欲刺落，突然轉過身去，用力一揮，將劍擲了出去。長劍在黑暗中閃出一道寒光，噹的一聲，落在遠處地下。

盈盈頓足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教江湖上這許多人都笑話於我。倒似我一輩子……一輩子沒人要了，千方百計的要跟你相好。你……你有甚麼了不起？累得我此後再也沒臉見人。」令狐冲又哈哈一笑。盈盈怒道：「你還要笑我？還要笑我？」忽然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她這麼一哭，令狐冲心下登感歉然，柔情一起，驀然間恍然大悟：「她在江湖上位望甚尊，這許多豪傑漢子都對她十分敬畏，自必向來十分驕傲，又是女孩兒家，天生的靦腆，忽然間人人都說她喜歡了我，也真難免令她不快。她叫老頭子他們如此傳言，未必真要殺我，只不過是為了闢謠。她既這麼說，自是誰也不會疑心我跟她在一起了。」柔聲道：「果然是我不好，累得損及姑娘清名。在下這就告辭。」

盈盈伸袖拭了拭眼淚，道：「你到那裏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信步所之，到那裏都好。」盈盈道：「你答允過要保護我的，怎地自行去

了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在下不知天高地厚，說這些話，可教姑娘笑話了。姑娘武功如此高強，又怎需人保護？便有一百個令狐冲，也及不上姑娘。」說著轉身便走。

盈盈急道：「你不能走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為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祖千秋他們已傳了話出去，數日之間，江湖上便無人不知，那時人人都要殺你，這般步步荊棘，別說你身受重傷，就算完好無恙，也難逃殺身之禍。」

令狐冲淡然一笑，道：「令狐冲死在姑娘的言語之下，那也不錯啊。」走過去拾起長劍插入劍鞘，自忖無力走上斜坡，便順著山澗走去。

盈盈眼見他越走越遠，追了上來，叫道：「喂，你別走！」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冲跟姑娘在一起，只有累你，還是獨自走了的好。」盈盈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」咬著嘴唇，心頭煩亂之極，見他始終不肯停步，又奔近幾步，說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定要迫我親口說了出來，這才快意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奇道：「甚麼啊？我可不懂了。」

盈盈又咬了咬嘴唇，說道：「我叫祖千秋他們傳言，是要你.....要你永遠在我身邊，不能離開我一步。」說了這句話後，身子發顫，站立不穩。

令狐冲大是驚奇，道：「你.....你要我陪伴？」

盈盈道：「不錯！祖千秋他們把話傳出之後，你只有陪在我身邊，才能保全性命。沒想到你這不顧死活的小子，竟一點不怕，那不是.....那不是反而害了你麼？」

令狐冲心下感激，尋思：「原來你當真是對我好，但對著那些漢子，卻又死也不認。」轉身走到她身前，伸手握住她雙手，入掌冰涼，只覺她兩隻掌心都是冷汗，低聲道：「你何苦如此？」盈盈道：

「我怕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怕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怕你這傻小子不聽我話，當真要去江湖涉險，只怕過不了明天，便死在那些不值一文錢的臭傢伙手下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那些人都是血性漢子，對你又是極好，你為甚麼對他們如此輕賤？」盈盈道：「他們在背後笑我，又想殺你，還不是該死的臭漢子？」令狐冲忍不住失笑，道：「是你叫他們殺我的，怎能怪他們了？再說，他們也沒在背後笑你。你聽計無施、老頭子、祖千秋三人談到你時，語氣何等恭謹？那裏有絲毫笑話你了？」盈盈道：「他們口裏沒笑，肚子裏在笑。」

令狐冲覺得這姑娘蠻不講理，沒法跟她辯駁，只得道：「好，你不許我走，我便在這裏陪你便是。唉，給人家斬成十七八塊，滋味恐怕也不大好受。」

盈盈聽他答允不走，登時心花怒放，答道：「甚麼滋味不大好受？簡直難受之極。」

她說這話時，將臉側了過來。星月微光照映之下，雪白的臉龐似乎發射出柔和的光芒，令狐冲心中一動：「這姑娘其實比小師妹美貌得多，待我又這麼好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心中怎地還是對小師妹念念不忘？」

盈盈卻不知他正在想到岳靈珊，道：「我給你的那張琴呢？不見了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路上沒錢使，我將琴拿到典當店裏去押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下背囊，打了開來，捧出了短琴。

盈盈見他包裹嚴密，足見對自己所贈之物極為重視，心下甚喜，道：「你一天要說幾句謊話，心裏才舒服？」接過琴來，輕輕撥弄，隨即奏起那曲〈清心普善咒〉來，問道：「你都學會了沒有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差得遠呢。」靜聽她指下優雅的琴音，甚是愉悅。

聽了一會，覺得琴音與她以前在洛陽城綠竹巷中所奏的頗為不同，猶如枝頭鳥喧，清泉迸發，丁丁東東的十分動聽，心想：「曲調雖同，音節卻異，原來這〈清心普善咒〉尚有這許多變化。」

忽然間錚的一聲，最短的一根琴絃斷了。盈盈皺了皺眉頭，繼續彈奏，過不多時，又斷了一根琴絃。令狐冲聽得琴曲中頗有煩躁之意，和〈清心普善咒〉的琴旨殊異其趣，正訝異間，琴絃啪的一下，又斷了一根。

盈盈一怔，將瑤琴推開，嗔道：「你坐在人家身邊，只是搗亂，這琴那裏還彈得成？」令狐冲心道：「我安安靜靜的坐著，幾時搗亂過了？」隨即明白：「你自己心神不定，便來怪我。」卻也不去跟她爭辯，臥在草地上閉目養神，疲累之餘，竟不知不覺的睡著了。

次日醒轉，見盈盈正坐在澗畔洗臉，又見她洗罷臉，用一隻梳子梳頭，皓臂如玉，長髮委地，不禁看得痴了。盈盈一回頭，見他怔怔的呆望自己，臉上一紅，笑道：「瞌睡鬼，這時候才醒來。」令狐冲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訕訕的道：「我再去捉青蛙，且看有沒有力氣。」盈盈道：「你躺著多歇一會兒，我去捉。」

令狐冲掙扎著想要站起，卻手足酸軟，稍一用力，胸口又氣血翻騰，心下好生煩惱：「死就死，活就活，這般不死不活，廢人一個，別說人家瞧著累贅，自己也真厭煩。」

盈盈見他臉色不愉，安慰他道：「你這內傷未必當真難治。這裏甚是僻靜，左右無事，慢慢養傷，又何必性急？」

山澗之畔地處偏僻，自從計無施等三人那晚經過，此後便沒人來。二人一住十餘日。盈盈的內傷早就好了，每日採摘野果、捕捉青蛙為食，卻見令狐冲一日消瘦一日。她硬逼他服了方生大師留下的藥丸，彈奏琴曲撫其入睡，但於他的傷勢已沒半分好處。

令狐冲自知大限將屆，好在他生性豁達，也不以為憂，每日裏仍與盈盈說笑。

盈盈本來自大任性，但想到令狐冲每一刻都會突然死去，對他便加意溫柔，千依百順的服侍，偶爾忍不住使些小性兒，也是立即懊悔，向他賠話。

這一日令狐冲吃了兩個桃子，即感困頓，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。睡夢中聽到一陣哭泣之聲，他微微睜眼，見盈盈伏在他腳邊，不住啜泣。令狐冲一驚，正要問她為何傷心，突然心下明白：「她知我快死了，是以難過。」伸出左手，輕輕撫摸她秀髮，強笑道：「別哭，別哭！我還有八十年好活呢，那有這麼快便去西天。」

盈盈哭道：「你一天比一天瘦，我.....我.....我也不想活了.....」

令狐冲聽她說得又誠摯，又傷心，不由得大為感激，胸口一熱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喉頭不住有血狂湧，便此人事不知。

【十八】 聯手



那老者轉過頭來，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令狐冲一掃，臉上微現詫色，哼了一聲。令狐冲舉杯說道：「請！」

令狐冲這一番昏迷，實不知過了多少時日，有時微有知覺，身子也如在雲端飄飄盪盪，過不多時，又暈了過去。如此時暈時醒，有時似乎有人在他口中灌水，有時又似有人用火在他周身燒炙，手足固然沒法動彈，連眼皮也睜不開來。

這一日神智略清，只覺雙手手腕的脈門給人抓住了，各有一股炙熱之氣分從兩手脈門中注入，登時和體內所蓄真氣激盪衝突。他全身說不出的難受，只想張口呼喊，卻叫不出半點聲音，猶如身受千般折磨、萬種煎熬的酷刑。

如此昏昏沉沉的又不知過了多少日子，只覺每一次真氣入體，均

比前一次苦楚略減，心下也明白了些，知道有一位內功極高之人在給自己治傷，心道：「難道是師父、師娘請了一位前輩高人來救我性命？盈盈卻到那裏去了？師父、師娘呢？小師妹又怎地不見？」一想到岳靈珊，胸口氣血翻湧，便又人事不知。

如此每日有人來給他輸送內力。這一日輸了真氣後，令狐冲神智比前大為清醒，說道：「多……多謝前輩，我……我是在那裏？」緩緩睜眼，見到一張滿是皺紋的臉，露著溫和的笑容。

令狐冲覺得這張臉好生熟悉，迷迷糊糊的看了他一會，見這人頭上無髮，燒有香疤，是個和尚，隱隱約約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是方……方……大師……」

那老僧神色甚是欣慰，微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認得我了，我是方生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是。你是方生大師。」這時他察覺處身於一間斗室之中，桌上一燈如豆，發出淡淡黃光，自己睡在榻上，身上蓋了棉被。

方生道：「你覺得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好些了。我……我在那裏？」方生道：「你是在少林寺中。」令狐冲大為驚奇，問道：「我……我在少林寺中？盈盈呢？我怎麼會到少林寺來？」方生微笑道：「你神智剛清醒了些，不可多耗心神，以免傷勢更有反覆。一切以後慢慢再說。」

此後朝晚一次，方生來到斗室，以內力助他療傷。過了十餘日，令狐冲已能坐起，自用飲食，但每次問及盈盈的所在，以及自己何以能來到寺中，方生總微笑不答。

這一日，方生又給令狐冲輸了內力，說道：「令狐少俠，現下你這條命暫且算保住了。但老衲功夫有限，沒法化去你體內的異種真氣，眼前只能拖得一日算一日，只怕過不了一年，你內傷又會大發，那時縱有大羅金仙，也難救你性命了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當日平一

指平大夫對晚輩也這麼說。大師盡心竭力相救，晚輩已感激不盡。一個人壽算長短，各有天命，大師功力再高，也不能逆天行事。」方生搖頭道：「我佛家不信天命，只講緣法。當日我曾跟你說過，本寺住持方證師兄內功淵深，倘若和你有緣，能傳你《易筋經》秘術，則筋骨尚能轉易，何況化去內息異氣？我這就帶你去拜見方丈。」

令狐冲素聞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的聲名，心下甚喜，道：「有勞大師引見。就算晚輩無緣，不蒙方丈大師垂青，但能拜見這位當世高僧，也是十分難得的機遇。」當下慢慢起牀，穿好衣衫，隨著方生大師走出斗室。

一到室外，陽光耀眼，竟如進入了另一個天地，精神為之一爽。

他移步之際，雙腿酸軟，只得慢慢行走，但見寺中一座座殿堂構築宏偉。一路上遇到不少僧人，都遠遠便避在一旁，向方生合什低首，執禮甚恭。

穿過三條長廊，來到一間石屋之外。方生向屋外的小沙彌道：「方生有事求見方丈師兄。」小沙彌進去稟報了，隨即轉身出來，合什道：「方丈有請。」

令狐冲跟在方生之後，走進室去，只見一個身材矮小的老僧坐在中間一個蒲團上。方生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方生拜見方丈師兄，引見華山派首徒令狐冲令狐少俠。」令狐冲當即跪下，叩首禮拜。方證方丈微微欠身，右手一舉，說道：「少俠少禮，請坐。」

令狐冲拜畢，在方生下首的蒲團上坐了，只見那方證方丈容顏瘦削，神色慈和，也瞧不出有多少年紀，心下暗暗納罕：「想不到這位名震當世的高僧，竟如此貌不驚人，若非事先得知，有誰會料得到他是武林中第一大派的掌門。」

方生大師道：「令狐少俠經過兩個多月來調養，已好得多了。」

令狐冲又是一驚：「原來我昏迷不醒，已有兩個多月，我還道只二十多天的事。」

方證道：「很好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少俠，尊師岳先生執掌華山一派，為人嚴正不阿，清名播於江湖，老衲向來十分佩服。」令狐冲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不敢。晚輩身受重傷，不省人事，多蒙方生大師相救，原來已二月有餘。我師父、師娘想必平安？」自己師父、師娘是否平安，本不該去問旁人，只是他心下掛念，忍不住脫口相詢。

方證道：「聽說岳先生、岳夫人和華山派羣弟子，眼下都在福建。」

令狐冲當即放寬了心，道：「多謝方丈大師示知。」隨即不禁心頭一酸：「師父、師娘終於帶著小師妹，到了林師弟家裏。」

方證道：「少俠請坐。聽方生師弟說道，少俠劍術精絕，已深得華山前輩風老先生的真傳，實乃可喜可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」方證道：「風老先生歸隱已久，老衲只道他老人家已然謝世，原來尚在人間，令人聞之不勝之喜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

方證緩緩說道：「少俠受傷之後，為人所誤，以致體內注有多種異樣真氣，難以化去，方生師弟已為老衲詳告。老衲仔細參詳，唯有修習敝派內功秘要《易筋經》，方能以本身功力逐步化去，若以外力加強少俠之體，雖能延得一時之命，實則乃飲鴆止渴，為患更深。方生師弟兩個月來以內力延你性命，可是他的真氣注入你體內之後，你身體中可又多了一道異種真氣了。少俠試一運氣，便當自知。」令狐冲微一運氣，果覺丹田中內息澎湃，難以抑制，劇痛攻心，登時身子搖晃，額頭汗水涔涔而下。

方生合什道：「老衲無能，致增少俠病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大師說那裏話來？大師為晚輩盡心竭力，大耗清修之功。晚輩二世為人，

實拜大師再造之恩。」方生道：「不敢。風老先生昔年於老衲有大恩大德，老衲此舉，亦不過報答風老先生之恩德於萬一。」

方證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說甚麼大恩大德，深仇大恨？恩德是緣，冤仇亦是緣，仇恨不可執著，恩德亦不必執著。塵世之事，皆如過眼雲煙，百歲之後，更有甚麼恩德仇怨？」方生應道：「是，多謝師兄指點。」

方證緩緩說道：「佛門子弟，慈悲為本，既知少俠負此內傷，自當盡心救解。那《易筋經》神功，乃東土禪宗初祖達摩老祖所創，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得之於老祖。慧可大師本來法名神光，是洛陽人氏，幼通孔老之學，尤精玄理。達摩老祖駐錫本寺之時，神光大師來寺請益。達摩老祖見他所學駁雜，先入之見甚深，自恃聰明，難悟禪理，當下拒不收納。神光大師苦求良久，始終未得其門而入，當即提起劍來，將自己左臂砍斷了。」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心道：「這位神光大師求法學道，竟如此堅毅。」

方證說道：「達摩老祖見他這等誠心，這才將他收為弟子，改名慧可，終得承受達摩老祖衣鉢，傳禪宗法統。二祖跟著達摩老祖所學的，乃是佛法大道，依《楞伽經》而明心見性。我宗武功之名雖流傳天下，實則那是末學，殊不足道。達摩老祖當年只傳授弟子們一些強身健體的法門而已。身健則心靈，心靈則易悟。但後世門下弟子往往迷於武學，以致捨本逐末，不體老祖當年傳授武功的宗旨，可嘆，可嘆。」說著連連搖頭。

過了一會，方證又道：「老祖圓寂之後，二祖在老祖的蒲團之旁見到一卷經文，那便是《易筋經》了。這卷經文義理深奧，二祖苦讀鑽研，不可得解，心想達摩老祖面壁九年，在石壁畔遺留此經，雖然經文寥寥，必定非同小可，於是遍歷名山，訪尋高僧，求解妙諦。但

二祖其時已是得道高僧，他老人家苦思深慮而不可解，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勝於他的大德，那也難得很了。因此歷時二十餘載，經文秘義，終未能彰。一日，二祖以絕大法緣，在四川峨嵋山得晤梵僧般刺密諦，講談佛學，大相投機。二祖取出《易筋經》來，和般刺密諦共同研讀參究。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頂互相啟發，經七七四十九日，終於豁然貫通。」

方生合什讚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」

方證方丈續道：「但那般刺密諦大師所闡發的，大抵是禪宗佛學。直至十二年後，二祖在長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輕人，談論三日三晚，才將《易筋經》中的武學秘奧盡數領悟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那位年輕人，便是唐朝開國大功臣，後來輔佐太宗，平定突厥，出將入相，爵封衛公的李靖。李衛公建不世奇功，想來也是從《易筋經》中得到了不少教益。」

令狐冲「哦」了一聲，心想：「原來《易筋經》有這等大來頭。」

方證又道：「《易筋經》的功夫圖一身之脈絡，繫五臟之精神，周而不散，行而不斷，氣自內生，血從外潤。練成此經後，心動而力發，一攢一放，自然而施，不覺其出而自出，如潮之漲，似雷之發。少俠，練那《易筋經》，便如一葉小舟於大海巨濤之中，怒浪澎湃之際，小舟自然拋高伏低，何嘗用力？若要用力，又那有力道可用？又從何處用起？」

令狐冲連連點頭，覺得這道理果然博大精深，和風清揚所說的劍理頗有相通處。

方證又道：「只因這《易筋經》具如斯威力，是以數百年來非其人不傳，非有緣不傳，縱然是本派出類拔萃的弟子，若無福緣，也不獲傳授。便如方生師弟，他武功既高，持戒亦復精嚴，乃本寺了不起

的人物，卻未獲上代師父傳授此經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晚輩無此福緣，不敢妄自干求。」

方證搖頭道：「不然。少俠是有緣人。」

令狐冲驚喜交集，心中怦怦亂跳，沒想到這項少林秘技，連方生大師這樣的少林高僧也未蒙傳授，自己卻屬有緣。

方證緩緩的道：「佛門廣大，只渡有緣。少俠是風老先生的傳人，此是一緣；少俠來到我少林寺中，此又是一緣；少俠不習《易筋經》便須喪命，方生師弟習之固為有益，不習亦無所害，這中間的分別又是一緣。」

方生合什道：「令狐少俠福緣深厚，方生亦代為欣慰。」

方證道：「師弟，你天性執著，一切事物拘泥實相，於『空、無相、無作』這三解脫門的至理，始終未曾參透，了生死這一關，也就勘不破。不是我不肯傳你《易筋經》，實是怕你研習這門上乘武學之後，沉迷其中，於參禪的正業不免荒廢。」

方生神色惶然，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師兄教誨的是。」

方證微微點頭，意示激勵，過了半晌，見方生臉現微笑，這才臉現喜色，又點了點頭，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這中間本來尚有一重大障礙，此刻卻也跨過去了。自達摩老祖以來，這《易筋經》只傳本寺弟子，不傳外人，此例不能自老衲手中而破。因此少俠須得投我嵩山少林寺門下，為少林派俗家弟子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少俠若不嫌棄，便歸老衲門下，為『國』字輩弟子，可更名為令狐國冲。」

方生喜道：「恭喜少俠。我方丈師兄生平只收過兩名弟子，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少俠為我方丈師兄的關門弟子，不但得窺《易筋

經》的高深武學，而我方丈師兄所精通的一十二般少林絕藝，亦可量才而授，那時少俠定可光大我門，在武林中放一異采。」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多承方丈大師美意，晚輩感激不盡，只是晚輩身屬華山派門下，不便另投明師。」方證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所說的大障礙，便是指此而言。少俠，你眼下已不是華山弟子了，你自己只怕還不知道。」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怎麼已不是華山派門下？」

方證從衣袖中取出一封信來，道：「請少俠過目。」手掌輕輕一送，那信便向令狐冲身前平平飛來。

令狐冲雙手接住，只覺全身一震，不禁駭然：「這位方丈大師果然內功深不可測，單憑這薄薄一封信，居然便能傳過來這等渾厚內力。」見信封上蓋著「華山派掌門之印」的朱鈐，上書「謹呈少林派掌門大師」，九個字間架端正，筆致凝重，正是師父岳不羣的親筆。令狐冲隱隱感到大事不妙，雙手發顫，抽出信紙，看了一遍，真難相信世上竟有此事，又看了一遍，登覺天旋地轉，咕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

待得醒轉，只見身在方生大師懷中，令狐冲支撐著站起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方生問道：「少俠何故悲傷？難道尊師有甚不測麼？」令狐冲將書函遞過，哽咽道：「大師請看。」方生接了過來，只見信上寫道：

「華山派掌門岳不羣頓首，書呈少林派掌門大師座前：猥以不德，執掌華山門戶。久疏問候，乃闕清音。頃以敝派逆徒令狐冲，秉性頑劣，屢犯門規，比來更結交妖孽，與匪人為伍，宣稱與之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不羣無能，雖加嚴訓痛懲，迄無顯效。為維繫武林正氣，正派清譽，茲將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門牆。自今而後，該逆

徒非復敝派弟子，若再有勾結淫邪、為禍江湖之舉，祈我正派諸友共誅之，不羣感激無已。臨書惶愧，言不盡意，祈大師諒之。」

方生看後，也大出意料之外，想不出甚麼言語來安慰令狐冲，當下將書信交還方證，見令狐冲淚流滿臉，嘆道：「少俠，你與黑木崖上的人交往，原是不該。」

方證道：「諸家正派掌門人想必都已接到尊師此信，傳諭門下。你就算身上無傷，只須出得此門，江湖之上，步步荊棘，諸凡正派門下弟子，無不以你為敵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想起在那山澗之旁，盈盈也說過這麼一番話。此刻不但旁門左道之士要殺自己，而正派門下亦人人以己為敵，當真天下雖大，卻無容身之所；又想起師恩深重，師父師娘於自己向來便如父母一般，不僅有傳藝之德，更兼有養育之恩，不料自己任性妄為，竟給逐出師門，料想師父寫這些書信時，心中傷痛恐怕更在自己之上。一時又傷心，又慚愧，恨不得一頭便即撞死。

他淚眼模糊中，只見方證、方生二僧臉上均有憐憫之色，忽然想起劉正風要金盆洗手，退出武林，只因結交了魔教長老曲洋，終於命喪嵩山派之手，可見正邪不兩立，連劉正風如此藝高勢大之人，尚且不免，何況自己這樣一個孤立無援、卑不足道、重傷垂死的少年？更何況五霸岡上羣邪聚會，鬧出這樣大的事來？

方證緩緩的道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縱是十惡不赦的奸人，只須心存悔悟，佛門亦來者不拒。你年紀尚輕，一時失足，誤交匪人，難道就此便無自新之路？你與華山派的關連已然一刀兩斷，今後在我少林門下，痛改前非，再世為人，武林之中，諒來也不見得有甚麼人能與你為難。」他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，卻自有一股威嚴氣象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此時我已無路可走，若托庇於少林派門下，不但

能學到神妙內功，救得性命，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，江湖上確實無人膽敢向方證大師的弟子生事。」

但便在此時，胸中一股倔強之氣，勃然而興，心道：「大丈夫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，靦顏向別派托庇求生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江湖上千千萬萬人要殺我，就讓他們來殺好了。師父不要我，將我逐出了華山派，我便獨來獨往，卻又怎地？」言念及此，不由得熱血上湧，口中乾渴，只想喝他幾十碗烈酒，甚麼生死門派，盡數置之腦後，霎時之間，連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靈珊，也變得如同陌路人一般。

他站起身來，向方證及方生跪拜下去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。

二僧只道他已決意投入少林派，臉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朗聲說道：「晚輩既不容於師門，亦無顏改投別派。兩位大師慈悲，晚輩感激不盡，就此拜別。」

方證愕然，沒想到這少年竟如此的混不畏死。

方生勸道：「少俠，此事有關你生死大事，千萬不可意氣用事。」

令狐冲嘿嘿一笑，躬身行禮，轉身出了室門。他胸中充滿了一股不平之氣，步履竟十分輕捷，大踏步走出了少林寺。

令狐冲出得寺來，心中一股蒼蒼涼涼，仰天長笑，心想：「正派中人以我為敵，左道之士人人要想殺我，令狐冲多半難以活過今日，且看是誰取了我性命。」

一摸之下，囊底無錢，腰間無劍，連盈盈所贈的那具短琴也已不知去向，當真是一無所有，了無掛礙，便即走下少室山。心想：「世人成千成萬，未必皆有門派，我今後是無門無派的無主孤魂，師父、

師娘、小師妹個個視我如陌路之人。小師妹懷疑我吞沒林師弟的辟邪劍譜，當我是個無恥之徒，卑視、賤視，又豈僅視如陌路而已？」

行到下午時分，眼見離少林寺已遠，人既疲累，腹中也甚飢餓，尋思：「卻到那裏去找些吃的？」忽聽得腳步聲響，七八人自西方奔來，都是勁裝結束，身負兵刃，奔行甚急。令狐冲心想：「你們要殺我，那就動手，免得我又麻煩去找飯吃。吃飽了反正也是死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？」當即在道中一站，雙手叉腰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冲在此。要殺我的便上罷！」

那知這幾名漢子奔到他身前時，只向他瞧了一眼，便即繞身而過。一人道：「這人是個瘋子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是，別要多生事端，誤了大事。」另一人道：「若給那廝逃了，可糟糕之極。」霎時間便奔得遠了。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他們去追拿另一個人。」

這幾人腳步聲方歇，西首傳來一陣蹄聲，五騎馬如風般馳至，從他身旁掠過。馳出十餘丈後，忽然一騎馬兜了轉來，馬上是個中年婦人，說道：「客官，借問一聲，你可見到一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嗎？這人身材瘦長，腰間佩一柄彎刀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沒瞧見。」那婦人更不打話，圈轉馬頭，追趕另外四騎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他們去追拿這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？左右無事，去瞧瞧熱鬧也好。」當下折而東行。走不到一頓飯時分，身後又有十餘人追了上來。一行人越過他身畔後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回頭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可見到一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麼？這人身材高瘦，腰掛彎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沒瞧見。」

又走了一會，來到一處三岔路口，西北角上鸞鈴聲響，三騎馬疾奔而至，乘者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。當先一人手揚馬鞭，說道：

「喂，借問一聲，你可見到一個……」令狐冲接口道：「你要問一個身材高瘦，腰懸彎刀，穿一件白色長袍的老頭兒，是不是？」三人臉

露喜色，齊聲道：「是啊，這人在那裏？」令狐冲嘆道：「我沒見過。」當先那青年大怒，喝道：「沒的來消遣老子！你既沒見過，怎麼知道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沒見過，便不能知道麼？」那青年提起馬鞭，便要向令狐冲頭頂劈落。另一個青年道：「二弟，別多生枝節，咱們快追。」那手揚馬鞭的青年哼了一聲，將鞭子在空中虛揮一記，縱馬奔馳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些人一起去追尋一個白衣老者，不知為了何事？去瞧瞧熱鬧，固然有趣，但如他們知道我便是令狐冲，定然當場便將我殺了。」言念及此，不由得有些害怕，但轉念又想：「眼下正邪雙方都要取我性命，我躲躲閃閃的，縱然苟延殘喘，多活得幾日，最後終究難逃這一刀之厄。這等怕得要死的日子，多過一天又有甚麼好處？反不如隨遇而安，且看是撞在誰的手下送命便了。」

當即隨著那三匹馬激起的煙塵，向前行去。其後又有幾批人趕來，都向他探詢那「身穿白袍，身材高瘦，腰懸彎刀」的老者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些人追趕那白衣老者，都不知他在何處，走的卻是同一方向，倒也奇怪。」

又行出里許，穿過一片松林，眼前突然出現一片平野，黑壓壓的站著不少人，少說也有六七百人，只曠野實在太大，六七百人置身其間，也不過佔了中間小小的一團。一條筆直的大道通向人羣，令狐冲便沿著大路向前。

行到近處，見人羣中有座小小涼亭，那是山道上供行旅憩息之用，構築頗為簡陋。那羣人圍著涼亭，相距約有數丈，卻不逼近。

令狐冲再走近十餘丈，只見亭中赫然有個白衣老者，孤身一人，坐在一張板桌旁飲酒，他是否腰懸彎刀，一時沒法見到。此人雖然坐著，幾乎仍有常人高矮。

令狐冲見他在羣敵圍困之下，仍好整以暇的泰然飲酒，不由得心

生敬仰，生平所見所聞的英雄人物，極少有人如此這般豪氣干雲。他慢慢行前，擠入了人羣。

那些人個個都目不轉睛的瞧著那白衣老者，對令狐冲的過來毫沒留意。

令狐冲凝神向那老者瞧去，只見他容貌清癯，頰下疏疏朗朗一叢花白長鬚，垂在胸前，手持酒杯，眼望遠處黃土大地和青天相接之所，對圍著他的眾人竟一眼不瞧。他背上負著一個包袱，再看他腰間時，卻無彎刀。原來他竟連兵刃也沒攜帶。

令狐冲不知這老者姓名來歷，不知何以有這許多武林中人要跟他為難，更不知他是正是邪，只是欽佩他這般旁若無人的豪氣，此時江湖各路武人正都要與自己為敵，不知不覺間起了一番同病相憐、惺惺相惜之意，便大踏步上前，朗聲說道：「前輩請了，你獨酌無伴，未免寂寞，我來陪你喝酒。」走入涼亭，向他一揖，便坐了下來。

那老者轉過頭來，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令狐冲一掃，見他不持兵刃，臉有病容，是個素不相識的少年，臉上微現詫色，哼了一聲，也不回答。令狐冲提起酒壺，先在老者面前的酒杯中斟了酒，又在另一隻杯中斟了酒，舉杯說道：「請！」咕的一聲，將酒喝乾了，那酒極烈，入口有如刀割，便似無數火炭般流入腹中，大聲讚道：「好酒！」

只聽得涼亭外一條大漢粗聲喝道：「兀那小子，快快出來！咱們要跟向問天拚命，別在這裏礙手礙腳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自和向老前輩喝酒，礙你甚麼事了？」又斟了一杯酒，咕的一聲，仰脖子倒入口中，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好酒！」

左首有個冷冷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子走開，別在這裏枉送了性命。咱們奉東方教主之命，擒拿叛徒向問天。旁人若來滋擾干撓，教他死得慘不堪言。」

令狐冲向話聲來處瞧去，見說話的是個臉如金紙的瘦小漢子，身穿黑衣，腰繫黃帶。他身旁站著二三百人，衣衫也都是黑色，腰間帶子卻各種顏色均有。令狐冲驀地想起，那日在衡山城外見到魔教長老曲洋，他便身穿這樣的黑衣，依稀記得腰間所繫也是黃帶。那瘦子說奉了東方教主之命追拿叛徒，那麼這些人都是魔教教眾了，莫非這瘦子也是魔教長老？

他又斟一杯酒，仰脖子乾了，讚道：「好酒！」向那白衣老者向問天道：「向老前輩，在下喝了你三杯酒，多謝，多謝！」

忽聽得東首有人喝道：「這小子是華山派棄徒令狐冲。」令狐冲晃眼瞧去，認出說話的是青城派弟子侯人英。這時看得仔細了，在他身旁的竟有不少是五嶽劍派中的人物。

一名道士朗聲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師父說你和妖邪為伍，果然不錯。這向問天雙手染滿了英雄俠士的鮮血，你跟他在一起幹甚麼？再不給我快滾，大夥兒把你一起斬成了肉醬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是泰山派的師叔麼？在下跟這位向前輩素不相識，只是見你們幾百人圍住了他一個兒，那算甚麼樣子？五嶽劍派幾時又跟魔教聯手了？正邪雙方一起來對付向前輩一人，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？」那道士怒道：

「我們幾時跟魔教聯手了？魔教追拿他們教下叛徒，我們卻是為命喪在這惡賊手下的朋友們復仇。各幹各的，毫無關連！」令狐冲道：

「好好好，只須你們單打獨鬥，我便坐著喝酒看熱鬧。」

侯人英喝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？大夥兒先將這小子斃了，再找姓向的算帳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要斃我令狐冲一人，又怎用得著大夥兒動手？侯兄自己請上來便是。」侯人英曾給令狐冲一腳踢下酒樓，知道自己武功不如，還真不敢上前動手，他卻不知令狐冲內力已失，已然遠非昔比。旁人似乎都忌憚向問天了得，也不敢便此衝入涼亭。

那魔教的瘦小漢子叫道：「姓向的，快跟我們去見教主，請他老

人家發落，未必便無生路。你也是本教的英雄，難道大家真要鬥個血肉橫飛，好教旁人笑話麼？」

向問天嘿的一聲，舉杯喝了一口酒，卻發出嗆啞一聲響。

令狐冲見他雙手之間竟繫著一根鐵鍊，大為驚詫：「原來他是從囚牢中逃出來的，連手上的束縛也尚未去掉。」對他同情之心更盛，心想：「這人已無抗禦之能，我便助他抵擋一會，胡裏胡塗的在這裏送了性命便是。」當即站起，雙手在腰間一叉，朗聲說道：「這位向前輩手上繫著鐵鍊，怎能跟你們動手？我喝了他老人家三杯好酒，說不得，只好助他抵禦強敵。誰要動姓向的，非得先殺了令狐冲不可。」

向問天見令狐冲瘋瘋顛顛，毫沒來由的強自出頭，不由得大為詫異，低聲道：「小子，你為甚麼要幫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」向問天道：「你的刀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使劍，就可惜沒劍。」向問天道：「你劍法怎樣？你是華山派的，劍法恐怕也不怎麼高明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本不怎麼高明，加之在下身受重傷，內力全失，更糟糕之至。」向問天道：「你這人莫名其妙。好，我去給你弄把劍來。」只見白影一晃，他已向羣豪衝了過去。

霎時間白光耀眼，十餘件兵刃齊向他砍去。向問天斜刺穿出，向那泰山派的道士欺近。那道士挺劍刺出，向問天身形一晃，閃到了他背後，左肘反撞，撲的一聲，撞中了那道士後心，雙手輕揮，已將他手中長劍捲在鐵鍊之中，右足一點，躍回涼亭。這幾下兔起鶻落，迅捷無比，正派羣豪待要阻截，那裏還來得及？一名漢子追得最快，逼近涼亭不逾數尺，提起單刀砍落，向問天背後如生眼睛，竟不回頭，左腳反足踢出，腳底踹中那人胸膛。那人大叫一聲，直飛出去，右手單刀這一砍之勢力道正猛，嚓的一響，竟將自己右腿砍了下來。

泰山派那道人晃了幾下，軟軟的癱倒，口中鮮血不住湧出。

魔教人叢中采聲如雷，數十人大叫：「向右使好俊的身手。」

向問天微微一笑，舉起雙手向魔教諸人一抱拳，答謝采聲，手上鐵鍊噲啷啷直響。他一甩手，那劍嗒的一聲，插入了板桌，說道：「拿去使罷！」

令狐冲好生欽佩，心道：「這人睥睨羣豪，果然身有驚人藝業。」卻不伸手拔劍，說道：「向前輩武功如此了得，又何必晚輩再來獻醜。」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告辭了。」向問天尚未回答，只見劍光閃爍，三柄長劍指向涼亭，卻是青城派中侯人英等三名弟子攻了過來。三人三劍都是指向令狐冲，一劍指住他背心，兩劍指住他後腰，相距均不到一尺。侯人英喝道：「令狐冲，給我跪下！」這一聲喝過，長劍挺前，已刺到了令狐冲肌膚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令狐冲堂堂男兒，今日雖無倖理，卻也不甘死在你青城派這些卑鄙之徒的劍下。」此刻自身已在三劍籠罩之下，只須一轉身，那便一劍插入胸膛，二劍插入小腹，當即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跪下便跪下！」右膝微屈，右手已拔起桌上長劍，迴手一揮，青城派弟子三隻手掌齊腕而斷，連著三柄長劍一齊落地。侯人英等三人臉上立無血色，真難相信世上居然會有此事，惶然失措片刻，這才向後躍開。其中一名青城弟子只十七八歲，痛得大聲號哭。令狐冲歉然道：「兄弟，是你先要殺我！」

向問天喝采道：「好劍法！」接著又道：「劍上無勁，內力太差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豈但內力太差，簡直毫無內力。」

突然聽得向問天一聲呼叱，跟著噲啷啷鐵鍊聲響，只見兩名黑衣漢子已撲入涼亭，疾攻向問天。這二人一個手執鑲鐵雙懷杖，另一個手持雙鐵牌，都是沉重兵器，四件兵刃和向問天的鐵鍊相撞，火星四濺。向問天連閃幾下，欲待搶到那使懷杖之人身後，那人雙杖嚴密守

衛，護住了周身要害。向問天雙手給鐵鍊縛住了，運轉不靈。

魔教中連聲呼叱，又有二人搶入涼亭。這二人均使八角銅鎚，直上直下的猛砸。二人四鎚一到，那使雙懷杖的便轉守為攻。向問天穿來插去，身法靈動之極，卻也沒法傷到對手。每當有隙可乘，鐵鍊攻向一人，其餘三人便奮不顧身的撲上，打法兇悍之極。

堪堪鬥了十餘招，魔教人眾的首領喝道：「八槍齊上！」八名黑衣漢子手提長槍，分從涼亭四面搶上，東南西北每一方均有兩桿長槍，朝向問天攢刺。

向問天向令狐冲叫道：「小朋友，你快走罷！」喝聲未絕，八根長槍已同時向他刺去。便在此時，四柄銅鎚砸他胸腹，雙懷杖掠地擊他脛骨，兩塊鐵牌向他臉面擊到，四面八方，無處不是殺手。這十二名魔教好手各奮平生之力，下手毫不留情。看來人人均知和向問天交手，乃世間最凶險之事，多挨一刻，便是向鬼門關走近了一步。

令狐冲眼見眾人如此狠打，向問天勢難脫險，叫道：「好不要臉！」

向問天突然迅速無比的旋轉身子，甩起手上鐵鍊，撞得一眾兵刃叮叮噹噹直響。他身子便如一個陀螺，轉得各人眼也花了，只聽得噹噹兩聲大響，兩塊鐵牌撞上鐵鍊，穿破涼亭頂，飛了出去。向問天更不去瞧對方來招，越轉越快，將八根長槍都盪了開去。魔教那首領喝道：「緩攻遊鬥，耗他力氣！」使槍的八人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各退了兩步，只待向問天力氣稍衰，鐵鍊中露出空隙，再行搶攻。

旁觀眾人稍有閱歷的都看了出來，向問天武功再高，也決難長久旋轉不休，如此打法，終究會力氣耗盡，束手就擒。

向問天哈哈一笑，突然間左腿微蹲，鐵鍊呼的甩出，打在一名使銅鎚之人的腰間。那人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左手銅鎚反撞過來，打中

自己頭頂，登時腦漿迸裂。八名使槍之人八槍齊出，分刺向問天前後左右。向問天以鐵鍊盪開了兩桿槍，其餘六人的鋼槍不約而同的刺向他左脅。當此情景，向問天避得開一桿槍，避不開第二桿，避得開第二桿，避不開第三桿，更何況六槍齊發？

令狐冲一瞥之下，看到這六槍攢刺，向問天勢無可避，腦中靈光一閃，想起了獨孤九劍的第四式「破槍式」，當這間不容髮之際，那裏還能多想？長劍閃出，只聽得噹啷一聲響，八桿長槍一齊跌落，八槍跌落，卻只發出噹啷一響，幾乎是同時落地。令狐冲一劍分刺八人手腕，自有先後之別，只是劍勢實在太快，八人便似同時中劍一般。

他長劍既發，勢難中斷，跟著第五式「破鞭式」又再使出。這「破鞭式」只是個總名，其中變化多端，舉凡鋼鞭、鐵錮、點穴橛、判官筆、拐子、蛾眉刺、匕首、板斧、鐵牌、八角鎚、鐵椎等等短兵刃皆能破解。但見劍光連閃，兩根懷杖、兩柄銅鎚又皆跌落。十二名攻入涼亭的魔教教眾，除了一人為向問天所殺、一人鐵牌已脫手之外，其餘十人皆手腕中劍，兵刃脫落。十一人發一聲喊，狼狽逃歸本陣。

正派羣豪情不自禁的大聲喝采：「好劍法！」「華山派劍法，教人大開眼界！」

那魔教首領發了聲號令，立時又有五人攻入涼亭。一個中年婦人手持雙刀，向令狐冲殺來。四名大漢圍攻向問天。那婦人刀法極快，一刀護身，一刀疾攻，左手刀攻敵時右手刀守禦，右手刀攻敵時左手刀守禦，雙刀連使，每一招均在攻擊，同時也每一招均在守禦，守是守得牢固嚴密，攻亦攻得淋漓酣暢。令狐冲看不清來路，連退四步。

便在這時，只聽呼呼風響，似是有人用軟兵刃和向問天相鬥，令狐冲百忙中斜眼一瞥，見兩人使鏈子鎚，兩人使軟鞭，和向問天手上的鐵鍊鬥得正烈。鏈子鎚上的鋼鏈甚長，甩將開來，橫及丈餘，好幾

次從令狐冲頭頂掠過。只聽得向問天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！」一名漢子叫道：「向右使，得罪！」原來一根鏈子鎚上的鋼鏈已和向問天手上的鐵鍊纏住。便在這一瞬之間，其餘三人三般兵刃，同時往向問天身上擊來。

向問天「嘿」的一聲，運勁猛拉，將使鏈子鎚的拉了過來，正好擋在他身前。兩根軟鞭、一枚鋼鎚盡數擊上那人背心。

令狐冲斜刺裏刺出一劍，劍勢飄忽，正中那婦人左腕，卻聽得噹的一聲，長劍一彎，那婦人手中柳葉刀竟不跌落，反揮刀橫掃過來。令狐冲一驚，隨即省悟：「她腕上有鋼製護腕，劍刺不入。」手腕微翻，長劍挑上，噗的一聲，刺入她左肩「肩貞穴」。那婦人一怔，但她極為勇悍，左肩雖然劇痛，右手刀仍奮力砍出。令狐冲長劍閃處，那婦人右肩的「肩貞穴」又再中劍。她兵刃再也拿捏不住，使勁將雙刀向令狐冲擲出，但雙臂使不出力道，兩柄刀只擲出一尺，便即落地。

令狐冲剛將那婦人制服，右首正派羣豪中一名道人挺劍而上，鐵青著臉喝道：「華山派中，只怕沒這等妖邪劍法。」令狐冲見他裝束，知是泰山派的長輩，想是他不忿同門為向問天所傷，上來找還場子。令狐冲雖為師父革逐，但自幼便在華山派門下，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，見到這位泰山派前輩，自然而然有恭敬之意，倒轉長劍，劍尖指地，抱拳說道：「弟子沒敢得罪了泰山派的師伯。」

那道人道號天乙，和天門、天松等道人乃屬同輩，冷冷的道：「你使的是甚麼劍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所使劍法，乃華山派長輩所傳。」天乙道人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不知到那裏去拜了個妖魔為師，看劍！」挺劍向令狐冲當胸刺到，劍光閃爍，長劍發出嗡嗡之聲，單只這一劍，便罩住了他胸口的膻中、神藏、靈墟、神封、步廊、幽門、通谷七處大穴，不論他閃向何處，總有一穴會讓劍尖刺中。這一劍叫做「七星落長空」，是泰山派劍法的精要所在。

這一招刺出，對方須得輕功高強，立即倒縱出丈許之外，方可避過，但也必須識得這一招「七星落長空」，當他劍招甫發，立即毫不猶豫的飛快倒躍，方能免去劍尖穿胸之禍，而落地之後，又須應付跟著而來的三招凌厲後著，這三招一著狠似一著，連環相生，實所難當。天乙道人眼見令狐冲劍法厲害，出手第一劍便使上了這下絕招。自泰山派先輩創了這招劍招以來，與人動手第一招便即使用，只怕從所未有。

令狐冲一驚之下，猛地想起在思過崖後洞的石壁之上見過這招，當日自己學了來對付田伯光，只學得不像，未能取勝，但於這招劍法的勢路卻了然於胸。這時劍氣森森，將及於體，更無思索餘暇，登時挺劍直刺天乙道人小腹。

這一劍正是石壁上的圖形，魔教長老用以破解此招，粗看似是與敵人鬥個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。其實泰山派這招「七星落長空」分為兩節，第一節以劍氣罩住敵人胸口七大要穴，當敵人驚慌失措之際，再以第二節中的劍法擇一穴而刺。劍氣所罩雖是七穴，致敵死命，卻只一劍。這一劍不論刺在那一穴中，都可克敵取勝，是以既不須同時刺中七穴，也不可能同時刺中七穴。招分兩節，本是這一招劍法的厲害之處，但當年魔教長老仔細推敲，正從這厲害之處找出了弱點，待對方第一節劍法使出之後，立時疾攻其小腹，這一招「七星落長空」便即從中斷絕，招不成招。

天乙道人一見敵劍來勢奧妙，絕無可能再行格架，大驚失色，縱聲大叫，料想自己肚腹定然給長劍洞穿，驚惶中也不知痛楚，腦中一亂，只道自己已經死了，登時昏暈摔倒。其實令狐冲劍尖將及他小腹，便即凝招不發，倘若天乙的武功稍差，料想不到令狐冲這一下劍刺小腹的厲害招數，反不致嚇得暈去。

泰山派門下眼見天乙倒地，均道是為令狐冲所傷，紛紛叫罵，五名青年道人挺劍來攻。這五人都是天乙的門人，心急師仇，五柄長劍

猶如狂風暴雨般急刺疾舞。令狐冲長劍連點，五名道人手腕中劍，長劍噹啷、噹啷落地。五人驚惶之下，各自躍開。只見天乙道人顫巍巍的站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刺死我了，刺死我了！」

五個弟子見他身上無傷，不住大叫，盡皆駭然，不知他是死是活。天乙道人叫了幾聲，身子一晃，又復摔倒。兩名弟子搶過去扶起，狼狽退開。

羣豪見令狐冲只使半招，便將泰山派高手天乙道人打得生死不知，無不心驚。

這時圍攻向問天的又換了數人。兩個使劍的漢子是衡山派中人，雙劍起落迅速，找尋向問天鐵鍊中的空隙。另一個左手持盾，右手使刀，卻是魔教中的人物，這人以盾護體，展開地堂刀法，滾近向問天足邊，以刀砍他下盤。向問天的鐵鍊在盾牌上接連狠擊兩下，都傷他不到。盾牌下的鋼刀陡伸陡縮，招數狠辣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人盾牌護身，防守嚴密，但他一出刀攻人，自身便露破綻，立時可斷他手臂。」

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：「小子，你還要不要性命？」這聲音雖然不響，但相距極近，離他耳朵似不過一兩尺。令狐冲一驚回頭，已和一人面對面而立，兩人鼻子幾乎相觸，急待閃避，那人雙掌已按住他胸口，冷冷的道：「我內力一吐，教你肋骨盡斷。」

令狐冲心知他所說不虛，站定了不敢再動，連一顆心似也停止了跳動。那人雙目凝視著令狐冲，只因相距太近，令狐冲反而無法見到他容貌，但見他雙目神光炯炯，凜然生威，心道：「原來我死在此人手下。」想起生死大事終於有個了斷，心下反而舒泰。

那人初見令狐冲眼色中大有驚懼之意，但片刻之間，便現出一股漫不在乎的神情，如此臨死不懼，縱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亦所難能，

不由得起了欽佩之心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偷襲得手，制你要穴，雖然殺了你，諒你死得不服！」雙掌一撤，退了三步。

令狐冲這才看清，這人矮矮胖胖，面皮黃腫，約莫五十來歲年紀，兩隻手掌肥肥的又小又厚，一掌高，一掌低，擺著「嵩陽手」的架式。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這位嵩山派前輩，不知尊姓大名？多謝掌下留情。」

那人道：「我是孝感樂厚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劍法的確甚高，臨敵經驗卻太也不足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慚愧。『大陰陽手』樂師伯，好快的身手。」樂厚道：「師伯二字，可不敢當！」接著左掌一提，右掌一招便即劈出。他是嵩山派掌門左冷禪的第五師弟，其人貌相醜陋，但一掌出手，登時全身猶如淵停嶽峙，氣度凝重，說不出的好看。

令狐冲見他周身竟無一處破綻，喝采道：「好掌法！」長劍斜挑，因見樂厚掌法身形中全無破綻，這一劍便守中帶攻，九分虛，一分實。樂厚見令狐冲長劍斜挑，自己雙掌不論拍向他那一個部位，掌心都會自行送到他劍尖之上，雙掌只拍出尺許，立即收掌躍開，叫道：「好劍法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無禮！」

樂厚喝道：「小心了！」雙掌凌空推出，一股猛烈的掌風逼體而至。令狐冲暗叫：「不好！」此時樂厚和他相距甚遠，雙掌發力遙擊，令狐冲沒法以長劍擋架，剛要閃避，只覺一股寒氣襲上身來，登時機伶伶打了個冷戰。樂厚雙掌掌力不同，一陰一陽，陽掌先出，陰力卻先行著體。令狐冲只一呆，一股炙熱的掌風跟著撲到，擊得他幾乎窒息，身子晃了幾晃。

陰陽雙掌掌力著體，本來更無倖理，但令狐冲內力雖失，體內真氣卻充沛欲溢，既有桃谷六仙的真氣，又有不戒和尚的真氣，在少林寺中養傷，又得了方生大師的真氣，每一股都渾厚之極。這一陰一陽

兩般掌力打在身上，他體內真氣自然而然的生出相應之力，護住心脈內臟，不受損傷。但霎時間全身劇震，說不出的難受，生怕樂厚再以掌力擊來，當即提劍衝出涼亭，挺劍疾刺而出。

樂厚雙掌得手，只道對方縱不立斃當場，也必重傷倒地，那知他竟安然無恙，跟著又見劍光點點，指向自己掌心，驚異之下，雙掌交錯，一拍令狐冲面門，一拍他的小腹。掌力甫吐，突然間一陣劇痛連心，只見自己兩隻手掌疊在一起，都已穿在對方長劍之上，不知是他用劍連刺自己雙掌，還是自己將手掌擊到他劍尖之上，但見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後，劍尖從左掌的手背透入五寸有餘。

令狐冲倘若順勢挺劍，立時便刺入了他胸膛，但念著他先前掌底留情之惠，劍穿雙掌後便即凝劍不動。樂厚大叫一聲，雙掌回縮，拔離劍鋒，倒躍而出。

令狐冲心下歉然，躬身道：「得罪了！」他所使這一招是「獨孤九劍」中「破掌式」的絕招之一，自從風清揚歸隱，從未一現於江湖。

猛聽得砰蓬、喀喇之聲大作，令狐冲回過頭來，但見七八條漢子正在圍攻向問天，其中二人掌力凌厲，將那涼亭打得柱斷樑折，頂上椽子瓦片紛紛墮下。各人鬥得興發，瓦片落在頭頂，都置之不理。

他便這麼望得一眼，樂厚倏地欺近，遠遠發出一掌，掌力擊中令狐冲胸口，打得他身子飛了出去，長劍跟著脫手。他背心未曾著地，已有七八人追將過來，齊舉兵刃，往他身上砸落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撿現成便宜嗎？」忽覺腰間一緊，一根鐵鍊飛過來捲住了他身子，便如騰雲駕霧般給人拖著凌空而行。

救了令狐冲性命的正是那魔教高手向問天。他受魔教和正教雙方圍攻追擊，勢窮力竭之時，突然有這樣一個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少年出

來打抱不平，助他擊退勁敵，自然大生知己之感。他一見令狐冲退敵的手段，便知這少年劍法極高，內力卻極差，當此強敵環攻，凶險殊甚，是以一面和敵人周旋，卻時時留心令狐冲的戰況，眼見他受擊飛出，當即飛出鐵鍊，捲了他狂奔。向問天這一展開輕功，當真疾逾奔馬，瞬息間便已在數十丈外。

後面數十人飛步趕來，只聽得數十人大聲呼叫：「向問天逃了，向問天逃了！」

向問天大怒，突然回身，衝了幾步。追趕之人俱皆大驚，急忙停步。一人下盤功夫較浮，奔得勢急，收足不住，直衝過來。向問天飛起左足，將他踢得往人叢中摔去，當即轉身又奔。眾人又隨後追來，但這時誰也不敢發力狂追，和他相距越來越遠。

向問天腳下疾奔，心頭盤算：「這少年跟我素不相識，居然肯為我賣命，這樣的朋友，天下到那裏找去？這些狗崽子陰魂不散，怎生擺脫他們才好？」

奔了一陣，忽然想起一處所在，心頭登時一喜：「那地方極好！」轉念又想：「只是相去甚遠，不知有沒力氣奔得到那裏？不妨，我若力氣不夠，那些狗崽子們更沒力氣。」抬頭一望太陽，辨明方向，斜刺裏橫越麥田，逕向東北角上奔去。

奔出十餘里後，又來到大路，忽有三匹快馬從身旁掠過，向問天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！」提氣疾衝，追到馬匹身後，縱身躍在半空，飛腳將馬上乘客踢落，跟著便落上馬背。他將令狐冲橫放在馬鞍橋上，鐵鍊橫揮，將另外兩匹馬上的乘客也都擊了下來。那二人筋折骨斷，眼見不活了。三人都是尋常百姓，看裝束不是武林中人，適逢其會，遇上這個煞星，無端送了性命。乘者落地，兩匹馬仍繼續奔馳。向問天鐵鍊揮出，捲住了韁繩，這鐵鍊在他手中揮洒自如，倒似是一條極長的手臂一般。令狐冲見他濫殺無辜，不禁暗暗嘆息。

向問天搶得三馬，精神大振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那些狗崽子追咱們不上了。」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今日追不上，明日又追上了。」向問天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追他個屁！咱兩人將他們一個個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向問天輪流乘坐三馬，在大路上奔馳一陣，轉入了一條山道，漸行漸高，到後來馬匹已不能行。向問天道：「你餓不餓？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嗯，你有乾糧麼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沒乾糧，喝馬血！」跳下馬來，右手五指在馬頸中一抓，登時穿了一洞，血如泉湧。向問天湊口過去，骨嘟嘟的喝了幾口馬血，道：「你喝！」

令狐冲見到這等情景，甚是駭異。向問天道：「不喝馬血，怎有力氣再戰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還要再打？」向問天道：「你怕了嗎？」令狐冲豪氣登生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說我怕不怕？」就口馬頸，只覺馬血衝向喉頭，當即嚥了下去。

馬血初入口時血腥刺鼻，但喝得幾口，也已不覺如何難聞，令狐冲連喝了十幾大口，直至腹中飽脹，這才離嘴。向問天跟著湊口上去喝血，喝不多時，那馬支持不住，長聲悲嘶，軟倒在地。向問天飛起左腿，將馬踢入了山澗。令狐冲不禁駭然，這匹馬如此龐然大物，少說也有八百來斤，他隨意抬足，便踢了出去。向問天跟著又將第二匹馬踢下，轉過身來，呼的一掌，將第三匹馬的後腿硬生生切了下來，隨即又切了那馬的另一條後腿。那馬嘶叫得震天價響，中了向問天一腿後墮入山澗，兀自嘶聲不絕。

向問天道：「你拿一條腿！慢慢的吃，可作十日之糧。」令狐冲這才醒悟，原來他割切馬腿是作糧食之用，倒不是一味的殘忍好殺，當下依言取了一條馬腿。只見向問天提了馬腿逕向山嶺上行去，便跟在後面。向問天放慢腳步，緩緩而行。令狐冲內力全失，行不到半里，已遠遠落後，趕得氣喘吁吁，臉色發青。向問天只得停步等待。又行里許，令狐冲再也走不動了，坐在道旁歇足。

向問天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人倒也奇怪，內力如此差勁，但身中樂厚這混蛋的兩次大陰陽手掌力，居然若無其事，可叫人弄不明白。」令狐冲苦笑道：「那裏是若無其事了？我五臟六腑早給震得顛三倒四，已不知受了幾十樣內傷。我自己也在奇怪，怎地這時候居然還不死？只怕隨時隨刻就會倒了下來，再也爬不起身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便多歇一會。」令狐冲本想對他說明，自己命不長久，不必相候自己，致為敵人追上，但轉念一想，此人甚是豪邁，決不肯拋下自己獨自逃生，倘若說這等話，不免將他看得小了。

向問天坐在山石之上，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內力是怎生失去的？」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此事說來當真好笑。」當下將自己如何受傷、桃谷六仙如何為自己輸氣療傷、後來不戒和尚又如何再在自己體內輸入真氣等情簡略說了。

向問天哈哈大笑，聲震山谷，說道：「這等怪事，我老向今日還是第一次聽見。」

大笑聲中，忽聽得遠處傳來呼喝：「向問天，你逃不掉的，還是乖乖的投降罷！」

向問天仍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！這桃谷六仙跟不戒和尚，都是天下一等一的胡塗蛋。」又再笑了三聲，雙眉一豎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大批混蛋追來了。」雙手一抄，將令狐冲抱在懷中，那隻馬腿不便再提，任其棄在道旁，便即提氣疾奔。

這一下發足快跑，令狐冲便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不多時忽見眼前白茫茫一片，果真是鑽入了濃霧，心道：「妙極！這一上山，那數百人便沒法一擁而上，只須一個個上來單打獨鬥，我和這位向先生定能對付得了。」可是後面呼叫聲竟越來越近，顯然追來之人也都是輕功好手，雖和向問天相較容有不及，但他手中抱了人，奔馳既久，總不免

慢了下來。

向問天奔到一處轉角，放下令狐冲，低聲道：「別作聲。」兩人均貼著山壁而立，片刻之間，便聽得腳步聲響，有人追近。

追來的兩人奔跑迅速，濃霧中沒見到向問天和令狐冲，直至奔過兩人身側，這才察覺，待要停步轉身，向問天雙掌推出，既狠且準，那兩人哼也沒哼，便掉下了山澗，過了一會，才騰騰兩下悶響，身子墮地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這兩人墮下之時，怎地並不呼叫？是了，他兩人中了掌力，尚未墮下，早就已死了。」

向問天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兩個混蛋平日耀武揚威，說甚麼『點蒼雙劍，劍氣沖天』，他奶奶的跌入山澗之中，爛個臭氣沖天。」

令狐冲曾聽到過「點蒼雙劍」的名頭，聽說他二人劍法著實了得，曾殺過不少黑道的厲害人物，沒想到莫名其妙的死在這裏，連相貌如何也沒見到。

向問天又抱起令狐冲，說道：「此去仙愁峽，還有十來里路，一到了峽口，便不怕那些混蛋了。」他腳下越奔越快。卻聽得腳步聲響，又有好幾人追了上來。這時所行山道轉而向東，其側已無深澗，向問天不能重施故技，躲在山壁間偷襲，只有提氣直奔。

只聽得呼的一聲響，一枚暗器飛了過來，破空聲勁急，顯然暗器份量甚重。向問天放下令狐冲，回過身來，伸手抄住，罵道：「姓何的，你也來淌這渾水幹甚麼？」

濃霧中傳來一人聲音叫道：「你為禍武林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再接我一錐。」只聽得呼呼呼呼響聲不絕，他口說「一錐」，飛射而來的少說也有七八枚飛錐。

令狐冲聽了這暗器破空的淒厲聲響，心下暗暗發愁：「風太師叔

傳我的劍法雖可擊打任何暗器，但這飛錐上所帶勁力如此厲害，我長劍縱然將其擊中，但我內力全無，長劍勢必給他震斷。」

只見向問天雙腿擺了馬步，上身前俯，神情甚是緊張，反不若在涼亭中受羣敵圍困時那麼漫不在乎。一枚枚飛錐飛到他身前，便都沒了聲息，想必都給他收了去。

突然響聲大盛，不知有多少飛錐同時擲出，令狐冲知道這是「滿天花雨」的暗器手法，本來以此手法發射暗器，所用的定是金錢鏢、鐵蓮子等等細小暗器，這飛錐從破空聲中聽來，每枚若沒斤半，也有一斤，怎能數十枚同時發出？他聽到這凌厲的破空之聲，自然而然身子往地下一伏，卻聽得向問天大叫一聲：「啊啣！」似是身受重傷。

令狐冲大驚，縱身過去，擋在他的前面，急問：「向先生，你受了傷嗎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成了，你……你……快走……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咱二人同生共死，令狐冲決不捨你獨生！」

只聽得追敵大聲呼叫：「向問天中了飛錐！」白霧中影影綽綽，十幾個人漸漸逼近。

便在此時，令狐冲猛覺一股勁風從身右掠過，向問天哈哈大笑，前面十餘人紛紛倒地。原來他將數十枚飛錐都接在手中，卻假裝中錐受傷，令敵人不備，隨即也以「滿天花雨」手法射了出去。其時濃霧瀰天，視界不明；而令狐冲惶急之聲出於真誠，對方聽了，盡皆深信不疑；再加向問天居然也能以「滿天花雨」手法發射如此沉重暗器，大出追者意料之外，是以追在最前的十餘人或死或傷，竟沒一人倖免。

向問天抱起令狐冲，轉身又奔，說道：「不錯，小兄弟，你很有義氣。」他想令狐冲挺身而出，胡亂打抱不平，還不過是少年人的古怪脾氣，可是自己適才假裝身受重傷，裝得極像，令狐冲竟不肯捨己逃生，決意同生共死，那實是江湖上最可貴的「義氣」。

過得少時，敵人又漸追近，只聽得颼颼之聲不絕，暗器連續飛至。向問天竄高伏低的閃避，追者更加迫近，他將令狐冲放下，一聲大喝，回身衝入追敵人叢之中，乒乒乓乓幾聲響，又再奔回，背上已負了一人。他將那人雙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鐵鍊繞住，負在背上，這才將令狐冲抱起，繼續奔跑，笑道：「咱們多了塊活盾牌。」

那人大叫：「別放暗器！別放暗器！」可是追敵置之不理，暗器發之不已。那人突然大叫一聲：「哎唷！」背心上給暗器打中。向問天背負活盾牌，手抱令狐冲，仍然奔躍迅捷。背上那人大聲叱罵：「王崇古，他媽的你不講義氣，明知我……哎哟，是袖箭，你奶奶的，張芙蓉你這騷狐狸，你……你借刀殺人。」只聽得撲撲撲之聲連響，那人叫罵之聲漸低，終於一聲不響。向問天笑道：「活盾牌變了死盾牌。」

他不須顧忌暗器，提氣疾奔，轉了兩個山坳，說道：「到了！」吁了一口長氣，哈哈大笑，心懷大暢，最後這十里山道委實凶險萬分，是否能擺脫追敵，當時實在殊無把握。

令狐冲放眼望去，心下微微一驚，眼前一條窄窄的石樑，通向一個萬仞深谷，所見到的石樑不過八九尺長，再過去便雲封霧鎖，不知盡頭。向問天低聲道：「白霧之中是條鐵索，可別隨便踏上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忍不住心驚：「這石樑寬不逾尺，下臨深谷，本已危險萬狀，再換作了鐵索，以我眼前功力，絕難渡過。」

向問天放開了纏在「死盾牌」手上的鐵鍊，從那人腰間抽出一柄長劍，遞給令狐冲，再將「盾牌」豎在身前，靜待追敵。

等不到一盞茶時分，第一批追敵已然趕到，正、魔雙方的人物均有。眾人見地形險惡，向問天布的是背水為陣之勢，倒也不敢逼近。過了一會，追敵越來越多，均聚在五六丈外，大聲喝罵，隨即飛鏢、飛蝗石、袖箭等暗器紛紛打了過來。向問天和令狐冲縮在「盾牌」之

後，諸般暗器都只打到了「盾牌」。

驀地裏一聲大吼，聲震山谷，一名莽頭陀手舞禪杖衝來，一柄七八十斤的鐵禪杖往向問天腰間砸到。向問天一低頭，禪杖自頭頂掠過，鐵鍊著地揮出，抽他腳骨。那頭陀這一杖用力極猛，沒法收轉擋架，當即上躍閃避。向問天鐵鍊急轉，已捲住他右踝，乘勢向前一送，使上借力打力之法，那頭陀立足不定，向前摔出，登時跌向深谷。向問天一抖一送，已將鐵鍊從他足踝放開。那頭陀驚吼聲慘厲之極，一路自深谷中傳上來。眾人聽了無不毛骨悚然，不自禁的都退開幾步，似怕向問天將自己也摔下谷去。

僵持半晌，忽有二人越眾而出。一人手挺雙戟，另一個是個和尚，持一柄月牙鏟。兩人並肩齊上，雙戟一上一下，戳往向問天面門與小腹，那月牙鏟卻往他左脅推到。這三件兵刃都斤兩甚重，挾以渾厚內力，攻出時大具威勢。二人看準了地形，教向問天沒法旁避，非以鐵鍊硬接硬格不可。果然向問天鐵鍊揮出，噹噹噹三響，將雙戟和月牙鏟盡數砸開，四件兵刃上發出點點火花，那是硬碰硬的打法，更無取巧餘地。對面人叢中采聲大作。

那二人手中兵刃為鐵鍊盪開，隨即又攻了上來，噹噹噹三響，四件兵刃再度相交。那和尚及那漢子都晃了幾下，向問天卻穩穩站住。他不等敵人緩過氣來，大喝一聲，疾揮鐵鍊擊出。二人分舉兵刃擋住，又爆出噹噹噹三聲急響。那和尚大聲吼叫，拋去月牙鏟，口中鮮血狂噴。那漢子高舉雙戟，對準向問天刺去。向問天挺直胸膛，不擋不架，哈哈一笑，只見雙戟刺到離他胸口半尺之處，忽然軟軟的垂了下來。那漢子順著雙戟落下之勢，俯伏於地，就此一動不動。兩敵竟然都給向問天的硬勁活生生震死。

聚在山峽前的羣豪相顧失色，無人再敢上前。

向問天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跟他們耗上了，你坐下歇歇。」說著

坐了下來，抱膝向天，對眾人正眼也不瞧上一眼。

忽聽得有人朗聲說道：「大膽妖邪，竟敢如此小視天下英雄。」四名道人挺劍而上，走到向問天面前，四劍一齊橫轉，說道：「站起來交手。」向問天嘿嘿一笑，冷冷的道：「姓向的惹了你們峨嵋派甚麼事了？」左首一名道士說道：「邪魔外道為害江湖，我輩修真之士伸張正義，除妖滅魔，責無旁貸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好一個除妖滅魔，責無旁貸！你們身後這許多人中，有一半是魔教中人，怎地不去除妖滅魔？」那道人道：「先誅首惡！」

向問天仍抱膝而坐，舉頭望著天上浮雲，淡淡的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不錯，不錯！」

突然一聲大喝，身子縱起，鐵鍊如深淵騰蛟，疾向四人橫掃而至。這一下奇襲來得突兀之至，總算四名道人皆屬峨嵋派好手，倉卒中三道長劍下豎，擋在腰間，站在最右的第四名道士長劍刺出，指向向問天咽喉。只聽得啪的一聲響，三柄長劍齊為鐵鍊打彎，向問天一側頭，避開了這一劍。那道人劍勢如風，連環三劍，逼得向問天沒法緩手。其餘三名道人退了開去，換了劍又再來鬥。四道劍勢相互配合，宛似一個小小的劍陣。四柄長劍矢矯飛舞，忽分忽合。

令狐冲瞧得一會，見向問天揮舞鐵鍊時必須雙手齊動，遠不及單手運使的靈便，時刻一長，難免落敗，從向問天右側踏上，長劍刺出，疾取一道的脅下。這一劍出招的方位古怪之極，那道士萬難避開，噗的一聲，脅下已然中劍。令狐冲心念電閃：「聽說峨嵋派向來潔身自好，不理江湖上的閒事，聲名甚佳，我助向先生解圍，不必傷這道士性命。」劍尖甫刺入對方肌膚，立刻迴劍，但臨時強縮，劍招便不精純。那道人手臂下壓，竟不顧痛楚，強行將他的長劍夾住。

令狐冲長劍回拖，登時將那道人的手臂和脅下都劃出了一道長長口子，便這麼一緩，另一名中年道人的長劍擊了過來，砸在令狐冲劍

上。令狐冲手臂一麻，便欲放手撤劍，但想兵器一失，便成廢人，拚命抓住劍柄，只覺劍上勁力一陣陣傳來，疾攻自己心脈。

第一名道士脅下中劍，受傷不重，但他以手臂夾劍，給令狐冲長劍拖回時所劃的口子卻深及見骨，鮮血狂湧，沒法再戰。其餘兩名道人這時已在令狐冲背後，正和向問天激鬥，二道劍法精奇，雙劍聯手，守得嚴謹異常。

向問天接鬥數招，便退後一步，一連退了十餘步，身入白霧之中。二道繼續前攻，長劍前半截已沒入霧中。石樑彼端突然有人大叫：「小心，再過去便是鐵索橋！」這「橋」字剛出口，只聽得二道齊聲慘呼，身子向前疾衝，鑽入了白霧，顯是身不由主，給向問天拖了過去。慘呼聲迅速下沉，從橋上傳入谷底，霎時之間便即無聲無息。

向問天哈哈大笑，從白霧中走出來，驀見令狐冲身子搖搖欲墜，不禁一驚。

令狐冲在涼亭中以「獨孤九劍」連續傷人，四個峨嵋派道士眼見之下，自知劍法決非其敵，但都已瞧出他內力平平。此刻那道士便將內力源源不絕的攻去。別說令狐冲此時內力全失，即在往昔，畢竟修為日淺，也非這個已練了三十餘年峨嵋內家心法的道人之可比，幸好他體內真氣充沛，一時倒也不致受傷，但氣血狂翻亂湧，眼前金星飛舞。忽覺背心「大椎穴」上一股熱氣透入，手上的壓力立時一輕，令狐冲精神一振，知已得向問天之助，但隨即察覺，向問天竟是將對方攻來的內力導引向下，自手臂傳至腰脅，又傳至腿腳，隨即在地下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那道人察覺到不妙，大喝一聲，撤劍後躍，叫道：「吸星妖法，吸星妖法！」

羣豪聽到「吸星妖法」四字，有不少人立時臉色大變。

向問天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這是吸星大法，那一位有興致的便上來試試。」

魔教中那名黃帶長老嘶聲說道：「難道那任……任……又出來了？咱們回去稟告教主，再行定奪。」魔教人眾答應了一聲，一齊轉身，百餘人中登時散去了一半。其餘正教中人低聲商議了一會，便有人陸陸續續的散去，到得後來，只剩下寥寥十餘人。

只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：「向問天，令狐冲，你們竟使用吸星妖法，墮入萬劫不復之境，此後武林朋友對付你們兩個，更不必計較手段是否正當。這是你們自作自受，事到臨頭，可別後悔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姓向的做事，幾時後悔過了？你們數百人圍攻我等二人，難道便是正當手段了？嘿嘿，可笑啊可笑！」腳步聲響，那十餘人都走了。

向問天側耳傾聽，察知來追之敵確已遠去，低聲說道：「這批狗傢伙必定去而復回。你伏在我背上。」令狐冲見他神情鄭重，當下也不多問，便伏在他背上。向問天彎下腰來，左足慢慢伸落，竟向深谷中走去。令狐冲微微一驚，只見向問天鐵鍊揮出，捲住了山壁旁伸出的一棵樹，試了試那樹甚是堅牢，吃得住兩人身子的份量，這才輕輕向下縱落。兩人身懸半空，向問天晃了幾下，找到了踏腳之所，當即手腕迴力，自相反方向甩去，鐵鍊自樹幹上滑落。向問天雙手在山壁上一按，略行凝定，鐵鍊已捲向腳底一塊凸出的大石，兩人身子便又下降丈餘。

如此不住下落，有時山壁光溜溜地既無樹木，又無凸出石塊，向問天便即行險，身貼山壁，逕自向下滑溜，一溜十餘丈，越滑越快，但只須稍有可資借力之處，便施展神功，或以掌拍，或以足踏，或揮鍊勾樹，延緩下溜之勢。

令狐冲身歷如此大險，委實驚心動魄，這般滑下深谷，凶險處實

不下於適才的激鬥，但想這等平生罕歷之奇，險固極險，若非遇上向問天這等奇人，只怕百世也是難逢，是以當向問天雙足踏到谷底時，他反覺微微失望，恨不得這山谷更深數百丈才好，抬頭上望，谷口盡是白雲，石樑已成了極細的一條黑影。

令狐冲道：「向先生……」向問天伸出手來，按住他嘴，左手食指向上一指。令狐冲隨即省悟，追敵果然去而復來，極目望去，卻不見石樑上有何人影。

向問天放開了手，將耳貼山壁傾聽，過了好一會，才微笑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有的守在上面，有的在四處找尋。」轉頭瞪著令狐冲，說道：「你是名門正派的弟子，姓向的卻是旁門妖邪，雙方向來便是死敵。你為甚麼甘願得罪正教朋友，這般奮不顧身的來救我性命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適逢其會，和先生聯手，跟正教魔教雙方羣豪周旋一場，居然得能不死，實是僥天之倖。向先生說甚麼救命不救命，當真……咳咳……當真是……」向問天接口道：「當真是胡說八道之至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可不敢說向先生胡說八道，但若說晚輩有救命之功，卻大大的不對了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姓向的說過了的話，從不改口。我說你於我有救命之恩，便有救命之恩。」令狐冲笑了笑，便不再辯。

向問天道：「剛才那些狗娘養的大叫甚麼『吸星大法』，嚇得一鬨而散。你可知『吸星大法』是甚麼功夫？他們為甚麼這等害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正要請教。」向問天皺眉道：「甚麼晚輩長輩、先生學生的，教人聽了好不耐煩。乾乾脆脆，你叫我大哥，我叫你兄弟便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晚輩卻是不敢。」向問天怒道：「好，你見我是魔教中人，瞧我不起。你救過我性命，老子這條命在與不在，那是稀鬆平常之至，你瞧我不起，咱們先來打上一架。」他話聲雖低，卻怒容滿面，顯然甚為氣惱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打架倒也不必，而且我是萬萬不敵。大哥既執意如此，小弟自當從命。」尋思：「我連田伯光這等採花大盜也結交為友，多交一個向問天又有何妨？這人豪邁洒脱，真是一條好漢子，我本來就喜歡這等人物。」俯身下拜，說道：「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禮。」

向問天大喜，說道：「天下跟向某義結金蘭的，就只兄弟你一人，你可要記好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小弟受寵若驚之至。」照江湖上慣例，二人結義為兄弟，至少也當撮土為香，立誓他日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，但他二人均是放蕩不羈之人，經此一戰，都覺意氣相投，肝膽相照，這些磕頭結拜的繁文縟節誰都不加理會，說是兄弟，便是兄弟了。

向問天身在魔教，但教中兄弟極少是他瞧得上眼的，今日認了一個義兄弟，心下甚喜，說道：「可惜這裏沒好酒，否則咱們一口氣喝他媽的幾十杯，那才痛快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，小弟喉頭早已饞得發癢，大哥這一提，可更加不得了。」

向問天向上一指，道：「那些狗崽子還沒遠去，咱們只好在這谷底熬上幾日。兄弟，適才那峨嵋派的牛鼻子以內力攻你，我以內力相助，那牛鼻子的內力便怎樣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大哥似是將那道人的內力都引入了地下。」向問天一拍大腿，喜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兄弟的悟心真好。我這門功夫，是自己無意中想出來的，武林中無人得知，我給取個名字，叫做『吸功入地小法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名字倒也奇怪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我這門功夫，和那武林中人人聞之色變的『吸星大法』相比，真如小巫見大巫，因此只好稱為『小法』。我這功夫只是移花接木、借力打力的小技，將對方的內力導入地下，使之不能為害，於自己可半點也沒好處。再者，這功夫只有當對方以內力相攻之時方能使用，卻不能拿來攻敵傷人，對方當時但覺內力源源外洩，不

免大驚失色，過不多時，便即復元。我料到他們必定去而復回，只因那峨嵋派的牛鼻子功力一復，便知我這『吸功入地小法』只是個唬人的玩意兒，其實不足為懼。你哥哥素來不喜攪這些騙人的伎倆，因此從來沒用過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向問天從不騙人，今日為了小弟，卻破了戒。」向問天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從不騙人，卻也未必，但如峨嵋派松紋道人這等小小腳色，你哥哥可還真不屑騙他。要騙人，就得揀件大事，騙得驚天動地，天下皆知。」

兩人相對大笑，生怕給上面的敵人聽見了，雖壓低了笑聲，卻笑得甚為歡暢。

【十九】 打賭



黑白子待長劍刺到，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，往劍刃上夾去。旁觀五人見他行此險著，都不禁「咦」的一聲驚呼。

這時兩人都已甚為疲累，分別倚在山石旁閉目養神。

令狐冲不久便睡著了。睡夢之中，忽見盈盈手持三隻烤熟了的青蛙，遞在他手裏，問道：「你忘了我麼？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沒忘，沒忘！你……你到那裏去了？」見盈盈的影子忽然隱去，忙叫：「你別走！我有很多話跟你說。」卻見刀槍劍戟，紛紛殺來，他大叫一聲，醒了過來。向問天笑嘻嘻的道：「夢見了情人麼？要說很多話？」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也不知說了甚麼夢話給他聽了去。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你要見情人，只有養好了傷，治好了病，才能去找她。」令

狐冲黯難道：「我.....我沒情人。再說，我的傷是治不好的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我欠了你一命，雖是自家兄弟，總是心中不舒服，非還你一條命不可。我帶你去一個地方，定可治好你的傷。」

令狐冲雖說早將生死置之度外，畢竟出於無奈，只好淡然處之，聽向問天說自己之傷可治，此言若從旁人口中說出，未必能信，但向問天實有過人之能，武功之高，除了太師叔風清揚外，生平從所未睹，以師父岳不羣之能，也必有所不及，他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份量之重，無可言喻，心頭登時湧起一股喜悅之情，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」說了兩個「我」字，卻接不下話去。這時一彎冷月從谷口照射下來，清光遍地，谷中雖仍陰森森地，但在令狐冲眼中瞧出來，便如是滿眼陽光。

向問天道：「咱們去見一個人。這人脾氣十分古怪，事先不能讓他知情。兄弟，你如信得過我，一切便由我安排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那有甚麼信不過的？大哥是要設法治我之傷，這是死馬當作活馬醫，本來是沒指望之事。治得好是謝天謝地、意外之喜，治不好那是理所當然！」

向問天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我生死如一，本來萬事不能瞞你。但這件事，事前可不能洩露機關，事後自會向你說個一清二楚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大哥不須耽心，你說甚麼，我一切照做便是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我是日月神教的右使者，在你們正教中人看來，我們的行事不免有點古裏古怪，邪裏邪氣。哥哥要你去做一件事，若能成功，於治你之傷大有好處，不過我話說在前頭，這件事哥哥也是利用了你，要委屈你吃些苦頭。」令狐冲一拍自己胸膛，說道：「你我既已義結金蘭，我這條命就是你的。吃點苦頭打甚麼緊？做人義氣為重，還能討價還價、說好說歹麼？」向問天甚喜，說道：「那咱們也不必說多謝之類的話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當然！」

他自華山派學藝以來，一番心意盡數放在小師妹身上，雖和陸大有交好，也只當他是師弟那麼照顧，直至此刻，方始領略到江湖上慷慨重義，所謂「過命的交情」、那種把性命交給了朋友的真味。其實他於向問天的身世、過往、為人所知實在極少，遠不及對施戴子、高根明等師弟的了解，但所謂一見心折，於同病相憐、惺惺相惜之際，自然而然成了生死之交。

向問天伸舌頭舐了舐嘴唇，道：「那條馬腿不知丟到那裏去了？他媽的，殺了這許多狗崽子，山谷裏卻一個也不見。」令狐冲見他這副神情，知他是想尋死屍來吃，心下駭然，不敢多說，又即閉眼入睡。

第二日早晨，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這裏除了青草苔蘚，甚麼也沒有。咱們在這裏挨下去，非去找死屍來吃不可，可是昨天跌在這山谷中的，個個又老又韌，我猜你吃起來胃口不會太好。」令狐冲忙道：「簡直半點胃口也沒有。」

向問天笑道：「咱們只好覓路出去。我先給你的相貌改上一改。」到山谷底去抓了些爛泥，塗在他臉上，隨即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會，神力到處，長鬚盡脫，雙手再在自己頭上一陣搓揉，滿頭花白頭髮脫得乾乾淨淨，變成了一個油光精滑的禿頭。令狐冲見他頃刻之間相貌便全然不同，又好笑，又佩服。向問天又去抓些爛泥來，加大自己鼻子，敷腫雙頰，此時便是對面細看，也不易辨認。

向問天在前覓路而行，他雙手攏在袖中，遮住了繫在腕上的鐵鍊，只要不出手，誰也認不出這禿頭胖子便是那鬚鬚瀟瀟的向問天。

二人在山谷中穿來穿去，到得午間，在山坳裏見到一株毛桃，桃子尚青，入口酸澀，兩人卻也顧不得這許多，採來飽餐了一頓。休息了一個多時辰，又再前行。到得黃昏時，向問天終於尋到了出谷的方位，但須翻越一個數百尺的峭壁。他將令狐冲負於背上，騰越而上。

登上峭壁，放眼一條小道蜿蜒於長草之間，雖景物荒涼，總是出了那連鳥獸之跡也絲毫不見的絕地，兩人都長長吁了口氣。

次日清晨，兩人逕向東行，到得一處大市鎮，向問天從懷中取出一片金葉子，要令狐冲去一家銀鋪兌成了銀子，然後投店住宿。向問天叫了一桌酒席，命店小二送來一大罈酒，和令狐冲二人痛飲了半罈，飯也不吃了，一個伏案睡去，一個爛醉於牀。直到次日紅日滿窗，這才先後醒轉。兩人相對一笑，回想前日涼亭中、石樑上的惡鬥，直如隔世。

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你在此稍候，我出去一會。」這一去竟是一個多時辰。令狐冲正自擔憂，生怕他遇上了敵人，卻見他雙手大包小包，挾了許多東西回來，手腕間的鐵鍊也已不知去向，想是叫鐵匠給鑿開了。向問天打開包裹，一包包都是華貴衣飾，說道：「咱二人都扮成大富商的模樣，越闊綽越好。」當下和令狐冲二人裏裏外外換得煥然一新。出得店時，店小二牽過兩匹鞍轡鮮明的高頭大馬過來，也是向問天買來的。

二人乘馬而行，緩緩向東。行得兩日，令狐冲感到累了，向問天便僱了大車給他乘坐，到得運河邊上，索性棄車乘船，折而南行。一路之上，向問天花錢如流水，身邊的金葉子似乎永遠用不完。過了長江，運河兩岸市肆繁華，向問天所買的衣飾也越來越華貴。

舟中日長，向問天談些江湖上的軼聞趣事。許多事情令狐冲都是聞所未聞，聽得津津有味。但涉及黑木崖上魔教之事，向問天卻絕口不提，令狐冲也就不問。

這一天將到杭州，向問天在舟中又為令狐冲及自己刻意化裝了一番，剪下令狐冲一些頭髮，再剪短了當作小鬍子，用膠水黏在令狐冲上唇。打點妥當，這才捨舟登陸，買了兩匹駿馬，乘馬進了杭州城。

杭州古稱臨安，南宋時建為都城，向來是個好去處。進得城來，

一路上行人比肩，笙歌處處。令狐冲跟著向問天來到西湖之畔，但見碧波如鏡，垂柳拂水，景物之美，直如神仙境地。令狐冲道：「常聽人言道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蘇州沒去過，不知端的，今日親見西湖，這天堂之譽，確是不虛了。」

向問天一笑，縱馬來到一個所在，一邊倚著小山，和外邊湖水相隔著一條長堤，更是幽靜。兩人下了馬，將坐騎繫在湖邊的柳樹上，向山邊的石級上行去。向問天似是到了舊遊之地，路徑甚是熟悉。轉了幾個彎，遍地都是梅樹，老幹橫斜，枝葉茂密，想像初春梅花盛開之日，香雪如海，定然觀賞不盡。

穿過一大片梅林，走上一條青石板大路，來到一座朱門白牆的大莊院外，行到近處，見大門外寫著「梅莊」兩個大字，旁邊署著「虞允文題」四字。令狐冲讀書不多，不知虞允文是南宋破金的大功臣，但覺這幾個字儒雅之中透著勃勃英氣。

向問天走上前去，抓住門上擦得精光雪亮的大銅環，回頭低聲道：「一切聽我安排。兄弟，這件事難免有性命之憂，就算一切順利，也要大大的委屈你幾天。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妨！」心想：「這座梅莊，顯是杭州城大富之家的寓所，莫非住的是一位當世名醫？大哥說有性命之憂，難道這治病之法會令我十分痛苦，且甚為凶險？」

只見向問天將銅環敲了四下，停一停，再敲兩下，停一停，敲了五下，又停一停，再敲三下，然後放下銅環，退在一旁。

過了半晌，大門緩緩打開，並肩走出兩個家人裝束的老者。令狐冲微微一驚，這二人目光炯炯，步履穩重，顯是武功不低，卻如何在這裏幹這僕從廝養的賤役？左首那人躬身說道：「兩位駕臨敝莊，有何貴幹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嵩山門下、華山門下弟子，有事求見江南四友，四位前輩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家主人向不見客。」說著便欲關門。

向問天從懷中取出一物，展了開來，令狐冲又是一驚，只見他手中之物寶光四耀，乃是一面五色錦旗，上面鑲滿了珍珠寶石。令狐冲知是嵩山派左盟主的五嶽令旗，令旗所到之處，猶如左盟主親到，五嶽劍派門下，無不凜遵持旗者的號令。令狐冲隱隱覺得不妥，猜想向問天此旗定然來歷不正，說不定還是殺了嵩山派中重要人物而搶來的，又想正教中人追殺於他，或許便因此旗而起，他自稱是嵩山派弟子，不知有何圖謀？自己答允了一切聽他安排，只好一言不發，靜觀其變。

那兩名家人見了此旗，神色微變，齊聲道：「嵩山派左盟主的令旗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正是！」右首那家人道：「江南四友和五嶽劍派素不往來，便是嵩山左盟主親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……未必……嘿嘿！」下面的話沒說下去，意思卻甚明顯：「便是左盟主親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見。」嵩山派左盟主畢竟位高望重，這人不願口出輕侮之言，但他顯然認為「江南四友」的身分地位，比之左盟主又高得多了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這『江南四友』是何等樣人物？倘若他們在武林之中真有這等大來頭，怎地從沒聽師父、師娘提過他四人名字？我在江湖上行走，多聽人講到當世武林中的前輩高人，卻也不曾聽到有人提及『江南四友』四字。」

向問天微微一笑，將令旗收入懷中，說道：「我左師姪這面令旗，不過是拿來唬人的。江南四位前輩是何等樣人，自不會將這令旗放在眼裏……」令狐冲心道：「你說『左師姪』？居然冒充左盟主的師叔，越來越不成話了。」只聽向問天續道：「只是在下一直無緣拜見江南四位前輩，拿這面令旗出來，不過作為信物而已。」

兩名家人「哦」了一聲，聽他話中將江南四友的身分抬得甚高，臉色便和緩了下來。一人道：「閣下是左盟主的師叔？」

向問天又是一笑，說道：「正是。在下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，兩位自是不識了。想當年丁兄在祁連山下單掌劈四霸，一劍伏雙雄；施兄在湖北橫江救孤，一柄紫金八卦刀殺得青龍幫一十三名大頭子血濺漢水江頭，這等威風，在下卻常在心頭。」

那兩個家人打扮之人，一個叫丁堅，一個叫施令威，歸隱梅莊之前，是江湖上兩個行事十分辣手的半正半邪人物。他二人一般的脾氣，做了事後，絕少留名，是以武功雖高，名字卻少有人知。向問天所說那兩件事，正是他二人生平的得意傑作。一來對手甚強，而他二人以寡敵眾，勝得乾淨利落；二來這兩件事都曲在對方，二人所作的乃行俠仗義的好事，這等義舉他二人生平所為者甚是寥寥。大凡做了好事，雖不欲故意宣揚，但若給人無意中得知，畢竟心中竊喜。丁施二人聽了向問天這一番話，不由得都臉露喜色。丁堅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小事一件，何足掛齒？閣下見聞倒廣博得很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武林中沽名釣譽之徒甚眾，而身懷真材實學、做了大事而不願宣揚的清高之士，卻十分難得。『一字電劍』丁大哥和『五路神』施九哥的名頭，在下仰慕已久。左師姪說起，有事須向江南四友請教。在下歸隱已久，心想江南四友未必見得著，但如能見到『一字電劍』和『五路神』二位，便算不虛此行，因此上便答允來杭州走一趟。左師姪說道：如他自己親來，只怕四位前輩不肯接見，因他近年來在江湖上太過張揚，生恐前輩們瞧他不起，倒是在下素不在外走動，說不定還不怎麼惹厭。哈哈！」

丁施二人聽他既捧江南四友，又大大的捧了自己二人，都甚為高興，陪他哈哈的笑了幾聲，見這禿頭胖子雖衣飾華貴，面目可憎，但言談舉止，頗具器度，確然不是尋常人物，他既是左冷禪的師叔，武功自必不低，心下也多了幾分敬意。

施令威心下已決定代他傳報，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這一位是華山派門下？」

向問天搶著道：「這一位風兄弟，是當今華山掌門岳不羣的師叔。」

令狐冲聽他信口胡言，早已猜到他要給自己捏造一個名字和身分，卻決計料不到他竟說自己是師父的師叔。令狐冲雖諸事漫不在乎，但要他冒認是恩師的長輩，究竟心中不安，忍不住身子一震，幸好他臉上塗了厚厚的黃粉，震驚之情絲毫不露。

丁堅和施令威相互瞧了一眼，心下都有些起疑：「這人真實年紀瞧不出來，雖留了小鬍子，看來多半未過四十，怎能是岳不羣的師叔？」

向問天雖已將令狐冲的面貌扮得大為蒼老，畢竟難以使他變成一個老者，如強加化裝，難免露出馬腳，當即接口：「這位風兄弟年紀比岳不羣還小了幾歲，卻是風清揚風師兄的堂房小兄弟，也是風師兄獨門劍法的唯一傳人，劍術之精，華山派中少有人能及。」

令狐冲又大吃一驚：「向大哥怎知我是風太師叔的傳人？」隨即省悟：「風太師叔劍法如此了得，當年必定威震江湖。向大哥識見不凡，見了我的劍法後自能推想得到。方生大師既看得出，向大哥自也看得出。」

丁堅「啊」的一聲，他是使劍的名家，聽得令狐冲精於劍法，忍不住技癢，可是見這人滿臉黃腫，形貌猥蕪，實不像是個精擅劍法之人，問道：「不知二位大名如何稱呼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在下姓童，名叫童化金。這位風兄弟，大名是上二下中。」

丁施二人都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

向問天暗暗好笑，自己叫「童化金」，便是「銅化金」之意，以

銅化金，自然是假貨了；這「二中」二字卻是將「冲」字拆開來的。武林中並沒這樣兩個人，他二人居然說「久仰，久仰」，不知從何「仰」起？更不用說「久」了。

丁堅說道：「兩位請進廳上用茶，待在下去稟告敝上，見與不見，卻是難言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兩位和江南四友名雖主僕，情若兄弟。四位前輩可不會不給丁施二兄的面子。」丁堅微微一笑，讓在一旁。向問天便即邁步入內，令狐冲跟了進去。

走過一個大天井，天井左右各植一棵老梅，枝幹如鐵，極是蒼勁。來到大廳，施令威請二人就座，自己站著相陪，丁堅進內稟報。

向問天見施令威站著，自己踞坐，未免對他不敬，但他在梅莊身為僕役，卻不能請他也坐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你瞧這一幅畫，雖只寥寥數筆，氣勢可著實不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站起身來，走到懸在廳中的那幅大中堂之前。

令狐冲和他同行多日，知他雖十分聰明機智，於文墨書畫卻不擅長，這時忽然讚起畫來，自是另有深意，當即應了一聲，走到畫前。見畫中所繪是一個仙人的背面，墨意淋漓，筆力雄健，令狐冲雖不懂畫，卻也知確是力作，又見畫上題款是：「丹青生大醉後潑墨」八字，筆法森嚴，一筆筆便如長劍的刺劃。令狐冲看了一會，說道：

「童兄，我一見畫上這個『醉』字，便十分喜歡。這字中畫中，更似乎蘊藏著一套極高明的劍術。」他見到這八個字的筆法，以及畫中仙人的手勢衣摺，不禁想到了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劍法。

向問天尚未答話，施令威在他二人身後說道：「這位風爺果然是劍術名家。我家四莊主丹青先生說道：那日他大醉後繪此一畫，無意中將劍法蘊蓄於內，那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，酒醒之後再也繪不出了。風爺居然能從畫中看出劍意，四莊主定當引為知己。我進去告知。」說著喜孜孜的走了進去。

向問天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原來你懂得書畫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甚麼也不懂，胡謔幾句，碰巧撞中。這位丹青先生倘若和我談書論畫，可要我大大出醜了。」

忽聽得門外一人大聲道：「他從我畫中看出了劍法？這人的眼光可了不起啊！」叫嚷聲中，走進一個人來，髯長及腹，左手拿著一隻酒杯，臉上醺醺然大有醉意。

施令威跟在其後，說道：「這兩位是嵩山派童爺，華山派風爺。這位是梅莊四莊主丹青先生。四莊主，這位風爺一見莊主的潑墨筆法，便說其中含有一套高明劍術。」

那四莊主丹青生斜著一雙醉眼，向令狐冲端相一會，問道：「你懂得畫？會使劍？」這兩句話問得甚是無禮。

令狐冲見他手中拿的是一隻翠綠欲滴的翡翠杯，又聞到杯中所盛是梨花酒，猛地裏想起祖千秋在黃河舟中所說的話來，說道：「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：『紅袖織綾誇柿蒂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』飲梨花酒當用翡翠杯，四莊主果然是飲酒的大行家。」他沒讀過多少書，甚麼詩詞歌賦，全然不懂，但生性聰明，於別人說過的話，卻有過耳不忘之才，這時逕將祖千秋的話照搬過來。

丹青生一聽，雙眼睜得大大的，突然一把抱住令狐冲，大叫：「啊哈，好朋友到了。來來來，咱們喝他三百杯去。風兄弟，老夫好酒、好畫、好劍，人稱三絕。三絕之中，以酒為首，丹青次之，劍道居末。」

令狐冲大喜，心想：「丹青我是一竅不通，我是來求醫治傷，終不成跟人家比劍動手。這喝酒嗎，可就求之不得。」當即跟著丹青生向內走去，向問天和施令威跟隨在後。穿過一道迴廊，來到西首一間房中。門帷掀開，便是一陣撲鼻酒香。

令狐冲自幼嗜酒，只師父、師娘沒給他多少錢零花，自來有酒便喝，也不容他辨選好惡，自從在洛陽聽綠竹翁細論酒道，又得他示以各種各樣美酒，一來天性相投，二來得了名師指點，此後便賞鑒甚精，一聞到這酒香，便道：「好啊，這兒有三鍋頭的陳年汾酒。唔，這百草酒只怕已有七十五年，那猴兒酒更加難得。」他聞到猴兒酒的酒香，登時想起六師弟陸大有來，忍不住心中一酸。

丹青生拊掌大笑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風兄弟一進我酒室，便將我所藏三種最佳名釀報了出來，當真是大名家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」

令狐冲見室中琳琅滿目，到處都是酒罈、酒瓶、酒葫蘆、酒杯，說道：「前輩所藏，豈止名釀三種而已。這紹興女兒紅固是極品，這西域吐魯番的葡萄濃酒，四蒸四釀，在當世也是首屈一指的了。」丹青生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我這吐魯番四蒸四釀葡萄濃酒密封於木桶之中，老弟怎地也嗅得出來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這等好酒，即使是藏於地下數丈的地窖之中，也掩不住它的酒香。」

丹青生叫道：「來來來，咱們便來喝這四蒸四釀葡萄濃酒。」將屋角落中一隻大木桶搬了出來。那木桶已舊得發黑，上面彎彎曲曲的寫著許多西域文字，木塞上用火漆封住，火漆上蓋了印，顯得極為鄭重。丹青生握住木塞，輕輕拔開，登時滿室酒香。

施令威向來滴酒不沾唇，聞到這股濃冽的酒氣，不禁便有醺醺之意。

丹青生揮手笑道：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可別醉倒了你。」將三隻酒杯並排放了，抱起酒桶往杯中斟去。那酒藤黃如脂油，酒高於杯緣，只因酒質黏醇，似含膠質，卻不溢出半點。令狐冲心中喝一聲采：「此人武功了得，抱住這百來斤的大木桶向小小酒杯中倒酒，居然齊口而止，實是難能。」

丹青生將木桶夾在脅下，左手舉杯，道：「請，請！」雙目凝視令狐冲的臉色，瞧他嚐酒之後的神情。令狐冲舉杯喝了半杯，大聲辨味，只是他臉上塗了厚粉，瞧上去一片漠然，似乎不甚喜歡。丹青生神色惴惴，似乎生怕這位酒中行家覺得他這桶酒平平無奇。

令狐冲閉目半晌，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丹青生問道：「甚麼奇怪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此事難以索解，晚輩可當真不明白了。」丹青生眼中閃動著十分喜悅的光芒，道：「你問的是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這酒晚輩生平只在洛陽城中喝過一次，雖然醇美之極，酒中卻有微微酸味。據一位酒國前輩言道，那是由於運來之時沿途顛動之故。這四蒸四釀的吐魯番葡萄濃酒，多搬一次，便減色一次。從吐魯番來到杭州，不知有幾萬里路，可是前輩此酒，竟然絕無酸味，這個……」

丹青生哈哈大笑，得意之極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不傳之秘。我是用三招劍法向西域劍豪莫花爾徹換來的秘訣，你想不想知道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晚輩得嘗此酒，已心滿意足，前輩這秘訣卻不敢多問了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喝酒，喝酒。」又倒了三杯，他見令狐冲不問這秘訣，不禁心癢難搔，說道：「其實這秘訣說出來不值一文，可說毫不希奇。」令狐冲知道自己越不想聽，他越是要說，忙搖手道：「前輩千萬別說，你這三招劍招，定然非同小可。以如此重大代價換來的秘訣，晚輩輕輕易易的便學了去，於心何安？常言道：無功不受祿……」丹青生道：「你陪我喝酒，說得出此酒的來歷，便是大大的功勞了。這秘訣你非聽不可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蒙前輩接見，又賜以極品美酒，已經感激之至，怎可……」丹青生道：「我願意說，你就聽好了。」向問天勸道：「四莊主一番美意，風兄弟不用推辭了。」丹青生道：「對，

對！」笑咪咪的道：「我再考你一考，你可知這酒已有多少年份？」

令狐冲將杯中酒喝乾，辨味多時，說道：「這酒另有一個怪處，似乎已有一百二十年，又似只有十二三年。新中有陳，陳中有新，比之尋常百年以上的美酒，另有一般別致風味。」

向問天眉頭微蹙，心道：「這一下可獻醜了。一百二十年和十二三年相差百年以上，怎可相提並論。」他生怕丹青生聽了不愉，卻見這老兒哈哈大笑，一部大鬍子吹得筆直，笑道：「好兄弟，果然厲害。我這秘訣便在於此。我跟你說，那西域劍豪莫花爾徹送了我十桶三蒸三釀的一百二十年吐魯番美酒，用五匹大宛良馬馱到杭州來，然後我依法再加一釀一蒸，十桶美酒，釀成一桶。屈指算來，正是十二年半以前之事。這美酒歷關山萬里而不酸，酒味陳中有新，新中有陳，便在於此。」

向問天和令狐冲一齊鼓掌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能釀成這等好酒，便是以十招劍法去換，也是值得。前輩只用三招去換，那是佔了天大的便宜了。不過料想前輩這三招劍法精妙異常，足足抵得十招而有餘。」

向問天心想：「我這兄弟劍法精妙，想不到口才也伶俐如此。」他不知令狐冲向來擅於言詞，常給岳不羣罵太過油嘴滑舌。

丹青生更加歡喜，說道：「老弟真是我的知己。當日大哥、三哥都埋怨我以劍招換酒，令我中原絕招傳入了西域。二哥雖笑而不言，心中恐怕也是不以為然。只有老弟才明白我是佔了大便宜，咱們再喝一杯。」他見向問天顯然不懂酒道，對之便不多加理睬。

令狐冲又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四莊主，此酒另有一個喝法，可惜眼下沒法辦到。」丹青生忙問：「怎麼個喝法？為甚麼辦不到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吐魯番是天下最熱之地，聽說當年玄奘大師到天竺取經，途經火燄山，便是吐魯番了。」丹青生道：「是啊，那地方當真熱得

可以。一到夏天，整日浸在冷水桶中，還是難熬，到得冬天，卻又奇寒徹骨。正因如此，所產葡萄才與眾不同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在洛陽城中喝此酒之時，天時尚寒，那位酒國前輩拿了一大塊冰來，將酒杯放於冰上。這美酒一經冰鎮，另有一番滋味。此刻正當初夏，這冰鎮美酒的奇味，便品嚐不到了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我在西域之時，不巧也正是夏天，那莫花爾徹也說過冰鎮美酒的妙處。老弟，那容易，你就在我這裏住上大半年，到得冬天，咱們同來品嚐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皺眉道：「只是要人等上這許多時候，實是心焦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可惜江南一帶，並無練『寒冰掌』、『陰風爪』一類純陰功夫的高手，否則……」他一言未畢，丹青生喜叫：「有了，有了！」說著放下酒桶，興沖沖的走了出去。

令狐冲朝向問天瞧去，滿腹疑竇。向問天含笑不語。

過不多時，丹青生拉了一個極高極瘦的黑衣老者進來，說道：「二哥，這一次無論如何要請你幫幫忙。」令狐冲見這人眉清目秀，只是臉色泛白，似是一具殭屍模樣，令人一見之下，心中便感到一陣涼意。丹青生給二人引見了，原來這老者是梅莊二莊主黑白子，他頭髮極黑而皮膚極白，果然是黑白分明。黑白子冷冷的道：「幫甚麼忙？」丹青生道：「請你露一手化水成冰的功夫，給我這兩位好朋友瞧瞧。」

黑白子翻著一雙黑白分明的怪眼，冷冷的道：「雕蟲小技，何足掛齒？沒的讓大行家笑話。」丹青生道：「二哥，不瞞你說，這位風兄弟言道，吐魯番葡萄酒以冰鎮之，飲來別有奇趣。這大熱天卻到那裏找冰去？」黑白子道：「這酒香醇之極，何必更用冰鎮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吐魯番是酷熱之地……」丹青生道：「是啊，熱得緊！」令狐冲道：「當地所產的葡萄雖佳，卻不免有點兒暑氣。」丹

青生道：「是啊，那是理所當然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暑氣帶入了酒中，過得百年，雖已大減，但微微一股辛辣之意，終究難免。」丹青生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老弟不說，我還道是我蒸酒之時火頭太旺，可錯怪了那個御廚了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甚麼御廚？」丹青生笑道：「我只怕蒸酒時火候不對，糟蹋了這十桶美酒，特地到北京皇宮之中，將皇帝老兒的御廚抓了來生火蒸酒。」

黑白子搖頭道：「當真小題大做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若是尋常的英雄俠士，喝這酒時多一些辛辣之氣，原亦不妨。但二莊主、四莊主隱居於這風景秀麗的西湖邊上，何等清高，和武林中的粗人大不相同。這酒一經冰鎮，去其火氣，便和二位高人的身分相配了。好比下棋，力鬥搏殺，那是第九流的棋品，一二品的高棋卻是入神坐照……」

黑白子怪眼一翻，抓住他肩頭，急問：「你也會下棋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在下生平最喜下棋，只可惜天資所限，棋力不高，於是走遍大江南北、黃河上下，訪尋棋譜。三十年來，古往今來的名局，胸中倒記得不少。」黑白子忙問：「記得那些名局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比如王質在爛柯山遇仙所見的棋局，劉仲甫在驪山遇仙對弈的棋局，王積薪遇狐仙婆媳的對局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黑白子已連連搖頭，道：「這些神話，焉能信得？更那裏真有棋譜了？」說著鬆手放開了他肩頭。

向問天道：「在下初時也道這是好事之徒編造的故事，但二十五年前見到了劉仲甫和驪山仙姥的對弈圖譜，著著精警，實非世間凡人所能，這才死心塌地，相信確非虛言。前輩於此道也有所好嗎？」

丹青生哈哈大笑，一部大鬍子又直飄起來。向問天問道：「前輩如何發笑？」丹青生道：「你問我二哥喜不喜歡下棋？哈哈，我二哥道號黑白子，你說他喜不喜歡下棋？二哥之愛棋，便如我之愛酒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在下胡說八道，當真是班門弄斧了，二莊主莫

怪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你當真見過劉仲甫和驪山仙姥對弈的圖譜？我在前人筆記之中，見過這則記載，說劉仲甫是當時國手，卻在驪山之麓給一個鄉下老嫗殺得大敗，登時嘔血數升，這局棋譜便稱為『嘔血譜』。難道世上真有這局嘔血譜？」他初進室時神情冷漠，此刻卻十分熱切。

向問天道：「在下廿五年之前，曾在四川成都一處世家舊宅之中見過，只因這一局實在殺得太過驚心動魄，雖事隔廿五年，全數一百一十二著，至今倒還著著記得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一共一百一十二著？你倒擺來給我瞧瞧。來來，到我棋室中去擺局。」

丹青生伸手攔住，道：「且慢！二哥，你不給我製冰，說甚麼也不放你走。」說著捧過一隻白瓷盆，盆中盛滿了清水。

黑白子嘆道：「四兄弟各有所痴，那也叫無可如何。」伸出右手食指，插入瓷盆。片刻間水面便浮起一絲絲白氣，過不多時，瓷盆邊上起了一層白霜，跟著水面結成一片片薄冰，冰越結越厚，只一盞茶時分，一瓷盆清水都化成了寒冰。

向問天和令狐冲都大聲喝采。向問天道：「這『黑風指』的功夫，聽說武林失傳已久，卻原來二莊主……」丹青生搶著道：「這不是『黑風指』，這叫『玄天指』，和『黑風指』的霸道功夫頗有上下牀之別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四隻酒杯放在冰上，在杯中倒了葡萄酒，不久酒面上便冒出絲絲白氣。令狐冲道：「行了！」

丹青生拿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果覺既厚且醇，更沒半分異味，再加一股清涼之意，沁人心脾，大聲讚道：「妙極！我這酒釀得好，風兄弟品得好，二哥的冰製得好。你呢？」向著向問天笑道：「你在旁

一搭一檔，搭檔得好。」

丹青生又倒了四杯酒，他性子急，要將盛冰的瓷盆放在酒杯之上，說道：「寒氣自上而下，冰氣下去得快些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冰氣下去得雖快，但如此一來，一杯酒便從上至下一般的冰涼，非為上品。如冰氣從下面透上來，酒中便一層有一層微異的冷暖，可以細辨其每一層氣味的不同。」丹青生聽他品酒如此精辨入微，欽佩之餘大為高興，照法試飲，細辨酒味，果有些微差別。

黑白子將酒隨口飲了，也不理會酒味好壞，拉著向問天的手，道：「去，去！擺劉仲甫的『嘔血譜』給我看。」向問天一扯令狐冲的袖子，令狐冲會意，道：「在下也去瞧瞧。」丹青生道：「那有甚麼好看？我跟你不如在這裏喝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一面喝酒，一面看棋。」說著跟了黑白子和向問天而去。丹青生無奈，只得挾著那隻大酒桶跟入棋室。

只見好大一間房中，除了一張石几、兩張軟椅之外，空盪盪地一無所有，石几上刻著縱橫十九道棋路，對放著一盒黑子、一盒白子。這棋室中除了几椅棋子之外不設另物，當是免得對局者分心。

向問天走到石几前，在棋盤的「平、上、去、入」四角擺了勢子，跟著在「平部」六三路放了一枚白子，然後在九三路放一枚黑子，在六五路放一枚白子，在九五路放一枚黑子，如此不住置子，漸放漸慢。

黑白雙方一起始便纏鬥極烈，中間更無一子餘裕，黑白子只瞧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。

令狐冲暗暗納罕，眼見他適才以「玄天指」化水成冰，那是何等高強的內功修為，當時他渾不在意；弈棋只是小道，他卻瞧得滿頭大汗，可見關心則亂，此人愛棋成痴，向問天多半是揀正了他這弱點進襲。又想：「那位名醫不知跟他們是甚麼關係？」

黑白子見向問天置了第六十六著後，隔了良久不放下一步棋子，耐不住問道：「下一步怎樣？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這是關鍵所在，以二莊主高見，該當如何？」黑白子苦思良久，沉吟道：「這一子嗎？斷又不妥，連也不對，衝是衝不出，做活卻又活不成。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他手中拈著一枚白子，在石几上輕輕敲擊，直過了一頓飯時分，這一子始終沒法放入棋局。這時丹青生和令狐冲已各飲了十七八杯葡萄濃酒。

丹青生見黑白子的臉色越來越青，說道：「童老兄，這是『嘔血譜』，難道你真要我二哥想得嘔血不成？下一步怎麼下，爽爽快快說出來罷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好！這第六十七子，下在這裏。」於是在「上部」七四路下了一子。

黑白子啪的一聲，在大腿上重重一拍，叫道：「好，既然那邊下甚麼都不好，最好便是『脫先他投』，這一子下在此處，確是妙著。」

向問天微笑道：「劉仲甫此著，自然精采，但那也只是人間國手的妙棋，和驪山仙姥的仙著相比，卻又大大不如了。」黑白子忙問：「驪山仙姥的仙著，卻又如何？」向問天道：「二莊主不妨想想看。」

黑白子思索良久，總覺局面不利，難以反手，搖頭說道：「既是仙著，我輩凡夫俗子又怎想得出來？童兄不必賣關子了。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這一著神機妙算，當真只有神仙才想得出來。」黑白子是善弈之人，也就精於揣度對方心意，見向問天不肯將這一局棋爽爽快快的說出，好教人心癢難搔，料想他定有所求，便道：「童兄，你將這一局棋說與我聽，我也不會白聽了你的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莫非向大哥知道這位二莊主的『玄天指』神功能

治我之病，才兜了這樣一個大圈子來求他？」

向問天抬起頭來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在下和風兄弟，對四位莊主絕無所求。二莊主此言，可將我二人瞧得小了。」

黑白子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在下失言，這裏謝過。」向問天和令狐冲還禮。

向問天道：「我二人來到梅莊，乃是要和四位莊主打一個賭。」黑白子和丹青生齊聲問道：「打一個賭？打甚麼賭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我賭梅莊之中，沒人能在劍法上勝得過這位風兄弟。」黑白子和丹青生一齊轉看令狐冲。黑白子神色漠然，不置可否。丹青生卻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打甚麼賭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倘若我們輸了，這一幅圖輸給四莊主。」說著解下負在背上的包袱，打了開來，裏面是兩個卷軸。他打開一個卷軸，乃是一幅極為陳舊的圖畫，右上角題著「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圖」十字，一座高山衝天而起，墨韻凝厚，氣勢雄峻之極。令狐冲雖不懂繪畫，也知這幅山水實是精絕之作，但見那山森然高聳，雖是紙上的圖畫，也令人不由自主的興高山仰止之感。

丹青生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目光牢牢釘住了那幅圖畫，再也移不開來，隔了良久，才道：「這是北宋范寬的真跡，你……你……卻從何處得來？」

向問天微笑不答，伸手慢慢將卷軸捲起。丹青生道：「且慢！」在他手臂上一拉，要阻他捲畫，豈知手掌碰到他手臂之上，一股柔和而渾厚的內力湧將出來，將他手掌輕輕彈開。向問天卻如一無所知，將卷軸捲好了。丹青生好生詫異，他剛才扯向問天的手臂，生怕撕破圖畫，手上並未用力，但對方內勁這麼一彈，卻顯示了極上乘的內功，而且顯然尚自行有餘力。他暗暗佩服，說道：「老童，原來你武功如此了得，只怕不在我丹青生之下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四莊主取笑了。梅莊四位莊主除劍法之外，那一門功夫都是當世無敵。我童化金無名小卒，如何敢和四莊主相比？」丹青生臉一沉，道：「你為甚麼說『除劍法之外』？難道我的劍法當真及不上他？」

向問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二位莊主，請看這一幅書法如何？」將另一個卷軸打了開來，卻是一幅筆走龍蛇的狂草。

丹青生奇道：「咦，咦，咦！」連說三個「咦」字，突然張口大叫：「三哥，三哥！你的性命寶貝來了！」這一下呼叫聲音響極，牆壁門窗都為之震動，椽子上灰塵簌簌而落，加之這聲叫喚突如其來，令狐冲不禁吃了一驚。

只聽得遠處有人說道：「甚麼事大驚小怪？」丹青生叫道：「你再不來看，人家收了起來，可叫你後悔一世。」外面那人道：「你又覓到甚麼冒牌貨的書法了，是不是？」

門帷掀起，走進一個人來，矮矮胖胖，頭頂禿得油光滑亮，一根頭髮也無，右手提著一枝大筆，衣衫上都是墨跡。他走近看時，突然雙目直瞪，呼呼喘氣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真跡！真是……真是唐朝……唐朝張旭的『率意帖』，假……假……假不了！」

帖上的草書大開大闔，便如一位武林高手展開輕功，竄高伏低，雖行動迅捷，卻不失高雅風致。令狐冲在十個字中還識不到一個，但見帖尾寫滿了題跋，蓋了不少圖章，料想此帖的是非同小可。

丹青生道：「這位是我三哥禿筆翁，他取此外號，是因他性愛書法，寫禿了千百枝毛筆，卻不是因他頭頂光禿禿地。這一節千萬不可弄錯。」令狐冲微笑應道：「是。」

那禿筆翁伸出右手食指，順著率意帖中的筆路一筆一劃的臨空鉤勒，神情如醉如痴，對向問天和令狐冲二人固一眼不瞧，連丹青生的

說話也顯然渾沒聽在耳中。

令狐冲突然間心頭一震：「向大哥此舉，只怕全是早有預謀。記得我和他在涼亭中初會，他背上便有這麼一個包袱。」但轉念又想：

「當時包袱之中，未必藏的便是這兩個卷軸，說不定他為了來求梅莊的四位莊主治我之病，途中當我在客店中休息之時，出去買來，甚或是偷來搶來。嗯，多半是偷盜而得，這等無價之寶，又那裏買得到手？」耳聽得那禿筆翁臨空寫字，指上發出極輕微的嗤嗤之聲，內力之強，和黑白子各擅勝場，又想：「我的內傷乃因桃谷六仙及不戒大師而起，這梅莊三位莊主的內功，似不在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師之下，那大莊主說不定更加厲害。再加上向大哥，五人合力，或許便能治我之傷了。但願他們不致大耗功力才好。」

向問天不等禿筆翁寫完，便將率意帖收起，包入包裹。

禿筆翁向他愕然而視，過了好一會，問道：「換甚麼？」向問天搖頭道：「不換！」禿筆翁道：「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筆法！」黑白子和丹青生齊聲叫道：「不行！」禿筆翁道：「行，為甚麼不行？能換得這幅張旭狂草真跡到手，我那石鼓打穴筆法又何足惜？」

向問天搖頭道：「不行！」禿筆翁急道：「那你為甚麼拿來給我看看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就算是在下的不是，三莊主只當從來沒看過便是。」禿筆翁道：「看已經看過了，怎麼能只當從來沒看過？」向問天道：「三莊主真的要得這幅張旭真跡，那也不難，只須和我們打一個賭。」禿筆翁忙問：「賭甚麼？」

丹青生道：「三哥，此人有些瘋瘋顛顛。他說賭我們梅莊之中，沒一人能勝得這位華山派風朋友的劍法。」禿筆翁道：「倘若有人勝得了這位朋友，那便如何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倘若梅莊之中，不論那一位勝得我風兄弟手中長劍，那麼在下便將這幅張旭真跡『率意帖』奉送三莊主，將那幅范寬真跡『谿山行旅圖』奉送四莊主，還將在下心

中所記神仙鬼怪所下的圍棋名局二十局，一一錄出，送給二莊主。」
禿筆翁道：「我們大哥呢？你送他甚麼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在下有一部〈廣陵散〉琴譜，說不定大莊主……」

他一言未畢，黑白子等三人齊聲道：「廣陵散？」

令狐冲也是一驚，尋思：「這〈廣陵散〉琴譜，是曲洋前輩發掘古墓而得，他將之譜入了〈笑傲江湖之曲〉，向大哥又如何得來？」
隨即恍然：「向大哥是魔教右使，曲長老是魔教長老，兩人多半交好。曲長老得到這部琴譜之後，喜悅不勝，自會跟向大哥說起。向大哥要借來鈔錄，曲長老自必欣然允諾。」想到譜在人亡，不禁喟然。

禿筆翁搖頭道：「自嵇康死後，〈廣陵散〉從此不傳於世，童兄這話未免是欺人之談了。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我有一位知交好友，愛琴成痴。他說嵇康一死，天下從此便無〈廣陵散〉。這套琴譜在西晉之後固然從此湮沒，然而在西晉之前呢？」

禿筆翁等三人茫然相顧，一時不解這句話的意思。

向問天道：「我這位朋友心智過人，兼又大膽妄為，便去發掘晉前擅琴名人的墳墓。果然有志者事竟成，他掘了數十個古墓之後，終於在東漢蔡邕的墓中，尋到了此曲。」

禿筆翁和丹青生都驚噫一聲。黑白子緩緩點頭，說道：「智勇雙全，了不起！」

向問天打開包袱，取了一本冊子，封皮上寫著「廣陵散琴曲」五字，隨手一翻，冊內錄的果是琴譜。他將那冊子交給令狐冲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梅莊之中，倘若有那一位高人勝得你的劍法，兄弟便將此琴譜送給大莊主。」

令狐冲接過，收入懷中，心想：「說不定這便是曲長老的遺物。曲長老既死，向大哥要取他一本琴譜，有何難處？」

丹青生笑道：「這位風兄弟精通酒理，劍法也必高明，可是他年紀輕輕，難道我梅莊之中……嘿嘿，這可太笑話了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倘若我梅莊之中，果然無人能勝得風少俠，我們要賠甚麼賭注？」

令狐冲和向問天有約在先，一切聽由他安排，但事情演變至斯，覺得向問天做得太也過份，既來求醫，怎可如此狂妄，輕視對方？何況自己內力全失，如何能是梅莊中這些高人的對手？便道：「童大哥愛說笑話，區區末學後輩，怎敢和梅莊諸位莊主講武論劍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這幾句客氣話當然是要說的，否則別人便會當你狂妄自大了。」

禿筆翁似乎沒將二人的言語聽在耳裏，喃喃吟道：「『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煙。』二哥，那張旭號稱『草聖』，乃草書之聖，這三句詩，便是杜甫在〈飲中八仙歌〉寫張旭的。此人也是『飲中八仙』之一。你看了這率意帖，可以想像他當年酒酣落筆的情景。唉，當真是天馬行空，不可羈勒，好字，好字！」丹青生道：「是啊，此人既愛喝酒，自是個大大的好人，寫的字當然也不會差的了。」

禿筆翁道：「韓愈品評張旭道：『喜怒窘窮，憂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無聊。不平有動於心，必於草書焉發之。』此公正是我輩中人，不平有動於心，發之於草書，有如仗劍一揮，不亦快哉！」提起手指，又臨空書寫，寫了幾筆，對向問天道：「喂，你打開來再給我瞧瞧。」

向問天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三莊主取勝之後，這張帖便是你的

了，此刻何必心急？」

黑白子善於弈棋，思路周詳，未算勝，先慮敗，又問：「倘若梅莊之中，無人勝得風少俠的劍法，我們該輸甚麼賭注？」向問天道：

「我們來到梅莊，不求一事，不求一物。風兄弟只不過來到天下武學的巔峯之所，與當世高手印證劍法。倘若僥倖得勝，我們轉身便走，甚麼賭注都不要。」黑白子道：「哦，這位風少俠是求揚名來了。一劍連敗『江南四友』，自是名動江湖。」向問天搖頭道：「二莊主料錯了。今日梅莊印證劍法，不論誰勝誰敗，若有一字洩漏於外，我和風兄弟天誅地滅，乃狗屎不如之輩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好，好！說得爽快！這房間甚為寬敞，我便和風兄弟來比劃兩手。風兄弟，你的劍呢？」向問天笑道：「來到梅莊，我們敬仰四位莊主，怎敢攜帶兵刃？」

丹青生放大喉嚨叫道：「拿兩把劍來！」

外邊有人答應，接著丁堅和施令威各捧一劍，走到丹青生面前，躬身奉上。丹青生從丁堅手中接了劍，道：「這劍給他。」施令威道：「是！」雙手托劍，走到令狐冲面前。

令狐冲覺得此事甚為尷尬，轉頭去瞧向問天。向問天道：「梅莊四莊主劍法通神，風兄弟，你只消學得一招一式，那也是終身受用不盡。」令狐冲眼見當此情勢，這場劍已不得不比，只得微微躬身，伸雙手接過長劍。

黑白子忽道：「四弟且慢。這位童兄打的賭，是賭我們梅莊之中無人勝得風兄。丁堅也會使劍，他也是梅莊中人，倒也不必定要你親自出手。」他越聽向問天說得有恃無恐，越覺此事不妥，當下決定要丁堅先行出手試招，心想他劍法著實了得，而在梅莊只是家人身分，縱然輸了，也無損梅莊令名，一試之下，這風二中劍法的虛實便可知。

向問天道：「是，是。只須梅莊之中有人勝得我風兄弟的劍法，便算我們輸了，也不必定要四位莊主親自出手。這位丁兄，江湖上人稱『一字電劍』，劍招迅捷無倫，世所罕見。風兄弟，你先領教這位丁兄的一字電劍，也是好的。」

丹青生將長劍向丁堅一拋，笑道：「你如輸了，罰你去吐魯番運酒。」

丁堅躬身接住長劍，轉身向令狐冲道：「丁某領教風爺的劍法。」唰的一聲，將劍拔了出來。令狐冲當下也拔劍出鞘，將劍鞘放上石几。

向問天道：「三位莊主，丁兄，咱們是印證劍法，可不用較量內力。」黑白子道：「那自是點到為止。」向問天道：「風兄弟，你可不得使出絲毫內力。咱們較量劍法，招數精熟者勝，粗疏者敗。你華山派的氣功在武林中是有名的，你若以內力取勝，便算是咱們輸了。」令狐冲暗暗好笑：「向大哥知我沒半分內力，卻用這些言語擠兌人家。」便道：「小弟的內力使將出來，教三位莊主和丁施二兄笑掉了牙齒，自然是半分也不敢使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咱們來到梅莊，實出於一片至誠，風兄弟若再過謙，對四位前輩反而不敬了。你華山派『紫霞神功』遠勝於我嵩山派內功，武林中眾所周知。風兄弟，你站在我這兩隻腳印之中，雙腳不可移動，和丁兄試試劍招如何？」

他說了這幾句話，身子往旁一讓，只見地下兩塊青磚之上，分別各出現一個腳印，深及兩寸。原來他適才說話之時，潛運內力，竟在青磚上硬生生踏出了兩個腳印。

黑白子、禿筆翁、丹青生三人齊聲喝采：「好功夫！」眼見向問天口中說話，不動聲色的將內力運到了腳底，而踏出的足印之中並無青磚碎粉，兩個足印又一般深淺，平平整整，便如用鋒利小刀細心彫

刻出來一般，內力驚人，實非自己所及。丹青生等只道他是試演內功，這等做作雖不免有點膚淺，非高人所為，但畢竟神功驚人，令人欽佩，卻不知他另有深意。令狐冲自然明白，他宣揚自己內功較他為高，他內功已如此了得，自己自然更加厲害，則對方於過招之時便決不敢運行內力，以免自取其辱。再者，自己除劍法之外，其他武功一無可取，輕功縱躍，絕非所長，雙足踏在足印之中，只施展劍法，便可藏拙。

丁堅聽得向問天要令狐冲雙足踏在腳印中再和自己比劍，顯然對自己已有輕蔑之意，不禁惱怒，但見他踏磚留痕的功力如此深厚，也不禁駭異，尋思：「他們膽敢來向四位莊主挑戰，自然非泛泛之輩。我只消能和這人鬥個平手，便已為孤山梅莊立了一功。」他昔年甚是狂傲，後來遭逢強敵，逼得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幸得「江南四友」出手相救解困，他才投身梅莊，甘為廝養，當年的悍勇凶燄早收斂殆盡了。

令狐冲舉步踏入向問天的足印，微笑道：「丁兄請！」

丁堅道：「風爺，有僭了！」長劍橫揮，嗤的一聲輕響，眾人眼前便是一道長長的電光疾閃而過。他在梅莊歸隱十餘年，當年的功夫竟絲毫沒擱下。這「一字電劍」每招之出，皆如閃電橫空，令人一見之下，驚心動魄，先自生了怯意。當年丁堅乃敗在一個盲眼獨行大盜手下，只因對手眼盲，聽聲辨形，這一字電劍的懾人聲勢便無所施其技。此刻他將劍法施展出來，霎時之間，滿室都是電光，耀人眼目。

但這一字電劍只出得一招，令狐冲便瞧出了其中三個老大破綻。丁堅並不急於進攻，只長劍連劃，似是對來客盡了禮敬之道，真正用意卻是要令狐冲於神馳目眩之餘，難以抵擋他的後著。他使到第五招時，令狐冲已看出了他劍法中的十八個破綻，說道：「得罪！」長劍斜斜指出。

其時丁堅一劍正自左而右急掠而過，令狐冲的劍鋒距他手腕尚有二尺六七寸左右，但丁堅這一掠之勢，正好將自己手腕送到他劍鋒上去。這一掠勁道太急，其勢已無法收轉，旁觀五人不約而同的叫道：「小心！」

黑白子手中正扣著黑白兩枚棋子，待要擲出擊打令狐冲的長劍，以免丁堅手腕切斷，但想：「我若出手相助，那是以二敵一，梅莊擺明是輸了，以後也不用比啦。」只一遲疑，丁堅的手腕已向劍鋒上直削過去。施令威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

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刻間，令狐冲手腕輕輕一轉，劍鋒側過，啪的一聲響，丁堅的手腕擊在劍鋒平面之上，竟然絲毫無損。丁堅一呆，才知對方手下留情，便在這頃刻之間，自己已撿回了一隻手掌，此腕一斷，終身武功便即廢了，他全身都是冷汗，躬身道：「多謝風大俠劍下留情。」令狐冲躬身還禮，說道：「不敢！承讓了。」

黑白子、禿筆翁、丹青生見令狐冲長劍這麼一轉，免得丁堅血濺當場，心下都大起好感。丹青生斟滿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你劍法精奇，我敬你一杯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敢當。」接過來喝了。丹青生陪了一杯，又在令狐冲杯中斟滿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你宅心仁厚，保全了丁堅的手掌，我再敬你一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是碰巧，何足為奇？」雙手捧杯喝了。丹青生又陪了一杯，再斟了一杯，說道：「這第三杯，咱倆誰都別先喝，我跟你玩玩，誰輸了，誰喝這杯酒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那自然是我輸的，不如我先喝了。」丹青生搖手道：「別忙，別忙！」將酒杯放在石几上，從丁堅手中接過長劍，道：「風兄弟，你先出招。」

令狐冲喝酒之時，心下已在盤算：「他自稱第一好酒，第二好畫，第三好劍，劍法必定是極精的。我看大廳上他所畫的那幅仙人

圖，筆法固然凌厲，然而似乎有點管不住自己，倘若他劍法也是這樣，那麼破綻必多。」躬身道：「四莊主，請你多多容讓。」丹青生道：「不用客氣，出招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遵命！」長劍一起，挺劍便向他肩頭刺出。

這一劍歪歪斜斜，顯然全無力氣，更加不成章法，天下劍法中決不能有這麼一招。丹青生愕然道：「那算甚麼？」他既知令狐冲是華山派的，心中便一直思忖華山派的諸路劍法，豈知這一劍之出，渾不是這麼一回事，非但不是華山派劍法，甚至不是劍法。

令狐冲跟風清揚學劍，除了學得古今獨步的「獨孤九劍」之外，更領悟到了「以無招勝有招」這劍學中的精義。這要旨和「獨孤九劍」相輔相成，「獨孤九劍」精微奧妙，達於極點，但畢竟一招一式，尚有跡可尋，待得再將「以無招勝有招」的劍理加入運用，那就更加的空靈飄忽，令人無從捉摸。是以令狐冲一劍刺出，丹青生心中一怔，立覺倘若出劍擋架，實不知該當如何擋，如何架，只得退了兩步相避。

令狐冲一招迫得丁堅棄劍認輸，黑白子和禿筆翁雖暗讚他劍法了得，卻也並不如何驚奇，心想他既敢來梅莊挑戰，倘若連梅莊的一名僕役也鬥不過，未免太過笑話了，待見丹青生為他一劍逼得退出兩步，無不駭然。

丹青生退出兩步後，隨即踏上兩步。令狐冲長劍跟著刺出，這一次刺向他左脅，仍是隨手而刺，全然不符劍理。丹青生橫劍想擋，但雙劍尚未相交，立時察覺對方劍尖已斜指自己右脅，此處門戶大開，對方乘虛攻來，確實無可挽救，這一格萬萬不可，危急中迅即變招，雙足一彈，向後縱開了丈許。他猛喝一聲：「好劍法！」毫不停留的又撲了上來，連人帶劍，向令狐冲疾刺，勢道威猛。

令狐冲看出他右臂彎處是個極大破綻，長劍遽出，削他右肘。丹

青生中途若不變招，那麼右肘先已讓對方削了下來。他武功也真了得，百忙中手腕急沉，長劍刺向地下，借著地下一股反激之力，一個筋斗翻出，穩穩落在兩丈之外，其時背心和牆壁相去已不過數寸，倘若這個筋斗翻出時用力稍巨，背心撞上了牆壁，可大失高人身分了。饒是如此，這一下避得太過狼狽，臉上已泛起了微微紫紅。

他是豁達豪邁之人，哈哈一笑，左手大拇指一豎，叫道：「好劍法！」舞動長劍，一招「白虹貫日」，跟著變「春風楊柳」，又變「騰蛟起鳳」，三劍一氣呵成，似乎沒見他腳步移動，但這三招使出之時，劍尖已及令狐冲面門。

令狐冲斜劍輕拍，壓在他劍脊之上，這一拍時刻方位，拿捏得不錯分毫，其時丹青生長劍遞到此處，精神氣力，盡行貫注於劍尖，劍脊處已無半分力道。只聽得一聲輕響，他手中長劍沉了下去。令狐冲長劍外吐，指向他胸口。丹青生「啊」的一聲，向左側縱開。

他左手捏個劍訣，右手長劍又攻將過來，這一次乃硬劈硬砍，當頭揮劍砍落，叫道：「小心了！」他並不想傷害令狐冲，但這一劍「玉龍倒懸」勢道凌厲，對方倘若不察，自己一個收手不住，只怕當真砍傷了他。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長劍倒挑，唰的一聲，劍鋒貼著他劍鋒斜削而上。丹青生這一劍如乘勢砍下，劍鋒未及令狐冲頭頂，自己握劍的五根手指已先給削落，眼見對方長劍順著自己劍鋒滑將上來，這一招無可破解，只得左掌猛力拍落，一股掌力擊在地下，蓬的一聲響，身子借力向後躍出，已在丈許之外。

他尚未站定，長劍已在身前連劃三個圓圈，幻作三個光圈。三個光圈便如有形之物，凝在空中停得片刻，緩緩向令狐冲身前移去。這幾個劍氣化的光圈驟視之似不及一字電劍的凌厲，但劍氣滿室，寒風襲體。令狐冲長劍伸出，從光圈左側斜削過去，那正是丹青生第

一招力道已逝，第二招勁力未生之間的一個空隙。丹青生「咦」的一聲，退了開去，劍氣光圈跟著他退開，隨即見光圈陡然一縮，跟著脹大，立時便向令狐冲湧去。令狐冲手腕一抖，長劍刺出，丹青生又是「咦」的一聲，急躍退開。

如此倏進倏退，丹青生攻得快，退得也越快，片刻之間，他攻了一十一招，退了一十一次，眼見他鬚髯俱張，劍光大盛，映得他臉上罩了一層青氣，一聲斷喝，數十個大大小小的光圈齊向令狐冲襲到。那是他劍法中登峯造極之作，將數十招劍法合而為一。這數十招劍法每一招均有殺著，每一招均有變化，聚而為一，端的是繁複無比。

令狐冲以簡御繁，身子微蹲，劍尖從數十個光圈之下挑上，直指丹青生小腹。

丹青生又是一聲大叫，奮力躍出，砰的一聲，重重坐上石几，跟著噹啷一聲響，几上酒杯震於地下，打得粉碎。他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風兄弟，你劍法比我高明得太多。來，來，來！敬你三杯酒。」

黑白子和禿筆翁素知四弟劍法的造詣，眼見他攻擊一十六招，令狐冲雙足不離向問天所踏出的足印，卻將丹青生逼退了一十八次，劍法之高，委實可怖可畏。

丹青生斟了酒來，和令狐冲對飲三杯，說道：「江南四友之中，以我武功最低，我雖服輸，二哥、三哥卻不肯服。多半他們都要跟你試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咱二人拆了十幾招，四莊主一招未輸，如何說是分了勝敗？」丹青生搖頭道：「第一招便已輸了，以後這一十七劍都是多餘的。大哥說我風度不夠，果真一點不錯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四莊主風度高極，酒量也是一般的極高。」丹青生笑道：「是，是，咱們再喝酒。就只酒量還可以，劍法不成！」

眼見他於劍術上十分自負，今日輸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手

中，居然毫不氣惱，這等瀟灑豁達，實是人中第一等的風度，向問天和令狐冲都不禁為之心折，覺得此人品格甚高。

禿筆翁向施令威道：「施管家，煩你將我那桿禿筆拿來。」施令威應了，出去拿了一件兵刃進來，雙手遞上。令狐冲一看，見是一桿精鋼所鑄的判官筆，長一尺六寸，奇怪的是，判官筆筆頭上竟然縛有一束沾過墨的羊毛，恰如平日寫字用的大筆。尋常判官筆筆頭是作點穴之用，他這兵刃卻以柔軟的羊毛為筆頭，點在人身穴道之上，如何能克敵制勝？想來他武功固另有家數，而內力又必渾厚之極，內力到處，雖羊毛亦能傷人。

禿筆翁將判官筆取在手裏，微笑道：「風兄，你仍雙足不離足印麼？」

令狐冲忙退後兩步，躬身道：「不敢。晚輩向前輩請教，何敢托大？」

丹青生點頭道：「是啊，你跟我比劍，站著不動是可以的，跟我三哥比就不行了。」

禿筆翁舉起判官筆，微笑道：「我這幾路筆法，是從名家筆帖中變化出來的。風兄文武全才，自必看得出我筆法的路子。風兄是好朋友，我這禿筆之上，便不蘸墨了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心想：「你倘若不當我是好朋友，筆上便要蘸墨。筆上蘸墨，卻又怎地？」他不知禿筆翁臨敵之時，這判官筆上所蘸之墨，乃以特異藥材煎熬而成，著人肌膚後墨痕深印，數年內水洗不脫，刀刮不去。當年武林好手和「江南四友」對敵，最感頭痛的對手便是這禿筆翁，一不小心，便給他在臉上畫個圓圈，打個交叉，甚或是寫上一兩個字，那便好幾年見不得人，寧可給人砍上一刀，斷去一臂，也勝於給他在臉上塗抹。禿筆翁見令狐冲跟丁堅及丹青生動手時出劍頗為忠厚，是以筆上也不蘸墨了。令狐冲雖不明其意，但想總

是對自己客氣，便躬身道：「多感盛情。晚輩識字不多，三莊主的筆法，晚輩定然不識。」

禿筆翁微感失望，道：「你不懂書法？好罷，我先跟你解說。我這一套筆法，叫做『裴將軍詩』，是從顏真卿所書詩帖中變化出來的，一共二十三字，每字三招至十六招不等，你聽好了：『裴將軍！大君制六合，猛將清九垓。戰馬若龍虎，騰陵何壯哉！』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多承指教。」心中卻想：「管你甚麼詩詞、書法，反正我一概不懂。」

禿筆翁大筆一起，向令狐冲右頰連點三點，正是那「裴」字的起首三筆，這三點乃是虛招，大筆高舉，正要自上而下的劃將下來，令狐冲長劍遞出，制其機先，疾刺他右肩。禿筆翁迫不得已，橫筆封擋，令狐冲長劍已然縮回。兩人兵刃並未相交，所使均是虛招，但禿筆翁這路「裴將軍詩筆法」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，沒法使全。他大筆擋了個空，立時使出第二式。令狐冲不等他筆尖遞出，長劍便已攻其必救。禿筆翁迴筆封架，令狐冲長劍又已縮回，禿筆翁這第二式，仍只使了半招。

禿筆翁一上手便給對方連封二式，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筆法沒法使出，甚感不耐，便如一個善書之人，提筆剛寫了幾筆，旁邊便有一名頑童來捉他筆桿，拉他手臂，教他始終沒法好好寫一個字。禿筆翁心想：「我將這首『裴將軍詩』先唸給他聽，他知道我的筆路，制我機先，以後各招可不能順著次序來。」大筆虛點，自右上角至左下角揮洒而下，勁力充沛，筆尖所劃正是「若」字草書的長撇。令狐冲長劍遞出，指向他右脅。禿筆翁吃了一驚，判官筆急忙反挑，砸他長劍，令狐冲這一劍其實並非真刺，只是擺個姿式，禿筆翁又只使了半招。他這筆草書之中，本來灌注了無數精神力氣，突然間中途轉向，不但筆路登時為之窒滯，同時內力改道，內息岔了，只覺丹田中一陣氣血翻湧，說不出的難受。

他呼了口氣，判官筆急舞，要使「騰」字那一式，但仍只半招，便給令狐冲攻得迴筆拆解。禿筆翁好生惱怒，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便只搗亂！」判官筆使得更加快了，可是不管他如何騰挪變化，每一個字的筆法最多寫得兩筆，便給令狐冲封死，沒法再寫下去。

他大喝一聲，筆法登變，不再如適才那麼恣肆流動，而是勁貫中鋒，筆致凝重，但鋒芒角出，劍拔弩張，大有磊落波磔意態。令狐冲自不知他這路筆法是取意於蜀漢大將張飛所書的「八濠山銘」，但也看出此時筆路與先前已大不相同。他不理對方使的是甚麼招式，總之見他判官筆一動，便攻其虛隙。禿筆翁哇哇大叫，不論如何騰挪變化，總是只寫得半個字，無論如何寫不全一字。

禿筆翁筆法又變，大書「懷素自敘帖」中的草書，縱橫飄忽，流轉無方，心想：「懷素的草書本已十分難以辨認，我草中加草，諒你這小子識不得我這自創的狂草。」他那知令狐冲別說草書，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識不了多少，他只道令狐冲能搶先制住自己，由於揣摩到了自己的筆路，其實在令狐冲眼中所見，純是兵刃的路子，乘瑕抵隙，只是攻擊對方招數中的破綻而已。

禿筆翁這路狂草每一招仍只能使出半招，心中鬱怒越積越甚，突然大叫：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」向後縱開，提起丹青生那桶酒來，在石几上倒了一大片，大筆往酒中一蘸，便在白牆上寫了起來，寫的正是那首「裴將軍詩」。二十三個字筆筆精神飽滿，尤其那個「若」字直猶破壁飛去。他寫完之後，才鬆了口氣，哈哈大笑，側頭欣賞壁上藤黃如脂的大字，說道：「好極！我生平書法，以這幅字最佳。」

他越看越得意，道：「二哥，你這間棋室給我住罷，我捨不得這幅字，只怕從今而後，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好字了。」黑白子道：「很好！反正我這間屋中除了一張棋枰，甚麼也沒有，就是你不要，我也得搬地方，對著你這幾個龍飛鳳舞的大字，怎麼還能靜心下棋？」禿筆翁對著那幾行字搖頭晃腦，自稱自讚：「便是顏魯公復生，也未必

寫得出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兄弟，全靠你逼得我滿肚筆意，沒法施展，這才突然間從指端一湧而出，成此天地間從所未有的佳構。你的劍法好，我的書法好，這叫做各有所長，不分勝敗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正是，各有所長，不分勝敗。」丹青生道：「還有，全仗我的酒好！」

黑白子有點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我這三弟天真爛漫，痴於揮毫書寫，倒不是比輸了不認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在下理會得。反正咱們所賭，只是梅莊中無人能勝過風兄弟的劍法。只要雙方不分勝敗，這賭注我們也就沒輸。」黑白子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伸手到石几之下，抽了一塊方形鐵板出來。鐵板上刻著十九道棋路，原來是一塊鐵鑄的棋枰。他抓住鐵枰之角，說道：「風兄，我以這塊棋枰作兵刃，領教你的高招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聽說二莊主這塊棋枰是件寶物，能收諸種兵刃暗器。」黑白子向他深深凝視，說道：「童兄當真博聞強記，佩服，佩服。其實我這兵刃並非寶物，乃磁鐵所製，用以吸住鐵製的棋子，舟中馬上和人對弈，顛簸之際，便不致亂了棋路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令狐冲聽在耳裏，心道：「幸得向大哥指點，否則一上來長劍給他棋盤吸住，不用打便輸了。和此人對敵，可不能讓他棋盤和我長劍相碰。」當下劍尖下垂，抱拳說道：「請二莊主賜教。」黑白子道：「不敢，風兄劍法高明，在下生平未睹。請進招！」

令狐冲隨手虛削，長劍在空中彎彎曲曲的蜿蜒而前。黑白子一怔，心想：「這是甚麼招數？」眼見劍尖指向自己咽喉，當即舉枰一封。令狐冲撥轉劍頭，刺向他的右肩，黑白子又舉枰一擋。令狐冲不等長劍接近棋枰，便已縮回，挺劍刺向他小腹。

黑白子又是一封，心想：「再不反擊，如何爭先？」下棋講究一

個先手，比武過招也講究一個先手，黑白子精於棋理，自然深諳爭先之道，當即舉起棋枰，向令狐冲右肩疾砸。這棋枰二尺見方，厚達一寸，是件極沉重的兵刃，倘若砸在劍上，就算鐵枰平平無奇，全沒特性，長劍也非給砸斷不可。

令狐冲身子略側，斜劍往他右脅下刺去。黑白子見對方這一劍雖似不成招式，所攻之處卻務須照應，當即斜枰封他長劍，同時又即向前推出。這一招「大飛」本來守中有攻，只要對方應得這招，後著便源源而至。那知令狐冲竟不理會，長劍斜挑，逕和他搶攻。黑白子這一招守中帶攻之作只半招起了效應，唯有招架之功，卻無反擊之力。

此後令狐冲一劍又一劍，毫不停留的連攻四十餘劍。黑白子左擋右封，前拒後禦，守得幾乎連水也潑不進去，委實嚴密無倫。但兩人拆了四十餘招，黑白子便守了四十餘招，竟騰不出手來還擊一招。

禿筆翁、丹青生、丁堅、施令威四人只看得目瞪口呆，眼見令狐冲的劍法既非極快，更不威猛凌厲，變招之際，亦無甚麼特別巧妙，但每一劍刺出，總是教黑白子左支右絀，不得不防守自己的破綻。禿筆翁和丹青生自都理會得，任何招數中必有破綻，但教能夠搶先，早一步攻擊對方要害，那麼自己的破綻便不成破綻，縱有千百處破綻，亦是無妨。令狐冲這四十餘招源源不絕的連攻，正是使上了這道理。

黑白子心下也越來越驚，只想變招還擊，但棋枰甫動，對方劍尖便指向自己露出的破綻，四十餘招之中，自己連半手也緩不出來反擊，便如是和一個比自己棋力遠為高明之人對局，對方連下四十餘著，自己每一著都非應不可，跟隨而走，全然不能自主。

黑白子眼見如此鬥下去，縱然再拆一百招、二百招，自己仍將處於挨打而不能還手的局面，心想：「今日若不行險，以圖一逞，我黑白子一世英名，化為流水。」橫過棋枰，疾揮出去，逕砸令狐冲左腰。令狐冲仍不閃不避，長劍先刺他小腹。這一次黑白子卻不收枰防

護，仍順勢砸將過去，似是決意拚命，要打個兩敗俱傷，待長劍刺到，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，往劍刃上夾去。他練就「玄天指」神功，這兩根手指上內勁凌厲，實不下於另有一件厲害兵刃。

旁觀五人見他行此險著，都不禁「咦」的一聲驚呼，這等打法已不是比武較藝，而是生死相搏，若他一夾不中，那便是劍刃穿腹之禍。一霎時間，五人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。

眼見黑白子兩根手指將要碰到劍刃，不論是否夾中，必將有一人或傷或死。倘若夾中，令狐冲的長劍沒法刺出，棋枰便擊在他腰間，其勢已無可閃避；但如一夾不中，甚或雖然夾中而二指之力阻不住劍勢，則長劍一通而前，黑白子縱欲後退，亦已不及。

便在黑白子的手指和劍刃將觸未觸之際，長劍劍尖突然昂起，指向他咽喉。

這一下變招出於人人意料之外，古往今來武學之中，決不能有這麼一招。如此一來，先前刺向小腹的一劍竟是虛招，高手相搏而使這等虛招，直如兒戲。可是此招雖為劍理之所絕無，畢竟已在令狐冲手下使了出來。劍尖上挑，疾刺咽喉，黑白子兩指來不及上提夾劍，他的棋枰如繼續前砸，這一劍定然先刺穿了他喉頭。

黑白子大驚之下，右手奮力凝住棋枰不動。他心思敏捷，又善於弈理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料到了對方心意，如自己棋枰頓住不砸，對方長劍也不會刺來。

果然令狐冲見他棋枰不再進擊，長劍便也凝住不動，劍尖離他咽喉不過數寸，而棋枰離令狐冲腰間也已不過數寸。兩人相對僵持，全身沒半分顫動。

局勢雖似僵持，其實令狐冲已佔了全面上風。棋枰乃是重物，至少也須相隔數尺之遙運力重擊，方能傷敵，此時和令狐冲只隔數寸，

縱然大力向前猛推，也傷他不得，但令狐冲的長劍只須輕輕一刺，便送了對方性命。雙方處境之優劣，誰也瞧得出來。

向問天笑道：「此亦不敢先，彼亦不敢先，這在棋理之中，乃是『雙活』。二莊主果是大智大勇，和風兄弟鬥了個不分勝敗。」

令狐冲長劍一撤，退開兩步，躬身道：「得罪！」

黑白子道：「童兄取笑了。甚麼不勝不敗？風兄劍術精絕，在下已一敗塗地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二哥，你的棋子暗器是武林中一絕，三百六十一枚黑白子射將出去，無人能擋，何不試試這位風兄弟破暗器的功夫？」

黑白子心中一動，見向問天微微點頭，側頭向令狐冲瞧去，卻見他絲毫不動聲色，忖道：「此人劍法高明之極，當今之世，恐怕只有那人方能勝得過他。瞧他二人神色之間有恃無恐，我便再使暗器，看來也只是多出一次醜而已。」當即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我既已輸了，還比甚麼暗器？」

【注】

有評論家論及丹青生與令狐冲在梅莊品酒一節，細心及此，盛意可感。唯我國古人製酒及酒具與今日大異，論者以在美國之自身經歷為標準，論及丹青生、令狐冲之品酒，則未必相合。如欲以現代標準評論古人，現代葡萄酒之正宗者在法國，其次德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瑞士、比利時、羅森堡、奧地利亦有佳釀，近年來澳大利亞之Penfold Granger崛起，國際間大受歡迎，價格陡漲；此外智利、阿根廷、南非、紐西蘭等地紅酒白酒亦有佳者。美國加州紅酒白酒品質較次，世界高級酒店及西餐廳之酒牌中常不予列入，否則自損餐廳品位。美國人飲紅酒，往往沖以橘子汽水加冰，猶似香港、新加坡人以加冰七喜汽水沖白蘭地，以此為標準論令狐冲梅莊品酒，當不相合。法國人葡萄酒再加蒸餾，醇正者常為Cognac或

Armagnac，今小說中稱之為葡萄濃酒，與葡萄酒略作區別。「白蘭地」一名，原出荷蘭文，用於法國酒，往往為多種葡萄蒸餾酒之混合品，各種牌子之混合成份不同，並不醇正。

【二十】 探獄



令狐冲提起簫來，輕輕一揮，風過簫孔，發出幾聲柔和的樂音。黃鍾公右手在琴絃上輕撥幾下，琴音響處，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來。

禿筆翁只是掛念著那幅張旭的「率意帖」，懇求道：「童兄，請你再將那帖給我瞧瞧。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只等大莊主勝了我風兄弟，此帖便屬三莊主所有，縱然連看三日三夜，也由得你了。」禿筆翁道：「我連看七日七夜！」向問天道：「好，便連看七日七夜。」禿筆翁心癢難搔，問道：「二哥，我去請大哥出手，好不好？」

黑白子道：「你二人在這裏陪客，我跟大哥說去。」轉身出外。

丹青生道：「風兄弟，咱們喝酒。唉，這桶酒給三哥糟蹋了不少。」說著倒酒入杯。

禿筆翁怒道：「甚麼糟蹋了不少？你這酒喝入肚中，不久便化尿拉出，那及我粉壁留書，萬古不朽？酒以書傳，千載之下有人看到我的書法，才知世上有過你這桶吐魯番葡萄濃酒。」

丹青生舉起酒杯，向著牆壁，說道：「牆壁啊牆壁，你生而有幸，能嚐到四太爺手釀的美酒，縱然沒有我三哥在你臉上寫字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也萬古不朽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比之這堵無知無識的牆壁，晚輩能嚐到這等千古罕有的美酒，那更幸運得多了。」說著舉杯乾了。向問天在旁陪得兩杯，就此停杯不飲。丹青生和令狐冲卻酒到杯乾，越喝興致越高。

兩人各自喝了十七八杯，黑白子這才出來，說道：「風兄，我大哥有請，請你移步。童兄便在這裏再飲幾杯如何？」

向問天一愕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」見黑白子全無邀己同去之意，終不成硬要跟去？嘆道：「在下無緣拜見大莊主，實是終身之憾。」黑白子道：「童兄請勿見怪。我大哥隱居已久，向來不見外客，只因聽到風兄劍術精絕，心生仰慕，這才邀請一見，可決不敢對童兄有不敬之意。」向問天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

令狐冲放下酒杯，心想不便攜劍去見主人，便兩手空空跟著黑白子走出棋室，穿過一道走廊，來到一個月洞門前。

月洞門門額上寫著「琴心」兩字，以藍色琉璃砌成，筆致蒼勁，當是出於禿筆翁的手筆。過了月洞門，是一條清幽的花徑，兩旁修竹珊珊，花徑鵝卵石上生滿青苔，顯得平素少有人行。花徑通到三間石屋之前。屋前屋後七八株蒼松夭矯高挺，遮得四下裏陰沉沉地。黑白子輕輕推開屋門，低聲道：「請進。」

令狐冲一進屋門，便聞到一股檀香。黑白子道：「大哥，華山派的風少俠來了。」

內室走出一個老者，拱手道：「風少俠駕臨敝莊，未克遠迎，恕罪，恕罪。」

令狐冲見這老者六十來歲年紀，骨瘦如柴，臉上肌肉都凹了進去，直如一具骷髏，雙目卻炯炯有神，躬身道：「晚輩來得冒昧，請前輩恕罪。」那人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黑白子道：「我大哥道號黃鍾公，風少俠想必早已知聞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久仰四位莊主的大名，今日拜見清顏，實是有幸。」尋思：「向大哥當真開玩笑，事先全沒跟我說及，只說要我一切聽他安排。現下他又不在我身邊，倘若這位大莊主出下甚麼難題，不知如何應付才是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聽說風少俠是華山派前輩風老先生的傳人，劍法如神。老朽對風老先生的為人和武功向來十分仰慕，只可惜緣慳一面。前些時江湖之間傳聞，說道風老先生已經仙去，老朽甚是悼惜。今日得見風老先生的嫡系傳人，也算大慰平生之願了。聽二弟說，風少俠還是風老先生的堂兄弟？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風太師叔鄭重囑咐，不可洩漏他老人家的行蹤。向大哥見了我的劍法，猜到是他老人家所傳，在這裏大肆張揚不算，還說我也姓風，未免有招搖撞騙之嫌。但我如直陳真相，卻又不甚妥當。」只得含混說道：「我是他老人家的後輩子弟。晚輩資質愚魯，兼之受教日淺，他老人家的劍法，晚輩學不到十之一二。」

黃鍾公嘆道：「倘若你真只學到他老人家劍法的十之一二，而我三個兄弟卻都敗在你劍下，風老先生的造詣可當真深不可測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三位莊主和晚輩都只隨意過了幾招，並沒分甚麼勝敗，便已住手。」黃鍾公點了點頭，皮包骨頭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，說道：「年輕人不驕不躁，十分難得。請進琴堂用茶。」

令狐冲和黑白子隨著他走進琴堂坐好，一名童子奉上清茶。黃鍾公道：「聽說風少俠懷有〈廣陵散〉古譜，這事可真麼？老朽頗喜音

樂，想到嵇中散臨刑時撫琴一曲，說道：『廣陵散從此絕矣！』每自嘆息。倘若此曲真能重現人世，老朽垂暮之年得能按譜一奏，生平更無憾事。」說到這裏，蒼白的臉上竟然現出血色，顯得頗為熱切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向大哥謊話連篇，騙得他們慘了。我看孤山梅莊四位莊主均非常人，而且是來求他們治我傷病，可不能再賣甚麼關子。這本琴譜倘若正是曲洋前輩在東漢蔡甚麼人墓中所得的〈廣陵散〉，該當便給他瞧瞧。」從懷中掏出向問天攜來的琴譜，離座而起，雙手奉上，說道：「大莊主請觀。」

黃鍾公欠身接過，說道：「〈廣陵散〉絕響於人間已久，今日得睹古人名譜，實不勝之喜，只是……只不知……」言下似乎是說，卻又如何得知這確是〈廣陵散〉真譜，並非好事之徒偽造來作弄人的。他隨手翻閱，說道：「唔，曲子很長啊。」從頭自第一頁看起，只瞧得片刻，臉上便已變色。

他右手翻閱琴譜，左手五根手指在桌上作出挑撚按捺的撫琴姿式，讚道：「妙極！和平中正，卻又清絕幽絕。」翻到第二頁，看了一會，又讚：「高量雅致，深藏玄機，便這麼神遊琴韻，片刻之間已然心懷大暢。」

黑白子見黃鍾公只看到第二頁，便已有些神不守舍，只怕他這般看下去，幾個時辰也不會完，便插口道：「這位風少俠和嵩山派的一位童兄到來，說道梅莊之中若有人能勝得他的劍法……」黃鍾公道：「嗯，定須有人能勝得他的劍法，他才肯將這套〈廣陵散〉借我抄錄，是也不是？」黑白子道：「是啊，我們三個都敗下陣來，若非大哥出馬，我孤山梅莊，嘿嘿……」黃鍾公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你們既然不成，我也不成啊。」黑白子道：「我們三個怎能和大哥相比？」黃鍾公道：「老了，不中用啦。」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大莊主道號『黃鍾公』，自是琴中高

手。此譜雖然難得，卻也不是甚麼不傳之秘，大莊主儘管留下慢慢抄錄，三五日之後，晚輩再來取回便是。」

黃鍾公和黑白子都是一愕。黑白子在棋室之中，見向問天大賣關子，一再刁難，將自己引得心癢難搔，卻料不到這風二中卻十分慷慨。他是善弈之人，便想令狐冲此舉必是布下了陷阱，要引黃鍾公上當，但又瞧不出破綻。黃鍾公道：「無功不受祿。你我素無淵源，焉可受你這等厚禮？二位來到敝莊，到底有何見教，還盼坦誠相告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到底向大哥同我到梅莊來是甚麼用意？推想起來，自必是求四位莊主為我療傷，但他所作安排處處透著十分詭秘，這四位莊主又均是異行特立之士，說不定不能跟他們明言。反正我確不知向大哥來此有何所求，我直言相告，並非有意欺人。」便道：

「晚輩是跟隨童大哥前來寶莊，實不相瞞，踏入寶莊之前，晚輩既未得聞四位莊主的大名，亦不知世上有『孤山梅莊』這座莊子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這自是晚輩孤陋寡聞，不識武林中諸位前輩高人，二位莊主莫怪。」

黃鍾公向黑白子瞧了一眼，臉露微笑，道：「風少俠極是坦誠，老朽多謝了。老朽本來十分奇怪，我四兄弟隱居杭州，江湖上極少人知，五嶽劍派跟我兄弟更素無瓜葛，怎地會尋上門來？如此說來，風少俠確是不知我四人的來歷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慚愧，還望二位莊主指教。適才說甚麼『久仰四位莊主大名』，其實……其實……」

黃鍾公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黃鍾公、黑白子甚麼的，都是我們自己取的外號，我們原來的姓名早就不用了。少俠從來不曾聽見過我們四人的名頭，原是理所當然。」右手翻動琴譜，問道：「這部琴譜，你是誠心借給老朽抄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只因這琴譜是童大哥所有，晚輩才說相借，否則的話，前輩儘管取去便是，寶劍贈烈士，那

也不用賜還了。」黃鍾公「哦」了一聲，枯瘦的臉上露出一絲喜色。黑白子道：「你將琴譜借給我大哥，那位童兄可答允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童大哥與晚輩是過命的交情，他為人慷慨豪邁，既是在下答允了的，再大的事，他也不會介意。」黑白子點了點頭。

黃鍾公道：「風少俠一番好意，老朽深實感謝。只不過此事既未得到童兄親口允諾，老朽畢竟心中不安。那位童兄言道，要得琴譜，須得本莊有人勝過你的劍法，老朽可不能白佔這個便宜。咱們便來比劃幾招如何？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剛才二莊主言道：『我們三個怎能和大哥相比』，那麼這位大莊主的武功，自當在他三人之上。三位莊主武功卓絕，我全仗風太師叔所傳劍法才佔了上風，若和大莊主交手，未必再能獲勝，沒來由的又何苦自取其辱？就算我勝得了他，又有甚麼好處？」便道：「童大哥一時好事，說這等話，當真令晚輩慚愧已極。四位莊主不責狂妄，晚輩已十分感激，如何再敢請大莊主賜教？」

黃鍾公微笑道：「你這人甚好，咱們較量幾招，點到為止，又有甚麼干係？」回頭從壁上摘下一桿玉簫，交給令狐冲，說道：「你以簫作劍，我則用瑤琴當作兵刃。」從牀頭几上捧起一張瑤琴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這兩件樂器雖不敢說價值連城，卻也是難得之物，總不成拿來砸壞了？大家裝模作樣的擺擺架式罷了。」

令狐冲見那簫通身碧綠，竟是上好的翠玉，近吹口處有幾點朱斑，殷紅如血，更映得玉簫青翠欲滴。黃鍾公手中所持瑤琴顏色暗舊，當是數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的古物，這兩件樂器只須輕輕一碰，勢必同時粉碎，自不能以之真的打鬥，眼見無可再推，雙手橫捧玉簫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請大莊主指點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風老先生一代劍豪，我向來十分佩服，他老人家所傳劍法定然非同小可。風少俠請！」令狐冲提起簫來，輕輕一揮，風

過簫孔，發出幾聲柔和的樂音。黃鍾公右手在琴絃上輕撥幾下，琴音響處，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來。

令狐冲聽到琴音，心頭微微一震，玉簫緩緩點向黃鍾公肘後。瑤琴倘若繼續撞向自己肩頭，他肘後穴道勢必先讓點上。黃鍾公倒轉瑤琴，向令狐冲腰間砸到，琴身遞出之時，又再撥絃生音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我若以玉簫相格，兩件名貴樂器一齊撞壞。他為了愛惜樂器，勢必收轉瑤琴。但如此打法，未免跡近無賴。」當下玉簫轉個弧形，點向對方腋下。黃鍾公舉琴封擋，令狐冲玉簫便即縮回。黃鍾公在琴上連彈數聲，樂音轉急。

黑白子臉色微變，倒轉著身子退出琴堂，隨手帶上了板門。

他知黃鍾公在琴上撥絃發聲，並非故示閒暇，卻是在琴音之中灌注上乘內力，用以擾亂敵人心神，對方內力和琴音一生共鳴，便不知不覺的為琴音所制。琴音舒緩，對方出招也跟著舒緩；琴音急驟，對方出招也跟著急驟。但黃鍾公琴上招數卻和琴音恰正相反。他出招快速而琴音加倍悠閒，對方勢必沒法擋架。黑白子深知黃鍾公這門功夫非同小可，生怕自己內力受損，便退到琴堂之外。

他雖隔著一道板門，仍隱隱聽到琴聲時緩時急，忽爾悄然無聲，忽爾錚然大響，過得一會，琴聲越彈越急。黑白子只聽得心神不定，呼吸不舒，又退到了大門外，再將大門關上。琴音經過兩道門的阻隔，已幾不可聞，但偶而琴音高亢，透了幾聲出來，仍令他心跳加劇。佇立良久，聽得琴音始終不斷，心下詫異：「這姓風少年劍法固然極高，內力竟也如此了得。怎地在我大哥『七絃無形劍』久攻之下，仍能支持得住？」

正凝思間，禿筆翁和丹青生二人並肩而至。丹青生低聲問道：「怎樣？」黑白子道：「已鬥了很久，這少年還在強自支撐。我耽心大哥會傷了他性命。」丹青生道：「我去向大哥求個情，不能傷了這

位好朋友。」黑白子搖頭道：「進去不得。」

便在此時，琴音錚錚大響，琴音響一聲，三個人便退出一步，琴音連響五下，三個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五步。禿筆翁臉色雪白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「大哥這『六丁開山』無形劍法當真厲害。這六音連續狠打猛擊，那姓風的如何抵受得了？」

言猶未畢，只聽得又是一聲大響，跟著啪啪數響，似是斷了好幾根琴絃。

黑白子等吃了一驚，推開大門搶了進去，又再推開琴堂板門，只見黃鍾公呆立不語，手中瑤琴七絃皆斷，在琴邊垂了下來。令狐冲手持玉簫，站在一旁，躬身說道：「得罪！」顯而易見，這番比武又是黃鍾公輸了。

黑白子等三人盡皆駭然。三人深知這位大哥內力渾厚，在武林中是一位了不起的頂尖高手，不料仍折在這華山派少年手中，若非親見，當真難信。

黃鍾公苦笑道：「風少俠劍法之精，固為老朽生平所僅見，而內力造詣竟也如此了得，委實可敬可佩。老朽的『七絃無形劍』，本來自以為算得是武林中的一門絕學，那知在風少俠手底直如兒戲一般。我們四兄弟隱居梅莊，十餘年來沒涉足江湖，嘿嘿，竟然變成了井底之蛙。」言下頗有淒涼之意。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勉力支撐，多蒙前輩手下留情。」黃鍾公長嘆一聲，搖了搖頭，頹然坐倒，神情蕭索。

令狐冲見他如此，意有不忍，尋思：「向大哥顯是不欲讓他們知曉我內力已失，以免他們得悉我受傷求治，便生障礙。但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我不能佔他這個便宜。」便道：「大莊主，有一事須當明言。我所以不怕你琴上所發出的無形劍氣，並非由於我內力高強，實因晚輩身上一無內力之故。」

黃鍾公一怔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多次受傷，內力盡失，是以對你琴音全無感應。」黃鍾公又驚又喜，顫聲問道：「當真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如果不信，一搭晚輩脈搏便知。」說著伸出了右手。

黃鍾公和黑白子都大為奇怪，心想他來到梅莊，雖非明顯為敵，終究不懷好意，何以竟敢坦然伸手，將自己命脈交於人手？倘若黃鍾公借著搭脈的因頭，扣住他手腕上穴道，他便有天大本事，也已無從施展，只好任由宰割了。

黃鍾公適才運出「六丁開山」神技，非但絲毫奈何不了令狐冲，而且最後七絃同響，內力催到頂峯，竟致七絃齊斷，如此大敗，終究心有不甘，尋思：「你若引我手掌過來，想反扣我穴道，我就再跟你一拚內力便了。」當即伸出右手，緩緩向令狐冲右手腕脈上搭去。他這一伸手之中，暗藏「虎爪擒拿手」、「龍爪功」、「小十八拿」三門上乘擒拿手法，不論對方如何變招，他至多抓不住對方手腕，卻決不致為對方所乘，不料五根手指搭將上去，令狐冲竟一動不動，毫無反擊之象。

黃鍾公剛感詫異，便覺令狐冲脈搏微弱，弦數弛緩，確是內力盡失。他一呆之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我可上了當啦，上了你老弟的當啦！」他口中雖說自己上當，神情卻歡愉之極。

他那「七絃無形劍」只是琴音，聲音本身自不能傷敵，效用全在激發敵人內力，擾亂敵招，對手內力越強，對琴音所起感應也越厲害，萬不料令狐冲竟半點內力也無，這「七絃無形劍」對他也就全無功效。黃鍾公大敗之餘，心灰意冷，待得知悉所以落敗，並非由於自己苦練數十年的絕技不行，忍不住大喜若狂。他抓住了令狐冲的手連連搖晃，笑道：「好兄弟，好兄弟！你為甚麼要將這秘密告知老夫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晚輩內力全失，適才比劍之時隱瞞不說，已不免存心不良，怎可相欺到底？前輩對牛彈琴，恰好碰上了晚輩牛不入耳。」

黃鍾公捋鬚大笑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老朽的『七絃無形劍』倒還不算是廢物，我只怕『七絃無形劍』變成了『斷絃無用劍』呢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黑白子道：「風少俠，你坦誠相告，我兄弟俱都感激。但你豈不知自洩弱點，我兄弟若要取你性命，已易如反掌？你劍法雖高，內力全無，終不能和我等相抗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二莊主此言不錯。晚輩深知四位莊主皆是英雄豪傑，這才明言。」

黃鍾公點頭道：「甚是，甚是。風兄弟，你來到敝莊有何用意，也不妨直言。我四兄弟跟你一見如故，只須力之所及，無不從命。」

禿筆翁道：「你內力盡失，想必是受了重傷。我有一至交好友，醫術如神，只是為人古怪，輕易不肯為人治病，但衝著我的面子，必肯為你施治。那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跟我向來交情……」令狐冲失聲道：「是平一指平大夫？」禿筆翁道：「正是，你也聽過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黯然道：「這位平大夫，數月之前，已在山東的五霸岡上逝世了。」禿筆翁「啊喲」一聲，驚道：「他……他死了？」丹青生道：「他甚麼病都能治，怎麼反而醫不好自己的病？啊，他是給仇人害死的嗎？」令狐冲搖了搖頭，於平一指之死，心下一直甚是歉仄，說道：「平大夫臨死之時，還為晚輩把了脈，說道晚輩之傷甚是古怪，他確是不能醫治。」禿筆翁聽到平一指的死訊，甚是傷感，呆呆不語，流下淚來。

黃鍾公沉思半晌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我指點你一條路子，對方肯不肯答允，卻是難言。我修一通書信，你持去見少林寺掌門方證大師，如他能以少林派內功絕技《易筋經》相授，你內力便有恢復之望。這《易筋經》本是他少林派不傳之秘，但方證大師昔年曾欠了我一些情，說不定能賣我的老面子。」

令狐冲聽他二人一個介紹平一指，一個指點去求方證大師，都十分對症，而且均是全力推介，可見這兩位莊主不但見識超人，對自己也確是一片熱誠，不禁心下感激，說道：「這《易筋經》神技，方證大師只傳本門弟子，而晚輩卻不便拜入少林門下，此中甚有難處。」站起來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四位莊主的好意，晚輩深為感激。死生有命，晚輩身上的傷也不怎麼打緊，倒教四位掛懷了。晚輩這就告辭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且慢。」轉身走進內室，過了片刻，拿了一個瓷瓶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昔年先師所賜的兩枚藥丸，補身療傷頗有良效。送了給小兄弟，也算是你我相識一場的一點小意思。」令狐冲見瓷瓶的木塞極是陳舊，心想這是他師父的遺物，保存至今，自必珍貴無比，忙道：「這是前輩的尊師所賜，非同尋常，晚輩不敢拜領。」黃鍾公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四人絕足江湖，早就不與外人爭鬥，療傷聖藥，也用它不著。我兄弟既無門人，亦無子女，你推辭不要，這兩枚藥丸我只好帶進棺材裏去了。」

令狐冲聽他說得淒涼，只得鄭重道謝，接了過來，告辭出門。黑白子、禿筆翁、丹青生三人陪他回到棋室。

向問天見四人臉色均甚鄭重，知道令狐冲和大莊主比劍又已勝了。倘是大莊主得勝，黑白子固仍不動聲色，禿筆翁和丹青生卻必意氣風發，一見面就會伸手來取張旭的書法和范寬的山水，假意問道：「風兄弟，大莊主指點了你劍法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莊主功力之高，人所難測，但適逢小弟內力全失，對大莊主瑤琴上所發內力不起感應。天下僥倖之事，莫過於此。」

丹青生瞪眼對向問天道：「這位風兄弟為人誠實，甚麼都不隱瞞。你卻說他內力遠勝於你，教我大哥上了這個大當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風兄弟內力未失之時，確是遠勝於我啊。我說的是從前，可沒說現今。」禿筆翁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不是好人！」

向問天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既然梅莊之中，無人勝得了我風兄弟的劍法，三位莊主，我們就此告辭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咱們走罷。」

令狐冲抱拳躬身，說道：「今日有幸拜見四位莊主，大慰平生。四位風采，在下景仰之至，日後若有機緣，當再造訪寶莊。」丹青生道：「風兄弟，你不論那一天想來喝酒，只管隨時駕臨，我把所藏的諸般名酒，一一與你品嚐。這位童兄嘛，嘿嘿，嘿嘿！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在下酒量甚窄，當然不敢來自討沒趣了。」說著又拱了拱手，拉著令狐冲的手走了出去。黑白子等送了出來。向問天道：「三位莊主請留步，不勞遠送。」禿筆翁道：「哈，你道我們是送你嗎？我們送的是風兄弟。倘是你童兄一人來此，我們一步也不送呢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黑白子等直送到大門之外，這才和令狐冲珍重道別。禿筆翁和丹青生對著向問天只直瞪眼，恨不得將他背上那包袱搶了下來。

向問天攜著令狐冲的手，步入柳蔭深處，離梅莊已遠，笑道：「那位大莊主琴上所發的無形劍氣十分厲害，兄弟，你如何取勝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原來大哥一切早知就裏。幸好我內力盡失，否則只怕此刻性命也已不在了。大哥，你跟這四位莊主有仇麼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沒有仇啊。我跟他們從未會過面，怎說得上有仇？」

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童兄，風兄，請你們轉來。」令狐冲轉過身來，只見丹青生快步奔到，手持酒碗，碗中盛著大半碗酒，說道：「風兄弟，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葉青，你若不嘗一嘗，甚是可惜。」說著將酒碗遞了過去。

令狐冲接過酒碗，見那酒碧如翡翠，盛在碗中，宛如深不見底，酒香極是醇厚，讚道：「真是好酒。」喝一口，讚一聲：「好！」一連四口，將半碗酒喝乾了，道：「這酒輕靈厚重兼而有之，當是揚州、鎮江一帶的名釀。」丹青生喜道：「正是，那是鎮江金山寺的鎮寺之寶，共有六瓶。寺中大和尚守戒不飲酒，送了一瓶給我。我喝了半瓶，便不捨得喝了。風兄弟，我那裏著實還有幾種好酒，請你去品評品評如何？」

令狐冲對「江南四友」頗有親近之意，加之有好酒可喝，如何不喜，當下轉頭向著向問天，瞧他意向。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四莊主邀你去喝酒，你就去罷。至於我呢，三莊主和四莊主見了我就生氣，我就那個……嘿嘿！」丹青生笑道：「我幾時見你生氣了？一起去，一起去！你是風兄弟的朋友，我也請你喝酒。」

向問天還待推辭，丹青生左臂挽住了他手臂，右臂挽住了令狐冲，笑道：「去，去！再去喝幾杯。」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們告辭之時，這位四莊主對向大哥神色甚是不善，怎地忽又親熱起來？莫非他念念不忘向大哥背上包袱中的書畫，另行設法謀取麼？」

三人回到梅莊，禿筆翁等在門口，喜道：「風兄弟又回來了，妙極，妙極！」四人重回棋室。丹青生斟上諸般美酒和令狐冲暢飲，黑白子卻始終沒露面。

眼見天色將晚，禿筆翁和丹青生似是在等甚麼人，不住斜眼向門口張望。向問天告辭了幾次，他二人始終全力挽留。令狐冲並不理會，只是喝酒。向問天看了看天色，笑道：「二位莊主若不留我們吃

飯，可要餓壞我這飯桶了。」禿筆翁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大聲叫道：「丁管家，快安排筵席。」丁堅在門外答應。

便在此時，室門推開，黑白子走了進來，向令狐冲道：「風兄弟，敝莊另有一位朋友，想請教你的劍法。」

禿筆翁和丹青生一聽此言，同時跳起身來，喜道：「大哥答允了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那人和我比劍，須先得到大莊主允可。他們留著我在這裏，似是二莊主向大莊主商量，求了這麼久，大莊主方始答允。那麼此人不是大莊主的子姪後輩，便是他的門人下屬，難道他的劍法竟比大莊主還要高明麼？」轉念一想，暗叫：「啊喲，不好！他們知我內力全無，自己顧全身分，不便出手，但若派一名後輩或下屬來跟我動手，專門和我比拚內力，豈不是立時取了我性命？」但隨即又想：「這四位莊主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漢，豈能幹這等卑鄙行徑？但三莊主、四莊主愛那兩幅書畫若狂，二莊主貌若冷靜，對那些棋局卻也是不到手便難甘心，為了這些書畫棋局而行此下策，也非事理之所無。要是有人真欲以內力傷我，我先以劍法刺傷他的關節要害便了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風少俠，勞你駕再走一趟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若以真實功夫而論，晚輩連三莊主、四莊主都非敵手，更不用說大莊主、二莊主了。孤山梅莊四位前輩武功卓絕，只因和晚輩杯酒相投，這才處處眷顧容讓。晚輩一些粗淺劍術，實在不必再獻醜了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風兄弟，那人的武功當然比你高，不過你不用害怕，他……」黑白子截住他的話頭，說道：「敝莊之中，尚有一個精研劍術的前輩名家，他聽說風少俠的劍法如此了得，說甚麼也要較量幾手，還望風少俠再比一場。」

令狐冲心想再比一場，說不定被迫傷人，便和「江南四友」翻臉

成仇，說道：「四位莊主待晚輩極好，若再比一場，也不知這位前輩脾氣如何，要是鬧得不歡而散，或者晚輩傷在這位前輩劍底，豈不是壞了和氣？」丹青生笑道：「沒關係，不會……」黑白子又搶著道：「不論怎樣，我四人決不會怪你風少俠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好罷，再比試一場，又有何妨？我可有些事情，須得先走一步。風兄弟，咱們到嘉興府見。」

禿筆翁和丹青生齊聲道：「你要先走，那怎麼成？」禿筆翁道：「除非你將張旭的書法留下了。」丹青生道：「風少俠輸了之後，又到那裏去找你取書畫棋譜？不成，不成，你再耽一會兒。丁管家，快擺筵席哪！」

黑白子道：「風少俠，我陪你去。童兄，你先請用飯，咱們過不了多久，便回來陪你。」向問天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場比賽，你們志在必勝。我風兄弟劍法雖高，臨敵經驗卻淺。你們又已知他內力已失，我如不在旁掠陣，這場比試縱然輸了，也輸得心不甘服。」黑白子道：「童兄此言是何用意？難道我們還會使詐不成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孤山梅莊四位莊主乃豪傑之士，在下久仰威望，自然十分信得過的。但風兄弟要去和另一人比劍，在下實不知梅莊中除四位莊主之外，竟然另有一位高人。請問二莊主，此人是誰？在下若知這人和四位莊主一般，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俠士，那就放心了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這位前輩的武功名望，和我四兄弟相比那是只高不低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武林之中，名望能和四位莊主相捋的，屈指寥寥可數，諒來在下必知其名。」禿筆翁道：「這人的名字，卻不便跟你說。」向問天道：「那麼在下定須在旁觀戰，否則這場比試便作罷論。」丹青生道：「你何必如此固執？我看童兄臨場，於你有損無益，此人隱居已久，不喜旁人見到他面貌。」向問天道：「那麼風兄弟又怎麼和他比劍？」黑白子道：「雙方都戴上頭罩，只露出一對眼睛，便誰也看不到誰了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四位莊主是否也戴上頭罩？」黑白子道：「是啊。這人脾氣古怪得緊，否則他

便不肯動手。」向問天道：「那麼在下也戴上頭罩便是。」

黑白子躊躇半晌，說道：「童兄既執意要臨場觀鬥，那也只好如此，但須請童兄答允一件事，自始至終不可出聲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裝聾作啞，那還不容易？」

當下黑白子在前引路，向問天和令狐冲跟隨其後，禿筆翁和丹青生走在最後。令狐冲見他走的是通向大莊主居室的舊路，來到大莊主琴堂外，黑白子在門上輕扣三聲，推門進去。只見室中一人頭上已套了黑布罩子，瞧衣衫便是黃鍾公。黑白子走到他身前，俯頭在他耳邊低語數句。黃鍾公搖了搖頭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顯是不願向問天參與。黑白子點了點頭，轉頭道：「我大哥以為，比劍事小，但如惹惱了那位朋友，多有不便。這事就此作罷。」

五人躬身向黃鍾公行禮，告辭出來。

丹青生氣忿忿的道：「童兄，你這人當真古怪，難道還怕我們一擁而上，欺侮風兄弟不成？你非要在旁觀鬥不可，鬧得好好一場比試，就此化作雲煙，豈不令人掃興？」禿筆翁道：「二哥花了老大力氣，才求得我大哥答允，偏偏你又來搗蛋。」

向問天笑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！我便讓一步，不瞧這場比試啦。你們可要公公平平，不許欺騙我風兄弟。」禿筆翁和丹青生大喜，齊聲道：「你當我們是甚麼人了？那有欺騙風少俠之理？」向問天笑道：「我在棋室中等候。風兄弟，他們鬼鬼祟祟的不知玩甚麼把戲，你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千萬小心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梅莊之中，盡是高人雅士，豈有行詭使詐之人？」丹青生笑道：「是啊，風少俠那像你這般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」

向問天走出幾步，回頭招手道：「風兄弟，你過來，我得囑咐你幾句，可別上了人家的當。」丹青生笑了笑，也不理會。令狐冲心道：「向大哥忒也小心了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，真要騙我，也沒這麼

容易。」走近身去。

向問天拉住他手，令狐冲便覺他在自己手掌之中，塞了一個紙團。

令狐冲一捏之下，覺得紙團中有一枚硬物。向問天笑嘻嘻的拉他近前，在他耳邊低聲說道：「你見了那人之後，便跟他拉手親近，將這紙團連同其中的物事，偷偷塞在他手中。這事牽連重大，千萬不可輕忽。哈哈，哈哈！」他說這幾句話之時，語氣甚是鄭重，但臉上始終帶著笑容，最後幾下哈哈大笑，和他的說話更毫不相干。

黑白子等三人都道他說的是奚落自己三人的言語。丹青生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風少俠固然劍法高明，你童兄劍法如何，咱們可還沒請教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在下的劍法稀鬆平常，可不用請教。」說著搖搖擺擺的出外。

丹青生笑道：「好，咱們再見大哥去。」四人重行走進黃鍾公的琴堂。

黃鍾公沒料到他們去而復回，已將頭上罩子除去。黑白子道：「大哥，那位童兄終於給我們說服，答允不去觀戰了。」黃鍾公道：「好。」拿起黑布罩子，又套在頭上。丹青生拉開木櫃，取了三隻黑布罩子出來，將其中一隻交給令狐冲，道：「這是我的，你戴著罷。大哥，我借你的枕頭套用用。」走進內室，過得片刻，出來時頭上已罩了一隻青布的枕頭套子，套上剪了兩個圓孔，露出一雙光溜溜的眼睛。

黃鍾公點了點頭，向令狐冲道：「待會比試，你們兩位都使木劍，以免拚上內力，讓風兄弟吃虧。」令狐冲喜道：「那再好不過。」黃鍾公向黑白子道：「二弟，帶兩柄木劍。」黑白子打開木櫃，取出兩柄木劍。

黃鍾公向令狐冲道：「風兄弟，這場比試不論誰勝誰敗，請你對外人一句也別提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晚輩先已說過，來到梅莊，決非求名，豈有到外面胡說張揚之理？何況晚輩敗多勝少，也沒甚麼好說的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那倒未必盡然。但相信風兄弟言而有信，不致外傳。此後一切所見，請你也一句不提，連那位童兄也不可告知，這件事做得到麼？」令狐冲躊躇道：「連童大哥也不能告知？比劍之後，他自然要問起經過，我如絕口不言，未免於友道有虧。」黃鍾公道：「那位童兄是老江湖了，既知風兄弟已答允了老夫，大丈夫千金一諾，不能食言而肥，自也不致於強人所難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，晚輩答允了便是。」黃鍾公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多謝風兄弟厚意。請！」

令狐冲轉過身來，便往外走。那知丹青生向內室指了指，道：「在這裏面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大是愕然：「怎地在內室之中？」隨即省悟：「啊，是了！和我比劍之人是個女子，說不定是大莊主的夫人或姬妾，因此他們堅決不讓向大哥在旁觀看，既不許她見到我相貌，又不許我見到她真面目，自是男女有別之故。大莊主一再叮囑，要我不可向旁人提及，連對向大哥也不能說，若非閨閣之事，何必如此鄭重？」

想通了此節，種種疑竇豁然而解，但一捏到掌心中的紙團和其中那枚小小硬物，尋思：「看來向大哥種種布置安排，深謀遠慮，只不過要設法和這女子見上一面。他自己既不能見她之面，便要我傳遞書信和信物。這中間定有私情曖昧。向大哥和我雖義結金蘭，但四位莊主待我甚厚，我如傳遞此物，太也對不住四位莊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又想：「向大哥和四位莊主都是五六十歲年紀之人，那女子定然也非年輕，縱有情緣牽纏，也是許多年前的舊事了，就算遞了這封

信，想來也不會壞了那女子的名節。」沉吟之際，五人已進了內室。

室內一牀一几，陳設簡單，牀上掛了紗帳，甚是陳舊，已呈黃色。几上放著一張短琴，通體黝黑，似是鐵製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事情一切推演，全入於向大哥的算中。唉，他情深若斯，我豈可不助他完償這個心願？」他生性灑脫，於名教禮儀之防向來便不放在心上，這時內心之中，隱隱似乎那女子便是小師妹岳靈珊，她嫁了師弟林平之，自己則是向問天，隔了數十年後，千方百計的又想去和小師妹見上一面，會面竟不可得，則傳遞一樣昔年的信物，聊表情愫，也足慰數十年的相思之苦。心下又想：「向大哥擺脫魔教，不惜和教主及教中眾兄弟翻臉，說不定也是為了這舊情人之故。」

他心涉遐想之際，黃鍾公已掀開牀上被褥，揭起牀板，下面卻是塊鐵板，上有銅環。黃鍾公握住銅環，向上提起，一塊四尺來闊、五尺來長的鐵板應手而起，露出一個長大方洞。這鐵板厚達半尺，顯是甚為沉重，他平放在地上，說道：「這人的居所有些奇怪，風兄弟請跟我來。」說著便向洞中躍入。黑白子道：「風少俠先請。」

令狐冲心感詫異，跟著跳下，只見下面牆壁上點著一盞油燈，發出淡黃色光芒，置身之所似是個地道。他跟著黃鍾公向前行去，黑白子等三人依次躍下。

行了約莫二丈，前面已無去路。黃鍾公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，插入了一個匙孔，轉了幾轉，向內推動。只聽得軋軋聲響，一扇石門緩緩開了。令狐冲心下越感驚異，而對向問天卻又多了幾分同情之意，尋思：「他們將這女子關在地底，自然是強加囚禁，違其本願。這四位莊主似是仁義豪傑之士，卻如何幹這等卑鄙勾當？」

他隨著黃鍾公走進石門，地道一路向下傾斜，走出數十丈後，又來到一扇門前。黃鍾公又取出鑰匙，將門開了，這一次卻是一扇鐵

門。地勢不斷的向下傾斜，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餘。地道轉了幾個彎，前面又出現一道門。令狐冲忿忿不平：「我還道四位莊主精擅琴棋書畫，乃高人雅士，豈知竟私設地牢，將一個女子關在這等暗無天日的所在。」

他初下地道時，對四人並無提防之意，此刻卻不免大起戒心，暗自慄慄：「他們跟我比劍不勝，莫非引我來到此處，也要將我囚禁於此？這地道中機關門戶，重重疊疊，當真是插翅難飛。」可是雖有戒備之意，但前有黃鍾公，後有黑白子、禿筆翁、丹青生，自己手中一件兵器也沒有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第三道門戶卻是由四道門夾成，一道鐵門後，一道釘滿了棉絮的木門，其後又是一道鐵門，又是一道釘棉的木門。令狐冲尋思：「為甚麼兩道鐵門之間要夾兩道釘滿棉絮的木門？是了，想來被囚之人內功厲害，這棉絮是吸去她的掌力，以防她擊破鐵門。」

此後接連行走十餘丈，不見再有門戶，地道隔老遠才有一盞油燈，有些地方油燈已熄，更是一片漆黑，要摸索而行數丈，才又見到燈光。令狐冲只覺呼吸不暢，壁上和足底潮濕之極，突然間想起：

「啊喲，梅莊是在西湖之畔，走了這麼遠，只怕已深入西湖之底。這人給囚於湖底，自然沒法自行脫困。別人便要設法搭救，也是不能，倘若鑿穿牢壁，湖水便即灌入。」

再前行數丈，地道突然收窄，必須弓身而行，越向前行，彎腰越低。又走了數丈，黃鍾公停步晃亮火摺，點著了牆壁上油燈，微光之下，只見前面又是一扇鐵門，鐵門上有個尺許見方的洞孔。

黃鍾公對著那方孔朗聲道：「任先生，黃鍾公四兄弟拜訪你來啦。」

令狐冲一呆：「怎地是任先生？難道裏面所囚的不是女子？」但裏面無人答應。

黃鍾公又道：「任先生，我們久疏拜候，甚是歉仄，今日特來告知一件大事。」

室內一個濃重的聲音罵道：「去你媽的大事小事！有狗屁就放，如沒屁放，快給我滾得遠遠地！」

令狐冲驚訝莫名，先前的種種設想，霎時間盡皆煙消雲散，這口音不但是個老年男子，而且出語粗俗，直是個市井俚人。

黃鍾公道：「先前我們只道當今之世，劍法之高，自以任先生為第一，豈知大謬不然。今日有一人來到梅莊，我們四兄弟固不是他敵手，任先生的劍法和他一比，那也是有如小巫見大巫了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他是以言語相激，要那人和我比劍。」

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們四個狗雜種鬥不過人家，便激他來和我比劍，想我為你們四個混蛋料理強敵，是不是？哈哈，打的倒是如意算盤，只可惜我十多年不動劍，劍法早忘得乾乾淨淨了。操你奶奶的王八羔子，夾著尾巴快給我滾罷。」

令狐冲心下駭然：「此人機智無比，料事如神，一聽黃鍾公之言，便已算到。」

禿筆翁道：「大哥，任先生決不是此人敵手。那人說梅莊之中沒人勝得過他，這句話原是不錯的。咱們不用跟任先生多說了。」那姓任的喝道：「你激我有甚麼用？姓任的難道還能為你們這四個小雜種辦事？」禿筆翁道：「此人劍法得自華山派風清揚風老先生真傳。大哥，聽說任先生當年縱橫江湖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只怕風老先生一個。任先生有個外號，叫甚麼『望風而逃』。這個『風』字，便是指風清揚風老先生而言，這話可真？」

那姓任的哇哇大叫，罵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，臭不可當！」

丹青生道：「三哥錯了。」禿筆翁道：「怎地錯了？」丹青生道：「你說錯了一個字。任先生的外號不是叫『望風而逃』，而是叫『聞風而逃』。你想，任先生如望見了風老先生，二人相距已不甚遠，風老先生還容得他逃走嗎？只有一聽到風老先生的名字，立即拔足便奔，急急如喪家之犬……」禿筆翁接口道：「忙忙似漏網之魚！」丹青生道：「這才得保首領，直至今日啊。」

那姓任的不怒反笑，說道：「四個臭混蛋給人家逼得走投無路，無可奈何，這才想到來求老夫出手。操你奶奶，老夫要是中了你們的鬼計，那也不姓任了。」

黃鍾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風兄弟，這位任先生一聽到你這個『風』字，已然魂飛魄散，心膽俱裂。這劍不用比了，我們承認你是當世劍法第一便是。」

令狐冲雖見那人並非女子，先前猜測全都錯了，但見他深陷牢籠，顯然歲月已久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從各人的語氣之中，推想這人既是前輩，武功又必極高，聽黃鍾公如此說，便道：「大莊主這話可不對了，風老前輩和晚輩談論劍法之時，對這位……這位任老先生極是推崇，說道當世劍法他便只佩服任老先生一人，他日晚輩若有機緣拜見任老先生，務須誠心誠意、恭恭敬敬的向他老人家磕頭，請他老人家指點一二。」

此言一出，黃鍾公等四人盡皆愕然。那姓任的卻十分得意，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小朋友，你這話說得很對，風清揚並非泛泛之輩，也只有他，才識得我劍法的精妙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風……風老先生知道他……他是在這裏？」語音微顫，似有驚恐之意。

令狐冲信口胡吹：「風老先生只道任老先生歸隱於名山勝地。他老人家教導晚輩練劍之時，常自提及任老先生，說道練這等劍招，只

是用來和任老先生的傳人對敵，世上若無任老先生，這等繁難的劍法壓根兒就不必學。」他此時對梅莊四個莊主頗為不滿，這幾句話頗具奚落之意，心想這姓任的是前輩英雄，卻給囚禁於這陰暗卑濕的牢籠，定是中了暗算。他四人所使手段之卑鄙，不問可知。

那姓任的道：「是啊，小朋友，風清揚果然挺有見識。你將梅莊這幾個傢伙都打敗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的劍法既是風老先生親手所傳，除非是你任老先生自己，又或是你的傳人，尋常之人自不是敵手。」他這幾句話，那是公然和黃鍾公等四人過不去了。他只覺這地底黑牢潮濕鬱悶，只耽得片刻已如此難受，四個莊主卻將這位武林高人關在這等所在，不知已關了多少年，激動義憤之下，出言便無所顧忌。

黃鍾公等聽在耳裏，自是老大沒趣，但他們確是比劍而敗，那也無話可說。丹青生道：「風兄弟，你這話……」黑白子扯扯他的衣袖，丹青生便即住口。

那人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小朋友，你給我出了胸中一口惡氣。你怎樣打敗了他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梅莊中第一個和我比劍的，是個姓丁的朋友，叫甚麼『一字電劍』丁堅。」那人道：「此人劍法華而不實，但以劍光唬人，並無真實本領。你根本不用出招傷他，只須將劍鋒擺在那裏，他自己會將手指、手腕、手臂送到你劍鋒上來，自行切斷。」

五人一聽，盡皆駭然，不約而同的都「啊」了一聲。

那人問道：「怎樣？我說得不對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說得對極了，前輩便似親眼見到一般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好極！他割斷了五根手指，還是一隻手掌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將劍鋒側了一側。」那人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對付敵人有甚麼客氣？你心地仁善，將來必吃大虧。第二個是誰跟你對敵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四莊主。」那人道：「嗯，老四的劍法當然比那個甚麼『一字屁劍』高明些，但也高不了多少。他見你勝了丁堅，定然上來便使他的得意絕技，哼哼，那叫甚麼劍法啊？是了，叫作『潑墨披麻劍法』，甚麼『白虹貫日』、『騰蛟起鳳』，又是甚麼『春風楊柳』。」丹青生聽他將自己的得意劍招說得絲毫不錯，更加駭異。

令狐冲道：「四莊主的劍法其實也挺高明，只不過攻人之際，自己破綻太多。」

那人呵呵一笑，說道：「老風的傳人果然有兩下子，你一語破的，將他這路『潑墨披麻劍法』的致命弱點說了出來。他這路劍法之中，有一招自以為最厲害的殺手，叫做『玉龍倒懸』，仗劍當頭硬砍，他不使這招便罷，倘若使將出來，遇上老風的傳人，只須將長劍順著他劍鋒滑了上去，他的五根手指便都給披斷了，手上的鮮血，便如潑墨一般的潑下來了。這叫做『潑血披指劍法』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前輩料事如神，晚輩果是在這一招上勝了他。不過晚輩跟他無冤無仇，四莊主又曾以美酒款待，相待甚厚，這五根手指嗎，倒不必披下來了，哈哈！」

丹青生的臉色早氣得又紅又青，當真是名副其實的「丹青生」，只是頭上罩了枕套，誰也瞧不見而已。

那人道：「禿頭老三善使判官筆，他這一手字寫得三歲小孩子一般，偏生要附庸風雅，武功之中居然自稱包含了書法名家的筆意。嘿嘿，小朋友，要知臨敵過招，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事，全力相搏，尚恐不勝，那裏還有閒情逸致，講究甚麼鍾王碑帖？除非對方武功跟你差得太遠，你才能將他玩弄戲耍。但如雙方武功相若，你再用判官筆來寫字，那是將自己的性命雙手獻給敵人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前輩之言是極，這位三莊主和人動手，確是太過托大了些。」

禿筆翁初時聽那人如此說，極是惱怒，但越想越覺他的說話十分有理，自己將書法融化在判官筆的招數之中，雖是好玩，筆上的威力畢竟大減，若不是令狐冲手下留情，十個禿筆翁也給他斃了，想到此處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人笑道：「要勝禿頭老三，那是很容易的。他的判官筆法本來相當可觀，就是太過狂妄，偏要在武功中加上甚麼書法。嘿嘿，高手過招，所爭的只是尺寸之間，他將自己性命來鬧著玩，居然活到今日，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樁奇事。禿頭老三，近十多年來你龜縮不出，沒到江湖上行走，是不是？」

禿筆翁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，心中又是一寒，自忖：「他的話一點不錯，這十多年中我若在江湖上闖蕩，焉能活到今日？」

那人道：「老二玄鐵棋盤上的功夫，那可是真材實料了，一動手攻人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勢如疾風驟雨，等閒之輩確是不易招架。小朋友，你卻怎樣破他，說來聽聽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個『破』字，晚輩是不敢當的，只不過我一上來就跟二莊主對攻，第一招便讓他取了守勢。」那人道：「很好。第二招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第二招晚輩仍是搶攻，二莊主又取了守勢。」那人道：「很好。第三招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第三招仍然是我攻他守。」那人道：「了不起。黑白子當年在江湖上著實威風，那時他使一塊大鐵牌，只須有人能擋得他連環三擊，黑白子便饒了他不殺。後來他改使玄鐵棋枰，兵刃上大佔便宜，那就更加了得。小朋友居然逼得他連守三招，很好！第四招他怎生反擊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第四招還是晚輩攻擊，二莊主守禦。」那人道：「老風的劍法當真如此高明？雖然要勝黑白子並不為難，但居然逼得他在第四招上仍取守勢，嘿嘿，很好！第五招一定是他攻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第五招攻守之勢並未改變。」

那姓任的「哦」的一聲，半晌不語，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你一共攻了幾劍，黑白子這才回擊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.....招數倒記不起了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風少俠劍法如神，自始至終，晚輩未能還得一招。他攻到四十餘招時，晚輩自知不是敵手，這便推枰認輸。」他直到此刻，才對那姓任的說話，語氣竟十分恭敬。

那人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風清揚雖是華山派劍宗出類拔萃的人才，但華山劍宗的劍法有其極限。我決不信華山派之中，有那一人能連攻黑白子四十餘招，逼得他沒法還上一招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任老先生對晚輩過獎了！這位風兄弟青出於藍，劍法之高，早已遠遠超越華山劍宗的範圍。環顧當世，也只任老先生這等武林中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大高手，方能指點他幾招。」令狐冲心道：「黃鍾公、禿筆翁、丹青生三人言語侮慢，黑白子卻恭謹之極。但或激或捧，用意相同，都是要這位任老先生跟我比劍。」

那人道：「哼，你大拍馬屁，一般的臭不可當。黃鍾公的武術招數，與黑白子也只半斤八兩，但他內力不錯，小朋友，你的內力也勝過他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受傷在先，內力全失，以致大莊主的『七絃無形劍』對晚輩全不生效用。」那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倒也有趣。很好，小朋友，我很想見識見識你的劍法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前輩不可上當。江南四友只想激得你和我比劍，其實別有所圖。」那人道：「有甚麼圖謀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們和我的一個朋友打了個賭，倘若梅莊之中有人勝得了晚輩的劍法，我那朋友便要輸幾件物事給他們。」那人道：「輸幾件物事？嗯，想必是罕見的琴譜、棋譜，又或是前代的甚麼書畫真跡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料事如神。」

那人道：「我只想瞧瞧你的劍法，並非真的過招，再說，我也未

必能勝得了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要勝過晚輩，那是十拿九穩，但須請四位莊主先答允一件事。」那人道：「甚麼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勝了晚輩手中長劍，給他們贏得那幾件希世珍物，四位莊主便須大開牢門，恭請前輩離開此處。」

禿筆翁和丹青生齊聲道：「這個萬萬不能。」黃鍾公哼了一聲。

那人笑道：「小朋友有點兒異想天開。是風清揚教你的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風老先生絕不知前輩囚於此間，晚輩更加萬萬料想不到。」

黑白子忽道：「風少俠，這位任老先生叫甚麼名字？武林中的朋友叫他甚麼外號？他原是那一派的掌門？為何囚於此間？你都曾聽風老先生說過麼？」

黑白子突如其來的連問四事，令狐冲卻一件也答不上來。先前令狐冲連攻四十餘招，黑白子還能守了四十餘招，此刻對方連發四問，有如急攻四招，令狐冲卻一招也守不住，囁嚅半晌，說道：「這個倒沒聽風老先生說起過，我……我確是不知。」

丹青生道：「是啊，諒你也不知曉，你如得知其中原由，也不會要我們放他出去了。此人倘若得離此處，武林中天翻地覆，不知將有多少人命喪其手，江湖上從此更無寧日。」

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正是！江南四友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讓老夫身脫牢籠。再說，他們只奉命在此看守，不過四名小小的獄卒而已，他們那裏有權放脫老夫？小朋友，你說這句話，可將他們的身分抬得太高了。」

令狐冲不語，心想：「此中種種干係，我半點也不知，當真一說便錯，露了馬腳。」

黃鍾公道：「風兄弟，你見這地牢陰暗潮濕，對這位任先生大起同情之意，因而對我們四兄弟甚是不忿，這是你的俠義心腸，老夫也不來怪你。你可知道，這位任先生要是重入江湖，單是你華山一派，少說也得死去一大半人。任先生，我這話不錯罷？」

那人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華山派的掌門人還是岳不羣罷？此人一臉孔假正經，只可惜我先是忙著，後來又失手遭了暗算，否則早就將他的假面具撕了下來。」

令狐冲心頭一震，師父雖將他逐出華山派，並又傳書天下，將他當作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敵，但師父師母自幼將他撫養長大的恩德，一直對他有如親兒的情義，卻令他感懷不忘，此時聽得這姓任的如此肆言侮辱自己師父，不禁怒喝：「住嘴！我師……」下面這個「父」字將到口邊，立即忍住，記起向問天帶自己來到梅莊，是讓自己冒認是師父的師叔，對方善惡未明，可不能向他們吐露真相。

那姓任的自不知他這聲怒喝的真意，繼續笑道：「華山門中，我瞧得起的人當然也有。風老是一個，小朋友你是一個。還有一個你的後輩，叫甚麼『華山玉女』寧……寧甚麼的。啊，是了，叫作寧中則。這小姑娘倒也慷慨豪邁，是個人物，只可惜嫁了岳不羣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。」令狐冲聽他將自己的師娘叫作「小姑娘」，不禁啼笑皆非，只好不加置答，總算他對師娘頗有好評，說她是個人物。

那人問道：「小朋友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姓風，名叫二中。」

那人道：「華山派姓風的人，都不會差。你進來罷！我領教領教風老的劍法。」他本來稱風清揚為「老風」，後來改了口，稱為「風老」，想是令狐冲所說的言語令他頗為歡喜，言語中對風清揚也客氣了起來。

令狐冲好奇之心早已大動，亟想瞧瞧這人是怎生模樣，武功又如

何高明，便道：「晚輩一些粗淺劍法，在外面唬唬人還勉強可以，到了前輩跟前，實在不足一笑。但任老先生是人中龍鳳，既到此處，焉可不見？」

丹青生挨近前來，在他耳畔低聲說道：「風兄弟，此人武功十分怪異，手段又陰毒無比，你千萬要小心了。稍有不對，便立即出來。」他語聲極低，但關切之情顯是出於至誠。令狐冲心頭一動：

「四莊主對我很夠義氣啊！適才我說話譏刺於他，他非但毫不記恨，反而真心關懷我的安危。」不由得暗自慚愧。

那人大聲道：「進來，進來。他們在外面鬼鬼祟祟的說些甚麼？小朋友，江南四『醜』不是好人，除了叫你上當，別的決沒甚麼好話，半句也信不得。」

令狐冲好生難以委決，不知到底那一邊是好人，該當助誰才是。

黃鍾公從懷中取出另一枚鑰匙，在鐵門的鎖孔中轉了幾轉。令狐冲只道他開了鎖後，便會推開鐵門，那知他退在一旁，黑白子走上前去，從懷中取出一條鑰匙，在另一個鎖孔中轉了幾轉。然後禿筆翁和丹青生分別各出鑰匙，插入鎖孔轉動。令狐冲恍然省悟：「原來這位前輩的身分如此重要，四個莊主各懷鑰匙，要用四條鑰匙分別開鎖，鐵門才能打開。他江南四友有如兄弟，四人便如是一人，難道互相還信不過嗎？」又想：「適才那位前輩言道，江南四友只不過奉命監守，有如獄卒，根本無權放他。說不定四人分掌四條鑰匙之舉，是委派他們那人所規定的。聽鑰匙轉動之聲極為窒滯，鎖孔中顯是生滿鐵鏽。這道鐵門，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沒打開了。」

丹青生轉過了鑰匙後，拉住鐵門搖了幾下，運勁向內一推，只聽得噹噹格格一陣響，鐵門向內開了數寸。鐵門一開，丹青生隨即向後躍開。黃鍾公等三人同時躍退丈許。令狐冲不由自主的也退了幾步。

那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小朋友，他們怕我，你卻又何必害

怕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走上前去，伸手向鐵門上推去。只覺門樞中鐵鏽生得甚厚，花了好大力氣才將鐵門推開兩尺，一陣霉氣撲鼻而至。丹青生走上前來，將兩柄木劍遞了給他。令狐冲拿在左手之中。禿筆翁道：「兄弟，你拿盞油燈進去。」從牆壁上取下一盞油燈。令狐冲伸右手接了，走入室中。

只見那囚室不過丈許見方，靠牆一榻，榻上坐著一人，長髮垂至胸前，鬍子滿臉，再也瞧不清他面容，頭髮鬚眉盡為深黑，全無斑白。令狐冲躬身說道：「晚輩今日有幸拜見任老前輩，還望多加指教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不用客氣，你來解我寂寞，可多謝你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這盞燈放在榻上罷？」那人道：「好！」卻不伸手來接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囚室如此窄小，如何比劍？」當下走到榻前，放下油燈，隨手將向問天交給他的紙團和硬物輕輕塞入那人手中。

那人微微一怔，接過紙團，朗聲說道：「喂，你們四個傢伙，進不進來觀戰？」黃鍾公道：「地勢狹隘，容身不下。」那人道：

「好！小朋友，帶上了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將鐵門推上。那人站起身來，身上發出一陣輕微的嗒啷之聲，似是一根根細小的鐵鍊自行碰撞作聲。他伸出右手，從令狐冲手中接過一柄木劍，嘆道：「老夫十餘年不動兵刃，不知當年所學的劍法還記不記得。」

令狐冲見他手腕上套著個鐵圈，圈上連著鐵鍊通到身後牆壁之上，再看他另一隻手和雙足，也都有鐵鍊和身後牆壁相連，一瞥眼間，見四壁青油油地發出閃光，原來四周牆壁均是鋼鐵所鑄，心想他手足上的鍊子和銬鐐想必也都是純鋼之物，否則這鍊子不粗，難以繫住他這等武學高人。

那人將木劍在空中虛劈一劍，這一劍自上而下，只不過移動了兩

尺光景，但斗室中竟嗡嗡之聲大作。令狐冲讚道：「老前輩，好深厚的功力！」

那人轉過身去，令狐冲隱約見到他已打開紙團，見到所裏的硬物，在閱讀紙上的字跡。令狐冲退了一步，將腦袋擋住鐵門上的方孔，使得外邊四人瞧不見那人的情狀。那人將鐵鍊弄得噹噹發聲，身子微微發顫，似是讀到紙上的字後極為激動，但片刻之間，便轉過身來，眼中陡然精光大盛，說道：「小朋友，我雙手雖行動不便，未必便勝不了你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末學後進，自不是前輩對手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你連攻黑白子四十餘招，逼得他沒法反擊一招，現下便向我試試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放肆。」挺劍向那人刺去，正是先前攻擊黑白子時所使的第一招。

那人讚道：「很好！」木劍斜刺令狐冲左胸，守中帶攻，攻中有守，乃是一招攻守兼備的凌厲劍法。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內觀看，一見之下，忍不住大聲叫道：「好劍法！」那人笑道：「今日算你們四個傢伙運氣，叫你們大開眼界。」便在此時，令狐冲第二劍早已刺到。

那人木劍揮轉，指向令狐冲右肩，仍是守中帶攻、攻中有守的妙著。令狐冲一凜，只覺來劍中竟沒半分破綻，難以仗劍直入，制其要害，只得橫劍一封，劍尖斜指，含有刺向對方小腹之意，也是守中有攻。那人笑道：「此招極妙。」當即迴劍旁掠。

二人你一劍來，我一劍去，霎時間拆了二十餘招，兩柄木劍始終未曾碰過一碰。令狐冲眼見對方劍法變化繁複無比，自己自從學得「獨孤九劍」以來，從未遇到過如此強敵，對方劍法中也並非沒有破綻，只是招數變幻無方，無法攻其瑕隙。他謹依風清揚所授「以無招

勝有招」的要旨，任意變幻。那「獨孤九劍」中的「破劍式」雖只一式，但其中於天下各門各派劍法要義兼收並蓄，雖說「無招」，卻是以普天下劍法之招數為根基。那人見令狐冲劍招層出不窮，每一變化均從所未見，仗著經歷豐富，武功深湛，一一化解，但拆到四十餘招之後，出劍已略感窒滯。他將內力慢慢運到木劍之上，一劍之出，竟隱隱有風雷之聲。

但不論敵手的內力如何深厚，到了「獨孤九劍」精微的劍法之下，盡數落空。只是那人內力之強，劍術之精，兩者混而為一，實已無可分割。那人接連數次已將令狐冲迫得處於絕境，除了棄劍認輸之外似更無他法，但令狐冲總是突出怪招，非但解脫顯已無可救藥的困境，而且乘勢反擊，招數之奇，當真匪夷所思。

黃鍾公等四人擠在鐵門之外，從方孔中向內觀看。那方孔實在太小，只容兩人同看，而且那二人也須得一用左眼，一用右眼。兩人看了一會，便讓開給另外兩人觀看。

初時四人見那人和令狐冲相鬥，劍法精奇，不勝讚嘆，看到後來，兩人劍法的妙處已沒法領略。有時黃鍾公看到一招後，苦苦思索其中精要所在，想了良久，方始領會，但其時二人早已另拆了十餘招，這十餘招到底如何拆，他是全然的視而不見了，駭異之餘，尋思：「原來這風兄弟劍法之精，一至於斯。適才他和我比劍，只怕不過使了三四成功夫。別說他身無內力，我瑤琴上的『七絃無形劍』奈何他不得，就算他內力充沛，我這無形劍又怎奈何他得了？他一上來只須連環三招，我當下便得丟琴認輸。倘若真的性命相搏，他第一招便能用玉簫點瞎了我雙目。」

黃鍾公自不知對令狐冲的劍法卻也高估了。「獨孤九劍」是敵強愈強，敵人如武功不高，「獨孤九劍」的精要處也就用不上。此時令狐冲所遇的，乃當今武林中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，武功之強，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一經他激發，「獨孤九劍」中種種奧妙精微

之處，方能發揮得淋漓盡致。獨孤求敗如若復生，又或風清揚親臨，能遇到這樣的對手，也當歡喜不盡。使這「獨孤九劍」，除了精熟劍訣劍術之外，極大部分依賴使劍者的靈悟，一到自由揮洒、更無規範的境界，使劍者聰明智慧越高，劍法也就越高，每一場比劍均無舊軌可循，便如是大詩人靈感到來，作出了一首好詩一般。

再拆四十餘招，令狐冲出招越來越得心應手，許多妙詣竟是風清揚也未曾指點過的，遇上了這敵手的精奇劍法，「獨孤九劍」中自然而然的生出相應招數，與之抗禦。他心中懼意盡去，也可說全心傾注於劍法之中，更無恐懼或歡喜的餘暇。那人接連變換八門上乘劍法，有的攻勢凌厲，有的招數連綿，有的小巧迅捷，有的威猛沉穩。但不論他如何變招，令狐冲總是對每一路劍法應付裕如，竟如這八門劍法每一門他都是從小便拆解純熟一般。

那人橫劍一封，喝道：「小朋友，你這劍法到底是誰傳的？諒來風老並無如此本領。」令狐冲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這劍法若非風老先生所傳，更有那一位高人能傳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再接我這路劍法！」一聲長嘯，木劍條地劈出。令狐冲斜劍刺出，逼得他收劍迴擋。那人連連呼喝，竟似發了瘋一般。呼喝越急，出劍也越快。

令狐冲覺得他這路劍法也無甚奇處，但每一聲斷喝都令他雙耳嗡嗡作響，心煩意亂，只得強自鎮定，拆解來招。

突然之間，那人石破天驚般一聲狂嘯。令狐冲耳中嗡的一響，耳鼓都似給他震破了，腦中一陣暈眩，登時人事不知，昏倒在地。

【二十一】

囚居



黑白子微覺不妥，手腕已遭對方抓住，當即右手急旋，反打擒拿，手臂向內急奪，左足疾踢而出，噹的一聲大響，左足三趾早斷。

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時候，終於醒轉，腦袋痛得猶如已裂了開來，耳中仍似雷霆大作，轟轟不絕。睜眼漆黑一團，不知身在何處，支撐著想要站起，渾身更沒半點力氣，心想：「我定是死了，給埋在墳墓中了。」一陣傷心，一陣焦急，又暈了過去。

第二次醒轉時仍頭腦劇痛，耳中響聲卻輕了許多，只覺得身下又涼又硬，似是臥在鋼鐵之上，伸手去摸，果覺草蓆下是塊鐵板，右手這麼一動，竟發出一聲噹啷輕響，同時覺得手上有甚麼冰冷的東西縛住，伸左手去摸時，也發出噹啷一響，左手竟也有物縛住。他又驚又喜，又是害怕，自己顯然沒死，身子卻已為鐵鍊所繫，左手再摸，察覺手上所繫的是根細鐵鍊，雙足微一動彈，立覺足脛上也繫了鐵鍊。

他睜眼出力凝視，眼前更沒半分微光，心想：「我暈去之時，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劍，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，看來也是給囚於湖底的地牢中了。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輩囚於一處。」當即叫道：

「任老前輩，任老前輩。」叫了兩聲，不聞絲毫聲息，驚懼更增，縱聲大叫：「任老前輩！任老前輩！」

黑暗中只聽到自己嘶嘎而焦急的叫聲，大叫：「大莊主！四莊主！你們為甚麼關我在這裏？快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」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，始終沒聽到半點別的聲息。由惶急轉為憤怒，破口大罵：「卑鄙無恥的奸惡小人，你們鬥劍不勝，便想關住我不放嗎？」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樣，此後一生便給囚於這湖底的黑牢之中，霎時間心中充滿了絕望，不由得全身毛髮皆豎。

他越想越怕，又張口大叫，叫了一會，只聽得叫出來的聲音竟變成了號哭，不知從甚麼時候起，已然淚流滿面，嘶啞著嗓子叫道：

「你梅莊這四個……這四個卑鄙狗賊，我……我……令狐冲他日得脫牢籠，把你們……你們的眼睛刺瞎，把你們雙手雙足都割了……割了下來。我出了黑牢之後……」突然間靜了下來，一個聲音在心中大叫：「我能出這黑牢麼？我能出這黑牢麼？任老前輩如此本領，尚且不能出去，我……我怎能出去？」一陣焦急，哇的一聲，噴出了幾口鮮血，又暈了過去。

昏昏沉沉之中，似乎聽得喀的一聲響，跟著亮光耀眼，驀地驚醒，一躍而起，卻沒記得雙手雙足均已為鐵鏈縛住，兼之全身乏力，只躍起尺許，便即摔落，四肢百骸似乎都斷折了一般。他久處暗中，陡見光亮，眼睛不易睜開，但生怕這一線光明稍現即隱，就此失去了脫困良機，雖雙眼刺痛，仍使力睜得大大地，瞪著光亮來處。

亮光是從一個尺許見方的洞孔中射進來，隨即想起，任老前輩所居的黑牢，鐵門上有一方孔，便與此一模一樣，再一瞥間，自己果然也是處身於這樣的一間黑牢之中。他大聲叫嚷：「快放我出去！黑白

子、禿頭鬼，卑鄙狗賊，有膽的快放我出去！」

只見方孔中慢慢伸進來一隻大木盤，盤上放了一大碗飯，飯上堆著些菜餚，另有一個瓦罐，當是裝著湯水。

令狐冲一見，更加惱怒，心想：「你們送飯菜給我，定是要將我在此長期拘禁了。」大聲罵道：「四個狗賊，你們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，沒的來消遣大爺。」只見那隻木盤停著不動，顯是要他伸手去接，他憤怒已極，伸出手去用力一擊，噹噹幾聲響，飯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，飯菜湯水潑得滿地都是。那隻木盤慢慢縮了出去。

令狐冲狂怒之下，撲到方孔上，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左手提燈，右手拿著木盤，正緩緩轉身。這老者滿臉都是皺紋，卻是從來沒見過的。令狐冲叫道：「你去叫黃鍾公來，叫丹青生來，那四個狗賊，有種的就來跟大爺決個死戰！」那老者毫不理睬，彎腰曲背，一步步的走遠。令狐冲大叫：「喂，喂，你聽見沒有？」那老者竟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令狐冲眼見他背影在地道轉角處消失，燈光也逐漸暗淡，終於瞧出去一片漆黑。過了一會，隱隱聽得門戶轉動之聲，再聽得木門和鐵門依次關上，地道中便又黑沉沉地，既無一絲光亮，亦無半分聲息。

令狐冲又一陣暈眩，凝神半晌，躺倒牀上，尋思：「這送飯的老者定然奉有嚴令，不得跟我交談。我向他叫嚷也是無用。」又想：

「這牢房和任老前輩所居一模一樣，看來梅莊地底築有不少黑牢，可不知囚禁著多少英雄好漢。我若能和任老前輩通上消息，又或能和那一個被囚於此的難友連絡上了，同心合力，或有脫困之機。」當下伸手往牆壁上敲去。

牆壁上噹噹幾響，發出鋼鐵之聲，回音既重且沉，顯然隔牆並非空房，而是實土。

走到另一邊牆前，伸手在牆上敲了幾下，傳出來的亦是極重實的聲響，他仍不死心，坐回牀上，伸手向身後敲去，聲音仍然如此。他摸著牆壁，細心將三面牆壁都敲遍了，除了裝有鐵門的那面牆壁之外，似乎這間黑牢竟是孤另另的深埋地底。這地底當然另有囚室，至少尚有一間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，但既不知在甚麼方位，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遠。

他倚在壁上，將昏暈過去以前的情景，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遍，只記得那老者劍招越使越急，呼喝越來越響，陡然間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喝，自己便暈了過去，至於如何為江南四友所擒，如何給送入這牢房監禁、上了銬鐐，便一無所知了。

心想：「這四個莊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，連日常遣興的也是琴棋書畫，暗底裏竟卑鄙齷齪，無惡不作。武林中這一類小人甚多，原不足為奇。所奇的是，這四人於琴棋書畫這四門，確是喜愛出自真誠，要假裝也假裝不來。禿筆翁在牆上書寫那首『裴將軍詩』，大筆淋漓，決非尋常武人所能。」又想：「師父曾說：『真正大奸大惡之徒，必是聰明才智之士。』」這話果然不錯，江南四友所設下的奸計，委實令人難防難避。」

忽然間叫了一聲：「啊啲！」情不自禁的站起，心中怦怦亂跳：「向大哥卻怎樣了？不知是否也遭了他們毒手？」尋思：「向大哥聰明機變，看來對這江南四友的為人早有所知，他縱橫江湖，身為魔教的光明右使，自不會輕易著他們的道兒。只須他不為江南四友所困，定會設法救我。我縱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處，以向大哥的本事，自有法子救我出去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大為寬心，嘻嘻一笑，自言自語：「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這人忒也膽小沒用，適才竟嚇得大哭起來，要是給人知道了，顏面往那裏擱去？」

心中一寬，慢慢坐下，登覺又餓又渴，心想：「可惜剛才大發脾氣，將好好一碗飯和一罐水都打翻了。若不吃得飽飽地，向大哥來救

我出去之後，那有力氣來和這江南四狗廝殺？哈哈，不錯，江南四狗！這等奸惡小人，又怎配稱江南四友？江南四狗之中，黑白子不動聲色，最為陰沉，一切詭計多半是他安排下的。我脫困之後，第一個便要殺了他。丹青生較為老實，便饒了他狗命，卻又何妨？只是他的窖藏美酒，卻非給我喝個乾淨不可了。」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，更加口渴如焚，心想：「我不知已昏暈了多少時候，怎地向大哥還不來救？」

忽然又想：「啊哟，不好！以向大哥的武功，倘若單打獨鬥，勝這江南四狗自綽綽有餘，但如他四人聯手，向大哥便難操必勝之算，縱然向大哥大奮神勇，將四人都殺了，要覓到這地道的入口，卻也千難萬難。誰又料想得到，牢房入口竟會在黃鍾公的牀下？」

只覺體困神倦，便躺了下來，忽爾想到：「任老前輩武功之高，只在向大哥之上，決不在他之下，而機智閱歷，料事之能，也非向大哥所及。以他這等人物，尚且給關入黑牢，為甚麼向大哥便一定能勝？自來光明磊落的君子，多遭小人暗算，常言道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向大哥隔了這許多時候仍不來救我，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測了。」一時忘了自己受困，卻為向問天的安危耽起心來。

如此胡思亂想，不覺昏昏睡去，一覺醒來時，睜眼漆黑，也不知已是何時，尋思：「憑我自己，無論如何是不能脫困的了。如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，又有誰來搭救？師父已傳書天下，將我逐出華山一派，正派中人自然不會來救。盈盈，盈盈……」

一想到盈盈，精神一振，當即坐起，心想：「她曾叫老頭子他們在江湖上揚言，務須將我殺死，那些旁門左道之士，自也不會來救我的了。可是她自己呢？她如知我被禁於此，定會前來相救。左道中人聽她號令的人極多，她只須傳一句話出去，嘻嘻……」忽然之間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心想：「這個姑娘臉皮子薄得要命，最怕旁人說她喜歡了我，就算她來救我，也必孤身前來，決不肯叫幫手。若有人知道

她前來救我，這人還多半性命難保。唉，姑娘家的心思，真好教人難以捉摸。像小師妹……」

一想到岳靈珊，心頭驀地一痛，傷心絕望之意又深了一層：「我為甚麼只想有人來救我？這時候，說不定小師妹已和林師弟拜堂成親，我便脫困而出，做人又有甚麼意味？還不如便在這黑牢中給囚禁一輩子，甚麼都不知道的好。」想到在地牢中被囚，倒也頗有好處，至少不會知曉岳靈珊與林平之的事，登時便不怎麼焦急，竟然有些洋洋自得。

但這自得其樂的心情挨不了多久，只覺飢渴難忍，想起昔日在酒樓中大碗飲酒、大塊吃肉的樂趣，總覺還是脫困出去要好得多，心想：「小師妹和林師弟成親卻又如何？反正我給人家欺侮得夠了。我內力全失，早已是廢人一個，平大夫說我已活不了多久，小師妹就算願意嫁我，我也不能娶她，難道叫她終身為我守寡嗎？」

但內心深處總覺得：倘若岳靈珊真要相嫁，他固不會答允，可是岳靈珊另行愛上了林平之，卻又令他痛心之極。最好……最好……最好怎樣？「最好小師妹仍然和以前一樣，最好這一切事情都未有過，我仍和她在華山的瀑布中練劍，林師弟沒到華山來，我和小師妹永遠這樣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。唉，田伯光、桃谷六仙、儀琳師妹……」

想到恆山派的小尼姑儀琳，臉上登時露出了溫柔的微笑，心想：「這個儀琳師妹，現今不知怎樣了？她如知道我給關在這裏，一定焦急得很。她師父收到了我師父的信後，當然不會准許她前來救我。但她會求她的父親不戒和尚設法，說不定還會邀同桃谷六仙一齊前來。唉，這七個人亂七八糟，說甚麼也成不了事。只不過有人來救，總是勝於沒人理睬。」

想起桃谷六仙的纏七夾八，不由得嘻嘻一笑，當和他們共處之時，對這六兄弟不免有些輕視，這時卻恨不得他們也在這牢房內作

伴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話，這時倘能聽到，實如仙樂綸音一般了，想了一會，又復睡去。

黑獄之中，不知時辰，矇矓矓間，又見方孔中射進微光。令狐冲大喜，當即坐起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：「不知是誰來救我了？」但這場歡喜維持不了多久，隨即聽到緩慢滯重的腳步之聲，顯然便是那送飯的老人。他頹然臥倒，叫道：「叫那四隻狗賊來，瞧他們有沒臉見我？」聽得腳步聲漸漸走近，燈光也漸明亮，跟著一隻木盤從方孔中伸了進來，盤上仍放著一大碗米飯，一隻瓦罐。

令狐冲早餓得肚子乾癟，乾渴更是難忍，微一躊躇，便接過木盤。那老人木盤放手，轉身便行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你慢走，我有話問你。」那老人毫不理睬，但聽得踢躐、踢躐，拖泥帶水的腳步聲漸漸遠去，燈光也即隱沒。

令狐冲詛咒了幾聲，提起瓦罐，將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，罐中果是清水。他一口氣喝了半罐，這才吃飯，飯上堆著菜餚，黑暗中辨別滋味，是些蘿蔔、豆腐之類。

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，每天那老人總是來送一次飯，跟著接去早一日的碗筷、瓦罐，以及盛便溺的罐子。不論令狐冲跟他說甚麼話，他臉上總是絕無半分表情。

也不知是第幾日上，令狐冲一見燈光，便撲到方孔之前，抓住了木盤，叫道：「你為甚麼不說話？到底聽見了我的話沒有？」

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，搖了搖頭，示意耳朵是聾的，跟著張開口來。令狐冲一見之下，驚得呆了，只見他口中舌頭只賸下半截，模樣甚為可怖。他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說道：「你的舌頭給人割去了？是梅莊這四名狗莊主下的毒手？」那老人並不答話，慢慢將木盤遞進方孔，顯然他聽不到令狐冲的話，就算聽到了，也沒法回答。

令狐冲心頭驚怖，直等那老人去遠，兀自靜不下心來吃飯，那老人給割去了半截舌頭的可怖模樣，不斷出現在眼前。他恨恨的自言自語：「這江南四狗如此可惡。令狐冲終身不能脫困，那便罷了，有一日我得脫牢籠，定當將這四狗一個個割去舌頭、鑽聾耳朵、刺瞎眼睛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內心深處出現了一絲光亮：「莫非是那些人……那些人……」想起那晚在藥王廟外刺瞎一十五名漢子的雙目，這些人來歷如何，始終不知。「難道他們將我囚於此處，是為了報當日之仇麼？」想到這裏，嘆了口長氣，胸中積蓄多日的惡氣，登時便消了大半：「我刺瞎這一十五人的眼睛，他們要報仇，那也是應當的。」

他氣憤漸平，日子也就容易過了些。黑獄中日夜不分，自不知已給囚了多少日子，只覺過一天便熱一天，想來已到盛夏。

小小一間囚室中沒半絲風息，濕熱難當。這一天實在熱得受不住了，但手足上都縛了鐵鍊，衣褲沒法全部脫除，只得將衣衫拉上，褲子褪下，又將鐵板牀上所鋪的破蓆捲起，赤身裸體的睡在鐵板上，登時感到一陣清涼，大汗漸消，不久便睡著了。

睡了個把時辰，鐵板給他身子煨熱了，迷迷糊糊的向裏挪去，換了個較涼的所在，左手按在鐵板上，覺得似乎刻著甚麼花紋，其時睡意正濃，也不加理會。

這一覺睡得甚是暢快，醒轉來時，頓覺精神飽滿。過不多時，那老人又送飯來了。令狐冲對他甚為同情，每次他托木盤從方孔中送進來，必去捏捏他手，或在他手背上輕拍數下，表示謝意，這一次仍然如此。他接了木盤，縮臂回轉，突然之間，在微弱的燈光之下，只見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個字，清清楚楚是「我行被困」四字。

他大感奇怪，不明白這四字的來由，微一沉吟，忙放下木盤，伸手去摸牀上鐵板，原來竟刻滿了字跡，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。

他登時省悟，這鐵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，只因前時牀上有蓆，因此未曾發覺，昨晚赤身在鐵板上睡臥，手背上才印了這四個字，反手在背上、臀上摸了摸，不禁啞然失笑，觸手處盡是凸起的字跡。每個字約有銅錢大小，印痕甚深，字跡卻頗潦草。

其時送飯老人已然遠去，囚室又漆黑一團，他喝了幾大口水，顧不得吃飯，伸手從頭去摸鐵牀上的字跡，慢慢一個字、一個字的摸索下去，輕輕讀了出來：

「老夫生平快意恩仇，殺人如麻，囚居湖底，亦屬應有之報。唯老夫任我行被困……」讀到這裏，心想：「原來『我行被困』四字，是在這裏印出來的。」繼續摸下去，那字跡寫道：「……於此，一身通天徹地神功，不免與老夫枯骨同朽，後世小子，不知老夫之能，亦憾事也。」

令狐冲停手抬起頭來，尋思：「老夫任我行！老夫任我行！刻這些字跡之人，自是叫做任我行了。原來這人也姓任，不知與任老前輩有沒干係？」又想：「這地牢不知建成已有多久，說不定刻字之人，在數十年或數百年前便已逝世了。」

繼續摸下去，以後的字跡是：「茲將老夫神功精義要旨，留書於此，後世小子習之，自可縱橫天下，老夫死且不朽矣。第一，坐功……」以下所刻，都是調氣行功的法門。

令狐冲自習「獨孤九劍」之後，於武功中只喜劍法，而自身內力既失，一摸到「坐功」二字，便自悵然，只盼以後字跡中留有一門奇妙劍法，不妨便在黑獄之中習以自遣，脫困之望越來越渺茫，坐困牢房，若不尋些事情做做，日子委實難過。

可是此後所摸到的字跡，盡是「呼吸」、「意守丹田」、「氣轉金井」、「任脈」等等修習內功的用語，直摸到鐵板盡頭，也尋不著一個「劍」字。他好生失望：「甚麼通天徹地的神功？這不是跟我開

玩笑麼！甚麼武功都好，我就是不能練內功，一凝內息，胸腹間立時氣血翻湧。我去練內功，那是自找苦吃。」

嘆了口長氣，端起飯碗吃飯，心想：「這任我行不知是甚麼人物？他口氣好狂，甚麼通天徹地，縱橫天下，似乎世上更無敵手。原來這地牢是專門用來囚禁武學高手的。」初發現鐵板上的字跡時，原有老大一陣興奮，此刻不由得意興索然，心想：「老天真是弄人，我沒尋到這些字跡，倒還好些。」又想：「那個任我行若確如他所自誇，功夫這等了得，又怎會仍被困於此，無法得脫？可見這地牢固密之極，縱有天大本事，一入牢籠，也只有慢慢在這裏等死了。」對鐵板上的字跡不再理會。

杭州一到炎暑，全城猶如蒸籠。地牢深處湖底，不受日晒，本該陰涼得多，但一來不通風息，二來潮濕無比，身居其中，另有一般困頓。令狐冲每日都拉高了衣褲，睡上鐵板取涼，一伸手便摸到字跡，不知不覺間，已將其中許多字句記在心中。

一日正自思忖：「不知師父、師娘、小師妹他們現今在那裏？已回到華山沒有？」忽聽得遠遠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既輕且快，和那送飯老人全然不同。他困處多日，已不怎麼熱切盼望有人來救，突然聽到這腳步聲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本想一躍而起，但狂喜之下，突然全身無力，竟躺在牀上一動也不能動。只聽腳步聲極快的便到了鐵門外。

只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任先生，這幾日天氣好熱，你老人家身子好罷？」

話聲入耳，令狐冲便認出是黑白子，倘若此人在一個多月以前到來，令狐冲定然破口大罵，甚麼惡毒的言語都會罵出來，但經過這些時日的囚禁，已然火氣大消，沉穩得多，又想：「他為甚麼叫我任先生？是走錯了牢房麼？」當下默不作聲。

只聽得黑白子道：「有一句話，我每隔兩個月便來請問你老人家

一次。今日七月初一，我問的還是這一句話，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？」語氣甚是恭謹。

令狐冲暗暗好笑：「這人果然走錯了牢房，以為我是任老前輩了，怎地如此胡塗？」隨即心中一凜：「梅莊這四個莊主之中，顯以黑白子心思最為縝密。如是禿筆翁、丹青生，說不定還會走錯了牢房。黑白子卻怎會弄錯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當下仍默不作聲。

只聽得黑白子道：「任老先生，你一世英雄了得，何苦在這地牢之中與腐土同朽？只須你答允了我這事，在下言出如山，自當助你脫困。」

令狐冲心中怦怦亂跳，腦海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，卻摸不到半點頭緒，黑白子來跟自己說這幾句話，實不知是何用意。只聽黑白子又問：「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？」令狐冲心知眼前是個脫困機會，不論對方有何歹意，總比不死不活、不明不白的困在這裏好得多，但沒法揣摸到對方用意所在，生怕答錯了話，致令良機坐失，只好仍然不答。

黑白子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任老先生，你怎麼不作聲？上次那姓風的小子來跟你比劍，你在我三個兄弟面前，絕口不提我向你問話之事，足感盛情。我想老先生經過那一場比劍，當年的豪情勝概，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來罷？外邊天地多廣闊，你老爺子出得黑牢，普天下的男女老幼，你要殺那一個便殺那一個，沒人敢與老爺子違抗，豈不痛快之極？你答允我這件事，於你絲毫無損，卻為甚麼十二年來總不肯應允？」

令狐冲聽他語音誠懇，確是將自己當作了那姓任的前輩，心下更加起疑，只聽黑白子又說了一會話，翻來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。令狐冲急欲獲知其中詳情，但料想自己只須一開口，情形立時會糟，只有硬生生的忍住，不發半點聲息。

黑白子道：「老爺子如此固執，只好兩個月後再見。」忽然輕笑幾聲，說道：「老爺子這次沒破口罵我，看來已有轉機。這兩個月中，請老爺子再好好思量罷。」說著轉身向外。令狐冲著急起來，他這一出去，須得再隔兩月再來，在這黑獄中渡日如年，怎能再等得兩個月？等他走出幾步，便即壓低嗓子，粗聲道：「你求我答允甚麼？」

黑白子轉身縱到方孔之前，行動迅捷之極，顫聲問：「你.....你肯答允了嗎？」

令狐冲轉身向著牆壁，將手掌蒙在口上，含糊不清的道：「答允甚麼？」黑白子道：「十二年來，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險來到此處，求懇你答允，老爺子怎地明知故問？」令狐冲哼的一聲，道：「我忘記了。」黑白子道：「我求老爺子將那大法的秘要傳授在下，在下學成之後，自當放老爺子出去。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他是真的將我錯認作那姓任的前輩？還是另有陰謀詭計？」一時無法知他真意，只得又模模糊糊的咕嚕幾句，連自己都不知說的是甚麼，黑白子自然更加聽明白了，連問：「老爺子答不答允？老爺子肯答允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言而無信，我才不上這當呢。」

黑白子道：「老爺子要在下作甚麼保證，才能相信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自己說好了。」黑白子道：「老爺子定是耽心傳授了這大法的秘要之後，在下食言而肥，不放老爺子出去，是不是？這一節在下自有安排。總是教老爺子信得過便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安排？」

黑白子道：「請問老爺子，你是答允了？」語氣中顯得驚喜不勝。

令狐冲腦中念頭轉得飛快：「他求我傳大法的秘要，我又有甚麼

大法的秘要可傳？但不妨聽聽他有甚麼安排。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，我便將鐵板上那些祕訣說給他聽，管他有用無用，先騙一騙他再說。」

黑白子聽他不答，又道：「老爺子將大法傳我之後，我便是老爺子門下的弟子了。本教弟子欺師滅祖，向來須受剝皮凌遲之刑，數百年來沒人能逃得過。在下如何膽敢不放老爺子出去？」令狐冲哼的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三天之後，你來聽我回話。」黑白子道：「老爺子今日答允了便是，何必在這黑牢中多耽三天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他比我還心急得多，且多挨三天再說，看他到底有何詭計。」當下重重哼了一聲，顯得甚為惱怒。

黑白子道：「是！是！三天之後，在下再來向你老人家請教。」

令狐冲聽得他走出地道，關上了鐵門，心頭思潮起伏：「難道他當真將我錯認為那姓任的前輩？此人甚是精細，怎會鑄此大錯？」突然想起一事：「莫非黃鍾公窺知了他的秘密，暗中將任前輩囚於別室，卻將我關在此處？不錯，這黑白子十二年來，每隔兩月便來一次，多半給人察覺了。定是黃鍾公暗中布下了機關。」

突然之間，想起了黑白子適才所說的一句話來：「本教弟子欺師滅祖，向來須受剝皮凌遲之刑，數百年來沒人能逃得過。」尋思：

「本教？甚麼教？難道是魔教，莫非那姓任的前輩和江南四狗都是魔教中人？向大哥是魔教右使，此事自必跟他相干。也不知他們搗甚麼鬼，卻將我牽連在內。」一想到「魔教」，便覺其中詭秘重重，難以明白，也就不再多想，只琢磨著兩件事：「黑白子此舉出於真情，還是作偽？三天之後他再來問我，那便如何答覆？」

東猜西想，種種古怪的念頭都轉到了，卻想破了頭也沒法猜到黑白子的真意，到後來疲極入睡。一覺醒轉之後，第一個念頭便是：

「倘若向大哥在此，他見多識廣，頃刻間便能料到黑白子的用意。那

姓任的前輩智慧之高，顯然更在向大哥之上……啊唷！」

脫口一聲大叫，站起身來。睡了這一覺之後，腦子大為清醒，心道：「十二年來，任老前輩始終沒答允他，自因深知此事答允不得。他是何等樣人，豈不知其中的利害關節？」隨即又想：「任老前輩固不能答允，我可不是任老前輩，又為甚麼不能？」

情知此事十分不妥，中間含有極大凶險，但脫困之心企急，當下打定主意：「三天後黑白子再來問我，我便答允了他，將鐵板上這些練氣的秘訣傳授於他，聽他如何應對，再隨機應變便是。」

於是摸著鐵板上的字跡默默記誦，心想：「我須當讀得爛熟，教他時脫口而出，他便不會起疑。只是我口音和那任老前輩相差太遠，只好拚命壓低嗓子。是了，我大叫兩日，把喉嚨叫得啞了，到那時再說得加倍含糊，他當不易察覺。」

當下讀一會口訣，便大叫大嚷一會，知道黑牢深處地底，門戶重疊，便在獄室裏大放炮仗，外面也聽不到半點聲息。他放大了喉嚨，一會兒大罵江南四狗，一會兒唱歌唱戲，唱到後來，自覺實在難聽，不禁大笑一場，便又去記誦鐵板上的口訣，突然間讀到幾句話：

「當令丹田常如空箱，恆似深谷，須知空箱方可貯物，深谷始能容水。丹田中若有絲毫內息，便即散之於任脈諸穴。」

這幾句話，以前也曾摸到過好幾次，只是心中對這些練氣的法門存著厭惡之意，字跡過指，從不去思索其中含意，此刻卻覺大為奇怪：「師父教我修習內功，基本要義在於充氣丹田，丹田之中須當內息密實，越是渾厚，內力越強。為甚麼這口訣卻說丹田之中不可存絲毫內息？丹田中若無內息，內力從何而來？任何練功的法門都不會如此，這不是跟人開玩笑麼？哈哈，黑白子此人卑鄙無恥，我便將這法門傳他，教他上一個大當，有何不可？」

摸著鐵板上的字跡，慢慢琢磨其中含意，起初數百字都是教人如何散功，如何化去自身內力，越來越感駭異：「天下有那一個人如此蠢笨，居然肯將畢生勤修苦練而成的內力設法化去？除非他是決意自盡了。若要自盡，橫劍抹脖子便是，何必如此費事？這般化散內功，比修積內功還著實艱難得多，練成了又有甚麼用？」想了一會，不由得大是沮喪：「黑白子一聽這些口訣法門，便知是消遣他的，怎肯上當？看來這條計策是行不通的了。」

越想越煩惱，口中翻來覆去的只唸著那些口訣：「丹田有氣，散之任脈，如竹中空，似谷恆虛……」唸了一會，心中有氣，搥牀大罵：「他媽的，這人在這黑牢中給關得怒火難消，便安排這詭計來捉弄旁人。」罵了一會，便睡著了。

睡夢之中，似覺正在照著鐵板上的口訣練功，甚麼「丹田有氣，散之任脈」，便有一股內息向任脈中流動，四肢百骸，竟說不出的舒服。

過了好一會，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覺丹田中的內息仍在向任脈流動，突然動念：「啊啣，不好！我內力如此不絕流出，豈不是轉眼變成廢人？」一驚之下，坐了起來，內息登時從任脈中轉回，只覺氣血翻湧，頭暈眼花，良久之後，這才定下神來。

驀地裏想起一事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：「我所以傷重難愈，全因體內積蓄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八道異種真氣，以致連平一指大夫也沒法醫治。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言道，只有修習《易筋經》，才能將這些異種真氣逐步化去。這鐵板上所刻的內功秘要，不就正是教我如何化去自身內力嗎？哈哈，令狐冲，你這人當真蠢笨之極，別人怕內力消失，你卻是怕內力不能消失。有此妙法，練上一練，那是何等的美事？」

自知適才在睡夢中練功，乃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清醒時不斷唸

誦口訣，腦中所想，盡是鐵板上的練功法門，入睡之後，不知不覺的便依法練了起來，但畢竟思緒紛亂，並非全然照著法門而行。這時精神一振，重新將口訣和練法摸了兩遍，心下想得明白，這才盤膝而坐，循序修習。只練得一個時辰，便覺長期鬱積在丹田中的異種真氣，已有一些散入了任脈，雖未能驅出體外，氣血翻湧的苦況卻已大減。

他站起身來，喜極而歌，卻覺歌聲嘶嘎，甚是難聽，原來早一日大叫大嚷以求喊啞喉嚨，居然已收功效，心道：「任我行啊任我行，你留下這些口訣法門，想要害人。那知道撞在我手裏，反而於我有益無害。你死而有知，只怕要氣得你大翹鬍子罷！哈哈，哈哈！」

如此毫不間歇的散功，多練一刻，身子便舒服一些，心想：「我將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真氣盡數散去之後，再照師父所傳的法子，重練本門內功。雖然一切從頭做起，要花上不少功夫，但我這條性命，只怕就此撿回來了。如向大哥終於來救我出去，江湖之上，豈不是另有一番天地？」忽爾又想：「師父既已將我逐出華山派，我又何必再練華山派內功？武林中各家各派的內功甚多，我便跟向大哥學，又或是跟盈盈學，卻又何妨？」心中一陣淒涼，又一陣興奮。

這日吃了飯後，散了一會功，只覺說不出的舒服，不由自主的縱聲大笑。

忽聽得黑白子的聲音在門外說道：「前輩你好，晚輩在這裏侍候多時了。」原來不知不覺間三日之期已屆，令狐冲潛心練功散氣，連黑白子來到門外亦未發覺，幸好嗓子已啞，他並未察覺，於是又乾笑幾聲。

黑白子道：「前輩今日興致甚高，便收弟子入門如何？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我如答允收他為弟子，傳他這些練功的法門，他一開門進來，發見是我風二中而不是那姓任的前輩，自然立時翻臉。」

再說，就算傳他功夫的真是任前輩，黑白子練成之後，多半會設法將他害死，譬如在飯菜中下毒之類。是了，這黑白子要下毒害死我，當真易如反掌，他學到了口訣，怎會再將我放出？任前輩十二年來所以不肯傳他，自是為此了。」

黑白子聽他不答，說道：「前輩傳功之後，弟子即去拿美酒肥雞來孝敬前輩。」

令狐冲遭囚多日，每日吃的都是青菜豆腐，一聽到「美酒肥雞」，不由得饞涎欲滴，說道：「好，你先去拿美酒肥雞來，我吃了之後，心中一高興，或許便傳你些功夫。」

黑白子忙道：「好好，我去取美酒肥雞。不過今天是不成了，明日如有機緣，弟子自當取來奉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幹麼今日不成？」黑白子道：「來到此處，須得經過我大哥的臥室，只有乘著我大哥靜坐用功、全神出竅之時，才能……才能……」令狐冲嗯了一聲，便不言語了。

黑白子記掛著黃鍾公坐功完畢，回入臥室，當下不敢多耽，告辭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怎生才能將黑白子誘進牢房，打死了他？此人狡猾之極，決不會上當。何況扯不斷手足的鐵鍊，就算打死了黑白子，我仍然不能脫困。」心中轉著念頭，右手幾根手指伸到左腕的鐵圈中，用力一扳，那是無意中的隨手而扳，決沒想真能扯開鐵圈，可是那鐵圈竟然張了開來，又扳了幾下，左腕竟從鐵圈中脫出。

這一下大出意外，驚喜交集，摸那鐵圈，原來中間竟然有一斷口，但若自己內力未曾散開，稍一使力，便欲昏暈，圈上雖有斷口，終究也扳不開來。此刻他已散了兩天內息，桃谷六仙與不戒大師注入他體內的真氣有部分到了任脈之中，自然而然生出強勁內力，而不致如往日般氣血翻湧。再摸右腕上的鐵圈，果然也有一條細縫。這條細

縫以前不知曾摸到過多少次，但說甚麼也想不到這竟是斷口。當即左手使勁，將右腕上的鐵圈也扳開了，跟著摸到箍在兩隻足脛上的鐵圈，也都有斷口，運勁扳開，一一除下，只累得滿身大汗，氣喘不已。鐵圈既除，鐵鍊隨之脫落，身上已無束縛。他好生奇怪：「為甚麼每個鐵圈上都有斷口？這樣的鐵圈，怎能鎖得住人？」

次日那老人送飯來時，令狐冲就著燈光一看，只見鐵圈斷口處有一條條細微的鋼絲鋸紋，顯是有人以一條極細的鋼絲鋸子，將足鐐手铐上四個鐵圈都鋸斷了，斷口處閃閃發光，並未生鏽，鐵圈鋸斷必是在不久以前，何以這些鐵圈又合了攏來，套在自己手足上？「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設法救我。這地牢如此隱密，外人決計無法入來，救我之人必是梅莊中的人物。想來他不願這等對我暗算，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時，暗中用鋼絲鋸子將腳鐐手铐鋸開了。此人自不肯和梅莊中餘人公然為敵，只有覷到機會，再來放我出去。」

想到此處，精神大振，心想：「這地道的入口處在黃鍾公的臥牀之下，如是黃鍾公想救我，隨時可以動手，不必耽擱這許多時光。黑白子當然不會。禿筆翁和丹青生二人之中，丹青生和我是酒中知己，交情與眾不同，十之八九是丹青生。」再想到黑白子明日來時如何應付：「我只跟他順口敷衍，騙他些酒肉吃，教他些假功夫，有何不可？」

隨即又想：「丹青生隨時會來救我出去，須得趕快將鐵板上的口訣法門記熟了。」摸著字跡，口中誦讀，心中記憶。先前摸到這些字跡時並不在意，此時真要記誦得絕無錯失，倒也不是易事。鐵板上字跡潦草，他讀書不多，有些草字便不識得，只好強記筆劃，胡亂唸個別字充數。心想這些上乘功夫的法門，一字之錯，往往令得練功者人鬼殊途，成敗逆轉，只要練得稍有不對，難免走火入魔。出此牢後，當再無機會重來讀訣，非記得沒半點錯漏不可。他唸了一遍又一遍，不知讀了多少遍，幾乎倒背也背得出了，這才安心入睡。

睡夢之中，果見丹青生前來打開牢門，放他出去，令狐冲一驚而醒，待覺是南柯一夢，卻也並不沮喪，心想：「他今日不來救，只不過未得其便，不久自會來救。」

心想這鐵板上的口訣法門於我十分有用，於別人卻有大害，日後如再有人給囚於這黑牢之中，那人自然是好人，可不能讓他上了那任我行的大當。當下摸著字跡，又從頭至尾的讀了十來遍，拿起除下的鐵銬，將其中的字跡刮去了十幾個字。

這一天黑白子並未前來，令狐冲也不在意，照著口訣法門，繼續修習。其後數日，黑白子始終沒來。令狐冲自覺練功大有進境，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留在自己體內的異種真氣，已有六七成從丹田中驅出，散之於任脈、督脈，以及陽維、陰維、陽蹻、陰蹻，以至衝脈、帶脈等奇經八脈。雖要散入帶脈、衝脈較為艱難，但鐵板上所刻心法詳加教導，令狐冲以前修習過華山派內功，於這經脈之學倒也知之甚稔，心想即使目前不成，只須持之有恆，自能盡數驅出。

他每日背誦口訣數十遍，刮去鐵板上的字跡數十字，自覺力氣越來越大，用鐵銬刮削鐵板，已花不了多大力氣。如此又過了一月有餘，他雖在地底，亦覺得炎暑之威漸減，心想：「冥冥之中果有天意，我若是冬天被囚於此，決不會發見鐵板上的字跡。說不定熱天未到，丹青生已將我救了出去。」

正想到此處，忽聽得甬道中又傳來了黑白子的腳步聲。

令狐冲本來橫臥在牀，當即轉身，面向裏壁，只聽得黑白子走到門外，說道：「任……任老前輩，真正萬分對不起。這一個多月來，我大哥一直不出室門。在下每日裏焦急萬狀，只盼來跟你老人家請安問候，總不得其便。你……你老人家千萬別見怪才好！」一陣酒香雞香，從方孔中傳了進來。

令狐冲這許多日子滴酒未沾，一聞到酒香，那裏還忍得住，轉身

道：「把酒菜拿來吃了再說。」黑白子道：「是，是。前輩答允傳我神功的秘訣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每次你送三斤酒，一隻雞來，我便傳你四句口訣。等我喝了三千斤酒，吃了一千隻雞，口訣也傳得差不多了。」黑白子道：「這樣未免太慢，只怕日久有變。晚輩每次送六斤酒，兩隻雞，前輩每次便傳八句口訣如何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那也可以。拿來，拿來！」

黑白子托著木盤，從方孔中遞將進去，盤上果是一大壺酒，一隻肥雞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未傳口訣，你總不能先毒死我。」提起酒壺，骨嘟嘟的便喝。這酒並不甚佳，但這時喝在口裏，實在醇美無比，似乎丹青生四釀四蒸的吐魯番葡萄濃酒也有所不及，當下一口氣便喝了半壺，跟著撕下一條雞腿大嚼起來，頃刻之間，將一壺酒、一隻雞吃得乾乾淨淨，拍了拍肚子，讚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

黑白子笑道：「老爺子吃了肥雞美酒，便請傳授口訣了。」令狐冲聽他再也不提拜師之事，只道自己喝酒吃雞之餘，一時記不起了，當下也就不提，說道：「好，這四句口訣，你牢牢記住了：『奇經八脈，中有內息，聚之丹田，會於臆中。』你懂得解麼？」鐵板上原來的口訣是：「丹田內息，散於四肢，臆中之氣，分注八脈。」他故意將之倒了轉來。黑白子一聽，覺這四句口訣平平無奇，乃練氣的尋常法門，說道：「這四句，在下領會得，請前輩再傳四句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四句經我一改，變得毫無特色，他自感不足了，須當唸四句十分古怪的，嚇唬嚇唬他。」說道：「今天是第一日，索性多傳四句，你記好了。『震裂陽維，塞絕陰蹻，八脈齊斷，神功自成。』」

黑白子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人身的奇經八脈倘若斷絕了，那裏還活得成？這……這四句口訣，晚輩可當真不明白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等神功大法，倘若人人都能領會，那還有甚麼希奇？這中間自然有許多精微奇妙之處，常人不易索解。」

黑白子聽到這裏，越來越覺他說話的語氣、所用的辭句，與那姓任之人大不相同，不由得疑心大起。前兩次令狐冲說話極少，辭語又十分含糊，這一次吃了酒後，精神振奮，說話多了，黑白子十分機警，登時便生疑竇，料想他有意改變口訣，戲弄自己，說道：「你說『八脈齊斷，神功自成』，難道老爺子自己這奇經八脈都已斷絕了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他從黑白子語氣之中，聽出他已起了疑心，不敢跟他多說，道：「全部傳完，你融會貫通，自能明白。」說著將酒壺放在盤上，從方孔中遞將出去。黑白子伸手來接。

令狐冲突然「啊喲」一聲，身子向前一衝，噹的一響，額頭撞上鐵門。

黑白子驚道：「怎樣了？」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，反應極快，一伸手，已探入方孔，抓住木盤，生怕酒壺掉在地下摔碎。

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，令狐冲左手翻上，抓住了他右手手腕，笑道：「黑白子，你瞧瞧我到底是誰？」黑白子大驚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令狐冲將木盤遞出去之時，並未有抓他手腕的念頭，待在油燈微光下見到黑白子手掌在方孔外一晃，只待接他木盤，突然之間，心中起了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。自己在這裏囚禁多日，全是出於這人的狡計，若能將他手腕扭斷了，也足稍出心中的惡氣；又想他出其不意的給自己抓住，必然大吃一驚，這人如此奸詐，嚇他一跳，又有何不可？也不知是出於報復之意，還是一時童心大盛，便這麼假裝摔跌，引得他伸手進來，抓住了他手腕。

黑白子本來十分機警，只是這一下實在太過突如其來，事先更沒半點朕兆，待得心中微覺不妥，手腕已遭對方抓住，只覺對方五根手指便如是一隻鐵箍，牢牢的扣住了自己右腕上「內關」、「外關」兩處穴道，當即手腕急旋，反打擒拿。

噹的一聲大響，左足三根足趾立時折斷，痛得啊啊大叫。

何以他右手手腕遭扣，左足的足趾卻會折斷，豈非甚奇？原來黑白子於對方向來深自敬憚，這時手腕遭扣，立即想到有性命之憂，忙不迭的使出一招「蛟龍出淵」。這一招乃手腕為人扣住時所用，手臂向內急奪，左足無影無蹤的疾踢而出，這一腳勢道厲害已極，正中敵人胸口，非將他踢得當場吐血不可。敵人若是高手，知所趨避，便須立時放開他手腕，否則沒法躲得過這當胸一腳。也是事出倉卒，黑白子急於脫困，沒想到自己和對方之間隔了一道厚厚的鐵門，這一招「蛟龍出淵」確是使對了，這一腳也踢得部位既準，力道又凌厲之極，只是噹的一聲大響，踢中的乃是鐵門。

令狐冲聽到鐵門這一聲大響，這才明白，自己全仗鐵門保護，才逃過了黑白子如此厲害的當胸一腳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再踢一腳，踢得也這樣重，我便放你。」

突然之間，黑白子猛覺右腕「內關」、「外關」兩處穴道中內力源源外洩，不由得想起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來，登時魂飛天外，一面運力凝氣，一面哀聲求告：「老.....老爺子，求你.....」他一說話，內力更大量湧出，只得住口，但內力還是不住飛快洩出。

令狐冲自練了鐵板上的功夫之後，丹田已然如竹之虛，如谷之空，這時覺得丹田中有氣注入，卻也並不在意。只覺黑白子的手腕不住顫抖，顯是害怕之極，心中氣他不過，索性嚇他一嚇，喝道：「我傳了你功夫，你便是本門弟子了，你欺師滅祖，該當何罪？」

黑白子只覺內力愈洩愈快，勉強凝氣，還暫時能止得住，但呼吸

終究難免，一呼一吸之際，內力便大量外洩，這時早忘了足趾上的疼痛，只求右手能從方孔中脫出，縱然少了一隻手一隻腳也所甘願，一想到此處，伸手便去腰間拔劍。

他身子這麼一動，右腕上內關、外關兩處穴道便如開了兩個大缺口，立時全身內力急瀉而出，有如河水決堤，再難堵截。黑白子知道只須再捱得一刻，全身內力便盡數為對方吸去，當下奮力抽出腰間長劍，咬緊牙齒，舉將起來，便欲將自己手臂砍斷。但這麼一使力，內力奔騰而出，耳朵中嗡的一聲，便暈了過去。

令狐冲抓住他手腕，只不過想嚇他一嚇，最多也是扭斷他腕骨，以洩心中積忿，沒料到他竟會嚇得如此的魂不附體，以致暈去，哈哈一笑，便鬆了手。他這一鬆手，黑白子身子倒下，右手便從方孔中縮回。

令狐冲腦中突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，急忙抓住他的手掌，其時出手迅捷異常，及時拉住，心想：「我何不用鐵銬將他銬住，逼迫黃鍾公他們放我？」當下使力將黑白子的手腕拉近，沒料想用力一拉，黑白子的腦袋竟從方孔中鑽了進來，呼的一聲，整個身子都進了牢房。

這一下實大出意料之外，他一呆之下，暗罵自己愚不可及，這洞孔有尺許見方，只要腦袋通得過，身子便亦通得過，黑白子既能進來，自己又何嘗不能出去？以前四肢為銬鍊所繫，自然無法越獄，但銬鍊早已暗中給人鋸開，卻為何不逃？又忖：「丹青生暗中給我鋸斷了銬鍊，日日盼望我跟著那送飯的老人越獄逃走，想必心焦之極了。」他發覺銬鍊已為人鋸斷之時，正自全副精神貫注於散功，其時鐵板上的功訣尚未背熟，自不願就此離去，只因內心深處不願便即離開牢房，是以也未曾想到逃獄。

他略一沉吟，已有了主意，匆匆除下黑白子和自己身上的衣衫，

對調了穿好，連黑白子那頭罩也套在頭上，心想：「出去時就算遇上了旁人，他們也只道我便是黑白子。」將黑白子的長劍插在自己腰間，一劍在身，更加精神大振，又將黑白子的手足都銬在銬鐐的鐵圈之中，用力捏緊，這一捏便察覺自己力氣大極，鐵圈深陷入肉。

黑白子痛得醒了過來，呻吟出聲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咱哥兒倆扳扳位！那老頭兒每天會送飯送水來。」黑白子呻吟道：「任……任老爺子……你……你的吸星大法……」令狐冲那日在荒郊和向問天聯手抗敵，聽得對方人羣中有人叫過「吸星大法」，這時又聽黑白子說起，便問：「甚麼吸星大法？」黑白子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該……該死……」

令狐冲脫身要緊，也不去理他，從方孔中探頭出去，兩隻手臂也伸到了洞外，手掌在鐵門上輕輕一推，身子射出，穩穩站在地下，只覺丹田中又積蓄了大量內息，頗不舒服。他不知這些內力乃從黑白子身上吸來，只道久不練功，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內力又回入了丹田。這時只盼儘快離開黑獄，當下提了黑白子留下的油燈，從地道中出去。

地道中門戶都是虛掩，料想黑白子要待出去時再行上鎖，這一來，令狐冲便毫不費力的脫離了牢籠。他邁過一道道堅固的門戶，想起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，當真如同隔世，突然之間，對黃鍾公他們也已不怎麼懷恨，但覺身得自由，便甚麼都不在乎了。

走到了地道盡頭，拾級而上，頭頂是塊鐵板，側耳傾聽，上面並無聲息。自從經過這次失陷，他一切小心謹慎得多了，並不立即衝上，站在鐵板之下等了好一會，仍沒聽得任何聲息。確知黃鍾公當真不在臥室，這才輕輕托起鐵板，縱身而上。

他從牀上的孔中躍出，放好鐵板，拉上蓆子，躡手躡足的走出來，忽聽得身後一人陰惻惻的道：「二弟，你下去幹甚麼？」

令狐冲一驚回頭，只見黃鍾公、禿筆翁、丹青生三人各挺兵刃，圍在身周。他不知秘門上裝有機關消息，這麼貿然闖出，機關上鈴聲大作，將黃鍾公等三人引了來，只是他戴著頭罩，穿的又是黑白子的長袍，無人認他得出。令狐冲一驚之下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黃鍾公冷冷的道：「我甚麼？我看你神情不正，早料到你是要去求任我行教你練那吸星妖法，哼哼，當年你發過甚麼誓來？」

令狐冲心中混亂，不知是暴露自己真相好呢，還是冒充黑白子到底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拔出腰間長劍，向禿筆翁刺去。禿筆翁怒道：「好二哥，當真動劍嗎？」舉筆一封。令狐冲這一劍只是虛招，乘他舉筆擋架，便即發足奔出。黃鍾公等三人直追出來。

令狐冲提氣疾奔，腳步奇速，片刻間便奔到了大廳。黃鍾公大叫：「二弟，二弟，你到那裏去？」令狐冲不答，仍拔足飛奔。突見迎面一人站在大門正中，說道：「二莊主，請留步！」

令狐冲奔得正急，收足不住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撞在他身上。這一衝之勢好急，那人直飛出去，摔在數丈之外。令狐冲忙中看時，見是一字電劍丁堅，直挺挺的橫在當地，身子倒確是作「一字」之形，只是和「電劍」二字卻拉不上干係了。

令狐冲足不停步的向小路上奔去。黃鍾公等一到莊子門口，便不再追來。丹青生大叫：「二哥，二哥，快回來，咱們兄弟有甚麼事不好商量……」

令狐冲只揀荒僻的小路飛奔，到了一處無人的山野，顯是離杭州城已遠。他如此迅捷飛奔，停下來時竟既不疲累，也不氣喘，似乎功力尚勝過了受傷之前。

其時黑夜四野無人，他除下頭上罩子，聽到淙淙水聲，口中正渴，當下循聲過去，來到一條山溪之畔，正要俯身去捧水喝，月光掩映下，水中映出一個人來，頭髮蓬鬆，滿臉污穢，神情甚是醜怪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隨即啞然失笑，囚居數月，從不梳洗，自然是如此齷齪了，霎時間只覺全身奇癢，當下除去外袍，跳在溪水中好好洗了個澡，心想：「身上的老泥便沒半擔，也會有三十斤。」渾身上下擦洗乾淨，喝飽清水後，將頭髮挽在頭頂，提起劍來，剃去了滿腮鬍渣，水中一照，已回復了本來面目，與那滿臉浮腫的風二中已沒半點相似之處。

穿衣之際，覺得胸腹間氣血不暢，當下在溪邊行功片刻，便覺丹田中的內息已散入奇經八脈，丹田內又是如竹之空、似谷之虛，而全身振奮，說不出的暢快。他不知自己已練成了當世第一等厲害功夫，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八道真氣、在少林寺療傷時方生大師注入他體內的內力，均已為他散入經穴，盡皆化為己有，而適才抓住黑白子的手腕，又已將他畢生修習的內力吸了過來貯入丹田，再散入奇經八脈，那便是又多了一個高手的功力，自是精神大振。須知不同內力若只積於丹田，不加融合，則稍一運使，便互相衝突，內臟如經刀割，但如散入經穴，再匯而為一，那便多一分強一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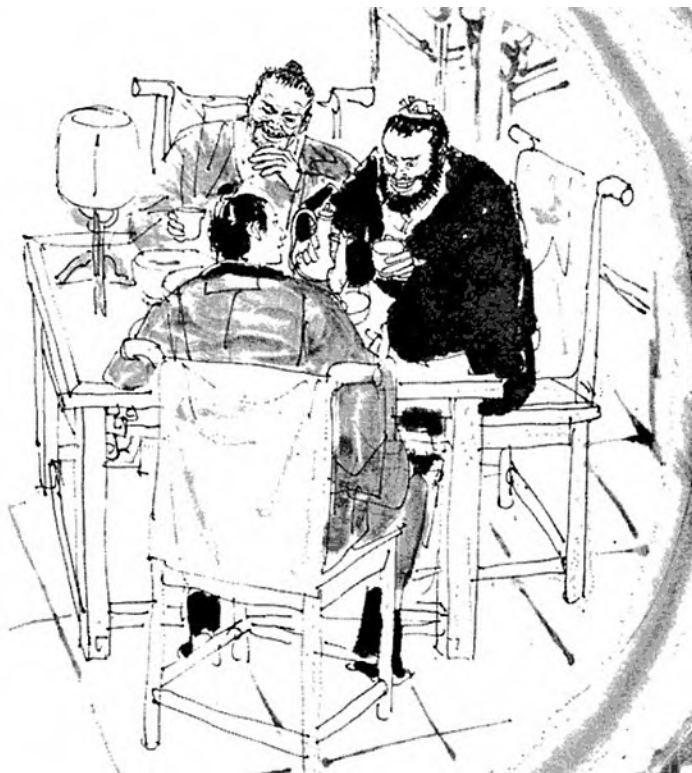
他躍起身來，拔出腰間長劍，對著溪畔一株綠柳的垂枝隨手刺出，手腕略抖，嗤的一聲輕響，長劍還鞘，這才左足落地，抬起頭來，只見五片柳葉緩緩從空中飄落。長劍二次出鞘，在空中轉了個弧形，五片柳葉都收到了劍刃之上。他左手從劍刃上取過一片柳葉，說不出的又歡喜，又奇怪。

在溪畔稍立片時，陡然間心頭一陣酸楚：「我這身功夫，師父師娘是無論如何教不出來的了。可是我寧可像從前一樣，內力劍法，一無足取，卻在華山門中逍遙快樂，和小師妹朝夕相見，勝於這般在江湖上孤身一人，做這遊魂野鬼。」

自覺一生武功從未如此刻之高，卻從未如此刻這般寂寞淒涼。他天生愛好熱鬧，喜友好酒，過去數月受囚於地牢，孤身一人那是當然之理。此刻身得自由，卻仍是孤另另地。獨立溪畔，歡喜之情漸消，

清風拂體，冷月照影，心中惆悵無限。

【二十二】 脫困



任我行提起酒壺，斟滿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你我今日在此相聚，大是有緣，你若聽我良言相勸，便請乾了此杯，萬事都可商量。」

令狐冲悄立良久，眼見月至中天，夜色已深，心想種種疑竇，務當到梅莊去查個明白，那姓任的前輩如不是大奸大惡之輩，也當救他脫困。

當下認明路徑，向梅莊行去。上了孤山後，從斜坡上穿林近莊，耳聽得莊中寂靜無聲，輕輕躍進圍牆。見幾十間屋子都黑沉沉地，只右側一間屋子窗中透出燈光，提氣悄步走到窗下，便聽得一個蒼老的声音喝道：「黃鍾公，你知罪麼？」聲音甚是嚴厲。

令狐冲大感奇怪，以黃鍾公如此身分，居然會有人對他用這等口吻說話，矮下身子從窗縫中向內張去。只見四人分坐在四張椅中，其

中三人都是五六十歲的老者，另一人是個中年婦人。四人都身穿黑衫，腰繫黃帶。令狐冲見了他們的服色，便知是魔教中的人物。又見黃鍾公、禿筆翁、丹青生站在四人之前，背向窗外，令狐冲瞧不見他三人的神情，但一坐一站，顯然尊卑有別。

只聽黃鍾公道：「是，屬下知罪。四位長老駕臨，屬下未曾遠迎，罪甚，罪甚。」

坐在中間一個身材瘦削的老者冷笑道：「哼，不曾遠迎有甚麼罪了？又裝甚麼腔。黑白子呢？怎不來見我？」

令狐冲暗暗好笑：「黑白子給我關在地牢之中，黃鍾公他們卻當他已經逃走了。」又想：「怎麼是長老、屬下？是了，他們全都是魔教中人。」只聽黃鍾公道：「四位長老，屬下管教不嚴，這黑白子性情乖張，近來大非昔比，這幾日竟不在莊中。」

那老者雙目瞪視著他，突然眼中精光大盛，冷冷的道：「黃鍾公，教主命你們駐守梅莊，是叫你們在這裏彈琴喝酒，繪畫玩兒，是不是？」黃鍾公躬身道：「屬下四人奉了教主令旨，在此看管要犯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就是了。那要犯看管得怎樣了？」黃鍾公道：「啟稟長老，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。十二年來屬下寸步不離梅莊，不敢有虧職守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你們寸步不離梅莊，不敢有虧職守。如此說來，那要犯仍拘禁在地牢之中了？」黃鍾公道：「正是。」

那老者抬起頭來，眼望屋頂，突然間打個哈哈，登時天花板上灰塵簌簌而落。他隔了片刻，說道：「很好！你帶那名要犯來讓我們瞧瞧。」黃鍾公道：「四位長老諒鑒，當日教主嚴旨，除非教主他老人家親臨，否則不論何人，均不許探訪要犯，違者……」

那老者一伸手，從懷中取出一塊東西，高高舉起，跟著便站起身來。其餘坐著的三人也即站起，狀貌恭謹。令狐冲凝目瞧去，只見那

物長約半尺，是塊枯焦的黑色木頭，上面彫刻有花紋文字，看來十分詭異。黃鍾公等三人躬身說道：「教主黑木令牌駕到，有如教主親臨，屬下謹奉令旨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好，你去將那要犯帶上來。」

黃鍾公躊躇道：「那要犯手足鑄於精鋼銬鍊之中，沒法……沒法提至此間。」

那老者冷笑道：「直到此刻，你還在強辭奪理，意圖欺瞞。我問你，那要犯到底是怎生逃出去的？」

黃鍾公驚道：「那要犯……那要犯逃出去了？決……決無此事。此人好端端的便在地牢之中，不久之前屬下還親眼見到，怎……怎能逃得出去？」

那老者臉色登和，溫言道：「哦，原來他還在地牢之中，那倒是錯怪你們了，對不起之至。」和顏悅色的站起身來，慢慢走近身去，似乎要向三人賠禮，突然間一伸手，在黃鍾公肩頭一拍。禿筆翁和丹青生同時急退兩步。可是他們行動固十分迅捷，那老者出手更快，啪啪兩聲，禿筆翁和丹青生的右肩也讓他先後拍中。那老者這三下出手，實是不折不扣的偷襲，臉上笑吟吟的甚是和藹，竟連黃鍾公這等江湖大行家也沒提防。禿筆翁和丹青生武功較弱，雖及時察覺，卻已無法閃避。

丹青生大聲叫道：「鮑長老，我們犯了甚麼罪？怎地你使這等毒手對付我們？」叫聲中既有痛楚之意，又顯得大為憤怒。

鮑長老嘴角垂下，緩緩的道：「教主命你們在此看管要犯，給那要犯逃了出去，你們該不該死？」黃鍾公道：「那要犯倘若真的逃走，屬下自然罪該萬死，可是他好端端的便在地牢之中。鮑長老濫施毒刑，可教我們心中不服。」他說話之時身子略側，令狐冲在窗外見到他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不住滲將出來，心想這鮑長老適才這麼一拍，定然十分厲害，以致連黃鍾公這等武功高強之人，竟也抵受不

住。又想：黃鍾公的武功該當不在此人之下，這鮑長老若非使詐偷襲，未必便制他得住。

鮑長老道：「你們再到地牢去看看，倘若那要犯確然仍在牢中，我……哼……我鮑大楚給你們三位磕頭賠罪，自當立時給你們解了這藍砂手之刑。」黃鍾公道：「好，請四位在此稍待。」當即和禿筆翁、丹青生走了出去。令狐冲見他三人走出房門時都身子微微顫抖，也不知是因心下激動，還是由於身中藍砂手之故。

他生怕給屋中四人發覺，不敢再向窗中張望，緩緩坐倒在地，尋思：「他們說的甚麼教主，自必是號稱當世武功第一的東方不敗。他命江南四友在此看守要犯，已看守了十二年，自不是指我而言，當是指那姓任的前輩了。難道他竟已逃了出去？他逃出地牢，居然連黃鍾公他們都不知道，確是神通廣大。不錯，他們一定不知，否則黑白子也不會將我錯認作了任前輩。」心想黃鍾公等一入地牢，自然立時將黑白子認了出來，這中間變化曲折甚多，想來又希奇，又好笑，又想：「他們卻為何將我也囚在牢中？多半是我和那姓任的前輩比劍之後，他們怕我出去洩漏了機密，是以將我關住。哼，這雖非殺人滅口，跟殺人滅口也相差無幾。此刻他們身中藍砂手，滋味定然極不好受，也算是為我出了口惡氣。」

那四人坐在室中，一句話不說。令狐冲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，和那四人雖有一牆之隔，但相距不過丈許，只須呼吸稍重，立時便會給他們察覺。

萬籟俱寂之中，忽然傳來「啊」的一聲悲號，聲音中充滿痛苦和恐懼之意，靜夜聽來，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。令狐冲聽得是黑白子的叫聲，不禁微感歉仄，雖然他為了暗算自己而遭此報，可說自作自受，但他落在鮑大楚諸人手中，定然凶多吉少。跟著聽得腳步聲漸近，黃鍾公等進了屋中。令狐冲又湊眼到窗縫上去張望，只見禿筆翁和丹青生分在左右扶著黑白子。黑白子臉上一片灰色，雙目茫然無

神，與先前所見的精明強幹情狀已全然不同。

黃鍾公躬身道：「啟.....啟稟四位長老，那要犯果然.....果然逃走了。屬下在四位長老跟前領死。」他似明知已然無倖，話聲頗為鎮定，反不如先前激動。

鮑大楚森然道：「你說黑白子不在莊中，怎地他又出現了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黃鍾公道：「種種原由，屬下實在莫名其妙。唉，玩物喪志，都因屬下四人耽溺於琴棋書畫，給人窺到了這老大弱點，定下奸計，將那人.....將那人劫了出去。」

鮑大楚道：「我四人奉了教主命旨，前來查明那要犯脫逃的真相。你們倘若據實稟告，確無分毫隱瞞，那麼.....那麼我們或可向教主代你們求情，請教主慈悲發落。」

黃鍾公長長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就算教主慈悲，四位長老眷顧，屬下又怎有面目再活在世上？只是其中原委曲折，屬下如不明白真相，縱然死了也不瞑目。鮑長老，教主.....教主他老人家是在杭州麼？」

鮑大楚長眉一軒，說道：「誰說他老人家在杭州？」黃鍾公道：「然則那要犯今晚剛逃走，教主他老人家怎地便知道了？立即便派遣四位長老前來梅莊？」

鮑大楚哼的一聲，道：「你這人越來越胡塗啦，誰說那要犯是今晚逃走的？」

黃鍾公道：「那人確是今日傍晚越獄的，當時我三人還道他是黑白子，沒想到他移花接木，將黑白子關入地牢，穿了黑白子的衣冠衝將出來。這件事，我三弟、四弟固然看得清清楚楚，還有那丁堅，給

他一撞之下，肋骨斷了十幾根……」鮑大楚轉頭向其餘三名長老瞧去，皺眉道：「這人胡說八道，不知說些甚麼。」一個肥肥矮矮的老者道：「咱們是上月十四得到的訊息。」說著屈指計算，道：「到今日是第十七天了。」

黃鍾公猛退兩步，砰的一聲，背脊重重撞上牆壁，說道：「決……決無此事！我們的確確，今晚是親眼見到他逃出去的。」

他走到門口，大聲叫道：「施令威，將丁堅抬來。」施令威在遠處應道：「是！」

鮑大楚走到黑白子身前，抓住他胸口，將他身子提起，只見他手足軟軟的垂下，似乎全身骨骼俱已斷絕，只賸下一個皮囊。鮑大楚臉上變色，大有惶恐之意，一鬆手，黑白子摔在地下，竟站不起身。另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道：「不錯，這是中了那廝的……那廝的吸星大法，將全身精力都吸乾了。」語音顫抖，十分驚懼。

鮑大楚問黑白子道：「你在甚麼時候著了他道兒？」黑白子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的確是今晚不久之前，那廝……那廝抓住了我右腕，我……我便半點動彈不得，只好由他擺布。」鮑大楚甚為迷惑，臉上肌肉微微顫動，眼神迷惘，問道：「那便怎樣？」黑白子道：「他將我從鐵門的方孔中拉進牢去，除下我衣衫換上了，又……又將足鐐手銬都套在我手足之上，然後從那方孔中鑽……鑽了出去。」

鮑大楚皺眉道：「今晚？怎能是今晚？」那矮胖老者問道：「足鐐手銬都是精鋼所鑄，又怎地弄開的？」黑白子道：「我……我實在不知道。」禿筆翁道：「屬下細看過足鐐手銬的斷口，是用鋼絲鋸子鋸斷的。這鋼絲鋸子，不知那廝何處得來？」

說話之間，施令威已引著兩名家人將丁堅抬了進來。他躺在一張軟榻上，身上蓋著一張薄被。鮑大楚揭開被子，伸手在他胸口輕輕一按。丁堅長聲大叫，顯是痛楚已極。鮑大楚點點頭，揮了揮手。施令

威和兩名家人將丁堅抬了出去。

鮑大楚道：「這一撞之力果然了得，顯然是那廝所為。」

坐在左面那中年婦人一直沒開口，這時突然說道：「鮑長老，倘若那廝確是今晚才越獄逃走，那麼上月中咱們得到的訊息只怕是假的了。那廝的同黨在外面故布疑陣，令咱們心慌意亂。」鮑大楚搖頭道：「不會是假的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不會假？」鮑大楚道：「薛香主一身金鐘罩、鐵布衫的橫練功夫，尋常刀劍也砍他不入，可是給人五指插入胸膛，將一顆心硬生生的挖了出去。對頭中除了這廝之外，當世更沒第二人……」

令狐冲正聽得出神，突然之間，肩頭有人輕輕一拍。這一拍事先更沒半點朕兆，他一驚之下，躍出三步，拔劍在手，回過頭來，只見兩個人站在當地。

這二人臉背月光，瞧不見面容。一人向他招了招手，道：「兄弟，咱們進去。」正是向問天的聲音。令狐冲大喜，低聲道：「向大哥！」

令狐冲急躍拔劍，又和向問天對答，屋中各人已然聽見。鮑大楚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

只聽得一人哈哈大笑，發自向問天身旁之人口中。這笑聲震屋瓦，令狐冲耳中嗡嗡作響，但覺胸腹間氣血翻湧，說不出的難過。那人邁步向前，遇到牆壁，雙手一推，轟隆一聲響，牆上登時穿了一個大洞，那人便從牆洞中走了進去。向問天伸手挽住令狐冲的右手，並肩走進屋去。

鮑大楚等四人早已站起，手中各執兵刃，臉上神色緊張。令狐冲急欲看到這人是誰，只不過他背向自己，但見他身材甚高，一頭黑髮，穿的是一襲青衫。

鮑大楚顫聲道：「原.....原來是任.....任前輩到了。」那人哼了一聲，踏步而前。鮑大楚、黃鍾公等自然而然退開了兩步。那人轉過身來，往中間的椅中一坐，這張椅子正是鮑大楚適才坐過的。令狐冲這才看清楚，只見他一張長長的臉孔，臉色雪白，更無半分血色，眉目清秀，只臉色實在白得怕人，便如剛從墳墓中出來的殭屍一般。

他對向問天和令狐冲招招手，道：「向兄弟，令狐兄弟，過來請坐。」令狐冲一聽到他聲音，驚喜交集，問道：「你.....你是任前輩？」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正是。你劍法可高明得緊啊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果然已經脫險了。我正想來救.....」那人笑道：「你想來救我脫困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哈哈！向兄弟，你這位兄弟很夠朋友啊。」

向問天拉著令狐冲的手，讓他在那人右側坐了，自己坐在那人左側，說道：「令狐兄弟肝膽照人，是當世少有的堂堂血性男兒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令狐兄弟，委屈你在西湖底下的黑牢住了兩個多月，我可抱歉得很哪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這時令狐冲心中已隱隱知道了些端倪，但仍未能全然明白。

那姓任的笑吟吟的瞧著令狐冲，說道：「你雖為我受了兩個多月牢獄之災，但練成了我刻在鐵板上的吸星大法，嘿嘿，那也足以補償而有餘了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那鐵板上的秘訣是前輩刻下的？」那人微笑道：「若不是我刻的，世上更有何人會這吸星大法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任教主的吸星神功，當世便只你一個傳人，委實可喜可賀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任教主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原來你到此刻還不知任教主的身分，這一位便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，他名諱是上『我』下『行』，你可曾聽見過嗎？」

令狐冲知「日月神教」就是魔教，只不過他本教之人自稱日月神教，教外之人則稱之為魔教，但魔教教主向來是東方不敗，怎地又出來一個任我行？他囁嚅道：「任.....任教主的名諱，我是在那鐵板上

摸到的，卻不知他是教主。」

那身材魁梧的老者突然喝道：「他是甚麼教主了？我日月神教的教主，普天下皆知是東方教主。這姓任的反教作亂，早已除名開革。向問天，你附逆為非，罪大惡極。」

任我行緩緩轉過頭來，凝視著他，說道：「你叫秦偉邦，是不是？」那魁梧老人道：「不錯。」任我行道：「我掌執教中大權之時，你在江西任青旗旗主，是不是？」秦偉邦道：「正是。」任我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現今身列本教十長老之位，升得好快哪。東方不敗為甚麼這樣看重你？你是武功高強呢，還是辦事能幹？」秦偉邦道：「我盡忠本教，遇事向前，十多年來積功而升為長老。」任我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任我行突然身子一晃，欺到鮑大楚身前，左手疾探，向他咽喉抓去。鮑大楚大駭，右手單刀已不及揮過來砍對方手臂，只得左手手肘急抬，護住咽喉，同時左足退後一步，右手單刀順勢劈下。這一守一攻只在一剎那間完成，守得嚴密，攻得凌厲，的是極高明手法。但任我行右手還是快了一步，鮑大楚單刀尚未砍落，已抓住他胸口，嗤的一聲響，撕破了他長袍，左手將一塊物事從他懷中抓出，正是那塊黑木令。他右手掠落，抓住了鮑大楚右腕，將他手腕連刀扭轉。只聽得噹噹噹三聲響，卻是向問天遞出長劍，向秦偉邦以及其餘兩名長老分別遞了一招。三長老各舉兵刃相架。向問天攻這三招，只是阻止他們出手救援鮑大楚，三招一過，鮑大楚已全在任我行掌握之中。

任我行微笑道：「我的吸星大法尚未施展，你想不想嘗嘗滋味？」

鮑大楚在這一瞬之間，已知若不投降，便送了性命，除此之外更無第三條路好走。他決斷也是極快，說道：「任教主，我鮑大楚自今而後，效忠於你。」任我行道：「當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，何以後來

反悔？」鮑大楚道：「求任教主准許屬下戴罪圖功，將功贖罪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好，吃了這顆丸藥。」放開他手腕，伸手入懷，取出一個瓷瓶，倒出一枚火紅色的藥丸，向鮑大楚拋去。鮑大楚一把抓過，看也不看，便吞入了腹中。

秦偉邦失聲道：「這.....這是『三尸腦神丹』？」

任我行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，這正是『三尸腦神丹』！」又從瓷瓶中倒出六粒「三尸腦神丹」，隨手往桌上擲去，六顆火紅色的丹丸在桌上滴溜溜轉個不停，道：「你們知道這『三尸腦神丹』的厲害嗎？」

鮑大楚道：「服了教主的腦神丹後，便當死心塌地，永遠聽從教主驅使，否則丹中所藏尸蟲便由僵伏而活動，鑽而入腦，咬噬腦髓，痛楚固不必說，更且行事狂妄顛倒，比瘋狗尚且不如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你說得甚是。你既知我這腦神丹的靈效，卻何以大膽吞服？」鮑大楚道：「屬下自今而後，永遠對教主忠心不二，這腦神丹便再厲害，也跟屬下並不相干。」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這裏的藥丸那一個願服？」

黃鍾公和禿筆翁、丹青生面面相覷，都是臉色大變。他們與秦偉邦等久在魔教，早知這「三尸腦神丹」中藏有尸蟲，平時並不發作，一無異狀，但若到了每年端午節的午時不服剋制尸蟲的藥物，原來的藥性一過，尸蟲脫伏而出。一經入腦，其人行動如妖如鬼，再也不可能以常理測度，理性一失，連父母妻子也會咬來吃了。當世毒物，無逾於此。再者，不同藥主所煉丹藥，藥性各不相同，東方教主的解藥，解不了任我行所製丹藥之毒。

眾人正驚惶躊躇間，黑白子忽然大聲道：「教主慈悲，屬下先服一枚。」說著掙扎著走到桌邊，伸手去取丹藥。

任我行袍袖輕輕一拂，黑白子立足不定，仰天一交摔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腦袋重重撞在牆上。任我行冷笑道：「你功力已失，廢人一個，沒的糟蹋了我的靈丹。」轉頭說道：「秦偉邦、王誠、桑三娘，你們不願服我這靈藥，是不是？」

那中年婦人桑三娘躬身道：「屬下誓願自今而後，向教主效忠，永無貳心。」那矮胖老者王誠道：「屬下謹供教主驅策。」兩人走到桌邊，各取一枚丸藥吞入腹中。他二人對任我行向來十分忌憚，眼見他脫困復出，已嚇得心膽俱裂，積威之下，再也不敢反抗。雖然東方教主也有自製丹藥，逼他們服了之後受到控制，不敢稍起異心，但火燒眉毛，且顧眼下，日後如何為患作祟，也只有到時再說了。

那秦偉邦是從中級頭目升上來的，任我行掌教之時，他在江西管轄數縣之地，還沒資格領教過這位前任教主的厲害手段，叫道：「少陪了！」雙足一點，向牆洞竄出。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也不起身阻攔。待他身子已縱出洞外，向問天左手輕揮，袖中倏地竄出一條黑色細長軟鞭，眾人眼前一花，只聽得秦偉邦「啊」的一聲叫，長鞭從牆洞中縮轉，已然捲住他左足，倒拖了回來。這長鞭鞭身極細，還沒一根小指頭粗，但秦偉邦給捲住了左足足踝，不住在地下翻滾，竟沒法起立。

任我行道：「桑三娘，你取一枚腦神丹，將外皮小心剝去了。」桑三娘應道：「是！」從桌上拿了一枚丹藥，用指甲將外面一層紅色藥殼剝了下來，露出裏面灰色的一枚小圓球。任我行道：「餵他吃了。」桑三娘道：「是！」走到秦偉邦身前，叫道：「張口！」

秦偉邦一轉身，呼的一掌，向桑三娘劈去。他本身武功雖較桑三娘略遜，但相去也不甚遠，可是足踝給長鞭捲住了，穴道受制，手上已無多大勁力。桑三娘左足踢他手腕，右足飛起，啪的一聲，踢中胸口，左足鴛鴦連環，跟著在他肩頭踢了一腳，接連三腳，踢中了三處

穴道，左手捏住他臉頰，右手便將那枚脫殼藥丸塞入他口中，右手隨即在他喉頭一捏，咕的一聲響，秦偉邦已將藥丸吞入肚中。

令狐冲聽了鮑大楚之言，知「三尸腦神丹」中藏有僵伏的尸蟲，全仗藥物剋制，桑三娘所剝去的紅色藥殼，想必是剋制尸蟲的藥物，又見桑三娘這幾下手腳兔起鶻落，乾淨利落，倒似平日習練有素，專門逼人服藥，心想：「這婆娘手腳伶俐得緊！」他不知桑三娘擅於短打擒拿功夫，此刻歸附任我行，自是抖擻精神，施展生平絕技，既賣弄手段，又是向教主表示效忠。

任我行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。桑三娘站起身來，神色不動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。

任我行目光向黃鍾公等三人瞧去，顯是問他們服是不服。

禿筆翁一言不發，走過去取過一粒丹藥服下。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語，不知在說些甚麼，終於也過去取了一粒丹藥吃了。

黃鍾公臉色慘然，從懷中取出一本冊子，正是那〈廣陵散〉琴譜，走到令狐冲身前，說道：「尊駕武功固高，智謀又富，設此巧計將這任我行救了出去，嘿嘿，在下佩服得緊。這本琴譜害得我四兄弟身敗名裂，原物奉還。」說著舉手一擲，將琴譜投入了令狐冲懷中。

令狐冲一怔之際，只見他轉過身去，走向牆邊，心下不禁頗為歉仄，尋思：「相救這位任教主，全是向大哥的計謀，事先我可半點不知。但黃鍾公他們心中恨我，也是情理之常，我可沒法分辯了。」

黃鍾公轉過身來，靠牆而立，說道：「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，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俠仗義，好好作一番事業。但任教主性子暴躁，威福自用，我四兄弟早萌退志。東方教主接任之後，寵信奸佞，鋤除教中老兄弟。我四人更加心灰意懶，討此差使，一來得以遠離黑木崖，不必與人勾心鬥角，二來閒居西湖，琴書遣懷。十二年來，清福也已

享得夠了。人生於世，憂多樂少，本就如此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輕哼一聲，身子慢慢軟垂下去。

禿筆翁和丹青生齊叫：「大哥！」搶過去將他扶起，只見他心口插了一柄匕首，雙目圓睜，卻已氣絕。禿筆翁和丹青生連叫：「大哥，大哥！」哭了出來。

王誠喝道：「這老兒不遵教主令旨，畏罪自盡，須當罪加一等。你們兩個傢伙又吵些甚麼？」丹青生滿臉怒容，轉過身來，便欲向王誠撲將過去，和他拚命。王誠道：「怎樣？你想造反麼？」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尸腦神丹，此後不得稍有違抗任我行的意旨，一股怒氣登時消了，只得低頭拭淚。

原本倒在一旁的秦偉邦突然發出一聲嘶叫，圓睜雙目，對著任我行吼道：「我跟你拚了！」但他穴道受點，又怎掙扎得起身？只見他肌肉扭曲，呼呼喘氣，顯得極為痛苦。向問天走上前去，重重一腳，將他踢死。

任我行道：「把屍首和這廢人都攆了出去，取酒菜來，今日我和向兄弟、令狐兄弟要共謀一醉。」禿筆翁和丹青生齊道：「是！」抱了黃鍾公和秦偉邦的屍身，以及軟癱在地的黑白子出去。

跟著便有家丁上來擺陳杯筷，共設了六個座位。鮑大楚道：「擺三副杯筷！咱們怎配和教主共席？」一面幫著收拾。任我行道：「你們也辛苦了，且到外面喝一杯去。」鮑大楚、王誠、桑三娘一齊躬身，道：「謝教主恩典。」慢慢退出。

令狐冲見黃鍾公自盡，心想此人倒是個義烈漢子，想起那日他要修書薦自己去見少林寺方證大師，求他治病，對己也是一番好意，不由得有些傷感。

向問天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怎地機緣巧合，學到了教主的吸星大

法？這件事倒要你說來聽聽。」令狐冲便將如何自行修習，如何無意中練成等情一一說了。向問天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這種種機緣，缺一不成。做哥哥的好生為你歡喜。」說著舉起酒杯，一口乾了。任我行和令狐冲也都舉杯乾了。

任我行笑道：「此事說來也是險極。我當初在那鐵板上刻這套練功秘訣，雖是在黑獄中悶得很了，聊以自遣，卻未必存著甚麼好心。神功秘訣固然是真，但若非我親加指點，助其散功，依法修習者非走火入魔不可，能避過此劫者千中無一。練這神功，有兩大難關。第一步是要散去全身內力，使得丹田中一無所有，只要散得不盡，或行錯了穴道，立時便會走火入魔，輕則全身癱瘓，從此成了廢人，重則經脈逆轉，七孔流血而亡。這門功夫創成已達數百年，但得獲傳授的固已稀有，幸而能練成的更寥寥無幾，實因散功這一步太過艱難之故。令狐兄弟卻佔了極大的便宜，你內力本已全失，原無所有，要散便散，不費半點力氣，於旁人最艱難最凶險的一步，在你竟不知不覺間便邁過去了。散功之後，又須吸取旁人的內力，貯入自己丹田，再依法驅入奇經八脈以供己用。這一步本來也甚艱難，自己內力已然散盡，再要吸取旁人內力，豈不是以卵擊石，徒然送命？令狐兄弟卻又有巧遇，聽向兄弟說，你身上早已有幾名高手所注的八道異種真氣，雖只各人的一部分，亦已極為厲害。令狐兄弟，你居然輕而易舉的渡此兩大難關，練成大法，也真是天意了。」

令狐冲手心中捏了把冷汗，說道：「幸好我內力全失，否則當真不堪設想。向大哥，任教主到底怎生脫困，兄弟至今仍不明所以。」

向問天笑嘻嘻的從懷中取出一物，塞在令狐冲手中，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令狐冲覺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堅硬的圓球，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給任我行的，攤開手掌，見是一枚鋼球，球上嵌有一粒小小鋼珠。令狐冲一撥鋼珠，那鋼珠輕輕轉得幾轉，便拉了一條極細的鋼絲出來。這鋼絲一端連在鋼球之上，鋼絲上都是鋸齒，正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極的鋼絲鋸子。令狐冲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教主手足上的銬

鐐，是用此物鋸斷的。」

任我行笑道：「我在幾聲大笑之中運上了內力，將你們五人盡皆震倒，隨即鋸斷銬鐐。你後來怎樣對付黑白子，當時我便怎樣對付你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你跟我換了衣衫，將銬鐐套在我手足之上，難怪黃鍾公等都沒察覺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本來此事也不易瞞得過黃鍾公和黑白子，但他們醒轉之後，教主和我早已出了梅莊。黑白子他們見到我留下的棋譜書畫，各人神魂顛倒，歡喜得緊，又那裏會疑心到獄中人已掉了包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哥神機妙算，人所難及。」心想：「原來你一切早已安排妥當，投這四人所好，引其入彀。但教主脫困已久，卻何以遲遲不來救我？」

向問天鑒貌辨色，猜到了他心意，笑道：「兄弟，教主脫困之後，有許多大事要辦，可不能讓對頭得知，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幾天，咱們今日便是救你來啦。好在你因禍得福，練成了不世神功，總算有了補償。哈哈，做哥哥的給你賠不是了。」說著在三人酒杯中都斟滿了酒，自己一口喝乾。任我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也陪一杯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賠甚麼不是？我得多謝兩位才是。我本來身受內傷，沒法醫治，練了教主的神功後，內傷竟霍然而愈，得回了一條性命。」三人縱聲大笑，甚是高興。

向問天道：「十二年之前，教主離奇失蹤，東方不敗篡位。我知事出蹊蹺，只有隱忍，與東方不敗敷衍。直到最近，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，便即來助教主脫困。豈知我一下黑木崖，東方不敗那廝便派出大隊人馬來追殺我，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帳王八蛋擠在一起趕熱鬧。兄弟，那日兩派的王八蛋追殺你我之時，在山道上你說了內功盡失的緣由，我當時便想，要散去你體內的諸般異種真氣，當世惟教主的『吸星大法』。教主脫困之後，我便會求他老人家傳你這項神功，救你性命，想不到不用我出口懇求，教主已自傳你了。」三人又一起

乾杯大笑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向大哥去救任教主，固然是利用了我，卻也確是存了救我性命之心。他當日曾說要辦一件大事，坦言是要利用我，要委屈我多時，當時我一口答允，為此坐牢，無可抱怨。何況我若不是在這件事上出了大力，那『吸星大法』何等神妙，任教主又怎肯輕易便即傳給我這毫不相干的外人？」不禁對向問天好生感激，轉頭問道：「任教主，你這門神功出神入化，任誰都難以猜度，來歷如何，尚請指教。」

任我行喝了一口酒，說道：「我這門神功，始創者是北宋年間的『逍遙派』，後來分為『北冥神功』和『化功大法』兩門（作者按：請參閱《天龍八部》）。修習北冥神功的是大理段氏。那位段皇爺初覺將別人畢生修習的功力吸了過來作為己用，似乎不合正道，不肯修習。後來讀了逍遙派一位前輩高人的遺書，才明白了這門神功的至理。那遺書中說道：不論好人壞人，學武功便是要傷人殺人。武功本身無所謂善惡，用之為善即善，用之為惡即惡，拳腳兵刃都是一般。同一招『黑虎偷心』，打死了惡人那是好招，打死了好人便是惡招。寶刀寶劍用來殺了好人，那是壞刀壞劍，用來殺了奸人，那是好刀好劍。令狐兄弟，你說是不是啊？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任教主宏論，精闢之極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那不是我的宏論，我不過複述北宋年間那位先輩的遺言而已。有人掄刀使劍殺傷善人良民，咱們就當把他手中的刀劍奪了過來，令他手中沒了兵刃，此事乃是為善。壞人內力越強，作惡越厲害，將他的內功吸個乾淨，便是廢了他用以作惡的本領，猶似奪了他的寶刀利劍。逍遙派的傳人有善有惡，大理段氏卻志在為善，只要所吸的是奸人惡人的內力，那就不錯。少林神拳、武當長拳，是污穢功夫嗎？一樣能用以傷人殺人，只不過千百年來他們不用這拳法去濫傷無辜而已。」他為了要收服令狐冲，言語之中，將「吸星大法」說成具有大篇道理。

任我行又道：「哈哈！其實人家來打我，便是敵人，管他是好人壞人，老子便吸他媽的內力，以其內功為我所用，何樂不為？逍遙派的前輩言道，百川匯海，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，並不是大海去強搶百川之水，這話再對也沒有了。敵人不以內力來打我，我便吸他不到，『北冥神功』立意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但那『化功大法』卻不同了。創始者本出於逍遙派，但因他不得師門真傳，不明散功吸功的道理，便將他常使的下毒法門用之於這神功，敵人中毒之後，經脈受損，內力散失，似乎為對方所吸去。我這『吸星大法』源於『北冥神功』正宗，並非下毒，這中間的分別，你可須仔細了。」

令狐冲一直心中嘀咕，自覺吸人內力頗有不當，聽了任我行這番講論，心想：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不去立意害人，但若有人想來殺我害我，那麼我吸他內力，自衛保命，也不能說是惡事。不過人家辛辛苦苦練成的內功，我吸了它來作為己用，跟任意取人錢財也相差不遠。」

又飲得十幾杯酒後，令狐冲覺這位任教主談吐豪邁，識見非凡，不由得大為心折，先前見他對付秦偉邦和黑白子，手段未免過於毒辣，但聽他談論了一會後，頗信英雄處事，有不能以常理測度者，心中本來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漸淡去。

任我行道：「令狐兄弟，我對待敵人，出手極狠，御下又是極嚴，你或許不大看得慣。但想想，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關了多久？你在牢中耽過，知道這些日子的滋味。人家待我如何？對於敵人叛徒，難道能心慈麼？」

令狐冲點頭稱是，忽然想起一事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有一事相求教主，盼教主能夠允可。」任我行道：「甚麼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當日在地牢初見教主，曾聽黃鍾公言道，教主倘若脫困，重入江湖，單是華山一派，少說便會死去一大半人。又聽教主言道，他日見到我師父，要令他大大難堪。教主功力通神，倘欲和華山派為難，沒

人能夠抵擋……」

任我行道：「我聽向兄弟說，你師父已傳言天下，將你逐出了華山派門牆。我去將他們大大折辱一番，索性就此滅了華山一派，將之在武林中除名，為你出一口惡氣。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在下自幼父母雙亡，蒙恩師、師娘收入門下，撫養長大，名雖師徒，情同父子。師父將我逐出門牆，一來確是我的不是，二來只怕也有些誤會。在下可萬萬不敢怨怪恩師。」

任我行微笑道：「原來岳不羣對你無情，你倒不肯對他不義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想求懇教主的，便是請你寬宏大量，別跟我師父、師娘，以及華山派的師弟、師妹們為難。」任我行沉吟道：「我得脫黑牢，你出力甚大，但我傳了你吸星大法，救了你命，兩者已然相抵，誰也不虧負誰。我重入江湖，未了的恩怨大事甚多，可不能對你許下甚麼諾言，以後行事未免縛手縛腳。」

令狐冲聽他這麼說，竟是非和岳不羣為難不可，不由得焦急之情，見於顏色。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且坐下。今日我在世上，只有向兄弟和你二人，才是真正親信之人，你有事求我，總也有個商量處。這樣罷，你先答允我一件事，我也就答允你，今後見到華山派中師徒，只要他們不是對我不敬，我便不去惹他。縱然要教訓他們，也當瞧在你面上，手下留情三分。你說如何？」

令狐冲大喜，躬身道：「如此感激不盡。教主有何囑咐，在下無有不遵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我和你二人結為金蘭兄弟，今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向兄弟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，你便為我教的光明右使。你意下如何？」

令狐冲一聽，登時愕然，萬沒料到他要自己加入魔教。他自幼便聽師父和師娘說及魔教的種種奸邪惡毒事跡，自己雖遭逐出門牆，只盼閒雲野鶴，在江湖上做個無門無派的散人，要自己身入魔教，卻是萬萬不能，一時間心中亂成一團，難以回答。

任我行和向問天兩對眼睛凝視著他，霎時之間，室中更無半點聲息。

過了好一會，令狐冲才道：「教主美意，想我令狐冲乃末學後進，如何敢和教主比肩稱兄道弟？再說，在下雖已不屬華山一派，仍盼師父能回心轉意，收回成命……」

任我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叫我教主，其實我此刻雖得脫牢籠，仍然性命朝不保夕，『教主』二字，也不過說來好聽而已。今日普天之下，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東方不敗。此人武功之高，決不在我之下，權謀智計，更遠勝於我。他麾下人才濟濟，憑我和向兄弟二人，要想從他手中奪回教主之位，確是以卵擊石、痴心妄想之舉。你不願和我結為兄弟，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。來來來，咱們杯酒言歡，這話再也休提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教主的權位如何給東方不敗奪去，又如何給囚在黑牢之中，種種情事，在下全然不明，不知兩位能賜告否？」

任我行搖了搖頭，淒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湖底一居，一十二年，甚麼名利權位，本該瞧得淡了。嘿嘿，偏偏年紀越老，越是心熱。」他滿滿斟了一杯酒，一口乾了，哈哈一聲長笑，笑聲中卻滿是蒼涼之意。

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那日東方不敗派出多人追我，手段之辣，你是親眼見到的了。若不是你仗義出手，我早已在那涼亭中給他們砍為肉醬。你心中尚有正派魔教之分，可是那日他們數百人聯手，圍殺你我二人，那裏還分甚麼正派，甚麼魔教？其實事在人為，正派中固有

好人，何嘗沒有卑鄙奸惡之徒？魔教中壞人確是不少，但等咱們三人掌了大權，好好整頓一番，將那些作惡多端的敗類給清除了，豈不教江湖上豪傑之士揚眉吐氣？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大哥這話，說得甚是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想當年教主對待東方不敗猶如手足一般，提拔他為教中的光明左使，教中一應大權都交了給他。其時教主潛心修習這吸星大法，要將其中若干小小的缺陷都糾正過來，教中日常事務便無暇多管。不料那東方不敗狼子野心，面子上對教主十分恭敬，甚麼事都不違背，暗中卻培植一己勢力，假借諸般藉口，將所有忠於教主的部屬或撤或革、或逕行處死，數年之間，教主的親信凋零殆盡。教主是忠厚至誠之人，見東方不敗處處恭謹小心，而本教在他手中也算一切井井有條，始終沒加懷疑。」

任我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向兄弟，這件事我實在好生慚愧。你曾對我進了數次忠言，叫我提防。可是我對東方不敗信任太過，忠言逆耳，反怪你對他心懷嫉忌，責你挑撥離間，多生是非。以至你一怒而去，高飛遠走，從此不再見面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屬下決不敢對教主有何怨怪之意，只是見情勢不對，那東方不敗部署周密，發難在即，屬下若隨侍教主身側，非先遭了他毒手不可。雖然為本教殉難，份所當為，但屬下思前想後，總覺還是先行避開為是。如教主能洞燭他的奸心，令他逆謀不逞，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則屬下身在外地，至少也能讓他心有所忌，不敢太過放肆。」

任我行點頭道：「是啊，可是我當時怎知道你的苦心？見你不辭而別，心下大是惱怒，其時練功正當緊要關頭，還險些出了亂子。那東方不敗卻來大獻殷勤，勸我不可煩惱。這一來，我更加中了他的奸計，竟將本教的秘籍《葵花寶典》傳了給他。」

令狐冲聽到《葵花寶典》四字，不禁「啊」了一聲。

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你也知道《葵花寶典》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曾聽師父說起過這部寶典的名字，知是博大精深的武學秘笈，卻不知曾在教主手中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多年以來，《葵花寶典》一直是日月神教的鎮教之寶，歷來均是上代教主傳給下一代教主。其時我修習吸星大法廢寢忘食，甚麼事都不放在心上，便想將教主之位傳給東方不敗。將《葵花寶典》傳給他，原是向他表明清楚：不久之後，我便會以教主之位相授。唉，東方不敗是個聰明人，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手裏，他為甚麼這樣心急，不肯等到我正式召開總壇，正式公布於眾？卻偏偏要幹這叛逆篡位之事？」他皺起了眉頭，似乎直到此刻，對這件事仍弄不明白。

向問天道：「他一來是等不及，不知教主到何時才正式相傳；二來是不放心，只怕突然之間，大事有變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其實他一切已部署妥當，又怕甚麼突然之間大事有變？當真令人好生難以索解。我在黑牢中靜心思索，對他的種種奸謀已一一想得明白，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的忽然發難，至今仍想他不通。本來嘛，他對你頗有所忌，怕我說不定會將教主之位傳了給你。但你既不別而行，已去了他眼中之釘，儘管慢慢的等下去好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東方不敗發難那一年，端午節晚上大宴，小姐在席上說了一句話，教主還記得麼？」任我行搔了搔頭，道：「端午節？那小姑娘說過甚麼話啊？那有甚麼干係？我可全不記得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教主別說小姐是小孩子。她聰明伶俐，心思之巧，實不輸於大人。那年小姐是七歲罷？她在席上點點人數，忽然問你：『爹爹，怎麼咱們每年端午節喝酒，一年總是少一個人？』你一怔，問道：『甚麼一年少一個人？』小姐說道：『我記得去年有十一個

人，前年有十二個。今年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咱們只騰下了十個。』」

任我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是啊，當時我聽了小姑娘這句話，心下甚是不快。早一年東方不敗處決了郝賢弟。再早一年，丘長老不明不白的死在甘肅，此刻想來，自也是東方不敗暗中安排的毒計了。再先一年，文長老遭革出教，受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高手圍攻而死，此事起禍，自也是在東方不敗身上。唉，小姑娘無意中吐露真言，當時我猶在夢中，竟自不悟。」

他頓了一頓，喝了口酒，又道：「這門『吸星大法』，原是繼承了北宋年間的『北冥神功』，只是學者不得其法，其中頗有缺陷。其時我修習吸星大法已在十年以上，在江湖上這神功大法也大有聲名，正派中人聞者無不喪膽。可是我卻知這神功之中實有幾個重大缺陷，初時不覺，其後禍患卻慢慢顯露出來。那幾年中我已深明其患，心知若不及早補救，終有一日會得毒火焚身。他人功力既是吸取而來，終非己有，會突然反噬作怪，吸來的功力愈多，反撲之力愈大。」

令狐冲聽到這裏，心下隱隱覺得有一件大事十分不妥。

任我行又道：「那時我身上已積聚了十餘名正邪高手的功力。但這十餘名高手分屬不同門派，所練功力各不相同。我須得設法將之融合為一，以為己用，否則總是心腹大患。那幾年中，我日思夜想，所掛心的便是這件事。那日端午節大宴席上，我雖在飲酒談笑，心中卻兀自在推算陽蹻二十二穴和陽維三十二穴，在這五十四個穴道之間，如何使內息遊走自如，既可自陽蹻入陽維，亦可自陽維入陽蹻。因此小姑娘那幾句話，我聽了當時心下雖然不快，但片刻間便也忘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屬下也一直奇怪。教主向來機警萬分，別人只須說得半句話，立時便知他心意，十拿九穩，從不失誤。可是在那幾年中，不但對東方不敗的奸謀全不察覺，而且日常……日常……

咳……」任我行微笑道：「而且日常渾渾噩噩，神不守舍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，是也不是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是啊。小姐說了那幾句話後，東方不敗哈哈一笑，道：『小姐，你愛熱鬧，是不？明年咱們多邀幾個人來一起喝酒便是。』他說話時滿臉堆歡，可是我從他眼光之中，卻看出滿是疑慮之色。他必定猜想，教主早已胸有成竹，眼前只不過假痴假呆，試他一試。他素知教主精明，料想對這樣明顯的事，決不會不起疑心。」

任我行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小姑娘那日在端午節大宴中說過這幾句話，這十二年來，我卻從來沒記起過。此刻經你一提，我才記得確有此言。不錯，東方不敗聽了那幾句話，焉不大起疑心？」向問天道：「再說，小姐一天天長大，越來越聰明，便在一二年間，只怕便會給她識破機關。等她成長之後，教主又或許會將大位傳她。東方不敗所以不敢多等，寧可冒險發難，其理或在於此。」

任我行連連點頭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此刻我女兒若在我身邊，咱們多了一人，也不致如此勢孤力弱了。」

向問天轉過頭來，向令狐冲道：「兄弟，教主適才言道，他這吸星大法之中，不免有重大缺陷。以我所知，教主雖在黑牢中被囚十二年，大大受了委屈，可是由此脫卻俗務羈絆，潛心思索，已解破了這神功中的秘奧。教主，是也不是？」

任我行摸摸濃密的黑鬚，哈哈一笑，極是得意，說道：「正是。從此而後，吸到別人的功力，盡為我用，再也不用耽心這些異種真氣突然反撲了。哈哈！令狐兄弟，你深深吸一口氣，是否覺得玉枕穴和膻中穴中有真氣鼓盪，猛然竄動？」

令狐冲依言吸了口氣，果覺玉枕穴和膻中穴兩處有真氣隱隱流竄，不由得臉色微變。

任我行道：「你不過初學乍練，還不怎麼覺得。可是當年我尚未解破這秘奧之時，這兩處穴道中真氣鼓盪，當真是天翻地覆，實難忍受。外面雖靜悄悄地一無聲息，我耳中卻滿是萬馬奔騰之聲，有時又似一個個焦雷連續擊打，轟轟發發，一個響似一個。唉，若不是我體內有如此重大變故，那東方不敗的逆謀焉能得逞？」

令狐冲知他所言不虛，又知向問天對他說這番話，用意是要自己向他求教，但若自己不允加入日月神教，求教之言自是說不出口，心想：「練他這吸星大法，是要吸取旁人功力以為己用。這功夫自私陰毒，我若非受攻被逼，決計不使。至於我體內異種真氣沒法化除，本來便已如此，我這條性命原是撿來的。令狐冲豈能貪生怕死，便去做大違素願之事？」當下轉過話題，說道：「教主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還想請教。在下曾聽師父言道，那《葵花寶典》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秘笈，練成了寶典中的武學，固然無敵於天下，而且長生延年，壽過百歲。教主何以不練那寶典中的武功，卻去練那甚為凶險的吸星大法？」

任我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此中原由，便不足為外人道了。」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是，在下冒昧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兄弟，教主年事已高，你大哥也比他老人家小不了幾歲。你若入了本教，他日教主的繼承人非你莫屬。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聲名不好，難道不能在你手中力加整頓，為天下人造福麼？」

令狐冲聽他這番話入情入理，微覺心動，只見任我行左手拿過酒杯，重重在桌上一放，右手提起酒壺，斟滿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數百年來，我日月神教和正教諸派為仇，向來勢不兩立。你如固執己見，不入我教，自己內傷難愈，性命不保，固不必說，只怕你師父、師娘的華山派……嘿嘿，我要使華山派師徒盡數覆滅，華山一派從此在武林中除名，卻也不是甚麼難事。你我今日在此相聚，大是有緣，你若

聽我良言相勸，便請乾了此杯，萬事都可商量。」

這番話充滿了威脅之意，令狐冲胸口熱血上湧，朗聲說道：「教主，大哥，我本就身患絕症，命在旦夕，無意中卻學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，此後如沒法化解，也不過回復舊狀而已，那也沒甚麼。我於自己這條性命早已不怎麼看重，生死有命，且由他去。華山派開派數百年，當有自存之道，未必別人一舉手間便能予以覆滅。今日言盡於此，後會有期！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向二人躬身為禮，轉身便走。

向問天欲待再有話說，令狐冲早去得遠了。

令狐冲出得梅莊，重重吁了口氣，拂體涼風，適意暢懷，一抬頭，只見一鉤殘月斜掛柳梢，遠處湖水中映出月亮和浮雲的倒影。

走到湖邊，稍立片刻，心想：「任教主眼前的大事當是去向東方不敗算帳，奪回教主之位，自不會去尋華山派的晦氣。但若師父、師娘、師弟妹們不知內情，撞上了他，那可非遭毒手不可。須得儘早告知，好讓他們有所防備。卻不知他們從福州回來了沒有？這裏去福州不遠，左右無事，我就去福建走一趟。倘若他們已動身回來，在途中或能遇上。」

隨即想到師父傳書武林，將自己逐出了師門，胸口不禁又是一酸，又想：「我將任教主逼我入教之事，向師父、師娘稟明。他們當能明白，我並非有意和魔教中人結交。說不定師父能收回成命，只罰我去思過崖上面壁三年，那便好了。」一想到重入師門有望，精神為之一振，當下去找了家客店歇宿。

這一覺睡到午時方醒，心想在見到師父、師娘之前，別要顯了自己本來面目，何況盈盈曾叫祖千秋他們傳言江湖，要取自己性命，還是喬裝改扮，免惹麻煩。卻扮作甚麼樣子才好？心下沉吟，從房中踱了出來，剛走進天井，突然間豁喇一聲，一盆水向他身上潑將過來。令狐冲立時倒縱避開，那盆水便潑了個空。只見一個軍官手中正捧著

一隻木臉盆，向著他怒目而視，粗聲道：「走路也不帶眼睛？你不見老爺在倒水嗎？」

令狐冲氣往上衝，心想天下竟有這等橫蠻之人，見這軍官四十來歲年紀，滿腮虬髯，倒也頗為威武，一身服色，似是個校尉，腰中掛了把腰刀，挺胸凸肚，顯是平素作威作福慣了的。那軍官喝道：「還瞧甚麼？不認得老爺麼？」令狐冲靈機一動：「扮成這個軍官，倒也有趣。我大模大樣的在江湖上走動，武林中朋友誰也不會來向我多瞧一眼。」那軍官喝道：「笑甚麼？你奶奶的，有甚麼好笑？」原來令狐冲想到得意處，臉上不禁露出微笑。

令狐冲走到櫃台前付了房飯錢，低聲問道：「那位軍爺是甚麼來頭？」那掌櫃的愁眉苦臉的道：「誰知他是甚麼來頭？他自稱是北京城來的，只住了一晚，服侍他的店小二倒已吃了他三記耳光。好酒好肉叫了不少，也不知給不給房飯錢呢。」

令狐冲點了點頭，走到附近一家茶館中，泡了壺茶，慢慢喝著等候。

等了半個時辰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那軍官騎了匹棗紅馬，從客店中出來，馬鞭揮得啪啪作響，大聲吆喝：「讓開，讓開，你奶奶的，還不快走！」幾個行人讓得稍慢，給他馬鞭抽去，呼痛聲不絕。

令狐冲早已付了茶錢，站起身來，快步跟在馬後。他內力充沛，腳步疾逾奔馬，見那軍官出了西門，向西南大路上馳去，便緊緊跟隨。奔得數里，路上行人漸稀。令狐冲加快腳步，搶到馬前，右手一揚。那馬吃了一驚，噓溜溜一聲叫，人立起來，那軍官險些掉下馬來。令狐冲喝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走路不帶眼睛麼？你這畜生險些蹺死了老子！」他不開口，那軍官已然大怒，這三聲一罵，那軍官自更怒不可遏，待那馬前足落地，唰的一鞭，便向令狐冲頭上抽落。

令狐冲見大道上不便行事，叫聲：「啊喲！」一個踉蹌，抱頭便

向小路上逃去。那軍官怎肯就此罷休，躍下馬來，匆匆將馬韁繫在樹上，狂奔追來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啊哟，我的媽啊！」逃入樹林。那軍官大叫大嚷的追來，突然間脅下一麻，咕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

令狐冲左足踏住他胸口，笑道：「你奶奶的，本事如此不濟，怎能行軍打仗？」在他懷中一搜，掏了隻大信封出來，上面蓋有「兵部尚書大堂正印」的朱紅大印，寫著「告身」兩個大字。打開信封，抽了一張厚紙出來，卻是兵部的一張委任令，寫明委任河北滄州游擊吳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參將，剋日上任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是位參將大人，你便是吳天德麼？」

那軍官給他踏住了動彈不得，一張臉皮脹得發紫，喝道：「快放我起來，你.....你.....膽大妄為，侮辱朝廷命官，不.....不怕王法嗎？」嘴裏雖然吆喝，氣勢卻已餒了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老子沒了盤纏，要借你的衣服去當一當。」反掌在他頭頂一拍，那軍官登時暈去。

令狐冲迅速剝下他衣服，心想這人如此可惡，教他多受些罪，將他內衣內褲一起剝下，全身赤條條地一絲不掛。一提他包袱重甸甸地，打開一看，竟有好幾百兩銀子，還有三隻金元寶，心想：「這都是這狗官搜刮來的民脂民膏，難以物歸原主，只好讓我吳天德參將大人拿來買酒喝了。」想著不禁好笑，脫去衣衫，將那參將的軍服、皮靴、腰刀、包裹都換到了自己身上，撕爛自己衣衫，將他反手綁了，縛在樹上，再在他口中塞滿了爛泥。轉念一想，回身抽出單刀，將他滿臉虬髯都剃了下來，將剃下的鬍子揣入懷中，笑道：「你變成了小白臉，這可美得多啦！」

走到大路之上，解開繫在樹上的馬韁，縱身上馬，舉鞭一揮，喝道：「讓開，讓開，你奶奶的，走路不帶眼睛嗎？哈哈，哈哈！」長笑聲中，縱馬南馳。

當晚來到餘杭投店，掌櫃的和店小二「軍爺前，軍爺後」的，招呼得極是周到。令狐冲次晨向掌櫃問明了去福建的道路，賞了五錢銀子，掌櫃和店小二恭恭敬敬的直送出店門外。令狐冲心想：「總算你們時運好，遇上了我這位冒牌參將，要是真參將吳天德前來投宿，你們可有得苦頭吃了。」去店鋪買了面鏡子，一瓶膠水，出城後來到荒僻處，對著鏡子將一根根鬍子膠在臉上。這番細功夫花了幾有一個時辰，黏完後對鏡一照，滿臉虬髯，蓬蓬鬆鬆，著實神氣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一路向南，到金華府、處州府後，南方口音已和中州大異，甚難聽懂。好在人人見他是軍官，都捲起了舌頭跟他說官話。他一生手頭從未有過這許多錢，喝起酒來盡情暢懷，頗為自得其樂。

只是體內的諸般異種真氣逼入了自己各處經脈之中，半分也沒驅出體外，時時突然間湧向丹田，令他頭暈眼花，煩惡欲嘔。每當發作，只得依照任我行在鐵板上所刻的法門，將之驅離丹田，散入經脈。只要異種真氣一離丹田，立即精神奕奕，舒暢無比。如此每練一次，自知功力便深了一層，卻也是陷溺深了一層，好在總是想到：

「我這條命是撿來的。多活一日，已多佔了一分便宜。」便即坦然。

這日午後，過了衢州府，已進入仙霞嶺。山道崎嶇，漸行漸高，嶺上人煙稀少。再行出二十餘里後，始終沒見到人家，已知貪著趕路，錯過了宿頭。眼見天色已晚，於是採些野果裹腹。見懸崖下有個小山洞，頗為乾燥，不致有蟲蟻所擾，便將馬繫在樹上，讓其自行吃草，找些乾草來鋪在洞裏，預備過夜。忽覺丹田中氣血不舒，當即坐下行功。任我行所傳的那神功每多一次修習，便多受一次羈縻，越來越覺滋味無窮。直練了一個更次，但覺全身舒泰，飄飄欲仙，直如身入雲端一般。

他吐了口長氣，站起身來，不由得苦笑，心想：「那日我問任教主，他既有武功絕學《葵花寶典》在手，何以還要練這吸星大法，他

不肯置答。此中情由，這時我卻明白了。原來這吸星大法一經修習，便再也無法罷手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暗暗心驚：「曾聽師娘說過苗人養蟲之事，一養之後，縱然明知其害，也已難以捨棄，若不放蟲害人，蟲蟲便會反噬其主。將來我可別成為養蟲的苗人才好。」

走出山洞，但見繁星滿天，四下裏蟲聲唧唧，忽聽得山道上有人行來，其時相距尚遠，但他內力既強，耳音便亦及遙，心念一動，當即過去放開了馬韁，在馬臀上輕輕一拍，那馬緩緩走向山坳。

他隱身樹後，過了好一會，聽得山道上腳步聲漸近，人數著實不少，星光下但見一行人均穿黑衣，其中一人腰纏黃帶，瞧裝束是魔教中人，其餘高高矮矮的一共三十餘人，都默不作聲的隨在其後。令狐冲心想：「他們此去向南入閩，莫非和我華山派有關？難道是奉了任教主之命，去跟師父師娘為難？」待一行人去遠，便悄悄跟隨。

行出數里，山路突然陡峭，兩旁山峯筆立，中間留出一條窄窄的山路，已不能兩人並肩而行。那三十餘人排成一字長蛇，向山道上爬去。令狐冲心道：「我如跟著上去，這些人居高臨下，只須有一人偶一回頭，便見到了我。」於是閃入草叢躲起，要等他們上了高坡，從南坡下去後再追趕上去。那知這行人將到坡頂，突然散開，分別隱在山石之後，頃刻間藏得一個人影也不見了。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第一個念頭是：「他們已見到了我。」但隨即知道不是，尋思：「他們在此埋伏，要襲擊上坡之人。是了，此處地勢絕佳，在此陡然發難，上坡之人勢必難逃毒手。他們要伏擊的是誰？難道師父師娘他們北歸之後，又有急事要回福建？否則怎會連夜趕路？今晚我又能和小師妹相會？」

一想到岳靈珊，登時全身皆熱，悄悄在草叢中爬了開去，直爬到遠離山道，這才從亂石間飛奔下山，轉了幾個彎，回頭已望不見那高坡，再轉到山道上向北而行。

他一路疾走，留神傾聽對面是否有人過來，走出十餘里後，忽聽得左側山坡上有人斥道：「令狐冲這混帳東西，你還要為他強辯！」

【注】

今日浙閩間已築有不少隧道穿過仙霞嶺，行人或汽車不必爬山。

【二十三】 伏擊



儀琳急忙回身，伸手去拉。令狐冲湊手過去，握住了她手。儀琳運勁一提，令狐冲左手在地下連撐，這才站定，神情狼狽不堪。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忍不住咕咕咯咯的嘻笑。

黑夜之中，荒山之上，突然聽到有人清清楚楚的叫出自己姓名，令狐冲不禁大吃一驚，第一個念頭便是：「是師父他們！」但這明明是女子聲音，卻不是師娘，更不是岳靈珊。跟著又聽得一個女子的話聲，只相隔既遠，話聲又低，聽不清說些甚麼。令狐冲向山坡上望去，只見影影綽綽的站著三四十人，心中一酸：「不知是誰在罵我？如果真是華山派一行，小師妹聽別人這般罵我，不知又如何說？」

當即矮身鑽入道旁灌木叢中，繞到那山坡之側，弓腰疾行，來到一株大樹之後，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師伯，令狐師兄行俠仗義……」只聽得這半句話，腦海中便映出一張俏麗清秀的臉蛋來，胸

口微微一熱，知說話之人是恆山派的小尼姑儀琳。他既知這些人是恆山派而不是華山派，不免失望，心神一激動間，儀琳下面兩句話便沒聽見。

只聽先前那尖銳而蒼老的聲音怒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卻恁地固執？難道華山派掌門岳先生的來信是假的？岳先生傳書天下，將令狐冲逐出了門牆，說他與魔教中人勾結，還能冤枉他麼？令狐冲以前救過你，他多半要憑著這一點點小恩小惠，向咱們暗算下手。」

儀琳道：「師伯，那可不是小恩小惠，令狐師兄不顧自己性命……」那蒼老的聲音喝道：「你還叫他令狐師兄？這人多半是個工於心計的惡賊，裝模作樣，欺騙你們小孩子家。江湖上人心鬼蜮，甚麼狡猾伎倆都有。你們年輕人沒見識，便容易上當。」儀琳道：「師伯的吩咐，弟子怎敢不聽？不過……不過……令狐師……」底下這個「兄」字終於沒說出口，硬生生的給忍住了。那老人問道：「不過怎樣？」儀琳似乎甚為害怕，不敢再說下去。

那老人道：「這次嵩山左盟主傳來訊息，魔教大舉入閩，企圖劫奪福州林家的《辟邪劍譜》。左盟主要五嶽劍派一齊設法攔阻，以免給這些妖魔歹徒奪到了劍譜，武功大進，五嶽劍派不免人人死無葬身之地。那福州姓林的孩子已投入岳先生門下，劍譜若為華山派所得，自然再好不過。就怕魔教詭計多端，再加上個華山派舊徒令狐冲，他熟知內情，咱們的處境便十分不利了。掌門人既將這副重擔放在我肩頭，命我率領大夥兒入閩，此事有關正邪雙方氣運消長，萬萬輕忽不得。再過三十里，便是浙閩交界之處。今日大家辛苦些，連夜趕路，到廿八鋪歇宿。咱們趕在頭裏，等魔教人眾大舉趕到之時，咱們便佔了以逸待勞的便宜。但仍須事事小心。」只聽得數十名女子齊聲答應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位師太既非恆山派掌門，儀琳師妹又叫她師伯，『恆山三定』，那麼是定靜師太了。她接到我師父傳書，將我當

作歹人，那也怪她不得。她只道自己趕在頭裏，殊不知魔教教眾已埋伏在前。幸好給我發覺了，卻怎生去告知她們才好？」

只聽定靜師太道：「一入閩境，須得步步提防，要當四下裏全是敵人。說不定飯店中的店小二，茶館裏的茶博士，都是魔教的奸細。別說隔牆有耳，就是這草叢之中，也難免沒藏著敵人。自今而後，大夥兒決不可提一句《辟邪劍譜》，連岳先生、令狐冲、東方不敗的名頭也不可提。」羣女弟子齊聲應道：「是。」

令狐冲知魔教教主東方不敗神功無敵，自稱不敗，但正教中人提到他時，往往稱之為「必敗」，一音之轉，含有長自己志氣、滅敵人威風之意，聽她竟將自己的名字和師父及東方不敗相提並論，不禁苦笑，心道：「我這無名小卒，你恆山派前輩竟如此瞧得起，那可不敢當了。」

只聽定靜師太道：「大夥兒這就走罷！」眾弟子又應了一聲，便見七名女弟子從山坡上疾馳而下，過了一會，又有七人奔下。恆山派輕功另有一路，在武林中頗有聲名，前七人、後七人相距都一般遠近，宛似結成陣法一般，十四人大袖飄飄，同步齊進，遠遠望去，美觀之極。再過一會，又有七人奔下。

過不多時，恆山派眾弟子一批批都動身了，一共六批，最後一批卻有八人，想是多了個定靜師太。這些女子不是女尼，便是俗家女弟子，黑夜之中，令狐冲難辨儀琳在那一隊中，心想：「這些恆山派的師姊師妹雖各有絕技，但一上得那陡坡，雙峯夾道，魔教教眾忽施奇襲，勢必傷亡慘重。」

當即摘了些青草，擠出草汁，搽在臉上，再挖些爛泥，在臉上手上塗抹一陣，繞到山道左側，提氣追了上去。他輕功本來並不甚佳，但輕功高低，全繫於內力強弱，他身上既集桃谷六仙、不戒和尚、方生大師、黑白子等眾高手的部分內力，較之當世高手，已然遠勝，此

時隨意邁步，都是一步跨出老遠。這一提氣急奔，頃刻間便追上了恆山派眾人。他怕定靜師太武功了得，聽到他奔行的聲息，是以兜了個大圈子，這才趕在眾人頭裏，一上山道後，奔得更加快了。

他來到陡坡之下，站定了靜聽，竟無半點聲息，心想：「若不是我親眼見到魔教教眾埋伏在側，又怎想得到此處危機四伏，凶險無比。」慢慢走上陡坡，來到雙峯夾道處的山口，離魔教教眾埋伏處約有里許，坐了下來，尋思：「魔教中人多半已見到了我，只是他們生怕打草驚蛇，想來不會對我動手。」等了一會，索性臥倒在地。

終於隱隱聽到山坡下傳來了腳步聲，心下轉念：「最好引得魔教教眾來和我動手，只須稍稍打鬥一下，恆山派自然知道了。」於是自言自語：「老子生平最恨的，便是暗箭傷人，有本事的何不真刀真槍，狠狠打上一架？躲了起來，鬼鬼祟祟的害人，那是最無恥的卑鄙行徑！」他對著高坡提氣說話，藉著充沛內力遠遠傳送出去，料想魔教人眾定然聽到。豈知這些人真能沉得住氣，竟毫不理睬。

過不多時，恆山派第一撥七名弟子已到了他身前。

七弟子在月光下見一名軍官伸張四肢，睡在地下。這條山道便只容一人行過，兩旁均是峭壁，若要上坡，非跨過他身子不可。這些弟子只須輕輕一縱，便能躍過他身子，但男女有別，在男人頭頂縱躍而過，未免太過無禮。

一名中年女尼朗聲說道：「勞駕，這位軍爺，請借一借道。」令狐冲唔唔兩聲，忽然間鼾聲大作。那女尼法名儀和，性子卻毫不和氣，見這軍官深更半夜的睡在當道，情狀已極突兀，而這等大聲打鼾，十有九是故意做作。她強抑怒氣，說道：「你如不讓開，我們可要從你身上跳過去了。」令狐冲鼾聲不停，迷迷糊糊的道：「這條路上妖魔鬼怪多得緊，可過去不得啊。唔唔，苦海無邊，回……回……回頭是岸！」

儀和一怔，聽他這幾句話似乎意帶雙關。另一名女尼扯了扯她衣袖，七人都退開幾步。一人悄聲道：「師姊，這人有點古怪。」又一人道：「說不定他是魔教奸人，在此向咱們挑戰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魔教中人決不會去做朝廷軍官，就算喬裝改扮，也當扮作別種裝束。」儀和道：「不管他！他再不讓道，咱們就跳了過去。」邁步上前，喝道：「你真的不讓，我們可要得罪了。」

令狐冲伸個懶腰，慢慢坐起。他仍怕給儀琳認了出來，臉向山坡，背脊對著恆山派眾弟子，右手撐在峭壁上，身子搖搖晃晃，似是喝醉了酒一般，說道：「好酒啊，好酒！」

便在此時，恆山派第二撥弟子已然到達。一名俗家弟子問道：「儀和師姊，這人在這裏幹甚麼？」儀和皺眉道：「誰知道他了！」

令狐冲大聲道：「剛才宰了一條狗，吃得肚子發脹，酒又喝得太多，只怕要嘔。啊啲，不好，真的要嘔！」當下嘔聲不絕。眾女弟子皺眉掩鼻，紛紛退開。令狐冲嘔了幾聲，卻嘔不出甚麼。眾女弟子竊竊私議間，第三撥又已到了。

只聽得一個清柔的聲音道：「這人喝醉了，怪可憐的，讓他歇一歇，咱們再走不遲。」令狐冲聽到這聲音，心頭微微一震，尋思：「儀琳小師妹心地真好。」

儀和卻道：「這人故意在此搗亂，並非安著好心！」邁步上前，喝道：「讓開！」伸掌往令狐冲左肩撥去。令狐冲身子連晃，叫道：「啊啲，乖乖不得了！」跌跌撞撞的向上走了幾步。這幾步一走，局勢更加尷尬，他身子塞在窄窄的山道之中，後面來人除非從他頭頂飛躍而過，否則再也沒法超越。

儀和跟著上去，喝道：「讓開了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又走上幾步。他越行越高，將上山的道路塞得更死了，突然大聲叫道：「喂，上面埋伏的朋友們留神了，你們要等的人正上來啦。你們這一

殺出來，那可誰也逃不了啦！」

儀和等一聽，當即退回。一人道：「此處地勢奇險，倘若敵人在此埋伏襲擊，可難以抵擋。」儀和道：「倘若有人埋伏，他怎會叫了出來？這是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，上面定然沒人。咱們如顯得畏縮，可讓敵人笑話了。」另兩名中年女尼齊聲道：「是啊！咱三人在前開路，師妹們在後跟來。」三人長劍出鞘，又奔到了令狐冲身後。

令狐冲不住大聲喘氣，說道：「這道山坡可當真陡得緊，唉，老人家年紀大了，走不動啦。」一名女尼喝道：「喂，你讓在一旁，給我們先走行不行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出家人火氣別這麼大，走得快是到，走得慢也是到。咳咳，唉，去鬼門關嗎，還是走得慢些的好。」那女尼道：「你不是繞彎子罵人嗎？」呼的一劍，從儀和身側刺出，指向令狐冲背心。她只是想將令狐冲嚇得讓開，這一劍將刺到他身子，便即凝力不發。

令狐冲恰於此時轉過身來，見劍尖指著自己胸口，大聲喝道：「喂！你……你……你這是幹甚麼來了？我是朝廷命官，你竟敢如此無禮。來人哪，將這尼姑拿了下來！」幾名年輕女弟子忍不住笑出聲來，此人在這荒山野嶺之上，還在硬擺官架子，實是滑稽之至。

一名尼姑笑道：「軍爺，咱們有要緊事，心急趕路，勞你駕往旁邊讓一讓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軍爺不軍爺？我是堂堂參將，你該當叫我將軍，才合道理。」七八名女弟子齊聲笑著叫道：「將軍大人，請你讓道！」

令狐冲哈哈一笑，挺胸凸肚，神氣十足，突然間腳下一滑，摔跌下來。眾弟子尖聲驚呼：「小心！」便有二人拉住了他手臂。令狐冲又滑了一下，這才站定，罵道：「他奶奶……地下這樣滑。地方官全是飯桶，也不差些民伕，將山道給好好修一修。」

他這麼兩滑一跌，身子已縮在山壁微陷的凹處，恆山女弟子展開

輕功，——從他身旁掠過。有人笑道：「地方官該得派轎八人大轎，把將軍大人抬過嶺去，才是道理。」有人道：「將軍是騎馬不坐轎的。」先一人道：「這位將軍與眾不同，騎馬只怕會摔跌下來。」令狐冲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我騎馬幾時摔跌過？上個月那該死的畜牲作老虎跳，我才從馬背上滑了一滑，摔傷了膀子，那也算不得甚麼。」眾女弟子一陣大笑，如風般上坡。

令狐冲眼見一個苗條身子一晃，正是儀琳，便跟在她身後。這一來，可又將後面眾弟子阻住了去路。幸好他雖腳步沉重，氣喘吁吁，三步兩滑，又爬又跌，走得倒也快捷。後面一名女弟子又笑又埋怨：「你這位將軍大人真是……咳，一天也不知要摔多少交！」

儀琳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儀清師姊，你別催將軍了。他心裏一急，別真的摔了下去。這山坡陡得緊，摔下去可不是玩的。」

令狐冲見到她一雙大眼，清澄明澈，猶如兩泓清泉，一張俏臉在月光下秀麗絕俗，更沒半分人間煙火氣，想起那日為了逃避青城派的追擊，她在衡山城中將自己抱出來，自己也曾這般怔怔的凝視過她，突然間心底升起一股柔情，心想：「這高坡之上，伏得有強仇大敵想要害她。我便性命不在，也要保護她平安周全。」

儀琳見他雙目呆滯，容貌醜陋，向他微微點頭，露出溫和笑容，又道：「儀清師姊，這位將軍倘若摔跌，你可得快拉住他。」儀清笑道：「他這麼重，我怎拉得住？」

本來恆山派戒律甚嚴，這些女弟子輕易不與外人說笑。但令狐冲大裝小丑模樣，不住逗她們的樂子，眾女弟子年輕喜事，四周又並無長輩，黑夜趕路，說幾句無傷大雅的笑話，亦有振奮精神之效。

令狐冲怒道：「你們這些女孩子說話便不知輕重。我堂堂將軍，想當年在戰場上破陣殺賊，那般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的模樣，你們要是瞧見了，嘿嘿，還有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？這區區山路，壓根兒就

沒瞧在我眼裏，怎會摔交？當真信口開河……啊哟，不好！」腳下似乎踏到一塊小石子，便即俯跌下去。他伸出雙手，在空中亂揮亂抓。在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都尖聲叫了出來。

儀琳急忙回身，伸手去拉。令狐冲湊手過去，握住了她手。儀琳運勁一提，令狐冲左手在地下連撐，這才站定，神情狼狽不堪。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忍不住咕咕咯咯的嘻笑。令狐冲道：「我這皮靴走山路太過笨重，倘若穿了你們的麻鞋，那就包管不會摔交。再說，我只不過滑了一滑，又不是摔交，有甚麼好笑？」儀琳緩緩鬆開了手，說道：「是啊，將軍穿了馬靴，走山道確是不大方便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雖然不便，可威風得緊，要是像你們老百姓那樣，腳上穿雙麻鞋草鞋，可又太不體面了。」眾女弟子聽他死要面子，又都笑了起來。

這時後面幾撥人已絡繹到了山腳下，走在最先的將到坡頂。

令狐冲大聲嚷道：「這一帶所在，偷雞摸狗的小賊最多，冷不妨的便打人悶棍，搶人錢財。你們出家人身邊雖沒多大油水，可是辛辛苦苦化緣得來的銀子財物，卻也小心別讓人給搶了去。」儀清笑道：

「有咱們大將軍在此，諒來小毛賊也不敢前來太歲頭上動土。」令狐冲叫道：「喂，喂，小心了，我好像瞧見上面有人探頭探腦。」

一名女弟子道：「你這位將軍當真囉唆，難道咱們還怕了幾個小毛賊不成？」

一言甫畢，突然聽得兩名女弟子叫聲：「哎唷！」骨碌碌滾將下來。兩名女弟子急忙搶上，同時抱住。前面幾名女弟子叫了起來：

「賊子放暗器，小心了！」叫聲未歇，又有一人滾跌下來。儀和叫道：「大家伏低！小心暗器！」當下眾人都伏低了身子。令狐冲罵道：「大膽毛賊，你們不知本將軍在此麼？」儀琳拉拉他手臂，急道：「快伏低了！」

在前的女弟子掏出暗器，袖箭、鐵菩提紛紛向上射去。但上面敵

人隱伏石後，一個也瞧不見，暗器盡數落空。

定靜師太聽得前面現了敵蹤，縱身急上，從一眾女弟子頭頂躍過，來到令狐冲身後時，呼的一聲，也從他頭頂躍了過去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出門大吉！晦氣，晦氣！」吐了幾口口水。只見定靜師太袖飛舞，當先攻上，敵人的暗器嗤嗤射來，有的釘上了她衣袖，有的給她袖力激飛。

定靜師太幾個起落，到了坡頂，尚未站定，但覺風聲勁急，一條熟銅棍從頭頂砸到。聽這兵刃劈風之聲，便知十分沉重，當下不敢硬接，側身從棍旁竄過，卻見兩柄鏈子槍一上一下的同時刺到，來勢迅疾。敵人在這隘口上伏著三名好手，扼守要道。定靜師太喝道：「無恥！」反手拔出長劍，一劍破雙槍，格了開去。那熟銅棍又攔腰掃來。定靜師太長劍在棍上一搭，乘勢削下，一條鏈子槍卻已刺向她右肩。只聽得山腰中女弟子尖聲驚呼，跟著砰砰之聲大作，原來敵人從峭壁上將大石推將下來。

恆山派眾弟子擠在窄道之中，竄高伏低，躲避大石，頃刻間便有數人為大石砸傷。定靜師太退了兩步，叫道：「大家回頭，下坡再說！」她舞劍斷後，以阻敵人追擊。卻聽得轟轟之聲不絕，頭頂不住有大石擲下，接著聽得下面兵刃相交，山腳下竟也伏有敵人。這些人待恆山派眾人上坡，上面一發動，便現身堵住退路。

下面傳上訊息：「師伯，攔路的賊子功夫硬得很，衝不下去。」接著又傳訊上來：「兩位師姊受了傷。」

定靜師太大怒，如飛奔下，只見兩名漢子手持鋼刀，正逼得兩名女弟子不住倒退。定靜師太一聲呼叱，長劍疾刺，忽聽得呼呼兩聲，兩個拖著長鏈的鑲鐵八角鎚從下飛擊而上，直攻她面門。定靜師太舉劍撩去，一枚八角鎚一沉，逕砸她長劍，另一枚卻向上飛起，自頭頂壓落。定靜師太微微一驚：「好大的膂力。」如在地，她也不會對

這等硬打硬砸的武功放在心上，只須展開小巧功夫，便能從側搶攻，但山道狹窄，除了正面衝下之外，別無他途。敵人兩柄八角鐵鎚正舞得勁急，猶如兩團黑霧撲面而來，定靜師太沒法施展精妙劍術，只得一步步倒退上坡。

猛聽上面「哎唷」聲連作，又有幾名女弟子中了暗器，摔跌下來。定靜師太定了定神，覺得還是坡頂的敵人武功稍弱，較易對付，便又衝上，從眾女弟子頭頂躍過，跟著又越過令狐冲頭頂。

令狐冲大聲叫道：「啊哟，幹甚麼啦，跳田雞麼？這麼大年紀，還鬧著玩。你在我頭頂跳來跳去，人家還能賭錢麼？」定靜師太急於破敵解圍，沒將他的話聽在耳中。儀琳歉然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師伯不是故意的。」令狐冲嘮嘮叨叨的埋怨：「我早說這裏有毛賊，你們就是不信。」心中卻道：「我只見魔教人眾埋伏在坡頂，卻原來山坡下也伏有好手。恆山派人數雖多，擠在這條山道中施展不出手腳，大事當真不妙。」

定靜師太將到坡頂，驀見杖影晃動，一條鐵禪杖當頭擊落，原來敵人另調好手把守。定靜師太心想：「今日我如衝不破此關，帶出來的這些弟子們只怕要覆沒於此。」身形側過，長劍斜刺，身子離鐵禪杖不過數寸，便已閃過，長劍和身撲前，急刺那手揮禪杖的胖大頭陀。這一招可說險到了極點，直是不顧性命、兩敗俱傷的打法。那頭陀猝不及防，收轉禪杖已自不及，嗤的一聲輕響，長劍從他脅下刺入。那頭陀悍勇已極，一聲大叫，左拳擊落，將長劍打得斷成兩截，拳上自也是鮮血淋漓。

定靜師太叫道：「快上來，拿劍來！」儀和飛身而上，橫劍叫道：「師父，劍！」定靜師太轉身去接，斜刺裏一柄鏈子槍攻向儀和，另一柄鏈子槍向定靜師太刺到。儀和只得揮劍擋格，那使鏈子槍之人著著進逼，又將儀和逼得退下山道，長劍竟沒能遞到定靜師太手中。

跟著上面搶過三人，二人使刀，一人使一對判官筆，將定靜師太圍在垓心。定靜師太一雙肉掌上下翻飛，使開恆山派「天長掌法」，在四般兵刃間翻滾來去。她年近六旬，身手矯捷卻不輸少年。魔教三名好手合力圍攻，竟奈何不了這位赤手空拳的老尼。

儀琳輕輕驚叫：「啊哟，那怎麼辦？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這些小毛賊太不成話，讓道，讓道！本將軍要上去捉拿毛賊了。」儀琳急道：「去不得！他們不是毛賊，都是武功很好的人，你一上去，他們便要殺了你。」令狐冲胸口一挺，昂然叫道：「青天白日之下……」抬頭一看，天剛破曉，還說不上是「青天白日」，他也不以為意，繼續說道：「這些小毛賊攔路打劫，欺侮女流之輩，哼哼，難道不怕王法麼？」儀琳道：「我們不是尋常的女流之輩，敵人也不是攔路打劫的小毛賊……」令狐冲大踏步上前，從一眾女弟子身旁硬擠過去。眾女弟子只得貼緊石壁，讓他擦身而過。

令狐冲將上坡頂，伸手去拔腰刀，拔了好一會，假裝拔不出來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刀子硬是搗亂，要緊關頭卻生了鏽。將軍刀鏽，怎生拿賊？」

儀和正挺劍和兩名魔教教眾劇鬥，拚命守住山道，聽他在身後嘮嘮叨叨，刀子生了鏽，拔不出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叫道：「快讓開，這裏危險！」只這麼叫了一聲，微一疏神，一柄鏈子槍唰的一聲，刺向她肩頭，險些中槍。儀和退了半步，那人又挺槍刺到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大膽毛賊，不見本將軍在此嗎？」斜身閃在儀和身前。那使鏈子槍的漢子一怔，此時天色漸明，見他服色打扮確是朝廷命官模樣，當下凝槍不發，槍尖指住他胸口，喝道：「你是誰？剛才在下面大呼小叫，便是你這狗官麼？」

令狐冲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叫我狗官？你才是狗賊！你們在這裏攔路打劫，本將軍到此，你們還不逃之夭夭，當真無法無天！本將

軍拿住了你們，送到縣衙門去，每人打五十大板，打得你們屁股開花，鮮血淋漓，每人大叫我的媽啊！」

那使槍漢子不願戕殺朝廷命官，惹下麻煩，罵道：「快滾你媽的臭鴨蛋！再囉唆不清，老子在你這狗官身上戳三個透明窟窿。」

令狐冲見定靜師太一時尚無敗象，而魔教教眾也不再向下發射暗器、投擲大石，大聲喝道：「大膽毛賊，快跪下叩頭，本將軍看在你們家有八十歲老娘，或者還可從輕發落，否則的話，哼哼，將你們狗頭一個個砍將下來……」

恆山派眾弟子聽得都皺眉搖頭，均想：「這人是個瘋子。」儀和走上一步，挺劍相護，如敵人發槍刺他，便出劍招架。

令狐冲又使勁拔刀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臨急上陣，這柄祖傳的寶刀偏偏生了鏽。哼，我這寶刀只消不生鏽哪，你毛賊便有十個腦袋也都砍了下來。」那使槍漢子呵呵大笑，喝道：「去你媽的！」橫槍向令狐冲腰裏砸來。令狐冲一扯之下，連刀帶鞘都扯了下來，叫聲：「啊喲！」身子向前直撲，摔了下去。儀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令狐冲摔跌之時，腰刀遞出，刀鞘頭正好點中那使槍漢子腰眼。那漢子哼也不哼，便已軟倒。

令狐冲啪的一聲，摔倒在地，掙扎著爬起，「咦」的一聲，叫道：「啊哈，你也摔了交，大家扯個直，二一添作五，老子不算輸，咱們再來打過。」

儀和一把抓起那漢子，向後摔出，心想有了一名俘虜在手，事情便易辦了些。

魔教中三人衝將過來，意圖救人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啊哈，乖乖不得了，小小毛賊真要拒捕。」提起腰刀，指東打西，使的全然不成章法。「獨孤九劍」本來便無招數，固可使得瀟灑優雅，但使得笨拙醜

怪，一樣的威力奇大，其要點乃在劍意而不在招式。他並不擅於點穴打穴，激鬥之際，難以認準穴道，但精妙劍法附之以渾厚內力，雖非戳中要害，但教撞在穴道之側，敵人一般的也禁受不住，隨手戳出，便點倒一人。

但見他腳步踉蹌，跌跌撞撞，一把連鞘腰刀亂揮亂舞，忽然間收足不住，向一名敵人撞去，噗的一聲響，刀鞘尖頭剛好撞正那人小腹。那人吐了口長氣，登時軟倒。令狐冲叫聲「啊哟」，向後一跳，刀柄又撞中一人肩後。那人立時摔倒，在地下打滾。令狐冲雙腳在他身上一絆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」身子直撞出去，刀鞘戳中一名持刀教眾。此人是圍攻定靜師太的三名好手之一，背心受撞，單刀脫手飛出。定靜師太乘機發掌，砰的一聲，擊正那人胸口。那人口噴鮮血，眼見不活了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小心，小心！」退了幾步，背心撞向那使判官筆之人。那人挺筆向他背脊點去。令狐冲一個踉蹌，向前衝出，刀鞘到處，又有兩名教眾受戳倒地。那使判官筆之人向他疾撲而至。令狐冲大叫：「我的媽啊！」拔步奔逃，那人發足追來。令狐冲突然停步彎腰，刀柄從腋下露出半截，那人萬料不到他奔跑正速之際忽然站定不動，他武功雖高，變招卻已不及，急衝之下，將自己胸腹交界處撞上了令狐冲向後伸出的刀柄。那人臉上露出古怪之極的神情，對適才之事似是絕不相信，可是身子卻慢慢軟倒。

令狐冲轉過身來，見坡頂打鬥已停，恆山派眾弟子一小半已然上坡，正和魔教眾人對峙而立，其餘弟子正自迅速上來。他大聲叫道：「小小毛賊，見到本將軍在此，還不快快跪下投降，真正奇哉怪也！」手舞刀鞘，大叫一聲，向魔教人叢中衝了進去。魔教教眾登時刀槍交加。恆山派眾弟子待要上前相助，卻見令狐冲大叫：「厲害，厲害！好兇狠的毛賊！」已從人叢中奔了出來。他腳步沉重，奔跑時拖泥帶水，一不小心，砰的摔了一交，刀鞘彈起，擊上自己額頭，登時暈去。但他在魔教人叢中一入一出，又已戳倒了五人。

雙方見他如此，無不驚得呆了。

儀和、儀清雙雙搶上，叫道：「將軍，你怎麼啦？」令狐冲雙目緊閉，佯作不醒。

魔教領頭的老人眼見片刻間己方一人身亡，更有十一人為這瘋瘋顛顛的軍官戳倒。適才見他衝入陣來，自己接連出招要想拿他，都反而險些給他刀鞘戳中，刀鞘鞘尖所指處雖非穴道所在，但來勢凌厲，方位古怪，生平從所未見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委實深不可測。又見己方給戳倒的人之中，五人已遭恆山派擒住，今日無論如何討不了好去，當即朗聲說道：「定靜師太，你們中了暗器的弟子，要不要解藥？」

定靜師太見己方中了暗器的幾名弟子昏迷不醒，傷處流出的都是黑血，知暗器淬有劇毒，聽他這句話，已明其意，叫道：「拿解藥來換人！」那人點了點頭，低語數句。一名教眾拿了一個瓷瓶，走到定靜師太身前，微微躬身。定靜師太接過瓷瓶，厲聲道：「解藥倘若有效，自當放人。」那老人道：「好，恆山定靜師太，當非食言之人。」將手一揮。眾人抬起傷者和死者屍體，齊從西側山道下坡，頃刻之間，走得一個不賸。

令狐冲悠悠醒轉，叫道：「好痛！」摸了摸額頭腫起的一個硬塊，奇道：「咦，那些毛賊呢？都到那裏去啦？」

儀和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你這位將軍當真希奇古怪，剛才幸虧你衝入敵陣，胡打一通，那些小毛賊居然給你嚇退了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大將軍出馬，果然威風八面，與眾不同。小毛賊望風披靡，哎唷……」伸手一摸額頭，登時苦起了臉。儀清道：「將軍，你可砸傷了嗎？咱們有傷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沒傷，沒傷！大丈夫馬革裹屍，也是閒事……」儀和抿嘴笑道：「只怕是馬革裹屍罷，甚麼叫馬革裹屍？」儀清橫了她一眼，道：「你就是愛挑眼，這會兒說這些幹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們北

方人，就讀馬革裹屍，你們南方人讀法有些不同。」儀和轉過了頭，笑道：「我們可也是北方人。」

定靜師太將解藥交給了身旁弟子，囑她們救治中了暗器的同門，走到令狐冲身前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恆山老尼定靜，不敢請問少俠高姓大名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凜：「這位恆山派前輩果然眼光厲害，瞧出了我年紀不大，又是個冒牌將軍。」當下躬身抱拳，恭恭敬敬的還禮，說道：「老師太請了。本將軍姓吳，官名天德，天恩浩蕩之天，道德文章之德，官拜泉州參將之職，這就上任去也！」

定靜師太料他不願以真面目示人，未必真是將軍，但見他禮數周到，心有好感，說道：「今日我恆山派遭逢大難，得蒙將軍援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將軍武功深湛，貧尼卻瞧不出將軍的師承門派，確實佩服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師太誇獎，不過老實說，我的武功倒的確有兩下子，上打雪花蓋頂，下打老樹盤根，中打黑虎偷心……哎唷，哎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手舞足蹈，一拳打出，似乎用力過度，自己弄痛了關節，偷眼看儀琳時，見她吃了一驚，頗有關切之意，心想：「這位小師妹良心真好，倘若知道是我，不知她心中有何想法？」

定靜師太自然明知他是假裝，微笑道：「將軍既真人不露相，貧尼只有朝夕以清香一炷，禱祝將軍福體康健，萬事如意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請你求求菩薩，保佑我升官發財。小將也祝老師太和眾位小師太一路順風，逢凶化吉，萬事順利。哈哈，哈哈！」大笑聲中，向定靜師太一躬到地，揚長而去。他雖狂妄故作，但久在五嶽劍派，對這位恆山派前輩卻也不敢缺了禮數。

恆山派羣弟子望著他腳步蹣跚的向南行去，圍著定靜師太，嘖嘖喳喳的紛紛詢問：「師伯，這人是甚麼來頭？」「他是真的瘋瘋顛顛，還是假裝的？」「他是不是武功很高，還是不過運氣好，誤打誤撞的打中了敵人？」「師父，我瞧他不像將軍，好像年紀也不大，是不是？」

定靜師太嘆了口氣，轉頭去瞧身中暗器的眾弟子，見她們敷了解藥後，黑血轉紅，脈搏加強，已無險象，她恆山派治傷靈藥算得是各派之冠，自能善後，當下解開了五名魔教教眾的穴道，令其自去，說道：「大夥兒到那邊樹下坐下休息。」

她獨自在一塊大巖石畔坐定，閉目沉思：「這人衝入魔教陣中之時，魔教領頭的長老向他動手。但他仍能在頃刻間戳倒五人，卻又不是打穴功夫，所用招式竟絲毫沒顯示他的家數門派。當世武林之中，竟有這般厲害的年輕人，卻是那一位高人的弟子？這樣的人物是友非敵，實是我恆山派的大幸了。」

她沉吟半晌，命弟子取過筆硯，一張薄絹，寫了一信，說道：「儀質，取信鴿來。」儀質答應了，從背上所負竹籠中取出一隻信鴿。定靜師太將薄絹書信捲成細細的一條，塞入一個小竹筒中，蓋上了蓋子，再澆了火漆，用鐵絲縛在鴿子的左足上，心中默禱，將信鴿往上一擲。鴿兒振翅北飛，漸高漸遠，頃刻間成為一個小小黑點。

定靜師太自寫書以至放鴿，每一行動均十分遲緩，和她適才力戰羣敵時矯捷若飛的情狀全然不同。她抬頭仰望，那小黑點早在白雲深處隱沒不見，但她兀自向北遙望。眾人誰都不敢出聲，適才這一戰，雖有那小丑般的將軍插科打諢，似乎頗為熱鬧有趣，其實局面凶險之極，各人都可說是死裏逃生。

隔了良久，定靜師太轉過身來，向一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招了招手。那少女立即站起，走到她身前，低聲叫道：「師父！」定靜師太

輕輕撫了撫她頭髮，說道：「絹兒，你剛才怕不怕？」那少女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怕的！幸虧這位將軍勇敢得很，將這些惡人打跑了。」定靜師太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位將軍不是勇敢得很，而是武功好得很。」那少女道：「師父，他武功好得很麼？我瞧他出招亂七八糟，一不小心，把刀鞘砸在自己頭上。怎麼他的刀又會生鏽，拔不出鞘？」

這少女秦絹是定靜師太所收的關門弟子，聰明伶俐，甚得師父憐愛。恆山派女弟子中，出家的尼姑約佔六成，其餘四成是俗家弟子，有些是中年婦人，五六十歲的婆婆也有，秦絹在恆山派中年紀最小。眾弟子見定靜師太和小師妹秦絹說話，慢慢都圍了上來。

儀和插口道：「他出招那裏亂七八糟了？那都是假裝出來的。將上乘武功掩飾得一點不露痕跡，那才叫高明呢！師父，你看這位將軍是甚麼來頭？是那一家那一派的？」

定靜師太緩緩搖頭，說道：「這人的武功，只能以『深不可測』四字來形容，其餘的我一概不知。」

秦絹問道：「師父，你這封信是寫給掌門師叔的，是不是？馬上能送到嗎？」定靜師太道：「鴿兒到蘇州白衣庵換一站，從白衣庵到濟南妙相庵又換一站，再在老河口清靜庵換一站。四隻鴿兒接力，當可送到恆山了。」

儀和道：「幸好咱們沒損折人手，那幾個師姊妹中了餿毒暗器的，過得兩天相信便沒大礙。給石頭砸傷和中了兵刃的，也沒性命之憂。」

定靜師太抬頭沉思，沒聽到她的話，心想：「恆山派這次南下，行蹤甚秘，晝宿宵行，如何魔教人眾竟能得知訊息，在此據險伏擊？」轉頭對眾弟子道：「敵人遠遁，諒來一時不敢再來。大家都累得很了，便在這裏吃些乾糧，到那邊樹蔭下睡一忽兒。」

大家答應了，便有人支起鐵架，烹水泡茶。

眾人睡了幾個時辰，用過了午餐。定靜師太見受傷的弟子神情委頓，說道：「咱們行跡已露，以後不用晚間趕路了，受傷的人也須休養，咱們今晚在廿八鋪歇宿。」

從這高坡上一路下山，行了三個多時辰到了廿八鋪。那是浙閩間的交通要衝，仙霞嶺上行旅必經之所。進得鎮來，天還沒黑，但鎮上竟無一人。

儀和道：「福建風俗真怪，這麼早大家便睡了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咱們且找一家客店投宿。」恆山派和武林中各地尼庵均互通聲氣，但廿八鋪並無尼庵，不能前去掛單，只得找客店投宿。所不便的是俗人對尼姑頗有忌諱，認為見之不吉，往往多惹閒氣，好在一眾女尼受之已慣，也從來不加計較。

但見一家家店鋪都上了門板。廿八鋪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也有兩三百家店鋪，可是一眼望去，竟似一座死鎮。落日餘暉未盡，廿八鋪街上已如深夜一般。眾人在街上轉了個彎，見一家客店前挑出一個白布招子，寫著「仙居客店」四個大字，但大門緊閉，靜悄悄地沒半點聲息。女弟子鄭萼當下便上前敲門。這鄭萼是俗家弟子，一張圓圓的臉蛋常帶笑容，能說會道，很討人喜歡。一路上凡有與人打交道之事，總是由她出馬，免得旁人一見尼姑，便生拒卻之心。

鄭萼敲了幾下門，停得片刻，又敲幾下，過了良久，卻沒人應門。鄭萼叫道：「店家大叔，請開門來。」她聲音清亮，又是習武之人，聲音頗能及遠，便隔著幾重院子，也當聽見了。可是客店中竟沒一人應聲，情形顯甚突兀。

儀和走上前去，附耳在門板上一聽，店內全無聲息，轉頭道：「師父，店內沒人。」

定靜師太隱隱覺得不對，眼見店招甚新，門板也洗刷得十分乾淨，決不是歇業不做的模樣，說道：「過去瞧瞧，這鎮上該不止這一家客店。」

向前走過數十家門面，又有一家「南安客店」。鄭萼上前拍門，一模一樣，仍沒人答應。鄭萼道：「儀和師姊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儀和道：「好！」兩人越牆而入。鄭萼叫道：「店裏有人嗎？」不聽有人回答，兩人拔劍出鞘，並肩走進客堂，再到後面廚房、馬廄、客房各處查看，果然一人也無。但桌上、椅上未積灰塵，連桌上一把茶壺中的茶也尚有微溫。鄭萼打開大門，讓定靜師太等進來，將情形說了。各人都嘖嘖稱奇。

定靜師太道：「你們七人一隊，分別到鎮上各處去瞧瞧，打聽一下到底是何緣故。七人不可離散，一有敵蹤便吹哨為號。」眾弟子答應了，分別快步行出。客堂上便只賸下定靜師太一人。初時尚聽到眾弟子的腳步之聲，到後來便寂無聲息。這廿八鋪鎮上，靜得令人只感毛骨悚然，偌大一個鎮甸，人聲俱寂，連雞鳴犬吠之聲也聽不到半點，確實大異尋常。

定靜師太突然耽心：「莫非魔教布下了陰毒陷阱？女弟子們沒多大江湖閱歷，別要中了詭計，給魔教一網打盡。」走到門口，見東北角人影晃動，西首又有幾人躍入店鋪屋中，都是本派弟子，她心中稍定。又過一會，眾弟子絡繹回報，都說鎮上並無一人。

儀和道：「別說沒人，連畜生也沒一隻。」儀清道：「看來鎮上各人離去不久，許多屋中箱籠打開，大家把值錢的東西都帶走了。」定靜師太點點頭，問道：「你們以為怎麼？」儀和道：「弟子猜想，那是魔教妖人驅散了鎮民，不久便會大舉來攻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不錯！這一次魔教妖人要跟咱們明槍交戰，那好得很啊。你們怕不怕？」眾弟子齊聲道：「降魔滅妖，乃我佛門弟子的天職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咱們便在這客店中宿歇，做飯飽餐一頓再說。先試試水米蔬

菜中有無毒藥。」

恆山派會餐之時，本就不許說話，這一次更人人豎起了耳朵，傾聽外邊聲息。第一批吃過後，出去替換外邊守衛的弟子進來吃飯。

儀清忽然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去將許多屋中的燈燭都點了起來，教敵人不知咱們的所在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這疑兵之計甚好。你們七人去點燈。」

她從大門中望出去，只見大街西首許多店鋪的窗戶中，一處處透了燈火出來，再過一會，東首許多店鋪的窗中也有燈光透出。大街上燈光處處，便是沒半點聲息。定靜師太一抬頭，見到天邊月亮，心中默禱：「菩薩保佑，讓我恆山派諸弟子此次得能全身而退。弟子定靜若能復歸恆山，從此青燈禮佛，再也不動刀劍了。」

她昔年叱吒江湖，著實幹下了不少轟轟烈烈的事跡，但昨晚仙霞嶺上這一戰，局面之凶險，此刻思之猶有餘悸，所耽心的是率領著這許多弟子，若她孤身一人，情境便再可怖十倍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又再默禱：「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如我恆山諸人此番非有損折不可，只讓弟子定靜一人身當此災，諸般殺業報應，只由弟子一人承當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東北方傳來一個女子聲音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哪！」萬籟俱寂之中，尖銳之音特別顯得淒厲。定靜師太微微一驚，聽聲音並非本派弟子，凝目向東北角望去，並未見到有何動靜，隨見儀清等七名弟子向東北角上奔去，自是前去察看。過了良久，不見儀清等回報。儀和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和六位師妹過去瞧瞧。」定靜點點頭，儀和率領六人，循著呼叫聲來處奔去。黑夜中劍光閃爍，不多時便即隱沒。

隔了好一會，忽然那女子聲音又尖叫起來：「殺了人哪，救命，救命！」恆山派羣徒面面相覷，不知那邊出了甚麼事，何以儀清、儀

和兩批人過去多時，始終沒來回報，若說遇上了敵人，卻又不聞打鬥之聲。但聽那女子一聲聲的高叫「救命」，大家瞧著定靜師太，候她發令派人再去施救。

定靜師太道：「于嫂，你帶領六名師妹前去，不論見到甚麼事，即刻派人回報。」于嫂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，原是恆山白雲庵中服侍定閒師太的傭婦。後來定閒師太見她忠心能幹，收為弟子，此次隨同定靜師太出來，卻是第一次闖蕩江湖。于嫂躬身答應，帶同六名師妹向東北方而去。

可是這七人去後，仍如石沉大海，有去無回。定靜師太越來越驚，猜想敵人布下了陷阱，誘得眾弟子前去，一一擒住；又等片刻，仍無半點動靜，那高呼「救命」之聲卻也不再響了。定靜師太道：

「儀質、儀真，你們留在這裏，照料受傷的師姊、師妹，不論見到甚麼古怪，總之不可離開客店，以免中了調虎離山之計。」儀質、儀真二人躬身答應。

定靜師太對鄭萼、儀琳、秦絹三名年輕弟子道：「你們三個跟我來。」抽出長劍，向東北方奔去。來到近處，但見一排房屋，黑沉沉地既無燈火，亦無聲息，定靜師太厲聲喝道：「魔教妖人，有種的便出來決戰，在這裏裝神弄鬼，是甚麼英雄好漢？」停了片刻，聽屋中沒人回答，飛腿向身畔一座屋子的大門上踢去。喀喇一聲，門門斷截，大門向內彈開，屋內一團漆黑，也不知有人沒人。

定靜師太不敢貿然闖進，叫道：「儀和、儀清、于嫂，你們聽到我聲音麼？」她叫聲遠遠傳了開去，過了片刻，遠處傳來一些輕微回聲，回聲既歇，便又是一片靜寂。

定靜師太回頭道：「你們三人緊緊跟著我，不可離開。」提劍繞著這排屋子奔行一周，沒見絲毫異狀，縱身上屋，凝目四望。其時微風不起，樹梢俱定，冷月清光鋪在瓦面之上，這情景便如昔日在恆山

午夜出來步月時所見一般，但在恆山是一片寧靜，此刻卻蘊藏著莫大詭秘和殺氣。定靜師太空有一身武功，敵人始終沒露面，當真束手無策。

她又焦躁，又後悔：「早知魔教妖人鬼計多端，可不該派她們分批過來……」突然間心中一凜，雙手一拍，縱下屋來，展開輕功，急馳回到南安客店，叫道：「儀質、儀真，見到甚麼沒有？」客店中竟沒人答應。

她疾衝進內，店內已無一人，本來睡在榻上養傷的幾名弟子也都已不知去向。

這一下定靜師太便修養再好，卻也無法鎮定了，劍尖在燭光下不住躍動，閃出一絲絲青光，知自己握著長劍的手已忍不住顫抖。數十名女弟子突然無聲無息的就此失蹤，到底甚麼緣故？卻又如何是好？一霎那間，但覺唇乾舌燥，全身筋骨俱軟，竟爾無法移動。

但這癱軟只頃刻間事，她吸一口氣，在丹田中一加運轉，立即精神大振，在客店各處房舍庭院中迅速兜了一圈，不見絲毫端倪，叫道：「萼兒、絹兒，你們過來。」可是黑夜之中，只聽到自己的叫聲，鄭萼、秦絹和儀琳三人均無應聲。定靜師太暗叫：「不好！」急衝出門，叫道：「萼兒、絹兒、儀琳，你們在那裏？」門外月光淡淡，那三個小弟子也已影蹤不見。

當此大變，定靜師太不驚反怒，躍上屋頂，叫道：「魔教妖人，裝神弄鬼，成甚麼樣子？」她連呼數聲，四下裏靜悄悄地沒半點聲音。她不住口大聲叫罵，但廿八鋪偌大一座鎮甸，似乎便只剩下她一人。

正無法可施之際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朗聲說道：「魔教眾妖人聽了，你們再不現身，那便顯得東方不敗無恥膽怯，不敢派人和我正面為敵。甚麼東方不敗，只不過是東方必敗而已。東方必敗，有種敢出

來見見老尼嗎？東方必敗，你既然必敗，我料定你就是不敢！」她知魔教中上上下下對教主奉若神明，如有人辱及教主之名，教徒聞聲而不出來捨命維護教主令譽，實為罪大惡極。果然她叫了幾聲「東方必敗」，突見幾間屋中擁出七人，悄沒聲的躍上屋頂，四面將她圍住。

敵人一現身形，定靜師太心中一喜，心想：「你們這些妖人終究給我罵了出來，便將我亂刀分屍，也勝於這般鬼影也見不到半個。」可是這七人只一言不發的站在她身周。定靜師太怒道：「我那些女弟子呢？將她們綁架到那裏去了？」那七人仍默不作聲。

定靜師太見站在西首的兩人年紀均有五十來歲，臉上肌肉便如僵了一般，不露半分喜怒之色。她吐了一口氣，叫道：「好，看劍！」挺劍向西北角上那人胸口刺去。

她身在重圍之中，自知這一劍沒法當真刺到他，這一刺只是虛招。眼前那人可也當真了得，他料到這劍只是虛招，竟然不閃不避。定靜師太這一劍本擬收回，見他毫不理會，刺到中途卻不收回了，力貫右臂，逕自疾刺過去。卻見身旁兩個人影一閃，兩人各伸雙手，分別往她左肩、右肩插落。

定靜師太身形略側，疾如飄風般轉了過來，攻向東首那身形甚高之人。那人滑開半步，噙啣一聲，兵刃出手，乃是一面沉重的鐵牌，舉牌往她劍上砸去。定靜師太長劍早已圈轉，嗤的一聲，刺向身左一名老者。那老者伸出左手，逕來抓她劍身，月光下隱隱見他手上似是戴有黑色手套，料想是刀劍不入之物，這才敢赤手來奪長劍。

轉鬥數合，定靜師太已和七名敵人中的五人交過了手，只覺這五人無一不是好手，倘若單打獨鬥，甚或以一敵二，她決不畏懼，還可佔到七八成贏面，但七人齊上，只要稍有破綻空隙，旁人立即補上，她變成只有挨打、絕難還手的局面。

越鬥下去，越是心驚：「魔教中有那些出名人物，十之八九我都

早有所聞。他們的武功家數、所用兵刃，我五嶽劍派並非不知。但這七人是甚麼來頭，我卻全然猜想不出。料不到魔教近年來勢力大張，竟收羅了這許多身分隱秘的高手。」

堪堪鬥到六七十招，定靜師太左支右絀，已氣喘吁吁，一瞥眼間，忽見屋面上又多了十幾個人影。這些人顯然早已隱伏在此，到這時才突然現身。她暗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眼前這七人我已對付不了，再有這些敵人窺伺在側，定靜今日大限難逃，與其落入敵人手中，苦受折辱，不如及早自尋了斷。這臭皮囊只是我暫居的舍宅，毀了殊不足惜，只是所帶出來的數十名弟子盡數斷送，定靜老尼卻愧對恆山派的列位先人了。」

唰唰唰疾刺三劍，將敵人逼開兩步，忽地倒轉長劍，向自己心口插了下去。

劍尖將及胸膛，突然噹的一聲響，手腕劇震，長劍盪開。只見一個男子手中持劍，站在自己身旁，叫道：「定靜師太勿尋短見，嵩山派朋友在此！」自己長劍自是他擋開的。

只聽得兵刃撞擊之聲急響，伏在暗處的十餘人紛紛躍出，和那魔教的七人鬥了起來。定靜師太死中逃生，精神一振，當即仗劍上前助戰。嵩山派那些人以二對一，魔教的七人立處下風。那七人眼見寡不敵眾，齊聲唿哨，從南方退了下去。

定靜師太持劍疾追，迎面風聲響動，屋簷上十多枚暗器同時發出。定靜師太舉起長劍，凝神將攔射過來的暗器一一拍開。黑夜之中，唯有星月微光，長劍飛舞，但聽得叮叮之聲連響，十多枚暗器給她盡數擊落。只是給暗器這麼一阻，那魔教七人卻逃得遠了。只聽得身後那人叫道：「恆山派萬花劍法精妙絕倫，今日教人大開眼界。」

定靜師太長劍入鞘，緩緩轉身，剎那之間，由動入靜，一位適才還在奮劍劇鬥的武林健者，登時變成了謙和仁慈的有道老尼，雙手合

什行禮，說道：「多謝鍾師兄解圍。」

她認得眼前這個中年男子是嵩山派左掌門的師弟，姓鍾名鎮，外號人稱「九曲劍」。這並非因他所用兵刃是彎曲的長劍，而是恭維他劍法變幻無方，人所難測。當年泰山日觀峯五嶽劍派大會，定靜師太曾和他有一面之緣。其餘的嵩山派人物中，她也有三四人相識。

鍾鎮抱拳還禮，微笑道：「定靜師太以一敵七，力鬥魔教的『七星使者』，果然劍法高超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定靜師太尋思：「原來這七個傢伙叫做甚麼『七星使者』。」她不願顯得孤陋寡聞，當下也不再問，心想日後慢慢打聽不遲，既知道了他們的名號，那就好辦。

嵩山派餘人一一過來行禮，有二人是鍾鎮的師弟，其餘是低一輩弟子。定靜師太還禮罷，說道：「說來慚愧，我恆山派這次來到福建，所帶出來的數十名弟子，突然在這鎮上失蹤。鍾師兄你們各位是幾時來到廿八鋪的？可曾見到一些線索嗎？」她想嵩山派這些人早就隱伏在旁，卻要等到自己勢窮力竭，挺劍自盡，這才出手相助，顯是要自己先行出醜，再來顯他們的威風，心下暗暗不悅。只數十名女弟子突然失蹤，實在事關重大，不得不向他們打聽，若是她個人之事，那就寧可死了，也不會出口向這些人相求，此時向鍾鎮問到這一聲，已是委屈之至了。

鍾鎮道：「魔教妖人詭計多端，深知師太武功卓絕，力敵難以取勝，便暗設陰謀，將貴派弟子盡數擒了去。師太也不用著急，魔教雖然大膽，料來也不敢立時加害貴派諸位師妹。咱們下去詳商救人之策便是。」說著左手一伸，請她下屋。

定靜師太點了點頭，一躍落地。鍾鎮等跟著躍下。

鍾鎮向西走去，說道：「在下引路。」走出數十丈後折而向北，

來到仙居客店之前，推門進去，說道：「師太，咱們便在這裏商議。」他兩名師弟一個叫「神鞭」滕八公，另一個叫「錦毛獅」高克新，三人都身居「嵩山十三太保」之列。三人引著定靜師太走進一間寬大的上房，點了蠟燭，分賓主坐下。嵩山弟子們獻上茶後，退了出去。高克新便將房門關上了。

鍾鎮說道：「我們久慕師太劍法恆山派第一……」定靜師太搖頭道：「不對，我劍法不及掌門師妹，也不及定逸師妹。」鍾鎮微笑道：「師太不須過謙。我和兩個師弟素仰英名，企盼見識師太神妙劍法，以致適才救援來遲，其實絕無不敬之意，謹此謝過，師太請勿怪罪。」定靜師太心意稍平，見三人站起身來抱拳行禮，便也站起合什還禮，道：「好說。」

鍾鎮待她坐下，說道：「我五嶽劍派結盟之後，同氣連枝，原不分彼此。只是近年來大家見面的時候少，好多事情又沒聯手共為，致令魔教坐大，氣燄日甚。」

定靜師太「嘿」的一聲，心道：「這當兒卻來說這些閒話幹甚麼？」鍾鎮又道：「左師哥日常言道：合則勢強，分則力弱。我五嶽劍派若能合而為一，魔教固非咱們敵手，便是少林、武當這些享譽已久的名門大派，聲勢也遠遠不及咱們了。左師哥他老人家有個心願，想把咱們有如一盤散沙般的五嶽劍派，歸併為一個『五嶽派』。那時人多勢眾，齊心合力，實可成為武林中諸門派之冠。不知師太意下如何？」

定靜師太長眉一軒，說道：「貧尼在恆山派中乃是閒人，素來不理事。鍾師兄所提的大事，該當去跟我掌門師妹說才是。眼前最要緊的，是設法將敝派失陷了的女弟子搭救出來。其餘種種，儘可從長計議。」鍾鎮微笑道：「師太放心。這件事既教嵩山派給撞上了，恆山派的事，便是我嵩山派的事，說甚麼也不能讓貴派諸位師妹們受委屈吃虧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那可多謝了。但不知鍾師兄有何高見？有甚

麼把握說這句話？」鍾鎮微笑道：「師太親身在此，恆山派鼎鼎大名的高手，難道還怕了魔教的幾名妖人？再說，我們師兄弟和幾名師姪，自也當盡心竭力，倘若仍奈何不了魔教中這幾個二流腳式，嘿，嘿，那也未免太不成話了。」

定靜師太聽他說來說去，始終不著邊際，又焦躁，又氣惱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鍾師兄這般說，自是再好不過，咱們這便去罷！」

鍾鎮道：「師太那裏去？」定靜師太道：「去救人啊！」鍾鎮問道：「到那裏去救人？」這一問之下，定靜師太不由得啞口無言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我這些弟子們失蹤不久，定然便在左近，越耽誤得久，那就越難找了。」鍾鎮道：「據小弟所知，魔教在離廿八鋪不遠之處有一巢穴，那些師妹們，多半已給囚禁在那裏，依小弟……」

定靜師太忙問：「這巢穴在那裏？咱們便去救人。」

鍾鎮緩緩的道：「魔教有備而發，咱們貿然前去，若有錯失，說不定人還沒救出來，先著了他們的道兒。依小弟之見，還是計議定當，再去救人，較為妥善。」

定靜師太無奈，只得又坐了下來，道：「願聆鍾師兄高見。」

鍾鎮道：「小弟此次奉掌門師兄之命，來到福建，原是有一件大事要和師太會商。此事攸關中原武林氣運，關連我五嶽劍派的盛衰，實是非同小可。待大事商定，其餘救人等等，也只是舉手之勞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卻不知是何大事？」

鍾鎮道：「那便是小弟適才所提，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之事了。」他口口聲聲自稱「小弟」，倒似五嶽劍派已合併為一，而他是同一派的師弟。

定靜師太霍地站起，臉色發青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……」

鍾鎮微笑道：「師太千萬不可誤會，還道小弟乘人之危，逼師太答允此事。」定靜師太怒道：「你自己說了出來，就免得我說。你這不是乘人之危，那是甚麼？」鍾鎮道：「貴派是恆山派，敝派是嵩山派。貴派之事，敝派雖然關心，畢竟是刀劍頭上拚命之事。小弟自然願意為師太效力，卻不知眾位師弟、師姪們意下如何。但若兩派合而為一，是自己本派的事，便不容推委了。」

定靜師太道：「照你說來，如我恆山派不允與貴派合併，嵩山派對恆山弟子失陷之事，便要袖手旁觀了？」鍾鎮道：「話可也不是這麼說。小弟奉掌門師兄之命，趕來跟師太商議這件大事。其他的事嘛，未得掌門師兄命令，小弟可不敢胡亂行事。師太莫怪。」

定靜師太氣得臉都白了，冷冷的道：「兩派合併之事，貧尼可作不得主。就算是我答允了，我掌門師妹不允，也是枉然。」

鍾鎮上身移近尺許，低聲道：「只須師太答允了，到時候定閒師太非允不可。自來每一門每一派的掌門，十之八九由本門大弟子執掌。師太論德行、論武功、論入門先後，原當執掌恆山派門戶才是……」

定靜師太左掌倏起，啪的一聲，將板桌的一角擊落，厲聲道：「你這是想來挑撥離間嗎？我師妹出任掌門，原係我向先師力求，又向定閒師妹竭力勸說而致。定靜倘若要做掌門，當年早就做了，還用得著旁人來攛掇擺弄？」

鍾鎮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左師哥之言，果然不錯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他說甚麼了？」鍾鎮道：「我此番南下之前，左師哥言道：『恆山派定靜師太人品甚好，武功也是極高，大家向來都是很佩服的，就可惜不識大體。』我問他這話怎麼說。他說：『我素知定靜師太為人，她生性清高，不愛虛名，又不喜理會俗務，你跟她去說五派合併之事，定會碰個老大釘子。只是這件事實在牽涉太廣，咱們是知其不可

而為之。倘若定靜師太只顧一人享清閒之福，不顧正教中數千人的生死安危，那是武林的大劫難逃，卻也無可如何了。』」

定靜師太站起身來，冷冷的道：「你種種花言巧語，在我跟前全然無用。你嵩山派這等行徑，不但乘人之危，簡直是落井下石。」

鍾鎮道：「師太此言差矣。師太倘若瞧在武林同道的份上，肯毅然挑起重擔，促成我嵩山、恆山、泰山、華山、衡山五派合併，則我嵩山派必定力舉師太出任『五嶽派』掌門。可見我左師哥一心為公，絕無半分私意……」

定靜師太連連搖手，喝道：「你再說下去，沒的污了我耳朵。」雙掌一起，掌力揮出，砰的一聲大響，兩扇木門板脫臼飛起。她身影晃動，便出了仙居客店。

出得門來，金風撲面，熱辣辣的臉上感到一陣清涼，尋思：「那姓鍾的說道，魔教在廿八鋪左近有一巢穴，本派的女弟子們都失陷在那裏。不知此言有幾分真，幾分假？」她徬徨無策，踽踽獨行，其時月亮將沉，照得她一條長長的黑影映在青石板上。

走出數丈後，停步尋思：「單憑我一人之力，說甚麼也不能救出眾弟子了。古來英雄豪傑，無不能屈能伸。我何不暫且答允了那姓鍾的？待眾弟子獲救之後，我立即自刎以謝，教他落一個死無對證。就算他宣揚我無恥食言，一應污名，都由我定靜承擔便了。」

她一聲長嘆，回過身來，緩緩向仙居客店走去，忽聽得長街彼端有人大聲吆喝叫嚷：「你奶奶的，本將軍要喝酒睡覺，你奶奶的店小二，怎不快快開門？」正是昨日在仙霞嶺上所遇那參將吳天德的聲音。定靜師太一聽之下，便如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條大木材。

令狐冲在仙霞嶺上助恆山派脫困，心下得意，快步趕路，到了廿八鋪鎮上。其時飯店剛打開門，他走進店去，大喝一聲：「拿酒

來！」店小二見是一位將軍，何敢怠慢，斟酒做飯，殺雞切肉，畢恭畢敬、戰戰兢兢的侍候他飽餐一頓。令狐冲喝得微醺，心想：「魔教這次大受挫折，定不甘心，十九又會去向恆山派生事。定靜師太有勇無謀，不是魔教對手，我暗中還得照顧著她們才是。」結了酒飯帳後，便到仙居客店中開房睡覺。

睡到下午，剛醒來起身洗臉，忽聽得街上有人大聲吆喝：「亂石崗黃風寨的強人今晚要來洗劫廿八鋪，逢人便殺，見財便搶。大家這便趕快逃命罷！」片刻之間，吆喝聲東邊西邊到處響起。店小二在他房門上擂得震天價響，叫道：「軍爺，大事不好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奶奶的，甚麼大事不好？」店小二道：「軍爺，軍爺，亂石崗黃風寨的大王們，今晚要來洗劫。家家戶戶都在逃命了。」令狐冲打開房門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那有甚麼強盜了？本將軍在此，他們敢放肆麼？」店小二苦著臉道：「那些大王，可兇……兇狠得緊，他……他們又不知將軍你……你在這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去跟他們說去。」店小二道：「小……小人萬萬不敢去說，沒的讓強人將我腦袋瓜子砍了下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亂石崗黃風寨在甚麼地方？」店小二道：「亂石崗在甚麼地方，倒沒聽說過，只知道黃風寨的強人厲害之極。兩天之前，剛洗劫了廿八鋪東三十里的大榕頭，殺了六七十人，燒了一百多間屋子。將軍，你……你老人家雖武藝高強，可是雙拳難敵四手。山寨裏大王爺不算，單是小嘍囉便有三百多人。」

令狐冲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三百多人便怎樣？本將軍在千軍萬馬的戰陣之中，可也七進七出，八進八出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是！是！」轉身快步奔出。

外面已亂成一片，呼兒喚娘之聲四起。浙語閩音，令狐冲懂不了一成，料想都是些甚麼「阿毛的娘啊，你拿了被頭沒有？」甚麼「大寶，小寶，快走，強盜來啦！」之類。走到門外，只見已有數十人背

負包裹，手提箱籠，向南逃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此處是浙閩交界之地，杭州和福州的將軍都管不到，致令強盜作亂，為害百姓。我泉州府參將吳天德大將軍既撞上了，可不能袖手不理，將那些強盜頭子殺了，也算立了功勞。這叫作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你奶奶的，有何不可，哈哈！」想到此處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，叫道：「店小二，拿酒來！本將軍要喝飽了酒殺賊。」

但其時店中住客、掌櫃、掌櫃的大老婆、二姨太、三姨太，以及店小二、廚子都已紛紛奪門而出，唯恐走得慢了一步，給強人撞上了。令狐冲叫聲再響，也沒人理會。

令狐冲無奈，只得自行到灶下去取酒，坐在大堂上，自斟自飲，但聽得雞鳴犬吠、馬嘶豬嚎之聲大作，料想是鎮人帶了牲口逃走。又過一會，聲息漸稀，再喝得三碗酒，一切惶急驚怖的聲音盡皆消失，鎮上更沒半點聲息。尋思：「這次黃風寨的強人運氣不好，不知如何走漏了風聲，待得來到鎮上時，可甚麼也搶不到了。」

這樣偌大一座鎮甸，只賸下他孤身一人，倒也是生平未有之奇。萬籟俱寂之中，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，有四匹馬從南急馳而來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大王爺到啦，但怎地只這麼幾個人？」耳聽得四匹馬馳到了大街，馬蹄鐵和青石板相擊，發出錚錚之聲。一人大聲叫道：「廿八鋪的肥羊們聽著，亂石崗黃風寨的大王有令，男的的女的老的小的，通統站到大門外來。在門外的不殺，不出來的一個個都砍了腦袋。」口中呼喝，縱馬在大街上奔馳而來。令狐冲從門縫中向外張望，四匹馬風馳而過，只見到馬上乘者的背影，心念一動：「這可不對了！瞧這四人騎在馬上的神態，顯然武功不弱。強盜窩中的小嘍囉，怎會有如此人物？」

推門出來，在空無一人的鎮上走出十餘丈，見一座土地廟側有株

大槐樹，枝葉茂密，當即縱身而上，此時內力既盛，輕輕一躍便高過槐樹頂不少，緩緩落上枝幹，在最高的一根橫枝上坐下。四下裏更無半點聲息。他越等得久，越知其中必有蹊蹺，黃風寨先行的嘍囉來了這麼久，大隊人馬仍沒到來，難道是派幾名嘍囉先來通風報信，好讓鎮上百姓逃避一空？

直等了大半個時辰，才隱約聽到人聲，卻是嘖嘖喳喳的女子聲音。凝神聽得幾句，便知是恆山派眾人到了，心想：「她們怎地這時候方到？是了，她們日間定是在山野中休息過了。」耳聽得她們到仙居客店打門，又去另一家客店打門。南安客店和土地廟相距頗遠，恆山派眾人進了客店後幹些甚麼，說些甚麼，便聽不到了。他心下隱隱覺得：「這多半是魔教安排下陷阱，要讓恆山派上鉤。」當下仍隱身樹頂，靜以待變。

過了良久，見到儀清等七人出來點燈，大街上許多店鋪的窗戶中都透了燈光出來。又過一會，忽聽得東北角上有女子聲音大叫：「救命！」令狐冲一驚：「啊啲不好，恆山派的弟子中了魔教毒手。」當即從樹上躍下，奔到那女子呼救處的屋外。

從窗縫中向內張去，屋內並無燈火，窗中照入淡淡月光，見七八名漢子貼牆而立，一個女子站在屋子中間，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，殺了人哪！」令狐冲只見到她側面，但見她臉上帶著微笑，神情奸險，顯是候人前來上鉤。

果然她叫聲未歇，外邊便有一個女子喝道：「甚麼人在此行兇？」那屋子大門並未關上，門一推開，便有七個女子竄了進來，當先一人正是儀清。這七人手中都執長劍，為了救人，進來甚急。

突見那呼救的女子右手一揚，一塊約莫四尺見方的青布抖起，儀清等七人立時身子發顫，似是頭暈眼花，轉了幾個圈子，便即栽倒。令狐冲大吃一驚，心念電轉：「那女子手中這塊布上，定有厲害的迷

魂毒藥。我若衝進去救人，定也著了她道兒，只有等著瞧瞧再說。」見貼牆而立的漢子一擁而上，取出繩子，將儀清等七人手足都綁住了。

過不多時，外面又有聲響，一個女子尖聲喝道：「甚麼人在這裏？」令狐冲在過仙霞嶺時，曾和這個急性子的尼姑說過許多話，心知是儀和到了，心想：「你這人魯莽暴躁，這番又非變成一隻福建大粽子不可。」只聽得儀和又叫：「儀清師妹，你們在這裏麼？」接著砰的一聲，大門踢開，儀和等人兩個一排，並肩齊入。一踏進門，便使開劍花，分別護住左右，以防敵人從暗中來襲。第七人卻倒退入內，使劍護住後路。

屋中眾人屏息不動，直等七人一齊進屋，那女子又展開青布，將七人都迷倒了。

跟著于嫂率領六人進屋，又給迷倒，前後二十一名恆山女弟子，盡數昏迷不醒，給綁縛了置在屋角。隔了一會，一個老者打了幾下手勢，眾人從後門悄悄退出。

令狐冲縱上屋頂，弓著身子跟去，正行之間，忽聽得前面屋上有衣襟帶風之聲，忙在屋脊邊一伏，便見十來名漢子互打手勢，分別在一座大屋的屋脊邊伏下，和他藏身處相距不過數丈。令狐冲溜牆輕輕下來，見定靜師太率領著三名弟子正向這邊趕來。令狐冲心道：「不好，這是調虎離山之計。留在客店中的尼姑可要糟糕。」遙遙望見幾個人影向南安客店急奔過去，正想趕去看個究竟，忽聽得屋頂上有人低聲道：「待會那老尼姑過來，你們七人在這裏纏住他。」這聲音正在他頭頂，令狐冲只須一移動身子，立時便給發覺，只得躲在牆角後貼牆而立。

耳聽得定靜師太踢開板門，大叫：「儀和、儀清、于嫂，你們聽到我聲音嗎？」叫聲遠遠傳了過去，又見她繞屋奔行，跟著縱上屋

頂，卻沒進屋察看。令狐冲心想：「她幹麼不進去瞧瞧？一進去便見到廿一名女弟子給人綁縛在地。」隨即省悟：「她不進去倒好。魔教人眾守在屋頂，只待她進屋，便即四下裏團團圍困，成了甕中捉黿。」

眼見定靜師太東馳西奔，顯是六神無主，突然間她奔回南安客店，奔行奇速，身後三名女弟子追趕不上。但見街角邊轉出數人，青布一揚，那三名女弟子又即栽倒，給人拖進了屋中，朦朧月光下隱約見那三人中似有儀琳在內。令狐冲心念一動：「是否須當即去救了儀琳小師妹出來？」隨即又想：「我此刻一現身，便是一場大打。恆山派這許多人給魔教擒住了，投鼠忌器，可不能跟他們正面相鬥，還是暗中動手的為是。」

跟著便見定靜師太從南安客店中出來，又縱上屋頂，高聲叫罵，更大罵東方必敗，果然魔教人眾忍耐不住，有七人上前纏鬥。令狐冲看得幾招，尋思：「定靜師太劍術精湛，雖然以一敵七，一時不致落敗。我還是先去救了儀琳師妹的為是。」

當下閃身進了那屋，只見廳堂中一人持刀而立，三個女子給綁住了，橫臥在地。令狐冲一躍而前，腰刀連鞘挺出，直刺其喉。那人尚未驚覺，已然送命。令狐冲不禁一呆：「我這一刀怎地如此快法？手剛伸出，刀鞘已戳中了他咽喉要害？」自己也不知自從修習了「吸星大法」之後，桃谷六仙、不戒和尚、黑白子等人留在他體內的真氣已盡為其用，高強內力再加獨孤九劍，那便勢不可當。他原意是這刀刺出，敵人舉刀封擋，刀鞘便戳他雙腿，教他栽倒在地，然後救人，不料對方竟無絲毫招架還手的餘暇，一下便制了他死命。

令狐冲心下微有歉意，拖開死屍，低頭看去，果見地下所臥的三個女子中有儀琳在內，伸手探她鼻息，呼吸調勻，除了昏迷不醒之外並無他礙，當即到灶下取了一杓冷水，潑了少許在她臉上。

過得片刻，儀琳嚶嚶一聲，醒了轉來。她初時不知身在何地，微微睜眼，突然省悟，當即躍起，想去摸身邊長劍時，才知手足被縛，險些重又跌倒。

令狐冲道：「小師太，別怕，那壞人已給本將軍殺了。」拔刀割斷了她手足上繩索。

儀琳在黑暗中乍聞他聲音，依稀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個「令狐師兄」，又驚又喜，叫道：「你.....你是令狐師.....」這個「兄」字沒說出口，便覺不對，只羞得滿臉通紅，囁嚅道：「你.....你是誰？」

令狐冲聽她已將自己認了出來，卻又改口，低聲道：「本將軍在此，那些小毛賊不敢欺侮你們。」儀琳道：「啊，原來是吳將軍。我.....我師伯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她在外邊和敵人交戰，咱們便過去瞧瞧。」儀琳道：「鄭師姊、秦師妹.....」從懷中摸出火摺晃亮了，見二人臥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嗯，她們都在這裏。」忙去割斷她們手足上的繩索，取冷水潑醒了二人。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快去幫定靜師太要緊。」儀琳、鄭萼、秦絹三人齊道：「正是。」

令狐冲轉身出外，儀琳和鄭萼、秦絹跟在他身後。沒走出幾步，只見七個人影如飛般竄了出去，跟著便聽得叮叮噹噹的擊落暗器之聲，又聽得有人大聲稱讚定靜師太劍法高強，定靜師太認出對方是嵩山派的人物，不久見定靜師太隨著十幾名漢子走入仙居客店。令狐冲向儀琳等三人招招手，跟著潛入客店，站在窗外偷聽。

只聽到定靜師太在屋中和鍾鎮說話，那姓鍾的口口聲聲要定靜師太先行答允恆山派贊同併派，才能助她去救人。令狐冲聽他乘人之危，不懷好意，心下暗暗生氣，又聽得定靜師太越說越怒，獨自從店中出來。

令狐冲待定靜師太走遠，便去仙居客店外打門大叫：「你奶奶

的，本將軍要喝酒睡覺，你奶奶的店小二，怎不快快開門？」

定靜師太正當束手無策之際，聽得這冒牌將軍呼喝，心下大喜，當即搶上。鄭萼、秦絹和儀琳迎了上去。秦絹眼眶含淚，叫道：「師父！」定靜師太又是一喜，忙問：「剛才你們在那裏？」鄭萼道：「弟子們給魔教妖人擒住了，是這位將軍救了我們……」這時令狐冲已推開店門，走了進去。定靜師太等也跟了進去。

大堂上點了兩枝明晃晃的蠟燭。鍾鎮坐在正中椅上，陰森森的道：「甚麼人在這裏大呼小叫，給我滾了出去。」

令狐冲破口大罵：「你奶奶的，本將軍乃堂堂朝廷命官，你膽敢出言衝撞？掌櫃的，老闆娘，店小二，大家快快都給我滾出來！」

嵩山派諸人聽他罵了兩句後，便大叫掌櫃的、老闆娘，顯是色厲內荏，心中已大存怯意，都覺好笑。鍾鎮心想正有大事在身，半夜裏卻撞來了這狗官，低聲道：「把這傢伙點倒了，可別傷他性命。」錦毛獅高克新點了點頭，笑嘻嘻走上前去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官老爺，這可失敬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知道了就好，你們這些蠻子老百姓，就是不懂規矩……」高克新笑道：「是，是！」閃身上前，伸出食指，往令狐冲腰間戳去。令狐冲見到他出指的方位，急運內息，鼓於腰間。高克新這指正中令狐冲「笑腰穴」，對方本當大笑一陣，隨即昏暈。不料令狐冲只嘻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沒規沒矩，動手動腳的，跟本將軍開甚麼玩笑？」

高克新大為詫異，第二指又即點出，這一次勁貫食指，已使上了十成力。令狐冲哈哈一笑，跳了起來，笑罵：「你奶奶的，在本將軍腰裏摸啊摸的，想偷銀子呢，還是瞧中了本將軍一表人才？你這傢伙相貌堂堂，卻幹麼不學好？」

高克新左手一翻，已抓住了令狐冲右腕，向右急甩，要將他拉倒在地。不料手掌剛和他手腕相觸，自己內力立時從掌心中傾瀉而出，再也收束不住，不由得驚怖異常，想要大叫，可是張大了口，卻發不出半點聲息。

令狐冲察覺對方內力正注向自己體內，便如當日自己抓住了黑白子手腕的情形一般，心下一驚：「這邪法可不能使用。」當即用力一甩，摔脫了他手掌。

高克新猶如遇到皇恩大赦，一呆之下，向後縱開，只覺全身軟綿綿的恰似大病初愈，叫道：「吸星大法，吸……吸星大法！」聲音嘶啞，充滿了惶懼之意。鍾鎮、滕八公和嵩山派諸弟子同時躍起，齊問：「甚麼？」高克新道：「這……這人會使吸……吸星大法。」

霎時間青光亂閃，鏘鏘聲響，各人長劍出鞘，神鞭滕八公手握的卻是一條軟鞭。鍾鎮劍法最快，寒光一顫，劍尖便已疾刺令狐冲咽喉。

當高克新張口大叫之時，令狐冲便料到嵩山派諸人定會一擁而上，向自己攢刺，眼見眾人長劍出手，當即取下腰刀，連刀帶鞘當作長劍使用，手腕抖動，向各人手背上點去。但聽得嗒啷、嗒啷響聲不絕，長劍落了一地。鍾鎮武功最高，手背雖給他刀鞘頭刺中，長劍卻不落地，驚駭之下，向後躍開。滕八公可狼狽了，鞭柄脫手，那軟鞭卻倒捲上來，捲住了他頭頸，箍得他氣也透不過來。

鍾鎮背靠牆壁，臉上已無半點血色，說道：「江湖上盛傳，魔教前任教主復出，你……你……便是任教主……任我行麼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他奶奶的甚麼任我行，任你行，任他行，本將軍坐不改姓，行不改名，姓吳，官諱天德的便是。你們卻是甚麼崗、甚麼寨的小毛賊啊？」

鍾鎮雙手一拱，道：「閣下重臨江湖，鍾某自知不是敵手，就此別過。」縱身躍起，破窗而出。滕八公和高克新跟著躍出，餘人一一從窗中飛身出去，滿地長劍，誰也不敢去拾。

令狐冲左手握刀鞘，右手握刀柄，作勢連拔數下，那把刀始終拔不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把寶刀可真鏽得厲害，明兒得找個磨剪刀的，給打磨打磨才行。」

定靜師太合什道：「吳將軍，咱們去救了幾個女徒兒出來如何？」

令狐冲料想鍾鎮等人一去，再也沒人抵擋得住定靜師太的神劍，說道：「本將軍要在這裏喝幾碗酒，老師太，你也喝一碗麼？」

儀琳聽他又提到喝酒，心想：「這位將軍倘若遇到令狐師兄，二人倒是一對酒友。」妙目向他偷看過去，卻見這將軍的目光也在向她凝望，臉上微微一紅，便低下了頭。

定靜師太道：「恕貧尼不飲酒，將軍，少陪了！」合什行禮，轉身而出。

鄭萼等三人跟著出去。將出門口時，儀琳忍不住轉頭又向他瞧了一眼，只見他起身找酒，大聲呼喝：「他奶奶的，這客店裏的人都死光了，這會兒還不滾出來。」她心中想：「聽他口音，似乎有點兒像令狐師兄。但這位將軍出口粗俗，每一句話都帶個他甚麼的，令狐師兄決不會這樣，他武功也比令狐師兄高得多了。我.....我居然會這樣胡思亂想，唉，當真.....」

令狐冲找到了酒，將嘴就在酒壺上喝了半壺，心想：「這些尼姑、婆娘、姑娘們就要回來，噥噥喳喳、囉囉唆唆的說個沒完沒了，一個應付不當，可別露出了馬腳，還是溜之大吉的為妙。將這些人一個個的救醒來，總得花上小半個時辰，肚子可餓得狠了，先得找些吃

的。」

將一壺酒喝乾，走到灶下想去找些吃的，忽聽得遠遠傳來秦絹尖銳的叫聲：「師父，你在那裏？」聲音大是惶急。

令狐冲急衝出店，循聲而前，只見鄭萼、儀琳、秦絹三人站在長街上，大叫：「師伯，師父！」令狐冲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鄭萼道：「我和儀琳師妹、秦師妹去找尋受縛的眾師姊們，豈知這麼一忙亂，可又……不知師伯她老人家到那裏去啦。」

令狐冲眼見鄭萼不過二十一二歲，秦絹年齡更稚，只十五六歲年紀，心想：「這些年輕姑娘毫沒見識，恆山派派她們出來幹甚麼？」微笑道：「我知道她們在那裏，你們跟我來。」快步向東北角上那間大屋走去，到得門外，飛腳踢開大門，生怕那女子還在裏面，又抖迷魂藥害人，說道：「你們用手帕掩住口鼻，裏面有個臭婆娘會放毒。」左手捏住鼻孔，嘴唇緊閉，直衝進屋，一進大堂，不禁呆了。

本來大堂中躺滿了恆山派女弟子，這時卻已影蹤全無。他「咦」的一聲，見桌上有隻燭台，晃火摺點著了，廳堂中空蕩蕩地，那裏還有人在？在大屋各處搜了一遍，沒見到絲毫端倪，叫道：「這又奇哉怪也！」

鄭萼、儀琳、秦絹三人眼睜睜的望著他，臉上盡是疑色。令狐冲道：「他奶奶的，你們這許多師姊們，都給一個會放毒的婆娘迷倒了，給綁了放在這裏，個個變成了福建粽子，只這麼一轉眼功夫，怎地都不見啦？」鄭萼問道：「吳將軍，你見到我們那些師姊，是給迷倒在這裏的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昨晚我睡覺發夢，親眼目睹，見到許多尼姑婆娘，橫七豎八的在這廳堂上躺了一地，怎會有錯？」鄭萼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她本想說你做夢見到，怎作得準？但知他喜歡信口胡言，說是發夢，其實是親眼見到，當即改口道：「你想她們都到那裏去了啦？」

令狐冲沉吟道：「說不定甚麼地方有大魚大肉，她們都去大吃大喝了，又或者甚麼地方做戲文，她們在看戲。」招招手道：「你們三個小妞兒，最好緊緊跟在我身後，不可離開，要吃肉看戲，卻也不忙在一時。」

秦綢年紀雖少，卻也知情勢凶險，眾師姊都已落入了敵手，這將軍瞎說一通，全當不得真，恆山派數十人出來，只剩下了自己三個年輕弟子，除了聽從這位將軍吩咐之外，別無其他計較，當下和儀琳、鄭萼二人跟著他走到門外。

令狐冲自言自語：「難道我昨晚這個夢發得不準，眼花看錯了人？今晚非得再好好做過一個夢不可。」心下尋思：「這些女弟子就算給人擄了去，怎麼定靜師太也突然失了蹤跡？只怕她落了單，遭了敵人暗算，該當立即去追尋才是。儀琳她們三個年輕女子倘若留在廿八鋪，卻大大不妥，只得帶了她們同去。」說道：「咱們左右也沒甚麼事，這就去找找你們的師伯，看她在那裏玩兒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

鄭萼道：「那好極了！將軍武藝高強，見識過人，若不是你帶領我們去找，只怕難以找到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『武藝高強、見識過人』，這八個字倒說得不錯。本將軍將來掛帥平番，升官發財，定要送一百兩白花花的銀子，給你們三個小妞兒買新衣服穿。」

他信口開河，將到廿八鋪盡頭，躍上屋頂，四下張望。其時朝暉初上，白霧瀰漫，樹梢上煙霧靄靄，極目遠眺，兩邊大路上一個人影也無。突然見到南邊大路上有一件青色物事，相距遠了，看不清楚。但一條大路空蕩蕩地，路中心放了這樣一件物事，顯得頗為觸目。他縱身下屋，發足奔去，拾起那物，卻是一隻青布女履，似乎便和儀琳所穿的相同。

他等了一會，儀琳等三人跟著趕到。他將那女履交給儀琳，問道：「是你的鞋子嗎？怎麼落在這裏？」儀琳接過女履，明知自己腳

上穿著鞋子，還是不自禁的向腳下瞧了一眼，見兩隻腳上好端端都穿著鞋子。鄭萼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我們師姊妹穿的，怎麼會落在這裏？」秦絹道：「定是那一位師姊給敵人擄去，在這裏掙扎，鞋子落了下來。」鄭萼道：「也說不定她故意留下一隻鞋子，好讓我們知道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你也武藝高強、見識過人。咱們該向南追，還是向北？」鄭萼道：「自然是向南了。」

令狐冲發足向南疾奔，頃刻間便在數十丈外，初時鄭萼她們三人還和他相距不遠，後來便相距甚遠。令狐冲沿途察看，不時轉頭望著她們三人，唯恐相距過遠，救援不及，這三人又給敵人擄了去，奔出里許，便住足等候。

待得儀琳等三人追了上來，又再前奔，如此數次，已奔出了十餘里。眼見前面道路崎嶇，兩旁樹木甚多，若敵人在轉彎處設伏，將儀琳等擄去，那可救援不及，又見秦絹久奔之下，已然雙頰通紅，知她年幼，不耐長途奔馳，便放慢了腳步，大聲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本將軍足登皮靴，這麼快跑，皮靴磨穿了底，可還真有些捨不得，咱們慢慢走罷。」

四人又走出七八里路，秦絹突然叫道：「咦！」奔到一叢灌木之下，拾起了一頂青布帽子，正是恆山派眾女尼所戴的。鄭萼道：「將軍，我們那些師姊確是給敵人擄了，從這條路上去的。」三名女弟子見走對了路，當下加快腳步，令狐冲反落在後面。

中午時分，四人在一家小飯店打尖。飯店主人見一個將軍帶了一名小尼姑、兩個年輕姑娘同行，甚是詫異，側過了頭不住打量。令狐冲拍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有甚麼好看？和尚尼姑沒見過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是，是！小人不敢。」

鄭萼問道：「這位大叔，你可見到好幾個出家人，從這裏過去嗎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好幾個是沒有，一個倒是有的。有一個老師太，

可比這小師太年紀老得多了……」令狐冲喝道：「囉裏囉唆！一位老師太，難道還會比小師太年紀小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鄭萼忙問：「那老師太怎樣啦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那老師太匆匆忙忙的問我，可見到有好幾個出家人，從這條路上過去。我說沒有，她就奔下去了。唉，這樣大的年紀，奔得可真快了，手裏還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寶劍，倒像是戲台上做戲的。」

秦絹拍手道：「那是師父了，咱們快追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忙，吃飽了再說。」四人匆匆吃了飯，臨去時秦絹買了四個饅頭，說要給師父吃。令狐冲心中一酸：「她對師父如此孝心，我雖欲對師父盡孝，卻不可得。」

可是直趕到天黑，始終沒見到定靜師太和恆山派眾人的蹤跡。一眼望去盡是長草密林，道路越來越窄，又走一會，草長及腰，到後來路也不大看得出了。

突然之間，西北角上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那裏有人打架，可有熱鬧瞧了。」秦絹道：「啊，莫不是我師父？」令狐冲循聲奔去，奔出數十丈，眼前忽地大亮，十數枝火把高高點起，兵刃相交之聲卻更加響了。

他加快腳步，奔到近處，只見數十人點了火把，圍成個圈子，圈中一人大袖飛舞，長劍霍霍，力敵七人，正是定靜師太。圈子之外躺著數十人，一看服色，便知是恆山派的眾女弟子。令狐冲見對方個個都蒙了面，當下一步步走近。眾人都在凝神觀鬥，一時誰也沒發見他。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七個打一個，有甚麼味兒？」

一眾蒙面人見他突然出現，都是一驚，回頭察看。只有正在激鬥的七人恍若不聞，仍圍著定靜師太，諸般兵刃往她身上招呼。令狐冲見定靜師太布袍上已有好幾攤鮮血，連臉上也濺了不少血，同時左手使劍，顯然右手受傷。

這時人叢中有人呼喝：「甚麼人？」兩條漢子手挺單刀，躍到令狐冲身前。

令狐冲喝道：「本將軍東征西戰，馬不停蹄，天天就是撞到你們小毛賊。來將通名，本將軍刀下不斬無名之將。」一名漢子笑道：「原來是個渾人。」揮刀向令狐冲腿上砍來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啊喲，真的動刀子嗎？」身子一晃，衝入戰團，提起刀鞘，啪啪啪連響七下，分別擊中七人手腕，七件兵器紛紛落地。跟著嗤的一聲響，定靜師太一劍插入了一名敵人胸膛。那人突遭擊落兵刃，駭異之下，不及閃避定靜師太這迅如雷電的一劍。

定靜師太身子晃了幾下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一交坐倒。

秦絹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奔過去想扶她起身。

一名蒙面人舉起單刀，架在一名恆山派女弟子頸中，喝道：「退開三步，否則我一刀先殺了這女子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退開便退開好了，有甚麼希奇？別說退開三步，三十步也行。」腰刀忽地遞出，刀鞘頭戳在他胸口。那人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身子向後直飛出去。令狐冲沒料到自己內力竟如此強勁，卻也一呆，順手揮過刀鞘，噼噼啪啪幾聲響，擊倒了三名蒙面漢子，喝道：「你們再不退開，我將你們一一擒來，送到官府裏去，每個人打你奶奶的屁股三十大板。」

蒙面人的首領見到他武功之高，簡直匪夷所思，拱手道：「衝著任教主的金面，我們且讓一步。」左手一揮，喝道：「魔教任教主在此，大家識相些，這就走罷！」眾人抬起一具死屍和給擊倒的四人，拋下火把，向西北方退走，頃刻間都隱沒在長草之中。

秦絹將本門治傷靈藥服侍師父服下。儀琳和鄭萼分別解開眾師姊綁縛。四名女弟子拾起地下火把，圍在定靜師太四周。眾人見她傷

重，都臉有憂色，默不作聲。

定靜師太胸口不住起伏，緩緩睜開眼來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你.....你果真便是當年.....當年魔教的.....教主任.....我行麼？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定靜師太目光茫然無神，出氣多，入氣少，顯然已難支持，喘了幾口氣，突然厲聲道：「你若是任我行，我恆山派縱然一敗塗地，盡.....盡數覆滅，也不.....不要.....」說到這裏，一口氣已接不上來。令狐冲見她命在垂危，不敢再胡說八道，說道：「在下這一點兒年紀，難道會是任我行麼？」定靜師太問道：「那麼你為甚麼.....為甚麼會使吸星妖法？你是任我行的弟子.....」

令狐冲想起在華山時師父、師娘日常說起的魔教種種惡行，這兩日來又親眼見到魔教偷襲恆山派的鬼蜮伎倆，說道：「魔教為非作歹，在下豈能與之同流合污？那任我行決不是我師父。師太放心，在下的恩師人品端方，行俠仗義，乃武林中眾所欽仰的前輩英雄，跟師太也頗有淵源。」

定靜師太臉上露出一絲笑容，斷斷續續的道：「那.....那我就放心了。我.....我是不成的了，相煩足下將恆山派.....這.....這些弟子們，帶.....帶.....」她說到這裏，呼吸急促，隔了一陣，才道：「帶到福州無相庵中.....安頓，我掌門師妹.....日內.....就會趕到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師太放心，你休養得幾天，就會痊可。」定靜師太道：「你.....你答允了嗎？」令狐冲見她雙眼凝望著自己，滿臉是企盼之色，唯恐自己不肯答允，便道：「師太如此吩咐，自當照辦。」定靜師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副重擔，我.....我本來.....本來是不配挑的。少俠.....你到底是誰？」

令狐冲見她眼神渙散，呼吸極微，已命在頃刻，不忍再瞞，湊嘴到她耳邊，悄聲道：「定靜師伯，晚輩便是華山派門下棄徒令狐冲。」

定靜師太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多謝少俠.....」顫巍巍的伸手抓住了他手，目光中盡是感激之意，忽然一口氣轉不過來，就此氣絕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師太，師太。」探她鼻息，呼吸已停，不禁淒然。恆山派羣弟子放聲大哭，荒原之上，一片哀聲。幾枝火把掉在地下，逐次熄滅，四周登時黑沉沉地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定靜師太也算得一代高手，卻遭宵小所算，命喪荒郊。她是個與人無爭的出家老尼，魔教卻何以總是放她不過？」突然間心念一動：「那蒙面人的首腦臨去之時，叫道：『魔教任教主在此，大家識相些，這就走罷！』魔教中人自稱本教為『日月神教』，聽到『魔教』二字，認為是污辱之稱，往往便因這二字稱呼，就此殺人。他既說『魔教』，便決不是魔教中人。況且，這人若是魔教中的首腦人物，又怎會不認得任教主，卻錯認了我？那麼這一夥人到底是甚麼來歷？」耳聽得眾弟子哭聲甚悲，當下也不去打擾，倚在一株樹旁，片刻便睡著了。

次晨醒來，見幾名年長的弟子在定靜師太屍身旁守護，年輕的姑娘、女尼們大都蜷縮著身子，睡在其旁。令狐冲心想：「要本將軍帶領這一批女人趕去福州，當真古裏古怪、不倫不類之至。好在我本來也要去福州見師父、師娘，帶領是不必了，我沿途保護便是。」當下咳嗽一聲，走將過去。

儀和、儀清、儀質、儀真等幾名為首的弟子都向他合什行禮，說道：「貧尼等俱蒙大俠搭救，大恩大德，無以為報。師父不幸遭難，圓寂之際重託大俠，此後一切還望吩咐指點，自當遵行。」她們都不再叫他作將軍，自然明白他這將軍是個冒牌貨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甚麼大俠不大俠，難聽得很。你們如果瞧得起我，還是叫我將軍好了。」儀和等互望了一眼，都只得點頭。令狐冲道：

「我前晚發夢，夢見你們給一個婆娘用毒藥迷倒，都躺在一間大屋之中。後來怎地到了這裏？」

儀和道：「我們給迷倒後人事不知，後來那些賊子用冷水澆醒了我們，鬆了我們腳下綁縛，從鎮後小路上繞了出來，一路足不停步的拉著我們快奔。走得慢一步的，這些賊子使用鞭子抽打。天黑了仍然不停，後來師父追來，他們便圍住了師父，叫她投降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喉頭哽咽，哭了出來。

令狐冲道：「原來另外有條小路，怪不得片刻之間，你們便走了個沒影沒蹤。」

儀清道：「將軍，我們想眼前的第一件大事，是火化師父的遺體。此後如何行止，還請示下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和尚尼姑們的事情，本將軍一竅不通，要我吩咐示下，當真瞎纏三官經了。本將軍升官發財，最是要緊，這就去也！」邁開大步，疾向北行。眾弟子大叫：「將軍，將軍！」令狐冲那去理會？

他轉過山坡後，便躲在一株樹上，直等了兩個多時辰，才見恆山一眾女弟子悲悲切切的上路。他遠遠跟在後面，暗中保護。

令狐冲到了前面鎮甸投店，尋思：「我已跟魔教人眾及嵩山派那些傢伙動過手。泉州府參將吳天德這副大鬍子模樣，在江湖上不免已有了點兒小小名聲。他奶奶的，老子這將軍只好不做啦！」當下將店小二叫了進來，取出二兩銀子，買了他全身衣衫鞋帽，說道要改裝之後，辦案拿賊，囑咐他不得洩漏風聲，倘若教江洋大盜跑了，回來捉他去抵數。

次日行到僻靜處，換上了店小二的打扮，扯下滿腮虬髯，連同參將的衣衫皮靴、腰刀文件，一古腦兒的掘地埋了，想到從此不能再做「將軍」，一時竟有點茫然若失。

兩日之後，在建寧府兵器鋪中買了一柄長劍，裹在包袱之中。

且喜一路無事，令狐冲直到眼見恆山派一行進了福州城東的一座尼庵，那尼庵的匾額確是寫著「無相庵」三字，這才噓了一口長氣，心想：「這副擔子總算是交卸了。我答允定靜師太，將她們帶到福州無相庵，帶雖沒帶，這可不都平平安安的進了無相庵麼？」

【二十四】

蒙冤



圖中所繪達摩左手放在背後，似是捏著個劍訣，右手食指指向屋頂。白髮老者雙掌對準了圖中達摩食指所指之處，掌發勁力，擊向屋頂。一團紅色物事從屋頂洞中飄了下來。

令狐冲轉身走向大街，向行人打聽了福威鏢局的所在，一時卻不想便去，只在街巷間漫步而行。到底是不敢去見師父、師娘呢，還是不敢親眼見到小师妹和林師弟現下的情狀，可也說不上來，自己找尋藉口拖延，似乎挨得一刻便好一刻。突然之間，一個極熟悉的聲音鑽進耳中：「小林子，你到底陪不陪我去喝酒？」

令狐冲登時胸口熱血上湧，腦中一陣暈眩。他千里迢迢的來到福建，為的就是想聽到這聲音，想見到這聲音主人的臉龐。可是此刻當真聽見了，卻不敢轉過頭去。霎時之間，竟似泥塑木雕般呆住了，淚水湧到眼眶之中，望出來模糊一片。

只這麼一個稱呼，這麼一句話，便知小師妹跟林師弟親熱異常。

只聽林平之道：「我沒功夫。師父交下來的功課，我還沒練熟呢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這三招劍法容易得緊。你陪我喝了酒，我就教你其中的竅門，好不好呢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師父、師娘吩咐，要咱們這幾天別在城裏胡亂行走，以免招惹是非。我說呢，咱們還是回去罷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難道街上逛一逛也不許麼？我就沒見到甚麼武林人物。再說，就是有江湖豪客到來，咱們跟他河水不犯井水，又怕甚麼了？」兩人說著漸漸走遠。

令狐冲慢慢轉過身來，只見岳靈珊苗條的背影在左，林平之高高的背影在右，二人並肩而行。岳靈珊穿件湖綠衫子，翠綠裙子。林平之穿的是件淡黃色長袍。兩人衣履鮮潔，單看背影，便是一雙才貌相當的璧人。令狐冲胸口便如有甚麼東西塞住了，幾乎氣也透不過來。他和岳靈珊一別數月，雖思念不絕，但今日一見，才知對她相愛之深。他手按劍柄，恨不得抽出劍來，就此橫頸自刎。突然之間，眼前一黑，只覺天旋地轉，一交便坐倒在街上。

過了好一會，他定了定神，慢慢站起，腦中兀自暈眩，心想：「我是永遠不能跟他二人相見的了。徒自苦惱，復有何益？今晚我暗中去瞧一瞧師父師娘，留書告知，任我行重入江湖，要與華山派作對，此人武功奇高，要他兩位老人家千萬小心。我也不必留下名字，從此遠赴異域，再不踏入中原一步。」回到店中呼酒而飲。大醉之後，和衣倒在牀上便睡。

睡到中夜醒轉，越牆而出，逕往福威鏢局而去。鏢局建構宏偉，極是易認。見鏢局中燈火盡熄，更沒半點聲息，心想：「不知師父、師娘住在那裏？此刻當已睡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只見左邊牆頭人影一閃，一條黑影越牆而出，瞧身形是個女子，這女子向西南角上奔去，所使輕功正是本門身法。令狐冲

提氣追了上去，瞧那背影，依稀便是岳靈珊，心想：「小師妹半夜三更卻到那裏去？」

但見岳靈珊挨在牆邊，快步而行，令狐冲好生奇怪，跟在她身後四五丈遠，腳步輕盈，沒讓她聽到半點聲息。福州城中街道縱橫，岳靈珊東一轉，西一彎，這條路顯是平素走慣了的，在岔路上沒半分遲疑，奔出二里有餘，在一座石橋之側轉入了一條小巷。

令狐冲飛身上屋，見她走到小巷盡頭，縱身躍進一間大屋牆內。大屋黑門白牆，牆頭盤著一株老藤，屋內好幾處窗戶中都透出光來。

岳靈珊走到東邊廂房窗下，湊眼到窗縫中向內一張，突然吱吱吱的尖聲鬼叫。

令狐冲本來料想此處必是敵人所居，她是前來窺敵，突然聽到她尖聲叫了起來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但一聽到窗內那人說話之聲，便即恍然。

窗內那人說道：「師姊，你想嚇死我麼？嚇死了變鬼，最多也不過和你一樣。」

岳靈珊笑道：「臭林子，死林子，你罵我是鬼，小心我把你心肝挖了出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用你來挖，我自己挖給你看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好啊，你跟我說風話，我這就告訴娘去。」林平之笑道：

「師娘要是問你，這句話我是在甚麼時候、甚麼地方說的，你怎生回答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便說是今日午後，在練劍場上說的。你不用心練劍，卻儘跟我說這些閒話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師娘一惱，定然把我關了起來，三個月不能見你面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呸！我希罕麼？不見就不見！喂，臭林子，你還不開窗，幹甚麼啦？」

林平之長笑聲中，呀的一聲，兩扇木窗推開。岳靈珊縮身躲在一旁。林平之自言自語：「我還道是師姊來了，原來沒人。」作勢慢慢

關窗。岳靈珊縱身從窗中跳進。

令狐冲蹲在屋角，聽著兩人一句句調笑，渾不知自己是否尚在人世，只盼一句也不聽見，偏偏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的鑽入耳來。但聽得廂房中兩人笑作一團。

窗子半掩，兩人的影子映上窗紙，兩個人頭相偎相倚，笑聲卻漸漸低了。

令狐冲輕輕嘆了口氣，正要掉頭離去。忽聽得岳靈珊說道：「這麼晚還不睡，幹甚麼來著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我在等你啊。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呸，說謊也不怕掉了大牙，你怎知我會來？」林平之笑道：

「山人神機妙算，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，便知我的好師姊要大駕光臨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知道啦，瞧你房中亂成這個樣子，定是又在找那部劍譜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已然走出幾步，突然聽到「劍譜」二字，心念一動，又回轉身來。只聽得林平之道：「幾個月來，這屋子也不知給我搜過幾遍了，連屋頂上瓦片也都一張張翻過了，就差著沒將牆上的磚頭拆下來瞧瞧……啊，師姊，這座老屋反正也沒甚麼用了，咱們真的將牆頭都拆開來瞧瞧，好不好？」岳靈珊道：「這是你林家的屋子，拆也好，不拆也好，你問我幹甚麼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是林家的屋子，就得問你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為甚麼？」林平之笑道：「不問你問誰啊？難道你……你將來不姓……不姓我這個……哼……哼……嘻嘻。」岳靈珊笑罵：「臭林子，死林子，你討我便宜是不是？」又聽得啪啪作響，顯是她在用手拍打林平之。

他二人在屋內調笑，令狐冲心如刀割，本想即行離去，但那辟邪劍譜卻與自己有莫大干係。林平之的父母臨死之時，有幾句遺言要自己帶給他們兒子，其時只自己一人在側，由此便蒙了冤枉。偏生自己後來得風太師叔傳授，學會了獨孤九劍的神妙劍法，華山門中，人人

都以為自己吞沒了辟邪劍譜，連素來知心的小師妹也大加懷疑。平心而論，此事原也怪不得旁人，自己上思過崖那日，還曾與師娘對過劍來，便擋不住那「無雙無對，寧氏一劍」，可是在崖上住得數月，突然劍術大進，而這劍法又與本門劍法大不相同，若不是自己得了別派的劍法秘笈，怎能如此？而這別派的劍法秘笈，若不是林家的辟邪劍譜，又會是甚麼？

他身處嫌疑之地，只因答允風太師叔決不洩漏他的行跡，當真有口難辯。中夜自思，師父所以將自己逐出門牆，處事如此決絕，雖說由於自己與魔教妖人交結，但另一重要原因，多半認定自己吞沒辟邪劍譜，行止卑鄙，不容再列於華山派門下。此刻聽到岳、林二人談及劍譜，雖然他二人親暱調笑，也當強忍心酸，聽個水落石出。

只聽得岳靈珊道：「你已找了幾個月，既然找不到，劍譜自然不在這兒了，還拆牆幹甚麼？大師哥……大師哥隨口一句話，你也作得真的？」令狐冲又是心中一痛：「她居然還叫我『大師哥』！」林平之道：「大師哥傳我爹爹遺言，說道向陽巷老宅中的祖先遺物，不可妄自翻看。我想那部劍譜，縱然是大師哥借了去，暫不歸還……」令狐冲黯然冷笑，心道：「你倒說得客氣，不說我吞沒，卻說是借了去暫不歸還，哼哼，那也不用如此委婉其詞。」

只聽林平之接著道：「但想『向陽巷老宅』這五個字，卻不是大師哥所能編造得出的，定是我爹爹媽媽的遺言。大師哥和我家素不相識，又從沒來過福州，不會知道福州有個向陽巷，更不會知道我林家祖先的老宅是在向陽巷。即使福州本地人，知道的也不多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就算確是你爹爹媽媽的遺言，那又怎樣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大師哥轉述我爹爹的遺言，又提到『翻看』兩字，那自不會翻看甚麼四書五經，或是甚麼陳年爛帳，想來想去，必與劍譜有關。我想，爹爹遺言中既提到向陽巷老宅，即使劍譜早已不在，

在這裏當也能發現一些端倪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這些日子來，我見你總是精神不濟，晚上又不肯在鏢局子裏睡，定要回到這裏，我不放心，因此過來瞧瞧。原來你白天練劍，又要強打精神陪我，晚間卻在這裏掏窩子。」

林平之淡淡一笑，隨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爹爹媽媽死得好慘，我若找到了劍譜，能以林家祖傳劍法手刃仇人，方得慰爹爹媽媽在天之靈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不知大師哥此刻在那裏？我能見到他就好了，定要代你向他索還劍譜。他劍法早已練得高明之極，這劍譜也該當物歸原主啦。我說，小林子，你乘早死了這條心，不用在這舊屋子裏東翻西尋啦。就沒這劍譜，練成了我爹爹的紫霞神功，也報得了仇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我爹爹媽媽生前遭人折磨侮辱，又死得這等慘，若能以我林家祖傳劍法報仇，才真正是為爹娘出了這口氣。再說，本門紫霞神功向來不輕傳弟子，我入門最遲，縱然恩師、師娘看顧，眾位師兄、師姊也都不服，定要說……定要說……」岳靈珊道：「定要說甚麼啊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說我跟你好未必是真心，只不過瞧在紫霞神功的面上，討恩師、師娘的歡心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呸！旁人愛怎麼說，讓他們說去。只要我知道你是真心就行啦。」林平之笑道：「你怎知我是真心？」岳靈珊啪的一聲，不知在他肩頭還是背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啐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假情假意，是狼心狗肺！」

林平之笑道：「好啦，來了這麼久，該回去啦，我送你回鏢局子。要是給師父、師娘知道了，那可糟糕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趕我回去，是不是？你趕我，我就走。誰要你送了？」語氣甚是不悅。令狐冲知她這時定是撅起了小嘴，輕嗔薄怒，自是另有一番繫人心處。

林平之道：「師父說道，魔教前教主任我行重現江湖，聽說已到了福建境內，此人武功深不可測，心狠手辣。你深夜獨行，如不巧遇上了他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此事師父已知道了。是了，我在仙霞嶺這麼一鬧，人人都說是任我行復出，師父豈有不聽到訊息之理？我也不用寫這封信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哼，你送我回去，如不巧遇上了他，難道你便能殺了他，拿住他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你明知我武功不行，又來取笑？我自然對付不了他，但只須跟你在一起，就是要死，也死在一塊。」

岳靈珊柔聲道：「小林子，我不是說你武功不行。你這般用功苦練，將來一定比我強。其實除了劍法還不怎麼熟，要是真打，我可還真不是你對手。」

林平之輕輕一笑，說道：「除非你用左手使劍，或許咱們還能比比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我幫你找找看。你對家裏的東西看得熟了，見怪不怪，或許我能見到些甚麼惹眼的東西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好啊，你就瞧瞧這裏又有甚麼古怪。」

接著便聽得開抽屜、拉桌子的聲音。過了半晌，岳靈珊道：「這裏甚麼都平常得緊。你家裏可有甚麼異乎尋常的地方？」林平之沉吟一會，道：「異乎尋常的地方？沒有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家練武場在那裏？」林平之道：「也沒甚麼練武場。我曾祖父創辦鏢局子後，便搬到鏢局去住。我祖父、父親，都是在鏢局子練功夫。再說，我爹爹遺言中有『翻看』二字，練武場中也沒甚麼可翻看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對啦，咱們到你家書房去瞧瞧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我們是保鏢世家，

只有帳房，沒有書房。帳房可也是在鏢局子裏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那可真難找了。在這座屋子中，有甚麼可翻看的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我琢磨大師哥那句話，他說我爹爹命我千萬不可翻看祖宗的遺物，其實多半是句反話，叫我定要去翻看這老宅中祖宗的遺物。但這裏有甚麼東西好翻看呢？想來想去，只有我曾祖的一些佛經了。」岳靈珊跳將起來，拍手道：「佛經！那好得很啊。達摩老祖是武學之祖，佛經中藏有劍譜，可沒甚麼希奇。」

令狐冲聽到岳靈珊這般說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心道：「林師弟如能在佛經中找到了那部劍譜，可就好了，免得他們再疑心是我吞沒了。」

卻聽得林平之道：「我早翻過啦。不但是翻一遍兩遍，也不是十遍八遍，只怕一百遍也翻過了。我還去買了金剛經、法華經、心經、楞伽經來和曾祖父遺下的佛經逐字對照，確是一個字也不錯。那些佛經，便是尋常的佛經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那就沒甚麼可翻看的了。」她沉吟半晌，突然說道：「佛經的夾層之中，你可找過沒有？」

林平之一怔，說道：「夾層？我可沒想到。咱們這便去瞧瞧。」

二人各持一隻燭台，手拉手的從廂房中出來，走向後院。令狐冲在屋面上跟去，見燭光從一間間房子的窗戶中透出來，最後到了西北角一間房中。令狐冲跟著過去，輕輕縱下院子，湊眼窗縫向內張望。只見裏面是座佛堂。居中懸著一幅水墨畫，畫的是達摩老祖背面，自是描寫他面壁九年的情狀。佛堂靠西有個極舊的蒲團，桌上放著木魚、鐘磬，還有一疊佛經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位創辦福威鏢局的林老前輩，當年威名遠震，手下傷過的綠林大盜定然不少，想來到得晚年，在這裏懺悔生平殺

業。」想像一位叱吒江湖的英雄豪傑，白髮蒼蒼之時，坐在這間陰沉沉的佛堂中敲木魚唸經，那心境可著實寂寞淒涼。

岳靈珊取過一部佛經，道：「咱們把經書拆了開來，查一查夾層中可有物事。如果查不到，再將經書重行釘好便是。你說好不好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好！」拿起一本佛經，拉斷釘書的絲線，將書頁平攤開來，查看夾層之中可有字跡。

岳靈珊拆開另一本佛經，一張張拿起來在燭光前映照。

令狐冲瞧著她背影，但見她皓腕如玉，左手上仍戴著那隻銀鐲子，有時臉龐微側，與林平之四目交投，相對便是一笑，又去查看書頁，也不知是燭光照射，還是她臉頰暈紅，但見半邊俏臉，當真艷若春桃。令狐冲悄立窗外，瞧得痴了。

二人拆了一本又一本，堪堪便要將桌上十二本佛經拆完，突然之間，令狐冲聽得背後輕輕一響。他身子一縮，回過頭來，只見兩條人影從南邊屋面上欺將過來，互打手勢，躍入院子，落地無聲。二人隨即都湊眼窗縫，向內張望。

過了好一會，聽得岳靈珊道：「都拆完啦，甚麼都沒有。」語氣甚是失望，忽然又道：「小林子，我想到啦，咱們去打盆水來。」聲音轉得頗為興奮。林平之問道：「幹甚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小時候曾聽爹爹說過個故事，說有一種草，浸了酸液出來，用來寫字，乾了後字跡便即隱沒，但如浸濕了，字跡卻又重現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酸，記得師父說這個故事時，岳靈珊還只八九歲，自己卻有十五六歲了。當年舊事，霎時間湧上心來，記得那天和她去捉蟋蟀來打架，自己把最大最壯的蟋蟀讓了給她，偏偏還是她的輸了。她哭個不停，自己哄了她很久，她才回嗔作喜，兩個人同去請師父講故事。念及這些往事，淚水又湧到眼眶之中。

只聽林平之道：「對，不妨試一試。」轉身出來。岳靈珊道：「我和你同去。」

兩人手拉手的出來。躲在窗後的那二人屏息不動。過了一會，林平之和岳靈珊各捧一盆水走進佛堂，將七八張佛經的散頁浸在水中。林平之迫不及待的將一頁佛經提起，在燭光前映照，不見有甚麼字跡。兩人試了二十餘頁，沒發見絲毫異狀。

林平之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不用試啦，沒寫上別的字。」

他剛說了這兩句話，躲在窗外那二人悄沒聲的繞到門口，推門而入。林平之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那二人直撲進門，勢疾如風。林平之舉手待要招架，脅下已讓人出指點中。岳靈珊長劍只拔出一半，敵人兩隻手指已向她眼中插去，岳靈珊只得放脫劍柄，舉手上擋。那人右手連抓三下，都是指向她咽喉。岳靈珊大駭，退得兩步，背脊已靠在供桌邊上，沒法再退。那人左手向她天靈蓋劈落，岳靈珊雙掌上格，不料那人這一掌乃是虛招，右手點出，岳靈珊左腰中指，斜倚在供桌之上，再也不能動彈了。

這一切令狐冲全瞧在眼裏，見林岳二人一時並無性命之憂，心想不忙出手相救，且看敵人是甚來頭。只見這二人在佛堂中東張西望，一人提起地下蒲團，撕成兩半，另一人啪的一掌，將木魚劈成了七八片。林平之和岳靈珊既不能言，亦不能動，見到這二人掌力如刀，撕蒲團，碎木魚，顯然便是來找尋那辟邪劍譜，均想：「怎沒想到劍譜或許藏在蒲團和木魚之中。」但見蒲團和木魚中並沒藏有物事，心下均是一喜。

那二人都是五十來歲年紀，一個禿頭，另一個卻滿頭白髮。二人行動迅疾，頃刻間便將佛堂中供桌等物一一劈碎；直至無物可碎，兩人目光都向那幅達摩老祖畫像瞧去。禿頭老者左手伸出，便去抓那畫像。白髮老者伸手一格，喝道：「且慢，你瞧他的手指！」

令狐冲、林平之、岳靈珊三人的目光都向畫像瞧去，但見圖中達摩左手放在背後，似是捏著個劍訣，右手食指指向屋頂。禿頭老者問道：「他手指有甚麼古怪？」白髮老者道：「不知道！且試試看。」身子縱起，雙掌對準了圖中達摩食指所指之處，掌發勁力，擊向屋頂。

蓬的一聲，泥沙灰塵簌簌而落。禿頭老者道：「那有甚麼……」只說了四個字，一團紅色物事從屋頂洞中飄了下來，卻是一件和尚所穿的袈裟。

白髮老者伸手接住，在燭光下一照，喜道：「在……在這裏了。」他大喜若狂，聲音也發顫了。禿頭老者道：「怎麼？」白髮老者道：「你瞧！」

令狐冲凝目瞧去，只見袈裟之上隱隱似寫滿了無數小字。

禿頭老者道：「這難道便是辟邪劍譜？」白髮老者道：「十之八九，該是劍譜。哈哈，咱兄弟二人今日立此大功。兄弟，收了起來罷。」禿頭老者喜得嘴也合不攏來，將袈裟小心摺好，放入懷中，左手向林岳二人指了指，道：「斃了嗎？」

令狐冲手持劍柄，只待白髮老者一露殺害林岳二人之意，立時搶入，先將這兩名老者殺了。那知那白髮老者道：「劍譜既已得手，不必跟華山派結下深仇，讓他們去罷。」兩人並肩走出佛堂，越牆而出。

令狐冲也即躍出牆外，跟隨其後。兩名老者腳步十分迅疾。令狐冲生怕黑暗之中走失了二人，加快腳步，和二人相距不過三丈。

兩名老者奔行甚急，令狐冲便也加快腳步。突然之間，兩名老者倏地站住，轉過身來，眼前寒光一閃，令狐冲只覺右肩、右臂一陣劇痛，竟已給對方雙刀同時砍中。兩人這一下突然站定，突然轉身，突

然出刀，來得當真便如雷轟電閃一般。

令狐冲只是內力渾厚，劍法高明，這等臨敵應變的奇技快招，卻跟第一流高手還差著老大一截，對方驀地出招，別說拔劍招架，連手指也不及碰到劍柄，便已身受重傷。

兩名老者的刀法快極，一招既已得手，第二刀跟著砍到。令狐冲大駭之下，忙向後躍出，幸好他內力奇厚，這倒退一躍，已在兩丈之外，跟著又是一縱，又躍出了兩丈。兩名老者見他重傷之下，倒躍仍如此快捷，也吃了一驚，隨即撲上。

令狐冲轉身便奔，肩頭臂上初中刀時還不怎麼疼痛，此時卻痛得幾欲暈倒，心想：「這二人盜去的袈裟，上面所寫的多半便是辟邪劍譜。我身蒙不白之冤，說甚麼也要奪了回來，去還給林師弟。」當下強忍疼痛，伸手去拔長劍。

一拔之下，長劍只出鞘一半，竟拔不出來，右臂中刀之後，力氣半點也沒法使出。耳聽得腦後風響，敵人鋼刀砍到，當即提氣向前急躍，左手用力一扯，拉斷了腰帶，這才將長劍握在手中，使勁急抖，摔落劍鞘。堪堪轉身，但覺寒氣撲面，雙刀同時砍到。

他又倒躍一步。其時天色將明，但天明之前一刻最是黑暗，除了刀光閃閃之外，睜眼不見一物。他所學的獨孤九劍，要旨是看到敵人招數的破綻所在，乘虛而入，此時敵人的身法招式全然無法見到，劍法便使不出來。只覺左臂又是一痛，給敵人刀鋒劃了一道口子，只得斜向長街急衝出去，左手握劍，將拳頭按住右肩傷口，以免流血過多，不支倒地。

兩名老者追了一陣，見他腳步極快，追趕不上，好在劍法秘譜已經奪到，不願多生枝節，當即停步不追，轉身回去。令狐冲叫道：

「喂，大膽賊子，偷了東西想逃嗎？」反而轉身追來。兩名老者大怒，又即轉身，揮刀向他砍去。令狐冲不和他們正面交鋒，返身又

逃，心下暗暗禱祝：「有人提一盞燈籠過來，那就好了。」奔得幾步，靈機一動，躍上屋頂，四下張望，見左前方一間屋中有燈光透出，忙向燈光處奔去。兩名老者卻又停步不追。

令狐冲俯身拿起兩張瓦片，向二人投去，喝道：「你們盜了林家辟邪劍譜，一個禿頭，一個白髮，便逃到天涯海角，武林好漢也要拿到你們碎屍萬段。」啪喇喇一聲響，兩張瓦片在大街青石板上跌得粉碎。

兩名老者聽他叫出《辟邪劍譜》的名稱，當即上屋向他追去。

令狐冲只覺腳下發軟，力氣越來越弱，猛提一口氣，向燈光處狂奔一陣，突然一個踉蹌，從屋面上摔了下來，急忙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翻身站起，靠牆而立。

兩名老者輕輕躍下，分從左右掩上。禿頭老者獰笑道：「老子放你一條生路，你偏不走。」令狐冲見他禿頭上油光晶亮，心頭一凜：「原來天亮了。」笑道：「兩位是那一家那一派的，為甚麼定要殺我而甘心？」

白髮老者單刀一舉，向令狐冲頭頂疾劈而下。

令狐冲劍交右手，輕輕一刺，劍尖刺入了他咽喉。

禿頭老者大驚，舞刀直撲而前。令狐冲長劍削出，正中其腕，連刀帶手，一齊切了下來，劍尖隨即指住他喉頭，喝道：「你二人到底是甚麼門道，說了出來，饒你一命。」禿頭老者嘿嘿一笑，跟著淒然道：「我兄弟橫行江湖，罕逢敵手，今日死在尊駕劍下，佩服，佩服。只不知尊駕高姓大名，我死了……死了也是個胡塗鬼。」

令狐冲見他雖斷了一手，仍氣概昂然，敬重他是條漢子，道：「在下被迫自保，其實跟兩位素不相識，失手傷人，可對不住了。那

件袈裟，閣下交了給我，咱們就此別過。」

禿頭老者森然道：「禿鷹豈是投降之人？」左手一翻，一柄匕首插入自己心窩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這人寧死不屈，倒是個人物。」俯身去他懷中掏那件袈裟。只覺一陣頭暈，知是失血過多，於是撕下衣襟，胡亂紮住肩頭和臂上的傷口，這才在禿頭老者懷中將袈裟取出。

這時又覺一陣頭暈，當即吸了幾口氣，辨明方向，逕向林平之那向陽巷老宅走去。走出數十丈，已感難以支持，心想：「我如倒了下來，不但性命不保，死後人家還道我偷了辟邪劍譜，贓物在身，死後還是落了污名。」當下強自支撐，終於走進了向陽巷。

但林家大門緊閉，林平之和岳靈珊又為人點倒，沒人開門，要他此刻躍牆入內，卻無論如何無此力氣，只得打了幾下門，跟著出腳往大門上踢去。

這一腳大門沒踢開，一下震盪，暈了過去。

待得醒轉，只覺身臥在牀，一睜眼，便見到岳不羣夫婦站在牀前，令狐冲大喜，叫道：「師父、師娘……我……」心情激動，淚水不禁滾滾而下，掙扎著坐起身來。岳不羣不答，只問：「卻是怎麼會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師妹呢？她……她平安無事嗎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沒事！你……你怎麼到了福州？」語音中充滿了關懷之意，眼眶卻不禁紅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林師弟的辟邪劍譜，給兩個老頭兒奪了去，我殺了那二人，搶了回來。那兩人……那兩人多半是魔教中的好手。」一摸懷中，袈裟已然不見，忙問：「那……那件袈裟呢？」岳夫人問道：「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袈裟上寫得有字，多半便是林家的辟邪劍譜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那麼這是平之的物事，該當由他收管。」令狐冲

道：「正是。師娘，你和師父都好？眾位師弟師妹也都好？」

岳夫人眼眶紅了，舉起衣袖拭了拭眼淚，道：「大家都好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怎麼到了這裏？是師父、師娘救我回來的麼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我今兒一早到平之的向陽巷老宅去，在門外見你暈在地下。」令狐冲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幸虧師娘到來，否則如給魔教的妖人先見到，孩兒就沒命了。」他知師娘定是早起不見了女兒，便趕到向陽巷去找尋，只這件事不便跟自己說起。

岳不羣道：「你說殺了兩名魔教妖人，怎知他們是魔教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南來，一路上遇到不少魔教中人，跟他們動了幾次手。這兩個老頭兒武功怪異，顯然不是我正派中人。」心下暗暗歡喜：「我奪回了林師弟的辟邪劍譜，師父、師娘、小師妹便不會再對我生疑；而我殺了這兩名魔教妖人，師父當也不再怪我和魔教勾結了。」

那知岳不羣臉色鐵青，哼了一聲，厲聲道：「你到這時還在胡說八道！難道我便如此容易受騙麼？」令狐冲大驚，忙道：「弟子決不敢欺瞞師父。」岳不羣森然道：「誰是你師父了？岳某早跟你脫卻了師徒名份。」

令狐冲從牀上滾下地來，雙膝跪地，磕頭道：「弟子做錯了不少事，願領師父重責，只是.....只是逐出門牆的責罰，務請師父收回成命。」

岳不羣向旁避開，不受他大禮，冷冷的道：「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對你青眼有加，你早跟他們勾結在一起，還要我這師父幹麼？」令狐冲奇道：「魔教任教主的小姐？師父這話不知從何說起？雖然聽說那任.....任我行有個女兒，可是弟子從來沒見過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冲兒，到了此刻，你又何必再說謊？」嘆了口氣，

道：「那位任小姐召集江湖上旁門左道之士，在山東五霸岡上給你治病，那天我們又不是沒去……」

令狐冲大為駭異，顫聲道：「五霸岡上那位姑娘，她……她……盈盈……她是任教主的女兒？」岳夫人道：「你起來說話。」令狐冲慢慢站起，心下一片茫然，喃喃的道：「她……她是任教主之女？這……這真是從何說起？」

岳夫人怫然不悅，道：「為甚麼對著師父、師娘，你還要說謊？」

岳不羣怒道：「誰是他師父、師娘了？」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擊，啪的一聲響，桌角登時掉下了一塊。

令狐冲惶恐道：「弟子決不敢欺騙師父、師娘……」

岳不羣厲聲道：「岳某當初有眼無珠，收容了你這無恥小兒，實是愧對天下英豪。你是不是要我長此負這污名？你再叫一聲『師父、師娘』，我立時便將你斃了！」怒喝時臉上紫氣忽現，委實惱怒已極。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伸手扶著牀緣，臉上全無血色，身子搖搖欲墜，說道：「他們給我治傷療病，那是有的。可是……可是誰也沒跟我說過，她……她便是任教主的女兒。」岳夫人道：「你聰明伶俐，何等機警，怎會猜想不到？她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，只這麼一句話，便調動了三山五嶽的左道之士，個個爭著來給你治病。除了魔教的任小姐，又誰能有這樣的天大面子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……我……我當時只道她是一位年老婆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她易容改裝了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有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我當時一直沒見到她臉。」

岳不羣「哈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臉上卻無半分笑意。

岳夫人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冲兒，你年紀大了，性格兒也變了。我的說話，你再也不放在心上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師.....師.....我對你老人家的說話，可.....可.....可真不.....」他想要說「我對你老人家的說話，可真不敢違背」，但事實俱在，師父、師娘一再命他不可與魔教中人結交，他和盈盈、向問天、任我行這些人的干係，又豈僅是「結交」而已？

岳夫人又道：「就算那個任教主的小姐對你好，你為了活命，讓她召人給你治病，或者說情有可原.....」岳不羣怒道：「甚麼情有可原？為了活命，那就可以無所不為麼？」他平時對這位師妹兼夫人向來彬彬有禮，當真相敬如賓，今日卻一再疾言厲色的打斷她話頭，可見實是怒不可遏。岳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情，也不和他計較，繼續說道：「但你為甚麼又和魔教那大魔頭向問天勾結在一起，殺害了不少我正派同道？你雙手染滿了正教人士的鮮血，你.....你快快走罷！」

令狐冲背上一陣冰冷，想起那日在涼亭之中、深谷之前，和向問天並肩迎敵，確有不少正教中人因自己而死，雖說當其時惡鬥之際，自己若不殺人，便是被殺，委實出於無奈，可是這大筆血債，總是算在自己身上了。

岳夫人道：「在五霸岡下，你又與魔教的任小姐聯手，殺害了好幾個少林派和崑崙派弟子。冲兒，我從前視你有如我的親兒，但事到如今，你.....你師娘無能，可再沒法子庇護你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兩行淚水從面頰上直流下來。

令狐冲黯然道：「孩兒確是做了錯事，罪不可赦。但一人做事一身當，決不能讓華山派名頭蒙污。請兩位老人家大開法堂，邀集各家各派英雄與會，將孩兒當場處決，以正華山派的門規便是。」

岳不羣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傅，你今日倘若仍是我華山派門下弟子，此舉原也使得。你性命雖亡，我華山派清名得保，你我師

徒之情尚在。可是我早已傳書天下，將你逐出門牆。你此後的所作所為，與我華山派何涉？我又有甚麼身分來處置你？嘿嘿，正邪勢不兩立，下次你再為非作歹，撞在我手裏，妖孽奸賊，人人得而誅之，那就容你不得了。」

正說到這裏，房外一人叫道：「師父、師娘。」卻是勞德諾。岳不羣問道：「怎麼？」勞德諾道：「外面有人拜訪師父、師娘，說道是嵩山派的鍾鎮，還有他的兩個師弟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九曲劍鍾鎮，他也來福建了嗎？好，我便出來。」逕自出房。

岳夫人向令狐冲瞧了一眼，眼色中充滿了柔情，似是叫他稍待，回頭尚有話說，跟著走了出去。

令狐冲自幼對師娘便如與母親無異，見她對自己愛憐，心中懊悔已極，尋思：「種種情事，總是怪我行事任性，是非善惡，不辨別清楚。向大哥明明不是正人君子，我怎地不問情由，上前便幫他打架？我一死不足惜，可教師父、師娘沒臉見人。華山派門中出了這樣一個不肖弟子，連眾師弟、師妹們也都臉上少了光采。」

又想：「原來盈盈是任教主的女兒，怪不得老頭子、祖千秋他們對她如此尊崇。她隨口一句話，便將許多江湖豪士充軍到東海荒島，七八年不得回歸中原。唉，我原該想到才是。武林之中，除了魔教的大頭腦，又有誰能有這等權勢？但她和我在一起之時，扭扭捏捏，嬌羞靦腆，比之小師妹尚且勝了三分，又怎想得到她竟是魔教中的大人物？然而那時任教主尚給東方不敗囚在西湖底下，他的女兒又怎會有偌大權勢？」

正自思湧如潮，起伏不定，忽聽得腳步聲細碎，一人閃進房來，正是他日思夜想、念茲在茲的小師妹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小師妹！你……」下面的話便接不下去了。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快……快離開這兒，嵩山派的人找你晦氣來啦。」語氣甚是焦急。

令狐冲只一見到她，天大的事也都置之腦後，甚麼嵩山派不嵩山派，壓根兒便沒放在心上，雙眼怔怔的瞧她，一時甜、酸、苦、辣，諸般滋味盡皆湧向心頭。

岳靈珊見他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，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有個甚麼姓鍾的，帶著兩個師弟，說你殺了他們嵩山派的人，一直追尋到這兒來。」

令狐冲一呆，茫然道：「我殺了嵩山派的人？沒有啊。」

突然間砰的一聲，房門推開，岳不羣怒容滿臉走了進來，厲聲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幹的好事！你殺了嵩山派屬下的武林前輩，卻說是魔教妖人，欺瞞於我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弟……我……我殺了嵩山派屬下的武林前輩？我……我沒有……」

岳不羣怒道：「『白頭仙翁』卜沉，『禿鷹』沙天江，這兩人可
是你殺的？」

令狐冲聽到這二人的外號，記起那禿頂老者自殺之時，曾說過「禿鷹豈是投降之人」這句話，那麼另一個白髮老者，便是甚麼「白頭仙翁」卜沉了，便道：「一個白頭髮的老人，一個禿頭老者，那確是我殺的。我……我可不知他們是嵩山派門下。他們使的是單刀，全不是嵩山派武功。」岳不羣神色愈是嚴峻，問道：「那麼這兩個人，確是你殺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爹，那個白頭髮和那禿頂的老頭兒……」岳不羣喝道：「出去！誰叫你進來的？我在這裏說話，要你插甚麼嘴？」岳靈珊低下了頭，慢慢走到房門口。

令狐冲心下一陣淒涼，一陣歡喜：「師妹雖和林師弟要好，畢竟對我仍有情誼。她干冒父親申斥，前來向我示警，要我儘速避禍。」

岳不羣冷笑道：「五嶽劍派各派的武功，你都明白麼？這卜沙二人出於嵩山派的旁支，你心存不規，不知用甚麼卑鄙手段害死了他們，卻將血跡帶到了向陽巷平之的老宅。嵩山派一查，便跟著查到了這裏。眼下嵩山派的鍾師兄便在外面，向我要人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

岳夫人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他們又沒親眼見到是冲兒殺的？單憑幾行血跡，也不能認定是咱們鏢局中人殺的。咱們給他們推個一乾二淨便是了。」

岳不羣怒道：「師妹，到了這時候，你還要包庇這無惡不作的無賴子。我堂堂華山派掌門，豈能為了這小畜生而說謊？你……你……咱們這麼幹，非搞到身敗名裂不可。」

令狐冲這幾年來，常想師父、師娘是師兄妹而結成眷屬，自己若能和小師妹也有這麼一天，那當真萬事俱足，更無他求，此刻見師父對師娘說話，竟如此的聲色俱厲，心中忽想：「倘若小師妹是我妻子，她要幹甚麼，我便由得她幹甚麼，是好事也罷，是壞事也罷，我決不會有半點拂逆她的意願。她便要我去幹十惡不赦的大壞事，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。」

岳不羣雙目盯在令狐冲臉上，忽然見他臉露溫柔微笑，目光含情，射向站在房門口的女兒，怒喝：「小畜生，在這當兒，你心中還在打壞主意麼？」

岳不羣這一聲大喝，登時教令狐冲從胡思亂想中醒覺過來，一抬頭，只見師父臉上紫氣隱隱，手掌提起，便要往自己頭頂擊落，突然間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歡喜，只覺在這世上委實苦澀無味之極，今日死在師父掌底，那是痛痛快快的解脫，尤其小師妹在旁，看著自己給她父親一掌劈死，更是自己全心所企求之事。他微微一笑，目光向岳靈珊瞧去，只待師父揮掌打落。

但覺腦頂風生，岳不羣右掌劈將下來，卻聽得岳夫人叫道：「使

不得！」手指便往丈夫後腦「玉枕穴」上點去。他二人自幼同門學藝，相互拆招，已熟極而流，岳夫人這一指所點之處，乃致命要穴，岳不羣自然而然回掌拆格。岳夫人已閃身擋在令狐冲身前。

岳不羣臉色鐵青，怒道：「你.....你幹甚麼？」岳夫人急叫：「冲兒，快走！快走！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不走，師父要殺我，便殺好了。我是罪有應得。」岳夫人頓足道：「有我在這裏，他殺不了你的，快走，走得遠遠的，永遠別再回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哼，他一走了之，外面廳上嵩山派那三人，咱們又如何對付？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師父耽心應付不了鍾鎮他們，我可須先得去替他打發了。」朗聲道：「好，我去見見他們。」說著大踏步往外走去。岳夫人叫道：「去不得，他們會殺了你的。」但令狐冲走得極快，立時已衝入了大廳。

果見嵩山派的九曲劍鍾鎮、神鞭滕八公、錦毛獅高克新三人大剌剌的坐在西首賓位。令狐冲往對面的太師椅中一坐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們三個，到這裏幹甚麼來了？」

此刻令狐冲身上穿著店小二衣衫，除去虬髯，與廿八鋪客店中夜間相逢時的參將模樣已全不相同。鍾鎮等三人突然見到這樣一個滿身血跡的市井少年如此無禮，都不禁勃然大怒。高克新喝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們三個，是甚麼南北？」高克新一怔，心想：「怎叫做『是甚麼南北』？」但想那定然不是甚麼好話，怒道：「快去請岳先生出來！憑你也配跟我們說話？」

這時岳不羣、岳夫人、岳靈珊以及華山派眾弟子都已到了屏門之後，聽著令狐冲跟這三人對答。岳靈珊聽他問「你們三個是甚麼南北？」不由得好笑，但知眼前這三人都是嵩山派好手，大師哥殺了他們的人，又對他們如此無禮，待會定要動手，未免凶多吉少，而父

親、母親看來決不會插手相助，可不知如何是好，心中一發愁，便笑不出來。

令狐冲道：「岳先生是誰？啊，你說的是華山派掌門。我正來尋他晦氣。嵩山派有兩個不肖之徒，一個叫甚麼白頭妖翁卜沉，一個叫禿鼻沙天江，半夜裏去搶人家的辟邪劍譜，還點了年輕人的穴道，不懷好意。我要救人，便將這兩個傢伙殺了。聽說嵩山派還有三個傢伙，躲在福威鏢局之中。我要岳先生交出人來，岳先生卻不肯。氣死我也，氣死我也！」跟著縱聲大叫：「岳先生，嵩山派有三個無聊傢伙，一個叫爛鐵劍鍾鎮，一個叫小鬼滕八婆，還有一個癩皮貓高克新。請你快快交出人來，我要跟他們算帳。你想包庇他們，那可不成！你們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，我可不賣這個帳！」

岳不羣等聽了，無不駭然，均知他如此叫嚷，是要表明華山派與殺人之事無關。可是嵩山派這三人成名已久，那九曲劍鍾鎮更加了得，在「嵩山十三太保」中排名甚高，聽令狐冲所嚷的言語，顯已知曉鍾鎮等三人的來歷。那日夜戰，他打敗劍宗封不平，刺瞎十五名江湖好手的雙眼，劍法確是非同小可，但他此刻受傷極重，只怕再站立一會便會倒下，何以這等膽大妄為，貿然向人挑釁？

高克新大怒躍起，長劍出鞘，便要向令狐冲刺出。鍾鎮舉手攔住，向令狐冲問道：「尊駕是誰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哈哈，我認得你，你卻不認得我。你們嵩山派想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由你嵩山派吞併其餘四派。你們三個南北來到福建，一來是要搶奪林家的辟邪劍譜，二來是要戕害華山、恆山各派的重要人物。種種陰謀，可全給我知悉了。只怕是徒勞無功，到頭一場空，嘿嘿，好笑啊好笑！」

岳不羣和岳夫人對瞧了一眼，均想：「他這話倒未必全是無稽之談。」

鍾鎮臉有驚疑之色，問道：「尊駕是那一派的人物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大廟不收，小廟不受，是個無主孤魂，荒山野鬼，決不會來搶你們嵩山派的生意，你這可放心了罷？哈哈，哈哈！」笑聲中充滿了淒涼之意。

鍾鎮道：「尊駕既非華山派人物，咱們可不能騷擾了岳先生，這就借步到外面說話。」這幾句話語調平淡，但目露兇光，充滿了殺機，顯是令狐冲揭了他的底，已決心誅卻。他對岳不羣畢竟有所忌憚，不敢在福威鏢局中拔劍殺人，要將令狐冲引到鏢局之外再行動手。

這句話正合令狐冲心意，大聲叫道：「岳先生，你今後可得多加提防。魔教教主任我行復出，此人身有吸星大法，專吸旁人內力，他說要跟華山派為難。還有，嵩山派想併吞你華山派。你是彬彬君子，人家的狼心狗肺，卻不可不防。」他此番來到福州，為的便是要向師父說這幾句話，說罷便即大踏步出門。鍾鎮等跟了出來。

令狐冲邁步走出福威鏢局，只見一羣尼姑、婦女站在大門外，正是恆山派那批女弟子。儀和與鄭萼二人手持拜盒，走在最前，當是到鏢局來拜會岳不羣和岳夫人。令狐冲一怔，急忙轉頭，不讓她們見到，但已跟儀和她們打了個照面，好在儀琳遠遠在後，沒見到他面目。

鍾鎮等三人出來時，鄭萼卻認得他們，不禁一怔，停住了腳步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恆山派弟子既知我師父在此，自當前來拜會，有我師父、師娘照料，她們也不會吃虧了。」他不願給儀琳見到，斜刺裏便欲溜走。

鍾鎮、滕八公、高克新同時兵刃出手，攔在他面前，喝道：「你還想逃嗎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我手裏沒兵器，又怎生打法？」

這時岳不羣、岳夫人和華山派眾弟子都來到門前，要看令狐冲如何對付鍾鎮等三人。岳靈珊拔劍出鞘，叫道：「大……」想將長劍擲過去給他。岳不羣左手兩指伸出，搭在她劍刃之上，搖了搖頭。岳靈珊急道：「爹！」岳不羣又搖了搖頭。

這一切全瞧在令狐冲眼裏，心中大慰：「小師妹對我，畢竟還有昔日之情。」

突然之間，好幾人齊聲驚呼。

令狐冲情知必是有人偷襲，不及回頭，立即向前急縱而出。他內力奇厚，這一躍既高且速，但饒是如此，只覺腦後生風，一劍在背後直劈而下，剛才這一躍只須慢得剎那，又或力道不足，躍得近了半尺，身子已給人劈成兩半，當真凶險已極。

他站定後立即回頭，但聽得一聲呼叱，白光閃動，恆山派女弟子同時出手。七人一隊，分成三隊，七柄長劍指住一人，將鍾鎮等三人分別圍住。這一下拔劍、移步、圍敵、出招，動作迅捷無比，加之身法輕盈，姿式美觀，顯是習練有素的陣法。每柄長劍劍尖指住對方一處要害，頭、喉、胸、腹、腰、背、脅，每人身上七處要害，均給一柄長劍指住。陣法既成，七名女弟子便不再動。

適才出手向令狐冲偷襲的，便是鍾鎮。聽得令狐冲的言語對嵩山派甚是不利，當即乘其不備，忽施殺手，意欲儘速滅口，以免他多嘴多舌，更增岳不羣的疑心。他出手固然極毒，卻還是讓對方避了開去，而恆山派眾女弟子劍陣一成，他武功雖強，可也半點動彈不得，四肢百骸，只須那裏動上一動，料想便有一柄劍刺將過來。

原來恆山羣弟子早已從鄭萼、儀琳口中，得知鍾鎮等三人如何乘人之危，在廿八鋪逼迫定靜師太同意五派合併之議，都心中有氣，此

時得鄭萼示知，又見鍾鎮偷襲傷人，當即使動劍陣，將嵩山派三人圍住。

岳不羣、岳夫人自不知恆山派與鍾鎮等在廿八鋪中曾有一番過節，突見雙方動手，都大為驚奇，眼見恆山派眾女弟子所結劍陣甚是奇妙，二十一人分成三堆，除了衣袖衫角在風中飄動外，二十一柄長劍寒光閃閃，竟皆紋絲不動，其中卻蘊藏著無限殺機。

令狐冲見恆山劍陣凝式不動，七柄劍既攻敵，復自守，七劍連環，絕無破綻可尋，宛然有獨孤九劍「以無招破有招」之妙詣，氣喘吁吁的喝采：「妙極！這劍陣精采之至！」

鍾鎮眼見受制，當即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大家是自己人，開甚麼玩笑？我認輸了，好不好？」噹的一聲，擲劍下地。圍住他的七人以儀和為首，見對方擲劍認輸，當即長劍一抖，收了轉去，其餘六人跟著收劍。不料鍾鎮左足足尖在地下長劍劍身上一點，那劍猛地跳起。鍾鎮手指尖一碰劍柄，劍鋒如電，驀地刺出。

儀和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右臂中劍，手中長劍噲啷落地。鍾鎮長笑聲中，寒光連閃，恆山派眾弟子紛紛受傷。這麼一亂，其餘兩個劍陣中的十四名女弟子心神稍分，滕八公和高克新同時乘隙發動，登時兵刃相交，錚錚之聲大作。

令狐冲搶起儀和掉在地下的長劍，揮劍擊出。但聽得噲啷，啊，嘿，幾下聲響，高克新手腕受擊，長劍落地。滕八公的軟鞭倒了轉來，圈在自己頭頸之中。鍾鎮手腕給劍背擊中，退了幾步，長劍總算還握在手中，但整條手臂已酸軟無力。

兩個少女同時尖聲叫了起來，一個叫：「吳將軍！」一個叫：「令狐師兄！」

叫「吳將軍」的是鄭萼。適才令狐冲擊退三人所使手法，與在廿

八鋪客店中對付這三人時所用劍招一模一樣，連高克新茫然失措、滕八公險些窒息、鍾鎮又驚又怒的神情也殊無二致。鄭萼心思機敏，當日曾見令狐冲如此出招，他容貌衣飾雖已大變，還是立即認了出來。另一個叫「令狐師兄」的卻是儀琳。她本來和儀真、儀質等六位師姊結成劍陣，圍住了滕八公。每人全神貫注，雙目盯住敵人，絕不斜視，目中所見，僅只他身上一處要害，視頭則只見其頭，視胸則只見其胸，連敵人別處肢體都沒瞧見，自然更加沒見到旁人，直至劍陣散開，她才見到令狐冲。睽別經年，陡然相遇，儀琳全身大震，險些暈去。

令狐冲真相既顯，眼見已無法隱瞞，笑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這三個傢伙太也不識好歹，恆山派眾位師太饒了你們一命，你們居然恩將仇報。本將軍可實在太瞧著不順眼了。我……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腦中暈眩，眼前發黑，咕咚倒地。

儀琳搶上扶起，急叫：「令狐師兄，令狐師兄！」只見他肩頭、臂上血如泉湧，忙捲起他衣袖，取出本門治傷靈藥白雲熊膽丸塞入他口中。鄭萼、儀真等取過天香斷續膠為他搽上傷口。恆山派眾女弟子個個感念他救援之德，當日若不是他出手相救，人人都已死於非命，不但慘死，說不定還會受賊子污辱，是以遞藥的遞藥，抹血的抹血，包紮的包紮，便在這長街之上盡心救治。天下女子遇到這等緊急事態，自不免嘰嘰喳喳，七嘴八舌，圍住了議論不休。恆山派眾女弟子雖是武學之士，卻也難免，或發嘆息，或示關心，或問何人傷我將軍，或曰兇手狠毒無情，言語紛紜，且雜「阿彌陀佛」之聲。

華山派眾人見到這等情景，盡皆詫異。

岳不羣心想：「恆山派向來戒律精嚴，這些女弟子卻不知如何，竟給令狐冲這無行浪子迷得七顛八倒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不避男女之嫌，叫師兄的叫師兄，呼將軍的呼將軍。這小賊幾時又做過將軍了？當真昏天黑地，一塌胡塗。怎地恆山派的前輩也不管管？」

鍾鎮向兩名師弟打個手勢，三人各挺兵刃，向令狐冲衝去。三人均知此人不除，後患無窮，何況兩番失手在他劍底，乘他突然昏迷，正是誅卻此人的良機。

儀和一聲呼哨，立時便有十四名女弟子排成一列，長劍飛舞，將鍾鎮三人擋住。這些女弟子各別武功並不甚高，但一結成陣，攻者攻，守者守，十四人便擋得住四五名一流高手。

岳不羣初時原有替雙方調解之意，只種種事端皆大出意料之外，既不知雙方何以結怨，又對嵩山、恆山雙方均生反感，心想暫且袖手旁觀，靜待其變。但見恆山派十四名女弟子守得極為嚴密，鍾鎮等連連變招，始終沒法攻近。高克新一個大意，攻得太前，反給儀琳在大腿上刺了一劍，傷勢雖然不重，卻已鮮血淋漓，甚為狼狽。

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，聽得兵刃相交聲叮噹不絕，眼睜一線，見到儀琳臉上神色焦慮，口中喃喃唸佛：「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遍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……」他心下感激，站了起來，低聲道：

「小师妹，多謝你，將劍給我。」儀琳道：「你……你別……別……」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從她手中接過劍來，左手扶著她肩頭，搖搖晃晃的走出去。儀琳本來耽心他傷勢，但一覺自己肩頭正承擔著他身子重量，登時勇氣大增，全身力氣都運上右肩。

令狐冲從幾名女弟子身旁走過，第一劍揮出，高克新長劍落地，第二劍揮出，滕八公軟鞭繞頸，第三劍噹的一聲，擊上鍾鎮的劍刃。鍾鎮知他劍法奇幻，自己決非其敵，但見他站立不定，正好憑內力將他兵刃震飛，雙劍相交，當即在劍上運足了內勁，猛覺自身內力急速外洩，竟收束不住。原來令狐冲的吸星大法在不知不覺間功力日深，不須肌膚相觸，只要對方運勁攻來，內力便會通過兵刃而傳入他體內。

鍾鎮大驚之下，急收長劍，跟著立即刺出。令狐冲見到他脅下空

門大開，本來只須順勢一劍，即可制其死命，但手臂酸軟，力不從心，只得橫劍擋格。

雙劍相交，鍾鎮又是內力急瀉，心跳不已，驚怒交集之下，鼓起平生之力，長劍疾刺，劍到中途，陡然轉向，劍尖竟刺向令狐冲身旁儀琳的胸口。

這一招虛虛實實，後著甚多，極為陰狠，令狐冲如橫劍去救，他便迴劍刺其小腹，如若不救，則這一劍真的刺中了儀琳，也要教令狐冲心神大亂，便可乘機猛下殺手。

眾人驚呼聲中，眼見劍尖已及儀琳胸口衣衫，令狐冲長劍驀地翻過，壓上他劍刃。

鍾鎮的長劍突然在半空中膠住不動，用力前送，劍尖竟沒法向前推出分毫，劍刃卻向上緩緩弓起，同時內力急傾而出。總算他見機極快，急忙撤劍，向後躍出，可是前力已失，後力未繼，身在半空，突然軟癱，重重的直撻下來，砰的一聲大響，背脊著地。這一下撻得如此狼狽，渾似個不會絲毫武功的常人。他雙手支地，慢慢爬起，但身子只起得一半，背心劇痛，又側身摔倒。

滕八公和高克新忙搶過將他扶起，齊問：「師哥，怎麼了？」鍾鎮雙目盯住在令狐冲臉上，隨即想起，數十年前便已威震武林的魔教教主任我行，決不能是這樣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，說道：「你是任我行的弟……弟子，會使吸星……吸星妖法！」高克新驚道：「師哥，你內力給他吸去了？」鍾鎮道：「正是！」但身子一挺，又覺內力漸增。原來令狐冲所習吸星大法修為未深，又不是有意要吸他內力，只是鍾鎮突覺內勁傾瀉而出，惶怖之下，以致摔得狼狽不堪。

滕八公低聲道：「咱們去罷，日後再來找回場子。」鍾鎮將手一揮，對著令狐冲大聲道：「魔教妖人，你使這等陰毒絕倫的妖法，那是與天下英雄為敵。姓鍾的今日不是你對手，可是我正教的千千萬萬

好漢，決不會屈服於你妖法的淫威之下。」說著轉過身來，向岳不羣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岳先生，這個魔教妖人，跟閣下沒甚麼淵源罷？」

岳不羣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鍾鎮在他面前也不敢如何放肆，說道：「真相若何，終當大白，後會有期。」帶著滕高二人，逕自走了。

岳不羣從大門的階石走了下來，森然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好，原來你學了任我行的吸星妖法。」令狐冲確是學了任我行這一項功夫，雖是無意中學得，但事實如此，卻也無從置辯。岳不羣厲聲道：「我問你，是也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

岳不羣厲聲道：「你習此妖法，更是正教中人的公敵。今日你身上有傷，我不來乘人之危。第二次見面，不是我殺了你，便是你殺了我。」側身向眾弟子道：「這人是你們的死敵，那一個對他再有昔日的同門之情，那便自絕於正教門下。大家聽到了沒有？」眾弟子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岳不羣見女兒嘴唇動了一下，想說甚麼話，說道：

「珊兒，你雖是我女兒，卻也並不例外，你聽到了沒有？」岳靈珊低聲道：「聽到了。」

令狐冲本已衰弱不堪，聽了這幾句話，更覺雙膝無力，噹的一聲，長劍落地，身子慢慢垂了下去。

儀和站在他身旁，伸臂托在他右脅下，說道：「岳師伯，這中間必有誤會，你沒查問明白，便如此絕情，可忒也魯莽了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有甚麼誤會？」儀和道：「我恆山派眾人為魔教妖人所辱，全仗這位令狐吳將軍援手救命。他若是魔教教下，怎麼會來幫我們去跟魔教為敵？」她聽儀琳叫他「令狐師兄」，岳不羣又叫「令狐冲」，自己卻只知他是「吳將軍」，只好兩個名字一起叫了。

岳不羣道：「魔教妖人鬼計多端，你們可別上了他的當。貴派眾位南來，是那一位師太為首？」他想這些年輕的尼姑、姑娘們定是為令狐冲的花言巧語所惑，只有見識廣博的前輩師太，方能識破他的奸計。

儀和淒然道：「我師定靜師太，不幸為魔教妖人所害。」

岳不羣和岳夫人都「啊」的一聲，甚感驚惋。

便在此時，長街彼端一個中年尼姑快步奔來，說道：「白雲庵信鴿有書傳到。」走到儀和面前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竹筒，雙手遞將過去。

儀和接過，拔開竹筒一端的木塞，倒出一個布捲，展開一看，驚叫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恆山派眾弟子聽得白雲庵有書信到來，早就紛紛圍攏，見儀和神色驚惶，忙問：「怎麼？」「師父信上說甚麼？」「甚麼事不好？」

儀和道：「師妹你瞧。」將布捲遞給儀清。儀清接了過來，朗聲誦讀布捲上的文字：「余與定逸師妹，被困於龍泉鑄劍谷。」又道：「這是掌門師叔的……的血書。她老人家怎地到了龍泉？」

儀真道：「咱們快去！」儀清道：「卻不知敵人是誰？」儀和道：「管他是甚麼凶神惡煞，咱們急速趕去。便是要死，也和師叔死在一起。」

儀清心想：「兩位師叔的武功何等了得，尚且被困，咱們這些人趕去，多半也無濟於事。」拿著血書，走到岳不羣身前，躬身說道：「岳師伯，我們掌門師叔來信，說道：『被困於龍泉鑄劍谷。』請師伯念在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之誼，設法相救。」

岳不羣接過書信，看了一眼，沉吟道：「定閒師太和定逸師太怎

地會去浙南？她二位武功卓絕，怎麼會遭敵人所困，這可奇了？這通書信，可是師太親筆麼？」儀清道：「確是我掌門師叔親筆。只怕她老人家已受了傷，倉卒之際，蘸血書寫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不知敵人是誰？」儀清道：「多半是魔教中人，否則敝派也沒甚麼仇敵。」岳不羣斜眼向令狐冲瞧去，緩緩的道：「說不定是魔教妖人假造書信，誘你們去自投羅網。妖人鬼計層出不窮，不可不防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這事可須查個明白，從長計議才是。」

儀和朗聲叫道：「師叔有難，急如星火，快去救援要緊。儀清師妹，咱們速速趕去，岳師伯沒空，多求也是無用。」儀真也道：「不錯，倘若遲到了一刻，那可是千古之恨。」恆山派見岳不羣推三阻四，不顧義氣，都心頭有氣。

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且在福州養傷。我們去救了師父、師伯回來，再來探你。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大膽毛賊又在害人，本將軍豈能袖手旁觀？大夥兒一同前去救人便了。」儀琳道：「你身受重傷，怎能趕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本將軍為國捐軀，馬革裹屍，何足道哉？去，去，快去。」

恆山眾弟子本來全無救師尊脫險的把握，有令狐冲同去，膽子便大了不少，登時都臉現喜色。儀真道：「那可多謝你了。我們去找坐騎給你乘坐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家都騎馬！出陣打仗，不騎馬成甚麼樣子？走啊，走啊！」他眼見師父如此絕情，心下氣苦，狂氣便又發作。

儀清向岳不羣、岳夫人躬身說道：「晚輩等告辭。」儀和氣忿忿的道：「這種人跟他客氣甚麼？徒然多費時刻。哼，全無義氣，浪得虛名，叫甚麼『君子劍』，還不如……」儀清喝道：「師姊，別多說啦！」

岳不羣笑了笑，只當沒聽見。

勞德諾閃身而出，喝道：「你嘴裏不乾不淨的說些甚麼？我五嶽劍派本來同氣連枝，一派有事，四派共救。可是你們和令狐冲這魔教妖人勾結在一起，行事鬼鬼祟祟，我師父自要考慮周詳。你們先得把令狐冲這妖人殺了，表明清白。否則我華山派可不能跟你恆山派同流合污。」

儀和大怒，踏上一步，手按劍柄，朗聲問道：「你說甚麼『同流合污』？」勞德諾道：「你們跟魔教勾勾搭搭，那便是同流合污了。」儀和怒道：「這位令狐大俠見義勇為，急人之難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、大丈夫，那像你們這種人，自居豪傑，其實卻是見死不救、臨難苟免的偽君子！」

岳不羣外號「君子劍」，華山門下最忌的便是「偽君子」這三字。勞德諾聽她言語中顯在譏諷師父，唰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直指儀和咽喉。這一招正是華山劍法中的妙著「有鳳來儀」。儀和沒料到他竟會突然出手，不及拔劍招架，劍尖已及其喉，一聲驚呼。跟著寒光閃動，七柄長劍已齊向勞德諾刺到。

勞德諾忙迴劍招架，可是只架開了刺向胸膛的一劍，嗤嗤聲響，恆山派的六柄長劍已在他衣衫上劃了六道口子，每一道口子都有一尺來長。總算恆山派弟子並沒想取他性命，每一劍都及身而止，只鄭萼功夫較淺，出劍輕重拿捏不準，劃破他右臂袖子之後，劍尖又刺傷了他右臂肌膚。勞德諾大驚，急向後躍，啪的一聲，懷中掉下一本冊子。

日光照耀下，人人瞧得清楚，只見冊子上寫著「紫霞秘笈」四字。

勞德諾臉色大變，急欲上前搶還。令狐冲叫道：「阻住他！」儀和這時已拔劍在手，唰唰唰連刺三劍。勞德諾舉劍架開，卻進不得一步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，這本秘笈，怎地在二師哥身上？」

令狐冲大聲問道：「勞德諾，六師弟是你害死的，是不是？」

那日華山絕頂上六弟子陸大有遭害，《紫霞秘笈》失蹤，始終是一絕大疑團，不料此刻恆山女弟子割斷了勞德諾衣衫的帶子，又劃破了他口袋，這本華山派鎮山之寶的內功秘笈竟掉了出來。

勞德諾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突然矮身疾衝，闖入了一條小胡同中，飛奔而去。

令狐冲憤極，發足追去，只奔出幾步，便一晃倒地。儀琳和鄭萼忙奔過去扶起。

岳靈珊拾起冊子，交給父親，道：「爹，原來是給二師哥偷了去的。」

岳不羣臉色鐵青，接過一看，果然便是本派歷祖相傳的內功秘笈，幸喜書頁完整，未遭損壞，恨恨的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拿了去給人，才會給勞德諾偷去。」

儀和口舌上不肯饒人，大聲道：「這才叫同流合污呢！」

于嫂走到令狐冲跟前，問道：「令狐大俠，覺得怎樣？」令狐冲咬牙道：「我師弟給這奸賊害死了，可惜追他不上。」見岳不羣及眾弟子轉身入內，掩上了鏢局大門，心想：「師父的大弟子學了魔教陰毒武功，二弟子又是個戕害同門、偷盜秘本的惡賊，難怪他老人家氣惱！」說道：「尊師被困，事不宜遲，咱們火速趕去救人要緊。勞德諾這惡賊，遲早會撞在我手裏。」于嫂道：「你身上有傷，如此……如此……唉，我不會說……」她是傭婦出身，此時在恆山派中雖身分已然不低，武功也自不弱，但知識有限，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激才好。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快去驛馬市上，見馬便買。」掏出懷中金銀，交給于嫂。

但市上買不夠馬匹，身量較輕的女弟子便二人共騎，出福州北門，向北飛馳。

奔出十餘里，只見一片草地上有數十匹馬放牧，看守的是六七名兵卒，當是軍營中的官馬。令狐冲道：「去把馬搶過來！」于嫂忙道：「這是軍馬，只怕不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救人要緊，皇帝的御馬也搶了，管他甚麼妥不妥。」儀清道：「得罪了官府，只怕……」令狐冲大聲道：「救師尊要緊，還是守王法要緊？去他奶奶的官府不官府！我吳將軍就是官府。將軍要馬，小兵敢不奉號令嗎？」儀和道：「正是。」令狐冲叫道：「把這些兵卒點倒了，拉了馬走。」儀清道：「拉十二匹就夠了。」令狐冲叫道：「盡數都拉了來，路上好換騎。」

他呼號喝令，自有一番威嚴。自從定靜師太逝世後，恆山派弟子悽悽惶惶，六神無主，聽令狐冲這麼一喝，眾人便拍馬衝前，隨手點倒幾名牧馬的兵卒，將幾十匹馬都拉了過來。那些兵卒從未見過如此無法無天的尼姑和姑娘們，只叫得一兩句「幹甚麼？」「開甚麼玩笑？」已摔在地下，動彈不得。

眾弟子搶到馬匹，嘻嘻哈哈，嘰嘰喳喳，大為興奮。大家貪新鮮，都躍到官馬之上，疾馳一陣。中午時分，來到一處市鎮上打尖。

鎮民見一羣女子和尼姑帶了大批馬匹，其中卻混著一個男人，無不大為詫異。

吃過素餐粉條，儀清取錢會帳，低聲道：「令狐師兄，咱們帶的錢不夠了。」適才在驛馬市上買馬，眾人救師心切，那有心情討價還價，已將銀兩使了個乾淨，只剩下些銅錢。令狐冲道：「鄭師妹，你和于嫂牽一匹馬去賣了，官馬卻不能賣。」

鄭萼答應了，牽了馬和于嫂到市上去賣。眾弟子掩嘴偷笑，均想：「于嫂倒也罷了，鄭萼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小姑娘，居然在市上賣馬，倒也希罕得很。」但鄭萼聰明伶俐，能說會道，來到福建沒多日，天下最難講的福建話居然已給她學會了幾百句，不久便賣了馬，拿了錢來付帳。

傍晚時分，在山坡上遙遙望見一座大鎮，屋宇鱗比，至少有七八百戶人家。眾人到鎮上吃了飯，將賣馬錢會了鈔，已沒剩下多少。鄭萼興高采烈，笑道：「明兒咱們再賣一匹。」令狐冲低聲道：「你到街上打聽打聽，這鎮上最有錢的財主是誰，最壞的壞人是誰。」

鄭萼點點頭，拉了秦絹同去，過了小半個時辰，回來說道：「本鎮只一個大財主，姓白，外號叫做白剝皮，又開當舖，又開米行。這人外號叫做白剝皮，想來為人也好不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今兒晚上，咱們去跟他化緣。」鄭萼道：「這種人最是小氣，只怕化不到甚麼錢米。」令狐冲微笑不語，隔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大夥兒上路罷。」

眾人眼見天色已黑，但想師尊有難，原該不辭辛勞，連夜趕路的為是，當即出鎮向北。行不數里，令狐冲道：「行了，咱們便在這裏歇歇。」眾人依言在一條小溪邊坐地休息。

令狐冲閉目養神，過了大半個時辰，睜開眼來，向于嫂和儀和道：「你們兩位各帶六位師妹，到白剝皮家去化緣，鄭師妹帶路。」于嫂和儀和等心中奇怪，但還是答應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至少得化五百兩銀子，最好是二千兩。」儀和大聲道：「啊喲，那能化到這麼多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小二千兩銀子，本將軍還不瞧在眼裏呢。二千兩，咱們自己使一千，餘下一千分了給鎮上窮人。」眾人這才恍然大悟，面面相覷。儀和道：「你是.....是要咱們劫富濟貧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劫是不劫的，咱們是化富濟貧。咱們幾十個人，身邊湊起來也沒幾兩銀子，那是窮得到了姥姥家啦。不請

富家大舉布施，來周濟咱們這些貧民，怎到得了龍泉鑄劍谷哪？」

眾人聽到「龍泉鑄劍谷」五字，更無他慮，都道：「這就化緣去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種化緣，只怕你們從來沒化過，法子有點兒小小不同。你們臉上用帕子蒙了起來，跟白剝皮化緣之時，也不用開口，見到金子銀子，隨手化了過來便是。」鄭萼笑道：「要是他不肯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那就太也不識抬舉了。恆山派門下英傑，都是武林中非同小可之輩，旁人使用八人大轎來請，輕易也請不到你們上門化緣，是不是？白剝皮只不過是小小鎮上的一個土豪劣紳，在武林中有甚麼名堂位份？居然有十五位恆山派高手登門造訪，大駕光臨，那不是給他臉上貼金麼？他倘若當真瞧你們不起，那也不妨跟他動手過招，比劃比劃。也不必倚多為勝，儘管公公道道，單打獨鬥，且看是白剝皮的武功厲害，還是咱們恆山派鄭師妹的拳腳了得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眾人都笑了起來。羣弟子中幾個老成持重的如儀清等人，心下隱隱覺得不妥，暗想恆山派戒律精嚴，戒偷戒盜，這等化緣，未免犯戒。但儀和、鄭萼等已快步而去，那些心下不以為然的，也已來不及再說甚麼。

令狐冲一回頭，只見儀琳一雙妙目正注視著自己，微笑道：「小師妹，你說不對麼？」儀琳避開他眼光，低聲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說該這麼做，我.....我想總是不錯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日我想吃西瓜，你不也曾去田裏化了一個來嗎？」

儀琳臉上一紅，想起了當日和他在曠野共處的那段時光，便在此時，天際一個流星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，閃爍而過。令狐冲道：「你記不記得心中許願的事？」儀琳低聲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？」她轉過頭來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，這樣許願真的很靈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嗎？你許了個甚麼願？」儀琳低頭不語，心中想：「我許過幾千幾百個

願，盼望能再見你，真的又見到你了。」

突然遠遠傳來馬蹄聲響，一騎馬自南疾馳而來，正是來自于嫂、儀和她們一十五人的去路，但她們去時並未乘馬，難道出了甚麼事？眾人都站了起來，向馬蹄聲來處眺望。

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令狐冲，令狐冲！」令狐冲心頭大震，那正是岳靈珊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，我在這裏！」儀琳身子一顫，臉色蒼白，退開一步。

黑暗中一騎白馬急速奔來，奔到離眾人數丈處，那馬一聲長嘶，人立起來，這才停住，顯是岳靈珊突然勒馬。令狐冲見她來得倉卒，暗覺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！師父、師母沒事嗎？」岳靈珊騎在馬上，月光斜照，雖只見到她半邊臉龐，卻也瞧見她鐵青著臉，只聽她大聲道：「誰是你師父、師母？我爹爹媽媽，跟你又有甚相干？」

令狐冲胸口猶如給人重重打了一拳，身子晃了晃，本來岳不羣對他十分嚴厲，但岳夫人和岳靈珊始終顧念舊情，沒令他難堪，此刻聽她如此說，不禁淒然道：「是，我已給逐出華山派門牆，無福再叫師父、師娘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既知不能叫，又掛在嘴上幹甚麼？」令狐冲垂頭不語，心如刀割。

岳靈珊哼了一聲，縱馬上前數步，說道：「拿來！」伸出了右手。令狐冲有氣沒力的道：「甚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到這時候還在裝腔作勢，能瞞得了我麼？」突然提高嗓子，叫道：「拿來！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不明白。你要甚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要甚麼？要林家的辟邪劍譜！」令狐冲大奇，道：「辟邪劍譜？你怎會向我要？」

岳靈珊冷笑道：「不問你要，卻問誰要？那件袈裟，是誰從林家老宅中搶去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嵩山派的兩個傢伙，一個叫甚麼『白頭仙翁』卜沉，一個叫『禿鷹』沙天江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這姓卜姓沙的兩個傢伙，是誰殺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我。」岳靈珊道：

「那件袈裟，又是誰拿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我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那麼拿來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受傷暈倒，蒙師……師……蒙你母親所救。此後這件袈裟，便不在我身上。」岳靈珊仰起頭來，打個哈哈，聲音中卻無半分笑意，說道：「依你說來，倒是我娘吞沒了？這等卑鄙無恥的話，虧你說得出口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決沒說是你母親吞沒。老天在上，令狐冲心中，可沒半分對你母親不敬之意。我只是說……只是說……」岳靈珊道：「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母親見到這件袈裟，得知是林家之物，自然交給了林師弟。」

岳靈珊冷冷的道：「我娘怎會來搜你身上之物？就算要交還林師弟，是你拚命奪來的物事，哼哼，你醒過來後，自己不會交還麼？怎會不讓你做這個人情？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此言有理。難道這袈裟又給人偷去了？」心中一急，背上登時出了一身冷汗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其中必有別情。」將衣衫抖了抖，說道：「我全身衣物，俱在此處，你如不信，儘可搜檢。」

岳靈珊又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你這人精靈古怪，拿了人家的物事，難道會藏在自己身上？再說，你手下這許多尼姑和尚、不三不四的女人，那一個不會代你收藏？」

岳靈珊如此審犯人般的對付令狐冲，恆山派羣弟子早已俱都忿忿不平，待聽她如此說，登時有幾人齊聲叫了出來：「胡說八道！」

「甚麼叫做不三不四的女人！」「這裏有甚麼和尚了？」「你自己才不三不四！」

岳靈珊手持劍柄，大聲道：「你們是佛門弟子，糾纏著一個大男人，跟他日夜不離，那還不是不三不四？呸！好不要臉！」

恆山羣弟子大怒，唰唰唰之聲不絕，七八人都拔出了長劍。

岳靈珊一按劍上簧扣，唰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叫道：「你們要倚多為勝，殺人滅口，儘管上來！岳姑娘怕了你們，也不是華山門下弟子了！」

令狐冲左手一揮，止住恆山羣弟子，嘆道：「你始終見疑，我也沒法可想。勞德諾呢？你怎不去問問他？他既會偷紫霞秘笈，說不定這件袈裟也是給他偷去了？」岳靈珊大聲道：「你要我去問勞德諾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！」岳靈珊喝道：「好，那你上來取我性命便是！你精通林家的辟邪劍法，我本來就不是你對手！」令狐冲奇道：「我……我怎會傷你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要我去問勞德諾，你不殺了我，我怎能去陰世見著他？」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勞德諾他……他給師……師……給你爹爹殺了？」他知勞德諾帶藝投師，華山門下除自己之外，要數他武功最強，若非岳不羣親自動手，旁人也除不了他。此人害死陸大有，自己恨之入骨，聽說已死，實是一件大喜事。

岳靈珊冷笑道：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你殺了勞德諾，又為何不認？」令狐冲奇道：「你說是我殺的？倘若真是我殺的，卻何必不認？此人害死六師弟，早就死有餘辜，我恨不得親手殺了他。」

岳靈珊大聲道：「那你為甚麼又害死八師哥？他可沒得罪你啊，你……你好狠心！」

令狐冲更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八師弟跟我向來很好，我……我怎會殺他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……你自從跟魔教妖人勾結之後，行為反常，誰又知道你為甚麼……為甚麼要殺八師哥，你……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禁垂下淚來。令狐冲踏進一步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可別胡亂猜想。八師弟他年紀輕輕，和人無冤無仇，別說是我，誰都不會忍心害他。」岳靈珊柳眉突然上豎，厲聲道：「那你又為甚麼忍心殺

害小林子？」

令狐冲大驚失色，道：「林師弟……他……他也死了？」岳靈珊道：「現下還沒死，你一劍沒砍死他，可是……可是誰也不知他……他……能不能好。」說到這裏，嗚咽起來。令狐冲舒了口氣，問道：「他受傷很重，是嗎？他自然知道是誰砍他的。他怎麼說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世上又有誰像你這般狡猾？你在他背後砍他，他……他背後又沒生眼睛。」

令狐冲心頭酸苦，氣不可遏，拔出腰間長劍，一提內力，運勁於臂，呼的一聲，擲了出去。那劍平平飛出，削向一株徑長尺許的大烏柏樹，劍刃攔腰而過，將那大樹居中截斷。半截大樹搖搖晃晃的摔將下來，砰的一聲大響，地下飛沙走石，塵土四濺。

岳靈珊見到這等威勢，情不自禁的勒馬退了兩步，說道：「怎麼？你學會了魔教妖法，武功厲害，向我顯威風麼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我如要殺林師弟，不用在他背後動手，更不會一劍砍他不死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誰知你心中打甚麼鬼主意了？哼，定是八師哥見到你的惡行，你這才殺他滅口，還將他面目剝得稀爛，便如你對付二……勞德諾一般。」

令狐冲沉住了氣，情知這中間定有一件自己眼下猜想不透的大陰謀，問道：「勞德諾的面目，也給人剝得稀爛了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你親手幹下的好事，難道自己不知道？卻來問我！」令狐冲道：「華山派門下，更有何人受到損傷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殺了兩個，傷了一個，這還不夠麼？」

令狐冲聽她這般說，知華山派中並沒旁人再受到傷害，心下略寬，尋思：「這是誰下的毒手？」突然間心中一涼，想起任我行在杭

州孤山梅莊所說的話來，他說自己倘若不允加入魔教，便要將華山派盡數屠滅，莫非他已來到福州，起始向華山派下手？急道：「你……你快回去，稟告你爹爹、媽媽，恐怕……恐怕是魔教的大魔頭來對華山派痛下毒手了。」

岳靈珊扁了扁嘴，冷笑道：「不錯，確是魔教的大魔頭在對我華山派痛下毒手。不過這個大魔頭，以前卻是華山派的。這才叫做養虎貽患，恩將仇報！」

令狐冲只有苦笑，心想：「我答允去龍泉相救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，可是我師父、師娘他們又面臨大難，這可如何是好？倘若真是任我行施虐，我自然也決不是他敵手，但恩師、師娘有難，縱然我趕去徒然送死，無濟於事，也當和他們同生共死。事有輕重，情有親疏，恆山派的事，只好讓她們自己先行料理了。要是能阻擋了任我行，當再趕去龍泉赴援。」他心意已決，說道：「今日自離福州之後，我跟恆山派的這些師姊們一直在一起，怎能分身去殺八師弟、勞德諾？你不妨問問她們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哼，我問她們？她們跟你同流合污，難道不會跟你圓謊麼？」

恆山眾弟子一聽，又有七八個叫嚷起來。幾個出家人言語還算客氣，那些俗家弟子卻罵得甚是尖刻。

岳靈珊勒馬退開幾步，說道：「令狐冲，小林子受傷極重，昏迷之中仍掛念劍譜，你如還有半點人性，便該將劍譜還了給他。否則……否則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你瞧我真是如此卑鄙無恥之人麼？」岳靈珊怒道：「你若不卑鄙無恥，天下再沒卑鄙無恥之人了！」

儀琳在旁聽著二人對答之言，心中激動，這時再也忍不住，說道：「岳姑娘，令狐師兄對你好得很。他心中對你實在是真心誠意，你為甚麼這樣兇的罵他？」岳靈珊冷笑道：「他對我好不好，你是出

家人，又怎麼知道了？」儀琳突然感到一陣驕傲，只覺令狐冲受人冤枉誣蔑，自己縱然百死，也要為他辯白，至於佛門中的清規戒律，日後師父如何責備，一時全都置之腦後，當即朗聲說道：「是令狐師兄親口跟我說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哼，他連這種事也對你說。他.....他就是想對我好，這才出手加害林師弟。」

令狐冲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儀琳師妹，不用多說了。貴派的天香斷續膠和白雲熊膽丸治傷大有靈效，請你給一點我師.....給一點岳姑娘，讓她帶去救人治傷。」

岳靈珊一抖馬頭，轉身而去，說道：「你一劍斬他不死，還想再使毒藥麼？我才不上你當。令狐冲，小林子倘若好不了，我.....我.....」說到這裏，語音已轉成了哭聲，急抽馬鞭，疾馳向南。

令狐冲聽著蹄聲漸遠，心中一片酸苦。

秦絹道：「這女人這樣潑辣，讓她那個小林子死了最好。」儀真道：「秦師妹，咱們身在佛門，慈悲為懷，這位姑娘雖然不是，卻也不可咒人死亡。」

令狐冲心念一動，道：「儀真師妹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想請你辛苦一趟。」儀真道：「令狐師兄但有所命，自當遵依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那個姓林之人，是我的同門師弟，據那位岳姑娘說受傷甚重。我想貴派的金創藥靈驗無比.....」儀真道：「你要我送藥去給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我這就回福州城去。儀靈師妹，你陪我同去。」令狐冲拱手道：「有勞兩位師妹大駕。」儀真道：「令狐師兄一直跟咱們在一起，怎會去殺人了？這樣冤枉人，我們也須向岳師伯分說分說。」

令狐冲搖頭苦笑，心想師父只當我已然投入魔教麾下，無所不為，無惡不作，那還能信你們的話？見儀真、儀靈二人馳馬而去，心想：「她們對我的事如此熱心，我若撇下她們，回去福州，此心何

安？何況定閒師太她們確是為敵所困，而任我行是否來到福州，我卻一無所知……」見秦綢過去拾起斬斷大樹的長劍，給他插入腰間劍鞘，忽然想起：「我說如要殺死林平之，何必背後斬他？又豈會一劍斬他不死？倘若下手之人是任我行，他更怎會一劍斬他不死？那定是另有其人了。只須不是任我行，我師父怕他何來？」

想到此節，心下登時一寬，只聽得遠處腳步聲響，聽來人數目，當是于嫂她們化緣回來了。果然過不多時，儀和等十五人奔到跟前。于嫂說道：「令狐少俠，咱們化……化了不少金銀，可使不了……使不了這許多。黑夜之中，也不能分些去救濟貧苦。」儀和道：「這當兒去龍泉要緊。濟貧的事，慢慢再辦不遲。」轉頭向儀清道：「剛才道上遇到了個年輕女子，你們見到沒有？也不知是甚麼來頭，卻跟我們動上了手。」

令狐冲驚道：「跟你們動上了手？」儀和道：「是啊。黑暗之中，這女子騎馬衝來，一見到我們，便罵甚麼不三不四的尼姑，甚麼也不怕醜。」令狐冲暗暗叫苦，忙問：「她受傷重不重？」儀和奇道：「咦，你怎知她受了傷？」令狐冲心想：「她這樣罵你們，你又是這等火爆霹靂的脾氣，她一個對你們一十五人，豈有不受傷的？」又問：「她傷在那裏？」

儀和道：「我先問她，為甚麼素不相識，一開口就罵人？她說：『哼，我才識得你們呢。你們是恆山派中一羣不守清規的尼姑。』我說：『甚麼不守清規？胡說八道，你嘴裏放乾淨些。』她馬鞭一揚，不再理我，喝道：『讓開！』我伸手抓住了她馬鞭，也喝道：『讓開！』這樣便動起手來啦。」

于嫂道：「她拔劍出手，咱們便瞧出她是華山派的，黑暗之中當時看不清面貌，後來認出好像便是岳先生的小姐。我急忙喝阻，可是她手臂上已中了兩處劍傷，卻也不怎麼重。」

儀和笑道：「我可早認出來啦。他們華山派在福州城中，對令狐師兄好生無禮，咱們恆山派有難，又都袖手不理，全沒義氣，全沒心肝。我有心要她吃點苦頭。」

鄭萼道：「儀和師姊對這岳姑娘確是手下留情，那一招『金針渡劫』砍中了她左膀，只輕輕一劃，便收了轉來，若是真打哪，還不卸下了她一條手臂。」

令狐冲心想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小師妹心高氣傲，素來不肯認輸，今晚這一戰定然認為是畢生奇恥大辱，多半還要怪在自己頭上。一切都是運數使然，那也無可如何，好在她受傷不重，料想當無大礙。

鄭萼早瞧出令狐冲對這岳姑娘關心殊甚，說道：「咱們倘若早知是令狐師兄的師妹，就讓她罵上幾句也沒甚麼，偏生黑暗之中甚麼也瞧不清楚。日後見到，倒要向她賠個罪才是。」儀和氣忿忿的道：

「賠甚麼罪？咱們又沒得罪她，是她一開口就罵人。走遍天下，也沒這個道理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幾位化到了緣，咱們走罷。那白剝皮怎樣？」他心中難過，不願再提岳靈珊之事，便岔開了話題。

儀和等人說起化緣之事，大為興奮，登時滔滔不絕，還道：「平時向財主化緣，要化一兩二兩銀子也為難得緊，今晚卻一化便是幾千兩。」鄭萼笑道：「那白剝皮躺在地下，又哭又嚷，說道幾十年心血，一夜之間便化為流水。」秦絹笑道：「誰叫他姓白呢？他去剝人家的皮，搜刮財物，到頭來還是白白的一場空。」

眾人笑了一陣，但不久便想起二位師尊被困，心情又沉重起來。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盤纏有了著落，這就趕路罷！」

【二十五】 聞訊



幾碗酒一下肚，一個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顯得逸興遄飛，連連呼酒，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遠，喝得幾碗後，便已滿臉通紅，醉態可掬。

一行人縱馬疾馳，每天只睡一兩個時辰，沿途毫無耽擱，數日後便到了浙南龍泉。令狐冲給卜沉和沙天江二人砍傷，流血雖多，畢竟只皮肉之傷。他內力渾厚，兼之內服外敷恆山派的治傷靈藥，到得浙江境內時已好了大半。

眾弟子心下焦急，甫入浙境便即打聽鑄劍谷的所在，但沿途鄉人均無所知。到得龍泉城內，見鑄刀鑄劍鋪甚多，可是向每家刀劍鋪打聽，竟沒一個鐵匠知道鑄劍谷的所在。眾人大急，再問可見到兩位年老尼姑，有沒聽到附近有人爭鬥打架。眾鐵匠都說並沒聽到有甚麼人打架，至於尼姑，那是常常見到的，城西水月庵中便有好幾個尼姑，

卻也不怎麼老。

眾人問明水月庵的所在，當即馳馬前往，到得庵前，只見庵門緊閉。

鄭萼上前打門，半天也沒人出來。儀和見鄭萼又打了一會門，沒聽見庵中有絲毫聲音，不耐再等，便即拔劍出鞘，越牆而入。儀清跟著躍進。儀和道：「你瞧，這是甚麼？」指著地下。只見院子中有七八枚亮晶晶的劍頭，顯是給人用利器削下來的。儀和叫道：「庵裏有人麼？」尋向後殿。儀清拔門開門，讓令狐冲和眾人進來。她拾起一枚劍頭，交給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師兄，這裏有人動過手。」

令狐冲接過劍頭，見斷截處極是光滑，問道：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伯，使的可是寶劍麼？」儀清道：「她二位老人家都不使寶劍。掌門師叔曾道，只須劍法練得到了家，便木劍竹劍，也能克敵制勝。她老人家又道，寶刀寶劍太過霸道，稍有失手，便取人性命，殘人肢體……」令狐冲沉吟道：「那麼這不是兩位師伯削斷的？」儀清點了點頭。

只聽得儀和在後殿叫道：「這裏又有劍頭。」眾人跟著走向後殿，見殿堂中地下桌上，到處積了灰塵。天下尼庵佛堂，必定洒掃十分乾淨，這等塵封土積，至少也有數日沒人居住了。令狐冲等又來到庵後院子，只見好幾株樹木為利器劈斷，檢視斷截之處，當也已歷時多日。後門洞開，門板飛出在數丈之外，似是給人踢開的。

後門外一條小徑通向羣山，走出十餘丈後，便分為兩條岔路。

儀清叫道：「大夥兒分頭找找，且看有無異狀。」過不多時，秦絹在右首的岔路上叫了起來：「這裏有一枝袖箭。」又有一人跟著叫道：「鐵錐！有一枚鐵錐。」眼見這條小路通入一片丘嶺起伏的羣山，眾人當即向前疾馳，沿途不時見到暗器和斷折的刀劍，草叢間尚有乾了的大片血漬。

突然之間，儀清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從草叢中拾起一柄長劍，向令狐冲道：「本門的兵器！」令狐冲道：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和人相鬥，定是向這裏過去。」眾人皆知掌門人和定逸師太定是鬥不過敵人，從這裏逃了下去，令狐冲這麼說，不過措詞冠冕些而已。眼見一路上散滿了兵刃暗器，料想這場爭鬥定然十分慘烈，事隔多日，不知是否還來得及相救。眾人憂心忡忡，發足急奔。

山路越走越險，盤旋而上，繞入了後山。行得數里，遍地皆是亂石，已無道路可循。恆山派中武功較低的弟子儀琳、秦絹等已然墮後。

又走一陣，山中更無道路，亦不再見有暗器等物指示方向。

眾人正沒做理會處，突見左側山後有濃煙升起。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快到那邊瞧瞧。」疾向該處奔去。但見濃煙越升越高，繞過一處山坡後，眼前好大一個山谷，谷中烈燄騰空，柴草燒得噼啪作響。令狐冲隱身石後，回身揮手，叫儀和等人不可作聲。

便在此時，聽得一個蒼老的男子聲音叫道：「定閒、定逸，今日送你們一起上西方極樂世界，得證正果，不須多謝我們啦。」令狐冲心中一喜：「兩位師太並未遭難，幸喜沒來遲。」又有一個男子聲音叫道：「東方教主好好勸你們歸降投誠，你們偏偏固執不聽，自今而後，武林中可再沒恆山一派了。」先前那人叫道：「你們可怨不得我日月神教心狠手辣，只好怪自己頑固，累得許多年輕弟子枉自送了性命，實在可惜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眼見谷中火頭越燒越旺，顯是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已給困在火中，令狐冲執劍在手，提一口氣，長聲叫道：「大膽魔教賊子，竟敢向恆山派眾位師太為難。五嶽劍派的高手四方來援，賊子還不投降？」口中叫嚷，向山谷衝了下去。

一到谷底，便是柴草阻路，枯枝乾草堆得兩三丈高，令狐冲更不

思索，躡身從火堆中跳將進去。幸好火圈之中柴草燃著的還不甚多，他搶前幾步，見有兩座石窯，卻不見有人，便叫：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，恆山派救兵來啦！」

這時儀和、儀清、于嫂等眾弟子也在火圈外縱聲大呼，大叫：「師父、師叔，弟子們都到了。」跟著敵人呼叱之聲大作：「一起都宰了！」「都是恆山派的尼姑！」「虛張聲勢，甚麼五嶽劍派的高手。」隨即兵刃相交，恆山派眾弟子和敵人交上了手。

只見窯洞口中一個高大人影鑽了出來，滿身血跡，正是定逸師太，手執長劍，當門而立，雖衣衫破爛，臉有血污，但這麼一站，仍神威凜凜，不失一代高手的氣派。

她一見令狐冲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令狐冲。」定逸師太道：「我正識得你是令狐冲！」她在衡山羣玉院外，曾隔窗見過令狐冲一面。令狐冲道：「弟子開路，請眾位一齊衝殺出去。」俯身拾起一根長條樹枝，挑動燃著的柴草。定逸師太道：「你已投入魔教……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一人喝道：「甚麼人在這裏搗亂！」刀光閃動，一柄鋼刀在火光中劈將下來。令狐冲眼見火勢甚烈，情勢危急，而定逸師太對自己大有見疑之意，竟不肯隨己衝出，當此情勢，只有快刀斬亂麻，大開殺戒，方能救得眾人脫險，當即退了一步。那人一刀不中，第二刀又復砍下。令狐冲長劍削出，嗤的一聲響，將他右臂連刀一齊斬落。卻聽得外邊一個女子尖聲慘叫，當是恆山派女弟子遭了毒手。

令狐冲一驚，急從火圈中躍出，但見山坡上東一團、西一堆，數百人已鬥得甚急。恆山派羣弟子七人一隊，組成劍陣與敵人相抗，但也有許多人落了單，不及組成劍陣，便已與敵人接戰。組成劍陣的即使未佔上風，一時之間也是無礙，但各自為戰的凶險百出，已有兩名

女弟子在這頃刻之間屍橫就地。

令狐冲雙目向戰場掃了一圈，見儀琳和秦絹二人背靠背的正和三名漢子相鬥。他提氣急衝過去，猛見青光閃動，一柄長劍疾刺而至。令狐冲長劍挺出，刺向那人咽喉，登即了帳。幾個起落，已奔到儀琳之前，一劍刺入一名漢子背心，又一劍從另一名漢子脅下通入。第三名漢子舉起鋼鞭，正要往秦絹頭頂砸下，令狐冲長劍反迎上去，將他一條手臂齊肩卸落。

儀琳臉色慘白，露出一絲笑容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令狐師兄。」

令狐冲放眼見于嫂為兩名好手攻得甚急，縱身過去，唰唰兩劍，一中小腹、一斷右腕，敵方兩名好手一死一傷；他回過身來，長劍到處，三名正和儀和、儀清劇鬥的漢子在慘呼聲中倒地不起。

只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：「合力料理他，先殺了這廝！」三條灰影應聲撲至，三劍齊出，分指令狐冲咽喉、胸口和小腹。這三劍劍招精奇，勢道凌厲，實是第一流好手的劍法。令狐冲一驚，心道：「這是嵩山派劍法！難道他們竟是嵩山派的？」

他心念只這麼一動，敵人三柄長劍的劍尖已逼近他三處要害。令狐冲運起「獨孤九劍」中「破劍式」要訣，長劍圈轉，將敵人攻來的三劍一齊化解了，劍意未盡，又將敵人逼得退開了兩步。只見左首是個胖大漢子，四十來歲年紀，額下一部短鬚。居中是個乾瘦老者，皮色黝黑，雙目炯炯。他不及瞧第三人，斜身竄出，反手唰唰兩劍，刺倒了兩名正在夾攻鄭萼的敵人。那三人大聲吼叫，追了上來。令狐冲已打定主意：「這三人劍法甚高，一時三刻打發不了。纏鬥一久，恆山門下損傷必多。」他提起內力，足下絲毫不停，東刺一招，西削一劍，長劍到處，必有一名敵人受傷倒地，甚或中劍身亡。

那三名高手大呼追來，可是和他始終相差丈許，追趕不及。只一

盞茶功夫，已有三十餘名敵人死傷在令狐冲劍下，果真是當者披靡，無人能擋得住他的一招一式。敵方頃刻間損折了三十餘人，強弱之勢登時逆轉。令狐冲每殺傷得幾名敵人，恆山派女弟子便有數人緩出手來，轉去相助同門，原是以寡敵眾，反過來漸漸轉為以強凌弱，越來越佔上風。

令狐冲心想今日這一戰性命相搏，決不能有絲毫容情，若不在極短時刻內殺退敵人，火勢漸旺，困在石窯中的定閒師太等人便沒法脫險。他奔行如飛，忽而直衝，忽而斜進，足跡所到處，丈許內的敵人無一得能倖免，過不多時，又有二十餘人倒地。

定逸站在窯頂高處，見令狐冲如此神出鬼沒的殺傷敵人，劍法之奇，直是生平從所未見，心喜之餘，詫異中再加駭然。

餘下敵人尚有四五十名，眼見令狐冲如鬼如魅，直非人力所能抵擋，驀地裏發一聲喊，有二十餘人向樹叢中逃了進去。令狐冲再殺數人，其餘各人更無鬥志，也即逃個乾乾淨淨。只有那三名高手仍在他身後追逐，但相距漸遠，顯然也已大有怯意。

令狐冲立定腳步，轉過身來，喝道：「你們是嵩山派的，是不是？」

那三人急向後躍。一個高大漢子喝道：「閣下何人？」

令狐冲不答，向于嫂等人叫道：「快撥開火路救人。」眾弟子砍下樹枝，撲打燃著的柴草。儀和等幾名弟子已躍進火圈。枯枝乾草一經著火，再也撲打不熄，但十餘人合力撲打之下，火圈中已開了個缺口，儀和等人從窯中扶了幾名奄奄一息的尼姑出來。

令狐冲問道：「定閒師太怎樣了？」只聽得一個蒼老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有勞掛懷！」一個中等身材的老尼從火圈中緩步而出。她月白色的衣衫上既無血跡，亦無塵土，手中不持兵刃，左手拿著一串念

珠，面目慈祥，神定氣閒。令狐冲大為詫異，心想：「這位定閒師太竟如此鎮定，身當大難，卻沒半分失態，當真名不虛傳。」當即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拜見師太。」定閒師太合什回禮，卻道：「有人偷襲，小心了。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側身窺敵，反手揮劍，擋開了那胖大漢子刺過來的一劍，說道：「弟子赴援來遲，請師太恕罪。」噹噹連聲，又擋開身旁刺來的兩劍。

這時火圈中又有十餘名尼姑出來，更有人背負著屍體。定逸師太大步走出，厲聲罵道：「無恥奸徒，這等狼子野心……」她袍角著火，正向上延燒，她卻置之不理。于嫂過去為她撲熄。令狐冲道：「兩位師太無恙，實是萬千之喜。」

身後嗤嗤風響，三柄長劍同時刺到，令狐冲此刻不但劍法精奇，內功之強也已當世少有匹敵，火光濃煙之中，只一瞥之間，已知敵招來路，長劍揮出，反刺敵人手腕。那三人武功極高，急閃避過，但那高大漢子的手背還是給劃了一道口子，鮮血涔涔。

令狐冲道：「兩位師太，嵩山派是五嶽劍派之首，和恆山派同氣連枝，何以忽施偷襲，實令人大惑不解。」

定逸師太問道：「師姊呢？她怎麼沒來？」秦絹哭道：「師……師父為奸人圍攻，力戰圓……圓寂了……」定逸師太悲憤交集，罵道：「好賊子！」踏步上前，可是只走得兩步，身子一晃，便即坐倒，口中鮮血狂噴。

嵩山派三名高手接連變招，始終奈何不了令狐冲分毫，眼見他一面跟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說話，只眼角微斜，反手持劍，劍招已神妙難測，倘若正面攻戰，更怎能是他之敵？三人暗暗叫苦，只想脫身逃走。

令狐冲轉過身來，唰唰數劍急攻，劍招之出，對左首敵人攻其左側，對右首敵人攻其右側，逼得三人越擠越緊。他一柄長劍將三人圈住，連攻一十八劍，那三人擋了一十八招，竟沒餘裕能還得一手。三人所使均是嵩山派的精妙劍法，但在「獨孤九劍」的攻擊之下，全無還手餘地。令狐冲有心逼得他們施展本門劍法，再也無可抵賴，眼見三人滿臉都是汗水，神情猙獰可怖，但劍法卻並不散亂，顯然每人數十年的修為，均是大非尋常。

定閒師太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趙師兄、張師兄、司馬師兄，我恆山派和貴派無怨無仇，三位何以如此苦苦相逼，竟要縱火將我燒成焦炭？難道是奉了左掌門的號令嗎？貧尼不明，倒要請教。」

那嵩山派三名好手正是姓趙、姓張、姓司馬。三人極少在江湖上走動，只道自己身分十分隱秘，本已給令狐冲迫得手忙腳亂，忽聽定閒師太叫了姓氏出來，都是一驚。噲啷、噲啷兩響，兩人手腕中劍，長劍落地。令狐冲劍尖指在那姓趙矮小老者喉頭，喝道：「撤劍！」那老者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天下居然有這等武功，這等劍法！趙某人栽在閣下劍底，卻也不算冤枉。」手腕一振，內力到處，手中長劍斷為七八截，掉在地下。

令狐冲退開幾步，儀和等七人各出長劍，圍住三人。

定閒師太緩緩的道：「貴派意欲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併成一個五嶽派。貧尼以恆山派傳世數百年，不敢由貧尼手中而絕，拒卻了貴派的倡議。此事本來儘可從長計議，何以各位竟冒充魔教，痛下毒手，要將我恆山派盡數誅滅。如此行事，那不是太霸道了些嗎？」

定逸師太怒道：「師姊跟他們多說甚麼？一概殺了，免留後患，咳……咳……」她咳得幾聲，又大口吐血。

那姓司馬的高大漢子道：「我們是奉命差遣，內中詳情，一概不

知……」那姓趙老者怒道：「任他們要殺要剮便了，你多說甚麼？」那姓司馬的給他這麼一喝，便不再說，臉上頗有慚愧之意。

定閒師太說道：「三位三十年前橫行冀北，後來突然銷聲匿跡。貧尼還道三位已然大徹大悟，痛改前非，卻不料暗中投入嵩山派，另有圖謀。唉，嵩山派左掌門一代高人，卻收羅了許多左道……這許多江湖異士，和同道中人為難，真是居心……唉，令人大惑不解。」她雖當此大變，仍不願出言傷人，說話自覺稍有過份，便即轉口，長嘆一聲，問道：「我師姊定靜師太，也是傷在貴派之手嗎？」

那姓司馬的先前言語中露了怯意，急欲挽回顏面，大聲道：「不錯，那是鍾師弟……」那姓趙老者「嘿」的一聲，向他怒目而視。那姓司馬的才知失言，兀自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還隱瞞甚麼？左掌門命我們兵分兩路，各赴浙閩幹事。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左掌門已身為五嶽劍派盟主，位望何等尊崇，何必定要歸併五派，由一人出任掌門？如此大動干戈，傷殘同道，豈不為天下英雄所笑？」定逸師太厲聲道：「師姊，賊子野心，貪得無厭……你……」定閒師太揮了揮手，向那三人說道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多行不義，必遭惡報。你們去罷！相煩三位奉告左掌門，恆山派從此不再奉左掌門號令。敝派雖都是孱弱女子，卻也決計不屈於強暴。左掌門併派之議，恆山派恕不奉命。」

儀和叫道：「掌門師叔，他們……他們好惡毒……」定閒師太道：「撤了劍陣！」儀和應道：「是！」長劍一舉，七人收劍退開。

這三名嵩山派好手萬料不到居然這麼容易便獲釋放，不禁心生感激，向定閒師太躬身行禮，轉身飛奔而去。那姓趙的老者奔出數丈，停步回身，朗聲道：「請問這位劍法通神的少俠尊姓大名。在下今日栽了，不敢存報仇之望，卻想得知是栽在那一位英雄的劍底。」

令狐冲笑笑不答。儀和朗聲道：「這位令狐冲令狐少俠，以前是

華山派的，現今無門無派，行俠江湖，是我恆山派的好朋友！」

那老者說道：「令狐少俠劍法高妙，在下拜服！」長嘆一聲，轉頭而去。

其時火頭越燒越旺，嵩山派死傷的人眾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下。十餘名傷勢較輕的慢慢爬起走開，重傷的臥於血泊之中，眼見火勢便要燒到，無力相避，有的便大聲呼救。

定閒師太道：「這事不與他們相干，皆因左掌門一念之差而起。于嫂、儀清，便救他們一救。」眾人知掌門人素來慈悲，不敢違拗，當下分別去檢視嵩山派中死傷之輩，只要尚有氣息的，便扶在一旁，取藥給之敷治。

定閒師太舉首向南，淚水滾滾而下，叫道：「師姊！」身子晃了兩下，向前直摔下去。眾人大驚，搶上扶起，只見她口中一道道鮮血流出，而定逸師太傷勢亦重。眾弟子十分惶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齊望著令狐冲，要聽他的主意。

令狐冲道：「快給兩位師太服用傷藥。受傷的先裹傷止血。此處火氣仍烈，大夥兒到那邊休息。請幾位師姊去找些野果或甚麼吃的。」眾人應命，分頭辦事。鄭萼、秦絹用水壺裝了山水，服侍定閒、定逸以及受傷的眾位同門喝水服藥。

龍泉一戰，恆山派弟子死了三十七人。眾弟子想起定靜師太和戰死了的師姊師妹，盡皆傷感，突然有人放聲大哭，餘人也都哭了起來。霎時之間，山谷中充滿了悲號之聲。

定逸師太厲聲喝道：「死的已經死了，怎地如此想不開？大家平時學佛誦經，為的便是參悟這『生死』兩字，一副臭皮囊，又有甚麼好留戀的？」眾弟子素知這位師太性如烈火，誰也不敢拗她之意，當下便收了哭聲，但許多人兀自抽噎不止。定逸師太又道：「師姊到底

如何遭難？萼兒，你口齒清楚些，給掌門人稟告明白。」

鄭萼應道：「是。」站起身來，將如何仙霞嶺中魔教之伏，得令狐冲援手，如何廿八鋪為敵人迷藥迷倒遭擒，如何定靜師太為嵩山派鍾鎮所脅，又受蒙面人圍攻，幸得令狐冲趕到殺退，而定靜師太終於傷重圓寂等情，一一說了。

定逸師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嵩山派的賊子冒充魔教，脅迫師姊贊同併派之議。哼，用心好毒。倘若你們皆為嵩山派所擒，師姊便欲不允，那也不可得了。」她說到後來，已氣力不繼，聲音漸漸微弱，喘息了一會，又道：「師姊在仙霞嶺遭到圍攻，便知敵人不是易與之輩，信鴿傳書，要我們率眾來援，不料……不料……這件事，也落在敵人算中。」

定閒師太座下的二弟子儀文說道：「師叔，你請歇歇，弟子來述說咱們遇敵的經過。」定逸師太怒道：「有甚麼經過？水月庵中敵人夜襲，乒乒乓乓的一直打到今日。」儀文道：「是。」仍簡述數日來遇敵的情景。

原來當晚嵩山派大舉來襲，各人也都蒙面，冒充是魔教教眾。恆山派倉卒受攻，當時大有覆沒之虞，幸好水月庵也是武林一脈，庵中藏得五柄龍泉寶劍，住持清曉師太在危急中將寶劍分交定閒、定逸等禦敵。龍泉寶劍削鐵如泥，既將敵人兵刃削斷了不少，又傷了不少敵人，這才且戰且退，逃到了這山谷之中。清曉師太卻因護友殉難。這山谷舊產精鐵，數百年前原是鑄劍之所，後來精鐵採完，鑄劍爐搬往別處，只剩下幾座昔日煉焦的石窯。也幸得這幾座石窯，恆山派才支持多日，未遭大難。嵩山派久攻不下，堆積柴草，使起火攻毒計，倘若令狐冲等來遲半日，眾人勢難倖免了。

定逸師太不耐煩去聽儀文述說往事，雙目瞪著令狐冲，突然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很好啊。你師父為甚麼將你逐出門牆？說你和魔教勾

結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交遊不慎，確是結識了幾個魔教中的人物。」定閒師太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像嵩山派這等狼子野心，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。哼，正教中人，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？」

儀和道：「令狐師兄，我不敢說你師父的是非。可是他……他明知我派有難，卻袖手旁觀，這中間……這中間……說不定他早已贊成嵩山派的併派之議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動，覺這話也未嘗無理，但他自幼崇仰恩師，心中決不敢對他存絲毫不敬的念頭，道：「我恩師也不是袖手旁觀，多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在身……這個……」

定閒師太一直在閉目養神，這時緩緩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敝派數遭大難，均蒙令狐少俠援手，這番大恩大德……」令狐冲忙道：「弟子稍效微勞，師伯之言，弟子可萬不敢當。」定閒師太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少俠何必過謙？岳師兄不能分身，派他大弟子前來效力，那也是一樣。儀和，可不能胡言亂語，對尊長無禮。」儀和躬身道：

「是，弟子不敢了。不過……不過令狐師兄已給逐出華山派，岳師伯早已不要他了。他也不是岳師伯派來的。」定閒師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就是不服氣，定要辯個明白。」

儀和忽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若是女子，那就好了。」定閒師太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儀和道：「他已給逐出華山派，無所歸依，如是女子，便可改入我派。他和我們共歷患難，已是自己人一樣……」定閒師太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你年紀越大，說話越像個孩子。」定閒師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岳師兄一時誤會，將來辨明真相，自會將令狐少俠重收門牆。嵩山派圖謀之心，不會就此便息，華山派也正要倚仗令狐少俠呢。就算他不回華山，以他這樣的胸懷武功，就是自行創門立派，也非難事。」

鄭萼道：「掌門師伯說得真對。令狐師兄，華山派這些人都對你

這麼兇，你就來自創一個……創個『令狐派』給他們瞧瞧。哼，難道非回華山派不可，好希罕麼？」令狐冲臉現苦笑，道：「師伯獎飾之言，弟子何以克當？但願恩師日後能原恕弟子過失，得許重入門牆，弟子便更無他求了。」秦綢道：「你更無他求？你小師妹呢？」

令狐冲搖了搖頭，岔開話頭，說道：「一眾殉難的師姊遺體，咱們是就地安葬呢，還是火化後將骨灰運回恆山？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都火化了罷！」她雖對世事看得透徹，但見這許多屍體橫臥地下，都是多年相隨自己的好弟子，說這句話時，聲音也不免哽咽了。眾弟子又有好幾人哭了出來。有些弟子已死數日，有的屍體還遠在數十丈外。眾弟子搬移同門屍身之時，無不痛罵嵩山派掌門左冷禪居心險惡，手段毒辣。

待諸事就緒，天色已黑，當晚眾人便在荒山間露宿一宵。次晨眾弟子背負了定閒師太、定逸師太以及受傷的同門，到了龍泉城內，改行水道，僱了七艘烏篷船，向北進發。

令狐冲生怕嵩山派又再在水上偷襲，隨著眾人北上。恆山派既有兩位長輩同行，令狐冲深自收斂，再也不敢和眾弟子胡說八道了。定閒師太、定逸師太等受傷本來頗為不輕，幸好恆山派治傷丸散極具神效，過錢塘江後，便已脫險境。恆山派此次元氣大傷，不願途中再生事端，儘量避開江湖人物，到得長江邊上，便即另行僱船，溯江西上。如此緩緩行去，預擬到得漢口後，受傷眾人便會好得十之六七，那時再捨舟登陸，折向北行，回歸恆山。

這一日來到鄱陽湖畔，舟泊九江口。其時所乘江船甚大，數十人分乘兩船。令狐冲晚間在後梢和梢公水手同宿。睡到半夜，忽聽得江岸之上有人輕輕擊掌，擊了三下，停得一停，又擊三下。跟著西首一艘船上也有人擊掌三響，停得一停，再擊三下。擊掌聲本來極輕，但令狐冲內力既厚，耳音隨之極好，一聞異聲，立即從睡夢中醒覺，知

是江湖上人物相互招呼的訊號。這些日來，他隨時隨刻注視水面上的動靜，防人襲擊，尋思：「不妨前去瞧瞧，若和恆山派無關，那是最好，否則暗中便料理了，免得驚動定閒師太她們。」

凝目往西首的船隻上瞧去，果見一條黑影從數丈外躍起，到了岸上，輕功卻也平平。令狐冲輕輕一縱，悄沒聲息的上岸，繞到東首排在江邊的一列大油簍之後，掩將過去，只聽一人說道：「那船上的尼姑，果然是恆山派的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說怎麼辦？」

令狐冲慢慢欺近，星月微光之下，只見一人滿臉鬍子，另一人臉形又長又尖，不但是瓜子臉，而且是張葵花子臉。只聽這尖臉漢子說道：「單憑咱們白蛟幫，人數雖多，武功可及不上人家，明著動手是不成的。」那鬍子道：「誰說明著動手了？這些尼姑武功雖強，水上的玩藝卻未必成。明兒咱們駕船掇了下去，到得大江上，跳下水去鑿穿了她們坐船，還不一一的手到擒來？」那尖臉漢子喜道：「此計大妙。咱哥兒立此大功，九江白蛟幫的萬兒從此在江湖上可響得很啦。不過我還是有一件事耽心。」

那鬍子道：「耽心甚麼？」那尖臉的道：「他們五嶽劍派結盟，說甚麼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。要是給莫大先生得知了，來尋咱們晦氣，白蛟幫可吃不了要兜著走啦。」那鬍子道：「哼，這幾年來咱們受衡山派的氣，可也受得夠啦。這一次咱們倘若不替朋友們出一番死力，下次有事之時，朋友們也不會出力相幫。這番大事幹成後，說不定衡山派也會鬧個全軍覆沒，又怕莫大先生作甚？」那尖臉的道：「好，就是這個主意。咱們去招集人手，可得揀水性兒好的。」

令狐冲一竄而出，反轉劍柄，在那尖臉的後腦一撞，那人登時暈了過去。那鬍子揮拳打來，令狐冲劍柄探出，登的一聲，正中他左邊太陽穴。那鬍子如陀螺般轉了幾轉身，一交坐倒。令狐冲橫過長劍，削下兩隻大油簍的蓋子，提起二人，分別塞入了油簍。油簍中裝滿了菜油，每一簍裝三百斤，原是要次日裝船，運往下游去的。這二人一

浸入油簍，登時油過口鼻，冷油一激，便即醒轉，骨噉骨噉的大口吞油。

忽然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令狐少俠，勿傷他們性命。」正是定閒師太的聲音。

令狐冲微微一驚，心想：「定閒師太何時到了身後，我竟沒知曉。」當下鬆開按在二人頭上的雙手，說道：「是！」那二人頭上一鬆，便欲躍出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別動！」伸劍在二人頭頂一擊，又將二人迫入了油簍。那二人屈膝而蹲，菜油及頸，雙眼難睜，竟不知何以會處此狼狽境地。

只見一條灰影從船上躍將過來，卻是定逸師太，問道：「師姊，捉到了小毛賊麼？」定閒師太道：「是九江白蛟幫的兩位堂主，令狐少俠跟他們開開玩笑。」她轉頭向那鬍子道：「閣下姓易還是姓齊？史幫主可好？」那鬍子正是姓易，奇道：「我……我姓易，你怎知道？咱們史幫主很好啊。」定閒微笑道：「白蛟幫易堂主、齊堂主，江湖上人稱『長江雙飛魚』，鼎鼎大名，老尼早已如雷貫耳。」

定閒師太心細如髮，雖平時極少出庵，但於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人物，無一不瞭如指掌，否則怎能認出嵩山派中那三名為首的高手？以這姓易的鬍子、這姓齊的尖臉漢子而論，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人物，但她一見到兩人容貌，便猜到了他們的身分來歷。

那尖臉漢子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如雷貫耳，那可不敢。」令狐冲手上一用力，用劍刃將他腦袋壓入了油中，又再鬆手，笑道：「我是久仰大名，如油貫耳。」那漢子怒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想要破口罵人，卻又不敢。令狐冲道：「我問一句，你們就老老實實答一句，若有絲毫隱瞞，叫你『長江雙飛魚』變成一對『油浸雙泥鰱』。」說著將那鬍子也按在油中浸了一下。那鬍子先自有備，沒吞油入肚，但菜油從鼻孔中灌入，卻也說不出的難受。

定閒和定逸忍不住微笑，均想：「這年輕人十分胡鬧頑皮。但這倒也不失為逼供的好法子。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你們白蛟幫幾時跟嵩山派勾結了？是誰叫你們來跟恆山派為難的？」那鬍子道：「和嵩山派勾結？這可奇了。嵩山派英雄，咱們一位也不識啊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啊哈！第一句話你就沒老實回答。叫你喝油喝一個飽！」挺劍平按其頂，將他按入油中。這鬍子雖非一流好手，武功亦不甚弱，但令狐冲渾厚的內力自長劍傳到，便如千斤之重的大石壓在他頭頂，絲毫動彈不得。菜油沒其口鼻，露出了雙眼，骨碌碌的轉動，甚是狼狽。

令狐冲向那尖臉漢子道：「你快說！你想做長江飛魚呢，還是想做油浸泥鰍？」

那姓齊的道：「遇上了你這位英雄，想不做油浸泥鰍，可也辦不到了。不過易大哥可沒說謊，咱們確是不識得嵩山派的人物。再說，嵩山派和恆山派結盟，武林中人所共知。嵩山派怎會叫咱們白蛟幫來跟.....貴派過不去？」

令狐冲鬆開長劍，放了那姓易的抬起頭來，又問：「你說明兒要在長江之中，鑿沉恆山派的座船，用心如此險惡，恆山派到底甚麼地方得罪你們了？」

定逸師太後到，本不知令狐冲何以如此對待這兩名漢子，聽他一說，登時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好賊子，想在長江中淹死我們啊。」她恆山派門下十之八九是北方女子，全都不會水性，大江之中倘若坐船沉沒，勢不免葬身魚腹，想起來當真不寒而慄。

那姓易的生怕令狐冲再將他腦袋按入油中，搶先答道：「恆山派跟我們白蛟幫本來無怨無仇。我們只是九江碼頭上賺水腳、走私貨的一個小小幫會，又有甚麼能耐跟恆山派眾位師太結樑子了。只不過.....只不過我想大家都是佛門一脈，貴派向西而去，多半是前去應

援。因此……這個……我們不自量力，起下了歹心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令狐冲越聽越胡塗，問道：「甚麼叫做佛門一脈，西去赴甚麼援？說得不清不楚，莫名其妙！」那姓易的道：「是，是！少林派雖不是五嶽劍派之一，但我們想和尚尼姑是一家人……」定逸師太喝道：「胡說！」那姓易的吃了一驚，自然而然的身子一縮，吞了一大口油，膩住了口，說不出話來。定逸師太忍住了笑，向那尖臉漢子道：「你來說。」

那姓齊的道：「是，是！有一個『萬里獨行』田伯光，不知師太是否和他相熟？」

定逸師太大怒，心想這「萬里獨行」田伯光是江湖上惡名昭彰的採花淫賊，我如何會和他相熟？這廝竟敢問出這句話來，當真是莫大的侮辱，右手一揚，便要往他頂門拍落。

定閒師太伸手一攔，道：「師妹勿怒。這二位在油中耽得久了，腦筋不大清楚。且別和他們一般見識。」問那姓齊的道：「田伯光怎麼了？」那姓齊的道：「『萬里獨行』田伯光田大爺，跟我們史幫主是好朋友。早幾日田大爺……」定逸師太怒道：「甚麼田大爺？這等惡行昭彰的賊子，早就該將他殺了。你們反和他結交，足見白蛟幫就不是好人。」那姓齊的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我們不是……不是好人。」定逸師太問道：「我們只問你，白蛟幫何以要和恆山派為難，又牽扯上田伯光甚麼了？」田伯光曾對她弟子儀琳非禮，定逸師太一直未能殺之洩憤，心下頗以為恥，雅不願旁人提及此人名字。

那姓齊的道：「是，是。大夥兒要救任大小姐出來，生怕正教中人幫和尚的忙，因此我哥兒倆豬油蒙了心，打起了胡塗主意，這就想對貴派下手……」

定逸師太更摸不著半點頭腦，嘆道：「師姊，這兩個渾人，還是

你來問罷。」

定閒師太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「任大小姐，可便是日月神教前教主的大小姐嗎？」

令狐冲心頭一震：「他們說的是盈盈？」登時臉上變色，手心出汗。

那姓齊的道：「是。田大爺……不，那田……田伯光前些時來到九江，在我白蛟幫總舵跟史幫主喝酒，說道預期十二月十五，大夥兒要大鬧少林寺，去救任大小姐出來。」

定逸師太忍不住插嘴：「大鬧少林寺？你們又有多大能耐，敢去太歲頭上動土？」那姓齊的道：「是，是。我們自然是不成的。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那田伯光腳程最快，由他來往聯絡傳訊，是不是？這件事，到底是誰在從中主持？」

那姓易的說道：「大家聽得任大小姐給少林寺的賊……不，少林寺的和尚扣住了，不約而同，都說要去救人，也沒甚麼人主持。大夥兒想起任大小姐的恩義，都說，便是為任大小姐粉身碎骨，也所甘願。」

一時之間，令狐冲心中起了無數疑團：「他們說的任大小姐，到底是不是便是盈盈？她怎麼會給少林寺的僧人扣住？她小小年紀，平素有甚麼恩義待人？為何這許多人一聽到她有難的訊息，便都奮不顧身的去相救？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你們怕我恆山派去相助少林派，因此要將我們坐船鑿沉，是不是？」那姓齊的道：「是，我們想和尚尼姑……這個那個……」定逸師太怒道：「甚麼這個那個？」那姓齊的忙道：「是，是。這個……小人不敢多說。小人沒說甚麼……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十二月十五之前，你們白蛟幫也要去少林寺？」姓易姓齊二人齊聲道：「這可得聽史幫主號令。」姓齊的又道：「既然大夥兒都去，我們白蛟幫總也不能落在人家後面。」定閒師太問道：「大夥兒？到底有那些大夥兒？」那姓齊的道：「那田……田伯光說，浙西海沙幫、山東黑風會、湘西排教……」一口氣說了江湖上三十來個大大小小幫會的名字。此人武功平平，幫會門派的名稱倒記得挺熟。定閒師太皺眉道：「都是些不務正業的旁門左道人物，人數雖多，也未必是少林派的對手。」

令狐冲聽那姓齊的所說人名中，有天河幫幫主「銀髯蛟」黃伯流，長鯨島島主司馬大，還有幾人，也都是當日在五霸岡上會過的，心下更無懷疑，他們所要救的定然便是盈盈，斗然得到她的訊息，甚是歡喜，但想到她為少林派所扣押，而她曾殺過好幾名少林弟子，又不禁擔憂，問道：「少林派為甚麼要扣住這位……這位任大小姐？」

那姓齊的道：「這可知道了。多半是少林派的和尚們吃飽了飯沒事幹，故意找些事來跟大夥兒為難。」

定閒師太道：「請二位回去拜上貴幫主，便說恆山派定閒、定逸和這位朋友路過九江，沒來拜會史幫主，多有失禮，請史幫主包涵則個。我們明日乘船西行，請二位大度包容，別再派人來鑿沉我們的船隻。」她說一句，二人便說一句：「不敢。」

定閒師太向令狐冲道：「月白風清，少俠慢慢領略江岸夜景。恕貧尼不奉陪了。」攜了定逸之手，緩步回舟。

令狐冲知她有意相避，好讓自己對這二人仔細再加盤問，但一時之間，心亂如麻，竟想不出更有甚麼話要問，在岸邊走來走去，又悄立良久，只見半鉤月亮映在江心，大江滾滾東去，月光顫動不已，猛然想起：「今日已是十一月下旬。他們下月十五要去少林寺，為時已然無多。少林派方證、方生兩位大師待我甚好。這些人為救盈盈而

去，勢必和少林派大動干戈，不論誰勝誰敗，雙方損折必多。我何不趕在頭裏，求方證方丈將盈盈放出，將一場血光大災化於無形，豈不甚好？」

又想：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傷勢已痊愈了大半。定閒師太外表瞧來跟尋常老尼無異，其實所知既博，見識又極高超，實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由她率眾北歸，只要不再遇到嵩山派這樣的大批強敵，該不會有甚麼應付不了的危難。只是我怎生向她們告辭才好？」這些日來，和這些尼姑、姑娘們共歷患難，眾人對他既恭敬，又親切，於他被逐出師門、為小師妹所棄之事，雖從不提及，但神情之間，顯然猶似她們自身遭此不幸一般。華山眾同門中，除陸大有外，反無人待他如此親厚，突然要中途分手，頗感難以啟齒。

只聽得腳步聲細碎，兩人緩緩走近，卻是儀琳和鄭萼，走到離令狐冲二三丈外，叫了聲：「令狐師兄。」便停住了腳步。令狐冲迎將上去，說道：「你們也給驚醒了？」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，掌門師伯吩咐我們來跟你說……」推了推鄭萼，道：「你跟他說。」鄭萼道：「掌門師伯要你說的。」儀琳道：「你說也是一樣。」

鄭萼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，掌門師伯說道，大恩不言謝，今後你不論有甚麼事，恆山派都供你驅策。你如要去少林寺救那位任大小姐，大家自當盡力效命。」

令狐冲大奇，心想：「我又沒說要去相救盈盈，怎地定閒師太卻恁地說？啊，是了！羣雄在五霸岡上聚會，設法為我治病，都是瞧在盈盈的份上。此事鬧得沸沸揚揚，定閒師太焉有不知？」想及此事，不由得臉上一紅。

鄭萼又道：「掌門師伯說道，此事最好不要硬來。她老人家和我師父兩位，此刻已過江去了，要趕赴少林寺，去向方丈大師求情放人，請令狐師兄帶同我們，緩緩前去。」

令狐冲聽了這番話，登時呆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舉目向長江中眺望，果見一葉小舟，掛起了一張小小白帆，正自向北航去，心中又感激，又覺慚愧，心想：「兩位師太是佛門中有道大德，又是武林高人。她們肯親身去向少林派求情，原是再好不過，比之我這浪跡江湖、素行不端的一介無名小卒，面子是大上百倍了。多半方證方丈能瞧著二位師太的金面，肯放了盈盈。」想到此處，心下登時一寬。

回過頭來，只見那姓易、姓齊的兀自在油簍子中探頭探腦，不敢爬將出來，心想這二人一片熱心，為的是去救盈盈，自己可將他們得罪了，頗覺過意不去，邁步上前，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在下一時魯莽，得罪了白蛟幫『長江雙飛魚』兩位英雄，實因事先未知其中緣由，還請恕罪。」說著深深一揖。

「長江雙飛魚」突然見他前倨後恭，大感詫異，急忙抱拳還禮，這一手忙腳亂，無數菜油飛濺出來，濺得令狐冲身上點點滴滴的都是油跡。

令狐冲微笑著點了點頭，向儀琳和鄭萼道：「咱們走罷！」

回到舟中，恆山派眾弟子竟絕口不提此事，連儀和、秦絹這些素來事事好奇之人，居然也不向他問一句話，自是定閒師太臨去時已然囑咐，免得令他尷尬。令狐冲暗自感激，但見到好幾名女弟子似笑非笑的臉色，卻又不免頗為狼狽，尋思：「她們這副模樣，心中可咬定盈盈是我的情人了。其實我和盈盈之間清清白白，並無甚麼逾規越禮之事。但她們不問，我又如何辯白？」眼見秦絹眼中閃著狡獪的光芒，忍不住道：「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，你……你們可別胡思亂想。」

秦絹笑道：「我胡思亂想甚麼了？」令狐冲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猜也猜得到。」秦絹笑道：「猜到甚麼？」令狐冲還未答話，儀和道：「秦師妹，別多說了，掌門師叔吩咐的話，你忘了嗎？」秦絹抿

嘴笑道：「是，是，我沒忘記。」

令狐冲轉過頭來，避開她眼光，只見儀琳坐在船艙一角，臉色蒼白，神情甚為冷漠，不禁心中一動：「她心中在想甚麼？為甚麼她不和我說話？」怔怔的瞧著她，忽然想到那日在衡山城外，自己受傷之後，她抱了自己在曠野中奔跑時的臉色。那時她又關切，又激動，渾不是眼前這般百事不理的模樣。為甚麼？為甚麼？

儀和忽道：「令狐師兄！」令狐冲沒聽見，並沒答應。儀和大聲又叫：「令狐師兄！」令狐冲一驚，回頭應道：「嗯，怎麼？」儀和道：「掌門師叔說道，明日咱們或改行陸道，或仍走水路，悉聽令狐師兄的意思。」

令狐冲心中只盼改行陸道，及早得知盈盈的訊息，但斜眼一睨，見儀琳長長的睫毛下閃動著淚水，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說道：「掌門師太叫咱們緩緩行去，那麼還是仍舊坐船罷。諒來那白蛟幫也不敢對咱們怎地。」秦絹笑道：「你放心得下嗎？」令狐冲臉上微微一紅，尚未作答，儀和喝道：「秦師妹，小孩兒家，少說幾句行不行？」秦絹笑道：「行！有甚麼不行？阿彌陀佛，我可不大放心。」

次晨舟向西行，令狐冲命舟子將船靠近岸旁航行，以防白蛟幫來襲，但直至湖北境內，一直沒任何動靜。此後數日之中，令狐冲也不和恆山弟子多說閒話，每逢晚間停泊，便獨自一人上岸飲酒，喝得醺醺而歸。

這一日舟過夏口，折而向北，溯漢水而上，傍晚停泊在小鎮雞鳴渡旁。他又上岸去，在一家冷酒鋪中喝了幾碗酒，忽想：「小師妹的傷不知好了沒有？儀真、儀靈兩位師姊送去恆山靈藥，想來必可治好她劍傷。林師弟的傷勢又不知如何？倘若林師弟竟致傷重不治，她又怎樣？」想到這裏，心下不禁一驚：「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直是個卑鄙小人！你雖盼小師妹早日痊愈，內心卻又似在盼望林師弟傷重而

死？難道林師弟死了，小師妹便會嫁你不成？」自覺無聊，連盡了三碗酒，又想：「勞德諾和八師弟不知是誰殺的？那人為甚麼又去暗算林師弟？師父、師娘不知近來若何？」

端起酒碗，又一飲而盡，小店之中無下酒物，隨手抓起幾粒鹹水花生，拋入口中，忽聽背後有人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！天下男子，十九薄倖。」

令狐冲轉過面來，向說話之人瞧去，搖晃的燭光之下，但見小酒店中除自己之外，便只店角落裏一張板桌旁有人伏案而臥。板桌上放了酒壺、酒杯，那人衣衫襤褸，身形猥蕙，不像是如此吐屬文雅之人。當下令狐冲也不理會，又喝了一碗酒，只聽得背後那聲音又道：「人家為了你，給幽禁在不見天日之處。自己卻整天在脂粉堆中廝混，小姑娘也好，光頭尼姑也好，老太婆也好，照單全收。唉，可嘆啊可嘆！」

令狐冲知他說的是自己，卻不回頭，尋思：「這人是誰？他說『人家為了你，給幽禁在不見天日之處』，說的是盈盈嗎？為甚麼盈盈是為了我而給人幽禁？」

只聽那人又道：「不相干之輩，倒是多管閒事，說要去拚了性命，將人救出來。偏生你要做頭子，我也要做頭子，人還沒救，自己夥裏已打得昏天黑地。唉，這江湖上的事，老子可真沒眼瞧的了。」

令狐冲拿著酒碗，走過去坐在那人對面，說道：「在下多事不明，要請老兄指教。」

那人仍伏在桌上，並不抬頭，說道：「唉，有多少風流，便有多少罪孽。恆山派的姑娘、尼姑們，這番可當真糟糕之極了。」

令狐冲更是心驚，站起身來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令狐冲拜見前輩，還望賜予指點。」突然見到那人凳腳旁放著一把胡琴，琴身深

黃，久經年月，心念一動，已知此人是誰，當即俯身便拜，說道：「晚輩令狐冲，有幸拜見衡山莫師伯。」

那人抬起頭來，雙目如電，冷冷的在令狐冲臉上一掃，正是衡山派掌門「瀟湘夜雨」莫大先生。他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師伯之稱，可不敢當。令狐大俠，這些日來可快活哪！」

令狐冲躬身道：「莫師伯明鑒，弟子奉定閒師伯之命，隨同恆山派諸位師姊師妹回歸恆山。弟子雖然無知，卻決不敢對恆山師姊妹們有絲毫失禮。」莫大先生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請坐！唉，你怎不知江湖上人言紛紛，眾口鑠金？」令狐冲苦笑道：「晚輩行事狂妄，不知檢點，連本門也不能容，江湖上的閒言閒語，卻也顧不得這許多了。」

莫大先生冷笑道：「你自己甘負浪子之名，旁人自也不來理你。可是恆山派數百年的清譽，竟敗壞在你手裏，你也毫不動心嗎？江湖上傳說紛紜，說你一個大男人，混在恆山派一羣姑娘和尼姑中間。別說幾十位黃花閨女的名聲給你損了，甚至連……連那幾位苦守戒律的老師太，也給人作為笑柄，這……這可太不成話了。」

令狐冲退開兩步，手按劍柄，說道：「不知是誰造謠，說這些無恥荒唐的言語，請莫師伯示知。」莫大先生道：「你想去殺了他們嗎？江湖上說這些話的，沒有一萬，也有八千，你殺得乾淨麼？哼，人家都羨慕你艷福齊天，那又有甚麼不好了？」

令狐冲頹然坐下，心道：「我做事總是不顧前，不顧後，但求自己問心無愧，卻沒想到累了恆山派眾位上下的清譽。這……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莫大先生嘆了口氣，溫言道：「這五日裏，每天晚上，我都曾到你船上窺探……」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心想：「莫師伯接連五晚來船窺探，我竟半點不知，可算是十分無能。」莫大先生續道：「我見你每晚總是在後梢和衣而臥，別說對恆山眾弟子並沒分毫無禮的行

為，連閒話也不說一句。令狐世兄，你不但決不是無行浪子，實是一位守禮君子。對著滿船妙齡尼姑、如花少女，你竟絕不動心，不僅是一晚不動心，而且是數十晚始終如一。似你這般男子漢、大丈夫，當真是古今罕有，我莫大好生佩服。」大拇指一翹，右手握拳，在桌上重重一擊，說道：「來來來，我莫大敬你一杯。」說著便提起酒壺斟酒。

令狐冲道：「莫師伯之言，倒教小姪好生惶恐。小姪品行不端，以致不容於師門，但恆山派同道的師姊師妹，卻如何可以得罪？」莫大先生呵呵笑道：「光明磊落，這才是男兒漢的本色。我莫大如年輕二十歲，教我晚晚陪著這許多姑娘，要像你這般守身如玉，那就辦不到。難得啊難得！來，乾了！」兩人舉碗一飲而盡，相對大笑。

令狐冲見莫大先生形貌落拓，衣飾寒酸，那裏像是一位威震江湖的一派掌門？偶爾眼光一掃，鋒銳如刀，但這霸悍之色一露即隱，又成為一個久困風塵的潦倒漢子，心想：「恆山掌門定閒師太慈祥平和，泰山掌門天門道長威嚴厚重，嵩山掌門左冷禪陰鷙險刻，我恩師是位彬彬君子，這位莫師伯外表猥蕙平庸，似是個市井小人，實則武功驚人，可駭可怖。五嶽劍派的五位掌門人，其實個個是十分深沉多智之人。我令狐冲草包一個，可跟他們差得遠了。」

莫大先生道：「我在湖南，聽到你和恆山派的尼姑混在一起，甚是詫異，心想定閒師太是何等樣的人物，怎能容門下做出這等事來？後來聽得白蛟幫的人說起你們行蹤，便趕了下來。令狐老弟，你在衡山羣玉院中胡鬧，我莫大當時認定你是個儇薄少年。你後來仗義助我劉正風師弟，我心中對你生了好感，只想趕將上來，善言相勸，不料卻見到後一輩英俠之中，竟有你老弟這樣了不起的少年英雄。很好，很好！來來來，咱們同乾三杯！」說著叫店小二添酒，和令狐冲對飲。

幾碗酒一下肚，一個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顯得逸興遄飛，連

連呼酒，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遠，喝得幾碗後，便已滿臉通紅，醉態可掬，說道：「令狐老弟，我知你最喜喝酒。莫大無以為敬，只好陪你多喝幾碗。嘿嘿，武林之中，莫大肯陪他喝酒的，卻也沒幾個。那日嵩山大會，座上有個大嵩陽手費彬。此人飛揚跋扈，不可一世，莫大越瞧越不順眼，當時便一滴不飲。此人居然還口出不遜之言，他臭妹子的，你說可不可惱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是啊，這種人不自量力，橫行霸道，終究沒好下場。」

莫大先生道：「後來聽說此人突然失了蹤，下落不明，不知到了何處，倒也奇怪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，那日在衡山城外，莫大先生施展神妙劍法殺了費彬，他當日明明見到自己在旁，此刻卻又如此說，自是不願留下了形跡，便道：「嵩山派門下行事令人莫測高深，這費彬嘛，說不定是在嵩山那一處山洞中隱居了起來，正在勤練劍法，也未可知。」

莫大先生眼中閃出一絲狡獪的光芒，微微一笑，拍案叫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若不是老弟提醒，我可想破了腦袋，也想不通其中緣由。」喝了一口酒，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到底何以跟恆山派的人混在一起？魔教的任大小姐對你情深一往，你可千萬不能辜負她啊。」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莫師伯明鑒，小姪情場失意，於這男女之事，可早已瞧得淡了。」想起了小師妹岳靈珊，胸口一酸，眼眶不由得紅了，突然哈哈一笑，朗聲說道：「小姪本想看破紅塵，出家為僧，就怕出家人的戒律太嚴，五大戒之一便是不准喝酒，這才沒去做和尚。哈哈，哈哈！」雖是大笑，笑聲中畢竟大有淒涼之意。過了一會，便敘述如何遇到定靜、定閒、定逸三位師太的經過，說到自己如何出手援救，每次都只輕描淡寫的隨口帶過。

莫大先生靜靜聽完，瞪著酒壺呆呆出神，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左

冷禪意欲吞併四派，聯成一個大派，企圖和少林、武當兩大宗派鼎足而三，分庭抗禮。他這密謀由來已久，雖然深藏不露，我卻早已瞧出了些端倪。操他奶奶的，他不許我劉師弟金盆洗手，暗助華山劍宗去和岳先生爭奪掌門之位，歸根結底，都是為此。只是沒想到他居然如此膽大妄為，竟敢對恆山派明目張膽的下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他倒也不是明目張膽，原本是假冒魔教，要逼得恆山派無可奈何之下，不得不答允併派之議。」

莫大先生點頭道：「不錯。他下一步棋子，當是去對付泰山派天門道長了。哼，魔教雖毒，卻也未必毒得過左冷禪。令狐兄弟，你現下已不在華山派門下，閒雲野鶴，無拘無束，也不必管他甚麼正教魔教。我勸你和尚倒也不必做，也不用為此傷心，儘管去將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來，娶她做老婆便是。別人不來喝你的喜酒，我莫大偏來喝你三碗。他奶奶的，怕他個鳥卵蛋？」他有時出言甚是文雅，有時卻又夾幾句粗俗俚語，說他是一派掌門，也真有些不像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他只道我情場失意乃是為了盈盈，但小師妹之事，也不便跟他提起。」便問：「莫師伯，到底少林派為甚麼要拘留任小姐？」

莫大先生張大了口，雙眼直視，臉上充滿了驚奇之狀，道：「少林派為甚麼要拘留任小姐？你當真不知，還是明知故問？江湖上眾人皆知，你……你……還問甚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過去數月之中，小姪為人囚禁，江湖上之事一無所聞。那任小姐曾殺過少林派四名弟子，原也是從小姪身上而起，只不知後來怎地失手，竟為少林派所擒？」

莫大先生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真的不明白其中原委了。你身中奇異內傷，無藥可治，聽說旁門左道中有數千人聚集五霸岡，為了討好這位任大小姐而來治你的傷，結果卻人人束手無策，是也不是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莫大先生道：「這件事轟傳江湖，都說令狐冲這小子不知幾生修來的福氣，居然得到黑木崖聖姑任大小姐的垂青，就算這場病醫不好，也是不枉的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莫師伯取笑了。」心想：「老頭子、黃伯流他們雖是一番好意，畢竟行事太過魯莽，這等張揚其事，難怪盈盈生氣。」

莫大先生問道：「你後來怎地卻好了？是修習了少林派《易筋經》神功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是。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慈悲為懷，不念舊惡，答允傳授少林派無上內功。只是小姪不願改投少林派，而這門少林神功又不能傳授派外之人，只好辜負了方丈大師的一番美意。」莫大先生道：「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。你其時已給逐出華山門牆，正好改投少林。那是千載難逢的機緣，卻為何連自己性命也不顧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姪自幼蒙恩師、師娘收留，養育之恩，粉身難報，只盼日後恩師能許小姪改過自新，重列門牆，決不願貪生怕死，另投別派。」

莫大先生點頭道：「這也有理。如此說來，你的內傷得愈，那是由於另一樁機緣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其實小姪的內傷也沒完全治好。」

莫大先生凝視著他，說道：「少林派和你向來並無淵源，佛門中人雖說慈悲為懷，卻也不能隨便傳人以本門的無上神功。方證大師答應以《易筋經》相授，你當真不知是甚麼緣故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姪確是不知，還望莫師伯示知。」

莫大先生道：「好！江湖上都說，那日黑木崖任大小姐親身背負了你，來到少林寺中，求見方證大師，說道只須方丈救了你的性命，她便任由少林派處置，要殺要剮，絕不皺眉。」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將桌上一大碗酒都帶翻了，全

身登時出了一陣冷汗，手足發抖，顫聲道：「這.....這.....這.....」腦海中一片混亂，想起當時自己身子一日弱似一日，一晚睡夢之中，聽到盈盈哭泣甚哀，說道：「你一天比一天瘦，我.....我.....」說得誠摯無比，自己心中感激，狂吐鮮血，就此人事不知。待得清醒，已是在少林寺的一間斗室之中，方生大師已費了無數心力為己施救。自己一直不知如何會到少林寺中，又不知盈盈到了何處，原來竟是她捨命相救，不由得熱淚盈眶，跟著兩道眼淚撲簌簌的直流下來。

莫大先生嘆道：「這位任大小姐雖出身魔教，但待你的至誠至情，卻令人好生相敬。少林派中，辛國樑、易國梓、黃國柏、覺月禪師四名大弟子命喪她手。她去到少林，自無生還之望，但為了救你，她.....她是全不顧己了。方證大師不願就此殺她，卻也不能放她，因此將她囚禁在少林寺後的山洞之中。任大小姐屬下那許多三山五嶽之輩，自然都要去救她出來。聽說這幾個月來，少林寺沒一天安寧，擒到的人，少說也有一百來人了。」

令狐冲心情激盪，良久不能平息，過了好一會，才問：「莫師伯，你剛才說，大家爭著要做頭子，自己夥裏已打得昏天黑地，那是怎麼一會事？」

莫大先生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些旁門左道的人物，平日除了聽從任大小姐的號令之外，個個狂妄自大，好勇鬥狠，誰也不肯服誰。這次上少林寺救人，大家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學的祖宗，事情很棘手，何況單獨去闖寺的，個個有去無回。因此上大家說要廣集人手，結盟而往。既然結盟，便須有個盟主。聽說這些日子來為了爭奪盟主之位，許多人動上了手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著實損折了不少人。令狐老弟，我看只有你急速趕去，才能制得住他們。你說甚麼話，那是誰也不敢違拗的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莫大先生這麼一笑，令狐冲登時滿臉通紅，情知他這番話不錯，但羣豪服了自己，只不過是瞧在盈盈的面上，而盈盈日後知道，定要

大發脾氣，突然間心念一動：「盈盈對我情意深重，可是她臉皮子薄，最怕旁人笑話於她，說她對我落花有意，而我卻流水無情。我要報答她這番厚意，務須教江湖上好漢眾口紛傳，說道令狐冲對任大小姐一往情深，為了她性命也不要了。我須孤身去闖少林，能救得出她來，那是最好；倘若救不出，也要鬧得眾所周知。」說道：「恆山派定閒、定逸兩位師伯上少林寺去，便是向少林方丈求情，請他放了這位任小姐出來，以免釀成一場大動干戈的流血浩劫。」

莫大先生點頭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我一直奇怪，定閒師太如此老成持重之人，怎會放心由你陪伴她門下這大羣姑娘、尼姑，自己卻另行他往，原來是為你作說客去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莫師伯，小姪既知此事，著急得了不得，恨不得插翅飛去少林寺，瞧瞧兩位師太求情的結果如何。只恆山派這些師姊妹都是女流之輩，倘若途中遇上了甚麼意外，可又難處。」

莫大先生道：「你儘管去好了！」令狐冲喜道：「我先去不妨？」莫大先生不答，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，咿咿呀呀的拉了起來。

令狐冲知他既這麼說，便是答允照料恆山派一眾弟子了，這位莫師伯武功識見，俱皆非凡，不論他明保還是暗護，恆山派自可無虞，當即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深感大德。」

莫大先生笑道：「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。我幫恆山派的忙，要你來謝甚麼？那位任大小姐得知，只怕要喝醋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小姪告辭。恆山派眾位師姊妹，相煩莫師伯代為知照。」說著直衝出店。一凝步，向江中望去，只見坐船的窗中透出燈光，倒映在漢水之中，一條黃光，緩緩閃動。身後小酒店中，莫大先生的琴聲漸趨低沉，靜夜聽來，甚是淒清。

【二十六】 圍寺



兩日之後，羣豪來到少室山上、少林寺外，少說也有六七千人眾。大旗招展，數百面大皮鼓同時擂起，蓬蓬之聲，當真驚天動地。

令狐冲向北疾行，天明時到了一座大鎮，走進一家飯店。湖北出名的點心乃是豆皮，以豆粉製成麵條，煮以鮮湯，甚為可口。令狐冲連盡三大碗，付帳出門。

只見迎面走來一羣漢子，其中一人又矮又胖，赫然便是「黃河老祖」之一的老頭子。令狐冲大喜，大聲叫道：「老頭子！你好啊。」

老頭子一見是他，登時神色尷尬之極，遲疑半晌，唰的一聲，抽出了大刀。

令狐冲又向前迎了一步，說道：「祖千秋……」只說了三個字，

老頭子舉刀便向他砍將過來，可是這一刀雖力勁勢沉，準頭卻是奇差，和令狐冲肩頭差著一尺有餘，呼的一聲，直削了下去。令狐冲嚇了一跳，向後躍開，叫道：「老先生，我.....我是令狐冲！」

老頭子叫道：「我當然知道你是令狐冲。眾位朋友聽了，聖姑當日曾有令諭，不論那一個見到令狐冲，務須將他殺了，聖姑自當重重酬謝。這句話，大夥兒可都知道麼？」

眾人轟然道：「咱們都知道。」眾人話雖如此，但大家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臉上神情都甚古怪，沒一人拔兵刃上前動手，有些人甚至笑嘻嘻地，似覺十分有趣。

令狐冲臉上一紅，想起那日盈盈要老頭子等傳言江湖，務須將自己殺了，她是既盼自己再不離開她身邊，又要羣豪知道，她任大小姐決非痴戀令狐冲，反而恨他入骨。此後多經變故，早將當時這話忘了，此刻聽老頭子這麼說，才想起她這號令尚未通傳取消。

當時老頭子等傳言出去，羣豪已然不信，待得她為救令狐冲之命，甘心赴少林寺就死，這事由少林寺俗家弟子洩漏了出來，登時轟動江湖。人人固讚她情深義重，卻也不免好笑，覺這位大小姐太也要強好勝，明明愛煞了人家卻又不認，拚命掩飾，不免欲蓋彌彰。這事不但魔教屬下那些左道旁門的好漢們知之甚詳，連正派中人也多有所聞，日常閒談往往引為笑柄。此刻羣豪突見令狐冲出現，驚喜交集之際，卻也有些不知所措。

老頭子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聖姑有令，叫我們將你殺了。但你武功甚高，適才我這一刀砍你不中，承你手下留情，沒取我性命，足感盛情。眾位朋友，大家親眼目睹，咱們決不是不肯殺令狐公子，實在是殺他不了。我老頭子不行，當然你們也都不行的了。是不是？」眾人哈哈大笑，都道：「正是！」

一人道：「適才咱們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，雙方打得筋疲力盡，

誰也殺不了誰，只好不打。大夥兒再不妨鬥鬥酒去。倘若有那一位英雄好漢，能灌得令狐公子醉死了，日後見到聖姑，也好有個交代。」羣豪捧腹狂笑，都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又一人笑道：「聖姑只吩咐咱們殺了令狐公子，可沒規定非用刀子不可。用上好美酒灌得醉死了他，那也可以啊。這叫做不能刀敵，便當酒取。」

羣豪歡呼大叫，簇擁著令狐冲上了當地最大的一間酒樓，四十餘人坐滿了六張桌子。幾個人敲檯拍凳，大呼：「酒來！」

令狐冲一坐定後，便問：「聖姑到底怎樣啦？這可急死我了。」

羣豪聽他關心盈盈，盡皆大喜。

老頭子道：「大夥兒定了十二月十五同上少林寺去接聖姑出寺。這些日子來，卻為了誰做盟主之事，大家爭鬧不休，大傷和氣。令狐公子駕到，可再好不過了。這盟主若不是你當，更有誰當？倘若別人當了，就算接了聖姑出來，她老人家也必不開心。」

一個白鬚老者笑道：「是啊。只要由令狐公子主持全局，縱然一時遇上阻難，接不到聖姑，她老人家只須得知訊息，心下也必歡喜得緊。這盟主一席，天造地設，是由令狐公子來當的了。」

令狐冲慨然道：「是誰當盟主，那是小事一件，只須救得聖姑出來，在下便粉身碎骨，也所甘願。」這幾句話倒不是隨口胡謔，他感激盈盈為己捨身，若要他為盈盈而死，那是一往無前，決不用想上一想。不過如在平日，這念頭在自己心頭思量也就是了，不用向人宣之於口，此刻卻要拚命顯得多情多義，好叫旁人不笑話盈盈。

羣豪一聽，更加心下大慰，覺得聖姑看中此人，眼光確實不錯。

那白髮老者笑道：「原來令狐公子果然是位有情有義的英雄，若如江湖上所訛傳，說道令狐公子置身事外，全不理會，可教眾人心涼

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幾個月來，在下失手身陷牢籠，江湖上的事情一概不知。既會不到聖姑，又全不知她訊息，日夜思念，想得頭髮也白了。來來來，在下敬眾位朋友一杯，衷心感謝各位為聖姑出力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舉杯一飲而盡。羣豪也都乾了。

令狐冲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說許多朋友在爭盟主之位，大傷和氣，事不宜遲，咱們便須立即趕去勸止。」老頭子道：「正是。祖千秋和夜貓子都已趕去了。我們也正要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知大夥兒都在那裏？」老頭子道：「都在黃保坪聚會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黃保坪？」那白鬚老者道：「那是在襄陽以西的荊山之中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快些吃飯喝酒，立即去黃保坪。咱們已鬥了三日三夜酒，各位費盡心機，放懷大飲，灌死令狐冲後他又活了過來，日後見到聖姑，已大可交代了。」

羣豪大笑，都道：「令狐公子酒量如海，只怕再鬥三日三夜，也奈何不了你。」

令狐冲和老頭子並肩而行，問道：「令愛的病，可大好了？」老頭子道：「多承公子關懷，她雖沒怎麼好，幸喜也沒怎麼壞。」令狐冲心中一直有個疑團，眼見餘人在身後相距數丈，便問：「眾位朋友都說聖姑於各位有大恩大德。在下委實不明其中原因，聖姑小小年紀，怎能廣施恩德於這許多江湖朋友？」老頭子道：「公子不是外人，原本不須相瞞，只是大家向聖姑立過誓，不能洩漏此中機密。請公子恕罪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既不便說，那就不說罷。」老頭子道：「日後由聖姑親口向公子說，那不是好得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但願此日早臨。」

羣豪在路上又遇到了兩批好漢，也都是去黃保坪的，三夥人相聚，已有二百餘人。

羣豪趕到黃保坪時天已入黑，羣雄聚會處是在黃保坪以西的荒野。還在里許之外，便已聽到人聲嘈雜，有人粗聲喝罵，有人尖聲叫嚷。令狐冲加快腳步奔去，月光下見羣山圍繞的一塊草坪上，黑壓壓地聚集著無數人眾，一眼望去，少說也有一兩千人。

只聽有人大聲說道：「盟主，盟主，既然稱得這個『主』字，自然只好一人來當。你們六個人都要當，那還成甚麼盟主？」

另一人道：「我們六個人便是一個人，一個人便是六個人。你們都聽我六兄弟的號令，我六兄弟便是盟主了。你再囉裏囉唆，先將你撕成四塊再說。」令狐冲不用眼見其人，便知是「桃谷六仙」之一，但他六兄弟說話聲音都差不多，卻分辨不出是六人中的那一個。

先前那人給他一嚇，登時不敢再說。但羣雄對「桃谷六仙」顯然心中不服，有的在遠處叫罵，有的躲在黑暗中大聲嘻笑，更有人投擲石塊泥沙，亂成一團。

桃葉仙大聲嚷道：「是誰向老子投擲石塊？」黑暗中有人道：「是你老子。」桃花仙怒道：「甚麼？你是我哥哥的老子，也就是我的老子了？」有人說道：「那也未必！」登時數百人齊聲轟笑。桃花仙問道：「為甚麼未必？」另一人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生一個兒子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你只生一個兒子，跟我有甚麼相干？」又一個粗嗓子的大聲笑道：「跟你沒相干，多半跟你兄弟相干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難道跟我相干麼？」先一人笑道：「那得看相貌像不像。」桃實仙道：「你說跟我的相貌有些相像，出來瞧瞧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有甚麼好瞧的，你自己照鏡子好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四條人影迅捷異常的縱起，一撲向前，將那人從黑暗中抓出。這人又高又大，足足有二百來斤，給桃谷四仙抓住了四肢，竟絲毫動彈不得。四人將他抓到月光底下一照。桃實仙道：「不像我，我那有這樣難看？老三，只怕有些像你。」桃枝仙道：「呸，我

就比你難看嗎？天下英雄在此，不妨請大夥兒品評品評。」

羣雄早就見到桃谷六仙個個五官不正，面貌醜陋，要說那一個更好看些，這番品評功夫可也真著實不易，這時見那大漢給四仙抓在手中，頃刻之間便會給撕成了四塊，人人慄慄危懼，誰也笑不出來。

令狐冲知桃谷六仙的脾氣，一個不對便會將這大漢撕了，朗聲說道：「桃谷六仙，讓我令狐冲來品評品評如何？」說著緩步從暗處走了出來。

羣雄一聽到「令狐冲」三字，登時聳動，千餘對目光都注集在他身上。

令狐冲卻目不轉睛的凝視著桃谷四仙，唯恐他們一時興起，登時便將這大漢撕裂，說道：「你們將這位朋友放下，我才瞧得清楚。」桃谷四仙當即將他放下。

這條大漢身材雄偉已極，站在當地，便似一座鐵塔。他適才死裏逃生，已嚇得魂不附體，臉如死灰，身子簌簌發抖。他明知如此當眾發抖，實非英雄行徑，可是身子自己要抖，卻也勉強不來，想說幾句撐門面之言，只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令狐冲見他嚇得厲害，但此人五官倒也端正，向桃谷六仙道：「六位桃兄，你們的相貌和這位朋友全然不像，可比他俊美得多了。桃根仙骨格清奇、桃幹仙身材魁偉、桃枝仙四肢修長、桃葉仙眉清目秀，桃花仙呢……這個……這個目如朗星，桃實仙精神飽滿，任誰一見到，立刻都知是六位行俠仗義的玉面英雄，英俊少……這個英俊中年。」

羣雄聽了，盡皆大笑。桃谷六仙更大為高興。

老頭子吃過這六兄弟的苦頭，知他們極不好惹，跟著湊趣，說

道：「依在下之見，環顧天下英雄，武功高的固多，說到相貌，那是誰也比不上桃谷六仙了。」

羣豪跟著起轟，有的說：「豈僅俊美而已，簡直是風流瀟灑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」有的說：「潘安退避三舍，宋玉甘拜下風。」有的說：「武林中從第一到第六的美男子，自當算他們六位。令狐公子最多排到第七。」

桃谷六仙不知眾人取笑自己，還道是真心稱讚，更加笑得合不攏嘴。桃枝仙道：「我媽當年說咱六個是醜八怪，原來說得不對。」有人笑道：「當然不對了，你們只六個人，怎能成為醜八怪？」有人輕聲道：「加上他們爹娘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便給人掩住了嘴巴。

老頭子大聲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大夥兒運氣不小。令狐公子正要單槍匹馬，獨闖少林，去接聖姑出來，道上遇到我們，聽說大夥兒在此，便過來和大家商議商議。說到相貌之美，自然要算桃谷六仙……」羣雄一聽，又都轟笑。老頭子連連搖手，在眾人大笑聲中繼續說道：「可是這闖少林、接聖姑的大事，跟相貌如何干係也不太大。以在下之見，咱們齊奉令狐公子為盟主，請他主持全局，發號施令，大夥兒一體凜遵，眾位意下如何？」

羣雄人人都知聖姑是為了令狐冲而陷身少林，令狐冲武功卓絕，當日在河南和向問天聯手，大戰各路英雄，此事早已轟動江湖，但即令他手無縛雞之力，瞧在聖姑面上，也當奉他為主，是以聽到老頭子的話，當即歡聲雷動，許多人都鼓掌叫好。

桃花仙突然怪聲道：「咱們去救任大小姐，救了她出來，是不是給令狐冲做老婆？」

羣雄都對任大小姐十分尊敬，雖覺桃花仙這話沒錯，卻誰也不敢公然稱是。令狐冲更十分尷尬，只好默不作聲。

桃葉仙道：「他又得老婆，又做盟主，可太過便宜他了。我們去幫他救老婆，盟主卻要我們六兄弟來做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正是！除非他本事強過我們，卻又當別論。」

驀地裏桃根、桃幹、桃枝、桃實四仙一齊動手，將令狐冲四肢抓住，提在空中。他四人出手實在太快，事先又沒半點朕兆，說抓便抓，令狐冲竟閃避不及。

羣雄齊聲驚呼：「使不得，快放手！」

桃葉仙笑道：「大家放心，我們決不傷他性命，只要他讓我們六兄弟做盟主……」

一句話沒說完，桃根、桃幹、桃枝、桃實四仙忽地齊聲怪叫，忙不迭的將令狐冲拋下，嚷道：「啊啲，你……你使甚麼妖法？」

原來令狐冲手足分別為四人抓住，也真怕四人傻頭傻腦，甚麼怪事都做得出來，別要真的將自己撕了，當即運起吸星大法。桃谷四仙只覺內力源源從掌心中外洩，越運功相抗，內力奔瀉得越快，驚駭之下，立即撒手。令狐冲腰背一挺，穩穩站直。

桃葉仙忙問：「怎麼？」桃根仙、桃實仙齊道：「這……這令狐冲的功夫好奇怪，咱們可抓他不住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不是抓他不住，而是忽然之間，不想抓他了。」羣雄歡呼之聲大作，都道：「桃谷六仙，你們這次可服了麼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令狐冲是我們六兄弟的好朋友，令狐冲就是桃谷六仙，桃谷六仙就是令狐冲。令狐冲來當盟主，就等如是桃谷六仙當盟主，那有甚麼不服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天下那有自己不服自己之理？那不是太謙虛麼？你們問得太笨了。」

羣雄見桃谷六仙的神情，料想適才抓住令狐冲時暗中已吃了虧，只是死要面子，不肯承認，雖不明其中緣由，卻都嘻笑歡呼。

令狐冲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咱們這次去迎接聖姑，並相救失陷在少林寺中的許多朋友。少林寺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少林七十二絕技數百年來馳名天下，任何門派都不能與之抗衡。但咱們人多勢眾，除了這裏已有千餘位英雄之外，尚有不少好漢前來。咱們的武功就算暫且不及少林寺僧俗弟子，十個打一個，總也打贏了。」

眾人轟叫：「對，對！難道少林寺的和尚真有三頭六臂不成？」

令狐冲又道：「可是少林寺的大師們雖留住了聖姑，卻也沒難為於她。寺中大師們都是有道高僧，慈悲為懷，令人好生相敬。咱們縱然將少林寺毀了，只怕江湖上的好漢要說我們倚多為勝，不是英雄所為。因此依在下之見，咱們須得先禮後兵，如能說得少林寺讓了一步，對聖姑和其他朋友們不再留難，免了一場爭鬥，那便再好不過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令狐公子之言，正合我意，倘若當真動手，雙方死傷必多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令狐公子之言，卻不合我意。雙方如不動手，死傷必少，那還有甚麼趣味？」祖千秋道：「咱們既奉令狐公子為盟主，他發號施令，大夥兒自當聽從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不錯，這發號施令之事，還是由我們桃谷六仙來幹好了。」

羣雄聽他六兄弟儘是無理取鬧，阻撓正事，都不由得發惱，許多人手按刀柄，只待令狐冲稍有示意，便要將這六人亂刀分屍，他六人武功再高，終究擋不住數十人刀劍齊施。

祖千秋道：「盟主是幹甚麼的？那自然是發號施令的了。他如不發號施令，那還叫甚麼盟主？這個『主』字，便是發號施令之意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便單叫他一個『盟』字，少了那『主』字便了。」桃葉仙搖頭道：「單叫一個『盟』字，多麼別扭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依我的高見，單是一個『盟』字既然別扭，便可拆將開來，稱他為『明血』！」桃枝仙叫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！『盟』字拆開來，

下面不是『血』字，比『血』字少了一撇。那是甚麼字？」

桃谷六仙都不識那器皿的「皿」字，羣雄任由他們出醜，沒人出聲指點。

桃幹仙道：「少了一些，也還是血。好比我割你一刀，割得深，出的血多，固然是血，倘若我顧念手足之情，割得很輕，出的血甚少，雖然少了些，那仍然是血。」桃枝仙怒道：「你割我一刀，就算割得輕，也不是顧念手足之情了。你又為甚麼要割我一刀？」桃幹仙道：「我可沒有割，我手裏也沒刀。」桃花仙道：「如果你手裏有刀呢？」

羣雄聽他們越扯越遠，不禁怒喝：「安靜些，大家聽盟主的號令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他號令便號令好了，又何必安靜？」

令狐冲提高嗓子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屈指算來，離十二月十五還有十七日，大夥兒動身慢慢行去，到得嵩山，時候也差不多了。咱們這次可不是秘密行事，乃是大張旗鼓而去。明日咱們去買布製旗，寫明『江湖羣豪上少林，拜佛參僧迎任姑』的字樣，須是任大小姐的『任』字，不是神聖的『聖』字。再多買些皮鼓，一路敲擊前往，好教少林的僧俗弟子們聽到，先自膽戰心驚。」

這些左道豪客十之八九是好事之徒，聽他說要如此大鬧，都不勝之喜，歡呼聲響震山谷。其中也頗有若干老成持重之輩，但見大夥兒都喜胡鬧，也只有不置可否、捋鬚微笑而已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請祖千秋、計無施、老頭子三人率領人眾去趕製旗幟，採辦皮鼓。到得中午時分，已寫就了數十面白布大旗，皮鼓卻只買到兩面。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便即起程，沿路經過城鎮，不停添購便是。」

當即有人擂起鼓來，羣豪齊聲吶喊，列隊向北進發。

令狐冲見過恆山派弟子在仙霞嶺上受人襲擊的情形，當下與計無施等商議，派出七個幫會，兩幫在前作為前哨，兩幫左護，兩幫右衛，另有一幫殿後接應，餘人則是中軍大隊；又派漢水的神烏幫來回傳遞消息。神烏幫是本地幫會，自鄂北以至豫南皆是其勢力範圍，若有風吹草動，自能儘早得悉。羣豪見他分派井井有條，除桃谷六仙外，盡皆悅服凜遵。

行了數日，沿途不斷有豪士來聚。旗幟皮鼓，越置越多，更有不少人提了大銅鑼，啗啗敲響。蓬蓬啗啗聲中，三千餘人喧嘩叫嚷，湧向少林。

這日將到武當山腳下。令狐冲道：「武當派是武林中的第二大派，聲勢之盛，僅次於少林。咱們這次去迎接聖姑，連少林派也不想得罪，自然更不想得罪武當派了。咱們還是避道而行，以示對武當派掌門人冲虛道長尊重之意。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」老頭子道：「令狐公子怎麼說，便怎麼行。咱們只須接到聖姑，那便心滿意足，原不必旁生枝節，多樹強敵。如接不到聖姑，就算將武當山踏平了，又有個屁用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如此甚好！便請傳下令去，偃旗息鼓，折向東行。」

當下羣豪停了鑼鼓，改道東行。這日正行之際，迎面有人騎了一頭毛驢過來，驢後隨著兩名鄉農，一個挑著一擔菜，另一個挑著一擔山柴。毛驢背上騎著個老者，彎著背不住咳嗽，一身衣服上打滿了補釘。羣豪人數眾多，手持兵刃，一路上大呼小叫，聲勢甚壯，道上行人見到，早就避在一旁。但這三人竟如視而不見，向羣豪直衝過來。

桃根仙罵道：「幹甚麼的？」伸手一推，那毛驢一聲長嘶，摔了出去，喀喇幾聲，腿骨折斷。驢背上老者摔倒在地，哼哼唧唧的半天

爬不起來。

令狐冲好生過意不去，當即縱身過去扶起，說道：「真對不起。老丈，可摔痛了嗎？」那老者哼哼唧唧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算甚麼？我窮漢……」

兩名鄉農放下肩頭擔子，站在大路正中，雙手叉腰，滿臉怒色。挑菜的漢子氣喘吁吁的道：「這裏是武當山腳下，你們是甚麼人，膽敢在這裏出手打人？」桃根仙道：「武當山腳下，那便怎地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武當山腳下，人人都會武功。你們外路人到這裏來撒野，當真是不知死活，自討苦吃。」

羣豪見這二人面黃肌瘦，都是五十來歲年紀，這挑菜的說話中氣不足，居然自稱會武，登時有數十人大笑起來。

桃花仙笑道：「你也會武功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武當山腳下，三歲孩兒也會打拳，五歲孩子就會使劍，那有甚麼希奇？」桃花仙指著那挑柴漢子，笑道：「他呢？他會不會使劍？」挑柴的漢子道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小時候學過幾個月，有幾十年沒練，這功夫……咳咳，可都擱下了。」挑菜的道：「武當派武功天下第一，只要學過幾個月，你就不是對手。」桃葉仙笑道：「那麼你練幾手給我們瞧瞧。」

挑柴漢子道：「練甚麼？你們又看不懂。」羣豪轟然大笑，都道：「不懂也得瞧瞧。」挑柴漢子道：「唉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練幾手，只不知是否還記得全？那一位借把劍來。」便有一人笑著遞過一把劍。那漢子接過，走到乾硬的稻田中，東刺一劍、西劈一劍的練了起來，使得三四下，忽然忘記了，搔頭凝思，又使了幾招。

羣豪見他使得全然不成章法，身手又笨拙之極，無不捧腹大笑。

那挑菜漢子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讓我來練練，借把劍來。」接了

長劍在手，便即亂劈亂刺，出手極快，猶如發瘋一般，更引人狂笑不已。

令狐冲初時也是負手微笑，但看到十幾招時，不禁漸覺訝異，這兩個漢子的劍招一個遲緩，一個迅捷，可是劍法中破綻之少，實所罕見。二人的姿式固難看之極，但劍招古樸渾厚，劍上的威力似乎只發揮得一二成，其餘的卻蓄勢以待，深藏不露，當即跨上幾步，拱手說道：「今日拜見兩位前輩，得睹高招，實不勝榮幸。」語氣甚為誠懇。

兩名漢子收起長劍。那挑柴的瞪眼道：「你這小子，你看得懂我們的劍法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敢說懂。兩位劍法博大精深，這個『懂』字，怎說得上？武當派劍法馳名天下，果然令人歎為觀止。」那挑菜漢子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叫甚麼名字？」

令狐冲還未答話，羣豪中已有好幾人叫了起來：「甚麼小子不小子的？」「這位是我們的盟主，令狐公子。」「鄉巴佬，你說話客氣些！」

挑柴漢子側頭道：「令狐瓜子？不叫阿貓阿狗，卻叫甚麼瓜子花生，名字難聽得緊。」令狐冲抱拳道：「令狐冲今日得見武當神劍，甚為佩服，他日自當上山叩見冲虛道長，謹致仰慕之誠。兩位尊姓大名，可能示知嗎？」挑柴漢子向地下吐了口濃痰，說道：「你們這許多人，嘩啦嘩啦的，打鑼打鼓，可是大出喪嗎？」

令狐冲情知這二人必是武當派高手，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：「我們有位朋友，給拘留在少林寺中，我們是去求懇方證方丈，請他老人家慈悲開釋。」挑菜漢子道：「原來不是大出喪！可是你們打壞了我伯伯的驢子，賠不賠錢？」

令狐冲順手牽過三匹駿馬，說道：「這三匹馬，自然不及前輩的驢子了，只好請前輩將就騎騎。晚輩們不知前輩駕到，大有衝撞，還

請恕罪。」說著將三匹馬牽將過去。

羣豪見令狐冲神態越來越謙恭，絕非故意做作，無不大感詫異。

挑菜漢子道：「你既知我們的劍法了得，想不想比上一比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不是兩位對手。」挑柴漢子道：「你不想比，我倒想比比。」歪歪斜斜的一劍，向令狐冲刺來。令狐冲見他這一劍籠罩自己上身九處要害，的是精妙，叫道：「好劍法！」拔出長劍，反刺過去。那漢子向著空處亂刺一劍。令狐冲長劍迴轉，也削在空處。兩人連出七八劍，每一劍都刺在空處，雙劍未曾一交。但那挑柴漢子卻一步一步的倒退。

那挑菜漢子叫道：「瓜子花生，果然有點門道。」提起劍來一陣亂刺亂削，剎那間接連劈了二十來劍。每一劍都不是劈向令狐冲，劍鋒所及，和他身子差著七八尺。

令狐冲提起長劍，有時向挑柴漢子虛點一式，有時向挑菜漢子空刺一招，劍刃離他們身子也均有七八尺。但兩人一見他出招，便神情緊迫，或跳躍閃避，或舞劍急擋。

羣豪都看得呆了，令狐冲的劍刃明明離他們還有老大一截，他出劍之時又沒半點勁風，決非以無形劍氣攻人，為何這兩人如此避擋唯恐不及？看到此時，羣豪都已知這兩人乃身負深湛武功的高手。他們出招攻擊之時雖仍一個呆滯，一個顛狂，但當閃避招架之際，身手卻輕靈沉穩，兼而有之，同時全神貫注，不再有半分惹笑的做作。

忽聽得兩名漢子齊聲呼嘯，劍法大變，挑柴漢長劍大開大闔，勢道雄渾，挑菜漢疾趨疾退，劍尖上幻出點點寒星。令狐冲手中長劍劍尖微微上斜，竟不再動，一雙目光有時向挑柴漢瞪視，有時向挑菜漢斜睨。他目光到處，兩漢便即變招，或大呼倒退，或轉攻為守。

計無施、老頭子、祖千秋等武功高強之士已漸漸瞧出端倪，發覺

兩個漢子所閃避衛護的，必是令狐冲目光所及之處，也正是他二人身上的要穴。

只見挑柴漢舉劍相砍，令狐冲目光射他小腹處的「商曲穴」，那漢子一劍沒使老，當即迴過，擋在自己「商曲穴」上。這時挑菜漢挺劍向令狐冲作勢連刺，令狐冲目光看到他左頸「天鼎穴」處，那漢子急忙低頭，長劍砍在地下，深入稻田硬泥，倒似令狐冲的雙眼能發射暗器，他說甚麼也不讓對方目光和自己「天鼎穴」相對。

兩名漢子又使了一會劍，全身大汗淋漓，頃刻間衣褲都汗濕了。

那騎驢的老頭一直在旁觀看，一言不發，這時突然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，你們退下罷！」兩名漢子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但令狐冲的目光還是盤旋往復，不離二人身上要穴。二人一面舞劍，一面倒退，始終擺脫不了令狐冲的目光。那老頭道：「好劍法！令狐公子，讓老漢領教高招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敢當！」轉過頭來，向那老者抱拳行禮。

那兩名漢子至此方始擺脫了令狐冲目光的羈絆，同時向後縱出，便如兩頭大鳥一般，穩穩的飛出數丈之外。羣豪忍不住齊聲喝采，他二人劍法如何，難以領會，但這一下倒縱，躍距之遠，身法之美，誰都知道乃極上乘的功夫。

那老者道：「令狐公子劍底留情，若是真打，你二人身上早已千孔百創，豈能讓你們將一路劍法從容使完？快來謝過了。」

兩名漢子飛身過來，一躬到地。挑菜漢子說道：「今日方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公子高招，世所罕見，適才間言語無禮，公子恕罪。」令狐冲拱手還禮，說道：「武當劍法，的是神妙。兩位的劍招一陰一陽，一剛一柔，可是太極劍法嗎？」挑菜漢道：「卻教公子見笑了。我們使的是『兩儀劍法』，劍分陰陽，未能混而為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在旁觀看，勉強能辨別一些劍法中的精微。要是當真出

手相鬥，也未必便能乘隙而進。」

那老頭道：「公子何必過謙？公子目光到處，正是兩儀劍法每一招的弱點所在。唉，這路劍法……這路劍法……」不住搖頭，說道：

「五十餘年前，武當派有兩位前輩師長，在這路兩儀劍法上花了數十年心血，自覺劍法中有陰有陽，亦剛亦柔，唉！」長長一聲嘆息，顯然是說：「那知遇到劍術高手，還是不堪一擊。」

令狐冲恭恭敬敬的道：「這兩位大叔劍術已如此精妙，武當派冲虛道長和其餘高手，自必更加令人難窺堂奧。晚輩和眾位朋友這次路過武當山腳下，只因身有要事，未克上山拜見冲虛道長，甚為失禮。待此事一了，自當上真武觀來，向真武大帝與冲虛道長叩頭。」令狐冲為人本來狂傲，但適才見二人劍法剛柔並濟，內中實有不少神奇之作，雖找到了其中破綻，但天下任何武功招式均有破綻，因之心下的確好生佩服，料想這老者定是武當派中的一流高手，因之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摯。

那老者點頭道：「年紀輕輕，身負絕藝而不驕，也真難得。令狐公子，你曾得華山風清揚前輩的親傳嗎？」令狐冲心頭一驚：「他目光好生厲害，竟知道我所學的來歷。我雖不能吐露風太師叔的行跡，但他既直言相詢，可不能撒謊不認。」說道：「晚輩有幸，曾學得風太師叔劍術的一些皮毛。」這句話模稜兩可，並不直認曾得風清揚親手傳劍。

那老者微笑道：「皮毛，皮毛！嘿嘿，風前輩劍術的皮毛，便已如此了得麼？」從挑柴漢手中接過長劍，握在左手，說道：「我便領教一些風老前輩劍術的皮毛。」

令狐冲躬身道：「晚輩如何敢與前輩過招？」

那老者又微微一笑，身子緩緩右轉，左手持劍向上提起，劍身橫於胸前，左右雙掌掌心相對，如抱圓球。令狐冲見他長劍未出，已蓄

勢無窮，當下凝神注視。那老者左手劍緩緩向前劃出，成一弧形。令狐冲只覺一股森森寒氣，直逼過來，若不還招，已勢所不能，說道：「得罪了！」看不出他劍法中破綻所在，只得虛點一劍。

突然之間，那老者劍交右手，寒光一閃，向令狐冲頸中劃出。這一下快速無倫，旁觀羣豪都情不自禁的叫出聲來。但他如此奮起一擊，令狐冲已看到他脅下是個破綻，長劍刺出，逕指他脅下「淵液穴」。

那老者長劍豎立，噹的一聲響，雙劍相交，兩人都退開了一步。令狐冲但覺對方劍上有股綿勁，震得自己右臂隱隱發麻。那老者「咦」的一聲，臉上微現驚異之色。

那老者又劍交左手，在身前劃了兩個圓圈。令狐冲見他劍勁連綿，護住全身，竟沒半分空隙，暗暗驚異：「我從未見過誰的招式之中，竟能如此毫無破綻。他若以此相攻，那又如何破法？任我行前輩的劍法或許比這位老先生更強，但每一招中難免仍有破綻。難道一人使劍，竟可全無破綻？」心下生了怯意，不由得額頭滲出汗珠。

那老者右手捏著劍訣，左手劍不住抖動，突然平刺，劍尖急顫，看不出攻向何處。

他這一招中籠罩了令狐冲上盤七大要穴，但就因這一搶攻，令狐冲已瞧出了他身上三處破綻，這些破綻不用盡攻，只攻一處已足制死命，登時心中一寬：「他守禦時全無破綻，攻擊之時，畢竟仍有隙可乘。」當下長劍平平淡淡的指向對方左眉。那老者倘若繼續挺劍前刺，左額必先中劍，待他劍尖再刺中令狐冲時，已遲了一步。

那老者劍招未曾使老，已然圈轉。突然之間，令狐冲眼前出現了幾個白色光圈，大圈小圈，正圈斜圈，閃爍不已。他眼睛一花，當即迴劍向對方劍圈斜攻。噹的一響，雙劍再交，令狐冲只感手臂一陣酸麻。

那老者劍上所幻的光圈越來越多，過不多時，他全身已隱在無數光圈之中，光圈一個未消，另一個再生，長劍雖使得極快，卻聽不到絲毫金刃劈風之聲，足見劍勁之柔韌已達化境。這時令狐冲已瞧不出他劍法中的空隙，只覺似有千百柄長劍護住了他全身。那老者純採守勢，端的是絕無破綻。可是這座劍鋒所組成的堡壘卻能移動，千百個光圈猶如浪潮一般緩緩湧來。那老者並非一招一招的相攻，而是以數十招劍法混成的一團守勢，同時化為攻勢。令狐冲沒法抵禦，只得退步相避。

他退一步，光圈便逼進一步，頃刻之間，令狐冲已連退了七八步。

羣豪眼見盟主戰況不利，已落下風，屏息而觀，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。

桃根仙忽道：「那是甚麼劍法？這是小孩子亂畫圈兒，我也會畫。」桃花仙道：「我來畫圈，定然比他畫得還圓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令狐兄弟，你不用害怕，倘若你打輸了，我們把這老兒撕成四塊，給你出氣。」桃葉仙道：「此言差之極矣，第一，他是令狐盟主，不是令狐兄弟。第二，你又怎知道他害怕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令狐冲雖做了盟主，年紀總還是比我小，難道一當盟主，年紀便大了幾歲，便成為令狐哥哥、令狐伯伯、令狐爺爺、令狐老太爺了？」

這時令狐冲又再倒退，羣豪都十分焦急，耳聽桃谷六仙在一旁胡言亂語，更增惱怒。

令狐冲再退一步，波的一聲，左足踏入了一個小水坑，心念一動：「風太師叔當日諄諄教導，說道天下武術千變萬化，神而明之，存乎一心，不論對方招式如何精妙，只要有招，便有破綻。獨孤大俠傳下來的這路劍法，所以能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便在能從敵招之中瞧出破綻。眼前這位前輩的劍法圓轉如意，竟沒半分破綻，可是我瞧不出

破綻，未必便真無破綻，只是我瞧不出而已。」

他又退幾步，凝視對方劍光所幻的無數圓圈，驀地心想：「說不定這圓圈的中心，便是破綻。但若不是破綻，我一劍刺入，給他長劍這麼一絞，手臂便登時斷了。」

又想：「幸好他如此攻逼，只能漸進，當真要傷我性命，卻也不易。但我一味退避，終究是輸了。此仗一敗，大夥兒心虛氣餒，那裏還能去闖少林，救盈盈？」想到盈盈對自己情深義重，為她斷送一條手臂，又有何妨？內心深處，竟覺能為她斷送一條手臂，實乃十分快慰之事，又覺自己負她良多，須得為她受到甚麼重大傷殘，方能稍報深恩。

言念及此，內心深處，倒似渴望對方能將自己一條手臂斬斷，當下手臂一伸，長劍便從老者的劍光圈中刺了進去。

噹的一聲大響，令狐冲只感胸口劇烈一震，氣血翻湧，驚怖之下，一隻手臂卻仍完好。

那老者退開兩步，收劍而立，臉上神色古怪，既有驚詫之意，亦有慚愧之色，更帶著幾分惋惜之情，隔了良久，才道：「令狐公子劍法高明，膽識過人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令狐冲此時方知，適才如此冒險一擊，果真是找到了對方劍法的弱點所在，只是那老者劍法實在太高，光圈中心本是最凶險之處，他居然練得將破綻藏於其中，天下成千成萬劍客之中，只怕難得有一個膽敢以身犯險。他一逞而成，心下暗叫：「僥倖，僥倖！」只覺一道道汗水從背脊流下，當即躬身道：「前輩劍法通神，承蒙指教，晚輩得益非淺。」這句話倒不是尋常客套，這一戰於他武功的進益確是大有好處，令他得知敵人招數中之最強處，竟然便是最弱處，最強處都能擊破，其餘自迎刃而解了。

那老者既見令狐冲敢從自己劍光圈中挺刃直入，以後也就不必再比。他向令狐冲凝視半晌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老朽有幾句話要跟你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恭聆前輩教誨。」那老者將長劍交給挑菜漢子，往東走去。令狐冲將長劍拋在地下，跟隨其後。

到得一棵大樹之旁，和羣豪已相去數十丈，雖可互相望見，話聲卻已傳不過去。那老者在樹蔭下坐下，指著樹旁一塊圓石，道：「請坐下說話。」待令狐冲坐好，緩緩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年輕一輩人物之中，如你這般人才武功，那是少有得很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晚輩行止不端，聲名狼藉，不容於師門，怎配承前輩如此見重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我輩武人，行事當求光明磊落，無愧於心。你的所作所為，雖然有時狂放大膽，不拘習俗，卻不失為好男兒、大丈夫的行徑。我暗中派人打聽，並沒查到你甚麼真正的劣跡。江湖上的流言蜚語，不足為憑。」

令狐冲聽他如此為自己分辯，句句都打入心坎，不由得好生感激，又想：「這位前輩在武當派中必定位居尊要，否則怎會暗中派人查察我的為人行事。」當即站起身來，恭立受教。

那老者又道：「請坐！少年人鋒芒太露，也在所難免。岳先生外貌謙和，度量卻嫌不廣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恩師待晚輩情若父母，晚輩不敢聞師之過。」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不忘本，那便更好。老朽失言。」忽然間臉色鄭重，問道：「你習這『吸星大法』有多久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於半年前無意中習得，當初修習，實不知是『吸星大法』。」

那老者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！你我適才三次兵刃相交，我內力為你所吸，但我察覺你尚不善運用這項為禍人間的妖法。老朽有一言相勸，不知少俠能聽否？」令狐冲大是惶恐，躬身道：「前輩金石良言，晚輩自當凜遵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吸星妖法臨敵交戰，雖然威力奇大，可是於修習者本身卻亦大大有害，功行越深，為害越烈。少俠如能臨崖勒馬，盡棄所學妖術，自然最好不過，否則也當從此停止修習。」

令狐冲當日在孤山梅莊，便曾聽任我行言道，習了「吸星大法」後有極大後患，要自己答允參與魔教，才將化解之法相傳，其時自己曾予堅拒，此刻聽這老者如此說，更信所言非虛，說道：「前輩指教，晚輩決不敢忘。晚輩明知此術不正，也曾立意決不用以害人，只是身上既有此術，縱想不用，亦不可得。」

那老者點頭道：「據我所聞，確是如此。有一件事，要少俠行來恐怕甚難，但英雄豪傑，須當為人之所不能為。少林寺有一項絕藝《易筋經》，少俠想來曾聽見過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聽說這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內功，即是少林派當今第一輩的高僧大師，也有未蒙傳授的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少俠這番率人前往少林，只怕此事不易善罷，不論那一邊得勝，雙方都將損折無數高手，實非武林之福。老朽不才，願意居間說項，請少林方丈慈悲為懷，將《易筋經》傳於少俠，而少俠則向眾人善為開導，就此散去，將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。少俠以為如何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然則為少林寺所拘的任氏小姐卻又如何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任小姐殺害少林弟子四人，又在江湖上興風作浪，為害人間。方證大師將她幽禁，決不是為了報復本派私怨，實是出於為江湖同道造福的菩薩心腸。少俠如此人品武功，豈無名門淑女為配？何必拋捨不下這魔教妖女，以致壞了聲名，自毀前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受人之恩，必當以報。前輩美意，晚輩衷心感激，卻不敢奉命。」

那老者嘆了口氣，搖頭道：「少年人溺於美色，脂粉陷阱，原是難以自拔。」

令狐冲躬身道：「晚輩告辭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且慢！老朽和華山派雖少往來，但岳先生多少也要給老朽一點面子，你若依我所勸，老朽與少林寺方丈一同拍胸口擔保，令你重回華山派。你信不信得過我？」

令狐冲不由得心動，重歸華山原是他最大的心願，這老者武功如此了得，聽他言語，必是武當派中一位響噹噹的前輩，他說可和方證方丈一同擔保，相信必能辦成此事。師父向來十分重視同道交誼，少林、武當是當今武林中最大的兩個門派，這兩派的頭面人物出來說項，師父極難不賣這個面子。師父對自己向來情同父子，這次所以傳書武林，將自己逐出門牆，自是因自己與向問天、盈盈等人結交，令師父無顏以對正派同道，但既有少林、武當兩大派出面，師父自然有了最好的交代。但自己回歸華山，日夕和小師妹相見，卻難道任由盈盈在少林寺後山陰寒的山洞之中受苦？想到此處，登時胸口熱血上湧，說道：「晚輩若不能將任小姐救出少林寺，枉自為人。此事不論成敗若何，晚輩若還留得命在，必當上武當山真武觀來，向冲虛道長和前輩叩謝。」

那老者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以性命為重，不以師門為重，不以聲名前程為重，一意孤行，便為了這魔教妖女。將來她若對你負心，反臉害你，你也不怕後悔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這條性命，是任小姐救的，將這條命還報了她，又有何足惜？」

那老者點頭道：「好，那你就去罷！」

令狐冲又躬身行禮，轉身回向羣豪，說道：「走罷！」

桃實仙道：「那老頭兒跟你比劍，怎麼沒分勝敗，便不比了？」適才二人比劍，確是勝敗未分，只是那老者情知不敵，便即罷手，旁觀眾人都瞧不出其中關竅所在。

令狐冲道：「這位前輩劍法極高，再鬥下去，我也必佔不到便宜，不如不打了。」

桃實仙道：「你這就笨得很了。既然不分勝敗，再打下去你就一定勝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怎不見得？這老頭兒的年紀比你大得多，力氣當然沒你大，時候一長，自然是你佔上風。」令狐冲還沒回答，只聽桃根仙道：「為甚麼年紀大的，力氣一定不大？」令狐冲登時省悟，桃谷六仙之中，桃根仙是大哥，桃實仙是六弟，桃實仙說年紀大的力氣不大，桃根仙便不答應。

桃幹仙道：「如果年紀越小，力氣越大，那麼三歲孩兒力氣最大了？」桃花仙道：「這話不對，三歲孩兒力氣最大這個『最』字，可用錯了，兩歲孩兒比他力氣更大。」桃幹仙道：「那也錯了，一歲孩兒比兩歲孩兒力氣又要大些。」桃葉仙道：「還沒出娘胎的胎兒，力氣最大。」

羣豪一路向北，到得河南境內，突然有兩批豪士分從東西來會，共有二千餘人，這麼一來，總數已在五千以上。這五千餘人晚上睡覺倒還罷了，不論草地樹林、荒山野嶺，都可倒頭便睡，這吃飯喝酒卻是極大麻煩。接連數日，都是將沿途城鎮上的飯鋪酒店，吃喝得鍋鏟俱爛，桌椅皆碎。羣豪酒不醉，飯不飽，惱起上來，自是將一干飯鋪酒店打得落花流水。

令狐冲眼見這些江湖豪客兇橫暴戾，卻也皆是義氣極重的直性漢

子，一旦少林寺不允釋放盈盈，雙方展開血戰，勢必慘不忍睹。他連日都在等待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的回音，只盼憑著她二人的金面，方證方丈釋放盈盈，就可免去一場大廝殺的浩劫。屈指算來，距十二月十五只差三日，離少林寺也已不過一百多里，卻始終沒得兩位師太的回音。

這番江湖羣豪北攻少林，大張旗鼓而來，早已遠近知聞，對方卻一直沒任何動靜，倒似有恃無恐一般。令狐冲和祖千秋、計無施等人談起，均也頗感憂慮。

這晚羣豪在一片曠野上露宿，四周都布了巡哨，以防敵人晚間突來偷襲。寒風凜冽，鉛雲低垂，似乎要下大雪。方圓數里的平野上，到處燒起了一堆堆柴火。這些豪士並無軍令部勒，烏合之眾，聚在一起，但聽得唱歌吆喝之聲，震動四野。更有人揮刀比劍，鬥拳摔角，吵嚷成一片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最好不讓這些人真的到少林寺去。我何不先去向方證、方生兩位大師相求？要是能接盈盈出來，豈不是天大喜事？」想到此處，全身一熱，但轉念又想：「但若少林僧眾對我一人動手，將我擒住甚或殺死，我死不足惜，無人主持大局，羣豪勢必亂成一團，盈盈固然救不出來，這數千位血性朋友，說不定都會葬身於少室山上。我只憑一時血氣之勇而誤此大事，如何對得住眾人？」

站起身來，放眼四望，但見一個個火堆烈燄上騰，火堆旁人頭湧湧，心想：「他們不負盈盈，我也不能負了他們。」

兩日之後，羣豪來到少室山上、少林寺外。這兩日中，又有大批豪士來會。當日曾在五霸岡上聚會的豪傑如黃伯流、司馬大、藍鳳凰等盡皆到來，九江白蛟幫史幫主帶著「長江雙飛魚」也到了，還有許許多多是令狐冲從未見過的，少說也有六七千人眾。數百面大皮鼓同時擂起，蓬蓬之聲，當真驚天動地。

羣豪擂鼓良久，不見有一名僧人出來。令狐冲道：「止鼓！」號令傳下，鼓聲漸輕，終於慢慢止歇。令狐冲提一口氣，朗聲說道：

「晚輩令狐冲，會同江湖上一眾朋友，前來參拜如來佛祖和諸位大菩薩，拜訪少林寺方丈和各位前輩大師，敬請賜予接見。」這幾句話以充沛內力傳送出去，聲聞數里。

但寺中寂無聲息，竟沒半點回音。令狐冲又說了一遍，仍無人應答。

令狐冲道：「請祖兄奉上拜帖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是。」持了事先預備好的拜盒，中藏自令狐冲以下羣豪首領的名帖，來到少林寺大門之前，在門上輕叩數下，傾聽寺中寂無聲息，在門上輕輕一推，大門並未上門，應手而開，向內望去，空蕩蕩地並無一人。他不敢擅自進內，回身向令狐冲稟報。

令狐冲武功雖高，處事卻無閱歷，更無統率羣豪之才，遇到這等大出意料之外的情境，實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時呆在當地，說不出話來。

桃根仙叫道：「廟裏的和尚都逃光了？咱們快衝進去，見到光頭的便殺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說和尚都逃光了，那裏還有光頭的人給你來殺？」桃根仙道：「尼姑不是光頭的嗎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和尚廟裏，怎會有尼姑？」桃根仙指著游迅，說道：「這個人既不是和尚，也不是尼姑，卻是光頭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為甚麼要殺他？」

計無施道：「咱們進去瞧瞧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甚好，請計兄、老兄、祖兄、黃幫主四位陪同在下，進寺察看。請各位傳下令去，約束屬下弟兄，不得我的號令，誰也不許輕舉妄動，不得對少林僧人有任何無禮言行，亦不可毀損少室山上的一草一木。」桃枝仙道：「當真拔一根草也不可以嗎？」

令狐冲心下焦慮，掛念盈盈，大踏步向寺中走去。計無施等四人跟隨其後。

進得山門，走上一道石級，過前院，經前殿，來到大雄寶殿，但見如來佛寶相莊嚴，地下和桌上卻都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塵。祖千秋道：「難道寺中僧人當真都逃光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祖兄別說這個『逃』字。」跪下向如來佛佛像禮拜。五個人靜了下來，側耳傾聽，所聽到的只是廟外數千豪傑的喧嘩，廟中卻無半點聲息。

計無施低聲道：「得防少林僧布下機關埋伏，暗算咱們。」令狐冲心想：「方證方丈、方生大師都是有道高僧，怎會行使詭計？但咱們這些旁門左道大舉來攻，少林僧跟我們鬥智不鬥力，也非奇事。」眼見偌大一座少林寺竟沒一個人影，心底隱隱感到一陣極大的恐懼，不知他們將如何對付盈盈。

五人眼觀四路，耳聽八方，一步步向內走去，穿過兩重院子，到得後殿，突然之間，令狐冲和計無施同時停步，打個手勢。老頭子等一齊止步。令狐冲向西北角的一間廂房一指，輕輕掩將過去。老頭子等跟著過去。隨即聽到廂房中傳出一聲極輕的呻吟。

令狐冲走到廂房之前，拔劍在手，伸手在房門上輕推，身子側在一旁，以防房中發出暗器。那房門呀的一聲開了，房中又是一聲低呻。令狐冲探頭向房中看時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只見兩位老尼躺在地，側面向外的正是定逸師太，眼見她臉無血色，雙目緊閉，似已氣絕身亡。他一個箭步搶了進去。祖千秋叫道：「盟主，小心！」跟著進內。令狐冲繞過躺在地下的定逸師太身子，去看另一人時，果然便是恆山掌門定閒師太。

令狐冲俯身叫道：「師太，師太！」定閒師太緩緩睜眼，初時神色呆滯，但隨即目光中閃過一絲喜色，嘴唇動了幾動，卻發不出聲音。

令狐冲身子俯得更低，說道：「是晚輩令狐冲。」

定閒師太嘴唇又動了幾下，發出幾下極低的聲音，令狐冲只聽到她說：「你.....你.....你.....」眼見她傷勢十分沉重，一時不知如何才好。定閒師太運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.....你答允我.....」令狐冲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師太但有所命，令狐冲縱然粉身碎骨，也當為師太辦到。」想到兩位師太為了自己，只怕要雙雙命喪少林寺中，心中悲慟，不由得淚水直滾而下。

定閒師太低聲說道：「你.....你一定能答允.....答允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一定能答允！」定閒師太眼中又閃過一道喜悅的光芒，說道：「請你.....請你答允接掌.....接掌恆山派門戶.....」說了這幾個字，已上氣不接下氣。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晚輩是男子之身，不能作貴派掌門。不過師太放心，貴派不論有何艱巨危難，晚輩自當盡力擔當。恆山派的事，便是晚輩的事！」

定閒師太緩緩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，不是。我.....我傳你令狐冲，為恆山派.....恆山派掌門人，你若.....你若不答允，我死.....死不瞑目。」

祖千秋等四人站在令狐冲身後，面面相覷，均覺定閒師太這遺命太也匪夷所思。

令狐冲心神大亂，只覺這實在是件天大難事，但眼見定閒師太命在頃刻，心頭熱血上湧，說道：「好，晚輩應允師太便是。」

定閒師太嘴角露出微笑，低聲道：「多.....多謝！恆山派門下數百弟.....弟子，今後都要累.....累你令狐少俠了。」

令狐冲又驚又怒，又是傷心，說道：「少林寺如此不講情理，何

以竟對兩位師太痛下毒手，晚輩……」只見定閒師太將頭一側，閉上了眼睛。令狐冲大驚，伸手去探她鼻息時，已然氣絕。他心中傷痛，回身去摸了摸定逸師太的手，著手冰涼，早死去多時，心中憤激難過，忍不住痛哭失聲。

老頭子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咱們必當為兩位師太報仇。少林寺的禿驢逃得一個不賸，咱們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。」

令狐冲悲憤填膺，拍腿道：「正是！咱們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。」

計無施忙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！倘若聖姑仍囚在寺中，豈不燒死了她？」令狐冲登時恍然，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說道：「我魯莽胡塗，若不是計兄提醒，險些誤了大事。眼前該當如何？」計無施道：「少林寺千房百舍，咱們五人難以遍查，請盟主傳下號令，召喚二百位弟兄進寺搜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對，便請計兄出去召人。」計無施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出外。祖千秋叫道：「可千萬別讓桃谷六怪進來。」

令狐冲將兩位師太的屍身扶起，放在禪牀之上，跪下磕了幾個頭，心下默祝：「弟子必當盡力，為兩位師太報仇雪恨，光大恆山派門戶，以慰師太在天之靈。」站起身來，察看二人屍身上的傷痕，不見有何創傷，亦無血跡，卻不便揭開二人衣衫詳查，料想是中了少林派高手的內功掌力，受內傷而亡。

只聽得腳步聲響，二百名豪士擁將進來，分往各處查察。

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：「令狐冲不讓我們進來，我們偏要進來，他又有甚麼法子？」正是桃枝仙的聲音。令狐冲眉頭一皺，裝作沒聽見。只聽桃幹仙道：「來到名聞天下的少林寺，不進來逛逛，豈不冤枉？」桃葉仙道：「進了少林寺，沒見到名聞天下的少林和尚，那更加冤枉。」桃枝仙道：「見不到少林寺和尚，便不能跟名聞天下的少林派武功較量較量，那可冤枉透頂，無以復加了。」桃花仙道：「大

名鼎鼎的少林寺中，居然看不到一個和尚，真是奇哉怪也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沒一個和尚，倒也不奇，奇在卻有兩個尼姑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有兩個尼姑，倒也不奇，奇在兩個尼姑不但是老的，而且是死的。」六兄弟各說各的，走向後院。

令狐冲和祖千秋、老頭子、黃伯流三人走出廂房，帶上了房門。但見羣豪此來彼往，在少林寺中到處搜查。過得一會，便有人不斷來報，說道寺中和尚固然沒見一個，便廚子雜工也都不知去向。有人報道：寺中藏經、簿籍、用具都已移去，連碗盞也沒一隻。有人報道：寺中柴米油鹽，空無所有，連菜園中所種的蔬菜也拔得乾乾淨淨。

令狐冲每聽一人稟報，心頭便低沉一分，尋思：「少林寺僧人布置得如此周詳，甚至青菜也不留下一條，自然早將盈盈移往別處。天下如此之大，卻到那裏去找？」

不到一個時辰，二百名豪士已將少林寺的千房百舍都搜了個遍，即令神像座底，匾額背後，也都查過了，便一張紙片也沒找到。有人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名門大派，一聽到咱們來到，竟然逃之夭夭，那是千百年來從所未有之事。」有人說道：「咱們這一下大顯威風，從此武林中人，再也不敢小覷了咱們。」有人卻道：「趕跑少林寺和尚固然威風，可是聖姑呢？咱們是來接聖姑，卻不是來趕和尚的。」羣豪均覺有理，有的垂頭喪氣，有的望著令狐冲聽他示下。

令狐冲道：「此事大出意料之外，誰也想不到少林僧人竟會捨寺而去。眼前之事如何辦理，在下可沒了主意。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還請眾位各抒高見。」

黃伯流道：「依屬下之見，找聖姑難，找少林僧易。少林寺僧眾不下千人，這些人總不會躲將起來，永不露面。咱們找到了少林僧，著落在他們身上，說出聖姑芳駕的所在。」祖千秋道：「黃幫主之言

不錯。咱們便住在這少林寺中，難道少林派弟子竟會捨得這千百年的基業，任由咱們佔住？只要他們想來奪回此寺，便可向他們打聽聖姑的下落了。」有人道：「打聽聖姑的下落？他們又怎肯說？」老頭子道：「所謂打聽，只是說得客氣些而已，其實便是逼供。所以啊，咱們見到少林僧，須得只擒不殺，但教能捉得十個八個來，還怕他們不說嗎？」

又一人道：「要是這些和尚倔強到底，偏偏不說，那又如何？」老頭子道：「那倒容易。請藍教主放些神龍、神物在他們身上，怕他們不吐露真相？」眾人點頭稱是。大家均知所謂「藍教主的神龍、神物」，便是五毒教教主藍鳳凰的毒蛇、毒蟲，這些毒物放在人身，咬嚙起來，可比任何苦刑都更厲害。藍鳳凰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少林寺和尚久經修練，我的神龍、神物制他們不了，也未可知。」

令狐冲卻想：「如此濫施刑罰，倒也不必。咱們卻只管儘量捉拿少林僧人，捉到一百個後，以百換一，他們總得釋放盈盈了。」

突然間一個粗魯的聲音說道：「這半天沒吃肉，可餓壞我了。偏生廟裏沒和尚，否則捉個細皮白肉的和尚蒸他一蒸，倒也妙得很！」說話之人身材高大，正是「漠北雙熊」中的大個子白熊。羣豪知他和另一個和尚黑熊都愛吃人肉，他這幾句話雖聽來令人作嘔，但來到少室山上已有好幾個時辰，無飲無食，均感飢渴，有的肚子中已咕咕咕的響了起來。

黃伯流道：「少林派使的是甚麼清甚麼之計。」祖千秋道：「堅壁清野。」黃伯流道：「正是。他們盼望咱們在寺中挨不住，就此乖乖的退下山去，可是天下那有這麼容易的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知黃幫主有何高見？」黃伯流道：「咱們一面派遣兄弟，下山打探少林僧的去向，一面派人採辦糧食，大夥兒便在寺中守……甚麼待兔，以便大和尚們自投……自投甚麼網，咱們便來個……甚麼中捉鼈。」這位黃幫主愛用成語，只不大記得清楚，用起來也往往並不貼切。

令狐冲道：「這個甚是。便請黃幫主傳下令去，派遣五百位精明幹練的弟兄們下山，打聽少林僧眾的下落。採購糧食之事，也請黃幫主一手辦理。」黃伯流答應了，轉身出去。藍鳳凰笑道：「黃幫主可得趕著辦，要不然白熊、黑熊兩位餓得狠了，甚麼東西都會吃下肚去。」黃伯流笑道：「老朽理會得。但漠北雙熊就算餓癟了肚子，也不敢碰藍教主的一根手指頭兒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寺中和尚是走清光的了，請各位朋友辛苦一番，再到各處瞧瞧，且看有何異狀，說不定能找到甚麼線索。」羣豪轟然答應，又到各處察看。

令狐冲坐在大雄寶殿的一個蒲團之上，見如來佛像寶相莊嚴，一副憐憫慈悲的神情，心想：「方證方丈固然是有道高僧，得知我們大舉而來，寧可自墮少林派威名，也不願率眾出戰，終於避開了這場大殺戮、大流血的浩劫。但他們何以又將定逸、定閒兩位師太害死？料想害死兩位師太的多半是寺中的兇悍僧人，決非出於方丈大師之意。我當體念方證大師的善意，不可去找少林僧人為難，須得另行設法相救盈盈才是。」

突然之間，一陣朔風從門中直捲進來，吹得神座前的帷子揚了起來，風勢猛烈，香爐中的香灰飛得滿殿都是。令狐冲步到殿口，只見天上密雲如鉛，北風甚緊，心想：「這早晚便要下大雪了。」心中剛轉過這個念頭，半空已有一片片雪花飄下，又忖：「天寒地凍，不知盈盈身上可有寒衣？少林派人多勢眾，部署又如此周密。咱們這些人都是一勇之夫，要想救盈盈出來，只怕是千難萬難了。」負手背後，在殿前長廊上走來走去，一片片細碎的雪花飄在頭上、臉上、衣上、手上，迅即融化。

又想：「定閒師太臨死之時，受傷雖重，神智仍很清醒，絲毫無迷亂之象，她卻何以要我去當恆山派的掌門？恆山派門下沒一個男人，聽說上一輩的掌門人也都是女尼，我一個大男人怎能當恆山派掌

門？這話傳將出去，豈不教江湖上好漢都笑掉了下巴？哼，哼！我既已答允了她，大丈夫豈能食言？我行我素，旁人恥笑，又理他怎地？」想到此處，胸中豪氣頓生。

忽聽得半山隱隱傳來一陣喊聲，過不多時，寺外的羣豪都喧嘩起來。令狐冲心頭一驚，搶出寺門，只見黃伯流滿臉鮮血，奔將過來，肩上中了一枝箭，箭桿兀自不住顫動，叫道：「盟主，敵……敵人把守了下山的道路，咱們這……這可是自投那個網了。」令狐冲驚道：「是少林寺僧人嗎？」黃伯流道：「不是和尚，是俗家人。他奶奶的，咱們下山沒夠三里，便給一陣急箭射了回來，死了十幾名弟兄，傷的怕有七八十人，那真是全軍那個沒了。」

只見數百人狼狽退回，中箭的著實不少。羣豪喊聲如雷，都要衝下去決一死戰。

令狐冲又問：「敵人是甚麼門派，黃幫主可瞧出些端倪麼？」

黃伯流道：「我們沒能跟敵人近鬥，他奶奶的，弓箭厲害得很，還沒瞧清楚這些王八蛋的模樣，一枝枝箭便射了過來。當真是遠交近攻，箭無虛發。」

祖千秋道：「看來少林派是故意布下陷阱，乃是個甕中捉蠶之計。」老頭子道：「甚麼甕中捉蠶？豈不自長敵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？這是個……這是個誘敵深入之計。」祖千秋道：「好，就算是誘敵深入，咱們來都來了，還有甚麼可說的？這些和尚要將咱們都活生生的餓死在這少室山上，要咱們坐困危城！」

白熊大聲叫道：「那一個跟我衝下去殺了這些王八蛋？」登時有千餘人轟然答應。

令狐冲道：「且慢！對方弓箭了得，咱們須得想個對付之策，免得枉自損傷。」計無施道：「這和尚廟中別的沒有，蒲團倒有數千個

之多。」這一言提醒了眾人，都道：「當作盾牌，當真是再好不過。」當下便有數百人衝入寺中，搬了許多蒲團出來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以此擋箭，大夥兒便衝下山去。」計無施道：「盟主，下山之後在何處聚會，以後作何打算，如何設法搭救聖姑，現下都須先作安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你瞧我臨事毫無主張，那裏能作甚麼盟主？我想下山之後，大夥兒暫且散歸原地，各自分別訪查聖姑的下落，互通聲氣，再定救援之策。」

計無施道：「那也只好如此。」當即將令狐冲之意大聲說了。

那吃人肉的和尚黑熊叫道：「少林寺的禿驢們如此可惡，大夥兒把這鬼廟一把火燒了，再衝下去，跟他們拚個死活。」他自己也是和尚，但罵人「禿驢」，卻也毫無避忌。羣豪轟然叫好。令狐冲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聖姑眼下還受他們所制，大家可魯莽不得，免得聖姑吃了眼前虧。」眾人一想不錯，都道：「好，那就便宜了他們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計兄，如何分批衝殺，請你分派。」

計無施見令狐冲確無統率羣豪以應巨變之才，便也當仁不讓，朗聲說道：「眾位朋友聽了，盟主有令，大夥兒分八路下山，東南西北四路，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又是四路。咱們只求突圍而出，卻也不須多所殺傷。」當下分派各幫各派，從那一方下山，每一路或六七百人，或八九百人不等。

計無施道：「正南方是上山大路，想必敵人最多，盟主，咱們先從正南下山，牽制敵人，好讓其餘各路兄弟從容突圍。」令狐冲拔劍在手，也不持蒲團，大踏步便向山下奔去。羣豪齊聲吶喊，分從八方衝下山去。上山的道路本無八條之多，眾人奔躍而前，初時還分八路，到後來漫山遍野，蜂擁而下。

令狐冲奔出數里，便聽得幾聲鑼響，前面樹林中一陣箭雨，急射

而至。他使開獨孤九劍中的「破箭式」，撥挑拍打，將迎面射來的羽箭一一撥開，腳下絲毫不停，向前衝去。

忽聽得身後有人「啊」的一聲，卻是藍鳳凰左腿、左肩同時中箭，倒在地下。令狐冲急忙轉身，將她扶起，說道：「我護著你下山。」藍鳳凰道：「你別管我，你……你……自己下山要緊。」這時羽箭仍如飛蝗般攢射而至，令狐冲信手揮洒，盡數擋開，卻見四下裏羣豪紛紛中箭倒地。

令狐冲左手攬住了藍鳳凰，向山下奔去，羽箭射來，便揮劍撥開。只覺來箭勢道勁急，發箭之人竟皆武功高強，來箭又密，以致羣豪手中雖有蒲團，也難盡數擋開，中箭之人越來越多。令狐冲一時拿不定主意，該當衝下山去，還是回去接應眾人。

計無施叫道：「盟主，敵人弓箭厲害，弟兄們衝不下去，傷亡已眾，還是叫大夥兒暫且退回，再作計較。」

令狐冲知敗勢已成，若給對方衝殺上來，更加不可收拾，縱聲叫道：「大夥兒退回少林寺！大夥兒退回少林寺！」他內力充沛，這一叫喊，雖在數千人高呼酣戰之時，仍四處皆聞。計無施、祖千秋等數十人齊聲呼喚：「盟主有令，大夥兒退回少林寺。」

羣豪聽得呼聲，陸續退回。

少林寺前但聞一片咒罵聲、呻吟聲、叫喚聲，地下東一攤，西一片，盡是鮮血。計無施傳下號令，命八百名完好無傷之人分為八隊，守住了八方，以防敵人衝擊。來到少林寺的數千人眾，其中大半數分屬門派幫會，各有統屬，還能遵守規矩號令，其餘二千餘人卻皆是烏合之眾，這一仗敗了下來，亂成一團，各說各的，誰都不知下一步該當如何。

令狐冲道：「大夥兒快去為受傷的弟兄們敷藥救治。」心想：

「可惜恆山派的女弟子們不在山上，缺了治傷靈藥。」又想：「倘若恆山派眾人在此，是幫我呢，還是幫他們正教各派？嗯，兩位師太遭害，恆山派眾弟子一定幫我。」

耳聽得羣豪喧擾不已，不由得心亂如麻，若是他獨自一人被困山上，早已衝了下去，死也好，活也好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但自己是這羣人的首領，這數千人的生死安危，全在自己一念之間，偏生束手無策，這可真為難了。

眼見天色將暮，突然間山腰裏擂起鼓來，喊聲大作。令狐冲拔出長劍，搶到路口。羣豪也各執兵刃，要和敵人決一死戰。只聽得鼓聲越敲越響，敵人卻並不衝上。

過了一會，鼓聲同時止歇，羣豪紛紛議論：「鼓聲停了，要上來了。」「衝上來倒好，便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，免得在這裏等死。」

「他奶奶的，這些王八蛋便是要咱們在這裏餓死、渴死。」「龜兒子不上來，咱們便衝下去。」「只要衝得下去，那還用你多說？」

計無施悄聲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今晚要是不能脫困，再餓得一日一晚，大夥兒可沒力氣再戰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。咱們挑選二三百位武功高強的朋友開路，黑夜中敵人射箭沒準頭，只消打亂了敵人的陣腳，大家便可一擁而下。」計無施道：「也只有如此。」

便在此時，山腰裏鼓聲響起，跟著便有百餘名頭纏白布之人衝上山來。羣豪大聲呼喝，擁上去接戰。但攻上來的這百餘人只鬥得片刻，一聲唢哨，便都退下山去。羣豪放下兵刃休息。跟著鼓聲又起，另有一批頭纏白布之人攻上山來，殺了一陣，又即退去。敵人雖退，擂鼓聲、吶喊聲此伏彼起，始終不息。

計無施道：「盟主，敵人使的顯是疲兵之計，要擾得咱們難以休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請計兄安排。」計無施傳下令去，若再有敵人衝上，只由把守山口的數百人接戰，餘人只管休息，不可理會。

祖千秋道：「在下倒有個計較，咱們選定三百名好手，也都頭纏白布，敵人再來進攻，這三百人便乘勢衝下，攻入敵陣混戰。王八羔子們便不能放箭，大夥兒就乘勢下山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先攪得天下大亂，才能乘亂脫身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極好，請祖兄去分別挑選，囑咐眾朋友，只待勢頭一亂，便即猛衝。」

不到半個時辰，祖千秋回報三百人已挑選定當，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，以此精銳奮力下衝，敵人縱有數千人列隊攔阻，也未必擋得住這三百頭猛虎。令狐冲精神一振，跟著祖千秋走到西首山邊，只見那三百人頭纏白布，排得整整齊齊，便道：「眾位請坐下稍息，待到天色全黑，大夥兒下去決個死戰。」羣豪轟然答應。

這時候雪下得更大了，雪花一大片一大片的飄將下來，地下已積了薄薄的一層，羣豪頭上、衣上都飄滿了雪花。寺中所有水缸固已倒得滴水不存，連水井也都用泥土填滿。各人抓起地下積雪，捏成一團，送入口中解渴。天色越來越黑，到後來即是兩人相對，面目也已模糊。祖千秋道：「幸好今晚下雪，否則剛好十五，月光可亮得很呢。」

突然之間，四下裏萬籟無聲。少林寺寺內寺外聚集豪士數千之眾，少室山自山腰以至山腳，正教中人至少也有三四千人，竟不約而同的誰都沒出聲，便有人想說話的，也為這寂靜的氣氛所懾，話到嘴邊都縮了回去。似乎只聽到雪花落在樹葉和叢草之上，發出輕柔異常的聲音。令狐冲心中忽想：「小師妹這時候不知在幹甚麼？」

驀地裏山腰間傳上來一陣嗚嗚嗚的號角聲，跟著四面八方喊聲大作。這一次敵人似是乘黑全力進攻，再不如適才那般虛張聲勢。

令狐冲長劍一揮，低聲道：「衝！」向西北方的山道搶先奔下，計無施、祖千秋、漠北雙熊，以及那三百名精選的豪士跟著衝了下去。

三百餘人一路衝下，前途均無阻攔。奔出里許後，祖千秋取出一枚大炮仗，晃火熠點燃了，砰的一聲響，射入半空，跟著火光一閃，啪的一聲巨響，炸了開來。這是通知山上羣豪的訊號，寺中羣豪也即殺出。

令狐冲正奔之際，忽覺腳底一痛，踹著了一枚尖釘，心知不妙，急忙提氣上躍，落在一株樹上，只聽得祖千秋等紛紛叫了起來：「啊，不好，地下有鬼！」各人腳底都踹到了聳起的尖釘，有的尖釘直穿過腳背，痛不可當。數十人繼續奮勇下衝，突然啊啊大叫，跌入一個大陷坑中，樹叢中伸出十幾枝長槍，往坑中戳去，一時慘呼之聲，響遍山野。

計無施叫道：「盟主快傳號令，退回山上！」

令狐冲見這等情勢，顯然正教門派在山下布滿了陷阱，若再貿然下衝，非全軍覆沒不可，當即縱聲高叫：「大夥兒退回少林寺！大夥兒退回少林寺！」

他從一株樹頂躍到另一株樹頂，將到陷坑之邊，長劍下掠，刺倒了三名長槍手，縱身下地，落在一名長槍手身邊，料想此人立足處必無尖釘，霎時間刺倒了七八人。其餘的長槍手發一聲喊，四下退走。落在陷坑中的四十餘人才一一躍起，但已有十餘人喪身坑中。羣豪望出去漆黑一片，地下雖有積雪反光，卻不知何處布有陷阱，各人垂頭喪氣，一跛一拐的回到山上，幸好敵人並不乘勢來追。

羣豪回入寺中，在燈燭光下檢視傷勢，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足底給刺得鮮血淋漓，人人破口大罵，顯然對方這幾個時辰中擂鼓吶喊，乃是遮掩在山腰裏挖坑布釘的聲音。這些鐵釘長達一尺，有七寸埋在土中，三寸露在地面，釘頭尖利，倘若滿山都布滿了，怕不有數十萬枚？這許多利釘當然是事先預備好了的，敵人如此處心積慮，羣豪中凡稍有見識的，思之無不駭然。

計無施將令狐冲拉在一邊，悄聲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大夥兒要一齊全身而退，勢已萬萬不能。咱們日思夜想，只是盼望救聖姑脫險，這件大事，只好請公子獨力承擔了。」

令狐冲驚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是甚麼意思？」

計無施道：「我自然知道公子義薄雲天，決不肯捨眾獨行。但人人在此就義，將來由誰來為大夥兒報此大仇？聖姑困於苦獄，又有誰去救她重出生天？」

令狐冲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原來計兄要我獨自下山逃命，此事再也休提。大夥兒死就死了，又怎能理會得這許多？世人有誰不死？咱們一起死了，聖姑困在獄中，將來也就死了。正教門派今日雖然得勝，過得數十年，他們還不是一個個都死了？勝負之分，也不過早死遲死之別而已。」

計無施眼見勸他不聽，情知多說也無用，但如今晚不乘黑逃走，明日天一亮，敵人大舉來攻，那可再也沒脫身之機了，不由得攤手長嘆。

忽聽得幾個人嘻嘻哈哈的大笑，越笑越歡暢。羣豪大敗之餘，坐困寺中，性命便在旦夕之間，居然還有人笑得這麼開心，令狐冲和計無施一聽，便知是桃谷六仙，均想：「世上也只這六個怪物，死到臨頭，還能如此嘻笑。」

只聽桃谷六仙中一人說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的傻子！把好好一雙腳，踏到鐵釘上去，哈哈，真笑死我也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們這些笨蛋，定是要試試到底腳板厲害，還是鐵釘了得，哈哈，鐵釘穿足，味道可舒服得很罷？」又一人笑道：「你們要嘗嘗鐵釘穿足的滋味，何不用個大鐵鎚，將鐵釘從腳背上自己鎚下去？哈哈，嘿嘿嘿，呵呵呵！」六兄弟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似乎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。

羣豪給鐵釘穿足的，本已痛得叫苦連天，偏生有如此不識趣之人在旁嘲笑，無不破口大罵。可是和桃谷六仙對罵，那是艱難無比之事，每一句話他都要和你辯個明白。你罵他「直娘賊」，他就問你為甚麼是「直娘」而不是「彎娘」；你罵他「王八蛋」，他就苦苦追問為何不是「王七蛋、王九蛋」，而定要「王八蛋」。

一時殿上嘈聲四起，有人抄起兵刃，便要動手。

令狐冲見事情鬧得不可收拾，突然叫道：「咦，這是甚麼東西？有趣啊有趣，古怪之極了！」桃谷六仙一聽，一齊奔了過來，問道：「甚麼東西如此有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瞧見六隻老鼠咬住一隻貓，從這裏奔了過去。」桃谷六仙大喜，都道：「老鼠咬貓，我們可從來沒見過。走向那裏去了？」令狐冲隨手一指，道：「向那邊過去了。」桃根仙拉住他手腕，道：「去，去！大夥兒都去瞧瞧。」羣豪知道令狐冲繞彎兒罵他們六兄弟是六隻老鼠，他們居然信以為真，都縱聲大笑。桃谷六仙卻簇擁著令狐冲，逕向後殿奔去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咦！那不是嗎？」桃實仙道：「我怎地沒瞧見？」令狐冲有意將他們遠遠引開，免得和羣豪爭鬧相鬥，當下信手亂指，七人越走越遠。

桃幹仙砰的一聲，推開一間偏殿之門，裏面黑漆漆地一無所見。令狐冲笑道：「啊喲，六隻老鼠抬了一隻大貓，鑽進洞裏去啦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你可別騙人。」晃亮火燭，但見房中空盪盪地一無所有，只一尊菩薩石像面壁而坐。

桃根仙過去點燃了供桌上的油燈，說道：「那裏有洞？咱把老鼠趕出來。」拿了油燈四下照看，卻一個洞穴也無。

桃枝仙道：「只怕是在菩薩的背後？」桃幹仙道：「菩薩的背後，就是咱們七人，難道咱們是老鼠麼？」桃枝仙道：「菩薩對著牆壁，他的背後，就是前面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你明明說錯了，偏不承

認！背後怎麼會就是前面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是背後也好，前面也好，咱們拉開來瞧瞧。」桃葉仙、桃實仙齊道：「正是。」三人伸手便去拉動石像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使不得，這是達摩老祖。」他知達摩老祖乃少林寺的祖師，少林寺武學領袖羣倫，歷千餘年而不衰，便是自達摩老祖一脈相承。達摩當年曾面壁九年，終於大徹大悟，因此寺中所供奉的達摩像，也是面向牆壁。達摩老祖又是中土禪宗之祖，不論在武林或在佛教，地位均甚尊崇。此番來到少林寺，羣豪均遵從他的告誡，對寺中各物並無損毀，這達摩老祖的石像，決不可對之稍有輕侮。

但桃花仙等野性已發，那去理會令狐冲的呼喚，三人一齊使勁，力逾千斤，只聽得軋軋連聲，已將達摩石像扳了轉來。突然之間，七人齊聲大叫，只見眼前一塊鐵板緩緩升起，露出了一個大洞。鐵板的機括日久生鏽，糾結甚固，在桃花仙等三人的大力拉扯之下，發出噦噦格格之聲，聞之耳刺牙酸。

桃枝仙叫道：「果然有個洞！」桃根仙道：「去瞧瞧六隻老鼠抬貓。」頭一低，已從洞中鑽了進去。桃幹仙等五人誰肯落後，紛紛鑽進。洞內似乎極大，六人進去之後，但聽得腳步之聲。但片刻之間，六人哇哇叫喊，又奔了出來。桃枝仙叫道：「裏面黑漆漆地，深不見底。」桃葉仙道：「既是黑漆漆地，又怎知一定很深？說不定再走幾步，便到了盡頭呢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你既知再走幾步便到盡頭，幹麼不再走幾步，以便知道盡頭所在？」桃葉仙道：「我說的是『說不定』，卻不是『一定』。『說不定』與『一定』之間，大有分別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你既知是『說不定』，又何必多說？」桃根仙道：「吵甚麼？快點兩根火把，進去瞧瞧。」桃實仙道：「為甚麼只點兩根，點三根不可以麼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既然點得三根，為甚麼便點不得四根？」

六人口中不停，手下卻也十分迅捷，頃刻間已扳下桌腿，點起了

四根火把，六人你爭我奪，搶了火把，鑽入洞中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瞧這模樣，分明是少林寺的一條秘密地道。當日我在孤山梅莊被困，也是經過一條長長的地道。說不定盈盈便囚在其中。」思念及此，一顆心怦怦大跳，當即鑽入洞中，加快腳步，追上桃谷六仙。這地道甚是寬敞，與梅莊地道的狹隘潮濕全然不同，只洞中霉氣甚重，呼吸不暢。

桃實仙道：「那六隻老鼠還是不見？只怕不是鑽到這洞裏來的。咱們回去吧，到別的地方找找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到了盡頭再回去，也還不遲。」

七人又行一陣，突然間呼的一聲響，半空中一根禪杖當頭直擊下來。桃花仙走在最前，急忙後躍，重重撞在桃實仙胸前。只見一名僧人手執禪杖，迅速閃入右邊山壁之中。桃花仙大怒，喝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賊禿驢，卻躲在這裏暗算老爺。」伸手往山壁中抓去，呼的一聲響，左邊山壁中又有一條禪杖擊了出來。這一杖將桃花仙的退路盡數封死，他無可退避，只得向前縱出，左足剛落地，右側又有一條禪杖飛出。

這時令狐冲已看得清楚，使禪杖的並非活人，黃澄澄地乃是機括操縱的銅人，但裝置得極妙，只要有人踏中了地下機括，便有禪杖擊出，而且進退呼應，每一杖都是極精妙厲害之著。桃花仙抽出短鐵棒擋架，噹的一聲大響，短鐵棒登時給震得脫手飛出。

桃花仙叫聲「啊哟」，著地滾倒，又有一柄鐵禪杖擡頭擊落。桃根仙、桃枝仙各抽短鐵棒，搶過去相救兄弟，雙棒齊上，這才擋住。但一杖甫過，二杖又至，桃幹仙、桃葉仙、桃實仙三人撲將進去。五根短鐵棒使開，與兩壁不斷擊到的禪杖鬥了起來。

使禪杖的銅和尚雖是死物，但當時裝置之人卻是心思機靈之極的大匠，若非本人身具少林絕藝，便是有少林高僧在旁指點，是以這些

銅和尚每一杖擊出，盡屬妙著，更有一樁極厲害處，銅和尚的手臂和禪杖均係鑄鐵所鑄，近百斤的重量再加機括牽引，下擊力道之強，不遜大力高手。桃谷六仙武功雖強，可是短鐵棒實在太短，難以擋架禪杖的撞擊。六兄弟叫苦連天，只想退出，後路呼呼風響，盡是禪杖影子，但每向前踏出一步，又增添了幾個銅和尚參與夾擊。

令狐冲眼見勢危，又看出這些銅和尚招數固然極精，每一招中均具極大破綻，當即抽出長劍，刺向兩個銅和尚的手腕，噹噹兩聲，劍尖都刺中銅和尚的手腕穴道，火花微濺，長劍卻彈了轉來。便在此時，猛聽得桃根仙一聲大叫，已給禪杖擊中，倒在地下。令狐冲本已心下驚惶，這一來神智更亂，眼見禪杖晃動，想也不想，又是兩劍刺出，錚錚兩聲，仍刺中了銅和尚的要害，但這兩下劍術中的至精至妙之著，只刮去了銅和尚胸口和小腹上的一些銅綠，頭頂風響，鐵杖罩將下來。令狐冲大驚，踏前閃避，左前方又有一根鐵禪杖擊到。

驀地裏眼前一黑，接著甚麼也看不到了。原來桃谷六仙攜入四根火把，搶前接戰銅和尚時都拋在地下，這些火把是燃著的桌腳，橫持在手時可以燒著，一拋落地，不久便即熄滅。令狐冲搶上之時，已有三根火把熄滅，避得幾杖時連第四根火把也熄滅了。他目不見物，登時手足無措，接著左肩一陣劇痛，俯跌了下去，但聽得「啊喲！」「哼！」「我的媽啊！」喊叫連連，桃谷六仙一一都給擊倒。

令狐冲俯伏在地，只聽得背後呼呼風響，盡是禪杖掃掠之聲，便如身在夢魘之中，心下惶怖已達極點，卻全然的無能為力。但不久風聲漸輕，噤噤格格之聲不絕，似是各個銅和尚回歸了原位。

忽然間眼前一亮，有人叫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在這裏麼？」令狐冲大喜，叫道：「我……我在這裏……」伏在地下，不敢稍動，腳步聲響，幾個人走了進來，聽得計無施「咦」的一聲，甚是驚奇。令狐冲道：「別……別過來……機關……機關厲害得緊。」

計無施等久候令狐冲不歸，心下掛念，十餘人一路尋將過來，在達摩堂中發現了地道的入口，眼見令狐冲和桃谷六仙橫臥於地，身上盡是鮮血，無不駭然。祖千秋叫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怎麼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站住別動，一動便觸發了機關。」祖千秋道：「是！我用軟鞭拖你們出來可好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最好不過！」祖千秋軟鞭甩出，捲住桃枝仙的左足，將他著地拖出。

桃枝仙躺在地道的最外處，祖千秋先將他拉了出來，這才用軟鞭捲住令狐冲右足，叫聲：「得罪了！」又將他拉出。如此陸續將餘下桃谷五仙都拉了出來，並未觸動機括，那些裝在兩壁的銅製和尚也就沒再躍出傷人。

令狐冲搖搖晃晃的站起，忙去察看桃谷六仙。六人肩頭、背上都為禪杖擊傷，幸好六人皮粗肉厚，又以深厚內力相抗，受的都只皮肉之傷。

桃根仙便即吹牛：「這些銅做鐵打的和尚好生厲害，可都教桃谷六仙給破了。」桃花仙覺得不便盡居其功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也有一點功勞，只不過功勞及不上我六兄弟而已。」令狐冲強忍肩頭疼痛，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誰又及得上桃谷六仙了？」

祖千秋問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到底是怎麼一會事？」令狐冲將情形簡略說了，說道：「多半聖姑便給囚在其內。咱們怎生想個計較，將這些銅和尚破了？」祖千秋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，道：「原來銅和尚還沒破去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要破銅和尚，又有何難？我們只不過一時還不想出手而已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是啊，桃谷六仙所到之處，無堅不摧，無敵不克。」計無施道：「不知這些銅和尚到底怎樣厲害法，請桃谷六仙再衝進去引動機括，讓大夥兒開開眼界如何？」

桃谷六仙適才吃過苦頭，那肯再上前去領略那禪杖飛舞、無處可

避的困境。桃幹仙道：「眾位，貓捉老鼠，大家都見過了，可是老鼠咬貓，有人見過沒有？」桃葉仙道：「我們七個人，適才便見了，當真是大開眼界，從來沒見過。」他六兄弟另有一項絕技，遇上難題無法對答，便即顧左右而言他，扯開話題。

令狐冲道：「請那一位去搬幾塊大石來，都須一二百斤的。」當下便有三人出外，搬了三塊大石進來，都是少林寺庭院中的假山石筍。令狐冲端起一塊，運起內力，著地滾去。只聽得轟隆隆一聲響，引發機括，兩壁軋軋連聲，銅和尚一個個閃將出來，眼前杖影晃動，呼呼風聲不絕，一柄柄鐵杖橫掃豎擊，過了良久，一個個銅和尚才縮回石壁。

羣豪只瞧得目眩神馳，撟舌不下。

計無施道：「公子，這些銅和尚有機括牽引，機括之力有時而盡，須得以絞盤絞緊機簧鐵鍊，銅人方能再動。只須再用大石滾動幾次，機簧力道一盡，銅和尚便不能動了。」

令狐冲急於要救盈盈脫險，說道：「我看銅和尚出杖之勢毫不緩慢，不知要再舞幾次，機簧力道方盡，再試得七八次，天也亮了。那一位兄長有寶刀寶劍，請借來一用。」

當即有人越眾而前，拔刀出鞘，道：「盟主，在下這口兵刃頗為鋒利。」令狐冲見那人高鼻深目，頰下一部黃鬚，似是西域人氏。接過那口刀來，果然冷氣森森，大非尋常，說道：「多謝了！要借兄長寶刀，去削銅人鐵杖，若有損傷莫怪。」那人笑道：「為接聖姑，大夥兒性命尚且不惜，刀劍是身外之物，何足道哉！」

令狐冲點點頭，向前踏出。桃谷六仙齊叫：「小心！」令狐冲又踏出兩步，呼的一聲，一柄禪杖當頭擊下。這招式他已是第三次見到，毫不思索的舉刀一揮，嗤的一聲，銅和尚右腕應聲而斷，鐵手和鐵杖掉在地下。和尚雖是銅製，臉孔和身子都黃澄澄地，手臂和禪杖

卻為鑄鐵所鑄。令狐冲讚道：「好寶刀！」

他初時尚恐這口刀不夠鋒利，不能一舉削斷銅和尚的手腕，待見此刀削鐵如泥，登時精神大振，唰唰兩聲，又已削斷了兩隻銅和尚的手腕。他以刀作劍，所使的全是「獨孤九劍」中的招數。銅和尚不絕從兩壁進攻，但手腕一斷，禪杖跌落，兩隻手臂雖仍上下左右的不絕揮舞，但既無禪杖，也就全無威脅之力了。令狐冲眼見越向前行，銅和尚所出的招數越是精妙，心下暗暗佩服，但畢竟是銅鑄鐵打的死物，一招既出，破綻大露，手腕既斷之後，機括雖仍不住作響，卻全成廢物了。

羣豪高舉火把跟隨，替他照明，削斷了百餘隻鐵手之後，石壁中再無銅和尚躍出。有人一數，銅和尚共是一百零八名。羣豪在地道中齊聲歡呼，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響。

令狐冲亟盼及早見到盈盈，接過一個火把，搶前而行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生恐又觸上甚麼機關，地道不住向下傾斜，越走越低，直行出三里外，地道通入了幾個天生的洞穴，始終沒再遇到甚麼機關陷阱。突然之間，前面透過來淡淡的光芒，令狐冲快步搶前，一步踏出，足底一軟，竟是踏在一層積雪之上，同時一陣清新的寒氣灌入胸臆，身子竟然已在空處。

他四下張望，黑沉沉的夜色之中，大雪紛飛飄落，跟著聽得淙淙水響，卻是處身在一條山溪之畔。霎時之間，心下好生失望，原來這地道並非通向囚禁盈盈之處。

卻聽計無施在身後說道：「大家傳話下去，千萬別出聲，多半咱們已在少室山下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難道咱們已然脫險？」計無施道：「公子，隆冬之際，山上的溪流早已結冰，不會有水，看來咱們通過地道，已到了山腳。」祖千秋喜道：「是了，咱們誤打誤撞，找到了少林寺的秘密地道。」

令狐冲驚喜交集，將寶刀還給了那西域豪士，說道：「那就快快傳話進去，要大夥兒從地道中出來。」

計無施命眾人散開探路，再命數十人遠遠守住地道的出口，以防敵人陡然來攻，倘若地道的前後都給堵死，未及出來的兄弟可就生生困死了。

過不多時，已有探路的人回報，確是到了少室山山腳，處身之所在是後山，抬頭可望到山頂的寺院。羣豪此時未曾脫險，誰也不敢大聲說話。從地道中出來的豪士漸漸增多，跟著連傷者和死者的屍體也都抬了出來。

羣豪死裏逃生，雖不縱聲歡呼，但竊竊私議，無不喜形於色。

漠北雙熊中的黑熊說道：「盟主，那些王八羔子只道咱們仍在寺中，不如就去攻他們的屁股，斬斷王八蛋的尾巴，也好出一口胸中惡氣。」桃幹仙插口道：「王八有尾巴，那不錯！可是王八蛋是個蛋，蛋有尾巴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來到少林寺是為迎接聖姑，聖姑既然接不到，當再繼續尋訪，不必多所殺傷。」白熊道：「哼，好歹我要捉幾個王八蛋來吃了，管它有沒有尾巴，否則給他們欺負得太過厲害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請各位傳下號令，大夥兒分別散去，遇到正教門下，最好不要打鬥動粗。有誰聽到聖姑的消息，務須廣為傳布。我令狐冲有生之日，不論經歷多大艱險，使自己性命不在，也要救聖姑脫困。寺中的兄弟可都出來了麼？」

計無施走到地道出口之處，向內叫了幾聲，隔了半晌，又叫了幾聲，裏面無人答應，這才回報：「都出來了！」

令狐冲童心忽起，說道：「咱們一齊大叫三聲，好教正教中人嚇

一大跳。」

祖千秋笑道：「妙極！大夥兒跟著盟主齊聲大叫。」

令狐冲運起內力叫道：「大家跟著呼叫，一、二、三！『喂，我們下山來啦！』」數千人跟著齊聲大叫：「喂，我們下山來啦！」令狐冲又叫：「你們便在山上賞雪罷！」羣豪跟著大叫：「你們便在山上賞雪罷！」令狐冲再叫：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後會有期。」羣豪也都大叫：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後會有期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走罷！」

忽然有人大聲叫道：「你們這批烏龜兒子王八蛋，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！」羣豪跟著大叫：「你們這批烏龜兒子王八蛋，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！」這等粗俗下流的罵人之聲，由數千人齊聲喊了出來，聲震山谷，當真是前所未有。

令狐冲大聲叫道：「好啦，不用叫了，大夥兒走罷！」

羣豪喊得興起，跟著又叫：「好啦，不用叫了，大夥兒走罷！」

眾人叫嚷了一陣，眼見半山裏並無動靜，天色漸明，便紛紛告別散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眼前第一件大事，是要找到盈盈的所在，其次是須得查明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是何人所害，要辦這兩件大事，該去何處才是？」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「少林僧和正教中人已知我們都下了少室山，既然圍殲不成，自然都會回入少林寺去。說不定他們將盈盈帶在身邊。辦此二事，須回少林。」又想：「要混入少林寺中，人越少越好，可不能讓計無施他們同行。」

當下向計無施、老頭子、祖千秋、藍鳳凰、黃伯流等一千人作別，說道：「大家分頭努力，迎到聖姑之後，再行歡聚痛飲。」計無

施問道：「公子，你要到那裏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弟要捨命去尋訪聖姑，日後自當詳告。」

眾人不敢多問，當下施禮作別。

【二十七】 三戰



方證大師掌法變幻莫測，每一掌擊出，甫到中途，已變為好幾個方位。任我行的掌法卻單純質樸，出掌收掌，似乎顯得有些窒滯生硬。

令狐冲竄入樹林，隨即縱身上樹，藏身在枝葉濃密之處，過了好半晌，耳聽得羣豪喧嘩聲漸歇，終於寂然無聲，料想各人已然散去，當下緩步回向地道的出口處，果然已無一人。出口處隱藏在兩塊大石之後，長草掩映，不知內情之人即使到了其旁，亦決不會發現。

他回入地道，快步前行，回到達摩堂中，只聽得前殿隱隱已有人聲，想來正教中人行事持重，緩緩查將過來，只怕中了陷阱機關。令狐冲凝力雙臂，將達摩石像慢慢推回原處，尋思：「該去那裏偷聽正教領袖人物議事，設法查知囚禁盈盈的所在？少林寺中千房百舍，可不知他們將在那一間屋子中聚會。」

想起當日方生大師引著自己去見方丈，依稀記得方丈禪房的所在，當即奔出達摩堂，逕向後行。少林寺中房舍實在太多，奔了一陣，始終找不到方丈的禪房。耳聽得腳步聲響，外邊有十餘人走近，他處身之所是座偏殿，殿上懸著一面金字木匾，寫著「清涼境界」四字，四顧無處可以藏身，縱身便鑽入了木匾之後。

腳步聲漸近，有七八人走進殿來。一人說道：「這些邪魔外道本事也真不小，咱們四下裏圍得鐵桶也似，居然還是給他們逃了下山。」另一人道：「看來少室山上有甚麼地道秘徑通向山下，否則他們怎逃得出去？」又一人道：「地道秘徑是決計沒有的。小僧在少林寺出家二十餘年，從來沒聽說過有甚麼秘密的下山路徑。」先前那人道：「既然說是秘徑，自不會有多少人知道啦。」那少林僧道：「就算小僧不知，難道我們當家方丈也不知道？寺中若有此秘徑地道，敝寺方丈事先自會知照各派首領，怎能容這些邪魔外道從容脫身？」

忽聽得一人大聲喝道：「甚麼人？給我出來！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：「原來我蹤跡給他們發見了？」正想縱身躍出，忽聽得東側的木匾之後傳出哈哈一笑，一人說道：「老子透了口大氣，吹落了幾片灰塵，居然給你們見到了。眼光倒厲害得很哪！」聲音清亮，正是向問天的口音。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心道：「原來向大哥早就躲在這兒，他屏息之技甚是了得，我在這裏多時，卻沒聽出來。若不是灰塵跌落，諒來這些人也決不會知覺……」

便在這心念電轉之際，忽聽得嗒嗒兩聲，東西兩側各有一人躍下，跟著有三人齊聲呼喝：「甚……」「你……」「幹……」這三人的呼喝聲都只吐得一個字，隨即啞了。

令狐冲忍不住探頭出去，只見大殿中兩條黑影飛舞，一人是向問天，另一人身材高大，卻是任我行。這兩人出掌無聲，每出一掌，殿

中便有一人倒下，頃刻之間，殿中便倒下了八人，其中五人俯伏不動，三人仰面向天，都雙目圓睜，神情可怖，臉上肌肉一動不動，顯然均已給任、向二人出掌擊斃。

任我行雙手在身側一擦，說道：「盈盈，下來罷！」

西首木匾中一人飄然而落，身形婀娜，正是多日不見的盈盈。

令狐冲腦中一陣暈眩，但見她身穿一身粗布衣衫，容色憔悴。他正想躍下相見，任我行向著他藏身處搖了搖手。令狐冲尋思：「他們先到，我藏身木匾之後，他們自然都見到了。任老先生叫我不可以出來，卻是何意？」但剎那之間，便明白了任我行的用意。

只見殿門中幾個人快步搶進，一瞥之下，見到了師父師娘岳不羣夫婦和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，其餘尚有不少人眾。他不敢多看，立即縮頭匾後，一顆心劇烈跳動，心想：「盈盈他們陷身重圍，我……我縱然粉身碎骨，也要救她脫險。」

只聽得方證大師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三位施主好厲害的掌力。女施主既已離去少林，卻何以去而復回？這兩位想必是黑木崖的高手了，恕老衲眼生，無緣識荊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這位是日月神教任教主，在下向問天。」

他二人的名頭一出口，當真如雷貫耳，便有數人輕輕「咦」的一聲。

方證說道：「原來是任教主和向大俠，確然久仰大名。兩位光臨，有何見教？」

任我行道：「老夫不問世事已久，江湖上的後起之秀都不識得了，不知這幾位小朋友都是何方高人。」

方證道：「待老衲為兩位引見。這一位是武當派掌門道長，道號上冲下虛。」

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貧道年紀或許比任先生還大著幾歲，但執掌武當門戶，確是任先生退隱之後的事。後起是後起，這個『秀』字，可不敢當了，呵呵。」

令狐冲一聽他聲音，心想：「這位武當掌門道長口音好熟。」隨即恍然：「啊啲！我在武當山下遇到三人，一個挑柴，一個挑菜，另一位騎驢的老先生，劍法精妙無比，原來竟然便是武當派掌門。」霎時間心頭湧起了一陣自得之情，手心中微微出汗。武當派和少林派齊名數百年，一柔一剛，各擅勝場。冲虛道長劍法之精，向來眾所推崇。令狐冲突然得知自己居然曾戰勝冲虛道長，實是意外之喜。

卻聽任我行道：「這位左大掌門，咱們以前是會過的。左師傅，近年來你的『大嵩陽神掌』又精進不少了罷？」令狐冲又微微一驚：「原來嵩山派掌門左師伯也到了。」

只聽一個冷峻的聲音道：「聽說任先生為屬下所困，蟄居多年，此番復出，實是可喜可賀。在下的『大嵩陽神掌』已有十多年未用，只怕倒有一半忘記了。」任我行笑道：「江湖上那可寂寞得很啊。老夫一隱，就沒一人再能和左兄對掌，可嘆啊可嘆！」左冷禪道：「江湖上武功與任先生相埒的，數亦不少。只是如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這些有德之士，決不會無緣無故的來教訓在下就是了。」任我行道：

「很好。幾時有空，要再試試你的新招。」左冷禪道：「自當奉陪！」聽他二人對答，顯然以前曾有過一場劇鬥，誰勝誰敗，從言語中卻聽不出來。

方證大師道：「這位是泰山派掌門天門道長，這位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，這位岳夫人，便是當年的寧女俠，任先生想必知聞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華山派寧女俠我是知道的，岳甚麼先生，可沒聽見

過。」

令狐冲心下不快：「我師父成名在師娘之先，他倘若二人都不知，那也罷了，卻決無只知寧女俠、不知岳先生之理。他受困西湖湖底，也不過是近十年之事，那時我師父早就名滿天下。顯然他是在故意向我師父招惹。」

岳不羣淡然道：「晚生賤名，原不足以辱任先生清聽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岳先生，我向你打聽一個人，不知可知他下落。聽說此人從前是你華山派門下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任先生要問的是誰？」任我行道：「此人武功既高，人品又世所罕有。有些睜眼瞎子妒忌於他，出力將他排擠，我姓任的卻跟他一見如故，覺得他是個少年英雄，一心一意要將我這寶貝女兒許配給他……」

令狐冲聽他說到這裏，心中怦怦亂跳，隱隱覺得即將有件十分為難之事出現。

只聽任我行續道：「這年輕人有情有義，聽說我這個寶貝女兒給囚在少林寺中，便率領了數千位英雄豪傑，來到少林寺迎妻。只一轉眼間卻不知了去向，我做泰山的心下焦急之極，因此上要向你打聽打聽。」

岳不羣仰天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任先生神通廣大，怎地連自己的好女婿也弄得不見了？任先生所說的少年，便是敝派棄徒令狐冲這小賊麼？」

任我行笑道：「明明是珠玉，你卻當是瓦礫，老弟的眼光可也真差勁得很了。我說的這少年，正是令狐冲。哈哈，你罵他是小賊，不是罵我為老賊麼？」

岳不羣正色道：「這小賊行止不端，貪戀女色，為了一個女子，竟鼓動江湖上一批旁門左道，狐羣狗黨，來到天下武學之源的少林寺

大肆搗亂，若不是嵩山左師兄安排巧計，這千年古剎倘若給他們燒成了白地，豈不是萬死莫贖的大罪？這小賊昔年曾在華山派門下，在下有失教誨，思之汗顏無地。」

向問天接口道：「岳先生此言差矣！令狐兄弟來到少林，只是迎接任大姑娘，他們張開大旗，書明『江湖羣豪上少林，拜佛參僧迎任姑』，用意恭敬得很哪，決無妄施搗亂之心。你且瞧瞧，這許多朋友們在少林寺中一日一夜，可曾損毀了一草一木？連白米也沒吃一粒，清水也沒喝一口。」

忽然有人說道：「這些豬朋狗友們一來，少林寺中反而多了些東西。」

令狐冲聽這人聲音尖銳，辨出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，心道：「這人也來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請問余觀主，少林寺多了些甚麼？」

余滄海道：「牛矢馬溺，遍地黃白之物。」當下便有幾個人笑了起來。

令狐冲心下微感歉仄：「我只約束眾兄弟不可損壞物事，卻沒想到叮囑他們不得隨地便溺。這些粗人拉開褲子便撒，可污穢了這清淨佛地。」

方證大師道：「令狐公子率領眾人來到少林，大旗上的口號確是客氣，老衲中心銘感，『拜佛』是要拜的，『參僧』可不敢當了。這幾日來，老衲不免憂心忡忡，唯恐眼前出現火光燭天的慘狀。但眾位朋友於少林物事不損毫末，定是令狐公子菩薩心腸，極力約束所致，合寺上下，無不感激。日後見到令狐公子，自當親謝。余觀主戲謔之言，向先生不必介意。」

向問天讚道：「究竟人家是有道高僧，氣度胸襟，何等不凡？和甚麼偽君子、甚麼真小人，那是全然不同了。」

方證又道：「老衲卻有一事不明，恆山派的兩位師太，何以竟會在敝寺圓寂？」

盈盈淒然道：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慈和有德，突然圓寂，令人神傷……」

方證道：「她兩位的遺體在寺中發見，推想她兩位圓寂之時，正是眾位江湖朋友進入敝寺的時刻。難道令狐公子未及約束屬下，以致兩位師太眾寡不敵，命喪於斯麼？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」跟著一聲長嘆。

盈盈道：「那日小女子在貴寺後殿與兩位師太相見，蒙方丈大師慈悲，說道瞧在兩位師太金面，放小女子離寺……」

令狐冲心下又感激，又難過：「兩位師太向方丈求情，原來方丈果真是放了盈盈出去，她二位卻在這裏送了性命。那是為了我和盈盈而死。到底害死她們的兇手是誰？我非為她們報仇不可。」

只聽盈盈道：「這些日子來，不少江湖上的朋友，為了想救小女子脫身，前來少林寺滋擾，給少林派擒住了一百多人。方丈大師慈悲為懷，說道要向他們說十天法，盼望能消解他們的戾氣，然後盡數恭送出寺。但小女子受禁已久，可以先行離去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這位方證大師當真是個大大的好人，只不過未免有點迂腐。盈盈手下那些江湖豪客，又怎能聽你說十天法，便即化除了戾氣？」

只聽盈盈續道：「小女子感激無已，拜謝了方丈大師後，隨同兩位師太離開少室山，第三日上，便聽說令狐……令狐公子率領江湖上

朋友，到少林寺來迎接小女子。定閒師太言道：須得兼程前往，截住眾人，以免驚擾了少林寺的眾位高僧。這天晚上，我們又遇上一位江湖朋友，他說眾人從四面八方分道而來，定十二月十五聚集少林。兩位師太便即計議，說道江湖豪士人多口雜，而且來自四方，無所統屬，未必都聽令狐公子的號令。當下定閒師太吩咐小女子趕著去和他.....和令狐公子相見，請眾人立即散去。兩位師太則重上少林，要在方丈大師座下效一臂之力，維護佛門福地的清淨。」

她娓娓說來，聲音清脆，吐屬優雅，說到兩位師太時，帶著幾分傷感悼念之意，說到「令狐公子」之時，卻又掩不住靦腆之情。令狐冲在木匾之後聽著，不由得心情一陣陣激盪。

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兩位師太一番好意，老衲感激之至。少林寺有警的訊息一傳出，正教各門派的同道，不論識與不識，齊來援手，敝派實不知如何報答才好。幸得雙方未曾大動干戈，免去了一場浩劫。唉，兩位師太妙悟佛法，慈悲有德，我佛門中少了兩位高人，可惜，可嘆！」

盈盈又道：「小女子和兩位師太分手之後，當天晚上便受嵩山派劫持，寡不敵眾，為左先生的門下所擒，不知何故，又給囚禁了數日，待得爹爹和向叔叔將我救出，眾位江湖上的朋友卻已進了少林寺。向叔叔和我父女三人，來到少林寺還不到半個時辰，也是剛發覺兩位師太圓寂，卻不知眾人如何離去。」

方證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兩位師太不是任先生和向右使所害了。」盈盈道：「兩位師太於小女子有相救的大德，小女子只有感恩圖報。倘若我爹爹和向叔叔遇上了兩位師太，雙方言語失和，小女子定當從中調解，決不會不加勸阻。」方證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

余滄海突然插口道：「魔教中人行徑與常人相反，常人是以德報德，奸邪之徒卻是恩將仇報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余觀主是

幾時入的日月神教？」余滄海怒道：「誰說我入了魔教？」向問天道：「你說我神教中人恩將仇報。但福建福威鏢局林總鏢頭，當年救過你全家性命，每年又送你一萬兩銀子，你青城派卻反去害死林總鏢頭。余觀主恩將仇報之名播於天下，無人不知。如此說來，余觀主必是我教的教友了。很好，很好，歡迎之至！」余滄海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亂放狗屁！」向問天道：「我說歡迎之至，乃是一番好意。余觀主卻罵我亂放狗屁，這不是恩將仇報，卻是甚麼？可見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一個人一生一世恩將仇報，便在一言一動之中也流露了出來。」

方證怕他二人多作無謂爭執，便道：「兩位師太到底是何人所害，咱們向令狐公子查詢，必可水落石出。但三位來到少林寺中，一出手便害了我正教門下八名弟子，卻不知又是何故？」任我行道：

「老夫在江湖上縱橫來去，從沒一人敢對老夫無禮。這八人對老夫大聲呼喝，叫老夫從藏身之處出來，豈非死有餘辜？」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原來只不過他八人呼喝了幾下，任先生就下此毒手，那豈不是太過了嗎？」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方丈大師說是太過，就算太過好了。你對小女沒加留難，老夫很承你的情，本來是要謝謝你的，這一次不跟你多辯，道謝也免了，雙方就算扯直。」

方證道：「任先生既說扯直，就算扯直便了。只是三位來到敝寺，殺害八人，此事卻又如何了斷？」任我行道：「那又有甚麼了斷？我日月神教教下徒眾甚多，你們有本事，儘管也去殺八人來抵數就是。」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。胡亂殺人，大增罪業。左施主，被害八人之中，有兩位是貴派門下的，你說該當如何？」

左冷禪尚未答話，任我行搶著道：「人是我殺的。為甚麼你去問旁人該當如何，卻不來問我？聽你口氣，你們似是恃著人多，想把我三人殺來抵命，是也不是？」

方證道：「豈敢？只是任先生復出，江湖上從此多事，只怕將有無數人命傷在任先生手下。老衲有意屈留三位在敝寺盤桓，誦經禮佛，教江湖上得以太平，三位意下如何？」任我行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妙，妙，這主意甚是高明。」

方證續道：「令愛在敝寺後山駐足，本寺上下對她禮敬有加，供奉不敢有缺。老衲所以要屈留令愛，倒不在為本派已死弟子報仇。唉，冤冤相報，糾纏不已，豈是佛門弟子之所當為？少林派那幾名弟子死於令愛手下，也是前生的業報，只是……只是女施主殺業太重，動輒傷人，若在敝寺修心養性，於大家都有好處。」任我行笑道：

「如此說來，方丈大師倒是一番美意了。」方證道：「正是。不過此事竟引得江湖上大起風波，卻又非老衲始料之所及了。再說，令愛當日背負令狐少俠來寺求救，言明只須老衲肯救令狐少俠的性命，她甘願為所殺本寺弟子抵命。老衲說道，抵命倒不必了，但須在少室山上幽居，未得老衲許可，不可自行離山。她一口答允。任小姐，這話可是有的？」

盈盈低聲道：「不錯。」

令狐冲聽方證大師親口說及當日盈盈背負自己上山求救的情景，心下好生感激，此事雖早已聽人說過，但從方證大師口中說出，而盈盈又直承其事，比之聞諸旁人之口，又自不同，不由得眼眶濕潤。

余滄海冷笑道：「倒是有情有義得緊。只可惜這令狐冲品行太差，當年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貧道親眼所見，卻辜負任大小姐一番恩情了。」向問天笑問：「是余觀主在妓院中親眼目睹，並沒看錯？」余滄海道：「當然，怎會看錯？」向問天低聲道：「余觀主，原來你常逛窯子，倒是在下的同道。你在那妓院裏的相好是誰？相貌可不錯罷？下次我作東道，請你一起再去逛逛如何？」余滄海大怒，喝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！」向問天道：「我請你逛窯子，你卻罵我。當真是恩將仇報，臭不可當！」

方證道：「任先生，你們三位便在少室山上隱居，大家化敵為友。只須你們三位不下少室山一步，老衲擔保沒人敢來向三位招惹是非。從此樂享清淨，豈不皆大歡喜？」

令狐冲聽方證大師說得十分誠摯，心想：「這位佛門高僧不通世務，當真迂得厲害。這三人殺人不眨眼，你想說得他們自願給拘禁在少室山上，可真異想天開之至了。」

任我行微笑道：「方丈的美意，想得面面俱到，在下原該遵命才是。」方證喜道：「那麼施主是願意留在少室山了？」任我行道：「不錯。」方證喜道：「老衲這就設齋款待，自今而後，三位是少林寺的嘉賓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只不過我們最多只能留上三個時辰，再多就不行了。」方證大為失望，說道：「三個時辰？那有甚麼用？」任我行笑道：「在下本來也想多留數日，向方丈大師請教佛法，跟諸位朋友盤桓傾談，只不過在下的名字取得不好，這叫做無可如何。」

方證茫然道：「老衲這可不明白了。為甚麼與施主的大號有關？」

任我行道：「在下姓得不好，名字也取得不好。我既姓了個『任』，又叫作『我行』。早知如此，當年叫作『你行』，那就方便得多了。現下已叫作『我行』，只好任著我自己性子，喜歡走到那裏，就走到那裏。」

方證怫然道：「原來任先生是消遣老衲來著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老夫於當世高人之中，心中佩服的沒幾個，數來數去只有三個半，大和尚算得是一位。還有三個半，是老夫所不佩服的。」

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，絕無譏嘲之意。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可不敢當。」

令狐冲聽他說於當世高人之中，佩服三個半，不佩服三個半，甚是好奇，亟盼知道他所指的，除方證之外更有何人。

只聽一個聲音洪亮之人問道：「任先生，你還佩服那幾位？」適才方證只為任我行等引見到岳不羣夫婦，雙方便即爭辯不休，餘人一直不及引見。令狐冲聽下面呼吸之聲，方證等一行共有十人，除了方證大師、師父、師娘、冲虛道長、左冷禪、天門道長、余滄海，此外尚有一人。這聲音洪亮之人，便不知是誰。

任我行笑道：「抱歉得很，閣下不在其內。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如何敢與方證大師比肩？自然是任先生所不佩服了。」任我行道：「我不佩服的三個半人之中，你也不在其內。你再練三十年功夫，或許會讓我不佩服一下。」那人嘿然不語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要叫你不佩服，卻也不容易。」

方證道：「任先生所言，倒頗為新穎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大和尚，你想不想知道我佩服的是誰，不佩服的又是誰？」方證道：「正要恭聆施主的高論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大和尚，你精研《易筋經》，內功外功俱臻化境，但心地慈祥，為人謙退，不像老夫這樣囂張，那是我向來真正佩服的。」方證道：「不敢當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不過在我所佩服的人中，大和尚的排名還不是第一。我所佩服的當世第一位武林人物，是篡了我日月神教教主之位的東方不敗。」

眾人都「啊」的一聲，顯然大出意料之外。令狐冲幸而將這「啊」字忍住了，心想他為東方不敗所算，遭囚多年，定然恨之入骨，那知竟然對之不勝佩服。

任我行道：「老夫武功既高，心思又機敏之極，只道普天下已無抗手，不料竟會著了東方不敗的道兒，險些葬身湖底，永世不得翻

身。東方不敗如此厲害的人物，老夫對他怎不佩服？」方證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第三位我所佩服的，乃當今華山派的絕頂高手。」令狐冲又大出意料之外，他適才言語之中，對岳不羣不留半分情面，那知他內心竟會對之頗為佩服。

岳夫人道：「你不用說這等反語，譏刺於人。」

任我行笑道：「哈哈，岳夫人，你還道我說的是尊夫麼？他……他可差得遠了。我所傾倒佩服的，乃是劍術通神的風清揚風老先生。風老先生劍術比我高明得多，非老夫所及，我是衷心佩服，決無虛假。」

方證問道：「岳先生，難道風老先生還在人世麼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風師叔於數十年前便已……便已歸隱，與本門始終不通消息。他老人家倘若尚在人世，那可真是本門的大幸。」

任我行冷笑道：「風老先生是劍宗，你是氣宗。華山派劍氣二宗勢不兩立。他老人家仍在人世，於你何幸之有？」岳不羣給他這幾句搶白，默然不語。

令狐冲早就猜到風清揚是本派劍宗中的人物，此刻聽任我行一說，師父並不否認，那麼此事自確然無疑。

任我行笑道：「你放心。風老先生是世外高人，你還道他希罕你這華山派掌門，會來搶你的寶座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在下才德庸駑，若得風師叔耳提面命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任先生，你可能指點一條明路，讓在下去拜見風師叔。華山門下盡感大德。」說得甚是懇切。

任我行道：「第一，我不知風老先生在那裏。第二，就算知道，

也決不跟你說。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真小人容易對付，偽君子可叫人頭痛得很。」岳不羣不再說話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我師父是彬彬君子，自不會跟任先生惡言相向。」

任我行側身過來，對著武當派掌門冲虛道長道：「老夫第四個佩服的，是牛鼻子老道。你武當派太極劍頗有獨到之處，精絕妙絕，非常之了不起，你老道卻也潔身自愛，不去多管江湖上的閒事。只不過你不會教徒弟，武當門下沒甚麼傑出人材，等你牛鼻子鶴駕西歸，太極劍法的絕藝只怕要失傳。再說，你的太極劍法雖高，未必勝得過老夫，因此我只佩服你一半，算是半個。」

冲虛道人笑道：「能得任先生佩服一半，貧道已臉上貼金，多謝了！」

任我行道：「不用客氣。」轉頭向左冷禪道：「左大掌門，你倒不必臉上含笑，肚裏生氣，你雖不屬我佩服之列，但在我不佩服的三個半高人之中，閣下卻居其首。」左冷禪笑道：「在下受寵若驚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你武功了得，心計也深，很合老夫的脾胃。你想合併五嶽劍派，要與少林、武當鼎足而三，才高志大，也算了不起。可是你鬼鬼祟祟，安排下種種陰謀詭計，不是英雄豪傑的行徑，可教人十分的不佩服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在下所不佩服的當世三個半高人之中，閣下卻只算得半個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拾人牙慧，全無創見，因此你就不令人佩服了。你所學嵩山派武功雖精，卻全是前人所傳。依你的才具，只怕這些年中，也不見得有甚麼新招創出來。」

左冷禪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閣下東拉西扯，是在拖延時辰呢，

還是在等救兵？」

任我行冷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是想倚多為勝，圍攻我們三人嗎？」

左冷禪道：「閣下來到少林，戕害良善，今日再想全身而退，可太把我們這些人不放在眼裏了。你說我們倚多為勝也好，不講武林規矩也好。你殺了我嵩山派門下弟子，眼放著左冷禪在此，今日正要領教閣下高招。」

任我行向方證道：「方丈大師，這裏是少林寺呢，還是嵩山派的下院？」方證道：「施主明知故問了，這裏自然是少林寺。」任我行道：「然則此間事務，是少林方丈作主，還是嵩山派掌門作主？」方證道：「雖是老衲作主，但眾位朋友若有高見，老衲自當聽從。」

任我行仰天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果然是高見，明知單打獨鬥是輸定了的，便要羣毆爛打。姓左的，你今日攔得住任我行，姓任的不用你動手，在你面前橫劍自刎。」

左冷禪冷冷的道：「我們這裏十個人，攔你或許攔不住，要殺你女兒，卻也不難。」

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殺人可使不得。」

令狐冲心中怦怦亂跳，知左冷禪所言確是實情，下面十人中雖不知餘下三人是誰，但料想必與方證、冲虛等身分相若，不是一派掌門，便是絕頂高手。任我行武功再強，最多不過全身而退。向問天是否能夠保命脫困，已所難言，盈盈是更加沒指望了。

任我行道：「那妙得很啊。左大掌門有個兒子，名叫『天外寒松』左挺，聽說武功差勁，腦筋不大靈光，殺起來挺容易。岳君子有個女兒。余觀主好像有幾個愛妾，還有三個小兒子。天門道長沒兒子

女兒，心愛徒弟卻不少。莫大先生有老父、老母在堂。崑崙派乾坤一劍震山子有個一脈單傳的孫子。還有這位丐幫的解大幫主呢，向左使，解幫主世上有甚麼捨不得的人啊？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莫大師伯也到了。任先生其實不用方證大師引見，於對方十人不但均早知形貌，而且他們的身世眷屬也都已查得清清楚楚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聽說丐幫中的青蓮使者、白蓮使者兩位，雖然不姓解，卻都是解幫主的私生兒子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你沒弄錯罷？咱們可別錯殺了好人？」向問天道：「錯不了，屬下已查問清楚。」任我行點頭道：「就算殺錯了，那也沒法子，咱們殺他丐幫中三四十人，總有幾個殺對了的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教主高見！」

他一提到各人的眷屬，左冷禪、解幫主等無不凜然，情知此人言下無虛，眾人攔他是攔不住的，但若殺了他的女兒，他必以毒辣手段相報，自己至親至愛之人，只怕個個難逃他毒手，思之不寒而慄。一時殿中鴉雀無聲，人人臉上變色。

隔了半晌，方證說道：「冤冤相報，無有已時。任施主，我們決計不傷任大小姐，卻要屈三位大駕，在少室山居留十年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不行，我殺性已動，忍不住要將左大掌門的兒子斷其四肢、毀其雙目，再將余觀主那幾個愛妾和兒子一併殺了。岳先生的令愛，更加不容她活在世上。」

令狐冲大驚，不知這喜怒難測的大魔頭只不過虛聲恫嚇，還是真的要大開殺戒。

冲虛道人說道：「任先生，咱們來打個賭，你瞧如何？」

任我行道：「老夫賭運不佳，打賭沒把握，殺人卻有把握。殺高

手沒把握，殺高手的父母子女、大老婆小老婆卻挺有把握。」冲虛道人道：「那些人沒甚麼武功，殺之不算英雄。」任我行道：「雖然不算英雄，卻可教我的對頭一輩子傷心，老夫就開心得很了。」冲虛道人道：「你自己沒了女兒，也沒甚麼開心。沒有女兒，連女婿也沒了。你女婿不免去做人家的女婿，你也不見得有甚麼光采。」任我行道：「沒有法子，沒有法子。我只好將他們一古腦兒都殺了，誰教我女婿對不住我女兒呢？」

冲虛道人道：「這樣罷，我們不倚多為勝，你也不可胡亂殺人。大家公公平平，以武功決勝敗。你們三位，和我們之中的三個人比鬥三場，三戰兩勝。」

方證忙道：「是極，冲虛道兄高見大是不凡。點到為止，不傷人命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我們三人倘若敗了，便須在少室山上居留十年，不得下山，是也不是？」冲虛道人道：「正是。要是三位勝了兩場，我們自然服輸，任由三位下山。這八名弟子也只好算是白死了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我心中對你牛鼻子有一半佩服，覺得你所說的話，也有一半道理。那你們這一方是那三位出場？由我挑選成不成？」

左冷禪道：「方丈大師是主，他是非下場不可的。老夫的武功擱下了十幾年，也想試上一試。至於第三場嗎？這場賭賽既是冲虛道長的主意，他終不成袖手旁觀，出個難題讓人家頂缸？只好讓他的太極劍法露上一露了。」他們這邊十人之中，雖然個個不是庸手，畢竟以方證大師、冲虛道人、和他自己三人武功最高。他一口氣便舉了這三人出來，可說已立於不敗之地。盈盈不過十八九歲年紀，武功再高，修為也必有限，不論和那一位掌門相鬥，注定是要輸的。

岳不羣等一齊稱是。方證、冲虛、左冷禪三人是正教中的三大高手，任誰一人的武功都不見得會在任我行之下，比之向問天只怕尚可

稍勝半籌，三戰兩勝，贏面佔了七八成，甚至三戰三勝，也是五五之數。各人所耽心的，只是怕擒不住任我行，給他逃下山去，以陰險毒辣手段戕害各人的家人弟子，只要是正大光明決戰，那就無所畏懼了。

任我行道：「三戰兩勝，這個不妥，咱們只比一場。你們挑一位出來，我們這裏也挑一人，乾乾脆脆只打一場了事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任兄，今日你們勢孤力單，處在下風。別說我們這裏十個人，已比你方多了三倍有餘，方丈大師一個號令出去，單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高手，便有二三十位，其餘各派好手還不計在內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因此你們要倚多為勝。」左冷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要倚多為勝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不要臉之至。」左冷禪道：「無故殺人，才不要臉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殺人一定要有理由？左大掌門，你吃葷還是吃素？」左冷禪哼了一聲道：「在下殺人也殺，幹麼吃素？」任我行道：「你每殺一人，死者都是罪有應得的了？」左冷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你吃牛吃羊，牛羊又有甚麼罪？」

方證大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任施主這句話，大有菩薩心腸。」左冷禪道：「方丈大師別上他的當。他將咱們這八個無辜喪命的弟子比作了牛羊。」任我行道：「蟲蟻牛羊，菩薩凡人，都是眾生。」方證又道：「是，是。阿彌陀佛！」

左冷禪道：「任兄，你一意遷延時刻，今日是不敢一戰的了？」

任我行突然一聲長嘯，只震得屋瓦俱響，供桌上的十二枝蠟燭一齊暗了下來，待他嘯聲止歇，燭光這才重明。眾人聽了他這一嘯聲，都不禁心頭怦怦而跳，臉上變色。

任我行道：「好，姓左的，咱們就比劃比劃。」左冷禪道：「大

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三戰兩勝，你們之中若有三個人輸了兩個，三人便都得在少室山停留十年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也罷！三戰兩勝，我們這一夥人中，若有三個人輸了兩個，我們三人便在少室山上停留十年。」

正教中人聽他受了左冷禪之激，居然答允下來，無不欣然色喜。

任我行道：「我就跟你再打一場，向左使鬥余矮子，我女兒女的鬥女的，便向寧女俠請教。」左冷禪道：「不行。我們這邊由那三人出場，由我們自己來推舉，豈能由你指定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一定要自己來選，不能由對方指定？」

左冷禪道：「正是。少林、武當兩大掌門，再加上區區在下。」任我行道：「憑你的聲望、地位和武功，又怎能和少林、武當兩大掌門相提並論？」左冷禪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在下自不敢和少林、武當兩大掌門相提並論，卻勉強可跟閣下鬥鬥。」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方證大師，在下向你討教少林神拳，配得上嗎？」

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功夫荒疏已久，不是施主對手。但老衲亟盼屈留大駕，只好拿幾根老骨頭來挨挨施主的拳腳。」

左冷禪見他竟向方證大師挑戰，固是擺明了輕視自己，心下卻是一喜，暗想：「我本來就心你跟我鬥，讓向問天跟冲虛鬥，卻叫你女兒去鬥方證。向問天武功了得，冲虛道人若有疏虞，我又輸了給你，那就糟了。」當下不再多言，向旁退開了幾步。

餘人將地下的八具屍體搬在一旁，空出殿中的戰場。

任我行道：「方丈大師請。」雙袖一擺，抱拳為禮。方證合什還

禮，說道：「施主請先發招。」任我行道：「在下使的是日月教正宗功夫，大師使的是少林派正宗武藝。咱們正宗對正宗，這一架原是要打的。」

余滄海道：「呸！你魔教是甚麼正宗了？也不怕醜！」任我行道：「方丈，讓我先殺了余矮子，再跟你鬥。我殺余矮子，不過瞧著他討厭，今天不殺，遲早要殺，這不算一場比武。」方證忙道：「不可。」知此人出手似電，一擊如雷霆，說不定余滄海真的給他殺了，當下更不耽擱，輕飄飄拍出一掌，叫道：「任施主，請接掌。」

這一掌招式尋常，但掌到中途，忽然微微搖晃，登時一掌變兩掌，兩掌變四掌，四掌變八掌。任我行脫口叫道：「千手如來掌！」心知只須遲得頃刻，他便八掌變十六掌，進而幻化為三十二掌，當即呼的一掌拍出，攻向方證右肩。方證左掌從右掌掌底穿出，仍微微晃動，一變二、二變四的掌影飛舞。任我行身子躍起，呼呼還了兩掌。

令狐冲居高臨下，凝神細看，見方證大師掌法變幻莫測，每一掌擊出，甫到中途，已變為好幾個方位，掌法如此奇幻，直是生平所未睹。任我行的掌法卻單純質樸，出掌收掌，似乎顯得有些窒滯生硬，但不論方證的掌法如何離奇莫測，一當任我行的掌力送到，他必隨之變招，看來兩人旗鼓相當，功力悉敵。

令狐冲拳腳功夫造詣甚淺，因之獨孤九劍中那「破掌式」一招便也學不到家，既看不出對方拳腳中的破綻，便沒法乘虛而入。這兩大高手所施展的乃當世最高深的掌法，他看得莫名其妙，渾不明其中精奧，尋思：「劍法上我可勝得冲虛道長，與任先生相鬥，也不輸於他。但遇到眼前這兩位的拳掌功夫，我只好用利劍一味搶攻。風太師叔說，我要練得二十年後，方可與當世高手一爭雄長，主要當是指『破掌式』而言。」

看了一會，見任我行突然雙掌平平推出，方證大師連退三步，令

狐冲一驚，暗叫：「啊喲，糟糕，方證大師要輸。」接著便見方證大師左掌劃了幾個圈子，右掌急拍，上拍下拍，左拍右拍，拍得幾拍，任我行便退了一步，再拍幾拍，任我行又退一步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」他輕吁一口氣，忽想：「為甚麼我見方證大師要輸，便即心驚，見他扳回，則覺寬慰？是了，方證大師是有道高僧，任教主畢竟是左道之士，我心中總還有善惡是非之念。」轉念又想：「可是任教主若輸，盈盈便須在少室山上囚禁十年，豈是我心中所願？」一時之間，連自己也不明白到底盼望誰勝誰敗，內心只隱隱覺得，任我行父女與向問天一入江湖，世上便即風波大作，但心中又想：「風波大作，又有甚麼不好？那不是挺熱鬧麼？」

他眼光慢慢轉過去，只見盈盈倚在柱上，嬌怯怯地一副弱不禁風模樣，秀眉微蹙，若有深憂，突然間憐念大盛，心想：「我怎忍讓她在此再給囚禁十年？她怎經得起這般折磨？」想到她為了相救自己，甘願捨生，自己一生之中，師友厚待者雖也不少，可沒一個人竟能如此甘願把性命來交託給了自己。胸口熱血上湧，只覺別說盈盈不過是魔教教主的女兒，縱然她萬惡不赦、天下人皆欲殺之而甘心，自己寧可性命不在，也決計要維護她平安周全。

殿上的十一對目光，卻都注視在方證大師和任我行的掌法之上，心下無不讚嘆。左冷禪心想：「幸虧任老怪挑上了方證大師，否則他這似拙實巧的掌法，我便不知如何對付才好。本門的大嵩陽神掌與之相比，顯得招數太繁，變化太多，不如他這掌法的攻其一點，不及其餘。」向問天卻想：「少林派武功享名千載，果然非同小可。方證大師這『千手如來掌』掌法雖繁，功力不散，那確是千難萬難。倘若讓我遇上了，只好跟他硬拚內力，掌法是他不過的。」岳不羣、余滄海等各人心中，也均以本身武功與二人的掌法相印證。

任我行酣鬥良久，漸覺方證大師的掌法稍形緩慢，心中暗喜：

「你掌法雖妙，終究年紀老了，難以持久。」當即急攻數掌，劈到第四掌時，猛覺收掌時右臂微微一麻，內力運轉，不甚舒暢，不由得大驚，知是自身內力的干擾，心想：「這老和尚所練的《易筋經》內功竟如此厲害，掌力沒和我掌力相交，卻已在剋制我的內力。」心知再鬥下去，對方深厚的內力發將出來，自己勢須處於下風，眼見方證大師左掌拍到，一聲呼喝，左掌迅捷無倫的迎了上去，啪的一聲響，雙掌相交，兩人各退一步。

任我行只覺對方內力雖然柔和，卻渾厚無比，自己使出了「吸星大法」，竟吸不到他絲毫內力，心下更加驚訝。方證大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跟著右掌擊到。

任我行又出右掌與之相交。兩人身子一晃，任我行但覺全身氣血都晃了一晃，當即疾退兩步，陡地轉身，右手已抓住了余滄海胸口，左掌往他天靈蓋疾拍下去。

這一下免起鵬落，實是誰都料想不到的奇變，眼見任我行與方證大師相鬥，情勢漸居不利，按理說他力求自保尚且不及，那知竟會轉身去攻擊余滄海。這一著變得太奇太快，否則余滄海也是一代武學宗匠，若與任我行相鬥，雖最後必敗，卻決不致在一招之間便為他所擒。眾人「啊」的一聲，齊聲呼叫。

方證大師身子躍起，猶似飛鳥般撲到，雙掌齊出，擊向任我行後腦，這是武學中「圍魏救趙」之策，攻敵之不得不救，旨在逼得任我行撤回擊向余滄海頭頂的左掌，反手擋架。

眾高手見方證大師在這瞬息之間使出這一掌，都大為欽服，卻來不及喝采，情知余滄海這條性命是有救了。豈知任我行左掌固是撤了回來，卻不反手擋架，一把便抓住了方證大師的「膻中穴」，跟著右手一指，點中了他心口。方證大師身子一軟，摔倒在地。

眾人大驚之下，紛紛呼喝，一齊擁了上去。

左冷禪突然飛身而上，發掌猛向任我行後心擊到。任我行反手回擊，喝道：「好，這是第二場。」左冷禪忽拳忽掌，忽指忽抓，片刻間已變了十來種招數。

任我行給他陡然一輪急攻，一時只能勉力守禦。他適才和方證大師相鬥，最後這三招雖是用智，卻也已竭盡平生之力，否則以少林派掌門人如此深厚的內功，如何能讓他一把抓住「膻中穴」？一指點中心口？這幾招全力以搏，實是孤注一擲。

任我行所以勝得方證大師，純是使詐。他算準對方心懷慈悲，自己突向余滄海痛下殺手，一來餘人相距較遠，縱欲救援也所不及，二來各派高手與余滄海無甚交情，決不會干冒大險，捨生相救，只方證大師卻定會出手。當此情境，這位少林方丈唯有攻擊自己，以解余滄海之困，但他對方證大師擊來之掌偏又不擋不格，反拿對方要穴。這一著又險到了極處。方證大師雙掌擊他後腦，不必擊實，掌風所及，便能令他腦漿迸裂。他反擒余滄海之時，便已拿自己性命來作此大賭，賭的是這位佛門高僧菩薩心腸，眼見雙掌可將自己後腦擊碎，便會收回掌力。但方證身在半空，雙掌擊出之後隨即全力收回，縱是絕頂高手，胸腹之間內力亦必不繼。他一拿一點，果然將方證大師點倒。只是方證渾厚的掌力所及，已掃得他後腦劇痛欲裂，一口丹田之氣竟轉不上來。

冲虛道人忙扶起方證大師，拍開他被封的穴道，嘆道：「方丈師兄一念之仁，反遭奸人所算。」方證道：「阿彌陀佛。任施主心思機敏，鬥智不鬥力，老夫是輸了。」

岳不羣大聲道：「任先生行奸使詐，勝得毫不光明正大，非正人君子之所為。」向問天笑道：「我日月神教之中，也有正人君子麼？任教主若是正人君子，早就跟你同流合污了，還比試甚麼？」岳不羣為之語塞。

任我行背靠木柱，緩緩出掌，將左冷禪的拳腳一一擋開。左冷禪向來自負，若在平時，決不會當任我行力鬥少林派第一高手之後，又去向他索戰。明佔這等便宜，絕非一派宗師之所為，未免為人所不齒。但任我行適才點倒方證大師，純是利用對方一片好心，勝得奸詐之極，正教各人無不為之扼腕大怒。他奮不顧身的上前急攻，旁人均道他是激於義憤，已顧不到是否車輪戰。在左冷禪卻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。

向問天見任我行一口氣始終緩不過來，搶到柱旁，說道：「左大掌門，你撿這便宜，可要臉麼？我來接你的。」左冷禪道：「待我打倒了這姓任的匹夫，再跟你鬥，老夫還怕你車輪戰麼？」呼的一拳，向任我行擊出。

任我行左手撩開，冷冷的道：「向兄弟，退開！」

向問天知教主極為要強好勝，不敢違拗，說道：「好，我就暫且退開。只是這姓左的無恥卑鄙，我踢他屁股。」飛起一腳，便往左冷禪後臀踢去。

左冷禪怒道：「兩個打一個嗎？」斜身避讓。豈知向問天雖作飛腿之狀，這一腿竟沒踢出，只右腳抬起，微微一動，乃是一招虛招。他見左冷禪上當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孫子王八蛋剛說過要倚多為勝。」一縱向後，站在盈盈身旁。

左冷禪這麼一讓，攻向任我行的招數緩了一緩。高手對招，相差原只一線，任我行得此餘暇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內息暢通，登時精神大振，砰砰砰三掌劈出。左冷禪奮力化解，心下暗暗吃驚：「這老兒十多年不見，功力大勝往昔，今日若要贏他，可須全力相拚。」

兩人此番二度相逢，這一次相鬥，乃在天下頂尖高手之前一決雌雄。兩人都將勝敗之數看得極重，可不像適才任我行和方證大師較量之時那樣和平。任我行一上來便使殺著，雙掌便如刀削斧劈一般；左

冷禪忽拳忽掌，忽抓忽拿，更極盡變化之能事。

兩人越鬥越快，令狐冲在木匾之後瞧得眼也花了。他看任我行和方證大師相鬥，只不過看不懂二人的招式精妙所在，但此刻二人身形招式快極，竟連一拳一掌如何出，如何收，也都看不明白。他轉眼去看盈盈，只見她臉色雪白，雙眼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，臉上卻無驚異或耽心的神態。向問天的臉色卻忽喜忽憂，一時驚疑，一時惋惜，一時攢眉怒目，一時咬牙切齒，倒似比他親自決戰猶為要緊。令狐冲心想：「向大哥的見識自比盈盈高明得多，他如此著緊，只怕任先生這一仗很是難贏。」

慢慢斜眼過去，見到那邊廂師父和師娘並肩而立，其側是方證大師和冲虛道人。兩人身後一個是泰山派掌門天門道人，一個是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。莫大先生來到殿中之後，始終未曾出過半分聲息，令狐冲一見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子，胸中登時感到一陣溫暖，隨即心想：「儀琳師妹她們這羣恆山弟子沒了師父，可不知怎樣了。」青城派掌門余滄海獨個兒站在牆後，手按劍柄，滿臉怒色。站在西側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，身穿乞丐裝束，當是丐幫幫主解風。另一人穿一襲青衫，模樣頗為瀟灑，當是崑崙派掌門乾坤一劍震山子了。

這九人乃當今正教中最強的高手，若不是九人都在全神貫注的觀戰，自己在木匾後藏身這麼久，雖竭力屏氣凝息，多半還是早已給下面諸人發覺了。他暗想：「下面聚集著這許多高人，尤其有師父、師娘在內，而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、莫大先生這三位，更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輩。我在這裏偷聽他們說話，委實不敬之極，雖說是我先到而他們後至，但不論如何，總之是我在這裏竊聽，倘若給他們發覺，我可當真無地自容了。」只盼任我行儘快再勝一場，三戰兩勝，便可帶著盈盈從容下山，一等方證大師他們退出後殿，自己便趕下山去和盈盈相會。

一想到和盈盈對面相晤，不由得胸口一熱，連耳根子也熱烘烘

地，自忖：「自今而後，我真的要 and 盈盈結為夫妻嗎？她待我情深義重，可是我……可是我……」這些日子來，雖時時想到盈盈，但每次念及，總是想到要報她相待之恩，要助她脫卻牢獄之災，要在江湖上大肆宣揚，是自己對她傾心，並非她對己有意，免得江湖豪士譏嘲於她，令她尷尬羞慚。每當盈盈的情影在腦海中出現之時，心中卻並不感到喜悅不勝之情、溫馨無限之意，和他想到小師妹岳靈珊時溫柔纏綿的心意大不相同，對於盈盈，內心深處竟似乎有些懼怕。

他和盈盈初遇，一直當她是個年老婆婆，心中對她有七分尊敬，三分感激；其後見她舉手殺人，指揮羣豪，尊敬之中不免摻雜了幾分懼怕，直至得知她對自己頗有情意，這幾分厭憎之心才漸漸淡了；及後得悉她為自己捨身少林，那更是深深感激。然而感激之意雖深，卻並無親近之念，只盼能報答她的恩情；聽到任我行說自己是她女婿，心底竟頗感為難。這時見到她的麗色，只覺和她相距極遠極遠。

他向盈盈瞧了幾眼，不敢再看，只見向問天雙手握拳，兩目圓睜，順著他目光看任我行和左冷禪時，見左冷禪已縮在殿角，任我行一掌一掌向他劈將過去，每一掌都似開山大斧一般，威勢驚人。左冷禪全處下風，雙臂出招極短，攻不到一尺便即縮回，顯似只守不攻。突然之間，任我行一聲大喝，雙掌疾向對方胸口推去。四掌相交，蓬的一聲大響，左冷禪背心撞向牆壁，頭頂泥沙灰塵簌簌而落，四掌卻不分開。令狐冲只感身子搖動，藏身的那張木匾似乎便要跌落。他一驚之下，便想：「左師伯這番可要糟了。他二人比拚內力，任先生使出『吸星大法』吸他內力，時刻一長，左師伯非輸不可。」

卻見左冷禪右掌一縮，竟以左手單掌抵禦對方掌力，右手伸出食中二指向任我行戳去。任我行一聲怪叫，急速躍開。左冷禪右手跟著點了過去。他連點三指，任我行連退三步。

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等均大為奇怪：「素聞任我行的『吸星大法』擅吸對方內力，何以適才他二人四掌相交，左冷禪竟安然無恙？

難道他嵩山派的內功居然不怕吸星妖法？」

旁觀眾高手固覺驚異，任我行心下更是駭然。

十餘年前任我行與左冷禪劇鬥，未曾使用「吸星大法」，已然佔上風，眼見便可制住了左冷禪，突感心口奇痛，真力幾乎難以使用，心下驚駭無比，自知這是修練「吸星大法」的反擊之力，若在平時，自可靜坐運功，慢慢化解，但其時勁敵當前，如何有此餘裕？正徬徨無計之際，忽見左冷禪身後出現了兩人，乃左冷禪的師弟托塔手丁勉和大陰陽手樂厚。任我行立即跳出圈子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說好單打獨鬥，原來你暗中伏有幫手，君子不吃眼前虧，咱們後會有期，今日爺爺可不奉陪了。」

左冷禪敗局已成，對方竟自願罷戰，自是求之不得，他也不敢討嘴頭上便宜，說甚麼「要人幫手的不是好漢」之類，只怕激惱了對方，再鬥下去，丁勉與樂厚又不便插手相助，自己一世英名不免付於流水，當即說道：「誰教你不多帶幾名魔教的幫手來？」

任我行冷笑一聲，轉身就走。

這一場拚鬥，面子上似乎未分勝敗，但任左二人內心均知，自己的武功之中具有極大弱點，當日不輸，實乃僥倖，自此分別苦練。

尤其任我行更知「吸星大法」之中伏有莫大隱患，便似附骨之疽一般。他不斷以「吸星大法」吸取對手功力，但對手門派不同，功力有異，諸般雜派功力吸在自身，無法融而為一，作為己用，往往會出其不意的發作出來。他本身內力甚強，一覺異派內功作怪，立時將之壓服，從未遇過凶險，但這一次對手是極強高手，激鬥中自己內力消耗甚巨，用於壓制體內異派內功的便相應減弱，大敵當前之時，既有外患，復生內憂，自不免狼狽不堪。此後潛心思索，要揣摩出一個法門來融合體內的異派內功，心無二用，乃致聰明一世的梟雄，竟連變生肘腋亦不自知，終於為東方不敗所困。他在西湖湖底一囚十二年，

心無旁騖，這才悟出了融匯體內異派內功的妥善法門，修習這「吸星大法」才不致有慘遭反噬之危。

此番和左冷禪再度相逢，一時未能取勝，當即運出「吸星大法」，與對方手掌相交，豈知一吸之下，竟發現對方內力空空如也，不知去向。任我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對方內力凝聚，一吸不能吸到，那並不奇，適才便吸不到方證的內力；但左冷禪在瞬息間竟將內力藏得無影無蹤，教他的「吸星大法」無力可吸，別說生平從所未遇，連做夢也沒想到過有這等奇事。

他又連吸了幾下，始終沒摸到左冷禪內力的半點邊兒，眼見左冷禪指法凌厲，於是退了三步，隨即變招，狂砍狠劈，威猛無儔。左冷禪改取守勢。兩人又鬥了二三十招，任我行左手一掌劈將過去，左冷禪無名指彈他手腕，右手食指戳向他左肋。任我行見他這一指勁力狠辣，心想：「難道你這一指之中，竟又沒有內力？」當下微微斜身，似是閃避，其實卻故意露出空門，讓他戳中胸肋，同時將「吸星神功」布於胸口，心想：「你有本事深藏內力，不讓我吸星大法吸到，但你以指攻我，指上若無內力，那麼刺在我身上只當是給我搔癢。但若有分毫內力，便非盡數給我吸來不可。」

便在心念電閃之際，噗的一聲響，左冷禪的手指已戳中他左胸「天池穴」。

旁觀眾人「啊」的一聲，齊聲呼叫。

左冷禪的手指在任我行的胸口微一停留。任我行立即全力運功，果然對方內力猶如河堤潰決，從自己「天池穴」中直湧進來。他心下大喜，加緊施為，吸取對方內力越快。

突然之間，他身子一晃，一步步的慢慢退開，一言不發的瞪視著左冷禪，身子發顫，手足不動，便如是給人封了穴道一般。

盈盈驚叫：「爹爹！」撲過去扶住，只覺他手上肌膚冰涼徹骨，轉頭道：「向叔叔！」向問天縱身上前，伸掌在任我行胸口推拿了幾下。任我行嘿的一聲，回過氣來，臉色鐵青，說道：「很好，這一著棋我倒沒料到。咱們再來比比。」

左冷禪緩緩搖了搖頭。

岳不羣道：「勝敗已分，還比甚麼？任先生適才難道不是給左掌門封了『天池穴』？」

任我行呸的一聲，喝道：「不錯，是我上了當，這一場算我輸便是。」

原來左冷禪適才這一招大是行險，他以修練了十餘年的「寒冰真氣」注於食指之上，拚著大耗內力，將計就計，便讓任我行吸了過去，不但讓他吸去，反加催內力，急速注入對方穴道。左冷禪所練的「寒冰真氣」，和梅莊黑白子所練的「玄天指」乃是一路，都是至陰至寒的功夫，不過左冷禪的內力更深厚得多，一瞬之間，任我行全身為之凍僵。左冷禪乘著他「吸星大法」一窒的頃刻之間，內力一催，就勢封住了他的穴道。穴道被封之舉，原只見於第二三流武林人物動手之時，高手過招，決不使用這一類平庸招式。左冷禪卻捨得大耗功力，竟以第二三流的手段制勝，這一招雖是使詐，但若無極厲害的內力，卻也決難辦到。

向問天知左冷禪雖然得勝，卻已大損真元，只怕非花上幾個月時光，沒法復元，便上前說道：「適才左掌門說過，你打倒了任教主之後，再來打倒我。現下便請動手！」

方證大師、冲虛道人等都看得明白，左冷禪自點中任我行之後，臉色慘白，始終不敢開聲說話，可見內力消耗之重，此刻二人倘若動手，不但左冷禪非敗不可，而且數招之間便會給向問天送了性命。但這一句話左冷禪剛才確是說過了，眼見向問天挑戰，難道是自食前

言不成？

眾人正躊躇間，岳不羣道：「咱們說過，這三場比試，那一方由誰出馬，由該方自行決定，卻不能由對方指名索戰。這一句話，任教주는答應過了的，是不是？任教주는大英雄、大豪傑，說過了的話豈能不算？」

向問天冷笑道：「岳先生能言善辯，令人好生佩服，只不過和『君子』二字，未免有些不稱。這般東拉西扯，倒似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了。」

岳不羣淡淡的道：「自君子的眼中看出來，天下滔滔，皆是君子。自小人的眼中看來，世上無一而非小人。」

左冷禪慢慢挨了幾步，將背脊靠到柱上，以他此時的情狀，簡直要站立不倒也十分為難，更不用說和人動手過招了。

武當掌門冲虛道人走上兩步，說道：「素聞向右使人稱『天王老子』，實有驚天動地的能耐。貧道忝居武當掌門，於正教諸派與貴教之爭始終未能出甚麼力，常感慚愧，今日有幸，若能以『天王老子』為對手，實感榮寵。」

他武當掌門何等身分，對向問天說出這等話來，那是將對方看得極重了。向問天在情在理，實難推卻，便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。久仰冲虛道長的『太極劍法』天下無雙，在下捨命陪君子，只好獻醜。」抱拳行禮，退了幾步。冲虛道人寬袍大袖雙手一擺，躬身還禮。兩人相對而立，凝目互視，一時卻均不拔劍。

冲虛道人與向問天在武林中均享大名已久，卻全無跡象不知誰高誰下，這一戰決定少林寺是否能留住任我行等一行，事關重大，可是誰也看不出勝負之數。旁觀眾人均和冲虛及向問天一般的心情，都所謂「提心吊膽」。

任我行突然說道：「且慢！向兄弟，你且退下。」一伸手，從腰間拔出了長劍。

眾人盡皆駭然：「他已連鬥兩位高手，內力顯已大為耗損，竟然要連鬥三陣，再來接冲虛道長。」左冷禪更為驚詫，心想：「我苦練十多年的寒冰真氣傾注於他『天池穴』中，縱是武功高他十倍之人，只怕也得花三四個時辰方能化解。難道此人一時三刻之間便又能與人動手？」眾人怎知此刻任我行丹田之中，猶似有數十把小刀在亂攢亂刺，他使盡了力氣，才將這幾句話說得平平穩穩，沒洩出半點痛楚之情。

冲虛道人微笑道：「任教主要賜教麼？咱們先前說過，雙方由那一位出手，由每一方自定，任教主若要賜教，原也不違咱們約定之議。只是貧道這個便宜，卻佔得太大了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在下拚鬥了兩位高手之餘，再與道長動手，未免小覷了武當派享譽數百年的神妙劍法，在下雖然狂妄，卻還不致於如此。」

冲虛道人心下甚喜，點頭道：「多謝了。」他一見到任我行拔劍，心下便大為躊躇，以車輪戰勝得任我行，說不上有何光采，但此仗若敗，武當派在武林中可無立足之地了，聽說不是他自己出戰，這才寬心。

任我行道：「冲虛道長在貴方是生力軍，我們這一邊也得出一個生力軍才是。」抬頭叫道：「令狐冲小兄弟，你下來罷！」

眾人大吃一驚，都順著他目光向頭頂的木匾望去。

令狐冲更為驚訝，一時手足無措，狼狽之極，當此情勢，沒法再躲，只得躡身跳下，向方證大師跪倒在地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小子擅闖寶剎，罪該萬死，謹領方丈責罰。」

方證呵呵笑道：「原來是令狐少俠。我聽得少俠呼吸勻淨，內力深厚，心下正在奇怪，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光臨敝寺。請起，請起，行此大禮，可不敢當。」說著合什還禮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原來他早知我藏在匾後了。」

丐幫幫主解風忽道：「令狐冲，你來瞧瞧這幾個字。」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順著他手指向一根木柱後看去，見柱上刻著三行字。第一行是：「匾後有人。」第二行是：「我揪他下來。」第三行是：「且慢，此人內功亦正亦邪，未知是友是敵。」每一字都深入柱內，木質新露，自是方證大師和解風二人以指力在柱上所刻。

令狐冲甚是驚佩，心想：「方證大師從我極微弱的呼吸之中，能辨別我武功家數，真乃神人。」隨即抱拳躬身，團團行禮，說道：

「眾位前輩來到殿上之時，小子心虛，未敢下來拜見，還望恕罪。」料想此刻師父的臉色必定難看之極，那敢和他目光相接？

解風笑道：「你作賊心虛，到少林寺偷甚麼來啦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小子聞道任大小姐留居少林，斗膽前來接她出去。」解風笑道：「原來是偷老婆來著，哈哈，這不是賊膽心虛，這叫做色膽包天。」令狐冲正色道：「任大小姐有大恩於我，小子縱為她粉身碎骨，亦所甘願。」解風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好好一個年輕人，一生前途卻為女子所誤。你若不墮邪道，這華山派掌門的尊位，日後還會逃得出你手掌麼？」

任我行大聲道：「華山掌門，有甚麼希罕？將來老夫一命歸天，日月神教教主的尊位，難道還逃得出我這乘龍快婿的手掌麼？」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顫聲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能……」

任我行笑道：「好啦。閒話少說。冲兒，你就領教一下這位武當

掌門的神劍。冲虛道長的劍法以柔克剛，圓轉如意，世間罕有，可要小心了。」他改口稱他為「冲兒」，當真是將他當作女婿了。

令狐冲默察眼前情勢，雙方已各勝一場，這第三場的勝敗，將決定是否能救盈盈下山；自己曾和冲虛道人比過劍，劍法上可以勝得過他，要救盈盈，那是非出場不可，當下轉過身來，向冲虛道人跪倒在地，叩首為禮。

冲虛道人忙伸手相扶，說道：「不敢當！少俠何以行此大禮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道長高義，愛護小子，小子好生感激相敬。現下迫於情勢，要向道長領教，心中不安。」冲虛道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兄弟忒也多禮了。」

令狐冲站起身來，任我行遞過長劍。令狐冲接劍在手，劍尖指地，側身站在下首。

冲虛道人舉目望著殿外天井中的天空，呆呆出神，心下盤算令狐冲的劍招。

眾人見他始終不動，似是入定一般，都覺十分奇怪。

過了良久，冲虛道人長吁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一場不用比了，你們四位下山去罷。」

此言一出，眾人盡皆駭然。令狐冲大喜，激動之餘，又欲跪倒，冲虛忙伸手攔住。解風道：「道長，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冲虛道：「我想不出破解他的劍法之道，這場比試，貧道認輸。」解風道：「兩位可還沒動手啊。」冲虛道：「數日之前，在武當山腳下，貧道曾和他拆過三百餘招，那次是我輸了。今日再比，貧道仍然要輸。」方證等都問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冲虛道：「令狐小兄弟深得風清揚風前輩劍法真傳，貧道不是他對手。」說著微微一笑，退在一旁。

任我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道長虛懷若谷，令人好生佩服。老夫本來只佩服你一半，現下可佩服你七分了。」說是七分，畢竟還沒十足。他向方證大師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令狐冲走到師父、師娘跟前，跪倒磕頭。岳不羣側身避開，冷冷的道：「可不敢當！」岳夫人心中一酸，淚水盈眶。令狐冲又過去向莫大先生行禮，知他不願旁人得悉兩人之間過去的交往，只磕了三個頭，卻不說話。莫大先生作揖還禮。

任我行一手牽了盈盈，一手牽了令狐冲，笑道：「走罷！」大踏步走向殿門。

解風、震山子、余滄海、天門道人等自知武功不及冲虛道人，既然冲虛自承非令狐冲之敵，他們心下雖將信將疑，卻也不敢貿然上前挑戰，自取其辱。

任我行正要出殿，忽聽得岳不羣喝道：「且慢！」任我行回頭道：「怎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冲虛道長大賢不和小人計較，這第三場可還沒比。令狐冲，我來跟你比劃比劃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不由得全身皆顫，囁嚅道：「師父，我……我……怎能……」

岳不羣卻泰然自若，說道：「人家說你蒙本門前輩風師叔指點，劍術已深得華山派神髓，看來我也已不是你對手。雖然你已被逐出本門，但在江湖上揚名立萬，使的仍是華山派劍法。我管教不善，使得正教中各位前輩，都為你這不肖少年嘔氣，倘若我不出手，難道讓別人來負此重任？我今天如殺不了你，你就將我殺了罷。」說到後來，已聲色俱厲，唰的一聲，抽出長劍，喝道：「你我已無師徒之情，亮劍！」

令狐冲退了一步，道：「弟子不敢！」

岳不羣嗤的一劍，當胸平刺。令狐冲側身避過。岳不羣接著又刺出兩劍，令狐冲又避開了，長劍始終指地，並不出劍擋架。岳不羣道：「你已讓我三招，算得已盡了敬長之義，這就拔劍！」

任我行道：「冲兒，你再也不還招，當真要將小命送在這兒不成？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橫劍當胸。這場比試，是讓師父得勝呢，還是須得勝過師父？倘若故意容讓，輸了這一場，縱然自己身受重傷，也不打緊，可是任我行、向問天、盈盈三人卻得在少室山上苦受十年囚禁。方證大師固是有道高僧，但左冷禪和少林寺中其他僧眾，難保不對盈盈他們三人毒計陷害，說是囚禁十年，但是否能保性命，挨得過這十年光陰，卻難說得很。若說不讓罷，自己自幼孤苦，得蒙師父、師娘教養成材，直與親生父母一般，大恩未報，又怎能當著天下英雄之前，將師父打敗，令他面目無光，聲名掃地？

便在他躊躇難決之際，岳不羣已急攻了二十餘招。令狐冲只以師父從前所授的華山劍法擋架，「獨孤九劍」每一劍都攻人要害，一出劍便是殺著，當下不敢使用。他自從習得「獨孤九劍」後，見識大進，加之內力渾厚之極，雖使的只尋常華山劍法，劍上所生的威力自然與舊昔大不相同。岳不羣連連催動劍力，始終攻不到他身前。

旁觀眾人見令狐冲如此使劍，自均知他有意相讓。任我行和向問天相對瞧了一眼，都深有憂色。兩人不約而同的想起，那日在杭州孤山梅莊，任我行邀令狐冲投身日月神教，許他擔當光明右使之位，日後還可出任教主，又允授他秘訣，用以化解「吸星大法」中異種內力反噬的惡果。但這年輕人絲毫不為所動，足見他對師門甚為忠義。此刻更見他對舊日的師父、師娘神色恭謹之極，直似岳不羣便要一劍將他刺死，也是心所甘願。他所使招式全為守勢，如此鬥下去焉有勝望？令狐冲顯然決不肯勝過師父，更不肯當著這許多成名的英雄之前勝過師父。若不是他明知這一仗輸了之後，盈盈等三人便要在少室山

囚禁，只怕拆不上十招，便已棄劍認輸了。任、向二人徬徨無計，相對又望了一眼，目光中便只三個字：「怎麼辦？」

任我行轉過頭來，向盈盈低聲道：「你到對面去。」盈盈明白父親意思，他是怕令狐冲顧念昔日師門之恩，這一場比試要故意相讓，他叫自己到對面去，是要令狐冲見到自己之後，想到自己待他的情義，便會出力取勝。她輕輕嗯了一聲，卻不移動腳步。

過了片刻，任我行見令狐冲不住後退，更加焦急，又向盈盈道：「到對面去。」盈盈仍然不動，連「嗯」的那一聲也不答應。她心中在想：「我待你如何，你早已知道。你如以我為重，決意救我下山，你自會取勝。你如以師父為重，我便拉住你衣袖哀哀求告，也是無用。我何必站到你的面前來提醒你？」深覺兩情相悅，貴乎自然，倘要自己有所示意之後，令狐冲再為自己打算，那可無味之極了。

令狐冲隨手揮洒，將師父攻來的劍招一一擋開，所使已不限於華山劍法。他若還擊一招半式，早便已逼得岳不羣棄劍認輸，雖見師父劍招破綻大露，卻始終不出手攻擊。岳不羣自己明白他的心意，運起紫霞神功，將華山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他既知令狐冲不會還手，每一招便全是進手招數，不再顧及自己劍法中是否留有破綻。這麼一來，劍法威力何止大了一倍。

旁觀眾人見岳不羣劍法精妙，又佔盡了便宜，卻始終沒法刺中令狐冲；又見令狐冲出劍有時有招，有時無招，而無招之時，長劍似乎亂擋亂架，卻曲盡其妙，輕描淡寫的便將岳不羣極盡巧妙的劍招化解了，越看越佩服，均想：「冲虛道長自承劍術不及，當非虛言。」

岳不羣久戰不下，心下焦躁，突然想起：「啊喲，不好！這小賊不願負那忘恩負義的惡名，卻如此跟我纏鬥。他雖不來傷我，卻總叫我難以取勝。這裏在場的個個都是目光如炬的高手，便在此時，也早已瞧出這小賊是在故意讓我。我不斷的死纏爛打，成甚麼體統？那裏

還像是一派掌門的模樣？這小賊是要逼我知難而退，自行認輸。」

他當即將紫霞神功都運到了劍上，呼的一劍，當頭直劈。令狐冲斜身閃開。岳不羣圈轉長劍，攔腰橫削。令狐冲縱身從劍上躍過。岳不羣長劍反撩，疾刺他後心，這一劍變招快極，令狐冲背後不生眼睛，勢在難以躲避。眾人「啊」的一聲，都叫了出來。

令狐冲身在半空，隱隱感到後心來劍，既已無處借勢再向前躍，回劍擋架也已不及，他只得長劍挺出，拍在身前數尺外的木柱之上，這一借力，身子便已躍到了木柱之後。只聽得撲的一聲響，岳不羣長劍刺入木柱。劍刃柔韌，但他內勁所注，長劍竟穿柱而過，劍尖和令狐冲身子相距不過數寸。

眾人又都「啊」的一聲。這一聲叫喚，聲音中充滿了喜悅、欣慰和讚嘆之情，人人都不禁為令狐冲歡喜，既佩服他這一下躲避巧妙之極，又慶幸岳不羣終於沒刺中他。

岳不羣施展平生絕技，連環三擊，仍奈何不了令狐冲，又聽得眾人的叫喚，竟然都在同情對方，心下大為懊怒。

這「奪命連環三仙劍」是華山派劍宗的絕技，他氣宗弟子原本不知。當年兩宗自殘，劍宗弟子曾以此劍法殺了好幾名氣宗好手。後來氣宗弟子將劍宗的弟子屠戮殆盡、奪得華山派掌門，氣宗好手仔細參研這三式高招「奪命連環三仙劍」。諸人想起當日拚鬥時這三式連環的威力，心下猶有餘悸，參研之時，各人均說這三招劍法入了魔道，但求劍法精妙，卻忘了本派「以氣馭劍」的不易至理，大家嘴裏說得漂亮，內心深處對這劍法卻無不佩服。

當岳不羣與令狐冲兩人出劍相鬥，岳夫人就已傷心欲涕，見丈夫突然使出這三招，心頭大震：「當年兩宗同門相殘，便因重氣功、重劍法的紛爭而起。師哥是華山氣宗的掌門人，在這時居然使用劍宗絕技，若給外人識破了，豈不令人輕視齒冷？唉，他既用此招，自是迫

不得已，其實他非冲兒敵手，早已昭然，又何必苦苦纏鬥？」有心上前勸阻，但此事關涉實在太大，並非單是本門一派之事，欲前又卻，手按劍柄，憂心如焚。

岳不羣右手一提，從柱中拔出長劍。令狐冲站在柱後，並不轉出。岳不羣只盼他就此躲在木柱之後，不再出來應戰，算是怕了自己，也就顧全了自己顏面。兩人相對而視。令狐冲低頭道：「弟子不是你老人家敵手。咱們不用再比試了罷？」岳不羣哼了一聲。

任我行道：「他師徒二人動手，沒法分出勝敗。方丈大師，咱們這三場比試，雙方就算不勝不敗。老夫向你賠個罪，咱們就此別過如何？」

岳夫人暗自舒了口長氣，心道：「這一場比試，我們明明是輸了。任教主如此說，總算顧全到我們面子，如此了事，那就再好不過。」

方證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任施主這等說，大家不傷和氣，足見高明，老衲自無異……」這個「議」字尚未出口，左冷禪忽道：「那麼我們便任由這四人下山，從此為害江湖，屠殺無辜？任由他們八隻手掌沾滿千千萬萬人的鮮血，任由他們殘殺天下良善？岳師兄以後還算不算是華山派掌門？」方證遲疑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嗤的一聲響，岳不羣繞到柱後，挺劍向令狐冲刺去。

令狐冲閃身避過，數招之間，二人又已鬥到了殿心。岳不羣快劍進擊，令狐冲或擋或避，又成了纏鬥悶戰之局。

再拆得二十餘招，任我行笑道：「這場比試，勝敗終究是會分的，且看誰先餓死，再打得七八天，相信便有分曉了。」

眾人覺得他這番話雖是誇張，但如此打法，只怕幾個時辰之內，

也的確難有結果。

任我行心想：「這岳老兒倘若老起臉皮，如此胡纏下去，他是立於不敗之地，說甚麼也不會輸的。可是冲兒只須有一絲半分疏忽，那便糟了，久戰下去，可於咱們不利。須得以言語激他一激。」便道：「向兄弟，今日咱們來到少林寺中，當真是大開眼界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不錯。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，盡集於此……」任我行道：「其中一位，更加了不起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任我行道：「此人練就了一項神功，令人嘆為觀止。」向問天道：「請問是甚麼神功？」任我行道：「此人練的是金臉罩、鐵面皮神功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屬下只聽過金鐘罩、鐵布衫，卻沒聽過金臉罩、鐵面皮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人家金鐘罩、鐵布衫功夫是周身刀槍不入，此人的金臉罩、鐵面皮神功，卻只練硬一張臉皮。」向問天道：「這金臉罩、鐵面皮神功，不知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？」任我行道：「這功夫說來非同小可，乃西嶽華山、華山派掌門人、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君子劍岳不羣岳先生所創。」向問天道：「素聞君子劍岳先生氣功蓋世，劍術神妙，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。這金臉罩、鐵面皮神功，將一張臉皮練得刀槍不入，不知有何用途？」任我行道：「這用處可說之不盡。我們不是華山派門下弟子，其中訣竅，難以了然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岳先生創下這路神功，從此名揚江湖，永垂不朽的了。」任我行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咱們以後遇上華山派的人物，對他們這路鐵面皮神功，可得千萬小心在意。」向問天道：「是，屬下牢記在心。練得臉皮老，誰也沒法搞！」

他二人一搭一檔，便如說相聲一般，儘量的譏刺岳不羣。余滄海聽得嘻笑不絕，大為幸災樂禍。岳夫人一張粉臉脹得通紅。

岳不羣卻似一句話也沒聽進耳中。他提劍刺出，令狐冲向左閃避，岳不羣側身向右，長劍斜揮，突然回頭，劍鋒猛地倒刺，正是華山劍法中一招妙著，叫作「浪子回頭」。令狐冲舉劍擋格，岳不羣劍

勢從半空中飛舞而下，卻是一招「蒼松迎客」。令狐冲揮劍擋開。

岳不羣唰唰兩劍，令狐冲一怔，急退兩步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叫道：「師父！」岳不羣哼的一聲，又一劍刺將過去，令狐冲再退一步。

旁觀眾人見令狐冲神情忸怩，狼狽萬狀，都大惑不解，均想：「他師父這三劍平平無奇，有甚麼了不起？何以竟使令狐冲難以抵擋？」

眾人自均不知，岳不羣所使的這三劍，乃是令狐冲和岳靈珊二人練劍時私下所創的「冲靈劍法」。當時令狐冲一片痴心，只盼日後能和小師妹共締鴛盟，岳靈珊對他也是極好。二人心中都有個孩子氣的念頭，心想岳不羣夫婦所傳的武功，其餘同門都會，這一套「冲靈劍法」，天下卻只他二人會使，因此使到這套劍法時，內心都有絲絲甜意。

不料岳不羣竟在此時將這三招劍法使了出來，令狐冲登時手足無措，既覺羞慚，又感傷心，心道：「小師妹對我早已情斷義絕，你卻使出這套劍法來，叫我觸景生情，心神大亂。你要殺我，便殺好了。」只覺活在世上了無意趣，不如一死了之，反而爽快。

岳不羣長劍跟著刺到，這一招卻是「弄玉吹簫」。令狐冲熟知此招，迷迷糊糊中順手擋架。岳不羣跟著使出下一式「蕭史乘龍」。這兩式相輔相成，姿勢曼妙，尤其「蕭史乘龍」這一式，長劍矯矢飛舞，直如神龍破空一般，卻又瀟灑蘊藉，頗有仙氣。

相傳春秋之時，秦穆公有女，小字弄玉，最愛吹簫。有一青年男子蕭史，乘龍而至，奏簫之技精妙入神，前來教弄玉吹簫。秦穆公便將愛女許配他為妻。「乘龍快婿」這典故便由此而來。後來夫妻雙雙仙去，居於華山中峯。華山玉女峯有「引鳳亭」，中峯有玉女祠、玉女洞、玉女洗頭盆、梳妝台，皆由此傳說得名。這些所在，令狐冲和

岳靈珊不知曾多少次並肩同遊，蕭史和弄玉這故事中的綢繆之意，逍遙之樂，也不知曾多少次繚繞在他二人心底。

此刻眼見岳不羣使出這招「蕭史乘龍」，令狐冲心下亂成一片，隨手擋架，只想：「師父為甚麼要使這一招？他要激得我神智錯亂，以便乘機殺我麼？」

只見岳不羣使完這一招後，又使一招「浪子回頭」，一招「蒼松迎客」，三招「冲靈劍法」，接著又是一招「弄玉吹簫」，一招「蕭史乘龍」。高手比武，即令拚到千餘招以上，招式也不會重複，這一招既能為對方所化解，再使也必無用，反令敵方熟知了自己的招式之後，乘隙而攻。岳不羣卻將這幾招第二次重使，旁觀眾人均大惑不解。

令狐冲見岳不羣第二次「蕭史乘龍」使罷，又使出三招「冲靈劍法」時，突然之間，腦海中靈光一閃，登時恍然：「原來師父是以劍法點醒我。只須我棄邪歸正，浪子回頭，便可重歸華山門下。」

華山上有數株古松，枝葉向下伸展，有如張臂歡迎上山的遊客一般，稱為「迎客松」。這招「蒼松迎客」，便是從這幾株古松的形狀上變化而出。他想：「師父是說，我若重歸華山門牆，不但師父、師娘與眾同門歡迎，連山上的松樹也會歡迎我了。」驀地裏心頭大震：

「師父是說，不但我可重入華山門戶，他還可將小師妹配我為妻。師父使那數招『冲靈劍法』，明明白白的說出了此意，只是我胡塗不懂，他才又使『弄玉吹簫』、『蕭史乘龍』這兩招。」

重歸華山和娶岳靈珊為妻，那是他心中兩個最大的願望，突然之間，師父當著天下高手之前，將這兩件事向他允諾了，雖非明言，但在這數招劍法之中，已說得明白無比。令狐冲素知師父最重然諾，說過的話決無反悔，他既答允自己重列門牆，又將女兒許配自己為妻，自是言出如山，一定會做到的事。霎時之間，喜悅之情充塞胸臆。

他自知岳靈珊和林平之情愛正濃，對自己不但已無愛心，且大有恨意。但男女婚配，全憑父母之命，做兒女的不得自主，千百年來皆是如此。岳不羣既允將女兒許配於他，岳靈珊決計無可反抗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得重回華山門下，已然謝天謝地，更得與小師妹為偶，那實是喜從天降了。小師妹初時定然不樂，但我處處將順於她，日子久了，定會感於我的至誠，慢慢的回心轉意。」岳靈珊向他大發嬌嗔，他終於哄得她轉嗔為喜，過往已不知有幾十百次，而他深知小師妹性情，有把握必能辦到。

他心下大喜，臉上自也笑逐顏開。岳不羣又是一招「浪子回頭」，一招「蒼松迎客」，兩招連綿而至。劍招漸急，若不可耐。令狐冲猛地省悟：「師父叫我浪子回頭，當然不是口說無憑，是要我立刻棄劍認輸，這才將我重行收歸門下。我得重返華山，再和小師妹成婚，人生又復何求？但盈盈、任教主、向大哥卻又如何？這場比試一輸，他們三人便得留在少室山上，說不定尚有殺身之禍。我貪圖一己歡樂，卻負人一至於斯，那還算是人麼？」言念及此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眼中瞧出來也模模糊糊，只見岳不羣長劍橫過，在他自己口邊掠過，跟著劍鋒便推將過來，正是一招「弄玉吹簫」。

令狐冲心中又是一動：「盈盈甘心為我而死，我竟可捨之不顧，天下負心薄倖之人，還有更比得上我令狐冲嗎？無論如何，我可不能負了盈盈對我的恩義。」突然腦中一暈，只聽得錚的一聲響，一柄長劍落在地下。

旁觀眾人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令狐冲身子晃了晃，睜開眼來，只見岳不羣正向後躍開，滿臉怒容，右腕上鮮血涔涔而下，再看自己長劍時，劍尖上鮮血點點滴滴的掉將下來。他大吃一驚，才知適才心神混亂之際，隨手擋架攻來的劍招，不知如何，竟使出了「獨孤九劍」中的劍法，刺中了岳不羣右腕。他立即拋去長劍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罪該萬死。」

岳不羣一腿飛出，正中他胸膛。這一腿力道好不凌厲，令狐冲登時身子飛起，身在半空之時，便只覺眼前一團漆黑，直挺挺的摔將下來，耳中隱約聽得砰的一聲，身子落地，卻已不覺疼痛，就此人事不知了。

【二十八】 積雪



岳靈珊道：「我要在這四個雪人身上寫幾個字。」拔出長劍，用劍尖在雪人上劃字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令狐冲漸覺身上寒冷，慢慢睜開眼來，只覺火光耀眼，又即閉上，聽得盈盈歡聲叫道：「你……你醒轉來啦！」

令狐冲再度睜眼，見盈盈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己，滿臉都是喜色。令狐冲便欲坐起，盈盈搖手道：「躺著再歇一會兒。」令狐冲一看周遭情景，見處身在一個山洞之中，洞外生著一堆大火，這才記得是給師父踢了一腳，問道：「我師父、師娘呢？」

盈盈扁扁嘴道：「你還叫他作師父嗎？天下也沒這般不要臉的師父。你一味相讓，他卻不知好歹，終於弄得下不了台，還這麼狠心踢

你一腿。震斷了他腿骨，才真活該。」

令狐冲驚道：「我師父斷了腿骨？」盈盈微笑道：「沒震死他是客氣的呢？爹爹說，你對吸星大法還不會運用，否則也不會受傷。」令狐冲喃喃的道：「我刺傷了師父，又震斷了他腿骨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」盈盈道：「你懊悔嗎？」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極，說道：「我實是大大的不該。當年若不是師父、師娘撫養我長大，說不定我早已死了，焉能得有今日？我恩將仇報，真是禽獸不如。」

盈盈道：「他幾次三番的痛下殺手，想要殺你。你如此忍讓，實已報了師恩。像你這樣的人，到那裏都不會死，就算岳氏夫婦不養你，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，也決計死不了。他把你逐出華山派，師徒間的情義早已斷了，還想他作甚？」說到這裏，慢慢放低了聲音，道：「冲哥，你為了我而得罪師父、師娘，我……我心裏……」說著低下了頭，暈紅雙頰。

令狐冲見她露出了小兒女的靦腆神態，洞外熊熊火光照在她臉上，直是明艷不可方物，不由得心中一蕩，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左手，嘆了口氣，不知說甚麼才好。

盈盈柔聲道：「你為甚麼嘆氣？你後悔識得我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我怎會後悔？你為了我，寧肯把性命送在少林寺裏，我以後粉身碎骨，也報不了你的大恩。」盈盈凝視他雙目，道：「你為甚麼說這等話？你直到現下，心中還是在將我當作外人。」

令狐冲內心一陣慚愧，在他心中，確然總對她有一層隔膜，說道：「是我說錯了，自今而後，我要死心塌地的對你好。」這句話一出口，不禁想到：「小師妹呢？小師妹呢？難道我從此忘了小師妹？」

盈盈眼光中閃出喜悅的光芒，道：「冲哥，你這是真心話呢，還是哄我？」

令狐冲當此之時，再也不自計及對岳靈珊銘心刻骨的相思，全心全意的道：「我如是哄你，教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」

盈盈的左手慢慢翻轉，也將令狐冲的手握住了，只覺一生之中，實以這一刻光陰最是難得，全身都暖烘烘地，一顆心卻又如在雲端飄浮，但願天長地久，永恆如此。過了良久，緩緩說道：「咱們武林中人，只怕是注定要不得好死的了。你日後倘若對我負心，我也不盼望你天打雷劈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寧可親手一劍刺死了你。」

令狐冲心頭一震，萬料不到她竟會說出這句話來，怔了一怔，笑道：「我這條命是你救的，早就歸於你了。你幾時要取，隨時來拿去便是。」盈盈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人家說你是個浮滑無行的浪子，果然說話這般油腔滑調，沒點正經。也不知是甚麼緣份，我就是……就是喜歡了你這輕薄浪子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幾時對你輕薄過了？你這麼說我，我可要對你輕薄了。」說著坐起身來。

盈盈雙足一點，身子彈出數尺，沉著臉道：「我心中對你好，咱們可得規規矩矩的。你若當我是個水性女子，可以隨便欺我，那可看錯人了。」

令狐冲一本正經的道：「我怎敢當你是水性女子？你是一位年高德劭、不許我回頭瞧一眼的婆婆。」

盈盈噗哧一笑，想起初識令狐冲之時，他一直叫自己為「婆婆」，神態恭謹之極，不由得笑靨如花，坐了下來，卻和令狐冲隔著有三四尺遠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不許我對你輕薄，今後我仍一直叫你婆婆好啦。」盈盈笑道：「好啊，乖孫子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婆婆，我心中有……」盈盈道：「不許叫婆婆啦，待過得六十年，再叫不遲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若從現下叫起，能一直叫你六十年，這一生可也不枉了。」

盈盈心神盪漾，尋思：「當真得能和他廝守六十年，便天上神仙，也是不如。」

令狐冲見到她的側面，鼻子微聳，長長睫毛低垂，容顏嬌嫩，臉色柔和，心想：「這樣美麗的姑娘，為甚麼江湖上成千成萬桀傲不馴的豪客，竟會對她又敬又畏，又甘心為她赴湯蹈火？」想要詢問，卻覺在這時候說這等話未免大煞風景，欲言又止。

盈盈道：「你想說甚麼話，儘管說好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一直心中奇怪，為甚麼老頭子、祖千秋他們，會對你怕得這麼厲害。」盈盈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知道你若不問明白這件事，總是不放心。只怕在你心中，始終當我是個妖魔鬼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，不，我當你是位神通廣大的活神仙。」

盈盈微笑道：「你說不了三句話，便會胡說八道。其實你這人，也不見得真的是浮薄無行，只不過愛油嘴滑舌，以致大家說你是個浪蕩子弟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叫你作婆婆之時，可曾油嘴滑舌嗎？」盈盈道：「那你一輩子叫我婆婆好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要叫你一輩子，只不過不是叫婆婆。」

盈盈臉上浮起紅雲，心下甚甜，低聲道：「只盼你這句話，不是油嘴滑舌才好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怕我油嘴滑舌，這一輩子你給我煮飯，菜裏不放豬油豆油。」盈盈微笑道：「我可不會煮飯，連烤青蛙也烤焦了。」

令狐冲想起那日二人在荒郊溪畔烤蛙，只覺此時此刻，又回到了當日的情景，心中滿是纏綿之意。

盈盈低聲道：「只要你不怕我煮的焦飯，我便煮一輩子飯給你吃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只要是你煮的，每日我便吃三大碗焦飯，卻又何妨？」盈盈輕輕的道：「你愛說笑，儘管說個夠好了。其實，你說話逗我歡喜，我也開心得很呢。」

兩人四目交投，半晌無語。隔了好一會，盈盈緩緩道：「我爹爹本是日月神教的教主，你是早知道的。後來東方叔叔.....不，東方不敗，我一直叫他叔叔，可叫慣了，他行使詭計，把爹爹囚禁起來，欺騙大家，說爹爹在外逝世，遺命要他接任教主。當時我年紀還小，東方不敗又機警狡猾，這件事做得不露半點破綻，我也就沒絲毫疑心。東方不敗為了掩人耳目，對我異乎尋常的優待客氣，我不論說甚麼，他從來沒一次駁回。因此我在教中，地位甚為尊榮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那些江湖豪客，都是日月神教屬下的了？」盈盈道：「他們並非全都是正式教眾，大多數是掛名的，一向歸我教統屬，他們的首領也大都服過我教的『三尸腦神丹』。」

令狐冲哼了一聲。當日他在孤山梅莊，曾見魔教長老鮑大楚、桑三娘等人一見任我行那幾顆火紅色的「三尸腦神丹」，登即嚇得魂不附體，想到當日情景，不由得眉頭微皺。

盈盈續道：「這『三尸腦神丹』服下之後，每年須服一次解藥，否則毒性發作，死得慘不堪言。東方不敗對那些江湖豪士十分嚴厲，小有不如他意，便扣住解藥不發，每次總是我去求情，討得解藥給了他們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你可是他們的救命恩人了。」

盈盈道：「也不是甚麼恩人。他們來向我磕頭求告，我可硬不了心腸，置之不理。原來這也是東方不敗掩人耳目之策，他是要使人人知道，他對我十分愛護尊重。這樣一來，自然再也無人懷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奪來的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此人也當真工於心計。」盈盈道：「不過老是要我向東方不敗求情，實在太煩。再者，教裏的情形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人人見了東方不敗都要滿口諛詞，肉麻無比。前年春天，我叫師姪綠竹翁陪伴，出來遊山玩水，見到洛陽城綠竹巷鬧中有靜，住下來挺好，便隱居了一段時日，既免再管教中的閒事，也不必向東方不敗說那些無恥言語。想不到竟碰到了你。」她向令狐冲瞧了一眼，想

起綠竹巷中初遇的情景，輕輕嘆息一聲，心中充滿了柔情。過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來到少林寺的這數千豪客，當然並非都曾服過我求來的解藥。但只要有一人受過我的恩惠，他的親人好友、門下弟子、所屬幫眾等等，自然也都承我的情了。再說，他們到少室山來，也未必真的是為了我，多半還是應令狐大俠的召喚，不敢不來。」說到這裏，抿嘴一笑。

令狐冲嘆道：「你跟著我沒甚麼好處，這油嘴滑舌的本事，倒也長進了三分。」

盈盈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。她一生下地，日月神教中人人便當她公主一般，誰也不敢違拗她半點，待得年紀愈長，更加頤指氣使，要怎麼便怎麼，從沒一人敢和她說一句笑話。此刻和令狐冲如此笑謔，當真是生平從無此樂。

過了一會，盈盈將頭轉向山壁，說道：「你率領眾人到少林寺來接我，我自然歡喜。那些人貧嘴貧舌，背後都說我……說我真心對你好，而你卻是個風流浪子，到處留情，壓根兒沒將我放在心上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漸漸低了下來，幽幽的道：「你這般大大的胡鬧一場，總算是給足了我面子，我……我就算死了，也不枉擔了這虛名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負我到少林寺求醫，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，後來又給關在孤山梅莊的西湖底牢，待得脫困而出，又遇上了恆山派的事。好容易得悉情由，再來接你，已累你受了不少苦啦。」

盈盈道：「我在少林寺後山，也沒受甚麼苦。我獨居一間石屋，每隔十天，便有個老和尚給我送柴送米，平時有個傭婦給我煮飯洗衣。那老和尚與傭婦甚麼都不知道，也就甚麼都沒說。直到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來到少林，方丈要我去相見，才知道他沒傳你《易筋經》。我發覺上了當，生氣得很，便罵了方丈。定閒師太勸我不用著

急，說你平安無恙，又說是你求她二位師太來向少林方丈求情的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聽她這麼說，才不罵方丈大師了？」

盈盈道：「少林寺方丈聽我罵他，只是微笑，也不生氣，說道：『女施主，老衲當日要令狐少俠歸入少林門下，算是我的弟子，老衲便可將本門《易筋經》內功相授，助他驅除體內的異種真氣。但他堅決不允，老衲也沒法相強。再說，你當日揹負他上……當日他上山之時，朝不保夕，奄奄一息，下山時內傷雖然未愈，卻已能步履如常，少林寺對他總也不無微功。』我想這話也有道理，便說：『那你為甚麼留我在山上？出家人不打誑語，那不是騙人麼？』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他們可不該瞞著你。」盈盈道：「方丈說起來卻又是一片道理。他說留我在少室山，是盼望以佛法化去我的甚麼暴戾之氣，當真胡說八道之至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你又有甚麼暴戾之氣了？」盈盈道：「你不用說好話討我歡喜。我暴戾之氣當然是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相當不少。不過你放心，我不會對你發作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承你另眼相看，那可多謝了。」

盈盈道：「當時我對方丈說：『你年紀這麼大了，卻來欺侮我們年紀小的，也不怕醜。』方丈道：『那日你自願在少林寺捨身，以換令狐少俠這條性命。我們雖沒治愈令狐少俠，可也沒要了你的性命。聽恆山派兩位師太說，令狐少俠近來在江湖上著實做了不少行俠仗義的好事，老衲也代他歡喜。衝著恆山兩位師太的金面，你這就下山去罷。』他還答允釋放我百餘名江湖朋友，我很承他的情，向他拜了幾拜。就這麼著，我跟恆山派兩位師太下山來了。後來在山下聽到消息，說你已率領了數千人到少林寺來接我。兩位師太言道：少林寺有難，她們不能袖手。於是和我分手，要我來阻止你。不料兩位心地慈祥的前輩，竟會死在少林寺中。」說著長長的嘆了口氣，不禁泫然欲泣。

令狐冲嘆道：「不知是誰下的毒手。兩位師太身上並沒傷痕，連如何喪命也不知。」

盈盈道：「怎麼沒傷痕？我和爹爹、向叔叔在寺中見到兩位師太的屍身，我曾解開她們衣服察看，見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針孔大的紅點，是給人用鋼針刺死的。」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道：「毒針？武林之中，有誰是使毒針的？」

盈盈搖頭道：「爹爹和向叔叔見聞極廣，可是他們也不知道。爹爹說，這針並非毒針，其實是件兵刃，刺入要害，致人死命，只是刺入定閒師太心口那一針，略略偏斜了些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了。我見到定閒師太之時，她還沒斷氣。這針既是當心刺入，那就並非暗算，而是正面交鋒。那麼害死兩位師太的，定是武功絕頂的高手。」盈盈道：「我爹爹也這麼說。既有了這條線索，要找到兇手，想亦不難。」

令狐冲伸掌在山洞的洞壁上用力一拍，大聲道：「盈盈，我二人有生之年，定當為兩位師太報仇雪恨。」盈盈道：「正是。」

令狐冲扶著石壁坐起身來，但覺四肢運動如常，胸口也不疼痛，竟似沒受過傷一般，說道：「這可奇了，我師父踢了我這一腿，好似沒傷到我甚麼。」

盈盈道：「我爹爹說，你已吸到不少別人的內力，內功高出你師父甚遠。只因你不肯運力和你師父相抗，這才受傷，但有深厚內功護體，受傷甚輕。向叔叔給你推拿了幾次，激發你自身的內力療傷，很快就好了。只是你師父的腿骨居然會斷，那可奇怪得很。爹爹想了半天，難以索解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內力既強，師父這一腿踢來，我內力反震，害得他老人家折斷腿骨，為甚麼奇怪？」盈盈道：「不是的。爹爹說，吸自外人的內力雖可護體，但必須自加運用，方能傷

人，比之自己練成的內力，畢竟還是遜了一籌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他不大明白其中道理，也就不去多想，只是想到害得師父受傷，更當著天下眾高手之前失盡了面子，實是負咎良深。

一時之間，兩人相對默然，偶然聽到洞外柴火燃燒時的輕微爆裂之聲，但見洞外大雪飄揚，比在少室山上之時，雪下得更大了。

突然之間，令狐冲聽得山洞外西首有幾下呼吸粗重之聲，當即凝神傾聽，盈盈內功不及他，沒聽到聲息，見了他神情，便問：「聽到了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剛才我聽到一陣喘氣聲，有人來了。但喘聲急促，那人武功低微，不足為慮。」又問：「你爹爹呢？」

盈盈道：「爹爹和向叔叔說出去溜躑溜躑。」說這句話時，臉上一紅，知道父親故意避開，好讓令狐冲醒轉之後，和她細敘離情。

令狐冲又聽到了幾下喘息，道：「咱們出去瞧瞧。」兩人走出洞來，見向任二人踏在雪地裏的足印已給新雪遮了一半。令狐冲指著那兩行足印道：「喘息聲正是從那邊傳來。」兩人順著足跡，行了十餘丈，轉過山坳，突見雪地之中，任我行和向問天並肩而立，卻一動也不動。兩人吃了一驚，同時搶過去。

盈盈叫道：「爹！」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，剛和父親的肌膚相接，全身便是一震，只覺一股冷入骨髓的寒氣，從他手上直透過來，驚叫：「爹，你……你怎麼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已全身戰慄，牙關震得格格作響，心中卻已明白，父親中了左冷禪的「寒冰真氣」後，一直強自抑制，此刻終於鎮壓不住，寒氣發作了出來，向問天是在竭力助她父親抵擋。任我行在少林寺中如何給左冷禪以詭計封住穴道，下山之後，曾向她簡略說過。

令狐冲卻尚未明白，白雪的反光之下，只見任向二人臉色甚為凝

重，跟著任我行又重重喘了幾口氣，才知適才所聞的喘息聲是他所發。但見盈盈身子顫抖，便伸手去握她左手，立覺一陣寒氣鑽入體內。他登時恍然，任我行中了敵人的陰寒內力，正在全力散發，於是依照西湖底鐵板上所刻散功之法，將鑽進體內的寒氣緩緩化去。

任我行得他相助，心中登時一寬，向問天和盈盈的內功和他所習並非一路，只能助他抗寒，卻不能化散。他自己全力運功，以免全身凍結為冰，已再無餘力散發寒氣，堅持既久，越來越覺吃力。令狐冲這運功之法卻是釜底抽薪，將「寒冰真氣」從他體內一絲絲的抽將出來，散之於外。

四人手牽手的站在雪地之中，便如僵硬了一般。大雪紛紛落在四人頭上臉上，漸漸將四人的頭髮、眼睛、鼻子、衣服都蓋了起來。

令狐冲一面運功，心下暗自奇怪：「怎地雪花落在臉上，竟不消融？」他不知左冷禪所練的「寒冰真氣」厲害之極，散發出來的寒氣遠比冰雪寒冷。此時他四人只臟腑血液才保有暖氣，肌膚之冷已若堅冰，雪花落在身上，竟絲毫不融，比之落在地下還積得更快。

過了良久，天色漸明，大雪仍不斷落下。令狐冲心盈盈嬌女弱質，受不起這寒氣長期侵襲，只是任我行體內的寒毒並未去盡，雖喘息之聲已不再聞，卻不知此時是否便可罷手，罷手之後是否另有他變。他拿不定主意，只得繼續助他散功，好在從盈盈的手掌中覺到，她肌膚雖冷，身子卻已不再顫抖，自己掌心覺察到她手掌上脈搏微微跳動。這時他雙眼上早已積了數寸白雪，只隱隱覺到天色已明，卻甚麼也看不到了。當下不住加強運功，將任我行體內的陰寒之氣，一絲絲抽將出來，通過奇經八脈，從「少商」、「商陽」等手指上的穴道逼出體外。

又過良久，忽然東北角上遠遠傳來馬蹄聲，漸奔漸近，聽得出是一騎前，一騎後，跟著聽得一大聲呼叫：「師妹，師妹，你聽我

說。」

令狐冲雙耳外雖堆滿了白雪，仍聽得分明，正是師父岳不羣的聲音。兩騎不住馳近，又聽得岳不羣叫道：「你不明白其中緣由，便亂發脾氣，你聽我說啊。」跟著聽得岳夫人叫道：「我自己不高興，關你甚麼事了？又有甚麼好說？」聽兩人叫喚和馬匹奔跑之聲，是岳夫人乘馬在前，岳不羣乘馬在後追趕。

令狐冲甚是奇怪：「師娘生了好大的氣，不知師父如何得罪了她。」

但聽得岳夫人那乘馬筆直奔來，突然間她「咦」的一聲，跟著坐騎噓哩哩一聲長嘶，想必是她突然勒馬止步，那馬人立了起來。不多時岳不羣縱馬趕到，說道：「師妹，你瞧這四個雪人堆得很像，是不是？」岳夫人哼的一聲，似乎餘怒未息，跟著自言自語：「在這曠野之地，怎麼有人來堆了這四個雪人？」

令狐冲剛想：「這曠野間有甚麼雪人？」隨即明白：「我們四人全身堆滿了白雪，臃腫不堪，以致師父、師娘把我們當作了雪人。」師父、師娘便在眼前，情勢尷尬，但這件事卻實在好笑之極。跟著卻又慄慄危懼：「師父一發覺是我們四人，勢必一劍一個。他此刻要殺我們，實是容易之極，用不著花多少力氣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雪地裏沒足印，這四個雪人堆了有好幾天啦。師妹，你瞧，似乎三個是男的，一個是女的。」岳夫人道：「我看也差不多，又有甚麼男女之別了？」一聲吆喝，催馬欲行。岳不羣道：「師妹，你性子這麼急！這裏左右無人，咱們從長計議，豈不是好？」岳夫人道：「甚麼性急性緩？我自回華山去。你愛討好左冷禪，你獨自上嵩山去罷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誰說我愛討好左冷禪了？我好端端的華山派掌門不做，幹麼要向嵩山派低頭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是啊！我便是不明白，你

為甚麼要向左冷禪低首下心，聽他指使？雖說他是五嶽劍派盟主，可也管不著我華山派的事。五個劍派合而為一，武林中還有華山派的字號嗎？當年師父將華山派掌門之位傳給你，曾說甚麼話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恩師要我發揚光大華山一派的門戶。」岳夫人道：「是啊。你若答應了左冷禪，將華山派歸入嵩山，怎對得住泉下的恩師？常言道得好：寧為雞口，毋為牛後。華山派雖小，咱們儘可自立門戶，不必去依附旁人。」

岳不羣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師妹，恆山派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武功，和咱二人相較，誰高誰下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沒比過。我看也差不多。你問這個又幹甚麼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我也看是差不多，這兩位師太在少林寺中喪命，顯然是給左冷禪害的。」

令狐冲心頭一震，他本來也早疑心是左冷禪作的手腳，否則別人也沒這麼好的功夫。少林、武當兩派掌門武功雖高，但均是有道之士，決不會幹這害人的勾當。嵩山派數次圍攻恆山三尼不成，這次定是左冷禪親自出手。任我行這等厲害的武功，尚且敗在左冷禪手下，恆山派兩位師太自然非他之敵。

岳夫人道：「是左冷禪害的，那又如何？你如拿到了證據，便當邀集正教中的英雄，齊向左冷禪問罪，為兩位師太伸冤雪恨才是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一來沒證據，二來又強弱不敵。」

岳夫人道：「甚麼強弱不敵？咱們把少林派方證方丈、武當派冲虛道長兩位都請出來主持公道，左冷禪又敢怎麼樣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就怕方證方丈他們還沒請到，咱夫妻已如恆山那兩位師太一樣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你說左冷禪下手將咱二人害了？哼，咱們既在武林立足，又怎顧得了這許多？前怕虎、後怕狼的，還能在江湖上混麼？」

令狐冲暗暗佩服：「師娘雖是女流之輩，豪氣尤勝鬚眉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咱二人死不足惜，可又有甚麼好處？左冷禪暗中下手，咱二人死得不明不白，結果他還不是開山立派，創成了那五嶽派？說不定他還會捏造個難聽的罪名，加在咱們頭上呢。」岳夫人沉吟不語。岳不羣又道：「咱夫婦一死，華山門下的羣弟子盡成了左冷禪刀下魚肉，那還有反抗的餘地？不管怎樣，咱們總得為珊兒想想。」

岳夫人唔了一聲，似已給丈夫說得心動，隔了一會，才道：「嗯，咱們那就暫且不揭破左冷禪的陰謀，依你的話，面子上跟他客客氣氣的敷衍，待機而動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你肯答應這樣，那就很好。平之那家傳的《辟邪劍譜》，偏偏又給令狐冲這小賊吞沒了，倘若他肯還給平之，我華山羣弟子大家學上一學，又何懼於左冷禪的欺壓？我華山派又怎致如此朝不保夕、難以自存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你怎麼仍在疑心冲兒劍術大進，是由於吞沒了平兒家傳的辟邪劍譜？少林寺中這一戰，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這等高人，都說他的精妙劍法是得自風師叔的真傳。雖然風師叔是劍宗，終究還是咱們華山派的。冲兒跟魔教妖邪結交，的確大大不對，但無論如何，咱們再不能冤枉他吞沒了辟邪劍譜。倘若方證大師與冲虛道長的話你仍信不過，天下還有誰的話可信？」

令狐冲聽師娘如此為自己分說，心中感激之極，忍不住便想撲出去抱住她。

突然之間，他頭上震動了幾下，正是有人伸掌在他頭頂拍擊，心道：「不好，咱們的行藏給識破了。任教主寒毒尚未去盡，師父、師娘又再向我動手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只覺盈盈手上傳過來的內力跟著劇震數下，料想任我行也是心神不定。但頭頂給人這麼輕輕拍了幾下後，便不再有甚麼動靜。

只聽得岳夫人道：「昨天你跟冲兒動手，連使『浪子回頭』、『蒼松迎客』、『弄玉吹簫』、『蕭史乘龍』這四招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岳不羣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小賊人品雖然不端，畢竟是你我親手教養長大，眼看他誤入歧途，實在可惜，只要他浪子回頭，我便許他重歸華山門戶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這意思我理會得。可是另外兩招呢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你心中早已知道，又何必問我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倘若冲兒肯棄邪歸正，你就答允將珊兒許配他為妻，是不是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錯。」岳夫人道：「你這樣向他示意，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呢，還是確有此意？」

岳不羣不語。令狐冲又感到頭頂有人輕輕敲擊，當即明白，岳不羣是一面沉思，一面伸手在雪人的頭上輕拍，倒不是識破了他四人。

只聽岳不羣道：「大丈夫言出如山，我既答允了他，自無反悔之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他對那魔教妖女十分迷戀，你豈有不知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不，他對那妖女感激則有之，迷戀卻未必。平日他對珊兒那般情景，和對那妖女大不相同，難道你瞧不出來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我自然也瞧出了。你說他對珊兒仍未忘情？」岳不羣道：「豈但並未忘情，簡直是……簡直是相思入骨。他一明白了我那幾招劍招的用意之後，你不見他那一股喜從天降、心花怒放的神氣？」岳夫人冷冷的道：「正因為如此，因此你是以珊兒為餌，要引他上鉤？要引得他為了珊兒之故，故意輸了給你？」

令狐冲雖積雪盈耳，仍聽得出師娘這幾句話中，充滿著憤怒和譏刺之意。這等語氣，他從來沒聽到曾出之於師娘之口。岳不羣夫婦向來視他如子，平素說話，在他面前亦無避忌。岳夫人性子較急，在家務細事上，偶爾和丈夫頂撞幾句，原屬常有，但遇上門戶弟子之事，她向來尊重丈夫的掌門身分，絕不違拗其意。此刻如此說法，足見她心中已不滿之極。

岳不羣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連你也不能明白我的用意。我一己

的得失榮辱事小，華山派的興衰成敗卻是事大。倘若我終能勸服令狐冲，令他重歸華山，那是一舉四得的大大美事。」岳夫人道：「甚麼一舉四得？」岳不羣道：「令狐冲劍法高強之極，遠勝於我。他是得自辟邪劍譜也好，是得自風師叔的傳授也好，他如能重歸華山，我華山派自必聲威大振，名揚天下，這是第一樁大事。左冷禪吞併華山派的陰謀固難以得逞，連泰山、恆山、衡山三派也得保全，這是第二樁大事。他重歸正教門下，令魔教不但去了一個得力臂助，反而多了一個大敵，正盛邪衰，這是第三樁大事。師妹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

岳夫人道：「嗯，那第四樁呢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這第四樁啊，我夫婦膝下無子，向來當冲兒是親生孩兒一般。他誤入歧途，我實在痛心非凡。我年紀已不小了，這世上的虛名，又何足道？只要他真能改邪歸正，咱們一家團圓，融融洩洩，豈不是天大的賞心樂事？」

令狐冲聽到這裏，不由得心神激盪，「師父！師娘！」這兩聲，險些便叫出口來。

岳夫人道：「珊兒和平之情投意合，難道你忍心硬生生的將他二人拆開，令珊兒終身遺恨？」岳不羣道：「我這是為了珊兒好。」岳夫人道：「為珊兒好？平之勤勤懇懇，規規矩矩，有甚麼不好了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平之雖然用功，可是和令狐冲相比，那是天差地遠了，他天資不如，這一輩子拍馬也追人家不上。」岳夫人道：「武功強便是好丈夫嗎？我真盼冲兒能改邪歸正，重入本門。但他胡鬧任性、輕浮好酒，珊兒倘若嫁了他，勢必給他誤了終身。」

令狐冲心下慚愧，尋思：「師母說我『胡鬧任性，輕浮好酒』，這八字確是的評。可是倘若我真能娶小師妹為妻，難道我會辜負她嗎？不，萬萬不會！要我規矩便規矩，戒酒便戒酒！」

岳不羣又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反正我枉費心機，這小賊陷溺已深，咱們這些話，也都是白說了。師妹，你還生我氣麼？」

岳夫人不答，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腿上痛得厲害麼？」岳不羣道：「那只是外傷，不打緊。咱們這就回華山去罷。」岳夫人「嗯」了一聲。但聽得二騎踏雪之聲，漸漸遠去。

令狐冲心亂如麻，反覆思念師父、師娘適才的說話，竟爾忘了運功，突然一股寒氣從手心中湧來，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冷戰，只覺全身奇寒徹骨，忙運功抵禦，一時運得急了，忽覺內息在左肩之處阻住，沒法通過。他急忙提氣運功。可是他練這「吸星大法」，只是依據鐵板上所刻要訣，無師自通，種種細微精奧之處，未得明師指點，這時強行衝盪，內息反而岔得更加厲害，先是左臂漸漸僵硬，跟著麻木之感隨著經脈通至左脅、左腰，順而向下，整條左腿也麻木了。令狐冲惶急之下，張口大呼，卻發覺口唇也已無法動彈。

便在此時，馬蹄聲響，又有兩乘馬馳近。有人說道：「這裏蹄印雜亂，爹爹、媽媽曾在這裏停留。」正是岳靈珊的聲音。令狐冲又驚又喜：「怎地小師妹也來了？」聽得另一人道：「師父腿上有傷，別要出了岔子，咱們快隨著蹄印追去。」卻是林平之的聲音。令狐冲心道：「是了，雪地中蹄印清晰。小師妹和林師弟追尋師父、師娘，一路尋了過來。」

岳靈珊忽然叫道：「小林子，你瞧這四個雪人兒多好玩，手拉手的站成一排。」林平之道：「附近好像沒人家啊，怎地有人到這裏堆雪人玩兒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咱們也堆兩個雪人玩玩好不好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好啊，堆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也要手拉手的。」岳靈珊翻身下馬，捧起雪來便要堆砌。

林平之道：「咱們還是先去找尋師父、師娘要緊。找到他二位之後，慢慢再堆雪人玩不遲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便掃人家的興。爹爹腿上雖然受傷，騎在馬上便跟不傷一般無異，有媽媽在旁，還怕有人得罪他們麼？他兩位雙劍縱橫江湖之時，你都還沒生下來呢。」林平之道：「話是不錯。不過師父、師娘還沒找到，咱們卻在這裏貪玩，總

是心中不安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好罷，就聽你的。不過找到了爹媽，你可得陪我堆兩個挺好看的雪人。」林平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料他必定會說：『就像你這般好看。』又或是說：『要堆得像你這樣好看，可就難了。』不料他只說『這個自然』，就算了事。」轉念又想：「林師弟穩重厚實，那似我這般輕佻？小師妹倘若要我陪她堆雪人，便有天大的事，我也置之腦後了。偏生小師妹就服他的，雖然不願意，卻半點也不使小性兒，沒鬧別扭，那裏像她平時對我這樣？嗯，林師弟身子是大好了，不知那一劍是誰砍他的，小師妹卻把這筆帳算在我頭上。」

他全神貫注傾聽岳靈珊和林平之說話，忘了自身僵硬，這一來，正合了「吸星大法」行功的要訣：「無所用心，渾不著意。」左腿和左腰的麻木便漸漸減輕。

只聽得岳靈珊道：「好，雪人便不堆，我卻要在這四個雪人身上寫幾個字。」唰的一聲，拔出了長劍。

令狐冲又是一驚：「她要用劍在我們四人身上亂劃亂刺，那可糟了。」要想出聲叫喚，揮手阻止，苦於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動。但聽得嗤嗤幾聲輕響，她已用劍尖在向問天身外的積雪上劃字，一路劃將過來，劃到了令狐冲身上。幸好她劃得甚淺，沒破雪見衣，更沒傷到令狐冲皮肉。令狐冲尋思：「不知她在我們身上寫了些甚麼字？」

只聽岳靈珊柔聲道：「你也來寫幾個字罷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好！」接過劍來，也在四個雪人身上劃字，也是自左而右，至令狐冲身上而止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不知他又寫了甚麼字？」

只聽岳靈珊道：「對了，咱二人定要這樣。」良久良久，兩人默然無語。

令狐冲更是好奇，尋思：「一定要怎麼樣？只有他二人走了之後，任教主身上的寒毒去淨，我才能從積雪中掙出來看。啊喲不好，我身子一動，積雪跌落，他們在我身上刻的字可就毀了。如四人同時行動，更加一個字也沒法看到。」

又過一會，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馬蹄之聲，相隔尚遠，但顯是向這邊奔來。令狐冲聽蹄聲共有十餘騎之多，心道：「多半是本派其餘的師弟妹們來啦。」蹄聲漸近，但林岳二人似乎始終未曾在意。聽得那十餘騎從東北角上奔來，到得數里之外，有七八騎向西馳去，列成橫隊後才繼續馳近，顯然要兩翼包抄。令狐冲心道：「來人不懷好意！」

突然之間，岳靈珊驚呼：「啊喲，有人來啦！」蹄聲急響，十餘騎發力疾馳，隨即颼颼兩聲響，兩枝長箭射來，兩匹馬齊聲悲嘶，中箭倒地。令狐冲心道：「來人武功不弱，用意更加歹毒，先射死小師妹和林師弟的坐騎，教他們難以逃走。」

只聽得十餘人大笑吆喝，縱馬逼近。岳靈珊驚呼一聲，退了幾步。只聽一人笑道：「一個小弟弟，一個小妹妹，你們是那一家、那一派的門下啊？」林平之朗聲道：「在下華山門下林平之，這位是我師姊姓岳。眾位素不相識，何故射死了我們的坐騎？」那人笑道：「華山門下？嗯，你們師父，便是那個比劍敗給徒兒的，甚麼君子劍岳先生了？」

令狐冲心頭一痛：「此番羣豪聚集少林，我得罪師父，還只昨日之事，但頃刻間便天下皆知。我累得師父給旁人如此恥笑，當真罪孽深重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令狐冲素行不端，屢犯門規，早在一年之前，便已逐出了華山派門戶。」意思是說，師父雖輸了給他，卻只是輸於外人，並非輸給本門弟子。

那人笑道：「這個小妞兒姓岳，是岳不羣的甚麼人？」岳靈珊怒道：「關你甚麼事了？你射死我的馬，賠我馬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瞧她這副浪勁兒，多半是岳不羣的小老婆。」其餘十餘人轟然大笑。

令狐冲暗自吃驚：「此人吐屬粗鄙，絕非正派人士，只怕對小師妹不利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閣下是江湖前輩，何以說話如此不乾不淨？我師姊是我師父的千金。」

那人笑道：「原來是岳不羣的大小姐，當真是浪得虛名。」旁邊一人問道：「盧大哥，為甚麼浪得虛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曾聽人說，岳不羣的女兒相貌標致，算是後一輩人物中的美女，一見之下，卻也不過如此。」另一人笑道：「這妞兒相貌稀鬆平常，倒也細皮白肉，脫光了瞧瞧，只怕不差。哈哈，哈哈！」十幾個人又都大笑，笑聲中充滿了淫穢之意。

岳靈珊、林平之、令狐冲聽到如此無禮的言語，盡皆怒不可遏。林平之拔出長劍，喝道：「你們再出無恥之言，林某誓死周旋。」

那人笑道：「你們瞧，這兩個奸夫淫婦，在雪人上寫了甚麼字啊？」

林平之大叫：「我跟你們拚了！」令狐冲只聽得嗤的一聲響，知是林平之挺劍刺出，跟著乒乒乓乓聲響，有人躍下馬來，跟他動上了手。隨即岳靈珊挺劍上前。七八名漢子同時叫道：「我來對付這妞兒。」一名漢子笑道：「大家別爭，誰也輪得到。」兵刃撞擊，岳靈珊也和敵人動上了手。猛聽一名漢子大聲怒吼，叫聲中充滿了痛楚，當是中劍受傷。一名漢子道：「這妞兒下手好狠，史老三，我跟你報仇。」

刀劍格鬥聲中，岳靈珊叫道：「小心！」噹的一聲大響，跟著林

平之哼了一聲。岳靈珊驚叫：「小林子！」似是林平之受了傷。有人叫道：「將這小子宰了罷！」那帶頭的道：「別殺他，捉活的。拿了岳不羣的女兒女婿，不怕那偽君子不聽咱們的。」

令狐冲凝神傾聽，只聞金刃劈空之聲呼呼而響。突然噹的一聲，又是咣的一響。一名漢子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臭小娘！」令狐冲忽覺有人靠在自己身上，聽得岳靈珊喘息甚促，正是她靠在自己這個「雪人」之上。叮噹數響，一名漢子歡聲叫道：「這還拿不住你？」岳靈珊「啊」的一聲驚叫，不再聽得兵刃相交，眾漢子卻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令狐冲感到岳靈珊給人拖開，又聽她叫道：「放開我！放開我！」一人笑道：「閔老二，你說她一身細皮白肉，老子可就不信，咱們剝光了她衣衫瞧瞧。」眾人鼓掌歡呼。林平之罵道：「狗強……」咣的一聲，給人踢了一腳，跟著嗤的一聲響，竟是布帛撕裂之聲。

令狐冲耳聽小師妹為賊人所辱，那裏還顧得任我行的寒毒是否已經驅盡，使力一掙，從積雪中躍出，右手拔出腰間長劍，左手便去抹眼上積雪，豈知左手竟不聽使喚，沒法動彈。

眾人驚呼聲中，他伸右臂在眼上一抹，一見到光亮，長劍遞出，三名漢子咽喉中劍。他迴過身來，唰唰兩劍，又刺倒二人。眼見一名漢子拿住了岳靈珊雙手，將她雙臂反在背後，另一名漢子站在她身前，拔刀欲待迎敵，令狐冲長劍從他左脅下刺入，右腿一抬，將那人踢開，長劍從屍身中拔出，耳聽得背後有人偷襲，側過頭來，反手兩劍，刺中了背後二人的心口，順手挺劍，從岳靈珊身旁掠過，直刺拿住她雙手那人的咽喉。那人雙手一鬆，撲在岳靈珊肩頭，喉頭血如泉湧。

這一下變故突兀之極，令狐冲連殺九人，僅是瞬息間之事。那帶

頭的一聲吆喝，舞動雙鐵牌向令狐冲頭頂砸到。令狐冲長劍抖動，從他兩塊鐵牌間的空隙中穿入，直刺他左眼。那人大叫一聲，向後便倒。令狐冲回過頭來，橫削直刺，又殺了三人。餘下四人只嚇得心膽俱裂，發一聲喊，沒命價四下奔逃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你們辱我小師妹，一個也休想活命。」追上二人，長劍疾刺，都是從後背穿向前胸。這二人奔行正急，中劍氣絕，腳下未停，兀自奔出十餘步這才倒地。

眼見餘下二人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令狐冲疾奔往東，使勁一擲，長劍幻作一道銀光，從那人後腰插入。令狐冲轉頭向西首那人追去，奔行十餘丈後，已追到那人身後，一伸手，這才發覺手中並無兵刃。他運力於指，向那人背心戳去。那人背上一痛，回刀砍來。令狐冲拳腳功夫平平，適才這一指雖戳中了敵人，但不知運力之法，卻傷不了他，見他舉刀砍到，不由得心下發慌，急忙閃避，見他右脅下是個老大破綻，左手一拳直擊過去，不料左臂只微微一動，抬不起來，敵人的鋼刀卻已砍向面前。

令狐冲大駭之下，急向後躍。那漢子舉刀猛撲。令狐冲手中沒了兵刃，不敢和他對敵，只得轉身而逃。岳靈珊拾起地下長劍，叫道：「大師哥，接劍！」將長劍擲來。令狐冲右手一抄，接住了劍，轉過身子，哈哈一笑。那漢子鋼刀舉在半空，作勢欲待砍下，突然見到他手中長劍閃爍，登時嚇呆了，這一刀竟爾砍不下來。

令狐冲慢慢走近，那漢子全身發抖，雙膝一屈，跪倒在雪地之中。令狐冲怒道：「你辱我師妹，須饒你不得。」長劍指在他咽喉之上，心念一動，走近一步，低聲問道：「寫在雪人上的，是些甚麼字？」那漢子顫聲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『海枯……海枯……石爛，兩……情……情不……不渝』。」自從世上有了「海枯石爛，兩情不渝」這八個字以來，說得如此膽戰心驚、喪魂落魄的，只怕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了。令狐冲一呆，道：「嗯，是海枯石爛，兩情不渝。」心

頭酸楚，長劍送出，刺入他咽喉。

回過身來，只見岳靈珊正在扶起林平之，兩人滿臉滿身都是鮮血。林平之站直身子，向令狐冲抱拳道：「多謝令狐兄相救之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算得甚麼？你傷得不重嗎？」林平之道：「還好！」令狐冲將長劍還給了岳靈珊，指著地下兩行馬蹄印痕，說道：「師父、師娘向此而去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是。」

岳靈珊牽過敵人留下的兩匹坐騎，翻身上馬，道：「咱們找爹爹、媽媽去。」林平之掙扎著上了馬。岳靈珊縱馬馳過令狐冲身邊，將馬一勒，向他臉上望去。

令狐冲見到她的目光，也向她瞧去。岳靈珊道：「大……大師哥，多……多謝你……」一回頭，提起韁繩，兩騎馬隨著岳不羣夫婦坐騎所留下的蹄印，向西北方而去。

令狐冲怔怔的瞧著他二人背影沒在遠處樹林之後，這才慢慢轉過身子，只見任我行、向問天、盈盈三人都已抖去身上積雪，凝望著他。

令狐冲喜道：「任教主，我沒累到你的事？」任我行苦笑道：「我的事沒累到，你自己可糟得很了。你左臂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臂上經脈不順，氣血不通，竟不聽使喚。」

任我行皺眉道：「這件事有點兒麻煩，咱們慢慢再想法子。你救了岳家大小姐，總算報了師門之德，從此誰也不欠誰的情。向兄弟，盧老大怎地越來越不長進了。幹起這些卑鄙齷齪的事來？」向問天道：「我聽他口氣，似是要將這兩個年輕人擒回黑木崖去。」任我行道：「難道是東方不敗的主意？他跟這偽君子又有甚麼樑子了？」

令狐冲指著雪地中橫七豎八的屍首，問道：「這些人是東方不敗的屬下？」任我行道：「是我的屬下。」令狐冲點了點頭。

盈盈道：「爹爹，他手臂怎麼了？」任我行笑道：「你別心急！乖女婿給爹爹驅除寒毒，泰山老兒自當設法治好他手臂。」說著呵呵大笑，瞪視令狐冲，瞧得他甚感尷尬。

盈盈低聲道：「爹爹，你休說這等言語。冲哥自幼和華山岳小姐青梅竹馬，一同長大，適才冲哥對岳小姐那樣的神情，你難道還不明白麼？」任我行笑道：「岳不羣這偽君子是甚麼東西？他的女兒又怎能和我的女兒相比？再說，這岳姑娘早已另外有了心上人，這等水性的女子，冲兒今後也不會再將她放在心上。小孩子時候的事怎作得準？」盈盈道：「冲哥為了我大鬧少林，天下知聞，又為了我而不願重歸華山，單此兩件事，女兒已心滿意足，其餘的話不用提了。」

任我行知女兒十分要強好勝，令狐冲既未提出求婚，此刻就不便多說，反正那也只是遲早間之事，當下又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終身大事，慢慢再談。冲兒，打通左臂經脈的秘訣，我先傳你。」將他招往一旁，將如何運氣、如何通脈的法門說了，待聽他複述一遍，記憶無誤，又道：「你助我驅除寒毒，我教你通暢經脈，咱倆仍兩不虧欠。要讓左臂經脈復元，須得七日時光，可不能躁進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

任我行招招手，叫向問天和盈盈過來，說道：「冲兒，那日在孤山梅莊，我邀你入我日月神教，當時你一口拒卻。今日情勢已大不相同，老夫舊事重提，這一次，你再不會推三阻四了罷？」令狐冲躊躇未答，任我行又道：「你習了我的吸星大法之後，他日後患無窮，體內異種真氣發作之時，當真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老夫說過的話，決無反悔，你若不入本教，縱然盈盈嫁你，我也不能傳你化解之道。就算我女兒怪我一世，我也是這一句話。我們眼前大事，是去向東方不敗算帳，你是不是隨我們同去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教主莫怪，晚輩決計不入日月神教。」這兩句話朗朗說來，斬釘截鐵，絕無轉圜餘地。

任我行等三人一聽，登時變色。向問天道：「那卻是為何？你瞧不起日月神教嗎？」

令狐冲指著雪地上十餘具屍首，說道：「日月神教中盡是這些人，晚輩雖然不肖，卻也羞與為伍。再說，晚輩已答允了定閒師太，要去當恆山派的掌門。」

任我行、向問天、盈盈三人臉上都露出怪異之極的神色。令狐冲不願入教，並不如何出奇，而他最後這一句話當真奇峯突起，三人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任我行伸出食指，指著令狐冲的臉，突然哈哈大笑，直震得周遭樹上的積雪簌簌而落。他笑了好一陣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要去做尼姑？去做眾尼姑的掌門人？」

令狐冲正色道：「不是做尼姑，是去做恆山派掌門人。定閒師太臨死之時，親口求我，晚輩若不答允，老師太死不瞑目。定閒師太是為我而死，晚輩明知此事勢必駭人聽聞，當時卻沒法推卻。」

任我行仍笑聲不絕。盈盈道：「定閒師太是為了女兒而死的。」令狐冲向她瞧去，眼光中充滿了感激之意。

任我行慢慢止住了笑聲，道：「你是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。定閒師太是受我之託，因此喪生。」任我行點頭道：「那也好！我是老怪，你是小怪。不行驚世駭俗之事，何以成驚天動地之人？你去當大小尼姑的掌門人罷。你這就上恆山去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！晚輩要上少林寺去。」

任我行微微一奇，隨即明白，道：「是了，你要將兩個老尼姑的屍首送回恆山。」轉頭向盈盈道：「你要隨冲兒一起上少林寺去罷？」盈盈道：「不，我隨著爹爹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對啦，終不成你跟著他上恆山去做尼姑。」說著呵呵的笑了幾聲，笑聲中卻盡是苦澀之意。

令狐冲一拱到地，說道：「任教主，向大哥，盈盈，咱們就此別過。」轉過身來，大踏步的去了。他走出十餘步，回頭說道：「任教主，你們何時上黑木崖去？」

任我行道：「這是本教教內之事，可不勞外人操心。」他知令狐冲問這句話，意欲屆時拔刀相助，共同對付東方不敗，當即一口拒卻。

令狐冲點了點頭，從雪地裏拾起一柄長劍，掛在腰間，轉身而去。

【二十九】 掌門



恆山派四名大弟子將法器依次遞過，乃是一卷經書，一個木魚，一串念珠，一柄短劍。令狐冲見到木魚、念珠，不由得發窘。

傍晚時分，令狐冲又到少林寺外，向知客僧說明來意，要將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的遺體迎歸恆山。知客僧進內稟告，過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「方丈言道：兩位師太的法體已然火化。本寺僧眾正在誦經恭送。兩位師太的茶毘舍利，我們將派人送往恆山。」

令狐冲走到正在為兩位師太做法事的偏殿，向骨灰罈和蓮位靈牌跪倒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，暗暗禱祝：「令狐冲有生之日，定當盡心竭力，協助恆山一派發揚光大，不負師太的付託。」

令狐冲也不求見方證方丈，逕和知客僧作別，便即出寺。到得山下，大雪兀自未止，便在一家農家中借宿。次晨又向北行，在市集上

買了一匹馬代步。每日只行七八十里，便即住店，依著任我行所授法門，緩緩打通經脈，七日之後，左臂經脈運行如常。

又行數日，這日午間在一家酒樓中喝酒，見街上人來人往，甚是忙碌，家家戶戶正預備過年，一片喜氣洋洋。令狐冲自斟自飲，心想：「往年在華山，師娘早已督率眾師弟妹到處打掃，磨年糕，辦年貨，縫新衣，小師妹也已剪了不少窗花，熱鬧非凡。今年我卻孤另另的在這裏喝悶酒。」

正煩惱間，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，有人說道：「口乾得很了，在這裏喝上幾杯，倒也不壞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就算口不乾，喝上幾杯，難道就壞了？」又一人道：「喝酒歸喝酒，口乾歸口乾，兩件事豈能混為一談？」又一人道：「越是喝酒口越乾，兩件事非但不能混為一談，而且截然相反。」令狐冲一聽，自知是桃谷六仙到了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「六位桃兄，快快上來，跟我一起喝酒。」

突然間呼呼聲響，桃谷六仙一齊飛身上樓，搶到令狐冲身旁，伸手抓住他肩頭、手臂，紛紛叫嚷：「是我先見到他的。」「是我先抓到他。」「是我第一個說話，令狐公子才聽到我聲音。」「若不是我說要到這裏來，怎能見得到他？」

令狐冲大是奇怪，笑問：「你們六個又搗甚麼鬼了？」

桃花仙奔到酒樓窗邊，大聲叫道：「小尼姑，大尼姑，老尼姑，不老不小中尼姑！我桃花仙找到令狐公子啦，快拿一千兩銀子來。」桃枝仙跟著奔過去，叫道：「是我桃枝仙第一個發見他，大小尼姑，快拿銀子來。」桃根仙和桃實仙各自抓住令狐冲一條手臂，兀自叫嚷：「是我尋到的！」「是我！是我！」

只聽得長街彼端有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找到了令狐大俠麼？」

桃實仙道：「是我找到了令狐冲，快拿錢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一

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桃根仙道：「對，對！小尼姑倘若賴帳，咱們便將令狐冲藏了起來，不給她們。」桃枝仙問道：「怎生藏法？將他關起來，不給小尼姑們見到麼？」

樓梯上腳步聲響，搶上幾個女子，當先一人正是恆山派弟子儀和，後面跟著四個尼姑，另有兩個年輕姑娘，卻是鄭萼和秦絹。七人一見令狐冲，滿臉喜色，有的叫「令狐大俠」，有的叫「令狐師兄」，也有的叫「令狐公子」的。

桃幹仙等一齊伸臂，攔在令狐冲面前，說道：「不給一千兩銀子，不能交人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六位桃兄，那一千兩銀子，卻是如何？」

桃枝仙道：「剛才我們見到她們，她們問我有沒見到你。我說暫時還沒見到，過不多時便見到了。」秦絹道：「這位大叔當面撒謊，他說：『沒有啊，令狐冲身上生腳，他這會兒多半到了天涯海角，我們怎見得到？』」桃花仙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我們早有先見之明，早就算到要在這裏見到令狐冲。」桃幹仙道：「是啊！否則的話，怎地我們不去別的地方，偏偏到這裏來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我猜到啦。這幾位師姊師妹有事尋我，託六位相助尋訪，你們便開口要一千兩銀子，是不是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我們開口討一千兩銀子，那是漫天討價，她們如會做生意，該當著地還錢才是。那知她們大方得緊，這中尼姑說道：

『好，只要找到令狐大俠，我們便給一千兩銀子。』這句話可是有的？」儀和道：「不錯，六位相幫尋訪到了令狐大俠，我們恆山派該當奉上紋銀一千兩便是。」

六隻手掌同時伸出，桃谷六仙齊道：「拿來。」

儀和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身上怎會帶這許多銀子？相煩六位隨我們到恆山去取。」她只道桃谷六仙定然怕麻煩，豈知六人竟一般心思，齊聲道：「很好，便跟你們上恆山去，免得你們賴帳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恭喜六位發了大財哪，將區區在下賣了這麼大價錢。」

桃谷六仙橘皮般的臉上滿是笑容，拱手道：「託福，託福！沾光，沾光！」

儀和等七人卻慘然變色，齊向令狐冲拜倒。令狐冲驚道：「各位何以行此大禮？」急忙還禮。儀和道：「參見掌門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們都知道了？快請起來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是啊，跪在地下，說話可多不方便。」令狐冲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六位桃兄，我和恆山派這幾位有要緊事情商議，請六位在一旁喝酒，不可打擾，以免你們這一千兩銀子拿不到手。」桃谷六仙本來要大大囉唆一番，聽到最後一句話，當即住口，走到靠街窗口一張桌旁坐下，呼酒叫菜。

儀和等站起身來，想到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慘死，不禁都痛哭失聲。

桃花仙道：「咦，奇怪，奇怪，怎麼忽然哭了起來？你們見到令狐冲要哭，那就不用見了。」令狐冲向他怒目而視，桃花仙嚇得伸手按住了口。

儀和哭道：「那日令狐師兄……不，掌門人你上岸喝酒，沒再回船，後來衡山派的莫大師伯來向我們諭示，說你到少林寺去見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去了。大夥兒一商量，都說不如也往少林寺來，以便和兩位師叔及你相聚。不料行到中途，便遇到幾十個江湖豪客，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講你如何率領羣豪攻打少林寺，如何將少林寺數千僧眾

盡數嚇跑之事。有一個大頭矮胖子，說是姓老，還有個中年書生，說是姓祖，他二人.....他二人說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兩位，在少林寺中為人所害。掌門師叔臨終之時，要你.....要你接任本派掌門，你已答允了。這一句話，當時許多人都親耳聽見的.....」她說到這裏，已泣不成聲，其餘六名弟子也都抽抽噎噎的哭泣。

令狐冲嘆道：「定閒師太當時確是命我肩負這個重任，但想我是個年輕男子，聲名又極差，人人都知我是無行浪子，如何能做恆山派掌門？只不過眼見當時情勢，我若不答允，定閒師太死不瞑目。唉，這可為難得緊了。」

儀和道：「我們.....我們大夥兒都盼望你.....盼望你來執掌恆山門戶。」鄭萼道：「掌門師叔，你領著我們出死入生，不止一次救了眾弟子性命。恆山派眾弟子人人都知你是位正人君子。雖然你是男子，但本門門規之中，也沒不許男子做掌門那一條。」一個中年尼姑儀文道：「大夥兒聽到師父和師叔圓寂的訊息，自是不勝悲傷，但得悉由掌門師叔你來接掌門戶，恆山一派不致就此覆滅，都大感寬慰。」儀和道：「我師父和兩位師叔都給人害死，恆山派『定』字輩三位師長，數月之間先後圓寂，我們可連兇手是誰也不知道。掌門師叔，你來做掌門人當真最好不過，你算『定』字輩，不妨改名令狐定冲。若不是你，也不能給我們三位師長報仇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為三位師太報仇雪恨的重任，我自當肩負。」

秦絹道：「你給華山派趕了出來，現下來做恆山派掌門。西嶽北嶽，武林中並駕齊驅。以後你見到岳先生，也不用叫他做師父啦，最多稱他一聲岳師兄便是。」

令狐冲只有苦笑，心道：「我可沒面目再去見這位『岳師兄』了。」

鄭萼道：「我們得知兩位師尊的噩耗後，兼程趕往少林寺，途中

又遇到了莫大師伯。他說你已不在寺中，要我們趕快尋訪你掌門師叔。」秦絹道：「莫大師伯說道，越早尋著你越好，要是遲了一步，你給人勸得入了魔教，正邪水火不容，恆山派可就沒了掌門人啦。」鄭萼向她白了一眼，道：「秦師妹便口沒遮攔。掌門師叔怎會去入魔教？」秦絹道：「是，不過莫大師伯可真的這麼說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莫大師伯推算得極準，我沒參與日月神教，相差也只一線之間。當日任教主若不是以內功秘訣相誘，而是誠誠懇懇的邀我入教，我情面難卻，又瞧在盈盈和向大哥份上，說不定會答允料理了恆山派大事之後便即加盟。」說道：「因此上你們便定下一千兩銀子賞格，到處捉拿令狐冲了？」

秦絹破涕為笑，說道：「捉拿令狐冲？我們怎敢啊？」鄭萼道：「當時大家聽了莫大師伯的吩咐，便分成七人一隊，尋訪掌門師叔，要請你早上恆山，處理派中大事。今日見到桃谷六仙，他們出口要一千兩銀子。只要尋到掌門師叔，別說一千兩，就是要一萬兩，我們也會設法去化了來給他們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我做你們掌門，別的好處沒有，向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化緣要銀子，這副本事大家定有長進。」

七名弟子想起那日在福建向白剝皮化緣之事，悲苦少抑，忍不住都臉露微笑。

令狐冲道：「好，大家不用耽心，令狐冲既答允了定閒師太，說過的話不能不算。我倒不必改名為令狐定冲，只要你們大家不反對，我這恆山派掌門是做定了。咱們吃飽了飯，這就上恆山去罷。」七名弟子盡皆大喜，連說：「當然不反對。」

令狐冲和桃谷六仙共席飲酒，問起六人要一千兩銀子何用。桃根仙道：「夜貓子計無施窮得要命，若沒一千兩銀子便過不了日子，我們答允給他湊乎湊乎。」桃幹仙道：「那日在少林寺中，我們跟計無

施打了個賭……」桃花仙搶著道：「結果自然是計無施輸了，這小子怎能贏得我們兄弟？」令狐冲心道：「你們和計無施打賭，輸的定是你們。」問道：「賭甚麼事？」桃實仙道：「賭的這件事，可和你有關。我們料你一定不會做恆山派掌門，不……不……我們料定你必做恆山派掌門。」桃花仙道：「夜貓子卻料你必定不做恆山派掌門，我們說，大丈夫言而有信，你已答允老尼姑做恆山派掌門，天下英雄，盡皆知聞，怎能抵賴？」桃枝仙道：「夜貓子說道，令狐冲浪蕩江湖，不久便要娶魔教的聖姑做老婆，那肯去跟老尼姑、小尼姑們磨菇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夜貓子對盈盈十分敬重，怎會口稱『魔教』？定是桃谷六仙將言語顛倒了來說。」說道：「於是你們便賭一千兩銀子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不錯，當時我們想那是贏定了的。計無施又道：這一千兩銀子可得正大光明掙來，不能去偷去搶。我說這個自然，桃谷六仙還能去偷去搶麼？」桃葉仙道：「今天我們撞到這幾個尼姑，她們打起了鑼到處找你，說要請你去當恆山派掌門，我們答允幫她們找你，這尋訪費是一千兩銀子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們想到夜貓子要輸一千兩銀子，太過可憐，因此要掙一千兩銀子來給他，好讓他輸給你們？」桃谷六仙齊聲說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料事如神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和我們六兄弟料事的本領，也就相差並不太遠。」

令狐冲等一行往恆山進發，不一日到了山下。

派中弟子早已得訊，齊在山腳下恭候，見到令狐冲都拜了下去。令狐冲忙即還禮。說起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逝世之事，盡皆傷感。

令狐冲見儀琳雜在眾弟子之中，容色憔悴，別來大見清減，問道：「儀琳師妹，近來你身子不適麼？」儀琳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也沒甚麼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做了我們掌門人，可不能再叫我做

師妹啦。」

一路之上，儀和等都叫令狐冲作「掌門師叔」。他叫各人改口，眾人總是不允，此刻聽儀琳又這般叫，朗聲道：「眾位師姊師妹，令狐冲承本派前掌門師太遺命，前來執掌恆山派門戶，其實是無德無能，決不敢當。」眾弟子都道：「掌門師叔肯負此重任，實是本派大幸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過大家須答允我一事。」儀和等道：「掌門人有何吩咐，弟子等無有不遵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只做你們掌門師兄，卻不做掌門師叔。」

儀和、儀清、儀真、儀文等諸大弟子低聲商議了幾句，回稟道：「掌門人既如此謙光，自當從命。」令狐冲喜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當下眾人共上恆山。恆山主峯甚高，眾人腳程雖快，到得見性峯峯頂，也花了大半日時光。恆山派主庵無色庵是座小小庵堂，庵旁有三十餘間瓦屋，分由眾弟子居住。令狐冲見無色庵只前後兩進，和構築宏偉的少林寺相較，直如螻蟻之比大象。來到庵中，見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觀音，四下裏一塵不染，陳設簡陋，想不到恆山派威震江湖，主庵竟然質樸若斯。

令狐冲向觀音神像跪拜後，由于嫂引導，來到定閒師太日常靜修之所，但見四壁蕭然，只地下有個舊蒲團，此外一無所有。

令狐冲最愛熱鬧，愛飲愛食，如何能在這靜如止水般的斗室中清修？若將酒罈子、熟狗腿之類搬到這靜室來，未免太過褻瀆了，向于嫂道：「我雖來做恆山掌門，但既不出家，又不做尼姑，派中師姊師妹們都是女流，我一個男子住在這庵中諸多不便。請你在遠處搬空一間屋子，我和桃谷六仙到那邊居住，較為妥善。」

于嫂道：「是。峯西有三間大屋，原是客房，以供本派女弟子的父母們上峯探望時住宿之用。掌門人倘若合意，便暫且住在那邊如何？咱們另行再為掌門人建造新居。」

令狐冲喜道：「那再好沒有了。另建甚麼新居，倒也不必了。」尋思：「難道我一輩子當這恆山派掌門人？一旦在派中找到合適人選，只要羣弟子服她，我這掌門人之位便即傳了給她，我拍拍屁股走路，到江湖上逍遙快樂去也。以後恆山派若有危難，我全力扶持便是了。」

來到峯西客房，見牀褥桌椅便和鄉間的富農人家相似，雖仍粗陋，卻已不似無色庵那樣空盪盪地一無所有。

于嫂道：「掌門人請坐，我去給你拿酒。」令狐冲喜道：「這山上有酒？」這件事可令他喜出望外。于嫂微笑道：「不但有酒，且有好酒，儀琳小師妹聽說掌門人要上恆山來，跟我說若無好酒，只怕你這掌門人做不長。我們連夜派人下山，買得有數十罈好酒在此。」令狐冲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「本派人人清苦，為我一人太過破費，那可說不過去。」儀清微笑道：「那日向白剝皮化來的銀子，雖分了一半救濟窮人，還賸下許多，又賣了那幾十匹官馬，掌門師兄便喝十年二十年，酒錢也足夠了。」

當晚令狐冲和桃谷六仙痛飲一頓。次日清晨，便和于嫂、儀清、儀和等人商議如何迎回兩位師太的骨灰，如何設法為三位師太報仇。

儀清道：「掌門師兄接任此位，須得公告武林同道才是，也須得遣人告知五嶽劍派的盟主左師伯。」儀和怒道：「呸，師父就是他嵩山派這批奸賊害死的，兩位師叔多半也是他們下的毒手，告知他們幹甚麼？」儀清道：「禮數可不能缺了。待得咱們查明確實，倘若三位師尊真是嵩山派所害，那時在掌門師兄率領之下，自當大舉向他們問罪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儀清師姊之言有理。只是這掌門人嘛，做就做了，卻不用行甚麼典禮啦。」記得幼年之時，師父接任華山掌門，繁文縟節，著實不少，上山來道賀觀禮的武林同道不計其數；又想起衡

山派劉正風「金盆洗手」，衡山城中也是羣豪畢集。恆山派和華山、衡山兩派齊名，自己出任掌門，到賀的人如寥寥無幾，未免丟臉，但如到賀之人極多，眼見自己一個大男人做一羣女尼的掌門人，又未免可笑。

儀清明白他心意，說道：「掌門師兄既不願驚動武林朋友，那麼屆時不請賓客上山觀禮，也就是了，但咱們總得定下一個正式就任的日子，知會四方。」

令狐冲心想恆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，掌門人就任倘若太過草草，未免有損恆山派威名，點頭稱是。

儀清取過一本曆本，翻閱半晌，說道：「二月十六、三月初八、三月二十七，這三天都是黃道吉日，大吉大利。掌門師兄你瞧那一天合適？」

令狐冲素來不信甚麼黃道吉日、黑道凶日那一套，心想典禮越行得早，上山來參預的人越少，就免了不少尷尬狼狽，說道：「正月裏有好日子嗎？」

儀清道：「正月裏好日子倒也不少，不過都是利於出行、破土、婚姻、開張等等的，要到二月裏，才有利於『接印、坐衙』的好日子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做官，甚麼接印、坐衙？」儀和笑道：「你不是做過大將軍嗎？做掌門人也是接印。」

令狐冲不願拂逆眾意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便定在二月十六罷。」當下派遣弟子，分赴少林寺迎回兩位師太的骨灰，向各門派分送通知。他向下山的諸弟子一再叮囑，千萬不可張揚其事，又道：「你們向各派掌門人稟明，定聞師太圓寂，大仇未報，恆山派眾弟子在居喪期內，不行甚麼掌門人就任的大典，請勿遣人上山觀禮道賀。」

打發了下山傳訊的弟子後，令狐冲心想：「我既做恆山掌門，恆

山派的劍法武功，可得好好揣摩一下才是。」當下召集留在山上的眾弟子，命各人試演劍法武功，自入門的基本功夫練起，最後是儀和、儀清兩名大弟子拆招，施展恆山劍法中最上乘的招式。

令狐冲見恆山派劍法綿密嚴謹，長於守禦，而往往在最令人出其不意之處突出殺著，劍法綿密有餘，凌厲不足，正是適於女子所使的武功。恆山派歷代高手都是女流，自不及男子所練的武功那樣威猛兇悍。但恆山劍法可說是破綻極少的劍法之一，若言守禦之嚴，僅遜於武當派的「太極劍法」，但偶爾忽出攻招，卻又在「太極劍法」之上。恆山一派在武林中卓然成家，自有其獨到處。

心想在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之上，曾見到刻有恆山劍法，變招之精奇，遠在儀和、儀清所使劍法之上。但縱是那套劍法，亦為人所破，恆山派日後要在武林中發揚光大，其基本劍術顯然尚須好好改進才是。又想起曾見定靜師太與人動手，內功渾厚，招式老辣，遠非儀和等諸弟子所及，聽說定閒師太的武功更高，看來三位前輩師太的功夫，尚有一大半未能為諸弟子所習得。三位師太數月間先後謝世，恆山派許多精妙功夫，只怕就此失傳了。

儀和見他呆呆出神，對諸弟子的劍法不置可否，便道：「掌門師兄，我們的劍法你自瞧不入眼，還請多多指點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有一套恆山派的劍法，不知三位師太傳過你們沒有？」從儀和手中接過劍來，將石壁上所刻的恆山派劍法，一招招使了出來。他使得甚慢，好讓眾弟子看得分明。

使不數招，羣弟子便都大聲喝采，但見他每一招均包含了本派劍法的精要，可是變化之奇，卻比自己以往所學的每一套劍法都高明得不知多少，一招一式，人人瞧得血脈賁張，心曠神怡。這套劍招刻在石壁之上，乃是死的，令狐冲使動之時，將一招招串連在一起，其中轉折連貫之處，不免加上一些自創的新意。一套劍法使罷，羣弟子轟

然喝采，個個喜不自勝，一齊躬身拜服。

儀和道：「掌門師兄，這明明是我們恆山派劍法，可是我們從未見過，只怕師父和兩位師叔也是不會，不知你從何處學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是在一個山洞中的石壁上看不來的。你們倘若願學，便傳了你們如何？」羣弟子大喜，連聲稱謝。

這日令狐冲便傳了她們三招，將這三招中奧妙之處細細分說，命各弟子自行練習。

劍法雖只三招，但這三招博大精深，縱是儀和、儀清等大弟子，也得七八日功夫，才略明其中精要所在，至於鄭萼、儀琳、秦絹等人，更加不易領悟。到第九日上，令狐冲又傳了她們兩招劍法。這套石壁上的劍法，招數並不甚多，卻也花了一個多月時光，才大致授完，至於是否能融會貫通，那得瞧各人的修為與悟性了。

這一個多月中，下山傳訊的眾弟子陸續回山，大都面色不愉，向令狐冲回稟時說話吞吞吐吐。令狐冲情知她們必是受人譏嘲羞辱，說她們一羣尼姑，卻要個男子來做掌門，也不細問，只好言安慰幾句，要她們分別向師姊學習所傳劍法，遇有不明之處，親自再加指點。

華山派那通書信，由于嫂與儀文兩名老成持重之人送去。華山和恆山相距不遠，按理該當早回。但往南方送信的弟子都已歸山，于嫂和儀文卻一直沒回來，眼見二月十六將屆，始終不見于嫂和儀文的影蹤，於是又派了兩名弟子儀光、儀空前去接應。

羣弟子料想各門各派無人上山道賀觀禮，也不準備賓客的食宿，大家只除草洗地，將數十座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，各人又均縫了新衣新鞋。鄭萼等為令狐冲縫了一件黑布長袍，以待這日接任時穿著。恆山是五嶽中的北嶽，服色尚黑。

二月十六清晨，令狐冲起牀後出來，只見見性峯上每一座屋子前

懸燈結綵，布置得一片喜氣。一眾女弟子心細，連一紙一線之微，也均安排得十分妥貼。令狐冲又慚愧，又感激，心想：「因我之故，累得兩位師太慘死，她們非但不來怪我，反而對我如此看重。令狐冲若不能為三位師太報仇，好好為恆山派出一番大力，當真枉自為人了。」

忽聽得山坳後有人大聲叫道：「阿琳，阿琳，你爹爹瞧你來啦，你好不好？阿琳，你爹爹來啦！」聲音宏亮，震得山谷間回聲不絕：「阿琳……阿琳……你爹爹……你爹爹……」

儀琳聽到叫聲，忙奔出庵來，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

山坳後轉出一個身材魁梧的和尚，正是儀琳的父親不戒和尚，他身後又有個和尚。兩人行得甚快，片刻間已走近身來。不戒和尚大聲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受了重傷居然不死，還做了我女兒的掌門人，那好得很啊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是託大師的福。」

儀琳走上前去，拉住父親的手，甚是親熱，笑道：「爹，你知道今日是令狐師兄接任恆山派掌門的好日子，因此來道喜嗎？」

不戒笑道：「道喜也不用了，我是來投入恆山派。大家是自己人，又道甚麼喜？」

令狐冲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大師要投入恆山派？」

不戒道：「是啊。我女兒是恆山派，我是她老子，自然也是恆山派。他奶奶的，我聽到人家笑話你，說你一個大男人，卻來做一羣尼姑和女娘的掌門人。他奶奶的，他們可不知你多情多義，別有居心……」他眉花眼笑，顯得十分歡喜，向女兒瞧了一眼，又道：「老子一拳就打落他滿口牙齒，喝道：『你這小子懂個屁！恆山派怎麼全

是尼姑和女娘們？老子就是恆山派的，老子雖剃了光頭，你瞧老子是尼姑嗎？老子解開褲子給你瞧瞧！」我伸手便解褲子，這小子嚇得掉頭就跑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和儀琳也都大笑。儀琳笑道：「爹爹，你做事就這麼粗魯，也不怕人笑話！」

不戒道：「不給他瞧個清楚，只怕這小子還不知老子是尼姑還是和尚。令狐兄弟，我自己入了恆山派，又帶了個徒孫來。不可不戒，快參見令狐掌門。」

他說話之時，隨著他上山的那個和尚一直背轉了身子，不跟令狐冲、儀琳朝相，這時轉過身來，滿臉尷尬之色，向令狐冲微微一笑。

令狐冲只覺那和尚相貌極熟，一時卻想不起是誰，一怔之下，才認出他竟然便是萬里獨行田伯光，不由得大為驚奇，衝口而出：

「是……是田兄？」

那和尚正是田伯光。他微微苦笑，躬身向儀琳行禮，道：「參……參見師父。」

儀琳也詫異之極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地出了家？是假扮的嗎？」

不戒大師洋洋得意，笑道：「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，的的確確是個和尚。不可不戒，你法名叫做甚麼，說給你師父聽。」田伯光苦笑道：「師父，太師父給我取了個法名，叫甚麼『不可不戒』。」儀琳奇道：「甚麼『不可不戒』，那有這樣長的名字？」

不戒道：「你懂得甚麼？佛經中菩薩的名字要多長便有多長。『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』，名字不長嗎？他的名字只四個字，怎會長了？」儀琳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他怎麼出了家？爹，是

你收了他做徒弟嗎？」不戒道：「不。他是你的徒弟，我是他祖師爺。不過你是小尼姑，他拜你為師，若不做和尚，於恆山派名聲有礙。因此我勸他做了和尚。」儀琳笑道：「甚麼勸他？爹爹，你定是硬逼他出家，是不是？」

不戒道：「他是自願，出家是不能逼的。這人甚麼都好，就是一樣不好，因此我給他取個法名叫做『不可不戒』。」儀琳臉上微微一紅，明白了爹爹用意。田伯光這人貪花好色，以前不知怎樣給她爹爹捉住了，饒他不殺，卻有許多古怪的刑罰加在他身上，這一次居然又硬逼他做了和尚。

只聽不戒大聲道：「我法名叫不戒，甚麼清規戒律，一概不守。可是這田伯光在江湖上做的壞事太多，倘若不戒了這一樁壞事，怎能在你門下做你弟子？令狐公子也不喜歡啊。他將來要傳我衣鉢，因此他法名之中，也應該有『不戒』二字。」

忽聽得一人說道：「不戒和尚和不可不戒投入恆山派，我們桃谷六仙也入恆山派。」正是桃谷六仙到了，說話的是桃幹仙。桃根仙道：「我們最先見到令狐冲，因此我們六人是大師兄，不戒和尚是小師弟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恆山派既有不戒大師和田伯光，不妨再收桃谷六仙，免得江湖上說令狐冲是一羣尼姑、姑娘的掌門。」說道：「六位桃兄肯入恆山派，那是再好不過。師兄師弟大小排起來麻煩得緊，大家都免了罷！」

桃葉仙忽道：「不戒的弟子叫做不可不戒，不可不戒將來收了徒弟，法名叫作甚麼？」桃實仙道：「不可不戒的弟子，法名中須有不可不戒四字，可稱為『當然不可不戒』。」桃枝仙問道：「那麼『當然不可不戒』的弟子，法名又叫做甚麼？」

令狐冲見田伯光處境尷尬，便攜了他手道：「我有幾句話問

你。」田伯光道：「是。」二人加緊腳步，走出了數丈，卻聽得背後桃幹仙說道：「他的法名可以叫做『理所當然不可不戒』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那麼『理所當然不可不戒』的弟子，法名又叫做甚麼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上面加不上了，只好加在下面，叫做『理所當然不可不戒之至』。」

田伯光苦笑道：「令狐掌門，那日我受太師父逼迫，來華山邀你去見小師太，這中間的經過，當真一言難盡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只知他逼你服了毒藥，又騙你說點了你的死穴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這件事得從頭說起。那日在衡山羣玉院外跟余矮子打了一架，心想這當兒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，不能多耽，於是北上河南。這天說來慚愧，老毛病發作，在開封府黑夜裏摸到一家富戶小姐的閨房之中。我掀開紗帳，伸手一摸，竟摸到個光頭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料是個尼姑。」田伯光苦笑道：「不，是個和尚。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姐繡被之內，睡著個和尚，想不到這位小姐偷漢，偷的卻是個和尚。」

田伯光搖頭道：「不是！那位和尚便是太師父了。原來太師父一直便在找我，終於得到線索，找到了開封府。我白天在這家人家左近踩盤子，給太師父瞧在眼裏。他老人家料到我不懷好意，跟這家人說了，叫小姐躲了起來，他老人家睡在牀上等我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田兄這一下就吃了苦頭。」田伯光苦笑道：「那還用說嗎？當時我一伸手摸到太師父的光頭，便知不妙，跟著小腹上一麻，已給點中了穴道。太師父跳下牀來，點了燈，問我要死要活。我自知一生作惡多端，終有一日會遭到報應，當下便道：『要死！』太師父大為奇怪，問我：『為甚麼要死？』我說：『我不小心給你制住，難道還能想活命嗎？』太師父臉孔一板，怒道：『你說不小心給我制住，倒像如果小心些，便不會給我制住了。好！』他說了這

『好』字，一伸手便解開了我穴道。

「我坐了下來，問道：『有甚麼吩咐？』他說：『你帶得有刀，幹麼不向我砍？你生得有腳，幹麼不跳窗逃走？』我說：『姓田的男子漢大丈夫，豈是這等無恥小人？』他哈哈一笑，道：『你不是無恥小人？你答允拜我女兒為師，怎地賴了？』我大是奇怪，問道：『你女兒？』他道：『在那酒樓之上，你跟那華山派的小伙子打賭，說道輸了便拜我女兒為師，難道那是假的？我上恆山去跟我女兒相認，她一五一十，從頭至尾的都跟我說了。』我道：『原來如此。那個小尼姑是你大和尚的女兒，那倒奇了。』他道：『有甚麼奇怪了？』我自然說不出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件事本來頗為奇怪。人家是生了兒女再做和尚，不戒大師卻是做了和尚再生女兒，他法名叫做不戒，便是甚麼清規戒律都不遵守之意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是。當時我說：『打賭之事，乃是戲言，又如何當得真？這場打賭是我輸了，那不錯，我再也不去騷擾那位小師太，也就是了。』太師父道：『那不行。你說過要拜師，一定得拜師。你非拜我女兒為師不可。我可不能生了個女兒，卻讓人欺侮。我一路上找你，功夫花得著實不小。你這小子滑溜得緊，你如不再幹這採花的勾當，要捉到你可還真不容易。』我見他糾纏不清，當下一個『倒踩三疊雲』，從窗口中跳了出去。在下自以為輕功了得，太師父定然追趕不上，不料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，太師父直追了下來。我叫道：『大和尚，剛才你沒殺我，我此刻也不殺你。你再追來，我可要不客氣了。』

「太師父哈哈笑道：『你怎生不客氣？』我拔刀轉身，向他砍了過去。但太師父的武功也真高強，他以一雙肉掌和我拆招，封得我的快刀沒法遞進招去，拆到四十招後，他一把抓住我後頸，跟著又將我單刀奪了下來，問我：『服了沒有？』我說：『服了，你殺了我

罷！」他道：『我殺了你有甚麼用？又救不活我女兒了？』我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『小師太死了嗎？』他道：『這時候還沒死，可也就差不多了。我在恆山見到她，她瘦得皮包骨頭似的，見到我就哭，我慢慢問明白了她的事，原來都是給你害的。』我說：『你要殺便殺，田伯光生平光明磊落，不打謊語。我本想對你的小姐無禮，可是她給華山派的令狐冲救了，田某可沒侵犯到你小姐，她仍是一位冰清玉潔的姑娘，不，是冰清玉潔的尼姑師太。』太師父道：『你奶奶的，冰清玉潔有甚麼用？我閨女生了相思病啦，倘若令狐冲不娶她，她便活不了。但我一提到這件事，我閨女便罵我，說甚麼出家人不可動凡心，否則菩薩要責怪，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。』他說了一會，忽然揪住我頭頸，罵我：『臭小子，都是你搞出來的事。那日若不是你對我女兒非禮，令狐冲便不會出手相救，我女兒就不致瘦成這個樣子。』我道：『那倒不然。小師太美若天仙，當日我就算不對她無禮，令狐冲也必定會另借因頭，上前去勾勾搭搭。』」

令狐冲皺眉道：「田兄，你這幾句話可未免過份了。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對不起，這可得罪了。當時情勢危急，我若不這麼說，太師父決計不會放我。果然他一聽之下，便即轉怒為喜，說道：『臭小子，你自己想想，你一生做過多少壞事？要不是你非禮我女兒，老子早就將你腦袋捏扁了。』」

令狐冲奇道：「你對她女兒無禮，他反而高興？」田伯光道：「那也不是高興，他讚我有眼光。」令狐冲不禁莞爾。

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左手將我提在半空，右手打了我十七八個耳光，我給他打得暈了過去。他將我浸入小河之中，浸醒了我，說道：『我限你一個月之內，去請令狐冲到恆山來見我女兒，就算一時不能娶她，讓他們說說情話，也是好的，我女兒的一條性命就可保得下來。師父有難，你做徒弟的怎可不救？』他點了我幾處穴道，說是死穴，又逼我服了一劑毒藥，說道倘若一個月之內邀得你去見小師太，

便給解藥，否則劇毒發作，無藥可救。」

令狐冲這才恍然，當日田伯光到華山來邀自己下山，滿腹難言之隱，甚麼都不肯明說，怎料到其間竟有這許多過節。

田伯光續道：「我到華山來邀你大駕，卻給你打得一敗塗地，只道這番再也性命難保，不料太師父放心不下，親自帶同小師太上華山找你，又給了我解藥，我聽你的勸，從此不再做採花奸淫的勾當。不過田伯光天生好色，女人是少不了的，反正身邊金銀有的是，要找蕩婦淫娃、娼妓歌女，絲毫不是難事。半個月前，太師父又找到了我，說你做了恆山派掌門，卻給人家背後譏笑，江湖上的名聲不大好聽，他老人家愛屋及烏，愛女及婿……」

令狐冲皺眉道：「田兄，這等無聊的話，以後可再也不能出口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是，是。我只不過轉述太師父的話而已。他說他老人家要投入恆山派，叫我跟著一起來，第一步他要代女收徒。我不肯答應，他老人家揮拳就打，我打是打不過，逃又逃不了，只好拜師。」說到這裏，愁眉苦臉，神色甚是難看。

令狐冲道：「就算拜師，也不一定須做和尚。少林派不也有許多俗家弟子？」

田伯光搖頭道：「太師父是另有道理的。他說：『你這人太也好色，入了恆山派，師伯師叔們都是美貌尼姑，那可大大不妥。須得斬草除根，方為上策。』他出手將我點倒，拉下我的褲子，提起刀來，就這麼喀的一下，將我那話兒斬去了半截。」

令狐冲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搖了搖頭，雖覺此事甚慘，但想田伯光一生所害的良家婦女太多，那也是應得之報。

田伯光也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當時我便暈了過去。待得醒轉，太師父已給我敷上了金創藥，包好傷口，命我養了幾日傷。跟著便逼我剃度，做了和尚，給我取個法名，叫做『不可不戒』。他說：『我已斬了你那話兒，你已幹不得採花壞事，本來也不用做和尚。我叫你做和尚，取個「不可不戒」的法名，以便眾所周知，那是為了恆山派的名聲。本來嘛，做和尚的人，跟尼姑們混在一起，大大不妥，但打明招牌「不可不戒」，就不要緊了。』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太師父倒挺細心，想得周到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說：為了寶貝女兒，只好用盡心思，要救她一命。太師父要我向你說明此事，又要我請你別責怪我師父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我為甚麼要責怪你師父？全沒這回子事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說：每次見到我師父，她總更加瘦了一些，臉色也越來越壞，問起她時，她總是流淚，一句話不說。太師父說：定是你欺負了她。」令狐冲驚道：「沒有啊！我從來沒重言重語說過你師父一句。再說，她甚麼都好，我怎會責罵她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就是你從來沒罵過她一句，因此我師父要哭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明白了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為了這件事，又狠狠打了我一頓。」

令狐冲搔了搔頭，心想這不戒大師之胡纏瞎攪，與桃谷六仙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說：他當年和太師母做了夫妻後，時時吵嘴，越罵得兇，越是恩愛。你不罵我師父，就是不想娶她為妻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個……你師父是出家人，我可從來沒想過這件事。」田伯光道：「我也這樣說，太師父大大生氣，便打了我一頓。他說：我太師母本來是尼姑，他為了要娶她，才做和尚。如果出家人不能做夫妻，世上怎會有我師父這人？如果世上沒我師父，又怎會有

我？」令狐冲忍不住好笑，心想你比儀琳小師妹年紀大得多，兩樁事怎能拉扯在一起？田伯光又道：「太師父還說：如果你不是想娶我師父，幹麼要做恆山派掌門？他說：恆山派尼姑雖多，可沒一個比我師父更貌美的，人人差得遠了！你不是為我師父，卻又為了那一個尼姑？」

令狐冲暗暗叫苦不迭，心想：「不戒大師當年為了要娶一個尼姑為妻，才做和尚，他之道普天下人個個和他一般心腸。這句話如傳了出去，豈不糟糕之至？」

田伯光苦笑道：「太師父問我：我師父是不是世上最美貌的女子。我說：『就算不是最美，那也是美得很了。』他一拳打落了我兩枚牙齒，大發脾氣，說道：『為甚麼不是最美？如果我女兒不美，你當日為甚麼意圖對她非禮？令狐冲這小子為甚麼捨命救她？』我連忙說：『最美，最美。太師父你老人家生下來的姑娘，豈有不是天下最美貌之理？』他聽了這話，這才高興，大讚我眼光高明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儀琳小師妹本來相貌甚美，那也難怪不戒大師誇耀。」田伯光喜道：「你也說我師父相貌甚美，那就好極啦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為甚麼那就好極啦？」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交了一件好差使給我，說道著落在我身上，要我設法叫你……叫你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叫我甚麼？」田伯光笑道：「叫你做我的師公。」

令狐冲一呆，道：「田兄，不戒大師愛女之心，無微不至。然而這樁事情，你也明知是辦不到的。」田伯光道：「是啊。我說那可難得很，說你曾為了神教的任大小姐，率眾攻打少林寺。我說：『任大小姐的相貌雖及不上我師父的一成，可是令狐公子和她有緣，已給她迷上了，旁人那也沒法可施。』令狐公子，在太師父面前，我不得不這麼說，以便保得幾枚牙齒來吃東西，你可別見怪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我自然明白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太師父說：這件事他也知道，他說那很好辦，想個法子將任大小姐殺了，不讓你知道，那就成了。我忙說不可，倘若害死了任大小姐，令狐公子一定自殺。太師父道：『這也說得是。令狐冲這小子死了，我女兒要守活寡，豈不倒霉？這樣罷，你去跟令狐冲這小子說，我女兒嫁給他做二房，也無不可。』我說：『太師父，你老人家的堂堂千金，豈可如此委屈？』他嘆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這個姑娘如嫁不成令狐冲，早晚便死，定然活不久長。』他說到這裏，突然流下淚來。唉，這是父女天性，真情流露，可不是假的。」

兩人面面相對，都感尷尬。田伯光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太師父對我的吩咐我都對你說了。我知道這其中頗有難處，尤其你是恆山派掌門，更加犯忌。不過我勸你對我師父多說幾句好話，讓她高高興興，將來再瞧著辦罷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想起這些日來每次見到儀琳，確是見她日漸瘦損，卻原來是為相思所苦。儀琳對他情深一往，他如何不知？但她是出家人，又年紀幼小，料想這些閒情稍經時日，也便收拾起了，此後在仙霞嶺上和她重逢，自閩至贛，始終沒單獨跟她說過甚麼話。此番上恆山來，更加大避嫌疑。自己名聲早就不佳，於世人毀譽原不放在心上，可不能壞了恆山派的清名，是以除了向恆山女弟子傳授劍法之外，平日極少和誰說甚麼閒話，往日裝瘋喬痴的小丑模樣，更早已收得乾乾淨淨。此刻聽田伯光說到往事，儀琳對自己的一番柔情，驀地裏湧上心頭。

眼望著遠處山頭皚皚積雪，正自沉思，忽聽得山道上有大羣人喧嘩之聲。見性峯上向來清靜，從無有人如此吵嚷，正詫異間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數百人擁將上來，當先一人叫道：「恭喜令狐公子，你今日大喜啊！」這人又矮又肥，正是老頭子。他身後計無施、祖千秋，以及黃伯流、司馬大、藍鳳凰、游迅、漠北雙熊等一千人竟都到了。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忙迎上前去，說道：「在下受定閒師太遺命，

只得前來執掌恆山派門戶，沒敢驚動眾位朋友。怎地大夥兒都到了？」

這些人曾隨令狐冲攻打少林寺，經過一場生死搏鬥，已是患難之交。眾人紛紛搶上，將他圍在中間，十分親熱。老頭子大聲道：「大夥兒聽得公子已將聖姑接了出來，人人都十分歡喜。公子出任恆山派掌門，此事早已轟傳江湖，大夥兒今日若不上山道喜，可真該死之極了。」這些人豪邁爽快，三言兩語之間，已笑成一片。

令狐冲自上恆山之後，對著一羣尼姑、姑娘，說話行事，無不極盡拘束，此刻陡然間遇上這許多老友，自不勝之喜。

黃伯流道：「我們是不速之客，恆山派未必備有我們這批粗胚的飲食。酒食飯菜這就挑上山來了。」令狐冲喜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」心想：「這情景倒似當年五霸岡上的羣豪大會。」說話之間，又有數百人上山。計無施笑道：「令狐公子，咱們自己人不用客氣。你那些斯斯文文的女弟子，也招呼不來我們這些渾人。大家自便最好。」

這時見性峯上已喧鬧成一片。恆山眾弟子絕未料到竟有這許多賓客到賀，均各興奮。有些見多識廣的老成弟子，察覺來賀的這些客人頗為不倫不類，雖有不少知名之士，卻均是邪派高手，也有許多是綠林英雄、黑道豪客。恆山派門規素嚴，羣弟子人人潔身自愛，縱然同是正教之士，也少交往。這些左道旁門的人物，向來對之絕不理睬，今日竟一窩蜂的擁上峯來。但眼見掌門人和他們抱腰拉手，神態親熱，也只得自己心下嘀咕而已。

到得午間，數百名漢子挑了雞鴨牛羊、酒菜飯麵來到峯上。令狐冲心想：「見性峯上供奉白衣觀音，自己一做掌門人，便即大魚大肉，殺豬宰羊，未免對不住恆山派歷代祖宗。」當下命這些漢子在山腰間埋灶造飯。一陣陣酒肉香氣飄將上來，羣尼無不暗暗皺眉。

羣豪用過中飯，團團在見性峯主庵前的曠地上坐定。令狐冲坐在西首之側，數百名女弟子依著長幼之序，站在他身後，只待吉時一到，便行接任之禮。

忽聽得絲竹聲響，一羣樂手吹著簫笛上峯。中間兩名青衣老者大踏步走上前來，羣豪中「咦、啊」之聲四起，不少人站起身來。

左首青衣老者蠟黃面皮，朗聲說道：「日月神教東方教主，委派兩位長老賈布、上官雲，前來祝賀令狐大俠榮任恆山派掌門。恭祝恆山派發揚光大，令狐掌門威震武林。」

此言一出，羣豪都「啊」的一聲，轟然叫了起來。

這些左道之士大半與魔教頗有瓜葛，其中還有人服了東方不敗的「三尸腦神丹」，聽到「東方教主」四字便即心驚膽戰。羣豪就算不識得這兩個老者的，也都久聞其名，左首那人是「黃面尊者」賈布，右首那人複姓上官，單名一個雲字，外號叫做「鵬俠」。兩人武功之高，據說遠在一般尋常門派的掌門人與幫主、總舵主之上。兩人在日月神教中的資歷也不甚深，但近數年來教中變遷甚大，元老耆宿如向問天一類人或遭排斥，或自行退隱，眼前賈布與上官雲是教中極有權勢、極有頭臉的第一流人物。這一次東方不敗派他二人親來，對令狐冲可說是給足面子了。

令狐冲上前相迎，說道：「在下與東方先生素不相識，有勞二位大駕，愧不敢當。」他見那「黃面尊者」賈布一張瘦臉蠟也似黃，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，便如藏了一枚核桃相似。那「鵬俠」上官雲長手長腳，雙目精光燦爛，甚有威勢，足見二人內功均甚深厚。

賈布說道：「令狐大俠今日大喜，東方教主說道原該親自前來道賀才是。只是教中俗務羈絆，難以分身，令狐掌門勿怪才好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敢。」心想：「瞧東方不敗這副排場，任教主自

是尚未奪回教主之位，不知他和向大哥、盈盈三人現下怎樣了？」

賈布側過身來，左手一擺，說道：「一些薄禮，是東方教主的小小心意，請令狐掌門哂納。」絲竹聲中，數十名漢子抬了四十口朱漆大箱上來。每一口箱子都由兩名壯漢抬著，瞧各人腳步沉重，箱子中所裝物事著實不輕。

令狐冲忙道：「兩位大駕光臨，令狐冲已感榮寵，如此重禮，卻萬萬不敢拜領。還請上覆東方先生，說道令狐冲多謝了，恆山弟子山居清苦，也不需用這些華貴的物事。」

賈布道：「令狐掌門若不笑納，在下與上官兄弟可為難得緊了。」略略側頭，向上官雲道：「上官兄弟，你說這話對不對？」上官雲道：「正是！」

令狐冲心下為難：「恆山派是正教門派，和你魔教勢同水火，就算雙方不打架，也不能結交為友。再說，任教主和盈盈就要去跟東方不敗算帳，我怎能收你的禮物？」便道：「兩位兄台請上覆東方先生，所賜萬萬不敢收受。兩位倘若不肯將原禮帶回，在下只好遣人送到貴教總壇來了。」

賈布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令狐掌門可知這四十口箱中，裝的是甚麼物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在下自然不知。」賈布笑道：「令狐掌門看了之後，一定再也不會推卻了。這四十口箱子中所裝，其實也並非全是東方教主的禮物，有一部分原是該屬令狐掌門所有，我們抬了來，只物歸原主而已。」令狐冲大奇，道：「怎麼會是我的東西？那是甚麼？」賈布踏進一步，低聲道：「其中大多數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衫首飾和常用物事，東方教主命在下送來，以供任大小姐應用。另外也有一些，是教主送給令狐大俠與任大小姐的薄禮。許多物事混在一起，分也分不開，令狐掌門也不用客氣了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生性豁達隨便，向來不拘小節，見東方不敗送禮之意甚

誠，其中又有許多是盈盈的衣物，卻也不便堅拒，跟著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如此便多謝了。」

只見一名女弟子快步過來，稟道：「武當派冲虛道長親來道賀。」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忙迎到峯前。只見冲虛道人帶著八名弟子走上峯來。令狐冲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有勞道長大駕，令狐冲感激不盡。」冲虛道人笑道：「老弟榮任恆山掌門，貧道聞知，不勝之喜。少林寺方證、方生兩位大師也要前來道賀，不知他們兩位到了沒有？」令狐冲更是驚訝。

便在此時，山道上走上來一羣僧人，當先二人大袖飄飄，正是方證方丈和方生大師。方證叫道：「冲虛道兄，你腳程好快，可比我們先到了。」

令狐冲迎下山去，叫道：「兩位大師親臨，令狐冲何以克當？」方生笑道：「令狐少俠，你曾三入少林，我們到恆山來回拜一次，那也是禮尚往來啊。」

令狐冲將一眾少林僧和武當道人迎上峯來。峯上羣豪見少林、武當兩大門派的掌門人親身駕到，無不駭異，說話也不敢這麼大聲了。

恆山一眾女弟子個個喜形於色，均想：「掌門師兄的面子可大得緊啊。」

賈布與上官雲對望一眼，站在一旁，對方證、方生、冲虛等人上峯，似是視而不見。

令狐冲招呼方證大師和冲虛道人上座，尋思：「記得師父當年接任華山派掌門，少林派和武當派的掌門人並未到來，只遣人到賀而已。其時我雖年幼，不知有那些賓客，但師父、師娘後來跟眾弟子講

述當年就任掌門時的風光，也從未提過少林、武當的掌門人大駕光臨。今日他二位同時到來，難道真的是向我道賀，還是別有用意？」

這時上峯來的賓客絡繹不絕，大都是當日曾參與攻打少林寺之役的羣豪。此外崑崙派、點蒼派、峨嵋派、崆峒派、青城派、丐幫等各大門派幫會，也都派人呈上掌門人、幫主的賀帖和禮物。令狐冲見賀客眾多，心下釋然：「他們都是瞧著恆山派和定閒師太的臉面，才來道賀，可不是憑著我令狐冲的面子。」

嵩山、華山、衡山、泰山四派，卻均並未遣人來賀。

耳聽得砰砰三聲號炮，吉時已屆。令狐冲站到場中，躬身抱拳，向眾人團團為禮，朗聲說道：「恆山派前任掌門定閒師太不幸遭人暗算，與定逸師太同時圓寂。小子令狐冲秉承定閒師太遺命，接掌恆山一派的門戶。承眾位前輩、眾位朋友不棄，大駕光臨，恆山派上下同蒙榮寵，不勝感激。」

磬鉦聲中，恆山派羣弟子列成兩行，魚貫而前，居中是儀和、儀清、儀真、儀質四名大弟子。四名大弟子手捧法器，走到令狐冲面前，躬身行禮。令狐冲長揖還禮。

儀和說道：「四件法器，乃恆山派創派之祖曉風師太所傳，向由本派掌門人接管。新任掌門人令狐師兄便請收領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

四名大弟子將法器依次遞過，乃是一卷經書，一個木魚，一串念珠，一柄短劍。令狐冲見到木魚、念珠，不由得發窘，只得伸手接過，雙眼視地，不敢與眾人目光相接。

儀清展開一個卷軸，說道：「恆山派門人，須當嚴守佛戒，以及本門五大戒律：一戒犯上忤逆，二戒同門相殘，三戒妄殺無辜，四戒持身不正，五戒結交奸邪。恆山派祖宗遺訓，掌門師兄須當身體力

行，督率弟子，一概凜遵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！」心想：「前三戒倒也罷了，可是令狐冲持身不大端正，至於不得結交奸邪那一款，更加令人為難。今日上峯來的賓客，倒有一大半是左道旁門之士。」

忽聽得山道上有人叫道：「五嶽劍派左盟主有令，令狐冲不得擅篡恆山派掌門之位。」呼喝聲中，五個人飛奔而至，後面跟著數十人。當先五人各執一面錦旗，正是五嶽劍派的盟旗。五人奔至人羣外數丈處站定，居中那人高大魁梧，五十來歲年紀。

令狐冲認得此人姓丁名勉，外號「托塔手」，是嵩山掌門左冷禪的師弟，「嵩山十三太保」中的第一太保，當日曾在藥王廟外見過，當下抱拳說道：「丁前輩，您好。」

丁勉將手中錦旗一展，說道：「恆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，須遵左盟主號令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丁前輩想必忘了。那日在浙南龍泉鑄劍谷中，嵩山派的朋友們假扮日月教人士，圍攻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，死傷了多位恆山師姊妹。定閒師太早已聲明，恆山派從此不奉左盟主號令，這番言語，想來姓趙、姓張、姓司馬那三位仁兄，都已稟明左掌門了。令狐冲接掌恆山門戶，自當遵奉定閒師太遺命，不再加盟五嶽劍派。」

這時其餘數十人都已上峯，卻是嵩山、華山、衡山、泰山四派的弟子。華山派那八人都是令狐冲當年的師弟，林平之卻不在其內。這數十人分成四列，手按劍柄，默不作聲。

丁勉大聲道：「恆山一派，向由出家的女尼執掌門戶。令狐冲身為男子，豈可壞了恆山派數百年來的規矩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規矩是人所創，也可由人所改。況且恆山派早已不奉左盟主號令，恆山派之事，與嵩山派全不相干。」

羣豪之中已有人向丁勉叫罵起來：「他恆山派的事，要你嵩山派來多管甚麼鳥閒事？」「你奶奶的，快給我滾罷！」「甚麼五嶽盟主？狗屁盟主，好不要臉。」

當年衡山派劉正風意欲金盆洗手，退出武林，左冷禪派出丁勉、陸柏、費彬等嵩山派高手，率領史登達等弟子，持五嶽令旗前來阻止。由於事先布置周詳，聲勢浩大，泰山、華山、恆山各派首腦均無法與抗，最後劉正風不但金盆洗手之舉作罷，其弟子家人亦都死於非命。定逸師太曾欲主持公道，從中調解，反為丁勉擊傷，憤而退走。今日嵩山派的作為，與當年阻止劉正風金盆洗手甚為相似，而派來的人馬，除嵩山派之外，尚有華山、衡山、泰山三派弟子，聲勢更較當日「衡山攻劉」為盛。

儀和、儀清等恆山弟子原不免心中慄慄，然見賀客甚眾，不但少林、武當兩派掌門親臨，更有五湖四海的豪士近千人，嵩山派再想舊事重演，強行阻止令狐冲接掌恆山派門戶，只怕難以辦到了。眼見羣豪氣勢甚壯，心中登即大定，反覺這些人亂糟糟的來搗亂一番，倒於己方有利。

丁勉向令狐冲道：「這些口出污言之人，在這裏幹甚麼來著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些兄台都是在下的朋友，是上峯來觀禮的。」丁勉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恆山派五大戒律，第五條是甚麼？」令狐冲心道：「你存心跟我過不去，我便來跟你強辯。」說道：「恆山五大戒律，第五戒是不得結交奸邪。像丁兄這樣的人，以及嵩山派其餘的奸邪之徒，令狐冲是決計不會結交的。」

羣豪一聽，登時轟笑起來，都道：「奸邪之徒，快快滾罷！」

丁勉以及嵩山、華山等各派弟子見了這等聲勢，均想敵眾我寡，對方倘若翻臉動手，那可糟糕。丁勉更想：「左師哥這次可失算了。他料想見性峯上冷冷清清，只不過一些恆山派的尼姑、姑娘，我們四

派數十名好手，儘可制得住。令狐冲劍術雖精，我們乘他手中無劍之時，師兄弟五人突以拳腳夾攻，必可取他性命。那知賀客竟這麼多，連少林、武當的兩大掌門也到了。」當下轉身向方證和冲虛說道：

「兩位掌門是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人所共仰，今日須請兩位說句公道話。令狐冲招攬了這許多妖魔鬼怪來到恆山，是不是壞了恆山派不得結交奸邪這條門規？恆山派這樣一個歷時已久、享譽甚隆的名門正派，在令狐冲手中轉眼便鬧得萬劫不復，兩位是否坐視不理？」

方證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.....唔.....」心想此人的話倒也在理，這裏果然大多數是旁門左道之士，可是難道要令狐冲將他們都逐下山去不成？

忽聽得山道上傳來一個女子清脆的叫聲：「日月神教任大小姐到！」

令狐冲驚喜交集，情不自禁的衝口而出：「盈盈來了！」急步奔到崖邊，只見兩名大漢抬著一乘青呢小轎，快步上峯。小轎之後跟著四名青衣女婢。

左道羣豪聽得盈盈到來，紛紛衝下山道去迎接，歡聲雷動，擁著小轎，來到峯頂。

小轎停下，轎帷掀開，走出一個身穿淡綠衣衫的豔美少女，正是盈盈。

羣豪大聲歡呼：「聖姑！聖姑！」一齊躬身行禮。瞧這些人的神情，對盈盈又敬畏，又感佩，歡喜之情出自心底。

令狐冲走上幾步，微笑道：「盈盈，你也來啦！」

盈盈微笑道：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怎能不來？」眼光四下一掃，走上幾步，向方證與冲虛二人歛衽為禮，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

掌門道長，小女子有禮。」

方證和冲虛一齊還禮，心下都想：「你和令狐冲再好，今日卻也不該前來，這可叫令狐冲更加為難了。」

丁勉大聲道：「這個姑娘，是魔教中的要緊人物。令狐冲，你說是也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又怎樣？」丁勉道：「恆山派五大戒律，規定不得結交奸邪。你若不與這些奸邪人物一刀兩斷，便做不得恆山派掌門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做不得便做不得，那又有甚麼打緊？」

盈盈向他瞧了一眼，目光中深情無限，心想：「你為了我，甚麼都不在乎了。」問道：「請問令狐掌門，這位朋友是甚麼來頭？憑甚麼來過問恆山派之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他自稱是嵩山派左掌門派來的，手中拿的，便是左掌門的令旗。別說這是左掌門的一面小小令旗，就是左掌門自己親至，又怎管得了我恆山派的事。」

盈盈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想起那日少林寺比武，左冷禪千方百計的為難，寒冰真氣又使爹爹身受重傷，險些性命不保，不由得惱怒，說道：「誰說這是五嶽劍派的盟旗？他是來騙人的……」一言未畢，身子微晃，左手中已多了柄寒光閃閃的短劍，疾向丁勉胸口刺去。

丁勉武功雖高，但萬萬料不到這樣一個嬌怯怯的美貌少女說打便打，事先更沒半點朕兆，出手如電，挺劍便刺了過來，拔劍招架已然不及，只得側身閃避。他更沒料到盈盈這一招乃是虛招，身子略轉之際，右手稍鬆，手中錦旗已給這姑娘奪了過去。盈盈身子不停，連刺五劍，連奪五面錦旗，所使身法劍招一模一樣，五招皆是如此。嵩山派其餘四人都是丁勉的師弟，個個拳腳功夫甚為了得，左冷禪派了來，原是要避令狐冲劍招之長，以拳腳襲擊令狐冲的，可是盈盈出手實在太快，一霎之間，給她奇兵突出，攻了個措手不及，與其說是輸招，還不如說是中了奇襲暗算。

盈盈手到旗來，轉到了令狐冲身後，大聲道：「令狐掌門，這些旗果然是假的。這那裏是五嶽劍派的令旗，這是五仙教的五毒旗啊。」

她將手中五面錦旗張了開來，人人看得明白，五面旗上分別繡著青蛇、蜈蚣、蜘蛛、蝎子、蟾蜍五樣毒物，色彩鮮明，奕奕如生，那裏是五嶽劍派的令旗了？

丁勉等人只驚得目瞪口呆，說不出話來。老頭子、祖千秋等羣豪卻大聲喝采。人人均知盈盈奪到令旗之後，立即便掉了包，將五嶽令旗換了五毒旗，只她手腳實在太快，誰也沒看清楚她掉旗之舉。

盈盈叫道：「藍教主！」人羣中一個身穿苗家裝束的美女站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在！聖姑有何吩咐？」正是五仙教教主藍鳳凰。盈盈問道：「你教中的五毒旗，怎會落入了嵩山派手中？」藍鳳凰笑道：

「這幾個嵩山弟子，都是我教下女弟子的好朋友，想必是他們甜言蜜語，將我教中的五毒旗騙了去玩兒。」盈盈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五面旗兒，便還了你罷。」說著將五面旗子擲將過去。藍鳳凰笑道：「多謝。」伸手接了。

丁勉怒極大罵：「無恥妖女，在老子面前使這掩眼的妖法，快將令旗還來。」盈盈笑道：「你要五毒旗，不會向藍教主去討嗎？」丁勉無法可施，向方證和冲虛道：「方丈大師、冲虛道長，請你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主持公道。」

方證道：「這個……唔……不得結交奸邪，恆山派戒律中原是有這麼一條，不過……今日江湖上朋友們前來觀禮，令狐掌門也不能閉門不納，太不給人家面子……」

丁勉突然指著人羣中一人，大聲道：「他……我認得他是採花大盜田伯光，他這麼扮成個和尚，便想瞞過我的眼去嗎？像這樣的人，也是令狐冲的朋友？」厲聲道：「田伯光，你到恆山幹甚麼來著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拜師來著。」丁勉奇道：「拜師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正是。」走到儀琳面前，跪下磕頭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弟子請安。弟子痛改前非，法名叫做『不可不戒』。」儀琳滿臉通紅，側身避過，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」

盈盈笑道：「田師傅有心改邪歸正，另投明師，那是再好不過。他落髮出家，法名『不可不戒』，更顯得其意極誠。方證大師，有道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一個人只要決心改過遷善，佛門廣大，便會給他一條自新之路，是不是？」

方證喜道：「正是！不可不戒投入恆山派，從此嚴守門規，實是武林之福。」

盈盈大聲道：「眾位聽了，咱們今日到來，都是來投恆山派的。只要令狐掌門肯收留，咱們便都是恆山弟子了。恆山弟子，怎能算是妖邪？」

令狐冲恍然大悟：「原來盈盈早料到我身為眾女弟子的掌門，十分尷尬，倘若派中有許多男弟子，那便無人恥笑了。因此特地叫這一大羣人來投入恆山派。」當即朗聲問道：「儀和師姊，本派可有不許收男弟子這條門規麼？」

儀和道：「不許收男弟子的門規倒沒有，不過.....不過.....」她腦子一時轉不過來，總覺派中突然多了這許多男弟子出來，實是大大不妥。

令狐冲道：「眾位要投入恆山派，那是再好不過。但也不必拜師。恆山派另設一個.....唔.....一個『恆山別院』，安置各位，那邊通元谷，便是一個極好去處。」

那通元谷在見性峯之側，相傳唐時仙人張果老曾在此煉丹。恆山

大石上有蹄印數處，歷代相傳為張果老倒騎驢子所踏出。如此堅硬的花崗石上，居然有驢蹄之痕深印，若不是仙人遺跡，何以生成？唐玄宗封張果老為「通元先生」，通元谷之名，便由此而來。通元谷和見性峯上主庵相距雖然不遠，但由谷至峯，山道絕險。令狐冲將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元谷中，令他們男女隔絕，以免多生是非。

方證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如此甚好。這些朋友們歸入了恆山派，受恆山派門規約束，真是武林中一件大大的美事。」

丁勉見方證大師也如此說，對方又人多勢眾，看來今日已無法阻止令狐冲出任恆山派掌門，只得傳達左冷禪的第二道命令，咳嗽一聲，朗聲說道：「五嶽劍派左盟主有令：三月十五清晨，五嶽劍派各派師長弟子齊集嵩山，推舉五嶽派掌門人，務須依時到達，不得有誤。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五嶽劍派併為一派，是誰的主意？」

丁勉道：「嵩山、泰山、華山、衡山四派，均已一致同意。你恆山派倘若獨持異議，便是公然跟四派過不去，只有自討苦吃了。」轉身向泰山派等人問道：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站在他身後的數十人齊聲道：「正是！」丁勉一陣冷笑，轉身便走。走出幾步，不禁回頭向盈盈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那五面令旗，如何想法子奪回來才好。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丁老師，你失了旗子，回去怎麼向左掌門交代啊？不如我還了你罷！」說著右手一揮，將一面錦旗擲了過去。

丁勉見一面小旗勢挾勁風飛來，心想：「這是你的五毒旗，又不是五嶽令旗，我要來幹甚麼？」心念甫轉，那旗已飛向面前，戳向他咽喉，當即伸手抄住。突然一聲大叫，急忙將旗擲下，只覺掌心猶似烈火燒炙，提手一看，掌心已成淡紫之色，才知旗桿上餵有劇毒，已受了五毒教暗算，又驚又怒，氣急敗壞的罵道：「妖女……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你叫一聲『令狐掌門』，向他求情，我便給你解藥，否則你這隻手掌要整個兒爛掉。」

丁勉素知五毒教使毒的厲害，一猶豫間，但覺掌心麻木，知覺漸失，心想我畢生功力，全在兩掌，爛掉手掌便成廢人，情急之下，只得叫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你……」藍鳳凰笑道：「求情啊。」丁勉道：「令狐掌門，在下得罪了你，是我不是。求……求你賜給解……解藥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藍姑娘，這位丁兄不過奉左掌門之命而來，請你給他解藥罷！」

藍鳳凰一笑，向身畔一名苗女揮手示意。那苗女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紙小包，走上幾步，拋給了丁勉。丁勉伸手接過，在羣豪轟笑聲中疾趨下峯。其餘數十人都跟了下去。

令狐冲朗聲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大夥兒既願在恆山別院居住，可得遵守本派的戒律。這戒律其實也不怎麼難守，只是第五條不得結交奸邪，有些麻煩。但自今而後，大夥兒都算是恆山派的人，恆山派弟子自然不是奸邪。不過和派外之人交友時，卻得留神些了。」羣豪轟然稱是。令狐冲又道：「你們要喝酒吃肉，也無不可，可是吃葷之人，過了今日，便不能再上這見性峯來。」

方證合什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清淨佛地，原是不可褻瀆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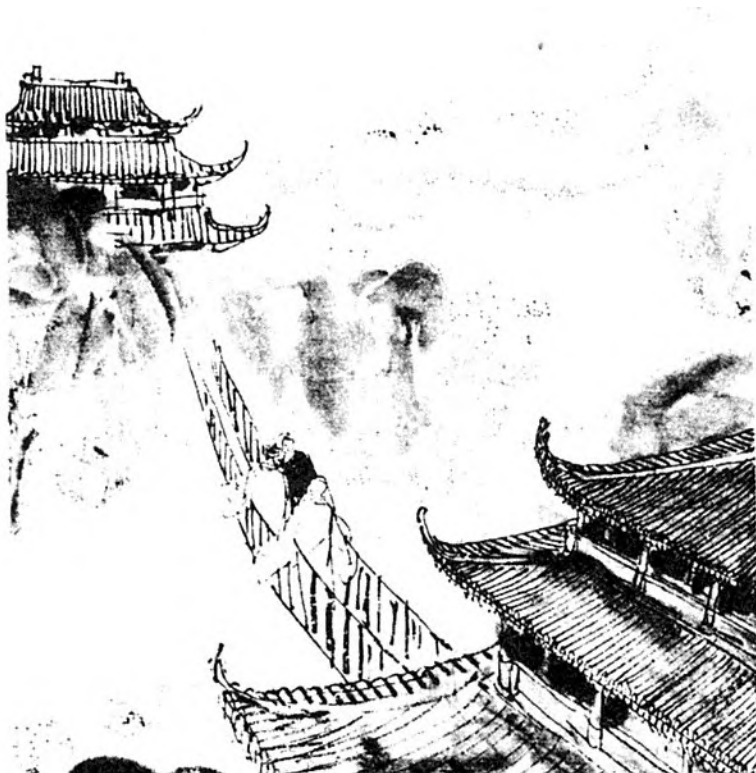
令狐冲笑道：「好啦，我這掌門人，算是做成了。大家肚子也餓啦，快開素齋來，我陪少林方丈、武當掌門和各位前輩用飯。到得明日，再和各位喝酒。」

素齋後，方證道：「令狐掌門，老衲和冲虛道兄二人有幾句話，想和掌門人商議。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心想：「當今武林中二大門派的掌門人親身來到恆山，必有重要話說。見性峯上龍蛇混雜，不論在那裏說話，都不免隔牆有耳。」當下吩咐儀和、儀清等弟子分別招待賓客，向方證、冲虛二人道：「下此峯後，磁窯口側有一座山，叫作翠屏山，峭壁如鏡。山上有座懸空寺，是恆山的勝景。二位前輩若有雅興，讓晚輩導往一遊如何？」

冲虛道人喜道：「久聞翠屏山懸空寺建於北魏年間，於松不能生、猿不能攀之處，發偌大願力，憑空建寺。那是天下奇景，貧道仰慕已久，正欲一開眼界。」

【三十】 密議



令狐冲和方證、冲虛來到飛橋之上。飛橋闊僅數尺，放眼四周皆空，雲生足底，有如身處天上，三人臨此勝境，胸襟大暢。

令狐冲引著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下見性峯，趨磁窯口，來到翠屏山下。方證與冲虛仰頭而望，但見飛閣二座，聳立峯頂，宛似仙人樓閣，現於雲端。方證嘆道：「造此樓閣之人當真妙想天開，果然是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

三人緩步登山，來到懸空寺中。那懸空寺共有樓閣二座，皆高三層，凌虛數十丈，相距數十步，二樓之間，聯以飛橋。寺中有一年老僕婦看守打掃，見到令狐冲等三人到來，瞠目以視，既不招呼，也不行禮。令狐冲於十多日前曾偕儀和、儀清、儀琳等人來過，知這僕婦又聾又啞，甚麼事也不懂，當下也不理睬，逕和方證、冲虛來到飛橋之上。

飛橋闊僅數尺，若是常人登臨，放眼四周皆空，雲生足底，有如身處天上，自不免心目俱搖，手足如廢，但三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臨此勝境，胸襟大暢。

方證和冲虛向北望去，於縹緲煙雲之中，隱隱見到城郭出沒，磁窯口雙峯夾峙，一水中流，形勢甚為雄峻。方證說道：「古人說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，這裏的形勢，確是如此。」冲虛道：「北宋年間楊老令公扼守三關，屯兵於此，這原是兵家必爭的要塞。始見懸空寺，但覺鬼斧神工，驚詫古人的功夫毅力，待見到這五百里開鑿的山道，懸空寺又渺不足道了。」

令狐冲奇道：「道長，你說這數百里山道，都是人工開鑿出來的？」冲虛道：「史書記載，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克燕，將兵自中山歸平城，發卒數萬人鑿恆嶺，通直道五百餘里，磁窯口便是這直道的北端。」方證道：「所謂直道五百餘里，當然大多數是天生的。北魏皇帝發數萬兵卒，只是將其間阻道的山嶺鑿開而已。但縱是如此，工程之大，也已令人橋舌難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無怪乎有這許多人想做皇帝。他只消開一句口，數萬兵卒便將阻路的山嶺給他鑿了開來。」冲虛道：「權勢這一關，古來多少英雄豪傑，卻都難以鑿開。別說做皇帝了，今日武林中所以風波迭起，紛爭不已，還不是為了那『權勢』二字。」

令狐冲心下一凜：「他說到正題了。」便道：「晚輩不明，請二位前輩指點。」

方證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今日嵩山派的丁老師率眾前來，為的是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傳達左盟主的號令，不許晚輩接任恆山派掌門。」方證道：「左盟主為甚麼不許你做恆山派掌門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左盟主要將五嶽劍派併而為一，晚輩曾一再阻撓他的大計，殺了不少嵩山派之人，左盟主對晚輩自是痛恨之極。」方證問道：「你為甚

麼要阻撓他的大計？」

令狐冲一呆，一時難以回答，順口重複了一句：「我為甚麼要阻撓他的大計？」

方證問道：「你以為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這件事不妥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當時也沒想過此事妥或不妥。只是嵩山派為了脅迫恆山派答允，假扮日月教教眾，劫擄恆山弟子，圍攻定靜師太，所使的手段太過卑鄙。晚輩剛巧遇上此事，心覺不平，是以出手相助。後來嵩山派火燒鑄劍谷，要燒死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，那是更加可惡了。晚輩心想，五嶽劍派合併之舉倘是美事、好事，嵩山派何不正大光明的與各派掌門商議，卻要幹這鬼鬼祟祟的勾當？」

冲虛點頭道：「令狐掌門所見不差。左冷禪野心極大，要做武林中的第一人。自知難以服眾，只好暗使陰謀。」方證嘆道：「左盟主文才武略，確是武林中的傑出人物，五嶽劍派之中，原本沒第二人比得上。不過他抱負太大，急欲壓倒武當、少林兩派，未免有些不擇手段。」冲虛道：「少林派向為武林領袖，數百年來眾所公認。少林之次，便是武當。更其次是崑崙、峨嵋、崆峒諸派。令狐賢弟，一個門派創建成名，那是數百年來無數英雄豪傑，花了無數心血累積而成，一套套的武功家數，都是一點一滴、千錘百鍊的積聚起來，決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五嶽劍派在武林崛起，不過是近六七十年的事，雖然興旺得快，家底總還不及崑崙、峨嵋，更不用說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絕藝相比了。」令狐冲點頭稱是。

冲虛又道：「各派之中，偶爾也有一二才智之士，武功精強，雄霸當時。一個人在武林中出人頭地，揚名立萬，事屬尋常。但若只憑一人之力，便想壓倒天下各大門派，那可從所未有。左冷禪滿腹野心，想幹的卻正是這件事。當年他一任五嶽劍派的盟主，方丈大師就料到武林中從此多事。近年來左冷禪的所作所為，果然證明了方丈大

師的先見。」方證唸了一句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冲虛道：「左冷禪當上五嶽劍派盟主，那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要將五派歸一，由他自任掌門。五派歸一之後，實力雄厚，便可隱然與少林、武當成為鼎足而三之勢。那時他會進一步蠶食崑崙、峨嵋、崆峒、青城諸派，一一將之合併，那是第三步。然後他向魔教啟釁，率領少林、武當諸派，一舉將魔教挑了，這是第四步。」

令狐冲內心感到一陣懼意，說道：「這等事情難辦之極，左冷禪的武功未必當世無敵，他何以要花偌大心力？」

冲虛道：「人心難測。世上之事，不論多麼難辦，總是有人要去試上一試。你瞧，這五百里山道，不是有人鑿開了？這懸空寺，不是有人建成了？左冷禪若能滅了魔教，在武林中已是唯我獨尊之勢，再要吞併武當，收拾少林，也未始不能。幹辦這些大事，那也不是全憑武功，更要緊的是憑著一股勢頭。兵敗如山倒固然不錯，勝勢若潮湧也非奇事。」方證又唸了一句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原來左冷禪是要天下武林之士，個個遵他號令。」

冲虛說道：「正是！那時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，做了皇帝之後，又想長生不老，萬壽無疆！這叫做『人心不足蛇吞象』，自古以來，皆是如此。英雄豪傑之士，絕少有人能逃得過這『權位』的關口。」

令狐冲默然，一陣北風疾颳過來，不由得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，說道：「人生數十年，但貴適意，卻又何苦如此？左冷禪要挑了魔教，要消滅崆峒、崑崙，要吞併少林、武當，不知將殺多少人，流多少血？」

冲虛雙手一拍，說道：「照啊，咱三人身負重任，須得阻止左冷禪，不讓他野心得逞，以免江湖之上，遍地血腥。」

令狐冲悚然道：「道長這等說，可令晚輩大是惶恐。晚輩見識淺陋，謹奉二位前輩教誨驅策。」

冲虛說道：「那日你率領羣豪，赴少林寺迎接任大小姐，不損少林寺一草一木，方丈大師很承你的情。」令狐冲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晚輩胡鬧，甚是惶恐。」冲虛道：「你走了之後，左冷禪等人也分別告辭，我卻又在少林寺中住了七日，和方丈大師日夜長談，深以左冷禪的野心勃勃為憂。那日任我行使詭計佔了方證大師的上風，左冷禪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本來那也算不了甚麼，但武林中無知之徒不免會說：『方證大師敵不過任我行，任我行又敵不過左冷禪……』」

令狐冲連連搖頭，道：「不見得，不見得！」冲虛道：「我們都知不見得。可是經此一戰，左冷禪的名頭終究又響了不少，也增長了他的自負與野心。後來我們分別接到你老弟出任恆山派掌門的訊息，決定親自上恆山來，一來是向老弟道賀，二來是商議這件大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兩位如此抬舉，晚輩實不敢當。」

冲虛道：「那丁勉傳來左冷禪的號令，說道三月十五，五嶽劍派人眾齊集嵩山，推舉五嶽派的掌門人。此舉原早在方丈大師的意料之中，只是我們沒想到左冷禪竟會如此性急。他說推舉五嶽派掌門人，倒似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之事已成定局。其實，衡山莫大先生脾氣怪僻，是不會附和左冷禪的。泰山天門道兄性子剛烈，也決計不肯屈居人下。令師岳先生外圓內方，對華山一派的道統看得極重，左冷禪要他取消華山派的名頭，岳先生該會據理力爭。只恆山一派，三位前輩師太先後圓寂，一眾女弟子無力和左冷禪相抗，說不定就此屈服。豈知定閒師太竟能破除成規，將掌門人一席重任，交託在老弟手中。我和方丈師兄談起定閒師太的胸襟遠見，當真欽佩之極。她在身受重傷之際，仍能想到這一著，更是難得，足見定閒師太平素修為之高，直至壽終西歸，始終靈台清明。只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、恆山四派聯

手，不允併成五嶽派，左冷禪為禍江湖的陰謀便不能得逞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然而瞧丁勉今日前來傳令的聲勢，似乎泰山、衡山、華山三派均已受了左冷禪的挾制。」冲虛點頭道：「正是。令師岳先生的動向，也令方丈大師和貧道大惑不解。聽說福州林家有一名子弟，拜在令師門下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這林師弟名叫林平之。」冲虛道：「他祖傳有一部辟邪劍譜，江湖上傳言已久，均說譜中所載劍法，威力極大，老弟想來必有所聞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是。」當下將如何在福州向陽巷中尋到一件袈裟、如何嵩山派有人謀奪、自己如何受傷暈倒等情說了。

冲虛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按情理說，令師見到了這件袈裟，自會交給你林師弟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可是後來師妹卻又向我追討辟邪劍譜。其中疑難，實無法索解。晚輩蒙冤已久，那也不去理他，但辟邪劍法到底實情如何，要向二位前輩請教。」

冲虛向方證瞧了一眼，道：「方丈大師，其中原委，請你向令狐老弟解說罷。」

方證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你可聽到過《葵花寶典》的名字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曾聽晚輩師父提起過，他老人家說，《葵花寶典》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秘笈，可是失傳已久，不知下落。後來晚輩又聽任教主說，他曾將《葵花寶典》傳給了東方不敗，然則這部《葵花寶典》，目下是在日月教手中了。」

方證搖頭道：「日月教所得的殘缺不全，並非原書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心想武林中的重大隱秘之事，這兩位前輩倘若不知，旁人更不會知道了，料來有一件武林大事，即將從方證大師口中透露出

來。

方證抬起頭來，望著天空悠悠飄過的白雲，說道：「華山派當年有氣宗、劍宗之分，一派分為兩宗。華山派前輩，曾因此而大動干戈，自相殘殺，這一節你是知道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只是我師父亦未詳加教誨。」方證點頭道：「本派中同室操戈，實非美事，是以岳先生不願多談。華山派所以有氣宗、劍宗之分，據說便是因那部《葵花寶典》而起。」

他頓了一頓，緩緩說道：「這部《葵花寶典》，武林中向來都說，是前朝皇宮中一位宦官所著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宦官？」冲虛道：「宦官就是太監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嗯。」方證道：「至於這位前輩的姓名，已無可查考，以他這樣一位大高手，為甚麼在皇宮中做太監，那更加誰也不知道了。至於寶典中所載的武功，卻精深之極，三百餘年來，始終沒一人能據書練成。百餘年前，這部寶典為福建泉州少林寺下院所得。其時泉州少林寺方丈紅葉禪師，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，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，該當練成寶典上所載武功才是。但據他老人家的弟子說道，紅葉禪師並未練成。更有人說，紅葉禪師參究多年，直到逝世，始終就沒起始修練寶典中所載武功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說不定此外另有秘奧訣竅，卻不載在書中，以致以紅葉禪師這樣的智慧之士，也難以全部領悟，甚至根本無從著手。」

方證大師點頭道：「這也大有可能。老衲和冲虛道兄都無緣法見到寶典，否則雖不敢說修習，但看看其中到底是些甚麼高深莫測的文字，也是好的。」

冲虛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大師卻動塵心了。咱們學武之人，不見到寶典則已，要是見到，定然會廢寢忘食的研習參悟，結果不但誤了清修，反而空惹一身煩惱。咱們沒緣份見到，其實倒是福氣。」

方證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道兄說得是，老衲塵心不除，好生慚

愧。」他轉頭又向令狐冲道：「據說華山派有兩位師兄弟，曾到泉州少林寺作客，不知因何機緣，竟看到了這部《葵花寶典》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《葵花寶典》既如此要緊，泉州少林寺自然秘不示人。華山派這兩位前輩得能見到，定是偷看。方證大師說得客氣，不提這個『偷』字而已。」

方證又道：「其時匆匆之際，二人不及同時遍閱全書，當下二人分讀，一個人讀一半，後來回到華山，共同參悟研討。不料二人將書中功夫一加印證，竟然牛頭不對馬嘴，全然合不上來。二人都深信對方讀錯了書，只有自己所記才是對的。可是單憑自己所記得的一小半，卻又不能依之照練。兩個本來親逾同胞骨肉的師兄弟，到後來竟變成了對頭冤家。華山派分為氣宗、劍宗，也就由此而起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兩位前輩師兄弟，想來便是岳肅和蔡子峯兩位華山前輩了？」岳肅是華山氣宗之祖，蔡子峯則是劍宗之祖。華山一派分為二宗，那是許多年前之事了。

方證道：「正是。岳蔡二位私閱《葵花寶典》之事，紅葉禪師不久便即發覺。他老人家知道這部寶典中所載武學不但博大精深，兼且凶險之極。據說最難的還是第一關，只消第一關能打通，以後倒也沒甚麼了。天下武功都是循序漸進，越到後來越難。這葵花寶典最艱難之處卻在第一步，修習時只要有半點岔錯，立時非死即傷。當下派遣他的得意弟子渡元禪師前往華山，勸諭岳蔡二位，不可修習寶典中的武學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門功夫竟是第一步最難，如無人指點，照書自練，定然凶險之極。但想來岳蔡二位前輩並未聽從。」方證道：「其實那也怪不得岳蔡二人。想我輩武學之人，一旦得窺精深武學的秘奧，如何肯不修習？老衲出家修為數十載，一旦想到寶典的武學，也不免起了塵念，冲虛道兄適才以此見笑，何況是俗家武師？不料渡元

禪師此一去，卻又生出一番事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難道岳蔡二位，對渡元禪師有所不敬嗎？」

方證搖頭道：「那倒不是。渡元禪師上得華山，岳蔡二人對他好生相敬，承認私閱《葵花寶典》，一面深致歉意，一面卻以經中所載武學向他請教。殊不知渡元禪師雖是紅葉禪師的得意弟子，寶典中的武學卻未蒙傳授。只因紅葉禪師自己也不大明白，自不能以之傳授弟子。岳蔡二人只道他定然精通寶典中所載的學問，那想得到其中另有原由。渡元禪師也不點明，聽他們背誦經文，隨口解釋，心下卻暗自記憶。渡元禪師武功本極高明，又是絕頂機智之人，聽到一句經文，便以己意演繹幾句，居然也說來頭頭是道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樣一來，渡元禪師反從岳蔡二位那裏，得悉了寶典中的經文？」方證點頭道：「不錯。不過岳蔡二人所記的，本來便已不多，經過這麼一轉述，不免又打了折扣。據說渡元禪師在華山上住了八日，這才作別，但從此卻也沒再回泉州少林寺去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他不再回去？卻到了何處？」方證道：「當時就沒人得知了。不久紅葉禪師就收到渡元禪師的一通書信，說道他凡心難抑，決意還俗，無面目再見師父云云。」令狐冲大為奇怪，心想此事當真出乎意料之外。

方證道：「由於這一件事，少林下院和華山派之間，便生了許多嫌隙，而華山弟子偷窺《葵花寶典》之事，也流傳於外。過不多時，即有魔教十長老攻華山之舉。」

令狐冲登時想起在思過崖後洞所見的骷髏，以及石壁上所刻的武功劍法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。方證道：「怎麼？」令狐冲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打斷了方丈的話題，恕罪則個。」

方證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算來那時候連你師父也還沒出世呢。魔教十長老攻華山，便是想奪這部《葵花寶典》，其時華山派已與泰

山、嵩山、恆山、衡山四派結成了五嶽劍派，其餘四派得訊便即來援。華山腳下一場大戰，魔教十長老多數身受重傷，鎩羽而去，但岳肅、蔡子峯兩人均在這一役中斃命，而他二人所筆錄的《葵花寶典》殘本，也給魔教奪了去，因此這一仗的輸贏卻也難說得很。五年之後，魔教捲土重來。這一次十長老有備而來，對五嶽劍派劍術中的精妙之著，都想好了破解之法。冲虛道兄與老衲推想，魔教十長老武功雖高，但要在短短五年之內，盡破五嶽劍派的精妙劍招，多半也還是由於從《葵花寶典》中得到了好處。二次決鬥，五嶽劍派著實吃了大虧，高手耆宿，死傷慘重，五派許多精妙劍法從此失傳湮沒。只是那魔教十長老卻也不得生離華山。想像那一場惡戰，定是慘烈非凡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曾在華山思過崖的一個石洞之中，見到這魔教十長老的遺骨，又見到石壁上刻下的若干題字。」冲虛道：「有這等事？題字中寫些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有十六個大字，寫的是『五嶽劍派，無恥下流，比武不勝，暗算害人。』此外還有許多小字，都是咒罵五嶽劍派卑鄙無賴，不要臉等等。」冲虛道：「華山派怎地容得這些誹謗的字跡留在石壁之上，這倒奇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石洞是晚輩無意中發見的，旁人均不知道。」當下將如何發見這石洞的經過說了，又說那使斧之人以利斧開山數十丈，卻只相差不到一尺，力盡而死，毅力可佩，而命運之蹇，著實令人可嘆。

方證大師道：「使斧頭的？難道是十長老中的『大力神魔』范松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！石壁上刻有一行字，說『范松趙鶴破恆山劍法於此』。」方證道：「趙鶴？他是十長老中的『飛天神魔』。他是不是使雷震擋的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個晚輩卻不知道，但石洞中地下，確有一具雷震擋。晚輩記得石壁上題字，破了華山派劍法的，是兩個姓張的，叫甚麼張乘風、張乘雲。」方證道：「果然不錯，『金猴神魔』張乘風，『白猿神魔』張乘雲，乃兄弟二人，據說所使兵刃是熟銅棍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石壁上圖形，確是以棍棒破了我華山派的劍法，設想之奇，令人嘆服。」

方證道：「從你所見者推想，似乎魔教十長老中了五嶽劍派的埋伏，被誘入山洞之中，囚禁了起來，沒法脫身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也這麼想，料想因此這些人心懷不平，既在石壁上刻字痛罵五嶽劍派，又刻下破解五嶽劍派劍招的法門，好使後人得知，他們並非戰敗，只是誤中機關而已。石壁上所刻華山派劍法，確是精妙非凡，我師父師娘似乎並不知曉。此中緣故，晚輩一直大惑不解，適才聽了方丈大師述說往事，才知華山派前輩大都在此役中喪命，這些高招就此失傳。恆山、泰山等四派想來也是這樣。」冲虛道：「確是如此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在魔教十長老的骷髏之旁，還有好幾柄長劍，卻是五嶽劍派的兵刃。」

方證出了一會神，道：「那就難以推想了，說不定是十長老從五嶽劍派手中奪來的。你在後洞中所見，一直沒跟人說起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發見了後洞中的奇事之後，變故迭生，一直沒機緣向師父、師娘提起此事。風太師叔卻早就知道了。」

方證點頭道：「我方生師弟當年曾與風老前輩有數面之緣，頗受過他老人家的恩惠。方生師弟說道，你的劍法確是風老前輩嫡傳。我們只道風老前輩當年在華山氣劍兩宗火併之後便已仙去，原來尚仍健在，實乃可喜。」

冲虛道：「當年武林中傳說，華山兩宗火併之時，風老前輩剛好在江南娶親，得訊之後趕回華山，劍宗好手已傷亡殆盡，一敗塗地。否則以他劍法之精，倘若參與鬥劍，氣宗無論如何不能佔到上風。風老前輩隨即發覺，江南娶親云云，原來是一場大騙局，他那岳丈暗中受了華山氣宗之託，買了個妓女來冒充小姐，將他羈絆在江南。風老前輩重回江南岳家，他的假岳丈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江湖上都說，風老前輩惱怒羞愧，就此自刎而死。」

方證連使眼色，要他住口。冲虛卻裝作並未會意，最後才道：

「令狐掌門，貧道對風老前輩好生敬仰，決不敢揭他老人家的舊日陰私。今日所以重提此事，是盼你明白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大丈夫一時誤中奸計，那也算不了甚麼，只不可愈陷愈深。」

令狐冲知他其意所指，說的是盈盈，他言語中比喻不倫，不過總是一番好意，當下喟然不答，尋思：「風太師叔這些年來一直在思過崖畔隱居，原來是懺悔前過，想是他無面目見武林中同道，因此命我決計不可洩露他的行蹤，又說從此不再見華山派之人。他一生遭遇極慘，數十年來孤單寂寞，待我大事一了，須得上思過崖去陪陪他說話解悶才是。我現下已不屬華山派，去拜見他老人家，不算是違囑咐。」

三人說了半天話，太陽快下山了，照映得半天皆紅。

方證道：「華山派岳肅、蔡子峯二人錄到《葵花寶典》不久，便即為魔教十長老所殺，兩人都來不及修習，寶典又給魔教奪了去。因此華山派中沒人學到寶典中的絲毫武功。但兩人由於所見寶典經文不同，在武學上重氣、重劍的偏歧，卻已分別跟門人弟子詳細講論過，華山派後來分為氣劍兩宗，同門相殘，便種因於此。說這部寶典是不祥之物，也不為過。」冲虛點頭道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本來就是這個道理。」

方證道：「魔教得到了岳蔡二人手錄的寶典殘本，恐怕也沒甚麼得益。十長老慘死華山，那不必說了。令狐掌門說道，任教主將那寶典傳給了東方不敗。那麼兩人交惡，說不定也與這部手錄本有關。其實這部手錄本殘缺不全，本上所錄，只怕還不及林遠圖所悟。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林遠圖是誰？」方證道：「嗯，林遠圖便是你林師弟的曾祖，福威鏢局的創辦人，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鎮懾羣小的，便是他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林前輩，也曾得見《葵花寶典》嗎？」

方證道：「他便是渡元禪師，便是紅葉禪師的弟子！」令狐冲身子一震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方證道：「渡元禪師本來姓林，還俗之後，便復了本姓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原來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威震江湖的林前輩，便是這位渡元禪師，那真料想不到。」那天晚上衡山城外破廟中林震南臨死時的情景，驀地裏湧上心頭。

方證道：「渡元就是圖遠。這位前輩禪師還俗之後，復了原姓，卻將他法名顛倒過來，取名為遠圖，後來娶妻生子，創立鏢局，在江湖上轟轟烈烈的幹了一番事業。這位林前輩立身甚正，吃的雖是鏢局子飯，但行俠仗義，急人之難，他不在佛門，行的卻是佛門之事。一個人只要心地好，心即是佛，是否出家，也沒多大分別。紅葉禪師當然不久即知，這林鏢頭便是他的得意弟子，但聽說師徒之間，以後也沒來往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林前輩從華山派岳蔡二位前輩口中，獲知《葵花寶典》的精要，不知那《辟邪劍譜》又從何而來？而林家傳下來的辟邪劍法，卻又不甚高明？」

方證道：「辟邪劍法是從葵花寶典殘本中悟出來的武功，兩者系出同源，但都只得到了原來寶典的一小部分。」轉頭向冲虛道：「道兄，劍法之道，你是大行家，比我懂得多了，這中間的道理，你向令狐少俠說說。」

冲虛笑道：「你這麼說，若非多年知己，老道可要怪你取笑我了。當今劍術之精，除了風老前輩，又有誰及得上令狐少俠？」方證道：「令狐少俠劍術雖精，劍道上的學問卻遠不及你。大家是自己人，無話不說，那也不用客氣。」

冲虛嘆道：「其實以老道之所知，與劍道中浩如煙海的學問相比，實只太倉一粟而已。將來也不知是否得有機緣拜見風老前輩，向

他老人家請教疑難。」向令狐冲道：「今日林家的辟邪劍法平平無奇，而林遠圖前輩曾以此劍法威震江湖，卻又絕不虛假。當年青城派掌門長青子，號稱『三峽以西劍法第一』，卻也敗在林前輩手下。今日青城派的劍法，可要比福威鏢局的辟邪劍法強得太多，其中一定別有原因。這個道理，老道已想了很久，其實，天下學劍之士，人人都曾想過這個道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林師弟家破人亡，父母雙雙慘死，便是由於這疑團難解而起？」

冲虛道：「正是。辟邪劍法的威名太甚，而林震南的武功太低，這中間的差別，自然而然令人推想，定然是林震南太蠢，學不到家傳武功。進一步便想，倘若這劍譜落在我手中，定然可以學到當年林遠圖那輝煌顯赫的劍法。老弟，百餘年來以劍法馳名的，原不只林遠圖一人。但少林、武當、峨嵋、崑崙、點蒼、青城，以及五嶽劍派諸派，後代各有傳人，旁人決計不會去打他們的主意。只因林震南武功低微，那好比一個三歲娃娃，手持黃金，在鬧市之中行走，誰都會起心搶奪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位林遠圖前輩既是紅葉禪師的高足，然則他在泉州少林寺中，早已學到了一身驚人武功，甚麼辟邪劍法，說不定只是他將少林派劍法略加變化而已，未必真的另有劍譜。」

冲虛道：「這麼想的人，本來也是不少。不過辟邪劍法與少林派武功截然不同，任何學劍之士，一見便知。嘿嘿，起心搶奪劍譜的人雖多，終究還是青城矮子臉皮最老，第一個動手。可是余矮子臉皮雖厚，腦筋卻笨，怎及得上令師岳先生不動聲色，坐收巨利。」

令狐冲臉上變色，顫聲道：「道長，你.....你說甚麼？」

冲虛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林平之拜入了你華山門下，辟邪劍譜自然跟著帶進來了。聽說岳先生有個獨生愛女，也要許配你那林師弟，

是不是？果然是深謀遠慮。」

令狐冲初時聽冲虛說「令師岳先生不動聲色、坐收巨利」，辱及師尊，頗為氣惱，待又聽他說到師父「深謀遠慮」，突然想起，那日師父派遣二師弟勞德諾喬裝改扮，攜帶小师妹到福州城外開設酒店，當時不知師父用意，此刻想來，自是為了針對福威鏢局。林震南武功平平，師父如此處心積慮，若說不是為了辟邪劍譜，又為了甚麼？只是師父所用的策略乃是巧取，不像余滄海和木高峯那樣豪奪罷了。隨即又想：「小师妹是個妙齡閨女，師父為甚麼要她拋頭露面，去開設酒店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得心頭湧起一陣寒意，突然省悟：「師父要將小师妹許配給林師弟，其實在他二人相見之前，早就有這安排了。」

方證和冲虛見他臉上陰晴不定，神氣甚為難看，知他向來尊敬師父，這番話頗傷他心意。方證道：「這些言語，也只是老衲與冲虛道兄閒談之時胡亂推測的。尊師為人方正，武林中向有君子之稱。只怕我們是以小人之心，妄度君子之腹了。」冲虛微微一笑。

令狐冲心下一片混亂，只盼冲虛所言非實，但內心深處，卻知他每句話說的都是實情，忽然又想：「是了，林遠圖前輩本是和尚，因此他向陽巷老宅之中，有一佛堂，而那劍譜又是寫在袈裟上。猜想起來，他在華山與岳肅、蔡子峯兩位前輩探討葵花寶典，一字一句記在心裏，當時他尚是禪師，到得晚上，便筆錄在袈裟之上，以免遺忘。」

冲虛道：「時至今日，這部葵花寶典上所載的武學秘奧，魔教手中有一些，令師岳先生手上有一些。你林師弟既拜入華山派門下，左冷禪便千方百計的來找岳先生麻煩，用意顯然有二：一是想殺了岳先生，便於他歸併五嶽劍派；其二自然是劫奪辟邪劍譜了。」

令狐冲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道長推想甚是。那寶典原書是在泉州

少林寺，左冷禪可知道嗎？倘若他得知此事，只怕更要去滋擾泉州少林寺了。」

方證微笑道：「泉州少林寺中的《葵花寶典》早已毀了，那倒不足為慮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毀了？」方證道：「紅葉禪師臨圓寂之時，召集門人弟子，說明這部寶典的前因後果，便即投入爐中火化，說道：『這部武學秘笈精微奧妙，但其中許多關鍵之處，當年的撰作人並未能妥為參通解透，留下的難題太多，尤其是第一關難過，不但難過，簡直是不能過、不可過，流傳後世，實非武林之福。』他有遺書寫給嵩山本寺方丈，也說及了此事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這位紅葉禪師前輩見識非凡。倘若世上從來就沒有《葵花寶典》，這許許多多變故，也就不會發生了。」他心中想的是：「倘若沒有葵花寶典，就沒有辟邪劍法，師父就不會安排將小師妹許配給林師弟，林師弟不會投入華山派門下，也就不會遇見小師妹。」但轉念又想：「可是我令狐冲浮滑無行，與旁門左道之士結交，又跟葵花寶典有甚麼干係了？男子漢大丈夫，自己種因，自己得果，不用怨天尤人。」

冲虛道：「下月十五，左冷禪召集五嶽劍派齊集嵩山推舉掌門，令狐少俠有何高見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那有甚麼推舉的？掌門之位，自然是非左冷禪莫屬。」冲虛道：「令狐少俠便不反對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他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四派早已商妥，我恆山派孤掌難鳴，縱然反對，也屬枉然。恆山派既已不再聽令於左冷禪，這嵩山之會那也不必去了。」

冲虛搖頭道：「不然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三派，懾於嵩山派之威，不敢公然異議，容或有之，若說當真贊成併派，卻為事理之所必無。」

方證道：「以老衲之見，五嶽劍派唇齒相關，恆山一派絕難置身

事外。這嵩山之會，少俠理應前往，而且一上來就該反對五派合併，理正辭嚴，他嵩山派未必說得人心盡服。倘若五派合併之議終於成了定局，那麼掌門人一席，便當以武功決定。少俠如全力施為，劍法上當可勝得過左冷禪，索性便將這掌門人之位搶在手中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那怎麼成？萬萬不能！」

冲虛道：「方丈大師和老道商議良久，均覺老弟是直性子人，隨隨便便，無可無不可，又跟魔教左道之士結交，你如做了五嶽派掌門人，老實說，五嶽派不免門規鬆弛，眾弟子行為放縱，未必是武林之福……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道長說得真對，要晚輩去管束別人，那如何能夠？上樑不正下樑歪，令狐冲自己，便是個浮滑無行、好酒貪杯的浪子。」

冲虛道：「浮滑無行，為害不大，好酒貪杯更於人無損，野心勃勃，可害得人多了。老弟如做了五嶽派掌門，第一，不會欺壓五嶽劍派的前輩耆宿與門人弟子；第二，不會大動干戈，想去滅了魔教，不會來吞併我們少林、武當；第三，大概吞併峨嵋、崑崙諸派的興致，老弟也不會太高。」方證微笑道：「冲虛道兄和老衲如此打算，雖說是為江湖同道造福，一半也是自私自利。」冲虛道：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老和尚、老道士來到恆山，一來是為老弟捧場，二來是為正邪雙方萬千同道請命。」方證合什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左冷禪倘若當上了五嶽派掌門人，這殺劫一起，可不知伊於胡底了。」

令狐冲沉吟道：「兩位前輩如此吩咐，令狐冲原不敢推辭。但兩位明鑒，晚輩後生小子，這麼一塊胡塗材料，做這恆山掌門，已經狂妄之極，實是迫於無奈；如再想做五嶽派掌門，勢必給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齒。這三分自知之明，晚輩總還是有的。這麼著，做五嶽派掌門，晚輩萬萬不敢，但三月十五這一天，晚輩一定去嵩山大鬧一場，

說甚麼也要讓左冷禪做不成五嶽派掌門。令狐冲成事不足，搗搗亂或許還行。」

冲虛道：「一味搗亂，也不成話。屆時倘若事勢所逼，你非做掌門人不可，所謂當仁不讓，可就不能推辭。」令狐冲只是搖頭。

冲虛道：「你如不跟左冷禪搶，當然是他做掌門。那時五派歸一，左掌門手操生殺之權，第一個自然來對付你。」令狐冲默然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也無可奈何。」冲虛道：「就算你一走了之，他捉你不到，左冷禪對付你恆山派門下的弟子，卻也不會客氣。定閒師太交在你手上的這許多弟子，你便任由她們聽憑左冷禪宰割麼？」令狐冲伸手在欄干一拍，大聲道：「不能！」冲虛又道：「那時你師父、師娘、師弟、師妹，左冷禪一定也容他們不得。數年之間，他們一個個大禍臨頭，你也忍心不理嗎？」

令狐冲心頭一凜，不由得全身毛骨悚然，退後兩步，向方證與冲虛二人深深作揖，說道：「多蒙二位前輩指點，否則令狐冲不自努力，貽累多人。」

方證、冲虛行禮作答。方證道：「三月十五，老衲與冲虛道兄率同本門弟子，前赴嵩山為令狐少俠助威。」冲虛道：「他嵩山派若有甚麼不軌異動，我們少林、武當兩派自當出手制止。」

令狐冲大喜，說道：「得有二位前輩在場主持大局，諒那左冷禪也不敢胡作非為。」

三人計議已罷，雖覺前途多艱，但既有了成算，便覺寬懷。冲虛笑道：「咱們該回去了罷。新任掌門人陪著一個老和尚、一個老道士不知去了那裏，只怕大家已在耽心了。」

三人轉過身來，剛走得七八步，突然間同時停步。令狐冲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他察覺天橋彼端傳來多人的呼吸之聲，顯然懸空寺左首

的靈龜閣中伏得有人。

他一聲呼喝甫罷，只聽得砰砰幾聲響，靈龜閣的幾扇窗戶同時給人擊飛，窗口露出十餘枝長箭的箭頭，對準了三人。便在此時，身後神蛇閣的窗門也為人擊飛，窗口也有十餘人彎弓搭箭，對準三人。

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三人均是當世武林中頂尖高手，雖然對準他們的強弓硬弩，自非尋常弓箭之可比，而伏在窗後的箭手料想也非庸手，但畢竟奈何不了三人。只是身處二閣之間的天橋上，下臨萬丈深淵，既不能縱躍而下，而天橋橋身窄僅數尺，亦無迴旋餘地，加之三人身上均未攜帶兵刃，猝遇變故，不禁都吃了一驚。

令狐冲身為主人，斜身閃過，擋在二人身前，喝道：「大膽鼠輩，怎地不敢現身？」

只聽一人喝道：「射！」卻見窗中射出十七八道黑色水箭。這些水箭竟是從箭頭上射將出來，原來這些箭並非羽箭，而是裝有機括的水槍，用以射水。水箭斜射向天，顏色烏黑，在夕陽反照之下，顯得詭異之極。

令狐冲等三人跟著便覺奇臭沖鼻，既似腐爛的屍體，又似大批死魚死蝦，聞著忍不住便要作嘔。十餘道水箭射上天空，化作雨點，洒將下來，有些落上了天橋欄干，片刻之間，木欄干上腐蝕出一個個小孔。方證和冲虛雖見多識廣，卻也從未見過這等猛烈的毒水。若是羽箭暗器，他三人手中雖無兵刃，也能以袍袖運氣擋開，但這等遇物即爛的毒水，身上只須沾上一點一滴，只怕便腐爛至骨。二人對視一眼，都見到對方臉上變色，眼中微露懼意。要令這二大掌門眼中顯露懼意，那可真難得之極了。

一陣毒水射過，窗後那人朗聲說道：「這陣毒水是射向天空的，要是射向三位身上，那便如何？」只見十七八枝長箭慢慢斜下，又平平的指向三人。天橋長十餘丈，左端與靈龜閣相連，右端與神蛇閣相

連，雙閣之中均伏有毒水機弩，要是兩邊機弩齊發，三人武功再高，也必難以逃生。

令狐冲聽得這人的說話聲音，微一凝思，便已記起，說道：「東方教主派人前來送禮，送的好禮！」

伏在靈龜閣中說話之人，正是東方不敗派來送禮道賀的那個黃面尊者賈布。

賈布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好聰明，認出了在下口音。既是在下暗使卑鄙詭計，佔到了上風，聰明人不吃眼前虧，令狐公子便暫且認輸如何？」他把話說在頭裏，自稱是「暗使卑鄙詭計」，倒免得令狐冲出言指責了。

令狐冲氣運丹田，朗聲長笑，山谷鳴響，說道：「我和少林、武當兩位前輩在此閒談，只道今日上山來的都是好朋友，沒作防範的安排，可著了賈兄的道兒。此刻便不認輸，也不可得了。」

賈布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東方教主素來尊敬武林前輩，看重後起之秀的少年英俠。何況任大小姐自幼在東方教主照料下長大，便如是東方教主的嫡親姪女一般，便看在任大小姐面上，我們也不敢對令狐公子無禮。」令狐冲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方證和冲虛當令狐冲和賈布對答之際，察看周遭情勢，要尋覓空隙，冒險一擊，但見前後水槍密密相對，僧道二人同時出手，當可掃除得十餘枝水槍，但若要一股盡殲，卻萬萬不能，只須有一枝水槍留下發射毒水，三人便均難保性命。僧道二人對望了一眼，眼光中所示心意都是說：「不能輕舉妄動。」

只聽賈布又道：「既然令狐公子願意認輸，雙方免傷和氣，正合了在下心願。我和上官兄弟下山之時，東方教主吩咐下來，要請公子和少林寺方丈、武當掌門道長，同赴黑木崖敝教總壇盤桓數日。此刻

三位同在一起，那是再好不過，咱們便即起行如何？」

令狐冲又哼了一聲，心想天下那有這樣的便宜事，己方三人只消一離開天橋，要制住賈布、上官雲和他一干手下，自是易如反掌。

果然賈布跟著便道：「只不過三位武功太高，倘若行到中途，忽然改變主意，不願去黑木崖了，我們可沒法交差，吃罪不起，因此斗膽向三位借三隻右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借三隻右手？」賈布道：「正是，請三位各自砍下右臂，那我們就放心得多了。」

令狐冲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東方不敗是怕了我們三人的武功劍術，因此布下了這圈套。只消我們砍下了自己右臂，使不了兵刃，他便高枕無憂了。」賈布道：「高枕無憂倒不見得。任我行少了令狐公子這樣一位強援，便勢孤力弱得多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閣下說話倒坦率得很。」

賈布道：「在下是真小人。」他提高嗓子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掌門道長，兩位是寧可捨卻一臂呢，還是甘願把性命拚在這裏？」

冲虛道：「好！東方不敗要借手臂，我們把手臂借給他便是。只是我們身上不帶兵刃，要割手臂，卻有些難。」

他這個「難」字剛脫口，窗口中寒光一閃，一個鋼圈擲了出來。這鋼圈直徑近尺，邊緣鋒利，圈中有一橫條作為把手，乃是外門的短打兵刃，若有一對，便是「乾坤圈」之類了。令狐冲站在最前，伸手一抄，接了過來，不由得微微苦笑，心想這賈布也真工於心計，這鋼圈外緣鋒利如刀，一轉之下，便可割斷手臂，但不論舞得如何迅捷，總因兵刃太短，沒法擋開飛射過來的水箭。

賈布厲聲喝道：「既已答應，快快下手！別要拖延時刻，妄圖救兵到來。我叫一、二、三！若不斷臂，毒水齊發。一！」

令狐冲低聲道：「我向前急衝，兩位跟在我身後！」冲虛道：「不可！」

賈布叫道：「二！」

令狐冲左手將鋼圈一舉，心想：「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是我恆山客人，說甚麼也不能讓他二位受到傷害。他『三』字一叫出口，我擲出鋼圈，舞動袍袖衝上，只要毒水都射在我身上，他二位便有機會乘隙脫身。」

只聽得賈布叫道：「大家預備，我要叫『三』了！」

忽聽得靈龜閣屋頂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喝道：「且慢！」跟著便似有一團綠雲冉冉從閣頂飄落，擋在令狐冲身前，正是盈盈。

令狐冲急叫：「盈盈，退後！」盈盈反過左手，在身後搖了搖，叫道：「賈叔叔，黃面尊者在江湖上好響的萬兒，怎地幹起這等沒出息的勾當來啦！」賈布道：「這個……大小姐，你……退開，別淌混水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在這裏幹甚麼來著？東方叔叔叫你和上官叔叔來送禮給我，你怎地受了嵩山派左冷禪的賄賂，竟來對恆山派掌門無禮？」賈布道：「誰說我受了左冷禪的賄賂？我奉有東方教主密令，捉拿令狐冲送交總壇。」

盈盈道：「你胡說八道。教主的黑木令在此。教主有令：賈布密謀不軌，一體教眾見之即行擒拿格殺，重重有賞！」說著右手高高舉起，手中果然是一根黑木令牌。

賈布大怒，喝道：「放箭！」盈盈道：「東方教主叫你殺我嗎？」賈布道：「你違抗教主令旨……」盈盈叫道：「上官叔叔，你將叛徒賈布拿下，你便升作青龍堂長老。」

上官雲自負武功較賈布為高，入教資歷也較他為深，但賈布是青

龍堂長老，自己是白虎堂長老，排名反在其下，本來就對賈布頗有心病，聽得盈盈的呼喚，不禁遲疑。盈盈是前任教主之女，現下任教主重入江湖，謀復教主之位，東方教主雖向來對這位任大小姐尊重有加，今後卻勢必不同，但要他指揮部屬向盈盈發射毒水，卻萬萬不能。

賈布又叫：「放箭！」但他那些部屬一直視盈盈有若天神，又見她手中持有黑木令，如何敢對她無禮？

正僵持間，靈龜閣下忽然有人叫道：「火起，火起！」紅光閃動，黑煙衝上，正是樓閣底下著了火。盈盈大聲叫道：「賈布，你好狠心，幹麼放火想燒死你的老部下？」賈布怒道：「胡說八……」

盈盈叫道：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日月神教教眾，東方教主有令：快下去救火！」說著向前疾衝。令狐冲、方證、冲虛三人乘勢奔前。盈盈叫的是本教切口，加之閣下火起，混亂中諸教眾只一呆，令狐冲等三人便已橫越半截飛橋，破窗入閣。

三人衝入閣內，毒水機弩即已無所施其技。令狐冲搶到真武大帝座前，提起一隻燭台，右臂一振，蠟燭飛出。他知道毒水實在太過厲害，只須身上濺到一點，那便後患無窮，眼見方證、冲虛二人掌劈足踢，下手毫不容情，霎時間已料理了七八人，他提起燭台當劍使，手臂一抬便刺入一人咽喉，頃刻間殺了六人。

賈布與上官雲這次來到恆山，共攜帶四十口箱子，每口箱子兩人扛抬，一共有八十名漢子。這八十人都是日月教中的得力教眾，武功均頗了得。四十人分布懸空寺四周，其餘四十人便取出暗藏在身的機弩，分自神蛇閣、靈龜閣中出襲。令狐冲等三人片刻之間，將賈布手下的二十人屠戮乾淨，毒水機弩散了一地。

賈布手持一對判官筆，和盈盈手中一長一短的雙劍鬥得甚緊。

令狐冲和盈盈交往，初時是聞其聲而不見其人，隨後是見其威懾羣豪而不知其所由，感其深情而不知其所蹤。當日她手殺少林弟子，力鬥方生大師，令狐冲也只是見其影而不見其形，直至此刻，才初次正面見到她與人相鬥。但見她身形輕靈，倏來倏往，劍招攻人，出手詭奇，長短劍或虛或實，極盡飄忽，雖然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便在眼前，令狐冲心中，仍覺得飄飄縹縹，如煙如霧。

賈布所使的一對判官筆份量極重，揮舞之際，發出有似鋼鞭、鐵鎗般聲息。盈盈的雙劍始終不和他判官筆相碰。賈布每一招都是筆尖指向盈盈身上各處大穴，但總是差之毫釐。

方證大師喝道：「孽障，還不撤下兵刃就擒？」

賈布眼見今日之勢已有死無生，雙筆歸一，疾向盈盈喉頭戳去。令狐冲一驚，生怕盈盈避不開這招，手中燭台刺出，嗤嗤兩聲，刺在賈布雙手腕脈之上。賈布手指無力，判官筆脫手，雙掌上揮，和身向令狐冲撲來。

方證大師斜刺裏穿上，一舉臂，兩隻手掌將他雙掌拿住了。賈布使力掙扎，沒法脫出對方手掌，當即飛起左腿，踢向方證下陰，招式毒辣。方證嘆一口氣，雙手一送，賈布向外直飛，穿門而出。只聽得叫聲慘厲，越叫越遠，跌入翠屏山外深谷之中。

令狐冲向盈盈一笑，說道：「虧得你來相救！」

盈盈笑道：「總算及時趕到！」縱聲叫道：「撲熄了火！」閣下有人應道：「是！」原來樓閣下起火，是以硫磺硝石之屬燒著茅草，用以擾亂賈布心神，並非真的起火。

盈盈走到窗口，向對面神蛇閣叫道：「上官叔叔，賈布抗命，自取其禍，你率領部屬下閣來罷，我不跟你為難。」上官雲道：「大小姐，你可得言而有信。」盈盈道：「我向本教歷代神魔發誓，只消上

官雲聽我號令，今後我決不加害於他。若違此誓，給三尸蟲嚼食腦髓而死。」這是日月教最重的毒誓，上官雲一聽，便即放心，率領二十名部屬下閣。

令狐冲等四人走下靈龜閣，只見老頭子、祖千秋等數十人已候在閣下。令狐冲問盈盈道：「你怎知賈布他們前來偷襲？」盈盈道：

「東方不敗那有這等好心，會誠心來給你送禮？我初時還道四十口箱子之中藏著甚麼詭計，後來見賈布鬼鬼祟祟，領著從人到這邊來，我起了疑心，帶老先生他們一起過來瞧瞧。那些守在翠屏山下的飯桶居然不許我們上山，一下子便露出了馬腳。」老頭子、祖千秋等盡皆大笑。上官雲低下了頭，臉上深有慚色。

令狐冲嘆道：「我這恆山派掌門第一天上任，也便露出了馬腳，胡塗無能！明知東方不敗派人前來決無善意，卻也不加防範。令狐冲死了，那是活該，倘若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竟也遭到奸人暗算……唉！」說著不住搖頭。

盈盈道：「上官叔叔，今後你是跟我呢，還是跟東方不敗？」上官雲臉上變色，在這頃刻之間，要他決定背叛東方教主，那可為難之極。

盈盈道：「神教十長老之中，已有六人服了我爹爹給他們的三尸腦神丹。這一顆丹丸，你服是不服？」說著伸出手掌，一顆殷紅色的藥丸，在她手中滴溜溜的打轉。上官雲顫聲道：「大小姐，你說本教十大長老之中，已有六位長老……六位長老……」盈盈道：「不錯，你從未跟過我爹爹辦事，這幾年跟隨東方不敗，並不算是背叛我爹爹。你若能棄暗投明，我固然定當借重，我爹爹自也另眼相看。」

上官雲向四周一瞧，心道：「我若不投降，眼見便得命喪當場，既然十長老中已有六人歸順了任教主，大勢所趨，我上官雲也不能獨自向東方教主效忠。」當即上前，從盈盈掌上取過三尸腦神丹，嚥入

腹中，說道：「上官雲蒙大小姐不殺之恩，今後奉命驅使，不敢有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躬身行禮。盈盈笑道：「今後咱們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如此多禮。你手下這些兄弟，自然也跟著你罷？」

上官雲轉頭向二十名部屬瞧去。那些漢子見首領已降，且已服了三尸腦神丹，當即向盈盈拜伏於地，說道：「願聽聖姑差遣，萬死不辭。」

這時羣豪已撲熄了火，見盈盈收服上官雲，盡皆慶賀。上官雲在日月教中武功既高，職位又尊，歸降盈盈，於任我行奪回教主之事自必助力甚大。

方證和冲虛見事已平息，當即告辭下山。令狐冲送出數里，這才互道珍重而別。

盈盈與令狐冲並肩緩緩回見性峯來，說道：「東方不敗此人行事陰險毒辣，適才你已親見。我爹爹和向叔叔刻下正在向教中故舊遊說，要他們重投舊主。欣然順服的最好，不肯歸降的便一一解決，以削弱東方不敗的勢力。東方不敗這當兒也已展開反攻，他派遣賈布和上官雲來向你下手，便是一著極厲害的棋子。只因我爹爹和向叔叔行蹤隱秘，東方不敗沒法找到他們，若能傷害了你，我……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臉上微微一紅，轉過了頭。

其時暮色蒼茫，晚風吹動她柔髮，從後腦向雙頰邊飄起。令狐冲見到她雪白的後頸，心中一蕩，尋思：「她對我一往情深，天下皆知，連東方不敗也想到要擒拿了我，向她要脅，再以此要脅她爹爹。適才懸空寺天橋之上，她明知毒水中人即死，卻擋在我身前，唯恐我受傷。有妻如此，令狐冲復有何求？」伸出雙臂，便往她腰中抱去。

盈盈嗤的一笑，身子微側，令狐冲便抱了個空。他劍法雖精，內力雖厚，但於拳腳、擒拿、輕身等功夫，卻差得遠了。盈盈笑道：「一派掌門大宗師，如此沒規沒矩嗎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普天下掌門人之中，以恆山派掌門最為莫名奇妙，貽笑大方了。」

盈盈正色道：「為甚麼這樣說？連少林方丈、武當掌門對你也禮敬有加，還有誰敢瞧你不起？你師父將你逐出華山門牆，你可別老將這件事放在心頭，自覺愧對於人。」

盈盈這幾句話，正說中了令狐冲的心事，他生性雖然豁達，但於被逐出師門之事，卻一直既慚愧又痛心，不由得長嘆一聲，低下了頭。

盈盈拉住他手，說道：「你身為恆山掌門，已於天下英雄之前揚眉吐氣。恆山華山兩派向來齊名，難道堂堂恆山派掌門，還及不上一個華山派的弟子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多謝你相勸。只是我總覺做尼姑頭兒，有點兒尷尬可笑。」盈盈道：「今日已有近千名英雄好漢投入恆山派麾下，五嶽劍派之中，說到聲勢之盛，只嵩山派尚可跟你較量一下，泰山、衡山、華山三派，又怎及得上你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件大事，我還沒謝你呢。」盈盈微笑道：「謝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怕我做尼姑頭兒不大體面光采，於是派遣手下好漢，投歸恆山。若不是聖姑有令，這些放蕩不羈、桀傲不馴的江湖朋友，怎肯來做大小尼姑的同門？來乖乖的受我約束？」盈盈抿嘴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也未必盡然，你做他們的盟主，攻打少林寺，大夥兒都很服你呢。」

兩人談談說說，離主庵已近，隱隱聽到羣豪笑語喧嘩。盈盈停步道：「咱們暫且分手，待爹爹大事已定，我再來見你。」

令狐冲胸口突然一熱，說道：「你去黑木崖嗎？」盈盈道：「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和你同去。」盈盈目光中放出十分喜悅的光采，卻緩緩搖頭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不要我同去？」盈盈道：「你今天剛做恆山派掌門，便和我一起去辦日月教的事。雖說恆山派新掌門行事令人莫測高深，但這樣幹，總未免過份些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對付東方不敗，那是艱危之極的事，我難道能置身事外，忍心你去涉險？」盈盈道：「那些江湖漢子住在恆山別院之中，難保他們不向恆山派的姑娘囉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只須你去傳個號令，諒他們便有天大膽子，再也不敢。」

盈盈道：「好，你肯和我同去，我代爹爹多謝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咱二人你謝我、我謝你的，幹麼這樣客氣？」盈盈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以後我對你不客氣，可別怪我。」

走了一陣，盈盈道：「我爹爹說過，你既不允入教，他去奪回教主之事，便不能要你相助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說著紅暈上臉。令狐冲道：「我雖不屬日月神教，跟你卻是生死與共。就算你爹爹要攆我走，我也是厚了臉皮，死賴活挨。」盈盈微笑道：「我爹爹得你相助，心中也一定挺歡喜的。」

二人回到見性峯上，分別向眾弟子吩咐。令狐冲命諸弟子勤練武功，說自己要送盈盈一程，辦完事後，即行回山。盈盈則叮囑羣豪，過了今天之後，若是有人踏上見性峯一步，上左足砍左足，上右足砍右足，雙足都上便兩腿齊砍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和盈盈跟眾人別過，帶同上官雲及二十名教眾，向黑木崖進發。

黑木崖是在河北境內，由恆山而東，不一日到了平定州。令狐冲和盈盈一路都分別坐在兩輛大車之中，車帷低垂，以防為東方不敗的耳目知覺。當晚盈盈和令狐冲在平定客店之中歇宿。該地和日月神教總壇相去不遠，城中頗多教眾來往，上官雲派遣四名得力部屬，在客店前後把守，不許閒雜人等行近。

晚膳之時，盈盈陪著令狐冲小酌。店房中火盆裏的熊熊火光映在盈盈臉上，更增嬌艷。令狐冲喝了幾杯酒，說道：「你爹爹那日在少林寺中，說道他於當世豪傑之中，佩服三個半人，其中以東方不敗居首。此人既能從你爹爹手中奪得教主之位，自然是個才智極高之士。江湖上又向來傳言，天下武功以東方不敗為第一，不知此言真假如何？」

盈盈道：「東方不敗這廝富於機智，極工心計，那不必說了。武功到底如何，我卻不大了然，近幾年來我極少見到他面。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近幾年你在洛陽城中綠竹巷住，自是少見他面。」盈盈道：「那倒也不盡然。我雖在洛陽城，每年總回黑木崖一兩次，但回到黑木崖，往往也見不著東方不敗。聽教中長老說，這些年來，越來越難見到教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身居高位之人，往往裝神弄鬼，令人不易見到，以示與眾不同。」盈盈道：「這自然是一個原因。但我猜想他是在苦練《葵花寶典》上的功夫，不願教中事務打擾他心神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爹爹曾說，當年他日夕苦思『吸星大法』中融合異種真氣之法，不理教務，這才讓東方不敗篡奪了權位。難道東方不敗又來重蹈覆轍麼？」

盈盈道：「東方不敗自從不親教務之後，這些年來，教中事務，盡歸那姓楊的小子大權獨攬了。這小子不會奪東方不敗的權，重蹈覆轍之舉，倒決不至於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姓楊的小子？那是誰啊？怎地我從來沒聽見過？」盈盈臉上忽現忸怩之色，微笑道：「說起來沒的污了口。教中知情之人，誰也不提；教外之人，誰也不知。你自然不會聽到了。」

令狐冲好奇之心大起，道：「好妹子，你便說給我聽聽。」盈盈道：「那姓楊的叫做楊蓮亭，只二十來歲年紀，武功既低，又沒辦事才幹，但近來東方不敗卻對他寵信得很，當真莫名奇妙。」說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嘴角微斜，顯得甚是鄙夷。

令狐冲恍然道：「啊，這姓楊的是東方不敗的男寵了。原來東方不敗雖是英雄豪傑，卻喜歡.....喜歡變童。」

盈盈道：「別說啦，我不懂東方不敗搗甚麼鬼。總之他把甚麼事兒都交給楊蓮亭去辦，教裏很多兄弟都害在這姓楊的手上，當真該殺.....」

突然之間，窗外有人笑道：「這話錯了，咱們該得多謝楊蓮亭才是。」

盈盈喜叫：「爹爹！」快步過去開門。

任我行和向問天走進房來。二人都穿著莊稼漢衣衫，頭上破氈帽遮住了大半張臉，若非聽到聲音，當真見了面也認不出來。令狐冲上前拜見，命店小二重整杯筷，再加酒菜。

任我行精神勃勃，意氣風發，說道：「這些日子來，我和向兄弟聯絡教中舊人，竟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。十個中倒有八個不勝之喜，均說東方不敗近年來倒行逆施，已近於眾叛親離的地步。尤其那楊蓮亭，本來不過是神教中一個無名小卒，只因巴結上東方不敗，大權在手，作威作福，將教中不少功臣斥革的斥革，害死的害死。若不是限於教中嚴規，早已有人起來造反了。那姓楊的幫著咱們幹了這樁大事，豈不是須得多謝他才是。」

盈盈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問：「爹爹，你們怎知我們到了？」

任我行笑道：「向兄弟和上官雲打了一架，後來才知他已歸降了你。」盈盈道：「向叔叔，你沒傷到他罷？」向問天微笑道：「要傷到上官鵬俠，可也真不容易。」

正說到這裏，忽聽得外面噓溜溜、噓溜溜的哨子聲響，靜夜中聽來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盈盈道：「難道東方不敗知道我們到了？」轉向令狐冲解說：「這哨聲是教中捉拿刺客、叛徒的訊號，本教教眾一聞訊號，便當一體戒備，奮勇拿人。」

過了片刻，聽得四匹馬從長街上奔馳而過，馬上乘者大聲傳令：「教主有令：風雷堂長老童百熊勾結敵人，謀叛本教，立即擒拿歸壇，如有違抗，格殺勿論。」

盈盈失聲道：「童伯伯！那怎麼會？」只聽得馬蹄聲漸遠，號令一路傳了下去。瞧這聲勢，日月教在這一帶囂張得很，簡直沒把地方官放在眼裏。

任我行道：「東方不敗消息倒也靈通，咱們前天剛和童老會過面。」盈盈吁了口氣，道：「童伯伯也答應幫咱們？」任我行搖頭道：「他怎肯背叛東方不敗？我和向兄弟二人跟他剖析利害，說了半天，最後童老說道：『我和東方兄弟是過命的交情，兩位不是不知，今日跟我說這些話，那分明是瞧不起童百熊，把我當作了出賣朋友之人。東方教主近來受小人之惑，的確幹了不少錯事。但就算他身敗名裂，我姓童的也決不做半件對不起他的事。姓童的不是兩位敵手，要殺要剮，便請動手。』這位童老，果然是老薑越老越辣。」

令狐冲讚道：「好漢子！」

盈盈道：「他既不答應幫咱們，東方不敗又怎地要拿他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這就叫做倒行逆施了。東方不敗年紀沒怎麼老，行事卻已顛三倒四。像童老這麼對他忠心耿耿的好朋友，普天下又那裏找去？」

任我行拍手笑道：「連童老這樣的人物，東方不敗竟也和他翻臉，咱們大事必成！來，乾一杯！」四個人一齊舉杯喝乾。

盈盈向令狐冲道：「這位童伯伯是本教元老，昔年曾立有大功，教中上下，人人對他甚為尊敬。他向來和爹爹不和，跟東方不敗卻交情極好。按情理說，他便犯了再大的過失，東方不敗也決不會難為他。」

任我行興高采烈，說道：「東方不敗捉拿童百熊，黑木崖上自是吵翻了天，咱們乘這時候上崖，當真最好不過。」向問天道：「咱們請上官兄弟一起來商議商議。」任我行點頭道：「甚好。」向問天轉身出房，隨即和上官雲一起進來。

上官雲一見任我行，便即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屬下上官雲，參見教主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任我行笑道：「上官兄弟，向來聽說你是個不愛說話的硬漢子，怎地今日初次見面，卻說這等話？」上官雲一楞，道：「屬下不明，請教主指點。」

盈盈道：「爹爹，你聽上官叔叔說『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，覺得這句話很突兀，是不是？」任我行道：「甚麼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，當我是秦始皇嗎？」

盈盈微笑道：「這是東方不敗想出來的玩意兒，他要下屬眾人見到他時，都說這句話，就是他不在跟前，教中兄弟們互相見面之時，也須這麼說。那還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樣。上官叔叔說慣了，對你也這麼說了。」

任我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，倒想得挺美！然而又非神仙，那有千秋萬載的事？上官兄弟，聽說東方不敗下了令要捉拿童老，料想黑木崖上甚是混亂，咱們今晚便上崖去，你說如何？」

上官雲道：「教主令旨英明，算無遺策，燭照天下，造福萬民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屬下謹奉令旨，忠心為主，萬死不辭。」

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：「江湖上多說『鵬俠』上官雲武功既高，為人又極耿直，怎地說起話來滿口諛詞，陳腔爛調，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？難道江湖上傳聞多誤，他只是浪得虛名？」不由得皺起了眉頭。

盈盈笑道：「爹爹，咱們要混上黑木崖去，第一自須易容改裝，別給人認了出來。可是更要緊的，卻得學會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，否則你開口便錯。」任我行道：「甚麼叫做黑木崖上的切口？」盈盈道：「上官叔叔說的甚麼『教主令旨英明，算無遺策』，甚麼『屬下謹奉令旨，忠心為主，萬死不辭』等等，便是近年來在黑木崖上流行的切口。這一套都是楊蓮亭那廝想出來奉承東方不敗的。他越聽越喜歡，到得後來，只要有人不這麼說，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，說得稍有不敬，立時便有殺身之禍。」任我行道：「你見到東方不敗之時，也說這些狗屁嗎？」盈盈道：「身在黑木崖上，不說又有甚麼法子？女兒所以常在洛陽城中住，便是聽不得這些教人生氣的言語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上官兄弟，咱們之間，今後這一套全都免了。」上官雲道：「是。教主指示聖明，歷百年而常新，垂萬世而不替，明如日月，光照天下，屬下自當凜遵。」

盈盈抿著嘴，不敢笑出聲來。

任我行道：「你說咱們該當如何上崖才好？」上官雲道：「教主胸有成竹，神機妙算，當世無人能及萬一。教主座前，屬下如何敢參末議？」任我行皺眉道：「東方不敗會商教中大事之時，也沒人敢發一言嗎？」盈盈道：「東方不敗才智超羣，別人原不及他的見識。就算有人想到甚麼話，那也是誰都不敢亂說，免遭飛來橫禍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很好，好極了！上官兄弟，東方不敗命你去捉拿令狐冲，當時如何指示？」上官雲道：「他說捉到令狐大俠，重重有賞，捉拿不到，提頭來見。」任我行笑道：「很好！你就

綁了令狐冲去領賞。」

上官雲退了一步，臉上大有驚惶之色，說道：「令狐大俠是教主愛將，有大功於本教，屬下何敢得罪？」任我行笑道：「東方不敗的居處，甚是難上，你綁縛了令狐冲去黑木崖，他定要傳見。」

盈盈笑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咱們便扮作上官叔叔的下屬，一同去見東方不敗。只要見到他面，大夥兒抽兵刃齊上，憑他武功再高，總是雙拳難敵四手。」向問天道：「令狐兄弟最好假裝身受重傷，手足上綁了布帶，染些血跡，咱們幾個人用擔架抬著他，一來好叫東方不敗不防，二來擔架之中可暗藏兵器。」任我行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！」

只聽得長街彼端傳來馬蹄聲響，有人大呼：「拿到風雷堂主了，拿到風雷堂主了！」

盈盈向令狐冲招了招手。兩人走到客店大門後，只見數十人騎在馬上，高舉火把，擁著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疾馳而過。那老者鬚髮俱白，滿臉是血，當是經過一番劇鬥。他雙手給綁在背後，雙目炯炯，如要噴出火來，顯是心中憤怒已極。盈盈低聲道：「以前東方不敗見到童伯伯時，熊兄長，熊兄短，親熱之極，那想到今日竟會反臉無情。」

過不多時，上官雲取來了擔架等物。盈盈將令狐冲的左臂用白布包紮了，吊在他頭頸之中，宰了口羊，將羊血洒得他滿身都是。任我行和向問天都換上教中兄弟的衣服，盈盈也換上男裝，塗黑了臉。各人飽餐之後，帶同上官雲的部屬，向黑木崖進發。

離平定州西北四十餘里，山石殷紅如血，一片長灘，水流湍急，那便是有名的猩猩灘。更向北行，兩邊石壁如牆，中間僅有一道寬約五尺的石道。一路上日月教教眾把守嚴密，但一見到上官雲，都十分恭謹。一行人經過三處山道，來到一處水灘之前，上官雲放出響箭，對岸搖過來三艘小船，將一行人接了過去。令狐冲暗想：「日月教數

百年基業，果然非同小可。若不是上官雲作了內應，咱們要從外攻入，那是談何容易？」

到得對岸，一路上山，道路陡峭。上官雲等在過渡之時便已棄馬不乘，一行人在松柴火把照耀下徒步上坡。盈盈守在擔架之側，手持雙劍，全神監視。這一路上山，地勢極險，抬擔架之人倘若拚著性命不要，將擔架往萬丈深谷中一拋，令狐冲不免命喪宵小之手。

到得總壇時天尚未明，上官雲命人向東方不敗急報，說道奉行教主令旨，已成功而歸。過了一會，半空中銀鈴聲響，上官雲立即站起，恭恭敬敬的等候。

盈盈拉了任我行一把，低聲道：「教主令旨到，快站起來。」任我行當即站起，放眼瞧去，只見總壇中一千教眾在這剎那間突然都站在原地不動，便似中邪著魔一般。

銀鈴聲從高而下的響將下來，十分迅速，鈴聲止歇不久，一名身穿黃衣的教徒走進來，雙手展開一幅黃布，讀道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仁義英明教主東方令曰：賈布、上官雲遵奉令旨，成功而歸，殊堪嘉尚，著即帶同俘虜，上崖進見。」

上官雲躬身道：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

令狐冲見了這情景，暗暗好笑：「這不是戲台上太監宣讀聖旨嗎？」

只聽上官雲大聲道：「教主賜屬下進見，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」他屬下眾人一齊說道：「教主賜屬下進見，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」

任我行、向問天等隨著眾人動動嘴巴，肚中暗暗咒罵。

一行人沿著石級上崖，經過了三道鐵門，每一處鐵閘之前，均有人喝問當晚口令，檢查腰牌。到得一道大石門前，只見兩旁刻著兩行大字，右首是「文成武德」，左首是「仁義英明」，橫額上刻著「日月光明」四個大紅字。

過了石門，只見地下放著一隻大竹簍，足可裝得十來石米。上官雲喝道：「把俘虜抬進去。」和任我行、向問天、盈盈三人彎腰抬了擔架，跨進竹簍。

銅鑼三響，竹簍緩緩升高。原來上有絞索絞盤，將竹簍絞了上去。

竹簍不住上升，令狐冲抬頭上望，只見頭頂有數點火星，這黑木崖著實高得厲害。盈盈伸出右手，握住了他左手。黑夜之中，仍可見到一片片輕雲從頭頂飄過，再過一會，身入雲霧，俯視簍底，但見黑沉沉的一片，連燈火也望不到了。

過了良久，竹簍才停。上官雲等抬著令狐冲踏出竹簍，向左走了數丈，又抬進了另一隻竹簍，原來崖頂太高，中間有三處絞盤，共分四次才絞到崖頂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東方不敗住得這樣高，屬下教眾要見他一面自是極難。」

好容易到得崖頂，太陽已高高升起。日光從東射來，照上一座漢白玉的巨大牌樓，牌樓上四個金色大字「澤被蒼生」，在陽光下發出閃閃金光，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東方不敗這副排場，武林中確實無人能及。少林、嵩山，俱不能望其項背，華山、恆山，那更差得遠了。他胸中大有學問，可不是尋常的草莽豪雄。」任我行輕聲道：「澤被蒼生，哼！」

上官雲朗聲叫道：「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，奉教主之命，前來

進謁。」

右首一間小石屋中出來四人，都身穿紫袍，走了過來。為首一人道：「恭喜上官長老立了大功，賈長老怎地沒來？」上官雲道：「賈長老力戰殉難，已報答了教主的大恩。」那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然則上官長老立時便可升級了。」上官雲道：「若蒙教主提拔，決不敢忘了老兄的好處。」那人聽他答應行賄，眉花眼笑的道：「我們可先謝謝你啦！」他向令狐冲瞧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任大小姐瞧中的，便是這小子嗎？我還道是潘安宋玉一般的容貌，原來也不過如此。青龍堂上官長老，請這邊走。」上官雲道：「教主還沒提拔我，可別叫得太早了，倘若傳進了教主和楊總管耳中，可吃罪不起。」那人伸了伸舌頭，當先領路。

從牌樓到大門之前，是一條筆直的石板大路。進得大門後，另有兩名紫衣人將五人引入後廳，說道：「楊總管要見你，你在這裏等著。」上官雲道：「是！」垂手而立。

過了良久，那「楊總管」始終沒出來，上官雲一直站著，不敢就座。令狐冲尋思：「這上官長老在教中職位著實不低，可是上得崖來，人人沒將他放在眼裏，似乎一個廝養侍僕也比他威風些。那楊總管是甚麼人？多半便是那楊蓮亭了，原來他只是個總管，那是打理雜務瑣事的僕役頭兒，可是日月教的白虎堂長老，竟要恭恭敬敬的站著，靜候他到來。東方不敗當真欺人太甚！」

又過良久，才聽得腳步聲響，步聲顯得這人下盤虛浮，無甚內功。一聲咳嗽，屏風後轉出一個人來。令狐冲斜眼瞧去，只見這人三十歲不到年紀，穿一件棗紅色緞面皮袍，身形魁梧，滿臉虬髯，形貌極為雄健威武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盈盈說東方不敗對此人甚是寵信，又說二人之間關係曖昧。我總道是個姑娘般的美男子，那知竟是個彪形大漢，可大

出意料之外了。難道他不是楊蓮亭？」

只聽這人說道：「上官長老，你大功告成，擒了令狐冲而來，教主極是歡喜。」聲音低沉，甚為悅耳動聽。

上官雲躬身道：「那是託賴教主的洪福，楊總管事先的詳細指點，屬下只是遵照教主的令旨行事而已。」

令狐冲心下暗暗稱奇：「這人果然便是楊蓮亭！」

楊蓮亭走到擔架旁，向令狐冲臉上瞧去。令狐冲目光散渙，嘴巴微張，裝得一副身受重傷後的痴呆模樣。楊蓮亭道：「這人死樣活氣的，當真便是令狐冲，你可沒弄錯？」

上官雲道：「屬下親眼見到他接任恆山派掌門，並沒弄錯。只是他給賈長老點了三下重穴，又中了屬下兩掌，受傷甚重，一年半載之內，只怕不易復原。」楊蓮亭笑道：「你將任大小姐的心上人打成這副模樣，小心她找你拚命。」上官雲道：「屬下忠於教主，旁人的好惡也顧不得了。若得能為盡忠於教主而死，那是屬下畢生之願。」

楊蓮亭道：「很好。你這番忠心，我必告知教主知道，教主定然重重有賞。風雷堂堂主背叛教主、犯上作亂之事，想來你已知道了？」上官雲道：「屬下不知其詳，正要向總管請教。教主和總管若有差遣，屬下奉命便行，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」

楊蓮亭在椅中一坐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童百熊這老兒，平日仗著教主善待於他，一直倚老賣老，把誰都不放在眼裏。近年來他暗中營私結黨，陰謀造反，我早已瞧出不妥，那知他越來越無法無天，竟然去和反教大逆任我行勾結，真正豈有此理。」

上官雲道：「他竟去和那.....那姓任的勾結嗎？」話聲發顫，顯然大為震驚。

楊蓮亭道：「上官長老，你為甚麼怕得這樣厲害？那任我行也不是甚麼三頭六臂之徒，教主昔年便將他玩弄於掌心之中，擺布得他服服貼貼。只因教主開恩，才容他活到今日。他不來黑木崖便罷，倘若膽敢到來，還不是像宰雞一般的宰了。」上官雲道：「是，是。只不知童百熊如何暗中和他勾結？」

楊蓮亭道：「童百熊和任我行偷偷相會，長談了幾個時辰，還有一名反教的大叛徒向問天在側。那是有人親眼目睹的。跟任我行、向問天這兩個大叛徒有甚麼好談的？那自是密謀反叛教主了。童百熊回到黑木崖來，我問他有無此事，他竟然一口認了！」上官雲道：「他竟一口承認，那自然不是冤枉的了。」

楊蓮亭道：「我問他既和任我行見過面，為甚麼不向教主稟報？他說：『任老弟瞧得起我姓童的，跟我客客氣氣的說話。他當我是朋友，我也當他是朋友，朋友之間說幾句話，有甚麼了不起？』我問他：『任我行重入江湖，意欲和教主搗亂，這一節你又不是不知。他既對不起教主，你怎可還當他是朋友？』他可回答得更加不成話了，他媽的，這老傢伙竟說：『只怕是教主對不起人家，未必是人家對不起教主！』」

上官雲道：「這老兒胡說八道！教主義薄雲天，對待朋友向來是最厚道的，怎會對不起人？那自然是忘恩負義之輩對不起教主。」這幾句話在楊蓮亭聽來，自然以為「教主」二字是指東方不敗，令狐冲等卻知他是在討好任我行，只聽他又道：「屬下既決意向教主效忠，有那個鼠輩膽敢言語中對教主他老人家稍有無禮，我上官雲決計放他不過。」

這幾句話，其實是當面在罵楊蓮亭，可是他卻那裏知道，笑道：「很好，教中眾兄弟倘若都能像你上官長老一般，對教主忠心耿耿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你辛苦了，這就下去休息罷。」

上官雲一怔，說道：「屬下很想參見教主。屬下每見教主金面一次，便覺精神大振，做事特別有勁，全身發熱，似乎功力修為陡增十年。」

楊蓮亭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教主很忙，恐怕沒空見你。」

上官雲探手入懷，伸出來時，掌心中已多了十來顆大珍珠，走上幾步，低聲道：「楊總管，屬下這次出差，弄到了這十八顆珍珠，盡數孝敬了總管，只盼總管讓我參見教主。教主一歡喜，說不定升我的職，那時再當重重酬謝。」

楊蓮亭皮笑肉不笑的道：「自己兄弟，又何必這麼客氣？那可多謝你了。」放低了喉嚨道：「教主座前，我盡力為你多說好話，勸他升你做青龍堂長老便了。」

上官雲連連作揖，說道：「此事若成，上官雲終身不敢忘了教主和總管的大恩大德。」楊蓮亭道：「你在這裏等著，待教主有空，便叫你進去。」上官雲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將珍珠塞在他手中，躬身退下。楊蓮亭站起身來，大模大樣的進內去了。

【三十一】 繡花



東方不敗撲到楊蓮亭身旁，把他抱起，輕輕放在牀上，給他除了鞋襪，拉過繡被蓋在身上，便似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過了良久，一名紫衫侍者走了出來，居中一站，朗聲說道：「文成武德、仁義英明教主有令：著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帶同俘虜進見。」

上官雲道：「多謝教主恩典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左手一擺，跟著那紫衫人向後進走去。任我行和向問天、盈盈抬了令狐冲跟在後面。

一路進去，走廊上排滿了執戟武士，一共進了三道大鐵門，來到一道長廊，數百名武士排列兩旁，手中各挺一把明晃晃的長刀，交叉平舉。上官雲等從陣下弓腰低頭而過，數百柄長刀中只要有一柄突然砍落，便不免身首異處。

任我行、向問天等身經百戰，自不將這些武士放在眼裏，但在見到東方不敗之前先受如許屈辱，心下暗自不忿，令狐冲心想：「東方不敗待屬下如此無禮，如何能令人為他盡忠效力？一干教眾所以沒有反叛，只是迫於淫威，不敢輕舉妄動而已。東方不敗輕視豪傑之士，焉得不敗？」

走完刀陣，來到一座門前，門前懸著厚厚的帷幕。上官雲伸手推幕，走了進去，突然之間寒光閃動，八桿槍分從左右交叉向他疾刺，四桿槍在他胸前掠過，四桿槍在他背後掠過，相去均不過數寸。

令狐冲看得明白，吃了一驚，伸手去握藏在大腿繃帶下的長劍，卻見上官雲站立不動，朗聲道：「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，參見文成武德、仁義英明教主！」

殿裏有人說道：「進見！」八名執槍武士便即退回兩旁。令狐冲這才明白，原來這八槍齊出，還是嚇唬人的，倘若進殿之人心懷不軌，眼見八槍刺到，立即抽兵刃招架，便即陰謀敗露了。

進得大殿，令狐冲心道：「好長的長殿！」殿堂闊不過三十來尺，縱深卻有三百來尺，長殿彼端高設一座，坐著個長鬚老者，那自是東方不敗了。殿中無窗，殿口點著明晃晃的蠟燭，東方不敗身邊卻只點著兩盞油燈，兩朵火燄忽明忽暗，相距既遠，火光又暗，此人相貌如何便瞧不清楚。

上官雲在階下跪倒，說道：「教主文成武德，仁義英明，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，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叩見教主。」

東方不敗身旁的紫衫侍從大聲喝道：「你屬下小使，見了教主為何不跪？」

任我行心想：「時刻未到，便跪你一跪，又有何妨？待會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。」當即低頭跪下。向問天和盈盈見他跪了，也即跪

倒。

上官雲道：「屬下幾個小使朝思暮想，只盼有幸一睹教主金面，今日得蒙教主賜見，真是他們祖宗十八代積的德，一見到教主，歡喜得渾身發抖，遲了跪倒，教主恕罪。」

楊蓮亭站在東方不敗身旁，說道：「賈長老如何力戰殉教，你稟明教主。」

上官雲道：「賈長老和屬下奉了教主令旨，都說我二人多年來身受教主培養提拔，大恩難報。此番教主又將這件大事交在我二人身上，想到教主平時的教誨，我二人心中的血也要沸了，均想教主算無遺策，不論派誰去擒拿令狐冲，仗著教主的威德，必定成功，教主所以派我二人去，那是無上的眷顧……」

令狐冲躺在擔架之上，心中不住暗罵：「肉麻，肉麻！上官雲的外號之中，總算也有個『俠』字，說這等話居然臉不紅，耳不赤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。」

便在此時，聽得身後有人大聲叫道：「東方兄弟，當真是你派人將我捉拿嗎？」這人聲音蒼老，但內力充沛，一句話說了出去，回音從大殿中震了回來，顯得威猛之極，料想此人便是風雷堂堂主童百熊了。

楊蓮亭冷冷的道：「童百熊，在這成德堂上，怎容得你大呼小叫？見了教主，怎麼不跪下？膽敢不稱頌教主的文武聖德？」

童百熊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和東方兄弟交朋友之時，那裏有你這小子了？當年我和東方兄弟出死入生，共歷患難，你這乳臭小子生也沒生下來，怎輪得到你來和我說話？」

令狐冲側過頭去，此刻看得清楚，但見他白髮披散，銀髯戟張，

臉上肌肉牽動，圓睜雙眼，臉上鮮血已然凝結，神情甚是可怖。他雙手雙足都銬在鐵銬之中，拖著極長的鐵鍊，說到憤怒處，雙手擺動，鐵鍊發出錚錚之聲。

任我行本來跪著不動，一聽到鐵鍊之聲，在西湖底受囚的種種苦況突然湧上心頭，再也剋制不住，身子顫動，便欲發難，卻聽得楊蓮亭道：「在教主面前膽敢如此無禮，委實狂妄已極。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結，可知罪嗎？」

童百熊道：「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，身患重症，退休隱居於杭州，這才將教務交到東方兄弟手裏，怎說得上是反教大叛徒？東方兄弟，你明明白白說一句，任教主到底怎麼反教，怎麼背叛本教了？」

楊蓮亭道：「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後，便應回歸本教，可是他卻去了少林寺，和少林、武當、嵩山諸派的掌門人勾搭，那不是反教謀叛是甚麼？他為甚麼不前來參見教主，恭聆教主的指示？」

童百熊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任教主是東方兄弟的舊上司，武功見識，未必在東方兄弟之下。東方兄弟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楊蓮亭大聲喝道：「別在這裏倚老賣老了。教主待屬下兄弟寬厚，不來跟你一般見識。你若深自懺悔，明日在總壇之中，向眾兄弟說明自己的胡作非為，保證今後痛改前非，對教主盡忠，教主或許還可網開一面，饒你不死。否則的話，後果如何，你自己也該知道。」

童百熊笑道：「姓童的年近八十，早活得不耐煩了，還怕甚麼後果？」

楊蓮亭喝道：「帶人來！」紫衫侍者應道：「是！」只聽得鐵鍊聲響，押了十餘人上殿，有男有女，還有幾個兒童。

童百熊一見到這干人進來，登時臉色大變，提氣暴喝：「楊蓮

亭，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，你拿我的兒孫來幹甚麼？」他這一聲呼喝，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響。

令狐冲見居中而坐的東方不敗身子一震，心想：「這人良心未曾盡泯，見童百熊如此情急，不免心動。」

楊蓮亭笑道：「教主寶訓第三條是甚麼？你讀來聽聽！」童百熊重重「呸」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楊蓮亭道：「童家各人聽了，那一個知道教主寶訓第三條的，唸出來聽聽。」

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說道：「文成武德、仁義英明教主寶訓第三條：『對敵須狠，斬草除根，男女老幼，不留一人。』」楊蓮亭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小娃娃，十條教主寶訓，你都背得出嗎？」那男孩道：「都背得出。一天不讀教主寶訓，就吃不下飯，睡不著覺。讀了教主寶訓，練武有長進，打仗有氣力。」楊蓮亭笑道：「很對，這話是誰教你的？」那男孩道：「爸爸教的。」楊蓮亭指著童百熊道：「他是誰？」那男孩道：「是爺爺。」楊蓮亭道：「你爺爺不讀教主寶訓，不聽教主的話，反而背叛教主，你說怎麼樣？」那男孩道：「爺爺不對。每個人都應該讀教主寶訓，聽教主的話。」

楊蓮亭向童百熊道：「你孫兒只是個十歲娃娃，尚且明白道理。你這大把年紀，怎地反而胡塗了？」

童百熊道：「我只跟姓任的、姓向的二人說過一陣子話。他們要我背叛教主，我可沒答允。童百熊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決不會做對不起人的事。」他見到全家十餘口長幼全遭拿來，口氣不由得軟了下來。

楊蓮亭道：「你倘若早這麼說，也不用這麼麻煩了。現下你知錯了嗎？」

童百熊道：「我沒有錯。我沒叛教，更沒背叛教主。」

楊蓮亭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既不肯認錯，我可救不得你了。左右，將他家屬帶下去，從今天起，不得給他們吃一口飯，喝一口水。」幾名紫衫侍者應道：「是！」押了十餘人便行。童百熊叫道：「且慢！」向楊蓮亭道：「好，我認錯便是。是我錯了，懇求教主網開一面。」雖然認錯，眼中如欲噴出火來。

楊蓮亭冷笑道：「剛才你說甚麼來？你說甚麼和教主共歷患難之時，我生都沒生下來，是不是？」童百熊忍氣吞聲，道：「是我錯了。」楊蓮亭道：「是你錯了？這麼說一句話，那可容易得緊啊。你在教主之前，為何不跪？」

童百熊道：「我和教主當年是八拜之交，數十年來，向來平起平坐。」他突然提高嗓子說道：「東方兄弟，你眼見老哥哥受盡折磨，怎地不開口，不說一句話？你要老哥哥下跪於你，那容易得很。只要你說一句話，老哥哥便為你死了，也不皺一皺眉。」

東方不敗坐著一動不動。一時大殿之中寂靜無聲，人人都望著東方不敗，等他開口。可是隔了良久，他始終沒出聲。

童百熊叫道：「東方兄弟，這幾年來，我要見你一面也難。你隱居起來，苦練《葵花寶典》，可知不知道教中故舊星散，大禍便在眉睫嗎？」東方不敗仍默不作聲。童百熊道：「你殺我不打緊，折磨我不打緊，可是將一個威震江湖數百年的日月神教毀了，那可成了千古罪人。你為甚麼不說話？你是練功走了火，不會說話了，是不是？」

楊蓮亭喝道：「胡說！跪下了！」兩名紫衫侍者齊聲吆喝，飛腳往童百熊膝彎裏踢去。只聽得砰砰兩聲響，兩名紫衫侍者腿骨斷折，摔了出去，口中狂噴鮮血。

童百熊叫道：「東方兄弟，我要聽你親口說一句話，死也甘心。三年多來你不出一聲，教中兄弟都已動疑。」楊蓮亭怒道：「動甚麼疑？」童百熊大聲道：「疑心教主遭人暗算，給服了啞藥。為甚麼他

不說話？為甚麼他不說話？」楊蓮亭冷笑道：「教主金口，豈為你這等反教叛徒輕開？左右，將他帶了下去！」八名紫衫侍者應聲而上。

童百熊大呼：「東方兄弟，我要瞧瞧你，是誰害得你不能說話？」雙手舞動，鐵鍊揮起，雙足拖著鐵鍊，便向東方不敗搶去。

八名紫衫侍者見他神威凜凜，不敢逼進。楊蓮亭大叫：「拿住他，拿住他！」殿下武士只在門口高聲吶喊，不敢上殿。教中立有嚴規，教眾若攜帶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，那是十惡不赦的死罪。東方不敗站起身來，便欲轉入後殿。

童百熊叫道：「東方兄弟，別走！」加快腳步。他雙足給鐵鍊繫住，行走不快，心中一急，摔了出去。他乘勢幾個筋斗，跟著向前撲出，和東方不敗相去已不過百尺之遙。

楊蓮亭大呼：「大膽叛徒，行刺教主！眾武士，快上殿擒拿叛徒！」

任我行見東方不敗閃避之狀極為顛預，而童百熊與他相距尚遠，一時趕他不上，從懷中摸出三枚銅錢，運力於掌，向東方不敗擲了過去。盈盈叫道：「動手罷！」

令狐冲一躍而起，從繃帶中抽出長劍。向問天從擔架的木棍中抽出兵刃，分交任我行和盈盈，跟著用力一抽，擔架下的繩索原來是一條軟鞭。四人展開輕功，搶將上去。

只聽得東方不敗「啊」的一聲叫，額頭上中了一枚銅錢，鮮血涔涔而下。任我行發射這三枚銅錢時和他相距甚遠，擲中他額頭時力道已盡，所受的只是些肌膚輕傷。但東方不敗號稱武功天下第一，居然連這樣的一枚銅錢也避不開，自是情理之所無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這東方不敗是假貨。」

向問天唰的一鞭，捲住了楊蓮亭的雙足，登時便將他拖倒。

東方不敗掩面狂奔。令狐冲斜刺裏兜過去，截住他去路，長劍一指，喝道：「站住！」豈知東方不敗急奔之下，竟不會收足，身子便向劍尖上撞來。令狐冲急忙縮劍，左掌輕輕拍出，東方不敗仰天直摔出去。

任我行縱身搶到，一把抓住東方不敗後頸，將他提到殿口，大聲道：「眾人聽著，這傢伙假冒東方不敗，禍亂我日月神教，大家看清了他嘴臉。」

但見這人五官相貌，和東方不敗實在十分相似，只是此刻神色惶急，和東方不敗平素那泰然自若、胸有成竹的神態，卻有天壤之別。眾武士面面相覷，都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任我行大聲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不好好說，我把你腦袋砸得稀爛。」

那人只嚇得全身發抖，顫聲道：「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人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」

向問天已點了楊蓮亭數處穴道，將他拉到殿口，喝問：「這人到底叫甚麼名字？」

楊蓮亭昂然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也配來問我？我認得你是反教叛徒向問天。日月神教早將你革逐出教，你憑甚麼重回黑木崖來？」

向問天冷笑道：「我上黑木崖來，便是為了收拾你這奸徒！」右掌一起，喀的一聲，將他左腿小腿骨斬斷。豈知楊蓮亭武功平平，為人居然極硬朗，喝道：「你有種便將我殺了，這等折磨老子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」向問天笑道：「有這等便宜的事？」手起掌落，喀的一聲響，又將他右腿小腿骨斬斷，左手一樁，將他頓在地下。

楊蓮亭雙足著地，小腿上的斷骨戳將上來，劇痛可想而知，可是他竟不哼一聲。

向問天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好漢子！我不再折磨你便了。」在那假東方不敗肚子上輕輕一拳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人「啊」的大叫，說道：「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名……名叫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」向問天道：「你姓包，是不是？」那人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」結結巴巴的半天，也沒說出叫包甚麼名字。

眾人隨即聞到一陣臭氣，只見他褲管下有水流出，原來是嚇得屎尿直流。

任我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去找東方不敗要緊！」提起那姓包漢子，大聲道：「你們大家都瞧見了，此人冒充東方不敗，擾亂我教。咱們這就要去查明真相。我是你們的真正教主任我行，你們認不認得？」

眾武士均是二十來歲的青年，從未見過他，自是不識。自東方不敗接任教主，手下親信揣摩到他的心意，相誠不提前任教主之事，因此這些武士連任我行的名字也沒聽見過，倒似日月神教創教數百年，自古至今便是東方不敗當教主一般。眾武士面面相覷，不敢接話。

上官雲大聲道：「東方不敗多半早給楊蓮亭他們害死了。這位任教主，便是本教教主。自今而後，大夥兒須得盡忠於任教主。」說著便向任我行跪下，說道：「屬下參見任教主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

眾武士認得上官雲是本教職位極高的大人物，見他向任我行參拜，又見東方教主確是冒充假貨，而權勢顯赫的楊蓮亭給人折斷雙腿，拋在地下，更沒半分反抗之力，便有數人搶先向任我行跪倒，都是些平素擅於吹牛拍馬之徒，大聲道：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

湖！」其餘眾武士先後跟著跪倒。那「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十字，大家每日裏都說上好幾遍，說來順口純熟之至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一時之間，志得意滿，說道：「你們嚴守上下黑木崖的通路，任何人不得上崖下崖。」眾武士齊聲答應。

這時向問天已呼過紫衫侍者，將童百熊的銬鐐打開。童百熊關心東方不敗的安危存亡，抓起楊蓮亭後頸，喝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你一定害死了我那東方兄弟，你.....你.....」心情激動，喉頭哽咽，兩行眼淚流將下來。

楊蓮亭雙目一閉，不去睬他。童百熊一個耳光打過去，喝道：「我那東方兄弟到底怎樣了？」向問天忙叫：「下手輕些！」但已不及，童百熊只使了三成力，卻已將楊蓮亭打得暈了過去。童百熊拚命搖晃他身子，楊蓮亭雙眼翻白，便似死了一般。

任我行向一干紫衫侍者道：「有誰知道東方不敗下落的，儘速稟告，重重有賞。」連問三句，沒人答話。

霎時之間，任我行心中一片冰涼。他困囚西湖湖底十餘年，除練功之外，便是想像脫困之後，如何折磨東方不敗，天下快事，無逾於此。那知今日來到黑木崖上，找到的竟是個假貨。顯然東方不敗早已不在人世，否則以他的機智武功，怎容得楊蓮亭如此胡作非為，命人來假冒他？而折磨楊蓮亭和這姓包的混蛋，又有甚麼意味？

他向數十名散站殿周的紫衫侍者瞧去，只見有些人顯得十分恐懼，有些惶惑，有些隱現狡譎之色。任我行失望之餘，煩躁已極，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傢伙，明知東方不敗是假貨，卻夥同楊蓮亭欺騙教下兄弟，個個罪不容誅！」身子一晃，欺將過去，啪啪啪啪四聲輕響，手掌到處，四名紫衫侍者哼也不哼一聲，便即斃命。其餘侍者駭然驚呼，四散逃開。任我行獰笑道：「想逃！逃到那裏去？」拾起地下從童百熊身上解下來的銬鐐鐵鍊，向人叢中猛擲過去，登時血肉橫飛，

又有七八人斃命。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跟隨東方不敗的，一個都活不了！」

盈盈見父親舉止有異，大有狂態，叫道：「爹爹！」過去牽住了他手。

忽見眾侍者中走出一人，跪下說道：「啟稟教主，東方教……東方不敗還沒死！」

任我行大喜，搶過去抓住他肩頭，問道：「東方不敗沒死？」那人道：「是！啊！」大叫一聲，暈了過去，原來任我行激動之下，用力過巨，竟捏碎了他雙肩肩骨。任我行將他身子搖了幾下，這人始終沒轉醒。他轉頭向眾侍者喝道：「東方不敗在那裏？快快帶路！遲得片刻，一個個都殺了。」

一名侍者跪下說道：「啟稟教主，東方不敗所居處所十分隱秘，只楊蓮亭知道如何開啟秘門。咱們把這姓楊的反教叛徒弄醒過來，他能帶引教主前往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快取冷水來！」這些紫衫侍者都是十分伶俐之徒，當即有五人飛奔出殿，卻只三人回來，各自端了一盆冷水，其餘兩人卻逃走了。三盆冷水都潑在楊蓮亭頭上。只見他慢慢睜開眼睛，醒了過來。

向問天道：「姓楊的，我敬重你是條硬漢，不來折磨於你。此刻黑木崖上下通路早已斷絕，東方不敗如非身有雙翼，否則沒法逃脫。你快帶我們去找他，男子漢大丈夫，何必藏頭露尾？大家爽爽快快的作個了斷，豈不痛快？」

楊蓮亭冷笑道：「東方教主天下無敵，你們膽敢去送死，真再好也沒有了。好，我就帶你們去見他。」

向問天對上官雲道：「上官兄，我二人暫且做一下轎夫，抬這傢伙去見東方不敗。」說著抓起楊蓮亭，將他放上擔架。上官雲道：「是！」和向問天二人抬起了擔架。楊蓮亭道：「向裏面走！」

向問天和上官雲抬著他在前領路。任我行、令狐冲、盈盈、童百熊四人跟隨其後。

一行人走到成德殿後，經過一道長廊，到了一座花園之中，走入西首一間小石屋。楊蓮亭道：「推左首牆壁。」童百熊伸手推去，那牆原來是活的，露出一扇門來。門後尚有一道鐵門。楊蓮亭從身邊摸出一串鑰匙，交給童百熊，打開了鐵門，裏面是一條地道。

眾人從地道一路向下。地道兩旁點著幾盞油燈，昏燈如豆，一片陰沉沉地。任我行心想：「東方不敗這廝將我關在西湖湖底，那知道報應不爽，他自己也身在牢籠。這條地道，比之孤山梅莊的也好不了多少。」不料轉了幾個彎，前面豁然開朗，露出天光。眾人突然聞到一陣花香，胸襟為之一爽。

從地道中出來，竟是置身於一個極精致的小花園中，紅梅綠竹，青松翠柏，布置得極具匠心，池塘中數對鴛鴦悠游其間，池旁有四隻白鶴。眾人萬料不到會見到這等美景，無不暗暗稱奇。繞過一堆假山，一個大花園中盡是深紅和粉紅的玫瑰，爭芳競艷，嬌麗無儔。

盈盈側頭向令狐冲瞧去，見他臉孕笑容，甚是喜悅，低聲問：「你說這裏好不好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咱們把東方不敗趕跑後，我和你在這裏住上幾個月，你教我彈琴，那才叫快活呢。」盈盈道：「你這話可不是騙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就怕我學不會，婆婆可別責罰。」盈盈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兩人觀賞美景，便落了後，見向問天和上官雲抬著楊蓮亭已走進一間精雅小舍，令狐冲和盈盈忙跟著進去。一進門，便聞到一陣濃冽花香。房中掛著一幅仕女圖，圖中繪著三個美女，椅上鋪了繡花錦

塾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這是女子的閨房，怎地東方不敗住在這裏？是了，這是他愛妾的居所。他身處溫柔鄉中，不願處理教務了。」

只聽得內室一人說道：「蓮弟，你帶誰一起來了？」聲音尖銳，嗓子卻粗，似是男子，又似女子，令人一聽之下，不由得寒毛直豎。

楊蓮亭道：「是你的老朋友，他非見你不可。」

內室那人道：「你為甚麼帶他來？這裏只你一人才能進來。除了你之外，我誰也不愛見。」最後這兩句說得嗲聲嗲氣，顯然是女子聲調，但聲音卻明明是男人。

任我行、向問天、盈盈、童百熊、上官雲等和東方不敗都甚熟悉，這聲音確然是他，只是恰如捏緊喉嚨學唱花旦一般，嬌媚做作，卻又不像是開玩笑。各人面面相覷，盡皆駭異。

楊蓮亭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不行啊，我不帶他來，他便要殺我。我怎能不見你一面而死？」

房內那人尖聲道：「有誰這樣大膽，敢欺侮你？是任我行嗎？你叫他進來！」

任我行聽他只憑一句話便料到是自己，不禁深佩他的才智，作個手勢，示意各人進去。上官雲掀起繡著一叢牡丹的錦緞門帷，將楊蓮亭抬進，眾人跟著入內。

房內花團錦簇，脂粉濃香撲鼻，珠簾旁一張梳妝檯畔坐著一人，身穿粉紅衣衫，左手拿著一個繡花繡架，右手持著一枚繡花針，抬起頭來，臉有詫異之色。

但這人臉上的驚訝神態，卻又遠不如任我行等人之甚。除令狐冲之外，眾人都認得這人明明便是奪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、十餘年來

號稱武功天下第一的東方不敗。可是此刻他剃光了鬚鬚，臉上竟施了脂粉，身上那件衣衫式樣男不男、女不女，顏色之妖，便穿在盈盈身上，也顯得太嬌艷、太刺眼了些。

這樣一位驚天動地、威震當世的武林怪傑，竟然躲在閨房之中刺繡！

任我行本來滿腔怒火，這時卻也忍不住好笑，喝道：「東方不敗，你在裝瘋嗎？」

東方不敗尖聲道：「果然是任教主！你終於來了！蓮弟，你.....你.....怎麼了？是給他打傷了嗎？」撲到楊蓮亭身旁，把他抱起，輕輕放在牀上。東方不敗臉上一副愛憐橫溢的神情，連問：「疼得厲害嗎？」又道：「只斷了腿骨，不要緊的，你放心好啦，我立刻給你接好。」慢慢給他除了鞋襪，拉過薰得噴香的繡被，蓋在他身上，便似一個賢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眾人不由得相顧駭然，人人想笑，只這情狀太過詭異，卻又笑不出來。錦帷珠簾、富麗燦爛的繡房之中，竟充滿了陰森森的妖氛鬼氣。

東方不敗從身邊摸出一塊綠綢手帕，緩緩為楊蓮亭拭去額頭的汗水和泥污。楊蓮亭怒道：「大敵當前，你跟我這般婆婆媽媽幹甚麼？你能打發得了敵人，再來跟我親熱不遲。」東方不敗微笑道：「是，是！你別生氣，腿上痛得厲害，是不是？真叫人心疼。」

如此怪事，任我行、令狐冲等皆是從所未見，從所未聞。男風變童固所在多有，但東方不敗以堂堂教主之尊，何以竟會甘扮女子，自居妾婦？此人定然瘋了。楊蓮亭對他說話，聲色俱厲，他卻顯得十分的「溫柔嫻淑」，人人既感奇怪，又有些噁心。

童百熊忍不住踏步上前，叫道：「東方兄弟，你.....你到底在幹

甚麼？」東方不敗抬起頭來，陰沉著臉，問道：「傷害我蓮弟的，也有你在內嗎？」童百熊道：「你為甚麼受楊蓮亭這廝擺弄？他叫一個混蛋冒充了你，任意發號施令，胡作非為，你可知道麼？」

東方不敗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蓮弟是為我好，對我體貼。他知我無心處理教務，代我操勞，有甚麼不好？」童百熊指著楊蓮亭道：

「這人要殺我，你也知道麼？」東方不敗緩緩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。蓮弟既要殺你，定是你不好。你為甚麼不讓他殺了？」

童百熊一怔，仰起頭來，哈哈大笑，笑聲中盡是悲憤之意，笑了一會，才道：「他要殺我，你便讓他殺我，是不是？」

東方不敗道：「蓮弟喜歡幹甚麼，我使得給他辦到。當世就只他一人真正待我好，我也只待他一個好。童大哥，咱們一向是過命的交情，不過你不應該得罪我的蓮弟啊。」

童百熊滿臉脹得通紅，大聲道：「我還道你是失心瘋了，原來你心中明白得很，知道咱們是好朋友，一向是過命的交情。」東方不敗道：「正是。你得罪我，那沒甚麼。得罪我蓮弟，卻是不行。」童百熊大聲道：「我已經得罪他了，你待怎地？這奸賊想殺我，可是未必能如願。」

東方不敗伸手輕輕撫摸楊蓮亭的頭髮，柔聲道：「蓮弟，你想殺了他嗎？」楊蓮亭怒道：「快快動手！婆婆媽媽的，令人悶煞。」東方不敗笑道：「是！」轉頭向童百熊道：「童兄，今日咱們恩斷義絕，須怪不了我。」

童百熊來此之前，已從殿下武士手中取了一柄單刀，當即退了兩步，抱刀在手，立個門戶。他素知東方不敗武功了得，此刻雖見他瘋瘋顛顛，畢竟不敢有絲毫輕忽，抱元守一，凝目而視。

東方不敗冷冷一笑，嘆道：「這可真教人為難了！童大哥，想當

年在太行山之時，潞東七虎向我圍攻。其時我練功未成，又遭他們忽施偷襲，右手受了重傷，眼見得命在頃刻，若不是你捨命相救，做兄弟的又怎能活得到今日？」童百熊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竟還記得這些舊事。」

東方不敗道：「我怎不記得？當年我接掌日月神教大權，朱雀堂羅長老心中不服，囉裏囉唆，是你一刀將羅長老殺了。從此本教之中，再也沒第二人敢有半句異言。你這擁戴的功勞，可著實不小啊。」童百熊氣憤憤的道：「只怪我當年胡塗！」

東方不敗搖頭道：「你不是胡塗，是對我義氣深重。我十一歲上就識得你了。那時我家境貧寒，全蒙你多年救濟。我父母故世後無以為葬，喪事也是你代為料理的。」童百熊左手一擺，道：「過去之事，提來幹麼？」東方不敗嘆道：「那可不得不提。童大哥，做兄弟的不是沒良心，不顧舊日恩情，只怪你得罪了我蓮弟。他要取你性命，我這叫做無法可施。」童百熊大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眾人只覺眼前有一團粉紅色的物事一閃，似乎東方不敗的身子動了一下。但聽得噹的一聲響，童百熊手中單刀落地，跟著身子晃了幾晃。

只見童百熊張大了口，忽然身子向前直撲下去，俯伏在地，就此一動也不動了。他摔倒時雖只一瞬之間，但任我行等高手均已看得清楚，他眉心、左右太陽穴、鼻下人中四處大穴上，都有一個細小紅點，微微有血滲出，顯是給東方不敗以手中繡花針所刺。

任我行等大駭之下，不由自主都退了幾步。令狐冲左手將盈盈一扯，自己擋在她身前。一時房中一片寂靜，誰也沒喘一口大氣。

任我行緩緩拔出長劍，說道：「東方不敗，恭喜你練成了《葵花寶典》上的武功。」東方不敗道：「任教主，這部《葵花寶典》是你傳給我的。我一直念著你的好處。」任我行冷笑道：「是嗎？因此你

將我關在西湖湖底，教我不見天日。」東方不敗道：「我沒殺你，是不是？只須我叫江南四友不送水給你喝，你能捱得十天半月嗎？」任我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待我還算不錯了？」東方不敗道：「正是。我讓你在杭州西湖頤養天年。常言道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西湖風景，那是天下有名的了，孤山梅莊，更是西湖景色絕佳之處。」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原來你讓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頤養天年，可要多謝你了。」

東方不敗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任教主，你待我的種種好處，我永遠記得。我在日月神教，本來只是風雷堂長老座下一名副香主，你破格提拔，連年升我的職，甚至連本教至寶《葵花寶典》也傳了給我，指定我將來接替你為本教教主。此恩此德，東方不敗永不敢忘。」

令狐冲向地下童百熊的屍體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你剛才不斷讚揚童長老對你的好處，突然之間，對他猛下殺手。現下你又想對任教主重施故技了。他可不會上你這個當。」

但東方不敗出手實在太過迅捷，如電閃，如雷轟，事先又沒半分朕兆，委實可畏可怖。令狐冲提起長劍，指住了他胸口，只要他四肢微動，立即便挺劍疾刺，只有先行攻擊，方能制他死命，倘若讓他佔了先機，這房中又將有一人殞命了。任我行、向問天、上官雲、盈盈四人也都目不轉瞬的注視著東方不敗，防他暴起發難。

只聽東方不敗又道：「初時我一心一意只想做日月神教教主，想甚麼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，於是處心積慮的謀你的位，翦除你的羽翼。向兄弟，我這番計謀，可瞞不過你。日月神教之中，除了任教主和我東方不敗之外，要算你是個人才了。」

向問天手握軟鞭，屏息凝氣，竟不敢分心答話。

東方不敗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初當教主，那可意氣風發了，說

甚麼文成武德，中興聖教，當真是不要臉的胡吹法螺。直到後來修習《葵花寶典》，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諦。其後勤修內功，數年之後，終於明白了天人化生、萬物滋長的要道。」

眾人聽他尖著嗓子說這番話，漸漸的手心出汗，這人說話有條有理，腦子十分清楚，可是這副不男不女的妖異模樣，令人越看越心中發毛。

東方不敗的目光緩緩轉到盈盈臉上，問道：「任大小姐，這幾年來我待你怎樣？」盈盈道：「你待我很好。」東方不敗又嘆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很好是談不上，只不過我一直很羨慕你。一個人生而為女子，已比臭男子幸運百倍，何況你這般千嬌百媚，青春年少。我若得能和你易地而處，別說是日月神教的教主，就是皇帝老子，我也不做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若和任大小姐易身而處，要我死心塌地的愛上你這老妖怪，可有點不容易！」

任我行等聽他這麼說，都是一驚。

東方不敗雙目凝視著他，眉毛漸漸豎起，臉色發青，說道：「你是誰？竟敢如此對我說話，膽子當真不小。」這幾句話音尖銳之極，顯得憤怒無比。

令狐冲明知危機已迫在眉睫，卻也忍不住笑道：「是鬚眉男兒漢也好，是千嬌百媚的姑娘也好，我最討厭的，是男扮女裝的老旦。」東方不敗尖聲怒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是誰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叫令狐冲。」

東方不敗怒色登斂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啊！你便是令狐冲。我早想見你一見，聽說任大小姐愛煞了你，為了你連頭都割得下來，可不知是如何一位英俊的郎君。哼，我看也平平無奇，比起我那蓮弟

來，可差得遠了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在下沒甚麼好處，勝在用情專一。這位楊君雖然英俊，就可惜太過喜歡拈花惹草，到處留情，愛上的美女俊男太多……」

東方不敗突然大吼：「你……你這混蛋，胡說甚麼？」一張臉脹得通紅，突然間粉紅色人影一晃，繡花針向令狐冲疾刺。

令狐冲說那兩句話，原是要惹他動怒，但見他衣袖微擺，便即唰的一劍，向他咽喉疾刺過去。這一劍刺得快極，東方不敗若不縮身，立即便會利劍穿喉。但便在此時，令狐冲只覺左頰微微一痛，跟著手中長劍向左盪開。

東方不敗出手之快，委實難以想像，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，他已用針在令狐冲臉上刺了一下，跟著縮回手臂，用針擋開了令狐冲這一劍。幸虧令狐冲這一劍刺得也是極快，又是攻敵之所不得不救，而東方不敗大怒之下攻敵，不免略有心浮氣粗，這一針才刺得偏了，沒刺中他人中要穴。東方不敗手中這枚繡花針長不逾寸，幾乎是風吹得起，落水不沉，竟能撥得令狐冲的長劍直盪開去，武功之高，當真不可思議。

令狐冲大驚之下，知道今日遇到了生平從所未見的強敵，只要一給對方有施展手腳的餘暇，自己立時性命不保，當即唰唰唰疾出四劍，都是刺向對方要害。

東方不敗「咦」的一聲，讚道：「劍法很高啊。」左一撥，右一撥，上一撥，下一撥，將令狐冲刺來的四劍盡數撥開。令狐冲凝目看他出手，這繡花針四下撥擋，周身竟沒半分破綻，當此危在瞬息之際，決不容他出手回刺，大喝一聲，長劍當頭直砍。東方不敗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拈住繡花針，向上橫舉，擋住來劍，長劍便砍不下去。

令狐冲手臂微感酸麻，見紅影閃動，似有一物向自己左目戳來。此刻既不及擋架，又不及閃避，百忙中長劍顫動，也向東方不敗的左目急刺，竟欲拚個兩敗俱傷。

這一下劍刺敵目，已跡近無賴，殊非高手可用的招數，但令狐冲所學的「獨孤劍法」本無招數，他為人又隨隨便便，素來不以高手自居，危急之際更不暇細思，但覺左邊眉間微微一痛，東方不敗已跳了開去，避開了他這一劍。

令狐冲心知自己左眉已為他繡花針所刺中，幸虧他要閃避自己長劍這一刺，繡花針才失了準頭，否則一隻眼睛已給他刺瞎了，駭異之餘，長劍便如疾風驟雨般狂刺亂劈，不容對方緩出手來還擊一招。東方不敗左撥右擋，兀自好整以暇的嘖嘖連讚：「好劍法，好劍法！」

任我行和向問天見情勢不對，一挺長劍，一揮軟鞭，同時上前夾擊。這當世三大高手聯手出戰，勢道何等凌厲，但東方不敗兩根手指拈著一枚繡花針，在三人之間穿來插去，趨退如電，竟沒半分敗象。上官雲拔出單刀，衝上助戰，以四敵一。鬥到酣處，猛聽得上官雲大叫一聲，單刀落地，一個筋斗翻了出去，雙手按住右目，這隻眼睛已給東方不敗刺瞎。

令狐冲見任我行和向問天二人攻勢猛迅，東方不敗已緩不出手來向自己攻擊，當下展動長劍，儘往他身上各處要害刺去。但東方不敗的身形如鬼如魅，飄忽來去，直似輕煙。令狐冲的劍尖劍鋒總是和他身子差著數寸。

忽聽得向問天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跟著令狐冲也「嘿」的一聲，二人身上先後中針。任我行所練的「吸星大法」功力雖深，但東方不敗身法快極，難與相觸，再者所使兵刃是一根繡花針，沒法從針上吸他內力。又鬥片刻，任我行也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胸口、喉頭都受到針刺，幸好其時令狐冲攻得正急，東方不敗急謀自救，以致一針刺偏了

準頭，另一針刺得雖準，卻只深入數分，未能傷敵。

四人圍攻東方不敗，未能碰到他一點衣衫，而四人都受了他的針刺。盈盈在旁觀戰，越來越耽心：「不知他針上是否餵有毒藥，要是有毒，可不堪設想！」但見東方不敗身子越轉越快，一團紅影滾來滾去。任我行、向問天、令狐冲連聲吆喝，聲音中透著既憤怒又惶急。三人兵刃上都貫注了內力，風聲大作。東方不敗卻不發出半點聲息。

盈盈暗想：「我若加入混戰，只有阻手阻腳，幫不了忙，那可如何是好？看來東方不敗以一敵三，還能取勝。」一瞥眼間，見楊蓮亭已撐腰坐起，凝神觀鬥，滿臉關切。盈盈心念一動，慢慢移步走向牀邊，突然左手短劍一起，嗤的一聲，刺在楊蓮亭右肩。楊蓮亭猝不及防，大叫一聲。盈盈跟著又是一劍，斬中他大腿。

楊蓮亭這時已知她用意，是要自己呼叫出聲，分散東方不敗的心神，強忍疼痛，竟再也不哼一聲。盈盈怒道：「你叫不叫？我把你手指一根根斬了下來。」長劍一顫，斬落了他右手一根手指。不料楊蓮亭十分硬氣，雖傷口劇痛，卻沒發出半點聲息。

但楊蓮亭的第一聲呼叫已傳入東方不敗耳中。他斜眼見到盈盈站在牀邊，正揮劍折磨楊蓮亭，罵道：「死丫頭！」一團紅雲斗向盈盈撲去。

盈盈忙側頭縮身，也不知是否能避得開東方不敗刺來的這一針。令狐冲、任我行雙劍向東方不敗背上疾刺。向問天唰的一鞭，向楊蓮亭頭上砸去。東方不敗不顧自己生死，反手一針，刺入了向問天胸口。

向問天只覺全身酸麻，軟鞭落地，便在此時，令狐冲和任我行兩柄劍都插入了東方不敗後心。東方不敗身子一顫，撲在楊蓮亭身上。

任我行大喜，拔出劍來，以劍尖指住他後頸，喝道：「東方不

敗，今日終於……終於教你落在我手裏。」劇鬥之餘，說話時氣喘不已。

盈盈驚魂未定，雙腿發軟，身子搖搖欲墜。令狐冲搶過去扶住，只見細細一行鮮血，從她左頰流下。盈盈卻道：「你可受了不少傷。」伸袖在令狐冲臉上一抹，只見袖上斑斑點點，都是鮮血。令狐冲轉頭問向問天：「受傷不重罷？」向問天苦笑道：「死不了！」

東方不敗背上兩處傷口中鮮血狂湧，受傷極重，不住呼叫：「蓮弟，蓮弟，這批奸人折磨你，好不狠毒！」

楊蓮亭怒道：「你往日自誇武功蓋世，為甚麼殺不了這幾個奸賊？」東方不敗道：「我已……我……」楊蓮亭怒道：「你甚麼？」東方不敗道：「我已盡力而為，他們……武功都強得很！」突然身子一晃，滾倒在地。任我行怕他乘機躍起，一劍斬上他左腿。

東方不敗苦笑道：「任教主，終於是你勝了，是我敗了。」任我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這大號，可得改一改罷？」東方不敗搖頭道：「那也不用改。東方不敗既然落敗，也不會再活在世上。」他本來說話聲音極尖，此刻卻變得低沉起來，又道：「倘若單打獨鬥，我不會敗給你。」

任我行微一猶豫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你武功比我高，我很佩服。」東方不敗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劍法極高，但如單打獨鬥，也打不過我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其實我們便四人聯手，也打你不過，只不過你顧著那姓楊的，這才分心受傷。閣下武功極高，不愧為『天下第一』，在下十分欽佩。」

東方不敗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二位能這麼說，足見男子漢大丈夫氣概。唉，冤孽，冤孽，我練那《葵花寶典》，照著寶典上的秘方，煉丹服藥，自……唉，漸漸的鬍子沒有了，說話聲音變了，性子也變了。我從此不愛女子，把七個小妾都殺了，卻……卻把全副心意放在

楊蓮亭這鬚眉男子身上。倘若我生為女兒身，那就好了。任教主，我.....我就要死了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請.....請你瞧在我這些年來善待你大小姐的份上.....」

任我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東方不敗道：「請你饒了楊蓮亭一命，將他逐下黑木崖去便是。」任我行笑道：「我要將他千刀萬剝，分一百天凌遲處死，今天割一根手指，明天割半根腳趾。」

東方不敗怒叫：「你.....你好狠毒！」猛地縱起，向任我行撲去。

他重傷之餘，身法已遠不如先前迅捷，但這一撲之勢仍凌厲驚人。任我行長劍直刺，從他前胸通到後背。便在此時，東方不敗手指一彈，繡花針飛了出去，插入了任我行右目。

任我行撤劍後躍，砰的一聲，背脊撞在牆上，喀喇喇一響，一堵牆給他撞塌了半邊。盈盈忙搶前瞧父親右眼，只見那枚繡花針正插在瞳仁之中。幸好其時東方不敗手勁已衰，否則這針直貫入腦，不免性命難保，但這隻眼珠恐怕終不免廢了。

盈盈伸指去抓繡花針的針尾，但鋼針甚短，露出在外者不過一分，實無著手處。她轉過身來，拾起東方不敗拋下的繡花繃子，抽了一根絲線，款款輕送，穿入針鼻，拉住絲線，向外一拔。任我行大叫一聲。那繡花針帶著幾滴鮮血，掛在絲線之下。

任我行怒極，飛腿猛向東方不敗的屍身上踢去。屍身飛將起來，砰的一聲響，撞在楊蓮亭頭上。任我行盛怒之下，這一腿踢出時使足了勁力，東方不敗和楊蓮亭兩顆腦袋一撞，盡皆頭骨破碎，腦漿迸裂。

任我行得誅大仇，重奪日月神教教主之位，卻也由此而失了一隻眼睛，一時喜怒交迸，仰天長笑，聲震屋瓦。但笑聲之中，卻也充滿

了憤怒之意。

上官雲道：「恭喜教主，今日誅卻大逆。從此我教在教主庇蔭之下，揚威四海。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

任我行笑罵：「胡說八道！甚麼千秋萬載？」忽覺倘若真能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，確是人生至樂，忍不住又哈哈大笑。這一次大笑，那才是真的稱心暢懷，志得意滿。

向問天給東方不敗一針刺中左乳下穴道，全身麻了好一會，此刻四肢才得自如，也道：「恭喜教主，賀喜教主！」任我行笑道：「這一役誅奸復位，你實佔首功。」轉頭向令狐冲道：「冲兒的功勞自也不小。」

令狐冲見到盈盈皎白如玉的臉頰上一道殷紅的血痕，想起適才的惡戰，兀自心有餘悸，說道：「若不是盈盈去對付楊蓮亭，要殺東方不敗，可當真不易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幸好他繡花針上沒餵毒。」

盈盈身子一顫，低聲道：「別說啦。這不是人，是妖怪。唉，我小時候，他常抱著我去山上採果子遊玩，今日卻變得如此下場。」

任我行伸手到東方不敗衣衫袋中，摸出一本薄薄的舊冊頁，隨手一翻，其中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，正是那本《葵花寶典》。他握在手中揚了揚，心道：「這《葵花寶典》要訣注明：『欲練神功，引刀自宮。煉丹服藥，內外齊通。』老夫可不會沒了腦子，去幹這等傻事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隨即又想：「可是寶典上所載的武功實在厲害，任何學武之人，一見之後決不能不動心。那時候幸好我已學得『吸星大法』，否則跟著去練這寶典上的害人功夫，卻也難說。」

他在東方不敗屍身上又踢了一腳，笑道：「饒你奸詐似鬼，也猜不透老夫傳你《葵花寶典》的用意。你野心勃勃，意存跋扈，難道老

夫瞧不出來嗎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心中一寒：「原來任教主以《葵花寶典》傳他，當初便就沒懷善意。兩人爾虞我詐，各懷機心。」見任我行右目中不絕流出鮮血，張嘴狂笑，顯得十分的面目猙獰，心中更感到一陣驚怖。

任我行伸手到東方不敗胯下一摸，果然他的兩枚睪丸已然割去，心想：「這部《葵花寶典》要是教太監去練，那就再好不過。」將《葵花寶典》放在雙掌中力搓，內力到處，一本原已十分陳舊的冊頁登時化作碎片。他雙手揮揚，許多碎片隨風吹到了窗外。

盈盈雖不明《葵花寶典》的精義，但見東方不敗練了這門功夫後，變成這等不男不女的模樣，也猜得到其中包含不少奸邪法門，見父親將書毀去，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這種害人東西，毀了最好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怕我去練麼？」盈盈滿臉通紅，啐了一口，道：「說話就沒半點正經。」

盈盈取出金創藥，為父親及上官雲敷了眼上針傷。各人臉上給刺出的針孔，一時也難計數。盈盈對鏡一照，見左頰上劃了一道血痕，雖然極細，傷愈之後，只怕仍要留下些微痕跡，不由得鬱鬱不樂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佔盡了天下的好處，未免為鬼神所妒，臉上小小破一點相，那便後福無窮。」盈盈道：「我佔盡了甚麼天下的好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聰明美貌，武功高強，父親是神教教主，自己又為天下豪傑所敬服。兼之身為女子，千嬌百媚，青春年少，東方不敗就羨慕得不得了。」盈盈給他逗得噗哧一笑，登時將臉上受傷之事攔在一旁。

任我行等五人從東方不敗的閨房中出來，經過花園、地道，回入殿中。

任我行傳下號令，命各堂長老、香主，齊來會見。他坐入教主的

座位，笑道：「東方不敗這廝倒有不少鬼主意，高高在上的坐著，下屬和他相距既遠，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。這叫做甚麼殿啊？」

上官雲道：「啟稟教主，這叫作『成德殿』，那是頌揚教主文成武德之意。」任我行呵呵而笑，道：「文成武德！文武全才，可不容易哪。」向令狐冲招招手，道：「冲兒，你過來。」令狐冲走到他座位之前。

任我行道：「冲兒，當日我在杭州，邀你加盟本教。其時我光身一人，甫脫大難，許下的種種諾言，你都未必能信，此刻我已復得教主之位，第一件事便舊事重提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右手在椅子扶手上拍了幾拍，道：「這個位子，遲早都是你坐的，哈哈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教主、盈盈待我恩重如山，你要我做甚麼事，原不該推辭。只是我已答允了人，有一件大事要辦，加盟神教之事，請恕晚輩不能奉命。」

任我行雙眉漸漸豎起，陰森森道：「不聽我吩咐，日後會有甚麼下場，你該知道！」

盈盈移步上前，挽住令狐冲的手，道：「爹爹，今日是你重登大位的好日子，何必為這種小事傷神？他加盟本教之事，慢慢再說不遲。」

任我行側著一隻左目，向二人斜睨，鼻中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盈盈，你就只要丈夫，不要爹爹了，是不是？」

向問天在旁陪笑道：「教主，令狐兄弟是位少年英雄，性子執拗得很，待屬下慢慢開導於他……」正說到這裏，殿外有十餘人朗聲說道：「玄武堂屬下長老、堂主、副堂主，五枝香香主、副香主參見文成武德、仁義英明聖教主。教主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

任我行喝道：「進殿！」只見十餘條漢子走進殿來，一排跪下。

任我行以前當日月神教教主，與教下部屬兄弟相稱，相見時只抱拳拱手而已，突見眾人跪下，當即站起，將手一擺，道：「不必……」心下忽想：「無威不足以服眾。當年我教主之位為奸人篡奪，便因待人太過仁善。這跪拜之禮既是東方不敗定下了，我也不必取消。」當下將「多禮」二字縮住了不說，跟著坐下。

不多時，又有一批人入殿參見，向他跪拜時，任我行便不再站起，只點了點頭。

令狐冲這時已退到殿口，與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遙，燈光又暗，遠遠望去，任我行的容貌已頗為矇矓，忽想：「坐在這位子上的，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，卻有甚麼分別？」

只聽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讚頌之辭越說越響，顯然眾人心懷極大恐懼，自知過去十餘年來為東方不敗盡力，言語之中，更不免有得罪前任教主之處，今日任教主重登大位，倘若要算舊帳，不知會受到如何慘酷的刑罰。更有一干新進，從來不知任我行是何等人，只知努力奉承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便可升職免禍，料想換了教主仍是如此，是以人人大聲頌揚。

令狐冲站在殿口，太陽光從背後射來，殿外一片明朗，陰暗的長殿之中卻有近百人伏在地下，口吐頌辭。他心下說不出厭惡，尋思：

「盈盈對我如此，她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，我原非順她之意不可。待得我去了嵩山，阻止左冷禪當上五嶽派的掌門，對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二位有了交代，再在恆山派中選出女弟子來接任掌門，我身一獲自由，加盟神教，也可商量。可是要我學這些人的樣，豈非枉自為人？我日後娶盈盈為妻，任教主是我岳父，向他磕頭跪拜，原是應有之義，可是甚麼『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』，甚麼『文成武德，仁義英明』，男子漢大丈夫整日價說這些無恥的言語，當真玷污了英雄豪傑

的清白！我當初只道這些無聊的玩意兒，只是東方不敗與楊蓮亭想出來折磨人的手段，但瞧這情形，任教主聽著這些諛詞，竟也欣然自得，絲毫不覺得肉麻！」

又想：「當日在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之上，見到魔教十長老所刻下的武功，曾想魔教前輩之中，著實有不少英雄好漢。若非如此，日月教焉能與正教抗衡百年，互爭雄長，始終不衰？即以當世之士而論，向大哥、上官雲、賈布、童百熊、孤山梅莊中的江南四友，那一個不是奇材傑出之士？這樣一羣英雄豪傑，身處威逼之下，每日不得不向一人跪拜，口中唸唸有辭，心底暗暗詛咒。言者無恥，受者無禮！其實受者逼人行無恥之事，自己更加無恥。這等屈辱天下英雄，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漢？」

只聽得任我行洋洋得意的聲音從長殿彼端傳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以前都在東方不敗手下服役，所幹過的事，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，一一登錄在案。但本教主寬大為懷，只瞧各人今後如何，決不會追究前事，翻算老帳。今後只須大家盡忠本教主，本教主自當善待爾等，共享榮華富貴。」

瞬時之間，殿中頌聲大作，都說教主仁義蓋天，胸襟如海，大人不計小人過，眾部屬自當謹奉教主令旨，忠字當頭，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，立下決心，為教主盡忠到底。

任我行待眾人說了一陣，聲音漸漸靜了下來，又道：「但若有誰膽敢作逆造反，不服令旨，那便嚴懲不貸。一人有罪，全家老幼凌遲處死。」

眾人齊聲道：「屬下萬萬不敢。」

令狐冲聽這些人話聲顫抖，顯得十分害怕，暗道：「任教主還是和東方不敗一樣，以恐懼之心威懾教眾。眾人面子上恭順，心底卻憤怒不服，這個『忠』字，從何說起？」

只聽得有人向任我行揭發東方不敗的罪惡，說他如何忠言逆耳，偏信楊蓮亭一人，如何亂殺無辜，賞罰有私，愛聽恭維的言語，禍亂神教。有人說他敗壞本教教規，亂傳黑木令，強人服食三尸腦神丸。另有一人說他飲食窮侈極欲，吃一餐飯往往宰三頭牛、五口豬、十口羊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一個人食量再大，又怎食得三頭牛、五口豬、十口羊？他定是宴請朋友或是與眾部屬同食。東方不敗身為一教之主，宰幾頭牛羊，又怎算是甚麼罪行？」

但聽各人所提東方不敗罪名，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瑣碎。有人罵他喜怒無常，哭笑無端；有人罵他愛穿華服，深居不出。更有人說他見識膚淺，愚蠢胡塗；另有一人說他武功低微，全仗裝腔作勢嚇人，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你們指罵東方不敗如何如何，我也不知你們說得對不對。可是適才我們五人敵他一人，個個死裏逃生，險些兒盡數命喪他繡花針下。倘若東方不敗武功低微，世上更無一個武功高強之人了。當真胡說八道之至。」

接著又聽一人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，強搶民女，淫辱教眾妻女，生下私生子無數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東方不敗早已甘心化身為女子，只愛男人，不喜女色，甚麼淫辱婦女，生下私生子無數，哈哈，哈哈！」他想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不由得笑出聲來。

這一縱聲大笑，登時聲傳遠近。長殿中各人一齊轉過頭來，向他怒目而視。

盈盈知他闖了禍，搶過來挽住了他手，道：「冲哥，他們在說東方不敗的事，沒甚麼聽的，咱們到崖下逛逛去。」令狐冲伸了伸舌

頭，笑道：「可別惹你爹爹生氣。」

二人並肩而出，經過那座漢白玉的牌樓，從竹簾中掛了下去。

二人偎倚著坐在竹簾之中，眼見輕煙薄霧從身旁飄過，與崖上長殿中的情景換了另一個世界。令狐冲向黑木崖上望去，但見日光照在那漢白玉牌樓上，發出閃閃金光，心下感到一陣快慰：「我終於離此而去，昨晚的事情便如做了一場惡夢。從此而後，說甚麼也不再踏上黑木崖來了。」

盈盈道：「冲哥，你在想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能和我一起去嗎？」盈盈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們.....我們.....」令狐冲道：「甚麼？」盈盈低頭道：「我們又沒成婚，我.....我怎能跟著你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以前你不也和我一起在江湖行走？」盈盈道：「那是迫不得已，何況，也因此惹起了不少閒言閒語。剛才爹爹說我.....說我只向著你，不要爹爹了，倘若我跟了你去，爹爹一定大大不高興。爹爹受了這十幾年牢獄之災，性子很有些不同了，我想多陪陪他。只要你我此心不渝，今後咱們相聚的日子可長著呢。」說到最後這兩句話，聲音細微，幾不可聞。

恰好一團白雲飄來，將竹簾和二人都裹在雲中。令狐冲望出來時但覺朦朦朧朧，盈盈雖偎依在他身旁，可是和她相距卻又似極遠，好像她身在雲端，伸手不可觸摸。

竹簾到得崖下，二人跨出簾外。盈盈低聲道：「你這就要去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左冷禪邀集五嶽劍派於三月十五聚會，推舉五嶽派掌門。他野心勃勃，勢將不利於天下英雄。嵩山之會，我是必須去的。」盈盈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冲哥，左冷禪劍術非你敵手，但你須提防他詭計多端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

盈盈道：「我本該跟你一起去，只不過我是魔教妖女，倘若和你同上嵩山，有礙你的大計。」她頓了一頓，黯然道：「待得你當上了

五嶽派掌門，名震天下，咱二人正邪不同，那……那……那可更加難了。」

令狐冲握住她手，柔聲道：「到這時候，難道你還信不過我麼？」盈盈淒然一笑，道：「信得過！」隔了一會，幽幽的道：「只是我覺得，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，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，往往性子會變。他自己並不知道，可是種種事情，總是和從前不同了。東方叔叔是這樣，我舅心爹爹說不定也會這樣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爹爹不會去練《葵花寶典》上的武功，那寶典早已給他撕得粉碎，便是想練，也不成了。」

盈盈道：「我不是說武功，是說一個人的性子。東方叔叔就算不練《葵花寶典》，他當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，大權在手，生殺予奪，自然而然的會狂妄自大起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盈盈，你不妨耽心別人，卻決不必為我耽心。我生就一副浪子性格，永不會裝模作樣。就算我再狂妄自大，在你面前，永遠永遠就像今天這樣。」

盈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那就好了。」隨即笑問：「像今天這樣，是怎麼樣？」令狐冲正色道：「千秋萬載，萬載千秋，令狐冲是婆婆跟前的一個乖孫子。」盈盈嫣然一笑，道：「這樣，我才真正佔盡了天下的好處。甚麼千嬌百媚，青春年少，全不打緊。千秋萬載，萬載千秋，我任盈盈也永遠是令狐大俠身邊的一個乖女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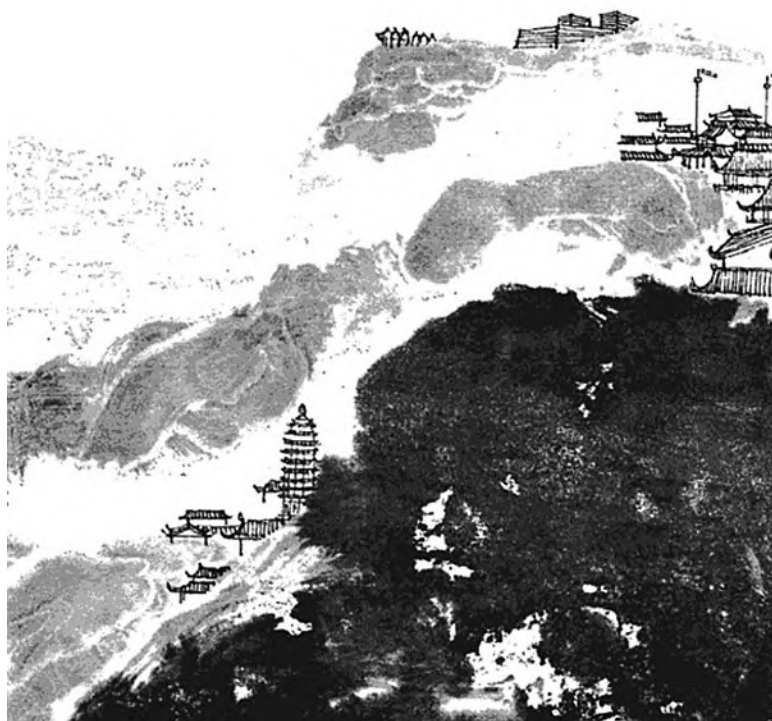
令狐冲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我倆的事，早已天下皆知。給你充軍到東海荒島的那些朋友們，可以讓他們回來了罷？」盈盈微笑道：「我就派人去接他們回來就是。」

令狐冲拉近她身子，輕輕摟了摟她，說道：「我這就向你告辭。嵩山的大事一了，我便來尋你，自此而後，咱二人也不分開了。」盈盈眼中一亮，閃出異樣的神采，低聲道：「但願你事事順遂，早日前

來。我.....我在這裏日日夜夜望著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了！」伸嘴在她臉頰上輕輕一吻。盈盈滿臉飛紅，嬌羞無限。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牽過馬來，上馬出了日月教。

【三十二】 併派



嵩山絕巔獨立天心，萬峯在下。其時雲開日朗，纖翳不生，北望遙見成皋玉門，黃河有如一線，西向隱隱見到洛陽伊闕，東南兩方皆是重重疊疊的山峯。

不一日，令狐冲回到恆山。在山腳下守望的恆山弟子望見了，報上山去，羣弟子齊來迎接。接著居於恆山別院中的羣豪，也一窩蜂的擁來相見。令狐冲問起別來情況。祖千秋道：「啟稟掌門人，男弟子們都住在別院，沒一人敢上主峯，規矩得很。」令狐冲喜道：「那就好極！」

儀和笑道：「他們確是誰也沒上主峯來，至於是否規矩得很，只怕未必。」令狐冲問：「怎麼？」儀和道：「我們在主庵之中，白天晚上，總聽得通元谷中喧嘩無比，沒片刻安靜。」令狐冲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要這些朋友們有片刻安靜，可就難了。」

令狐冲當下簡略說了任我行奪回教主之位的事。羣豪歡聲雷動，叫嚷聲響徹山谷。大家都想：「任教主奪回大位，聖姑自然權重。大夥兒今後的日子一定好過得多。」

令狐冲上了見性峯，到無色庵中，在定閒等三位師太靈位前磕了頭，與儀和、儀清等大弟子商議，離三月十五嵩山之會已無多日，恆山派該當首途去河南了。儀和等都說，為了對抗嵩山派的併派之議，帶同通元谷羣豪上嵩山固然聲勢浩大，但難免引得泰山、衡山、華山三派的非議，也讓左冷禪多了反對恆山派的藉口。儀和道：「掌門師兄劍法上勝過左冷禪，出任五嶽派掌門人就已順理成章，但如通元谷的大批仁兄在旁，勢必多生枝節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咱們的主旨是讓左冷禪吞併不了其餘四派。我做恆山派掌門人已挺不像樣，更不用說做五嶽派掌門人了。大家都說不帶通元谷這些仁兄們去嵩山，那麼不帶便是。」

他去通元谷悄悄向計無施、祖千秋、老頭子三人說了。計無施等也說以不帶通元谷羣豪為妥，要令狐冲帶同眾女弟子先去，他三人自會向羣豪解釋明白。大夥兒在通元谷準備好了候命，一面安排人手，傳遞訊息，倘若嵩山派要倚多為勝，通元谷恆山下院的近千弟子便即大舉南下嵩山赴援。

當晚令狐冲和羣豪縱酒痛飲，喝得爛醉如泥，原定次日動身前赴嵩山，但酒醒時日已過午，一切都未收拾定當，只得順延一日。到第二日早晨，令狐冲才率同一眾女弟子向嵩山進發。

一行人行了數日，這天來到一處市鎮，眾人在一座破敗的大祠堂中做飯休息。鄭萼等七名女弟子出外四下查察，以防嵩山派又搞甚麼陰謀詭計。

過不多時，鄭萼和秦絹飛步奔來，叫道：「掌門師兄，快來看！」兩人臉上滿是笑容，顯是見到了滑稽之極的事。儀和忙問：

「甚麼事？」秦絹笑道：「師姊你自己去看。」

令狐冲等跟著她二人奔進一家客店，走到西邊廂一間客房門外，只見一張炕上幾人疊成一團，正是桃谷六仙。六人都動彈不得。

令狐冲大為駭異，忙走進房中，將放在最上的桃根仙抱下，見他身上給點了穴道，口中塞有一個麻核桃，便給他挖出。桃根仙立時破口大罵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十八代祖宗個個不得好死，十八代灰孫子個個生下來沒屁股眼……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喂，桃根仙大哥，我可沒得罪你啊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我怎麼敢罵你？你別纏夾！這狗娘養的，老子見了他，將他撕成八塊、十六塊、三十四塊……」令狐冲問道：「你罵誰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他奶奶的，老子不罵他罵誰？」

令狐冲又將餘下五人中堆得最高的桃花仙抱下，取出了他口中麻核。

麻核只取出一半，桃花仙便已急不及待，嚙哩咕嚕的含糊說話，待得麻核離口，便道：「大哥，你說得不對，八塊的一倍是十六塊，十六塊的一倍是三十二塊，你怎麼說是三十四塊？」桃根仙道：「我偏偏喜歡說三十四塊，卻又怎地？我又沒說是一倍？我心中想的是一倍加二。」桃花仙道：「為甚麼一倍加二？可沒道理。」兩人身上穴道尚未解開，只嘴巴一得自由，立即辯了起來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兩位且別吵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桃花仙罵道：「不戒和不可不戒這兩個臭和尚，他祖宗十八代個個是臭和尚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怎麼罵起不戒大師來啦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不罵他罵誰？你不告而別，祖千秋跟大夥兒一說，我六兄弟怎能不去嵩山瞧瞧熱鬧？自然跟了來啦。我們還要搶在你頭裏。走到這裏，遇見了不可不戒這臭和尚，假裝跟我們喝酒，又說見到六隻狗子咬死一頭大

蟲，騙我們出去瞧。那知道他太師父不戒這臭和尚卻躲在門角落裏，冷不防把我們一個個都點了穴道，像堆柴草般堆在一起，說道我們如上嵩山，定要壞了令狐掌門的大事。他奶奶的，我們怎會壞你的大事？」

令狐冲這才明白，笑道：「這一次是桃谷六仙贏了，不戒大師輸了。下次你們六兄弟見到他師徒倆，千萬不能提起這件事，更不可跟他們二人動手。否則的話，天下英雄好漢問起原因，都知道不戒大師折在桃谷六仙手裏，他面目無光，太丟人了。」

桃根仙和桃花仙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下次見到這兩個臭和尚，我們只裝作沒事人一般便了，免得他師徒倆難以做人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趕快解開這幾位的穴道要緊，他們可給憋得狠了。」當下伸手替桃花仙解了穴道，走出房外，帶上了房門，以免聽他六兄弟纏夾不清的爭吵。

鄭萼笑問：「掌門師兄，這六兄弟在幹甚麼？」秦綢笑道：「他們在疊羅漢。」桃花仙聽到了，隔房罵出來：「小尼姑，胡說八道，誰說我們是在疊羅漢？」秦綢笑道：「我可不是小尼姑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你和小尼姑在一起，也就是小尼姑了。」秦綢道：「令狐掌門跟我們在一起，他也是小尼姑嗎？」鄭萼笑道：「你和我們在一起，那麼你們六兄弟也都是小尼姑了。」桃根仙和桃花仙無言以對，互相埋怨，都怪對方不好，以致弄得自己也變成了小尼姑。

令狐冲和儀和等在房外候了好半晌，始終不見桃谷六仙出來。令狐冲又推門入內，卻見桃花仙笑吟吟的走來走去，始終沒給五兄弟解開穴道。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忙伸手給五人都解了穴道，急速退出房外。但聽得砰嘭、喀喇之聲大作，房中已打成一團。

令狐冲笑嘻嘻的走開，轉了個彎，行出數丈，便到了田邊小路之上。但見一株桃樹上生滿了蓓蕾，只待春風一至，便即盛開，心想：

「這桃花何等嬌艷，可是桃谷六仙卻又這等顛三倒四，和桃樹可拉不上半點干係。」

他閒步一會，心想六兄弟的架該打完了，不妨便去跟他們一起喝酒，忽聽得身後腳步聲輕響，有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掌門師兄！」令狐冲轉過身來，見是儀琳。她走上前來，輕聲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成不成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當然成啊，甚麼事？」儀琳道：「到底你喜歡任大小姐多些，還是喜歡你那個姓岳的小師妹多些？」

令狐冲一怔，微感尷尬，道：「你怎麼忽然問起這件事來？」儀琳道：「是儀和、儀清師姊她們叫我問的。」令狐冲更感奇怪，微笑道：「她們怎地想到要問這些話？」儀琳低下了頭，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小師妹的事，我從來沒跟旁人說過。那日儀和師姊劍傷岳小姐，雙方生了嫌隙。儀真、儀靈兩位師姊奉你之命送去傷藥，華山派非但不收，還把兩位師姊轟了出來。大家怕惹你生氣，也沒敢跟你說。後來于嫂和儀文師姊又上華山去，報知你接任恆山掌門，卻讓華山派給扣了起來。」

令狐冲微微一驚，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儀琳忸怩道：「是那田……不可不戒說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田伯光？」儀琳道：「正是。你去了黑木崖之後，師姊們叫他上華山去探聽訊息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田伯光輕功了得，打探消息，不易為人發覺。他見到了報訊的兩位師姊？」儀琳道：「是。不過華山派看守得很嚴，他若不傷人，沒法相救，好在兩位師姊也沒吃苦。我寫給他的條子上說，千萬不可得罪了華山派，更加不得動手傷人，以免惹你生氣。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寫了條子對他說，倒像是師父的派頭！」儀琳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在見性峯，他在通元谷，有事通知他，只好寫了條子，叫佛婆送去給他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是了，我是說笑話。田伯光又說些甚麼？」

儀琳道：「他說見到一場喜事，你從前的師父招女婿……」突然

之間，只見令狐冲臉色大變，她心下驚恐，便停了口。

令狐冲喉頭哽住，呼吸艱難，喘著氣道：「你說好啦，不.....不要緊。」聽到自己語音乾澀，幾乎不像是自己說的話。

儀琳柔聲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別難過。儀和、儀清師姊她們都說，任大小姐雖是魔教中人，但容貌既美，武功又高，對你又一心一意，那一點都比岳小姐強上十倍。」

令狐冲苦笑道：「我難過甚麼？小師妹有了個好歸宿，我歡喜還來不及呢。他.....他.....田伯光見到了我小師妹.....」

儀琳道：「田伯光說，華山玉女峯上張燈結綵，熱鬧得很，各門各派中有不少人到賀。岳先生卻沒通知咱們恆山派，竟把咱們當作敵人看待。」

令狐冲點了點頭。儀琳又道：「于嫂和儀文師姊好意去華山報訊。他們不派人送禮，不來祝賀你接任掌門，那也罷了，幹麼卻將報訊的使者扣住了不放？」令狐冲呆呆出神，沒回答她的話。儀琳又道：「儀和、儀清兩位師姊說，他華山派行事不講道理，咱們也不能太客氣了。在嵩山見到了，咱們應該當眾質問，叫他們放人。要不，咱們自行去把兩位師姊先救了出來。」令狐冲又點了點頭。儀琳見他失神落魄的模樣，嘆了口氣，柔聲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自己保重。」緩步走開。

令狐冲見她漸漸走遠，喚道：「師妹！」儀琳停步回頭。令狐冲問道：「和我師妹成親的，是.....是.....」

儀琳點頭道：「是！便是那個姓林的。」她快步走到令狐冲面前，拉住他右手衣袖，說道：「令狐師兄，那姓林的沒半分及得上你。岳小姐是個胡塗人，才嫁給他，師姊們怕你生氣，一直沒敢跟你說。可是桃谷六仙說，我爹爹和田伯光便在左近。田伯光見到了你，

多半會跟你說。就算田伯光不說，再過幾天，便上嵩山了，定會遇上岳小姐和她丈夫。那時你見到她改了裝，穿著新媳婦打扮，說不定.....說不定.....有礙大事。大家都說，倘若任大小姐在你身邊，那就好了。眾師姊叫我來勸勸你，別把那個又胡塗又沒良心的岳姑娘放在心上。」

令狐冲臉露苦笑，心想：「她們都關心我，怕我傷心，因此一路上對我加意照顧。」忽覺手背上落上幾滴水點，一側頭，只見儀琳正自流淚，奇道：「你.....你怎麼了？」

儀琳淒然道：「我見到你傷心的.....傷心的模樣，令狐師兄，你如要哭，就.....就哭出聲來好了。」

令狐冲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為甚麼要哭？令狐冲是個無行浪子，為師父師娘所不齒，早給逐出了師門。小師妹怎會.....怎會.....哈哈！」縱聲大笑，發足往山道上奔去。

這一番奔馳，直奔出二十餘里，到了一處荒無人跡的所在，只覺悲從中來，不可抑制，撲在地下，放聲大哭。哭了好一會，心中才稍感舒暢，尋思：「我這時回去，雙目紅腫，若教儀和她們見了，不免笑話於我，不如晚上再回去罷。」但轉念又想：「我久出不歸，她們定然耽心。大丈夫要哭便哭，要笑便笑。令狐冲苦戀岳靈珊，天下知聞。她棄我有若敝屣，我若不傷心，反倒是矯情做作了。」

當下放開腳步，回到鎮尾的破祠堂中。儀和、儀清等正散在各處找尋，見他回來，無不喜動顏色，又見他雙目紅腫，誰也不敢多說多問。桌上早已安排了酒菜，令狐冲自斟自飲，大醉之後，伏案而睡。

數日後到了嵩山腳下，離會期尚有兩天。等到三月十五正日，令狐冲率同眾弟子，一早動身上山。走到半山，四名嵩山弟子下來迎接，執禮甚恭，說道：「嵩山末學後進，恭迎恆山派令狐掌門大駕，敝派左掌門在山上恭候。」又說：「泰山、衡山、華山三派的師伯叔

和師兄們，昨天便都已到了。令狐掌門和眾位師姊到來，嵩山派上下盡感榮寵。」

令狐冲一路上山，只見山道上打掃乾淨，每過數里，便有幾名嵩山弟子備了茶水點心，迎接賓客，足見嵩山派這次安排得甚是周到，但也由此可見，左冷禪對這五嶽派掌門之位志在必得，決不容有人阻攔。

行了一程，又有幾名嵩山弟子迎了上來，和令狐冲見禮，說道：「崑崙、峨嵋、崆峒、青城各派的掌門人和前輩名宿，今日都要聚會嵩山，參與五嶽派推舉掌門人大典。崑崙和青城派的各位都已到了。令狐掌門來得正好，大家都在山上候你大駕。」這幾人眉宇之間頗有傲色，聽他們語氣，顯然認為五嶽派掌門一席，說甚麼也脫不出嵩山掌門的掌心。

又行一程，忽聽得水聲如雷，峭壁上兩條玉龍直掛下來，雙瀑並瀉，屈曲迴旋，飛躍奔逸。眾人自瀑布之側上峯。嵩山派領路的弟子說道：「這叫作勝觀峯。令狐掌門，你看比之恆山景物卻又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恆山靈秀而嵩山雄偉，風景都是挺好的。」那人道：

「嵩山位居天下之中，在漢唐二朝邦畿之內，原是天下羣山之首。令狐掌門請看，這等氣象，無怪歷代帝王均建都於嵩山之麓了。」其意似說嵩山為羣山之首，嵩山派也當為諸派的領袖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知我輩江湖豪士，跟帝皇親貴拉得上甚麼干係？左掌門常結交官府嗎？」那人臉上一紅，便不再說。

由此而上，山道越來越險，領路的嵩山派弟子一路指點，道：

「這是青岡峯，青岡坪。這是大鐵梁峽，小鐵梁峽。」鐵梁峽之右盡是怪石，其左則是萬仞深壑，渺不見底。一名嵩山弟子拾起一塊大石拋下壑去，大石和山壁相撞，初時轟然如雷，其後聲響漸小，終至杳不可聞。儀和道：「請問這位師兄，今日來到嵩山的有多少人啊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少說也有二千人了。」儀和道：「每一個客人上山，你

們都投一塊大石示威，過不多時，這山谷可讓你們嵩山派給填滿了。」那漢子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轉了一個彎，前面雲霧迷濛，山道上有十餘名漢子手執兵刃，攔在當路。一人陰森森的道：「令狐冲幾時上來？朋友們倘若見到，跟我瞎子說一聲。」

令狐冲見說話之人鬚髯似戟，臉色陰森可怕，一雙眼卻是瞎的，再看其餘各人時，竟個個都是瞎子，不由得心中一凜，朗聲道：「令狐冲在此，閣下有何見教？」

他一說「令狐冲在此」五字，十幾名瞎子立時齊聲大叫大罵，挺著兵刃，便欲撲上，都罵：「令狐冲賊小子，你害得我好苦，今日這條命跟你拚了。」

令狐冲登時省悟：「那晚華山派荒廟遇襲，我以新學的獨孤九劍劍法刺瞎了不少敵手的眼睛。這些人的來歷一直猜想不出，此刻想來，自是嵩山派所遣，不料今日在此處重會。」眼見地勢險惡，這些人倘若拚命，只要給其中一人抱住，不免一齊墮下萬丈深谷。

又見引路的嵩山弟子嘴角含笑，一副幸災樂禍之意，尋思：「我在龍泉鑄劍谷所殺嵩山派人物著實不少，今日上得嵩山，可半分大意不得。」說道：「這些瞎朋友，是嵩山派門下的弟子嗎？請閣下叫他們讓路。」那嵩山弟子笑道：「他們不是敝派的。在下說出來的話管不了事。還是請令狐掌門自行打發的好。」

忽聽得一人大聲喝道：「老子先打發了你再說。」正是不戒和尚到了。他身後跟著不可不戒田伯光。不戒大踏步走上前去，一伸手，抓住兩名嵩山弟子，向眾瞎子投將過去，叫道：「令狐冲來也！」眾瞎子揮兵刃亂砍亂劈，總算兩名嵩山弟子武功不低，身在半空，仍能拔劍抵擋，大叫：「是嵩山派自己人，快讓開了！」

眾瞎子急忙閃避，亂成一團。不戒搶上前去，又抓住了兩名嵩山弟子，喝道：「你不叫這些瞎子們讓開，老子把你這兩個混蛋拋了下去。」雙臂運勁，將二人向天投去。不戒和尚膂力雄健無比，兩名嵩山弟子給他投向半空，直飛上七八丈，登時魂飛魄散，齊聲慘叫，只道這番定是跌入了下面萬丈深谷，頃刻間便成為一團肉泥了。

不戒和尚待他二人跌落，雙臂齊伸，又抓住了二人後頸，說道：「要不要再來一次？」一名漢子忙道：「不……不要了！」另一名嵩山弟子甚是乖覺，大聲叫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往那裏逃？眾位瞎子朋友，快追，快上山追！」十餘名瞎子聽了，信以為真，拔足便向山上追去。

田伯光怒道：「令狐掌門的名字，也是你這小子叫得的？」伸手啪啪兩記耳光，大聲呼喚：「令狐大俠在這裏！令狐掌門在這裏！那一個瞎子有種，便過來領教他的劍法。」

眾瞎子受了嵩山弟子的慫恿，又想到雙目被令狐冲刺瞎的仇怨，滿腔憤怒，便在山道上守候，但聽得兩名嵩山弟子的慘呼，不由得心寒，跟著在山道上來回亂奔，雙目不能見物，一時無所適從，茫然站立。

令狐冲、不戒、田伯光及恆山諸弟子從眾瞎子身畔走過，更向上行。陡見雙峯中斷，天然現出一道門戶，疾風從斷絕處吹出，雲霧隨風撲面而至。不戒喝道：「這叫作甚麼所在？怎地變啞巴了？」那嵩山弟子苦著臉道：「這叫作朝天門。」

眾人折向西北，又上了一段山路，望見峯頂的曠地之上，無數人眾聚集。引路的數名嵩山弟子加快腳步，上峯報訊。跟著便聽得鼓樂聲響起，歡迎令狐冲等上峯。

左冷禪身披土黃色布袍，率領了二十名弟子，走上幾步，拱手相迎。令狐冲此刻雖是恆山掌門，但先前一直叫他「左師伯」，畢竟是

後輩，便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晚輩令狐冲，拜見嵩山掌門。」左冷禪道：「多日不見，令狐世兄丰采尤勝往昔。世兄英俊年少而執掌恆山派門戶，開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，可喜可賀。」他向來冷口冷面，這時口中說「可喜可賀」，臉上神色，卻絕無絲毫「可喜可賀」的模樣。

令狐冲明白他言語中皮裏陽秋，說甚麼「開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」，其實是諷刺他以男子而做羣尼的領袖，「英俊年少」四字，更不懷好意，說道：「晚輩奉定閒師太遺命，執掌恆山門戶，志在為兩位師太復仇雪恨。報仇大事一了，自當退位讓賢。」

他說著這幾句話時，雙目緊緊和左冷禪的目光相對，瞧他臉上是否現出慚色，抑或有憤怒憎恨之意，卻見左冷禪臉上連肌肉也不牽動一下，說道：「五嶽劍派向來同氣連枝，今後五派歸一，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的血仇，不單是恆山之事，也是我五嶽派之事。令狐兄弟有志於此，那好得很啊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泰山天門道兄、衡山莫大先生、華山岳先生，以及前來觀禮道賀的不少武林朋友都已到達，請過去相見罷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。少林方證大師和武當冲虛道長到了沒有？」左冷禪淡淡的道：「他二位住得雖近，但自持身分，是不會來的。」說著向令狐冲瞪了一眼，目光中深有恨意。令狐冲一怔，便即省悟：

「我接任掌門，這兩位武林前輩親臨道賀。左冷禪卻以為他們今日不會來，因此不但恨上了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，對我可恨得更加厲害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見山道上兩名黃衣弟子疾奔而上，全力快跑，顯是身有急事。峯頂上諸人不約而同的都向這二人瞧去。不多時兩人奔到左冷禪身前，稟道：「恭喜師父，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、武當派掌門冲虛道長，率領兩派門人弟子，正上山來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他二位老人家也來了？那可客氣得很啊。這可須得下去迎接了。」他語氣似乎沒將這件事放在心上。但令狐冲見他衣袖微微顫動，心中喜悅之情畢竟難以遮掩。

在嵩山絕頂的羣雄聽到少林方證大師、武當冲虛道長齊到，登時聳動，不少人跟在左冷禪之後，迎下山去。令狐冲和恆山弟子避在一旁，讓眾人下山。

只見泰山派天門道人、衡山派莫大先生，以及丐幫幫主解風、青城派掌門松風觀觀主余滄海、聞先生等前輩名宿，果然都已到了。令狐冲和眾人一一見禮，忽見黃牆後轉出一羣人來，正是師父、師娘和華山派一眾師弟師妹。他心中一酸，快步搶前，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令狐冲拜見兩位老人家。」

岳不羣身子一側，冷冷的道：「令狐掌門何以行此大禮？那不是笑話奇談嗎？」令狐冲拜畢站起，退立道側。岳夫人眼圈一紅，說道：「聽說你當了恆山派掌門。以後只須不再胡鬧，也未始不能安身立命。」岳不羣冷笑道：「他不再胡鬧？那是日頭從西方出來了。他第一日當掌門，恆山派便收了成千名旁門左道的人物，那還不夠胡鬧？聽說他又跟大魔頭任我行聯手，殺了東方不敗，讓任我行重登魔教教主寶座。恆山派掌門人居然去參預魔教這等大事，還不算胡鬧得到了家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是。」不願多說此事，岔開了話題：「今日嵩山之會，瞧左師伯的用意，是要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合成一個五嶽派。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」岳不羣問道：「你意下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弟子……」岳不羣微笑道：「『弟子』二字，那不用提了。你倘若還念著昔日華山之情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」微微沉吟，似乎以下的話不易措詞。

令狐冲自給逐出華山門牆以來，從未見過岳不羣對自己如此和顏

悅色，忙道：「你老人家有何吩咐，弟子……晚輩無有不遵。」

岳不羣點頭道：「我也沒甚麼吩咐，只不過我輩學武之人，最講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辨。當日你不能再在華山派耽下去，並不是我和你師娘狠心，不能原宥你的過失，實在你是犯了武林大忌。我雖將你自幼撫養長大，待你有如親生兒子，卻也不能徇私。」

令狐冲聽到這裏，眼淚涔涔而下，哽咽道：「師父師娘的大恩，弟子粉身碎骨，也難以報答。」岳不羣輕拍他肩頭，意示安慰，又道：「那日在少林寺中，鬧到我師徒二人兵刃相見。我所使的那幾招劍招，其中實含深意，盼你回心轉意，重入我華山門牆。但你堅執不從，可令我好生灰心。」

令狐冲垂首道：「那日在少林寺中胡作非為，弟子當真該死。如得重列師父門牆，原是弟子畢生大願。」岳不羣微笑道：「這句話，只怕有些口是心非了。你身為恆山一派掌門，指揮號令，一任己意，那是何等風光，何等自在，又何必重列我夫婦門下？再說，以你此刻武功，我又怎能再做你師父？」說著向岳夫人瞧了一眼。

令狐冲聽得岳不羣口氣鬆動，竟有重新收自己為弟子之意，心中喜不自勝，雙膝一屈，便即跪下，說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弟子罪大惡極，今後自當痛改前非，遵奉師父、師娘的教誨。只盼師父、師娘慈悲，收留弟子，重列華山門牆。」

只聽得山道上人聲喧嘩，羣雄簇擁著方證大師和冲虛道人，上得峯來。岳不羣低聲道：「你起來，這件事慢慢商量不遲。」令狐冲大喜，又磕了個頭，道：「多謝師父、師娘！」這才站起。

岳夫人又悲又喜，說道：「你小師妹和你林師弟，上個月在華山已成……成了親。」她口氣頗有些擔憂，生怕令狐冲所以如此急切的要重回華山，只是為了岳靈珊，一聽到她嫁人的訊息，就算不發作吵鬧，也非大失所望不可。

令狐冲心中一陣酸楚，微微側頭，向岳靈珊瞧去，只見她已改作了少婦打扮，衣飾頗為華麗，但容顏一如往昔，並無新嫁娘那種容光煥發的神情。

她目光和令狐冲一觸，突然間滿臉通紅，低下頭去。

令狐冲胸口便如給大鐵鎚重重打了一下，霎時間眼前金星亂冒，身子搖晃，站立不定，耳邊隱隱聽得有人說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你是遠客，反先到了。少林寺和峻極禪院近在咫尺，老衲卻來得遲了。」令狐冲覺得有人扶住了自己左臂，定了定神，見方證大師笑容可掬的站在身前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拜了下去。

左冷禪朗聲道：「大夥兒不用多禮了。否則幾千人拜來拜去，拜到明天也拜不完。請進禪院坐地。」

嵩山絕頂，古稱「峻極」。嵩山絕頂的峻極禪院本是佛教大寺，其後改為道家，近百年來成為嵩山派掌門的住所。左冷禪的名字中雖有一個「禪」字，卻非佛門弟子，其武功屬於道家。

羣雄進得禪院，見院子中古柏森森，殿上並無佛像，大殿雖也甚大，比之少林寺的大雄寶殿卻有不如，進來還不到千人，已連院子中也站滿了，後來者更無插足之地。

左冷禪朗聲道：「我五嶽劍派今日聚會，承蒙武林中同道友好賞臉，光臨者極眾，大出在下意料之外，以致諸般供應，頗有不足，招待簡慢，還望各位勿怪。」羣豪中有人大聲道：「不用客氣啦，只不過人太多，這裏站不下。」左冷禪道：「由此後院更上二百步，是古時帝皇封禪嵩山的封禪台，地勢寬闊，本來極好。只是咱們布衣草莽，來到封禪台上議事，流傳出去，有識之士未免要譏刺諷嘲，說咱們太過僭越了。」

古代帝皇為了表彰自己功德，往往有封禪泰山、或封禪嵩山之

舉，向上天呈表遞文，乃國家盛事。這些江湖豪傑，又怎懂得「封禪」是怎麼回事？只覺擠在這大殿中氣悶之極，別說坐地，連呼口氣也不暢快，紛紛說道：「咱們又不是造反做皇帝，既有這等好所在，何不便去？旁人愛說閒話，去他媽的！」說話之間，已有數人衝向後院。

左冷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夥兒便去封禪台下相見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左冷禪事事預備得十分周到，遇到商議大事之際，反讓眾人擠得難以轉身，天下寧有是理？他自是早就想要眾人去封禪台，只不好意思自己出口，卻由旁人來倡議而已。」又想：「這封禪台不知是甚麼玩意兒？他說跟皇帝有關，他引大夥兒去封禪台，難道當真以帝皇自居麼？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說他野心極大，混了一五嶽劍派之後，便圖掃滅日月教，再行併吞少林、武當。嘿嘿，他和東方不敗倒是志同道合得很，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！」

他跟隨眾人，來到封禪台下，尋思：「聽師父口氣，是肯原有我的過失，准我重回華山門下。為甚麼師父從前十分嚴厲，今日卻臉色甚好？是了，多半他打聽之下，得知我在恆山行為端正，絕無穢亂恆山門戶，心中歡喜。小師妹嫁了林師弟，他二位老人家對我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又知我沒偷盜紫霞祕笈、吞沒辟邪劍譜，以前冤枉錯了我，再加上師娘一再勸說，師父這才回心轉意。今日左冷禪力圖吞併四派，師父身為華山掌門，自要竭力抗拒。他待我好些，我就可以和他聯手，力保華山一派。這一節我自當盡力，不負他老人家期望，同時也保全了恆山派。」

封禪台為大麻石所建，每塊大石都鑿得極為平整，想像當年帝皇為了祭天祀福，不知驅使幾許石匠，始成此巨構。令狐冲細看時，見有些石塊上斧鑿之印甚新，雖已塗抹泥苔，仍可看出是新近補上，顯然這封禪台年深月久，頗已毀敗，左冷禪曾命人好好修整過一番，只是著意掩飾，不免欲蓋彌彰，反而令人看出來其居心不善。

羣豪來到這嵩山絕頂，都覺胸襟大暢。這絕巔獨立天心，萬峯在下。其時雲開日朗，纖翳不生。令狐冲向北望去，遙見成皋玉門，黃河有如一線，西向隱隱見到洛陽伊闕，東南兩方皆是重重疊疊的山峯。

只見三個老者向著南方指指點點。一人說道：「這是大熊峯，這是小熊峯，兩峯筆立並峙的是雙圭峯，三峯插雲的是三尖峯。」另一位老者道：「這一座山峯，便是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山。那日我到少林寺去，頗覺少室之高，但從此而望，少林寺原來是在嵩山腳下。」三名老者都大笑起來。令狐冲瞧這三人服色打扮並非嵩山派中人，口中卻說這等言語，以山為喻，推崇嵩山，菲薄少林。再瞧這三人雙目炯炯有光，內功大是了得，看來左冷禪這次約了不少幫手，如若有變，出手的不僅僅是嵩山一派而已。

只見左冷禪正在邀請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登上封禪台去。方證笑道：「我們兩個方外的昏庸老朽之徒，今日到來只是觀禮道賀，卻不用上台做戲，丟人現眼了。」左冷禪道：「方丈大師說這等話，可太過見外了。」冲虛道：「賓客都已到來，左掌門便請勾當大事，不用陪著我們兩個老傢伙了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如此遵命了。」向兩人一抱拳，拾級走上封禪台。上了數十級，距台頂尚有丈許，他站在石級上朗聲說道：「眾位朋友請了。」嵩山絕頂山風甚大，羣豪又散處在四下裏觀賞風景，左冷禪這一句話卻清清楚楚的傳入了各人耳中。

眾人一齊轉過頭來，紛紛走近，圍到封禪台旁。

左冷禪抱拳說道：「眾位朋友瞧得起左某，惠然駕臨嵩山，在下感激不盡。眾位朋友來此之前，想必已然風聞，今日乃我五嶽劍派協力同心、歸併為一派的好日子。」台下數百人齊聲叫了起來：「是啊，是啊，恭喜，恭喜！」左冷禪道：「各位請坐。這裏不設桌椅，

簡陋怠慢了，敬請各位貴賓見諒。」

羣雄當即就地坐下，各門各派的弟子都隨著掌門人坐在一起。

左冷禪道：「想我五嶽劍派向來同氣連枝，百餘年來攜手結盟，早便如同一家，兄弟忝為五派盟主，亦已多歷年所。只是近年來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，兄弟與五嶽劍派的前輩師兄們商量，均覺若非聯成一派，統一號令，則來日大難，只怕不易抵擋。」

忽聽得台下有人冷冷的道：「不知左盟主跟那一派的前輩師兄們商量過了？怎地我莫某人不知其事？」說話的正是衡山派掌門人莫大先生。他此言一出，顯見衡山派是不贊成合併的。

左冷禪道：「兄弟適才說道，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，五派非合而為一不可，其中一件大事，便是咱們五派中人，自相殘殺戕害，不顧同盟義氣。莫大先生，我嵩山派弟子大嵩陽手費師弟，在衡山城外喪命，有人親眼目睹，說是你莫大先生下的毒手，不知此事可真？」

莫大先生心中一凜：「我殺這姓費的，只劉師弟、曲洋、令狐冲，以及恆山派一名小尼姑親眼所見。其中二人已死，難道令狐冲酒後失言，又或那小尼姑少不更事，走漏風聲？」其時台下數千道目光，都集於莫大先生臉上。莫大先生神色自若，搖頭說道：「並無其事！諒莫某這一點兒微末道行，怎殺得了大嵩陽手？」

左冷禪冷笑道：「若是正大光明的單打獨鬥，莫大先生原未必能殺得了我費師弟，但如忽施暗算，以衡山派這等百變千幻的劍招，再強的高手也難免著了道兒。我們細查費師弟屍身上傷痕，創口是給人搗得稀爛了，可是落劍的部位卻改不了啊，那不是欲蓋彌彰嗎？」

莫大先生心中一寬，搖頭道：「你妄加猜測，又怎作得準？」心想原來他只是憑費彬屍身上的劍創推想，並非有人洩漏，我跟他來個抵死不認便了。但這麼一來，衡山派與嵩山派總之已結下了深仇，今

日是否能生下嵩山，可就難說得很。

左冷禪續道：「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是我五派立派以來最大的大事。莫大先生，你我均是一派之主，當知大事為重，私怨為輕。只要於我五派有利，個人的恩怨也只好擱在一旁了。莫兄，這件事你也不用太過耽心，費師弟是我師弟，等我五派合併之後，莫兄和我也是師兄弟了。死者已矣，活著的人又何必再逞兇殺，多造殺孽？」他這番話聽來平和，含意卻著實咄咄逼人，意思顯是說，倘若莫大先生贊同合派，那麼殺死費彬之事便一筆勾銷，否則自是非清算不可。他雙目瞪視莫大先生，問道：「莫兄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莫大先生哼了一聲，不置可否。

左冷禪皮笑肉不笑的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南嶽衡山派於併派之議是無異見了。東嶽泰山派天門道兄，貴派意思如何？」

天門道人站起身來，聲若洪鐘的說道：「泰山派自祖師爺東靈道長創派以來，已三百餘年。貧道無德無能，不能發揚光大泰山一派，可是這三百多年的基業，說甚麼也不能自貧道手中斷絕。這併派之議，萬萬不能從命。」

泰山派中一名白鬚道人站起身來，朗聲說道：「天門師姪這話就不對了。泰山一派，四代共有四百餘眾，可不能為了你一個人的私心，阻撓了利於全派的大業。」眾人見這白鬚道人臉色枯槁，說話中氣卻十分充沛。有人識得他的，便低聲相告：「他是玉璣子，是天門道人的師叔。」

天門道人臉色本就紅潤，聽得玉璣子這麼說，更加脹得滿臉通紅，大聲道：「師叔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師姪自從執掌泰山門戶以來，那一件事不是為了本派的聲譽基業著想？我反對五派合併，正是為了保存泰山一派，那又有甚麼私心了？」

玉璣子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五派合併，行見五嶽派聲勢大盛，五

嶽派門下弟子，那一個不沾到光？只是師姪你這掌門人卻做不成了。」天門道人怒氣更盛，大聲道：「我這掌門人，做不做有甚干係？只泰山一派，說甚麼也不能在我手中給人吞併。」玉璣子道：「你嘴上說得漂亮，心中卻就是放不下掌門人的名位。」

天門道人怒道：「你真道我是如此私心？」一伸手，從懷中取出了一柄黑黝黝的鐵鑄短劍，大聲道：「從此刻起，我這掌門人不做了。你要做，你就做去！」

眾人見這柄短劍貌不驚人，但五嶽劍派中年紀較長的，都知是泰山派創派祖師東靈道人的遺物，近三百年來代代相傳，已成為泰山派掌門人的信物。

玉璣子逼上幾步，冷笑道：「你倒捨得？」天門道人怒道：「為甚麼捨不得？」玉璣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那就給我！」右手急探，已抓住了天門道人手中的鐵劍。天門道人全沒料到他竟會真的取劍，一怔之下，鐵劍已讓玉璣子奪了過去。他不及細想，唰的一聲，抽出了腰間長劍。

玉璣子飛身退開，兩條青影晃處，兩名老道仗劍齊上，攔在天門道人面前，齊聲喝道：「天門，你以下犯上，忘了本門戒條麼？」

天門道人看這二人時，卻是玉磬子、玉音子兩個師叔。他氣得全身發抖，叫道：「二位師叔，你們親眼瞧見了，玉璣……玉璣師叔剛才幹甚麼來！」

玉音子道：「我們確是親眼瞧見了。你已把本派掌門人之位，傳給了玉璣師兄，退位讓賢，那也好得很啊。」玉磬子道：「玉璣師兄既是你師叔，眼下又是本派掌門人，你仗劍行兇，對他無禮，這是欺師滅祖、犯上作亂的大罪。」

天門道人眼見兩個師叔無理偏袒，反指責自己的不是，怒不可

過，大聲道：「我只是一時的氣話，本派掌門人之位，豈能如此草草.....草草傳授，就算要讓人，他.....他.....他媽的，我也決不能傳給玉璣。」急怒之餘，竟忍不住口出穢語。玉音子喝道：「你說這種話，配不配當掌門人？」

泰山派人羣中一名中年道人站起身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本派掌門向來是俺師父，你們幾位師叔祖在搞甚麼鬼？」這中年道人法名建除，是天門道人的第二弟子。跟著又有一人站起來喝道：「天門師兄將掌門人之位交給了俺師父，這裏嵩山絕頂數千對眼睛都見到了，數千對耳朵都聽到了，難道是假的？天門師兄剛才說道：『從此刻起，我這掌門人不做了，你要做，你就做去！』你沒聽見嗎？」說這話的是玉璣子的弟子。

泰山派中一百幾十人齊叫：「舊掌門退位，新掌門接位！舊掌門退位，新掌門接位！」天門道人是泰山派的長門弟子，他這一門聲勢本來最盛，但他五六個師叔暗中聯手，突然同時跟他作對，泰山派來到嵩山的二百來人中，倒有一百六十餘人和他敵對。

玉璣子高高舉起鐵劍，說道：「這是東靈祖師爺的神兵。祖師爺遺言：『見此鐵劍，如見東靈。』咱們該不該聽祖師爺的遺訓？」一百多名道人大聲呼道：「掌門人說得對！」又有人叫道：「逆徒天門犯上作亂，不守門規，該當擒下發落。」

令狐冲見了這般情勢，料想這均是左冷禪暗中布置。天門道人性子暴躁，受不起激，三言兩語，便墮入了彀中。此時敵方聲勢大盛，天門又乏應變之才，徒然暴跳如雷，卻一籌莫展。令狐冲舉目向華山派人羣中望去，見師父負手而立，臉上全無動靜，心想：「玉璣子他們這等搞法，師父自是大大的不以為然，但他老人家目前並不想插手干預，當是暫且靜觀其變。我一切唯他老人家馬首是瞻便了。」

玉璣子左手揮了幾下，泰山派的一百六十餘名道人突然散開，拔

出長劍，將其餘五十多名道人圍在垓心，被圍的自然都是天門座下的徒眾了。天門道人怒吼：「你們真要打？那就來拚個你死我活。」玉璣子朗聲道：「天門聽著：泰山派掌門有令，叫你棄劍降服，你服不服東靈祖師爺的鐵劍遺訓？」天門怒道：「呸，誰說你是本派的掌門人了？」玉璣子叫道：「天門座下諸弟子，此事與你們無干，大家拋下兵刃，過來歸順，那便概不追究，否則嚴懲不貸。」

建除道人大聲道：「你若能對祖師爺的鐵劍立下重誓，決不讓祖師爺當年辛苦締造的泰山派在江湖中除名，那麼大家擁你為本派掌門，原也不妨。但若你一當掌門，立即將本派出賣給嵩山派，那可是本派的千古罪人，你就死了，也沒面目去見祖師爺。」

玉音子道：「你後生小子，憑甚麼跟我們『玉』字輩的前人說話？五派合併，嵩山派還不是一樣的除名？五嶽派這『五嶽』二字，就包括泰山在內，又有甚麼不好了？」

天門道人道：「你們暗中搗鬼，都給左冷禪收買了。哼，哼！要殺我可以，要我答應歸降嵩山，那是萬萬不能。」

玉璣子道：「你們不服掌門人的鐵劍號令，小心頃刻間身敗名裂，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天門道人道：「忠於泰山派的弟子們，今日咱們死戰到底，血濺嵩山。」站在他身周的羣弟子齊聲呼道：「死戰到底，決不投降！」他們人數雖少，但個個臉上現出堅毅之色。玉璣子若揮眾圍攻，一時之間未必能將他們盡數殺了。封禪台旁聚集了數千位英雄好漢，少林派方證大師、武當派冲虛道人這些前輩高人，也決不能讓他們以眾欺寡，幹這屠殺同門的慘事。玉璣子、玉磬子、玉音子等數人面面相覷，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
忽聽得左側遠處有人懶洋洋的道：「老子走遍天下，英雄好漢見得多了，然而說過了話立刻就賴的狗熊，倒是少見。」眾人齊向聲音來處瞧去，只見一個麻衣漢子斜倚在一塊大石之旁，左手拿著一頂范

陽斗笠，當扇子般在面前搧風。這人身材瘦長，眯著一雙細眼，一臉不以為然的神氣。眾人都不知他來歷，也不知他這幾句話是在罵誰。

只聽他又道：「你明明已把掌門讓了給人家，難道說過的話便是放屁？天門道人，你名字中這個『天』字，只怕得改一改，改個『屁』字，那才相稱。」玉璣子等才知他是在相助己方，都笑了起來。

天門怒道：「是我泰山派自己的事，用不著旁人多管閒事。」

那麻衣漢子仍懶洋洋的道：「老子見到不順眼之事，那閒事便不得不管。」

突然間眾人眼一花，只見這麻衣漢子斗然躍起，迅捷無比的衝進了玉璣子等人的圈子，左手斗笠一起，便向天門道人頭頂劈落。天門道人竟不招架，挺劍往他胸口刺去。那人倏地一撲，從天門道人的胯下鑽過，右手據地，身子倒轉，砰的一聲，足跟重重的踢中了天門道人背心。這幾下招數怪異之極，峯上羣英聚集，各負絕藝，但這漢子所使的招數，眾人卻都是從所未見。天門猝不及防，登時給他踢中了穴道。

天門身側的幾名弟子各挺長劍向那漢子刺去。那漢子哈哈一笑，抓住天門後心，擋向長劍，眾弟子縮劍不迭。那漢子喝道：「再不拋劍，我把這牛鼻子的腦袋給扭了下來。」說著右手揪住了天門頭頂的道髻。天門空負一身武功，給他制住之後，竟全然動彈不得，一張紅臉已變得鐵青。瞧這情勢，那漢子只消雙手用力一扭，天門的頸骨立時會給他扭斷了。

建除道：「閣下忽施偷襲，不是英雄好漢之所為。閣下尊姓大名？」那人左手一揚，啪的一聲，打了天門道人一個耳光，懶洋洋的道：「誰對我無禮，老子便打他師父。」天門道人的眾弟子見師尊受辱，無不又驚又怒，各人挺著長劍，只消同時攢刺，這麻衣漢子當場

使得變成一隻刺蝟，但天門道人為他所制，投鼠忌器，誰也不敢妄動。一名青年罵道：「你這狗畜生……」那漢子舉起手來，啪的一聲，又打了天門一記耳光，說道：「你教出來的弟子，便只會說髒話嗎？」

突然之間，天門道人哇的一聲大叫，腦袋一轉，和那麻衣漢子面對著面，口中一股鮮血直噴了出來。那漢子吃了一驚，待要放手，已然不及。霎時之間，那漢子滿頭滿臉都給噴滿了鮮血，便在同時，天門道人雙手環轉，抱住了他頭頸，但聽得喀的一聲，那人頸骨竟給硬生生的折斷。天門道人右手一抬，那人直飛了出去，啪的一聲響，跌在數丈之外，扭曲得幾下，便已死去。

天門道人身材本就十分魁梧，這時更加神威凜凜，滿臉都是鮮血，令人見之生怖。過了一會，他猛喝一聲，身子一側，倒在地下。原來他為這漢子出其不意的突施怪招制住，又當眾連遭侮辱，氣憤難當之際，竟甘捨己命，運內力衝斷經脈，由此而解開被封的穴道，奮力一擊，殺斃敵人，但自己經脈俱斷，也活不成了。

天門座下眾弟子齊叫「師父」，搶去相扶，見他已然氣絕，盡皆放聲大哭。

人叢中忽然有人說道：「左掌門，你請了『青海一梟』這等人物來對付天門道長，未免太過份了罷？」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，見是個形貌猥瑣的老者，有人認得他名叫何三七，常自挑了副餛飩擔，出沒三湘五澤市井之間。給天門道人擊斃的那漢子到底是何來歷，誰也不知道，聽何三七說叫做「青海一梟」。「青海一梟」是何來頭，知道的人卻也不多。

左冷禪道：「這可是笑話奇談了，這位季兄，和在下今天是初次見面，怎能說是在下所請？」何三七道：「左掌門和『青海一梟』或許相識不久，但和這人的師父『白板煞星』，交情卻大非尋常。」

這「白板煞星」四字一出口，人叢中登時轟的一聲。令狐冲依稀記得，許多年前，師娘曾提到「白板煞星」的名字。那時岳靈珊還只六七歲，不知為甚麼事哭鬧不休，岳夫人嚇她道：「你再哭，『白板煞星』來捉你去了。」令狐冲便問：「『白板煞星』是甚麼東西？」岳夫人道：「『白板煞星』是個大惡人，專捉愛哭的小孩子去咬來吃。這人沒鼻子，臉孔是平的，好像一塊白板那樣。」當時岳靈珊一害怕，便不哭了。令狐冲想起往事，凝目向岳靈珊望去，只見她眼望遠處青山，若有所思，眉目之間微帶愁容，顯然沒留心到何三七提及「白板煞星」這名字，恐怕幼時聽岳夫人說過的話，也早忘了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小師妹新婚燕爾，林師弟是她心中所愛，該當十分歡喜才是，又有甚麼不如意事了？難道小夫婦兩個鬧彊扭嗎？」見林平之站在她身邊，臉上神色頗為怪異，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。令狐冲又是一驚：「這是甚麼神氣？我似乎在誰臉上見過的。」但在甚麼地方見過，卻想不起來。

只聽得左冷禪道：「玉璣道兄，恭喜你接任泰山派掌門。於五嶽劍派合併之議，道兄高見若何？」眾人聽得左冷禪不答何三七的問話，顧左右而言他，那麼於結交「白板煞星」一節，是默認不辯了。

「白板煞星」的惡名響了二三十年，但真正見過他、吃過他苦頭的人，卻也沒幾個，似乎他的惡名主要還是從形貌醜怪而起，然從他弟子「青海一梟」的行止瞧來，自然師徒都非正派人物。

玉璣子手執鐵劍，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五嶽劍派併而為一，於我五派上下人眾，惟有好處，沒半點害處。只有像天門道人那樣私心太重之人，貪名戀位，不顧公益，那才會創議反對。左盟主，在下執掌泰山派門戶，於五派合併的大事，全心全意贊成。泰山全派，決在你老人家麾下效力，跟隨你老人家之後，發揚光大五嶽派門戶。倘若有人惡意阻撓，我泰山派首先便容他們不得。」

泰山派中百餘人轟然應道：「泰山派全派盡數贊同併派，有人妄

持異議，泰山全派誓不與之干休。」這些人同聲高呼，雖人數不多，但聲音整齊，倒也震得羣山鳴響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他們顯然是早就練熟了的，否則縱然大家贊同併派，也決不能每一個字都說得一模一樣。」又聽玉璣子的語氣，對左冷禪老人家前、老人家後的恭敬萬分，料想左冷禪若不是暗中已給了他極大好處，便是曾以毒辣手段，制得他服服貼貼。

天門道人座下的徒眾眼見師尊慘死，大勢已去，只得默不作聲，有人咬牙切齒的低聲咒詛，有人握緊了拳頭，滿臉悲憤之色。

左冷禪朗聲道：「我五嶽劍派之中，衡山、泰山兩派，已贊同併派之議，看來這是大勢所趨，既然併派一舉有百利而無一害，我嵩山派自也當追隨眾位之後，共襄大舉。」

令狐冲心下冷笑：「這件事全是你一人策劃促成，嘴裏卻說得好不輕鬆漂亮，居然還是追隨眾人之後，倒像別人在創議，而你不過是依附眾意而已。」

只聽左冷禪又道：「五派之中，已有三派同意併派，不知恆山派意下如何？恆山派前掌門定閒師太，曾數次和在下談起，於併派一事，她老人家是極力贊成的。定靜、定逸兩位師太，也均持此見。」

恆山派眾黑衣女弟子中，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：「左掌門，這話可不對了。我兩位師伯和師父圓寂之前，對併派之議痛心疾首，極力反對。三位老人家所以先後不幸逝世，就是為了反對併派。你怎可擅以己見，加之於她三位老人家身上？」眾人齊向說話之人瞧去，見是個眉清目秀的圓臉女郎。這姑娘正是能言善道的鄭萼，她年紀尚輕，別派人士大都不識。

左冷禪道：「你師伯定閒師太武功高強，見識不凡，實是我五嶽劍派中最了不起的人物，老夫生平深為佩服。只可惜在少林寺中不幸

為奸徒所害。倘若她老人家今日尚在，這五嶽派掌門一席，自非她莫屬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當日在下與定閒、定靜、定逸三位師太談及併派之事，在下就曾極力主張，併派之事不行便罷，倘若倡議告成，則五嶽派的掌門一席，必須請定閒師太出任。當時定閒師太雖謙遜推辭，但在下全力擁戴，後來定閒師太也就不怎麼堅辭了。唉，可嘆，可嘆！這樣一位佛門女俠，竟然大功未成身先死，喪身少林寺中，實令人不勝嘆息。」他連續兩次提及少林寺，言語之中，隱隱將害死定閒師太的罪責加之於少林寺。就算害死她的不是少林派中人，但少林寺為武學聖地，居然有人能在其中害死這兩位武學高人，則少林派縱非串謀，也逃不了縱容兇手、疏於防範之責。

忽然有個粗糙的聲音大聲道：「左掌門此言差矣。當日定閒師太跟我說道，她老人家本來是想推舉你做五嶽派掌門的。」

左冷禪心頭一喜，向那人瞧去，見那人馬臉鼠目，相貌古怪，不知是誰，但身穿黑衫，乃恆山派中的人物，他身旁又站著五個容貌類似、衣飾相同之人，卻不知六人便是桃谷六仙。他心中雖喜，臉上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這位尊兄高姓大名？定閒師太當時雖有這等言語，但在下與她老人家相比，可萬萬不及了。」

先前說話之人乃桃根仙，他大聲道：「我是桃根仙，這五個都是我的兄弟。」左冷禪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桃枝仙道：「你久仰我們甚麼？是久仰我們武功高強呢，還是久仰我們見識不凡？」左冷禪心想：「撕裂成不憂的，原來是這麼六個渾人。」念在桃根仙為自己捧場的份上，便道：「六位武功高強，見識不凡，我都是久仰的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我們的武功，也沒甚麼，六人齊上，比你左盟主高些，單打獨鬥，就差得遠了。」桃花仙道：「但說到見識，可真比你左掌門高得不少。」左冷禪皺起眉頭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是嗎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半點不錯。當日定閒師太便這麼說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定閒師太和定靜師太、定逸師太三位老人家在庵中間話，說起五嶽劍派合

併之事。定逸師太說道：『五嶽劍派不併派便罷，倘要併派，須得請嵩山派左冷禪先生來當掌門。』這一句話，你信不信？」

左冷禪心下暗喜，說道：「那是定逸師太瞧得起在下，我可不敢當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你別忙歡喜。定靜師太卻道：『當世英雄好漢之中，嵩山派左掌門也算得是位人物，倘若由他來當五嶽派掌門人，倒也是一時之選。只不過他私心太重，胸襟太窄，不能容物，如果是他當掌門，我座下這些女弟子們，苦頭可吃得大了。』」桃幹仙接著道：「定閒師太便說：『以大公無私而言，倒有六位英雄在此。他們不但武功高強，而且見識不凡，足可當得五嶽派的掌門人。』」

左冷禪冷笑道：「六位英雄？是那六位？」桃花仙道：「那便是我們六兄弟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山上數千人登時轟然大笑。這些人雖大半不識桃谷六仙，但瞧他們形貌古怪，神態滑稽，這時更自稱英雄，說甚麼「武功高強，見識不凡」，自是忍不住好笑。

桃枝仙道：「當時定閒師太一提到『六位英雄』四字，定靜、定逸兩位師太立即便想到是我們六兄弟，當下一齊鼓掌喝采。那時候定逸師太說甚麼來？兄弟，你記得嗎？」桃實仙道：「我當然記得。那時候定逸師太說道：『桃谷六仙嘛，比之少林寺方證大師，見識是差一些了。比之武當派冲虛道長，武功是有所不及了。但在五嶽劍派之中，倒也無人能及。兩位師姊，你們以為如何？』定靜師太便道：

『我卻以為不然。定閒師妹的武功見識，決不在桃谷六仙之下。只可惜咱們是女流之輩，又是出家人，要做五嶽派掌門，做五嶽派數千位英雄好漢的首領，總是不便。所以啊，咱們還是推舉桃谷六仙為是。』」桃葉仙道：「定閒師太當下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『五嶽劍派如真要併派，若不是由他六兄弟出任掌門，勢必難以發揚光大，昌大門

戶。』」

令狐冲越聽越好笑，情知桃谷六仙是在故意與左冷禪搗亂。左冷禪既妄造死者的言語，桃谷六仙依樣葫蘆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左冷禪倒也無法可施。

嵩山上羣雄之中，除了嵩山一派以及為左冷禪所籠絡的人物之外，對於五嶽併派一舉，大都頗具反感。有的高瞻遠矚之士如方證方丈、冲虛道長等人，深恐左冷禪羽翼一成，便即為禍江湖；有的眼見天門道人慘死，而左冷禪咄咄逼人，深感憎惡；更有的料想五嶽併派之後，五嶽派聲勢大張，自己這一派不免相形見絀；而如令狐冲等恆山派中人，料得定閒等三位師太是為左冷禪所害，只盼誅他報仇，自然敵意更盛。眾人耳聽得桃谷六仙胡說八道，卻又說得似模似樣，左冷禪幾乎無法辯駁，大都笑吟吟的頗以為喜，年輕的更笑出聲來。

忽然有個粗豪的聲音問道：「桃谷六怪，定閒師太說這些話，有誰聽到了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恆山派的幾十名女弟子都親耳聽到的。鄭萼鄭師妹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鄭萼忍住了笑，正色道：「不錯。左掌門，你說我師伯贊成五派合併，那些言語又有誰聽到了？恆山派的師姊師妹們，左掌門說的話，有誰聽見咱們師尊說過沒有？」百餘名女弟子齊聲答道：「沒聽見過。」有人大聲道：「多半是左掌門自己捏造出來的。」更有一名女弟子道：「和左掌門相比，我師父還是對桃谷六仙推許多些。我們隨侍三位老人家多年，豈有不知師尊心意之理？」

眾人轟笑聲中，桃枝仙大聲道：「照啊，我們並沒說謊，是不是？後來定閒師太又道：『五派合併，掌門人只有一個，他桃谷六仙共有六人，卻是請誰來當的好？』兄弟，定靜師太卻怎麼說啊？」桃花仙道：「這個……嗯，是了，定靜師太說道：『五派雖併而為一，

但泰山、衡山、華山、恆山、嵩山這東南西北中五嶽，相隔千里萬里，卻是併不到一塊的。左冷禪又不是玉皇大帝，難道他還能將五座大山搬在一起嗎？請桃谷六仙中的五兄弟分駐五山，賸下一個做總掌門也就是了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不錯！定逸師太便說：『師姊此見甚是。原來桃谷六仙的父母當年甚有先見之明，知道日後左冷禪要合併五嶽劍派，因此生下他六個兄弟來，不多不少，既不是五個，又不是七個，佩服啊，佩服！』」

羣雄一聽，登時笑聲震天。

左冷禪籌劃這一場五嶽併派，原擬辦得莊嚴隆重，好教天下英雄齊生敬畏之心，不料斜刺裏鑽了這六個憊懶傢伙出來，插科打諢，將一個盛大的典禮搞得好似一場兒戲，心下之惱怒實非言語所能形容，只是他乃嵩山之主，可不能隨便發作，只得強忍氣惱，暗暗打定了主意：「一待大事告成，若不殺了這六個無賴，我可真不姓左了。」

桃實仙突然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我六兄弟自出娘胎，從來寸步不離，這一做五嶽派掌門，從此要分駐五嶽，那可不幹，萬萬的不幹。」他哭得情意真切，恰似五嶽派掌門名位已定，他六兄弟面臨生離死別之境了。

桃幹仙道：「六弟不須煩惱，咱們六人是不能分開的，兄弟固然捨不得，做哥哥的也捨不得。但既然眾望所歸，這五嶽派掌門又非我們六兄弟來做不可，我們只好反對五嶽派合而為一了。」桃根仙等五人齊聲道：「對，對，五嶽劍派一如現狀，併他作甚？」

桃實仙破涕為笑，說道：「就算真的要併，也得五嶽派中將來出了一位大英雄大豪傑，比我六兄弟見識更高，武功更強，也如我六兄弟那樣的眾望所歸。有這樣的人來做掌門，那時再併不遲。」

左冷禪眼見再與這六個傢伙糾纏下去，只有越鬧越糟，須以快刀斬亂麻手法，截斷他們的話題，當下朗聲說道：「恆山派的掌門，到

底是你們六位大英雄呢，還是另有其人？恆山派的事，你們六位大英雄作得了主呢，還是作不了主？」

桃枝仙道：「我們六位大英雄要當恆山派掌門，本來也無不可。但想到嵩山派掌門是你左老弟，我們六人一當恆山掌門，便得和你姓左的相提並論，未免有點，嘿嘿，這個……那個……」桃花仙道：

「和他相提並論，我們六位大英雄當然是大失身分，因此上這恆山派掌門人之位，只好請令狐冲來勉為其難了。」

左冷禪只氣得七竅生煙，冷冷的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你執掌恆山派門戶，於貴派門下卻不好生約束，任由他們在天下英雄之前胡說八道，出醜露乖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這六位桃兄說話天真爛漫，心直口快，卻不是瞎造謠言之人。他們轉述本派先掌門定閒師太的遺言，當比派外之人的胡說八道靠得住些。」

左冷禪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五嶽劍派今日併派，貴派想必是要獨持異議了？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恆山派卻也不是獨持異議。華山派掌門岳先生，是在下啟蒙傳藝的恩師，在下今日雖然另歸別派，卻不敢忘了昔日恩師的教誨。」左冷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仍聽從華山岳先生的話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錯，我恆山派與華山派並肩攜手，協力同心。」

左冷禪轉頭瞧向華山派人眾，說道：「岳先生，令狐掌門不忘你舊日對他的恩義，可喜可賀。閣下於五派合併之舉，贊成也罷，反對也罷，令狐掌門都唯你馬首是瞻。但不知閣下尊意若何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承左盟主詢及，在下雖於此事曾細加考慮，但要作出一個極為妥善周詳的抉擇，卻亦不易。」

一時峯上羣雄的數千對目光都向他望去，許多人均想：「衡山派勢力孤弱，泰山派內鬨分裂，均不足與嵩山派相抗。此刻華山、恆山兩派聯手，再加上衡山派，當可與嵩山派一較短長了。」

只聽岳不羣說道：「我華山創派二百餘年，中間曾有氣宗、劍宗之爭。眾位武林前輩都知道的。在下念及當日兩宗自相殘殺的慘狀，至今兀自不寒而慄……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師父曾說，華山氣劍二宗之爭，是本派門戶之羞，實不足為外人道，為甚麼他此刻卻當著天下英雄公然談論？」又聽得岳不羣語聲尖銳，聲傳數里，每說一句話，遠處均有回音，心想：「師父修習『紫霞神功』，又到了更高的境界，說話聲音，內力的運用，都跟從前不同了。」

岳不羣續道：「因此在下深覺武林中的宗派門戶，分不如合。千百年來，江湖上仇殺鬥毆，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死於非命，推原溯因，泰半是因門戶之見而起。在下常想，倘若武林之中並無門戶宗派之別，天下一家，人人皆如同胞手足，那麼種種流血慘劇，十成中至少可以減去九成。英雄豪傑不致盛年喪命，世上也少了許許多多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。」

他這番話中充滿了悲天憫人之情，極大多數人都不禁點頭。有人低聲說道：「華山岳不羣人稱『君子劍』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深具仁者之心。」

方證大師合什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岳居士這番言語，宅心仁善。武林中人只要都如岳居士這般想法，天下的腥風血雨，刀兵紛爭，便都泯於無形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大師過獎了。在下的一些淺見，少林寺歷代高僧大德，自然早已想到過。以少林寺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，登高一呼，各家各派中的高明卓識之士，聞風響應，千百年來必能有所建樹。固然

各家各流武術源流不同，修習之法大異，要武學之士不分門戶派別，那是談何容易？但『君子和而不同』，武功儘可不同，卻大可和和氣氣。可是直至今日，江湖上仍派別眾多，或明爭，或暗鬥，無數心血性命，耗費於無謂的意氣之爭。既然歷來高明之士都知門戶派別的紛歧大有禍害，為甚麼不能痛下決心，予以消除？在下於此事苦思多年，直至前幾日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其中關竅所在。此事關係到武林全體同道的生死禍福，在下不敢自秘，謹提出請各位指教。」

羣雄紛紛道：「請說，請說。」「岳先生的見地，定然是很高明的。」「不知到底是甚麼原因？」「要清除門戶派別之見，只怕難於登天！」

岳不羣待人聲一靜，說道：「在下潛心思索，發覺其中道理，原來在於一個『急』字與『漸』字的差別。歷來武林中的有心人，盼望消除門戶派別，往往操之過急，要一舉而將天下所有宗派門戶之間的界限，盡數消除。殊不知積重難返，武林中的宗派，大者數十，小者過千，每個門戶都有數十年乃至千百年的傳承，要一舉而消除之，確是難於登天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以岳先生高見，要消除宗派門戶之別，那是絕不可能了？如此說來，豈不令人失望？」

岳不羣搖頭道：「雖然艱難萬分，卻也非絕無可能。在下適才言道，其間差別，在於緩急之不同。常言道得好，欲速則不達。只須方針一變，天下同道協力以赴，期之以五十年、一百年，決無不成之理。」

左冷禪嘆道：「五十年、一百年，這裏的英雄好漢，十之八九是屍骨已寒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吾輩只須盡力，事功是否成於我手，卻不必計較。前人種樹後人涼，咱們只種樹，讓後人得享清涼之福，豈非美事？再

說，五十年、一百年，乃期於大成，若說小有成就，則十年八年之間，也已頗有足觀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十年八年便有小成，那倒很好。卻不知如何共策進行？」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左盟主眼前所行，便是大有福於江湖同道的美事。咱們要一舉而泯滅門戶宗派之見，那是沒法辦到的。但各家各派如擇地域相近，武功相似，又或相互交好，先行儘量合併，則十年八年之內，門戶宗派便可減少一大半。咱們五嶽劍派合成五嶽派，就可為各家各派樹一範例，成為武林中千古艷稱的盛舉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眾人都叫了起來：「原來華山派贊成五派合併。」

令狐冲更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料不到師父竟然贊成併派。我說過恆山派唯華山派馬首是瞻，師父說贊成併派，我可不能食言。」心中焦急，舉目向方證大師與冲虛道人望去，只見二人都搖了搖頭，神色頗為沮喪。

左冷禪一直耽心岳不羣會力持異議，此人能言善辯，江湖上聲名又好，不能對他硬來，萬料不到他竟會支持併派，當真大喜過望，說道：「嵩山派贊成五派合併，老實說，本來只是念到眾志成城的道理，只覺合則力強，分則力弱。今日聽了岳先生一番大道理，令在下茅塞頓開，方知原來五派合併，於武林前途有這等重大關係，卻不單單是於我五派有利之事了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我五派合併之後，如欲張大己力，以與各家門派爭雄鬥勝，那只有在武林中徒增風波，於我五嶽派固然未必有甚麼好處，於江湖同道更是禍多於福。因此併派的宗旨，必須著眼於『息爭解紛』四字。在下推測同道友好的心情，以為我五派合併之後，於別派或有不利，此點諸位大可放心。」

羣雄聽了他這幾句話，有的似乎鬆了口氣，有的卻將信將疑。

左冷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華山派是贊成併派的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正是。」他頓了頓，眼望令狐冲，說道：「恆山派令狐掌門，以前曾在華山門下，在下與他曾有二十年師徒之情。他出了華山門牆之後，承他不棄，仍念念不忘昔日在下對他的情誼，盼望與在下終於同居一派。在下今日已答應於他，要同歸一派，亦非難事。」說到這裏，臉上露出笑容。

令狐冲胸口一震，登時醒悟：「他答應我重入他門下，原來並非回歸華山，而是五派合併之後，我和師父、師娘又在一派之中，那也好得很啊。」又想：「聽師父適才言道：五派合併，宗旨當在『息爭解紛』四字，如真是如此，五派合併倒是好事而非壞事了。看來前途吉凶，在於五嶽派是照我師父的宗旨去做呢，還是照左冷禪的宗旨去做。如果我華山、恆山兩派協力同心，再加上衡山派，以及泰山派中的一些道友，我們三派半對抗嵩山派和泰山派的半數，未始不能佔到贏面。」

令狐冲心下思潮起伏，聽得左冷禪道：「恭賀岳先生與令狐掌門，自今日起，賢師徒重歸同一門派，那真是天大的喜事。」羣雄中便有數百人跟著鼓掌叫好。

突然間桃枝仙大聲說道：「這件事不妥，不妥，大大的不妥。」桃幹仙道：「為甚麼不妥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這恆山派的掌門，本來是我六兄弟做的，是不是？」桃幹仙等五人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桃枝仙道：「後來我們客氣，因此讓給了令狐冲來做，是不是？讓給令狐冲做，有一個條款，便是他要為定閒、定靜、定逸三位師太報仇，是不是？」他問一句，桃幹仙等五人都答道：「是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可是殺害定閒師太她們三位的，卻在五嶽劍派之中，依我看來，多半是個若非姓左、便是姓右之人，又或是不左不

右、姓中之人。如果令狐冲加入了五嶽派，和這個姓左姓右又或姓中之人變成了同門師兄弟，如何還可動刀動槍，為定閒師太報仇？」桃谷五仙齊聲道：「半點也不錯。」

左冷禪心下大怒，尋思：「你這六個傢伙如此當眾辱我，再留你們多活幾個時辰，只怕更將有不少胡言亂語說了出來。」

只聽桃根仙又道：「如令狐冲不給定閒師太報仇，便做不得恆山派掌門，是不是？如他不是恆山派掌門，便拿不得恆山派的主意，是不是？如他拿不得恆山派的主意，那麼恆山派是否加入五嶽派，便不能由令狐冲來說話了，是不是？」他問一句，桃谷五仙又齊聲答一句：「是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一派不能沒有掌門，令狐冲既然做不得恆山派掌門，便須另推高明，是不是？恆山派中有那六位英雄武功高強，見識不凡，當年定閒師太固然早有定評，連五嶽劍派左盟主剛才也說：『六位武功高強，見識不凡，我都是久仰的』，是不是？」

桃幹仙這麼問，他五兄弟便都答一聲：「是！」問的人聲音越來越響，答的人也越答越起勁。與會的羣雄一來確實覺得好笑，二來見到有人與嵩山派搗蛋，多少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情，頗有人跟著起鬨，數十人隨著桃谷五仙齊聲叫道：「是！」

當岳不羣贊成五派合併之後，令狐冲心中便即大感混亂，這時聽桃谷六仙胡說八道的搗亂，內心深處頗覺歡喜，似乎這六兄弟正在設法為自己解圍脫困，但再聽一會，突然奇怪：「桃谷六仙說話素來纏夾，前言不對後語，可是來到嵩山之後，每一句竟都含有深意。剛才這些言語似乎強辭奪理，可是事先早有伏筆，教人難以辯駁，跟他們平素亂扯一頓的情形大不相同。難道暗中另有高人在指點嗎？」

只聽得桃花仙道：「恆山派中這六位武功卓絕、識見不凡的大英雄是誰，各位不是蠢人，想來也必知道，是不是？」百餘人笑著齊聲

應道：「是！」桃花仙道：「天下是非自有公論，公道自在人心。請問各位，這六位大英雄是誰？」二百餘人在大笑聲中說道：「自然是你們桃谷六仙了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照啊，如此說來，恆山派掌門的位子，我們六兄弟只好當仁不讓，勉為其難，德高望重，眾望所歸，水到渠成，水落石出，高山滾鼓，門戶大門……」

他亂用成語，越說越不知所云，羣雄無不捧腹大笑。

嵩山派中不少人大聲吆喝：「你六個傢伙在這裏搗甚麼亂？快跟我滾下山去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奇哉怪也！你們嵩山派千方百計的要搞五派合併，我恆山派的六位大英雄誠意來到嵩山，你們居然要趕我們下去。我們六位大英雄一走，恆山派其餘的小英雄、女英雄們，自然跟著也都下了嵩山，你們這五派合併，便稀哩呼嚕，搞不成了。好！恆山派的朋友們，咱們都下山去，讓他們搞四派合併。左冷禪愛做四嶽派掌門，便由他做去。咱們恆山派可不湊這個熱鬧。」

儀和、儀清等女弟子對左冷禪恨之入骨，聽桃枝仙這麼一說，立時齊聲答應，紛紛呼叫：「咱們走罷！」

左冷禪一聽，登時發急，心想：「恆山派一走，五嶽派變了四嶽派。自古以來，天下便是五嶽，絕無缺一而成四嶽之理。就算四派合併，我當了四嶽派的掌門，說起來也少光采。非但不夠威風，反成為武林中的笑柄了。」當即說道：「恆山派的眾位朋友，有話慢慢商量，何必急在一時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是你的狐羣狗黨、蝦兵蟹將大聲吆喝，要趕我們下去，可不是我們自己要走。」

左冷禪哼了一聲，向令狐冲道：「令狐掌門，咱們武林中人說話一諾千金，你說過要以岳先生的意旨為依歸，可不能說過了不算。」

令狐冲舉目向岳不羣望去，見他滿臉殷切之狀，不住向自己點頭；令狐冲轉頭又望方證大師和冲虛道人，卻見他二人連連搖頭，正沒做道理處，忽聽得岳不羣道：「冲兒，我和你向來情若父子，你師娘更待你不薄，難道你就不想和我們言歸於好，就同從前那樣嗎？」

令狐冲聽了這句話，霎時之間熱淚盈眶，更不思索，朗聲道：「師父、師娘，孩兒所盼望的便是如此。你們贊同五派合併，孩兒不敢違命。」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可是，三位師太的血海深仇……」

岳不羣朗聲道：「恆山派定閒、定靜、定逸三位師太不幸遭人暗害，武林同道，無不痛惜。今後咱們五派合併，恆山派的事，也便是我岳某人的事。眼前首要急務，莫過於查明真兇，然後以咱們五派之力，再請此間所有武林同道協助，那兇手便是金剛不壞之身，咱們也把他砍成了肉泥。冲兒，你不用過慮，這兇手就算是我五嶽派中的頂尖兒人物，咱們也決計放他不過。」這番話大義凜然，說得又斬釘截鐵，絕無迴旋餘地。

恆山派眾女弟子登時喝采。儀和高聲叫道：「岳先生之言不錯。尊駕若能竭力以赴，為我們三位師尊報得血海深仇，恆山上下，盡感大恩大德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這事著落在我身上，三年之內，岳某人若不能為三位師太報仇，武林同道便可說我是無恥之徒，卑鄙小人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恆山派女弟子更大聲歡呼，別派人眾也不禁鼓掌喝采。

令狐冲尋思：「我雖決心為三位師太報仇，但要限定時日，卻是不能。大家疑心左冷禪是兇手，但如何能證明？就算將他制住逼問，

他也決不承認。師父何以能說得這般肯定？是了，他老人家定然已確知兇手是誰，又拿到了確切證據，則三年之內自能對付他。」他先前隨同岳不羣贊成併派，還怕恆山派的弟子們不願，此刻見她們大聲歡呼，無人反對，心中為之一寬，朗聲道：「如此極好。我師父岳先生已然說過，只要查明戕害三位師太的真兇是誰，就算他是五嶽派中的頂尖兒人物，也決計放他不過。左掌門，你贊同這句話嗎？」

左冷禪冷冷的道：「這句話很對啊。我為甚麼不贊成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今日天下眾英雄在此，大夥兒都聽見了，只要查到害死三位師太的主兇是誰，是他親自下手也好，是指使門下弟子所幹的也好，不論他是甚麼尊長前輩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羣雄之中，倒有一半人轟聲附和。

左冷禪待人聲稍靜，說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中，東嶽泰山，南嶽衡山，西嶽華山，北嶽恆山，中嶽嵩山，五派一致同意併派。那麼自今而後，武林之中便沒五嶽劍派的五個名稱了，我五派的門人弟子，都成為新的五嶽派門下。」

他左手一揮，只聽得山左山右鞭炮聲大作，跟著砰啪、砰啪之巨響不絕，許多大炮仗升入天空，慶祝「五嶽派」正式開山立派。羣雄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臉上都露出笑容，均想：「左冷禪預備得如此周到，五嶽劍派合派之舉，自是勢在必行。倘若今日合派不成，這嵩山絕頂，只怕腥風血雨，非有一場大廝殺不可。」峯上硝煙瀰漫，紙屑紛飛，鞭炮聲越來越響，誰都沒法說話，直過了良久，鞭炮聲方歇。

便有若干江湖豪士紛紛向左冷禪道賀，這些人或是嵩山派事先邀來助拳的，或是眼見五嶽合派已成，左冷禪聲勢大張，當即搶先向他奉承討好的。左冷禪口中不住謙遜，冷冰冰的臉上居然也露出一二絲笑容。

忽聽得桃根仙說道：「既然五嶽劍派併成了一個五嶽派，我桃谷六仙也就順其自然，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。」

左冷禪心想：「你六怪這一句話，才挺像人話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不論那一個門派，都有個掌門人。這五嶽派的掌門人，由誰來當好？如果大夥一致推舉桃谷六仙，我們也只好當仁不讓了。」桃枝仙道：「適才岳先生言道：五派合併，乃是為了武林公益，不是為謀私利。既然如此，雖然當這五嶽派掌門責任重大，事務繁多，我六兄弟也只好勉為其難了。」桃葉仙長長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大夥兒都這麼熱心，我六兄弟焉可袖手旁觀，不為江湖上同道出一番力氣？」他六人你吹我唱，便似眾人已公舉他六兄弟作了五嶽派掌門人一般。

嵩山派中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大聲道：「是誰推舉你們作五嶽派掌門人了？這般瘋瘋顛顛胡說，太不成話了！」這是左冷禪的師弟「托塔手」丁勉。嵩山派中登時許多人都鼓噪起來，有一人說：「今日若不是五派合併的大喜日子，將你六個瘋子的十二條腿都砍了下來。」丁勉又道：「令狐掌門，這六個瘋子儘在這裏胡鬧，你也不管管。」

桃花仙大聲道：「你叫令狐冲作『令狐掌門』，你舉他為五嶽派掌門人嗎？適才左冷禪說過，恆山派啦，華山派啦，這些名字在武林中從此不再留存，你既叫他作令狐掌門，心中自然認他是五嶽派掌門人了。」

桃實仙道：「要令狐冲做五嶽派掌門，雖比我六兄弟差著一籌，但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可將就將就。」桃根仙提高嗓子，叫道：「嵩山派提名令狐冲為五嶽派掌門人，大夥兒以為如何？」只聽得百餘名女子嬌聲叫好，那自然都是恆山派的女弟子了。

丁勉只因順口叫了聲「令狐掌門」，給桃谷六仙抓住了話柄，不

由得尷尬萬分，滿臉通紅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說：「不，不！我……我不是……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沒提名令狐冲做五嶽派掌門……」

桃幹仙道：「你說不是要令狐冲做五嶽派掌門，那麼定然認為非由桃谷六仙出馬不可了。閣下既如此抬愛，我六兄弟卻之不恭，居之無愧。」桃枝仙道：「這樣罷，咱們不妨先做上一年半載，待得大局已定，再行退位讓賢，亦自不妨。」桃谷五仙齊道：「對，對，這也不失為折衷之策。」

左冷禪冷冷的道：「六位說話真多，在這嵩山絕頂放言高論，將天下英雄視若無物，讓別人也來說幾句話行不行？」

桃花仙道：「行，行，為甚麼不行？有話請說，有屁請放。」他說了這「有屁請放」四字，一時之間，封禪台下一片寂靜，誰也沒有出聲，免得一開口就變成放屁。

過了好一會，左冷禪才道：「眾位英雄，請各抒高見。這六個瘋子胡說八道，大家不必理會，免得掃了清興。」

桃谷六仙六鼻齊吸，嗤嗤有聲，說道：「放屁甚多，不算太臭。」

嵩山派中站出一名瘦削的老者，朗聲說道：「五嶽劍派同氣連枝，聯手結盟，近年來均由左掌門為盟主。左掌門統率五派已久，威望素著，今日五派合併，自然由左盟主為我五嶽派掌門人，若換作旁人，有誰能服？」當年曾參與劉正風金盆洗手之會的，都認得這人名叫陸柏。他和丁勉、費彬三人曾殘殺劉正風的滿門和親傳弟子，甚是狠辣。

桃花仙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五派合併，乃是推陳出新的盛舉，這個掌門人嘛，也得破舊立新，除舊更新，換個新人，煥然一新！」桃實仙道：「正是。倘若仍由左冷禪當掌門，那是換湯不換藥，新瓶裝

舊酒，沒半分新氣象，然則五派又何必合併？」桃枝仙道：「雖然換了新招牌，賣的全是舊貨色，裝腔作勢，陳腔濫調，生意一定不好。這五嶽派的掌門人，誰都可以做，就是左冷禪不能做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以我高見，不如大家輪流來做。一個人做一天，今天你做，明天我做，個個有份，決不落空。那叫做公平交易，老少無欺，貨真價實，皆大歡喜。五嶽併派，豈是兒戲？武林之中，一團和氣！」他說話押韻，倒也悅耳動聽。

桃根仙鼓掌道：「這法子妙極，那應當由年紀最小的的小姑娘輪起。我推恆山派的秦絹小妹妹，做五嶽派今天的掌門人。」

恆山派一眾女弟子情知桃谷六仙如此說法，旨在和左冷禪搗蛋，都大聲叫好，連秦絹自己也連聲喝采。

大批事不關己、只盼越亂越好之輩，便也隨著起鬨。一時嵩山絕頂又亂成一團。

【三十三】 比劍



錚的一聲輕響，雙劍劍尖竟在半空中抵住了，濺出星星火花，兩柄長劍彎成了弧形，跟著二人左手推出，雙掌相交，同時借力飄了開去。這一下變化誰都料想不到。

泰山派一名老道朗聲道：「五嶽派掌門一席，自須推舉一位德才兼備、威名素著的前輩高人擔任，豈有輪流來做之理？」這人語聲高亢，眾人在一片嘈雜之中，仍聽得清清楚楚。

桃枝仙道：「德才兼備，威名素著？夠得上這八字考語的，武林之中，我看也只有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了。」

每當桃谷六仙說話，旁人無不嘻笑，誰也沒當他們是一回事，但此刻桃枝仙提到方證大師的名字，頃刻之間，嵩山絕頂上的數千人登時鴉雀無聲。方證大師武功高強，慈悲俠義，於武林中紛爭向來主持

公道，數十年來人所共仰，而少林派聲勢極盛，又是武林中的第一大派，這「德才兼備，威名素著」八個字加在他身上，誰都沒絲毫異議。

桃根仙大聲道：「少林寺方證方丈，算不算得是德才兼備，威名素著？」數千人齊聲應道：「算得！」桃根仙道：「好了，那是眾口一詞，眾望所歸。比之我們桃谷六仙的眾望所歸，方證大師的眾望所歸，那是更加眾望所歸些。既是如此，這五嶽派的掌門人，便請方證大師擔任。」

嵩山派與泰山派中登時便有不少人叫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方證大師是少林派的掌門人，跟我們五嶽派有甚相干？」

桃枝仙道：「剛才這位道爺說要請一位德才兼備、威名素著的前輩高人來做掌門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。方證大師難道不是德才兼備？難道不是威名素著？又難道不是前輩高人？你們卻來反對。難道方證大師無德無才，全無威名，他老人家是後輩低人？真正豈有此理！那一個膽敢這麼說，不要他做掌門人，我桃谷六仙跟他拚命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方證大師做掌門已做了十幾年，少林派的掌門人也做得，為甚麼五嶽派的掌門人便做不得？難道五嶽派今天便已蓋過了少林派？那一個大膽狂徒，敢說方證大師不會做掌門人，不配做掌門人？」

泰山派的玉璣子皺眉道：「方證大師德高望重，那是誰都敬重的，可是今日我們是在推舉五嶽派的掌門人。方證大師乃是貴客，怎可將他老人家拉扯在一起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方證大師不能做五嶽派掌門人，依你說，是為了少林派和五嶽派無關。」玉璣子道：「正是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少林派為甚麼和五嶽派無關？我說關係大得很呢！五嶽派是那五派？」玉璣子道：「閣下是明知故問了。五嶽派便是嵩山、泰山、華山、衡山，恆

山五派。」

桃花仙和桃實仙齊聲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！適才左先生言道，五嶽劍派合併之後，甚麼嵩山派、泰山派之名不再留存，怎地你又重提五派之名？」桃葉仙道：「足見他對原來宗派念念不忘，戀派成狂，一有機緣，便圖復辟，要將好好一個五嶽派打得稀巴爛，重建泰山派的雄風，再整日觀峯的威名。」

羣雄中不少人都笑出聲來，均想：「莫看這桃谷六仙瘋瘋顛顛，但只要有人說錯了半句話，立即給他們抓住，再也難以脫身。」他們那知桃谷六仙打從兩三歲起能說話以來，便即互相辯駁不休，專捉兄弟中說話的漏洞，數十年來習以為常，再加上六個腦袋齊用，六張嘴巴齊開，旁人焉是他六兄弟的對手？

玉璣子臉上青一陣、紅一陣，只道：「五嶽派中有了你們六個寶貝，也叫倒霉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你說五嶽派倒霉，便是瞧不起五嶽派，不願自居於五嶽派之中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我們五嶽派第一日開山立派，你便立心詛咒，說他倒霉。五嶽派將來張大門戶，要在武林中揚眉吐氣，與少林、武當鼎足而三，成為江湖上人所共仰的大門派。玉璣道長，你為甚麼不存好心，今天來說這等不吉利的話？」桃葉仙道：「足見玉璣道人身在五嶽，心在泰山，只盼五嶽派開派不成，第一天便摔個大觔斗，如此用心，我五嶽派如何容得了他？」

江湖上學武之人，過的是在刀口上舐血的日子，於這吉祥兆頭，忌諱最多。各人聽桃谷六仙這麼一說，均覺言之有理，玉璣子在今天這個好日子中說五嶽派倒霉，確是大大不該。連左冷禪心中也對玉璣子這話頗為不滿。玉璣子自知說錯了話，當下默不作聲，暗自氣惱。

桃幹仙道：「我說少林派跟嵩山有關，玉璣道人卻說無關。到底是有關無關？是你對還是我對？」玉璣道人氣憤憤的道：「你愛說有

關，便算有關好了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哈，天下之事，抬不過一個理字。少林寺是在那一座山中？嵩山派又是在那一座山中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少林寺在少室山，嵩山派在太室山，少室太室，都屬嵩山，是不是？為甚麼說少林派與嵩山無關？」這一句倒確非強辭奪理，羣雄聽得一齊點頭。

桃枝仙道：「適才岳先生言道，各派合併，可以減少江湖上的門戶紛爭，他所以贊成五嶽併派，便是為此。他又言道，各派可擇武功相近，或是地域相鄰，互求合併。說到地域之近，無過於少林和嵩山。兩大門派，同在一山之中。少林派和嵩山派若不合併，那麼岳先生的說話，未免怕有點跡近放.....放.....放那個.....一種氣了。」

羣雄聽得他強行將那個「屁」字忍住，都哈哈大笑，心中卻都覺得，少林派和嵩山派合併，未免匪夷所思，可是桃枝仙的說話，卻也言之成理，是順著岳不羣先前一片大道理推論下來的。令狐冲暗暗稱奇：「桃谷六仙要抓別人話中的岔子，那是拿手好戲，但這一番話卻料想他們說不出來。卻不知是誰在旁提示指點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方證大師眾望所歸，本來大夥兒要請他老人家當五嶽派掌門人。只是有人提出，方證大師不屬五嶽派。那麼只須少林派與五嶽派合併，成為一個『少林五嶽派』，方證大師便可成為這新派的掌門人了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正是。當今之世，要找一位比方證大師更合式的掌門人，那是誰也沒法子了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我桃谷六仙服了方證大師，難道還有旁人不服的？」

桃花仙道：「若有人不服的，不妨站出來，和我桃谷六仙較量較量。打贏了桃谷六仙，不妨再和方證大師較量較量。打贏了方證大師，再和少林派中達摩堂、羅漢堂、戒律院、藏經閣的眾位大師高手較量較量。打贏了少林派達摩堂、羅漢堂、戒律院、藏經閣的眾位大師高手，可以再和武當派的冲虛道長較量較量.....」桃實仙道：「五哥，怎麼要和武當派的冲虛道長較量較量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武當派和

少林派的兩位掌門人是過命的交情，同榮共辱。有人打贏了少林派的方證大師，武當派的冲虛道長豈有不出頭之理？」

桃葉仙道：「正是，一點兒也不錯，打贏了武當派的掌門冲虛道長，再來和我們桃谷六仙較量較量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咦，他和我們桃谷六仙已經較量過了，怎麼又要較量較量？」桃葉仙道：「第一次我們打輸了，桃谷六仙難道就此甘心認輸？自然是死纏爛打，陰魂不散，跟那些臭王八蛋再來較量較量。」

羣雄聽了，盡皆大笑，有的怪聲叫好，有的隨著起鬨。

玉璣子心頭惱怒，再也不可抑止，縱身而出，手按劍柄，叫道：「桃谷六怪，我玉璣子便是不服，要和你們較量較量。」桃根仙道：「咱們大夥兒都是五嶽派門下，動起手來，豈不是自相殘殺？」玉璣子道：「你們說話太多，神憎鬼厭。五嶽派門下少了你們六個人，大家樂得眼目清涼，耳根清淨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好啊，你手按劍柄，心中動了殺機，只想拔出劍來，嚓嚓嚓嚓嚓六聲，砍了我們六兄弟的腦袋？」玉璣子哼了一聲，給他來個默認，目光中殺氣更盛。

桃枝仙道：「今日我五派合併，第一天你五嶽派中的泰山支派便動手殺了我恆山支派的六大高手，五嶽派今後怎說得上齊心協力，和衷共濟？」

玉璣子心想此言倒是不錯，今日若殺了這六人，只怕以後紛爭無窮，恆山派中勢必有人為他六兄弟報仇，當下強忍怒氣，說道：「你們既知要齊心協力，和衷共濟，那麼有礙大局的胡說八道，便不可再說。」將長劍抽出劍鞘尺許，唰的一聲，送回劍鞘。

桃葉仙道：「倘若是有益於光大五嶽派前途，有利於全體武林同道的好話呢？」玉璣子冷笑道：「哼，諒你們也說不出那種話來！」桃花仙道：「五嶽派的掌門人由誰來當，這件事是不是與我派前途、武林同道的禍福大有關連？我六兄弟苦口婆心，想推舉一位眾望所歸

的前輩高人來當掌門，你總是存了私心，想叫那個給了你三千兩黃金、四個美女的人來做掌門。」玉璣子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！誰說有人給了我三千兩黃金、四個美女？」桃花仙道：「嗯，我說錯了數目，也是有的，不是三千兩，定是四千兩了。不是四名美女，那麼若非三名，便是五名。是誰給你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你想推舉誰做掌門，便是誰給你了。」

玉璣子唰的一聲，拔出了長劍，喝道：「你再胡言亂語，我便叫你血濺當場。」

桃花仙哈哈一笑，昂首挺胸，向他走了過去，說道：「你用卑鄙手段，害死了泰山派掌門人天門道人，還想繼續害人嗎？天門道人已給你害得血濺當場，戕害同門，原是你的拿手好戲。你我現為同門，你倒在我身上試試看。」說著一步步向玉璣子走去。

玉璣子長劍挺出，厲聲喝道：「停步，你再向前走一步，我便不客氣了。」桃花仙笑道：「難道你現下對我客氣得很嗎？這嵩山絕頂，又不是你玉璣子私有之地，我偏要邁邁方步，東走西行，你又管得著我？」說著又向前走了幾步，和玉璣子相距已不過數尺。

玉璣子看到他醜陋的長長馬臉，露出一副焦黃牙齒，裂嘴而笑，厭憎之情大生，長劍一挺，嗤的一聲響，便向桃花仙胸口刺去。

桃花仙急忙閃避，罵道：「臭賊，你真.....真打啊！」玉璣子已深得泰山派劍術精髓，一劍既出，二劍隨至，劍招迅疾無倫。桃花仙說話之間，已連避了他四劍。但玉璣子劍招越來越快，桃花仙手忙腳亂，哇哇大叫，想要抽出腰間短鐵棍招架，卻緩不出手來。劍光閃爍之中，噗的一聲響，桃花仙左肩中劍。

便在此時，玉璣子長劍脫手，飛上半天，跟著身子離地，雙手雙腳已給桃根、桃幹、桃枝、桃葉四仙分別抓住。這一下免起鵬落，變化迅速之極。但見黃影一閃，挾著一道劍光，有人揮劍向桃枝仙頭頂

砍落。桃實仙早已護持在旁，伸短鐵棍架住。那人又是一劍向桃根仙胸口刺去。桃花仙抽鐵棍擋開，看那人時，正是嵩山派掌門左冷禪。

左冷禪心知桃谷六仙雖然說話亂七八糟，身上卻實負驚人藝業，當年在華山絕頂，曾將自己所派去的華山劍宗高手成不憂撕成四截，一見玉璣子為他六兄弟所擒，知道只要相救稍遲，玉璣子立遭裂體之厄，是以自己雖是主人身分，實不宜隨便出手，當此危急之際，也只得拔劍相救。他兩劍急攻桃枝仙和桃根仙，用意是在迫使二人放手退避，不料桃谷六仙相互配合得猶如天衣無縫，四人抓住敵人手腳，餘下二人便在旁護持，左冷禪這兩劍招式精奇，勢道凌厲，還是分別給桃實仙和桃花仙架開了。

其時玉璣子生死繫於一線，在這一霎之間，左冷禪已從桃實仙、桃花仙出棍相架的招式與內力之中，知道要迫退二人，至少須在六招以外，待得拆到六招，玉璣子早給四人撕裂，當下長劍圈轉，劍光閃爍。

只聽得玉璣子大叫一聲，腦袋摔在地下。桃根仙、桃枝仙手中各握一隻斷手，桃幹仙手中握著一隻斷腳，只桃葉仙手中所握著的那隻腳，仍連在玉璣子身上。原來左冷禪心知沒法在這瞬息之間迫得桃谷六仙放手，惟有當機立斷，砍斷了玉璣子的雙手和一隻足踝，使得桃谷四仙沒法將他撕裂，那是毒蛇螫手、壯士斷腕之意。左冷禪切斷了他三肢，料想桃谷六仙不會再難為這個廢人，當即冷笑一聲，退了開去。

桃枝仙道：「咦，左冷禪，你送黃金美女給玉璣子，要他助你做掌門，為甚麼反來斷他手腳，是想殺他滅口嗎？」桃根仙道：「他怕我們把玉璣子撕成四塊，因此出手相救，那全是會錯意了。」桃實仙道：「自作聰明，可嘆，可笑。我們抓住玉璣子，只不過跟他開開玩笑。今日是五嶽派開山立派的好日子，又有誰敢胡亂殺人了？」桃花仙道：「玉璣子確想殺我，但我們念及同門之誼，怎能殺他？他雖不

仁，我們卻不能不義。」桃幹仙道：「我們只不過將他拋上天空，摔將下來，又再接再住，同門師兄弟，大家玩玩！左冷禪出手如此魯莽，腦筋胡塗得緊。」

桃葉仙拖著只賸獨腳、全身是血的玉璣子，走到左冷禪身前，鬆開了玉璣子的左腳，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左冷禪，你下手太過毒辣，怎地將一個好好的玉璣子傷成這般模樣？他沒了雙手，只有一隻獨腳，今後叫他如何做人？」

左冷禪怒氣填膺，心想：「剛才我只要出手遲得片刻，玉璣子早給你們撕成四塊，那裏還有命在？這會兒卻來說這風涼話！只是無憑無據，一時卻說不明白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左冷禪要殺玉璣子，一劍刺死了他，倒也乾淨，卻斷了他雙手一足，叫他不生不死，當真殘忍，可說是大大的不仁。」桃幹仙道：「大家都是五嶽派中的同門，便有甚麼事過不去，也可好好商量，為甚麼下手如此毒辣？沒半點同門義氣。」

「托塔手」丁勉大聲道：「你們六個怪人，動不動便將人撕成四塊。左掌門出手相救玉璣子道長，正是瞧在同門的份上，你們卻來胡說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我們明明跟玉璣子開玩笑，左冷禪卻信以為真，真假難辨，是非不分，那是不智之極。」桃葉仙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一人作事一身當。你既然傷了玉璣子，便當直承其事，卻又閃閃縮縮，意圖抵賴，竟沒半分勇氣。殊不知這嵩山絕頂，數千位英雄好漢，眾目睽睽，個個見到玉璣子的手足是你砍斷的，難道還能賴得了嗎？」桃花仙道：「不仁、不義、不智、不勇，五嶽派的掌門人，豈能由這樣的人來充當嗎？左冷禪，你也未免太過異想天開了。」說罷，六兄弟一齊搖頭。

其實左冷禪若不以精妙絕倫的劍法斬斷玉璣子的雙手一足，這個

做了泰山派掌門還不到一個時辰的道人，當時便給撕成四截了。封禪台旁的一流高手自然都看出來，心下不免稱讚左冷禪劍法精妙，應變神速。但桃谷六仙如此振振有辭的說來，旁人卻也難以辯駁。知道左冷禪吃了冤枉的，肚裏暗自好笑；沒看出其中原由的，均覺左冷禪此舉若非過於魯莽，便是十分的兇狠毒辣，臉上均有不滿之色。

令狐冲與桃谷六仙相處日久，深知他們為人，尋思：「今日桃谷六仙所說的話，句句擊中左冷禪的要害。他六兄弟的腦筋怎能如此清楚？多半暗中另行有人指點。」慢慢走近桃谷六仙身旁，想察看到底是那位高人隱身其側，但見桃谷六仙聚在一起，身邊並無旁人，五兄弟正手忙腳亂的為桃花仙肩頭止血。令狐冲轉過頭來，向西首瞧去，耳中忽然傳來細若蚊鳴的聲音：「冲哥，你是在找我嗎？」

令狐冲又驚又喜，聲音雖細，但清清楚楚，正是盈盈的聲音。他微微側頭，向聲音來處瞧去，只見一名身材臃腫的虬髯大漢倚在一塊大石之旁，懶洋洋的伸手在頭上搔癢。在這嵩山絕頂之上，如這般的虬髯大漢少說也有一二百人，誰都沒加留心，令狐冲略一凝神，突然從那大漢的眼光之中，看到了一絲又狡獪又嫵媚的笑意。他大喜之下，向她走去。

盈盈傳音說道：「別過來，不可拆穿了西洋鏡。」這聲音如一縷細絲，遠遠傳來，鑽入他耳中。令狐冲當即停步，心想：「我倒不知你有這門傳音功夫，定然又是你父親的一項秘傳了。」立時明白：

「桃谷六仙所說的那些話，原來都是你教他們的，難怪這六個粗胚，居然講出甚麼不仁不義、不智不勇的話來？」心下喜悅，忍不住要發洩，大聲道：「桃谷七仙的話，當真有理。我本來只道桃谷只有六仙，那知道還有一位又聰明、又美麗的七仙女桃萼仙！」

羣雄聽得令狐冲突然開口，說的言語卻如此不倫不類，盡皆愕然。

盈盈傳音道：「這當口事關重大，你是恆山派掌門，可別胡說八道。左冷禪此刻狼狽萬分，正是你當五嶽派掌門的好機會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凜，暗道：「盈盈喬裝改扮來到嵩山，原來要助我當五嶽派掌門。她是日月神教教主之女，是此間正教門下的死敵，若給人發覺了，那可危險之極。她干冒奇險，一心助我在武林中立大功、享大名，對我如此深情，我……我……我真不知如何報答？」

只聽得桃根仙道：「方證大師這樣的前輩高人，你們不願讓他做掌門人。玉璣子斷手斷腳，左冷禪不仁不義，自然都不能做掌門了。我們便推舉一位劍術當世第一的少年英雄，來做五嶽派掌門人。有那一個不服的，不妨來領教領教他的劍法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左掌攤開，向令狐冲一擺。

桃幹仙道：「這位令狐少俠，原是恆山派掌門，與華山派岳先生淵源極深，跟衡山派莫大先生又是好友。五嶽劍派之中，已有三派是一定擁戴他的了。」桃枝仙道：「泰山派門下的羣道並非都是胡塗蟲，自然也是擁戴他的多，反對他的少。」桃葉仙道：「五嶽派中人人使劍，本來就叫作五嶽劍派嘛，因此誰的劍法最高，誰就一定理所當然、不可不戒的做掌門人。」他說了「理所當然」四字，順口便加上「不可不戒」，也不理會通與不通。

原來之前桃葉仙一直在想：「理所當然不可不戒的弟子，法名該叫甚麼？」雖然桃根仙勉強說上面沒法加，可以加在下面，提議叫做「理所當然不可不戒之至」，雖也言之成理，總覺未臻十全十美，適才突然福至心靈，脫口而出，在「理所當然不可不戒」上面加了「一定」二字，不由得滿意之極。

桃花仙按住肩頭傷口，說道：「左冷禪，你若不服，不妨便和令狐少俠比比劍。誰贏了，誰做五嶽派掌門。這叫做比劍奪帥！」

此次來到嵩山的羣雄，除了五嶽劍派門下以及方證大師、冲虛道

人這等有心之人外，大都是存著瞧熱鬧之心。此刻各人均知五派合併，已成定局，爭奪之鵠的，當在掌門人一席。這些江湖上好漢最怕的是長篇大論的爭執，適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禪瞎纏，只因說得有趣，倒不氣悶，但若個個似岳不羣那麼滿口仁義道德，說到太陽落山，還是沒了沒完，那可悶死人了，是以眾人一聽到桃花仙說出「比劍奪帥」四字，登時轟天價叫起好來。羣豪上得山來，見到天門道人自戕斃敵，左冷禪劍斷三肢，這兩幕看得人驚心動魄，可說此行已然不虛，但如五嶽派中眾高手為爭奪掌門人而大戰一場，好戲紛呈，那可更加過癮了。因此羣雄鼓掌喝采，甚是真誠熱烈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答應方證大師和冲虛道長，力阻左冷禪為五嶽派掌門，以免他為禍武林。只要師父做了掌門，他老人家大公無私，自然人人心悅誠服。除了他老人家之外，五嶽劍派中，又有誰配當此重任？」朗聲道：「眼前有一位最適宜的前輩，怎地大家忘了？五嶽派若不由君子劍岳先生來當掌門人，那裏還找得出第二位來？岳先生武功既高，識見更是卓超。他老人家為人仁義，眾所周知，否則怎地會得了『君子劍』三字的外號？我恆山派推舉岳先生為五嶽派掌門。」他說了這番話，華山派的羣弟子登時大聲鼓掌喝采。

嵩山派中有人說道：「岳先生雖然不錯，比之左掌門卻總是遜著一籌。」有人道：「左掌門是五嶽劍派盟主，已當了這麼多年，由他老人家出任五嶽派掌門，這才順理成章。又何必另推旁人？」又有人道：「以我之見，五嶽派掌門當然由左掌門來當，另外可設四位副手，由岳先生、莫大先生、令狐少俠、玉……玉……玉……那個玉磬子或是玉音子道長分別擔任，那就妥當得很了。」

桃枝仙叫道：「玉璣子還沒死呢，他斷了兩隻手一隻腳，你們就不要他了？」

桃葉仙道：「比劍奪帥，比劍奪帥！誰的武功高，誰就做掌門！」

千餘名江湖漢子跟著叫嚷：「對！對！比劍奪帥，比劍奪帥！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今日的局面，必須先將左冷禪打倒，斷了嵩山派眾人的指望，否則我師父永遠做不了五嶽派掌門。」當下仗劍而出，叫道：「左先生，天下英雄在此，眾口一辭，要咱們比劍奪帥。在下和你二人拋磚引玉，先來過過招如何？」暗自思忖：「左冷禪的陰寒掌力十分厲害，我拳腳上功夫可跟他天差地遠，但劍法決不會輸他。我贏了左冷禪之後，再讓給師父，誰也沒話說。就算莫大先生要爭，他也未必勝得了師父。泰山派的兩大高手一死一傷，不會有甚麼好手贖下了。就算我劍法也不是左冷禪對手，但也得在千餘招之後方始落敗，大耗他內力之後，師父再下場跟他相鬥，便頗有勝望。」他長劍虛劈兩劍，說道：「左先生，咱們五嶽劍派門下，人人都使劍，在劍上分勝敗便了。」他這麼說，那是先行封住了左冷禪的口，免得他提出要比拳腳、比掌法。

羣雄紛紛喝采：「令狐少俠快人快語，就在劍上比勝敗。」「勝者為掌門，敗者聽奉號令，公平交易，最妙不過。」「左先生，下場去比劍啊！有甚麼顧忌，怕輸麼？」「說了這半天話，有甚麼屁用？早就該動手打啦！」

一時嵩山絕頂之上，羣雄叫嚷聲越來越響，人數一多，人人跟著起鬨，縱是平素老成持重之輩，也忍不住大叫大吵。這些人只是左冷禪邀來的賓客，五嶽派由誰出任掌門，如何決定掌門席位，本來跟他們毫不相干，他們原也無由置喙，但比武奪帥，大有熱鬧可瞧，大家都盼能多看幾場好戲。這股聲勢一成，竟然喧賓奪主，變得若不比劍，這掌門人便無法決定了。

令狐冲見眾人附和己見，心下大喜，叫道：「左先生，你如不願和在下比劍，那麼當眾宣布決不當這五嶽派的掌門人，自也不妨。再由其餘的人來比劍便了！」

羣雄紛紛叫嚷：「比劍，比劍！不比的不是英雄，乃是狗熊！」

嵩山派中不少人均知令狐冲劍法精妙，左冷禪未必有勝他的把握，但要說左冷禪不能跟他比劍，卻也舉不出甚麼正大光明的理由，一時都皺起了眉頭，默不作聲。

喧嘩聲中，一個清亮的聲音拔眾而起：「各位英雄眾口一辭，都願五嶽派掌門人一席以比劍決定，我們自也不能拂逆了眾位的美意。」說話之人正是岳不羣。

羣雄叫道：「岳先生言之不差，比劍奪帥，比劍奪帥！」

岳不羣道：「比劍奪帥，原也是一法，只不過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本意是減少門戶紛爭，以求武林中同道和睦友愛，因此比武只可點到為止，一分勝敗便須住手，切不可傷殘性命。否則可大違我五派合併的本意了。」

眾人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都靜了下來。有一大漢說道：「點到為止固然好，但刀劍不生眼睛，真有死傷，那也是自己晦氣，怪得誰來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倘若怕死怕傷，不如躲在家裏抱娃娃，又何必來奪這五嶽派的掌門？」羣雄都轟笑起來。岳不羣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總是以不傷和氣為妙。在下有幾點淺見，說出來請各位參詳參詳。」

有人叫道：「快動手打，又說些甚麼了？」另有人道：「別瞎搗亂，且聽岳先生說甚麼。」先前那人道：「誰搗亂了？你回家問你大妹子去！」那邊跟著也對罵起來。

岳不羣道：「那一個有資格參與比武奪帥，可得有個規定……」他內力充沛，一出聲說話，便將污言對罵之人的聲音壓了下來，只聽他繼續道：「比武奪帥，這帥是五嶽派之帥，因此若不是五嶽派門下，不論他有通天本領，可也不能見獵心喜，一時手癢，下場角遂。否則的話，爭的是『劍法天下第一』，卻不是為定五嶽派掌門了。」

羣雄都道：「對！不是五嶽派門下，自然不能下場比武。」也有人道：「大夥兒亂打一起，爭奪『劍法天下第一』，可也不錯啊。」這人顯是胡鬧，旁人也沒加理會。

岳不羣道：「至於如何比武，方不致傷殘人命，不傷同門和氣，請左先生一抒宏論。」

左冷禪冷冷的道：「既動上了手，定要不可傷殘人命，不傷同門和氣，那可為難得緊。不知岳先生有何高見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在下以為，最好是請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、丐幫解幫主、青城派余觀主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出來作公證。誰勝誰敗，由他們幾位評定，免得比武之人纏鬥不休。咱們只分高下，不決生死。」

方證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『只分高下，不決生死』這八個字，便消弭了無數血光之災，左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左冷禪道：「這是大師對敝派慈悲眷顧，自當遵從。原來的五嶽劍派五派，每一派只能派出一人比武奪帥，否則每一派都出數百人，不知比到何年何月，方有結局。」

羣雄雖覺五嶽劍派每派只出一人比武，五派便只五人，未免太不熱鬧。但這五派若都是掌門人出手，他本派中人決不會有人向他挑戰。只聽得嵩山派中數百人大聲附和，旁人也就沒有異議。

桃枝仙忽道：「泰山派的掌門人是玉璣子，難道由他這個斷手斷足的牛鼻子來比武奪帥麼？」桃葉仙道：「他斷手斷足，為甚麼便不能參與比武？他還賸下一隻獨腳，大可起飛腳踢人。」羣雄聽了，無不大笑。

泰山派的玉音子怒道：「你這六個怪物，害得我玉璣子師兄成了

殘廢，還在這裏出言譏笑，終須叫你們一個個也都斷手斷足。有種的，便來跟你道爺單打獨鬥，比試一場。」說著挺劍而出，站在當場。這玉音子身形高瘦，氣宇軒昂，這麼出來一站，風度儼然，道袍隨風飄動，更顯得神采飛揚。羣雄見了，不少人大聲喝采。

桃根仙道：「泰山派中，由你出來比武奪帥嗎？」桃葉仙道：

「是你同門公舉呢？還是你自告奮勇？」玉音子道：「跟你又有甚麼相干？」桃葉仙道：「當然相干，而且理所當然相干之至。如是泰山派公舉你出來比武奪帥，那麼你落敗之後，泰山派中第二人便不能再來比武。」玉音子道：「第二人不能出來比武，那便如何？」

忽然泰山派中有人說道：「玉音子師弟並非我們公舉，如果他敗了，泰山派另有好手，自然可再出手。」正是玉磬子。桃花仙道：

「哈哈，另有好手，只怕便是閣下了？」玉磬子道：「不錯，說不定便是你道爺。」桃實仙叫道：「大家請看，泰山派中又起內鬨，天門道人死了，玉璣道人傷了，這玉磬、玉音二人，又爭著做泰山派的新掌門。」

玉音子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玉磬子卻冷笑著數聲，並不說話。桃花仙道：「泰山派中，到底是那一個出來比武？」玉磬子和玉音子齊聲道：「是我！」桃根仙道：「好，你們哥兒倆自己先打一架，且看是誰強些。嘴上說不清，打架定輸贏！」

玉磬子越眾而出，揮手道：「師弟，你且退下，可別惹得旁人笑話。」玉音子道：「為甚麼會惹得旁人笑話？玉璣師兄身受重傷，我要替他報仇雪恨。」玉磬子道：「你是要報仇呢，還是比武奪帥？」玉音子道：「憑咱們這點兒微末道行，還配當五嶽派掌門嗎？那不是痴心妄想？我泰山派眾人，早就已一致主張，請嵩山左盟主為五嶽派掌門，我哥兒倆又何必出來獻醜？」玉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退下，泰山派眼前以我居長。」玉音子冷笑道：「哼，你雖居長，可是平素所作所為，服得了人嗎？上下人眾，都聽你話嗎？」

玉磬子勃然變色，厲聲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是何用意？你不理長幼之序，欺師滅祖，本派門規第一條怎麼說？」玉音子道：「哈哈，你可別忘了，咱們此刻都已是五嶽派門下，大夥兒同年同月同時齊入五嶽派，有甚麼長幼之序？五嶽派門規還未訂下，又有甚麼第一條、第二條？你動不動提出泰山派門規來壓人，只可惜這當兒卻只有五嶽派，沒有泰山派了。」桃枝仙插口道：「有五嶽派而沒泰山派，正是大大的好事，為甚麼玉音子要說『可惜』？你們想拆散五嶽派，再興泰山派，是不是？玉音子，你倒說說看，為甚麼說這『可惜』兩字？」玉音子和玉磬子一時都無言可對。

千餘名漢子齊聲大叫：「上去打啊，那個本事高強，打一架便知道了。」

玉磬子手中長劍不住晃動，卻不上前。他雖是師兄，但平素沉溺酒色，武功劍法比之玉音子已大有不如。此後五嶽劍派合併，但五嶽派人眾必將仍然分居五嶽，每一處名山定有一人為首。玉磬子、玉音子二人自知本事與左冷禪差得甚遠，原無作五嶽派掌門的打算，但頗想回歸本山之後，便為泰山之長。這時羣雄慫恿之下，師兄弟勢必兵戎相見，玉磬子可不敢貿然動手，只是在天下英雄之前為玉音子所屈，心中卻也不甘；何況這麼一來，左掌門多半會派玉音子為泰山之長，從此聽他號令，終身抬不起頭來了。一時之間，師兄弟二人怒目相向，僵持不決。

突然人羣中一個尖利的聲音說道：「我看泰山派武功的精要，你二人誰都摸不著半點邊兒，偏有這麼厚臉皮，在這裏囉唆爭吵，虛耗天下英雄的時光。」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，見是個長身玉立的青年，相貌俊美，但臉色青白，嘴角邊微帶冷嘲，正是華山派的林平之。有人識得他的，便叫了出來：「這是華山派岳先生的新女婿。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林師弟向來拘謹，不多說話，不料士別三日，便當刮目相看，竟在天下英雄之前，出言譏諷這兩個賊道。」適才玉磬

子、玉音子二道與玉璣子狼狽為奸，逼死泰山派掌門人天門道人，向左冷禪諂媚討好，令狐冲心中對二道極是不滿，聽得林平之如此辱罵，頗為痛快。

玉音子道：「我摸不著泰山派武功的邊兒，閣下倒摸得著了？卻要請閣下施展幾手泰山派武功，好讓天下英雄開開眼界。」他特別將「泰山派」三字說得極響，意思說，你是華山派弟子，武功再強，也只是華山派的，決不會連我泰山派的武功也會練。

林平之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泰山派武功博大精深，豈是你這等認賊為父、戕害同門的不肖之徒所能領略……」岳不羣喝道：「平兒，玉音道長乃是長輩，不得無禮！」林平之應道：「是！」

玉音子怒道：「岳先生，你調教的好徒兒，好女婿！連泰山派的武功如何，他也能來胡言亂語。」

突然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你怎知他是胡言亂語？」一個俊俏的少婦越眾而出，長裙拂地，衣帶飄風，鬢邊插著一朵小小紅花，正是岳靈珊。她背上負著一柄長劍，右手反過去握住劍柄，說道：「我便以泰山派的劍法，會會道長的高招。」

玉音子認得她是岳不羣的女兒，心想岳不羣這番大力贊同五派合併，左冷禪言語神情中對他甚是客氣，倒也不敢得罪了她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岳姑娘大喜，貧道沒來道賀，討一杯喜酒喝，難道為此生我的氣了嗎？貴派劍法精妙，貧道向來是十分佩服的。但華山派門人居然也會使泰山派劍法，貧道今日還是首次得聞。」

岳靈珊秀眉一軒，道：「我爹爹要做五嶽派掌門人，對五嶽劍派每一派的劍法，自然都得鑽研一番。否則的話，就算我爹爹打贏了四派掌門人，那也只是華山派獨佔鰲頭，算不得是五嶽派真正的掌門人。」

此言一出，羣雄登時聳動。有人道：「岳先生要做五嶽派掌門人？」有人大聲道：「難道泰山、衡山、嵩山、恆山四派的武功，岳先生也都會嗎？」

岳不羣朗聲道：「小女信口開河，小孩兒家的話，眾位不可當真。」

岳靈珊卻道：「嵩山左師伯，如果你能以泰衡華恆四派劍法，分別打敗我四派好手，我們自然服你做五嶽派掌門。否則你嵩山派的劍法就算獨步天下，也不過嵩山派的劍法十分高明而已，跟別的四派，終究拉不上干係。」

羣雄均想：這話確然不錯。如果有人精擅五嶽劍派各派劍法，以他來做五嶽派掌門，自是再合適不過。可是五嶽劍派每一派的劍法，都是數百年來經無數好手嘔心瀝血鍛鍊而成。有人縱得五派名師分別傳授，經數十年苦練，也未必能學全五派的全部劍法，而各派秘招絕藝，都是非本派弟子不傳，如說一人而能同時精擅五嶽派劍法，決計無此可能。

左冷禪卻想：「岳不羣的女兒為甚麼說這番話？其中必有用意。難道岳不羣當真癡迷了心竅，想跟我爭奪這五嶽派掌門人之位嗎？」

玉音子道：「原來岳先生已精通五派劍法，那可是自從五嶽劍派創派以來，從所未有的大事。貧道便請岳姑娘指點指點泰山派的劍法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甚好！」唰的一聲，從背上劍鞘中拔出了長劍。

玉音子心下大是著惱：「我比你父親還長著一輩，你這女娃娃居然敢向我拔劍！」他只道岳不羣定會出手阻攔，就算真要動手，華山派中也只有岳不羣夫婦才堪與自己匹敵，豈知岳不羣只搖頭嘆息，說道：「小孩子家不知天高地厚。玉音、玉磬兩位前輩，乃泰山派一等

「好手。你要用泰山派劍法跟他們過招，那不是自討苦吃嗎？」

玉音子心中一凜：「岳不羣居然叫女兒用泰山劍法跟我過招。」一瞥眼間，只見岳靈珊右手長劍斜指而下，左手五指正在屈指而數，從一數到五，握而成拳，又將拇指伸出，次而食指，終至五指全展，跟著又屈拇指而屈食指，再屈中指，登時大吃一驚：「這女娃娃怎地懂得這一招『岱宗如何』？」

玉音子在三十餘年前，曾聽師父說過這一招「岱宗如何」的要旨，這一招可算得是泰山派劍法中最高深的絕藝，要旨不在右手劍招，而在左手的算數。左手不住屈指計算，算的是敵人所處方位、武功門派、身形長短、兵刃大小，以及日光所照高低等等，計算極為繁複，一經算準，挺劍擊出，無不中的。當時玉音子心想，要在頃刻之間，將這種種數目盡皆算得清清楚楚，自知無此本領，其時並未深研，聽過便罷。他師父對此術其實也未精通，只說：「這招『岱宗如何』使起來太過艱難，似乎不切實用，實則威力無儔。你既無心詳參，那是與此招無緣，也只好算了。你的幾個師兄弟都不及你細心，他們更不能練。可惜本派這一招博大精深、世無其匹的劍招，從此便要失傳了。」玉音子見師父並未勉強自己苦練苦算，暗自欣喜，此後在泰山派中也從未見人練過，不料事隔數十年，竟見岳靈珊這年輕少婦使了出來，霎時之間，額頭上出了一片汗珠。

他從未聽師父說過如何對付此招，只道自己既然不練，旁人也決不會使這奇招，自無需設法拆解，豈知世事之奇，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。情急智生，自忖：「我急速改變方位，竄高伏低，她自然算我不準。」當即長劍一晃，向右滑出三步，一招「青天無雲」，轉過身來，身子微矮，長劍斜刺，離岳靈珊右肩尚有五尺，便已圈轉，跟著一招「峻嶺橫空」，去勢奇疾而收劍極快。只見岳靈珊站在原地不動，右手長劍的劍尖不住晃動，左手五指仍伸屈不定。

玉音子展開劍勢，身隨劍走，左邊一拐，右邊一彎，越轉越急。

這路劍法叫做「泰山十八盤」，乃泰山派昔年一位名宿所創，他見泰山山門下十八盤處羊腸曲折，五步一轉，十步一迴，勢甚險峻，因而將地勢融入劍法之中，與八卦門的「八卦遊身掌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泰山「十八盤」越盤越高，越行越險，這路劍招也是越轉越狠辣。玉音子每一劍似乎均要在岳靈珊身上對穿而過，其實自始至終，並未出過一招真正殺著。

他雙目所注，不離岳靈珊左手五根手指的不住伸屈。昔年師父有言：「這一招『岱宗如何』，可說是我泰山劍法之宗，擊無不中，殺人不用第二招。劍法而到這地步，已是超凡入聖。你師父也不過是略知皮毛，真要練到精絕，那可談何容易？」想到師父這些話，背上冷汗一陣陣的滲了出來。

那泰山「十八盤」，有「緩十八、緊十八」之分，正面十八處盤旋較緩，側坡十八處盤旋甚緊，一步高一步，所謂「後人見前人履底，前人見後人髮頂」。泰山派這路劍法，純從泰山這條陡道的地勢中化出，也是忽緩忽緊，迴旋曲折。

令狐冲見岳靈珊既不擋架，也不閃避，左手五指不住伸屈，似乎在計算數目，不由得心下大急，只想大叫：「小師妹，小心！」但這五個字塞在喉頭，始終叫不出來。

玉音子這路劍法將要使完，長劍始終不敢遞到岳靈珊身周二尺之處。岳靈珊長劍倏地刺出，一連五劍，每一劍的劍招皆蒼然有古意。

一旁玉磬子失聲叫道：「『五大夫劍』！」泰山有松樹極古，相傳為秦時所封之「五大夫松」，虬枝斜出，蒼翠相掩。玉磬子、玉音子的師伯祖曾由此而悟出一套劍法來，便稱之為「五大夫劍」。這套劍法招數古樸，內藏奇變，玉磬子二十餘年前便已學得精熟，但眼見岳靈珊這五招似是而非，與自己所學頗有不同，卻顯然又比原來劍法高明得多，心下驚詫之餘，慢慢走近，要想看個仔細。岳靈珊突然纖

腰一彎，挺劍向他刺去，叫道：「這也是你泰山派的劍法嗎？」

玉磬子急舉劍相架，叫道：「『來鶴清泉』，如何不是泰山劍法，不過……」這一招雖然架開，卻已驚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敵劍之來，方位與自己所學大不相同，這一劍險些便透胸而過。岳靈珊道：「是泰山劍法就好！」唰的一聲，反手砍向玉音子。玉磬子道：

「『石關迴馬』！你使得不……不大對……」岳靈珊道：「劍招名字，你記得倒熟。」長劍展開，唰唰兩劍，只聽玉音子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右腿已然中劍。幾乎便在同一剎那，玉磬子也右膝中劍，一個踉蹌，右腿一屈，跪了下來，急忙以劍支地撐起，力道用得猛了，劍尖又剛好撐在一塊麻石之上，啪的一響，長劍斷為兩截，口中兀自說道：「『快活三』！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

岳靈珊一聲冷笑，將長劍反手插入背上劍鞘。

旁觀羣雄轟然叫好。這樣一位年輕美貌的少婦，竟在舉手投足之間，以泰山派劍法將兩位泰山派高手殺敗，劍法之妙，令人看得心曠神怡，這一番采聲，當真山谷鳴響。

左冷禪與嵩山派的幾名高手對望一眼，都大為疑慮：「這女娃娃所使確是泰山劍法。然而其中大有更改，劍招老練狠辣，決非這女娃娃所能琢磨而得，定是岳不羣暗中練就了傳授於她。要練成這路劍法，不知要花多少時日，岳不羣如此處心積慮，其志決不在小。」

玉音子突然大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這不是真的『岱宗如何』！」他於中劍受傷之後，這才省悟，岳靈珊只不過擺個「岱宗如何」的架子，其實並非真的會算，否則的話，她一招即已取勝，又何必再使「五大夫劍」、「來鶴清泉」、「石關迴馬」、「快活三」等等招術？更氣人的是，她竟將泰山派的劍招在關鍵處忽加改動，自己和師哥二人倉卒之際，不及多想，自然而然以數十年來練熟了的劍招拆解，而她出劍方位陡變，以致師兄弟倆雙雙中計落敗。倘若她使的是

別派劍法，不論招式如何精妙，憑著自己劍術上的修為，決不能輸了給這嬌怯怯的少婦。但她使的確是泰山派劍法，卻又不是假的，心中既慚愧氣惱，又驚惶詫異，更有七分上了當的不服氣。

令狐冲眼見岳靈珊以這幾招劍法破敵，心下一片迷茫，忽聽得背後有人低聲道：「令狐掌門，這幾招劍法是你教她的？」令狐冲回過頭來，見說話的是田伯光，便搖了搖頭。田伯光微笑道：「那日在華山頂上，你和我動手，記得你便曾使過這一招來鶴清甚麼的，只不過那時你還沒使熟。」

令狐冲神色茫然，宛如不聞。當岳靈珊一出手，他便瞧了出來，她所使的乃是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泰山派劍法。但自己在後洞石壁上發現劍招石刻之事，並未對華山派任何人提過，當日離開思過崖，記得已將後洞的洞口掩好，岳靈珊怎會發見？轉念又想：「我既能發見後洞，小師妹當然也能發見。何況我已在無意中打開了洞口，小師妹便易找得多了。」

他在華山思過崖後洞，見到石壁上所刻五嶽劍法的絕招，以及魔教諸長老破解各家劍法的法門，雖於所刻招數記得頗熟，但這些招數叫作甚麼名字，卻全然不知。眼見岳靈珊最後三劍使得猶似行雲流水，大有善御者駕輕車而行熟路之意，三劍之間擊傷泰山派兩名高手，將石壁上的劍招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心下也暗自讚嘆。又聽得玉磬子說出「快活三」三字，想起當年曾隨師父去過泰山，過水簾洞後，一條長長的山道斜坡，名為「快活三」，意思說連續三里，順坡而下，走起來十分快活，想不到這連環三劍，竟是從這條斜坡化出。

一個瘦削的老者緩步而出，說道：「岳先生精擅五嶽劍派各派劍法，實是武林中從所未有。老朽潛心參研本派劍法，有許多處所沒法明白，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請教。」他左手拿著一把撫摩得晶光發亮的胡琴，右手從琴柄中慢慢抽出一柄劍身極細的短劍，正是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。

岳靈珊躬身道：「莫師伯手下留情。姪女胡亂學得幾手衡山劍法，請莫師伯指點。」

莫大先生口說「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請教」，原是向岳不羣索戰，不料岳靈珊一句話便接了過去，還言明是用衡山派劍法。莫大先生江湖上威名素著，羣雄適才又聽得左冷禪言道，嵩山派好手大嵩陽手費彬便死在他劍下，均想：「難道岳靈珊以泰山劍法傷了兩名泰山派高手，又能以衡山劍法與他對敵？」

莫大先生微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岳靈珊道：「等到姪女敵不過莫師伯，再由我爹爹下場。」莫大先生喃喃的道：「敵得過的，敵得過的！」短劍慢慢指出，突然間在空中一顫，發出嗡嗡之聲，跟著便是嗡嗡兩劍。岳靈珊舉劍招架，莫大先生的短劍如鬼如魅，竟已繞到了岳靈珊背後。

岳靈珊急忙轉身，耳邊只聽得嗡嗡兩聲，眼前有一團頭髮飄過，卻是自己的頭髮已給莫大先生削了一截下來。她大急之下，心念電轉：「他這是手下留情，否則適才這一劍已然殺了我。他既不傷我，便可和他對攻。」當下更不理會對方劍勢來路，唰唰兩劍，分向莫大先生小腹與額頭刺去。

莫大先生微微一驚：「這兩招『泉鳴芙蓉』、『鶴翔紫蓋』，確是我衡山派絕招，這小姑娘如何學得了去？」

衡山七十二峯，以芙蓉、紫蓋、石廩、天柱、祝融五峯最高。衡山派劍法之中，也有五路劍法，分別以這五座高峯為名。莫大先生眼見適才岳靈珊所出，均是「一招包一路」的劍法，在一招之中，包含了一路劍法中數十招的精要。「芙蓉劍法」三十六招，「紫蓋劍法」四十八招。「泉鳴芙蓉」與「鶴翔紫蓋」兩招劍法，分別將芙蓉劍法、紫蓋劍法每一路數十招中的精奧之處，融會簡化而入一招，一招之中有攻有守，威力之強，為衡山劍法之冠，是以這五招劍法，合稱

「衡山五神劍」。

眾人只聽得錚錚錚之聲不絕，不知兩人誰攻誰守，也不知在頃刻間兩人已拆了幾招。

莫大先生事事謀定而後動，「比劍奪帥」之議既決，他便即籌思對策。他絕無半分要當五嶽派掌門人之念，更知不是左冷禪和令狐冲的敵手，但身為衡山掌門，不能自始至終龜縮不出。他氣惱玉磬子為虎作倀，逼死天門道人，本擬和這道人一拚，豈知泰山三子一上來便先後受傷，於是臏下的對手便只岳不羣一人。他在少林寺中，已將岳不羣的武功瞧得清清楚楚，自己不致輸了於他，但上來動手的竟是岳不羣的女兒。岳靈珊會使衡山派劍法，他已是一驚，而她所使的更是衡山劍法中最上乘的「一招包一路」，更令他心中盡是驚懼惶惑。

莫大先生的師祖和師叔祖，當年在華山絕頂與魔教十長老會鬥，雙雙斃命。其時莫大先生的師父年歲尚輕，芙蓉、紫蓋等五路劍法是學全了，但「一招包一路」的「泉鳴芙蓉」、「鶴翔紫蓋」那五招衡山神劍，卻只知了個大概。莫大先生自然也未得師父詳加傳授指點。豈知此刻竟會在別派一個年輕女子劍底顯了出來。只是岳靈珊那兩招只得劍形而未得其意，否則的話，莫大先生心神激盪之際，在第二招上便已落敗。

他好容易接過了這兩招，只見岳靈珊長劍晃動，正是一招「石廩書聲」，跟著又是一招「天柱雲氣」。那「天柱劍法」主要是從雲霧中變化出來，極盡詭奇之能事，動向無定，不可捉摸。莫大先生一見岳靈珊使出「天柱雲氣」，他見機極快，當即不架而走。所謂不架而走，那不過說得好聽，其實是打不過而逃跑。只是他劍法變化繁複，逃走之際，短劍東刺西削，使人眼花繚亂，不知他已是在使三十六策中的上策。

他知衡山五大神劍之中，除了「泉鳴芙蓉」、「鶴翔紫蓋」、

「石廩書聲」、「天柱雲氣」之外，最厲害的一招叫做「雁迴祝融」。衡山五高峯中，以祝融峯最高，這招「雁迴祝融」，在衡山五神劍中也最為精深。莫大先生的師父當年說到這一招時，含糊其詞，並說自己也不大清楚，如岳靈珊再使出這一招來，自己縱不喪命當場，那也非大大出醜不可。他腳下急閃，短劍急揮，心念急轉：「她雖學到了奇招，看來只會呆使，不會隨機應便。說不得，只好冒險跟她拚上一拚，否則莫大今後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。」

眼見岳靈珊腳步微一遲疑，知她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要追呢還是不追，莫大先生暗叫：「慚愧！畢竟年輕人沒見識。」岳靈珊以這招「天柱雲氣」逼得莫大先生轉身而逃，他雖掩飾得高明，似乎未呈敗象，但武功高明之士，人人都已見到他不敵而走的窘態。倘若岳靈珊立時收劍行禮，說道：「莫師伯，承讓！姪女得罪。」那麼勝敗便已分了。莫大先生何等身分地位，豈能敗了一招之後，再轉身與後輩女子纏鬥？可是岳靈珊竟然猶豫，實是莫大先生難得之極的良機。

但見岳靈珊笑靨甫展，櫻唇微張，正要說話，莫大先生手中短劍嗡嗡作響，向她直撲過去。這幾下急劍，乃莫大先生畢生功力之所聚，劍發琴音，光環亂轉，霎時之間已將岳靈珊裹在一團劍光之中。岳靈珊一聲驚呼，連退了幾步。莫大先生豈容她緩出手來施展那招「雁迴祝融」？他手中短劍越使越快，一套「百變千幻雲霧十三式」有如雲捲霧湧，旁觀者不由得目為之眩，若不是羣雄覺得莫大先生頗有以長凌幼、以男欺女之嫌，采聲早已大作。

當岳靈珊使出「泉鳴芙蓉」等幾招時，令狐冲更無懷疑，她這幾路劍法，是從華山思過崖後洞的石壁上學來的，尋思：「小師妹為甚麼會到思過崖去？師父、師娘對她甚是疼愛，當然不會罰她在這荒僻的危崖上靜坐思過。就算她犯了甚麼重大過失，師父、師娘也不過嚴加斥責而已。思過崖與華山主峯相距不近，地形又極凶險，即令是一個尋常女弟子，也不會罰她孤另另的去住在崖上。難道是林師弟受罰

到崖上思過，小師妹每日去送飯送茶，便像她從前待我那樣嗎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心口一熱。

又想：「林師弟沉默寡言，循規蹈矩，宛然便是一位『小君子劍』。他正因此而得到師父、師娘和小師妹的歡心，怎會犯錯而受罰到崖上思過？何況師父早就要將小師妹配與林師弟。不會，不會，決計不會！」猛然想起：「難道小師妹……小師妹……」內心深處突然浮起一個念頭，可是這念頭太過荒唐，剛浮入腦海，便即壓下，一時心中恍恍惚惚，到底是個甚麼念頭，自己也不大清楚。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岳靈珊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長劍脫手斜飛，左足一滑，仰跌在地。莫大先生手中短劍伸出，指向她的左肩，笑道：「姪女請起，不用驚慌！」

突然間啪的一聲響，莫大先生手中短劍斷折，卻是岳靈珊從地下拾起了兩塊圓石，左手圓石砸在莫大先生劍上，那短劍劍身甚細，一砸之下，立即斷成兩截。跟著岳靈珊右手的圓石向左急擲。莫大先生兵刃斷折，吃了一驚，又見她將一塊圓石向左擲出，左側並無旁人，此舉甚是古怪，不明其意。驀地裏那塊圓石竟飛了轉來，撞在莫大先生右胸。砰的一聲，跟著喀喇幾響，他胸口肋骨登時有數根撞斷，一張口，鮮血直噴。

這幾下變幻莫測，岳靈珊的動作不但快得甚奇，每一下卻又乾淨利落，眾人盡皆呆了。人人都看得分明，莫大先生佔了先機之後，不再進招，只說：「姪女請起，不用驚慌。」那原是長輩和晚輩過招佔勝後應有之義。可是岳靈珊拾起圓石所使的那兩招，卻實有鬼神莫測之機。令狐冲卻明白，岳靈珊這兩招，正是當年魔教長老破解衡山劍法的絕招。不過石壁上所刻人形所使的是一對銅鎚。岳靈珊以圓石當銅鎚使，要拆招久戰，當然不行，但一招間擲出飛回，只要練成了運力的巧勁，圓石與銅鎚並無二致。

岳不羣飛身入場，啪的一聲響，打了岳靈珊一個耳光，喝道：「莫大師伯明明讓你，你何敢對他老人家無禮？」彎腰扶起莫大先生，說道：「莫兄，小女不知好歹，小弟當真抱歉之至。尚請原諒。」

莫大先生苦笑道：「將門虎女，果然不凡。」說了這兩句話，又是哇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出。衡山派兩名弟子奔了出來，將他扶回。岳不羣怒目向女兒瞪了一眼，退在一旁。

令狐冲見岳靈珊左邊臉頰登時腫起，留下了五個手指印，足見她父親這一掌打得著實不輕。岳靈珊眼淚涔涔而下，可是嘴角微撇，神情頗為倔強。令狐冲便即想起：「從前我和她同在華山，她有時頑皮，受到師父師娘的責罵，心中委屈，便是這麼一副又可憐又可愛的神氣。那時我必千方百計的哄得她歡喜。小師妹最開心的，莫過於和我比劍而勝，只不過我必須裝得似模似樣，似乎真的偶一疏忽而給她佔了先機，決不能讓她看出是故意讓她……」

想到這裏，腦海中一個本來十分模糊的念頭，突然之間，顯得清晰異常：「她怎麼會到思過崖去？多半她是在婚前婚後，思念昔日我對她的深情，因而孤身來到崖上，緬懷舊事。後洞的入口我本是用石子封砌好了的，若非在崖上長久逗留，不易發見。如此說來，她在崖上所留時間不短，去了也不止一次。」轉頭向林平之瞥了一眼，尋思：「林師弟和她新婚，該當喜氣洋洋，心花怒放才是。為甚麼他始終神色鬱鬱？小師妹給她父親當眾打了一掌，他做丈夫的既不過去勸慰，也無關心之狀，未免太過不近人情。」

他想岳靈珊為了掛念自己而到思過崖去追憶昔情，只是他一廂情願的猜測，可是他似乎已迷迷惘惘的見到，岳靈珊如何在崖上淚如雨下，如何痛悔嫁錯了林平之，如何為了辜負自己的一片深情而傷心不已。一抬頭，只見岳靈珊正彎腰拾劍，淚水滴在青草之上，一根青草因淚水的滴落而彎了下去，令狐冲胸口一陣衝動：「我當然要哄得她

破涕為笑！」在他眼中看出來，這嵩山絕頂的封禪台側，已成為華山的玉女峯，數千名江湖好漢，不過是一棵棵樹木，便只一個他刻骨相思、傾心而戀的意中人，為了受到父親的責打而在哭泣。他一生之中，曾哄過她無數次，今日怎可置之不理？

他大踏步而出，說道：「小師.....小.....」隨即想起，要哄得她歡喜，必須真打，一顆心撲通撲通的跳動，說道：「你勝了泰山、衡山兩派掌門人，劍法非同小可。我恆山派心下不服，你能以恆山派劍法，跟我較量較量麼？」

岳靈珊緩緩轉身，一時卻不抬頭，似在思索甚麼，過了好一會，這才慢慢抬起頭來，突然臉上一紅。令狐冲道：「岳先生本領雖高，但竟能盡通五嶽劍派各派劍法，我可難以相信。」岳靈珊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你本來也不是恆山派的，今日為恆山掌門，不是也精通了恆山派劍法嗎？」臉頰上兀自留著淚水。

令狐冲聽她這幾句話語氣甚和，頗有友善之意，心下喜不自勝，暗道：「我定要裝得極像，不可讓她瞧出來我是故意容讓。」說道：「『精通』二字，可不敢說。但我已在恆山多時，恆山派劍法應當習練。此刻我以恆山派劍法領教，你也當以恆山派劍法拆解。倘若所使劍法不是恆山一派，那麼雖勝亦敗，你意下如何？」他已打定了主意，自己劍法比她高明得多，那是眾所周知之事，倘若假裝落敗，別人固然看得出，連岳靈珊也不會相信，只有鬥到後來，自己突然在無意之間，以一招「獨孤九劍」或是華山派的劍法將她擊敗，那時雖然取勝，亦作敗論，人人不會懷疑。

岳靈珊道：「好，咱們便比劃比劃！」提起長劍，劃了個半圈，斜斜向令狐冲刺去。

只聽得恆山派一羣女弟子中，同時響起了「咦」的一聲。羣雄之中便有不識得恆山派劍法的，聽得這些女弟子這聲驚呼，而呼叫中顯

是充滿了欽佩之意，也即知岳靈珊這招確是恆山劍法，而且招式著實不凡。

她所使的，正是思過崖後洞的招式，而這招式，卻是令狐冲曾傳過恆山派女弟子的。

令狐冲揮劍擋開。他知道恆山派劍法以圓轉綿密見長，每一招劍法中都隱含陰柔之力，與人對敵時，往往十招中有九招都是守勢，只有一招才乘虛突襲。他與恆山派弟子相處已久，又親眼見過定靜師太數次與敵人鬥劍，這時施展出來的，招招成圓，餘意不盡，顯然已深得恆山派劍法的精髓。

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、丐幫幫主、左冷禪等人於恆山劍法均熟識已久，眼見令狐冲並非恆山派出身，卻將恆山劍法使得中規中矩，於極平凡的招式之中暗蓄鋒芒，深合恆山派武功「綿裏藏針」的要訣，無不暗讚。他們都知數百年來恆山門下均以女尼為主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女流之輩更不宜妄動刀劍，學武只是為了防身。這「綿裏藏針」訣，便如是暗藏鋼針的一團棉絮。旁人倘若不加觸犯，棉絮輕柔溫軟，於人無忤，但若猛力緊捏，棉絮中所藏鋼針便刺入手掌；刺入的深淺，並非決於鋼針，而決於手掌上使力的大小。使力小則受傷輕，使力大則受傷重。這武功要訣，本源便出於佛家因果報應、業緣自作、善惡由心之意。

令狐冲學過「獨孤九劍」後，於各式武功皆能明其要旨。他所使劍法原是重意不重招，這時所使的恆山劍法，方位變化與原來招式頗有歧異，但恆山劍意卻清清楚楚的顯了出來。各家高手雖然識得恆山劍法，但所知的只是大要，於細微曲折處的差異自是不知，是以見到令狐冲的劍意，均想：「這少年身為恆山掌門，果然不是倖致！原來早得定閒、定靜諸師太的真傳。」只恆山派門下弟子儀和、儀清等人，才看出他所使招式與師傳並不完全相符。但招式雖異，於本門劍法的含意，卻只有體會得更加深切。

令狐冲和岳靈珊二人所使的恆山派劍法，均是從思過崖後洞中學來，但令狐冲劍法根柢比岳靈珊強得太多，加之他與恆山派師徒相處日久，所知恆山派劍法的範圍，自非岳靈珊所及。二人一交上劍，若不是令狐冲故意相讓，只在數招之間便即勝了。拆到三十餘招後，岳靈珊從石壁上學來的劍招已窮，只得從頭再使。好在這套劍法精妙繁複，使動時圓轉如意，一招與一招之間絕少斧鑿之痕，從第一招到三十六招，便如是一氣呵成的一式大招。她劍招重複，除了令狐冲也學過石壁劍法之外，誰也看不出來。

岳靈珊的劍招使得綿密，令狐冲依法與之拆解。兩人所學劍招相同，俱是恆山派劍法的精華，打來絲絲入扣，悅目動人。旁觀羣雄看得高興，忍不住喝采。

有人道：「令狐冲是恆山派掌門，這路劍法使得如此精采，也沒甚麼希奇。岳姑娘明明是華山派的，怎麼也會使恆山劍法？」有人道：「令狐冲本來也是岳先生的門下，還是華山派的大弟子呢，否則他怎麼也會這路劍法了？若不是岳先生一手親授，兩個人怎會拆解得這等合拍？」又有人道：「岳先生精通華山、泰山、衡山、恆山四派劍法，看來於嵩山劍法也必熟悉。這五嶽派掌門人一席，那是非他莫屬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嵩山左掌門的劍法比岳先生高得多。武功之道，貴精不貴多，你就算於天下武功無所不會，通統都是三腳貓，又有甚麼用處？左掌門單是一路嵩山劍法，便能擊敗岳先生的五派劍法。」先一人道：「你又怎知？當真大言不慚。」那人怒道：「甚麼大言不慚？你有種，咱們便來賭五十兩銀子。」先一人道：「甚麼有種沒種？咱們賭一百兩。現銀交易，輸了賴的便是恆山派門下。」那人道：「好，賭一百兩！甚麼恆山派門下？」先一人道：「那個賴的，便是尼姑！」那人「呸」的一聲，在地下吐了一口痰。

這時岳靈珊出招越來越快，令狐冲瞧著她婀娜的身形，想起昔日同在華山練劍的情景，漸漸的神思恍惚，不由得痴了，眼見她一劍刺

到，順手還了一招。不想這一招並非恆山派劍法。岳靈珊一怔，低聲道：「青梅如豆！」跟著還了一劍，削向令狐冲額間。令狐冲也是一呆，低聲道：「柳葉似眉。」

他二人於所拆的恆山劍法，只知其式而不知其名，適才交換的這兩招，卻不是恆山劍法，而是兩人在華山練劍時共創的「冲靈劍法」。「冲」是令狐冲，「靈」是岳靈珊，是二人為了好玩而共同鑽研出來的劍術。

令狐冲的天份比師妹高得多，不論做甚麼事都喜不拘成法，別創新意，這路劍法雖說是二人共創，十之八九卻是令狐冲想出來的。當時二人武功造詣尚淺，這路劍法中也沒甚麼厲害招式，只是二人常在無人處拆解，練得卻十分純熟。令狐冲無意間使了一招「青梅如豆」，岳靈珊便還了一招「柳葉似眉」。兩人原無深意，可是突然之間，臉上都是一紅。令狐冲手上不緩，還了一招「霧中初見」，岳靈珊隨手便是一招「雨後乍逢」。這套劍法，二人在華山已不知拆過了多少遍，但怕岳不羣、岳夫人知道後責罵，從不讓第三人知曉，此刻卻情不自禁，在天下英雄之前使了出來。

這一接上手，頃刻間便拆了十來招，不但令狐冲早已回到了昔日華山練劍的情景之中，連岳靈珊心裏，也漸漸忘卻了自己此刻是已嫁之身，是在數千江湖漢子之前，為了父親的聲譽而出手試招，眼中所見，只是這個倜儻瀟灑的大師哥，正在和自己試演二人合創的劍法。

令狐冲見她臉上神色越來越柔和，眼中射出喜悅的光芒，顯然已將適才給父親打了記耳光的事淡忘了，心想：「今天我見她一直鬱鬱不樂，容色也甚憔悴，現下終於高興起來了。唉，但願這套冲靈劍法有千招萬招，一生一世也使不完。」自從他在思過崖上聽得岳靈珊口哼福建小調以來，只有此刻，小師妹對他才像從前這般相待，不由歡喜無限。

又拆了二十來招，岳靈珊長劍削向他左腿，令狐冲左足飛起，踢向她劍身。岳靈珊劍刃一沉，砍向他足面。令狐冲長劍急攻她右腰，岳靈珊劍鋒斜轉，噹的一聲，雙劍相交，劍尖震起。二人同時挺劍急刺向前，同時疾刺對方咽喉，出招迅疾無比。

瞧雙劍去勢，誰都沒法挽救，勢必要同歸於盡，旁觀羣雄都忍不住驚叫。卻聽得錚的一聲輕響，雙劍劍尖竟在半空中抵住了，濺出星星火花，兩柄長劍彎成了弧形，跟著二人左手推出，雙掌相交，同時借力飄了開去。這一下變化誰都料想不到，這兩把長劍竟有如此巧法，居然在疾刺之中，會在半空中相遇而劍尖相抵，這等情景，便有數千數萬次比劍，也難得碰到一次，而他二人竟然在生死繫於一線之際碰到了。

殊不知雙劍如此在半空中相碰，在旁人是數千數萬次比劍不曾遇上一次，他二人卻是練了數千數萬次要如此相碰，而終於練成了的。這招劍法必須二人同使，兩人出招的方位力道又須拿捏得分毫不錯，雙劍才會在迅疾互刺的一瞬之間劍尖相抵，劍身彎成弧形。這劍法以之對付旁人，自無半分克敵制勝之效，在令狐冲與岳靈珊，卻是一件又艱難又有趣的玩意。二人練成招數之後，更進一步練得劍尖相碰，濺出火花。

當他二人在華山上練成這一招時，岳靈珊曾問，這一招該當叫作甚麼。令狐冲道：「你說叫甚麼好？」岳靈珊笑道：「雙劍疾刺，簡直是不顧性命，叫作『同歸於盡』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同歸於盡，倒似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，還不如叫作『你死我活』！」岳靈珊啐道：「為甚麼我死你活？你死我活才對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本來說是『你死我活』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啊我啊的纏夾不清，這一招誰都沒死，叫作『同生共死』好了。」令狐冲拍手叫好。岳靈珊一想「同生共死」這四字太過親熱，一撒劍，掉頭便跑了。

旁觀羣雄見二人在必死之境中逃了出來，實是驚險無比，手中無

不捏了把冷汗，連那一聲喝采也都忘了。那日在少林寺中，岳不羣與令狐冲拔劍動手，為了勸他重歸華山門下，也曾使過幾招「冲靈劍法」，但這一招卻沒使過。岳不羣雖曾在暗中窺看二人練劍，得知冲靈劍法的招式，卻並未花下心血時間去練這招既無聊又無用的「同生共死」。因此連方證、冲虛、左冷禪等人見到這一招時，也都大吃一驚。盈盈心中的驚駭，更不在話下。

只見他二人在半空中輕身飄開，俱是嘴角含笑，姿態神情，便似裹在一團和煦的春風之中。兩人挺劍再上，隨即又鬥在一起。二人在華山創製這套劍法時，師兄妹間情投意合，互相依戀，因之劍招之中，也是好玩的成份多，而兇殺的意味少。此刻二人對劍，不知不覺之間，都回想到從前的情景，出劍轉慢，眉梢眼角，漸漸流露出昔日青梅竹馬的柔情。這與其說是「比劍」，不如說是「舞劍」，而「舞劍」兩字，又不如「劍舞」之妥貼，這「劍舞」卻又不是娛賓，而是為了自娛。

突然間人叢中「嘿」的一聲，有人冷笑。岳靈珊一驚，聽得出是丈夫林平之的聲音，心中一寒：「我和大師哥這麼打法，那可不對。」長劍一圈，自下而上，斜斜撩出一劍，勢勁力疾，姿式美妙已極，卻是華山派「玉女劍十九式」中的一式。

林平之那一聲冷笑，令狐冲也聽見了，但見岳靈珊立即變招，來劍毫不容情，再不像適才使冲靈劍法那樣充滿了纏綿之意。他胸口一酸，種種往事，霎時間都湧向心頭，想起自己給師父罰去思過崖面壁思過，小師妹每日給自己送飯，一日大雪，二人竟在山洞共處一宵；又想起小師妹生病，二人相別日久，各懷相思之苦，但便在此時，不知如何，林平之竟討得了她的歡心，自此之後，兩人之間隔膜日深一日；又想起那日小師妹學得師娘所授的「玉女劍十九式」後，來崖上與自己試招，自己心中酸苦，出手竟不容讓……

這許許多多念頭，都是一瞬之間在他腦海中電閃而過，便在此

時，岳靈珊長劍已撩到他胸前。令狐冲腦中混亂，左手中指彈出，錚的一聲輕響，正好彈在她長劍之上。岳靈珊把捏不住，長劍脫手飛出，直射上天。

令狐冲一指彈出，暗叫一聲「糟糕！」只見岳靈珊神色苦澀，似乎勉強要笑，卻那裏笑得出來？當日令狐冲在思過崖上，便是以這麼一彈，將她寶愛的「碧水劍」彈入深谷之中，二人由此而生芥蒂，不料今日又舊事重演。這些日子來，他有時靜夜自思，早知那日所以彈去岳靈珊的長劍，其實是在喝林平之的醋，激情洶湧，難以克制，自不免自怨自艾。豈知今日聽得林平之的冷笑之聲，眼見岳靈珊神態立變，自己又舊病復發。當日在思過崖上，他一指已能將岳靈珊手中長劍彈脫，此刻身上內力，與其時相去不可道里計，但見那長劍直衝上天，一時竟不落下。

他心念電轉：「我本要敗在小師妹手裏，哄得她歡喜。現下我卻彈去了她的長劍，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，難道我竟以這等卑鄙手段，去報答小師妹待我的情義？」一瞥之間，只見那長劍正自半空中向下射落，當即身子一晃，叫道：「好恆山劍法！」似是竭力閃避，其實卻是將身子往劍尖湊將過去，噗的一聲響，長劍從他左肩後直插了進去。令狐冲向前一撲，長劍竟將他釘在地下。

這一下變故來得突兀無比，羣雄發一聲喊，無不驚得呆了。

岳靈珊驚道：「你……大師哥……」只見一名虬髯漢子衝將上來，拔出長劍，抱起了令狐冲。令狐冲肩背上傷口中鮮血狂湧，恆山派十餘名女弟子圍了上去，競相取出傷藥，給他敷治。岳靈珊不知他生死如何，奔過去想看。劍光晃動，兩柄長劍攔住去路，一名女尼喝道：「好狠心的女子！」岳靈珊一怔，退了幾步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只聽得岳不羣縱聲長笑，朗聲說道：「珊兒，你以泰山、衡山、

恆山三派劍法，力敗三派掌門，也算難得！」

岳靈珊長劍脫手，羣雄明明見到是給令狐冲伸指彈落，但令狐冲為她長劍所傷，卻也屬實。這一招到底是否恆山劍法，誰也說不上來。他二人以冲靈劍法相鬥之時，旁人早已看得全然摸不著頭腦，眼見這路劍法招數稚拙，全無用處，偏偏又舞得這生好看；最後這一招變生不測，誰都為這突如其來的結局所震驚，這時聽岳不羣稱讚女兒以三派劍法打敗三派掌門，想來岳靈珊這招長空落劍，定然也是恆山劍法了。雖也有人懷疑，覺得這與恆山劍法大異其趣，但沒法說得出其來龍去脈，也不便公然與岳不羣辯駁。

岳靈珊拾起地下長劍，見劍身上血跡殷然。她心中怦怦亂跳，只是想：「不知他性命如何？只要他能不死，我便.....我便.....」

【三十四】 奪帥



左冷禪慢慢提起長劍，劍尖對準了他胸口。岳不羣雙手反背攏入袖中，目不轉瞬的盯住劍尖。左冷禪右手衣袖鼓了起來，猶似吃飽了風的帆篷一般。

羣豪紛紛議論聲中，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：「華山一派，在岳先生精心鑽研之下，連泰山、衡山、恆山諸派劍法也都通曉，不但通曉，而且精絕，實令人讚嘆不已。這五嶽派掌門一席，若不是岳先生來擔任，普天下更選不出第二位了。」說話之人衣衫襤褸，正是丐幫解幫主。他與方證、冲虛兩人心意相同，也早料到左冷禪將五嶽劍派併而為一，勢必不利於武林同道，遲早會惹到丐幫頭上，以彬彬君子的岳不羣出任五嶽派掌門，遠勝於野心勃勃的左冷禪。丐幫自來在江湖中潛力極強，丐幫幫主如此說，等閒之人便不敢貿然而持異議。

忽聽一人冷森森的道：「岳姑娘精通泰山、衡山、恆山三派劍

法，確是難能可貴，若能以嵩山劍法勝得我手中長劍，我嵩山全派自當奉岳先生為掌門。」說話的正是左冷禪。他說著走到場中，左手在劍鞘上一按，嗤的一聲響，長劍自劍鞘中躍出，青光閃動，長劍上騰，他右手伸處，挽住了劍柄。這一手悅目之極，而左手一按劍鞘，便能以內力逼出長劍，其內功之深，當真罕見罕聞。嵩山門下弟子固然大聲歡呼，別派羣雄也采聲雷動。

岳靈珊道：「我……我只出一十三劍，十三劍內倘若勝不得左師伯……」

左冷禪心中大怒：「你這小女娃敢公然接我劍招，已大膽之極，居然還限定十三招。你如此說，直是將我姓左的視若無物。」冷冷的道：「倘若你十三招內取不了姓左的項上人頭，那便如何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我……我怎能是左師伯的對手？姪女只不過學到十三招嵩山派劍法，是爹爹親手傳我的，想在左師伯手下印證印證。」左冷禪哼了一聲。岳靈珊道：「我爹爹說，這一十三招嵩山劍法，雖是嵩山派的高明招數，但在我手下使出來，只怕一招之間，便給左師伯震飛了長劍，要再使第二招也是艱難。」左冷禪又哼了一聲，不置可否。

岳靈珊初說之時，聲音發顫，也不知是酣鬥之餘力氣不足，還是與左冷禪這樣一位武林大豪面對面說話，不禁害怕，說到此時，聲音漸漸平靜，續道：「我對爹爹說：『左師伯是嵩山派中第一高手，當然絕無疑問，但他未必是我五嶽劍派中的第一高手。他武功再高，也未必能如爹爹這樣，精通五嶽劍派的劍法。』我爹爹說道：『精通二字，談何容易？為父的也不過粗知皮毛而已。你若不信，你初學乍練、三腳貓般的嵩山劍法，能在左師伯威震天下的嵩山劍法之前使得上三招，我就誇你是乖女兒了。』」

左冷禪冷笑道：「如你在三招之內將左某擊敗，那你更是岳先生的乖女兒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左師伯劍法通神，乃嵩山派數百年罕見的奇材，姪女剛得爹爹傳授，學得幾招嵩山劍法，如何敢有此妄想？爹爹叫我接左師伯三招，姪女卻痴心妄想，盼望能在左師伯跟前，使上一十三招嵩山派劍法，也不知是否得能如願。」

左冷禪心想：「別說一十三招，要是我讓你使上了三招，姓左的已然面目無光。」伸出左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三根手指，握住了劍尖，右手一鬆，長劍突然彈起，劍柄在前，不住晃動，說道：「進招罷！」

左冷禪露了這手絕技，羣雄登時為之聳動。左手使劍已極不順手，但他竟以三根手指握住劍尖，以劍柄對敵，這比之空手入白刃更要艱難十倍，以手指握住劍尖，劍刃只須稍受震盪，便割傷了自己手指，那裏還用得上力？他使出這手法，固然對岳靈珊十分輕蔑，心中卻也大為惱怒，存心要以驚世駭俗的神功威震當場。

岳靈珊見他如此握劍，心中一寒，尋思：「他這是甚麼武功，爹爹可沒教過。」心下暗生怯意，又想：「事已如此，怕有何用？」百忙中向恆山派羣弟子瞥了一眼，見她們仍圍成一團，沒傳出哭聲，料想令狐冲受傷雖重，性命卻當無礙。當下長劍一立，舉劍過頂，彎腰躬身，使一招「萬岳朝宗」，正是嫡系正宗的嵩山劍法。

這一招含意甚為恭敬，嵩山羣弟子都轟的一聲，頗感滿意。嵩山弟子和本派長輩拆招，必須先使此招，意思說並非敢和前輩動手，只是請你老人家指教。左冷禪微一點頭，心道：「你居然懂使此招，總算是乖覺的，看在這一招份上，我不讓你太過出醜便了。」

岳靈珊一招「萬岳朝宗」使罷，突然間劍光一吐，長劍化作一道白虹，向左冷禪直刺過來。這一招端嚴雄偉，正是嵩山劍法的精要所在，但饒是左冷禪於嵩山派劍法「內八路、外九路」，一十七路長短、快慢各路劍法盡皆通曉，卻也從來沒見過。他心頭一震：「這一

招是甚麼招數？我嵩山派一十七路劍法之中，似乎沒一招比得上，這可奇了。」他不但是嵩山派的宗師，亦是當代武學大家，一見到本派這一招雄奇精奧的劍招，自要看個明白。眼見岳靈珊這一劍刺來，內力並不強勁，只須刺到自己身前數寸處，自己以手指一彈，立時可將她長劍震飛，不妨看清楚這一招的後著，是否尚有古怪變化。但見岳靈珊這一劍刺到他胸口尚有尺許，便已縮轉，一斜身，長劍圈轉，向他左肩削落。

這一劍似是嵩山劍法中的「千古人龍」，但「千古人龍」清雋過之，無其古樸；又似是「疊翠浮青」，但較之「疊翠浮青」，卻勝其輕靈而輸其雄傑；也有些像是「玉井天池」，可是「玉井天池」威儀整肅，這一招在岳靈珊這樣一個年輕女子劍下使將出來，另具一股端麗飄逸之態。

左冷禪眼光何等敏銳，對嵩山劍法又是畢生浸淫其間，每一招每一式的精粗利弊，縱是最細微曲折之處，也無不了然於胸，這時突見岳靈珊這一招中蘊藏了嵩山劍法中數大名招的長處，似乎尚能補足各招中所含破綻，不由得手心發熱，又驚奇，又歡喜，便如陡然見到從天上掉下來一件寶貝一般。

當年五嶽劍派與魔教十長老兩度會戰華山，五派好手死傷殆盡，五派劍法的許多精藝絕招，隨五派高手而逝。左冷禪會集本派殘存的耆宿，將各人所記得的劍招，不論精粗，盡數錄下，匯成一部劍譜。這數十年來，他去蕪存菁，將本派劍法中種種不夠狠辣的招數，不夠堂皇的姿式，一一修改，使得本派一十七路劍招完美無缺。他雖未創設新的劍路，卻算得是整理嵩山劍法的大功臣。此刻陡然間見到岳靈珊所使的嵩山劍法，卻是本派劍譜中所未載，而比之現有嵩山劍法的諸式劍招，顯得更為博大精深，不由得歡喜讚嘆，看出了神。

倘若這劍法是在勁敵手下使出，比如是任我行或令狐冲，又或是方證大師、冲虛道人，左冷禪自當全神貫注的迎敵，縱見對方劍招精

絕，也只有竭力應付，那有餘暇來細看敵手劍法？但岳靈珊內力低淺，殊不足畏，真到危急關頭，隨時可以震去她的長劍，當下打起精神，潛心觀察她劍勢的法度變化。

羣雄見岳靈珊長劍飛舞，每一招都離對方身子尺許而止，似是故意容讓，又似心存畏懼，左冷禪卻呆呆不動，臉上神色忽喜忽憂，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。如此比武，實是從所未見。羣雄你望望我，我瞧瞧你，都驚奇不已。

只嵩山派門下羣弟子，個個目不轉瞬的凝神觀看，生怕漏過了一招半式。岳靈珊這幾招嵩山劍法，正是從思過崖後洞石壁上學來。石壁上所刻招式共有六七十招，岳不羣細心參研後，料想其中的四十餘招左冷禪多半會使，另有數招雖然精采，卻尚不足以動其心目，只有這一十三招，倘若陡然使出，定要令他張口結舌，說甚麼也非瞧個究竟不可。石壁上所刻招式畢竟是死的，未能極盡變化，岳靈珊只依樣葫蘆的使出，但左冷禪看後，所有前招後著，自行在腦中補足，越想越覺其內含蘊蓄，無窮無盡。

岳靈珊堪堪將這一十三招使完，第十四招又從頭使起，左冷禪心念一動：「再看下去呢，還是將她長劍震飛？」這兩件事在他均輕而易舉，若要繼續觀看，岳靈珊劍招再高，畢竟也傷他不得；若要震飛她兵刃，那也只舉手之勞。可是要在這兩件事中作一抉擇，卻大費周章。霎時之間，在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：「這些嵩山劍法如此奇妙，過了此刻，日後只怕再也沒機緣見到。要殺傷這小妮子容易，可是這些劍法，卻再從何處得見？我又怎能去求岳先生試演？但我如容她繼續使劍，顯得左某人奈何不了華山門下一個年輕女子，於我臉面何存？啊喲，只怕已過了一十三招！」

一想到「一十三招」這四字，領袖武林的念頭登時壓倒了鑽研武學的心意，左手三根手指一轉，手中長劍翻了上來，噹的一聲響，與岳靈珊的長劍一撞，喀喀喀十餘聲輕響過去，岳靈珊手中只剩了一個

劍柄，劍刃寸斷，折成數十截掉在地下。

岳靈珊縱身反躍，倒退數丈，朗聲道：「左師伯，姪女在你老人家跟前，已使了幾招嵩山劍法？」左冷禪閉住雙目，將岳靈珊所使的那些劍招，一招招在心中回想了一遍，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你使了一十三招！很好，不容易！」岳靈珊躬身行禮，道：「多承左師伯手下容情，得讓姪女在你面前班門弄斧，使了一十三招嵩山劍法。」

左冷禪以絕世神功，震斷了岳靈珊手中長劍，羣雄無不嘆服。只是岳靈珊先前有言，要在左冷禪面前施展一十三招嵩山劍招，大多數人想來，就算她能使三招，也已不易，決計沒法使到一十三招，不料左冷禪忽似心智失常，竟容她使到第十四招上，方始出手。各人心下暗自駭異，有人還想到了歪路上去，只道左冷禪是個好色之徒，見到對手是個美貌少婦，竟給她的花容玉顏迷得失了魂，否則何以顯得如此心不在焉。

嵩山派中一名瘦削老者走了出來，正是「仙鶴手」陸柏，朗聲道：「左掌門神功蓋世，眾所共見，兼且雅量高致，博大能容。這位岳大小姐學得了我嵩山派劍法一些皮毛，便在他老人家面前妄自賣弄。左掌門直等她技窮，這才一擊而將之制服。足見武學之道，貴精不貴多，不論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，只須練到登峯造極之境，皆能在武林中矯然自立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羣雄都不禁點頭。這一番話正打中了各人心坎。這些江湖漢子除了極少數高手之外，所學的均只一派武功，陸柏說武學貴精不貴多，眾人自表贊同，這些人於這個「精」字是否能夠做到，固然難說，至於「多」，那是決計多不了的。

陸柏續道：「這位岳大小姐仗著一點小聰明，當別派同道練劍之時，暗中窺看，偷學到了一些劍法，便自稱是精通五嶽劍派的各派劍法。其實各派武功均有秘傳的師門心法，偷看到一些招式的外形，如

何能說到『精通』二字？」羣雄又都點頭，均想：「偷學別派武功，原是武林大忌。這筆帳其實該當算在岳不羣頭上。」陸柏又道：「倘若一見到旁人使出幾下精妙的招式，便學了過來，自稱是精通了這一派的武功，武林中那裏還有甚麼獨門秘技、還有甚麼精妙絕招？你偷我的，我偷你的，豈不是一塌胡塗了？」

他說到這裏，羣雄中便有許多人轟笑起來。岳靈珊以衡山劍法打敗莫大先生，以恆山劍法打敗令狐冲，對方不免有容讓之意，但她以泰山劍法力敗玉磬子和玉音子，卻是真真實實的功夫。她所使的石壁劍招比玉磬子、玉音子所學為精，又攻了他們個出其不意，雖仍不免有取巧之意，然劍法較精，原該得勝，所取巧者，只是假裝會使「岱宗如何」這一招而已，這事除了泰山派中少數高手之外，誰也不知。可是羣雄不願見到旁人通曉各派武功，人同此心，陸柏這麼一說，登時便有許多人隨聲附和，倒不僅以嵩山弟子為然。

陸柏見一番話博得眾人讚賞，神情極是得意，提高了嗓子說道：「所以哪，這五嶽派掌門一席，實非左掌門莫屬。也由此可知，一家之學而練到爐火純青的境地，那可比貪多嚼不爛的大雜會高明得多了。」他這幾句話，直是明指岳不羣而言。嵩山派中便有數十名青年弟子跟著叫好起鬨。陸柏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中，若有誰自信武功勝得了左掌門的，便請出來，一顯身手。」他接連說了兩遍，沒人接腔。

本來桃谷六仙必定會出來胡說八道一番，但此時盈盈正急於救治令狐冲，無暇指點桃谷六仙去跟嵩山派搗蛋。桃根仙等六人面面相覷，一時拿不定主意該如何才好。

「托塔手」丁勉大聲道：「既然無人向左掌門挑戰，左掌門眾望所歸，便請出任我五嶽派的掌門人。」左冷禪假意謙遜，說道：「五嶽派中人才濟濟，在下無德無能，可不敢當此重任。」嵩山派第六太保湯英鶚朗聲道：「五嶽派掌門一席，位高任重，務請左掌門勉為其難，為五嶽派門下千餘弟子造福，也為江湖同道盡力。請左掌門登

壇！」

只聽得鑼鼓之聲大作，爆竹又連串響起，都是嵩山弟子早就預備好了的。

爆竹噼啪聲中，嵩山派眾弟子以及左冷禪邀來助陣壯威的朋友齊聲吶喊：「請左掌門登台，請左掌門登台！」

左冷禪縱起身子，輕飄飄落上封禪台。他身穿杏黃色布袍，其時夕陽即將下山，日光斜照，映射其身，顯得金光燦爛，大增堂皇氣象。他抱拳轉身，向台下眾人作了個四方揖，說道：「既承眾位朋友推愛，在下倘若再不答允，出任艱巨，倒顯得過於保身自愛，不肯為武林同道盡力了。」嵩山門下數百人歡聲雷動，大力鼓掌。

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左師伯，你震斷了我的長劍，就這樣，便算是五嶽派的掌門人嗎？」說話的正是岳靈珊。

左冷禪道：「天下英雄在此，大家原說好比劍奪帥。岳小姐如能震斷我手中長劍，則大夥兒奉岳小姐為五嶽派掌門，亦無不可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要勝過左師伯，姪女自然無此能耐，但咱們五嶽派之中，武功勝過左師伯的，未必就沒有了。」

左冷禪在五嶽派諸人之中，真正忌憚的只令狐冲一人，眼見他與岳靈珊比劍而身受重傷，心頭早就放下一塊大石，這時聽岳靈珊如此說，便道：「以岳小姐之見，五嶽派中武功劍法勝過在下的，是令尊呢、令堂呢，還是尊夫？」嵩山羣弟子又都轟笑起來。

岳靈珊道：「我夫君是後輩，比之左師伯不免要遜一籌。我媽媽的劍法自可與左師伯旗鼓相當。至於我爹爹，想來比左師伯要稍為高明一點。」

嵩山羣弟子怪聲大作，有的猛吹口哨，有的頓足擗地。

左冷禪對著岳不羣道：「岳先生，令愛對閣下的武功，倒推許得很呢。」

岳不羣道：「小女孩兒口沒遮攔，左兄不必當真。在下的武功劍法，比之少林派方證大師、武當派冲虛道長，以及丐幫解幫主諸位前輩英雄，那可望塵莫及。」左冷禪臉上登時變色。岳不羣提到方證大師等三人，偏就不提左冷禪的名字，人人都聽了出來，那顯是自承比他高明。

丁勉道：「比之左掌門卻又如何？」岳不羣道：「在下和左兄神交多年，相互推重。嵩山華山兩派劍法，各擅勝場，數百年來從未分過高下。丁兄這一句話，在下可難答得很了。」丁勉道：「聽岳先生的口氣，倒似乎自以為比左掌門強著些兒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子曰：『君子無所爭，必也，射乎？』較量武功高低，自古賢者所難免，在下久盼向左師兄討教。只是今日五嶽派新建，掌門人尚未推出，在下倘若和左師兄比劍，倒似是來爭做這五嶽派掌門一般，那不免惹人閒話了。」左冷禪道：「岳兄只消勝得在下手中長劍，五嶽派掌門一席，自當由岳兄承當。」岳不羣搖手道：

「武功高的，未必人品見識也高。在下就算勝得了左兄，也不見得能勝過五嶽派中其餘高手。」他口中說得謙遜，但每一句話扣得極緊，始終顯得自己比左冷禪高上一籌。

左冷禪越聽越怒，冷冷的道：「岳兄『君子劍』三字，名震天下。『君子』二字，人所共仰。這個『劍』字到底如何，卻是耳聞者多，目睹者少。今日天下英雄畢集，便請岳兄露一手高明劍法，也好讓大夥兒開開眼界！」

許多人都大叫起來：「到台上去打，到台上去打。」「光說不練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」「上台比劍，分個強弱，自吹自擂有甚麼

用？」

岳不羣雙手負在背後，默不作聲，臉上神情肅穆，眉間微有憂意。

左冷禪在籌謀合併五嶽劍派之時，於四派中高手的武功根柢，早已了然於胸，自信四派中無一能勝得過自己，這才不遺餘力的推動其事。否則若有人武功強過於他，那麼五嶽劍派合併之後，掌門人一席反為旁人奪去，豈不是徒然為人作嫁？岳不羣劍法高明，修習「紫霞神功」造詣已頗不低，那是他所素知。他慫恿封不平、成不憂等劍宗好手上華山明爭，又遣十餘異派好手赴藥王廟伏擊，雖所謀不成，卻已摸清了岳不羣武功的底細。待得在少林寺中親眼見到他與令狐冲相鬥，更大為放心，他劍法雖精，畢竟非自己敵手，岳不羣腳踢令狐冲，反震斷自己右腿，則內功修為亦不過爾爾。只是令狐冲一個後生小子突然劍法大進，卻始料所不及，然總不能為了顧忌這無行浪子，就此放棄這籌劃了十數年的大計，何況令狐冲所長者只是劍術，拳腳功夫平庸之極，當真比武動手，劍招倘若不勝，大可同時再出拳掌，便立時能取他性命，待見令狐冲甘願傷在岳靈珊劍底，天下事便無足慮。

左冷禪這時聽得岳不羣父女倆口出大言，心想：「你不知如何學到了五嶽劍派一些失傳的絕招，便狂妄自大起來。你若在和我動手之際，突然之間使將出來，倒可嚇人一跳，可是偏偏行錯了一著棋，叫你女兒先使，我既已有備，復有何用？」又想：「此人極工心計，須得當著羣豪之前打得他從此抬不起頭來，否則此人留在我五嶽派中，必有後患。」說道：「岳兄，天下英雄都請你上台，一顯身手，怎地不給人家面子？」

岳不羣道：「左兄既如此說，在下恭敬不如從命。」當下一步一步的拾級上台。

羣雄見有好戲可看，都鼓掌叫好。

岳不羣拱手道：「左兄，你我今日已份屬同門，咱們切磋武藝，點到為止，如何？」

左冷禪道：「兄弟自當小心，盡力不要傷到了岳兄。」

嵩山派眾門人叫了起來：「還沒打就先討饒，不如不用打了。」
「刀劍不生眼睛，一動上手，誰保得了你不死不傷？」「倘若害怕，趁早乖乖的服輸下台，也還來得及。」

岳不羣微微一笑，朗聲道：「刀劍不生眼睛，一動上手，難免死傷，這話不錯。」轉頭向華山派羣弟子道：「華山門下眾人聽著：我和左師兄是切磋武藝，絕無仇怨，倘若左師兄失手殺了我，或者打得我身受重傷，乃激鬥之際各盡全力，不易拿捏分寸，大夥兒不可對左師伯懷恨，更不可與嵩山門下尋仇生事，壞了我五嶽派同門的義氣。」岳靈珊等都高聲答應。

左冷禪聽他如此說，倒頗出於意料之外，說道：「岳兄深明大義，以本派義氣為重，那好得很啊。」

岳不羣微笑道：「我五派合併為一，那是十分艱難的大事。倘若因我二人論劍較技，傷了和氣，五嶽派同門大起紛爭，那可和併派的原意背道而馳了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不錯！」心想：「此人已生怯意，我正可乘勢一舉而將其制服。」

高手比武，內勁外招固然重要，而勝敗之分，往往只在一時氣勢之盛衰，左冷禪見他示弱，心下暗暗歡喜，唰的一聲響，抽出了長劍。這一下長劍出鞘，竟然聲震山谷。原來他潛運內力，長劍出鞘之時，劍刃與劍鞘內壁不住相撞，震盪而發巨聲。不明其理之人無不駭

異。嵩山門人又大聲喝采。

岳不羣將長劍連劍鞘從腰間解下，放在封禪台一角，這才慢慢將劍抽出。單從二人拔劍的聲勢姿式看來，這場比劍可說高下已分。

令狐冲給長劍插入肩胛，自背直透至前胸，受傷自是極重。盈盈看得分明，心急之下，顧不得掩飾自己身分，搶過去拔起長劍，將他抱起。恆山派眾女弟子紛紛圍了上來。儀和取出「白雲熊膽丸」，手忙腳亂的倒出五六顆丸藥，餵入令狐冲口裏。盈盈早已伸指點了他前胸後背傷口四周的穴道，止住鮮血迸流。儀清和鄭萼分別以「天香斷續膠」搽在他傷口上。掌門人受傷，羣弟子那裏會有絲毫吝惜？敷藥唯恐不多，將千金難買的靈藥，當作石灰爛泥一般，厚厚的塗上他傷口。

令狐冲受傷雖重，神智仍然清醒，見盈盈和恆山弟子情急關切，登感歉仄：「為了哄小師妹一笑，卻累得盈盈和恆山眾師姊妹如此擔驚受怕。」當下強露笑容，說道：「不知怎地，一個不小心，竟讓……竟讓這劍給傷了。不……不要緊的，不用……」

盈盈道：「別作聲。」她雖儘量放粗了喉嚨，畢竟女音難掩。恆山弟子聽得這個虬髯漢子話聲嬌嫩，均感詫異。

令狐冲道：「我……我瞧瞧……」儀清應道：「是。」將擋在他身前的兩名師妹拉開，讓他觀看岳靈珊與左冷禪比劍。此後岳靈珊施展嵩山劍法，左冷禪震斷她劍刃，以及左冷禪與岳不羣同上封禪台，他都模模糊糊的看在眼裏。

岳不羣長劍指地，轉過身來，臉露微笑，與左冷禪相距約有二丈。

其時羣雄盡皆屏息凝氣，一時嵩山絕頂之上，寂靜無聲。

令狐冲卻隱隱聽到一個極低的聲音在誦唸經文：

「若惡獸圍繞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觀音力，疾去無邊方。蟒蛇及蜈蚣，氣毒煙火燃，念彼觀音力，尋聲自迴去。雲雷鼓掣電，降雹澍大雨，念彼觀音力，應時得消散。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遍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解救世間苦……」

令狐冲聽到唸經聲中所充滿的虔誠和熱切之情，便知是儀琳又在為自己向觀世音祈禱，求懇這位救苦救難的菩薩解除自己的苦楚。許多日子以前，在衡山城郊，儀琳曾為他誦唸這篇經文。這時他並未轉頭去看，但當時儀琳那含情脈脈的眼光，溫雅秀美的容貌，此刻又清清楚楚的出現在眼前。他心中湧起一片柔情：「不但是盈盈，還有這儀琳小師妹，都將我看得比自己性命還重。我縱然粉身碎骨，也難報答深恩。」

左冷禪見岳不羣橫劍當胸，左手捏了個劍訣，似是執筆寫字一般，知道這招華山劍法「詩劍會友」，是華山派與同道友好過招時所使的起手式，意思說，文人交友，聯句和詩，武人交友則是切磋武藝。使這一招，是表明和對手絕無怨仇敵意，不可性命相搏。左冷禪嘴角邊也現出一絲微笑，說道：「不必客氣。」心想：「岳不羣號稱君子，我看還是偽君子的成份較重。他對我不露絲毫敵意，未必真是好心，一來是心中害怕，二來是叫我去戒懼之意，他便可突下殺手，打我個措手不及。」他左手向外一分，右手長劍向右掠出，使的是嵩山派劍法「開門見山」。他使這一招，意思說要打便打，不用假惺惺的裝腔作勢，那也含有諷刺對方是偽君子之意。

岳不羣吸一口氣，長劍中宮直進，劍尖不住顫動，劍到中途，忽然轉而向上，乃華山劍法的一招「青山隱隱」，端的是若有若無，變幻無方。

左冷禪一劍自上而下的直劈下去，真有石破天驚的氣勢。旁觀羣豪中不少人都「咦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本來嵩山劍法中並沒這一

招，左冷禪是借用了拳腳中的一個招式，以劍為拳，突然使出。這一招「獨劈華山」甚是尋常，凡學過拳腳的無不通曉。

五嶽劍派數百年聲氣互通，嵩山劍法中別說並無此招，就算本來就有，礙在華山派的名字，也當捨棄不用，或是變換其形。此刻左冷禪卻有意化成劍招，自是存心要激怒岳不羣。嵩山劍法原以氣勢雄偉見長，這招「獨劈華山」招式雖平平無奇，但呼的一聲響，從空中疾劈而下，確有開山裂石之勢，將嵩山劍法之所長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岳不羣側身閃過，斜刺一劍，還的是一招「古柏森森」。左冷禪見他法度嚴謹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正是久戰長鬥之策，對自己「開門見山」與「獨劈華山」這兩招中的含意，絕未顯出愠怒，心想此人確是勁敵，我若再輕視於他，亂使新招，別讓他佔了先機，當下長劍自左而右急削過去，正是一招嵩山派正宗劍法「天外玉龍」。

嵩山羣弟子都學過這一招，可是有誰能使得這等奔騰矯夭，氣勢雄渾？但見他長劍自半空中橫過，劍身似曲似直，時彎時進，長劍便如一件活物一般，登時采聲大作。

別派羣雄來到嵩山之後，見嵩山派門人又打鑼鼓，又放爆竹，左冷禪不論說甚麼話，都鼓掌喝采，羣相附和，人人心中均不免有厭惡之情。但此刻聽到嵩山弟子大聲喝采，卻覺實是理所當然，將自己心意也喝了出來。左冷禪這一招「天外玉龍」，將一柄死劍使得如靈蛇，如神龍，不論是使劍或使別種兵刃的，無不讚嘆。泰山、衡山等派中的名宿高手一見此招，都不禁暗自慶幸：「幸虧此刻在封禪台上和他對敵的，是岳不羣而不是我！」

只見左岳二人各使本派劍法，鬥在一起。嵩山劍氣象森嚴，便似千軍萬馬奔馳而來，長槍大戟，黃沙千里；華山劍輕靈機巧，恰如春日雙燕飛舞柳間，高低左右，迴轉如意。岳不羣一時雖未露敗象，但封禪台上劍氣縱橫，嵩山劍法佔了八成攻勢。岳不羣的長劍儘量不與

對方兵刃相交，只閃避遊鬥，眼見他劍法雖然精奇，但單仗一個「巧」字，終究非嵩山劍法堂堂之陣、正正之師的敵手。

似他二人這等武學宗師，比劍之時自無一定理路可循。左冷禪將一十七路嵩山劍法夾雜在一起使用。岳不羣所用劍法較少，但華山劍法素以變化繁複見長，招數亦自層出不窮。再拆了二十餘招，左冷禪忽地右手長劍一舉，左掌猛擊而出，這一掌籠罩了對方上盤三十六處要穴，岳不羣倘若閃避，立時便受劍傷。只見他臉上紫氣大盛，也伸出左掌，與左冷禪擊來的一掌相對，砰的一聲響，雙掌相交。岳不羣身子飄開，左冷禪卻端立不動。岳不羣叫道：「這掌法是嵩山派武功嗎？」

令狐冲見他二人對掌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，極是關切。他知左冷禪的陰寒內力厲害無比，以任我行內功之深厚，中了他內力之後，發作時情勢仍極凶險，竟使得四人都變成了雪人。岳不羣雖久練氣功，終究不及任我行，只要再對數掌，就算不致當場凍僵，也定然抵受不住。

左冷禪笑道：「這是在下自創的掌法，將來要在五嶽派中選擇弟子，量才傳授。」岳不羣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可要向左兄多討教幾招。」左冷禪道：「甚好。」心想：「他華山派的『紫霞神功』倒也了得，接了我的『寒冰神掌』之後，居然說話聲音並不顫抖。」當下舞動長劍，向岳不羣刺去。岳不羣仗劍封住，數招之後，砰的一聲，又雙掌相交。岳不羣長劍圈轉，向左冷禪腰間削去。左冷禪豎劍擋開，左掌加運內勁，向他背心直擊而下，這一掌居高臨下，勢道奇勁。岳不羣反轉左掌一托，啪的一聲輕響，雙掌第三次相交。岳不羣矮著身子，向外飛躍出去。

左冷禪左手掌心中但覺一陣疼痛，舉手看時，只見掌心中已刺了個小孔，隱隱有黑血滲出。他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好奸賊，不要臉！」心想岳不羣在掌中暗藏毒針，冷不防在自己掌心中刺了一針，

滲出的鮮血既現黑色，自是針上餵毒，想不到此人號稱「君子劍」，行事卻如此卑鄙。他吸一口氣，右手伸指在自己左肩上點了三點，不讓毒血上行，心道：「這區區毒針，豈能奈何得了我？只是此刻須當速戰，可不能讓他拖延時刻了。」當下長劍如疾風驟雨般攻了過去。岳不羣揮劍還擊，劍招也變得極為狠辣猛惡。

這時候暮色蒼茫，封禪台上二人鬥劍不再是較量高下，竟是性命相搏，台下人人都瞧了出來。方證大師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怎地突然之間戾氣大作？」

數十招過去，左冷禪見對方封得嚴密，耽心自己掌中毒質上行，劍力越運越勁。岳不羣左支右絀，似是抵擋不住，突然間劍法一變，劍刃忽伸忽縮，招式詭奇絕倫。

台下羣雄大感詫異，紛紛低聲相詢：「這是甚麼劍法？」問者儘管問，答者卻無言可對，只是搖頭。

令狐冲倚在盈盈身上，突然見到師父使出的劍法既快又奇，與華山劍法大相逕庭，甚感詫異，一轉眼間，卻見左冷禪劍法一變，所使劍招的路子與師父竟極為相似。

二人攻守趨避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便如同門師兄弟數十年來同習一套劍法，這時相互在拆招一般。二十餘招過去，左冷禪著著進逼，岳不羣不住倒退。令狐冲最善於查察旁人武功中的破綻，見師父劍招中的漏洞越來越大，情勢越來越險，不由得大為焦急。

眼見左冷禪勝勢已定，嵩山派羣弟子大聲吶喊助威。左冷禪一劍快似一劍，見對方劍法散亂，十招之內便可將他手中兵刃擊飛，不禁暗喜，手上更連連催勁。果然他一劍橫削，岳不羣舉劍擋格，手上勁力頗為微弱，左冷禪迴劍疾撩，岳不羣把捏不住，長劍直飛上天。嵩山派弟子歡聲雷動。

驀地裏岳不羣空手獠身而上，雙手擒拿點拍，攻勢凌厲之極。他身形飄忽，有如鬼魅，轉了幾轉，移步向西，出手之奇之快，直是匪夷所思。左冷禪大駭，叫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奮劍招架。岳不羣的長劍落了下來，插在台上，誰都沒加理會。

盈盈低聲道：「東方不敗！」令狐冲心中念頭相同，此時師父所使用的，正是當日東方不敗手持繡花針和他四人相鬥的功夫。他驚奇之下，竟忘了傷處劇痛，站起身來。旁邊一隻纖纖小手伸了過來，托在他腋下，他全然不覺；一雙妙目怔怔的瞧著他，他也茫無所知。

這時嵩山絕頂之上，數千對眼睛，只有一雙眼睛才不瞧左岳二人相鬥。自始至終，儀琳的眼光未有片刻離開過令狐冲身子。

猛聽得左冷禪一聲長叫，岳不羣倒縱出去，站在封禪台的西南角，離台邊不到一尺，身子搖晃，似乎便要摔下台去。左冷禪右手舞動長劍，越使越急，使的盡是嵩山劍法，一招接一招，護住了全身前後左右的要穴。但見他劍法精奇，勁力威猛，每一招都激得風聲虎虎，許多人都喝起采來。

過了片刻，見左冷禪始終只是自行舞劍，並不向岳不羣進攻，情形似乎有些不對。

他的劍招只是守禦，絕非向岳不羣攻擊半招，如此使劍，倒似是獨自練功一般，又怎是應付勁敵的打法？突然之間，左冷禪一劍刺出，停在半空，不再收回，微微側頭，似在傾聽甚麼奇怪的聲音。只見他雙眼中流下兩道極細的血線，橫過面頰，直掛到下頰。

人叢中有人說道：「他眼睛瞎了！」

這一聲說得並不甚響，左冷禪卻大怒起來，叫道：「我沒瞎，我沒瞎！那一個狗賊說我瞎了？岳不羣你這奸賊，有種的，就過來和你爺爺再戰三百回合。」他越叫越響，聲音中充滿了憤怒、痛楚和絕

望，便似是一頭猛獸受了致命重傷，臨死時全力嗥叫。

岳不羣站在台角，只是微笑。

人人都看了出來，左冷禪確是雙眼給岳不羣刺瞎了，自是盡皆驚異無比。

只令狐冲和盈盈，才對如此結局不感詫異。岳不羣長劍脫手，此後所使的招術，便和東方不敗的武功大同小異。那日在黑木崖上，任我行、令狐冲、向問天、上官雲四人聯手和東方不敗相鬥，尚且不敵，盡皆中針受傷，直到盈盈轉而攻擊楊蓮亭，這才僥倖得手，饒是如此，任我行終究還是給刺瞎了一隻眼睛，當時生死所差，只在一線。岳不羣身形之飄忽迅捷，比之東方不敗雖頗不如，但料到單打獨鬥，左冷禪非輸不可，果然過不多時，他雙目便為細針刺瞎。

令狐冲見師父得勝，心下並不喜悅，反突然感到說不出的害怕。岳不羣性子溫和，待他向來親切，他自小對師父摯愛實勝於敬畏。後來師父將他逐出門牆，他也深知自己行事乖張任性，浮滑胡鬧，確屬罪有應得，只盼能得師父師娘寬恕，從未生過半分怨懟之意。但這時見到師父大袖飄飄的站在封禪台邊，神態儒雅瀟灑，不知如何，心中竟生起了強烈的憎恨。或許由於岳不羣所使的武功，令他想到了東方不敗的怪模怪樣，也或許他覺得師父勝得殊不光明正大，他呆了片刻，傷口一陣劇痛，便即頹然坐倒。

盈盈和儀琳同時伸手扶住，齊問：「怎樣？」令狐冲搖了搖頭，勉強露出微笑，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

只聽得左冷禪又在叫喊：「岳不羣，你這奸賊，有種的便過來決一死戰，躲躲閃閃的，真是無恥小人！你……你過來，過來再打！」

嵩山派中湯英鶚說道：「你們去扶師父下來。」

兩名大弟子史登達和狄修應道：「是！」飛身上台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咱們下去罷！」

左冷禪叫道：「岳不羣，你不敢來嗎？」

史登達伸手去扶，說道：「師.....」

突然間寒光一閃，左冷禪長劍一劍從史登達左肩直劈到右腰，跟著劍光帶過，狄修已齊胸而斷。這兩劍勢道之凌厲，端的是匪夷所思，只如閃電般一亮，兩名嵩山派大弟子已遭斬成四截。

台下羣雄齊聲驚呼，盡皆駭然。

岳不羣緩步走到台中，說道：「左兄，你已成殘廢，我也不會來跟你一般見識。到了此刻，你還想跟我爭這五嶽派掌門嗎？」

左冷禪慢慢提起長劍，劍尖對準了他胸口。岳不羣手中並無兵器，他那柄長劍從空中落下後，兀自插在台上，在風中微微晃動。岳不羣雙手攏在大袖之中，目不轉瞬的盯住胸口三尺外的劍尖。劍尖上的鮮血一滴滴的掉在地下，發出輕輕的嗒嗒聲響。左冷禪右手衣袖鼓了起來，猶似吃飽了風的帆篷一般，左手衣袖平垂，與尋常無異，足見他全身勁力都集中到右臂之上，內力鼓盪，連衣袖都欲脹裂，直是非同小可。這一劍之出，自是雷霆萬鈞之勢。

突然之間，白影急晃，岳不羣向後滑出丈餘，立時又回到了原地，一退一進，竟如常人一霎眼那麼迅捷。他站立片刻，又向左後方滑出丈餘，跟著快迅無倫的回到原處，以胸口對著左冷禪的劍尖。人人都看得清楚，左冷禪這乾坤一擲的猛擊，不論如何厲害，終究不能及於岳不羣之身。

左冷禪心中無數念頭紛至沓來，這一劍若不能刺入岳不羣胸口，只要給他閃避了過去，自己雙眼已盲，便只有任其宰割的份兒，想到

自己花了無數心血，籌劃五派合併，料不到最後霸業為空，功敗垂成，反中暗算，突然間心中一酸，熱血上湧，哇的一聲，一口鮮血直噴出來。

岳不羣微一側身，早避在一旁，臉上忍不住露出笑容。

左冷禪右手一抖，長劍自中而斷，隨即拋下斷劍，仰天哈哈大笑，笑聲遠遠傳了出去，山谷為之鳴響。長笑聲中，他轉過身來，大踏步下台，走到台邊時左腳踏空，但心中早就有備，右足踢出，飛身下台。

嵩山派幾名弟子搶過去，齊叫：「師父，咱們一齊動手，將華山派上下斬為肉泥。」

左冷禪朗聲道：「大丈夫言而有信！既說是比劍奪帥，各憑本身武功爭勝，岳先生武功遠勝左某，大夥兒自當奉他為掌門，豈可更有異言？」

他雙目初盲之時，驚怒交集，不由得破口大罵，但略一寧定，便即恢復了武學大宗師的身分氣派。羣雄見他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的是一代豪雄，無不佩服。否則以嵩山派人數之眾，所約幫手之盛，又佔了地利，若與華山派羣毆亂鬥，岳不羣武功再高，也難抵敵。

五嶽劍派和來到嵩山看熱鬧的人羣之中，自有不少趨炎附勢之徒，聽左冷禪這麼說，登時大聲歡呼：「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，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！」華山門下弟子自是叫喊得更加起勁，只是這變故太過出於意料之外，華山門人實難相信眼前所見乃是事實。

岳不羣走到台邊，拱手說道：「在下與左師兄比武較藝，原盼點到為止。但左師兄武功太高，震去了在下手中長劍，危急之際，在下但求自保，下手失了分寸，以致左師兄雙目受損，在下心中好生不安。咱們當尋訪名醫，為左師兄治療復明。」

台下有人說道：「刀劍不生眼睛，那能保得絕無損傷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閣下沒趕盡殺絕，足見仁義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不敢！」他拱手不語，也無下台之意。台下有人叫道：「那一個想做五嶽派掌門，上台去較量啊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那一個招子太亮，上台去請岳先生剗了出來，也無不可。」數百人齊聲叫道：「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，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！」

岳不羣待人聲稍靜，朗聲說道：「既是眾位抬愛，在下也不敢推辭。五嶽派今日新創，百廢待舉，在下只能總領其事。衡山的事務仍請莫大先生主持。恆山事務仍由令狐冲賢弟主持。泰山事務請玉磬、玉音兩位道長，再會同天門師兄的門人建除道長，三人共同主持。嵩山派的事務嘛，左師兄眼睛不便，卻須斟酌……」

岳不羣頓了一頓，眼光向嵩山派人羣中射去，緩緩說道：「依在下之見，暫時請丁勉丁師兄、陸柏陸師兄、湯英鶚湯師兄，會同左師兄，四位一同主理日常事務。」陸柏大出意料之外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嵩山門人與別派人眾也都甚為詫異。丁勉長期來做左冷禪的副手，湯英鶚近年來甚得左冷禪信任，那也罷了，陸柏適才一直出言與岳不羣為難，冷嘲熱諷，甚是無禮，不料岳不羣居然不計前嫌，指定他會同主領嵩山派的事務。嵩山派門人本來對左冷禪雙目遭刺一事極為忿忿，許多人正欲俟機生事，但聽岳不羣派丁勉、陸柏、湯英鶚、左冷禪四人料理嵩山事務，然則嵩山派一如原狀，岳不羣不來強加干預，登時氣憤稍平。

岳不羣道：「咱們五嶽劍派今日合派，若不和衷同濟，那麼五派合併云云，也只有虛名而已。大家今後都份屬同門，再也休分彼此。在下無德無能，暫且執掌本門門戶，種種興革，還須和眾位兄弟從長計議，在下不敢自專。現下天色已晚，各位都辛苦了，便請到嵩山本院休息，喝酒用飯！」羣雄齊聲歡呼，紛紛奔下峯去。

岳不羣下得台來，方證大師、冲虛道人等都過來向他道賀。方證

和冲虛本來就心左冷禪混一五嶽派後，野心不息，更欲吞併少林、武當，為禍武林。各人素知岳不羣乃謙謙君子，由他執掌五嶽一派門戶，自大為放心，因之各人的道賀之意均甚誠懇。

方證大師低聲道：「岳先生，此刻嵩山門下，只怕頗有人心懷叵測，欲對施主不利。常言道得好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施主身在嵩山，可須小心在意。」岳不羣道：「是，多謝方丈大師指點。」方證道：「少室山與此相距只咫尺之間，呼應極易。」岳不羣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大師美意，岳某銘感五中。」

他又向冲虛道人、丐幫解幫主等說了幾句話，快步走到令狐冲跟前，問道：「冲兒，你的傷不礙事麼？」自從他將令狐冲逐出華山以來，這是第一次如此和顏悅色叫他「冲兒」。令狐冲卻心中一寒，顫聲道：「不……不打緊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你便隨我同去華山養傷，和你師娘聚聚如何？」岳不羣如在幾個時辰前提出此事，令狐冲自是大喜若狂，答應之不暇，但此刻竟大為躊躇，頗有些怕上華山。岳不羣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恆山派的金創藥好，弟子……弟子傷勢痊愈後，再來拜見師父、師娘。」

岳不羣側頭凝視他臉，似要查察他真正心意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那也好！你安心養傷，盼你早來華山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掙扎著想站起來行禮。岳不羣伸手扶住他右臂，溫言道：「不用啦！」令狐冲身子一縮，臉上不自禁的露出了懼意。岳不羣哼的一聲，眉間閃過一陣怒色，但隨即微笑，嘆道：「你小師妹還是跟從前一樣，出手不知輕重，總算沒傷到你要害！」跟著和儀和、儀清等恆山派二大弟子點頭招呼，這才慢慢轉過身去。

數丈外有數百人等著，待岳不羣走近，紛紛圍攏，大讚他武功高強，為人仁義，處事得體，一片諂諛奉承聲中，簇擁著下峯。

令狐冲目送著師父的背影在山峯邊消失，各派人眾也都走下峯

去，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恨恨的道：「偽君子！」

令狐冲身子一晃，傷處劇烈疼痛，這「偽君子」三字，便如是一個大鐵椎般，在他當胸重重一擊，霎時之間，他幾乎氣也喘不過來。

【三十五】

復仇



月色如水，瀉在一條既寬且直的官道上，輕煙薄霧，籠罩在道旁樹梢，野花香氣忽濃忽淡，微風拂面。令狐冲久未飲酒，此刻情懷，卻如微醺薄醉一般。

天色漸黑，嵩山封禪台旁除恆山派外已無旁人。儀和問道：「掌門師兄，咱們也下去嗎？」她仍叫令狐冲「掌門師兄」，顯是既不承認五派合併，更不承認岳不羣是本派掌門。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便在這裏過夜，好不好？」只覺和岳不羣離開得越遠越好，實不願再到嵩山本院和他見面。

他此言一出，恆山派許多女弟子都歡呼起來，人同此心，誰都不願下去。當日在福州城中，她們得悉師長有難，危急中求華山派援手，岳不羣不顧「五嶽劍派，同氣連枝」之義，冷然拒絕，恆山弟子對此一直耿耿於懷。今日令狐冲又為岳靈珊所傷，自是人人氣憤，待

見岳不羣奪得了五嶽派掌門之位，各人均感不服，在這封禪台旁露宿一宵，倒也耳目清淨。

儀清道：「掌門師兄不宜多動，在這裏靜養最好。只這位大哥……」說時眼望盈盈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位不是大哥，是任大小姐。」盈盈一直扶著令狐冲，聽他突然洩露自己身分，不由得大羞，忙抽身站起，逃出數步。令狐冲不防，身子向後仰跌。儀琳站在他身旁，伸手托住他左肩，叫道：「小心了！」

儀和、儀清等早知盈盈和令狐冲戀情深摯，非比尋常。一個為情郎少林寺捨命，一個為她率領江湖豪士攻打少林寺。令狐冲就任恆山派掌門人，這位任大小姐又親來道賀，擊破了魔教的奸謀，可說大有惠於恆山派，聽得眼前這個虬髯大漢竟便是任大小姐，都不禁驚喜交集。恆山眾弟子心目中早就將這位任大小姐當作是未來的掌門夫人，相見之下，甚為親熱。當下儀和等取出乾糧、清水，分別吃了，眾人便在封禪台旁和衣而臥。

令狐冲重傷之餘，神困力竭，不久便即沉沉睡去。睡到中夜，忽聽得遠處有女子聲音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令狐冲雖受重傷，但內力深厚，一聽之下，便即醒轉，知是巡查守夜的恆山弟子盤問來人。聽得有人答道：「五嶽派同門，掌門人岳先生座下弟子林平之。」守夜的恆山弟子問道：「夤夜來此，為了何事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在下約得有人在封禪台下相會，不知眾位師姊在此休息，多有得罪。」言語甚為有禮。

便在這時，一個蒼老的聲音從西首傳來：「姓林的小子，你在這裏伏下五嶽派同門，想倚多為勝，找老道的麻煩嗎？」令狐冲認出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，微微一驚：「林師弟與余滄海有殺父殺母的大仇，約他來此，當是索還這筆血債了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恆山眾師姊在此歇宿，我事先並不知情。咱們另覓處所了斷，免得騷擾了旁人清夢。」余滄海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免得騷擾旁人清夢？嘿嘿，你擾都擾了，卻在這裏裝濫好人。有這樣的岳父，便有這樣的女婿。你有甚麼話，爽爽快快的說了，大家好安穩睡覺。」林平之冷冷的道：「要安穩睡覺，你這一生是別妄想了。你青城派來到嵩山的，連你共有三十四人。我約你一齊前來相會，幹麼只來了三個？」

余滄海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？也配叫我這樣那樣麼？你岳父新任五嶽派掌門，我是瞧在他臉上，才來聽你有甚麼話說。你有甚麼屁，趕快就放。要動手打架，那便亮劍，讓我瞧瞧你林家的辟邪劍法，到底有甚麼長進。」

令狐冲慢慢坐起，月光之下，只見林平之和余滄海相對而立，相距約有三丈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那日我在衡山負傷，這余矮子想一掌將我擊死，幸得林師弟仗義，挺身而出，這才救了我一命。倘若當日余矮子一掌打在我身上，令狐冲焉有今日？林師弟入我華山門下之後，武功大有進境，但與余矮子相比，畢竟尚有不逮。他約余矮子來此，想必師父、師娘定在後相援。但若師父師娘不來，我自也不能袖手不理。」

余滄海冷笑道：「你如有種，便該自行上我青城山來尋仇，卻鬼鬼祟祟的約我到這裏來，又在這裏伏下一批尼姑，好一齊向老道下手，可笑啊可笑！」

儀和聽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朗聲說道：「姓林的小子跟你有恩有仇，和我們恆山派有甚相干？你這矮子便會胡說八道。你們儘可拚個你死我活，咱們只瞧熱鬧。你心中害怕，可不用將恆山派拉扯在一起。」她對岳靈珊大大不滿。愛屋及烏，恨屋也及烏，連帶將岳靈珊的丈夫也憎厭上了。

余滄海與左冷禪一向交情不壞，此次左冷禪又先後親自連寫了兩封信，邀他上山觀禮，兼壯聲勢。余滄海來到嵩山之時，料定左冷禪定會當五嶽派掌門，因此雖與華山派門人有仇，卻全不放在心上，那知這五嶽派掌門一席竟會給岳不羣奪了去，大為始料所不及，覺得在嵩山殊無意味，即晚便欲下山。

青城派一行從嵩山絕頂下來之時，林平之走到他身旁，低聲相約，要他今晚子時在封禪台畔相會。林平之說話雖輕，措詞神情卻無禮已極，令他難以推託。余滄海尋思：「你華山派新掌五嶽派門戶，氣燄不可一世，但你羽翼未豐，五嶽派內四分五裂，我也不來怕你。只須提防你邀約幫手，對我羣起而攻。」他故意赴約稍遲，跟在林平之身後，看他是否有大批幫手，眼見林平之竟孤身上峯赴約。他暗暗心喜，本來帶齊了青城派門人，當下只帶了兩名弟子上峯，其餘門人則散布峯腰，一見到有人上峯應援，便即發聲示警。

上得峯來，見封禪台旁有多人睡臥，余滄海暗暗叫苦，心想：「三十老娘，倒繃嬰兒。我只去查他有沒帶同大批幫手上峯，沒想到他大批幫手早在峯頂相候。老道身入伏中，可得籌劃脫身之計。」

他素知恆山派的武功劍術不在青城派之下，雖然三位前輩師太圓寂，令狐冲又身受重傷，此刻恆山派中人材凋零，並無高手，但畢竟人多勢眾，倘若數百名尼姑結成劍陣圍攻，可棘手得緊。待聽儀和如此說，雖直呼自己為「矮子」，好生無禮，但言語中顯然表明兩不相助，不禁心中一寬，說道：「各位兩不相助，就再好不過。大家不妨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且看我青城派與華山派，劍法相較卻又如何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各位別以為岳不羣僥倖勝得嵩山左師兄，他劍法便如何了不起。武林中各家各派，各有各的絕技，華山劍法未必就能獨步天下。以貧道看來，恆山劍法就比華山高明得多。」

他這幾句話的絃外之意，恆山門人如何聽不出來，儀和卻不領他情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，要打便爽爽快動手，半夜三更在這裏嘰哩

咕嚕，擾人清夢，未免太不識相。」

余滄海心下暗怒，尋思：「今日老道要對付姓林的小子，又落了單，不能跟你們這些臭尼姑算帳。日後你恆山門人在江湖上撞在老道手中，總教你們有苦頭吃的。」他為人小氣，一向又自尊自大慣了的，武林後輩見到他若不恭恭敬敬的奉承，他已老大不高興，儀和如此說話，倘在平時，他早就大發脾氣了。

林平之走上兩步，說道：「余滄海，你為了覬覦我家劍譜，害死我父母雙親，我福威鏢局中數十口人丁，都死在你青城派手下，這筆血債，今日要鮮血來償。」

余滄海氣往上衝，大聲道：「我親生孩兒死在你這小畜生手下，你便不來找我，我也要將你這小狗千刀萬剮。你托庇華山門下，以岳不羣為靠山，難道就躲得過了？」噲啞一聲響，長劍出鞘。這日正是十五，皓月當空，他身子雖矮，劍刃卻長。月光與劍光映成一片，溶溶如水，在他身前晃動，只這一拔劍，氣勢便大為不凡。

恆山弟子均想：「這矮子成名已久，果然非同小可。」

林平之仍不拔劍，又走上兩步，與余滄海相距已只丈餘，側頭瞪視著他，眼睛中如欲迸出火來。

余滄海見他並不拔劍，心想：「你這小子倒也托大，此刻我只須一招『碧淵騰蛟』，長劍挑起，便將你自小腹而至咽喉，劃一道兩尺半的口子。只不過你是後輩，我可不便先動手。」喝道：「你還不拔劍？」他蓄勢以待，只須林平之手按劍柄，長劍抽動，不等他長劍出鞘，這一招「碧淵騰蛟」便剖了他肚子。恆山弟子就只能讚他出手迅捷，不能說他突然偷襲。

令狐冲見余滄海手中長劍劍尖不住顫動，叫道：「林師弟，小心他刺你小腹。」

林平之一聲冷笑，驀地疾衝上前，當真是動如脫兔，一瞬之間，與余滄海相距已不到一尺，兩人的鼻子幾乎要碰在一起。這一衝招式之怪，沒人想像得到，而行動之快，更難以形容。他這麼一衝，余滄海的雙手，右手中的長劍，便都已到了對方背後。他長劍沒法彎過來戳刺林平之背心，而林平之左手已拿住了他右肩，右手按上了他心房。

余滄海只覺「肩井穴」上一陣酸麻，右臂竟沒半分力氣，長劍便欲脫手。

眼見林平之一招制住強敵，手法之奇，恰似岳不羣戰勝左冷禪時所使的招式，路子也一模一樣，令狐冲轉過頭來，和盈盈四目交視，不約而同的低呼：「東方不敗！」兩人都從對方的目光之中，看到了驚恐和惶惑之意。顯然，林平之這一招，便是東方不敗當日在黑木崖所使的功夫。

林平之右掌蓄勁不吐，月光之下，只見余滄海眼光中突然露出極大的恐懼。林平之快意殊甚，只覺若是一掌將這大仇人震死，未免太過便宜了他。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遠處岳靈珊的聲音響了起來：「平弟，平弟！爹爹叫你今日暫且饒他。」

她一面呼喚，一面奔上峯來。見到林平之和余滄海面對面的站著，不由得一呆。她搶前幾步，見林平之一手已拿住余滄海的要穴，一手按在他胸口，便噓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爹爹說道，余觀主今日是客，咱們不可難為了他。」

林平之哼的一聲，搭在余滄海「肩井穴」的左手加催內勁。余滄海穴道中酸麻加甚，但隨即覺察到，對方內力其實平平無奇，苦在自己要穴受制，否則以內功修為而論，和自己可差得遠了，一時之間悲怒交集，對方武功明明稀鬆平常，再練十年也不是自己對手，偏偏一時疏忽，竟為他怪招所乘。

岳靈珊道：「爹爹叫你今日饒他性命。你要報仇，還怕他逃到天邊去嗎？」

林平之提起左掌，啪啪兩聲，打了余滄海兩個耳光。余滄海怒極，但對方右手仍然按在自己心房之上，這少年內力不濟，但稍一用勁，便能震壞自己心脈，這一掌如將自己就此震死，倒也一了百了，最怕的是他以第四五流的內功，震得自己死不死、活不活，那就慘了。在一剎那間他權衡輕重利害，竟不敢稍有動彈。

林平之打了他兩記耳光，一聲長笑，身子倒縱出去，已離他有三丈遠近，側頭向他瞪視，一言不發。余滄海挺劍欲上，但想自己以一代宗主，一招之間便落了下風，眾目睽睽之下若再上前纏鬥，那是痞棍無賴的打法，較之比武而輸，更加羞恥十倍，雖跨出了一步，第二步卻不再踏出。林平之一聲冷笑，轉身便走，竟也不去理睬妻子。

岳靈珊頓了頓足，瞥眼見到令狐冲坐在封禪台之側，當即走到他身前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.....你的傷不礙事罷？」令狐冲先前聽到她呼聲，心中便已怦怦亂跳，這時更加心神激盪，說道：「我.....我.....我.....」儀和向岳靈珊冷冷的道：「死不了，沒能如你的意！」岳靈珊聽而不聞，眼光只望著令狐冲，低聲道：「那劍脫手，我.....我不是有心想傷你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我當然知道，我當然知道.....我.....我.....我當然知道。」他向來豁達灑脫，但在這小師妹面前，竟呆頭呆腦，變得如木頭人一樣，連說了三句「我當然知道」，直是不知所云。

岳靈珊道：「你受傷很重，我好生過意不去，盼你別見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，不會，我當然不怪你。」岳靈珊幽幽嘆了口氣，低下了頭，輕聲道：「我去啦！」令狐冲道：「你.....你要去了嗎？」失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岳靈珊低頭慢慢走開，快下峯時，站定腳步，轉身說道：「大師

哥，恆山派來到華山的兩位師姊，爹爹說我們多有失禮，很對不起。我們一回華山，立即向兩位師姊賠罪，恭送她們下山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，很好，很……很好！」目送她走下山峯，背影在松樹後消失，忽然想起，當年在思過崖上，初時她天天給自己送酒送飯，離去時也總是這麼依依不捨，勉強想些話來說，多講幾句才罷，直到後來她移情於林平之，情景才變。

他回思往事，情難自已，忽聽得儀和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這女子有甚麼好？三心二意，水性楊花，待人沒半點真情，跟咱們任大小姐相比，給人家提鞋兒也不配。」

令狐冲一驚，這才想起盈盈便在身邊，自己對小師妹如此失魂落魄的模樣，當然都給她瞧在眼裏了，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熱。見盈盈倚在封禪台的一角，似在打盹，心想：「只盼她是睡著了才好。」但盈盈如此精細，怎會在這當兒睡著？

對付盈盈，他可立刻聰明起來，這時既無話可說，最好便甚麼話都不說，但更好的法子，是將她心思引開，不去想剛才的事，當下慢慢躺倒，忽然輕輕哼了一聲，顯得觸到背上的傷痛。盈盈果然十分關心，過來低聲問道：「碰痛了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還好。」伸過手去，握住了她手。盈盈想要甩脫，但令狐冲抓得很緊。她生怕使力之下，扭痛了他傷口，只得任由他握著。令狐冲失血極多，疲困殊甚，過了一會，迷迷糊糊的也就睡著了。

次晨醒轉，已紅日滿山。眾人怕驚醒了他，都沒敢說話。令狐冲覺得手中已空，不知甚麼時候，盈盈已將手抽回了，但她一雙關切的目光卻凝視著他臉。令狐冲向她微微一笑，坐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回恆山去罷！」

這時田伯光已砍下樹木，做了個擔架，當下與不戒和尚二人抬起令狐冲，走下峯來。眾人行經嵩山本院時，見岳不羣站在門口，滿臉

堆笑的相送，岳夫人和岳靈珊卻不在其旁。令狐冲道：「師父，弟子不能向你老人家叩頭告別了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不用，不用。等你養好傷後，咱們再詳細商談。我做這五嶽派掌門，沒甚麼得力之人匡扶，今後仗你相助的地方正多著呢。」令狐冲勉強一笑。不戒和田伯光抬著他行走如飛，頃刻間走得遠了。

山道上盡是這次來嵩山聚會的羣豪。到得山腳，眾人僱了幾輛騾車，讓令狐冲、盈盈等人乘坐。

傍晚時分，來到一處小鎮，見一家茶館的木棚下坐滿了人，都是青城派的，余滄海也在其內。他見到恆山弟子到來，臉上變色，轉過身子。小鎮上別無茶館飯店，恆山眾人便在對面屋簷下的石階坐下休息。鄭萼和秦綢到茶館中去張羅了熱茶來給令狐冲喝。

忽聽得馬蹄聲響，大道上塵土飛揚，兩乘馬急馳而來。到得鎮前，雙騎勒定，馬上一男一女，正是林平之和岳靈珊夫婦。林平之叫道：「余滄海，你明知我不肯干休，幹麼不趕快逃走？卻在這裏等死？」

令狐冲在騾車中聽得林平之的聲音，問道：「是林師弟他們追上來了？」秦綢坐在車中正服侍他喝茶，便捲起車帷，讓他觀看車外情景。

余滄海坐在板凳上，端起了一杯茶，一口口的呷著，並不理睬，將一杯茶喝乾，才道：「我正要等你前來送死。」

林平之喝道：「好！」這「好」字剛出口，便即拔劍下馬，反手挺劍刺出，跟著飛身上馬，一聲吆喝，和岳靈珊並騎而去。站在街邊的一名青城弟子胸口鮮血狂湧，慢慢倒下。

林平之這一劍出手之奇，實令人難以想像。他拔劍下馬，擺明了是要攻擊余滄海。余滄海見他拔劍相攻，正求之不得，心下暗喜，料

定一和他鬥劍，便可取其性命，以報昨晚封禪台畔的奇恥大辱，日後岳不羣便來找自己晦氣，理論此事，那也是將來的事了。那料到對方這一劍竟會在中途轉向，快如閃電般刺死一名青城弟子，便即策馬馳去。余滄海驚怒之下，躍起追擊，但對方二人坐騎奔跑迅速，已追趕不上。

林平之這一劍奇幻莫測，迅捷無倫，令狐冲只看得撟舌不下，心想：「這一劍倘是向我刺來，如我手中沒兵刃，決然沒法抵擋，非給他刺死不可。」他自忖以劍術而論，林平之和自己相差極遠，可是他適才這一招如此快法，自己卻確無拆解之方。

余滄海指著林平之馬後的飛塵，頓足大罵，但林平之和岳靈珊早去得遠了，那裏還聽得到他罵聲？他滿腔怒火，無處發洩，轉身罵道：「你們這些臭尼姑，明知姓林的要來，便先來為他助威開路。好，姓林的小畜生逃走了，有膽子的，便過來決一死戰。」恆山弟子比青城派人數多上數倍，兼之有不戒和尚、盈盈、桃谷六仙、田伯光等好手在內，倘若動手，青城派決無勝望。雙方強弱懸殊，余滄海不是不知，但他狂怒之下，雖向來老謀深算，這時竟也按捺不住。

儀和當即抽出長劍，怒道：「要打便打，誰還怕了你不成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儀和師姊，別去理他！」

盈盈向桃谷六仙低聲說了幾句話。桃根仙、桃幹仙、桃枝仙、桃葉仙四人突然間飛身而起，撲向繫在涼棚上的一匹馬。

那馬便是余滄海的坐騎。只聽得一聲嘶鳴，桃谷四仙已分別抓住那馬的四條腿，四下裏一拉，豁啦一聲巨響，那馬竟給撕成了四片，臟腑鮮血，到處飛濺。這馬腿高身壯，竟為桃谷四仙以空手撕裂，四人膂力之強，出手之快，實所罕見。青城派弟子無不駭然變色，連恆山門人也都嚇得心中怦怦亂跳。

盈盈說道：「余老道，姓林的跟你有仇。我們兩不相幫，只袖手旁觀，你可別牽扯上我們。當真要打，你們不是對手，大家省些力氣罷！」

余滄海一驚之下，氣勢怯了，唰的一聲，將長劍還入鞘中，說道：「大家既河水不犯井水，那就各走各路，你們先請罷。」盈盈道：「那可不行，我們得跟著你們。」余滄海眉頭一皺，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那姓林的劍法太怪，我們須得看個清楚。」令狐冲心頭一凜，盈盈這句話正說中了他的心事，林平之劍術之奇，連「獨孤九劍」也沒法破解，確是非看個清楚不可。

余滄海道：「你要看那小子的劍法，跟我有甚相干？」這句話一出口，便知說錯了，自己與林平之仇深似海，林平之決不會只殺一名青城弟子，就此罷手，定然又會再來尋仇。恆山派眾人便是要看林平之如何使劍，如何來殺戮他青城派人眾。

任何學武之人，一知有奇特的武功，定欲一睹為快，恆山派人人使劍，自不肯放過這大好機會。只是他們跟定了青城派，倒似青城派已成待宰羔羊，只看屠夫如何操刀一割。世上欺人之甚，豈有更逾於此？他心下大怒，便欲反唇相稽，話到口邊，終於強行忍住，鼻孔中哼了一聲，心道：「這姓林的小子只不過忽使怪招，卑鄙偷襲，兩次都攻我一個措手不及，難道他還有甚麼真實本領？否則的話，他又怎麼不敢跟我正大光明的動手較量？好，你們跟定了，叫你們看個清楚，瞧道爺怎地一劍一劍，將這小畜生斬成肉醬。」

他轉過身來，回到涼棚中坐定，拿起茶壺來斟茶，只聽得嗒嗒嗒之聲不絕，卻是右手發抖，茶壺蓋震動作聲。適才林平之在他跟前，他鎮定如恆，慢慢將一杯茶呷乾，渾沒將大敵當前當一回事，可是此刻心中不住說：「為甚麼手發抖？為甚麼手發抖？」勉力運氣寧定，茶壺蓋總是不住的發響。他門下弟子只道是師父氣得厲害，其實余滄海內心深處，卻知道自己實是害怕之極，林平之這一劍倘若刺向自己，

決計抵擋不了。

余滄海喝了一杯茶後，心神始終不能寧定，吩咐眾弟子將死去的弟子抬到鎮外荒地掩埋，餘人便在這涼棚中宿歇。鎮上居民遠遠望見這一夥人鬥毆殺人，早已嚇得家家閉門，誰敢過來瞧上一眼？

恆山派一行散在店鋪與人家的屋簷下。盈盈獨自坐在一輛騾車之中，與令狐冲的騾車離得遠遠地。雖然她與令狐冲的戀情早已天下知聞，但她靦腆之情竟不稍減。恆山女弟子為令狐冲敷傷換藥，她正眼也不去瞧。鄭萼、秦綢等知她心意，不斷將令狐冲傷勢情形說給她聽，盈盈只微微點頭，不置一辭。

令狐冲細思林平之這一招劍法，劍招本身全無特異，只出手實在太過突兀，事先絕無半分朕兆，這一招不論向誰攻出，就算是絕頂高手，只怕也難以招架。當日在黑木崖上圍攻東方不敗，他手中只持一枚繡花針，可是四大高手竟無法與之相抗，仔細想來，非因東方不敗內功奇高，也非由於招數極巧，只是他行動如電，攻守進退全出於對手意料之外。林平之在封禪台旁制住余滄海、適才出劍刺死青城弟子，武功路子便與東方不敗相同，而岳不羣刺瞎左冷禪雙目，顯然也便是這一路功夫。辟邪劍法與東方不敗所學的《葵花寶典》系出同源，料來岳不羣與林平之所使的，自便是「辟邪劍法」了。

念及此處，不禁搖頭，喃喃道：「辟邪，辟邪！辟甚麼邪？這功夫本身便邪得緊。」心想：「當今之世，能對付得這門劍法的，恐怕只有風太師叔。我傷愈之後，須得再上華山，去向風太師叔請教，求他老人家指點破解之法。風太師叔說過不見華山派的人，我此刻可已不是華山派了。」又想：「東方不敗已死。岳不羣是我師父，林平之是我師弟，他二人決不會用這劍法來對付我，然則又何必去鑽研破解這路劍法的法門？」突然間想起一事，猛地坐起，一動之下，騾車忽震，傷口登時奇痛，忍不住哼了一聲。

秦絹站在車旁，忙問：「要喝茶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用。小師妹，請你去請任姑娘過來。」秦絹答應了。過了一會，盈盈隨著秦絹過來，淡淡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忽然想起一事。你爹爹曾說，你教中那部《葵花寶典》，是他傳給東方不敗的。當時我總道《葵花寶典》上所載的功夫，一定不及你爹爹自己修習的神功，可是……」盈盈道：「可是我爹爹的武功，後來卻顯然不及東方不敗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這其中的緣由，我可不明白了。」學武之人見到武學祕錄，決無自己不學而傳給旁人之理，就算是父子、夫妻、師徒、兄弟、至親至愛之人，也不過是共同修習，又或是自己先習，再傳親人。捨己為人，那可大悖常情。

盈盈道：「這事我也問過爹爹。他說：第一，這部寶典上的武功是學不得的，學了大大有害。第二，他也不知寶典上的武功學成之後，竟有這般厲害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學不得的？那為甚麼？」盈盈臉上一紅，道：「為甚麼學不得，我怎知道？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東方不敗如此下場，有甚麼好？」

令狐冲「嗯」了一聲，內心隱隱覺得，師父似乎正在走上東方不敗的路子。他這次擊敗左冷禪，奪到五嶽派掌門人之位，令狐冲殊無絲毫歡喜之情。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，黑木崖上所見情景、所聞諛辭，在他心中，似乎漸漸要與岳不羣連在一起了。

盈盈低聲道：「你靜靜的養傷，別胡思亂想，我去睡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」掀開車帷，只見月光如水，映在盈盈臉上，突然之間，心下只覺十分對她不起。盈盈慢慢轉過身去，忽道：「你那林師弟，穿的衣衫好花！」說了這句話，走向自己騾車。

令狐冲微覺奇怪：「她說林師弟穿的衣衫好花，那是甚麼意思？林師弟剛做新郎，穿的是新婚時的衣飾，也沒甚麼希奇。這女孩子，

不注意人家的劍法，卻去留神人家的衣衫，真有趣。」他一閉眼，腦海中出現的只是林平之那一劍刺出時的閃光，到底林平之穿的是甚麼花式的衣衫，可半點也想不起來。

睡到中夜，遠遠聽得馬蹄聲響，兩乘馬自西奔來，令狐冲坐起身來，掀開車帷，見恆山弟子和青城人眾一個個都醒了轉來。恆山眾弟子立即七個一羣，結成了劍陣，站定方位，凝立不動。青城人眾有的衝向路口，有的背靠土牆，遠不若恆山弟子鎮定。

大路上兩乘馬急奔而至，月光下望得明白，正是林平之夫婦。林平之叫道：「余滄海，你為了想偷學我林家的辟邪劍法，害死了我父母。現下我一招一招的使給你看，可要瞧仔細了。」他將馬一勒，躍下馬鞍，長劍負在背上，快步向青城人眾走來。

令狐冲一定神，見他穿的是一件翠綠衫子，袍角和衣袖上都繡了深黃色的花朵，金線滾邊，腰中繫一條繡金帶，走動時閃閃生光，果然十分華麗燦爛，心想：「林師弟本來甚為樸素，做了新郎後，登時大不相同。那也難怪，少年得意，娶得這樣的媳婦，自是興高采烈，要盡情的打扮一番。」

昨晚在封禪台側，林平之空手襲擊余滄海，正是這麼一副模樣，此時青城派豈容他故技重施？余滄海一聲呼喝，便有四名弟子挺劍直上，兩把劍分刺他左胸右胸，兩把劍分自左右橫掃，斬其雙腿。

林平之右手伸出，在兩名青城弟子手腕上迅速無比的一按，跟著手臂回轉，在斬他下盤的兩名青城弟子手肘上一推，只聽得四聲慘呼，兩人倒了下來。這兩人本以長劍刺他胸膛，但給他在手腕上一按，長劍迴轉，竟插入了自己小腹。林平之叫道：「辟邪劍法，第二招和第三招！看清楚了罷？」轉身上鞍，縱馬而去。

青城人眾驚得呆了，竟沒上前追趕。看另外兩名弟子時，只見一人的長劍自下而上的刺入了對方胸膛，另一人也是如此。這二人均已

氣絕，但右手仍緊握劍柄，是以二人相互連住，仍直立不倒。

林平之這麼一按一推，令狐冲看得分明，又驚駭，又佩服，心道：「高明之極，這確是劍法，不是擒拿。只不過他手中沒持劍而已。」

月光映照下，余滄海矮矮的人形站在四具屍體之旁，呆呆出神。青城羣弟子圍在他身周，離得遠遠地，誰都不敢說話。

隔了良久，令狐冲從車中望出去，見余滄海仍呆立不動，他的影子卻漸漸拉得長了，這情景說不盡的詭異。有些青城弟子已走了開去，有些坐了下來，余滄海仍如僵了一般。令狐冲心中突然生起一陣憐憫之意，這青城派的一代宗師給人制得一籌莫展，束手待斃，不自禁的代他難過。

睡意漸濃，便合上了眼，睡夢中忽覺驟車馳動，跟著聽得吆喝之聲，原來已然天明，眾人啟行上道。他從車帷邊望出去，筆直的大道上，青城派師徒有的乘馬，有的步行，瞧著他們零零落落的背影，只覺說不出的淒涼，便如是一羣待宰的牛羊，自行走入屠場一般。他想：「這羣人都知林平之定會再來，也都知決計沒法與之相抗，若分散逃去，青城一派就此毀了。難道林平之找上青城山去，松風觀中竟沒人出來應接？」

中午時分，到了一處大鎮甸上，青城人眾在酒樓中吃喝，恆山派羣徒便在對面的飯館打尖。隔街望見青城師徒大塊肉大碗酒的大吃大喝，羣尼都默不作聲。各人知道，這些人命在旦夕，多吃得一頓便是一頓。

行到未牌時分，來到一條江邊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林平之夫婦又縱馬馳來。儀和一聲口哨，恆山人眾都停了下來。

其時紅日當空，兩騎馬沿江奔至。馳到近處，岳靈珊先勒定了

馬，林平之繼續前行。余滄海一揮手，眾弟子同時轉身，沿江南奔。林平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余矮子，你逃到那裏去？」縱馬衝來。

余滄海猛地回身一劍，劍光如虹，向林平之臉上刺去。這一劍勢道竟如此厲害，林平之似乎吃了一驚，忙拔劍擋架。青城羣弟子紛紛圍上。余滄海一劍緊似一劍，忽而竄高，忽而伏低，這六十左右的老者，此刻矯健猶勝少年，手上劍招全採攻勢。八名青城弟子長劍揮舞，圍繞在林平之馬前馬後，卻不向馬匹身上砍斬。

令狐冲看得幾招，便明白了余滄海的用意。林平之劍法的長處，在於變化莫測，迅若雷電，他騎在馬上，這長處便大大打了折扣，如要驟然進攻，只能身子前探，胯下坐騎可不能似他一般趨退若神，令人無所捉摸。八名青城弟子結成劍網，圍在馬匹周圍，旨在迫得林平之不能下馬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青城掌門果非凡庸之輩，這法子倒很厲害。」

林平之劍法變幻，甚為奇妙，但既身在馬上，余滄海便儘自抵敵得住，令狐冲又看了數招，目光便射向遠處的岳靈珊，突然間全身一震，大吃一驚。

只見六名青城弟子已圍住了她，將她慢慢擠向江邊。跟著她所乘馬匹肚腹中劍，長聲悲嘶，跳將起來，將她從馬背上摔落。岳靈珊側身架開削來的兩劍，站起身來。六名青城弟子奮力進攻，猶如拚命一般，令狐冲認得有侯人英和洪人雄兩人在內。侯人英左手使劍，仍極悍勇。岳靈珊雖學過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五派劍法，青城派劍法卻沒學過。石壁上的劍招，對她而言都太過高明，她其實並未真正學會，只是經父親指點後，略得形似而已。在封禪台側以泰山劍法對付泰山派好手，以衡山劍法對付衡山派掌門，令對方大吃一驚，頗具先聲奪人之勢，但以之對付青城弟子，卻無此效。

令狐冲只看得數招，便知岳靈珊沒法抵擋，正焦急間，忽聽得

「啊」的一聲長叫，一名青城弟子的左臂給岳靈珊以一招衡山劍法的巧招削斷。令狐冲心中一喜，只盼這六名弟子就此嚇退，豈知其餘五人固沒退開半步，連那斷了左臂之人，也如發狂般撲上。岳靈珊見他全身浴血，神色可怖，嚇得連退數步，一腳踏空，摔在江邊的碎石灘上。

令狐冲驚呼一聲，叫道：「不要臉，不要臉！」忽聽盈盈說道：「那日咱們對付東方不敗，也就是這個打法。」不知在甚麼時候，她已到了身邊。令狐冲心想不錯，那日黑木崖之戰，己方四人已然敗定，幸虧盈盈轉而進攻楊蓮亭，分散了東方不敗的心神，才致他死命。此刻余滄海所使的正便是這計策，他們如何擊斃東方不敗，余滄海自然不知，只是情急智生，想出來的法子竟不謀而合。料想林平之見到愛妻遇險，定然分心，自當回身去救，不料他全力和余滄海相鬥，竟全不理會妻子身處奇險。

岳靈珊摔倒後便即躍起，長劍急舞。六名青城弟子心知青城一派的存亡，自己的生死，決於是否能在這一役中殺了對手，都不顧性命的進逼。那斷臂之人已拋去長劍，著地打滾，右臂向岳靈珊小腿攬去。岳靈珊大驚，叫道：「平弟，平弟，快來助我！」

林平之朗聲道：「余矮子要瞧辟邪劍法，讓他瞧個明白，死了也好閉眼！」奇招迭出，只壓得余滄海透不過氣來。他辟邪劍法的招式，余滄海早已詳加鑽研，盡數了然於胸，可是這些並無多大奇處的招式之中，突然間會多了若干奇異之極的變化，更以猶如雷轟電閃般的手法使出，只逼得余滄海怒吼連連，狼狽不堪。余滄海知對手內力遠不如己，不住以劍刃擊向林平之長劍，只盼將之震落脫手，但始終碰它不著。

令狐冲大怒，喝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你.....」他本來還道林平之給余滄海纏住了，分不出手來相救妻子，聽他這麼說，竟是沒將岳靈珊的安危放在心上，所重視的只是要將余滄海戲弄個夠。這時陽光猛

烈，遠遠望見林平之嘴角微斜，臉上神色又興奮又痛恨，想見他心中充滿了復仇快意。若說像貓兒捉到了老鼠，要先殘酷折磨，再行咬死，但貓兒對老鼠卻絕無這般痛恨和惡毒。

岳靈珊又叫：「平弟，平弟，快來！」聲嘶力竭，已然緊急萬狀。林平之道：「這就來啦，你再支持一會兒，我得把辟邪劍法使全了，好讓他看個明白。余矮子跟我們原沒怨仇，一切都是為了這『辟邪劍法』，總得讓他把這套劍法有頭有尾的看個分明，你說是不是？」他慢條斯理的說話，顯然不是說給妻子聽，而是在對余滄海說，還怕對方不明白，又加一句：「余矮子，你說是不是？」他身法美妙，一劍一指，極盡都雅，神態中竟大有華山派女弟子所學「玉女劍十九式」的風姿，只是帶著三分陰森森的邪氣。

令狐冲原想觀看他辟邪劍法的招式，此刻他向余滄海展示全貌，正是再好不過的機會。但他掛念岳靈珊的安危，就算料定日後林平之定會以這路劍法來殺他，也決無餘裕去細看一招，耳聽得岳靈珊連聲急叫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「儀和師姊、儀清師姊，請你們快去救岳姑娘。她.....她抵擋不住了。」

儀和道：「我們說過兩不相助，只怕不便出手。」

武林中人最講究「信義」二字，連田伯光這等採花大盜，也得信守諾言。令狐冲聽儀和這麼說，知道確是實情，前晚在封禪台之側，她們就已向余滄海說得明白，決不插手，倘若此刻有人上前相救岳靈珊，確是大損恆山一派的令譽，不由得心中大急，叫道：「不戒大師呢？不可不戒呢？」

秦綢道：「他二人昨天便跟桃谷六仙一起走了，說道瞧著余矮子的模樣太也氣悶，要去喝酒。再說，他們八個也都是恆山派的.....」

盈盈突然縱身而出，奔到江邊，腰間一探，手中已多了兩柄短劍，朗聲道：「你們瞧清楚了，我是日月神教任教主之女任盈盈便

是，可不是恆山派的。你們六個大男人，合手欺侮一個女流之輩，教人看不過去。任姑娘路見不平，這樁事得管上一管。」

令狐冲見盈盈出手，不禁大喜，吁了一口長氣，只覺傷口劇痛，坐倒車中。

青城六弟子對盈盈之來，竟全不理睬，仍拚命向岳靈珊進攻。岳靈珊退得幾步，噗的一聲，左足踩入了江水。她不識水性，一足入水，心中登時慌了，劍法更加散亂。便在此時，只覺左肩一痛，給敵人刺了一劍。那斷臂人乘勢撲上，伸右臂攔住了她右腿。岳靈珊長劍砍下，中其背心，那斷臂人張嘴往她腿上狠命咬落。岳靈珊眼前一黑，心想：「我就這麼死了？」遙見林平之斜斜刺出一劍，左手捏著劍訣，在半空中劃個弧形，姿式俊雅，正自好整以暇的賣弄劍法。她心頭一陣氣苦，險些暈去，突然間眼前兩把長劍飛起，跟著撲通、撲通聲響，兩名青城弟子摔入了江中。岳靈珊意亂神迷，摔倒在地。

盈盈舞動短劍，十餘招間，餘下五名青城弟子盡皆受傷，兵刃脫手，只得退開。盈盈將那垂死的獨臂人踢開，拉起岳靈珊，見她下半身浸入江中，裙子盡濕，衣裳上濺滿了鮮血，扶著她走上江岸。

只聽得林平之叫道：「我林家的辟邪劍法，你們都看清楚了嗎？」劍光閃處，圍在他馬旁的一名青城弟子眉心中劍。他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方人智，你這惡賊，這般死法，可便宜了你！」他一提韁繩，坐騎躍過方人智屍身，馳了出來。

余滄海筋疲力竭，那敢追趕？

林平之勒馬四顧，突然叫道：「你是賈人達！」縱馬向前。賈人達本就遠遠縮在一旁，見他追來，大叫一聲，轉身狂奔。林平之卻也並不急趕，縱馬緩緩追上，長劍挺出，刺中他右腿。賈人達撲地摔倒。林平之一提韁繩，馬蹄便往他身上踏去。賈人達長聲慘呼，一時卻不得便死。林平之大笑聲中，拉轉馬頭，又縱馬往他身上踐踏，來

回數次，賈人達慘呼聲越叫越低，終於寂無聲息。

林平之更不再向青城派眾人多瞧一眼，縱馬馳到岳靈珊和盈盈的身邊，向妻子道：「上馬！」岳靈珊向他怒目而視，過了一會，咬牙說道：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林平之問道：「你呢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管我幹麼？」林平之向恆山派羣弟子瞧了一眼，冷笑一聲，雙腿一夾，縱馬絕塵而去。

盈盈料想不到林平之對他新婚妻子竟會如此絕情，不禁愕然，說道：「林夫人，你到我車中歇歇。」岳靈珊淚水盈眶，竭力忍住不讓眼淚流下，嗚咽道：「我.....我不去。你.....你為甚麼要救我？」盈盈道：「不是我救你，是你大師哥要救你。」岳靈珊心中一酸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眼淚湧出，說道：「你.....請你借我一匹馬。」盈盈道：「好。」轉身去牽了一匹馬過來。岳靈珊道：「多謝，你.....你.....」躍上馬背，勒馬轉向東行，和林平之所去方向相反，似是回向嵩山。

余滄海見她馳過，頗覺詫異，但也沒加理會，心想：「過了一夜，這姓林的小畜生又會來殺我們幾人，要將我眾弟子一個個都殺了，叫我孤另另的一人，然後再向我下手。」

令狐冲不忍看余滄海這等失魂落魄的模樣，說道：「走罷！」趕車的應道：「是！」一聲吆喝，鞭子在半空中虛擊一記，啪的一響，騾子拖動車子，向前行去。令狐冲「咦」的一聲。他見岳靈珊向東回轉，心中自然而然的想隨她而去，不料騾車卻向西行。他心中一沉，卻不能吩咐騾車折向東行，掀開車帷向後望去，早已瞧不見她背影，心頭沉重：「她身上受傷，孤身獨行，沒人照料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忽聽秦絹道：「她回去嵩山，到她父母身邊就平安了，你不用耽心！」

令狐冲心下一寬，道：「是。」心想：「秦師妹好細心，猜到了

我的心思。」

次日中午，一行人在一家小飯店中打尖。這飯店其實算不上是甚麼店，只是大道旁的幾間草棚，放上幾張板桌，供過往行人喝茶買飯。恆山派人眾湧到，飯店中便沒這許多米，好在眾人帶得有米，連鍋子碗筷等等也一應俱備，當下便在草棚旁埋鍋造飯。

令狐冲在車中坐得久了，甚是氣悶，在恆山派金創藥內服外敷之下，傷勢已好了許多，鄭萼與秦絹二人攜扶著他，下車來在草棚中坐著休息。

他眼望東邊，心想：「不知小師妹會不會來？」

只見大道上塵土飛揚，一羣人從東而至，正是余滄海等一行。青城派人眾來到草棚外，也即下馬做飯打尖。余滄海獨自坐在一張板桌之旁，一言不發，呆呆出神。顯然他自知命運已然注定，對恆山派眾人也不迴避忌憚，當真是除死無大事，不論恆山派眾人瞧見他如何死法，都沒甚麼相干。

過不多久，西首馬蹄聲響，一騎馬緩緩行來，馬上騎者錦衣華服，正是林平之。他在草棚外勒定了馬，見青城派眾人對他不瞧一眼，各人自顧煮飯的煮飯，喝茶的喝茶。這情形倒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不管你們逃不逃走，我一樣要殺人！」躍下馬來，在馬臀上一拍，那馬踱了開去，自去吃草。他見草棚中尚有兩張空著的板桌，便去一張桌旁坐下。

他一進草棚，令狐冲便聞到一股濃冽的香氣，但見林平之的服色考究之極，顯是衣衫上都薰了香，帽上綴著塊翠玉，手上戴了紅寶石戒指，每隻鞋頭上都縫著兩枚珍珠，直是家財萬貫的豪富公子打扮，那裏像是個武林人物？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他家裏本來開福威鏢局，原是個極有錢的富家公

子。在江湖上吃了幾年苦，現下學成了本事，自是要好好享用一番了。」只見他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的綢帕，輕輕抹了抹臉。他相貌俊美，這幾下取帕、抹臉、抖衣，直如是戲台上的花旦。林平之坐定後，淡淡的道：「令狐兄，你好！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好！」

林平之側過頭去，見一名青城弟子捧了一壺熱茶上來，給余滄海斟茶，說道：「你叫于人豪，是不是？當年到我家來殺人，便有你的份兒。你便化成了灰，我也認得。」于人豪將茶壺往桌上重重一放，倏地回身，手按劍柄，退後兩步，說道：「老子正是于人豪，你待怎地？」他說話聲音雖粗，卻語音發顫，臉色鐵青。林平之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英雄豪傑，青城四秀！你排第三，可沒半點豪傑的氣概，可笑啊可笑！」

「英雄豪傑，青城四秀」，是青城派武功最強的四名弟子，侯人英、洪人雄、于人豪、羅人傑。其中羅人傑已在湘南迴雁樓頭為令狐冲所殺，其餘三人都在眼前。林平之又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那位令狐兄曾道：『狗熊野豬，青城四獸』，他將你們比作野獸，還是看得起你們了。依我看來，哼哼，只怕連禽獸也不如。」

于人豪又怕又氣，臉色更加青了，手按劍柄，這把劍卻始終沒拔出來。

便在此時，東首傳來馬蹄聲響，兩騎馬快奔而至，來到草棚前，前面一人勒住了馬。眾人回頭看去，有的人「咦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前面馬上坐的是個身材肥矮的駝子，正是外號「塞北明駝」的木高峯。後面一匹馬上所乘的卻是岳靈珊。

令狐冲一見到岳靈珊，胸口一熱，心中大喜，卻見岳靈珊雙手反縛背後，坐騎的韁繩也牽在木高峯手中，顯是為他擒住了，忍不住便要發作，轉念又想：「她丈夫便在這裏，何必要我外人強行出頭？倘

若她丈夫不理，那時再設法相救不遲。」

林平之見到木高峯到來，當真如同天上掉下無數寶貝來一般，喜悅不勝，尋思：「害死我爹爹媽媽的，也有這駝子在內，不料陰差陽錯，今日他竟會自己送將上來，真叫做老天爺有眼。」

木高峯卻不識得林平之。那日在衡山劉正風家中，二人雖曾相見，但林平之扮作了駝子，臉上貼滿了膏藥，與此刻這樣一個玉樹臨風般的美少年渾不相同，後來雖知他是假裝駝子，卻也沒見過他真面目。木高峯轉頭向岳靈珊道：「難得有許多朋友在此，咱們走罷。」他見到青城和恆山兩派人眾，心下頗為忌憚，料想有人會出手相救岳靈珊，不如及早遠離的為是。他一聲吆喝，縱馬便行。

早一日岳靈珊受傷獨行，想回去嵩山爹娘身畔，但行不多時，便遇上了木高峯。木高峯心眼兒極窄，那日與岳不羣較量內功不勝，後來林震南夫婦又讓他救了去，不免引為奇恥大辱，後來聽得林震南的兒子林平之投入華山門下，又娶岳不羣之女為妻，料想這部《辟邪劍譜》自然也帶入了華山門下，更加氣惱萬分。五嶽派開宗立派，他也得到了消息，只是五嶽劍派中人素來瞧他不起，左冷禪也沒給他請柬。他心中氣不過，伏在嵩山左近，只待五嶽派門人下山，若是成羣結隊，有長輩同行，他便不露面，只要有人落了單，他便要暗中料理幾個，以洩心中之憤。但見羣雄紛紛下山，都是數十人、數百人同行，欲待下手，不得其便，好容易見到岳靈珊單騎奔來，當即上前截住。

岳靈珊武功本就不及木高峯，加之身上受傷，木高峯又忽施偷襲，佔了先機，終於遭他所擒。木高峯聽她口出恫嚇之言，說是岳不羣的女兒，更加心花怒放，當下想定主意，要將她藏在一個隱秘之所，再要岳不羣用《辟邪劍譜》來換人。一路上縱馬急行，不料卻撞見了青城、恆山兩派人眾。

岳靈珊心想：「此刻若教他將我帶走了，那裏還有人來救我？」顧不得肩頭傷勢，斜身從馬背上摔落。木高峯喝道：「怎麼啦？」躍下馬來，俯身往岳靈珊背上抓去。

令狐冲心想林平之決不能眼睜睜的瞧著妻子為人所辱，定會出手相救，那知林平之全不理會，從左手衣袖中取出一柄泥金柄摺扇，輕輕揮動，一個翡翠扇墜不住晃動。其時三月天時，北方冰雪初銷，又怎用得著扇子？他這麼裝模作樣，顯然只不過故示閒暇。

木高峯抓著岳靈珊背心，說道：「小心摔著了。」手臂一舉，將她放上馬鞍，自己躍上馬背，又欲縱馬而行。

林平之說道：「木駝子，這裏有人說道，你的武功甚為稀鬆平常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木高峯一怔，見林平之獨坐一桌，既不似青城派的，也不似是恆山派的，一時摸不清他來路，便問：「你是誰？」林平之微笑道：「你問我幹甚麼？說你武功稀鬆平常的，又不是我。」木高峯道：「是誰說的？」林平之啪的一聲，扇子合了攏來，向余滄海一指，道：「便是這位青城派的余觀主。他最近看到了一路精妙劍術，乃天下劍法之最，好像叫作辟邪劍法。」

木高峯一聽到「辟邪劍法」四字，精神登時大振，斜眼向余滄海瞧去，只見他手中捏著茶杯，呆呆出神，對林平之的話似乎聽而不聞，便道：「余觀主，恭喜你見到了辟邪劍法，這可不假罷？」

余滄海道：「不假！在下確是從頭至尾、一招一式都見到了。」木高峯又驚又喜，從馬背上躍下，坐到余滄海桌畔，說道：「聽說這劍譜給華山派的岳不羣得了去，你又怎地見到了？」余滄海道：「我沒見到劍譜，只見到有人使這路劍法。」木高峯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辟邪劍法有真有假，福州福威鏢局的後人，就學得了一套他媽的辟邪劍法，使出來可教人笑掉了牙齒。你所見到的，想必是真的

了？」余滄海道：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使這路劍法之人，便是福州福威鏢局的後人。」木高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枉為你是一派宗主，連劍法的真假也分不出。福威鏢局的那個林震南，不就是死在你手下的嗎？」余滄海道：「辟邪劍法的真假，我確然分不出。你木大俠見識高明，定然分得出了。」

木高峯素知這矮道人武功見識，乃武林中第一流人物，忽然說這等話，定是別有深意，他嘿嘿嘿的乾笑數聲，環顧四周，見每個人都在瞧著他，神色甚為古怪，倒似自己說錯了極要緊的話一般，便道：「倘若給我見到，好歹總分辨得出。」

余滄海道：「木大俠要看，那也不難。眼前便有人會使這路劍法。」木高峯心中一凜，眼光又向眾人一掃，見林平之神情最漫不在乎，問道：「是這少年會使嗎？」余滄海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！木大俠果然眼光高明，一眼便瞧了出來。」

木高峯上上下下的打量林平之，見他服飾華麗，便如是個家財豪富的公子哥兒，心想：「余矮子這麼說，定有陰謀詭計要對付我。對方人多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不用跟他們糾纏，及早動身的為是，只要岳不羣的女兒在我手中，不怕他不拿劍譜來贖。」當即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余矮子，多日不見，你還是這麼愛開玩笑。駝子今日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辟邪劍法也好，降魔劍法也好，駝子從來就沒放在心上，再見了。」這句話一說完，身子彈起，已落上馬背，身法敏捷之極。

便在這時，眾人只覺眼前一花，似乎見到林平之躍了出去，攔在木高峯馬前，但隨即又見他摺扇輕搖，坐在板桌之旁，卻似從未離座。眾人正詫異間，木高峯一聲吆喝，催馬便行。但令狐冲、盈盈、余滄海這等高手，卻清清楚楚見到林平之曾伸手向木高峯的坐騎點了兩下，定是做了手腳。

果然那馬奔出幾步，驀地一頭撞在草棚柱上。這一撞力道極大，

半邊草棚登時塌下。余滄海一躍而起，縱出棚外。令狐冲與林平之等人頭上都落滿了麥稈茅草。鄭萼伸手為令狐冲撥開頭上柴草。林平之卻毫不理會，目不轉睛的瞪視著木高峯。

木高峯微一遲疑，縱下馬背，放開了韁繩。那馬衝出幾步，又一頭撞在一株大樹上，一聲長嘶，倒在地下，頭上滿是鮮血。這馬的行動如此怪異，顯是雙眼盲了，自是林平之適才以快速無倫的手法刺瞎了馬眼。

林平之用摺扇慢慢撥開自己左肩上的茅草，說道：「盲人騎瞎馬，可危險得緊哪！」

木高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子囂張狂妄，果然有兩下子。余矮子說你會使辟邪劍法，不妨便使給老爺瞧瞧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不錯，我確是要使給你看。你為了想看我家的辟邪劍法，害死了我爹爹媽媽，罪惡之深，跟余滄海也不相上下。」

木高峯大吃一驚，沒想到眼前這公子哥兒便是林震南的兒子，暗自盤算：「他膽敢如此向我挑戰，當然是有恃無恐。他五嶽劍派已聯成一派，這些恆山派的尼姑自然都是他幫手了。」心念一動，回手便向岳靈珊抓去，心想：「敵眾我寡，這小娘兒原來是他老婆，挾制了她，這小子還不服服貼貼嗎？」

突然背後風聲微動，一劍劈到。木高峯斜身閃開，卻見這一劍竟是岳靈珊所劈。原來盈盈已割斷了縛在她手上的繩索，解開了她身上被封穴道，再將一柄長劍遞在她手中。岳靈珊揮劍將木高峯逼開，只覺傷口劇痛，穴道給封了這麼久，四肢酸麻，心下雖怒，卻也不再追擊。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枉為你也是成名多年的武林人物，竟如此無恥。你若想活命，爬在地下向爺爺磕三個響頭，叫三聲『爺爺』，我

便讓你多活一年。一年之後，再來找你如何？」

木高峯仰天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子，那日在衡山劉正風家中，扮成了駝子，向我磕頭，大叫『爺爺』，拚命要爺爺收你為徒。爺爺不肯，你才投入了岳老兒的門下，騙到了個老婆，是不是呢？」

林平之不答，目光中滿是怒火，臉上卻又大有興奮之色，摺扇一攏，交於左手，右手撩起袍角，跨出草棚，直向木高峯走去。薰風過處，人人聞到一陣香氣。

忽聽得啊啊兩聲響，青城派中于人豪、吉人通臉色大變，胸口鮮血狂湧，倒了下去。旁人都不禁驚叫出聲，明明眼見他要出手對付木高峯，不知如何，竟會拔劍刺死了于吉二人。他拔劍殺人之後，立即還劍入鞘，除了令狐冲等幾個高手之外，但覺寒光一閃，都沒瞧清楚他如何拔劍，更不用說見他如何揮劍殺人了。

令狐冲心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我初遇田伯光的快刀之時，也難以抵擋，待得學了獨孤九劍，他的快刀在我眼中便已殊不足道。然而林平之這快劍，田伯光只消遇上了，只怕擋不了三劍。我呢？我能擋得了幾劍？」霎時之間，手掌中全是汗水。

木高峯在腰間一掏，抽出一柄劍。他這把劍的模樣可奇特得緊，彎成弧形，人駝劍亦駝，乃是一柄駝劍。林平之微微冷笑，一步步向他走去。突然間木高峯大吼一聲，有如狼嗥，身子撲前，駝劍劃了個弧形，向林平之脅下勾到。林平之長劍出鞘，反刺他前胸。這一劍後發先至，既狠且準，木高峯又一聲大吼，身子彈了出去，只見他胸前棉襖破了一條大縫，露出胸膛上的一叢黑毛。林平之這一劍只須再遞前兩寸，木高峯便是破胸開膛之禍。眾人「哦」的一聲，無不駭然。

木高峯這一招死裏逃生，可是這人兇悍之極，竟無絲毫懼意，吼聲連連，連人帶劍的向林平之撲去。

林平之連刺兩劍，噹噹兩聲，都給駝劍擋開。林平之一聲冷笑，出招越來越快。木高峯竄高伏低，一柄駝劍使得便如是一個劍光組成的鋼罩，將身子罩在其內。林平之長劍刺入，和他駝劍相觸，手臂便一陣酸麻，顯然對方內力比自己強得太多，稍有不慎，長劍還會給他震飛。這麼一來，出招時便不敢托大，看準了他空隙再以快劍進襲。木高峯只管自行使劍，一柄駝劍運轉得風雨不透，竟不露絲毫空隙。林平之劍法雖高，一時卻也奈何他不得。但如此打法，林平之畢竟是立於不敗之地，縱然無法傷得對方，木高峯可並無還手的餘地。各高手都看了出來，只須木高峯一加還擊，劍網便會露出空隙，林平之快劍一擊，他絕無抵擋之能。這般運劍如飛，最耗內力，每一招都須出盡全力，方能使後一招與前一招如水流不斷，前力與後力相續。可是不論內力如何深厚，終不能永耗不竭。

在那駝劍所交織的劍網之中，木高峯吼聲不絕，忽高忽低，吼聲和劍招相互配合，神威凜凜。林平之幾次想要破網直入，總是給駝劍擋了出來。

余滄海觀看良久，忽見劍網的圈子縮小了半尺，顯然木高峯的內力漸有不繼。他一聲清嘯，提劍而上，唰唰唰急攻三劍，盡是指向林平之背心要害。林平之迴劍擋架。木高峯駝劍揮出，疾削林平之下盤。余滄海與木高峯兩個成名前輩，合力夾擊一個少年，按理說實在大失面子。但恆山派眾人一路看到林平之戕殺青城弟子，下手狠辣，絕不容情，余滄海非他敵手，這時眼見二大高手合力夾攻，均不以為奇，反覺理所固然。木余二人若不聯手，如何抵擋得了林平之勢若閃電的快劍？

既得余滄海聯手，木高峯劍招便變，有攻有守。三人堪堪又拆了二十餘招，林平之左手一圈，倒轉扇柄，驀地刺出，扇子柄上突出一枝寸半長的尖針，刺在木高峯右腿「環跳穴」上。木高峯一驚，駝劍急掠，只覺左腿穴道上也是一麻。他不敢再動，狂舞駝劍護身，雙腿漸漸無力，不由自主的跪下來。

林平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你這時候跪下磕頭，未免遲了！」說話之時，向余滄海急攻三招。

木高峯雙腿跪地，手中駝劍絲毫不緩，急砍急刺。他知已然輸定，每一招都是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。初戰時他只守不攻，此刻卻豁出了性命，變成只攻不守。

余滄海也知時不我與，若不在數招之內勝得對手，木高峯一倒，自己孤掌難鳴，一柄劍使得有如狂風驟雨一般。突然間只聽得林平之一聲長笑，他雙眼一黑，再也瞧不見甚麼了，跟著雙肩一涼，兩條手臂離身飛出。

只聽得林平之狂笑叫道：「我不來殺你！讓你既無手臂，又沒眼睛，一個人獨闖江湖。你的弟子、家人，我卻要殺得一個不留，教你在這世上只有仇家，並無親人。」余滄海只覺斷臂處劇痛難當，心中卻甚明白：「他如此處置我，可比一劍殺了我殘忍萬倍。我這等活在世上，便是一個絲毫不會武功之人，也可任意凌辱折磨我。」他辨明聲音，舉頭向林平之懷中撞去。

林平之縱聲大笑，側身退開。他大仇得報，狂喜之餘，未免不夠謹慎，兩步退到了木高峯身邊。木高峯駝劍狂揮而來，林平之豎劍擋開，突然間雙腿一緊，已給木高峯牢牢抱住。

林平之吃了一驚，眼見四下裏數十名青城弟子撲將上來，雙腿力掙，卻掙不脫木高峯手臂猶似鐵圈般的緊箍，當即挺劍向他背上駝峯直刺下去。波的一聲響，駝峯中一股黑水激射而出，腥臭難當。

這一下變生不測，林平之雙足急登，欲待躍開閃避，卻忘了雙腿已為木高峯抱住，登時滿臉都讓臭水噴中，劇痛入心，縱聲大叫。原來木高峯駝背之中，暗藏毒水皮囊，這些臭水竟是劇毒之物。林平之左手擋住了臉，閉著雙眼，挺劍在木高峯身上亂刺亂斬。

這幾劍出手快極，木高峯絕無閃避餘裕，只牢牢抱住林平之的雙腿。便在這時，余滄海憑著二人叫喊之聲，辨別方位，撲將上來，張嘴便咬，一口咬住林平之右頰，再也不放。三人纏成一團，都已神智迷糊。青城派弟子提劍紛向林平之身上斬去。

令狐冲在車中看得分明，初時大為驚駭，待見林平之受纏，青城羣弟子提劍上前，急叫：「盈盈，盈盈，你快救他！」

盈盈縱身上前，短劍出手，噹噹噹響聲不絕，將青城羣弟子擋在數步之外。

木高峯狂吼之聲漸歇，林平之兀自一劍一劍的往他背上插落。余滄海全身是血，始終牢牢咬住了林平之的面頰。過了好一會，林平之左手使力推出，將余滄海推得飛了出去，他同時長聲慘呼，但見他右頰上血淋淋地，竟給余滄海硬生生的咬下一塊肉來。木高峯早已氣絕，卻仍緊緊抱住林平之的雙腿。林平之左手摸準了他手臂的所在，提劍一劃，割斷了他兩條手臂，這才得脫糾纏。盈盈見到他神色可怖，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幾步。

青城弟子紛紛擁到師父身旁施救，也不再來理會林平之這強仇大敵了。

忽聽得青城羣弟子哭叫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「師父死了，師父死了！」眾人抬了余滄海的屍身，遠遠逃開，唯恐林平之再來追殺。

林平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我報了仇啦，我報了仇啦！」

恆山派眾弟子見到這驚心動魄的變故，無不駭然失色。

岳靈珊慢慢走到林平之身畔，說道：「平弟，恭喜你報了大仇。」林平之仍狂笑不已，大叫：「我報了仇啦，我報了仇啦！」岳靈珊見他雙目緊閉，道：「你眼睛怎樣了？那些毒水得洗一洗。」林

平之一呆，身子一晃，險些摔倒。岳靈珊伸手托在他腋下，扶著他一步一拐的走入草棚，端了一盤清水，從他頭上淋下去。林平之縱聲大叫，聲音慘厲，顯然痛楚難當。

站在遠處的青城羣弟子都嚇了一跳，又逃出了幾步。

令狐冲道：「小師妹，你拿些傷藥去，給林師弟敷上。扶他到我們的車中休息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多.....多謝。」林平之大聲道：「不要！要他賣甚麼好！姓林的是死是活，跟他有甚相干？」令狐冲一怔，心想：「我幾時得罪你了？為甚麼你這麼恨我？」岳靈珊柔聲道：「恆山派的治傷靈藥，天下有名，難得.....」林平之怒道：「難得甚麼？」岳靈珊嘆了口氣，又將一盆清水輕輕從他頭頂淋下。這一次林平之卻只哼了一聲，咬緊牙關，沒再呼叫，說道：「他對你這般關心，你又一直說他好，為甚麼不跟了他去？你還理我幹麼？」

恆山羣弟子聽了他這句話，盡皆相顧失色。儀和大聲道：

「你.....你.....竟敢說這等不要臉的話？」儀清忙拉了拉她袖子，勸道：「師姊，他傷得這個樣子，心情不好，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？」儀和怒道：「呸！我就是氣不過.....」

這時岳靈珊拿了一塊手帕，正在輕按林平之面頰上的傷口。林平之突然右手用力一推。岳靈珊全沒防備，立時摔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撞在草棚外的一堵土牆上。

令狐冲大怒，喝道：「你.....」但隨即想起，他二人乃是夫妻，夫妻間口角爭執，甚至打架，旁人也不便干預，何況聽林平之的言語，顯是對自己頗有疑忌，話中大含醋意，自己一直苦戀小師妹，林平之當然知道，他重傷之際，自己更不能介入其間，當即強行忍住，但已氣得全身發抖。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我說話不要臉？到底是誰不要臉了？」手指草棚之外，說道：「這姓余的矮子、姓木的駝子，他們想得我林家的辟

邪劍法，便出手硬奪，害死我父親母親，雖然兇狠毒辣，還不失為江湖上惡漢光明磊落的行徑，那像……」回身指向岳靈珊，續道：「那像你的父親偽君子岳不羣，卻以卑鄙奸猾的手段，來謀取我家的劍譜。」

岳靈珊正扶著土牆，慢慢站起，聽他這麼說，身子一顫，復又坐倒，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有此事？」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無恥賤人！你父女倆串謀好了，引我上鉤。華山派掌門的岳大小姐，下嫁我這窮途末路、無家可歸的小子，那為了甚麼？還不是為了我林家的辟邪劍譜。劍譜既已騙到了手，還要我姓林的幹甚麼？」

岳靈珊「啊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哭道：「你……冤枉好人，我若有此意，教我……教我天誅地滅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你們暗中設下奸計，我初時蒙在鼓裏，毫不明白。此刻我雙眼盲了，反更加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父女倆若非有此存心，為甚麼……為甚麼……」

岳靈珊慢慢走到他身畔，說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我對你的心，跟從前沒半點分別。」林平之哼了一聲。岳靈珊道：「咱們回去華山好好養傷。你眼睛好得了也罷，好不了也罷。我岳靈珊如有三心兩意，教我……教我死得比這余滄海還慘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也不知你心中又在打甚麼鬼主意，來對我這等花言巧語。」

岳靈珊不再理他，向盈盈道：「姊姊，我想跟你借一輛大車。」盈盈道：「自然可以。請兩位恆山派的師姊送你們一程，好不好？」岳靈珊不住嗚咽，道：「不……不用了，多……多謝。」盈盈拉過一輛車來，將騾子的韁繩和鞭子交在她手裏。

岳靈珊扶著林平之的手臂，道：「上車罷！」林平之顯是極不願

意，但雙目不能見物，實是寸步難行，遲疑了一會，終於躍入車中。岳靈珊咬牙跳上趕車的座位，向盈盈點了點頭示謝，鞭子一揮，趕車向西北行去，向令狐冲卻始終一眼不瞧。

令狐冲目送大車越走越遠，心中一酸，眼淚便欲奪眶而出，心想：「林師弟雙目已盲，小師妹又受了傷。他二人無依無靠，漫漫長路，如何是好？倘若青城派弟子追去尋仇，怎生抵敵？」眼見青城羣弟子裹了余滄海的屍身，放上馬背，向西南方行去，雖和林平之、岳靈珊所行方向相反，焉知他們行得十數里後，不會折而向北，又向林平之夫婦趕去？

再琢磨林平之和岳靈珊二人適才那一番話，只覺中間實藏著無數隱情，夫妻間的恩怨愛憎，雖非外人所得與聞，但林岳二人婚後定非和諧，當可斷言；想到小師妹青春年少，父母愛如掌珠，同門師兄弟對她無不敬重愛護，卻受林平之這等折辱，不自禁的流下淚來。

當日眾人只行出十餘里，便在一所破祠堂中歇宿。令狐冲睡到半夜，好幾次均為噩夢所纏，昏昏沉沉中忽聽得一縷微聲鑽入耳中，有人在叫：「冲哥，冲哥！」令狐冲嗯了一聲，醒了過來，只聽得盈盈的聲音道：「你到外面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令狐冲忙即坐起，走到祠堂外，只見盈盈坐在石級上，雙手支頤，望著白雲中半現的明月。令狐冲走到她身邊，和她並肩而坐。夜深人靜，四下裏半點聲息也無。

過了好一會，盈盈道：「你在掛念小師妹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。許多情由，令人好生難以明白。」盈盈道：「你耽心她受丈夫欺侮？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他夫妻倆的事，旁人又怎管得了？」盈盈道：「你怕青城弟子趕去向他們生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青城弟子痛於師仇，又見到他夫妻已然受傷，趕去意圖加害，也是情理之常。」盈盈道：「你怎不設法前去相救？」令狐冲又嘆了口氣，道：

「聽林師弟的語氣，對我頗有疑忌之心。我雖好意援手，只怕更傷了他夫妻間的和氣。」

盈盈道：「這是其一。你心中另有顧慮，生怕令我不快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伸出手去握住她左手，只覺她手掌甚涼，柔聲道：「盈盈，在這世上，我只有你一人，倘若你我之間也生了嫌隙，做人還有甚麼意味？」

盈盈緩緩將頭倚過去，靠在他肩上，說道：「你心中既這樣想，你我之間又怎會生甚麼嫌隙？事不宜遲，咱們就追趕前去，別要為了避甚麼嫌疑，致貽終生之恨。」

令狐冲豐然而驚：「致貽終身之恨，致貽終生之恨！」似乎眼見數十名青城弟子正圍在林平之、岳靈珊所乘大車之旁，數十柄長劍正在向車中亂刺狠戳，不由得身子一顫。

盈盈道：「我去叫醒儀和、儀清兩位姊姊，你吩咐她們自行先回恆山，咱們暗中護送你小師妹一程，再回白雲庵去。」

儀和與儀清見令狐冲傷勢未愈，頗不放心，然見他心志已決，急於救人，也不便多勸，只得奉上一大包傷藥，送著他二人上車馳去。

當令狐冲向儀和、儀清吩咐之時，盈盈站在一旁，轉過了頭，不敢向儀和、儀清瞧上一眼，心想自己和令狐冲孤男寡女，同車夜行，只怕為她二人所笑，直到騾車行出數里，這才吁了口氣，頰上紅潮漸退。

她辨明了道路，向西北而行，此去華山，只一條官道，料想不會岔失。拉車的是匹健騾，腳程甚快，靜夜之中，只聽得車聲辘辘，蹄聲得得，更無別般聲息。

令狐冲心下好生感激，尋思：「她為了我，甚麼都肯做。她明知

我牽記小師妹，便和我同去保護。這等紅顏知己，令狐冲不知是前生幾世修來？」

盈盈趕著騾子，疾行數里，又緩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咱們暗中保護你師妹、師弟。他們倘若遇上危難，咱們被迫出手，最好不讓他們知道。我看咱們還是易容改裝的為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你還是扮成那大鬍子罷！」盈盈搖搖頭道：「不行了。在封禪台側我現身扶你，你小師妹已瞧在眼裏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改成甚麼才好？」

盈盈伸鞭指著前面一間農舍，說道：「我去偷幾件衣服來，咱二人扮成一……一……兩個鄉下兄妹罷。」她本想說「一對」，話到口邊，覺得不對，立即改為「兩個」。令狐冲自己聽了出來，知她最會害羞，不敢隨便出言說笑，只微微一笑。盈盈正好轉過頭來，見到他的笑容，臉上一紅，問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沒甚麼？我是在想，倘若這家鄉下人沒年輕女子，只有一位老太婆，一個小孩兒，那我又得叫你婆婆了。」

盈盈噗哧一笑，記起當日和令狐冲初識，他一直叫自己婆婆，心中感到無限溫馨，躍下騾車，向那農舍奔去。

令狐冲見她輕輕躍入牆中，跟著有犬吠之聲，但只叫得一聲，便沒了聲息，想是給盈盈一腳踢暈了。過了好一會，見她捧著一包衣物奔了出來，回到騾車之畔，臉上似笑非笑，神氣甚為古怪，突然將衣物往車中一拋，伏在車轅上吃吃而笑。

令狐冲提起幾件衣服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竟然便是老農夫和老農婦的衣服，尤其那件農婦的衫子十分寬大，鑲著白底青花的花邊，式樣古老，並非年輕農家姑娘或媳婦的衣衫。這些衣物中還有男人的帽子，女裝的包頭，又有一根旱煙筒。

盈盈笑道：「你是令狐半仙，猜到這鄉下人家有個婆婆，只可惜沒孩兒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便紅著臉住了口。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原來他

們是兄妹二人，這兩兄妹當真要好，一個不娶，一個不嫁，活到七八十歲，還是住在一起。」盈盈笑著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你明知不是的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是兄妹麼？那可奇了。」

盈盈忍不住好笑，當下在驟車之後，將老農婦的衫裙罩在衣衫之上，又將包頭包在自己頭頂，雙手在道旁抓些泥塵，抹在自己臉上，這才幫著令狐冲換上老農的衣衫。令狐冲和她臉頰相距不過數寸，但覺她吹氣如蘭，不由得心中一蕩，便想伸手摟住她親上一親，只是想到她為人端嚴，半點褻瀆不得，要是冒犯了她，惹她生氣，有何後果可難以料想，當即收攝心神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他眼神突然顯得輕狂異樣、隨又莊重克制之態，盈盈都瞧得分明，微笑道：「乖孫子，婆婆這才疼你。」伸出手掌，將滿掌泥塵往他臉上抹去。令狐冲閉住眼，只感她掌心溫軟柔滑，在自己臉上輕輕的抹來抹去，說不出的舒服，只盼她永遠的這麼撫摸不休。過了一會，盈盈道：「好啦，黑夜之中，你小師妹一定認不出，只小心別開口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頭頸中也得抹些塵土才是。」

盈盈笑道：「誰瞧你頭頸了？」隨即會意，令狐冲是要自己伸手去撫摸他頭頸，彎起中指，在他額頭輕輕打個爆栗，回身坐在車夫位上，一聲唢哨，趕驟便行，突然間忍不住好笑，越笑越大聲，竟彎住了腰，難以坐直。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你在那鄉下人家見到了甚麼？」

盈盈笑道：「還不是見到了好笑的事。那老公公和老婆婆是.....是夫妻兩個.....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原來不是兄妹，是夫妻兩個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再跟我胡鬧，不說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他們不是夫妻，是兄妹。」

盈盈道：「你別打岔，成不成？我跳進牆去，一隻狗叫了起來，我便將狗子拍暈了。那知這麼一叫，便將那老公公和老婆婆吵醒了。」

老婆婆說：『阿毛爹，別是黃鼠狼來偷雞。』老公公說：『老黑又不叫了，不會有黃鼠狼的。』老婆婆忽然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『只怕那黃鼠狼學你從前的死樣，半夜三更摸到我家裏來時，總是帶一塊牛肉、驢肉來餵狗。』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這老婆婆真壞，她繞著彎兒罵你是黃鼠狼。」他知盈盈最為靦腆，她說到那老農夫婦當年的私情，自己只有假裝全然不懂，她或許還會說下去，否則自己言語中只須帶上一點兒情意，她立時便住口了。

盈盈笑道：「那老婆婆是在說他們沒成親時的事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挺腰一提韁繩，驢子又快跑起來。令狐冲道：「沒成親時怎樣啦？他們一定規矩得很，半夜三更就是一起坐在大車之中，也一定不敢抱一抱，親一親。」盈盈呿了一聲，不再說了。令狐冲道：「好妹子，親妹子，他們說些甚麼，你說給我聽。」盈盈微笑不答。

黑夜之中，但聽得驢子的四隻蹄子打在官道之上，清脆悅耳。令狐冲向外望去，月色如水，瀉在一條既寬且直的官道上，輕煙薄霧，籠罩在道旁樹梢，驢車緩緩駛入霧中，遠處景物便看不分明，盈盈的背脊也裹在一層薄霧之中。其時正當入春，野花香氣忽濃忽淡，微風拂面，說不出的歡暢。令狐冲久未飲酒，此刻情懷，卻正如微醺薄醉一般。

盈盈臉上一直帶著微笑，她在回想那對老農夫婦的談話：

老公公道：「那一晚屋裏半兩肉也沒有，只好到隔壁人家偷一隻雞殺了，拿到你家來餵你的狗。那隻狗叫甚麼名字啊？」老婆婆道：「叫大花。」老公公道：「對啦，叫大花。牠吃了半隻雞，乖乖的一聲不出，你爹爹、媽媽甚麼也不知道。咱們的阿毛，就是這一晚有了的。」老婆婆道：「你就只管自己，也不理人家死活。後來我肚子大了，爹爹把我打得死去活來。」老公公道：「幸虧你肚子大了，否則

的話，你爹怎肯把你嫁給我這窮小子？那時候哪，我巴不得你肚子快大！」老婆婆忽然發怒，罵道：「你這死鬼，原來你是故意的，你一直瞞著我，我……我決不能饒你。」老公公道：「別吵，別吵！阿毛也生了孩子啦，你還吵甚麼？」

當下盈盈生怕令狐冲記掛，不敢多聽，偷了衣服物品便走，在桌上放了一大錠銀子。她輕手輕腳，這一對老夫婦一來年老遲鈍，二來說得興起，竟渾不知覺。

盈盈想著他二人的說話，突然間面紅過耳，幸好是在黑夜之中，否則教令狐冲見到自己臉色，那真不用做人了。

她不再催趕騾子，大車行得漸漸慢了，行了一程，轉了個彎，來到一座大湖之畔。湖旁都是垂柳，圓圓的月影倒映湖中，湖面水波微動，銀光閃閃。

盈盈輕聲問道：「冲哥，你睡著了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睡著了，我正在做夢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在做甚麼夢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夢見帶了一大塊牛肉，摸到黑木崖上，去餵你家的狗。」盈盈笑道：「你為人不正經，做的夢也不正經。」

兩人並肩坐在車中，望著湖水。令狐冲伸過右手，按在盈盈左手的手背上。盈盈的手微微一顫，卻不縮回。令狐冲心想：「若得永遠如此，不再見到武林中的腥風血雨，便叫我做神仙，也沒這般快活。」

盈盈道：「你在想甚麼？」令狐冲將適才心中所想說了出來。盈盈反轉左手，握住了他右手，說道：「冲哥，我真快活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也一樣。」盈盈道：「你率領羣豪攻打少林寺，我雖感激，可也沒此刻歡喜。倘若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陷身少林寺中，你為了江湖上的義氣，也會奮不顧身前來救我。可是這時候你只想到我，沒想到你小師妹……」

她提到「你小師妹」四字，令狐冲全身一震，脫口而出：「啊，咱們快些趕去！」

盈盈輕輕的道：「直到此刻我才相信，在你心中，你終於是念著我多些，念著你小師妹少些。」她輕拉韁繩，轉過驢頭，驢車從湖畔回上了大路，揚鞭一擊，驢子快跑起來。

這一口氣直趕出了二十餘里，驢子腳力已疲，這才放緩腳步。轉了兩個彎，前面一望平陽，官道旁都種滿了高粱，溶溶月色之下，便似是一塊極大極大的綠綢，平鋪於大地。極目遠眺，忽見官道彼端有一輛大車似乎停著不動。令狐冲道：「這輛大車，好像就是林師弟他們的。」盈盈道：「咱們慢慢上去瞧瞧。」她輕勒韁繩，令驢子慢行，車聲不響，以免林平之察覺。

行了一會，才發覺前車其實也在行進，只行得慢極，又見驢子旁有一人步行，竟是林平之，趕車之人看背影便是岳靈珊。

令狐冲好生詫異，伸出手去一勒韁繩，不令驢子向前，低聲道：「那是幹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你在這裏等著，我過去瞧瞧。」若趕車上前，立時便給對方發覺，須得施展輕功，暗中偷窺。令狐冲很想同去，但傷處未愈，輕功提不起來，只得點頭道：「好！」

盈盈輕躍下車，鑽入了高粱叢中。高粱生得極密，一入其中，便在白天也看不到人影，只是其時高粱桿子尚矮，葉子也未茂密，不免露頭於外。她彎腰而行，辨明蹄聲的所在，趕上前去，在高粱叢中與岳靈珊的大車並肩而行。

只聽得林平之說道：「我的劍譜早已盡數交給你爹爹了，自己沒私自留下一招半式，你又何必苦苦跟著我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老是疑心我爹爹圖謀你的劍譜，當真好沒來由。你憑良心說，你初入華山門下，那時又沒甚麼劍譜，可是我早就跟你.....跟你很好了，難道也別有居心嗎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我林家的辟邪劍法天下知名，余滄海、木

高峯他們在我爹爹身上搜查不得，便來找我。我怎知你不是受了爹爹、媽媽的囑咐，故意來向我賣好？」岳靈珊嗚咽道：「你真要這麼想，我又有甚麼法子？」

林平之氣忿忿的道：「難道是我錯怪了你？這辟邪劍譜，你爹爹不是終於從我手中得去了嗎？誰都知道，要得辟邪劍譜，總須向我這姓林的傻小子身上打主意。余滄海、木高峯，哼哼，岳不羣，有甚麼分別了？只不過岳不羣成則為王，余滄海、木高峯敗則為寇而已。」

岳靈珊怒道：「你如此損我爹爹，當我是甚麼人了？若不是……若不是……哼哼……」林平之站定了腳步，大聲道：「你要怎樣？若不是我瞎了眼、受了傷，你便要殺我，是不是？我一雙眼睛，又不是今天才瞎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原來你當初識得我，跟我要好，就是瞎了眼睛。」勒住韁繩，驟車停了下來。

林平之道：「正是！我怎知你如此深謀遠慮，為了一部辟邪劍譜，竟會到福州來開小酒店？青城派那姓余的小子欺侮你，其實你武功比他高得多，可是你假裝不會，引得我出手。哼，林平之，你這早瞎了眼睛的渾小子，憑這一手三腳貓的功夫，居然膽敢行俠仗義，打抱不平？你是爹娘的心肝肉兒，他們若不是有重大圖謀，怎肯讓你到外邊拋頭露面、幹這當鑪賣酒的低三下四勾當？」

岳靈珊道：「爹爹本是派二師哥去福州的。是我想下山來玩兒，定要跟著二師哥去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你爹爹管治門人弟子如此嚴厲，倘若他認為不妥，便任你跪著哀求三日三夜，也決不會准許。只因他信不過二師哥，這才派你在旁監視。」

岳靈珊默然，似乎覺得林平之的猜測也非全然沒道理，隔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總之我到福州之前，從未聽見過『辟邪劍譜』四字。爹爹只說，大師哥打了青城弟子，雙方生了嫌隙，現下青城派人眾大舉東行，只怕於我派不利，因此派二師哥和我

去暗中查察。」

林平之嘆了口氣，似乎心腸軟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好罷，我便再信你一次。可是我已變成這樣子，你跟著我又有甚麼意思？你我僅有夫妻之名，並無夫妻之實。你還是處女之身，這就回頭……回頭到令狐冲那裏去罷！」

盈盈一聽到「你我僅有夫妻之名，並無夫妻之實，你還是處女之身」這句話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隨即羞得滿面通紅，連脖子中也熱了，心想：「女孩兒家去偷聽人家夫妻的私話，已大大不該，卻又去想那是甚麼緣故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」轉身便行，但只走得幾步，想到林平之那句「回頭到令狐冲那裏去罷」，這事跟自己切身有關，好奇心大盛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當即停步，側耳又聽，但心下害怕，不敢回到先前站立處，和林岳二人便相隔遠了些，但二人的話聲仍清晰入耳。

只聽岳靈珊幽幽的道：「我只和你成親三日，便知你心中恨我極深，雖和我同房，卻不肯和我同牀。你既這般恨我，又何必……何必……娶我？」林平之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沒恨你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不恨我？那為甚麼日間假情假意，對我親熱之極，一等晚上回到房中，連話也不跟我說一句？爸爸媽媽幾次三番查問你待我怎樣，我總是說你很好，很好，很好……哇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縱聲大哭。

林平之一躍上車，雙手握住她肩膀，厲聲道：「你說你爹媽幾次三番的查問，要知道我待你怎樣，此話當真？」岳靈珊嗚咽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我騙你幹麼？」林平之問道：「明明我待你不好，從來沒跟你同牀。那你又為甚麼說很好？」岳靈珊泣道：「我既嫁了你，便是你林家的人了。只盼你不久便回心轉意。我對你一片真心，我……我怎可編排自己夫君的不是？」

林平之半晌不語，只咬牙切齒，過了好一會，才慢慢的道：

「哼，我只道你爹爹顧念著你，對我還算手下留情，豈知全仗你從中遮掩。你若不是這麼說，姓林的早就死在華山之巔了。」

岳靈珊抽抽噎噎的道：「那有此事？夫妻倆新婚，便有些小小不和，做岳父的豈能為此而將女婿殺了？」

盈盈聽到這裏，慢慢向前走了幾步。

林平之恨恨的道：「他要殺我，不是為我待你不好，而是為我學了辟邪劍法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這件事我可真明白了。你和爹爹這幾日來所使的劍法古怪之極，但威力卻又強大無比。爹爹打敗左冷禪，奪得五嶽派掌門，你殺了余滄海、木高峯，難道……難道這當真便是辟邪劍法嗎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正是！這便是我福州林家的辟邪劍法！當年我曾祖遠圖公以這七十二路劍法威懾羣邪，創下『福威鏢局』的基業，天下英雄，無不敬仰，便是由此。」他說到這件事時，聲音也響了起來，語音中充滿了得意之情。

岳靈珊道：「可是，你一直沒跟我說已學會了這套劍法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我怎麼敢說？令狐冲在福州搶到了那件袈裟，畢竟還是拿不去，只不過錄著劍譜的這件袈裟，卻落入了你爹爹手中……」岳靈珊尖聲叫道：「不，不會的！爹爹說，劍譜給大師哥拿了去。我曾求大師哥還給你，他說甚麼也不肯。」林平之哼的一聲冷笑。岳靈珊又道：「大師哥劍法厲害，連爹爹也敵他不過，難道他所使的不是辟邪劍法？不是從你家的辟邪劍譜學的？」

林平之又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令狐冲雖然奸猾，比起你爹爹來，可又差得遠了。再說，他的劍法亂七八糟，怎能跟我家的辟邪劍法相比？在封禪台側比武，他連你也比不過，在你劍底受了重傷，哼哼，

又怎能跟我家的辟邪劍法相比？」岳靈珊低聲道：「他是故意讓我的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他對你的情義可深著哪！」

這句話盈盈倘若早一日聽見，雖早知令狐冲比劍時故意容讓，仍會惱怒之極，可是今宵二人良夜同車，湖畔清談，已然心意相照，她心中反而感到一陣甜蜜：「他從前確是對你很好，可是現下卻待我更加好得多了。這可怪不得他，不是他對你變心，實在是你欺侮得他太也狠了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原來大師哥所使的不是辟邪劍法，那為甚麼爹爹一直怪他偷了你家的辟邪劍譜？那日爹爹將他逐出華山門牆，宣布他罪名之時，那也是一條大罪。這麼說來，我.....我可錯怪他了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有甚麼錯怪？令狐冲又不是不想奪我的劍譜，實則他確已奪去了。只不過強盜遇著賊爺爺，他重傷之後，暈了過去，你爹爹從他身上搜了出來，乘機賴他偷了去，以便掩人耳目，這叫做賊喊捉賊.....」岳靈珊怒道：「甚麼賊不賊的，說得這麼難聽！」林平之道：「你爹爹做這種事，就不難聽？他做得，我便說不得？」

岳靈珊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日在向陽巷中，這件袈裟給嵩山派的壞人奪了去。大師哥殺了這二人，將袈裟奪回，未必是想據為己有。大師哥氣量大得很，從小就不貪圖旁人的物事。爹爹說他取了你的劍譜，我一直有點懷疑，只是爹爹既這麼說，又見大師哥劍法突然大進，連爹爹也及不上，這才不由得不信。」

盈盈心道：「你能說這幾句話，不枉了冲郎愛你一場。」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他這麼好，你為甚麼又不跟他去？」岳靈珊道：「平弟，你到此刻，還是不明白我的心。大師哥和我從小一塊兒長大，在我心中，他便是我的親哥哥一般。我對他敬重親愛，只當他是兄長，從來沒當他是情郎。自從你來到華山之後，我跟你說不出的投緣，只覺一刻不見，心中便拋不開，放不下，我對你的心意，永永

遠遠也不會變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你和你爹爹原有些不同，你.....你更像你媽媽。」語氣轉為柔和，顯然對岳靈珊的一片真情，心中也頗感動。

兩人半晌不語，過了一會，岳靈珊道：「平弟，你對我爹爹成見很深，你們二人今後在一起也不易和好的了。我是嫁雞.....我.....我總之是跟定了你。咱們還是遠走高飛，找個隱僻的所在，快快活活的過日子。」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你倒想得挺美。我這一殺余滄海、木高峯，已鬧得天下皆知，你爹爹自然知道我已學了辟邪劍法，他又怎能容得我活在世上？」

岳靈珊嘆道：「你說我爹爹謀你的劍譜，事實俱在，我也不能為他辯白。但你口口聲聲說，為了你學過辟邪劍法，他定要殺你，天下焉有是理？辟邪劍譜本是你林家之物，你學這劍法乃天經地義，理所當然。我爹爹就算再不通情理，也決不能為此殺你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你這麼說，只因為你既不明白你爹爹為人，也不明白這辟邪劍譜到底是甚麼東西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雖對你死心塌地，可是對你的心，我實在也不明白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是了，你不明白！你當然不明白！你又何必要明白？」說到這裏，語氣又暴躁起來。

岳靈珊不敢再跟他多說，道：「嗯，咱們走罷！」林平之道：「上那裏去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愛去那裏，我也去那裏。天涯海角，總是和你在一起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你這話當真？將來不論如何，可都不要後悔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決心和你好，決意嫁你，早就打定了一輩子的主意，那裏還會後悔？你的眼睛受傷，又不是一定治不好，就算真的難以復原，我也永遠陪著你，服侍你，直到我倆一起死了。」

這番話情意真摯，盈盈在高粱叢中聽著，不禁心中感動。

林平之哼了一聲，似乎仍然不信。岳靈珊輕聲說道：「平弟，你心中仍然疑我。我……我……今晚甚麼都交了給你，你……你總信得過我了罷。我倆今晚在這裏洞房花燭，做真正的夫妻，從今而後，做……真正的夫妻……」她聲音越說越低，到後來已幾不可聞。

盈盈又一陣奇窘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心想：「到了這時候，我再聽下去，以後還能做人嗎？」當即緩步移開，暗罵：「這岳姑娘真不要臉！在這陽關大道之上，怎能……怎能……呸！」

猛聽得林平之一聲大叫，聲音淒厲，跟著喝道：「滾開！別過來！」盈盈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幹甚麼了？為甚麼這姓林的這麼兇？」跟著便聽得岳靈珊哭了出來。林平之喝道：「走開，走開！快走得遠遠的，我寧可給你父親殺了，不要你跟著我。」岳靈珊哭道：「你這樣輕賤於我……到底……到底我做錯了甚麼……」林平之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但又住口不說。

岳靈珊道：「你心中有甚麼話，儘管說個明白。倘若真是我錯了，即或是你怪我爹爹，不肯原諒，你明白說一句，也不用你動手，我立即橫劍自刎。」唰的一聲響，拔劍出鞘。

盈盈心道：「她這可要給林平之逼死了，非救她不可！」快步走回，離大車甚近，以便搶救。

林平之又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過了一會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你的錯，是我自己不好。」岳靈珊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，又羞又急，又甚氣苦。林平之道：「好，我跟你說了便是。」岳靈珊泣道：「你打我也好，殺我也好，就別這樣教人家不明不白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你既對我並非假意，我也就明白跟你說了，好教你從此死了這心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為甚麼？我林家的辟邪劍法，在武林中向來大大有

名。余滄海和你爹爹都是一派掌門，自身原以劍法見長，卻也要千方百計的來謀我家劍譜。可是我爹爹的武功卻何以如此不濟？他任人欺凌，全無反抗之能，那又為甚麼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或者因為公公他老人家天性不宜習武，又或者自幼體弱。武林世家的子弟，也未必個個武功高強的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對。我爹爹就算劍法不行，也不過是學得不到家，內功根柢淺，劍法造詣差。可是他所教我的辟邪劍法，壓根兒就是錯的，從頭至尾，就不是那一會事。」岳靈珊沉吟道：「這……這可就奇怪得很了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其實說穿了也不奇怪。你可知我曾祖遠圖公，本來是甚麼人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不知道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他本來是個和尚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原來是出家人。有些武林英雄，在江湖上創下了轟轟烈烈的事業，臨到老來看破世情，出家為僧，那也是有的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是。我曾祖不是老了才出家，他是先做和尚，後來再還俗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英雄豪傑，少年時做過和尚，也不是沒有。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，小時候便曾在皇覺寺出家為僧。」

盈盈心想：「岳姑娘知丈夫心胸狹窄，不但沒一句話敢得罪他，還不住口的寬慰。」

只聽岳靈珊又道：「咱們曾祖遠圖公少年時曾出過家，想必是公公對你說的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我爹爹從未說過，恐怕他也不知道。我家向陽巷老宅的那座佛堂，那一晚我和你一起去過。」岳靈珊道：

「是。」林平之道：「這辟邪劍譜為甚麼抄錄在一件袈裟上？只因為他本來是和尚，見到劍譜之後，偷偷的抄在袈裟上，盜了出來。他還俗之後，在家中起了一座佛堂，沒敢忘了禮敬菩薩。」岳靈珊道：

「你的推想很有道理。可是，也說不定是有一位高僧，將劍譜傳給了遠圖公，這套劍譜本來就是寫在袈裟上的。遠圖公得到這套劍譜，手段本就光明正大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不是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既這麼推測，想必不

錯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是我推測，是遠圖公親筆寫在袈裟上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他在劍譜之末註明，他原在寺中為僧，以特殊機緣，從旁人口中聞此劍譜，錄於袈裟之上。他鄭重告誡，這門劍法太過陰損毒辣，修習者必會斷子絕孫。尼僧習之，已然甚不相宜，大傷佛家慈悲之意，俗家人更萬萬不可研習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可是他自己竟又學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當時我也如你這麼想，這劍法就算太過毒辣，不宜修習，可是遠圖公習了之後，還不是一般的娶妻生子，傳種接代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是啊。不過也可能是他先娶妻生子，後來再學劍法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決計不是。天下習武之人，任你如何英雄了得，定力如何高強，一見到這劍譜，決不可能不會依法試演一招。試了第一招之後，決不會不試第二招；試了第二招後，更不會不試第三招。不見劍譜則已，一見之下，定然著迷，再也難以自拔，非從頭至尾修習不可。就算明知將有極大禍患，那也一切都置之腦後了。」

盈盈聽到這裏，心想：「爹爹曾道，這辟邪劍譜其實和我教的葵花寶典同出一源，基本原理並無二致，無怪岳不羣和這林平之的劍法，竟和東方不敗如此近似。」又想：「爹爹說道，葵花寶典上的功夫習之有損無益。他知學武之人一見到內容精深的武學秘籍，縱然明知習之有害，卻也會陷溺其中，難以自拔。他根本自始就不翻看寶典，那自是最明智的上上之策。」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那他為甚麼傳給了東方不敗？」

想到這一節，自然而然的就會推斷：「原來當時爹爹已瞧出東方不敗包藏禍心，傳他寶典是有意害他。向叔叔卻還道爹爹顛預懵懂，給東方不敗蒙在鼓裏，空自著急。其實以爹爹如此精明厲害之人，怎會長期的如此胡塗？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，東方不敗竟先下手為強，將爹爹捉了起來，囚入西湖湖底。總算他心地還不是壞到家，倘若那時竟將爹爹一刀殺了，或者吩咐不給飲食，爹爹那裏還有報仇雪恨的機會？其實我們能殺了東方不敗，也是僥倖之極，若無冲郎在旁援

手，爹爹、向叔叔、上官雲和我四人，一上來就會給東方不敗殺了。又若無楊蓮亭在旁亂他心神，東方不敗仍是不敗。」

想到這裏，不由得覺得東方不敗有些可憐，又想：「他囚禁了我爹爹之後，待我著實不薄，禮數周到。我在日月教中便和公主娘娘無異。今日我親生爹爹身為教主，我反無昔時的權柄風光。唉，我今日已有了冲郎，還要那些勞什子的權柄風光幹甚麼？」

回思往事，想到父親的心計深沉，不由得暗暗心驚：「直到今天，爹爹還是沒答允將融功的法門傳授冲郎。冲郎體內積貯了別人的異種真氣，不加融合，禍胎越結越巨，遲早必生大患。爹爹說道，只須他入了我教，不但立即傳他此術，還宣示教眾，立他為教主的繼承之人，可是冲郎偏不肯低頭屈從，當真為難得很。」一時喜，一時憂，悄立於高粱叢中，雖說是思潮雜沓，但想來想去，總仍歸結在令狐冲身上。

這時林平之和岳靈珊也默默無言。過了好一會，聽得林平之說道：「遠圖公一見劍譜之後，當然立即就練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這套劍法就算真有禍患，也決不會立即發作，總是在練了十年八年之後，才有不良後果。遠圖公娶妻生子，自是在禍患發作之前的事了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不……是……的。」這三個字拖得很長，可是語意中並無絲毫猶疑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我初時也如你這般想，只過得幾天便知不然。我爺爺決不能是遠圖公的親生兒子，多半是遠圖公領養的。遠圖公娶妻生子，只是為了掩人耳目。」

岳靈珊「啊」的一聲，顫聲道：「掩人耳目？那……那為了甚麼？」

林平之哼了一聲不答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見到劍譜之時，和你好事已近。我幾次三番想要等到和你成親之後，真正做了夫妻，這才起始練劍。可是劍譜中所載的招式法門，非任何習武之人所能抗

拒。我終於……我終於……自宮習劍……」

岳靈珊失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自……自宮練劍？」林平之陰森森的道：「正是。這辟邪劍譜的第一道法訣，便是：『武林稱雄，揮劍自宮。』」岳靈珊道：「那……那為甚麼？」林平之道：「練這辟邪劍法，自練內功入手，再要加煉內丹，服食燥藥。若不自宮，練功服藥之後，便即慾火如焚，不免走火入魔，殭癱而死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語音如蚊，幾不可聞。

盈盈心中也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這時她才明白，為甚麼東方不敗一代梟雄，武功無敵於天下，卻身穿婦人裝束，拈針繡花，而對楊蓮亭這樣一個虬髯魁梧、俗不可耐的臭男人，卻又如此著迷，原來為了練這邪門武功，他已成了不男不女之身。

只聽得岳靈珊輕輕啜泣，說道：「當年遠圖公假裝娶妻生子，是為了掩人耳目，你……你也是……」林平之道：「不錯，我自宮之後，仍和你成親，也是掩人耳目，不過只是要掩你爹爹一人的耳目。」

岳靈珊嗚嗚咽咽的只是低泣。林平之道：「我一切都跟你說了，你痛恨我入骨，這就走罷。」岳靈珊哽咽道：「我不恨你，你是為情勢所逼，無可奈何。我只恨……只恨當年寫下那辟邪劍譜之人，為甚麼……為甚麼要這樣害人。」林平之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位前輩英雄是個太監。」

岳靈珊「嗯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然則……然則我爹爹……也是……也是像你這樣……」林平之道：「既練此劍法，又怎能例外？你爹爹身為一派掌門，倘若有人知道他揮劍自宮，傳將出去，豈不騰笑江湖？因此他如知我習過這門劍法，非殺我不可。他幾次三番查問我對你如何，便是要確知我有無自宮。假如當時你稍有怨懟之情，我這條命早已不保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現下他是知道了。」林平之道：

「我殺余滄海，殺木高峯，數日之內，便將傳遍武林，天下皆知。」言下甚是得意。岳靈珊道：「照這麼說，只怕.....只怕我爹爹真的放你不過，咱們到那裏去躲避才好？」

林平之奇道：「咱們？你既已知道我這樣了，還願跟著我？」岳靈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平弟，我對你一片心意，始終.....始終如一。你的身世甚是可憐.....」她一句話沒說完，突然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躍下車來，似是給林平之推了下來。

只聽得林平之怒道：「我不要你可憐，誰要你可憐了？林平之劍術已成，甚麼也不怕。等我眼睛好了以後，林平之雄霸天下，甚麼岳不羣、令狐冲，甚麼方證和尚、冲虛道士，都不是我對手。」

盈盈心下暗怒：「等你眼睛好了？哼，你的眼睛好得了嗎？」對林平之遭際不幸，她本來頗有惻然之意，待聽到他對妻子這等無情無義，又這等狂妄自大，不禁頗為不齒。

岳靈珊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咱們總得先找個地方，暫避一時，將你眼睛養好了再說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我自有對付你爹爹的法子。」岳靈珊道：「這件事既然說來難聽，你自然不會說，爹爹也不用耽心你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哼，對你爹爹的為人，我可比你明白得多了。明天我一見到有人，立即便說及此事。」

岳靈珊急道：「那又何必？你這不是.....」林平之道：「何必？這是我保命全身的法門。我逢人便說，不久自然傳入你爹爹耳中。岳不羣既知我已然說了出來，便不能再殺我滅口，他反要千方百計的保全我性命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的想法真希奇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有甚麼希奇？你爹爹是否自宮，一眼是瞧不出來的。他鬍子落了，大可用漆黏上去，旁人不免將信將疑。但若我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人人都會說是岳不羣所殺，這叫做欲蓋彌彰。」岳靈珊嘆了口氣，默不作聲。

盈盈尋思：「林平之這人心思機敏，這一著委實厲害。岳姑娘夾

在中間，可為難得很了。這麼一來，她父親不免聲名掃地，她如設法阻止，卻又危及丈夫性命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我縱然雙眼從此不能見物，但父母大仇得報，一生也決不後悔。當日令狐冲傳我爹爹遺言，說向陽巷老宅中祖宗的遺物，千萬不可翻看，這是曾祖傳下來的遺訓。現下我是細看過了，雖然沒遵照祖訓，卻報了父母之仇。若非如此，旁人都道我林家的辟邪劍法浪得虛名，福威鏢局歷代總鏢頭都是欺世盜名之徒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當時爹爹和你都疑心大師哥，說他取了你林家的辟邪劍譜，說他捏造公公的遺言……」林平之道：「就算是我錯怪了他，卻又怎地？當時連你自己也不是一樣的疑心？」岳靈珊輕輕嘆息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和大師哥相識未久，如此疑心，也是人情之常。可是爹爹和我，卻不該疑他。世上真正信得過他的，只媽媽一人。」

盈盈心道：「誰說只你媽媽一人？還有我呢！」

林平之冷笑道：「你娘也真喜歡令狐冲。為了這小子，你父母不知口角了多少次。」岳靈珊訝道：「我爹爹媽媽為了大師哥口角？我爹媽是從來不口角的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從來不口角？那只是裝給外人看看而已。連這種事，岳不羣也戴起偽君子的假面具。我親耳聽得清清楚楚，難道會假？」

岳靈珊道：「我不是說假，只是十分奇怪。怎麼我沒聽到，你反而聽到了？」林平之道：「現下說與你知，也不相干。那日在福州，嵩山派的兩人搶了那袈裟去。那兩人給令狐冲殺死，袈裟自然是令狐冲得去了。可是當他身受重傷、昏迷不醒之際，我搜他身上，袈裟卻已不知去向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原來在福州城中，你已搜過大師哥身上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，那又怎樣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沒甚麼。」

盈盈心想：「岳姑娘以後跟著這奸狡兇險、暴躁乖戾的小子，這一輩子，苦頭可有得吃了。」忽然又想：「我在這裏這麼久了，冲郎

一定掛念。」側耳傾聽，不聞有何聲息，料想他定當平安無事。

只聽林平之續道：「袈裟既不在令狐冲身上，定是給你爹娘取了去。從福州回到華山，我潛心默察，你爹爹掩飾得也真好，竟半點端倪也瞧不出來。你爹爹那時得了病，當然，誰也不知道他是一見袈裟上的辟邪劍譜之後，立即便自宮練劍。旅途之中眾人聚居，我不敢去窺探你父母的動靜，一回華山，我每晚都躲在你爹娘臥室之側的懸崖上，要從他們的談話之中，查知劍譜的所在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每天晚上都躲在那懸崖上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正是。」岳靈珊又重複問了一句：「每天晚上？」盈盈聽不到林平之的回答，想來他是點了點頭。只聽得岳靈珊嘆道：「你真有毅力。」林平之道：「為報大仇，不得不然。」岳靈珊低低應了聲：「是。」

只聽林平之道：「我接連聽了十幾晚，都沒聽到甚麼異狀。有一天晚上，聽得你媽媽說道：『師哥，我覺得你近來神色不對，是不是練那紫霞神功有些兒麻煩？可別太求精進，惹出亂子來。』你爹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『沒有啊，練功順利得很。』你媽道：『你別瞞我，為甚麼你近來說話的嗓子變了，又尖又高，倒像女人似的。』你爹道：『胡說八道！我說話向來就是這樣的。』我聽得他說這句話，嗓音就尖得很，確像是個女子在大發脾氣。你媽道：『還說沒變？你一生之中，就從來沒對我這樣說過話。我倆夫婦多年，你心中有甚麼解不開的事，何必瞞我？』你爹道：『有甚麼解不開的事？嗯，嵩山之會不遠，左冷禪意圖吞併四派，其心昭然若揭。我為此煩心，那也是有的。』你媽道：『我看還不止於此。』你爹又生氣了，尖聲道：『你便是瞎疑心，此外更有甚麼？』你媽道：『我說了出來，你可別發火。我知道你是冤枉了冲兒。』你爹道：『冲兒？他跟魔教中人來往，和魔教那個姓任的姑娘結下私情，天下皆知，有甚麼冤枉他的？』」

盈盈聽他轉述岳不羣之言，提到自己，更有「結下私情，天下皆知」八字，臉上微微一熱，但隨即心中湧起一股柔情。

只聽林平之續道：「你媽說道：『他跟魔教中人結交，自是沒冤枉他。我說你冤枉他偷了平兒的辟邪劍譜。』你爹道：『難道劍譜不是他偷的？他劍術突飛猛進，比你比我還要高明，你又不是沒見過？』你媽道：『那定是他另有際遇。我斷定他決計沒拿辟邪劍譜。冲兒任性胡鬧，不聽你我的教訓，那是有的。但他自小光明磊落，決不做偷偷摸摸的事。自從珊兒跟平兒要好，將他撇下之後，他這等傲性之人，便是平兒雙手將劍譜奉送給他，他也決計不收。』」

盈盈聽到這裏，心中說不出的歡喜，真盼立時便能摟住了岳夫人，好好感謝她一番，心想不枉你將冲郎從小撫養長大，華山全派，只有你一人，才真正明白他的為人；又想單憑她這幾句話，他日若有機緣，便須好好報答她才是。

林平之續道：「你爹哼了一聲，道：『你這麼說，咱們將令狐冲這小子逐出門牆，你倒似好生後悔。』你媽道：『他犯了門規，你執行祖訓，清理門戶，無人可以非議。但你說他結交左道，罪名已經夠了，何必再冤枉他偷盜劍譜？其實你比我還明白得多。你明知他沒拿平兒的辟邪劍譜。』你爹叫了起來：『我怎知道？我怎知道？』」

林平之的聲音也是既高且銳，仿效岳不羣尖聲怒叫，靜夜之中，有如厲梟夜啼，盈盈不由得毛骨悚然。

隔了一會，才聽他續道：「你媽媽緩緩的道：『你自然知道，只因為這部劍譜，是你取了去的。』你爹怒聲吼叫：『你.....你說.....是我.....』但只說了幾個字，突然住口。你媽聲音十分平靜，說道：『那日冲兒受傷昏迷，我為他止血治傷之時，見到他身上有件袈裟，寫滿了字，似乎是劍法之類。第二次給他換藥，那件袈裟已經不見了，其時冲兒仍昏迷未醒。這段時候之中，除了你我二人，並無別人

進房。這件袈裟可不是我拿的。』」

岳靈珊哽咽道：「我爹爹.....我爹爹.....」林平之道：「你爹幾次插口說話，但均只含糊不清的說了一兩個字，便沒再說下去。你媽媽語聲漸轉柔和，說道：『師哥，我華山一派的劍術，自有獨到的造詣，紫霞神功的氣功更加不凡，以此與人爭雄，自亦足以樹名聲於江湖，原不必再去另學別派劍術。只是近來左冷禪野心大熾，圖併四派。華山一派在你手中，說甚麼也不能淪亡於他手中。咱們聯絡泰山、恆山、衡山三派，到時以四派鬥他一派，我看還是佔了六成贏面。就算真的不勝，大夥兒轟轟烈烈的劇鬥一場，將性命送在嵩山，也就是了，到了九泉之下，也不致愧對華山派的列祖列宗。他如將咱們四派殺得乾乾淨淨，這樣一來，五嶽劍派只賸下他嵩山一派，他要併五派為一，卻也併不成了。』」

盈盈聽到這裏，心下暗讚：「岳夫人確是女中鬚眉，比她丈夫可有骨氣得多了。」

只聽岳靈珊道：「我媽這幾句話，可挺有道理呀。」林平之冷笑道：「可是其時你爹爹已拿了我的劍譜，早已開始修習，那裏還肯聽師娘的勸？」他突然稱一句「師娘」，足見在他心中，對岳夫人仍不失敬意，繼續道：「你爹爹那時說道：『你這話當真是婦人之見。逞這等匹夫之勇，徒然送了性命，華山派還是給左冷禪吞了，死了之後，未必就有臉面去見華山派列祖列宗。左冷禪殺光了咱們之後，他找些蝦兵蟹將來，分在泰衡華恆四嶽，虛立四派的名銜，還不容易？』你媽半晌不語，嘆道：『你苦心焦慮以求保全本派，有些事我也不能怪你。只是.....只是那辟邪劍法練之有損無益，否則的話，為甚麼林家子孫都不學這劍法，以致給人家逼得走投無路？我勸你還是懸崖勒馬，及早別學了罷？』你爹爹大聲道：『你怎知我在學辟邪劍法？你.....你.....在偷看我嗎？』你媽道：『我又何必偷看這才知道？』你爹大聲道：『你說，你說！』他說得聲嘶力竭，話音雖響，卻顯得頗為氣餒。」

「你媽道：『你說話的聲音，就已全然變了，人人都聽得出來，難道你自己反而不覺得？』你爹還在強辯：『我向來便是如此。』你媽道：『每天早晨，你被窩裏總是落下了許多鬚鬚……』你爹尖叫一聲：『你瞧見了？』語音甚是驚怖。你媽嘆道：『我早瞧見了，一直不說。你黏的假鬚，能瞞過旁人，卻怎瞞得過和你做了幾十年夫妻的枕邊之人？』你爹見事已敗露，無可再辯，隔了良久，問道：『旁人還有誰知道了？』你媽道：『沒有。』你爹問：『珊兒呢？』你媽道：『她不會知道的。』你爹道：『平之自然也不知了？』你媽道：『不知。』你爹道：『好，我聽你的勸，這件袈裟，明兒咱們就設法交還給平之，再慢慢想法為令狐冲洗刷清白。這路劍法，我今後也不練了。』你媽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『那當真再好也沒有了。不過這劍譜於人有損，豈可讓平兒見到？還是毀去了的為是。』」

岳靈珊道：「爹爹當然不肯答允了。要是他肯毀去劍譜，一切都不會是這個樣子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你猜錯了。你爹爹當時說道：『很好，我立即毀去劍譜！』我大吃一驚，便想出聲阻止，劍譜是我林家之物，管他有益有害，你爹爹可沒權毀去。便在此時，只聽得窗子呀的一聲打開，我急忙縮頭，眼前紅光一閃，那件袈裟飄將下來，跟著窗子又即關上。眼看那袈裟從我身旁飄過，我伸手一抓，差了數尺，沒能抓到。其時我只知父母之仇是否能報，繫於是否能抓到袈裟，全將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右手搭在崖上，左腳拚命向外一勾，只覺腳尖似乎碰到了袈裟，立即縮回，當真幸運得緊，竟將那袈裟勾到了，沒落入天聲峽下的萬仞深淵之中。」

盈盈聽他說得驚險，心想：「你若沒能將袈裟勾到，那才真是幸運得緊呢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媽媽只道爹爹將劍譜擲入了天聲峽中，其實爹爹早將劍法記熟，袈裟於他已然無用，卻讓你因此而學得了劍法，是不

是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那是天意如此。冥冥之中，老天爺一切早有安排，要你由此而報公公、婆婆的大仇。那.....那.....那也很好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可是有一件事，我這幾天來幾乎想破了頭，也難以明白。為甚麼左冷禪也會使辟邪劍法？」岳靈珊「嗯」了一聲，語音冷漠，顯然對左冷禪會不會使辟邪劍法，全沒放在心上。林平之道：「你沒學過這路劍法，不知其中的奧妙所在。那一日左冷禪與你爹爹在封禪台上大戰，鬥到最後，兩人使的全是辟邪劍法。只不過左冷禪的劍法全然似是而非，每一招都似故意要輸給你爹爹，總算他劍術根柢奇高，每逢極險之處，急變劍招，才得避過，但後來終於給你爹爹刺瞎了雙眼。倘若.....嗯.....倘若他使嵩山劍法，給你爹爹以辟邪劍法所敗，那並不希奇。辟邪劍法無敵於天下，原非嵩山劍法之所能匹敵。左冷禪並沒自宮，練不成真正的辟邪劍法，那也不奇。我想不通的是，左冷禪這辟邪劍法卻是從那裏學來的，為甚麼又學得似是而非？」他最後這幾句話說得遲疑不定，顯是在潛心思索。

盈盈心想：「沒甚麼可聽的了。左冷禪的辟邪劍法，多半是從我教偷學去的。他只學了些招式，卻不懂這無恥的法門。東方不敗的辟邪劍法比岳不羣還厲害得多。你若見了，管教你就有三個腦袋，一起都想破了，也想不通其中道理。」

她正欲悄悄退開，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，二十餘騎在官道上急馳而來。

【三十六】 傷逝



只見岳靈珊的墳上茁發了幾枚青草的嫩芽，令狐冲心想：「小师妹墳上也生青草了。她在墳中，卻又不知如何？」忽聽得背後傳來幾下清幽的簫聲。

盈盈生怕令狐冲有失，急展輕功，趕到大車旁，說道：「冲哥，有人來了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又在偷聽人家殺雞餵狗了，是不是？怎地聽了這麼久？」盈盈呸了一聲，想到剛才岳靈珊確是便要在那大車之中，和林平之「做真正夫妻」，不由得滿臉發燒，說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在說修習……修習辟邪劍法的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說話吞吞吐吐，一定另有古怪，快上車來，說給我聽，不許隱瞞抵賴。」盈盈道：「不上來！好沒正經。」令狐冲笑問：「怎麼好沒正經？」盈盈道：「不知道！」這時蹄聲更加近了，盈盈道：「聽人數是青城派沒死完

的弟子，果真是跟著報仇來啦！」

令狐冲坐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慢慢過去，時候也差不多了。」盈盈道：「是。」她知令狐冲對岳靈珊關心之極，既有敵人來襲，他受傷再重，也非過去援手不可，何況任由他一人留在車中，自己過去救人，也不放心，當下扶著他跨下車來。

令狐冲左足踏地，傷口微覺疼痛，身子一側，碰了碰車轆。拉車的騾子一直悄無聲息，大車一動，只道是趕牠行走，頭一昂，便欲嘶叫。盈盈短劍一揮，一劍將騾頭切斷，乾淨利落之極。令狐冲輕聲讚道：「好！」他不是讚她劍法快捷，以她這等武功，快劍一揮，騾頭便落，毫不希奇，難得的是決斷迅速明快，毫沒思索，竟不讓騾子發出半點聲息。至於以後如何拉車，如何趕路，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令狐冲走了幾步，聽得來騎蹄聲又近了些，當即加快步子。盈盈尋思：「他要搶在敵人頭裏，走得快了，不免牽動傷口。我如伸手抱他負他，豈不羞人？」輕輕一笑，說道：「冲哥，可要得罪了。」不等令狐冲回答，右手抓住他背後腰帶，左手抓住他衣領，將他橫著提起，展開輕功，從高粱叢中疾行而前。令狐冲又感激，又好笑，心想自己堂堂恆山派掌門，給她這等如提嬰兒般抓在手裏，如給人見了，當真顏面無存，但若非如此，只怕給青城派人眾先到，小師妹立遭凶險，她此舉顯然是深體自己心意。

盈盈奔出數十步，來騎馬蹄聲又近了許多。她轉頭望去，只見黑暗中一列火把高舉，沿著大道馳來，說道：「這些人膽子不小，竟點了火把追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他們拚死一擊，甚麼都不顧了，啊啣，不好！」盈盈也即想起，說道：「青城派要放火燒車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上去截住了，不讓他們過來。」盈盈道：「不用心急，要救兩個人，總還辦得到。」令狐冲知她武功了得，青城派中余滄海已死，餘人殊不足道，當下也放寬了心。

盈盈抓著令狐冲，走到離岳靈珊大車的數丈處，扶他在高粱叢中坐好，低聲道：「你安安穩穩的坐著別動。」

只聽得岳靈珊在車中說道：「敵人快到了，果然是青城派的鼠輩。」林平之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岳靈珊道：「他們欺我夫妻受傷，竟手執火把追來，哼，肆無忌憚！」林平之問道：「大家都手執火把？」岳靈珊道：「正是。」林平之多歷患難，心思縝密，可比岳靈珊機靈得多，忙道：「快下車，鼠輩要放火燒車！」岳靈珊一想不錯，道：「是！否則要這許多火把幹甚麼？」一躍下車，伸手握住林平之的手。林平之跟著也躍了下來。兩人走出數丈，伏在高粱叢中，與令狐冲、盈盈兩人所伏處相距不遠。

蹄聲震耳，青城派眾人馳近大車，先截住了去路，將大車團團圍住。一人叫道：「林平之，你這狗賊，做烏龜麼？怎地不伸出頭來？」眾人聽得車中寂靜無聲，有人道：「只怕是下車逃走了。」只見一個火把劃過黑暗，擲向大車。

忽然車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接住了火把，反擲出來。

青城眾人大嘩，叫道：「狗賊在車裏！狗賊在車裏！」

令狐冲和盈盈見車中有人伸手，接火把反擲，自是大出意料之外，萬想不到大車之中另有強援。岳靈珊卻更大吃一驚，她和林平之說了這許久話，全沒想到車中竟有旁人，眼見這人擲出火把，手勢極勁，武功顯是不低。

青城弟子擲出八個火把，那人一一接住，一一還擲，雖沒傷到人，餘下青城弟子卻也不再投擲火把，只遠遠圍著大車，齊聲吶喊。火光下人人瞧得明白，那隻手乾枯焦黃，青筋突起，是老年人之手。有人叫道：「不是林平之！」另有人道：「也不是他老婆。」有人叫道：「龜兒子不敢下車，多半也受了傷。」

眾人猶豫半晌，見車中並無動靜，突然間發一聲喊，二十餘人一擁而上，各挺長劍，向大車中插去。

只聽得波的一聲響，一人從車頂躍出，手中長劍閃爍，竄到青城派羣弟子之後，長劍揮動，兩名青城弟子登時倒地。這人身披黃衫，似是嵩山派打扮，臉上蒙了青布，只露出精光閃閃的一雙眼珠，出劍奇快，數招之下，又有兩名青城弟子中劍倒地。

令狐冲和盈盈雙手一握，想的都是同一個念頭：「這人使的又是辟邪劍法。」但瞧他身形絕不是岳不羣。兩人又是同一念頭：「世上除岳不羣、林平之、左冷禪三人外，居然還有第四人會使辟邪劍法。」

岳靈珊低聲道：「這人所使的，似乎跟你的劍法一樣。」林平之「咦」的一聲，奇道：「他……他也會使我的劍法？你可沒看錯？」

片刻之間，青城派又有三人中劍。但令狐冲和盈盈都已瞧了出來，這人所使劍招雖是辟邪劍法，但閃躍進退的速度固與東方不敗相去甚遠，亦不及岳不羣和林平之的神出鬼沒，只是他本身武功甚高，遠勝青城派諸弟子，加上辟邪劍法的奇妙，以一敵眾，仍大佔上風。

岳靈珊道：「他劍法好像和你相同，但出手沒你快。」林平之吁了口氣，道：「出手不快，便不合我家劍法的精義。可是……可是，他是誰？為甚麼會使這劍法？」

酣鬥聲中，青城弟子中又有一人為他長劍貫胸，那人大喝一聲，抽劍出來，將另一人攔腰斬為兩截。餘人心膽俱寒，四下散開。那人一聲呼喝，衝出兩步。青城弟子中有人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轉頭便奔，餘人洩了氣，一窩蜂的都走了。有的兩人一騎，有的不及乘馬，步行飛奔，剎那間走得不知去向。

那人顯然也頗為疲累，長劍拄地，不住喘氣。令狐冲和盈盈從他

喘息之中，知道此人適才一場劇鬥，為時雖暫，卻已大耗內力，多半還已受了頗重內傷。

這時地下有七八個火把仍在燃燒，火光閃耀，明暗不定。

這黃衫老人喘息半晌，提起長劍，緩緩插入劍鞘，說道：「林少俠、林夫人，在下奉嵩山左掌門之命，前來援手。」他語音極低，嗓音嘶啞，每一個字都說得含糊不清，似乎口中含物，又似舌頭少了一截，聲音從喉中發出。

林平之道：「多謝閣下相助，請教高姓大名。」說著和岳靈珊從高粱叢中出來。

那老人道：「左掌門得悉少俠與夫人為奸人所算，受了重傷，命在下護送兩位前往穩妥之地，治傷療養，管保令岳沒法找到。」

盈盈、林平之、岳靈珊均想：「左冷禪怎會知道其中諸般關節？嗯，這人在車中，把話都聽去了。」令狐冲卻不明「管保令岳沒法找到」這話的用意。

林平之道：「左掌門和閣下的美意，在下甚為感激。養傷一節，在下自能料理，卻不敢煩勞尊駕了。」

那老人道：「少俠雙目為塞北明駝毒液所傷，不但復明甚難，而且此人所使毒藥陰狠厲害，若不由左掌門親施刀圭藥石，只怕.....只怕.....少俠的性命亦自難保。」

林平之自中了木高峯的毒水後，雙目和臉上均麻癢難當，恨不得伸指將自己眼珠挖了出來，以偌大耐力，方始強行克制，知此人所言非虛，沉吟道：「在下和左掌門無親無故，左掌門如何這等眷愛？閣下若不明言，在下難以奉命。」

那老人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同仇敵愾，那便如同有親有故了。左掌門的雙目為岳不羣所傷。閣下雙目受傷，推尋源由，禍端也是從岳不羣身上而起。岳不羣既知少俠已修習辟邪劍法，少俠便避到天涯海角，他也非追殺你不可。他此時身為五嶽派掌門，權勢薰天，少俠一人又如何能與之相抗？何況……何況……嘿嘿，岳不羣的親生愛女，便朝夕陪在少俠身旁，少俠便有通天本領，也難防牀頭枕邊的暗算……」

岳靈珊突然大聲道：「二師哥，原來是你！」

她這一聲叫了出來，令狐冲全身一震。他聽那老者說話，聲音雖然十分含糊，但語氣聽來甚熟，覺得是個相稔之人，聽岳靈珊一叫，登時省悟，此人果然便是勞德諾。只是先前曾聽岳靈珊說道，勞德諾已在福州為人所殺，以致萬萬想不到是他，然則岳靈珊先前所云的死訊並非事實。

只聽那老者冷冷的道：「小丫頭倒也機警，認出了我的聲音。」他不再以喉音說話，語音清晰，確是勞德諾。

岳靈珊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在福州假裝為人所殺，然則……然則八師哥是你殺的？」

勞德諾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是。英白羅是個小孩兒，無足輕重，我殺他幹麼？」

岳靈珊大聲道：「還說不是呢？他……小林子背上這一劍，也是你砍的。我一直還冤枉了大師哥。哼，原來是你做的好事！你又另外殺了個老人，將他面目剝得稀爛，把你衣服套在死人身上，人人都道你是給人害死了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你所料不錯，若非如此，岳不羣豈能就此輕易放過了我？但林少俠背上這一劍，卻不是我砍的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不是

你？難道另有旁人？」

勞德諾冷冷的道：「那也不是旁人，便是你的令尊大人。」岳靈珊叫道：「胡說！自己幹了壞事，卻來含血噴人。我爹爹好端端地為甚麼要劍砍平弟？」勞德諾道：「只因為那時候，你爹爹已從令狐冲身上得到了辟邪劍譜。這劍譜是林家之物，岳不羣第一個要殺的，便是你的平弟。林平之如活在世上，你爹爹怎能修習辟邪劍法？」

岳靈珊一時無語，在她內心，也知這幾句話甚是有理，但想到父親竟會對林平之忽施暗算，總是不願相信。她連說幾句「胡說八道」，說道：「就算我爹爹要害平弟，難道一劍會砍他不死？」

林平之忽道：「這一劍，確是岳不羣砍的，二師哥沒說錯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你也這麼說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岳不羣一劍砍在我背上，我受傷極重，情知無法還手，倒地之後，立即裝死不動。那時我還不知暗算我的竟是岳不羣，可是昏迷之中，聽到八師哥的聲音，他叫了句：『師父！』八師哥一句『師父』，救了我的命，卻送了他自己的命。」岳靈珊驚道：「你說八師哥也.....也.....也是我爹爹殺的？」林平之道：「當然是啦！我只聽得八師哥叫了『師父』之後，隨即一聲慘呼。我也就暈了過去，人事不知了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岳不羣本來想在你身上再補一劍，可是我在暗中窺伺，便輕輕咳嗽了一聲。岳不羣不敢逗留，立即回屋。林兄弟，我這聲咳嗽，也可說是救了你命。」

岳靈珊道：「如果我爹爹真要害你，以後.....以後機會甚多，他怎地又不動手了？」林平之冷冷的道：「我此後步步提防，教他再也沒下手的機會。那倒也多虧了你，我成日和你在一起，他想殺我，就沒這麼方便。」岳靈珊哭道：「原來.....原來.....你所以娶我，既為

了掩人耳目，又……又……不過將我當作一面擋箭牌。」

林平之不去理她，向勞德諾道：「勞兄，你幾時和左掌門結交上了？」勞德諾道：「左掌門是我恩師，我是他老人家的第三弟子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原來你改投了嵩山派門下。」勞德諾道：「不是改投嵩山門下。我一向便是嵩山門下，只不過奉了恩師之命，投入華山，用意是在查察岳不羣的武功，以及華山派的諸般動靜。」

令狐冲恍然大悟。勞德諾帶藝投師，本門中人都知道，但他所演示的原來武功駁雜平庸，似是雲貴一帶旁門所傳，萬料不到竟是嵩山高弟。原來左冷禪意圖吞併四派，蓄心已久，早就伏下了這著棋子；那麼勞德諾殺陸大有、盜紫霞神功的秘譜，自也順理成章，再沒甚麼希奇了。只是師父為人機警之極，居然也會給他瞞過。

林平之沉思片刻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勞兄將紫霞神功秘笈和辟邪劍譜從華山門中帶到嵩山，讓左掌門習到這路劍法，功勞不小。」

令狐冲和盈盈都暗暗點頭，心道：「左冷禪和勞德諾所以會使辟邪劍法，原來由此。林平之的腦筋倒也動得甚快。」

勞德諾恨恨的道：「不瞞林兄弟說，你我二人，連同我恩師，可都栽在岳不羣這惡賊手下了。這人陰險無比，咱們都中了他毒計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嘿，我明白了。勞兄盜去的辟邪劍譜，已給岳不羣做了手腳，因此左掌門和勞兄所使的辟邪劍法，有些不大對頭。」

勞德諾咬牙切齒的道：「當年我混入華山派門下，原來岳不羣一起始便即發覺，只不動聲色，暗中留意我的作為。那日在福州，我盜走紫霞秘笈一事敗漏，在華山派是待不下去了，但我仍暗中跟隨，窺伺岳不羣的一舉一動。那知他故意將假劍譜讓我盜去，使我恩師所習劍法不全。岳不羣所錄的辟邪劍譜上，所記的劍法雖妙，卻都似是而非，更缺了修習內功的法門。臨到生死決戰之際，他引我恩師使此劍

法，以真劍法對假劍法，自是手操勝券了。否則五嶽派掌門之位，如何能落入他手？」

林平之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岳不羣奸詐凶險，你我都墮入了他彀中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我恩師十分明白事理，雖給我壞了大事，卻沒一言一語責怪於我，可是我做弟子的卻於心何安？我便拚著上刀山、下油鍋，也要殺了岳不羣這奸賊，為恩師報仇雪恨。」這幾句話語氣激憤，顯得心中怨毒奇深。

林平之嗯了一聲。勞德諾又道：「我恩師壞了雙眼，此時穩居嵩山西峯。西峯上另有十來位壞了雙目之人，都是給岳不羣與令狐冲害的。林兄弟隨我去見我恩師，你是福州林家辟邪劍門的唯一傳人，便是辟邪劍門的掌門，我恩師自當以禮相待，好生相敬。你雙目如能治愈，自然最好，否則和我恩師一起隱居，共謀報此大仇，豈不甚妙？」

這番話只說得林平之怦然心動，心想自己雙目為毒液所染，自知復明無望，所謂治愈云云，不過是自欺自慰，自己和左冷禪都是失明之人，同病相憐，敵愾同仇，原是再好不過，只是素知左冷禪手段厲害，突然對自己這樣好，必然另有所圖，便道：「左掌門一番好意，在下卻不知何以為報。勞兄是否可先加明示？」

勞德諾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林兄弟是明白人，大家以後同心合力，自當坦誠相告。我在岳不羣那裏取了一本不盡不實的劍譜去，累我師徒大上其當，心中自然不甘。我一路上見到林兄弟大施神威，以奇妙無比的劍法殺木高峯、誅余滄海，青城小醜，望風披靡，顯是已得辟邪劍法真傳，愚兄好生佩服，抑且艷羨得緊……」林平之已明其意，說道：「勞兄之意，是要我將辟邪劍譜的真本取出來讓賢師徒瞧瞧？」

勞德諾道：「這是林兄弟家傳秘本，外人原不該妄窺。但今後咱們歃血結盟，合力撲殺岳不羣。林兄弟倘若雙目完好，年輕力壯，自亦不懼於他。但以今日局面，卻只有我恩師及愚兄都學到了辟邪劍法，三人合力，才有誅殺岳不羣的指望，林兄弟莫怪。」

林平之心想：自己雙目失明，實不知何以自存，何況若不答應，勞德諾便即用強，殺了自己和岳靈珊二人，勞德諾此議倘是出於真心，於己實利多於害，便道：「左掌門和勞兄願與在下結盟，在下是高攀了。在下家破人亡，失明殘廢，雖是由余滄海而起，但岳不羣的陰謀亦是主因，要誅殺岳不羣之心，在下與賢師徒一般無異。你我既然結盟，這辟邪劍譜，在下何敢自秘，自當取出供賢師徒參閱。」

勞德諾大喜，道：「林兄弟慷慨大量，我師徒得窺辟邪劍譜真訣，自是感激不盡，今後林兄弟永遠是我嵩山派上賓。你我情同手足，再也不分彼此。」林平之道：「多謝了。在下隨勞兄到得嵩山之後，立即便將劍譜真訣，盡數背了出來。」

勞德諾道：「背了出來？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。勞兄有所不知，這劍譜真訣，本由我家曾祖遠圖公錄於一件袈裟之上。這件袈裟給岳不羣盜了去，他才得窺我家劍法。後來陰錯陽差，這袈裟又落入我手中。小弟生怕岳不羣發覺，將劍譜苦記背熟之後，立即毀去袈裟。若將袈裟藏在身上，有我這樣一位賢妻相伴，姓林的焉能活到今日？」

岳靈珊在旁聽著，一直不語，聽到他譏諷，又哭了起來，泣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勞德諾在車中曾聽到他夫妻對話，知林平之所言非虛，便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咱們便同回嵩山如何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很好。」勞德諾道：「須當棄車乘馬，改行小道，否則途中撞上了岳不羣，咱們可還不是他對手。」他側頭問岳靈珊道：「小師妹，你今後幫父親呢？還是幫丈夫？」

岳靈珊收起哭聲，說道：「我是兩不相幫！我.....我是個苦命人，明日去落髮出家，爹爹也罷，丈夫也罷，從此不再見面了。」

林平之冷冷的道：「你到恆山去出家為尼，正是得其所哉。」岳靈珊怒道：「林平之，當日你走投無路之時，若非我爹爹救你，你早已死在木高峯手下，焉能得有今日？就算我爹爹對你不起，我岳靈珊可沒對你不起。你說這話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甚麼意思？我是要向左掌門表明心跡。」聲音極為兇狠。

突然之間，岳靈珊「啊」的一聲慘呼。

令狐冲和盈盈同時叫道：「不好！」從高粱叢中躍出。令狐冲大叫：「林平之，別害小師妹！」

勞德諾此刻最怕的，是岳不羣和令狐冲二人，一聽到令狐冲的聲音，不由得魂飛天外，當即抓住林平之的左臂，躍上青城弟子騎來的一匹馬，雙腿力夾，縱馬狂奔。

令狐冲掛念岳靈珊的安危，不暇追敵，見岳靈珊倒在大車的車夫座位上，胸口插了一柄長劍，探她鼻息，已然奄奄一息。

令狐冲大叫：「小師妹，小師妹！」岳靈珊道：「是.....是大師哥麼？」令狐冲喜道：「是.....是我。」伸手想去拔劍，盈盈忙伸手一格，道：「拔不得。」

令狐冲見那劍深入半尺，已成致命之傷，這一拔出來，立時令她氣絕而死，眼見無救，心中大慟，哭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小.....小師妹！」

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你陪在我身邊，那很好。平弟.....平弟，

他去了嗎？」令狐冲咬牙切齒，哭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定殺了他給你報仇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不，不！他眼睛看不見，你要殺他，他不能抵擋。我.....我要去媽媽那裏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，我送你去見師娘。」盈盈聽她話聲越來越微，命在頃刻，不由得也流下淚來。

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一直待我很好，我.....我對你不起。我.....我就要死了。」令狐冲垂淚道：「你不會死的，咱們能想法子治好你。」岳靈珊道：「我.....我這裏痛.....痛得很。大師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.....千萬要答允我。」令狐冲握住她左手，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，我一定答允。」岳靈珊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.....你.....不肯答允的.....而且.....也太委屈了你.....」聲音越來越低，呼吸也越微弱。

令狐冲道：「我一定答允的，你說好了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一定答允的，你要我辦甚麼事，我一定給你辦到。」岳靈珊道：「大師哥，我的丈夫.....平弟.....他.....瞎了眼睛.....很是可憐.....你知道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我知道。」岳靈珊道：「他在這世上，孤苦伶仃，大家都欺侮.....欺侮他。大師哥.....我死了之後，請你盡力照顧他，別.....別讓人欺侮他.....」

令狐冲一怔，萬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殺妻，岳靈珊命在垂危，竟還不能忘情於他。令狐冲此時恨不得將林平之抓來，將他千刀萬剮，日後要饒他性命，那也千難萬難，如何肯去照顧這負心惡賊？

岳靈珊緩緩的道：「大師哥，平弟.....平弟他不是真要殺我.....他怕我爹爹.....他要投靠左冷禪，只好.....只好刺我一劍.....」

令狐冲怒道：「這等自私自利、忘恩負義的惡賊，你.....你還念著他？」

岳靈珊道：「他.....他不是存心殺我的，只不過.....只不過一時失手罷了。大師哥.....我求求你，求求你照顧他.....」月光斜照，映

在她臉上，只見她目光散亂無神，一對眸子渾不如平時的澄澈明亮，雪白的腮上濺著幾滴鮮血，臉上全是求懇的神色。

令狐冲想起過去十餘年中，和小師妹在華山各處攜手共遊，有時她要自己做甚麼事，臉上也曾露出過這般祈懇的神氣，不論這些事多麼艱難，多麼違反自己心願，可從來沒拒卻過她一次。她此刻的求懇之中卻又充滿了哀傷，她明知自己頃刻間便要死去，再也沒機會向令狐冲要求甚麼，這是最後一次求懇，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懇。

霎時之間，令狐冲胸中熱血上湧，明知只要一答允，今後不但受累無窮，而且要強迫自己做許多絕不願做之事，但眼見岳靈珊這等哀懇的神色和語氣，當即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我答允便是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盈盈在旁聽了，忍不住插嘴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可答允？」

岳靈珊緊緊握著令狐冲的手，道：「大師哥，多……多謝你……我這可放心……放心了。」她眼中忽然發出光采，嘴角邊露出微笑，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样。

令狐冲見到她這等神情，心想：「能見到她這般開心，不論多大的艱難困苦，也值得為她抵受。」

忽然之間，岳靈珊輕輕唱起歌來。令狐冲胸口如受重擊，聽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，聽到她口中吐出了「姊妹，上山採茶去」的曲調，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。當日在思過崖上心痛如絞，便是為了聽到她唱這山歌。她這時又唱了起來，自是想著當日與林平之在華山兩情相悅的甜蜜時光。

她歌聲越來越低，漸漸鬆開了抓著令狐冲的手，終於手掌一張，慢慢閉上了眼睛。歌聲止歇，也停住了呼吸。

令狐冲心中一沉，似乎整個世界忽然間都死了，想要放聲大哭，卻又哭不出來。他伸出雙手，將岳靈珊的身子抱起，輕輕叫道：「小師妹，小師妹，你別怕！我抱你去你媽媽那裏，沒人再欺侮你了。」

盈盈見到他背上殷紅一片，顯是傷口破裂，鮮血不住滲出，衣衫上的血跡越來越大，但當此情景，又不知如何勸他才好。

令狐冲抱著岳靈珊的屍身，昏昏沉沉的邁出了十餘步，口中只說：「小師妹，你別怕，別怕！我抱你去見師娘。」突然間雙膝一軟，撲地摔倒，就此人事不知了。

迷糊之中，耳際聽到幾下丁冬、丁冬的清脆琴聲，跟著琴聲宛轉往復，曲調熟習，聽著說不出的受用。他只覺全身沒半點力氣，連眼皮也不想睜開，只盼永遠永遠聽著這琴聲不斷。琴聲果然絕不停歇的響了下去，聽得一會，令狐冲迷迷糊糊的又睡著了。

待得二次醒轉，耳中仍是清幽的琴聲，鼻中更聞到芬芳花香。他慢慢睜開眼來，觸眼盡是花朵，紅花、白花、黃花、紫花，堆滿眼前，心想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聽得琴聲幾個轉折，正是盈盈常奏的〈清心普善咒〉，側過頭來，見到盈盈的背影，她坐在地下，正自撫琴。他漸漸看清楚了置身之所，似是在一個山洞之中，陽光從洞口射進來，自己躺在一堆柔軟的草上。

令狐冲想要坐起，身下所墊的青草簌簌作聲。琴聲戛然而止，盈盈回過頭來，滿臉都是喜色。她慢慢走到令狐冲身畔坐下，凝望著他，臉上愛憐橫溢。

剎那之間，令狐冲心中充滿了幸福之感，知自己為岳靈珊慘死而暈了過去，盈盈將自己救到這山洞中，心中突然又是一陣難過，但逐漸逐漸，從盈盈的眼神中感到了無比溫馨。兩人脈脈相對，良久無語。

令狐冲伸出左手，輕輕撫摸盈盈的手背，忽然間從花香之中，透出一些烤肉的香氣。盈盈拿起一根樹枝，樹枝上穿著一串烤熟了的青蛙，微笑道：「又是焦的！」令狐冲大笑。兩人都想到了那日在溪邊捉蛙燒烤的情景。

兩次吃蛙，中間已經過了無數變故，但終究兩人還是聚在一起。

令狐冲笑了幾聲，心中一酸，又掉下淚來。盈盈扶著他坐起，指著山外一個新墳，低聲道：「岳姑娘便葬在那裏。」令狐冲含淚道：「多……多謝你了。」盈盈緩緩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用多謝。各人有各人的緣法，也各有各的業報。」令狐冲心下暗感歉仄，說道：「盈盈，我對小師妹始終不能忘情，盼你不要見怪。」

盈盈道：「我自然不怪你。如果你真是個浮滑男子，負心薄倖，我也不會這樣看重你了。」低聲道：「我開始……開始對你傾心，便因在洛陽綠竹巷中，隔著竹簾，你跟我說怎樣戀慕你的小師妹。岳姑娘原是個好姑娘，她……她便是跟你無緣。如果你不是從小和她一塊兒長大，多半她一見到你，便會喜歡你的。」

令狐冲沉思半晌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會的。小師妹崇仰我師父，她喜歡的男子要像她爹爹那樣端莊嚴肅，沉默寡言。我只是她的遊伴，她從來……從來不尊重我。」盈盈道：「或許你說得對。正好林平之就像你師父一樣，一本正經，卻滿肚子都是機心。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小師妹臨死之前，還不信林平之是真的要殺她，還是對他全心相愛，那……那也很好。她並不是傷心而死。我想過去看看她的墳。」

盈盈扶著他手臂，走出山洞。令狐冲見那墳雖以亂石堆成，但大小石塊錯落有致，殊非草草，墳前墳後都種了鮮花，足見盈盈頗花了一番功夫，心下暗暗感激。墳前豎著一根削去了枝葉的樹幹，樹皮上用劍尖刻著幾個字：「華山女俠岳靈珊姑娘之墓」。

令狐冲又怔怔的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小師妹或許喜歡人家叫她林夫人。」盈盈道：「林平之如此無情無義，岳姑娘泉下有靈，明白了他的歹毒心腸，不會願作林夫人了。」心道：「你不知她和林平之的夫妻有名無實，並不是甚麼夫妻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只見四周山峯環抱，處身之所是在一個山谷之中，樹林蒼翠，遍地山花，枝頭啼鳥唱和不絕，是個十分清幽的所在。盈盈道：「咱們便在這裏住些時候，一面養傷，一面伴墳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極了。小師妹獨自個在這荒野之地，她就算是鬼，也很膽小的。」盈盈聽他這話甚痴，不由得暗暗嘆了口氣。

兩人便在這翠谷之中住了下來，烤蛙摘果，倒也清靜自在。令狐冲所受的只是外傷，既有恆山派的治傷靈藥，兼之內功深厚，養了二十餘日，傷勢已痊愈了八九。盈盈每日教他奏琴，令狐冲本極聰明，潛心練習，進境也是甚速。

這日清晨起來，見岳靈珊的墳上茁發了幾枚青草的嫩芽，令狐冲怔怔的瞧著這幾枚草芽，心想：「小師妹墳上也生青草了。她在墳中，卻又不知如何？」

忽聽得背後傳來幾下清幽的簫聲，他回過頭來，只見盈盈坐在一塊巖石之上，手中持簫正自吹奏，所奏的便是〈清心普善咒〉。他走將過去，見那簫是根新竹，自是盈盈用劍削下竹枝，穿孔調律，製成了洞簫。他搬過瑤琴，盤膝坐下，跟著她的曲調奏了起來。漸漸的潛心曲中，更無雜念，一曲既罷，只覺精神大爽。兩人相對一笑。

盈盈道：「這曲〈清心普善咒〉你已練得熟了，從今日起，咱們來練那〈笑傲江湖曲〉如何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曲子如此難奏，不知甚麼時候才跟得上你。」盈盈微笑道：「這曲子樂旨深奧，我也有許多地方不明白。但這曲子有個特異之處，似乎倘若二人同奏，互相啟發，比之一人獨自摸索，進步要快得多。大概曲子寫聶政和他姊姊手

足情深，兩心相融之故。」令狐冲拍手道：「是了，當日我聽衡山派劉師叔，與魔.....與日月教的曲長老合奏此曲，琴簫之聲共起和鳴，確是動聽無比。這一首曲子，據劉師叔說，原是為琴簫合奏而作的。」盈盈道：「你撫琴，我吹簫，咱們慢慢一節一節的練下去。」

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只可惜這是簫，不是瑟，琴瑟和諧，那就好。」盈盈臉上一紅，道：「這些日子沒聽你說風言風語，只道是轉性了，卻原來還是一般。」令狐冲做個鬼臉，知盈盈性子最是靦腆，雖然荒山空谷，孤男寡女相對，卻從來不許自己言行稍有越禮，再說句笑話，只怕她要大半天不理自己，當下湊過去看她展開琴簫之譜，靜心聽她解釋，學著奏了起來。

撫琴之道原非易事，〈笑傲江湖曲〉曲旨深奧，變化繁複，且琴韻為此曲主調，但令狐冲秉性聰明，既得名師指點，而當日在洛陽綠竹巷中就已起始學奏，兼之曾聽過曲劉兩大名家的奏過，此後每逢閒日便即練習，時日既久，自有進境。此刻合奏，初時難以合拍，慢慢的終於也跟上去了，雖不能如曲劉二人之曲盡其妙，卻也略有其意境韻味。

此後十餘日中，兩人耳鬢廝磨，合奏琴簫，這青松環繞的翠谷，便是世間的洞天福地，將江湖上的刀光血影，漸漸都淡忘了。兩人都覺得若能在這翠谷中偕老以終，再也不捲入武林的鬥毆仇殺之中，那可比甚麼都快活了。

這日午後，令狐冲和盈盈合奏了大半個時辰，忽覺內息不順，無法寧靜，接連奏錯了幾處，心中著急，指法更加亂了。盈盈道：「你累嗎？休息一會再說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累倒不累，不知怎地，覺得有些煩躁。我去摘些桃子來，晚上再練琴。」盈盈道：「好，可別走遠了。」

令狐冲知山谷東南有不少野桃樹，其時桃實已熟，當下分草拂

樹，行出八九里，來到野桃樹下，縱身摘了兩枚桃子，二次縱起時又摘了三枚。見桃子已然熟透，樹下已掉了不少，數日間便會盡數自落，在地下爛掉，便一口氣摘了數十枚，心想：「我和盈盈吃了桃子後，將桃核種在山谷四周，數年後桃樹成長，翠谷中桃花燦爛，那可多美？」

忽然間想起了桃谷六仙：「這山谷四周種滿桃樹，豈不成為桃谷？我和盈盈豈不變成了桃谷二仙？日後我和她生下六個兒子，可不是小桃谷六仙？那小桃谷六仙倘若便如那老桃谷六仙一般，說話纏夾不清，豈不糟糕？」

想到這裏，正欲縱聲大笑，忽聽得遠處樹叢中簌的一聲響。令狐冲立即伏低，藏身長草之中，心想：「老是吃烤蛙野果，嘴也膩了，聽這聲音多半是隻野獸，若能捉到一隻羚羊野鹿，也好教盈盈驚喜一番。」思念未定，便聽得腳步聲響，竟是兩個人行走之聲。令狐冲吃了一驚：「這荒谷中如何有人？定是衝著盈盈和我來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你沒弄錯嗎？岳不羣那廝確會向這邊來？」令狐冲驚訝更甚：「他們是追我師父來了，那是甚麼人？」另一個聲音低沉之人道：「史香主四周都查察過了。岳不羣的女兒女婿都受了傷，突然在這一帶失蹤，各處市鎮碼頭、水陸兩道，都不見這對小夫婦的蹤跡，定是躲在這一帶山谷中養傷。岳不羣早晚便會尋來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酸，尋思：「原來他們已知小師妹受傷，卻不知她已經死了，自是有不少人在尋覓她的下落，尤其是師父師娘。若不是山谷偏僻，早就該尋到這裏了。」

只聽那聲音蒼老之人道：「若你所料不錯，岳不羣早晚會到此處，咱便在山谷入口處設伏。」那聲音低沉之人道：「就算岳不羣不來，咱們布置好了之後，也可設法引他過來。」那老者拍了兩下手

掌，道：「此計大妙，薛兄弟，瞧你不出，倒還是智多星呢。」那姓薛的笑道：「葛長老說得好。屬下蒙你老人家提拔，你老人家有甚麼差遣，自當盡心竭力，報答你老的恩典。」

令狐冲心下恍然：「原來是日月教的，是盈盈的手下。最好他們走得遠遠地，別來騷擾我和盈盈。」又想：「此刻師父武功大進，他們人數再多，也決不是師父的對手。師父精明機警，武林中無人能及。憑他們這點兒能耐，想要誘我師父上當，真是魯班門前弄大斧了。」

忽聽得遠處有人啪啪啪的擊了三下手掌，那姓薛的道：「杜長老他們也到了。」葛長老也啪啪啪的擊了三下。腳步聲響，四人快步奔來，其中二人腳步沉滯，奔到近處，令狐冲聽了出來，這二人抬著一件甚麼物事。

葛長老喜道：「杜老弟，抓到岳家小妞兒了？功勞不小哪。」一個聲音洪亮之人笑道：「岳家倒是岳家的，是大妞兒，可不是小妞兒。」葛長老「咦」了一聲，顯是驚喜交集，道：「怎……怎……拿到了岳不羣的老婆？」

令狐冲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即便欲撲出救人，但隨即記起身上沒帶劍。他手無長劍，武功便不敵尋常高手，心下暗暗著急，只聽那杜長老道：「可不是嗎？」葛長老道：「岳夫人劍法了得，杜兄弟怎地將她拿到？啊，定是使了迷藥。」杜長老笑道：「這婆娘失魂落魄，來到客店之中，想也不想，倒了一碗茶便喝。人家說岳不羣的老婆寧中則如何了不起，卻原來是草包一個。」

令狐冲心下惱怒，暗道：「我師娘聽說愛女受傷失蹤，數十天遍尋不獲，自然心神不定，這是愛女心切，那裏是草包一個？你們辱我師娘，待會教你們一個個都死於我劍下。」尋思：「怎能奪到一柄長劍就好了。沒劍，刀也行。」

只聽那葛長老道：「咱們既將岳不羣的老婆拿到手，事情就十分好辦了。杜兄弟，眼下之計，是如何將岳不羣引來。」杜長老道：

「引來之後，卻又如何？」葛長老微一躊躇，道：「咱們以這婆娘作為人質，逼他棄劍投降。料那岳不羣夫妻情深義重，決不敢反抗。」杜長老道：「葛兄之言有理，就怕這岳不羣心腸狠毒，夫妻間情不深，義不重，那就有點兒棘手。」葛長老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.....」

「嗯，薛兄弟，你看如何？」那姓薛的道：「在兩位長老之前，原挨不上屬下說話.....」

正說到這裏，西首又有一人接連擊掌三下。杜長老道：「包長老到了。」片刻之間，兩人自西如飛奔來，腳步極快。葛長老道：「莫長老也到了。」

令狐冲暗暗叫苦：「從腳步聲聽來，這二人似乎比這葛杜二人武功更高。我赤手空拳，如何才救得師娘？」

只聽葛杜二長老齊聲說道：「包莫二兄也到了，當真再好不過。」葛長老又道：「杜兄弟立了大功，拿到了岳不羣的婆娘。」一個老者喜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兩位辛苦了。」葛長老道：「那是杜兄弟的功勞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大家奉教主之命出來辦事，不論是誰的功勞，都是託教主的洪福。」

令狐冲聽這老者的聲音有些耳熟，心想：「莫非是當日在黑木崖上曾經見過的？」他運起內功，聽得到各人說話，卻不敢探頭查看。魔教中的長老都是武功高手，自己稍一動彈，只怕便給他們查覺了。

葛長老道：「包莫二兄，我正和杜兄弟在商議，怎生才誘得岳不羣到來，擒他到黑木崖去。」另一名長老道：「你們想到了甚麼計較？」葛長老道：「我們一時還沒想到良策，包莫二兄到來，定有妙計。」先一名老者說道：「五嶽劍派在嵩山封禪台爭奪掌門之位，岳不羣刺瞎左冷禪雙目，威震嵩山，五嶽劍派之中，再也沒人敢上台挑

戰。聽說這人已得林家辟邪劍法的真傳，非同小可，咱們須得想個萬全之策，可不能小覷了他。」杜長老道：「正是。咱們四人合力齊上，雖然未必便輸於他，卻也沒必勝把握。」莫長老道：「包兄，你胸中想已算定，便請說出來如何？」

那姓包的長老道：「我雖已想到一條計策，但平平無奇，只怕三位見笑了。」莫葛杜三長老齊道：「包兄是本教智囊，想的計策，定是好的。」包長老道：「這其實是個笨法子。咱們掘個極深的陷坑，上面鋪上樹枝青草，不露痕跡，然後點了這婆娘的穴道，將她放在坑邊，再引岳不羣到來。他見妻子倒地，自必上前相救，咕咚……撲通……啊啲，不好……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打手勢。三名長老和其餘四人都哈哈大笑。

莫長老笑道：「包兄此計大妙。咱們自然都埋伏在旁，只等岳不羣跌下陷坑，四件兵刃立即封住坑口，不讓他上躍。否則這人武功高強，怕他沒跌入坑底，便躍了上來。」包長老沉吟道：「但這中間尚有難處。」莫長老道：「甚麼難處？啊，是了，包兄怕岳不羣劍法詭異，跌入陷阱之後，咱們仍封他不住？」

包長老道：「莫兄料得甚是。這次教主派咱們辦事，所要對付的，是個合併了五嶽劍派的大高手。咱們若得為教主殉身，本來十分榮耀，只不過卻損了神教與教主的威名。常言道得好：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既是對付偽君子，便當下些狠毒手段。看來咱們還須在陷阱之中，加上些物事。」杜長老道：「包老之言，大合我心。這『百花消魂散』，兄弟身邊帶得不少，大可盡數撒在陷阱上的樹枝草葉之中。那岳不羣一入陷阱，立時會深深吸一口氣……」四人說到這裏，又都齊聲鬨笑。

包長老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便須動手。這陷阱卻設在何處最好？」葛長老道：「自此向西三里，一邊是參天峭壁，另一邊下臨深淵，唯有一條小道可行，岳不羣不來則已，否則定要經過這條小道。」包長

老道：「甚好，大家過去瞧瞧。」說著拔足便行，餘人隨後跟去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他們挖掘陷阱，非一時三刻之間所能辦妥，我得趕快去通知盈盈，取了長劍，再來救師娘不遲。」待魔教眾人走遠，悄悄循原路回去。

行出數里，忽聽得嗒嗒嗒的掘地之聲，心想：「怎麼他們是在此處掘地？」藏身樹後，探頭一張，果見四名魔教的教眾在弓身掘地，幾個老者站在一旁。此刻相距近了，見到一個老者的側面，心下一凜：「原來這人便是當年在杭州孤山梅莊見過的鮑大楚。甚麼包長老，卻是鮑長老。那日任我行在西湖脫困，第一個收服的魔教長老，便是這鮑大楚。」令狐冲曾見他出手制服黃鍾公，知他武功甚高；心想師父出任五嶽派掌門，擺明要跟魔教為難，魔教自不能坐視，任我行派出來對付他的，只怕尚不止這一路四個長老。

只見四名教眾用一對鐵戟、一對鋼斧，先斫鬆了土，再用手扒土，抄了出來，心想：「他們明明說要到那邊峭壁去挖掘陷阱，卻怎麼改在此處？」微一凝思，已明其理：「峭壁旁都是巖石，要挖陷阱，談何容易？」但這麼一來，阻住了去路，使他沒法回去取劍。眼見四人以臨敵交鋒用的兵刃來挖土掘地，甚是不便，陷阱當非片刻間所能掘成，他卻又不敢離師娘太遠，繞道回去取劍。

忽聽葛長老笑道：「岳不羣年紀已經不小，他老婆居然還這麼年輕貌美。」杜長老笑道：「相貌自然不錯，年輕卻不見得了。我瞧早四十出頭了。葛兄若有興，待拿住了岳不羣，稟明教主，便要了這婆娘如何？」葛長老笑道：「要了這婆娘，那可不敢，拿來玩玩，倒是不妨。」

令狐冲大怒，心道：「無恥狗賊，膽敢辱我師娘，待會一個個教你們不得好死。」聽葛長老笑得甚是猥褻，忍不住探頭張望，只見這葛長老伸出手來，在岳夫人臉頰上擰了一把。岳夫人要穴遭點，沒法

反抗，一聲也不能出。魔教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杜長老笑道：「葛兄這般猴急，你有沒膽子就在這裏玩了這個婆娘？」令狐冲怒不可遏，這姓葛的倘真對師娘無禮，儘管自己手中無劍，也要跟這些魔教奸人拚個死活。

只聽葛長老淫笑道：「玩這婆娘，有甚麼不敢？但若壞了教主大事，老葛便有一百個腦袋，也不夠砍。」鮑大楚冷冷的道：「如此最好。葛兄弟、杜兄弟，你兩位輕功好，便去引那岳不羣到來，預計再過一個時辰，這裏一切便可布置就緒。」葛杜二老齊聲道：「是！」縱身向北而去。

二人去後，空谷之中便聽得挖地之聲，偶爾莫長老指揮幾句。令狐冲躲在草叢之中，大氣也不敢透，心想：「我這麼久沒回，盈盈定然掛念，必會出來尋我。她聽到掘地聲，過來察看，自會救我師娘。這些魔教中的長老見到任大小姐到來，怎敢違抗？衝著任教主、向大哥和盈盈的面子，我能不與魔教人眾動手，自再好不過。」想到此處，反覺等得越久越好，那好色的葛長老既已離去，師娘已無受辱之虞。

耳聽得眾人終於掘好陷阱，放入柴草，撒了迷魂毒藥，再在陷阱上蓋以亂草，鮑大楚等六人分別躲入旁邊的草叢，靜候岳不羣到來。令狐冲輕輕拾起一塊大石頭，拿在手裏，心道：「等得師父過來，倘若走近陷阱，我便將石頭投上陷阱口上柴草。石頭落入陷阱，師父一見，自然警覺。」

其時已是初夏，幽谷中蟬聲此起彼和，偶有小鳥飛鳴而過，此外更無別般聲音。令狐冲將呼吸壓得極緩極輕，傾聽岳不羣和葛杜二長老的腳步聲。

過了半個多時辰，忽聽得遠處一個女子聲音「啊」的一聲叫，正是盈盈，令狐冲心道：「盈盈已發見外人到來。不知她見到了我師

父，還是葛杜二長老？」跟著聽得腳步聲響，兩人一前一後，疾奔而來，聽得盈盈不住叫喚：「冲哥，冲哥，你師父要殺你，千萬不可出來。」令狐冲大吃一驚：「師父為甚麼要殺我？」

只聽盈盈又叫：「冲哥快走，你師父要殺你。」她全力呼喚，顯是要令狐冲聞聲遠走。叫喚聲中，只見她頭髮散亂，手提長劍，快步奔來，岳不羣空著雙手，在後追趕。

眼見盈盈再奔得十餘步，便會踏入陷阱，令狐冲和鮑大楚等均十分焦急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間岳不羣電閃而出，左手拿住了盈盈後心，右手隨即抓住她雙手手腕，將她雙臂反在背後。盈盈登時動彈不得，手一鬆，長劍落地。岳不羣這一下出手快極，令狐冲和鮑大楚固不及救援，盈盈本來武功也是甚高，竟無閃避抗拒之能，一招間便給他擒住。

令狐冲大驚，險些叫出聲來。盈盈仍在叫喚：「冲哥快走，你師父要殺你！」令狐冲熱淚湧入眼眶，心想：「她只顧念我的危險，全不念及自己。」

岳不羣左手一鬆，隨即伸指在盈盈背上點了幾下，封了她穴道，放開右手，讓她委頓在地。便在此時，他一眼見到岳夫人躺在地下，全不動彈，岳不羣吃了一驚，但立時料到左近定然隱伏重大危險，並不立即走到妻子身邊，只不動聲色的四下察看，一時不見異狀，便淡淡的道：「任大小姐，令狐冲這惡賊殺我愛女，你也有一份嗎？」

令狐冲又大吃一驚：「師父說我殺了小師妹，這話從那裏說起？」

盈盈道：「你女兒是林平之殺的，跟令狐冲有甚麼相干？你口口聲聲說令狐冲殺了你女兒，當真冤枉好人。」岳不羣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林平之是我女婿，難道你不知道？他們新婚燕爾，何等恩愛，豈有殺妻之理？」盈盈道：「林平之投靠嵩山派，為了取信於左冷禪，表

明與你勢不兩立，因此將你女兒殺了。」

岳不羣又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胡說八道。嵩山派？這世上還有甚麼嵩山派？嵩山一派早已併入了五嶽派。武林之中，嵩山派已然除名，林平之又怎能去投靠嵩山派？再說，左冷禪是我屬下，林平之又不是不知。他不追隨身為五嶽派掌門的岳父，卻去投靠一個瞎了雙眼、自身難保的左冷禪，天下再蠢的傻子也不會幹這等笨事。」

盈盈道：「你不信，那也由得你。你找到了林平之，自己問他好了。」

岳不羣語音突轉嚴峻，說道：「眼前我要找的不是林平之，而是令狐冲。江湖上人人都道，令狐冲對我女兒非禮，我女兒力拒淫賊，遭殺身亡。你編了一大篇謊話出來，為令狐冲隱瞞，顯是與他狼狽為奸。」盈盈哼了一聲，嘿嘿幾下冷笑。

岳不羣道：「任大小姐，令尊是日月教教主，我對你本來不會為難，但為了逼迫令狐冲出來，說不得，只好在你身上加一點兒小小刑罰。我要先斬去你左手手掌，然後斬去你右手手掌，下一步是斬去你的左腳，再斬去你的右腳。令狐冲這惡賊若還有半點良心，便該現身。」盈盈大聲道：「料你也不敢，你動了我身上一根頭髮，我爹爹將你五嶽派殺得雞犬不留。」

岳不羣笑道：「我不敢嗎？」說著從腰間劍鞘中慢慢抽出長劍。

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，從草叢中衝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令狐冲在這裏！」

盈盈「啊」的一聲，忙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他不敢傷我的。」

令狐冲搖了搖頭，走近幾步，說道：「師父……」岳不羣厲聲道：「小賊，你還有臉叫我『師父』？」令狐冲目中含淚，雙膝跪

地，顫聲道：「皇天在上，令狐冲對岳姑娘向來敬重，決不敢對她有分毫無禮。令狐冲受你夫婦養育的大恩，你要殺我，動手好了！」

盈盈大急，叫道：「冲哥，這人半男半女，早已失了人性，你還不快走！」

岳不羣臉上驀地現出一股凌厲殺氣，轉向盈盈，厲聲道：「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盈盈道：「你為了練辟邪劍法，自.....自.....自己攪得半死半活，早已如鬼怪一般。冲哥，你記得東方不敗麼？他們都是瘋子，你別當他們是常人。」她只盼令狐冲趕快逃走，明知這麼說，岳不羣定然放不過自己，卻也顧不得了。

岳不羣冷冷的道：「你這些怪話，是從那裏聽來的？」

盈盈道：「是林平之親口說的。你偷了林平之的辟邪劍譜，你當他不知麼？你將那件袈裟投入峽谷，那時候林平之躲在你窗外，伸手撿了去，因此他.....他也練成了辟邪劍法，若非如此，他怎能殺得了木高峯和余滄海？他自己怎樣練成辟邪劍法，自然知道你是怎樣練成的。冲哥，你聽這岳不羣說話的聲音，就像女人一般。他.....他和東方不敗一樣，早已失卻常性了。」她曾聽到林平之和岳靈珊在大車中的說話，令狐冲卻沒聽到。她知令狐冲始終敬愛師父，不願更增他心中難過，這番話又十分不便出口，是以數月來一直不提。但此刻事機緊迫，只好抖露出來，要令狐冲知道，眼前的人並不是甚麼武林中的宗師掌門，不過是個失卻常性的怪人，與瘋子豈可講甚麼恩義交情？

岳不羣目光中殺氣大盛，惡狠狠的道：「任大小姐，我本想留你一條性命，但你說話如此胡鬧，卻容你不得了。這是你自取其死，可別怪我。」

盈盈叫道：「冲哥，快走，快走！」

令狐冲知師父出手快極，長劍一顫之下，盈盈便沒了性命，眼見岳不羣長劍提起，作勢便欲刺出，大叫：「你要殺人，便來殺我，休得傷她。」

岳不羣轉過頭來，冷笑道：「你學得一點三腳貓的劍法，便以為能橫行江湖麼？拾起劍來，教你死得心服。」令狐冲道：「萬萬不敢……不敢與師……與你動手？」岳不羣大聲道：「到得今日，你還裝腔作勢幹甚麼？那日在黃河舟中、五霸岡上，你勾結一般旁門左道，故意削我面子，其時我便已決意殺你，隱忍至今，已便宜了你。在福州你落入我手中，若不是礙著我夫人，早教你這小賊見閻王去了。當日一念之差，反讓我女兒命喪於你這淫賊之手。」令狐冲急得只叫：「我沒有……我沒有……」

岳不羣怒喝：「拾起劍來！你只要能勝得我手中長劍，便可立時殺我，否則我也決不饒你。這魔教妖女口出胡言，我先廢了她！」說著舉劍便往盈盈頸中斬落。

令狐冲左手一直拿著一塊石頭，本意是要用來相救岳不羣，免他落入陷阱，此時無暇多想，立時擲出石頭，往岳不羣胸口投去。岳不羣側身避開。令狐冲著地一滾，拾起盈盈掉在地下的長劍，挺劍刺向岳不羣的左腋。倘若岳不羣這一劍是刺向令狐冲，他便束手就戮，並不招架，但岳不羣聽得盈盈揭破自己秘密，驚怒之下，這劍竟向她斬落，令狐冲不能不救。岳不羣擋了三劍，退開兩步，心下暗驚，適才擋這三招，已震得他手臂隱隱發麻。當日師徒二人曾在少林寺中拆到千招以上，令狐冲劍上始終沒催動內力，此刻事急，這三劍卻沒再容讓。

令狐冲一逼開岳不羣，反手便去解盈盈的穴道。盈盈叫道：「別管我，小心！」白光一閃，岳不羣長劍刺到。令狐冲見過東方不敗、岳不羣、林平之三人的武功，知對方出手如鬼如魅，迅捷無倫，待得看清楚來招破綻，自身早已中劍，當下長劍反挑，疾刺岳不羣小腹。

岳不羣雙足一彈，向後反躍，罵道：「好狠的小賊！」其實岳不羣雖將令狐冲自幼撫養長大，竟不明白他的為人，倘若他不理令狐冲的反擊，適才這一劍直刺到底，已取了令狐冲性命。令狐冲使的雖是兩敗俱傷、同歸於盡的打法，實則他決不會真的一劍刺入師父小腹。岳不羣以己之心度人，立即躍開，失卻了一個傷敵的良機。

岳不羣數招不勝，出劍更快，令狐冲打起精神，與之周旋。初時他尚想倘若敗在師父手下，自己死了固不足惜，但盈盈也必為他所殺，而且盈盈出言傷他，死前定遭慘酷折磨，是以奮力酣鬥，一番心意，全是為了迴護盈盈。拆到數十招後，岳不羣變招繁複，令狐冲凝神接戰，漸漸的心中一片空明，眼光所注，只是對方長劍的一點劍尖。獨孤九劍，敵強愈強。那日在西湖湖底囚室與任我行比劍，任我行武功之高，世所罕有，但不論他劍招如何騰挪變化，令狐冲的獨孤九劍之中，定有相應的招式隨機衍生，或守或攻，與之針鋒相對。此時令狐冲已學得吸星大法，內力比之當日湖底比劍又已大進。岳不羣所學的辟邪劍法劍招雖然怪異，畢竟修習的時日尚淺，遠不及令狐冲研習獨孤九劍之久，與東方不敗之所學相比，更加不如了。

鬥到一百五十六招後，令狐冲出劍已毫不思索，而以岳不羣劍招之快，令狐冲亦全無思索餘裕。林家辟邪劍法雖號稱七十二招，但每一招各有數十著變化，一經推衍，變化繁複之極。換作旁人與之對劍，縱不頭暈眼花，也必為這萬花筒般的劍法所迷，無所措手，但令狐冲所學的孤獨九劍全無招數可言，隨敵招之來而自然應接。敵手若只一招，他也只一招，敵手有千招萬招，他也有千招萬招。

然在岳不羣眼中看來，對方劍法之繁更遠勝於己，只怕再鬥三日三夜，也仍有新招出來，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暗生怯意，又想：「任家這妖女揭破了我練劍的秘密，今日若不殺得此二人，此事傳入江湖，我焉有臉面再做五嶽派掌門？已往種種籌謀，盡數付於流水了。但林平之這小賊既對任家妖女說了，又怎不對別人說，這……這可……」心下焦急，劍招更加狠了。他焦慮之意既起，劍招便略有窒礙。辟邪

劍法原是以快取勝，百餘招急攻未能奏效，劍法上的銳氣已不免頓挫，再加心神微分，劍上威力便即大減。

令狐冲心念一動，已瞧出了對方劍法中的破綻所在。

獨孤九劍的要旨，在於看出敵手武功中的破綻，不論是拳腳刀劍，任何招式之中必有破綻，由此乘虛而入，一擊取勝。那日在黑木崖上與東方不敗相鬥，東方不敗只握一枚繡花針，可是身如電閃，快得無與倫比，雖身法與招數之中仍有破綻，但這破綻瞬息即逝，待得見到破綻，破綻已不知去向，決計無法批亢擣虛，攻敵之弱。是以合令狐冲、任我行、向問天、上官雲四大高手之力，沒法勝得了一枚繡花針。令狐冲此後見到岳不羣與左冷禪在封禪台上相鬥，林平之與木高峯、余滄海、青城羣弟子相鬥。他這些日子來苦思破解這劍招之法，總有一不可解的難題，那便是對方劍招太快，破綻一現即逝，難加攻擊。

此刻堪堪與岳不羣鬥到將近二百招，見他一劍揮來，右腋下露出破綻。岳不羣這一招先前已經使過，本來以他劍招變化之繁複，二百招內不該重複，但畢竟重複了一次，數招之後，岳不羣長劍橫削，左腰間露出破綻，這一招又是重複使出。斗然之間，令狐冲心中靈光連閃：「他這辟邪劍法於極快之際，破綻便不成其為破綻。然而劍招中雖無破綻，劍法中的破綻卻終於給我找到了。這破綻便是劍招不免重複。」

天下任何劍法，不論如何繁複多變，總有使完之時，倘若仍不能克敵制勝，那麼先前使過的劍招自不免再使一次。不過一般名家高手，所精的劍法總有十路八路，每路數十招，招招有變，極少有使到千餘招後仍未分勝敗的。岳不羣所會的劍法雖眾，但師徒倆所學一脈相承，又知令狐冲的劍法實在太強，除了辟邪劍法，決無別的劍法能勝得了他。他數招重複，令狐冲便已想到了取勝之機，心下暗喜。

岳不羣見到他嘴角邊忽露微笑，暗暗吃驚：「這小賊為甚麼要笑？難道他已有勝我的法子？」當下潛運內力，忽進忽退，繞著令狐冲身子亂轉，劍招如狂風驟雨一般，越來越快。

盈盈躺在地下，連岳不羣的身影也瞧不清楚，只看得頭暈眼花，胸口煩惡，只欲作嘔。

又鬥得三十餘招後，岳不羣左手前指，右手一縮，令狐冲知他那一招要第三次使出。其時久鬥之下，令狐冲新傷初愈，已感神困力倦，情知局勢凶險無比，在岳不羣這如雷震、如電閃的快招急攻之下，只要稍有疏虞，自己固然送了性命，更讓盈盈大受荼毒，是以一見他這一招又將使出，立即長劍一送，看準了對方右腋，斜斜刺去，劍尖所指，正是這一招破綻所在。那正是料敵機先、制敵之虛。

岳不羣這一招雖快，但令狐冲一劍搶在頭裏，辟邪劍法尚未變招，對方劍招已刺到腋下，擋無可擋，避無可避，岳不羣一聲尖叫，聲音中充滿了又驚又怒、又無奈又絕望之意。

令狐冲劍尖刺到對方腋下，猛然聽到他這一下尖銳的叫喊，立時驚覺：「我可鬥得昏了，他是師父，如何可以傷他？」當即凝劍不發，說道：「勝敗已分，咱們快救了師娘，這就.....這就分手了罷！」

岳不羣臉如死灰，緩緩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！我認輸了。」

令狐冲拋下長劍，回頭去看盈盈。突然之間，岳不羣一聲大喝，長劍電閃而前，直刺令狐冲左腰。令狐冲大駭之下，忙伸手去拾長劍，那裏還來得及，噗的一聲，劍尖已刺中他後腰。幸好令狐冲內力深厚，劍尖及體時肌肉自然而然的一彈，將劍尖滑得偏了，劍鋒斜入，沒傷到要害。

岳不羣大喜，拔出劍來，跟著又一劍斬下，令狐冲忙滾開數尺。

岳不羣搶上來揮劍猛斫，令狐冲危急中一滾，噹的一聲，劍鋒砍落在地，與他腦袋相去不過數寸。

岳不羣提起長劍，一聲獰笑，長劍高高舉起，搶上一步，正待這一劍便將令狐冲腦袋砍落，斗然間足底空了，身子直向地底陷落。他大吃一驚，忙吸一口氣，右足著地，待欲縱起，剎那間天旋地轉，已人事不知，騰的一聲，落入了陷阱。

令狐冲死裏逃生，左手按著後腰傷口，掙扎著坐起。

只聽得草叢中有數人同時叫道：「大小姐！聖姑！」幾個人奔了出來，正是鮑大楚、莫長老等六人。鮑大楚先搶到陷阱之旁，屏住呼吸，倒轉刀柄，在岳不羣頭頂重重一擊，就算他內力了得，迷藥迷他不久，這一擊也當令他昏迷半天。

令狐冲忙搶到盈盈身邊，問道：「他……他封了你那幾處穴道？」盈盈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不礙事麼？」她驚駭之下，說話顫抖，難以自制，只聽到牙關相擊，格格作聲。令狐冲道：「死不了，別……別怕。」盈盈大聲道：「將這惡賊斬了！」鮑大楚應道：

「是！」令狐冲忙道：「別傷他性命！」盈盈見他情急，便道：

「好，那麼快……快擒住他。」她不知陷阱中已布有迷藥，只怕岳不羣又再縱上，各人不是他對手。

鮑大楚道：「遵命！」他決不敢說這陷阱是自己所掘，自己六人早就躲在一旁，否則何以大小姐為岳不羣所困之時，各人貪生怕死，竟不出來相救，此事追究起來，勢將擔當老大干係，只好假裝是剛於此時恰好趕到。他伸手揪住岳不羣的後領提起，出手如風，連點他身上十二處大穴，又取出繩索，將他手足緊緊綁縛。迷藥、擊頭、點穴、綑縛，四道束縛之下，岳不羣本領再大，也難逃脫了。

令狐冲和盈盈凝眸相對，如在夢寐。隔了好久，盈盈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令狐冲伸過手去，摟住了她，這番死裏逃生，只覺人生從

未如此之美，問明了她受封穴道的所在，為她解開，一眼瞥見師娘仍躺在地上，叫聲：「啊啣！」忙搶過去扶起，解開她穴道，叫道：「師娘，多有得罪。」

適才一切情形，岳夫人都清清楚楚的瞧在眼裏，她深知令狐冲的為人，對岳靈珊自來敬愛有加，當她猶似天上神仙一般，決不敢有絲毫得罪，連一句重話也不會對她說，若說為她捨命，倒毫不希奇，至於甚麼逼姦不遂、將之殺害，簡直荒謬絕倫。何況眼見他和盈盈如此情義深重，豈能更有異動？他出劍制住丈夫，忍手不殺，而丈夫卻對他忽施毒手，如此卑鄙行徑，縱是旁門左道之士亦不屑為，堂堂五嶽派掌門竟出此手段，當真令人齒冷，剎那間萬念俱灰，淡淡問道：「冲兒，珊兒真是給林平之害死的？」

令狐冲心中一酸，淚水滾滾而下，哽咽道：「弟子.....我.....我.....」岳夫人道：「他不當你是弟子，我卻仍當你是弟子。只要你喜歡，我仍是你師娘。」令狐冲心中感激，拜伏在地，叫道：「師娘！師娘！」岳夫人撫摸他頭髮，眼淚也流了下來，緩緩的道：「那麼這位任大小姐所說不錯，林平之也學了辟邪劍法，去投靠左冷禪，因此害死了珊兒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

岳夫人哽咽道：「你轉過身來，我看看你的傷口。」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轉過身來。岳夫人撕破他背上衣衫，點了他傷口四周的穴道，說道：「恆山派的傷藥，你還有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有的。」盈盈到他懷中摸了出來，交給岳夫人。岳夫人揩拭了他傷口血跡，敷上傷藥，從懷中取出一條潔白的手巾，按在他傷口上，又在自己裙子上撕下布條，給他包紮好了。令狐冲向來當岳夫人是母親，見她如此對待自己，心下大慰，竟忘了創口疼痛。

岳夫人道：「將來殺林平之為珊兒報仇，這件事，自然是你去辦了。」令狐冲垂淚道：「小師妹.....小師妹.....臨終之時，求孩兒照料林平之。孩兒不忍傷她之心，已答允了她。這件事.....這件事可真

為難得緊。」岳夫人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冤孽！冤孽！」又道：「冲兒，你以後對人，不可心地太好了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是！」突覺後頸中有熱熱的液汁流下，回過頭來，只見岳夫人臉色慘白，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師娘，師娘！」忙站起身來扶住岳夫人時，只見她胸前插了一柄匕首，對準心臟刺入，已然氣絕斃命。令狐冲驚得呆了，張嘴大叫，卻一點聲音也叫不出來。

盈盈也驚駭無已，畢竟她對岳夫人並無情誼，只驚訝悼惜，並不傷心，當即扶住了令狐冲，過了好一會，令狐冲才哭出聲來。

鮑大楚見他二人少年情侶，遭際大故，自有許多情話要說，不敢在旁打擾，又怕盈盈追問陷阱的由來，六人須得商量好一番瞞騙她的言詞，當下提起了岳不羣，和莫長老等遠遠退開。

令狐冲道：「他.....他們要拿我師父怎樣？」盈盈道：「你還叫他師父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唉，叫慣了。師娘為甚麼要自盡？她為.....為甚麼要自殺？」盈盈恨恨的道：「自然是為了岳不羣這奸人了。嫁了這麼卑鄙無恥的丈夫，若不殺他，只好自殺。咱們快殺了岳不羣，給你師娘報仇。」

令狐冲躊躇道：「你說要殺了他？他終究曾經是我師父，養育過我。」盈盈道：「他雖是你師父，曾對你有養育之恩，但他數度想害你，恩仇早已一筆勾銷。你師娘對你的恩義，你卻未報。你師娘難道不是死在他手中的嗎？」令狐冲嘆了口氣，淒然道：「師娘的大恩，那是終身難報的了。就算岳不羣和我之間恩仇已了，我總不能殺他。」

盈盈道：「沒有人要你動手。」提高嗓子，叫道：「鮑長老！」

鮑大楚大聲答應：「是，大小姐。」和莫長老等過來。盈盈道：「是我爹爹差你們出來辦事的嗎？」鮑大楚垂手道：「是，教主令

旨，命屬下同葛、杜、莫三位長老，帶領十名兄弟，設法捉拿岳不羣回壇。」盈盈道：「葛杜二人呢？」鮑大楚道：「他們於兩個多時辰之前，出去誘引岳不羣到來，至今未見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」盈盈道：「你去搜一搜岳不羣身上。」鮑大楚應道：「是！」過去搜檢。

他從岳不羣懷中取出一面錦旗，那是五嶽劍派的盟旗，十幾兩金銀，另有兩塊銅牌。鮑大楚聲音憤激，大聲道：「啟稟大小姐：葛杜二長老果然已遭了這廝毒手，這是二位長老的教牌。」說著提起腳來，在岳不羣腰間重重踢了一腳。

令狐冲大聲道：「不可傷他。」鮑大楚恭恭敬敬的應道：「是。」

盈盈道：「拿些冷水來，澆醒了他。」莫長老取過腰間水壺，打開壺塞，將冷水淋在岳不羣頭上。過了一會，岳不羣呻吟一聲，睜開眼來，只覺頭頂和腰間劇痛，又呻吟了一聲。

盈盈問道：「姓岳的，本教葛杜二長老，是你殺的？」鮑大楚拿著那兩塊銅牌，在手中拋了幾拋，錚錚有聲。

岳不羣料知無倖，罵道：「是我殺的。魔教邪徒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鮑大楚本欲再踢，但想令狐冲跟教主交情極深，又是大小姐的未來夫婿，他說過「不可傷他」，便不敢違命。盈盈冷笑道：「你自負是正教掌門，可是幹出來的事，比我們日月神教教下邪惡百倍，還有臉來罵我們是邪徒。連你夫人也對你痛心疾首，寧可自殺，也不願再和你做夫妻，你還有臉活在世上嗎？」岳不羣罵道：「小妖女胡說八道！我夫人明明是給你們害死的，卻來誣賴，說她是自殺。」

盈盈道：「冲哥，你聽他的話，可有多無恥。」令狐冲囁嚅道：「盈盈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」盈盈道：「你要我放他？只怕是縛虎容易縱虎難。此人心計險惡，武功高強，日後再找上你，咱們未必再有今日這般幸運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今日放他，我和他師徒之情已絕。他

的劍法我已全盤了然於胸，他膽敢再找上來，我教他決計討不了好去。」

盈盈明知令狐冲決不容自己殺他，只要令狐冲此後不再顧念舊情，對岳不羣也就無所畏懼，說道：「好，今日咱們就饒他一命。鮑長老、莫長老，你們到江湖之上，將咱們如何饒了岳不羣之事四處傳播。又說岳不羣為了練那邪惡劍法，自殘肢體，不男不女，好教天下英雄眾所知聞。」鮑大楚和莫長老同聲答應。

岳不羣臉如死灰，雙眼中閃動惡毒光芒，但想到終於留下了一條性命，眼神中也混和著幾分喜色。

盈盈道：「你恨我，難道我就怕了？」長劍幾揮，割斷了綁縛住他的繩索，走近身去，解開了他背上一處穴道，右手手掌按在他嘴上，左手在他後腦一拍。岳不羣口一張，只覺嘴裏已多了一枚丸藥，同時覺得盈盈右手兩指已捏住了自己鼻孔，登時氣為之窒。

盈盈為岳不羣割斷綁縛、解開他身上受封穴道之時，背向令狐冲，遮住了他眼光，以丸藥塞入岳不羣口中，令狐冲也就沒瞧見，只知道她看在自己份上放了師父，心下甚慰。

岳不羣鼻孔阻塞，張嘴吸氣，盈盈手上勁力一送，登時將丸藥順著氣流送入他腹中。

岳不羣一吞入這枚丸藥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料想這是魔教中最厲害的「三尸腦神丹」，早就聽人說過，服了這丹藥後，每年端午節必須服食解藥，以制住丹中所裹尸蟲，否則尸蟲脫困而鑽入腦中，嚼食腦髓，痛楚固不必言，且狂性大發，連瘋狗也有所不如。饒是他足智多謀，臨危不亂，此刻身當此境，卻也汗出如漿，臉如土色。

盈盈站直身子，說道：「冲哥，他們下手太重，這穴道點得很勁，餘下兩處穴道，稍待片刻再解，免得他難以抵受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多謝你了。」盈盈嫣然一笑，心道：「我暗中做了手腳，雖是騙你，卻是為了你好。」過了一會，料知岳不羣腸中丸藥漸化，已沒法運功吐出，這才再為他解開餘下的兩處穴道，俯身在他身邊低聲道：「每年端午節之前，你上黑木崖來，我有解藥給你。」

岳不羣聽了這句話，確知適才所服當真是「三尸腦神丹」了，不由得全身發抖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是三尸……三尸……」

盈盈格格一笑，大聲道：「不錯，恭喜閣下。這等靈丹妙藥，製煉極為不易，我教下只有身居高位、武功超卓的頭號人物，才有資格服食。鮑長老，是不是？」

鮑大楚躬身道：「謝教主的恩典，這神丹曾賜屬下服過。屬下忠心不二，奉命唯謹，服了神丹後，教主信任有加，實有說不盡的好處。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給我師……給他服了三尸腦神丹？」

盈盈笑道：「是他自己忙不迭的張口吞食的，多半他肚子餓得狠了，甚麼東西都吃。岳不羣，以後你出力保護冲哥和我的性命，於你大為有益。」

岳不羣心下恨極，但想：「倘若這妖女遭逢意外，給人害死，我……我可就慘了。甚至她性命還在，受了重傷，端午節之前不能回到黑木崖，我又到那裏去找她？又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給我解藥……」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全身發抖，雖一身神功，竟難以鎮定。

令狐冲嘆了口氣，心想盈盈出身魔教，行事果然帶著三分邪氣，但此舉實是為自己著想，可也怪不得她。

盈盈向鮑大楚道：「鮑長老，你去回稟教主，說道五嶽派掌門岳

先生已誠心歸服我教，服了教主的神丹，再也不會反叛。」鮑大楚先前見令狐冲定要釋放岳不羣，正自發愁，生怕回歸總壇之後教主怪責，待見岳不羣被逼服食「三尸腦神丹」，登時大喜，當下喜孜孜的應道：「全仗大小姐主持，方得大功告成，教主他老人家必定十分歡喜。教主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。」盈盈道：「岳先生既歸我教，那麼於他名譽有損之事，外邊也不能提了。他服食神丹之事，更半句不可洩漏。此人在武林中位望極高，智計過人，武功了得，教主必有重用他之處。」鮑大楚應道：「是，謹遵大小姐吩咐。」

令狐冲見到岳不羣這等狼狽的模樣，不禁惻然，雖他此番意欲相害，下手狠辣，但過去二十年中，自己自幼至長，皆由他和師娘養育成人，自己一直當他是父親一般，突然間反臉成仇，心下甚為難過，要想說幾句話相慰，喉頭便如鯁住了一般，竟說不出來。

盈盈道：「鮑長老、莫長老，兩位回到黑木崖上，請替我問爹爹安好，問向叔叔好，待得……待得他……他令狐公子傷愈，我們便回總壇來見爹爹。」

倘若換作了另一位姑娘，鮑大楚定要說：「盼公子早日康復，和大小姐回黑木崖來，大夥兒好儘早討一杯喜酒喝。」對於少年情侶，此等言語極為討好，但對盈盈，他卻那裏敢說這種話？向二人正眼也不敢瞧上一眼，低頭躬身，板起了臉，唯唯答應，一副誠惶誠恐的神氣，生怕盈盈疑心他腹中偷笑。這位姑娘為了怕人嘲笑她和令狐冲相愛，曾令不少江湖豪客受累無窮，那是武林中眾所周知之事。他不敢多耽，當即向盈盈和令狐冲告辭，帶同眾人而去，告別之時，對令狐冲的禮貌比之對盈盈尤更敬重了三分。他老於江湖，歷練人情，知道越對令狐冲禮敬有加，盈盈越歡喜。

盈盈見岳不羣木然而立，說道：「岳先生，你也可以去了。尊夫人的遺體，你帶去華山安葬嗎？」岳不羣搖了搖頭，道：「相煩二位，便將她葬在小山之旁罷！」說著竟不向二人再看一眼，快步而

去，頃刻間已在樹叢之後隱沒，身法之快，實所罕見。

黃昏時分，令狐冲和盈盈將岳夫人的遺體在岳靈珊墓旁葬了，令狐冲又大哭了一場。

次日清晨，盈盈問道：「冲哥，你傷口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一次傷勢不重，不用耽心。」盈盈道：「那就好了。咱倆住在這裏，已為人所知。我想等你休息幾天，咱們換一個地方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那也好。小師妹有媽媽相伴，也不怕了。」心下酸楚，嘆道：「我師父一生正直，為了練這邪門劍法，竟致性情大變。」

盈盈搖頭道：「那也未必。當日他派你小師妹和勞德諾到福州去開小酒店，想謀取辟邪劍譜，就不見得是君子之所為。」令狐冲默然，這件事他心中早就曾隱隱約約的想到過，卻從來不敢好好的去想一想。

盈盈又道：「這其實不是辟邪劍法，該叫作『邪門劍法』才對。這劍譜流傳江湖，遺害無窮。岳不羣還活在世上，林平之心中也記著一部，不過我猜想，他不會全本背給左冷禪和勞德諾聽。林平之這小子心計甚深，豈肯心甘情願的將這劍譜給人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左冷禪和林平之眼睛都盲了，勞德諾卻眼睛不瞎，佔了便宜。這三人都十分聰明深沉，聚在一起，勾心鬥角，不知結果如何。以二對一，林平之怕要吃虧。」

盈盈道：「你真要想法子保護林平之嗎？」令狐冲瞧著岳靈珊的墓，說道：「我實不該答允小師妹去保護林平之。這人豬狗不如，我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，如何又能去幫他？只是我答允了小師妹，倘若食言，她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。」盈盈道：「她活在世上之時，不知道誰真的對她好，死後有靈，應該懂了。她不會再要你去保護林平之的！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那也難說。小師妹對林平之一往情深，明知他

對自己存心加害，卻也不忍他身遭災禍。」

盈盈心想：「這倒不錯，換作了我，不管你待我如何，我總是全心全意的待你好。」

令狐冲在山谷中又將養了十餘日，新傷已大好了，說道須到恆山一行，將掌門之位傳給儀清，此後心無掛礙，便可和盈盈浪跡天涯，擇地隱居。

盈盈道：「那林平之的事，你又如何向你過世的小師妹交代？」令狐冲搔頭道：「這是最頭痛的事，你最好別提，待我見機行事便是。」盈盈微微一笑，不再說了。

兩人在兩座墓前行了禮，相偕離去。

【三十七】 迫娶



但見兩個影子一模一樣，都是穿著寬襟大袖的女子衣衫，頭上梳髻，也殊無分別，竟然便是自己的化身，令狐冲嚇得似乎連心也停止了跳動。

令狐冲和盈盈出得山谷，行了半日，來到一處市鎮，到一家麵店吃麵。

令狐冲筷子上挑起長長幾根麵條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我跟你還沒拜堂成親……」盈盈羞得滿臉通紅，嗔道：「誰跟你拜堂成親了？」令狐冲微笑道：「將來總是要成親的。你如不願，我捉住了你拜堂。」盈盈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在山谷中倒是乖乖的，一出來就來說這些不正經的瘋話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終身大事，最正經不過。盈盈，那日在山谷之中，我忽然想起，日後和你做了夫妻，不知生幾個兒子好。」盈盈站起身來，秀眉微蹙，道：「你再說這些話，我不跟你一起去恆

山啦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我不說，我不說。因為那山谷中有許多桃樹，倒像是個桃谷，要是有六個小鬼在其間鬼混，豈不是變了小桃谷六仙？」

盈盈坐了下來，問道：「那裏來六個小鬼？」一語出口，便即省悟，白了令狐冲一眼，低頭吃麵，心中卻甚甜蜜。

令狐冲道：「我和你同上恆山，有些心地齷齪之徒，還以為我和你已成夫妻，在他自己的臟肚子裏胡說八道，只怕你不高興。」這一言說中了盈盈的心事，道：「正是。好在我現下跟你都穿了鄉下莊稼人的衣衫，旁人未必認得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這般花容月貌，不論如何改扮，總是驚世駭俗。旁人一見，心下暗暗喝采：『嘿，好一個美貌鄉下大姑娘，怎地跟著這一個傻不楞登的臭小子，豈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？』待得仔細多看上幾眼，不免認出這朵鮮花原來是日月神教的任大小姐，這堆牛糞呢，自然是大蒙任小姐垂青的令狐冲了。」盈盈笑道：「閣下大可不用如此謙虛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想，咱們這次去恆山，我先喬裝成個毫不起眼之人，暗中察看。如果太平無事，我便獨自現身，將掌門之位傳了給人，然後和你在甚麼秘密地方相會，一同下山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豈不是好？」

盈盈聽他這麼說，知他是體貼自己，甚是歡喜，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，不過你上恆山去，尤其是去見那些師太們，最好自己剃光了頭，也扮成個師太，旁人才不起疑。冲哥，來，我就給你喬裝改扮，你扮成個小尼姑，只怕倒也俊俏得緊。」令狐冲連連搖手，道：「不成，不成。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。令狐冲扮成尼姑，今後可倒足了大霉，那決計不成。」盈盈笑道：「你只要不照鏡子，便自己瞧不見自己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既上恆山，尼姑總是要見的，卻偏有這許多忌諱。我非剃光你的頭不可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扮尼姑倒也不必了，但要上見性峯，扮女人卻勢在必行。只是我一開口說話，就給聽出來是男人。我倒有個計較，你可記得恆山磁窯口翠屏山懸空寺中的一個人嗎？」盈盈一沉吟，拍手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懸空寺中有個又聾又啞的僕婦，咱們在懸空寺上打得天翻地覆，她半點也聽不到。問她甚麼，她只呆呆的瞧著你。你想扮成這人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盈盈笑道：「好，咱們去買衣衫，就給你喬裝改扮。」

盈盈解開了令狐冲的頭髮，細心梳了個髻，插上根荊釵，再讓他換上農婦裝束，宛然便是個女子，再在臉上塗上黃粉，畫上七八粒黑痣，右腮邊貼了塊膏藥。令狐冲對鏡一看，連自己也認不出來。盈盈笑道：「外形是像了，神氣卻還不似，須得裝作痴痴呆呆、笨頭笨腦的模樣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痴痴呆呆的神氣最容易不過，那壓根兒不用裝，笨頭笨腦原是令狐冲的本色。」盈盈道：「最要緊的是，旁人倘若突然在你身後大聲嚇你，千萬不能露出馬腳。」

一路之上，令狐冲便裝作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，先行練習起來。二人不再投宿客店，只在破廟野祠中住宿。盈盈時時在他身後突發大聲，令狐冲竟充耳不聞。不一日，到了恆山腳下，約定三日後在懸空寺畔聚頭。令狐冲獨自上見性峯去，盈盈便在附近遊山玩水。

到得見性峯峯頂，已是黃昏時分，令狐冲尋思：「我若逕行入庵，儀清、鄭萼、儀琳師妹她們心細的人多，察看之下，不免犯疑。我還是暗中窺探的好。」當下找個荒僻的山洞睡了一覺，醒來時月已中天，這才奔往見性峯主庵無色庵。

剛走近主庵，便聽得錚錚錚數下長劍互擊之聲，令狐冲心中一動：「怎麼來了敵人？」一摸身邊暗藏的短劍，縱身向劍聲處奔去。兵刃撞擊聲從無色庵旁十餘丈外的一間瓦屋中發出，瓦屋窗中透出燈光。令狐冲奔到屋旁，但聽兵刃撞擊聲更加密了，湊眼從窗縫中一張，登時放心，原來是儀和與儀琳兩師姊妹正在練劍，儀清和鄭萼二

人站著觀看。

儀和與儀琳所使的，正是自己先前所授、學自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上的恆山劍法。二人劍法已頗為純熟。鬥到酣處，儀和出劍漸快，儀琳略一疏神，儀和一劍刺出，直指前胸，儀琳回劍欲架，已然不及，「啊」的一聲輕叫。儀和長劍的劍尖已指在她心口，微笑道：

「師妹，你又輸了。」儀琳甚是慚愧，低頭道：「小妹練來練去，總是沒甚麼進步。」儀和道：「比之上次已有進步了，咱們再來過。」長劍在空中虛劈一招。

儀清道：「小師妹累啦，就和鄭師妹去睡罷，明天再練好了。」儀琳道：「是。」收劍入鞘，向儀和、儀清行禮作別，拉了鄭萼的手，推門出外。她轉過身時，令狐冲見她容色憔悴，心想：「這小師妹心裏總是不快樂。」

儀和掩上了門，和儀清二人相對搖了搖頭，待聽得儀琳和鄭萼腳步聲已遠，說道：「我看儀琳師妹總靜不下心來。心猿意馬，那是咱們修道人的大忌，不知怎生勸勸她才好。」儀清道：「勸是很難勸的，總須自悟。」儀和道：「我知道她為甚麼不能心靜，她心中老是想著……」儀清搖手道：「佛門清淨之地，師姊別說這等話。若不是為了急於報師尊大仇，讓她慢慢自悟，原亦不妨。」儀和道：「師父常說：世上萬事皆須隨緣，半分勉強不得；尤其收束心神，更須循序漸進，倘若著意經營，反易墮入魔障。我看儀琳師妹外和內熱，乃性情中人，身入空門，於她實不相宜。」

儀清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一節我也何嘗沒想到，只是……只是一來我派終須有佛門中人接掌門戶，令狐師兄曾一再聲言，他代掌門戶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；更要緊的是，岳不羣這惡賊害死我們兩位師叔……」

令狐冲聽到這裏，大吃一驚：「怎地是我師父害死她們兩位師

叔？」

只聽儀清續道：「不報這深恨大仇，咱們做弟子的寢食難安。」儀和道：「我只有比你更心急，好，趕明兒我加緊督促她練劍便了。」儀清道：「常言道：欲速則不達，卻別逼得她太過狠了。我看儀琳師妹近日裏精神越來越差。」儀和道：「是了。」兩師姊妹收起兵刃，吹滅燈火，入房就寢。

令狐冲悄立窗外，心下疑思不解：「她們怎麼說我師父害死了她們的師叔？又為甚麼為報師仇，為了有人接掌恆山門戶，便須督促儀琳小師妹日夜勤練劍法？」凝思半晌，不明其理，慢慢走開，心想：「日後詢問儀和、儀清兩位師姊便是。」猛見地下自己的影子緩緩晃動，抬頭望月，只見月亮斜掛樹梢，心中陡然閃過一個念頭，險些叫出聲來，心道：「我早該想到了。為甚麼她們早就明白此事，我卻一直沒想到？」

閃到近旁小屋牆外，靠牆而立，以防恆山派中有人見到自己身影，這才潛心思索，回想當日在少林寺中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斃命的情狀：

其時定逸師太已死，定閒師太囑咐我接掌恆山門戶之後，便即逝去，言語中沒顯露害死她們的兇手是誰。檢視之下，二位師太身上並無傷痕，並非受了內傷，更不是中毒，何以致死，甚是奇怪，只不便解開她們衣衫，詳查傷處。

後來離少林寺出來，在雪野山洞之中，盈盈說在少林寺時曾解開二位師太的衣衫查傷，見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針孔大的紅點，是為人用針刺死。當時我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毒針？武林之中，有誰是使毒針的？」盈盈說道：「爹爹和向叔叔見聞極廣，可是他們也不知道。爹爹說，這針並非毒針，乃是一件兵刃，刺入要害，致人死命。只是刺入定閒師太心口那一針，略略偏斜了些。」我說：「是了，我見到

定閒師太之時，她還沒斷氣。這針既是當胸刺入，那就並非暗算，而是正面交鋒。那麼害死兩位師太的，定是武功絕頂的高手。」盈盈道：「我爹爹也這麼說。既有了這條線索，要找到兇手，想亦不難。」

令狐冲雙手反按牆壁，身子不禁發抖，心想：「能使一枚小針而殺害這兩位高手師太，若不是練了葵花寶典，便是練了辟邪劍法。東方不敗一直在黑木崖頂閨房中繡花，不會到少林寺來殺人，以他武功，也決不會針刺定閒師太而一時殺她不了。左冷禪所練的辟邪劍法是假的。那時候林師弟初得劍譜未久，未必已練成了劍法，甚至還沒得到劍譜……」回想當日在雪地裏遇到林平之與岳靈珊的情景，心想：「不錯，那時候林平之說話未變雌聲，不管他是否已得劍譜，辟邪劍法總是尚未練成。」

想到此處，額頭上冷汗涔涔而下，那時候能以一枚細針、正面交鋒而害死恆山派兩大高手，武功卻又高不了定閒師太多少，一針不能立時致她死命，便只岳不羣一人。又想起岳不羣處心積慮，要做五嶽派掌門，竟能讓勞德諾在門下十餘年之久，不揭穿他底細，末了讓他盜了一本假劍譜去，由此輕而易易的刺瞎左冷禪雙目。定閒、定逸兩位師太極力反對五派合併，岳不羣乘機下手將其除去，少了併派的一大阻力，自是在情理之中。定閒師太為甚麼不肯吐露害她的兇手是誰？自因岳不羣是他師父之故。倘若兇手是左冷禪或東方不敗，定閒師太又怎會不說？

令狐冲又想到當時在山洞中和盈盈的對話。他在少林寺給岳不羣重重踢了一腳，他並未受傷，岳不羣腿骨反斷，盈盈大覺奇怪。她說她父親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其中原因，令狐冲吸了不少外人的內功，固然足以護體，但必須自加運用方能傷人，不像自身所練成的內功，不須運使，自能將對方攻來的力道反彈出去。此刻想來，岳不羣自是故意做作，存心做給左冷禪看的，那條腿若非假斷，便是他自己以內力震斷，好讓左冷禪瞧在眼裏，以為他武功不過爾爾，不足為患，便

可放手進行併派。左冷禪花了無數心血力氣，終於令五派合併，到得頭來，卻是為人作嫁，給岳不羣一伸手，輕而易舉的就將成果取去了。

這些道理本來也不難明，只是他說甚麼也不會疑心到師父身上，或許內心深處，早已隱隱想到，但一碰到這念頭的邊緣，心思立即避開，既不願去想，也不敢去想，直至此刻聽到了儀和、儀清的話，這才無可規避。

自己一生敬愛的師父，竟是這樣的人物，只覺人生一切都殊無意味，一時打不起精神到恆山別院去查察，便在一處僻靜的山坳裏躺下睡了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到得通元谷時，天已大明。他走到小溪之旁，向溪水中照映自己改裝後的容貌，又細看身上衣衫鞋襪，一無破綻，這才走向別院。他繞過正門，欲從邊門入院，剛到門邊，便聽得一片喧嘩之聲。

只聽得院子裏許多人大聲喧叫：「真是古怪！他媽的，是誰幹的？」「甚麼時候幹的？怎麼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手腳可真乾淨利落！」「這幾人武功也不壞啊，怎地著了人家道兒，哼也不哼一聲？」令狐冲情知發生了怪事，從邊門中挨進去，只見院子中和走廊上都站滿了人，眼望一株公孫樹的樹梢。

令狐冲抬頭看去，大感奇怪，心中的念頭也與眾人所叫嚷的一般無異，只見樹上高高掛著八人，乃仇松年、張夫人、西寶和尚、玉靈道人這一夥七人，另外一人是「滑不留手」游迅。八人顯然都給點了穴道，四肢反縛，吊在樹枝上盪來盪去，離地一丈有餘，除了隨風飄盪，當真半分動彈不得。八人神色之尷尬，實為世所罕見。兩條黑蛇在八人身上蜿蜒遊走，那自是「雙蛇惡乞」嚴三星的隨身法寶了。這兩條蛇盤到嚴三星身上，倒也沒甚麼，遊到其他七人身上時，這些人

氣憤羞慚的神色之中，又加上幾分驚懼厭憎。

人叢中躍起一人，正是夜貓子「無法可施」計無施。他手持匕首，縱上樹幹，割斷了吊著「桐柏雙奇」的繩索。這兩人從空中摔下，那矮矮胖胖的老頭子伸手接住，放在地下。片刻之間，計無施將八人都救了下來，解開了各人受封的穴道。

仇松年等一得自由，立時污言穢語的破口大罵。只見眾人都眼睜睜的瞧著自己，有的微笑，有的驚奇。有人說道：「已！」有人說道：「陰！」有人說道：「小！」有人說道：「命！」張夫人一側頭，見仇松年等七人的額頭上都用硃筆寫著一個字，有的是「已」字，有的是「陰」字，料想自己額頭也必有字，當即伸手去抹。

祖千秋已推知就裏，將八人額頭的八個字串起來，說道：「陰謀已敗，小心狗命！」餘人一聽不錯，紛紛說道：「陰謀已敗，小心狗命！」

西寶和尚大聲罵道：「甚麼陰謀已敗，你奶奶的，小心誰的狗命？」玉靈道人忙搖手阻止，在掌心中吐了一大口唾沫，伸手去擦額頭的字。

祖千秋道：「游兄，不知八位如何中了旁人的暗算，可能賜告嗎？」

游迅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說來慚愧，在下昨晚睡得甚甜，不知如何，竟給人點了穴道，吊在這高樹之上。那下手的惡賊，多半使用『五更雞鳴還魂香』之類迷藥，否則兄弟本領不濟，遭人暗算，那也罷了，像玉靈道長、張夫人這等智勇兼備的人物，如何也著了道兒？」張夫人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正是如此！」不願與旁人多說，忙入內照鏡洗臉，玉靈道人等也跟了進去。

羣豪議論不休，嘖嘖稱奇，都道：「游迅之言不盡不實。」有人

道：「大夥兒數十人在堂內睡覺，若放迷香，該當數十人一起迷倒才是，怎會只迷倒他們幾個？」眾人猜想那「陰謀已敗」的陰謀，不知是何所指，種種揣測都有，莫衷一是。

有人道：「不知將這八人倒吊高樹的那位高手是誰？」有人笑道：「幸虧桃谷六怪今番沒到，否則又有得樂子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怎知不是桃谷六仙幹的？這六兄弟古裏古怪，多半便是他們做的手腳。」計無施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決計不是。」先一人道：「計兄如何得知？」計無施笑道：「桃谷六仙武功雖高，肚子裏的墨水卻有限得很，那『陰謀』二字，擔保他們就不會寫。就算會寫，筆劃必錯。」

羣豪哈哈大笑，均說言之有理。各人談論的都是這件趣事，沒人對令狐冲這呆頭呆腦的僕婦多瞧上一眼。

令狐冲心中只想：「這八人想攪甚麼陰謀？那多半是意欲不利於我恆山派。」

這日午後，忽聽得有人在外大叫：「奇事，奇事，大家來瞧啊！」羣豪擁了出去。令狐冲慢慢跟在後面，只見別院右首里許外有數十人圍著，羣豪急步奔去。令狐冲走到近處，聽得眾人正自七張八嘴的議論。有十餘人坐在山腳下，面向山峯，顯是給點中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山壁上用黃泥寫著八個大字，又是「陰謀已敗，小心狗命」。

當下有人將那十餘人轉過身來，赫然有愛吃人肉的漠北雙熊在內。

計無施走上前去，在漠北雙熊背上推拿了幾下，解開了他們啞穴，但餘穴不解，仍讓他們動彈不得，說道：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可要請教。請問二位到底參與了甚麼密謀，大夥兒都想知道。」羣豪都道：「對，對！有甚麼陰謀，說出來大家聽聽。」

黑熊破口大罵：「操他奶奶的十八代祖宗，有甚麼陰謀，陰他媽龜兒子的謀。」祖千秋道：「那麼眾位是給誰點倒的，總可以說出來讓大夥兒聽聽罷。」白熊道：「老子知道就好了。老子好端端在山邊散步，背心一麻，就著了烏龜孫子王八蛋的道兒。是英雄好漢，就該真刀真槍的打上一架，在人家背後偷襲，算他媽的甚麼人物？」

祖千秋道：「兩位既不肯說，也就罷了。這件事既已給人揭穿，我看是幹不成了，只是大夥兒不免要多留心留心。」有人大聲道：

「祖兄，他們不肯吐露，就讓他們在這山腳邊餓上三天三夜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不錯，解鈴還由繫鈴人。你如放了他們，那位高人不免將你怪上了，也將你點倒，吊將起來，可不是玩的。」計無施道：「此言不錯。眾位兄台，在下並非袖手旁觀，實在有點膽小。」

黑熊、白熊對望了一眼，都大罵起來，只是罵得不著邊際，可也不敢公然罵計無施這一干人的祖宗，否則自己動彈不得，對方若要動粗，可無還手之力。

計無施笑著拱拱手，說道：「眾位請了。」轉身便行。餘人圍著指指點點，說了一會子話，慢慢都散開了。

令狐冲慢慢踱回，剛到院子外，聽得裏面又有人叫嚷嘻笑。一抬頭間，見公孫樹上又倒吊著二人，一個是不可不戒田伯光，另一個是不戒和尚。令狐冲心下大奇：「不戒大師是儀琳小師妹的父親，田伯光是小師妹的弟子。他二人說甚麼也不會來跟恆山派為難。恆山派有難，他們定會奮力援手。怎地也給人吊在樹上？」心中原來十分確定的設想，突然間給全部推翻，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不戒大師天真爛漫，與人無忤，怎會給人倒吊高樹，定是有人跟他惡作劇了。要擒住不戒大師，非一人之力可辦，多半便是桃谷六仙。」但想到計無施先前說桃谷六仙寫不出「陰謀」二字，確也有理。

他滿腹疑竇，慢慢走進院子，見不戒和尚與田伯光身上都垂著一

條黃布帶子，上面寫得有字。不戒和尚身上那條帶上寫道：「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。」田伯光身上那條帶上寫道：「天下第一大膽妄為、辦事不力之人。」令狐冲第一個念頭便是：「這兩條帶子掛錯了。不戒和尚怎會是『好色無厭之徒』？這『好色無厭』四字，該當送給田伯光才是。至於『大膽妄為』四字，送給不戒和尚倒還貼切，他不戒殺，不戒葷，做了和尚，敢娶尼姑，自是大膽妄為之至，不過『辦事不力』，又不知從何說起？」但見兩根布帶好好的繫在二人頸中，打正了結，垂將下來，不像是匆忙中掛錯了的。

羣豪指指點點，笑語評論，大家也都說：「田伯光貪花好色，天下聞名，這位大和尚怎能蓋得過他？」

計無施與祖千秋低聲商議，均覺大是蹊蹺，知道不戒和尚和令狐冲交情甚好，須得將二人救下來再說。當下計無施縱身上樹，將二人手足上綁縛的繩索割斷，解開了二人穴道。不戒與田伯光都垂頭喪氣，和仇松年、漠北雙熊等人破口大罵的情狀全然不同。計無施低聲問道：「大師怎地也受這無妄之災？」

不戒和尚搖了搖頭，將布條緩緩解下，對著布條上的字看了半晌，突然間頓足大哭。

這一下變故，當真大出羣豪意料之外，眾人語聲頓絕，都呆呆的瞧著他。只見他雙拳捶胸，越哭越傷心。

田伯光勸道：「太師父，你也不用難過。咱們失手遭人暗算，定要找了這個人來，將他碎屍萬段……」他一言未畢，不戒和尚反手一掌，將他打得直跌出丈許之外，幾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半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起。不戒和尚罵道：「臭賊！咱們給吊在這裏，當然是罪有應得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好大的膽子，想殺死人家啊！」田伯光不明就裏，聽太師父如此說，擒住自己之人定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，竟連太師父也不敢得罪他半分，只得唯唯稱是。

不戒和尚呆了一呆，又搥胸哭了起來，突然間反手一掌，又向田伯光打去。田伯光身法極快，身子一側避開，叫道：「太師父！」

不戒和尚一掌沒打中，也不再追擊，順手迴過掌來，啪的一聲，打在院中的一張石凳之上，只擊得石屑紛飛。他左手一掌，右手一掌，又哭又叫，越擊越用力，十餘掌後，雙掌上鮮血淋漓，石凳也給他擊得碎石亂崩，忽然間喀喇一聲，石凳裂為四塊。

羣豪無不駭然，誰也不敢哼上一聲，倘若他盛怒之下，找上了自己，一擊中頭，誰的腦袋能如石凳般堅硬？祖千秋、老頭子、計無施三人面面相覷，半點摸不著頭腦。

田伯光眼見不對，說道：「眾位請照看著太師父。我去相請師父。」

令狐冲尋思：「我雖已喬裝改扮，但儀琳小師妹心細，別要給她瞧出了破綻。」他扮過軍官，扮過鄉農，但都是男人，這次扮成女人，實在說不出的別扭，心中絕無自信，生怕露出了馬腳。當下去躲在後園的一間柴房之中，心想：「漠北雙熊等人兀自給封住穴道，猜想計無施、祖千秋等人之意，當是晚間去竊聽這些人的談論。我且好好睡上一覺，半夜裏也去聽上一聽。」耳聽得不戒和尚號啕之聲不絕，既感驚奇，又大為好笑，迷迷糊糊的便即入睡。

醒來時天已入黑，到廚房中去找些冷飯菜來吃了。又等良久，耳聽得人聲漸寂，於是繞到後山，慢慢踱到漠北雙熊等人被困處，遠遠蹲在草叢之中，側耳傾聽。

不久便聽得呼吸聲此起彼伏，少說也有二十來人散在四周草木叢中，令狐冲暗暗好笑：「計無施他們想到要來偷聽，旁人也想到了，聰明人還真不少。」又想：「計無施畢竟了得，他只解了漠北雙熊這兩個吃人肉粗胚的啞穴，卻不解旁人啞穴，否則漠北雙熊一開口說話，便會給同夥中精明能幹之輩制止。」

只聽得白熊不住口的在詈罵：「他奶奶的，這山邊蚊子真多，真要把老子的血吸光了才高興，我操你臭蚊蟲的十八代祖宗。」黑熊笑道：「蚊子只叮你，卻不來叮我，不知是甚麼緣故。」白熊罵道：「你的血臭的，連蚊子也不吃。」黑熊笑道：「我寧可血臭，好過給幾百隻蚊子在身上叮。蚊子的十八代祖宗也是蚊子，你怎有本事操牠？」白熊又「直娘賊、龜兒子」的大罵起來。

白熊罵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穴道解開之後，老子第一個便找夜貓子算帳，把這龜蛋點了穴道，將他大腿上的肉一口口咬下來生吃。」黑熊笑道：「我卻寧可吃那些小尼姑們，細皮白肉，嫩得多了。」白熊道：「岳先生吩咐了的，尼姑要捉上華山去，可不許吃。」黑熊笑道：「幾百個尼姑，吃掉三四個，岳先生也不會知道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：「怎麼是師父吩咐了的？怎麼要他們將恆山派弟子捉上華山去？這個『大陰謀』，自然是這件事了。可是他們又怎會聽我師父的號令？」

忽聽得白熊高聲大罵：「烏龜兒子王八蛋！」黑熊怒道：「你不吃尼姑便不吃，幹麼罵人？」白熊道：「我罵蚊子，又不是罵你。」

令狐冲滿腹疑團，忽聽得背後草叢中腳步聲響，有人慢慢走近，心想：「這人別要踏到我身上來才好。」那人對準了他走來，走到他身後，蹲了下來，輕輕拉他衣袖。令狐冲微微一驚：「是誰？難道認了我出來？」回過頭來，朦朧月光之下，見到一張清麗絕俗的臉龐，正是儀琳。他又驚又喜，心想：「原來我的行跡早給她識破了。要扮女人，畢竟不像。」儀琳頭一側，小嘴努了努，緩緩站起身來，仍拉著他衣袖，示意和他到遠處說話。令狐冲見她向西行去，便跟在她身後。兩人一言不發，逕向西行。

儀琳沿著一條狹狹的山道，走出了通元谷，忽然說道：「你又聽不見人家說話，擠在這是非之地，那可危險得緊。」她這幾句話似乎

並不是對他而說，只是自言自語。令狐冲一怔，心道：「她說我聽不見人家說話，那是甚麼意思？她說的是反話，還是真的認我不出？」又想儀琳從來不跟自己說笑，那麼多半是認不出了，跟著她折而向北，漸漸向著磁窯口走去，轉過了一個山坳，來到了一條小溪旁。

儀琳輕聲道：「我們老是在這裏說話，你可聽厭了我的話嗎？」跟著輕輕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從來就聽不見我的話，啞婆婆，倘若你能聽見我說話，我就不會跟你說了。」

令狐冲聽儀琳說得誠摯，知她確是將自己認作了懸空寺中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。他童心大起，心道：「我且不揭破，聽她跟我說些甚麼。」儀琳牽著他衣袖，走到一株大柳樹下的一塊長石之旁，坐了下來。令狐冲跟著坐下，側著身子，背向月光，好教儀琳瞧不見自己的臉，尋思：「難道我真的扮得很像，連儀琳也瞞過了？是了，黑夜之中，只須有三分相似，她便不易分辨。盈盈的易容之術，倒也了得。」

儀琳望著天上眉月，幽幽嘆了口氣。令狐冲忍不住想問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為甚麼有這許多煩惱？」但終於沒出聲。儀琳輕聲道：「啞婆婆，你真好，我常常拉著你來，向你訴說我的心事，你從來不覺厭煩，總是耐心的等著，讓我愛說多少便說多少。我本來不該這樣煩你，但你待我真好，便像我自己親生的娘一般。我沒娘，倘若我有個媽媽，我敢不敢向她這樣說呢？」

令狐冲聽到她說是傾訴自己心事，覺得不妥，當即站起。儀琳拉住了他袖子，說道：「啞婆婆，你.....你要走了嗎？」聲音中充滿失望之情。令狐冲向她望了一眼，只見她神色淒楚，眼光中流露出懇求之意，不由得心下軟了，尋思：「小師妹形容憔悴，滿腹心事，若沒處傾訴，老是悶在心裏，早晚要生重病。我且聽她說說，只要她始終不知是我，也不會害羞。」當下又緩緩坐下。

儀琳伸手摟住他脖子，說道：「啞婆婆，你真好，就陪我多坐一會兒。你不知道我心中可有多悶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令狐冲這一生可交了婆婆運，先前將盈盈錯認作是婆婆，現下又給儀琳錯認是婆婆。我叫了人家幾百聲婆婆，現在她叫還我幾聲，算是好人有好報。」

儀琳道：「今兒我爹險些兒上吊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給人吊在樹上，又給人在身上掛了一根布條兒，說他是『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』。我爹爹一生，心中就只我媽一人，甚麼好色無厭，那是從何說起？那人一定胡裏胡塗，將本來要掛在田伯光身上的布條，掛錯在爹身上了。其實掛錯了，拿來掉過來就是，可用不著上吊自盡哪。」

令狐冲又吃驚，又好笑：「怎地不戒大師要自盡？她說他險些兒上吊死了，那麼定是沒死。兩根布條上寫的都不是好話，既然拿了下來，怎麼又去掉轉來掛在身上？這小師妹天真爛漫，當真不通世務之至。」

儀琳說道：「田伯光趕上見性峯來，要跟我說，偏偏給儀和師姊撞見了，說他擅闖見性峯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提劍就砍，差點沒要了他命，可也真危險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曾說過，別院中的男子若不得我號令，任誰不許上見性峯。田兄名聲素來不佳，儀和師姊又是個急性子人，一見之下，自然動劍。但田兄武功比她高得太多，儀和可殺不了他。」他正想點頭同意，但立即警覺：「不論她說甚麼話，我贊同也好，反對也好，決不可點頭或搖頭。那啞婆婆決不會聽到她說話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田伯光待得說清楚，儀和師姊已砍了十七八劍，幸好她手下留情，沒真的殺了他。我一得到消息，忙趕到通元谷來，卻已不見爹，一問旁人，都說他在院子中又哭又鬧，生了好大的氣，誰

也不敢去跟他說話，後來就不見了。我在通元谷中四下尋找，終於在後山一個山坳裏見到了他，只見他高高掛在樹上。我著急得很，忙縱上樹去，見他頭頸中有一條繩，勒得快斷氣了，當真菩薩保佑，幸好及時趕到。

「我將他救醒了，他抱著我大哭。我見他頭頸中仍掛著那根布條，上面寫的仍是『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』甚麼的。我說：『爹，這人真壞，吊了你一次，又吊你第二次。掛錯了布條，他又不掉轉來。』爹爹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『不是人家吊，是我自己上吊的。我.....我不想活了。』我勸他說：『爹，那人定是突然之間向你偷襲，你不小心著了他道兒，那也不用難過。咱們找到他，叫他講個道理出來，他如說得不對，咱們也將他吊了起來，將這條布條掛在他頭頸裏。』爹爹道：『這條布條是我的，怎可掛在旁人身上？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，乃是不戒和尚。那裏還有人勝得過我的？小孩兒家，就會瞎說。』啞婆婆，我聽他這麼說，心中可真奇了，問道：『爹，這布條沒掛錯麼？』爹爹說：『自然沒掛錯。我.....我對不起你娘，因此要懸樹自盡，你不用管我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』」

令狐冲記得不戒和尚曾對他說過，他愛上了儀琳的媽媽，只因她是個尼姑，於是為她而出家做了和尚。和尚娶尼姑，真希奇古怪之至。他說他對不起儀琳的媽媽，想必是後來移情別戀，因此才自認是「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」，想到此節，心下漸漸有些明白了。

儀琳道：「我見爹哭得傷心，也哭了起來。爹反而勸我，說道：『乖孩子，別哭，別哭。爹倘若死了，你孤苦伶仃的在這世上，又有誰來照顧你？』他這樣說，我哭得更加厲害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眼眶中淚珠瑩然，神情極是淒楚，又道：「爹爹說道：『好啦，好啦！我不死就是，只不過也太對不住你娘。』我問：『到底你怎樣對不住我娘？』爹爹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『你娘本來是個尼姑，你是知道了。我一見到你娘，就愛得她發狂，說甚麼也要娶她為妻。你娘說：「阿彌陀佛，起這種念頭，也不怕菩薩嗔怪。」我說：「菩薩要怪，就只

怪我一人。」你娘說：「你是俗家人，娶妻生子，理所當然。我身入空門，六根清淨，再動凡心，菩薩自然要責怪了，可怎會怪到你？」我一想不錯，是我決意要娶你娘，可不是你娘一心想嫁我。倘若讓菩薩怪上了她，累她死後在地獄中受苦，我如何對得住她？因此我去做了和尚。菩薩自然先怪我，就算下地獄，咱們夫妻也是一塊兒去。』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不戒大師確是個情種，為了要擔負受菩薩的責怪，這才去做和尚，既然如此，不知後來又怎會變心？」

儀琳續道：「我就問爹爹：『後來你娶了媽沒有？』爹爹說：『自然娶成了，否則又怎會生下你來？千不該，萬不該，那日你生下才三個月，我抱了你在門口晒太陽。』我說：『晒太陽又有甚麼不對了？』爹爹說：『事情也真不巧，那時候有個美貌少婦，騎了馬經過門口，見我大和尚抱了個女娃娃，覺得有些奇怪，向咱們連瞧了幾眼，讚道：「好美的女娃娃！」我心中一樂，禮尚往來，回讚她一句：「你也美得很啊。」那少婦向我瞪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這女娃娃是那裏偷來的？」我說：「甚麼偷不偷的？是我和尚自己生的。」那少婦忽然大發脾氣，罵道：「我好好問你，你幾次三番向我取笑，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」我說：「取甚麼笑？難道和尚不是人，就不會生孩子？你不信，我就生給你看。」那知道那女人兇得很，從背上拔出劍來，便向我刺來，那不是太不講道理嗎？』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不戒大師直言無忌，說的都是真話，但聽在對方耳裏，卻都成為無聊調笑。他既娶妻生女，怎地又不還俗？大和尚抱了個女娃娃，原是不倫不類。」

儀琳續道：「我說：『這位太太可也太兇了。我明明是你生的，又沒騙她，幹麼好端端地便拔劍刺人？』爹爹道：『是啊，當時我一閃避開，說道：「你怎地不分青紅皂白，便動刀劍？這女娃娃不是我生的，莫非是你生的？」那女人脾氣更大了，向我連刺三劍。她幾劍

刺我不中，出劍更快了。我當然不來怕她，就怕她傷到了你，她刺到第八劍上，我飛起一腳，將她踢了個筋斗。她站起身來，大罵我：

「不要臉的惡和尚，無恥下流，調戲婦女。」就在這時候，你媽媽從河邊洗了衣服回來，站在旁邊聽著。那女人罵了幾句，氣憤憤的騎馬走了，掉在地上的劍也不要了。我轉頭跟你娘說話。她一句也不答，只是哭泣。我問她為甚麼事，她總不睬。第二天早晨，你娘就不見了。桌上有一張紙，寫著八個字。你猜是甚麼字？那便是「負心薄倖，好色無厭」這八個字了。我抱了你到處去找她，可那裏找得到。』」

「我說：『媽媽聽了那女人的話，以為你真的調戲了她。』爹爹說：『是啊，那不是冤枉嗎？可是後來我想想，那也不全是冤枉，因為當時我見到那個女人，心中便想：「這女子生得好俊。」你想，我既然娶了你媽媽做老婆，心中卻讚別個女人美貌，不但心中讚，口中也讚，那不是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麼？』」

令狐冲心道：「原來儀琳師妹的妈妈醋勁兒這般厲害。當然這中間大有誤會，但問個明白，不就沒事了？」

儀琳道：「我說：『後來找到了媽媽沒有？』爹爹說：『我到處尋找，可那裏找得到？我想你媽是尼姑，一定去了尼姑庵中，一處處庵堂都找遍了。這一日，我抱著你找到了恆山派的白雲庵，你師父定逸師太見你生得可愛，心中歡喜，那時你又在生病，便叫我將你寄養在庵裏，免得我帶你在外奔波，送了你一條小命。』」

一提到定逸師太，儀琳又不禁泫然，說道：「我從小就沒了媽媽，全仗師父撫養長大，可是師父給人害死了，害死她的，卻是令狐師兄的師父，你瞧這可有多為難。令狐師兄跟我一樣，也是自幼沒了媽媽，由他師父撫養長大的。不過他比我還苦些，不但沒媽，連爹也沒有。他自然敬愛他的師父，我要是將他師父殺了，為我師父報仇，令狐師兄可不知有多傷心。我爹又說：他將我寄養在白雲庵中之後，

找遍了天下的尼姑庵，後來連蒙古、西藏、關外、西域，最偏僻的地方都找到了，始終沒打聽到半點我娘的音訊。想起來，我娘定是怪我爹調戲女人，第二天便自盡了。啞婆婆，我媽出家時，是在菩薩面前發過誓的，身入空門之後，決不再有情緣牽纏，可是終於拗不過爹，嫁了給他，剛生下我不久，便見他調戲女人，給人罵『無恥下流』，當然生氣。她是個性子剛烈的女子，自己以為一錯再錯，只好自盡了。」

儀琳長長嘆了口氣，續道：「我爹說明白這件事，我才知道，為甚麼他看到『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』這布條時，如此傷心。我說：『媽寫了這張紙條罵你，你時時拿給人家看麼？否則別人怎會知道？』爹爹道：『當然沒有！我對誰也沒說。這種事說了出來，好光采嗎？這中間有鬼，定是你媽的鬼魂找上了我，她要尋我報仇，恨我玷污了她清白，卻又去調戲旁的女子。否則掛在我身上的布條，旁的字不寫，怎麼偏偏就寫上這八個字？我知道她是在向我索命，很好，我跟她去就是了。』

「爹又說：『反正我到處找你媽不到，到陰世去跟她相會，那正是求之不得。可惜我身子太重，上吊了片刻，繩子便斷了，第二次再上吊，繩子又斷了。我想拿刀抹脖子，那刀子明明在身邊的，忽然又找不到了，真是想死也不容易。』我說：『爹，你弄錯啦，菩薩保佑，叫你不可自盡，因此繩子會斷，刀子會不見。否則等我找到時，你早已死啦。』爹爹說：『那也不錯，多半菩薩罰我在世上還得多受些苦楚，不讓我立時去陰世跟你媽相見。』我說：『先前我還道是田伯光的布條跟你掉錯了，因此你生這麼大的氣。』爹爹說：『怎麼會掉錯？不可不戒以前對你無禮，豈不是「膽大妄為」？我叫他去做媒，要令狐冲這小子來娶你，他推三阻四，總是辦不成，那還不是「辦事不力」？這八字評語掛在他身上，真再合式也沒有了。』我說：『爹，你再叫田伯光去幹這等無聊的事，我可要生氣了。令狐師兄先前喜歡的是他小師妹，後來喜歡了魔教的任大小姐。他雖待我很

好，但從來就沒將我放在心上。』」

令狐冲聽儀琳這麼說，心下頗覺歉然。她對自己一片痴心，初時還不覺得，後來卻漸漸明白了，但自己確然如她所說，先是喜歡岳家小師妹，後來將一腔情意轉到了盈盈身上。這些時候來亡命江湖，少有想到儀琳的時刻。

儀琳道：「爹聽我這麼說，忽然生起氣來，大罵令狐師兄，說道：『令狐冲這小子，有眼無珠，連那不可不戒也不如。不可不戒還知我女兒美貌，令狐冲卻是天下第一大笨蛋。』他罵了許多粗話，難聽得很，我也學不上來。他說：『天下第一大瞎子是誰？不是左冷禪，而是令狐冲。左冷禪的眼睛雖給人刺瞎了，令狐冲可比他瞎得更厲害。』」

「啞婆婆，爹這樣說是很不對的，他怎麼可以這樣罵令狐師兄？我說：『爹，岳姑娘和任大小姐都比女兒美貌百倍，孩兒怎麼及得上人家？再說，孩兒已身入空門，只是感激令狐師兄捨命相救的恩德，以及他對師父的好處，孩兒才時時念著他。我媽說得對，皈依佛門之後，便當六根清淨，再受情緣牽纏，菩薩是要責怪的。』」

「爹爹說：『身入空門，為甚麼就不可以嫁人？如果天下的女人都身入空門，都不嫁人生兒子，世上的人都沒有了。你娘是尼姑，她可不是嫁了給我，又生下你來嗎？』」

我說：『爹，咱們別說這件事了，我.....我寧可當年媽媽沒生下我這個人來。』」

她說到這裏，聲音又有些哽咽，過了一會，才道：「爹說，他一定要去找令狐師兄，叫他娶我。我急了，對他說，要是他對令狐師兄提這等話，我永遠不跟他說一句話，他到見性峯來，我也決不見他。田伯光要是向令狐師兄提這等無聊言語，我要跟儀清、儀和師姊她們說，永遠不許他踏上恆山半步。爹知我說得出做得到，呆了半晌，長長嘆了一口氣，自己抹抹眼淚，一個人走了。啞婆婆，爹這麼一去，不知甚麼時候再來看我？又不知他會不會再自殺？真叫人掛念得緊。後來我找到田伯光，叫他跟著爹，好好照料他，說完之後，見到有許

多人偷偷摸摸的走到通元谷外，躲在草叢之中，不知幹甚麼。我悄悄跟著過去瞧瞧，卻見到了你。啞婆婆，你不會武功，又聽不見人家說話，躲在那裏，倘若給人家見到了，那是很危險的，以後可千萬別再跟著人家去躲在草叢裏了。你道是捉迷藏嗎？」

令狐冲險些笑了出來，心想：「小師妹孩子氣得很，只當人家也是孩子。」

儀琳道：「這些日子中，儀和、儀清兩位師姊總是督著我練劍。秦絹小師妹跟我說，她曾聽到儀和、儀清她們好幾位大師姊商議。大家說，令狐師兄將來一定不肯長做恆山派掌門。岳不羣是我們的殺師大仇，我們自然不能併入五嶽派，奉他為我們掌門，因此大家叫我做掌門人。啞婆婆，我可半點也不相信。但秦師妹賭咒發誓，說一點也不假。她說，幾位大師姊都說，恆山派儀字輩羣尼之中，令狐師兄對我最好，如由我來做掌門，必定最合令狐師兄的心意。她們所以決定推舉我，全是為了令狐師兄。她們盼我練好劍術，殺了岳不羣，如我勝不了岳不羣，大家結劍陣圍住他，由我出手殺他，那時做恆山派掌門，誰也沒異議了。她這樣解釋，我才信了。不過這恆山派的掌門，我怎麼做得來？我的劍法再練十年，也及不上儀和、儀清師姊她們，要殺岳不羣，那更加辦不到了。我本來心中已亂，想到這件事，心下更加亂了。啞婆婆，你瞧我怎麼辦才是？」

令狐冲這才恍然：「她們如此日以繼夜的督促儀琳練劍，原來是盼她日後繼我之位，接任恆山派掌門，委實用心良苦，可也是對我的——一番厚意。」

儀琳幽幽的道：「啞婆婆，我常跟你說，我日裏想著令狐師兄，夜裏想著令狐師兄，做夢也總是做著他。我想到他為了救我，全不顧自己性命；想到他受傷之後，我抱了他奔逃；想到他跟我說笑，要我說故事給他聽；想到在衡山縣那個甚麼羣玉院中，我……我……跟他睡在一張牀上，蓋了同一條被子。啞婆婆，我明知你聽不見，因此跟

你說這些話也不害臊。我要是不說，整天憋在心裏，可真要發瘋了。我跟你說一會話，輕輕叫著令狐師兄的名字，心裏就有幾天舒服。」

她頓了一頓，輕輕叫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令狐師兄！」

這兩聲叫喚情致纏綿，當真是蘊藏刻骨相思之意，令狐冲不由得身子一震。他早知道這小师妹對自己極好，卻想不到她小小心靈中包藏著的深情，竟如此驚心動魄，心道：「她待我這等情意，令狐冲今生如何報答得來？」

儀琳輕輕嘆息，說道：「啞婆婆，爹不明白我，儀和、儀清師姊她們也不明白我。我想念令狐師兄，只是忘不了他，我明知是不應該的。我是身入空門的女尼，怎可對一個男人念念不忘的日思夜想，何況他還是本門的掌門人？我天天求觀音菩薩救我，請菩薩保佑我忘了令狐師兄。今兒早晨唸經，唸著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名字，我心中又在求菩薩，請菩薩保佑令狐師兄無災無難，逢凶化吉，保佑他和任家大小姐結成美滿良緣，白頭偕老，一生一世都快快活活。我忽然想，為甚麼我求菩薩這樣，求菩薩那樣，菩薩聽著也該煩了。從今而後，我只求菩薩保佑令狐師兄一世快樂逍遙。他最喜歡快樂逍遙，無拘無束，但盼任大小姐將來不要管著他才好。」她出了一會神，輕聲唸道：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」

她唸了十幾聲，抬頭望了望月亮，道：「我得回去了，你也回去罷。」從懷中取出兩個饅頭，塞在令狐冲手中，道：「啞婆婆，今天為甚麼你不瞧我，你不舒服麼？」待了一會，見令狐冲不答，自言自語：「你又聽不見，我卻偏要問你，可真傻了。」慢慢轉身去了。

令狐冲坐在石上，瞧著她的背影隱沒在黑暗之中，她適才所說的那番話，一句句在心中流過，想到迴腸盪氣之處，當真難以自已，一時不由得痴了。

也不知坐了多少時候，無意中向溪水望了一眼，不覺吃了一驚，

只見水中兩個倒影並肩坐在石上。他只知道眼花，又道是水波晃動之故，定睛一看，明明是兩個倒影。霎時間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全身僵了，又怎敢回頭？

從溪水中的影子看來，那人在身後不過二尺，只須一出手立時便制了自己死命，但他竟嚇得呆了，不知向前縱出。這人無聲無息來到身後，自己全無知覺，武功之高，難以想像，登時便起了個念頭：

「鬼！」想到是鬼，心頭更湧起一股涼意，呆了半晌，才又向溪水中瞧去。溪水流動，那月下倒影朦朦朧朧的看不清楚，但見兩個影子一模一樣，都是穿著寬襟大袖的女子衣衫，頭上梳髻，也殊無分別，竟然便是自己的化身。

令狐冲更加驚駭惶怖，似乎嚇得連心也停止了跳動，突然之間，也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勇氣，猛地裏轉過頭來，和那「鬼魅」面面相對。

這一看清楚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，眼見這人是個中年女子，認得便是懸空寺中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，但她如何來到身後，自己渾不覺察，實在奇怪之極。他懼意大消，訝異之情卻絲毫不減，說道：

「啞婆婆，原來……原來是你，這可……這可嚇了我一大跳。」但聽得自己的聲音發顫，又極嘶啞。只見那啞婆婆頭髻上橫插一根荊釵，穿一件淡藍色布衫，竟和自己打扮全然相同。他定了定神，強笑道：

「你別見怪。任大小姐記性真好，記得你穿戴的模樣，給我這一喬裝改扮，便跟你是雙胞胎姊妹一般了。」

他見啞婆婆神色木然，既無怒意，亦無喜色，不知心中在想些甚麼，尋思：「這人古怪得緊，我扮成她的模樣給她看見了，這地方不宜多耽。」站起身來，向著啞婆婆一揖，說道：「夜深了，就此別過。」轉身向來路走去。

只走出七八步，突見迎面站著一人，攔住了去路，便是那啞婆

婆，卻不知她使甚麼身法，這等無影無蹤、無聲無息的閃來。東方不敗在對敵時身形猶如電閃，快速無倫，但總尚有形跡可尋，這個婆婆卻便如是突然間從地下鑽出來一般。她身法雖不及東方不敗的迅捷，但如此無聲無息，實不似活人。

令狐冲大駭，心知今晚遇上了高人，自己甚麼人都不扮，偏偏扮成了她的模樣，的確不免惹她生氣，當下又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婆婆，在下多有冒犯，這就去改了裝束，再來懸空寺謝罪。」那啞婆婆仍神色木然，不露絲毫喜怒之色。令狐冲道：「啊，是了！你聽不到我說話。」俯身伸指，在地上寫道：「對不起，以後不敢。」站起身來，見她仍呆呆站立，對地下的字半眼也不瞧。令狐冲指著地下大字，大聲道：「對不起，以後不敢！」那婆婆一動也不動。令狐冲連連作揖，比劃手勢，作解衣除髮之狀，又抱拳示歉，那婆婆始終紋絲不動。令狐冲無計可施，側過身子，從那婆婆身畔繞過。

他左足一動，那婆婆身子微晃，已擋在他身前。令狐冲暗吸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得罪！」向右跨了一步，突然間飛身而起，向左側竄了出去。左足剛落地，那婆婆已擋在身前，攔住了去路。他連竄數次，越來越快，那婆婆竟始終擋在他面前。令狐冲急了，伸出左手向她肩頭推去，那婆婆右掌疾斬而落，切向他手腕。

令狐冲急忙縮手，他自知理虧，不敢和她相鬥，只盼及早脫身，一低頭，想從她身側閃過，身形甫動，只覺掌風颯然，那婆婆已揮掌從頭頂劈到。令狐冲斜身閃讓，可是這掌來得好快，啪的一聲，肩頭已然中掌。那婆婆身子一晃，原來令狐冲體內的「吸星大法」生出反應，竟將這一掌之力吸了過去。那婆婆倏然左手伸出，兩根雞爪般又瘦又尖的指尖向他眼中插來。

令狐冲大駭，忙低頭避過，這一來，背心登時露出了老大破綻，幸好那婆婆也怕了他的「吸星大法」，竟不敢乘隙擊下，右手勾起，仍來挖他眼珠。顯然她打定主意，專門攻擊他眼珠，不論他的「吸星

大法」如何厲害，手指入眼，總是非瞎不可，柔軟的眼珠也決不會吸取旁人功力。令狐冲伸臂擋格，那婆婆迴轉手掌，五指成爪，抓向他左眼。令狐冲忙伸左手去格，那婆婆右手出指，已抓向他右耳。這幾下兔起鶻落，勢道快極，每一招都古裏古怪，似是鄉下潑婦與人打架一般，可是既陰毒又快捷，數招之間，已逼得令狐冲連連倒退。那婆婆的武功其實也不甚高，所長者只是行走無聲，偷襲快捷，真實功夫固遠不及岳不羣、左冷禪，連盈盈也比她高明得多。但令狐冲拳腳功夫甚差，若不是那婆婆防著他的「吸星大法」，不敢和他手腳相碰，令狐冲早已接連中掌了。

又拆數招，令狐冲知道若不出劍，今晚已難以脫身，當即伸手入懷去拔短劍。他右手剛碰到劍柄，那婆婆出招快如閃電，連攻了七八招，令狐冲左擋右格，更沒餘暇拔劍。那婆婆出招越來越毒辣，明明無怨無仇，卻顯是硬要將他眼珠挖了出來。令狐冲大喝一聲，左掌遮住了自己雙眼，右手再度入懷拔劍，拚著給她打上一掌，踢上一腳，便可拔出短劍。

便在此時，頭上一緊，頭髮已給抓住，跟著雙足離地，隨即天旋地轉，身子在半空中迅速轉動，原來那婆婆抓著他頭髮，將他甩得身子平飛，急轉圈子，越來越快。令狐冲大叫：「喂，喂，你幹甚麼？」伸手亂抓亂打，想去拿她手臂，突然左右腋下一麻，已給她點中了穴道，跟著後心、後腰、前胸、頭頸幾處穴道中都給她點中了，全身麻軟，再也動彈不得。那婆婆兀自不停手，將他身子不絕旋轉，令狐冲只覺耳際呼呼風響，心想：「我一生遇到過無數奇事，但像此刻這般倒霉，變成了一個大陀螺給人玩弄，卻也從所未有。」

那婆婆直轉得他滿天星斗，幾欲昏暈，這才停手，啪的一聲，將他重重摔落。

令狐冲本來自知理虧，對那婆婆並無敵意，但這時給她弄得半死不活，自是大怒，罵道：「臭婆娘不知好歹，我若一上來就即拔劍，

早在你身上戳了幾個透明窟窿。」

那婆婆冷冷的瞧著他，臉上仍是木然，全無喜怒之色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打是打不來了，若不罵個爽快，未免太也吃虧。但此刻給她制住，如她知道我在罵人，自然有苦頭給我吃。」當即想到了一個主意，笑嘻嘻地罵道：「賊婆娘，臭婆娘，老天爺知道你心地壞，因此將你造得天聾地啞，既不會笑，又不會哭，像白痴一樣，便做豬做狗，也勝過如你這般。」他越罵越惡毒，臉上也就越加笑得歡暢。他本來不過是假笑，好讓那婆婆不疑心自己是在罵她，但罵到後來，見那婆婆全無反應，此計已售，不由得大為得意，真的哈哈大笑起來。

那婆婆慢慢走到他身邊，一把抓住他頭髮，著地拖去。她漸行漸快，令狐冲穴道遭點，知覺不失，身子在地下碰撞磨擦，好不疼痛，口中叫罵不停，要笑卻笑不出來了。那婆婆拖著他直往山上行去，令狐冲側頭察看地形，見她轉而向西，竟是往懸空寺而去。

令狐冲這時早已知道，不戒和尚、田伯光、漠北雙熊、仇松年等人著了道兒，多半也都是她做的手腳，要神不知、鬼不覺的突然將人擒住，除了她如此古怪的身手，旁人也真難以做到。自己曾來過懸空寺，見了這聾啞婆婆竟一無所覺，可說極笨。連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、盈盈、上官雲這等大行家，見了她也不起疑，這聾啞婆婆的掩飾功夫實在做得極好。轉念又想：「這婆婆如也將我高高掛在通元谷的公孫樹上，又在我身上掛一塊布條，說我是天下第一大淫棍之類，我身為恆山派掌門，又穿著這樣一身不倫不類的女人裝束，這臉可丟得大了。幸好她是拖我去懸空寺，讓她在寺中吊打一頓，不致公然出醜，也就罷了。」想到今晚雖然倒霉，但不致在恆山別院中高掛示眾，也算得不幸中的大幸，又想：「不知她是否知曉我的身分，莫非瞧在我恆山掌門的份上，這才優待三分？」

一路之上，山石將他撞得全身皮肉之傷不計其數，好在臉孔向上，還沒傷到五官。到得懸空寺，那婆婆將他直向飛閣拖去，直拖上左首靈龜閣的最高層。令狐冲叫聲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靈龜閣外是座飛橋，下臨萬丈深淵，那婆婆只怕要將自己掛在飛橋之上。這懸空寺人跡罕至，十天半月難得有人到來，這婆婆若將自己掛在那裏，不免活生生餓死，滋味可大大不妙。但既無水米到口，又怎說得上「滋味」二字！

那婆婆將他在閣中一放，逕自下閣去了。令狐冲躺在地下，推想這惡婆娘到底是甚麼來頭，竟沒半點頭緒，料想必是恆山派的一位前輩名宿，便如是于嫂一般的人物，說不定當年是服侍定靜、定閒等人之師父的。想到此處，心下略寬：「我既是恆山掌門，她總有些香火之情，不會對我太過為難。」但轉念又想：「我扮成了這副模樣，只怕她認我不出。倘若她以為我也是張夫人之類，故意扮成了她的樣子，前來臥底，意圖不利於恆山，不免對我『另眼相看』，多給我點苦頭吃，那可糟得很了。」

也不聽見樓梯上腳步響聲，那婆婆又已上來，手中拿了繩索，將令狐冲手腳反縛了，又從懷中取出一根黃布條子，掛在他頸中。令狐冲好奇心大起，要看看布條上寫些甚麼，可是便在此時，雙眼一黑，已給她用黑布蒙住了雙眼。令狐冲心想：「這婆婆好生機靈，明知我急欲看那布條，卻不讓看。」又想：「令狐冲是無行浪子，天下知名，這布條上自不會有甚麼好話，不用看也知道。」

只覺手腕腳踝上一緊，身子騰空而起，已給高高懸掛在橫樑之上。令狐冲怒氣沖天，又大罵起來，他雖愛胡鬧，卻也心細，尋思：「我一味亂罵，畢竟難以脫身，須當慢慢運氣，打通穴道，待得一劍在手，便可將她制住了。我也將她高高掛起，再在她頭頸中掛根黃布條子，那布條上寫甚麼字好？天下第一惡婆！不好，稱她天下第一，說不定她心中反而歡喜，我寫『天下第十八惡婆』，讓她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出，排名在她之上的那十七個惡婆究竟是些甚麼人。」側

耳傾聽，不聞呼吸之聲，這婆婆已下閣去了。

掛了兩個時辰，令狐冲已餓得肚中咕咕作聲，但運氣之下，穴道漸通，心下正自暗喜，忽然間身子一晃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摔在樓板上，竟是那婆婆放鬆了繩索。但她何時重來，自己渾沒半點知覺。

那婆婆扯開了蒙住他眼上的黑布，令狐冲頸中穴道未通，沒法低頭看那布條，只見到最底下一字是個「娘」字。他暗叫：「不好！」心想她寫了這個「娘」字，定然當我是女人，她寫我是淫徒、浪子，都沒甚麼，將我當作女子，那可大大的糟糕。

只見那婆婆從桌上取過一隻碗來，心想：「她給我喝水，還是喝湯？最好是喝酒！」突然間頭上一陣滾熱，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這碗中盛的竟是熱水，照頭淋在他頭頂。

令狐冲大罵：「賊婆娘，你幹甚麼？」只見她從懷中取出一柄剃刀，令狐冲吃了一驚，但聽得嗤嗤聲響，頭皮微痛，那婆婆竟在給他剃頭。令狐冲又驚又怒，不知這瘋婆子是何用意，過不多時，一頭頭髮已給剃得乾乾淨淨，心想：「好啊，令狐冲今日做了和尚。啊喲，不對，我身穿女裝，那可是做了尼姑啦！」突然間心中一寒：「盈盈本來開玩笑，叫我扮作尼姑，這一語成讖，只怕大事不妙。說不定這惡婆娘已知我是何人，認為大男人做恆山派掌門大大不妥，不但剃了我頭，還要.....還要將我閹了，便似不可不戒一般，教我沒法穢亂佛門清淨之地。這賊婆忠於恆山派，發起瘋來甚麼事都做得出。啊喲，令狐冲今日要遭大劫，『武林稱雄，揮劍自宮』，莫要被迫去修習辟邪劍法。」

那婆婆剃完了頭，將地下的頭髮掃得乾乾淨淨。令狐冲心想事勢緊急，疾運內力，猛衝被封的穴道，正覺被封的幾處穴道有些鬆動，忽然背心、後腰、肩頭幾處穴道一麻，又給她補了幾指。令狐冲長嘆一聲，連「惡婆娘」三字也不想罵了。

那婆婆取下他頸中的布條，放在一旁，令狐冲這才看見，布條上寫道：「天下第一大瞎子，不男不女惡婆娘。」他登時暗暗叫苦：

「原來這婆娘裝聾作啞，她是聽得見說話的，否則不戒大師說我是天下第一大瞎子，她又怎會知道？若不是不戒大師跟女兒說話時她在旁偷聽，便是儀琳跟我說話時她在旁偷聽，說不定兩次她都偷聽了。」當即大聲道：「不用假扮了，你不是聾子。」但那婆娘仍然不理，逕自伸手來解他衣衫。

令狐冲大驚，叫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嗤的一聲響，那婆婆將他身上女服撕成兩半，扯了下來。令狐冲驚叫：「你要是傷了我一根寒毛，我將你斬成肉醬。」轉念一想：「她將我滿頭頭髮都剃了，豈只傷我一根寒毛而已？」

那婆婆取過一塊小小磨刀石，蘸了些水，將那剃刀磨了又磨，伸指一試，覺得滿意了，放在一旁，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瓶上寫著「天香斷續膠」五字。令狐冲數度受傷，都曾用過這恆山派治傷靈藥，一見到這瓷瓶，不用看瓶上的字，也知是此傷藥，另有一種「白雲熊膽丸」，用以內服。果然那婆婆跟著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赫然便是「白雲熊膽丸」。那婆婆再從懷裏取出了幾根白布條子出來，乃是裹傷用的繃帶。令狐冲舊傷已愈，別無新傷，那婆婆如此安排，擺明是要在他身上新開一兩個傷口了，心下只暗暗叫苦。

那婆婆安排已畢，雙目凝視令狐冲，隔了一會，將他身子提起，放在板桌之上，又神色木然的瞧著他。令狐冲身經百戰，縱然身受重傷，為強敵所困，亦無所懼，此刻面對著這樣一個老婆婆，卻說不出的害怕。那婆婆慢慢拿起剃刀，燭火映上剃刀，光芒閃動，令狐冲額頭的冷汗一滴滴的落在衣襟之上。

突然之間，他心中閃過了一個念頭，更不細思，大聲道：「你是不戒和尚的老婆！」

那婆婆身子一震，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你——怎——麼——知——道？」聲音乾澀，一字一頓，便如是小兒初學說話一般。

令狐冲初說那句話時，腦中未曾細思，經她這麼一問，才去想自己為甚麼知道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哼，我自然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心下卻在迅速推想：「我為甚麼知道？我為甚麼知道？是了，她掛在不戒大師頸中字條上寫『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』。這『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』八字評語，除了不戒大師自己之外，世上只有他妻子方才知曉。」大聲道：「你心中還是念念不忘這個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，否則他去上吊，為甚麼你要割斷他上吊的繩子？他要自刎，為甚麼你要偷了他的刀子？這等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，讓他死了，豈不乾淨？」

那婆婆冷冷的道：「讓他——死得這等——爽快，豈不——便宜了——他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是啊，讓他這十幾年中心急如焚，從關外找到藏邊，從漠北找到西域，到每一座尼姑庵去找你，你卻躲在這裏享清福，那才算沒便宜了他！」那婆婆道：「他罪有——應得，他娶我為妻，為甚麼——調戲女子？」令狐冲道：「誰說他調戲了？人家瞧你的女兒，他也瞧了瞧人家，又有甚麼不可以？」那婆婆道：「娶了妻的，再瞧女人，不可以。」

令狐冲覺得這女人無理可喻，說道：「你是嫁過人的女人，為甚麼又瞧男人？」那婆婆怒道：「我幾時瞧男人？胡說八道！」令狐冲道：「你現在不是正瞧著我嗎？難道我不是男人？不戒和尚只不過瞧了女人幾眼，你卻拉過我頭髮，摸過我頭皮。我跟你說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你只要碰一碰我身上的肌膚，便是犯了清規戒律。幸好你只碰到我頭皮，沒摸到我臉，否則觀音菩薩定不饒你。」他想這女人少在外間走動，不通世務，須得嚇她一嚇，免得她用剃刀在自己身上亂割亂劃，更免得她強迫自己練辟邪劍法。

那婆婆道：「我斬下你的手腳腦袋，也不用碰到你身子。」令狐

冲道：「要斬腦袋，只管請便。」那婆婆冷笑道：「要我殺你，可也沒這般容易。現下有兩條路，任你自擇。一條是你快快娶儀琳為妻，別害得她傷心而死。你如擺臭架子不答允，我就闔了你，叫你做個不男不女的怪物。你不娶儀琳，也就娶不得第二個不要臉的壞女人。」她十多年來裝聾作啞，久不說話，口舌已極不靈便，說了這會子話，言語才流暢了些。

令狐冲道：「儀琳固然是個好姑娘，難道世上除她之外，別的姑娘都是不要臉的壞女人？」那婆婆道：「差不多了，好也好不到那裏去。你到底答不答允，快快說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儀琳小師妹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如知道你這麼逼我，她可要生氣的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你娶了她為妻，她歡喜得很，甚麼氣都消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她是出家人，發過誓不能嫁人的。一動凡心，菩薩便要責怪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倘若你做了和尚，菩薩便不只怪她一人了。我給你剃頭，難道是白剃的麼？」

令狐冲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你給我剃光了頭，是要我做和尚，以便娶小尼姑為妻。你老公從前這樣幹，你就叫我學他的樣。」那婆婆道：「正是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天下光頭禿子多得很，剃光了頭，並不就是和尚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也容易，我在你腦門上燒幾個香疤便是。禿頭不一定是和尚，禿頭而又燒香疤，那總是和尚了。」說著便要動手。令狐冲忙道：「慢來，慢來。做和尚要人家心甘情願，那有強迫之理？」那婆婆道：「你不做和尚，便做太監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這婆婆瘋瘋顛顛，只怕甚麼事都做得出，須得先施緩兵之計，說道：「你叫我做太監之後，忽然我回心轉意了，想娶儀琳小師妹為妻，那怎麼辦？不是害了我二人一世嗎？」那婆婆怒道：「咱們學武之人，做事爽爽快快，一言而決，又有甚麼三心兩意、回心轉意的？和尚便和尚，太監便太監！男子漢大丈夫，怎可拖泥帶水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做了太監，便不是男子漢大丈夫了。」那婆婆

怒道：「咱們在談論正事，誰跟你說笑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儀琳小師妹溫柔美貌，對我又是深情一片，但我心早已屬於盈盈，豈可相負？這婆婆如此無理見逼，大丈夫寧死不屈。」說道：「婆婆，我問你，一個男子漢負心薄倖，好色無厭，好是不好？」那婆婆道：「那又何用多問？這種人比豬狗也不如，枉自為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了。儀琳小師妹人既美貌，對我又好，為甚麼我不娶她為妻？只因我早已與另一位姑娘有了婚姻之約。這位姑娘待我恩重如山，令狐冲就算全身皮肉都給你割爛了，我也決不負她。倘若辜負了她，豈不是變成了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？不戒大師這個『天下第一』的稱號，便讓我令狐冲給搶過來了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便是魔教的任大小姐，那日魔教教眾在這裏將你圍住了，便是她出手相救的，是不是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，這位任大小姐你是親眼見過的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容易得很，我叫任大小姐拋棄了你，算是她對你負心薄倖，不是你對她負心薄倖，也就是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她決不會拋棄我的。她肯為我捨了性命，我也肯為她捨了性命。我不會對她負心，她也決不會對我負心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只怕事到臨頭，也由不得她。恆山別院中臭男人多得很，隨便找一個來做她丈夫就是了。」令狐冲大聲怒喝：「胡說八道！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說我辦不到嗎？」走出門去，只聽得隔房開門之聲，那婆婆重又回進房來，手中提著一個女子，手足被縛，正便是盈盈。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沒料到盈盈竟也已落入這婆娘的手中，見她身上並沒受傷的模樣，略略寬心，叫道：「盈盈，你也來了。」盈盈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的說話，我都聽見啦。你說決不對我負心薄倖，我聽著很歡喜。」那婆婆喝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不許說這等不要臉

的話。小姑娘，你要和尚呢，還是要太監？」盈盈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你的話才真難聽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我仔細想想，要令狐冲這小子拋棄了你，另娶儀琳，他是決計不肯的。」令狐冲大聲喝采：「你開口說話以來，這句話最有道理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我老人家做做好事，就讓一步，便宜了令狐冲這小子，讓他娶了你們兩個。他做和尚，兩個都娶；做太監，一個也娶不成。只不過成親之後，你可不許欺侮我的乖女兒，你們兩頭大，不分大小。你年紀大著幾歲，就讓儀琳叫你姊姊好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……」他只說了個「我」字，啞穴上一麻，已給她點得說不出話來。那婆婆跟著又點了盈盈的啞穴，說道：「我老人家決定了的事，不許你們囉裏囉唆打岔。讓你這小和尚娶兩個如花如玉的老婆，還有甚麼話好說？哼，不戒這老賊禿，有甚麼用？見到女兒害相思病，空自乾著急，我老人家一出手就馬到成功。」說著飄身出房。

令狐冲和盈盈相對苦笑，話固不能說，連手勢也不能打。令狐冲凝望著她，其時朝陽初升，日光從窗外照射進來，桌上的紅燭兀自未熄，不住晃動，輕煙的影子飄過盈盈晶瑩如白玉的臉，更增麗色。

只見她眼光射向拋在地下的剃刀，轉向板凳上放著的藥瓶和繃帶，臉上露出嘲弄之意，顯然在取笑他：「好險，好險！」但立即眼光轉開，低垂下來，臉上罩了一層紅暈，知道這種事固然不能說，連想也不能想。

令狐冲見到她嬌羞無那，似乎是做了一件大害羞事而給自己捉到一般，不禁心中一蕩，不自禁的想：「倘若我此刻身得自由，我要過去抱她一抱，親她一親。」

只見她眼光慢慢轉將上來，與令狐冲的眼光一觸，趕快避開，粉頰上紅暈本已漸消，突然間又面紅過耳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對盈盈當

然堅貞不二。那惡婆娘逼我和儀琳小師妹成親，為求脫身，只好暫且敷衍，待得她解了我穴道，我手中有劍，還怕她怎的？這惡婆娘拳腳功夫雖好，和左冷禪、任教主他們相比，那還差得很遠。劍上功夫決不是我敵手。她勝在輕手輕腳，來去無聲，突施偷襲，教人猝不及防。若是真打，盈盈尚勝她三分，不戒大師也比她強些。」

他想得出神，眼光一轉，只見盈盈又在瞧著自己，這一次她不再害羞，顯是沒再想到太監的事。見她眼光斜而向上，嘴角含笑，那是在笑自己的光頭，不想太監而在笑和尚了。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可是沒能笑出聲來，但見盈盈笑得更加歡喜了，忽見她眼珠轉了幾轉，露出狡獪的神色，左眼眨了一下，又眨一下。令狐冲未明她的用意，只見她左眼又眨了兩下，心想：「連眨兩下，那是甚麼意思？啊，是了，她在笑我要娶兩個老婆。」當即左眼眨了一下，收起笑容，臉上神色甚是嚴肅，意思說：「只娶你一個，決無二心。」盈盈微微搖頭，左眼又眨了兩下，意思似是說：「娶兩個就兩個好了！」

令狐冲又搖了搖頭，左眼眨了一眨。他想將頭搖得大力些，以示堅決，只是周身穴道給點得太多，難以出力，臉上神氣卻誠摯之極。盈盈微微點頭，眼光又轉到剃刀上去，再緩緩搖了搖頭。令狐冲雙目凝視著她。盈盈的眼光慢慢移動，和他相對。

兩人相隔丈許，四目交視，忽然間心意相通，實已不必再說一句話，反正於對方的情意全然明白。娶不娶儀琳無關緊要，是和尚是太監無關緊要。兩人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既已有了兩心如一的此刻，便已心滿意足，眼前這一刻便是天長地久，縱然天崩地裂，這一刻也已拿不去、銷不掉了。

兩人脈脈相對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，有人走上閣來，兩人這才從情意纏綿、銷魂無限之境中醒了過來。

只聽得一個少女清脆的聲音道：「啞婆婆，你帶我來幹甚麼？」正是儀琳的聲音。聽得她走進隔房，坐了下來，那婆婆顯然陪著她在一起，但聽不到她絲毫行動之聲。過了一會，聽得那婆婆慢慢的道：「你別叫我啞婆婆，我不是啞的。」

儀琳一聲尖叫，極是驚訝，顫聲說道：「你.....你不.....不啞了？你好了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我從來就不是啞巴。」儀琳道：「那.....那麼你從前也不聾，聽.....聽得見我.....我的話？」語聲中顯出極大的驚恐。那婆婆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怕甚麼？我聽得見你的說話，那可不更好麼？」令狐冲聽到她語氣慈和親切，在跟親生女兒說話時，終於露出了愛憐之意。

但儀琳仍驚惶之極，顫聲道：「不，不！我要去了！」那婆婆道：「你再坐一會，我有件很要緊的事跟你說。」儀琳道：「不，我.....我不要聽。你騙我，我只當你都聽不見，我.....我才跟你說那些話，你騙我！」她語聲哽咽，已急得哭了出來。

那婆婆輕拍她肩膀，柔聲道：「好孩子，別耽心。我不是騙你，我怕你悶出病來，讓你說了出來，心裏好過些。我來到恆山，一直就扮作又聾又啞，誰也不知道，並不是故意騙你。」儀琳抽抽噎噎的哭泣。那婆婆又柔聲道：「我有一件最好的事跟你說，你聽了一定很歡喜的。」儀琳道：「是我爹的事嗎？」那婆婆道：「你爹，哼，我才不管他呢，是你令狐師兄的事。」儀琳顫聲道：「你別提.....別提他，我.....我永遠不跟你提他了。我要去唸經啦！」那婆婆道：「不，你耽一會，聽我說完。你令狐師兄跟我說，他心裏其實愛你得緊，比愛那個魔教任大小姐，還勝過十倍。」

令狐冲向盈盈瞧了一眼，心下暗罵：「臭婆娘，撒這漫天大謊！」

儀琳嘆了口氣，輕聲道：「你不用哄我。我初識得他時，令狐師

兄只愛他小師妹一人，愛得要命，心裏便只一個小師妹。後來他小師妹對他不起，嫁了別人，他就只愛任大小姐一人，也是愛得要命，心裏便只一個任大小姐。」

令狐冲和盈盈目光相接，心頭均感甜蜜無限。

那婆婆道：「其實他一直在偷偷喜歡你，只不過你是出家人，他又是恆山派掌門，不能露出這意思來。現下他下了大決心，許下大願心，決意要娶你，因此先落髮做了和尚。」儀琳又一聲驚呼，道：

「不……不會的，不可以的，不能夠！你……你叫他別做和尚。」那婆婆嘆道：「來不及啦，他已經做了和尚。他說，不管怎麼，一定要娶你為妻。倘若娶不成，他就自盡，要不然就去做太監。」

儀琳道：「做太監？我師父曾說，這是粗話，我們出家人不能說的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太監也不是粗話，那是服侍皇帝、皇后的低三下四之人。」儀琳道：「令狐師兄最是心高氣傲，不願受人拘束，他怎肯去服侍皇帝、皇后？我看他連皇帝也不肯做，別說去服侍皇帝了。他當然不會做太監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做太監也不是真的去服侍皇帝、皇后，那只是個比喻。做太監之人，是不會生養兒女的。」儀琳道：「我可不信。令狐師兄日後和任大小姐成親，自然會生好幾個小寶寶。他二人都這麼好看，生下來的兒女，一定可愛得很。」

令狐冲斜眼相視，但見盈盈雙頰暈紅，嬌羞中喜悅不勝。

那婆婆生氣了，大聲道：「我說他不會生兒子，就是不會生。別說生兒子，娶老婆也不能。他發了毒誓，非娶你不可。」儀琳道：

「我知道他心中只任大小姐一個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他任大小姐也娶，你也娶。懂了嗎？一共娶兩個老婆。這世上的男人三妻四妾都有，別說娶兩個了。」儀琳道：「不會的。一個人心中愛了甚麼人，他就只想到這個人，朝也想，晚也想，吃飯時候、睡覺時候也想，怎能又去想第二個人？好像我爹那樣，自從我媽走了之後，他走遍天涯海角，

到處去尋她。天下女子多得很，如果可以娶兩個女人，我爹怎地又不另娶一個？」

那婆婆默然良久，嘆道：「他……他從前做錯了事，後來心中懊悔，也是有的。」

儀琳道：「我要去啦。婆婆，你要是向旁人提到令狐師兄他……他要娶我甚麼的，我可不能活了。」那婆婆道：「那又為甚麼？他說非娶你不可，你難道不喜歡麼？」儀琳道：「不，不！我時時想著他，時時向菩薩求告，要菩薩保佑他逍遙快活，只盼他無災無難，得如心中所願，和任大小姐成親。婆婆，我只是盼他心中歡喜。我從來沒盼望他來娶我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他倘若娶不成你，他就決不會快活，連做人也沒味道了。」儀琳道：「都是我不好，只道你聽不見，向你說了這許多令狐師兄的話。他是當世的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我只是個甚麼也不懂，甚麼也不會的小尼姑。他說過的，『一見尼姑，逢賭必輸』，見了我都會倒霉，怎會娶我？我皈依佛門，該當心如止水，再也不能想這種事。婆婆，你以後提也別提，我……我以後也決不見你了。」

那婆婆急了，道：「你這小丫頭莫名其妙。令狐冲已為你做了和尚，他說非娶你不可，倘若菩薩責怪，那就只責怪他。」儀琳輕輕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他和我爹也一般想麼？一定不會的。我媽聰明美麗，性子和順，待人再好不過，是天下最好的女人。我爹為她做和尚，那是應該的，我……我可連媽媽的半分兒也及不上。」

令狐冲心下暗笑：「你這個媽媽，聰明美麗固然不見得，性子和順更加不必談起。和你自己相比，你媽媽才半分兒不及你呢。」

那婆婆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儀琳道：「我爹每次見我，總是說媽媽的好處，說她溫柔斯文，從來不罵人，不發脾氣，一生之中，連螞蟻也沒踏死過一隻。天下所有最好的女人加在一起，也及不上我媽

媽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他.....他真的這樣說？只怕是.....是假心假意？」說這兩句話時聲音微顫，顯是心中頗為激動。儀琳道：「當然是真心！再真也沒有了。我是他女兒，爹怎麼會騙我？」

霎時之間，靈龜閣中寂靜無聲，那婆婆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儀琳道：「啞婆婆，我去了。我今後再也不見令狐師兄啦，我只是每天求觀世音菩薩保佑他。」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她輕輕的走下樓去。

過了良久良久，那婆婆似乎從睡夢中醒來，低低的自言自語：「他說我是天下最好的女人？他走遍天涯海角，到處在找我？那麼，他其實並不是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？」突然提高嗓子，叫道：「儀琳，儀琳，你在那裏？」但儀琳早已去得遠了。

那婆婆又叫了兩聲，不聞應聲，急速搶下樓去。她趕得十分急促，但腳步聲仍細微如貓，幾不可聞。

【三十八】 聚殲



左冷禪眼睛雖瞎，應變仍是奇速，一個「鯉躍龍門」，向後倒縱出去，口中不絕連聲的咒罵。盈盈彎下腰去，拾起一柄長劍。

令狐冲和盈盈你瞧著我，我瞧著你，一時百感交集。陽光從窗中照射過來，剃刀上一閃一閃發光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想不到這場厄難，竟會如此渡過？」

忽然聽得懸空寺下隱隱有說話之聲，相隔遠了，聽不清楚。過得一會，聽得有人走近寺來，令狐冲叫道：「有人！」這一聲叫出，才知道自己啞穴已解。人身上啞穴點得最淺，他內力較盈盈為厚，竟先自解了。盈盈點了點頭。令狐冲想伸展手足，兀自動彈不得。但聽得有七八人大聲說話，走進懸空寺，跟著拾級走上靈龜閣來。

只聽一人粗聲粗氣的道：「這懸空寺中鬼也沒一個，還搜甚麼？」

可也忒煞小心了。」正是頭陀仇松年。西寶和尚道：「上邊有令，還是照辦的好。」

令狐冲急速運氣衝穴，可是他的內力主要得自旁人，雖然渾厚，卻不能運用自如，越著急，穴道越難解開。聽得嚴三星道：「岳先生說成功之後，將辟邪劍法傳給咱們，我看這話有九分靠不住。這次來到恆山幹事，雖說大功告成，但立功之人如此眾多，咱們又沒出甚麼大力，他憑甚麼要單傳給咱們？」

說話之間，幾人已上得樓來，一推開閣門，突然見到令狐冲和盈盈二人手足綁縛，分別坐在桌上和地上，不禁齊聲驚呼。

「滑不留手」游迅道：「任大小姐怎地在這裏？唔，還有一個和尚。」張夫人道：「誰敢對任大小姐如此無禮？」走到盈盈身邊，便去解她的綁縛。游迅道：「張夫人，且慢，且慢！」張夫人道：「甚麼且慢？」游迅道：「這可有點奇哉怪也！」玉靈道人突然叫道：「咦，這不是和尚，是……是令狐掌門令狐冲。」

幾個人一齊轉頭，向令狐冲瞧去，登時認了出來。這八人素來對盈盈敬畏，對令狐冲也甚忌憚，當下面面相覷，一時沒了主意。嚴三星和仇松年突然同時說道：「大功一件！」玉靈道人道：「正是。他們抓到些小尼姑，有甚麼希罕？拿到恆山派掌門，那才是大大的功勞。這一下，岳先生非傳我們辟邪劍法不可。」張夫人問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八人心中轉的都是一般念頭：「若將任大小姐放了，別說拿不到令狐冲，咱們幾人立時便性命不保，那怎麼辦？」但在盈盈積威之下，若說不去放她，卻又萬萬不敢。

游迅笑嘻嘻的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不做君子，那也罷了，不做大丈夫，未免可惜！可惜得很！」玉靈道人道：「你說是乘機下手，殺人滅口？」游迅道：「我沒說過，是你說的。」張夫人厲聲道：「聖姑待咱們恩重，誰敢對她不敬，我第一個

就不答應。」仇松年道：「你到這時候再放她，難道她還會領咱們的情？她又怎肯讓咱們擒拿令狐冲？」張夫人道：「咱們好歹也入過恆山派的門，欺師叛門，是謂不義。」說著伸手便去解盈盈的綁縛。

仇松年厲聲喝道：「住手！」張夫人怒道：「你說話大聲，嚇唬人嗎？」仇松年唰的一聲，戒刀出鞘。張夫人動作也極迅捷，抽出短刀，將盈盈手足上的繩索兩下割斷。她想盈盈武功極高，只須解開她綁縛，七人便羣起而攻，也無所懼。刀光閃處，仇松年的戒刀已砍了過來。張夫人短刀嗤嗤有聲，連刺三刀，將仇松年逼退了兩步。

餘人見盈盈綁縛已解，心下均有懼意，退到門旁，便欲爭先下樓，但見盈盈一動不動，竟不躍起，才知她穴道遭點，又都慢慢轉回。

游迅笑嘻嘻的道：「我說呢，大家是好朋友，為甚麼要動刀子，那不是太傷和氣嗎？」仇松年叫道：「任大小姐穴道一解，咱們還有命嗎？」持刀又向張夫人撲去，戒刀對短刀，登時打得十分激烈。仇松年身高力大，戒刀又極沉重，但在張夫人貼身肉搏之下，這頭陀竟佔不到絲毫便宜。游迅笑道：「別打，別打，有話慢慢商量。」拿著摺扇，走近相勸。仇松年喝道：「滾開，別礙手礙腳！」游迅笑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轉過身來，突然間右手抖動，張夫人一聲慘呼，游迅手中那柄鋼骨摺扇已從她喉頭插入。

游迅笑道：「大家自己人，我勸你別動刀子，你一定不聽，那不是太不講義氣了嗎？」摺扇抽出，張夫人喉頭鮮血疾噴出來。這一著大出各人意料之外，仇松年一驚退開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龜兒子原來幫我。」

游迅笑道：「不幫你，又幫誰？」轉過身來，向盈盈道：「任大小姐，你是任教主的千金，大家瞧在你爹爹份上，都讓你三分。不過大家對你又敬又怕，還是為了你有『三尸腦神丹』的解藥。把這解藥

拿了過來，你聖姑也就不足道了。」六人都道：「對，對，拿了她解藥，殺了她滅口。」玉靈道人道：「大夥兒先得立一個誓，這件事倘若有人洩漏半句，身上的『三尸腦神丹』立時便即發作。」這幾人眼見已非殺盈盈不可，但一想到任我行，無不驚怖，這事如洩漏了出去，江湖雖大，可無容身之所。當下七人一齊起誓。

令狐冲知他們一起完誓，便會動刀殺了盈盈，急運內功在幾處被封穴道上衝了幾下，卻全無動靜。他心中一急，向盈盈瞧去，見她一雙妙目凝望自己，眼神中全無懼色，當即寬心：「反正總是要死，我二人同時畢命，也好得很。」

仇松年向游迅道：「動手啊。」游迅道：「仇頭陀向來行事爽快，最有英雄氣概，還是請仇兄動手。」仇松年罵道：「你不動手，我先宰了你。」游迅笑道：「仇兄既然不敢，那麼嚴兄出手如何？」仇松年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我為甚麼不敢？今日老子就是不想殺人。」玉靈道人道：「不論是誰動手都是一樣，反正沒人會說出去。」西寶和尚道：「既然都一樣，那麼就請道兄出手好了。」嚴三星道：「有甚麼推三阻四的？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大夥兒誰也信不過誰，大家都拔出兵刃來，同時往任大小姐身上招呼。」這些人都是窮凶極惡之輩，但臨到決意要殺盈盈，仍不敢對她有何輕侮的言語。

游迅道：「且慢，讓我先取了解藥在手再說。」仇松年道：「為甚麼讓你先取？你拿在手中，便來要脅旁人，讓我來取。」游迅道：「給你拿了，誰敢說你不會要脅？」玉靈道人道：「別挨時候了！挨到她穴道解了，那可糟糕。先殺人，再分藥！」唰的一聲，拔出了長劍。餘人紛紛取出兵刃，圍在盈盈身周。

盈盈眼見大限已到，目不轉睛的瞧著令狐冲，想著這些日子來和他同過的甜蜜時光，嘴邊現出了溫柔微笑。

嚴三星叫道：「我叫一二三，大家同時下手，一、二、三！」他

「三」字一出口，七件兵刃同時向盈盈身上遞去。那知七件兵刃遞到她身邊半尺之處，不約而同的都停住不前。

仇松年罵道：「膽小鬼，幹麼不敢殺過去？就想旁人殺了她，自己不落罪名！」西寶和尚道：「你膽子倒大得很，你的戒刀可也沒砍下！」七人心中各懷鬼胎，均盼旁人先將盈盈殺了，自己的兵刃上不用濺血，要殺這個向來敬畏的人，可著實不易。仇松年道：「咱們再來！這一次誰的兵刃再停著不動，那便是龜兒子王八蛋，婊子養的，豬狗不如！我來叫一二三。一——二——」

這「三」字尚未出口，令狐冲搶先叫道：「辟邪劍法！」

七人一聽，立即回頭，倒有四人齊聲問道：「甚麼？」岳不羣以辟邪劍法在封禪台上刺瞎左冷禪，轟傳武林，這七人艷羨之極，這些時候來日思夜想，便是這辟邪劍譜。

令狐冲唸道：「辟邪劍法，劍術至尊。先練劍氣，再練劍神。氣神基定，劍法自精。劍氣如何養，劍神如何生？奇功兼妙訣，皆在此中尋。」他唸一句，七人向他移近半步，唸得六七句，七個人都已離開盈盈身畔，走到他身邊。

仇松年聽他住口不唸，問道：「這……這便是辟邪劍譜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是辟邪劍譜，難道是邪辟劍譜？」仇松年道：「你唸下去。」令狐冲唸道：「練氣之道，首在意誠，凝意集思，心田無塵……」唸到這裏便不唸了。西寶和尚催道：「唸下去，唸下去。」玉靈道人卻口舌微動，跟著唸誦，用心記憶：「練氣之道，首在意誠，凝意集思，心田無塵。」

其實令狐冲從未見過辟邪劍譜，他所唸的，只是華山劍法的歌訣，將「華山之劍，至輕至靈」這八字改成了「辟邪劍法，劍術至尊」而已。這本是岳不羣所傳的「氣宗」歌訣，因此有甚麼「先練劍氣，再練劍神」的詞句。否則令狐冲讀書不多，識得的字便已有限，

倉卒之際，如何能出口成章，這等似模似樣？但仇松年等人一來沒聽過華山劍法的歌訣，二來心中念念不忘於辟邪劍法，已如入魔一般，一聽有人背誦辟邪劍法的歌訣，個個神魂顛倒，那裏還有餘暇來細思劍譜的真假？

令狐冲繼續唸道：「綿綿泊泊，劍氣充盈，辟邪劍出，殺個乾淨……」這「殺個乾淨」四字，是他信口胡謔的，華山劍訣中本是「華山劍出，氣凝心定」。他唸到此處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下面好像是『殺不乾淨，劍法不靈』，又好像不是，有點記不清楚了。」

西寶和尚等齊問：「劍譜在那裏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劍譜……可決不是在我身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眼望自己腹部。這句話當真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他一言既出，兩隻手同時伸入他懷中摸去，一隻是西寶和尚的，一隻是仇松年的。突然間兩人齊聲慘叫，西寶和尚腦漿迸裂，仇松年背上一枝長劍貫胸而出，卻是分別遭了嚴三星和玉靈道人的毒手。

嚴三星冷笑道：「大夥兒辛辛苦苦的找這辟邪劍譜，好容易劍譜出現，這兩個龜蛋卻想獨吞，天下有這等便宜事？」砰砰兩聲，飛腿將兩人屍體踢了開去。

令狐冲初時假裝唸誦辟邪劍譜，只是眼見盈盈命在頃刻，情急智生，將眾人引開，只盼拖延時刻，自己或盈盈被點的穴道得能解開，沒想到此計甚靈，不但引開了七個兇人，且逗得他們自相殘殺，七人中只剩下了五人，不由得暗暗心喜。

游迅道：「這劍譜是否真在令狐冲身上，誰也沒瞧見，咱們自己先砍殺起來，未免太心急了些……」他一言未畢，嚴三星已翻著怪眼，惡狠狠的瞪著他，說道：「你說我們心急，你心中不服，是不是？只怕你想獨吞劍譜？」游迅道：「獨吞是不敢，像這位大和尚這

般腦袋瓜子開花，有甚麼好玩？不過這劍譜天下聞名，大夥兒一齊開開眼界，總是想的。」桐柏雙奇齊聲道：「不錯，誰也不能獨吞，要瞧便一起瞧。」

嚴三星向游迅道：「好，那麼你去這小子懷中，將劍譜取出來。」游迅搖頭微笑，說道：「在下決無獨吞之意，也不想先睹為快。嚴兄取了出來，讓在下瞧上幾眼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嚴三星向玉靈道人道：「那麼你去取！」玉靈道人道：「還是嚴兄去取的好。」嚴三星向桐柏雙奇二人望去，二人也都搖了搖頭。嚴三星怒道：「你們四個龜蛋打的是甚麼主意，難道我不明白？你們想老子去取劍譜，乘機害了老子，姓嚴的可不上這個當。」五人面面相覷，登成僵持之局。

令狐冲生怕他們又去加害盈盈，說道：「你們且不用忙，讓我再記一記看，嗯，辟邪劍出，殺個乾淨，殺不乾淨，劍法不靈……不對，不對，劍法不靈，何必獨吞？糟糕，糟糕，這劍譜深奧得很，說甚麼也記不全。」

那五人一心一意志在得到劍譜，怎聽得出這劍訣的語句粗陋不文，只因易懂，聽了更加心癢難搔。嚴三星單刀一揚，喝道：「要我去這小子懷中取劍譜，那也不難。你們四人都退到門外去，免得龜兒子不存好心，我一伸手，刀劍拐杖，便招呼到老子後心。」

桐柏雙奇一言不發，便退到了門外。游迅笑嘻嘻的也退了出去。玉靈道人略一遲疑，退了幾步。嚴三星喝道：「你兩隻腳都站到門檻外面去！」玉靈道人道：「你吆喝甚麼？老子愛出便出去，不愛出去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話雖如此，終於還是走到了門檻之外。四人目不轉睛的監視著他，料想這靈龜閣懸空而築，若要脫身，樓梯是必經之途，不怕他取得劍譜之後飛上天去。

嚴三星轉過身來，背向令狐冲，兩眼凝視著門外的四人，唯恐他

們暴起發難，向自己襲擊，反轉左手，到令狐冲懷中摸索，摸了一會，不覺有何書冊，當下將單刀橫咬在口，左手抓住令狐冲胸口，伸右手去摸。左手只這麼一使勁，登時覺得內力突然外洩，他一驚之下，急忙縮手，豈知那隻手卻如黏在令狐冲肌膚上一般，竟縮不回來。他越加吃驚，忙運力外奪，越運勁，內力外洩越快。他拚命掙扎，內力便如河堤決口般奔瀉出去。

令狐冲於危急之際，忽有敵人內力源源自至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你何必制住我心脈？我將劍訣背給你聽便是了。」嘴唇亂動，作說話之狀。玉靈道人等在門外見了，還道他真在背誦劍譜，自己一句也沒聽到，豈不太也吃虧，當即一擁而入，搶到令狐冲身前。令狐冲道：「是了，這本便是劍譜，你取出來給大家瞧瞧罷！」可是嚴三星的左手黏在他身上，那裏伸得出來？

玉靈道人只道嚴三星已抓住了劍譜，不即取出，自是意欲獨吞，當即伸手也往令狐冲懷中抓去，一碰到令狐冲的肌膚，內力外洩，一隻手也給黏住了。令狐冲叫道：「你們兩個別爭，這般拉扯，撕爛了劍譜，大家都看不成！」

桐柏雙奇互相使個眼色，黃光閃處，兩根黃金拐杖當空擊下，嚴三星和玉靈道人登時腦漿迸裂而死。兩人一死，內力消散，兩隻手掌離開令狐冲身體，屍橫就地。

令狐冲突然得到二人的內力，這是來自受封穴道之外的勁力，不因穴道被封而有窒滯，自外向內一加衝擊，受封的穴道登時解了。他原來的內力何等深厚，微一使力，手上所綁繩索立即崩斷，伸手入懷，握住了短劍劍柄，道：「劍譜在這裏，那一位來取罷。」

桐柏雙奇腦筋遲鈍，對他雙手脫縛竟不以為異，聽他說願意交出劍譜，大喜之下，一齊伸手來接。突然間白光閃動，啪啪兩聲，兩人的右手同時齊腕而斷，手掌落地。兩人齊聲慘叫，向後躍開。令狐冲

崩斷腳上繩索，飛身躍在盈盈面前，向游迅道：「劍法一靈，殺個乾淨！游兄，你要不要瞧劍譜？」

饒是游迅老奸巨猾，這時也已嚇得面如土色，顫聲道：「謝謝，我.....我不瞧了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用客氣，瞧上一瞧，那也不妨的。」伸左手在盈盈背心和腰間推拿數下，解開了她被封的穴道。

游迅全身簌簌的抖個不住，說道：「令狐公.....公子.....令狐大.....大.....大俠，你你.....你.....」雙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小人罪該萬死，多說.....多說也無用了，聖姑和掌門人但有所命，小人火裏火裏去，水裏水裏去.....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練那辟邪劍法，第一步功夫是很好玩的，你這就做起來罷！」游迅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聖姑和掌門人寬洪大量，武林中眾所週知，今日讓小人將功贖罪，小人定當往江湖之上，大大宣揚兩位聖德.....不，不.....」他一說到「聖德」二字，這才想起，自己在驚惶中又闖了大禍，盈盈最惱的就是旁人在背後說她和令狐冲的長短，待要收口，已然不及。

盈盈見桐柏雙奇並肩而立，兩人雖都斷了一隻手掌，血流不止，但臉上竟無懼色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是夫妻麼？」

桐柏雙奇男的叫周孤桐，女的叫吳柏英。周孤桐道：「今日落在你手，要殺要剮，我二人不會皺一皺眉頭，你多問甚麼？」盈盈倒喜歡他的傲氣，冷冷的道：「我問你們二人是不是夫妻。」吳柏英道：「我和他不是正式夫妻，但二十年來，比之人家正式夫妻還更加要好些。」盈盈道：「你二人中，只有一人可活命。你二人都少了一手一足，又少了.....」想到自己父親和他二人一樣，也是少了隻眼睛，便不說下去了，頓一頓，道：「你二人這就動手，殺了對方，剩下的一人便自行去罷！」

桐柏雙奇齊聲道：「很好！」黃光閃動，二人翻起黃金拐杖，便

往自己額頭擊落。

盈盈叫道：「且慢！」右手長劍、左手短劍同時齊出，往二人拐杖上格去，錚錚兩聲，只覺肩臂皆麻，雙劍險些脫手，才將兩根拐杖格開，但左手勁力較弱，吳柏英的拐杖還是擦到了額頭，登時鮮血長流。

周孤桐大聲叫：「我殺了自己，聖姑言出如山，即便放你，有甚麼不好？」吳柏英道：「當然是我死你活，那又有甚麼可爭的？」

盈盈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你二人夫妻情重，我好生相敬，兩個都不殺。快將斷手處傷口包了起來！」兩人一聽大喜，拋下拐杖，搶上去為對方包紮傷口。盈盈道：「但有一事，你兩個須得遵命辦理。」周吳二人齊聲答應。盈盈道：「下山之後，即刻去拜堂成親。兩人在一起，不做夫妻，成……成……」她本想說「成甚麼樣子」，但立即想到自己和令狐冲在一起，也未拜堂成親，不由得滿臉飛紅。周吳二人對望了一眼，同時躬身相謝。盈盈又命周孤桐除下身上長袍，好讓令狐冲換下身上的女服。

游迅道：「聖姑大恩大德，不但饒命不殺，還顧念到你們的終身大事。你小兩口兒當真福命不小。我早知聖姑她老人家待屬下最好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們這次來到恆山，是奉了誰的號令？有甚麼圖謀？」游迅道：「小人是受了華山岳不羣那狗頭的欺騙，他說是奉了神教任教主的黑木令旨，要將恆山羣尼一齊擒拿到黑木崖去，聽由任教主發落。」盈盈問道：「岳不羣手中有黑木令？」游迅道：「是，是！屬下仔細看過，他拿的確是日月神教的黑木令，否則屬下對教主和聖姑忠心耿耿，又怎會聽岳不羣這狗頭的話？」

盈盈尋思：「岳不羣怎會有我教的黑木令？啊，是了，他服了三尸腦神丹，自當奉我爹爹號令，這是爹爹給他的。」又問：「岳不羣又說，成事之後，他傳授你們辟邪劍法，是不是？」游迅連連磕頭，

說道：「岳不羣這狗頭就會騙人，誰也不會當真信了他的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們說這次來恆山幹事，大功告成，到底怎樣了？」游迅道：「有人在山上的幾口井中都下了迷藥，將恆山派的眾位師父一起都迷倒了。別院中許多不知內情的人，也都給迷倒了。這當兒已首途往黑木崖去。」

令狐冲忙問：「可殺傷了人沒有？」游迅答道：「殺死了八九個人，都是別院中的。他們沒給迷倒，動手抵抗，便給殺了。」令狐冲問：「是那幾個人？」游迅道：「小人叫不出他們名字。令狐大俠你老.....老人家的朋友都不在其內。」令狐冲點點頭，放下了心。

盈盈道：「咱們下去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。」拾起地下西寶和尚所遺下的長劍，笑道：「見到那惡婆娘，可得好好跟她較量一下。」

游迅道：「多謝聖姑和令狐掌門不殺之恩。」盈盈微笑道：「不用這麼客氣。」左手一揮，短劍脫手飛出，噗的一聲，從游迅胸口插入，這一生奸猾的「滑不留手」游迅登時斃命。

兩人並肩走下樓來，空山寂寂，唯聞鳥聲。

盈盈向令狐冲瞧了一眼，不禁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。令狐冲嘆道：「令狐冲削髮為僧，從此身入空門。女施主，咱們就此別過。」盈盈明知他是說笑，但情之所鍾，關心過切，不由得身子一顫，抓住他手臂，道：「冲哥，你別.....別跟我說這等笑話，我.....我.....」適才她飛劍殺游迅，眼睛也不眨一下，這時語聲中卻大現懼意。令狐冲心下感動，左手在自己光頭上打了個爆栗，嘆道：「但世上既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，大和尚只好還俗。」

盈盈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只道殺了游迅之後，武林中便無油腔滑調之徒，從此耳根清靜，不料.....嘻嘻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摸摸我這光頭，那也是滑不留手。」盈盈臉上一紅，啐了一口，道：

「咱們說正經的。恆山羣弟子給擄上了黑木崖後，再要相救，那就千難萬難了，而且也大傷我父女之情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更加大傷我翁婿之情。」盈盈橫了他一眼，心中卻甜甜的甚為受用。令狐冲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得趕將上去，攔路救人。」盈盈道：「趕盡殺絕，別留下活口，別讓我爹爹知道，也就是了。」她走了幾步，嘆了口氣。

令狐冲明白她心事，這等大事要瞞過任我行的耳目，那是談何容易，但自己既是恆山派掌門，恆山門人被俘，如何不救？她是打定主意向著自己，縱違父命，也在所不惜了。他想事已至此，須當有個了斷，伸出左手去抓住了她右手。盈盈微微一掙，但見四下裏無一人，便讓他握住了手。令狐冲道：「盈盈，你的心事，我很明白。此事勢將累你父女失和，我很過意不去。」盈盈微微搖頭，說道：「爹爹若顧念著我，便不該對恆山派下手。不過，我猜想他對你倒也不是心存惡意。」

令狐冲登時省悟，說道：「是了，你爹爹擒拿恆山弟子，用意在於脅迫我加盟日月神教。」盈盈道：「正是。爹爹心中其實很喜歡你，何況你又是他神功大法的唯一傳人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其實我對你爹爹也是既尊敬又投機，何況他又是我婆婆的爹爹，長了三輩。可是我決不願加盟神教，甚麼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，甚麼『文成武德，澤被蒼生』這些肉麻話，我聽了就要作嘔。」盈盈道：「我知道，因此從來沒勸過你一句。倘若你入了神教，將來做了教主，一天到晚聽這種恭維肉麻話，那就……那就不會是現在這樣子了。唉，爹爹重上黑木崖，他整個性子很快就變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可是咱們也不能得罪了你爹爹。」伸出右手，將她左手也握住了，說道：「盈盈，救出恆山門人之後，我和你立即拜堂成親，也不必理會甚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和你退出武林，封劍隱居，從此不問外事，專生兒子。」

盈盈初時聽他說得一本正經，臉上暈紅，不住點頭，直到最後一句話，才吃了一驚，運力一掙，將他雙手摔開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做了夫妻，難道不生兒子？」盈盈嗔道：「你再胡說八道，我三天不跟你說話。」令狐冲知她說得到，做得到，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好，笑話少說，趕辦正事要緊。咱們得上見性峯去瞧瞧。」

兩人展開輕功，逕上見性峯來，見無色庵中已無一人，眾弟子所居之所也只餘空房，衣物零亂，刀劍丟了一地。幸好地下並無血跡，似未傷人。兩人又到通元谷別院中察看，也不見有人。桌上酒餚雜陳，令狐冲酒癮大發，卻那敢喝上一口，說道：「肚子餓得狠了，快到山下去喝酒吃飯。」

盈盈撕下令狐冲長衣上的一塊衣襟，給他包在頭上。令狐冲笑道：「這才像樣，否則大和尚拐帶良家少女，到處亂闖，太也不成體統。」到得山下，已是未牌時分，好容易找到一家小飯店，這才吃了個飽。

兩人辨明去黑木崖的路徑，提氣疾趕，奔出一個多時辰，忽聽得山後隱隱傳來一陣陣喝罵之聲，停步聽去，似是桃谷六仙。兩人尋聲趕去，漸漸聽得清楚，果然便是桃谷六仙。盈盈悄聲道：「不知這六個寶貝在跟誰爭鬧？」

兩人轉過山坳，隱身樹後，只見桃谷六仙口中吆喝，圍住了一人，鬥得甚是激烈。那人條來條往，身形快極，唯見一條灰影在六兄弟間穿插來去，竟然便是儀琳之母、懸空寺中假裝聾啞的那個婆婆。跟著啪啪聲響，桃根仙和桃實仙哇哇大叫，都給她打中了一記耳光。令狐冲大喜，低聲道：「六月債，還得快，我也來剃光她的頭。」手按劍柄，只待桃谷六仙不敵，便躍出報仇。

但聽得啪啪之聲密如聯珠，六兄弟人人給她打了好幾下耳光。桃

谷六仙怒不可遏，只盼抓住她手足，將她撕成四塊。但這婆婆行動快極，如鬼如魅，幾次似乎一定抓住了，卻總差著數寸，給她避開，順手又是幾記耳光。但那婆婆也瞧出六人厲害，只怕使勁稍過，打中一二人後，便給餘人抓住。又鬥一陣，那婆婆知難以取勝，展開雙掌，噼噼啪啪打了四人四記耳光，突然向後躍出，轉身便奔。她奔馳如電，一剎那間已在數丈之外，桃谷六仙齊聲大呼，再也追趕不上。

令狐冲橫劍而出，喝道：「往那裏逃？」白光閃動，挺劍指向她咽喉。這一劍直攻要害，那婆婆吃了一驚，忙縮頭躲過，令狐冲斜劍刺她右肩，那婆婆無可閃避，只得向後急退兩步。令狐冲挺劍逼得她又退了一步。他長劍在手，那婆婆如何是他之敵？唰唰唰三劍，迫得她連退五步，若要取她性命，這婆婆早一命嗚呼了。

桃谷六仙歡呼聲中，令狐冲長劍劍尖已指往她胸口。桃根仙等四人一撲而上，抓住了她四肢，提將起來，令狐冲喝道：「別傷她性命！」桃花仙提掌往她臉上打去。令狐冲喝道：「將她吊起來再說。」桃根仙道：「是，拿繩來，拿繩來。」

但六人身邊均無繩索，荒野之間更無找繩索處，桃花仙和桃幹仙四頭尋覓。突然間手中一鬆，那婆婆一掙而脫，在地下一滾，衝了出去，正想奔跑，突覺背上微微刺痛，令狐冲笑道：「站著罷！」長劍劍尖輕戳她後心肌膚。那婆婆駭然變色，只得站著不動。

桃谷六仙奔將上來，六指齊出，分點了那婆婆肩脅手足的六處穴道。桃幹仙摸著給那婆婆打得腫起了的面頰，伸手便欲打還她耳光。令狐冲心想看在儀琳的面上，不應讓她受毆，說道：「且慢，咱們將她吊了起來再說。」桃谷六仙聽得要將她高高吊起，大為歡喜，當下便去剝樹皮搓繩。

令狐冲問起六人和她相鬥的情由。桃枝仙道：「咱六兄弟正在這裏大便，使得興高采烈之際，忽然這婆娘狂奔而來，問道：『喂，你

們見到一個小尼姑沒有？」她說話好生無禮，又打斷了咱們大便的興致……」盈盈聽他說得骯髒，皺了眉頭，走了開去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是啊，這婆娘最不通人情世故。」桃葉仙道：「咱們自然不理她，叫她滾開。這婆娘出手便打人，大夥兒就這樣打了起來。本來我們自然一打便贏，只不過屁股上大便還沒抹乾淨，打起來臭哄哄的不大方便。令狐兄弟，若不是你及時趕到，差些兒還讓她給逃了去。」桃花仙道：「那倒未必，咱們讓她先逃幾步，然後追上，教她空歡喜一場。」桃實仙道：「桃谷六仙手下，不逃無名之將，那定是會捉回來的。」桃根仙道：「這是貓捉老鼠之法，放牠逃幾步，再撲上去捉回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一貓捉六鼠尚且捉到了，何況六貓捉一鼠，自是手到擒來。」桃谷六仙聽得令狐冲附和其說，盡皆大喜。說話之間，已用樹皮搓成了繩索，將那婆娘手足反縛了，吊上一株高樹。

令狐冲提起長劍，在那樹上一掠而下，削下七八尺長的一片，提劍在樹幹上劃了七個大字：「天下第一醋罈子」。桃根仙問道：「令狐兄弟，這婆娘為甚麼是天下第一醋罈子，她吃醋的本領十分了得麼？我偏不信，咱們放她下來，我就來跟她比劃比劃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醋罈子是罵人的話。桃谷六仙英雄無敵，義薄雲天，文才武略，眾望所歸，方證大師自愧不如，左冷禪甘拜下風，豈是這惡婆娘所能望其項背？那也不用比劃了。」桃谷六仙咧開了嘴合不攏來，都說：「對，對，對！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你們到底見到儀琳師妹沒有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你問的是恆山派那個美貌小尼姑嗎？小尼姑沒見到，大和尚倒見到兩個。」桃幹仙道：「一個是小尼姑的爸爸，一個是小尼姑的徒弟。」令狐冲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桃葉仙道：「這二人過去了約莫一個時辰，本來約我們到前面鎮上喝酒。我們說大便完了就去，那知這惡婆娘前來纏夾不清。」

令狐冲心念一動，道：「好，你們慢慢來，我先去鎮上。你們六位大英雄，不打被縛之將，要是去打這惡婆娘的耳光，有損六位大英雄的名頭。」桃谷六仙齊聲稱是。令狐冲當即和盈盈快步而行。

盈盈笑道：「你沒剃光她頭髮，總算是瞧在儀琳小師妹份上，報仇只報三分。」

行出十餘里後，到了一處大鎮甸上，尋到第二家酒樓，便見不戒和尚與田伯光二人據案而坐。二人一見令狐冲和盈盈，「啊」的一聲，跳將起來，不勝之喜。不戒忙叫添酒添菜。令狐冲問起見到有何異狀。田伯光道：「我在恆山出了這麼一個大醜，沒臉再耽下去，求著太師父急急離開。那通元谷是再也不能去了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，原來他們尚不知恆山派弟子被擄之事，向不戒和尚道：「大師，我拜託你辦一件事，行不行？」不戒道：「行啊，有甚麼不行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過此事十分機密，你這位徒孫可不能參與其事。」不戒道：「那還不容易？我叫他走得遠遠地，別來礙老子的事就是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此去向東南十餘里處，一株高樹之上，有人給綁了起來，高高吊起……」不戒「啊」的一聲，神色古怪，身子微微發抖。令狐冲道：「那人是我朋友，請你勞駕去救他一救。」不戒道：「那還不容易？你自己卻怎地不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是個女子。」他向盈盈努努嘴，道：「我和任大小姐在一起，多有不便。」不戒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任大小姐吃醋。」盈盈向他二人瞪了一眼。

令狐冲一笑，說道：「那女人的醋勁兒才大著呢，當年她丈夫向一位夫人瞧了一眼，讚了一句，說那夫人美貌，那女人就此不告而別，累得她丈夫天涯海角，找了她十幾年。」不戒越聽眼睛睜得越大，連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喘息聲越來越響。令狐冲道：

「聽說她丈夫找到這時候，還是沒找到。」

正說到這裏，桃谷六仙嘻嘻哈哈的走上樓來。不戒恍若不見，雙手緊緊抓住令狐冲的手臂，道：「當.....當真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她跟我說，她丈夫倘若找到了她，便跪在面前，她也不肯回心轉意。因此你一放下她，她立刻就跑。這女子身法快極，你一眨眼，她就溜得不見了。」不戒道：「我決不眨眼，決不眨眼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又問她，為甚麼不肯跟丈夫相會。她說她丈夫是天下第一負心薄倖、好色無厭之徒，就再相見，也是枉然。」

不戒大叫一聲，轉身欲奔，令狐冲一把拉住，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我教你個秘訣，她就逃不了啦。」不戒又驚又喜，呆了一呆，突然雙膝跪地，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，大聲道：「令狐兄弟，不，令狐掌門，令狐爺爺，令狐祖宗，令狐師父，你快教我這秘訣，我拜你為師。」

令狐冲忍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快快請起。」拉了他起來，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你從樹上放她下來，可別鬆她綁縛，更不可解她穴道，抱她到客店之中，住一間店房。你倒想想，一個婦道人家，怎麼樣才不會逃出店房？」不戒伸手搔頭，躊躇道：「這個.....這個可不大明白。」令狐冲低聲道：「你先剝光她衣衫，把衣衫放得遠遠地，再解她穴道，她赤身露體，怎敢逃出店去？」不戒大喜，叫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令狐師父，你大恩大德.....」不等話說完，呼的一聲，從窗子中跳落街心，飛奔而去。

桃根仙道：「咦，這和尚好奇怪，他幹甚麼去了？」桃枝仙道：「他定是尿急。」桃葉仙道：「那他為甚麼要向令狐兄弟磕頭，大叫師父？難道年紀這麼大了，拉尿也要人教？」桃花仙道：「拉尿跟年紀大小有甚干係？莫非三歲小兒拉尿，便要人教？」

盈盈知道這六人再說下去多半沒好話，向令狐冲一使眼色，走下

樓去。

令狐冲道：「六位桃兄，素聞六位酒量如海，天下無敵，你們慢慢喝，兄弟量淺，少陪了。」桃谷六仙聽他稱讚自己酒量，大喜之下，均想若不喝上幾罇，未免有負雅望，大叫：「先拿六罇酒來！」「你酒量跟我們自然差得遠了。」「你們先走罷，等我們喝夠，只怕要等到明天這個時候。」

令狐冲只一句話，便擺脫了六人的糾纏，走到酒樓下。盈盈抿嘴笑道：「你撮合人家夫妻，功德無量，只不過教他的法兒，未免……未免……」說著臉上一紅，轉過了頭。令狐冲笑嘻嘻的瞧著她，只不作聲。

兩人步出鎮外，走了一段路，令狐冲只是微笑，不住瞧她。盈盈嗔道：「瞧甚麼？沒見過麼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是在想，那惡婆娘將我吊在樑上，咱們一報還一報，將她吊在樹上。她剃光我頭髮，我叫她丈夫剃光她衣衫，那也是一報還一報。」盈盈嗤的一笑，道：

「你小心著，下次再給那惡婆娘見到，你可有得苦頭吃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我助她夫妻團圓，她多謝我還來不及呢。」說著又向盈盈瞧了幾眼，笑了一笑，神色古怪。盈盈道：「又笑甚麼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在想不戒大師夫妻重逢，不知說甚麼話。」

盈盈道：「那你怎地老是瞧著我？」忽然之間，明白了令狐冲的用意，這浪子在想不戒大師在客店之中，脫光了他妻子衣衫，他心中想的是此事，卻眼睜睜的瞧著自己，用心之不堪，可想而知，霎時間紅暈滿頰，揮手便打。

令狐冲側身一避，笑道：「女人打老公，便是惡婆娘！」

正在此時，忽聽得遠處噓溜溜的一聲輕響，盈盈認得是本教教眾傳訊的哨聲，左手食指豎起，按在唇上，右手做個手勢，便向哨聲來處奔去。

兩人奔出數十丈，只見一名女子正自西向東快步而來。當地地勢空曠，無處可避。那人見了盈盈，一怔之下，忙上前行禮，說道：

「神教教下天風堂香主桑三娘，拜見聖姑。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盈盈點了點頭，接著東首走出一個矮胖老者，快步走近，也向盈盈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王誠參見聖姑，教主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。」

盈盈道：「王長老，你也在這裏。」王誠道：「是！小人奉教主之命，在這一帶打探消息。桑香主，可探聽到甚麼訊息？」桑三娘道：「啟稟聖姑、王長老：今天一早，屬下在臨風驛見到嵩山派的六七十人，一齊前赴華山。」王誠道：「他們果然是去華山！」盈盈問道：「嵩山派人眾，去華山幹甚麼？」王誠道：「教主他老人家得到訊息，華山派岳不羣做了五嶽派掌門之後，便欲不利於我神教，日來召集五嶽派各派門人弟子，前赴華山。看他用意，似要向我黑木崖大舉進襲。」

盈盈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心想：「這王誠老奸巨猾，擒拿恆山門人之事，多半便是他奉了爹爹之命，在此主持。他卻推得乾乾淨淨。只是那桑三娘的話，似非捏造，看來中間另有別情。」說道：「令狐公子是恆山掌門，怎地他不知此事，那可有些奇了。」

王誠道：「屬下查得泰山、衡山兩派的門人，已陸續前往華山，只恆山派未有動靜。向左使昨天傳來號令，說道鮑大楚長老率同下屬，已進恆山別院查察動靜，命屬下就近與之連絡。屬下正在等候鮑長老的訊息。」

盈盈和令狐冲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鮑大楚混入恆山別院多半屬實。這王誠卻並未隱瞞，難道他向我們吐露的是實情？」

王誠向令狐冲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小人奉命行事，請令狐掌門恕罪則個。」令狐冲抱拳還禮，說道：「我和任大小姐，不日便要成

婚……」盈盈滿面通紅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卻也不否認。令狐冲續道：「王長老是奉我岳父之命，我們做小輩的自當擔代。」王誠和桑三娘滿面堆歡，笑道：「恭喜二位。」盈盈轉身走開。王誠道：「向左使一再叮囑鮑長老和在下，不可對恆山門人無禮，只能打探訊息，決計不得動粗，屬下自當凜遵。」

突然他身後有個女子聲音笑道：「令狐公子劍法天下無雙，向左使叫你們不可動武，那是為你們好。」令狐冲一抬頭，只見樹叢中走出一個女子，正是五毒教教主藍鳳凰，笑道：「小妹子，你好。」藍鳳凰向令狐冲道：「大哥，你也好。」轉頭向王誠道：「你向我拱手便拱手，卻為甚麼要皺起了眉頭？」

王誠道：「不敢。」他知道這女子周身毒物，極不好惹，搶前幾步向盈盈道：「此間如何行事，請聖姑示下。」盈盈道：「你們照著教主令旨辦理便了。」王誠躬身道：「是。」與桑三娘二人向盈盈等三人行禮道別。

藍鳳凰待他二人去遠，說道：「恆山派的尼姑們都給人拿去了，你們還不去救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們正從恆山追趕而來，一路上卻沒見到蹤跡。」藍鳳凰道：「這不是去華山的路，你們走錯了路啦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去華山？她們是給擒去了華山？你瞧見了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昨兒早在恆山別院，我喝到茶水有些古怪，也不說破，見別人紛紛倒下，也就假裝給迷藥迷倒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向五仙教藍教主使迷藥，那不是自討苦吃嗎？」藍鳳凰嫣然一笑，道：「這些王八蛋當真不識好歹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不還敬他們幾口毒藥？」藍鳳凰道：「那還有客氣的？有兩個王八蛋還道我真的暈倒了，過來想動手動腳，當場便給我毒死了。餘人嚇得再也不敢過來，說道我就算死了，也是周身劇毒。」說著格格而笑。

令狐冲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藍鳳凰道：「我想瞧他們搗甚麼鬼，

就一直假裝昏迷不醒。後來這批王八蛋從見性峯上擄了許多小尼姑下來，領頭的卻是你的師父岳先生。大哥，我瞧你這個師父很不成樣子，你是恆山派掌門，他卻率領手下，將你的徒子徒孫、老尼姑小尼姑，一古腦兒都捉了去，豈不是存心拆你的台？」

令狐冲默然。藍鳳凰道：「我瞧著氣不過，當場便想毒死了他。後來想想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，真要毒死他，也不忙在一時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顧著我的情面，可多謝你啦。」藍鳳凰道：「那也沒甚麼。我聽他們說，乘著你不在恆山，快快動身，免得給你回山時撞到。又有人說，這次不巧得很，你不在山上，否則一起捉了去，豈不少了後患？哼哼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有你小妹子在場，他們想要拿我，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藍鳳凰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那是他們運氣好，倘若他們膽敢動你一根寒毛，我少說也毒死他們一百人。」轉頭向盈盈道：「任大小姐，你別吃醋。我只當他親兄弟一般。」盈盈臉上一紅，微笑道：「令狐公子也常向我提到你，說你待他真好。」藍鳳凰大喜，道：「那好極啦！我還怕他在你面前不敢提我名字呢。」

盈盈問道：「你假裝昏迷，怎地又走了出來？」藍鳳凰道：「他們怕我身上有毒，都不敢來碰我。有人說不如一刀將我殺了，又說放暗器射我幾下，可是口中說得起勁，誰也不敢動手，一窩蜂的便走了。我跟了他們一程，見他們確是去華山，便出來到處找尋大哥，要告知你們這訊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這可真多謝你啦，否則我們趕去黑木崖，撲了個空，待得回頭再找，那些老尼姑、小尼姑、不老不小的中尼姑，可都已經吃了大虧啦。事不宜遲，咱們便去華山。」

三人當下折而向西，兼程急趕，但一路之上竟沒見到半點線索。令狐冲和盈盈都心下嘀咕，均想：「一行數百之眾，一路行來，定然有人瞧見，飯鋪客店之中，也必留下形跡，難道他們走的不是這條路？」

第三日上，在一家小飯鋪中見到了四名衡山派門人。令狐冲等這時已改了裝扮，這四人並未認出。令狐冲等暗中跟著細聽他們說話，果然是去華山的。瞧他們興高采烈的模樣，倒似山上有大批金銀珍寶，等候他們去拾取一般。聽其中一人道：「幸好黃師兄夠交情，傳來訊息，又虧得咱們在山西，就近趕去，只怕還來得及。衡山老家那些師兄弟們，這次可錯過良機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咱們還是越早趕到越好。這種事情時時刻刻都有變化。」

令狐冲想要知道他們這麼性急趕去華山，到底有何圖謀，但這四人始終一句也不提及。藍鳳凰問道：「要不要將他們毒倒了，拷問一番？」令狐冲想起衡山掌門莫大先生待自己甚厚，不便欺侮他的門人，說道：「咱們儘快趕上華山，一看便知，卻不須打草驚蛇。」

數日後三人到了華山腳下，已是黃昏。令狐冲自幼在華山長大，於周遭地勢自是極熟，說道：「咱們從後山小徑上山，不會遇到人。」華山之險，五嶽中為最，後山小徑更是陡極的峻壁，一大半竟無道路可行。好在三人都武功高強，險峯峭壁，一般的攀援而上，饒是如此，到得華山絕頂卻也是四更時分了。

令狐冲帶著二人逕往正氣堂，只見黑沉沉一片，並無燈火，伏在窗下傾聽，亦無聲息，再到羣弟子居住之處查看，屋中竟似無人。令狐冲推窗進去，晃火摺一看，房中空盪盪地，桌上地下都積了灰塵，連查數房都是如此，顯然華山羣弟子並未回山。

藍鳳凰大不是味兒，說道：「難道上了那些王八蛋的當？他們說是要來華山，卻去了別處？」令狐冲驚疑不定，想起那日攻入少林寺，也撲了個空，其後卻迭遇凶險，難道岳不羣這番又施故智？但此刻己方只有三人，縱然被圍，脫身也是極易，就怕他們將恆山弟子囚在極隱僻之處，這幾日一耽擱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三人凝神傾聽，唯聞松濤之聲，滿山靜得出奇。藍鳳凰道：「咱

們分頭找找，一個時辰之後，再在這裏相會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好！」他想藍鳳凰使毒本事高明之極，沒人能傷害得了她，但還是叮囑一句：「旁人你也不怕，但若遇到我師父，他出劍奇快，須得小心！」藍鳳凰見他說得懇切，昏黃燈火之下，情致殷殷，關心之意見於顏色，不由得心中感動，道：「大哥，我理會得。」推門而出。

令狐冲帶著盈盈，又到各處去查察一遍，連天琴峽岳不羣夫婦的居室也查到了，始終不見一人。令狐冲道：「這事當真蹊蹺，往日我們華山派師徒全體下山，這裏也總留下看門掃地之人，怎地此刻山上一人也無？」

最後來到岳靈珊的居室。那屋子便在天琴峽之側，和岳不羣夫婦的住所相隔不遠。令狐冲來到門前，想起昔時常到這裏來接小師妹出外遊玩，或同去打拳練劍，今日卻再也無可得見了，不禁熱淚盈眶。他伸手推了推門，板門門著，一時猶豫不定。盈盈從窗子中躍進，拔下門門，將門開了。

兩人走進室內，點亮桌上蠟燭，只見牀上、桌上都積滿了灰塵，房中四壁蕭然，連女兒家梳妝鏡奩之物也無。令狐冲心想：「小師妹與林師弟成婚後，自是另有新房，不再在這裏住，日常用物都帶過去了。」隨手拉開抽屜，見都是些小竹籠、石彈子、布玩偶、小木馬等等玩物，每一樣物事，不是令狐冲給她做的，便是當年兩人一起玩過的，難為她盡數整整齊齊的收在這裏。令狐冲心頭一痛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淚水撲簌簌的直掉下來。

盈盈悄沒聲的走到室外，慢慢帶上了房門。

令狐冲在岳靈珊室中留戀良久，終於狠起心腸，吹滅燭火，走出屋來。

盈盈道：「冲哥，這華山之上，有一處地方和你大有干係，你帶我去瞧瞧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嗯，你說的是思過崖。好，咱們去看

看。」微微出神，說道：「卻不知風太師叔是不是仍在那邊？」當下在前帶路，逕赴思過崖。這地方令狐冲走得熟了，雖路程不近，但兩人走得甚快，不多時便到了。

上得崖來，令狐冲道：「我在這山洞……」忽聽得錚錚兩響，洞中傳出兵刃相交之聲。兩人都吃了一驚，快步奔近，跟著聽得有人大叫一聲，顯是受了傷。令狐冲拔出長劍，當先搶過，只見原先封住的後洞洞口已然打開，透出火光。

令狐冲和盈盈縱身走進後洞，不由得心中打了個突，但見洞中點著數十根火把，少說也有二百來人，都在凝神觀看石壁上所刻劍招和武功家數。人人專心致志，竟沒半點聲息。令狐冲和盈盈聽得慘呼之時，料想進洞之後，眼前若非漆黑一團，那麼定是血肉橫飛的慘烈搏鬥，豈知洞內火把照映如同白晝，竟站滿了人。後洞地勢頗寬，雖站著二百餘人，仍不見擠迫，但這許多人鴉雀無聲，有如僵斃了一般，陡然見到這等詭異情景，不免大吃一驚。

盈盈身子微向右靠，右肩和令狐冲左肩相並。令狐冲轉過頭來，見她臉色雪白，眼中略有懼意，便伸出左手，輕輕摟住她腰。只見這些人衣飾各別，一凝神間，便瞧出是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的門人弟子。其中有些是頭髮花白的中年人，也有白鬚蒼蒼的老者，顯然這三派中許多名宿前輩也已在場，華山和恆山兩派的門人卻不見在內。

三派人士分別聚觀，各不混雜，嵩山派人士在觀看壁上嵩山派的劍招，泰山與衡山兩派均分別觀看己派的劍招。令狐冲登時想起，道上遇到那四名衡山弟子，說道得到訊息趕來華山，當真運氣極好，原來是得悉華山後洞石壁刻有衡山派精妙劍招，得有機會觀看。一凝神間，只見衡山派人羣中一人白髮蕭然，呆呆的望著石壁，正是莫大先生，令狐冲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是否要上前拜見。

忽聽得嵩山派人羣中有人厲聲喝道：「你不是嵩山弟子，幹麼來

瞧這圖形？」說話的是個身穿土黃衫子的老者，他向著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怒目而視，手中長劍斜指其胸。那中年人笑道：「我幾時瞧這圖形了？」嵩山派那老者道：「你還想賴？你是甚麼門派的？你要偷學嵩山劍法那也罷了，幹麼細看那些破我嵩山劍法的招數？」他這麼一呼喝，登時便有四五名嵩山門人轉過身來，圍在那中年人四周，露刃相向。

那中年人道：「我於貴派劍法一竅不通，看了這些破法，又有何用？」嵩山派那老者道：「你細看對付嵩山派劍法的招數，便不懷好意。」那中年人手按劍柄，說道：「五嶽派掌門岳先生盛情高誼，邀我們來觀摩石壁劍法，可沒限定那些招數准看，那些不准看。」嵩山派那老者道：「你想不利我嵩山派，便容你不得。」那中年人道：「五派歸一，此刻只有五嶽派，那裏更有嵩山派？若不是五派歸一，岳先生也不會容許閣下在華山石洞之中觀看劍法。」

此言一出，那老者登時語塞。一名嵩山弟子伸手在那中年人肩後推去，喝道：「你倒嘴利得很。」那中年人反手勾住他手腕甩出，那嵩山弟子一個踉蹌跌開。

便在此時，泰山派中忽然有人大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穿了我泰山派的服飾，混在這裏偷看泰山劍法。」只見一名身穿泰山派服飾的少年急奔向外。洞門邊閃出一人，喝道：「站住了，甚麼人在此搗亂？」那少年挺劍刺出，跟著疾衝而前。攔門者左手伸出，抓他眼珠。那少年急退一步。攔門者右手如風，又插向他眼珠，那少年長劍在外，難以招架，只得又退了一步。攔門者右腿橫掃，那少年縱起閃避，砰的一聲，胸口已然中掌，仰天摔倒，後面奔上兩名泰山派弟子，將他擒住。

那時嵩山派中已有四名門人圍住了那中年人，長劍霍霍急攻。那中年人出手凌厲，但劍法不屬五嶽劍派，幾名旁觀的嵩山弟子叫了起來：「這傢伙不是五嶽劍派的，是混進來的奸細。」兩起打鬥一生，

寂靜的山洞之中立時大亂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師父招呼這些人來此，未必有甚麼善意。我去告知莫師伯，請他率領門人退出。那些衡山派劍招，出洞之後讓我告知他便了。」輕聲對盈盈說了，便挨著石壁，在陰影中向莫大先生走去。只走出數丈，忽聽得轟隆隆一聲大響，猶如山崩地裂一般。

眾人驚呼聲中，令狐冲急忙轉身，只見洞口泥沙紛落，他顧不得去找莫大先生，急欲奔向盈盈，但眾人亂走狂竄，刀劍急舞，洞中塵土飛揚，瞧不見盈盈身在何處。他從人叢中擠了過去，閃身避開幾次橫裏砍來的刀劍，搶到洞口，不由得叫一聲苦，只見一塊數萬斤重的大石掉在洞口，已將洞門牢牢堵死，倉皇一瞥之下，似無出入的孔隙。

他大叫：「盈盈，盈盈！」似乎聽得盈盈在遠處答應了一聲，卻好像是在山洞深處，但二百餘人大叫大嚷，沒法聽清，心想：「盈盈怎地反而到了裏面？」一轉念間，立時省悟：「是了，大石掉下之時，盈盈站在洞口，她不肯自己逃命，只掛念著我。我衝向山洞口去找她，她卻衝進洞來找我。」轉身又回進洞來。

洞中原有數十根火把，當大石掉下之時，眾人一亂，有的隨手將火把丟開，有的失手落地，已熄滅了大半，滿洞塵土，望出去惟見黃濛濛一片。只聽眾人駭聲驚叫：「洞口給堵死了！洞口給堵死了！」又有人怒叫：「是岳不羣這奸賊的陰謀！」另有人道：「正是，這奸賊騙咱們來看他媽的劍法……」

數十人同時伸手去推大石。這大石便如一座小山相似，雖數十人一齊使力，卻那裏推得動分毫？又有人叫道：「快，快從地道中出去。」早有人想到此節，二十餘人你推我擁，擠在地道口邊。那地道是當年魔教的大力神魔以巨斧所開，只容一人進入，二十餘人擠在一起，如何走得進去？這一亂，火把又熄滅了十餘根。

人羣中兩名大漢用力擠開旁人，衝向地道口，並肩而前。地道口甚窄，兩人砰的一撞，誰也沒法進去。右首那人左手揮處，左首大漢一聲慘呼，胸口已為一柄匕首插入，右首的大漢順手將他推開，便鑽入了地道。餘人你推我擠，都想跟入。

令狐冲不見盈盈，心下惶急，又想：「魔教十長老個個武功奇高，卻中了暗算，葬身於此。我和盈盈今日不知能否得脫此難？這件事倘若真是我師父安排的，他才智過人，那可凶險得緊。」

眼見眾人在地道口推擁撕打，驚怖焦躁之下，忽動殺機：「這些傢伙礙手礙腳，須得將他們一個個都殺了，我和盈盈方得從容脫身。」挺起長劍，便欲揮劍殺人，只見一個少年蹲在地下，雙手亂抓頭髮，全身發抖，臉如土色，顯是害怕之極，令狐冲頓生憐憫，尋思：「我和他是同遭暗算的難友，該當同舟共濟才是，怎可殺他洩憤？」長劍本已提起，當下又斜斜的橫在胸前。

只聽得地道口二十餘人縱聲大叫：「快進去！」「怎麼不動了？」「爬不進去嗎？」「拖他出來！」那爬進地道的大漢雙足在外，似乎裏面也是此路不通，可是卻也不肯退出。兩個人俯身分執那大漢雙足，用力向外拉扯。突然間數十人齊聲驚呼，拉出來的竟是一具無頭屍體，頸口鮮血直冒，這大漢的首級竟在地道內給人割去了。

便在此時，令狐冲見到山洞角落中有一個人坐在地下，昏暗火光下依稀便是盈盈，他大喜之下，奔將過去，只跨出兩步，七八人急衝過來，阻住了去路。這時洞中已然亂極，諸人都如失卻了理性，沒頭蒼蠅般瞎竄，有的揮劍狂砍，有的搥胸大叫，有的相互扭打，有的在地下爬來爬去。

令狐冲擠出了幾步，雙足突然給人牢牢抱住。他伸手在那人頭上猛擊一拳，那人大聲慘叫，卻死不放手。令狐冲喝道：「你再不放手，我殺你了。」突然間小腿上一痛，竟給那人張口咬住。令狐冲又

驚又怒，眼見眾人皆如瘋了一般，山洞中火把越來越少，只有兩根尚自點燃，卻已掉在地下，沒人執拾。他大聲叫道：「拾起火把，拾起火把。」一名胖大道人哈哈大笑，抬起腳來，踏熄了一根火把。令狐冲提起長劍，將咬住他小腿那人攔腰斬斷，突然間眼前一黑，甚麼也看不見了，原來最後一枝火把也已熄滅。

火把一熄，洞中諸人霎時間鴉雀無聲，均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手足無措，但只過得片刻，狂呼叫罵之聲又即大作。

令狐冲心道：「今日局面已有死無生，天幸是和盈盈死在一起。」念及此節，心下不懼反喜，對準了盈盈的所在，摸將過去。走出數步，斜刺裏忽有人奔將過來，猛力和他一撞。這人內力既高，這一撞之勢又十分凌厲。令狐冲給他撞得跌出兩步，轉了半個圈子，急忙轉身，又向盈盈所坐處慢慢走去，耳中所聞，盡是呼喝哭叫，數十柄刀劍揮舞碰撞。

眾人身處黑暗，心情惶急，大都已如半瘋，人人危懼，便均舞動兵刃，以求自保。有些老成持重或定力極高之人，原可鎮靜應變，但旁人兵刃亂揮，山洞中擠了這許多人，黑暗中又無可閃避，除了也舞動兵刃護身之外，更無他法。但聽得兵刃碰撞、慘呼大叫之聲不絕，跟著有人呻吟咒罵，自是發自傷者之口。

令狐冲耳聽得身周都是兵刃劈風之聲，他劍法再高，也無法可施，每一瞬間都會讓不知從那裏砍來的刀劍所傷。他心念一動，立即揮動長劍，護住上盤，一步一步的挨向洞壁，只要碰到了石壁，靠壁而行，便可避去不少危險，適才見到似是盈盈的那人倚壁而坐，這般摸將過去，當可和她會合。從他站立處走向石壁相距雖只數丈，可是刀如林，劍如雨，當真是寸寸凶險，步步驚魂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要是死在一位武林高手手下，倒也心甘。現下情勢，卻是隨時隨刻都會莫名其妙的嗚呼哀哉，殺死我的，說不定只是

個會些粗淺武功的笨蛋。縱然獨孤大俠復生，遇上這等情景，只怕也一籌莫展了。」一想到獨孤求敗，心中陡地一亮：「是了，今日的局面，不是我給人莫名其妙的殺死，便是我將人莫名其妙的殺死。多殺一人，我給人殺死的機會便少了一分。」長劍抖動，使出「獨孤九劍」中的「破箭式」，向前後左右點出。劍式一使開，便聽得身周幾人慘叫倒地，跟著感到長劍又刺入一人身子，忽聽得「啊」的一聲輕呼，是個女子聲音。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手一軟，長劍險些跌出，心中怦怦亂跳：「莫非是盈盈，難道我殺了盈盈！」縱聲大叫：「盈盈，盈盈，是你嗎？」

可是那女子再無半點聲息。本來盈盈的聲音他聽得極熟，這聲輕呼是不是她所發，本來極易分辨，但山洞中雜聲齊作，這女子這一聲呼叫又是甚輕，他關心過切，腦子亂了，只覺似乎是盈盈，又似乎不是她。他再叫了幾聲，仍不聞答應，俯身去摸地下，突然間飛來一腳，重重踢中了他臀部。令狐冲向前直飛，身在半空之時，左腿上一痛，給人打了一鞭。

他伸出左手，曲臂護頭，砰的一聲，手臂連頭一齊撞上山壁，落了下來，只覺頭上、臂上、腿上、臀上，無處不痛，全身骨節似欲散開一般。他定了定神，又叫了兩聲「盈盈」，自己聽得聲音嘶啞，好似哭泣一般。他心下氣苦，大叫：「我殺了盈盈，我殺了盈盈！」揮動長劍，上前連殺數人。

喧鬧聲中，忽聽得錚錚兩聲響，正是瑤琴之音。這兩聲琴音雖輕，但聽在令狐冲耳裏，直如霹靂一般驚心動魄。他狂喜之下，大叫：「盈盈，盈盈！」登時便欲向琴音奔去，但隨即想到，琴音來處相距甚遠，這十餘丈路走將過去，比之在江湖上行走十萬里還凶險百倍，要走完這十幾丈路而居然能得不死，委實難上加難。這琴音當然發自盈盈，她既健在，自己可不能貿然送死，如兩人不能手挽手的齊

死，在九泉之下將飲恨無窮了。

他退回兩步，背脊靠住石壁，心想：「這所在安全得多。」忽覺風聲勁急，有人揮舞兵刃，疾衝過來。令狐冲挺劍刺出，但長劍甫動，立知不妥。

「獨孤九劍」的要旨，在於一眼見到對方招式中的破綻，便即乘虛而入，後發先至，一招制勝，但在這漆黑一團的山洞之中，連敵人也見不到，何況他的招式，更何況他招式中的破綻？處此情景，「獨孤九劍」便全無用處。令狐冲長劍只遞出一尺，急忙向左閃避，只聽得喀喇聲響，跟著砰的一聲，又是「啊」的一聲慘叫，推想起來，定是那人的兵刃先撞上了石壁，折斷的兵刃卻刺入了他身子。

令狐冲耳聽得那人更無聲息，料想已死，尋思：「在黑暗之中，我劍術雖高，亦與庸手無異，只好暫且忍耐，俟機再和盈盈相聚。」但聽得兵刃舞動聲和呼喊聲已弱了不少，自是在這片刻間已有多人傷亡。他長劍急速在身前揮動，組成一道劍網，以防突然有人攻至。瑤琴聲時斷時續，然只是一個個單音，不成曲調，令狐冲又耽心起來：「莫非盈盈受了傷？又不然彈琴的並不是她？但如不是她，別人又怎會有琴？」

過得良久，呼喝聲漸止，地下有不少人在呻吟咒罵，偶爾有兵刃相交吆喝之聲，均是發自山洞靠壁之處。令狐冲心道：「剩下來沒死的，都已靠壁而立。這些人必是武功較高、心思較細的好手。」他忍不住叫道：「盈盈，你在那裏？」對面琴聲錚錚數響，似是回答。

令狐冲飛身而前，左足落地時只覺足底一軟，踏在一人身上，跟著風聲勁急，地下一柄兵刃撩將上來，總算他內力奇厚，雖見不到對方兵刃來勢，卻也能及時察覺，左足使勁，倒躍退回石壁，尋思：「地下躺滿了人，有的受傷未死，可走不過去。」

但聽得風聲呼呼，都是背靠石壁之人在舞動兵刃護身，這一刻時

光中，又有幾人或死或傷。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咱們中了岳不羣的奸計，身陷絕地，該當同心協力，以求脫險，不可亂揮兵器，自相殘殺。」許多人齊聲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令狐冲聽這聲音，似有六七十人。這些人都已身靠石壁，站立不動，一來本就較為鎮靜，二來一時暫無性命之憂，便能冷靜下來想上一想。

那老者道：「貧道是泰山派玉鐘子，請各位收起刀劍。大夥兒便在黑暗之中撞到別人，也決不可出手傷人。眾位朋友，能答應嗎？」眾人轟然說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便聽得兵刃揮舞之聲停了下來。有幾人還在舞動刀劍的，隔了一會，也都先後住手。

玉鐘子道：「再請大家發個毒誓。如在山洞中出手傷人，那便葬身於此，再也不能重見天日。貧道泰山玉鐘子，先立此誓。」餘人都立了誓，均想：「這位玉鐘子道長極有見識。大夥同心協力，或者尚能脫險，否則像適才這般亂砍亂殺，非同歸於盡不可。」玉鐘子道：「很好！請各位自報姓名。」當下便有人道：「在下衡山派某某。」「在下泰山派某某。」「在下嵩山派某某。」卻沒聽到莫大先生報名說話。

眾人說了後，令狐冲道：「在下恆山派令狐冲。」羣豪「哦」的一聲，都道：「恆山掌門令狐大俠在此，那好極了。」言語中都大有欣慰之意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我是糟極了，有甚麼好極了？」他自然明白，羣豪知他武功高強，有他在一起，便多了幾分脫險之望。

玉鐘子道：「請問令狐掌門，貴派何以只掌門孤身一人來？」這人老謀深算，疑他暗中意欲不利於眾人。令狐冲出身於華山，是岳不羣的首徒，此事天下皆知，困身於這山洞絕地的，華山與恆山兩派數百弟子中，只有他一人，未免惹人生疑。

令狐冲道：「在下另有一個同伴……」忍不住又叫：「盈……」只叫得一個「盈」字，立即想起：「盈盈是日月教教主的獨生愛女，

正邪雙方，自來勢同水火，不可在這事上另生枝節。」當即住口。

玉鐘子道：「那幾位身邊有火摺的，先將火把點燃起來。」眾人大聲歡呼：「是極，是極！」「大家都胡塗了，怎地不早想到？」

「快點火把！」其實適才這一番大混亂中，人人只求自保，那有餘暇去點火把？只須火光一現，立時便給旁人殺了。

但聽得噓噓數響，有人取出火刀火石打火，數點火星爆了出來，黑暗中特別顯得明亮，紙媒一點燃，山洞中又是一陣歡呼。令狐冲一瞥之間，只見山洞石壁周圍都站滿了人，身上臉上大都濺滿鮮血，有的手中握著刀劍，兀自在身前緩緩揮動，這些人自是特別謹慎小心的，雖聽大家發了毒誓，卻信不過旁人。令狐冲邁步向對面山壁走去，要去找尋盈盈。

突然之間，人叢中有人大喝一聲：「動手！」七八人手揮長劍，從地道口殺了出來。羣豪大叫：「甚麼人？」紛紛抽出兵刃抵禦，幾個回合之間，點燃了的火摺又已熄滅。

令狐冲一個箭步，躍向對面石壁，只覺右首似有兵刃砍來，黑暗中不知如何抵擋，只得往地下一撲，噹的一聲響，一柄單刀砍上石壁。他想：「此人未必真要殺我，黑暗中但求自衛而已。」當下伏地不動，那人虛砍了幾刀，也就住手。

只聽有人叫道：「將一眾狗崽子們盡數殺了，一個活口也別留下！」十餘人齊聲答應。跟著六七人叫了起來：「是左冷禪！左冷禪！」又有人叫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在這裏！」

令狐冲聽那發號施令的聲音確是左冷禪，心想：「怎麼他在這裏？這陷阱原來是這老賊布置的，並不是我師父。」岳不羣雖數次意欲殺他，但二十多年來師徒而兼父子的親情，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，無法泯滅，一想到這個大奸謀的主持人並非岳不羣，便不自禁的感到欣慰，倘若死在左冷禪手下，比給師父害死是快活百倍了。

只聽左冷禪陰森森的道：「虧你們還有臉叫我師父？沒稟明我，便擅自到華山來，欺師叛門，我門下豈容得你們這些惡徒？」

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得到訊息，華山思過崖石洞中刻有本派的精妙劍招，生怕回山稟明師父之後再來，往返費時，石壁上劍招已為旁人毀去，是以忙不迭的趕來，看了劍法之後，自然立即回山，將劍招稟告師父。」

左冷禪道：「你欺我雙目失明，早已不將我瞧在眼內，學到精妙劍法之後，還會認我是師父嗎？岳不羣要你們立誓效忠於他，才讓你們入洞來觀看劍招，此事可是有的？」那嵩山弟子道：「是，弟……弟子該死，但也只一時的權宜之計。咱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，他是掌門人，聽他號令，也……也是應當的。沒料到這奸賊行此毒計，將我們都困在這裏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師父，請你老人家領我們脫困，大家去找岳不羣這奸賊算帳。」

左冷禪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打的好如意算盤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令狐冲，你也到了這裏，卻是來幹甚麼了？」令狐冲道：「這是我的故居，我要來便來！閣下卻來幹甚麼了？」左冷禪冷冷的道：「死到臨頭，對長輩還這般無禮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暗使陰謀，陷害天下英雄，人人得而誅之，還算是我長輩？」左冷禪道：「平之，你去將他宰了！」

黑暗中有人應道：「是！」正是林平之的聲音。

令狐冲心中暗驚：「原來林平之也在這裏。他和左冷禪都是瞎了眼的，這些日子來，他們定已熟習盲目使劍，以耳代目，聽風辨器之術自是練得極精。在黑暗之中，形勢倒轉，變成了我是瞎子，他們反不是瞎子，卻如何是他們之敵？」但覺背上冷汗直流下來。

只聽林平之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在江湖上呼風喚雨，出盡了風頭，今日卻要死在我手裏，哈哈，哈哈！」笑聲中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，

一步步走將過來。適才令狐冲和左冷禪對答，站立之處，已給林平之聽得清清楚楚。山洞中一片寂靜，唯聞林平之腳步之聲，他每跨出一步，令狐冲便知自己是向鬼門關走近了一步。

突然有人叫道：「且慢！這令狐冲刺瞎了我眼睛，叫老子從此不見天日，讓我來殺這惡賊。」十餘人隨聲附和，一齊快步走來。

令狐冲心頭一震，知是那天夜間在破廟外為自己刺瞎的一十五人，那日前赴嵩山參預五派歸一之時，在嵩山道上曾遇到過。這羣人瞎眼已久，以耳代目的本事自必更為高明，一個林平之已抵禦不了，再加上這一十五人，更加不是對手了。耳聽得腳步聲響，他悄悄向左首滑開幾步，但聽得嗒嗒嗒數響，幾柄長劍刺在他先前站立處的石壁上。幸好這十餘人同時進攻，步聲雜沓，將他的腳步聲掩蓋了，誰也不知他已移向何處。

令狐冲俯下身來，在地下摸到一柄長劍，擲了出去，嗒啷一聲響，撞上石壁。十餘名瞎子衝過去，兵刃聲響起，和人鬥了起來。只聽得呼叫之聲不絕，片刻間有六七人中刃斃命，這些人本來武功均甚不弱，但黑暗中目不見物，就絕非這羣瞎子的對手。

令狐冲乘著呼聲大作，更向左滑行數步，摸到石壁上無人，悄悄蹲下，尋思：「左冷禪帶了林平之和這羣瞎子到來，自是要仗著黑暗無光之便，將我等一批人盡數殲滅。只是他怎知此處有這樣一個山洞？」一轉念間，便已恍然：「是了！當日小師妹在封禪台側，以此處石壁上所刻的絕招，打敗泰山、衡山兩派高手，在左冷禪面前施展嵩山劍法，以恆山劍法與我比劍。她既來過這裏，林平之自然知道。」想到了小師妹，心頭一陣酸痛。

只聽得林平之叫道：「令狐冲，你不敢現身，縮頭縮尾，算甚麼好漢？」

令狐冲怒氣上衝，忍不住便要挺身而出，和他決個死戰，但立時

按捺住了，心想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豈可跟他逞這血氣之勇？我沒找到盈盈，決不能這般輕易就死。」又想：「我曾答應小師妹，要照料林平之，倘若衝出去和他搏鬥，給他殺了固不值得，將他殺了也是不對。」

左冷禪喝道：「將山洞中所有的叛徒、奸細盡數殺了，諒那令狐冲也無處可躲！」

頃刻之間，兵刃相交聲和呼喊之聲大作。

令狐冲蹲在地下，一時倒無人向他攻擊。他側耳傾聽盈盈的聲音，尋思：「盈盈聰明心細，遠勝於我，此刻危機四伏，自然不會再發琴音，只盼適才這一劍不是刺中她才好。」只聽得羣豪與眾瞎子鬥得甚烈，一面惡鬥，一面喝罵，時聞「滾你奶奶的」之聲。

這「滾你奶奶的」五字聽來甚為刺耳，通常罵人，總是說「去你媽的」，或「操你奶奶的」，有時也有人罵「滾你媽的王八蛋」，卻絕少有人罵「滾你奶奶的」，尋思：「難道這是那一省特別的罵人土語？」再聽片刻，發覺這「滾你奶奶的」五字往往是兩人同罵，而這五字一出口，兵刃相交聲便即止歇，若是一人喝罵，那便打鬥不休。他一想之下，便即明白：「原來那是眾瞎子辨別同道的暗語。」黑暗中亂砍亂殺，難分友敵，眾瞎子定是事先約好，出招時先罵一句「滾你奶奶的」。兩人齊罵，便是同伴，否則便可殺戮。這五字向來沒人使用，不知暗語的敵人決不會以此罵人。

他一想明此點，當即站起身來，持劍當胸，但聽得「滾你奶奶的」之聲越來越多，兵刃相交聲和呼喝聲漸漸止歇，顯是泰山、衡山、嵩山三派已給殺戮殆盡。令狐冲一直沒聽到盈盈的聲音，既耽心她先前給自己殺了，又欣幸沒遭到眾瞎子的毒手，再想：「嵩山弟子得悉華山石洞中有本派精妙劍招，趕來瞧瞧亦是人情之常，只不過來不及先行稟告，左冷禪便將他們趕盡殺絕，未免太過辣手。他用意自

是要取我性命，既沒法一一分辨，索性連他門下只犯了這一點兒小過的弟子也都殺了。」

又過片刻，打鬥聲已然止歇。左冷禪道：「大夥兒在洞中交叉來去，砍殺一陣。」

眾瞎子答應了，但聽得劍聲呼呼，此來彼往。有兩柄劍砍到令狐冲身前，令狐冲舉劍架開，沙啞著嗓子罵了兩聲「滾你奶奶的」，居然沒人察覺。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，除了眾瞎子的叫罵聲與金刃劈空聲外，更沒別的聲息。令狐冲卻急得幾乎哭了出來，只想大叫：「盈盈，盈盈，你在那裏？」

左冷禪喝道：「住手！」眾瞎子收劍而立。左冷禪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一眾叛徒，都已清除，這些人好不要臉，為了想學劍招，居然向岳不羣這惡賊立誓效忠。令狐冲這小賊，自然也已命喪劍底了！哈哈！哈哈！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死了沒有？」

令狐冲屏息不語。

左冷禪道：「平之，今日終於除了你平生最討厭之人，那可志得意滿了罷？」林平之道：「全仗左兄神機妙算，巧計安排。」令狐冲心道：「他和左冷禪兄弟相稱。左冷禪為了要得他的辟邪劍譜，對他可客氣得很啊。」左冷禪道：「若不是你知道另有秘道進這山洞，咱們難以手刃大仇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只可惜混亂之中，我沒能親手殺了令狐冲這小賊。」令狐冲心想：「我從來沒得罪過你，何以你對我如此憎恨？」左冷禪低聲道：「不論是誰殺他，都是一樣。咱們快些出去。料想岳不羣這當兒正守在山洞外，乘著天色未明，咱們一擁而上，黑夜中大佔便宜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！」

只聽得腳步聲響，一行人進了地道，腳步聲漸漸遠去，過得一

會，便無聲息了。

令狐冲低聲道：「盈盈，你在那裏？」語音中帶著哭泣。忽聽得頭頂有人低聲道：「我在這裏，別作聲！」令狐冲喜極，雙足一軟，坐倒在地。

當眾瞎子揮劍亂砍之時，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躲在高處，讓兵刃砍刺不到，原是一個極淺顯的道理，但眾人面臨生死關頭，神智一亂，竟然計不及此。

盈盈縱身躍下，令狐冲搶將上去，擲下長劍，將她摟在懷裏。兩人都喜極而泣。令狐冲輕吻她嘴唇，低聲道：「剛才可真嚇死我了。」盈盈在黑暗中亦不閃避，輕輕的道：「你罵人『滾你奶奶的』，我卻聽得出是你聲音。」令狐冲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真一點也沒受傷嗎？」盈盈道：「沒有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先前我聽著琴聲，倒不怎麼耽心。但後來想到我曾刺中了一個女子，而琴聲又斷斷續續，不成腔調，似乎你受了重傷，到後來更一點聲息也沒有了，那可真不知如何是好。」

盈盈微笑道：「我早躍到了上面，生怕給人察覺，又不能出聲招呼你，只好投擲一枚枚銅錢，擊打那留在地下的瑤琴，盼你省悟。」令狐冲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竟始終想不到，該打，該打！」拿起她的手來，輕擊自己面頰，笑道：「你嫁了這樣一個蠢材，也算是任大小姐倒足了大霉。我一直奇怪，倘若是你撥弄瑤琴，怎麼會不彈一句〈清心普善咒〉，又或是〈笑傲江湖之曲〉？」

盈盈讓他摟抱著，說道：「我若能在黑暗中用銅錢擊打瑤琴，彈出曲調，那變成仙人了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本來就是仙人。」盈盈聽他語含調笑，身子一掙，便欲脫開他懷抱，令狐冲緊緊抱住了她不放，問道：「後來怎地不發錢鏢彈琴了？」盈盈笑道：「我窮得要命，身邊沒多少錢，投得幾次，就沒錢了。」令狐冲嘆道：「可惜這

山洞中既沒錢莊，又沒當舖，任大小姐沒錢使，竟無處挪借。」盈盈又是一笑，道：「後來我連頭上金釵、耳上珠環都發出了。待得那些瞎子動手殺人，他們耳音極靈，我就不敢再投擲甚麼了。」

突然之間，地道口有人陰森森的一聲冷笑。

令狐冲和盈盈都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令狐冲左手環抱盈盈，右手抓起地下長劍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只聽一人冷冷的道：「令狐大俠，是我！」正是林平之的聲音。但聽得地道中腳步聲響，顯是一羣瞎子去而復回。

令狐冲暗罵自己太也粗心大意，左冷禪老奸巨滑，怎能說去便去？定是伏在地道之中，竊聽山洞內動靜。自己若是孤身一人，原可跟他耗上些時候再謀脫身，但和盈盈相互關懷太切，劫後重逢，喜極忘形，再也沒想到強敵極可能並未遠去，而是暗伺於外。

盈盈伸手在令狐冲腋下一提，低聲道：「上去！」兩人同時躍起。盈盈先前曾在一塊凸出的巖石上歇足，知道凸巖的所在，黑暗中候準了勁道，穩穩落上。令狐冲卻踏了個空，又向下落。盈盈抓住他手臂，將他拉了上去。這凸巖只不過三四尺見方，兩人擠在一起，不易站穩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盈盈見機好快，咱二人居高臨下，便不易為眾瞎子所圍攻。」

只聽左冷禪道：「兩個小鬼躍到了上面。」林平之道：「正是！」左冷禪道：「令狐冲，你在上面躲一輩子嗎？」

令狐冲不答，心想我一出聲，便讓你們知道了我立足之處。他右手持劍，左手環抱著盈盈的纖腰。盈盈左手握著短劍，右手伸過來也抱住了他腰。兩人心下大慰，均覺既能同在一起，就算立時死了，亦無所憾。

左冷禪喝道：「你們的眼珠是誰刺瞎的，難道忘了嗎？」十餘名瞎子齊聲大吼，躍起來揮劍亂刺。令狐冲和盈盈一聲不響，眾瞎子都刺了個空，待得第二次躍起，一名瞎子已撲到凸巖數尺之外。令狐冲聽得他躍起的風聲，一劍刺出，正中其胸。那瞎子大叫一聲，摔下地來。這麼一來，眾人已知他二人處身的所在，六七八人同時躍起，揮劍刺出。令狐冲和盈盈雖瞧不見眾瞎子身形，但凸巖離地二丈有餘，有人躍近時風聲甚響，極易辨別，兩人各出一劍，又刺死了二人。眾瞎子仰頭叫罵，一時不敢再上來攻擊。

僵持片刻，突然風聲勁急，兩人分從左右躍起，令狐冲和盈盈出劍擋刺，鏗鏘兩聲，四劍空中相交。令狐冲右臂一酸，長劍險些脫手，心知來襲的便是左冷禪本人。盈盈「啊」的一聲，肩頭中劍，身子一晃。令狐冲左臂忙運力拉住她。

那兩人二次躍起，又再攻來。令狐冲長劍刺向攻擊盈盈的那人，雙劍一交，那人長劍變招快極，順著劍鋒直削下來。令狐冲知對手定是林平之，不及擋架，百忙中頭一低，俯身讓過，只覺冷風颯然，林平之一劍削向盈盈。他身在半空，憑著一躍之勢竟連變三招，這辟邪劍法實是凌厲無倫。

令狐冲生怕他傷到盈盈，摟著她躍下，背靠石壁，揮劍亂舞。猛聽得左冷禪一聲長笑，挺劍而進，噹的一聲響，又是長劍相交。令狐冲身子一震，覺得有股內力從長劍中傳來，不由得機伶伶的打個冷戰，驀地想起，那日任我行在少林寺中以「吸星大法」吸了左冷禪的內力，豈知左冷禪的陰寒內力十分厲害，險些兒反將任我行凍死。此刻他故技重施，可不能上他的當，急忙運力外送，只覺對方一股大力回擊，不由自主的手指一鬆，長劍脫手飛出。

令狐冲一身本領，全在一柄長劍，當即俯身，伸手往地下摸去，山洞中死了二百餘人，滿地都是兵器，隨便拾起一柄刀劍，都可擋得一時，自己和盈盈在這山洞中變成了瞎子，受這十幾名瞎而不瞎之人

圍攻，原無倖存之理，但無論如何，總是不甘任由宰割。他一摸之下，摸到的是個死人臉蛋，冷冰冰的又濕又黏，忙摟著盈盈退了兩步，錚錚兩聲，盈盈揮短劍架開了刺來的兩劍，跟著呼的一響，盈盈手中短劍又給擊飛。

令狐冲大急，俯身又是一摸，入手似是根短棍，危急中那容細思，只覺勁風撲面，有劍削來，當即舉棍一擋，嗒的一聲響，那短棍給敵劍削去了一截。

令狐冲低頭讓過長劍，突然之間，眼前出現了幾星光芒。這幾星光芒極是微弱，但在這黑漆一團的山洞之中，便如是天際現出一顆明星，敵人身形劍光隱約可辨。

令狐冲和盈盈同聲歡呼，眼見左冷禪又挺劍刺到，令狐冲舉短棍便往左冷禪咽喉挑去，那正是敵人劍招中的破綻所在。不料左冷禪眼睛雖瞎，應變仍是奇速，一個「鯉躍龍門」，向後倒縱出去，口中不絕連聲的咒罵。

盈盈彎下腰去，拾起一柄長劍，從令狐冲手裏接過短棍，將長劍交了給他，舞動短棍，洞中閃動點點青光。令狐冲精神大振，生死關頭，出手豈能容情，罵一句「滾你奶奶的」，刺死一名瞎子。他手中出劍可比嘴裏罵人迅速得多，只罵了六聲「滾你奶奶的」，已將洞中十二名瞎子盡數刺死。有幾個瞎子腦筋遲鈍，聽他大罵「滾你奶奶的」，心想既是自己人，何必再打？還沒想明白一半，已然咽喉中劍，滾向鬼門關去見他奶奶去了。

左冷禪和林平之不明其中道理，齊問：「有火把？」聲帶驚惶。

令狐冲喝道：「正是！」向左冷禪連攻三劍。

左冷禪聽風辨器，三劍擋開，令狐冲但覺手臂酸麻，又是一陣寒氣從長劍傳將過來，一轉念間，當即凝劍不動。左冷禪聽不到他劍

聲，心下大急，疾舞長劍，護住周身要穴。

令狐冲仗著盈盈手中短棍頭上發出的微光，慢慢轉過劍來，慢慢指向林平之的右臂，一寸寸的伸將過去。林平之側耳傾聽他劍勢來路，可是令狐冲這劍是一寸寸的緩緩遞去，那裏聽得到半點聲音？眼見劍尖和他右臂相差不過半尺，突然向前一送，嗤的一聲，林平之上臂筋骨齊斷。

林平之大叫一聲，長劍脫手，和身撲上。令狐冲唰唰兩聲，分刺他左右兩腿。林平之於大罵聲中摔倒在地。

令狐冲回過身來，凝望左冷禪，極微弱的光芒之下，但見他咬牙切齒，神色猙獰可怖，手中長劍急舞。他劍上的絕招妙著雖層出不窮，但在「獨孤九劍」之下，無處不是破綻。令狐冲心想：「此人是挑動武林風波的罪魁禍首，須容他不得！」一聲清嘯，長劍起處，左冷禪眉心、咽喉、胸口三處一一中劍。

令狐冲躍開兩步，挽住了盈盈的手，只見左冷禪呆立半晌，撲地而倒，手中長劍倒轉過來，刺入自己小腹，對穿而出。

兩人定了定神，去看盈盈手中那短棍時，光芒太弱，卻看不清楚。兩人身上均無火摺，令狐冲生怕林平之又再反撲，在他左臂補了一劍，削斷他筋脈，這才去死人身上掏摸火刀火石，連摸兩人，懷中都空空如也，登時想起，罵道：「滾你奶奶的，瞎子自然不會帶火刀火石。」摸到第五個死人，才尋到了火刀火石，打著了火點燃紙媒。

兩人同時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只見盈盈手中握著的竟是一根白骨，一頭已給削尖！

盈盈一呆之下，將白骨摔在地下，笑罵：「滾你……」只罵了兩個字，覺得出口不雅，抿嘴住口。

令狐冲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盈盈，咱們兩條性命，是神教這位前輩搭救的。」盈盈奇道：「神教的前輩？」令狐冲道：「當年神教十長老攻打華山，都給堵在這山洞之中，沒法脫身，飲恨而終，遺下了十具骷髏。這根大腿骨，卻不知是那一位長老的。我無意中拾起來一擋，天幸又讓左冷禪削去了一截，死人骨頭中有鬼火燐光，才使咱二人瞎子開眼。」

盈盈吁了口長氣，向那根白骨躬身道：「原來是本教前輩，可得罪了。」

令狐冲又取過幾根紙媒，將火點旺，再點燃了兩根火把，道：「不知莫師伯怎樣了？」縱聲叫道：「莫師伯，莫師伯！」卻不聞絲毫聲息。令狐冲心想莫師伯對自己愛護有加，今日慘死洞中，心下甚是難過，放眼洞中遍地屍骸，一時實難找到莫大先生的屍身，心想：「此刻未脫險地，不能多耽。我必當回來，找到莫師伯遺體，好好安葬。」回身拉住了林平之胸口，向地道中走去。

盈盈知他答應過岳靈珊，要照料林平之，當下也不說甚麼，拾起山洞角落裏那具已打穿了幾個洞的瑤琴，跟隨其後。

二人從這條當年大力神魔以巨斧所開的窄道中一步步出去。令狐冲提劍戒備，心想左冷禪極工心計，既將山洞的出口堵死，必定派人守住這窄道，以防螳螂捕蟬、黃雀在後，另有人再將他堵在洞內。但走到窄道盡頭，更不再見有人。

令狐冲輕輕推開遮住出口的石板，陡覺亮光耀眼，原來在山洞中出死入生的惡鬥良久，不覺時刻之過，天早亮了。他見外洞中空蕩蕩地並無一人，當即拉了林平之縱身而出，盈盈跟著出來。

令狐冲手中有劍，眼中見光，身在空處，那才是真正的出了險境，一口清鮮空氣吸入胸中，當真說不出的舒暢。

盈盈問道：「從前你師父罰你在這裏思過，就住在這個石洞裏麼？」令狐冲笑道：「正是。你看怎麼樣？」盈盈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看你在這裏思的不是過，而是你那……」她本來想說「你那小師妹」，但想何必提到岳靈珊而惹他傷心，當即住口。

令狐冲道：「風太師叔便住在左近，不知他老人家身子是否安健。我一直好生想念。他本來說過，決計不見華山派之人，但我早就不是華山派的了。」盈盈道：「是。咱們快去參見。」令狐冲還劍入鞘，放下林平之，挽住了盈盈的手，並肩出洞。

【三十九】 拒盟



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之聲震動天地，教眾一齊拜伏在地。陽光照射在任我行臉上、身上，這日月神教教主站在高處，威風凜凜，宛若天神。

剛出洞口，突然間頭頂黑影晃動，似有甚麼東西落下，令狐冲和盈盈同時縱起閃避，豈知一張極大的漁網竟兜頭將兩人罩住。兩人大吃一驚，忙拔劍去割漁網，割了幾下，竟紋絲不動。便在此時，又有一張漁網從高處撒下，罩在二人身上。

山洞頂上躍下一人，手握繩索，用力拉扯，收緊漁網。令狐冲脫口叫道：「師父！」原來那人卻是岳不羣。

岳不羣將漁網越收越緊。令狐冲和盈盈便如兩條大魚一般給裹纏在網裏，初時尚能掙扎，到後來已動彈不得。盈盈驚惶之下，不知如

何是好，一瞥眼間，見令狐冲臉帶微笑，神情甚是得意，心想：「莫非他有脫身之法？」

岳不羣獐笑道：「小賊，你得意洋洋的從洞中出來，可沒料到大禍臨頭罷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也沒甚麼大禍臨頭。人總是要死的，和我愛妻死在一起，就開心得很了。」盈盈這才明白，原來他臉露喜容，是為了可和自己同死，驚惶之意頓消，感到了一陣甜蜜喜慰。令狐冲道：「你只能便這樣殺死我二人，可不能將我夫妻分開，一一殺死。」岳不羣怒道：「小賊，死在眼前，還在說嘴！」將繩索又在他二人身上繞了幾轉，捆得緊緊地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這張漁網，是從老頭子那裏拿來的罷。你待我當真不錯，明知我二人不願分開，便用繩索縛得我夫妻如此緊法。你從小將我養大，明白我心意，這世上的知己，也只你岳先生一人了。」他嘴裏儘說俏皮話，只盼拖延時刻，看有甚麼方法能夠脫險，又盼風清揚突然現身相救。

岳不羣冷笑道：「小賊，從小便愛胡說八道，賊性兒不改。我先割了你舌頭，免得你死後再進拔舌地獄。」左足飛起，在令狐冲腰中踢了一腳，登時點了他啞穴，令他做聲不得，說道：「任大小姐，你要我先殺他呢，還是先殺你？」

盈盈道：「那又有甚麼分別？我身邊三尸腦神丹的解藥，可只有三顆。」

岳不羣登時臉上變色。他自給盈盈逼著吞服「三尸腦神丹」後，日思夜想只是如何取得解藥。他候準良機，在他二人甫脫險境、欣然出洞、最不提防之際突撒金絲漁網，將他們罩住。本來打的主意，是將令狐冲和盈盈先行殺死，再到她身上搜尋解藥，此刻聽她說身上只有三顆解藥，那麼將他二人殺死後，自己也只能再活三年，三年之後尸蟲入腦，狂性大發，死得苦不堪言，此事倒煞費思量。

他雖養氣功夫極好，卻也忍不住雙手微微顫動，說道：「好，那麼咱們做一個交易。你將製煉解藥之法跟我說了，我便饒你二人不死。」盈盈一笑，淡淡的道：「小女子雖年輕識淺，卻也深知君子劍岳先生的為人。閣下如言而有信，也不會叫作君子劍了。」岳不羣道：「你跟著令狐冲沒得到甚麼好處，就學會了貧嘴貧舌。那製煉解藥之方，你決計不說？」盈盈道：「自然不說。三年之後，我和冲郎在鬼門關前恭候大駕，只是那時閣下五官不全，面目全非，也不知是否能認得你。」

岳不羣背上登時感到一陣涼意，明白她所謂「五官不全，面目全非」，是指自己毒發之時，若非全身腐爛，便是自己將臉孔抓得稀爛，思之當真不寒而慄，怒道：「我就算面目全非，那也是你早我三年。我也不殺你，只割去你的耳朵鼻子，在你雪白的臉蛋上劃它十七八道劍痕，看你那多情多義的冲郎，是不是還愛你這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醜八怪。」唰的一聲，抽出了長劍。

盈盈「啊」的一聲，驚叫了出來。她死倒不怕，但若給岳不羣毀得面目猶似鬼怪一般，讓令狐冲瞧在眼裏，雖死猶有餘恨。令狐冲給點了啞穴，手足尚能動彈，明白盈盈的心意，以手肘碰了碰她，隨即伸起右手兩根手指，往自己眼中插去。盈盈又「啊」的一聲，急叫：「冲哥，不可！」

岳不羣並非真的就此要毀盈盈的容貌，只不過以此相脅，逼她吐露解藥的藥方，令狐冲倘若自壞雙目，這一步最厲害的棋子便無效了。他出手迅疾無比，左臂一探，隔著漁網便抓住了令狐冲的右腕，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兩人肌膚一觸，岳不羣便覺自己身上的內力向外直瀉，叫聲「啊啣！」忙欲掙脫，但自己手掌卻似和令狐冲手腕黏住了一般。令狐冲一翻手，抓住了他手掌，岳不羣的內力更源源不絕的洶湧而出。岳不羣大驚，右手揮劍往他身上斬去。令狐冲手一抖，拖過他身子，這一

劍便斬在地下。岳不羣內力疾瀉，第二劍待欲再砍，已疲軟無力，幾乎連手臂也抬不起來。他勉力舉劍，將劍尖對準令狐冲眉心，手臂和長劍不斷顫抖，慢慢插落。

盈盈大驚，想伸指去彈岳不羣長劍，但雙臂都壓在令狐冲身下，漁網又纏得極緊，出力掙扎，始終抽不出手。令狐冲左手給盈盈壓住了，也移動不得，見劍尖慢慢刺落，忽想：「我以慢劍之法殺左冷禪，傷林平之，此刻師父也以此法殺我，報應好快。」

岳不羣只覺內力飛快消逝，而劍尖和令狐冲眉心相去也只數寸，又歡喜，又焦急。

忽然身後一個少女的聲音尖聲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快撤劍！」腳步聲起，一人奔近。岳不羣眼見劍尖只須再沉數寸，便能殺了令狐冲，此時自己生死也繫於一線，如何肯即罷手？拚著餘力，使勁一挺，劍尖已觸到令狐冲眉心，便在此時，突覺後心一涼，一柄長劍自他背後直刺至前胸。

那少女叫道：「令狐師兄，你沒事罷？」正是儀琳。

令狐冲胸口氣血翻湧，答不出話來。盈盈道：「小師妹，令狐師兄沒事。」儀琳喜道：「那就好了！」怔了一怔，驚道：「是岳先生！我……我殺了他！」

盈盈道：「不錯。恭喜你報了殺師之仇。請你解開漁網，放我們出來。」儀琳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見岳不羣俯伏在地，劍傷處鮮血滲出，嚇得全身都軟了，顫聲道：「是……是我殺了他？」抓起繩索想解，雙手只是發抖，使不出力，說甚麼也解不開。

忽聽得左首有人叫道：「小尼姑，你殺害尊長，今日教你難逃公道！」一名黃衫老者仗劍奔來，卻是勞德諾。

盈盈叫道：「小師妹，快拔劍抵擋！」

儀琳一呆，從岳不羣身上拔出長劍。勞德諾唰唰唰三劍快攻，儀琳擋了三劍，第三劍從她左肩掠過，劃了一道口子。

勞德諾劍招越使越快，有幾招依稀便是辟邪劍法，只是沒學得到家，僅略具其形，出劍之迅疾和林平之也相差甚遠。本來勞德諾經驗老到，劍法兼具嵩山、華山兩派之長，新近又學了些辟邪劍法，儀琳原不是他對手。好在儀和、儀清等盼她接任恆山掌門，這些日子來督導她勤練令狐冲所傳的恆山派劍法絕招，武功頗有進境，而勞德諾的辟邪劍法乍學未精，偏生急欲試招，夾在嵩山、華山兩派的劍法中使將出來，反而駁雜不純，原來的劍法大大打了個折扣。

儀琳初上手時見敵人劍法極快，心下驚慌，第三劍上便傷了左肩，但想自己要是敗了，令狐冲和盈盈未脫險境，勢必立時遭難，心想他要殺令狐師兄，不如先將我殺了，既抱必死之念，出招時便奮不顧身。勞德諾遇上她這等拚命打法，一時倒也難以取勝，口中亂罵：「小尼姑，你他媽的好狠！」

盈盈見儀琳一鼓作氣，勉力支持，鬥得久了，勢必落敗，當下滾動身子，抽出左手，解開了令狐冲的穴道，伸手入懷，摸出短劍。令狐冲叫道：「勞德諾，你背後是甚麼東西？」

勞德諾經驗老到，自不會憑令狐冲這麼一喝便轉頭去看，致給敵人可乘之機。他對令狐冲的呼喝置之不理，加緊進擊。盈盈握著短劍，想要從漁網孔中擲出，但儀琳和勞德諾近身而搏，倘若準頭稍偏，說不定便擲中了她，一時躊躇不發。忽聽得儀琳「啊」的一聲叫，左肩又中一劍。第一次受傷甚輕，這一劍卻深入數寸，青草地上登時濺上鮮血。

令狐冲叫道：「猴子，猴子，啊，這是六師弟的猴子。乖猴兒，快撲上去咬他，這是害死你主人的惡賊。」

勞德諾為盜取岳不羣的「紫霞神功」秘笈，殺死華山派六弟子陸大有。陸大有平時常帶著一隻小猴兒，放在肩頭，身死之後，這隻猴兒也就不知去向。此刻他突然聽到令狐冲呼喝，不由得心中發毛：

「這畜生若撲上來咬我，倒也礙手礙腳。」側身反手一劍，向身後砍去，卻那裏有甚麼猴子了？

便在這時，盈盈短劍脫手，呼的一聲，射向他後頸。勞德諾一伏身，短劍從他頭頂飛過，突覺左腳足踝上一緊，已給一根繩索纏住，繩索忽向後拉，登時身不由主的撲倒。原來令狐冲眼見勞德諾伏低避劍，正是良機，來不及解開漁網，便將漁網上的長繩甩了出去，纏住他左足，將他拉倒。令狐冲和盈盈齊叫：「快殺，快殺！」

儀琳揮劍往勞德諾頭頂砍落。但她既慈心，又膽小，初時殺岳不羣，只是為了要救令狐冲，情急之下，揮劍直刺，渾沒想到要殺人，此刻長劍將要砍到勞德諾頭上，心中一軟，劍鋒略偏，嚓的一聲響，砍上他右肩。勞德諾琵琶骨立斷，長劍脫手，他怕儀琳第二劍又再砍落，忍痛跳起，掙脫漁網繩索，飛也似的向崖下逃去。

突然山崖邊衝上二人，當先一個女子喝道：「喂，剛才是你罵我女兒嗎？」正是儀琳之母、在懸空寺中假裝聾啞的那個婆婆。勞德諾飛腿向她踢去。那婆婆側身避過，啪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，喝道：「你罵『你他媽的好狠』，她的媽媽就是我，你敢罵我？」

令狐冲叫道：「截住他！別讓他走了！」那婆婆伸掌本欲往勞德諾頭上擊落，聽得令狐冲這麼呼喝，叫道：「天殺的小鬼，我偏要放他走！」側身一讓，在勞德諾屁股上踢了一腳。勞德諾如得大赦，直衝下山。

那婆婆身後跟著一人，正是不戒和尚，他笑嘻嘻的走近，說道：「甚麼地方不好玩，怎地鑽進漁網裏來玩啦？」儀琳道：「爹，快解開漁網，放了令狐師兄和任大小姐。」那婆婆沉著臉道：「這小賊的

帳還沒跟他算，不許放！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夫妻上了牀，媒人丟過牆。你們倆夫妻團圓，怎不謝我這個大媒？」那婆婆在他身上踢了一腳，罵道：

「我謝你一腳！」令狐冲笑著叫道：「桃谷六仙，快來救我！」

那婆婆最忌憚桃谷六仙，一驚回頭。令狐冲從漁網孔中伸出手來，解開了繩索的死結，讓盈盈鑽了出來，自己待要出來，那婆婆喝道：「不許出來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出來就不出來。漁網之中，別有天地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屈則進網，伸則出網，何足道哉，我令狐冲……」正想胡說八道下去，一瞥眼間，見岳不羣伏屍於地，臉上笑容登時消失，突然間熱淚盈眶，跟著淚水便直瀉下來。

那婆婆兀自在發怒，罵道：「小賊！我不狠狠揍你一頓，難消心頭之恨！」左掌一揚，便向令狐冲右頰擊去。儀琳叫道：「媽，別……別……」令狐冲右手一抬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，卻是當他瞧著岳不羣的屍身傷心出神之際，盈盈塞在他手中的。他長劍一指，刺向那婆婆的右肩要穴，逼得她退了一步。那婆婆更加生氣，身形如風，掌劈拳擊，肘撞腿掃，頃刻間連攻七八招。令狐冲身在漁網之中，長劍隨意揮洒，每一劍都指向那婆婆的要害，只是每當劍尖將要碰到她身子時，立即縮轉。這「獨孤九劍」施展開來，天下無敵，令狐冲若不容讓，那婆婆早已死了七八次。又拆數招，那婆婆自知武功和他差得太遠，長嘆一聲，住手不攻，臉上神色極為難看。

不戒和尚勸道：「娘子，大家是好朋友，何必生氣？」

那婆婆怒道：「要你多嘴幹甚麼？」一口氣無處可出，便欲發洩在他身上。

令狐冲拋下長劍，從漁網中鑽出，笑道：「你要打我出氣，我讓

你打便了！」那婆婆提起手掌，啪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個耳光，令狐冲「哎唷」一聲叫，竟不閃避。那婆婆怒道：「你幹麼不避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避不開，有甚麼法子？」那婆婆呸的一聲，心知他是瞧在儀琳份上讓了自己，左掌已然提起，卻不再打了。

盈盈拉著儀琳的手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幸得你及時趕到相救。你怎麼來的？」儀琳道：「我和眾位師姊，都給他（說著向岳不羣的屍身一指）……他的手下人捉了來，我和三位師姊給關在一個山洞中，剛才爹爹、媽媽和不可不戒救了我出來。爹爹、媽媽和我，還有不可不戒和那三位師姊，大家分頭去救其餘眾位師姊。我走在崖下，聽得上面有人說話，似是令狐師兄的聲音，便趕上來瞧瞧。」盈盈道：「我和他各處找尋，一個也沒見到，卻原來你們是給關在山洞裏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剛才那個黃袍老賊是個大壞人，給他逃走了，當真可惜！」拾起地下長劍，道：「咱們快追。」

一行五人走下思過崖，行不多久，便見田伯光和七名恆山派弟子從山谷中攀援而上，其中有儀清在內。相會之下，各人均甚欣喜。令狐冲心想：「華山上的地形，天下只怕沒幾人能比我更熟的。我不知這山谷下另有山洞，田兄是外人，反而知道，這可奇了？」拉一拉田伯光的袖子，兩人墮在眾人之後。令狐冲道：「田兄，華山的幽谷之中另有秘洞，連我也不知，你卻找得到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

田伯光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也沒甚麼希奇。」令狐冲道：

「啊，是了，原來你擒住了華山弟子，逼問而得。」田伯光道：「那倒不是。」令狐冲道：「然則你何以得知，倒要請教。」田伯光神色忸怩，微笑道：「這事說來不雅，不說也罷。」令狐冲更加好奇了，不聞不快，笑道：「你我都是江湖上的浮浪子弟，又有甚麼雅了？快說出來聽聽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在下說了出來，令狐掌門請勿見責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你救了恆山派的眾位師姊、師妹，立下大功，多謝你還來不及，豈有見怪之理？」

田伯光低聲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在下一向有個壞脾氣，你是知道了。自從太師父剃光了我頭，給我取個法名叫作『不可不戒』之後，那色戒自是不能再犯……」令狐冲想到不戒和尚懲戒他的古怪法子，不由臉露微笑。田伯光知道他心中在想甚麼，臉上一紅，續道：「但我從前學到的本事，卻沒忘記，不論相隔多遠，只要有女子聚居之處，在下……在下便覺察得到。」令狐冲大奇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法子？」田伯光道：「我也不知是甚麼法子，好像能聞到女人身上的氣息，與男人不同。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據說有些高僧有天眼通、天耳通，田兄居然有『天鼻通』。」田伯光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」令狐冲笑道：「田兄這本事，原是多做壞事，歷練而得，想不到今日用來救我恆山派弟子。」

盈盈轉過頭來，想問甚麼事好笑，見田伯光神色鬼鬼祟祟，料想不是好事，便即住口。

田伯光突然停步，道：「這左近似乎又有恆山派弟子。」他用力嗅了幾嗅，向山坡下的草叢走去，低頭尋找，過了一會，一聲歡呼，手指地下，叫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他所指處堆著十餘塊大石，每一塊都有二三百斤重，當即搬開了一塊。不戒和令狐冲過去相助，片刻間將十幾塊大石都搬開了，底下是塊青石板。三人合力將石板掀起，露出一個洞來，裏面躺著幾個尼姑，果然都是恆山派弟子。

儀清和儀琳忙跳下洞去，將同門扶了出來，扶出幾人後，裏面還有，每一個都已奄奄一息。眾人忙將被囚的恆山弟子拉出，只見儀和、鄭萼、秦絹等均在其中，這地洞中竟藏了三十餘人，再過得一兩天，非盡數悶死在洞內不可。

令狐冲想起師父下手如此狠毒，不禁為之寒心，讚田伯光道：「田兄，你這項本事當真非同小可，這些師姊妹們深藏地底，你竟嗅

得出來，實在令人佩服。」田伯光道：「那也沒甚麼希奇，幸好其中有許多俗家的師伯、師叔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師伯、師叔？啊，是了，你是儀琳小師妹的弟子。」田伯光道：「倘若被囚的都是出家的師叔伯們，我便找不到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原來俗家人和出家人也有分別。」田伯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俗家女子身上有脂粉香氣。」令狐冲這才恍然。

眾人七手八腳的施救，儀清、儀琳等用帽子舀來山水，一一灌飲。幸好那山洞有縫隙可通氣，恆山眾弟子又都練有內功，雖已委頓不堪，尚無性命之憂。儀和等修為較深的，飲了些水後，神智便先恢復。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救出的還不到三股中的一股，田兄，請你大顯神通，再去搜尋。」

那婆婆橫眼瞪視田伯光，甚是懷疑，問道：「這些人給關在這裏，你怎知道？多半囚禁她們之時，你便在一旁，是不是？」田伯光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我一直隨著太師父，沒離開他老人家身邊。」那婆婆臉一沉，喝道：「你一直隨著他？」田伯光暗叫不妙，心想他老夫婦破鏡重圓，一路上又哭又笑，又打罵，又親熱，都給自己暗暗聽在耳裏，這位太師娘老羞成怒，那可十分糟糕，忙道：「這大半年來，弟子一直隨著太師父，直到十天之前，這才分手，好容易今日又在華山相聚。」那婆婆將信將疑，問道：「然則這些尼姑們給關在這地洞裏，你又怎知？」田伯光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一時找不到飾辭，甚感窘迫。

便在這時，忽聽得山腰間數十枝號角同時嗚嗚響起，跟著鼓聲蓬蓬，便如是到了千軍萬馬一般。

眾人盡皆愕然。盈盈在令狐冲耳邊低聲道：「是我爹爹到了！」令狐冲「啊」了一聲，想說：「原來是我岳父大人駕光臨。」但內

心隱隱覺得不妥，這句話卻沒出口。

皮鼓擂了一會，號角聲又再響起。那婆婆道：「是官兵到來麼？」

突然間鼓聲和號角聲同時止歇，十餘人齊聲喝道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任教主駕到！」這十餘人都是功力十分深厚的內家高手，齊聲呼喝，山谷鳴響，羣山之間，四周回聲傳至：「任教主駕到！任教主駕到！」威勢懾人，不戒和尚等都為之變色。

回音未息，便聽得無數聲音齊聲叫道：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任教主中興聖教，壽與天齊！」聽這聲音少說也有二三千人。四下裏又是一片回聲：「中興聖教，壽與天齊！中興聖教，壽與天齊！」

過了一會，叫聲止歇，四下裏一片寂靜。有人朗聲說道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任教主有令。五嶽劍派掌門人暨門下諸弟子聽者：大夥齊赴朝陽峯石樓相會。」他朗聲連說了三遍，稍停片刻，又道：「十二堂正副香主，率領座下教眾，清查諸峯諸谷，把守要道，不許閒雜人等胡亂行走。不奉號令者格殺勿論！」登時便有二三十人齊聲答應。

令狐冲和盈盈對望了一眼，心下明白，那人號令清查諸峯諸谷，把守要道，是逼令五嶽劍派諸人非去朝陽峯拜見任教主不可。令狐冲心想：「他是盈盈之父，我不久便要和盈盈成婚，終須去見岳父一見。」向儀和等人道：「咱們同門師姊妹尚有多人未曾脫困，請這位田兄帶路，儘快去救了出來。另請派幾位師姊到思過崖洞口去擒住林平之。任教主是任小姐的父親，想來也不致難為咱們。我和任小姐先去東峯，眾位師姊會齊後，大夥兒到東峯相聚。」儀和、儀清、儀琳等答應了，隨著田伯光去救人。

那婆婆怒道：「他憑甚麼在這裏大呼小叫？我偏不去見他，瞧這姓任的如何將我格殺勿論。」令狐冲知她性子執拗，難以相勸，就算

勸得她和任我行相會，言語中也多半會衝撞於他，反為不美，當下向不戒和尚夫婦行禮告別，與盈盈向東峯行去。

令狐冲道：「你爹爹叫五嶽劍派眾人齊赴朝陽峯，難道諸派人眾這會兒都在華山嗎？」盈盈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中，岳先生、左冷禪、莫大先生三位今天一日之中逝世，泰山派沒聽說有誰當了掌門人，五大劍派中其實只剩下你一位掌門人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五派菁英除恆山派外，其餘大都已死在思過崖後洞之內，而恆山派眾弟子又都困頓不堪，我怕……」盈盈道：「你怕我爹爹乘此機會，要將五嶽劍派一網打盡？」令狐冲點點頭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其實不用他動手，五嶽劍派也已沒剩下多少人了。」

盈盈也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岳先生誘騙五嶽劍派好手，齊到華山來看石壁劍招，企圖清除各派中武功高強之士，以便他穩做五嶽派掌門人。這一著棋本來甚是高明，不料左冷禪得到了訊息，乘機邀集一批瞎子，想在黑洞中殺他。」令狐冲道：「你說左冷禪想殺的是我師父，不是我？」盈盈道：「他料不到你會來的。你劍術高明之極，早已超越石壁上所刻招數，自不會到這洞裏來觀看劍招。咱們走進山洞，只是碰巧而已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說得是。其實左冷禪和我也沒甚麼仇怨。他雙眼給我師父刺瞎，五嶽派掌門之位又給他奪去，那才是切骨之恨。」

盈盈道：「想來左冷禪事先一定安排了計策，要誘岳先生進洞，然後乘黑殺他，又不知如何，這計策給岳先生識破了，他反而守在洞外，撒漁網罩人。當真是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眼下左冷禪和你師父都已去世，這中間的原因，只怕沒人得知了。」

令狐冲淒然點了點頭。盈盈道：「岳先生誘騙五嶽劍派諸高手到來，此事早已下了伏筆。那日嵩山比武奪帥，你小師妹施展泰山、衡山、嵩山、恆山各派的精妙劍招，四派高手無不目睹，自是人人心癢

難搔。只恆山派的弟子們，你已將石壁上劍招相授，她們才不希罕。泰山、衡山、嵩山三派的門人弟子，當然到處打聽，岳小姐這些劍招從何得來。岳先生暗中稍漏口風，約定日子，開放後洞石壁，這三派好手還不爭先恐後的擁來麼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咱們學武之人，一聽到何處可以學到高妙武功，就算干冒生死大險，也非來不可，尤其是本派的高招，那更加是不見不休。」

盈盈道：「岳先生料想你恆山派不會到來，是以另行安排，用迷藥將眾人蒙倒，一舉擒上華山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我不明白師父為甚麼這般大費手腳，把恆山派這許多弟子擒上山來？路遠迢迢，很容易出事。當時便將她們都在恆山上殺了，豈不乾脆？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啊，我明白了，殺光了恆山派弟子，五嶽派中便少了恆山一嶽。師父要做五嶽派掌門人，少了恆山派，他這五嶽派掌門人非但美中不足，簡直名不副實。」

盈盈道：「這自是一個原因，但我猜想，另有一個更大原因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最好當然是能擒到你，便可跟我換一樣東西。否則的話，將你派中這些弟子們盡數擒來，向你要挾。我不能袖手旁觀，那樣東西也只好給他換人。」令狐冲恍然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是了。我師父是要三尸腦神丹的解藥。」盈盈道：「岳先生受逼吞食此藥之後，自是日夜不安，急欲解毒。他知道只有從你身上打算，才能取得解藥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是你的心肝寶貝，也只有用我，才能向你換到解藥。」盈盈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他用你來向我換藥，我才不換呢。解藥藥材採集極難，製煉更加不易，那是無價之寶，豈能輕易給他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古詩有云：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」盈盈紅暈滿頰，低聲道：「老鼠上天平，自稱自讚，也不害羞。」說話之間，兩人已走上一條極窄的山道。

這山道筆直向上，甚是陡峭，兩人已不能並肩而行。盈盈道：

「你先走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還是你先走，倘若摔下來，我便抱住你。」盈盈道：「不，你先走，還不許你回頭瞧我一眼，婆婆說過的話，你非聽不可。」說著笑了起來。令狐冲道：「好，我就先走。要是我摔下來，你可得抱住我。」盈盈忙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」生怕他假裝失足，跟自己鬧著玩，當下先上了山道。盈盈見他雖然說笑，卻神情鬱鬱，一笑之後，又現淒然之色，知他對岳不羣之死甚難釋然，一路上順著他說些笑話，以解愁悶。

轉了幾個彎，已到玉女峯上，令狐冲指給她看，那一處是玉女的洗臉盆，那一處是玉女的梳妝台。盈盈情知這玉女峯定是他和岳靈珊當年常遊之所，生怕更增他傷心，匆匆一瞥便即快步走過，也不細問。

再下一個坡，便是上朝陽峯的小道。山嶺上一處處都站滿了哨崗，日月教的教眾衣分七色，隨著旗幟進退，秩序井然，較之昔日黑木崖上的布置，另有一番森嚴氣象。令狐冲暗暗佩服：「任教主胸中果然大有學問。那日我率領數千人眾攻打少林寺，弄得亂七八糟，一塌胡塗，那及日月教這等如身使臂、如臂使指，數千人猶如一人？東方不敗自也是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，只後來神智錯亂，將教中大事都交了給楊蓮亭，黑木崖上便徒見肅殺，不見威勢了。」

日月教的教眾見到盈盈，都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，對令狐冲也極盡禮敬。旗號一級級的自峯下打到峯腰，再打到峯頂，報與任我行得知。

令狐冲見那朝陽峯自山峯腳下起，直到峯頂，每一處險要之所都布滿了教眾，少說也有二千來人。這次日月教傾巢而出，看來還招集了不少旁門左道之士，共襄大舉。五嶽劍派眾位掌門人就算一個不死，五派好手又都聚在華山，事先若未周密部署，倉卒應戰，只怕也敗多勝少，此刻人才凋零，更加不能與之相抗了。眼見任我行這等聲勢，定是意欲不利於五嶽劍派，反正事已至此，自己獨木難支大廈，

只好聽天由命，行一步算一步。任我行真要殺盡五嶽劍派，自己也不能苟安偷生，只好仗劍奮戰，恆山派弟子一齊死在這朝陽峯上便了。

他雖聰明伶俐，卻無甚智謀，更不工心計，並無處大事、應劇變之才，這時恆山全派盡已身入羅網，也想不出甚麼保派脫身之計，一切順其自然，聽天由命。又想盈盈和任教主是骨肉之親，她最多是兩不相助，決不能幫著自己，出甚麼計較來對付自己父親。當下對朝陽峯上諸教眾弓上弦、刀出鞘的局面，只好視若無睹，和盈盈說些不相干的笑話。

盈盈卻早已愁腸百結，她可不似令狐冲那般拿得起、放得下，一路上思前想後，苦無良策，尋思：「冲郎是個天不怕、地不怕之人，我總得幫他想個法子才好。」料想父親率眾大舉而來，決無好事，局面如此險惡，只怕難以兩全其美。

兩人緩緩上峯，一踏上峯頂，猛聽得號角響起，砰砰砰放銃，跟著絲竹鼓樂之聲大作，竟是盛大歡迎貴賓的安排。令狐冲低聲道：「岳父大人迎接東牀嬌客回門來啦！」盈盈白了他一眼，心下愁苦：「這人甚麼都不放在心上，這當口還有心思說笑。」

只聽得一人縱聲長笑，朗聲說道：「大小姐，令狐兄弟，教主等候你們多時了。」一個身穿紫袍的瘦長老邁步近前，滿臉堆歡，握住了令狐冲的雙手，正是向問天。

令狐冲和他相見，也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向大哥，你好，我常常念著你。」

向問天笑道：「我在黑木崖上，不斷聽到你威震武林的好消息，為你乾杯遙祝，少說也已喝了十大罈酒。快去參見教主。」攜著他的手，向石樓行去。

那石樓是在東峯之上，巨石高聳，天然生成一座高樓一般，石樓

之東便是朝陽峯絕頂的仙人掌。那仙人掌是五根擎天而起的大石柱，中指最高。指頂放著一張太師椅，一人端坐椅中，正是任我行。

盈盈走到仙人掌前，仰頭叫了聲：「爹爹！」

令狐冲躬身下拜，說道：「晚輩令狐冲，參見教主。」

任我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來得正好，咱們都是一家人了，不必多禮。今日本教會見天下英豪，先敘公誼，再談家事。賢……賢姪一旁請坐。」

令狐冲聽他說到這個「賢」字時頓了一頓，似是想叫出「賢婿」來，只是名分未定，改口叫了「賢姪」，瞧他心中於自己和盈盈的婚事甚為贊成，又說甚麼「咱們都是一家人」，說甚麼「先敘公誼，再談家事」，顯是將自己當作了家人。他心中歡喜，站起身來，突然間丹田中一股寒氣直衝上來，全身便似陡然墮入了冰窖，忍不住發抖。盈盈一驚，搶上幾步，問道：「怎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竟說不出話來。

任我行雖高高在上，但目光銳利，問道：「你和左冷禪交過手了嗎？」令狐冲點頭。任我行笑道：「不礙事。你吸了他的寒冰真氣，待會散了出來，便沒事了。左冷禪怎地還不來？」盈盈道：「左冷禪暗設毒計，要加害令狐大哥和我，已給令狐大哥殺了。」

任我行「哦」了一聲，他坐得甚高，見不到他臉色，但這一聲之中，顯是充滿了失望之情。盈盈明白父親心意，他今日大張旗鼓，威懾五嶽劍派，要將五派人眾盡數壓服，左冷禪是他生平大敵，沒法親眼見到他屈膝低頭，不免大是遺憾。

她伸左手握住令狐冲的右手，助他驅散寒氣。令狐冲的左手卻給向問天握住了。兩人同時運功，令狐冲便覺身上寒冷漸漸消失。那日任我行和左冷禪在少林寺中相鬥，吸了他不少寒冰真氣，以致雪地之

中，和令狐冲、向問天、盈盈三人同時成為雪人。但這次令狐冲只在長劍相交之際略中左冷禪的真氣，為時甚暫，又非自己吸他，所受寒氣也頗有限，過了片刻，便不再發抖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多謝！」

任我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一聽我召喚，便上峯來見我，很好，很好！」轉頭對向問天道：「怎地其餘四派人眾，到這時還不見到來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待屬下再行催喚！」左手一揮，便有十八名黃衫老者一列排在峯前，齊聲叫喚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任教主有令：泰山、衡山、華山、嵩山四派上下人等，儘速上朝陽峯來相會。各堂香主就近催請，不得有誤。」這十八名老者都是內功深厚的高手，齊聲呼喝，聲音遠遠傳了出去，諸峯盡聞。但聽得東南西北各處，均有數十個聲音答應：「遵命。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那自是日月教各堂的應聲了。

任我行微笑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且請一旁就座。」

令狐冲見仙人掌的西首排著五張椅子，每張椅上都鋪了錦緞，分為黑白青紅黃五色，錦緞上各繡著一座山峯。北嶽恆山尚黑，黑緞上用白色絲線繡的正是見性峯。眼見繡工精致，單是這張椅披，便顯得日月教這一次布置周密之極。五嶽劍派向以中嶽嵩山居首，北嶽恆山居末，但座位的排列卻倒了轉來，恆山派掌門人的座位放在首席，其次是西嶽華山，嵩山派排在最後，自是任我行抬舉自己、有意羞辱左冷禪。反正左冷禪、岳不羣、莫大先生、天門道人均已逝世，令狐冲也不謙讓，躬身道：「告坐！」坐入那張黑緞為披的椅中。

朝陽峯上眾人默然等候。過了良久，向問天又指揮十八名黃衫老者再喚了一遍，仍不見有人上來。向問天道：「這些人不識抬舉，遲遲不來參見教主，先招呼自己人上來罷！」十八名黃衫老者齊聲喚道：「五湖四海、各島各洞、各幫各寨、各山各堂的諸位兄弟，都上

朝陽峯來參見教主。」

他們這「主」字一出口，峯側登時轟雷也似的叫了出來：「遵命！」呼聲聲震山谷，令狐冲不禁嚇了一跳，聽這聲音，少說也有二三萬人。這些人暗暗隱伏，不露半點聲息，猜想任我行的原意，是要待五嶽劍派人眾到齊之後，出其不意的將這數萬人喚了出來，以駭人聲勢，壓得五嶽劍派再也不敢興反抗之意。霎時之間，朝陽峯四面八方湧上無數人來。人數雖多，卻不發出半點喧嘩。各人分立各處，看來事先早已操演純熟。上峯來的約有二三千人，當是左道綠林中的首領人物，其餘屬下，自是在峯腰相候了。

令狐冲一瞥之下，見黃伯流、司馬大、祖千秋、老頭子、計無施等都在其內。這些人或受日月教管轄，或一向與之互通聲氣。當日令狐冲率領羣豪攻打少林寺，這些人大都曾經參加。眾人目光和令狐冲相接，都點頭微笑示意，卻誰也不出聲招呼，除了沙沙的腳步聲外，數千人來到峯上，更沒別般聲息。

向問天右手高舉，劃了個圓圈。數千人一齊跪倒，齊聲說道：「江湖後進參見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聖教主！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這些人都是武功高強之士，用力呼喚，一人足可抵得十個人的聲音。最後說到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之時，日月教教眾，以及聚在山腰裏的羣豪也都一齊叫喚，聲音當真驚天動地。

任我行巍坐不動，待眾人呼畢，舉手示意，說道：「眾位辛苦了，請起！」

數千人齊聲說道：「謝聖教主！」一齊站起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當時我初上黑木崖，見到教眾奉承東方不敗那般無恥情狀，忍不住肉麻作嘔。不料任教主當了教主，竟然變本加厲，教主之上，還要加上一個『聖』字，變成了聖教主。只怕文武百官見了當今皇上，高呼『我皇萬歲萬萬歲』，也不會如此卑躬屈膝。我輩

學武之人，向以英雄豪傑自居，如此見辱於人，還算是甚麼頂天立地的好男兒、大丈夫？」

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突然之間，丹田中一陣劇痛，眼前發黑，幾乎暈去。他雙手抓住椅柄，咬得下唇出血，知道自從學了「吸星大法」後，雖立誓不用，但剛才在山洞口給岳不羣以漁網罩住，生死繫於一線，只好將這法門使了出來，吸了岳不羣的內力，自己卻已大受其害，這時強行克制，才使得口中不發出呻吟之聲。

但他滿頭大汗，全身發顫，臉上肌肉扭曲、痛苦之極的神情，卻誰都看得出來。祖千秋等都目不轉睛的瞧著他，甚是關懷。盈盈走到他身後，低聲道：「冲哥，我在這裏。」在羣豪數千對眼睛注視之下，她只能說這麼一聲，卻也已羞得滿臉通紅。令狐冲回過頭來，向她瞧了一眼，心下稍覺好過了些。

他隨即想起那日任我行在杭州說過的話，說道他學了這「吸星大法」後，得自旁人的異種真氣聚在體內，總有一日要發作出來，發作時一次厲害過一次。任我行當年所以給東方不敗篡了教主之位，便因困於體內的異種真氣，苦思化解之法，以致將餘事盡數置之度外，才為東方不敗所乘。任我行囚於西湖湖底十餘年，潛心鑽研，悟得了化解之法，卻要令狐冲加盟日月教，方能授他此術。

其時令狐冲堅不肯允，乃自幼受師門教誨，深信正邪不兩立，決計不肯與魔教同流合污。後來見到左冷禪等正教大宗師的所作所為，其奸詐兇險處，比之魔教不遑多讓，這正邪之分便看得淡了。有時心想，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，才肯將盈盈許配於我，那麼馬馬虎虎入教，也就是了。他本性便隨遇而安，甚麼事都不認真，入教也罷，不入教也罷，原也算不上甚麼大事。

但那日在黑木崖上，見到一眾豪傑好漢對東方不敗和任我行兩位教主如此卑屈，口中說的盡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，不由得大起反

感，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後，也須過這等奴隸般的日子，當真枉自為人，大丈夫生死有命，偷生乞憐之事，令狐冲可決計不幹。此刻更見到任我行作威作福，排場似乎比皇帝還要大著幾分，心想當日你在湖底黑獄之中，是如何一番光景，今日卻將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不像人，委實無禮已極。

正思念間，忽聽得有人朗聲說道：「啟稟聖教主，恆山派門下眾弟子來到。」

令狐冲一凜，只見儀和、儀清、儀琳等一千恆山弟子，相互扶持，走上峯來。不戒和尚夫婦和田伯光跟隨在後。鮑大楚朗聲道：「眾位朋友請去參見聖教主。」

儀清等見令狐冲坐在一旁，知任我行是他的未來岳丈，心想雖正邪不同，但瞧在掌門人的面上，以後輩之禮相見便了，各人走到仙人掌前，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恆山派後學弟子，參見任教主！」鮑大楚喝道：「跪下磕頭！」儀清朗聲道：「我們是出家人，拜佛、拜菩薩、拜師父，不拜凡人！」鮑大楚大聲道：「聖教主不是凡人，他老人家是神仙聖賢，便是佛，便是菩薩！」儀清轉頭向令狐冲瞧去。令狐冲搖了搖頭。

儀清道：「要殺便殺，恆山弟子，不拜凡人！」

不戒和尚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說得好，說得好！」向問天怒道：「你是那一門那一派的？到這裏來幹甚麼？」他眼見恆山派弟子不肯向任我行磕頭，勢成僵局，倘若去為難這干女弟子，於令狐冲臉上便不好看，當即去對付不戒和尚，以分任我行之心。

不戒和尚笑道：「和尚是大廟不收、小廟不要的野和尚，無門無派，聽見這裏有人聚會，便過來瞧瞧熱鬧。」向問天道：「今日日月神教在此會見五嶽劍派，閒雜人等不得在此囉唆，你下山去罷！」向問天這麼說，那是衝著令狐冲的面子，可算已頗為客氣，他見不戒和

尚和恆山派女弟子同來，料想和恆山派有些瓜葛，不欲令他過份難堪。

不戒笑道：「這華山又不是你們魔教的，我要來便來，要去便去，除了華山派師徒，誰也管我不著。」這「魔教」二字，大犯日月教之忌，武林中人雖在背後常提「魔教」，但若非公然為敵，當著面決不以此相稱。不戒和尚心直口快，說話肆無忌憚，聽得向問天喝他下山，十分不快，那管對方人多勢眾，竟毫無懼色。

向問天轉向令狐冲道：「令狐兄弟，這顛和尚跟貴派有甚麼干係？」

令狐冲胸腹間正痛得死去活來，顛聲答道：「這.....這位不戒大師.....」

任我行聽不戒公然口稱「魔教」，極是氣惱，只怕令狐冲說出跟這和尚大有淵源，可就不便殺他，不等令狐冲說畢，便即喝道：「將這瘋僧斃了！」八名黃衣長老齊聲應道：「遵命！」八人拳掌齊施，便向不戒攻了過去。

不戒叫道：「你們恃人多嗎？」只說得幾個字，八名長老已然攻到。那婆婆罵道：「好不要臉！」竄入人羣，和不戒和尚靠著背，舉掌迎敵。那八名長老都是日月教中第一等的人才，武功與不戒和那婆婆均在伯仲之間，以八對二，數招間便佔上風。田伯光拔出單刀，儀琳提起長劍，加入戰團。他二人武功顯是遠遜，八長老中二人分身迎敵，田伯光仗著刀快，尚能抵擋得一陣，儀琳卻給對方逼得氣都喘不過來，若不是那長老見她穿著恆山派服色，瞧在令狐冲臉上容讓幾分，早便將她殺了。

令狐冲左手按著肚子，右手抽出長劍，叫道：「且.....且慢！」搶入戰團，長劍顫動，連出八招，逼退了四名長老，轉身過來，又是八劍。這一十六招「獨孤劍法」，每一招都指向各長老的要害之處。

八名長老給他逼得手忙腳亂，又不敢當真和他對敵，紛紛退開。令狐冲彎腰俯身，蹲在地下，說道：「任.....任教主，請瞧在我面上，讓.....讓他們.....」下面兩個「去罷」，再也說不出口。

任我行見了這等情景，料想他體內異種真氣發作，心知女兒非此人不嫁，自己原也愛惜於他，自己既無兒子，便盼他將來接任神教教主之位，當下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既是令狐掌門求情，今日便網開一面。」

向問天身形一晃，雙手連揮，已分別點了不戒夫婦、田伯光和儀琳四人的穴道。他出手之快，委實神乎其技，那婆婆雖身法如電，竟也逃不開他手腳。令狐冲驚道：「向.....向.....」向問天笑道：「你放心，聖教主已說過網開一面。」轉頭叫道：「來八個人！」便有八名青衫教徒越眾而出，躬身道：「謹奉向左使吩咐！」向問天道：

「四個男的，四個女的。」當下四名男教徒退下，四名女教徒走上前來。

向問天道：「這四人出言無狀，本應殺卻。聖教主寬大為懷，瞧著令狐掌門金面，不予處分。將他們背到峯下，解穴釋放。」八人躬身答應。向問天低聲吩咐：「是令狐掌門的朋友，不得無禮。」那八人應道：「是！」背負四人，下峯去了。

令狐冲和盈盈見不戒等四人逃過了殺身之厄，都舒了口長氣。令狐冲顫聲道：「多.....多謝！」蹲在地下，再也站不起來。他適才連攻一十六招，雖將八名長老逼開，但這八名長老個個武功精湛，他這劍招又不能傷到他們，使這一十六招雖只瞬息間事，卻已大耗精力，胸腹間疼痛更加厲害。

向問天暗暗耽心，臉上卻不動聲息，笑問：「令狐兄弟，有點不舒服麼？」他和令狐冲當年力鬥羣豪，義結金蘭，雖相聚日少，但這份交情卻生死不渝。他攜住令狐冲的手，扶他到椅上坐下，暗輸真

氣，助他抗禦體內真氣的劇變。

令狐冲心想自己身有「吸星大法」，向問天如此做法，無異讓自己吸取他的功力，忙用力掙脫他手，說道：「向大哥，不可！我……我已經好了。」

任我行說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中，只恆山一派前來赴會。其餘四派師徒，竟膽敢不上峯來，咱們可不能客氣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上官雲快步上峯來，走到仙人掌前，躬身說道：「啟稟聖教主：思過崖山洞之中，發現數百具屍首。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便在其內，尚有嵩山、衡山、泰山諸派好手，不計其數，似是自相殘殺而死。」

任我行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衡山派掌門人莫大那裏去了？」上官雲道：「屬下仔細檢視，屍首中並無莫大在內，華山各處也沒發見他蹤跡。」

令狐冲和盈盈既欣慰，又詫異，兩人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莫大先生行事神出鬼沒，居然能夠脫險，猜想他當時多半是躺在屍首堆中裝假死，直到風平浪靜，這才離去。」

只聽上官雲又道：「泰山派的玉磬子、玉音子等都死在一起。」任我行大是不快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從何說起？」上官雲又道：「在那山洞之外，又有一具屍首。」任我行忙問：「是誰？」上官雲道：「屬下檢視之後，確知是華山派掌門，也就是新近奪得五嶽派掌門之位的君子劍岳不羣岳先生。」他知令狐冲將來在本教必定執掌重權，而岳不羣是他受業師父，因此言語中就客氣了些。

任我行聽得岳不羣也已死了，不由得茫然若失，問道：「是……是誰殺死他的？」上官雲道：「屬下在思過崖山洞中檢視之時，聽得後洞口有爭鬥之聲，出去一看，見是一羣華山派門人和泰山派的道人

在劇烈格鬥，都說對方害死了本派師父。雙方打得很厲害，死傷不少。現下已均拿在峯下，聽由聖教主發落。」

任我行沉吟道：「岳不羣是給泰山派殺死的？泰山派中那有如此好手？」

恆山派中儀清朗聲道：「不！岳不羣是我恆山派中一位師妹殺死的。」任我行道：「是誰？」儀清道：「便是剛才下峯去的儀琳師妹。岳不羣害死我派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，本派上下無不恨之切骨。今日菩薩保佑，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有靈，借著本派一個武功低微的小師妹之手，誅此元凶巨惡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嗯，原來如此！那也算得天憫恢恢，疏而不漏了。」語氣之中，顯得十分意興蕭索。

向問天和眾長老等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感沒趣。此番日月教大舉前來華山，事先布置周詳異常，不但全教好手盡出，更召集了屬下各幫、各寨、各洞、各島羣豪，準擬一舉而將五嶽劍派盡數收服。五派如不肯降服，便即聚而殲之。從此任我行和日月神教威震天下。再挑了少林、武當兩派，正教中更無一派能與抗手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的基業，便於今日在華山朝陽峯上轟轟烈烈的奠下了。不料左冷禪、岳不羣以及泰山派中的幾名前輩盡皆自相殘殺而死，莫大先生不知去向，四派的後輩弟子也沒剩下多少。任我行殫精竭慮的一番巧妙策劃，竟然盡皆落空。

任我行越想越怒，大聲道：「將五嶽劍派還沒死光的狗崽子，都給我押上來。」上官雲應道：「是！」轉身下去傳令。

令狐冲體內的異種真氣鬧了一陣，漸漸平靜，聽得任我行說「五嶽劍派還沒死光的狗崽子」，知他用意並不是罵自己，但恆山派畢竟也在五嶽劍派之列，心下老大沒趣。

過了一會，只聽得吆喝之聲，日月教的兩名長老率領教眾，押著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四派的三十三名弟子，來到峯上。華山派弟子本來不多，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這次來到華山的好手十九都已戰死。這三十三名弟子不但都是無名之輩，且個個身上帶傷，若非日月教教眾扶持，根本就沒法上峯。

任我行一見大怒，不等各人走近，喝道：「要這些狗崽子幹甚麼？帶下去，都帶了下去！」那兩名長老應道：「謹遵聖教主令旨。」將三十三名受傷的四派弟子帶下峯去。

任我行空口咒罵了幾句，突然哈哈長笑，說道：「這五嶽劍派叫做自作孽，不可活，不勞咱們動手，他們窩裏反自相殘殺，從此江湖之上，再也沒他們的字號了。」

向問天和十長老一齊躬身說道：「這是聖教主洪福齊天，跳樑小醜，自行殞滅。」

向問天又道：「五嶽劍派之中，恆山派卻一枝獨秀，矯矯不羣，那都是令狐掌門領導有方之功。今後恆山派和咱們神教同氣連枝，共享榮華。恭喜聖教主得了一位少年英俠之中舉世無雙的人才，作為臂助。」

任我行道：「正是，向左使說得好。令狐賢姪，從今日起，你這恆山一派可以散了。門下的眾位師太和女弟子們，願意到我們黑木崖去固歡迎得緊，否則仍留恆山那也不妨。這恆山下院，算是你副教主的一枝親兵罷，哈哈，哈哈！」仰天長笑，聲震山谷。

眾人聽到「副教主」三字，都是一呆，隨即歡聲雷動，四面八方都叫了起來：「令狐大俠出任我教副教主，當真好極了！」「恭喜聖教主得個好幫手！」「恭賀聖教主，恭賀副教主！」「聖教主萬歲，副教主九千歲！」諸教眾眼見令狐冲既將做教主的女婿，又當上了副教主，他日教主之位自非他莫屬，知他為人隨和，日後各人多半不必

再像目前這般日夕惴惴，唯恐大禍臨頭。其餘江湖豪士有一大半曾隨令狐冲攻打少林寺，和他同過患難，又或受過盈盈的賜藥之恩，歡呼擁戴之意都發自衷誠。

向問天笑道：「恭賀副教主，咱們先喝一次歡迎你加盟的喜酒，跟著便喝你跟大小姐成親的喜酒。這就叫好事成雙，喜上加喜。」

令狐冲心中卻一片迷惘，只知此事萬萬不可，卻不知如何推辭才是；又想自己倘若力辭不就，與盈盈結褵之望便此絕了，任我行一怒之下，自己便有殺身之禍。自己死不足惜，但恆山全派弟子，只怕一個個都會喪生於此。該當立即推辭，還是暫且答應下來，讓恆山眾弟子脫了險再說？他緩緩轉過頭去，向恆山派眾弟子瞧去，只見有的臉現怒色，有的垂頭喪氣，有的大是惶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只聽得上官雲朗聲道：「咱們以聖教主為首、副教主為副，挑少林，克武當，崑崙、峨嵋不攻自下，再要滅了丐幫，也不過舉手之勞。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副教主壽比南山，福澤無窮！」

令狐冲心中本來好生委決不下，聽上官雲贈了自己八字頌詞，甚麼「壽比南山，福澤無窮」，比之任我行的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似是差了一級，但也不過是「九千歲」與「萬歲」之別，倘若當了副教主，這八字頌詞，只怕就此永遠跟定在自己屁股後面，想到此處，覺得十分滑稽，忍不住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這一聲笑顯是大有譏刺之意，人人都聽了出來，霎時間朝陽峯上一片寂靜。

向問天道：「令狐掌門，聖教主以副教主之位相授，那是普天下武林中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高位，快去謝過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中突然一片明亮，再無猶豫，站起身來，對著仙人掌朗聲說道：「任教主，晚輩有兩件大事，要向教主陳說。」

任我行微笑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第一件，晚輩受恆山派前掌門定閒師太的重託，出任恆山掌門，縱不能光大恆山派門戶，也決不能將恆山一派帶入日月神教，否則將來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去見定閒師太？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乃是私事，我求教主將令愛千金許配於我為妻。」

眾人聽他說到第一件事時，均覺事情要糟，但聽他跟著說的第二件事，竟是公然求婚，無不相顧莞爾。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第一件事易辦，你將恆山派掌門之位，傳給一位師太接充便是。你自己加盟神教之後，恆山派是不是加盟，儘可從長計議。第二件呢，你和盈盈情投意合，天下皆知，我當然答允將她配你為妻，那又何必耽心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眾人隨聲附和，登時滿山歡笑。

令狐冲轉頭向盈盈瞧了一眼，見她紅暈雙頰，臉露喜色，待眾人笑了一會，朗聲說道：「承岳父美意，邀小婿加盟貴教，且以高位相授，十分感激。但小婿是個素來不守規矩之人，若入了貴教，定要壞了岳父的大事。仔細思量，還望岳父收回成議。」

任我行心中大怒，冷冷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決計不入神教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！」這兩字說得斬釘截鐵，絕無半分轉圜餘地。

一時朝陽峯上，羣豪盡皆失色。

任我行道：「你體內積貯的異種真氣，今日已發作過了。此後多則半年，少則三月，又將發作，從此一次比一次厲害，化解之法，天

下只我一人知曉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當日在杭州梅莊，以及在少室山腳下雪地之中，岳父曾言及此事。小婿適才嘗過這異種真氣發作為患的滋味，確是猶如身歷萬死。但大丈夫涉足江湖，生死苦樂，原也計較不了這許多。」

任我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倒說得嘴硬。今日你恆山派都在我掌握之中，我便一個也不放你們活著下山，那也易如反掌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恆山派雖大都是女流之輩，卻也無所畏懼。岳父要殺，我們誓死周旋便是。」

儀清伸手一揮，恆山派眾弟子都站到了令狐冲身後。儀清朗聲道：「我恆山派弟子唯掌門之命是從，死無所懼。」眾弟子齊道：「死無所懼！」鄭萼道：「敵眾我寡，我們又入了圈套，日後江湖上好漢終究知道，我恆山派如何力戰不屈。」

任我行怒極，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今日殺了你們，倒說是我暗設埋伏，以計相害。令狐冲，你帶領門人弟子回去恆山，一個月內，我必親上見性峯來。那時恆山之上若能留下一條狗、一隻雞，算是我姓任的無能。」

教眾大聲吶喊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殺得恆山之上，雞犬不留！」

以日月教的聲勢，要上見性峯去屠滅恆山派，較之此刻立即動手，相差者也不過多一番跋涉而已。不論恆山派回去之後如何布置防備，日月教定能將之殺得乾乾淨淨。以前五嶽劍派和日月教為敵，五派互為支援，一派有難，四派齊至，饒是如此，百餘年來也只能維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。目下五嶽劍派中只賸下一派，自必無力和日月教相抗。這一節恆山派眾人無不了然。任我行說要將恆山派殺得雞犬不留，並非大言。

其實在任我行心中，此刻卻已另有一番計較，令狐冲劍術雖精，畢竟孤掌難鳴，恆山一派已不足為患。他掛在心上的，其實是少林與武當兩派，心想令狐冲回去，必然向少林與武當求援，這兩派也必盡遣高手，上見性峯去相助。他偏偏不攻恆山，卻出其不意的突襲武當，再在少室山與武當山之間設下三道厲害的埋伏。武當山與少林寺相距不過數百里，武當有事，自然就近通知少林。這時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已去了恆山，餘下的定然傾巢而出，前往武當赴援。那時日月神教反過來挑了少林派的根本重地，先將少林寺燒了，然後埋伏盡起，前後夾擊，將赴武當應援的少林僧眾殲滅，再重重圍困武當山，卻不即進攻。等到恆山上的少林、武當兩派好手得知訊息，千里奔命，趕來武當，日月神教以逸待勞，半路伏擊，定可得手。此後攻武當、滅恆山，已易如反掌了。

他在這霎時之間，已定下除滅少林、武當兩大勁敵的大計，在心中反覆盤算，料想十有九成可成。令狐冲不肯入教，雖削了自己臉面，但正因此一事，反成就了日月神教一統江湖的大業，心中歡喜，實難形容。

令狐冲向盈盈道：「盈盈，你是不能隨我去的了？」盈盈早已珠淚盈眶，這時再也不能忍耐，淚水從面頰上直流下來，說道：「我若隨你而去恆山，乃是不孝；倘若負你，又是不義。孝義難以兩全，冲哥，冲哥，自今而後，勿再以我為念。反正你……」令狐冲道：「怎樣？」盈盈道：「反正你已命不久長，我也決不會比你多活一天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爹爹已親口將你許配於我。他是千秋萬載、一統江湖的聖教主，豈能言而無信？我就和你在此拜堂成親，結為夫婦如何？」

盈盈一怔，她雖早知令狐冲是個膽大妄為、落拓不羈之徒，卻也料不到他竟會說出這番話來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如何可以？」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那麼咱們就此別過。」

他深知盈盈的心意，待任我行率眾攻打恆山，將自己殺死之後，她必自殺殉情，此事勢所必然，無法勸阻。倘若此刻她能破除世俗之見，肯與自己在這朝陽峯上結成夫妻，同歸恆山，得享數日燕爾新婚之樂，然後攜手同死，更無餘恨。但此舉太過驚世駭俗，我浪子令狐冲固可行之不疑，卻決非這位拘謹靦腆的任大小姐所肯為，何況這麼一來，更令她負了不孝之名。當下哈哈一笑，向任我行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岳父大人，小婿今日對不住了！」又向向問天及諸長老作個四方揖，說道：「令狐冲在見性峯上，恭候諸位大駕！」說著轉身便走。

向問天道：「且慢！取酒來！令狐兄弟，今日不大醉一場，更無後期。」令狐冲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向大哥確是我知己。」日月教此番來到華山，事先詳加籌劃，百物具備，向問天一聲「酒來」，便有屬下教眾捧過幾罈酒來，打開罈蓋，斟在碗中。向問天和令狐冲各乾一碗。

人叢中走出一個矮胖子來，卻是老頭子，說道：「令狐公子，你大恩大德，小老兒永遠不忘，今日來敬你一碗。」說著舉起碗喝乾。他只是日月教管轄的一名江湖散人，和向問天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。令狐冲今日不肯入教，公然得罪任我行，老頭子這樣一個小腳色居然敢來向他敬酒，只怕轉眼間便有殺身之禍。他重義輕生，自己將生死置之度外。羣豪見他如此大膽，無不暗暗佩服。

跟著祖千秋、計無施、藍鳳凰、黃伯流等人一個個過來敬酒。令狐冲酒到碗乾，眼見來敬酒的好漢仍絡繹不絕，心想：「這許多朋友如此瞧得起我，令狐冲這一生也不枉了，卻又何必害了他們的性命？」舉起大碗，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令狐冲已不勝酒力，今日不能再喝了。眾位前來攻打恆山之時，我在恆山腳下斟滿美酒，大家喝醉了再打！」說著將手中一碗酒乾了。羣豪齊叫：「令狐掌門，快人快

語！」有人叫道：「喝醉了酒，胡裏胡塗亂打一場，倒也有趣。」

令狐冲將酒碗一擲，醉醺醺的往峯下走去。儀清、儀和等恆山羣弟子跟隨下峯。

當羣豪和令狐冲飲酒之時，任我行只微笑不語，心中卻在細細盤算，在少林與武當之間的三道埋伏該當如何安排；如何佯攻恆山，方能引得少林、武當兩派高手前去赴援；攻武當山如何圍開一面，好讓武當派中有人出外向少林寺求援；又須做得如何似模似樣，方能令得對方最工心計之人也瞧不破其中機關。待得令狐冲大醉下山，他破武當、克少林的諸般細節，在心中已大致盤算就緒。又想：「這些傢伙當著我面，竟敢向令狐冲這小子敬酒，這筆帳慢慢再算。眼前用人之際，暫且隱忍不發，待得少林、武當、恆山三派齊滅之後，今日向令狐冲敬酒之人，一個個都沒好下場。令狐冲這小子深得人心，確是個人才。」

忽聽得向問天道：「大家聽了：聖教主明知令狐冲倔強頑固，不受抬舉，卻仍好言相勸，固是聖教主寬大為懷，愛惜人才，但另有一番深意，卻非令狐冲這一介莽夫所能知。咱們今日不費吹灰之力，滅了嵩山、泰山、華山、衡山四派，日月神教，威名大振！」

諸教眾齊聲呼叫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

向問天待眾人叫聲一停，續道：「武林中尚有少林、武當兩派，是本教的心腹之患；聖教主正是要著落在令狐冲身上，安排巧計，掃蕩少林，誅滅武當。聖教主算無遺策，成竹在胸。他老人家算定令狐冲不肯入教，果然是不肯入教。大家向令狐冲敬酒，便是出於聖教主事先囑咐！」

教眾一聽，心中均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又都大叫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。」

向問天追隨任我行多年，深知他的為人，自己一時激於義氣，向令狐冲敬酒，此事定為他所不喜，自己倒還罷了，其餘眾人也跟著敬酒，勢不免有殺身之禍，當即編了一番言語出來，以全他顏面，也盼憑著這幾句話，能救得老頭子、計無施等諸人的性命。這麼一說，眾人敬酒之事非但於任我行的威嚴一無所損，反而更顯得他高瞻遠矚，料事如神。

任我行聽向問天如此說法，心下甚喜，暗想：「畢竟向左使隨我多年，明白我的心意。然而他雖知我要掃蕩少林，誅滅武當，如何滅法，他終究猜想不到了。這個大方略此後一步步的行將出來，事先連他也不讓知曉。」

上官雲大聲說道：「聖教主智珠在握，天下大事，都早在他老人家的算計之中。他老人家說甚麼，大夥兒就幹甚麼，再也沒錯的。」鮑大楚道：「聖教主只要小指頭兒抬一抬，咱們水裏水裏去，火裏火裏去，萬死不辭。」王誠道：「為聖教主辦事，就算死十萬次，也比胡裏胡塗的活著快活得多。」又一人道：「眾兄弟都說，一生之中，最有意思的就是這幾天了，咱們每天都能見到聖教主。見聖教主一次，渾身有勁，心頭火熱，勝於苦練內功十年。」另一人道：「聖教主光照天下，猶似我日月神教澤被蒼生，又如大旱天降下的甘霖，人人見了歡喜，心中感恩不盡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古往今來的大英雄、大豪傑、大聖賢中，沒一個能及得上聖教主的。孔夫子的武功那有聖教主高強？關王爺是匹夫之勇，那有聖教主的智謀？諸葛亮計策雖高，叫他提一把劍來，跟咱們聖教主比比劍法看？」

諸教眾齊聲喝采，叫道：「孔夫子、關王爺、諸葛亮，誰都比不上我們聖教主！」

鮑大楚道：「咱們神教一統江湖之後，把天下文廟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來，又把天下武廟中關王爺的神像請出來，請他們兩位讓讓位，供上咱們聖教主的長生祿位！」

上官雲道：「聖教主聖壽一千歲，一萬歲！咱們的子子孫孫，十八代的灰孫子，都在聖教主麾下聽由他老人家驅策。」

眾人齊聲高叫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

任我行聽著屬下教眾諛詞如潮，雖然有些言語未免荒誕不經，但聽在耳中，著實受用，心想：「這些話其實也沒錯。諸葛亮武功固然非我敵手，他六出祁山，未建尺寸之功，說到智謀，難道又及得上我了？關雲長過五關、斬六將，固是神勇，可是若和我單打獨鬥，又怎能勝得我的『吸星大法』？孔夫子弟子不過三千，我屬下教眾何止三萬？他率領三千弟子，棲棲遑遑的東奔西走，絕糧在陳，束手無策。我率數萬之眾，橫行天下，從心所欲，一無阻難。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，卻又差得遠了。」

但聽得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之聲震動天地，站在峯腰的江湖豪士跟著齊聲吶喊，四周羣山均有回聲。任我行躊躇滿志，站起身來。

教眾見他站起，一齊拜伏在地。霎時之間，朝陽峯上一片寂靜，更無半點聲息。

陽光照射在任我行臉上、身上，這日月神教教主威風凜凜，宛若天神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但願千秋萬載，永如今……」說到那「今」字，突然聲音啞了。他一運氣，要將下面那個「日」字說了出來，只覺胸口抽搐，那「日」字無論如何說不出口。他右手按胸，要將一股湧上喉頭的熱血壓將下去，只覺頭腦暈眩，陽光耀眼。

【四十】 曲諧



椅套上繡了九條金龍，捧著中間一個剛從大海中升起的太陽。椅套四周邊緣綴著不少明珠、鑽石，和諸般翡翠寶石。

令狐冲大醉下峯，直至午夜方醒。酒醒後始知身在曠野之中，恆山羣弟子遠遠坐著守衛。令狐冲頭痛欲裂，想起自今而後，只怕和盈盈再無相見之期，不由得心下大痛。

一行人來到恆山見性峯上，向定閒、定靜、定逸三位師太的靈位祭告大仇已報。眾人料想日月教旦夕間便來攻山，一戰之後，恆山派必定覆滅，好在勝負之數早已預知，眾人反放寬胸懷，無所掛心。不戒夫婦、儀琳、田伯光等四人在華山腳下便已和眾人相會，一齊來到恆山。眾人均想，就算勤練武功，也不過多殺得幾名日月教的教眾，於事毫無補益，大家索性連劍法也不練了。虔誠之人每日裏勤唸經文，餘人滿山遊玩。恆山派本來戒律精嚴，朝課晚課，絲毫無怠，這

些日子中卻得輕鬆自在一番。

過得數日，見性峯上忽然來了十名僧人，為首的是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。

令狐冲正在主庵中自斟自飲，擊桌唱歌，自得其樂，忽聽方證大師到來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忙搶出相迎。方證大師見他赤著雙腳，鞋子也來不及穿，滿臉酒氣，微笑道：「古人倒履迎賓，總還記得穿鞋。令狐掌門不履相迎，待客之誠，更勝古人了。」

令狐冲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方丈大師光降，令狐冲不曾遠迎，實深惶恐。方生大師也來了。」方生微微一笑。令狐冲見其餘八名僧人都白鬚飄動，叩問法號，均是少林寺「方」字輩的高僧。令狐冲將眾位高僧迎入庵中，在蒲團上就座。

令狐冲以前本在庵外客房住宿，自華山回歸後，各人自忖在世為日無多，不必多加拘束，他便遷入主庵，以圖處事近便。這主庵本是定閒師太清修之所，向來一塵不染，自從令狐冲入居後，滿屋都是酒罈、酒碗，亂七八糟。令狐冲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小子無狀，眾位大師勿怪。」

方證微笑道：「老僧今日拜山，乃為商量要事而來，令狐掌門不必客氣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聽說令狐掌門為了維護恆山一派，不受日月教副教主之位，固將性命置之度外，更甘願割捨任大小姐這等生死同心的愛侶，武林同道，無不欽仰。」

令狐冲一怔，心想：「我不願為了恆山一派而牽累武林同道，不許本派弟子洩漏此事，以免少林、武當諸派來援，大動干戈，多所殺傷。不料方證大師還是得到了訊息。」說道：「大師謬讚，令人好生慚愧。晚輩和日月教任教主之間，恩怨糾葛甚多，說之不盡。有負任大小姐恩義，事出無奈，大師不加責備，反加獎勉，晚輩萬萬不敢當了。」

方證大師道：「任教主要率眾來和貴派為難。今日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華山四派俱已式微，恆山一派別無外援，令狐掌門卻不遣人來敝寺傳訊，莫非當我少林派僧眾是貪生怕死、不顧武林義氣之輩？」

令狐冲站起說道：「決計不敢。當年晚輩不自檢點，和日月教首腦人物結交，此後種種禍事，皆由此起。晚輩自思一人作事一人當，連累恆山全派，已然心中不安，如何再敢驚動大師和冲虛道長？倘若少林、武當兩派仗義來援，損折人手，晚輩之罪，更加萬死莫贖了。」

方證微笑道：「令狐掌門此言差矣。魔教要毀我少林、武當與五嶽劍派，百餘年前便已存此心，其時老衲都未出世，跟令狐掌門又有何干？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先師昔日常加教誨，自來正邪不兩立，魔教和我正教各派連年相鬥，仇怨極重。晚輩識淺，只道雙方各讓一步，便可化解，殊不知任教主與晚輩淵源雖深，到頭來終於仍須兵戎相見。」

方證道：「你說雙方各讓一步，便可化解，這句話本來不錯。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連年相鬥，其實也不是有甚麼非拚個你死我活的原由，只是雙方首領都想獨霸武林，意欲誅滅對方。那日老衲與冲虛道長、令狐掌門三人在懸空寺中晤談，深以嵩山左掌門混一五嶽劍派為憂，便是怕他這獨霸武林的野心。」說著嘆了口長氣，緩緩的道：

「聽說日月教中有句話，說道是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，既存此心，武林中如何更有寧日？江湖上各幫各派宗旨行事，大相逕庭。一統江湖，既無可能，亦非眾人之福。」

令狐冲深然其說，點頭道：「方丈大師說得甚是。」

方證道：「任教主既說一個月之內，要將恆山之上殺得雞犬不留。他言出如山，決無更改。現下少林、武當、崑崙、峨嵋、崆峒各

派好手，都已聚集在恆山腳下了。」

令狐冲吃了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跳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有這等事？諸派前輩來援，晚輩矇然不知，當真該死之極。」恆山派既知魔教一旦來攻，人人均無倖理，甚麼放哨、守禦等等盡屬枉費力氣，是以將山下的哨崗也早都撤了。令狐冲又道：「請諸位大師在山上休息，晚輩率領本門弟子，下山迎接。」方證搖頭道：「此番各派同舟共濟，攜手抗敵，這等客套也都不必了，大夥兒一切都已有安排。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問：「不知方丈大師何以得知日月教要攻恆山？」方證道：「老衲接到一位前輩的傳書，方才得悉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前輩？」心想方證大師在武林中輩份極高，如何更有人是他的前輩。方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前輩，是華山派的名宿，曾經教過令狐掌門劍法的。」

令狐冲大喜，叫道：「風太師叔！」方證道：「正是風前輩。這位風前輩派了六位朋友到少林寺來，示知令狐掌門當日在朝陽峯上的言行。這六位朋友說話有點纏夾不清，不免有些囉唆，又喜互相爭辯，但說了幾個時辰，老衲耐心聽著，到後來終於也明白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微笑。令狐冲笑道：「是桃谷六仙？」方證笑道：「正是桃谷六仙。」

令狐冲喜道：「晚輩到了華山後，便想去拜見風太師叔，但諸種事端，紛至沓來，直至下山，始終沒能去向他老人家磕頭。想不到他老人家暗中都知道了。」

方證道：「風前輩行事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他老人家既在華山隱居，日月教在華山肆無忌憚的橫行，他老人家豈能置之不理？桃谷六仙在華山胡鬧，便給風老前輩擒住了，關了幾天，後來就命他們到少林寺來傳書。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桃谷六仙給風太師叔擒住，只怕他們反要說，是

他們擒住了風太師叔，只因好心，這才來替風太師叔傳言。」說道：「不知風太師叔要咱們怎麼辦？」

方證道：「風老前輩的話說得很是謙沖，只說聽到有這麼一回事，特地命人通知老衲，又說令狐掌門是他老人家心愛的弟子，這番在朝陽峯上力拒魔教之邀，他老人家瞧著很歡喜，要老衲推愛照顧。其實令狐掌門武功遠勝老衲，『照顧』二字，他老人家言重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下感激，躬身道：「方丈大師照顧晚輩，早已非止一次。」

方證道：「不敢當。老衲既知此事，別說風老前輩有命，自當遵從，單憑著貴我兩派的淵源，令狐掌門與老衲的交情，也不能袖手。何況此事關涉各派的生死存亡，魔教毀了恆山之後，難道能放過少林、武當各派？因此立即發出書信，通知各派集齊恆山，共與魔教決一死戰。」

令狐冲那日自華山朝陽峯下來，便已心灰意懶，眼見日月教這等聲勢，恆山派決非其敵，只等任我行那一日率眾來攻，恆山派上下奮力抵抗，一齊戰死便是。雖然也有人獻議向少林、武當諸派求救，但令狐冲只問得一句：「就算少林、武當兩派一齊來救，能擋得住魔教嗎？」獻議之人便即啞口無言。令狐冲又道：「既沒法救得恆山，又何必累得少林、武當徒然損折不少高手？」在他內心，實不願和任我行、向問天等人相鬥，和盈盈共結連理之望既絕，不知不覺間便生自暴自棄之念，只覺活在世上索然無味，還不如早早死了的乾淨。此刻見方證等受了風清揚之託，大舉來援，精神為之一振，但真要和日月教中這些人拚死相鬥，卻還是提不起興致。

方證又道：「令狐掌門，出家人慈悲為懷，老衲決不是好勇鬥狠之徒。此事如能善罷，自然再好也沒有，但咱們讓一步，任教主進一步。今日之事，並不是咱們不肯讓，而是任教主非將我正教各派盡數

誅滅不可。除非咱們人人向他磕頭，高呼『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阿彌陀佛！』」

他在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的十一字之下，加上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聽來十分滑稽，令狐冲不禁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正是。晚輩只要一聽到甚麼『聖教主』，甚麼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，全身便起雞皮疙瘩。晚輩喝酒三十碗不醉，多聽得幾句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，忍不住頭暈眼花，當場便會醉倒。」

方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他們日月教這種咒語，當真厲害得緊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風前輩在朝陽峯上，見到令狐掌門頭暈眼花的情景，特命桃谷六仙帶來一篇內功口訣，要老衲代傳令狐掌門。桃谷六仙說話纏夾不清，口授內功秘訣倒是條理分明，十分難得，想必是風前輩硬逼他們六兄弟背熟了的。便請令狐掌門帶路，赴內堂傳授口訣。」

令狐冲恭恭敬敬的領著方證大師來到一間靜室之中。這是風清揚命方證代傳口訣，猶如太師叔本人親臨一般，當即向方證跪了下去，說道：「風太師叔待弟子恩德如山。」

方證也不謙讓，受了他跪拜，說道：「風前輩對令狐掌門期望極厚，盼你依照口訣，勤加修習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是，弟子遵命。」

當下方證將口訣一句句的緩緩唸了出來，令狐冲用心記誦。這口訣也不甚長，前後只一千餘字。方證一遍唸畢，要令狐冲心中暗記，過了一會，又唸了一遍。前後一共唸了五次，令狐冲從頭背誦，記憶無誤。

方證道：「風前輩所傳這內功心法，雖只寥寥千餘字，卻博大精深，非同小可。咱們叨在知交，恕老衲直言。令狐掌門劍術雖精，於內功一道，卻似乎並不擅長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晚輩於內功所知只是皮毛，大師不棄，還請多加指點。」方證點頭道：「風前輩這內功心

法，和少林派內功頗為不同，但天下武學殊途同歸，其中根本要旨，亦無大別。令狐掌門若不嫌老衲多事，便由老衲試加解釋。」

令狐冲知他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人，得他指點，無異是風太師叔親授，風太師叔所以託他傳授，當然亦因他內功精深之故，忙躬身道：「晚輩恭聆大師教誨。」

方證道：「不敢當！」當下將那內功心法一句句的詳加剖析，又指點種種呼吸、運氣、吐納、搬運之法。令狐冲背那口訣，本來只是強記，經方證大師這麼一加剖析，這才知每一句口訣之中，都包含著無數精奧的道理。

令狐冲悟性原本甚高，但這些內功的精要每一句都足供他思索半天，好在方證大師不厭其詳的細加說明，令他登時窺見了武學中另一個從未涉足的奇妙境界。他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晚輩這些年來在江湖上大膽妄為，實因不知自己淺薄，思之殊為汗顏。雖然晚輩命不久長，沒法修習風太師叔所傳的精妙內功。但古人好像有一句話，說甚麼只要早上聽見大道理，就算晚上死了也不打緊，是不是這樣說的？」方證道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令狐冲道：「是了，便是這句話，我聽師父說過的。今日得聆大師指點，真如瞎子開了眼一般，就算以後沒日子修練，也一樣的歡喜。」

方證道：「我正教各派俱已聚集在恆山左近，把守各處要道，待得魔教來攻，大夥兒和之周旋，也未必會輸。令狐掌門何必如此氣短？這內功心法自非數年之間所能練成，但練一天有一天的好處，練一時有一時的好處。這幾日左右無事，令狐掌門不妨便練了起來。乘著老衲在貴山打擾，正好共同參研。」令狐冲道：「大師盛情，晚輩感激不盡。」

方證道：「這當兒只怕冲虛道兄也已到了，咱們出去瞧瞧如何？」令狐冲忙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原來冲虛道長大駕到來，當真怠

慢。」當下和方證大師二人回到外堂，只見佛堂中已點了燭火。二人這番傳功，足足花了三個多時辰，天早黑了。

只見三個老道坐在蒲團之上，正和方生大師等說話，其中一人便是冲虛道人。三道見方證和令狐冲出來，一齊起立。

令狐冲拜了下去，說道：「恆山有難，承諸位道長千里來援，敝派上下實不知何以為報。」冲虛道人忙即扶起，笑道：「老道來了好一會啦，得知方丈大師正和小兄弟在內室參研內功精義，不敢打擾。小兄弟學得了精妙內功，現買現賣，待任我行上來，便在他身上使使，教他大吃一驚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內功心法博大精深，晚輩數日之間又怎學得會？聽說峨嵋、崑崙、崆峒諸派前輩也都到了，該當請上山來，共議大計才是。不知眾位前輩以為如何？」

冲虛道：「他們躲得甚為隱秘，以防任老魔頭手下的探子查知，若請大夥兒上山，只怕洩漏了消息。我們上山來時，也都是化裝了的，否則貴派子弟怎地不先來通報？」

令狐冲想起和冲虛道人初遇之時，他化裝成一個騎驢的老者，另有兩名漢子相隨，其實也均是武當派中的高手。此時細看之下，認得另外兩位老道，便是昔日在湖北道上曾和自己比過劍的那兩個漢子，躬身笑道：「兩位道長好精的易容之術，若非冲虛道長提及，晚輩竟想不起來。」那兩個老道那時扮著鄉農，一個挑柴，一個挑菜，氣喘吁吁，似乎全身是病，此刻卻精神奕奕，只不過眉目還依稀認得出來。

冲虛指著那扮過挑柴漢子的老道說：「這位是清虛師弟。」指著那扮過挑菜漢子的老道說：「這位是我師姪，道號玄高。」四人相對大笑。清虛和玄高都道：「令狐掌門好高明的劍術。」令狐冲謙謝，連稱：「得罪！」

冲虛道：「我這位師弟和師姪，劍術算不得很精，但他們年輕之時，曾在西域住過十幾年，卻各學得一項特別本事，一個精擅機關削器之術，一個則善製炸藥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那是世上少有的本事了。」冲虛道：「令狐兄弟，我帶他們二人來，另有一番用意。盼望他們二人能給咱們辦一件大事。」

令狐冲不解，隨口應道：「辦一件大事？」冲虛道：「老道不揣冒昧，帶了一件物事來到貴山，要請令狐兄弟瞧一瞧。」他為人洒脱，不如方證之拘謹，因此一個稱他為「令狐兄弟」，另一個卻叫他「令狐掌門」。令狐冲頗感奇怪，要看他從懷中取出甚麼物事來。冲虛笑道：「這東西著實不小，懷中可放不下。清虛師弟，你叫他們拿進來罷。」

清虛答應了出去，不久便引進四個鄉農模樣的漢子來，各人赤了腳，都挑著一擔菜。清虛道：「見過令狐掌門和少林寺方丈。」那四名漢子一齊躬身行禮。令狐冲知他們必是武當派中身分不低的人物，當即客客氣氣的還禮。

清虛道：「取出來，裝起來罷！」四名漢子將擔子中的青菜蘿蔔取出，下面露出幾個包袱，打開包袱，是許多木條、鐵器、螺釘、機簧之屬。四人行動甚為迅速，將這些傢伙拼嵌鬥合，片刻間裝成了一張太師椅子。令狐冲更是奇怪，尋思：「這張太師椅中裝了這許多機關彈簧，不知有何用處，難道是專供修練內功之用？」

椅子裝成後，四人從另外兩個包袱中取出椅墊、椅套，放在太師椅上。靜室之中，霎時間光彩奪目，但見那椅套以淡黃錦緞製成，金黃色絲線繡了九條金龍，捧著中間一個剛從大海中升起的太陽，左邊八個字是「中興聖教，澤被蒼生」，右邊八個字是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。那九條金龍張牙舞爪，神采如生，這十六個字更是銀鉤鐵劃，令人瞧著說不出的舒服。在這十六個字的周圍，綴了不少明珠、鑽石，和諸般翡翠寶石。簡陋的小小庵堂之中，突然間滿室珠光寶

氣。

令狐冲拍手喝采，想起冲虛適才說過，清虛曾在西域學得一手製造機關削器的本事，便道：「任教主見到這張寶椅，非上去坐一下不可。椅中機簧發作，便可送了他性命，是不是？」

冲虛低聲道：「任我行應變神速，行動如電，椅中雖有機簧，他只要一覺不妥，立即躍起，須傷他不到。這張椅子腳下裝有藥引，通到一堆火藥之中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令狐冲和少林諸僧均臉上變色。方證口唸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冲虛又道：「這機簧的好處，在於有人隨便一坐，並無事故，一定要坐到一炷香時分，藥引這才引發。那任我行性格多疑，又極精細，突見恆山見性峯上有這樣一張椅子，一定不會立即就坐，定是派手下人先坐上去試試。這椅套上既有金龍捧日，又有甚麼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的字樣，魔教的頭目自然誰也不敢久坐，而任我行一坐上去之後，又一定捨不得下來。」令狐冲道：「道長果然設想周到。」

冲虛道：「清虛師弟又另有布置，倘若任我行竟然不坐，叫人拿下椅套、椅墊，甚或拆開椅子瞧瞧，只要一拆動，一樣的引發機關。玄高師姪這次帶到寶山來的，共有二萬斤炸藥。毀壞寶山靈景，恐怕是在所不免的了。」

令狐冲心中一寒，尋思：「二萬斤炸藥！這許多火藥一引發，玉石俱焚，任教主固遭炸死，盈盈和向大哥也必不免。」

冲虛見他臉色有異，說道：「魔教揚言要將貴派盡數殺害，滅了恆山派之後，自即來攻我少林、武當，生靈塗炭，大禍難以收拾。咱們設此毒計對付任我行，用心雖然險惡，但除此魔頭，用意在救武林

千千萬萬性命。」

方證大師雙手合什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佛慈悲，為救眾生，卻也須辟邪降魔。殺一獨夫而救千人萬人，正是大慈大悲的行徑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神色莊嚴，一眾老僧老道都站起身來，合什低眉，齊聲道：「方丈大師說得甚是。」

令狐冲也知方證所言甚合正理，日月教要將恆山派殺得雞犬不留，正教各派設計將任我行炸死，那是天經地義之事，無人能說一句不是。但要殺死任我行，他心中已頗為不願，要殺向問天，更是寧可自己先死；至於盈盈的生死，反而不在顧慮之中，總之兩人生死與共，倒不必多所操心。眼見眾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，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日月教逼得咱們無路可走，冲虛道長這條計策，恐怕是傷人最少的了。」

冲虛道：「令狐兄弟說得不錯。『傷人最少』四字，正是我輩所求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晚輩年輕識淺，今日恆山之事，便請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二位主持大局。晚輩率領本派弟子，同供驅策。」冲虛笑道：「這個可不敢當。你是恆山之主，我和方丈師兄豈可喧賓奪主？」令狐冲道：「此事絕非晚輩謙退，實在非請二位主持不可。」方證道：「令狐掌門之意甚誠，道兄也不必多所推讓。眼前大事由我三人共同為首，但由道兄發號施令，以總其成。」

冲虛再謙虛幾句，也就答應了，說道：「通上恆山的各處道路之上，咱們均已伏下人手，魔教何日前來攻山，事先必有音訊。那日令狐兄弟率領羣豪攻打少林寺，咱們由左冷禪策劃，擺下個空城計……」令狐冲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晚輩胡鬧，惶恐之至。」冲虛笑道：「咱們再擺此計，那是不行了的了，勢必啟任我行之疑，以老道淺見，恆山全派均在山上抵禦，少林和武當兩派，也各選派數十人

出手。明知魔教來攻，少林和武當倘若竟無人來援，大違常情，任我行這老賊定會猜到其中有詐。」

方證和令狐冲都道：「正是。」

冲虛道：「其餘崑崙、峨嵋、崆峒諸派卻不必露面，大夥兒都隱伏在山洞之中。魔教來攻之時，恆山、少林、武當三派人手便竭力相抗，必須打得似模似樣。咱三派出手的都須是第一流好手，將對方殺得越多越好，自己須得儘量避免損折。」

方證嘆道：「魔教高手如雲，此番有備而至，這一仗打下來，雙方死傷必眾。」

冲虛道：「咱們找幾處懸崖峭壁，安排下長繩鐵索，鬥到分際，眼見不敵，一個個便從長繩縋入深谷，讓敵人難以追擊。任我行大獲全勝之後，再見到這張寶椅，當然得意洋洋的坐了上去，炸藥一引發，任老魔便有天大本領，那也插翅難逃。跟著恆山十三條上下山峯的通道之上，三十二處地雷同時爆炸，魔教教眾，再也沒法下山了。」

令狐冲奇道：「三十二處地雷？」

冲虛道：「正是。玄高師姪從明日一早起，便要在十三條上落山峯的要道之中，每一條路選擇幾個最險要的所在，埋藏強力地雷，地雷一炸，上山下山，道路全斷。魔教教眾有一萬人上山，教他們餓死一萬；二萬人上山，餓死二萬。咱們學的是左冷禪之舊計，但這一次卻不容他們從地道中脫身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那次能從少林寺逃脫，也真僥倖之極。」突然想起一事，「哦」的一聲。

冲虛問道：「令狐兄弟可覺安排之中，有何不妥？」令狐冲道：

「晚輩心想，任教主來到恆山之上，見了這寶椅自然十分喜歡。但他必定生疑，何以恆山派做了這樣一張椅子，繡了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這八個字？此事若不弄明白，只怕他未必就會上當。」冲虛道：「這一節老道也想過了。其實任老魔頭坐不坐這張椅子，也非關鍵之所在，咱們另外暗伏藥引，一樣的能引發炸藥。只不過當他正在得意洋洋的千秋萬載、一統江湖之際，突然間禍生足底，更足成為武林中談助罷了。」令狐冲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玄高道人道：「師叔，弟子有個主意，不知是否可行？」冲虛笑道：「你便說出來，請方丈大師和令狐掌門指點。」玄高道：「聽說令狐掌門和任教主的大小姐原有婚姻之約，只因正邪不同道，才生阻梗。倘若令狐掌門派兩位恆山弟子去見任教主，說道瞧在任大小姐面上，特地覓得巧手匠人，製成一張寶椅，送給岳丈大人乘坐，盼望兩家休戰言和。不管任教主是否答應，但當他上了恆山，見到這張椅子之時，也就不會起疑了。」冲虛拍手笑道：「此計大妙，一來……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成！」冲虛一怔，知道已討了個沒趣，問道：「令狐兄弟有何高見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任教主要殺我恆山全派，我就盡力抵擋，智取力敵，皆無不可。他來殺人，咱們就炸他，可是我決不說假話騙他。」

冲虛道：「好！令狐兄弟光明磊落，令人欽佩。咱們就這麼辦！任老魔頭生疑也好，不生疑也好，只要他上恆山來意圖害人，便叫他大吃苦頭。」

當下各人商量了禦敵的細節，如何抗敵，如何掩護，如何退卻，如何引發炸藥地雷，一一都商量定當。冲虛極為心細，生怕臨敵之際，負責引發炸藥之人遇害，另行派定了幾名副手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引導眾人到各處細察地形地勢，清虛和玄高二人選定了埋炸藥、安藥引、布地雷、伏暗哨的各處所在。冲虛和令狐

冲選定了四處絕險之所，作為退路。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、方生四人各守一處，不讓敵人迫近，以待禦敵之人盡數縋著長索退入深谷，這才最後入谷，然後揮劍斬斷長索，令敵人沒法追擊。

當日下午，武當派中又有十人扮作鄉農、樵子，絡繹上山，在清虛和玄高指點之下，安放炸藥。恆山派女弟子把守各處山口，不令閒人上山，以防日月教派出探子，得悉機密。如此忙碌了三日，均已就緒，靜候日月教大舉來攻。

屈指計算，離任我行朝陽峯之會已將近一月，此人言出必踐，定不誤期。這幾日中，冲虛、玄高等人甚是忙碌，令狐冲反極清閒，每日裏默唸方證轉授的內功口訣，依法修習，遇有不明之處，便向方證請教。

這日下午，儀和、儀清、儀琳、鄭萼、秦絹等女弟子在練劍廳練劍，令狐冲在旁指點，見秦絹年紀雖小，對劍術要旨卻頗有悟心，讚道：「秦師妹聰明得緊，這一招已合訣竅，只不過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突然丹田中一陣劇痛，登時坐倒。眾弟子大驚，搶上相扶，齊問：「怎麼了？」令狐冲心知又是體內異種真氣發作，苦於說不出話。

眾弟子正亂間，忽聽得撲簌簌幾聲響，兩隻白鴿直飛進廳來。眾弟子齊叫：「啊喲！」

恆山派養得許多信鴿，當日定靜師太在福建遇敵，定閒、定逸二師太受困龍泉鑄劍谷，均曾遣信鴿求救。眼前飛進廳來這兩頭信鴿，是守在山下的本派弟子所發，鴿背塗有紅色顏料，一見之下，便知是日月教大敵攻到了。自從方證大師、冲虛道長來到恆山，眾弟子見有強援到來，一切布置就緒，原已寬心，不料正在這緊急關頭，令狐冲卻忽然病發，實是大大的意外。

儀清叫道：「儀質、儀文二位師妹，快去稟告方證大師和冲虛道

長。」二人應命而去。儀清又道：「儀和師姊，請你撞鐘。」儀和點了點頭，飛身出廳，奔向鐘樓。

只聽得鏗鏘鏘，鏘鏘，鏘鏘鏘，鏘鏘，三長兩短的鐘聲從鐘樓上響起，傳遍全峯，跟著通元谷、懸空寺、黑龍口各處寺庵中的大鐘也都響動。方證大師事先吩咐，一有敵警，便以三長兩短的鐘聲示訊，但鐘聲必須舒緩，以示閒適，不可顯得張惶。只是儀和十分性急，法名中雖有一個「和」字，行事卻一點不和，鐘聲中還是流露了急躁之意。

恆山派、少林派、武當派三派人手，當即依照事先安排，分赴各處，以備迎敵。為了減少傷亡，從山腳下到見性峯峯頂的各處通道均無人把守，索性門戶大開，讓敵人來到峯上之後再行接戰。鐘聲停歇後，峯上峯下便鴉雀無聲。崑崙、峨嵋、崆峒諸派來援的高手，都伏在峯下隱僻之處，只待魔教教眾上峯之後，一得號令，便截住他們退路。冲虛為防洩漏機密，於山道上埋藏地雷之事並不告知諸派人士。魔教神通廣大，在崑崙等派門人弟子之中暗伏內奸，刺探消息，絕不為奇。

令狐冲聽得鐘聲，知道日月教大舉來攻，小腹中卻如千萬把利刀亂攢亂刺，只痛得抱住肚皮，在地下打滾。儀琳和秦絹嚇得臉上全無血色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儀清道：「咱們扶著掌門人去無色庵，且看少林方丈和冲虛道長是何主意。」當下于嫂和另一名老尼姑伸手托在令狐冲脅下，半架半抬將他扶入無色庵中。

剛到庵門，只聽得峯下砰砰砰砰號砲之聲不絕，跟著號角鳴鳴，鼓聲咚咚，日月教果然以堂堂之陣，大舉前來攻山。

方證和冲虛已得知令狐冲病發，從庵中搶出。冲虛道：「令狐兄弟，你儘可放心。我已吩咐凌虛師弟代我掩護武當派退卻，由老道負

責掩護貴派。」令狐冲點頭示謝。方證道：「令狐掌門還是先行退入深谷，免有疏虞。」令狐冲忙道：「萬萬……萬萬不可！拿……拿劍來！」冲虛也勸了幾句，但令狐冲執意不允。

突然鼓角之聲止歇，跟著叫聲如雷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聽這聲音，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之眾。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三人相顧一笑。秦綢捧著令狐冲的長劍遞過去。令狐冲伸手欲接，右手不住發抖，竟拿不穩劍。秦綢便持劍站在他身旁，說道：「待會你說個『劍』字，我便遞劍給你。」

忽聽得嗩吶之聲響起，樂聲悅耳，並無殺伐之音。數人朗聲齊道：「日月神教聖教主欲上見性峯來，和恆山派令狐掌門相會。」正是日月教諸長老齊聲呼叫。

方證道：「日月教先禮後兵，咱們也不可太小氣了。令狐掌門，便讓他們上峯如何？」

令狐冲點了點頭，便在此時，腹中又一陣劇痛。

方證見他滿臉冷汗淋漓，說道：「令狐掌門，丹田內疼痛難當，不妨以風前輩所傳的內功心法，試加導引盤旋。」令狐冲體內十數股異種真氣正自糾纏衝突，攪擾不清，如加導引盤旋，那無異是引刀自戕，痛上加痛，但反正已痛到了極點，當下也不及細思後果，便依法盤旋。果然真氣撞擊之下，小腹中的疼痛比之先前更為難當，但盤旋得數下，十餘股真氣便如細流歸支流、支流匯大川，隱隱似有軌道可循，雖劇痛如故，卻已不是亂衝亂撞，衝擊之處，心下已先有知覺。

只聽得方證提氣緩緩說道：「恆山派掌門令狐冲、武當派掌門冲虛道人、少林派掌門方證，恭候日月神教任教主大駕。」他聲音並不甚響，緩緩說來，卻送得極遠。

令狐冲暗運內功心法有效，索性盤膝坐下，目觀鼻，鼻觀心，左

手撫胸，右手按腹，依照方證轉授的法門練了起來。他練這心法不過數日，雖有方證每日詳加解說，畢竟修為極淺，但這時依法引導，十餘股異種真氣竟能漸漸歸聚。他不敢稍有怠忽，凝神致志的引氣盤旋，心想：「恆山派今日遭逢大劫，恰於此時我內息作反，當是大數使然，我於今日畢命便了。」初時還聽得鼓樂絲竹之聲，到後來卻甚麼也聽不到了。

方證見令狐冲專心練功，臉露微笑，耳聽得鼓樂之聲大作，日月教教眾叫道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聖教主，大駕上恆山來啦！」過了一會，鼓樂之聲漸漸移近。

上見性峯的山道甚長，日月教教眾腳步雖快，走了好一會，鼓樂聲也還只到山腰。伏在恆山各處的正教門下之士心中都在暗罵：「臭教主好大架子，又不是死了人，吹吹打打的幹甚麼了？」預備迎敵之人心下更怦怦亂跳，各人本來預計，魔教教眾殺上山來，便即躍出惡鬥一場，殺得一批教眾後，待敵人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強，便循長索而退入深谷。卻不料任我行裝模作樣，好似皇帝御駕出巡一般，吹吹打打的來到峯上，眾人倒不便先行動手，只心弦反扣得更加緊了。

過了良久，令狐冲覺得丹田中異種真氣給慢慢壓了下去，痛楚漸減，心中一分神，立時想起：「是任教主要上峯來？」「啊」的一聲，跳起身來。方證微笑道：「好些了嗎？」令狐冲道：「動上了手嗎？」方證道：「還沒到呢！」令狐冲道：「好極！秦師妹，劍！」秦絹將劍柄交在他手中。卻見方證、冲虛等手上均無兵刃，儀和、儀清等女子在無色庵前的一片大空地上排成數行，隱伏恆山劍陣之法，長劍卻兀自懸在腰間，這才想起任我行尚未上山，自己未免過於惶急，哈哈一笑，將劍交還給秦絹拿了。

只聽得嗩吶和鐘鼓之聲停歇，響起了簫笛、胡琴、月琴、琵琶的細樂，心想：「任教主花樣也真多，細樂一作，他老人家是大駕上峯來啦。」越見他古怪多端，越覺肉麻。

細樂聲中，兩行日月教的教眾一對對的並肩走上峯來。眾人眼前一亮，但見一個個教眾均穿著嶄新的墨綠錦袍，腰繫白帶，鮮艷奪目，前面一共四十人，每人手托盤子，盤上鋪緞，不知放著些甚麼東西。這四十人腰間竟未懸掛刀劍。四十名錦衣教眾上得峯來，便遠遠站定。跟著走上一隊二百人的細樂隊，也都是一身錦衣，簫管絲絃，仍不停吹奏。其後上來的是號手、鼓手、大鑼小鑼、鐃鈸鐘鈴，一應俱全。

令狐冲看得有趣，心想：「待會打將起來，有鑼鼓相和，豈不是如同在戲台上做戲？任教主如此排場，倒也好笑！」

鼓樂聲中，日月教教眾一隊隊的上來。這些人顯是按著堂名分列，衣服顏色也各不同，黃衣、綠衣、藍衣、黑衣、白衣，一隊隊的花團錦簇，比之做戲賽會，衣飾還更光鮮，只每人腰間各繫白帶。上峯來的卻有三四千之眾。

冲虛尋思：「乘他們立足未定，便一陣衝殺，我們較佔便宜。但對方裝神弄鬼，要來甚麼先禮後兵。我們若即動手，倒未免小氣了。」眼見令狐冲笑嘻嘻的不以為意，方證則視若無睹，不動聲色，心想：「我如顯得張惶，未免定力不夠。」

各教眾分批站定後，上來十名長老，五個一邊，分站左右。音樂聲突然止歇，十名長老齊聲說道：「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聖教主駕到。」

便見一頂藍呢大轎抬上峯來。這轎子由十六名轎伕抬著，移動既快且穩。轎伕腳步整齊，一頂轎子便如是一位輕功高手，輕輕巧巧的便上到峯來，足見這一十六名轎伕個個身懷不弱的武功。令狐冲定眼去看，見轎伕之中竟有祖千秋、黃伯流、計無施等人在內。料想若不是老頭子身子太矮，沒法和祖千秋等一起抬轎，那麼他也必被迫做一名轎伕了。令狐冲氣往上衝，心想：「祖千秋他們均是當世豪傑，任

教主卻迫令他們做抬轎子的賤事。如此奴役天下英雄，當真令人氣炸了胸膛。」

藍呢大轎旁，左右各有一人，左首是向問天，右首是個老者。這老者甚是面熟，令狐冲一怔，認得是洛陽城中教他彈琴的綠竹翁。這人叫盈盈作「姑姑」，以致自己誤以為盈盈是個年老婆婆，自從離了洛陽之後，便沒再跟他相見，今日卻跟了任我行上見性峯來。他一顆心怦怦亂跳，尋思：「何以不見盈盈？」突然間想起一事，眼見日月教教眾人人腰繫白帶，似是服喪一般，難道盈盈眼見父親率眾攻打恆山，苦諫不聽，竟爾自殺死了？

令狐冲胸口熱血上湧，丹田中幾下劇痛，當下便想衝上去問向問天，但想任我行便在轎中，終於忍住。

見性峯上雖聚著數千之眾，卻鴉雀無聲。那頂大轎停了下來，眾人目光都射向轎帷，只待任我行出來。

忽聽得無色庵中傳出一陣喧笑之聲。一人大聲道：「快讓開，該給我坐了！」另一人道：「大家別爭，自大至小，輪著坐坐這張九龍寶椅！」正是桃花仙和桃枝仙的聲音。

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等立時駭然變色。桃谷六仙不知何時闖進了無色庵中，正在爭坐這張九龍寶椅，如坐得久了，提早引動藥引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冲虛忙搶進庵中。

只聽他大聲喝道：「快起來！這張椅子是日月教任教主的，你們坐不得！」桃谷六仙的聲音從庵中傳出來：「為甚麼坐不得？我偏要坐！」「快起來，該讓我坐了！」「這椅子坐著真舒服，軟軟的，好像坐在大胖子的屁股上一般！」「你坐過大胖子的屁股麼？」

令狐冲心知桃谷六仙正在爭坐九龍寶椅，你坐一會，他坐一會，終將壓下機簧，引發埋藏於無色庵下的數萬斤炸藥，見性峯上日月教

和少林、武當、恆山派眾人，勢必玉石俱焚。他初時便欲衝進庵中制止，但不知怎的，內心深處卻似乎盼望炸藥炸將起來，反正盈盈已死，自己也不想活了，大家一瞬之間同時畢命，豈不乾淨？一瞥眼間，驀地見到儀琳的一雙俏目在凝望自己，但和自己眼光一接，立即避開，心想：「儀琳小師妹年紀還這樣小，卻也給炸得粉身碎骨，豈不可惜？但世上有誰不死？就算今日大家安然無恙，再過得一百年，此刻見性峯上的每一個人，還不都成為白骨一堆？」

只聽得桃谷六仙仍爭鬧不休：「你已坐了第二次啦，我一次還沒坐過。」「我第一次剛坐上去，便給拉了下來，那可不算。」「我有個主意，咱們六兄弟一起擠在這張椅上，且看坐不坐得下？」「妙極，妙極！大家擠啊，哈哈！」「你先坐，我坐在上面。」「大的坐上面，小的坐下面！」「不，大的先坐！年紀越小，坐得最高！」

方證大師見危機只在頃刻之間，又不能出聲勸阻，洩漏了機關，當即快步入殿，大聲說道：「貴客在外，不可爭鬧，別吵！」這「別吵」二字，是運起了少林派至高無上內功「金剛禪獅子吼」功夫，一股內家勁力，對準了桃谷六仙噴去。

冲虛道長只覺頭腦一暈，險些摔倒。桃谷六仙已同時昏迷不醒。冲虛大喜，出手如風，先將坐在椅上的兩人提開，隨即點了六人穴道，都推到了觀音菩薩的供桌底下，俯身在椅旁細聽，幸喜並無異聲，只覺手足發軟，滿頭大汗，只要方證再遲得片刻進來，藥引一發，那是人人同歸於盡了。

冲虛和方證並肩出來，說道：「請任教主進庵奉茶！」可是轎帷紋風不動，轎中始終沒動靜。冲虛大怒，心想：「老魔頭架子恁大！我和方證大師、令狐掌門三人，在當今武林之中，位望何等崇高，站在這裏相候，你竟不理不睬！」若不是九龍椅中伏有機關，他便要長劍出手，挑開轎帷，立時和任我行動手了。他又說了一遍，轎中仍無人答應。

向問天彎下腰來，俯耳轎邊，聽取轎中人的指示，連連點頭，站直身子後說道：「敝教任教主說道，少林寺方證大師、武當山冲虛道長兩位武林前輩在此相候，極不敢當，日後自當親赴少林、武當，致歉謝罪。」方證與冲虛謙稱：「不敢當！」

向問天又道：「任教主說道，教主今日來到恆山，是專為和令狐掌門相會而來，單請令狐掌門一人，在庵中相見。」說著作個手勢，十六名轎伕便將轎子抬入庵中觀音堂上放下。向問天和綠竹翁陪著進去，卻和眾轎伕一起退了出來，庵中便只留下一頂轎子。

冲虛心想：「其中有詐，不知轎子之中，藏有甚麼機關。」向方證和令狐冲瞧去。方證不善應變，不知如何才是，臉現迷惘之色。令狐冲道：「任教主既欲與晚輩一人相見，便請兩位在此稍候。」冲虛低聲道：「小心在意。」令狐冲點了點頭，從秦絹手中接過劍來，大踏步走進庵中。

那無色庵只是一座小小瓦屋，觀音堂中有人大聲說話，外面聽得清清楚楚，只聽得令狐冲道：「晚輩令狐冲拜見任教主。」卻沒聽見任我行說甚麼話，跟著令狐冲突然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冲虛吃了一驚，只怕令狐冲遭了任我行的毒手，一步跨出，便欲衝進相援，但隨即心想：「令狐兄弟劍術之精，當世無雙，他進庵時攜有長劍，不致一招間便為任老魔頭所制。倘若真的不幸遭了毒手，我便奔進去動手，也已救不了他。任老魔頭如沒殺令狐兄弟，那是最好，倘若令狐兄弟已遭毒手，老魔頭獨自一人留在觀音堂中，必去九龍椅上坐坐，我衝將進去，反而壞了大事。」一時心中忐忑不寧，尋思：「任老魔頭這會兒只怕已坐到了椅上，再過片刻，觸發藥引，這見性峯的山頭都會炸去半個。我如此刻便即趨避，未免顯得懦怯，給向問天這些人瞧了出來，立即出聲示警，不免功敗垂成。但若炸藥一發，身手再快，也來不及閃避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他本來計算周詳，日月教一攻上峯來，便如何接戰，如何退避，預計任我行坐上九龍椅之時，少林、武當、恆山三派人眾均已退入了深谷。不料日月教一上來竟不動手，來個甚麼先禮後兵，任我行更要和令狐冲單獨在庵中相會，全是事先算不到的變局。他雖饒有智計，一時卻渾沒了主意。

方證大師也知局面緊急，亦甚掛念令狐冲的安危，但他修為既深，胸懷亦極通達，只覺生死榮辱，禍福成敗，其實並非甚麼了不起的大事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到頭來結局如何，皆是各人善業、惡業所造，非能強求。因此他內心雖隱隱覺得不安，卻淡然置之，當真炸藥炸了起來，屍骨為灰，那也是捨卻這皮囊之一法，又何懼之有？

九龍椅下埋藏炸藥之事極為機密，除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之外，動手埋藥的清虛、玄高等此刻都在峯腰相候，只待峯頂一炸，便即引發地雷。見性峯上餘人便均不知情。少林、武當、恆山三派人眾，只等任我行和令狐冲在無色庵中說僵了動手，便拔劍對付日月教教眾。

冲虛守候良久，不見庵中有何動靜，當即運起內功，傾聽聲息，隱隱聽到似乎令狐冲低聲說了句甚麼話，他心中一喜：「原來令狐兄弟安然無恙。」心情一分，內功便不精純，一時再也聽不到甚麼，又耽心適才只不過自己一廂情願，心有所欲，便耳有所聞，未必真是令狐冲的言語，否則為甚麼再也聽不到他的話聲？

又過了好一會，卻聽得令狐冲叫道：「向大哥，請你來陪送任教主出庵。」

向問天應道：「是！」和綠竹翁二人率領了一十六名轎伕，走進無色庵去，將那頂藍呢大轎抬了出來。站在庵外的日月教教眾一齊躬身，說道：「恭迎聖教主大駕。」那頂轎子抬到原先停駐之處，放下來。

向問天道：「呈上聖教主贈給少林寺方丈的禮物。」

兩名錦衣教眾托了盤子，走到方證面前，躬身奉上盤子。

方證見一隻盤子中放的是一串混以沉香木的菩提子念珠，另一隻盤子中是一部手抄古經，封皮上寫的是梵文，識得乃是《金剛經》，不由得一陣狂喜。他精研佛法，於《金剛經》更有心得，只是所讀到的是東晉時高僧鳩摩羅什的中文譯本，其中頗有難解之處，生平渴欲一見梵文原經，以作印證，但中原無處可覓，此刻一見，當真歡喜不盡，合什躬身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僧得此寶經，感激無量！」恭恭敬敬的伸出雙手，將那部梵文《金剛經》捧起，然後取過念珠，念珠入手，便聞到一陣香氣。方證說道：「敬謝任教主厚賜，實不知何以為報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這串念珠，乃敝教先輩得自天竺名山，謹奉方丈大師。敝教教主說道，敝教對天下英雄無禮，深以為愧，方丈大師不加怪責，敝教已感激不盡。」側頭說道：「呈上任教主贈給武當派掌門道長的禮物。」

兩名錦衣教眾應聲而出，走到冲虛道人面前，躬身奉上盤子。

那二人還沒走近，冲虛便見一隻盤子中橫放著一柄長劍，待二人走近時凝神看去，只見長劍劍鞘銅綠斑斕，以銅絲嵌著兩個篆文：

「真武」。冲虛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。武當派創派之祖張三丰先師所用佩劍名叫「真武劍」，向來是武當派鎮山之寶，八十餘年前，日月教幾名高手長老夜襲武當山，將寶劍連同張三丰手書的一部《太極拳經》一併盜了去。當時一場惡鬥，武當派死了三位一等一的好手，雖也殺了日月教四位長老，但一經一劍卻未能奪回。這是武當派的奇恥大辱，八十餘年來，每一代掌門臨終時留下遺訓，必定是奪還此經此劍。但黑木崖壁壘森嚴，武當派數度明奪暗盜，均無功而還，反而每次都送了幾條性命在黑木崖上，想不到此劍竟會在見性峯上出現。他斜眼看另一隻盤子時，盤中赫然是一部手書的冊頁，紙色早已轉黃，封皮上寫著「太極拳經」四字。冲虛道人在武當山見過不少張三丰的

手書遺跡，一見便知這「太極拳經」四字確是祖師真跡。

他雙手發顫，捧過長劍，右手握住劍柄，輕輕抽出半截，頓覺寒氣撲面。他知三丰祖師到晚年時劍術如神，輕易已不使劍，即使迫不得已與人動手，也只用尋常鐵劍、木劍，這柄「真武劍」是他中年時所用的兵刃，掃蕩羣邪，威震江湖，是一口極鋒銳的利器。他兀自生怕給任我行騙了，再翻開那《太極拳經》一看，果然是三丰祖師所書。他將經書寶劍放還盤中，跪倒在地，向一經一劍磕了八個頭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任教主寬宏大量，使武當祖師爺的遺物重回真武觀，冲虛粉身難報大德。」將一經一劍接過，心中激動，雙手顫個不住。

向問天道：「敝教教主言道，敝教昔日得罪了武當派，好生慚愧，今日原璧歸趙，還望武當派上下見諒。」冲虛道：「任教主可說得太客氣了。」

向問天又道：「呈上聖教主贈給恆山派令狐掌門的禮物。」

方證和冲虛均想：「不知他送給令狐掌門的，又是甚麼寶貴之極的禮品。」

只見這次上來的共二十名錦衣教眾，每人也都手托盤子，走到令狐冲身前。盤中所盛的卻是袍子、帽子、鞋子、酒壺、酒杯、茶碗之類日常用具，雖均十分精緻，卻顯然並非甚麼出奇物事。只有一隻盤子中放著一根玉簫，一隻盤子中放著一具古琴，較為珍貴，但和贈給方證、冲虛的禮物相比，卻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令狐冲拱手道：「多謝。」命恆山派于嫂等收了過來。

向問天道：「敝教教主言道，此番來到恆山，諸多滋擾，甚是不當。恆山派每一位出家的師太，致送新衣一襲，長劍一口，每一位俗家的師姊師妹，致送飾物一件，長劍一口，還請笑納。敝教又在恆山

腳下購置良田五千畝，奉送無色庵，作為庵產。這就告辭。」說著向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三人深深一揖，轉身便行。

冲虛叫道：「向先生！」向問天轉過身來，笑問：「道長有何吩咐？」冲虛道：「承蒙貴教主厚賜，無功受祿，心下不安。不知.....不知.....」他連說了二個「不知」，再也接不下口去，他想問的是「不知是何用意」，但這句話畢竟問不出口。

向問天笑了笑，抱拳說道：「物歸原主，理所當然。道長何必不安？」一轉身，喝道：「教主起駕！」樂聲奏起，十名長老開道，一十六名轎伕抬起藍呢大轎，走下峯去。其後是號角隊、金鼓隊、細樂隊，更後是各堂教眾，魚貫下峯。

冲虛和方證一齊望著令狐冲，均想：「任教主何以改變了主意，其中原由，只有你才知情。」但從令狐冲的臉色中卻一點也看不出來，但見他似乎有些歡喜，又有些哀傷。耳聽得日月教教眾走了一會，樂聲便即止歇，甚麼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的呼聲也不再響起，竟是耀武揚威而來，偃旗息鼓而去。

冲虛忍不住問道：「令狐兄弟，任教主忽然示惠，自必是衝著你的天大面子。不知.....不知.....」他自是想問「不知跟你說了甚麼」，但隨即心想，這其中原由，如果令狐冲願說，自然會說，若不願說，多問只有不妥，是以說了兩個「不知」，便即住口。

令狐冲道：「請兩位前輩見諒，適才晚輩已答允了任教主，其中原由，暫且不便見告。但其中亦無大不了的隱秘，兩位日後自知。」

方證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，實是武林之福。看任教主今日的舉止，於我正教各派實無敵意，化解了無量殺劫，實乃可喜可賀。」

冲虛沒法探知其中原由，實是心癢難搔，聽方證這麼說，也覺甚

有理由，說道：「不是老道過慮，只是日月教詭詐百出，咱們還是小心為妙。說不定任教主得知咱們有備，生怕引發炸藥，是以今日故意賣好，待得咱們不加防備之時，再加偷襲。以二位之見，是否會有此一著？」方證道：「這個.....人心難測，原也不可不防。」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會的，一定不會。」冲虛道：「令狐掌門認定不會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」心下卻頗不以為然。

過了一會，山下報上訊來，日月教一行已退過山腰，守路人眾沒接到訊號，未加截殺，亦未引發地雷。冲虛命人通知清虛、玄高，將連接於九龍椅及各處地雷的藥引都割斷了。

令狐冲請方證、冲虛二人回入無色庵，在觀音堂中休息。方證翻閱梵文《金剛經》。冲虛撫弄一會「真武劍」，讀幾行《太極拳經》，喜不自勝，心下的疑竇也漸漸忘了。

突然之間，供桌下有人說道：「啊，盈盈，是你！」另一人道：「冲哥，你.....你.....你.....」正是桃谷六仙的聲音。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驚叫，從椅中跳了起來。

只聽得供桌下不斷發出聲音：「冲哥，我爹爹，他.....他老人家已過世了。」「怎麼會過世的？」「那日在華山朝陽峯上，你下峯不久，我爹爹忽然從仙人掌上摔了下來。向大哥和我接住了他身子，只過得片刻，便即斷了氣。」「那.....那.....有人暗算他老人家麼？」

「不是的。向大哥說，他老人家年紀大了，在西湖底下又受了這十幾年苦，近年來以十分霸道的內功，強行化除體內的異種真氣，實是大耗真元。這一次為了布置誅滅五嶽劍派，又耗了不少心血。他老人家是天年已盡。」「當真想不到。」「當日在朝陽峯上，向大哥與十長老會商，一致舉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。」「原來任教主是任大小姐，不是任老先生。」

適才桃谷六仙爭坐九龍椅，方證以「獅子吼」佛門無上內功將之

震倒。冲虛生怕洩漏機密，將六人點了穴道，塞入供桌之下。不料六人內功也頗深厚，不多時便即醒轉，將令狐冲和「任教主」的對話都聽在耳裏，這時便一字不漏的照說出來。方證和冲虛聽到任我行已死，盈盈接了教主之位，其餘種種，無不恍然，心下又驚又喜。盈盈贈送二人重禮，送給令狐冲的卻是衣履用品，那自是二人交換文定的禮物了。

只聽得桃谷六仙還在你一句、我一句的說個不休：

「冲哥，今日我上恆山來看你，倘若讓正教中人知道了，不免惹人笑話。」「那又有甚麼要緊？你就是會怕羞。」「不，我不要人家知道。」「好罷，我答允你不說便是。」「我吩咐他們仍大叫甚麼文成武德、澤被蒼生聖教主，甚麼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，是要使旁人不瞧出破綻。可不是對你恆山派與方證方丈、冲虛道長無禮狂妄。」

「那不用耽心，大師和道長不會知道的。」「再說，日月教和恆山派、少林派、武當派化敵為友，我也不要讓人家說是我的主意。江湖上好漢一定會說，因為我.....跟你.....跟你的緣故，連一場大架也不打了，說來可多難為情。」「嘻嘻，我倒不怕。」「你臉皮厚，自然不怕。爹爹故世的信息，日月教瞞得很緊，外間只道是我爹爹來到恆山之後，跟你談了一會，就此和好。這於我爹爹的聲名也有好處。待我回到黑木崖後，再行發喪。」「是，我這女婿可得來磕頭弔孝了。」「你能夠來，當然最好。那日華山朝陽峯上，我爹爹本來已親口許了我們的婚事，不過.....不過那得我服滿之後.....」

令狐冲聽他六人漸漸說到他和盈盈安排成親之事，當即大喝：

「桃谷六仙，你們再不出來，在桌底下胡說八道，我剝你們的皮，抽你們的筋。」

卻聽得桃幹仙幽幽嘆了口氣，學著盈盈的語氣說道：「我卻耽心你的身子。爹爹沒傳你化解異種真氣的法門，其實就是傳了，也不管用。爹爹他自己，唉！」桃幹仙逼緊著嗓子，說得極盡哀傷。

方證、冲虛、令狐冲三人聽著，亦不禁都有悽惻之意。任我行一代怪傑，雖生平惡行不少，但如此下場，亦令人為之嘆息。令狐冲對任我行的心情更為奇特，雖憎他威福自用，橫行霸道，卻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，尤其他肆無忌憚、獨行其是的性格，倒和自己頗為相投，只不過自己絕無「一統江湖」的野心而已。

一時三人心中，同時湧起了一個念頭：「自古帝皇將相，聖賢豪傑，奸雄大盜，元凶巨惡，莫不有死！」

桃實仙逼緊了嗓子道：「冲哥，我……」冲虛心想再說下去，於令狐冲面上須不好看，笑道：「六位桃兄，適才多有得罪。不過你們的話也說得夠了，倘若惹得令狐掌門惱了，點了你們的『終身啞穴』，只怕犯不著。」桃谷六仙大驚，齊問：「甚麼『終身啞穴』？」冲虛道：「那『終身啞穴』一點，一輩子就成了啞巴，再也不會說話。至於吃飯喝酒，倒還可以。」桃谷六仙齊嚷：「說話第一，吃飯喝酒尚在其次。」冲虛道：「你們剛才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得的。令狐掌門，你就瞧在方丈大師和老道面上，別點他們的『終身啞穴』。方丈大師和老道負責擔保，他六位在供桌底下偷聽到你和任大小姐的說話，決不洩漏片言隻字。」桃花仙道：「冤枉，冤枉！我們又不是自己要偷聽，聲音鑽進耳朵來，又有甚麼法子？」

冲虛道：「你們聽便聽了，誰也不來多管，聽了之後亂說，那可不成。」桃谷六仙齊道：「好，好！我們不說，我們不說。」桃根仙道：「不過日月教聖教主那兩句八字經改了，說不說得？」令狐冲大喝：「說不得，更加說不得！」桃枝仙噤哩咕嚕：「不說就不說。偏你和任大小姐說得，我們就說不得。」

冲虛心下納悶：「日月教的那句八字經改了？八字經自然是『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』那八個字。任大小姐當了教主，不想一統江湖了，卻不知改了甚麼？」

三年後某日，杭州西湖孤山梅莊掛燈結綵，陳設得花團錦簇，這天正是令狐冲和盈盈成親的好日子。

這時令狐冲已將恆山派掌門之位交給了儀清接掌。儀清極力想讓給儀琳，說道儀琳手刃恆山大仇，為師尊雪恨，該當接任掌門之位。但儀琳說甚麼也不肯，急得當眾大哭。畢竟還是依著令狐冲之議，由儀清掌理恆山門戶。至於嵩山、華山、泰山、衡山等派，由各派自行推舉掌門人，慢慢培養人才，恢復元氣。盈盈也辭去日月教教主之位，交由向問天接任。向問天雖是個桀傲不馴的人物，卻無吞併正教諸派的野心，數年來江湖上倒也太平無事。

這日前來賀喜的江湖豪士擠滿了梅莊。行罷大禮，酒宴過後鬧新房時，羣豪要新郎、新娘演一演劍法。當世皆知令狐冲劍法精絕，賀客中卻有許多人未曾見過。令狐冲笑道：「今日動刀使劍，未免太煞風景，在下和新娘合奏一曲如何？」羣豪齊聲喝采。

當下令狐冲取出瑤琴、玉簫，將玉簫遞給盈盈。盈盈不揭霞帔，伸出纖纖素手，接過簫管，引宮按商，和令狐冲合奏起來。

兩人所奏的正是那〈笑傲江湖〉之曲。這三年中，令狐冲得盈盈指點，精研琴理，已將這首曲子奏得頗具神韻。令狐冲想起當日在衡山城外荒山之中，初聆衡山派劉正風和日月教長老曲洋合奏此曲。二人相交莫逆，只因教派不同，難以為友，終於雙雙斃命。今日自己得與盈盈成親，教派之異不復得能阻擋，比之撰曲之人，自幸運得多了。又想劉曲二人合撰此曲，原有弭教派之別、消積年之仇的深意，此刻夫婦合奏，終於完償了劉曲兩位前輩的心願。想到此處，琴簫奏得更和是和諧。羣豪大都不懂音韻，卻無不聽得心曠神怡。

一曲既畢，羣豪紛紛喝采，道喜聲中退出新房。喜娘請了安，反手掩上房門。

突然之間，牆外響起了悠悠的幾下胡琴之聲。令狐冲喜道：「莫

大師伯……」盈盈低聲道：「別作聲。」

只聽胡琴聲纏綿宛轉，卻是一曲〈鳳求凰〉，但淒清蒼涼之意終究不改。這三年來，令狐冲一直掛念莫大先生，但派人前往衡山打聽，始終不得確訊。衡山派也已推舉了新掌門人，三年來倒也安然無事。此時令狐冲聽到琴聲，心下喜悅無限：「莫大師伯果然沒死，他今日來奏此曲，是賀我和盈盈的新婚。」琴聲漸漸遠去，到後來曲未終而琴聲已不可聞。

令狐冲轉過身來，輕輕揭開罩在盈盈臉上的霞帔。盈盈嫣然一笑，紅燭照映之下，當真是人美如玉，突然間喝道：「出來！」令狐冲一怔，心想：「甚麼出來？」

盈盈笑喝：「再不出來，我用滾水淋了！」

牀底下鑽出六個人來，正是桃谷六仙。六人躲在牀底，只盼聽到新郎、新娘的說話，好到大廳上去向羣豪誇口。令狐冲心神俱醉之際，沒再留神。盈盈心細，卻聽到了他六人壓得極細的呼吸之聲。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六位桃兄，險些兒又上了你們的當！」

桃谷六仙走出新房，張開喉嚨，齊聲大叫：「千秋萬載，永為夫婦！千秋萬載，永為夫婦！」

冲虛正在花廳上和方證談心，聽得桃谷六仙的叫聲，不禁莞爾一笑，三年來壓在心中的啞謎，此時方始揭開：原來那日令狐冲和盈盈在觀音堂中山盟海誓，桃谷六仙卻道是改了日月教的八字經。

四個月後，正是草長花穠的暮春季節。令狐冲和盈盈新婚燕爾，攜手共赴華山。令狐冲要帶同妻子去拜見太師叔風清揚，叩謝他傳劍授功之德。可是兩人踏遍了華山五峯三嶺，各處幽谷，始終沒發見風清揚的蹤跡。

令狐冲快快不樂。盈盈道：「太師叔是世外高人，當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不知到那裏雲遊去了。」令狐冲嘆道：「太師叔固然劍術通神，他老人家的內功修為也算得當世無雙。這三年半來，我修習他老人家所傳的內功，幾乎已將體內的異種真氣化除淨盡。」盈盈道：「那可得多謝少林寺的方證大師了。咱們既見不到風太師叔，明日就動身去少林寺，向方證大師叩頭道謝。」令狐冲道：「方證大師代傳神功，多所解說引導，便好比是半個師父，原該去謝的。」盈盈抿嘴笑道：「冲哥，你到今日還是不明白，你所學的，便是少林派的《易筋經》內功。」

令狐冲「啊」的一聲，跳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便是《易筋經》？你怎知道？」

盈盈笑道：「當日聽你說，這內功是風太師叔叫桃谷六仙帶口訊，告知方證大師的。我心下生疑，尋思這內功精微奧妙，修習時若有釐毫之差，輕則走火入魔，重則送了性命，如何能叫桃谷六仙代帶口訊？桃谷六仙纏夾不清，又怎說得明白？方證大師雖說，多半是風太師叔逼他們背熟了，但終究太過凶險。後來我去問這六位仁兄，他們一口咬定確有其事。但要他們背誦幾句，一個說早已忘得乾乾淨淨，一個說只能告知方證老和尚，不能說給別人聽。六個人再說得幾句，更加前言不對後語，破綻百出。後來露出口風，抵賴不得，才說是方證大師為了救你性命，卻不願讓你得知，才假託風太師叔傳功，你若問起，叫他們代為隱瞞。」

令狐冲張大了口，半晌做聲不得。盈盈又道：「但風太師叔叫他們傳訊，卻是有的，只是叫他們告知方證大師，說日月教要攻打恆山，請少林、武當兩派援手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也壞得夠了，早知此事，卻直到今日才說出來。」盈盈笑道：「那日在少林寺中，你脾氣倔強得很。方證大師要你拜師，改投少林，便傳你《易筋經》神功，但你說甚麼也不肯，一

拂袖子便出了山門。方證大師倘若再提傳授《易筋經》之事，生怕你老牌氣發作，寧可性命不要，也不肯學，那豈不糟了？因此他只好假託風太師叔之名，讓你以為這是華山派本門內功，自是學之無礙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啊，是了，你一直不跟我說，也怕我牛脾氣發作，突然不練了？現下得知我異種真氣化解殆盡，這才吐露真相。」

盈盈又抿嘴笑了笑，道：「你這個脾氣，大家知道是惹不得的。」

令狐冲嘆了口氣，拉住她手，說道：「盈盈，當年你將性命捨在少林寺，為的是要方證大師傳我《易筋經》，雖然你並沒死，方證大師卻認定是答允了你的事沒有辦到。他是武林前輩，最重然諾，終於還是將這門神功傳了給我。這是你用性命換來的功夫，就算我不顧死活，難道……難道一點也不顧到你，竟會恃強不練嗎？」

盈盈低聲道：「我原也想到的，只是心中害怕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咱們明天便下山去少林寺，我既學了《易筋經》，也只好到少林寺出家做和尚去了。」盈盈知他說笑，說道：「你這野和尚大廟不收，小廟不要，少林寺的清規戒律嚴謹得很，沒半天便將你這酒肉和尚亂棒打將出來。」

兩人攜手而行，一路閒談。令狐冲見盈盈不住東張西望，似乎在找尋甚麼，問道：「你在尋甚麼？」盈盈道：「且不跟你說，等到了你自然知道。這次來到華山，沒能拜見風太師叔，固是遺憾之極，但若見不到那人，卻也可惜。」令狐冲奇道：「咱們還要見一個人，那是誰？」

盈盈微笑不答，說道：「你將林平之關在梅莊地底的黑牢之中，確是安排得十分聰明。你答應過你小師妹，要照顧林平之一生，他在黑牢之中，有飯吃，有衣穿，誰也不會去害他，確是照顧了他一生。」

我對你另一位朋友，也想出了一項特別的照顧法子。」

令狐冲更奇怪了，心想：「我另一位朋友？卻又是誰？」心知妻子行事往往出人意表，她既不肯說，多問也是無用。

當晚二人在令狐冲的舊居之中，對月小酌。令狐冲雖面對嬌妻，但想起種種往事，仍不禁傷感，飲了十幾杯酒，已微有酒意。盈盈突然面露喜色，放下酒杯，低聲道：「多半是他來了，咱們去瞧瞧。」令狐冲聽得對面山上有幾聲猴啼，不知盈盈說的是誰來了，跟著她走出屋去。

盈盈循著猴啼之聲，快步奔到對面山坡上。令狐冲隨在她身後，月光下只見七八隻猴子聚在一起。華山猴子甚多，令狐冲也不以為意，卻見羣猴之中赫然有一個人，凝目看去，竟是勞德諾。他喜怒交集，轉身便欲往屋中取劍。盈盈拉住他手臂，低聲道：「咱們走近些，再看看清楚。」二人再奔近十餘丈，只見勞德諾夾在兩隻極大的馬猴之間，給兩隻馬猴拖來拖去，竟似身不由主。他一身武功，但對兩隻馬猴，卻全無反抗之力。

令狐冲駭然問道：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盈盈笑道：「你只管瞧，慢慢再跟你說。」

猴子性躁，跳上縱下，沒半刻安寧。勞德諾給左右兩隻馬猴東拉西扯，偶然發出幾聲吼叫，兩隻馬猴便伸爪往他臉上抓去。令狐冲這時已看得明白，原來勞德諾的右手和右邊馬猴的左腕相連，左手和左邊馬猴的右腕相連，顯然是以鐵銬之類扣住了的。他明白了大半，問道：「這是你的傑作了？」盈盈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令狐冲道：「你廢了勞德諾的武功？」盈盈道：「那倒不是，是他自己作孽。」

羣猴聽得人聲，吱吱連聲，帶著勞德諾翻過山嶺而去。

令狐冲本欲殺了勞德諾為陸大有報仇，但見他身受之苦，遠過於

一劍加頸，也就任其自然，心下頗感復仇快意，心想：「這人老奸巨猾，為惡遠在林師弟之上，原該讓他多吃些苦頭。」說道：「原來這幾日來，你一直要找他來給我瞧瞧。」

盈盈道：「那日我爹爹來到朝陽峯上，這廝便來奉承獻媚，說道得了『辟邪劍法』的劍譜，前來獻給爹爹。爹爹問他有何用意，他說想當日月教的一名長老。爹爹沒空跟他多說，叫人將他看管起來。後來爹爹逝世，大夥兒忙成一團，誰也沒去理他，將他帶到了黑木崖。過了十幾天，我才想起這件事來，叫他來一加盤問，卻原來他自練『辟邪劍法』不得其法，竟自己將一身武功盡數廢了。這人是害你六師弟的兇手，而你六師弟生平愛猴，因此我叫人覓了兩隻大馬猴來，跟他鎖在一起，放在華山之上。」說著伸手過去，扣住令狐冲的手腕，嘆道：「想不到我任盈盈，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，再也不分開了。」說著嫣然一笑，嬌柔無限。

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遙自在，笑傲江湖，自與盈盈結褵，雖償了平生之願，喜樂無已，但不免受到嬌妻溫柔的管束，真要逍遙自在，無所拘束，卻做不到了。突然之間，心中響起了〈笑傲江湖之曲〉的曲調，忽想：「我奏這曲子，要高便高，要低便低，只有自己一個人奏琴，才可自由自在，然如和盈盈合奏，便須依照譜子奏曲，不能任意放縱，她高我也高，她低我也低，這才說得上和諧合拍。佛家講求涅槃，首先得做到無欲無求，這才能無拘無束。但人生在世，要吃飯，要穿衣，要顧到別人，豈能當真無欲無求？涅槃是『無為境界』，我們做人是『有為境界』。在有為境界中，只要沒有不當的欲求，就不會受不當的束縛，那便是逍遙自在了。」

(全書完)

【後記】

聰明才智之士，勇武有力之人，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。通常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：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（包括國家、社會）謀福利的，是好人；只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、物質欲望而去損害旁人的，是壞人。好人或壞人的大小，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。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，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；有人想進行改革；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期望，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，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，獨善其身。所以一向有當權派、造反派、改革派，以及隱士。

中國的傳統觀念，是鼓勵人「學而優則仕」，學孔子那樣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但對隱士也有很高的評價，認為他們清高。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，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。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，只消不是損害旁人，就算是好人了。《論語》記載了許多隱者：晨門、楚狂接輿、長沮、桀溺、荷蓀丈人、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等等，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，雖然，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。

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：像伯夷、叔齊那樣，不放棄自己意志，不犧牲自己尊嚴（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）；像柳下惠、少連那樣，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，但言行合情合理（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」）；像虞仲、夷逸那樣，則是逃世隱居，放肆直言，不做壞事，不參與政治（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」）。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，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面。

參與政治活動，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捨棄，那是無可奈何的。柳下惠做法官，曾遭三次罷官，人家勸他出國。柳下惠堅持正義，回答說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（暫時委屈一下）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（《論語》）。關鍵是在「事人」（服從長官意志）以及「直」或「枉」。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，非事人不可；

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，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貴為念，雖然不得不服從上級命令，但也可以說是「隱士」——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，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。

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，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。寫《笑傲江湖》那幾年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，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。我每天為《明報》寫社評，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，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。這部小說並非有意的影射文革，而是通過書中一些人物，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。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，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，只有刻劃人性，才有較長期的價值。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，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，過去幾千年是這樣，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。任我行、東方不敗、岳不羣、左冷禪這些人，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，而是政治人物。林平之、向問天、方證大師、沖虛道人、定閒師太、莫大先生、余滄海、木高峯等人也是政治人物。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每一個朝代中都有，相信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，在各大企業、學校，以及各種團體內部中也會存在。

「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」的口號，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。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，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。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。有趣的是，當「四人幫」掌權而改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，所改的歌詞中，居然也有「千秋萬載」的字眼。

《笑傲江湖》在《明報》連載之時，西貢的中文報、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。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，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「岳不羣」（偽君子）或「左冷禪」（企圖建立霸權者）。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盪，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。

令狐冲是天生的「隱士」，對權力沒有興趣。盈盈也是「隱士」，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，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，琴簫自

娛。她生命中只重視個人的自由，個性的舒展。惟一重要的只是愛情。這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，但在愛情中，她是主動者。令狐冲當情意緊纏在岳靈珊身上之時，是不得自由的。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，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，對岳靈珊的痴情終於消失了，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。本書結束時，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，嘆道：

「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，再也不分開了。」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，她是心滿意足的，令狐冲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。或許，只有在儀琳的片面愛情之中，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。

人生在世，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解脫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徹大悟，那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「涅槃」，不是常人之所能。那些熱中於政治和權力的人，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，身不由己，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，其實都是很可憐的。

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，不論詩詞、散文、戲曲、繪畫，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主題。時代越動亂，人民生活越痛苦，這主題越是突出。

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，要退隱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，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，想金盆洗手；梅莊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，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；他們都沒法做到，卒以身殉，因為權力鬥爭（政治）不容許。政治，存在於任何團體組織之中。王蒙先生說，讀到本書的「金盆洗手」時曾經流淚，相信便是為此。

對於郭靖那樣捨身赴難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，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。令狐冲不是大俠，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。風清揚是心灰意懶、慚愧懊喪而退隱。令狐冲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。在黑木崖上，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，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，傲慢更加不可。「笑傲江湖」的自由自在，是令狐冲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。

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，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見現象，所以本書沒有歷史背景，這表示，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、任何團體之中。

一九八〇・五月

內地有若干文學批評家評論：岳夫人寧中則得知丈夫卑鄙下流，心灰意懶而自殺，不合人情，她大可不必自殺。也有人認為蕭峯自殺不合理，他掌擊阿朱不合理。當然，俄國托爾斯泰筆下的「安娜・卡列妮娜」也大可不必自殺。對於人生的價值觀，人人不同。有的是以現代人功利心代入武俠人物，有的是以「韋小寶價值觀」去評論蕭峯、寧中則，等於有人認為史可法、文天祥不投降，岳飛不抗命為十分「愚蠢」。香港有人評論北京余氏子孫十幾代為袁崇煥守墓為「愚忠」，當然也有人以董存瑞、雷鋒為「不近情理」。以「市儈動機」去看歷史人物，只有昏君、奸臣、貪官污吏、卑鄙小人才是合理的。

有評論家查問：東方不敗自宮後搞同性戀是否可能？自宮並非同性戀之必要條件或必然發展。男性同性戀是歷史事實，希臘、羅馬、印度軍隊中普遍存在，發掘之地下文物甚多，今日如去意大利彭貝城參觀古蹟即可見到，印度東部古塔中亦多。英國史家吉朋在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中說，羅馬帝國最初十四個皇帝之中，除一人外，其餘十三人皆好男色，或男女皆喜。中國更極普遍，龍陽、分桃、斷袖之典故，董賢、鄧通等皆史實也，漢文帝為賢君尚且不免。性習慣向來隱晦，同性戀合法與否，一般法律不作規定，今日若干歐美國家規定兩個男性可正式結婚。同性戀自居女性者常喜作女妝，此為性癖好，與自宮與否無關，亦有先同性戀而再作變性手術者。埃及、中國數千年宮廷中皆有太監，無男性性徵，但並非必轉女性性格。

本書幾次修改，情節改動甚少。

二〇〇三・五月

文庫版金庸作品集

笑傲江湖（全集）

作者：金庸

執行副主編：鄭祥琳

責任編輯：許雅婷

發行人：王榮文

出版者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昌路二段81號6樓

電話：2392-6899

傳真：2392-6658

電子郵件：ylib@ylib.com

遠流博識網：<http://www.ylib.com>

電子書設計製作

製作單位：遠流製作中心

企劃：廖士鋒、張瑞麟、張淑萍

數位版製作：簡玉欣、廖怡雯

電子書製作日期：2018年3月

（本書係根據2007年12月16日 四版一刷之紙本書製作）

檔案格式：ePub 3.0

著作權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有著作權・侵害必究

遠流博識網[http:// www.ylib.com](http://www.ylib.com)

E-mail: ylib@ylib.com